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三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三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三二册目次

經部・易類

周易辯二十四卷首二卷

〔清〕浦龍淵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辯二十四卷》提要

周易辯序

自余束髮受書專習戴禮及釋褐後讀書中祕乃兼肄詩書三禮及春秋五傳雖說多異同而文義易曉其是與否未爲難辯獨周易一經辭特簡奥而說易之家言人人殊雖欲辯其是否而頭緒紛如靡所折衷難以置辯余方欲博求名宿與共討論會婁東浦子鷗盟從余遊出其族父潛夫先生所著周易通見示余受而讀之辭義朗暢豁人

心目方稱快不置鷗盟曰此其
初集耳又有續著周易辯若干
卷今以就正宗工余又受而讀
之章分句析采諸儒之說折衷
於孔子故其是非較然可辯若
堂上人辯堂下之曲直鮮有不

心折而詞伏者種種妙義似乎
創闢爲前人所未發而其實一
遵十翼之明文推闡卦爻之本
意未嘗自摂一說私出一見舉
千百年晦蒙之易義忽若朗日
中天幽隱畢照自非深造逢源

默契四聖之心會通五經之理
眼中無障筆下有神豈能發揮
論斷若斯之明白了當乎蘇長
公譏揚子雲太玄以艱深之詞
文淺陋之說故後世終以不行
今先生之書炳烺如是是所謂

旨遠而辭文者空乎讀之者始
而悅繼而信而終乃大行也昔
洪文襄公經畧五省以先生爲
參軍奏聞
世祖章皇帝疏稱經術通明操持
端謹前署學校起敝維衰文風

克振從征雲貴涉歷險阻敏練有爲臣察其行能足堪司牧遂

奉

俞旨拜湖南令是則先生經明行脩才優經濟早已見知於

君相雖邊城小試而能惠義兼盡

以廉能稱可謂不負所學惜不久丁內艱以歸遂局戶著書竟不復仕然其爲書明體達用坐而言起而可行且事事歸本五位洵

黼座之良箴治平之寶鑑也今

天子明聖尊經稽古日有孜孜行將進是書於廣廈細旃之上備儒臣之講供乙夜之觀兼以廣厲學官具訓黌士其所嘉惠寧有量乎身雖隱而道彌彰此余所以爲先生喜尤爲天下後世

慶也故謹識之附不朽焉時

康熙十七年戊午二月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合肥李天馥容齋氏

頓首題

勸梓易辯小引

原夫聖人以易名書合日月二字而成文正欲使人易曉耳後儒不得其意而強爲之解往往支離影響轉令人難曉疑義相沿數千百年莫或析之吳郡浦潛夫先生積學久困世濩從困衡拂亂之餘默契聖眞通達事理著有易通易辯二書獨宗孔子之言闡明三聖之旨揭千古之日月掃百家之雲霧洗發六十四卦之精義能一一道其所以然而各析其條理各究其指歸無不了然於心與手者蘇文忠公有云眼中無障故能洞見不傳之祕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此二書蓋兼之矣且其文則出經入史無鑿空杜撰之詞其理則布帛菽粟無詭誕不經之說歷觀漢唐宋元以來解易之家未有若此之明暢者世運文明實兆於斯非偶然也豈特有資於舉業而已哉宜速付梓人公諸天下令人人得洗清塵眼洞見聖眞不亦快乎　易通一書已經　嚴顥亭喬梓及　吳明府伯成刋行矣而易辯一書支分節解兼及繫辭諸傳比之易通更爲詳細共三十餘萬言約計刻費不過二百金余自恨久居林下四

壁蕭然力難全任惟願當道偉人留心世道者或一人獨肩或兩三家協濟不過省一二事無名之費便可垂千萬年有用之書眞高世之舉不朽之業也夫與人爲善善莫大焉何必言自已出名自已成乎凡我同志自有不謀而合者當不待余言之畢也

康熙丙辰八月望日柏鄉魏裔介貞菴氏頓首謹書

魏環溪先生手書

生幼而失學老而廢學四子一經砣砣終身於易則未之學也況易理精微學者難之如生遲鈍更難十倍年來請教於崔太史玉堦先生冀得梗槩少開愚蒙終以心粗事繁不獲領略爲憾昨讀大著易通生竊窺大意頓豁心胸深得古聖人扶陽抑陰之旨大裨士君子趨吉避凶之功每篇之中橫說豎說一如飲食日用之常事無論本經客經都可展卷了然不待鉤深索隱此書關於人心世道者不淺他可無言矣嗣得易辯一書卷帙頗繁僅於署務勞劇中涉獵數卦登山望海茫無畔岸自愧平日於程朱傳註未嘗窺其淺深而辯程朱者之得失亦何能遽定然先生大指一以孔子之言爲定案以進退百家之說是獨得易教之正宗雖有異己者又孰得而議之先生生平之考究既深三年之編摩更苦正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此而不傳又孰可傳重辱下問莫贊一詞惟佩服今日學易之有人耳象樞頓首

書一

書二

致方伯丁泰巖公祖請刻易辨公啓

徐乾學 顧 沂 顧 漢
繆 彤 徐元文 繆錫宣
徐秉義 馬鳴鑾 李 柟

謹啓

丁老先生祖臺閣下竊以聖人之道六經盡之而六經莫大於易自有易以來爲之義疏者不可勝記其得傳者僅而已師家傳授門別戶分私智小辯各自炫逞四聖心傳往往而絕先儒解易之書莫善於程朱二家然程氏浩博而略於象占朱氏簡潔而專主卜筮後之學者猶不能無遺議其他言象者斥理言理者斥象紛紜之論殆難折衷甚至謂四聖各自爲易又或謂易爲之幽聖人機權所寓殊不知易以天道明人事聖德王功無不具備而於人心世道治亂消長之故反覆見於辭象占變之間四聖之意引伸而出罔不同符開物成務切於時用非有冥冥茲茲新奇秘怪之事以駭耳目而夸後世但其用至廣其義至精夫子聖人韋編猶三絕自非篤志苦心研學味道之士烏從探其賾奥而亦非名賢鉅公嗜古振奇孰爲表章而發闡之乎伏見吳江浦滑夫先生大文久蘊耆德可師曾宰百里拂衣高謝究心卦象爨玩彌精著有易辯一書考論淡詳發揮明當使四聖人合一心傳暢然表著而於作君作師正邦維俗之道所以前民用而成人能者反覆申言曲盡蘊義自程朱二家後誠未見有此書也恭惟
閣下以文學侍從之臣當所滿岳牧之寄明達閎偉卓然有聲部內儒流承風慕仰禮賢士表遺經非
閣下之望而誰望耶其人不遠其書具存試進其人而與之言退而讀其書當必恨得之晚而表章之恐後矣治形藿於
閣下爲後進在
講筵詞館親見
當宁稽學之殷擬以尚書畢講次及周易而易辯一書於君相治天下之道爲尤切誠付之剞劂非獨爲學者窮經之助他日上之
經幄實啓沃所必資浦氏三十年之心力既可藉以不泯而
當代開太平萬世倡絕學皆於是乎在惟
閣下圖之臨啓硎切願望之至

周易辯自序

每見舉子家治易泥于程傳本義之說即其中有未是處曾經後儒辯正者亦寧曲狥其說而不肯折衷以求其是問其所以則曰遵

功令也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盍亦思今之

功令始于何時乎葢自漢武帝用董生之議表章六經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絕其術勿使並進遂著為令以及于唐經師相傳代有訓詁自是十三經註疏之名始著至明興成祖文皇帝詔令儒臣纂輯五經四書大全等書與十三經註疏並頒學官課習士子此今之

功令所由來也夫註疏為漢唐諸儒所著而大全乃宋元各家之說也無論宋元與漢

唐說多異同即程子朱子均為宋世儒宗魯鄒嫡派然程子之說而朱子議其非是者多矣朱子之說而諸儒議其非是即朱子晚年定論亦自有所追悔欲改正而未及者又多矣假使

功令專宗傳義則止須行大全可矣何以註疏並頒即大全之中止錄程朱二家之言可矣何以宋元各家並錄良由成祖聰明葢世公聽並觀正慮學者株守一家之言未足發明經旨故自漢至元諸解並列欲使士子上下千古折衷考訂歸于至是無非然後聖教昭明學術純而人心正乃成天下大同之治耳天啓之末淵甫成童入吳江學學師薛其可先生諱邦猷者上元孝廉也一見相得即令二子受業焉每登尊經閣繙閱監板十三經註疏五經四書

大全等書以吳江一學觀之則知天下郡
縣學宮在在須行且書係監板則知當時
奉旨刊布原板藏于國學之中蓋先代所
以造就人才廣厲學官者道若是其備也
今
大清御宇百度維新而成均如故天下學校
如故則十三經註疏五經大全等書並建
立于學亦如故雖兵燹之後散失者多然
功令未嘗偏廢監板未始不存學者苟能參
考羣言以正傳義之得失求合聖經之本
旨豈惟不得罪于
功令亦適得
國家右文崇化之至意也乃近世士子一語
及此輒惴惴相戒一似觸禁扞綱者卽明
知其非是亦曲意以徇之彼蓋局于所見
但知舉業之遵程朱而不知註疏大全爲

學校之所並傳
功令之所兼重也愚故曰知其一不知其二
也其士子中稍能博覽者亦旣見及此矣
又以爲吾守一家之說苟可以取科名博
青紫足矣何必紛紛考訂作此迂闊之事
且傳註之是非亦何預吾事而欲費吾心
思煩吾口舌以辯之哉愚以爲士人立心
如此此世道所以愈趨愈下如狂瀾之不
可迴也何則不知其非而安之者是謂失
學知其非而不肯明辨以求其是者是謂
昧心卽讀經一事而昧心若此則以此立
身能不同流合汚闇然媚世以此立朝能
不阿意順旨長君逢君又何以匡正人心
主張國是哉夫子曰剝窮上反下嚴冬沍
寒萬卉剝落而一綫微陽復自下起寒谷
春回嶺梅傳信然則續前聖未盡之緒以

俟後聖開天之餘者端必有在淵不揣固陋已述管見草就易通十卷又自漢迄今凡註易之家有合經旨者卽爲採錄用彰前哲羽翼之功其所未是處卽徑據孔子之明文以發明羲文周之奥義務使經義曉暢則諸儒之是非較然可辯若黑白之不可混矣故名其書曰周易辯約三十餘萬言分爲二十八卷庶幾經正民興俾紹明聖學之君子卽有以裨補聖治是乃所以遵功令也

康熙十七年二月吉日吳郡浦龍淵自序

周易辯目錄

叅訂姓氏總列于前

周易辨目錄終

凡例九條

一周易一書微辭奧旨鮮能窺測其來久矣所以然者只為看得脈理不清說得事情不透耳然欲脈理清事情透要自有本領工夫不從紙上勦襲所謂本領者須是卓然有立志聖人之志廓然無物心聖人之心惻然與民同患情聖人之情加以稽古達務更練既多自然胸有全易所遇卦爻皆油然會心迎刃而解矣若無此本領縱使學問淵博終是眼中有障難以下手

一解易一以孔子之言為主孔子於大象解伏羲之卦象於彖傳解文王之彖辭於小象解周公之爻辭此以聖

傳解聖經千古經師未有善於孔子者若看得傳文明亮則經義自是了然朱文公嘗言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此文公見得極是處若不宗孔子別立意見者不落小數即墮野狐非正經也不可不慎

一彖辭總全卦而舉其大綱爻辭分六位而覩其施用六位之中君臣上下各有攸司等級分明體統相維聖人所以綱紀人倫轉旋世道者其用在此周公分位繫辭正名定分其義極嚴蓋為萬世不易之典禮存焉昔人謂易有變易不易二義變易謂諸卦之時用惟變所適不可為典要者是也不易謂六爻之定位各有典常者是也世儒說易于六位之典禮多所混淆殊失經旨今一一辯晰方知周公立言自有分曉關係甚大別有考論詳在卷首

一大象專解伏羲之卦象然合於全彖六爻原無兩意其間亦有文辭若不相蒙而事理實相融貫者乃知四聖人之易先後同揆如出一口豈可云各自有易以割裂聖統

一繫辭諸傳總論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大要以易知簡能為入道之門以崇德廣業開物成務為體道之功

用辭變象占條分縷析本自明白易曉然諸家之說頭緒茫然原其受病蓋有兩端一則看得易道太幽遠不能親切理會是以言之無味聞之可厭一則尋章要添入卜筮及附會邵子先後天圖位等說是以撓亂文義尤為費解不如言近旨遠方為善言守約施博方為善道若近裡著己從人情物理易知簡能處尋討入路則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豈在索之幽遠至于卜筮之說已于天一地二章明言之矣其餘何必尋章添入以滋葛藤況先後天圖位本於隱士陳搏自是邵子一家之學四聖之時並無此圖見于經傳且其說實與傳文

不相符合。今若撤開此等，徑看傳文，何等直捷明爽。真所謂撥雲霧而見日月也。

一諸家辨易，明者甚少，明而首尾融貫者尤少，即使徧求千百種，亦是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今只可節取，不可多錄；若多錄，則不勝辯論，徒來聚訟之譏。惟節取其近是者，再加暢發，以表先儒翼經之功；又節取其可疑者，稍加翻駁，以發先儒未發之蘊。然恐所論次，原只就經傳依文衍義，並非自出意見，第識淺學疎，恐有繆戾，望明眼君子不靳是正，以攻吾過。

一易之為書，出自帝王師相之手，六十四卦，無一非帝王師相之事，凡為天下國家者，皆所當熟講而周知，靜觀而動察者也。語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然所以求福免禍、趨吉避凶之道，其說莫詳于易。故明主所以治世，良臣所以致君，其要莫先于講易。易理既明，然後六經四子、歷代史書，一以貫之，無所不通矣。于以治天下，致太平，亦何有哉。

一自宋至今，皆以經義取士，欲其明經以致用也。但近世舉業家，除擬題之外，上下文義不復記憶，經學之荒，至

今日而極矣。士子不知有經術，國家安得有人才。蓋平日未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願仁人君子，當塗柄用者，於養士之法，少加意焉。

一從來學易之家，有圖書象數卦變等說，最為疑義，不可不為之覰破，使學者葛藤盡斬，心眼一清。已詳論于卷首，茲不再贅。

康熙十七年戊午重午日渭龍淵謹識

周易辯卷首之一

吳郡　浉龍淵　潛夫　著

男　方至　挍

易考六篇

伏羲重卦考

易爲五經之首習之者幾千百年而其作書之旨學者或未覩及列聖與同之說未有所折衷又何以盡發全經之義蘊乎愚著易辯先著伏羲重卦考文王卦辭考周公爻辭考孔子贊易考易字義考六位考共六篇列爲卷首皆以孔子之言爲定案而旁引他經史傳以證之則一經之大指列聖之宗傳已可槩見使學者開卷了然而後諸卦之中微言大義可以次第而求也

夫子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按羲皇畫卦竭神聖之思慮開萬世之文明其用固已宏矣而後之學者未達厥旨往往流爲曲學小數今由孔子之言觀之則知當日所以刱爲此書者本爲王天下而設也旣爲王天下而設則帝王治世大經大法具在卦中第以王天下者所値之時變不同則所施之時用不可以一二端盡也故已作八卦卽重之爲六十四卦列之爲三百八十四爻而後治天下之事理畢備不止治一世之天下卽以治萬世之天下而道無不具用無不周無所施而不裕矣此羲皇作易之本旨也自秦火之後聖王不作易教失傳不但帝王治世大經大法學者不能盡通其義卽卦畫原流亦鮮有能明其所自者自司馬遷作史記以爲文王囚羑里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其後揚雄班固皆依此說謂重卦始於文王然考之虞書舜謂禹曰龜筮協從周書箕子敘九疇其筮法曰占用二曰貞曰悔孔氏穎達註曰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夫必有內卦有外卦合六畫爲一卦而後可以筮筮旣行於

舜禹之世則重卦不始于文王明矣又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伏羲歸藏黃帝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皇甫氏謐云夏因炎帝曰連山以艮爲首商因黃帝曰歸藏以坤爲首由此言之連山始于伏羲而炎帝因之夏亦因之歸藏始於黃帝而商因之與周易之首乾者並稱三易皆六十四卦則重卦不始于文王又明矣孔氏穎達曰伏羲初畫八卦但有三畫變通之理猶有未盡故重之爲六畫備萬物之形象窮天地之能事爲

六十四卦穎達之說正與夫子始作八卦因而重之之言相合大抵司馬遷在漢初未見先聖之全書故妄意六十四卦爲文王所益而楊雄班固遂信以爲然也又考廣輿記陝西鞏昌府秦州有伏羲陵即伏羲所生之地有畫卦臺雪後猶見卦痕又河南開封府陳州有伏羲廟伏羲陵有八卦臺伏羲自蔡水得龜因畫八卦於此又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有八卦臺臺之四周皆有著草近臺一水曰蔡溝舊有元龜窩身素甲浮游其中按此言羲皇因龜畫卦與他書言

因龍馬負圖而畫卦者不同而夫子則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知河圖洛書同時並出羲皇畫卦皆取則焉至大禹時治水功成洛書又見則又因之以敘疇爾畫卦臺一在秦一在陳一在上蔡神蹟不磨與天地並蓋秦州爲羲皇發祥之地而陳州上蔡乃王天下出治之所因當時未有文字故隨處以卦畫示人蓋即以卦畫當文字云

文王卦辭考

夫子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

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按廣輿記河南彰德府湯陰縣有羑里城一名牖城即文王演易處有文王廟商紂都朝歌即今河南衛輝府距羑里不遠紂以崇侯虎之讒囚文王於此明夷彖傳所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即其時也當此之時紂惡既稔商祚必亡王天下之道汨亂已極文王乃于蒙難之處即羲畫以發明之爰改前代

首艮首坤之舊倒而用乾爲首以自彊不息之學爲憲天出治之本繫辭於諸卦之下各因其時變以示吉凶而千古治世之文章乃剏見于極亂之世夫子謂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蓋非末世則憂患不若是之深非盛德則至理不如此之著程子伊川以爲自周易既作有憂患者可以處可以忘無憂患者可以備可以消學者受文王罔極之恩矣然其時但有卦辭未有爻辭六爻之義猶有未盡學者或不能無憾焉豈文王于諸子之中已知有多材多藝

之周公必能爲善繼善述之達孝故虛六爻之辭俟周公績成之以發其餘蘊耶是則文王以憂患而作易而有善述如周公者又文王之所以無憂也

周公爻辭考

夫子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按雙湖胡氏曰周公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而繫之以辭以成文考之志又曰夫子原易之作明指伏羲原易之興明指文王可謂萬世之日月獨少一言以及周公之爻惜哉胡氏此言蓋因世儒有云爻辭亦出於文王者又以夫子論爻象但言聖人不明言周公故云然爾然考之史傳晉大夫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古者列國諸侯各珍藏其先世圖書手澤以示能守能傳魯周公之後周公著易爻辭書于方策傳之子孫故韓宣子見而稱之然宣子晉人也故稱魯之先聖必明言周公若夫子魯人也魯人而稱魯之先聖則但

言聖人已知爲周公矣何待於明言哉以此見爻辭之出於周公無疑也又按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即周公所制周禮儀禮是也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然則易之爻辭蓋亦文王本意而辭則成於周公爾周公嘗曰文王我師夫師以傳道而道因辭顯前人之辭有未盡之意則後人之辭不得不詳不詳不足以發前人之意也故必有周公之爻辭以發揮一卦之理而後羲之所畫文之所繫旁通曲暢始無遺蘊

他如書之无逸立政等篇詩之幽雅諸什多周公所作而於時事無所不該治法無所不備則未有若爻辭之詳盡者豈非曠代之弘文千王之寶鑑哉春秋列國卿大夫去周公未遠讀書能明大義如韓宣子一見易象卽知此爲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全體大用言下了然以視後儒談易拘牽於象數蓍占之末紛紛聚訟終無了義者學識高下蓋霄壤矣

孔子贊易考

孔氏安國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先君孔子

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贊易道以黜八索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以軌範也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師古註曰上下經及十翼也孔氏穎達曰十翼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按孔子之裔孫仕於漢武帝時者曰安國仕於唐太宗時者曰穎達安國推明贊易之本旨穎達分疏十翼之篇名皆得之家傳其言可信但後儒謂夫子初作十翼自爲一書不附經文卦爻之下自費直鄭玄王弼等解經始以彖象文言分附於經謂之今文易非古易之舊矣然愚以爲彖象文言分附經文未爲不可何也文王周公之辭經也孔子之彖象文言傳也以傳附經使學者便於省覽正不必拘泥古易離而二之且彖象文言闡發聖經義甚精當非後儒所及故夫子傳述六經詩書曰刪禮樂曰定春秋曰修皆仍其舊文而已不加一辭獨於周易一書贊之翼之其辭不一而足贊如贊相之贊謂傳先聖之旨如傳賓主之命也翼如羽翼之翼謂申明先聖大義不

使異端曲說從而混亂之也此以聖傳解聖經豈非至當不易之師說萬世學易之指南乎至於後儒解易爲近代舉子所習者莫若程朱二氏之說爲最著然程傳所詮朱子多以爲不然朱註所釋後儒又多以爲非是徒以束于功令不得不遵然而心非之者不少矣試偶舉一二端與孔子之言稍加較論雖有善護程朱者不能曲爲之辭也太史公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于孔子可謂至聖矣後之學易者不知折衷于至聖而固守世儒支離之說豈不

惑哉

易字義考

夫子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

按臨川吳氏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其有交易變易之義名之曰易合日月二文而爲易字懸以爲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陽而月陰正與易中陰陽之義恰相配合故取日月二字合成一字以名其

書是易之爲字專取日月代明之義而交易變易已爲第二義矣何也天下惟明者乃能通變不明未有能通變者也今觀繫辭傳言日月者不一而足專取其明不取其變而後儒解易止言交易變易而不言其明亦未察先皇命名之意矣今使有天地四時而無日月則萬物芸芸皆在黑暗世界中猶人之一身有四肢百骸而無耳目雖欲瞭行其可得乎聖人作易正以人心迷昧大道不明欲趨吉而不知何以爲吉欲避凶而不知何以爲凶是以設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卦治以一法一爻示以一義明敎天下以趨吉避凶補過遷善之道使人知時適變隨所處而不迷一如日月麗天無隱不照者然故卽以日月二字合爲一字而名其書以詔天下後世也豈徒曰交易變易云爾哉夫子之贊乾元也首揭大明終始爲入德之門又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言欲成務必先開物開物者開其明也又文言贊九五之大人曰與日月合其明言大人尊居五位先能自明其德使日月在躬

然後能使天下蒙昧不明之人皆被其文明之化此又見日在月上月受日光之義蓋月有魄而無光必受日之光以爲光猶臣民在下天子在上必使道明於上而後敎成於下也是以帝德克明則光被四表皇極既建則黎庶近光易之爲字日在月上正取此義乃知開天聖人立言垂敎命名不苟取日月代明之義使人知適道之有門取日在月上之義使人知倡道之有主聖人立象以盡意此非其象之最著意之最顯者乎若止云交易變易而已烏足以蔽易字

之義

六位考

乾彖傳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文言九三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 艮象君子思不出其位 繫辭傳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列貴賤者存乎位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 聖人之大寶曰位

按聖人以卦之六爻名爲六位何也一卦有一卦之時事而事必居其位以行位者行事之地也六位之中君當其一臣當其五君主乎一卦之事而此五等之臣各舉其職以交贊其成等級分明而體統相維與古班爵之制大畧相準故名曰六位也凡一卦之事卦辭既總陳其大綱而爻辭則就六位之中各推其行事之善否以定其吉凶故所繫之辭必各就其位以示其義不得假借游移上下相混何也位定故也此與國家考課之典必因其職事以程其行能而定其賢否大畧亦相準豈有不問其職之閒劇官之大小才守之優劣而泛然評之使人人可冒者哉世儒解易於六位二字分疏不明故於爻辭之義多所朦混蓋有茫然不知所指者皆坐不辯六位之等級不講六位之體統故爾今歷考文言繫辭傳其言上下貴賤位分截然以及諸卦彖象發明各位之當否者不可枚舉乃知聖人學易未有不先審定其位而泛觀其辭者也要之六十四卦之時事雖百變而不可知而六十四卦之六位則一定而不可易舉天下之人若貴若賤高高下下名分不齊未有不出乎六位之範圍者雖古今官制沿革不一而其大體卒不可變故其大畧有可得而言者六位中惟五爲尊位此人人知之矣而不知五之所以爲尊位者以其應皇極五數有惟皇作極之義故以當天子之位焉凡易中稱大君稱后稱王稱天位稱帝位皆指五也天地間有此一位則道統治統定於一尊而旋乾轉坤之大業總屬五位之能事所以名爲聖人之大寶二在初之上與下民相親此爲天子分理天下撫綏萬民者於天子爲臣於其國爲君夫子贊乾九二兩稱君德是也弟君之名嫌與五同故特稱五爲大君以

別之二五相應其位皆正中以正中爲君位者言必
建中表正以爲民極乃可以君邁邦君一國也天下
臣民之準則在此二五君臣相得之符券亦在此故
二五之正中爲易所最貴而公卿將相之大任二亦
嘗兼領之三居二之上統率一方諸侯此方伯連帥
之位也任大責重權勢所歸而以處位不中行事不
能無過愆尤之所易集故爲多凶之地卽龍德之君
子猶必以乾惕增其進脩豈庸材而能堪此乎四居
五之下職在承弼厥辟此卿相大臣之位也各率其

屬以倡九牧登明選公以開賢路四皆有責焉古者
内外兼重故内之卿相或出爲牧伯外之牧伯或入
爲卿相故夫子於乾之九四有上下无常進退无恒
之説因其切近至尊爲天子所倚畀既恐不勝其任
又慮侵君之權而亦以處位不中愆尤易集故爲多
懼之地卽龍德之君子亦必以能疑而免咎也上居
五之上爲人主所瞻仰尊敬學焉而後臣之者此師
傅大臣之位也雖與四分列五之左右同居輔弼之
職而體貌特爲隆重必共人之道高德厚者足以當

之故周官曰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官不必備惟其
人誠重之也蓋以天下之治亂係於主德之昏明而
主德之昏明係於師傅大臣之賢否天子於師傅大
臣以其德義可尊則有嚴憚之心以其旦夕承弼則
有親近薰炙之益有嚴憚之心則逸欲非僻之私潛
戢而不敢肆有親近薰炙之益則聰明聖智之德日
進而不自知所謂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天下定者
常恃居此一位者爲之轉旋如蒙履大有否蠱觀賁
大畜頤離家人損鼎艮漸等卦之上九師謙隨臨蹇

解井革等卦之上六皆能領袖諸爻輔成主德轉旋
時事功莫多焉以三代言之伊尹之于太甲傅説之
于高宗太公之于文武周召之于成康皆居此位而
得行其道無忝于厥職者也惟是人臣進位至此尊
貴無以復加故君德已成治功已定宜力持寵利之
戒以明農自居卽使求去不得亦當寅畏小心進脩
匪懈勿以晩節末路漸生驕泰斯所謂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亢而无悔者也初居二之下受治于二
其位至卑此庶人也農之秀者升而爲士耕漁釣築

之中未嘗無天子宰相焉然當其潛隱之日止稱爲市井草莽之臣卽天子諸侯之子弟未得命者止稱爲子而與民間之俊秀齒讓于學宮皆屬初之一位者也故于義未可施用夢易之時用各有所宜如屯初之建侯泰初之彙征隨初之出門損初之遄往益初之大作升初之允升渙初之用拯皆敎其用未嘗戒其勿用也蓋其中亦有庶人在官者與夫委吏乘田抱關擊柝之流皆有常職以食于上雖其位不越乎初而國家未嘗不賴其用且閒有奇才絶智之人

出乎其中亦未嘗不越次以升此初之所以有用有不用不可以執一格也況龍德之君子雖處潛隱之時亦有御天之用如孚行於家而家人爲之感格行善于鄉而鄉人不敢爲非與夫隱居教授傳道後學删定贊脩木鐸萬世此非乘潛龍以御天者耶位雖至卑而道無可限勿用之中有大用焉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也以此推論卦中六位之等級與天下貴賤之等級不相踰越者一也是以彼此有各盡之官守卦中六位之體統與天下高卑之體統交相維繫

者一也是以上下有交致之事功然則聖人繫辭豈有不因位示義而可以游移假借上下相混者哉卽如乾九二爲見龍固卽以二爲其位矣而說者以爲未得位上九爲亢龍固卽以上爲其位矣而說者泥于文言貴而无位之說遂謂諸卦之上爻皆處无位之地此其說皆非也夫二與五皆君位爲當權用事之地而乾之九二當聖作物覩之時有雲龍風虎之遇大人之得志于時者莫九二若矣如以二爲未得本位耶則業已在本位矣如以爲未得九五之尊位

耶則自有居尊位者在非人臣所敢覬覦何以云未得位也至謂卦之上爻處无位之地是以師傅公孤貴極人臣之位等諸山人逸士罷黜閒散之流尤爲不倫之甚不知文言所謂貴而无位者言人臣至此位居極貴无位可進故曰貴而无位豈得與山人逸士罷黜閒散之流同類而並觀乎乃說者紛紛不一有因其位在五上而以爲太上皇者有因其位在卦終而以爲人主倦勤如堯舜禪位之日者此與稱九四爲皇太子者同一揣摩皆

因認位不眞是以其說愈混夫所謂位者乃當權用事設施展布之地也如太上皇優游尊養不預朝政皇太子毓德青宮原未當國聖人豈肯以此二者列于六位之內與師相大臣混作一位至以上九亢龍爲人主倦勤之日尤爲可笑夫人主旣當五位矣自少至老總是人主則總不越五位而以倦勤之日移置臣位有是理乎至謂九四行革命之事于飛龍大人之世其言不經抑又不足置辯矣此就乾卦中偶舉一二端以見世儒說經混妄如是其餘諸卦諸爻盖有不可勝辯者大抵皆爲六位分疏不明之故愚故竊爲考論其畧于卷首以立一經之綱紀云

周易辯卷之首終

周易辯卷首之二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男 方至 挍

易考四篇

圖書考

世儒談易有四大障焉曰圖書也曰象數也曰卜筮也曰卦變也此皆昔之儒者以爲必當究心然其爲說往往支離膠固不可通曉雖有聰明雄辯之士鈍然願學而一涉此四大障鮮有

不智窮力竭廢然而返者余竊悼焉嘗於此悉心推究頗見分曉以爲今之學者誠能撥去此四大障使心眼一清則四聖之明文當有渙然氷釋者然後知易之未始不易曉也難之者曰易果易曉則孔子何用假年余應之曰孔子所以難者體其道也學人所以易者解其文也道非聖人不能盡而文則人人可共曉惟此四者之說有以障之故見爲難耳障去而文自明此必然之理也且君子之欲體其道者必自明其

文始文丑不明又何以體其道乎故去障爲尤
急余謹爲之考論於左與同志者共質焉
按先儒之說以爲河圖洛書理極微渺羲畫禹疇皆從此出學者不可不盡心焉後儒有於几案前終日畫太極圖子者以此故也余初信以爲然竊欲窮探其妙自恨智不足以知此既而審思其故兼以歐陽程朱諸大儒之論參之而後知其不必然也葢易傳所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此言聖人作易之始嘗即此二物以相參驗如所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云爾至於卦

畫已成易書已備則於此二物者不啻筌蹄置之矣其所爲垂教萬世統貫六經者乃在全象六爻粲然明備之經文豈在區區河馬之旋毛與洛龜之點子哉自古聖人創制立法其始必有所因伏羲之畫卦也因龜馬之文倉頡之制字也因鳥跡其事正相類耳使學易者捨象爻經文而復索之龜馬不猶學字者捨六書篆隷諸法而復求之鳥跡乎此亦足以明其說之迂僻矣孔子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所謂象辭變占者正指

象爻經文而言也觀者觀此也玩者玩此也至於觀之詳玩之熟反之於身心推之於事變皆明乎憂患與故一動一言皆有以避凶而趨吉遠害而全利是以能合天之心而獲天之祐也聖人敎人學易之法彰彰如是豈嘗敎人觀河圖玩洛書以祈天祐耶乃漢劉歆宋邵康節等則以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遞相推衍專就九十之數分合錯綜以明變化無窮之妙而邵子又有橫圖圓圖先後天圖演爲皇極經世書以推元會運世盛衰消長之數宋史推其所自謂出於隱士

陳摶然摶之前則不知其何所本也是則圖之淵源既無可考矣及以其說按之象爻經文求其大義微言之所在曾不足以發明萬一徒使學者耽於其說以爲易道在是從而牽合附會焉而不知其實不相蒙也宜乎歐陽子以爲僞說亂經而斥之也即易傳所謂天數地數合之爲五十有五以及蓍策之數極之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亦從河圖而衍之者然此數學別傳與龜卜並用專爲稽疑而設掌於太卜之官又如左傳所載有所謂繇(音宙)辭者與後世焦氏易林相類原不入象爻經

文之內與六經並傳以此知劉邵之說以之衍數則可以之解易則不可而或者欲援其說以附於易雖謂之僞說亂經豈爲過乎今考伏義畫卦其取則於圖書者葢有二端其一以奇偶之象踐天地陰陽之義其一以五數居中之象踐王者建中立極之理所云聖人則之者則此二象焉耳然此陰陽之義建中之理雖舉其大端而未足以周天下之變盡時用之宜故又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通其變而致其用凡內之所以立心制行外之所以經世度務皆於此究極其精蘊盡通

其條貫故可以退藏於密寂然不動無一器之可名亦可以因時適變動而愈出應萬事而曲當此盛德之所由日新而大業之所由富有也君子之所以貴乎學易者此也不然者雖日取河圖洛書冥搜默會數文衍說自以爲洩造化之秘發先聖所未發要其歸不過爲曲學小數與星卜雜家相爲伯仲耳非聖敎之正傳儒術之本務卽以之推算吉凶亦未必皆驗而其說遂窮矣是以明道伊川兩夫子語及邵子圖說皆有厭薄之意不欲傳其所學朱子本義中雖節取邵子一二說終以術數輕之此性理大全所載皆可考鏡近世名家如歸震川先生亦謂易圖非伏羲之書乃邵子之學也然則僞說亂經之辨豈獨歐陽子一人之見哉

象數考

說者多言伏羲之易專主象數孔子之易專言義理世儒習聞已久而不知其言之大謬不然也夫自有天地以來象數既陳則義理畢具未有離象數而自爲義理者也亦未有外義理而自爲象數者也卽以乾坤言之天與地其象也奇與偶其數也而健與順卽其義理也

由此推之盈天地之間盡人物之類無往而非象數之所陳卽無往而非義理之所寓羲皇之作易也本義理而形諸象數孔子之贊易也卽象數以明其義理今觀十翼之文反覆詳盡無所不至乃由徹見先聖之心■洞觀全易之旨凡象數中有必當闡發之義理無有不旁通而曲暢之矣是孔子義理之學卽孔子象數之學也而謂與羲皇之易有二乎無二乎甚矣世儒之僂於易學也開口便談象數而終不識象數之所以然故所言多荒唐所見多蔽昧惟其不察於孔子之言故也孔

子之言象者曰象也者像也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曰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由此言之易之有象猶
詩之有比也要以喻意焉爾作詩者有意於此而恐人
之未喻也設為比以明之作易者有意於此而恐人之
未喻也假諸象以示之與凡經書之中引喻設譬其例
皆然易中大象小象形容不一總以示其意之所在耳
如意在於自強不息則假天行之象以示之意在於厚
德載物則假地勢之象以示之意欲明夫乾道之能變

化也則假六龍之象以示之意欲明夫坤道之能順承
也則假牝馬之象以示之之類是也學易者其始也要
在卽象而求意其旣也妙在得意而忘象至於得意而
忘象斯可謂之精於象學矣孔子之贊易也闡其意而
不滯於象益深明夫易象之所以然也若世儒之言象
者不明其意而妄擬之不失之纖則失之鑿是烏足與
言象學哉孔子之言數者其大端有二一以人事推之
一以神道決之也其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此以人事推之所謂極數知來之謂占是

也所感有情偽淑慝之分則所應有妖祥休咎之異由
其理之不爽斷其數之必然至誠前知其道如此明此
數者貴乎明善誠身恐懼脩省而不可怠忽以冀非望
之福矯誣以重欺天之罪也其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此以
神道決之所謂與神物以前民用是也有洗心齋戒之
精誠卽有受命如響之靈驗古帝王禪讓征誅建都卜
世諸大事皆取決於此明此數者足以斷疑定業開物
成務而不至冥行以罹於咎違卜以犯不祥也要之人

事已定神道因之故聖人之教必以脩身立命操挽回
氣數之權不徒聽命於五行生尅陰陽消長之定數如
後世術士所推而已孔子假年以學易期於無大過者
為盡人事以俟天命也益深明夫易數之所以然也然
則千古象數之學未有精於孔子者而謂孔子之易專
言義理略於象數豈非俗士無稽之言憒於易學之甚
者哉

卜筮考

聖人經世大法莫備於易卜筮其一端耳朱子則謂某

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是以一端之用蔽全經之旨也世儒宗朱者尊信其說牢不可破不思朱子以前精於學易者莫如孔子詳於贊易者莫如十翼使易專爲卜筮之書則孔子亦當專以卜筮贊之矣今讀彖傳大小象以及繫辭上下傳等篇或言君子或言聖人或言先王或言后或言大人始終發明帝王經世大法而約之於中正歸之於易簡進之以極深研幾崇德廣業之事種種至論夫豈徒爲卜筮設乎至於敘大衍之數稱神物之用以蓍與龜並論者乃因贊易而併及之且

其間亦有借卜筮以明易道者非專言卜筮也六經之書其文不同其理互見如尚書洪範九疇始終言經世大法而卜筮止列爲一疇耳聖人敘疇若此則其作易贊易義例亦然彼身爲帝王師相明立經世大法以詔天下垂萬世豈肯專教人端策揲龜如京房郭璞輩沾沾以術數見奇哉夫自有易書以來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易未始不爲卜筮用然必先以人謀爲主而後以鬼謀參之故洪範之於稽疑也必先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且必有大疑則及之無大疑則不及也今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是猶稽疑者謂乃心卿士庶人皆不必與謀而獨與鬼謀也然則天下非卜筮人又安用學易爲哉孔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凡此皆統言易道之大無所不備而卜筮止居

其一端其言明白曉暢炳如日月朱子乃欲以一端之用蔽全經之旨與孔子之言不合儒者背孔而宗朱則惑矣

卦變考

卦變之例程子論之明矣至朱子本義有云以卦變釋卦辭者凡一十九卦訟泰否隨蠱噬嗑賁无妄大畜咸恒晉睽蹇解升鼎漸渙是也其言卦變皆謂此卦自某卦來與程子之說不合學者推求其故多不可解何也卦之有變就筮法言也凡筮得交重者自本卦變出他

卦故謂之卦變若文王所繫之卦辭則就伏羲所畫之成卦而繫之辭耳非文王筮得變重變出他卦而後繫之也何以見此卦自某卦來也又何以見六十四卦中獨此一十九卦自某卦變來也有爲之說者曰孔子於十九卦彖傳中有剛來下柔柔進上行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等語故云此卦自某卦來也不知彖傳所云上下蓋卽卦中定位而言未嘗逆推所從來者爲何卦也若必以爲自某卦來則鑿矣非彖傳之本意也朱子嘗言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故其論卦變卽以筮法

言之耳此筮者所宜用若學者解經則安用此哉夫易之爲書本言聖人經世大法其義正大而精微其詞簡潔而明晰如屯之亨屯蒙之發蒙訟之止訟師之行師皆只就本卦中依文解義而經意已明推之一十九卦其義亦然苟混入卜筮之例以卦變釋之則必有支離膠固牽強不通之病而正大精微之義反晦塞而不見簡潔明晰之文反糾纏而莫解豈非聖經之一大障乎程子之說則異於是以爲凡卦之變皆自乾坤來如訟之九二本坤體也乾來居中而成坎故彖傳曰剛來而

得中隨之初九亦坤體也乾來居下而成震故彖傳曰剛來而下柔噬嗑之六五本乾體也坤進居中而成離故彖傳曰柔得中而上行賁之六二亦乾體也坤來文之而成離故彖傳曰柔來而文剛其上九亦坤體也乾往文之而成艮故彖傳曰分剛上而文柔推之餘卦倒亦如是是程子解易未嘗不論卦變也顧其所謂變者乃變通趨時之變非朱子所別卜筮之例也然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不有所趨之時卽莫不有所適之變何止一十九卦乎且程子謂凡卦之變皆自乾坤

來此言尤得易之綱領蓋自八卦而言六子之生因皆乾父坤母之所變化而自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亦皆乾剛坤柔之所變易故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又曰乾坤其易之緼是則夫子贊易始由乾坤立體以觀其變化又推變化所自而歸本乾坤要以見乾坤之德易知簡能可久可大具足乎人心統貫乎天地雖變化萬端總不出我一心之卷舒此三聖之微言一經之大指也程子之說正與夫子贊易之意脗合此其所以度越乎羣儒者余故表而出之使學者皆知卦變

之義宗旨如是毋徒混於卜筮之例以致支離膠固爲不可解之疑團也斯可謂善學易矣

周易辨卷之一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上經

按文王演易以乾坤爲首蓋以至健至順易知簡能之道綱領全經孔子作傳節節發明此義故曰乾坤其易之門又曰乾坤其易之緼知此可與學易矣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孔疏。乾。健也。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其條列在文言　程傳。健而無息之謂乾。元亨利貞。謂之四德　張横渠曰。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然推本而言。惟元爲萬物父母　劉濬伯曰。漢魏以下。取乾之四德。列爲二物。曰大通而利于正。是亨與貞爲實德。而元與利爲虛字矣。非易之本意　王龍溪曰。乾。天德也。天地鬱氣結而爲心。無欲者。心之本體。所謂乾也。天德之運。晝夜周天。終古不息。以其健也。聖德之運。通乎晝夜。終身不息。同乎天也。聖人以下。不能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人以天定。君子之强。以法天也　周安期曰。乾取象于天而非卽天也。乃天之所以爲天也。

淵謹按乾之爲至健也。以德行言。不徒以性言也。元

亨利貞之繫于乾者實有四德非大亨而利于正之謂也孔子著之彖傳文言及繫辭上下傳疏解甚明所謂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此也其後孔疏程傳及諸名家之說大畧皆與孔子同惟朱子本義之說不同耳今若從孔子則與朱子所見不合從朱子則於孔子之訓有乖理無兩可必有一是而世之學者漫不加察淵嘗諦覩全易參考群書積思三十餘年始恍然有會於夫子贊易之旨又知朱子所以不同之故於是斷然去其兩岐之見而從畫一之說焉今即以孔子之明文與朱子本義平論而折衷

之○本義云乾者健也陽之性也孔子則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又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知聖人之作易也要使人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日有可見之德行爾故于乾之至健亦必以其德行言之不徒言其性也如以性則天下智愚賢不肖孰不有性然苟非積德累行有以全盡乎其性豈得輒以至健之名歸之也哉性者德行之原也德行者得于心而見于行事之實也古之修德敏行者

未有不期于見性然惟日有可見之德行則性亦發越而不可掩矣苟無可見之德行則性亦滅沒而不可見矣朱子言性但言乾健之本體耳孔子言德行則併乾健之工夫作用而兼舉之矣夫必有工夫有作用乃能全盡其本體有德有行乃能全盡其性不然雖自以爲見性矣而德不日進行不加修非自强不息之學也烏在其爲至健乎此不可不辯者一也

○本義云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爲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

終也世人沿習此說遂以爲乾彖之本意如是惟劉濟伯謂此漢魏以來之說非易之本意然朱子本義之說則又有所自來也何也屯隨臨無妄革五卦皆有元亨利貞之文而孔子釋之有云大亨貞者有云大亨以正者此皆大亨而利于正之說朱子所據以釋乾之彖辭者也然孔子釋乾之彖辭則與屯隨等五卦迥然不同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分而言之明指元亨利貞爲四德也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此合而言

之明指一元爲統亨利貞三德也分列四德以析其條理專稱乾元以約其指歸孔子之明文鑿乎可據豈非文王本意如是故從而釋之又申言之者乎是可見文王繫乾之四德原與屯隨臨无妄革五卦辭同而意異朱子乃以乾之四德與屯隨諸卦一例解之旣不合孔子之明文又豈得爲文王之本意且元訓爲大細按文義皆有所難通何也孔子於乾卦中凡稱乾元者五言元必冠之以乾言乾必實之以元正以元者父母萬物之大德乾者運行不息之真心也有此運行不息之真心乃能全此父母萬物之大

德是元之爲德正乾之所有事也若訓元爲大是元爲虛名無實事可見則所謂天下之至健者果何所據以存心何所施以及物乎且元之爲德統亨利貞三德者也若元訓爲大則元字旣虛而三德無所統矣又何亨與貞之有哉此義之難通者也孔子以乾元之德能資始能統天凡所以使人正性命保太和以至萬國咸寧者皆乾元爲之也故贊之曰大哉乾元若元訓爲大則是大哉乾大也然乎不然乎又元者仁也仁以爲體則自親親以及仁民皆於此乎取足焉故曰體仁足以長人若元訓爲大則是體大足

以長人也然乎不然乎此文之難通者也故依朱子之說則文義兩乖依孔子之言則文義兼順依朱子之說則文王孔子截然分爲兩意因謂文王有文王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致滋千古不決之疑義則曷若徑依孔子之言一如文言彖傳之解使人知先聖後聖道本一揆爲直捷了當乎且孔子之於文王以治統則爲本朝之聖祖以道統則係羲聖之正傳而以憲章之學闡在玆之文凡所誦述未有不從其本意而發明之者假使乾之元亨利貞文王果以爲大亨而利於正則孔子何不直依此意而贊之而必別

爲一說如文言彖傳所云乎此不可不辯者二也又本義以易爲卜筮之書故凡卦皆主占者而言愚則以爲卜筮乃鬼謀之一法易教之一端不可以蔽全經之義已別有論斷言之詳矣昔夫子論擇善之功於博學審問愼思之後必繼之以明辯且曰辯之弗明弗措也由是言之凡學術之不可不辯類如此矣況易爲五經之首乾彖爲開卷第一義千聖宗傳在此一辭而後儒之說異同不一苟於此不辯則頭緖紛如靡所適從而經旨晦矣經學亂矣將何以接先聖之遺緖而定後學之指歸乎愚是以一遵孔子之

明文而辯晰之如此

初九潛龍勿用

程傳下爻爲初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爻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養晦以俟時

按孔子釋潛龍一曰陽在下也一曰陽氣潛藏而猶以陽之一字未足以發龍字之義故又曰龍德龍德者明其剛健無欲以立體靈變不測以致用也人苐知靈變不測爲龍德之妙而不知勝私克己以馴致於剛健無欲者其用力爲至勤其操心爲至密也夫

欲心一萌則乾體全失外物皆得以制之又烏覩所謂靈變不測之妙乎然欲之累人雖英雄豪傑之士毋不能脫然於其心卽有天姿高曠戒懼自持者能脫然于聲色貨利之中矣而名心未盡猶欲以道德事功高自標榜以求聞達于世則豈能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乎若此者皆欲也皆不足於乾德而外物得以制之者也以此處潛既不能遯世不見是而無悶則以此處飛處躍豈能有天下而不與如舜禹之巍巍者乎以此處亢又豈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如伊周之善全于末路者乎盖自易學不明龍德罕見側陋之士負才躁進自取顚蹶者固不足道卽有乘時俯庸得行其志至於功盖天下名高千古而不保其身者雖其所遭不幸亦毋以欲自累焉故體備龍德者其要莫妙於洗心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程傳田地上也出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程子曰在側陋時便是潛在田漁時便是見本義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于物物所利見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

按九二位初之上出潛離隱有雲龍風虎之遇正得

位行道之時德已著見故爲見龍而程傳乃以爲舜之田漁時是仍與潛龍無異矣本義以爲未得位則又不可解也將以二爲未得本位耶則二業已在本位矣若以二爲未得九五之尊位耶則自有居尊位者在二豈得而妄覬之也乃孔子於文言兩稱九二爲君德則明以九二居君位而其德足以當之故云然附古者建國立君天子君天下爲大君諸侯各君其國於天子爲臣於其國亦爲君後世廢封建爲郡縣則守令亦一郡一邑之君也天子代天理物作民父母所使承流宣化撫養其民者皆爲君之事九二

位初之上於民最親故其養在養民而養民之功謂之田功故象爲在田也君子躬秉乾元之大德必有體仁長人之實事養民正所以體仁也禹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古之君國者未有不孜孜焉以養民爲事而能孜孜焉以養民爲事者未有不歸之大人何也惟大人爲能體仁也若小人不能體仁則不知萬物一體之誼而惟以剝民爲事矣焉能養民哉九二具正中之德故能曲盡養民之道以仰成九五代天之治此天下所以利見九二之大人也程傳以田爲地上於義無取今觀書之田功與易之在田皆出於周公之筆既無異文自無異義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本義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如是雖處危地而无咎

按彖傳文言皆稱乾之六爻爲六龍是九三亦龍也然爻辭不曰龍而曰君子何也互文也明諸爻所謂龍者其實卽君子而此所謂君子卽其體備夫龍德者也終日乾乾者健而又健不敢自暇自逸也惕憂也夕惕若者夜而計過無慊而後卽安之意厲危也言位高則危也無咎者能補過也夫曰乾夕惕此君子自强不息之學固無時而不然者也而獨於九三言之何也以其重剛不中而處乎危地行事不能無過此繫辭傳所謂多凶者故特加勉焉以期補過也然三之所以爲危地者何也文言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又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上不在天者在上之下也下不在田者在下之上也古者衆建諸侯爲天子分理萬國則其上必有統率諸侯者爲天子綱紀四方此一定不易之位也九二既爲邦君之位矣三在二之上非卽虞書十有二牧周制方伯連帥之位乎既有此一位則必有此一位所專職之

事權觀帝舜命十二牧之辭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此其事權可見矣夫曰食哉惟時則猶是養民之功在田之義也然曰柔曰能則有安勸庶邦之事焉惇德者惇厚有德也允元者信用仁人也難拒絕也壬人包藏兇惡之人也此則有親賢遠奸激揚勸戒之事焉至于蠻夷率服則威望之所彈壓者遠矣且人臣而有專征專殺之權則雖不在天子之位而威命則擬於天子雖同在諸侯之列而權勢則足以控制諸侯故非剛不能勝也而九

三以過剛處之則所行自不能無過或以威福自由而鄰於僭則在上者爲之不堪或以摧切太過而鄰於刻則在下者爲之不服此其所以可危而爲衆咎之的也今以龍德之君子進居此地而圖所以補過亦豈有他術哉惟有日乾夕惕加勉於憂勤而已矣夫勤則有功憂則思遠以遺大投艱之時爲動心忍性之助時時見過則時時知所以寡過事事思危則事事審所以持危故凡德所當進業所當修有人所不及知而我則灼然先見者有人所不及爲而我則毅然力行者即使變故猝發萬難補救而以乾惕之

心力維持其間必能使之萬全無患而後已故大禹寸陰是惜則九載之遺害已除文王日中昃不遑食則伐崇伐密之膚功已奏周公勤施夯作夜以繼日則四方之蠢動已平反側之頑民已化此固從乾惕得之然此三聖人者功蓋天下而上無震主之嫌群才畢効而下無束濕之苦有剛果任事萬夫莫當之勇而渾渾穆穆若無能者詩書所稱不矜不伐徽柔懿恭公遜碩膚德音不瑕者自非乾惕之至亦無以臻此宜其處危地而無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程傳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　胡雲峰曰躍以或言審於進也　廣雅云躍上也

按九四一爻說者或以爲革命之事而以舜禹南河陽城之避及武王觀兵孟津之舉解或字之義其說不經甚矣假使舜禹不遇朱均湯武不遇桀紂則雖或讓以天下亦終守臣節而不肯受況乾之九四上有飛龍之大人而可無故輒行革命之事乎文言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不在人謂不在九三之位也繫辭傳曰四多懼近也近謂近君也不在三位而近君豈非卿相大臣之位乎職親地近事權所

歸既欲與人主任天下之重又嫌於侵人主之權所以多懼今以龍德之君子乘時胥庸豈不足以勝任然四以剛而不中處之所行亦不能無過故未敢居之不疑也必先內度其身外度其時果其德業兼優足以辨是而有餘也則可以進此位而無咎故取象於或躍然躍矣而仍在淵何也淵水靜深而有本龍之所以藏身者此淵也其所以雲行雨施澤被萬物者此淵也惟其躍而不脫於淵故能上佐在天之雲雨而無屯膏之患下普在田之德施而無竭澤之憂然而功高不居寂若無有淵可見而龍不可見高致

妙用鮮有及者而咎何自生哉夫近君之位人臣之所與幸而不可必得者及其得之也鮮不爲咎之所龔黃劉所良之選也及其居是位也功名損於治郡時是其才不足以任天下之重也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及其居是位也禍萌於驂乘是其才足以任天下之重而不免於偪君之權也欲求无咎豈易言哉子曰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然則人臣于近君之位且疑而未敢遽進而謂敢輕言革命耶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朱子曰文言分明言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以聖人爲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

按繫辭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謂五位也又曰五多功言五爲至尊之位代天理物無所不統乘勢乘權事皆專制爲所欲爲無不可以得志於天下此其所以多功而爲天下之大寶也况乾之九五以天下之至健乘天下之至貴是以天德配天位故取象于飛龍言他物之飛者身雖處乎至高而德不足以及下惟龍之飛者雲雨隨之不終朝而膏澤已沛功化已成以象夫有天德而居天位者其功施及物德洽萬邦有以大異乎尋常之居五位者也其曰在天何也蓋以所乘者天德所乘者天位則所行者皆天事典禮命討一一憲天而行不參以已之私意則凡與天下臣民相感應者無不相遇于其人之天是以德教所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天下焉有不利見此大人者乎夫天下利見九二之大人者爲其德能養民也利見九五之大人者爲其德能代天也惟九二德能養民則九五代天之事始盡惟九五德能代天則九二養民之功可成故此二大人者相須殷而相遇切必有先天下而神交者夫子所以有聲應氣求之說極言其利見之情發于誠然而不容已也使此二大人者而不獲相見又何以使天下之人各得遂其利見之情也哉是故聖人在上必務養賢以及萬民而以求賢爲事天之實也

上九亢龍有悔

本義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之意朱子曰上本是貴重在人君則爲天子父爲天子師

按凡卦五爲君則初二三四與上皆臣也而上居人臣之極地爲師傅大臣之位蓋古之天子必有所師

以成其德故雖處天下之至尊而必求其臣之道高
德厚者進之以公孤之職而尊禮之所謂學焉而後
臣者也卽至告老退休之日猶有憲老乞言之典載
在禮經行於漢代艮以成就君德表率百僚自不可
無此一位故以卦之上爻當之考之三代如商有保
衡周有三太三少卽其位也然人臣進位至此已岌
乎有盈不可久之勢矣彼鄙夫患失而固寵功臣恃
功而驕恣以亢致悔理固宜然若夫龍德君子瀶然
無欲知幾若神當其在三能惕在四能疑則進退存
亡之理見之已審宜其在上可以無悔然亢龍有悔

之戒特深致其丁寧者何也蓋深見夫崇高富貴之
易溺而晚節末路之難持故示之以亢者使早知所
以處亢之道無或對境而爲權勢所移示之有悔者
使早知所以弭悔之方無或事後而恨省愆之晚寅
畏小心始終匪懈斯可以爲天下之至健而見龍德
之純全爾且夫貴而能謙滿而不溢自天子以下莫
不當然若使師傅大臣既以亢致悔則何以勸帝王
之尊禮師傅者獨能忘勢而善下哉乃知古大臣以
寵利之戒明農之志明告其君者不惟自表其臣心
之無欲臣節之罔愆亦所以使其君無所疑忌於大
臣而益堅其尊師重道之意也與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本義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
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
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卽此
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　姚承菴曰乾
坤二用說者謂變剛爲柔變柔爲剛然乾天下之至健
坤天下之至順如何可變周公總教人善用九六潛見
惕躍飛亢隨時變化無端倪可指是謂无首牝馬之貞
是坤之貞承順到底更無改易是謂承貞非變剛變柔

之說也　蘇紫溪曰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無端聖人
自強不息不過如此

按用九用六二條周公總教人以用易之方不主筮
法而言也易中凡陽皆稱九凡陰皆稱六而陰陽之
純健順之至易知簡能可久可大者則莫妙於乾坤
之德也九本不外乎乾而人之所以用九者或不能
如乾之至健則剛爲欲屈而天德有虧卽不能有吉
而無凶故教之以見群龍无首无首者全體天德純
亦不已之謂也如此則吉明不如此則凶也六本不
外乎坤而人之所以用六者或不能如坤之至順則

陰不從陽而先迷失道即不能有利而無害故教之
以永貞永貞者承天時行順而有常之謂也如此則
利明不如此則不利也聖人於諸卦中凡遇九六皆
示此義而總括其指于乾坤六爻之後特揭此用九
用六之二條使人知全易之用要不外乎乾之至健
坤之至順其道約而易操隨所用之吉无不利所謂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此也○群龍无首特取象云
爾天下豈眞有无首之龍哉張橫渠所云乾之四德
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正此義也
凡物有斷續乃有起首若乾之群龍各能全體天德

自強不息是無斷續即無起首乃所謂無首也然必
天下之大明乃能體天下之至健故要在乎能見使
爲飛龍者而見及乎此則必能廣運如堯緝熙如文
而君德不至於怠荒矣使爲潛見惕躍諸龍者而見
及乎此則必能日進其德日修其業而臣道不至于
隕越矣如此則主臣一德上下交修天下何憂不治
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而治法之中凡典禮命討
諸事一以天德行之未有不合乎天則者故曰乾元
用九乃見天則惟合乎天則此天下所以治也自非
全體乾元之德深有見於無首之義者不能故兩申

之曰乾元用九讀乾元用九之文則愈知用九用六
不主筮法而言矣如必待筮而後用假使人而不筮
與筮而不遇乾坤遇乾坤而非六爻皆變則終無用
九用六之日而無首永貞之道終于不可得見矣豈
通論哉姚蘇二公之說足破千古之疑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
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蔡節齋曰彖者斷也卽文王所繫之卦辭彖曰以下孔
子釋文王之辭謂之彖傳

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孔子將言聖人體乾之功而推本言之也文王之
辭本言乾有四德孔子贊之獨言乾元何也元爲衆
善之長萬物皆資始焉言元則亨與利與貞已統攝
其中不待悉數而可見矣曰統天者言四德皆天德
而惟乾元足以統之明其所以爲大也雲行雨施喩
乾元之運行也乾元運行主宰造化資始以後品物
分流各成形質既成形質則性命之理太和之氣已
具足其中亦不待詳言而可見矣此言乾元之本然
也　大明終始以下言聖人體乾之功用也乾元之

道資始流形物各具足然苟非大明乎此則何以體之於身而措之於天下葢道之不行由於不明而明之不全則行之亦不盡雖造極亦爲偏至耳大明終始者知其所以資始即知其所以成終全體大用無少偏蔽始焉明之於心者無一理之不照徹旣焉明之於身者無一事之不顯融然後可以爲大明然後隨其時位所値無不可以顯其御天之功用故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者六爻之位有君臣上下之等焉六龍者龍德之君子乘此六位以行其道有潛見惕躍飛亢之殊焉時成者時當下而下時

當上而上其位有定故曰成時乘者時當潛而潛時當飛而飛時不可失故曰乘而凡時位所當行之事無一而非天事御猶治也御天者治天事也在偏見小智之人見理不徹應機不圓遇其位不能盡其道當其時不能合其宜而天事之闕焉不修者多矣惟大明終始之後乃能隨位以稱職因時而致用而於所當治之天事處之無不各當焉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天道即乾道也乾道大明于身自能變化乎物葢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成已成物必然之明效也乾道行乎一家即能變化一家之人行乎一國

即能變化一國之人行乎天下即能變化天下之人而使之各正性命以復其降衷之理保合太和以成其親遜之俗自此物情乃得暢遂而無所不利物理乃得完固而無所不貞矣故曰乃利貞也夫利貞者乾元之性情也一始即亨亨則利與貞原已具足不待變化之後而始見也然人自有生以來氣拘物蔽種種戕害雖欲求一念之亨且不可得而何有於利與貞哉惟有大明終始乘龍御天之聖人體行乾道變而化之至於各正保合然後利貞之實效乃可得而致也舜以乾道變化乎家而父母與弟蒸蒸乂不

格姦下是家之利貞乃見文王以乾道變化乎國而江漢之間有以革其淫亂之俗于是國之利貞乃見堯以乾道變化天下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於是天下之利貞乃見是故資治流形物物各有性命有太和者天道之本然也乾道變化各正保合者人事之所以復還其天道也在潛見惕躍諸君子隨其時位所値無不可以顯其御天之能事然不有飛龍在天之大人爲聲應氣求之主則其下雖有聖智之臣無以竟其用而普其施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咸寧者盡萬國之人而使之正性命保太和不止一方一

偶之被其化也而惟聖人在天子之位則足以致此此天下所以利見九五之大人而凡群龍之輔翼于其時者莫不藉是以弘御天之業竟統天之量也要之六十四卦無一不歸重五位孔子特於乾彖首揭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本義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天乾卦之象也天行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

按孔子所著十翼象居其一即大小象是也大象謂卦之上下兩象如乾象天坤象地震象雷巽象風象木坎象水象泉象雨象雲離象火象明象電艮象山兌象澤是也此贊伏羲重卦之象而言君子法之之事也大指與彖傳互相發明小象謂附于六爻辭之下者如以陽在下釋潛龍之象以陰始凝釋履霜之象之類是也此贊周公六爻之象以發明爻辭之意也亦與彖傳互相發明故雖各自為文而脉理本只一線其有互相矛盾者則諸儒解易之誤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胡雙湖曰小象于乾初曰陽在下於坤初曰陰始凝陰陽之稱始此而動靜健順剛柔奇偶小大進退往來之稱亦由是而著矣

按乾之為言健也以其成德而言曰健以其本質而言曰陽陽以生育長養為事元氣之所以周流而不息者陽為之運行也然一陽在下其氣未克其力未足當收攝保固以養成其健德若健德未成而遽用之則耗散而無以自有何以進而在上為大用之本哉周公曰潛龍此言其既成健德者也孔子曰陽在下此言其未成健德者也蓋雖成德之君子其功必始于未成方其未成也必有所以求成之道古之教

人者自離經辨志論學取友以至博習親師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皆從其未成而深造之以抵于大成也成人之有德豈不由小子之有造乎夫子贊乾之初九不曰龍在下而曰陽在下正以龍成德也陽本質也從其本質而加功焉然後可以成其至健之龍德而為大用之本也且方其在下之日即龍德已成猶當養晦以俟時若未成而輒用鮮有不害人以自害者也故復之初九專以修身為元吉壯夬之初九皆以壯趾為必凶大有之初九幸其無交害大畜之

初九潛其不犯災眚爲微陽在下不可徒恃其本質
以有爲併不可恃其小成以輕試至於深造自得學
已大成龍德在我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固
已足乎已無待於外矣樂行憂違惟我卷舒亦何往
而不自得哉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乾之九二出潛離隱
一居臨民之位卽以養民之功屬之在田云者言其職
任在此爾顧養民之政何代無之而民之被其澤者或
寡何也德不足故也惟乾之九二其德本乾元而位在

正中故其施之也不窮而行之也盡善功化所及上下
與天地同流非小補而已故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本義反復重復踐行之意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劉念臺曰龍德以造一世之命猶造物然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按天德卽乾元之德也健而無息如環無端豈得有首
有首則德有間斷而剛不勝欲吉反爲凶矣故曰不可
爲首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
者事之幹也文言或云文傳彖傳之言或云文王之言也元亨利貞本文王所繫故曰文言恐是

本義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
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　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
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
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
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
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

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
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
足以幹事

本義以仁爲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
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
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
足以爲事之幹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本義非君子之至健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

眞西山曰世之昧於理者言天與人二今以文言觀之人與天未嘗不一也蓋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生長收藏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有是性則有是情天人之道脗合如此曷嘗有二然天無私而人有欲天惟其無私也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於穆之命終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惻隱之發而殘忍奪之辭遜之發而貪冒雜之羞惡之發而苟且間之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

乎與天不相似矣惟君子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德屏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通體皆仁隨觸而應無非惻怛卽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物欣悅也吾之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三千三百燦然明備卽天之夏生意暢達而物物嘉美也吾之所以利物者皆合於義卽天之秋生意凝實而萬寶得遂其性也吾之所以貞固有守者足以根本萬事卽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化所由以出也貞所以爲智者惟知之明故守之固也人之與天果二乎哉況人君有天之德又居天之位則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利也

心既溥物正固不移者貞也雖一日之頃一念之微四者無乎不在然德雖固有非剛健則不能行君子自强與天同運人欲不得以閒之故能終始萬物與天同運也 丘建安曰卦辭曰元亨利貞者乾屯隨臨无妄革也屯隨之彖曰大亨貞臨无妄革之彖曰大亨以正皆是大亨而利于正獨乾謂之四德非夫子所自取也左傳襄公九年穆姜往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其辭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則知四德之說蓋古有是言而非出於孔子明矣特夫

子贊易之時見此四字所該甚大隨卦不足以盡之故剏其辭而移于乾 楊用脩曰元者善之長四句全要得孔子中言文王元亨利貞之義玩者字及故曰字自明

按文言與象傳互相發明皆主四德之義並不作大亨而利于正之說第文言分列四德以析其條理象傳專提乾元以約其指歸蓋分之則有四德而合之則統于一元而此一元之統衆善者惟自强不息去私屏欲之君子爲能體之此文王所以獨歸其德于乾也乾雖天道然聖人立教則專主人道其言天道

者蓋推本言之欲學者盡人以合天耳世儒解易泛
言造化者殊失本旨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程傳龍德之潛隱乃聖賢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
變晦其行不求知于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退
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伊繼山曰樂者道與時
遇而心有可樂也行謂行道憂者道與時違而心有可
憂也違之去之也　姚承菴曰初九具有龍德便是人

中之龍可上下天猶爲雲爲雨以存澤天下矣而時方
在下未可施用姑隱以待之此能德而隱與未忘世故
而隱及甘心枯槁而隱者不同　朱子曰確乎其不可
拔非專爲退遯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其守
無自而可奪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之意
按乾之初九夫子謂之龍德者言其剛健無欲以立
體靈變不測以致用也而當其潛時上未爲君相所
知下未爲時俗所信在他人處此必有阿世立名以
爲干進之階者矣而惟龍德之君子爲能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不易即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

死不變是也君子出而用世將以其道變易天下使
天下回心而向道豈因世未見用而遂肯遷就以趨
時乎自古未有曲學阿世之流能起而移風易俗舉
一世而維新之者也然彼曲學阿世之流志本好名
而名亦易成何也投時之所好故也君子惟其不易
乎世則亦不成乎名矣不成乎名則安於遯世矣且
非特不成乎名也又有不見是而非之從而排斥之
以爲異學者矣古有大德而必得其名天下莫不見
是者惟其得位行道功業已著教化已行故也若猶
是布衣窮處無所施用縱使朋儕相遇講道論藝未

必無一二人知之信以爲是者然欲以成大名顯當
世不見排于異己者蓋絕少矣而君子處之不以爲
悶何也見之明而守之篤不以毁譽爲欣戚也夫君
子體備乾元之德必以父母萬物爲心果其乘六龍
而寧萬國此其所甚樂也苟獨善其身不見用于世
使天下之人不得正性命而保太和此其所甚憂也
憂樂之情未嘗不切于己而行違之勢不能不聽于
時時當行則行萬無閉戶養高置君民於膜外之理
時當違則違亦萬無希世苟合枉正道以詭遇之心
若枉正道以詭遇則其上焉者不過爲管晏之流致

將君以雄覇之烈而貽千古以器小之譏其下焉者
必且爲伎忿忮斯之縱禍不盈背禍溢于世矣尚可
以爲龍德哉君子之處潛也安于不成名安于不見
是確乎其不可拔乃所以成其龍德也成其龍德是
以能見能惕能躍能飛能亢无咎无悔而爲天下所
利見也潛之爲用大矣哉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
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
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李西溪曰易以二五爲中故九二曰龍德而正中三四

曰重剛不中以中爲貴以不中爲戒天下之至善無過
于中　蘇紫溪曰正中以德言不以時言　姚承菴曰
二既稱龍德以庸言庸行爲也聖人言行關天下庸常
也用也常而可用天下莫加焉凡人視爲庸而忽之聖
人信而謹之所稱龍德而正中者如此所稱君德如此
　蘭廷瑞曰邪自外入故閑之誠自我有故存之　盧
中菴曰善世猶言善俗卽所謂天下文明也善世而不
伐所謂德被天下而守之以謙也化則所謂民日遷善
而不知爲之者此至誠功業之盛也
按夫子贊易每卦必表明正中之義何也以人之德

行不正則邪不中則偏邪與偏者凶咎悔吝之所集
也必於二五言之何也重君德也五居上卦之中有
統理萬邦之任二居下卦之中亦有師率吏民之責
皆必以表正建中爲化民善世之本若自處得正自
處得中不惟自免於凶咎而天下臣民亦因以寡過
所謂建極于上錫福于下者是也苟稍有不正不中
則王極一乖百度皆失殃及于下亦必反中於上所
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是也是以古帝王授受之
際必以正中爲心法千古相傳無以易此唐虞以來
記言之史既載其說于書至文王周公繫易亦示其

義于卦爻之內而孔子又從而一一表明之至子思
作中庸卽以中字名其書所以推闡前聖之正傳放
黜百家之邪說者其用意極嚴至戰國時邪說愈滋
中道愈晦有子莫者襲取執中之說以其似是而非
者自鳴於世而孟子又從而辯斥之然惟正中之道
不明於上是以在下之聖賢如孔子孟子者雖皆身
體其道講明其說而卒不能大行于時有所救正於
民俗由此言之表正建中必以君德爲先而後天下
臣民有所視以爲標準易教之所以歸重于二五者
職是故也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夫子兩稱之曰君

德者謂九二以正中立君德之極也言九二則九五不言而自明矣○龍德以剛建無欲靈變不測而名之也然亦有龍德而未極于正中如九三九四上九是也九二龍德而正中則德乃盡善故能曲盡養民之道乃可稱爲大人而爲天下之所利見也大人之所表見不外言行兩端要惟本正中以爲言則其言爲萬世不易之庸言此夫婦之所與知雖大人不能外也舍此則爲奇邪之言而不可爲訓矣本正中以爲行則其行爲萬世不易之庸行此夫婦之所與能雖大人不能違也舍此則爲詭僻之行而不可爲法

矣凡人以爲庸而忽之於是有言浮于行而不信者有行遼其言而不謹者大人不言則已言則必與行相符而無有僞而不信者也不行則已行則必以正中爲準而無有肆而不謹者也一有不謹則邪得乘之而誠有不存矣夫邪有自外入者有自內出者惟大人爲能審其隙而閑之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所以閑其外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所以閑其內也內外相閑則顯微無間而邪端盡絕誠乃獨存此其可以善世而幾於化矣顧善之出于我者無窮期而善之加于世

者亦無限量惟大人所以自善者有日新不已之功故其所以善世者亦有鼓舞盡神之用彼矜功伐能得少爲足者乃小器易盈之儔耳大人則雖善蓋一世而淵然若虛何伐之有哉夫是以德日博而民自化化者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之謂也惟其正中之德有以建極於此故民皆歸極於彼此可謂曲盡養民之道全乎君民之德者矣故曰君德也九二之大人如此則九五之大人亦然所謂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者何從而合之哉固卽此龍德而正中者有以立之極而授之準耳

此所以皆稱爲大人而爲天下所利見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按此釋九三所以處危地而无咎也九三之位在下之上故爲上位在上之下故又爲下位在下之上則下之事專制在我故其心易驕驕則其所以率下者每不以理而以勢故其責人也常苛而自責也常恕此下之所以多不服也在上之下則上之事責成在我故其心易

叕叕則其所以應上者毋不以實而以文故採眷望或
見有餘而考事功恆見不足此上之所以多不信也下
不服而上不信則咎將日滋而危之者至矣周公敎之
以終日乾乾夕惕若者果何事哉亦敎之以進德修業
而已矣本諸身者爲德措諸天下者爲業進德謂德已
成而加進之也修業謂業已立而增修之也德與業雖
有體用之分而進與修實合內外爲一德不進則業爲
無本而徒以氣魄爲恢張以智術爲補湊必有奇於始
而怠於終功成於外而孽生於內者矣業不修則德爲
徒尚文敎失宜固無以達文明之化武功不振亦無以

戍止殺之仁上不能屏偷天子下不能綱紀四方矣故
進德修業必兼資而並濟也顧德何以進忠信所以進
德也忠則發於心者無不眞信則悖于行者無不實而
德乃日臻于光大矣業何以修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君子之於業也勸以修之可耳而何取于修辭蓋凡
舉一事而要於成功必先有辭以定其謨畧此辭之所
以不得不修也且在上之下必有敷奏於上之辭在下
之上必有播告於下之辭有是辭即有是業苟業有毫
髮之未盡則上考其辭而辭未底績下徵其辭而辭徒
文具是辭有不誠而業無可居不免自欺以欺乎上下

矣故忠信以進德立誠以居業要在不欺其所知耳蓋
德之所當至業之所當終在凡人或有所不知君子未
有不知者也知吾德之所當至則必至之內盡其忠而
外彰其信如水之必濡火之必熱是故可與幾也艮以
君子進德不於其著於其微幾者動之微也君子有知
幾之智即有決幾之勇此幾之所以無時而不勃即德
之所以日進而不已也知吾業之所當終則必終之以
辭發其端即以誠竟其緒行不廢於半塗功不虧於一
簣是故可與存義也艮以君子修業以義起必以義成
義者事之質也君子有見義之明隨有赴義之誠此義

之所以常存而不亾即業之所以日修而可居也以此居
上位則凡所以率下者皆其躬所自盡者也初非倚勢
以陵下而何驕之有以此在下位則凡所以應上者皆
其實能代終者也初非空文以塞責而何憂之有所謂
終日乾乾夕惕若者其事如此雖危无咎豈幸也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
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按此釋九四之所以進无咎也言九四以龍德之君子
進居近君之位非有貪慕寵利躐踞高位之私意也乃
欲及時行道以免失時之咎耳然曰上下无常進退无

恒何也蓋古者天子擇任卿相大臣多取于有功德之牧伯取其文武幹略歟歷已洽民生疾苦見聞已悉人才高下試用已多然後入相天子可以左右宣力明目達聰盡收其股肱耳目之實用斷未有如後世近臣優游養望純襲虛聲徒持文墨不諳吏治而得以坐進此位者也今以詩書攷之周公太公召公既封於魯於齊於燕仍入爲師傅衛武公々穆公仲山甫亦以侯伯入相王朝及四方有大事則天子之公卿亦出而兼牧伯之任禹益既治水又征苗周公召穆公仲山甫皆四出征討畢公以弼亮四世之元老亦出而保釐東郊一人

之身而或爲相或爲將或在內或在外是上下无常進退无恒蓋古者任相之通例也但後世之入相者有貪叅寵利擅作威福而敢于爲邪者矣有淵視外吏希踞近地而急于離羣者矣若能德之君子不貪名不伐善愛勤惕厲與時偕行所從來者素矣故雖登廟之日猶且推賢讓能難進易退豈猶有爲邪離羣之私心而苟以愛立爲尊榮者哉然而時之所至不可失也人第知大臣躁進者有咎而不知失時者亦有咎躁進之咎患止於一身失時之咎患貽于天下乾之時聖作物覩之君首出庶物以咸寧萬國爲已任而閑邪存誠之九二

知至知終之九三亦各時乘御天以推致其德業爲已職九四處近君之位在上下之交所爲奮庸熙載上佐在天之雲雨下普在川之德施使下情畢達上澤不壅者四之職也所爲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共爲帝臣使潛德升聞野無遺賢者四之職也使當此時而不能日進其德增修其業則何以光輔五位之大人偕九牧而阜兆民乎此其咎之所不容辭者能德之君子當潛隱之日早以得行其道爲樂以不得行道爲憂而幸也位躋牧伯之上身致卿相之尊則納溝撻市之恥未有不日夕在懷而明光上下勤施四方之德業未有不夙夜匪

懈者豈得以爲邪離羣爲嫌而苟避形迹過爲退讓以辜此盛時違我素願乎哉此九四之所以進无咎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按此釋九五利見大人之義也蓋大人尊居五位其勢分雖殊絕於人而其性情未始有異從其未始有異者而推致之使各得其所同然而無所扞格于其間此天下所由利見也卽以物情言之凡同聲者必相應同氣者必相求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雲之從龍風之從虎

舉此數者以推其餘應求之理無物不然而況大人與人同類者乎夫以德之溥博無所不被而言謂之大人以心之神明無所不通而言則謂之聖人惟聖人之心無所不通是以否隔不生而壅蔽盡去故能與天下相應相求得其所同而無所扞格于其間也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自古君天下者豈無大姿英妙足智多聞之主然或喜怒愛憎一念之私未化或左右親近一言之聽有偏則雖家庭之内父子兄弟之親且有不能自白其情者矣況其疎者乎朝廷之上公卿侍從之近且有不能自明其志者矣況其遠者乎至於聖人則無此患

矣聖人所以自求其心之道以除天下之蔽者其始必由學聚問辯以極于大明終始其繼必由信謹閑存以極于純粹以精則身心之間表裏洞達可以獨見而無惑自可以其見而無疑由是援引同德之人置諸左右使爲股肱耳目之司而其爲股肱耳目者又援引同德之人布之邦國使任統衆牧民之職則上下内外之交相通爲一遠方之賤吏視堂陛如袵席而一介之小民視君長如父兄然而聖治愈弘聖心彌謹舉聲色貨利親逸遊田之類人情之所易溺者絶不以累我清明之躬而於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徒人情所易惑者終不

得以售其貨穀之術如此則一人之光明徧照天下之視聽豁然一似披重雲而覩明日者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惟其覩之是以親之凡物之生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各從其類則各得所親聖人之見親于人亦以類相從也自非聖人則否隔之患生而堂與陛遐若胡粤矣壅蔽之弊積而朝與野判若天淵矣物生其時如蒙霧障天滿目昏塞欲一覩聖化且不可得而欲其親之如父母又可冀乎由是思之飛龍在天之大人所以使天下利見者無他術也明於同然之理而又得其推致之方使無所扞格于其間而已矣不然天下亦何

所利而見之哉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按此釋亢龍之所以致悔也貴而无位三句向來解者不曉所謂止以不知上位爲何位耳今以師傅大臣當之則其義甚明大人臣以道高德厚爲天子之師傅可謂至貴矣至高矣然六卿以下皆有位師傅无位也周官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既不備官是无位也亦有以卿兼師傅者矣然卿是其位師傅仍无位也又人臣至此尊貴已極自此以上无位可

加亦所謂无位也其曰高而无民何也子男附庸列爵
之卑者皆有所牧之民至師傅大臣不主治民是无民
也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何也自四以下皆爲下位賢
人在下位皆以輔天子非以輔師傅故三公之下雖有
三少而名之曰孤言不相朋比以示至公也又安得取
下位之賢人自爲黨輔乎是所謂无輔也既无位又无
民又无輔處勢已極孤危而自舉夘列辟之中一旦進
居此地人情尤所忌嫉若恃亢而動悔所必有雖龍德
之君子素有確乎不拔之操然晚節末路恒難自克故
聖人致戒其義特嚴正欲使人前知其有悔而加謹焉

耳

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

按此直以下字釋潛字言位卑不得大行其道故當養
晦以需時

見龍在田時舍也

馮厚齋曰舍與出舍於郊之舍同　項平菴曰舍讀去
聲所止之處　本義言未爲時用也

按本義言九二未爲時用則舍字當作上聲與井初
六之時舍同義矣夫井之初六井泥不食舍爲亦莫

之顧固當爲時所棄若乾之九二上文言其善世不
伐德博而化則既爲時用矣豈得與井之初六同日
而論哉馮項二家作出舍於郊之舍最有斟酌蓋天
之立君本以養民而養民莫急於田事故古者天子
諸侯皆耕省斂以行補助莫不親歷田間問民疾苦
如召伯巡行阡陌衛文公稅於桑田齊景公出舍於
郊之類皆時舍之實事也古之人君既能親歷田間
以勤民事故其民亦得踐公堂而稱兕觥君民上下
情誼相親歡如父子此又體仁長人實事之可驗者
九二有親民之責時當舍止於此故云時舍其義甚

明末世君臣不識乾元之理不以體仁爲事簡忽民
務荒棄田功惟以深宮大廷爲養尊處優之地而窮
簷蔀屋祁寒暑雨胼手胝足之情狀曾未有接於目
而動於心者豈復知在田爲何義時舍爲何事哉世
儒學易探玄索渺好高而不適實絕不講求及此此
則學術既疎無怪乎治功之不舉矣可慨也夫

終日乾乾行事也

程傳進德修業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按虞書言用人之法明試以功至於任用大臣亦必先

試而後用堯之於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此由歷試而後知之也然曰歷試則殿㝡出自朝廷此曰自試則欿慊仔乎內省不待考績之日已有以自知而自信矣

飛龍在天上治也

按上治者上先自治也大人正己而物正此之謂上治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按陽氣潛藏說者以爲氣運之氣非也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君子之修德也即所以養氣也德由微而至於著氣亦由穉而至於壯初陽在下潛藏勿用養其穉以俟其壯則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者皆以勿用而養成之也不然何以當傷躍飛亢之大任而處之裕如無少疑懼乎如以氣運言則氣運衰亂時固當隱而勿用矣假使氣運方盛如唐虞成周時而吾德未成吾氣未壯可遂輕出而爲世用乎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按上言九二德博而化則已見天下文明之象矣惟能曲盡養民之道故衣食足而禮義興敎化行而風俗美天下之文明孰有過於此者豈區區稽古禮文潤色太平者比哉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按革命之說因此革字而附會之也不知所謂乾道乃革者言九四進居一人之下與九三位在牧伯之間者其事任不同則所以行其乾道者亦與九三所任者係一方之利病九四所任者係天下之安危九三職在統御其道利用剛九四職司調燮其道利用柔九三下臨

吏民德業不妨於顯著而九四上承天子功名總不敢自居故九三之任事也若勇而九四之任事也若怯其未進此位也非畜之又畜不敢進也及其已進此位也非斂之又斂不敢安也是四與三之乾道一也而所以行其乾道者至四而變矣故曰乾道乃革也若遂以爲革命之革不特理悖併文義亦欠通矣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按在天天字正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之天也然惟乘天德者方能代天之工若或喜怒愛憎徇私妄行是不能位乎天德而上無以自治矣烏能治天事夫子此

言釋在天之義甚明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李隆山曰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爲不知變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按此再申彖傳之意也乾之四德文言已析言之然君子之行此四德者非一一而求全之也亦惟專致力於

乾元而已元爲萬善之長而惟乾之至健者乃能去私以全其德故夫子屢稱爲乾元乾既全乎元之德則萬善於此乎始即於此乎通而利貞亦兼備乎其中矣何也利貞者即乾元之性情也聖賢有此性情凡愚亦有此性情第患無健行不息之真心以克全其元善耳誠能健行不息以克全其元善則吾之性情既正而美利之及于天下者不言所利而隨在各足此乾元之所以爲大也要之亨利貞統于元而一元之德全乎乾則捨元而獨言乾而乾之大愈可見矣乾之爲德也剛健無欲以立體中正不偏以致用而其所爲中正者純一不雜粹美無疵以極其精備此衆善乃成爲乾此乾之所以爲大也是則羲皇名卦爲乾蓋已隱括文王四德之蘊而盡天下之美利於不言之中矣乃周公又就六爻而發揮之何也一卦之情得六爻而旁通之也蓋自乾元而統言之則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固已見其性情之至正而就乾元之施用于六位者而分言之則所謂潛見惕躍飛亢者處之各盡其道又足以見性情之各正故有得於乾道者乘時致用天下未有不平者也時乘六龍者體乾之君子乘六位而施用也御天者治天事也雲行雨施者乾元之運行也天下平者各正保

合萬國咸寧也夫天下大矣御之不得其道雖竭天下之智名勇功以經營于其閒欲求一日之治平而不可得而惟乾道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爲能端拱以致之如唐虞以禪讓而成雍熙之化成周以無逸而臻刑措之風皆實效之可驗者由此觀之一善全而萬善咸備一心正而萬方以寧撫衡簡而收效博道無大於乾元者君子所以專致力於此也

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勿用也

朱子曰行而未成只是事業未就如伊尹居莘時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按寬居仁行此九二所以爲君德也上文閑邪存誠已見仁行意善世不伐已見寬居意而此又申言之耳然必由學問而入亦由學問而成學問者格物致知徹首徹尾之事也使學不足以聚之問不足以辯之便不能大明終始而於德之全體大用未能徹見縱使天姿寬厚賦性仁慈不能動合天則歸於正中則寬而失于縱仁而失于柔其爲君德之累大矣此學問二者所以爲

成就君德之急務也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勤於學問者高宗之賢也而遜志時敏終始典學成王之賢也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堯之聖也而稽于衆舍己從人舜之聖也而好問好察湯之聖也而仲虺敎以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武之聖也訪于箕子而知洪範訪于師尚父而知丹書乃能聚古今之精英而不遺辯事理之是非而不惑此所以寬居而不失之于縱仁行而不失之於柔代天養民以成其君德而參咸寧之盛治也至于後世英主亦有投戈講藝乙夜觀書者然已不若聖賢學問之廣大精微矣而其下者不過涉獵書史好工文華此與俗儒記誦詞章之陋習無異耳學問雖勤曾何裨於君德之毫末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本義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

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無私與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弗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按此中言大人之德之盛也其所以成此德者在于學問閑存九二已言之詳矣故九五不復言而第言其德之盛非有加于二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本義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于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

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

男　方至　壽增　挍

周易辨卷之一終

周易辨卷之二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按乾坤雖分兩卦而道不相離但乾主唱坤主和乾主生坤主成先後之序不可紊耳觀彖爻辭甚明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

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蘇紫溪曰坤卦辭元亨二句就地道說君子以下就人道說觀彖傳可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始生而通也利牝馬之貞者順以受天之氣而健以代天之終也攸往以下當以先迷爲一句後得主爲一句利爲一句彖傳云後順得常文言云後得主而有常可見通卦之旨只是以陰從陽盖地道也陽先陰後故地以承天爲得主臣以從君爲得主得主即利也坤位西南故往西南則得乎陰之位是以陰從陰也往東北則失乎陰之位是以陰從陽也以陰從陰謂之得朋不過與同類爲朋耳

惟喪其朋慶而一心於從陽則得主之慶可以有終
程傳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
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含弘
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
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取牝馬爲象者以其柔順而
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非健何以配乾其動
也剛不害其爲柔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
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
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
蘇傳兩陰不能相用故必絕類離朋而求主於東北

熊仁叔曰陽明陰暗先乾而行則迷而失道後乎乾則
得乾爲主而利也西南坤本鄉與兌離巽三女同居是
爲得朋出而從乾與震坎艮三男同居是爲喪朋　金
汝白曰陽陰之主也陽先陰後乃理之常陰先則反常
而失道後則得其主而有常此陰之所以利也　項平
菴曰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
慶也　丘建安曰无疆天德也惟地能合天之无疆則
地亦无疆君子能法地之無疆則君子亦无疆然則君
子法地地法天不出於一天德之无疆而已矣
按本義云坤者順也陰之性也孔子則曰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又曰德合无疆又曰厚德
載物又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是坤之至順孔子亦
必以德行言之不徒言其性也如以性則凡爲陰者
其性皆順然有明於天道之所當然而順得其正者
如大舜得親順親之順是乃可謂天下之至順也有
不明於天道之所當然而順非其正者如佞臣阿意
順旨之順是乃徇私縱欲陷於不義雖名爲順而有
大不順者存焉尚可以爲至順乎況陰性之柔暗不
若陽性之剛明故聖人繫辭至坤惟恐其昧於天道
之正而入於人欲之邪也必明示以利害之關得失

之辨如先迷後得主之戒文王固已見之卦辭及周
公繫六爻以其半示陰順之利六二六三六五是也
以其半示陰順之害初六六四上六是也二聖立言
大義昭然皆教人於德行之間擇其所謂至順者而
行之然後有以全其性而與乾相配也讀坤卦者宜
致思焉○坤之爲言順也曷順乎順乎乾而已矣彖
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言坤非離乾而自
爲坤也坤之元亦非離乾元而自爲元也乃順承乎
天焉耳坤惟順承乎天故乾之所至坤亦至之坤能
至乾之所至故博厚之載物與高明之覆物者同功

而至順亦衍乎至健矣所謂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
弘光大品物咸亨者苟非順承乎天則曷能有此乎
所以坤之利貞特著牝馬之象葢言牝則明其有牡
者在牝馬不能離牡馬以資生則凡爲坤者豈能離
乾而自爲生乎惟不能離乾而自爲生此所以不能
不順乎乾也文王猶恐人不明於牝馬之義也又申
言以明之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安貞吉言坤德君子欲有所行必當求其
所主乾者坤之主也主之所在宜處其後勿爭其先
葢陽明陰暗先則迷而失道後則順而得主得主爲

有常則失道爲反常矣利與不利豈不甚明哉夫既
明於得主之利則愈當愼於所往矣如往西南則與
離兌者陰之朋也坤得其朋則陰從陰類必無資生
之理往東北則震坎艮者非陰之朋也坤喪其朋則
陰與陽合乃有化育之功所謂牝馬之貞如此亦在
乎君子之能安之而已人固有稟坤之資處坤之地
知其如此之爲貞而不能安焉者由是喜於爭先而
不樂於處後以至迷失常道自貽不善之殃知得朋
以樹黨而不知得主以喪朋以至陰盛抗陽終有玄
黃之戰陰禍至此殆不忍言使能安於牝馬之貞則

豈有是哉夫坤與乾分言之者相對待而夫子贊之
一則曰乃順承天再則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是坤之所以爲至順者一以從乾爲義明乎此義則
卦辭之牝馬也後得主也喪朋也總此一義相承葢
反覆以示乾之不可不順耳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李氏開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　或曰
坤者臣道也在人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
人君之用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

堅冰也

本義六陰爻之名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爲冰此爻
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
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而消
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
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
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
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葢所以贊化育而
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
順習也

按坤與陰本一物也然坤以德言所謂天下之至順也故無不善焉陰以質言質有純駁之不齊故其所以爲順者有善有不善焉其順之善者爲循理無違之順此明於承天之義而順與健合者也其順之不善者爲阿意順旨之順此不明於承天之義而徇私縱欲陷於不義者也易之爲教極深而研幾故周公於坤初之辭未言其順之利而先著其順之害曰履霜堅冰至蓋一陰始生乃微陰也陰則順而易狎微則隱而難辨此人情之所忽而不及防者不善之端禍機之伏常在於此自非剛明無欲謹幾識微之君

子往往始於易狎而終於難制始於莫辨而終於戰爭是其所爲順者乃有大不順者存焉既失防於始而欲挽救於終已無及矣故履霜言其始凝見消弭之方當及早也堅冰言其馴致見首惡之名有所歸也陰固當從陽陽不當思所以制陰乎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按坤之六二進於初之上矣若以陰類言之此陰方浸長之時也惟其以柔居柔得中得正爲得坤道之純者是能明於承天之義安於牝馬之貞者也故周公繫坤二之辭不復言其順之害而極言其順之利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言二得坤道之純爲天下之至順故其制心也動念皆天而不雜以私曲其制事也舉足爲法而不入於偏邪蓋當其靜也既洞察於善不善之途而無所混故其動也遂克全乎有善無不善之理而無所疑見道愈明操術愈密一念正直則念念正直一事有方則事事有方此德之所以大而不孤也其始或由習而後安其既乃安焉而若性此行之所以不習无不利也豈非辨之甚明是以行之不疑也哉夫子贊之曰地道光也光與迷相反陰之善不善分途在此故君子貴乎

辨之早也玩不習无不利之辭則坤以簡能之意可見

○胡雙湖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欲知其直方當於動處觀之地之生物也藏於中者畢達於外而無所回隱此可以見其直其成物也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隨物賦形而各有定分此可以見其方若其大則地之無不持載固不待言而可見矣地道之光自然而然人之德能如地道則豈待學習而後利乎○又按繫辭傳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又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又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動謂動作也凡卦之事必於六位觀其設施就其設施

之得失而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故聖人於六爻未有不言其動者凡吉凶悔吝靜時未可見必於動處見之自一念之動以至形於設施措置一切經營事業皆動也若寂然不動安得有吉凶悔吝之可斷哉故於六爻言其動所以教人慎動也研幾之學正在於此如乾之上九曰動而有悔坤之六二曰六二之動蓋舉此二爻之動以例其餘耳非謂此爻動而餘爻皆靜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尚可與學易乎○又按爻辭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本以人事言之胡雙湖以地之生物成物爲言者蓋卽地道以明人事耳若專就地道言則泥矣世儒說易每坐此病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按坤之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可謂不善之甚矣而周公繫三之辭則又甚善何也陰以從陽爲利喪朋爲貞故卽六三之以陰居陽者示順承乎天之義焉三陽位也以陰居之陰陽合而成章文明昭著難以掩抑然人臣之義以韜晦爲正故教以含章可貞可貞者以含晦章美爲臣道之正可固守而弗失也或從王事者六五以在中之美發爲事業則三自有王事可從此時經營四方告成于王章美豈無發露之處而三終不敢自居成績不過代王以終其事是始終含藏不自暴露乃益見純臣之蘊耳然人臣之明此義而固守之者鮮矣彼庸碌者職應代終而不能代終苟且塞責以致王事隳廢其才傑者力能代終而輒居其成驕盈僭溢以致臣道隕越縱未至於凶國害家爲世大患然識者必譏其器小識其無術其爲不光亦已甚矣含章之君子當其任事之初固不敢露才揚己至於告成之日終不敢矜功伐能自非貞邪之介灼然不逆有我之私銷鎔淨盡何以能此夫子贊之曰知光大也則與六二之地道光者同歸於至善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本義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

按六四處近君之地爲股肱耳目之臣乃王事所由以發揮賢人所由以登進者而以重陰不中之小人居之旣無六二直方之德又無六三含章之美其不能佐理王事明揚俊民也明矣而其重陰固結以類相從則始於履霜終於龍戰之禍亦六四有以致

之也文言所謂天地閉賢人隱正以貢險不中之小人一居近君之地則上下不交天地不通賢人處此惟有潛藏以避咎譽晦以俟時而已豈宜標揚才名以犯小人之忌哉以文言觀之是括囊之戒爲賢人之當此時者設也夫坤之時上有通理之君下有敬義代終之臣宜乎賢人君子得以有爲之日也徒以輔相非人遂成否塞不通之象則甚矣置相之不可不愼也易之垂戒深矣　程敬承曰漢之黨人標榜於桓靈之朝以譽而殺其軀譽者人之所競亦人之所忌固爭之府禍之門也　李隆山曰譽者咎之招也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按五爲至尊之位凡易中所稱爲大君爲王爲帝爲天子皆主五位而言此萬世不易之定位也說者或以坤六爻皆臣道卽六五不得例以君位言此非通論夫易中以陰居尊位者凡三十二卦旣居尊位未有不稱爲大君爲王爲帝爲天子者豈以德性之陰柔而貶之乎則坤之六五不得獨指爲臣道明矣卽以六三爻辭觀之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夫子以爲臣道當然則以三本居臣位故耳三以臣位而守臣道故從王事而弗敢成則所謂王事者不屬之五而誰屬耶是五之不得爲臣道又明矣且文言於六五明曰正位是五之正君位而爲天子爲帝王抑又無疑也惟是易之爲敎凡陰居尊位者其質柔其性暗柔則不足於剛斷暗則不足於照臨故必敎之下賢求益取資於剛明者以發其明而助其斷此非其心之善下者何以能求賢若渴非其德之至謙者何以能受益於人此周公於坤之六五特取黃裳之象以繫之欲其以天位之尊而法地道之卑也坤之六五旣取此象以示義則凡他卦之陰居尊者其義皆然雖時變種種不同而此義未嘗有異誠以自古及

今居尊位者未必皆剛健明敏之姿則所以益其明而助其斷者總不出下賢求益之一法蓋不下賢則必流於比匪不求益則必長其驕盈此雖有剛健明敏之君亦以此而至於敗德亂邦況於柔暗者乎此黃裳之象所以特著於坤五爲萬世陰居尊位者之法也而說者或以坤五非君道豈不謬哉〇黃裳之象蓋有數義黃土色也土之積也不厚則負萬物也無力坤之爲土自初而積之以至於五此地勢之至高土德之至厚者有厚德載物之義焉土陰不能生物得陽乃生土暗不能照物得陽乃光五以陰居陽位陰能從陽得其生氣有

萬物資生之義焉者其陽光有照臨萬國之義焉黃之爲色配五土而居中有建中立極之義焉黃中之色非由外襲乃積厚而流光者有根心生色暢四肢發事業之義焉黃之爲黃兼此數義可謂備天下之至美矣然不取象於上衣而取象於下裳者正欲使陰居尊位者顧名思義審所自處也自處於柔順則不得不求進於剛明欲求進於剛明則不得自挨其尊貴故雖以位之至尊而恒持下下之心雖以德之至盛而愈謙求益之意然後能集天下之衆美以成其德收天下之羣才以廣其業此主德之所以不孤王事之所以有終也所以消履霜之漸閑天地之閉息龍戰之禍者實賴五以轉旋焉消可謂承天時行德合无疆者矣如此而許之元吉非幸也宜也　郭氏雍曰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黃中色色之至美者裳下服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　本義文在中而見於外也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本義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　胡雲峯曰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其血玄黃兩敗俱傷陰雖極盛豈能獨傷陽哉初曰堅冰至者防龍戰之禍於其始上曰龍戰于野者著堅冰之戒於其終也　[illegible]念游曰龍戰于野由君子不能防小人於微使陰道至於窮極而然也若能於始凝而早防之豈有今日之禍哉上六已窮之道即初六馴致之道見禍始於微而成於著君子貴防其漸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解在用九條下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周用齋曰坤至柔未嘗自主其事然乾唱即和而勢不可禦故曰動也剛至靜無所造作然物各付物而不可易故曰德方

按坤之象雖象傳贊之詳矣文言又總括其大意而約言之象傳四字爲句文言爲長短句有行雲流水走筆成文之趣總以明坤道之順承乎天耳

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按初六一陰始生其端甚微人有悦其順而不慮其爲不善者矣此初六之順所以最可畏也凡非幾之始萌也必有其適意而可喜者以濟移其好德之良而後遂縱情於邪惡小人之始進也必有其善柔而可愛者以陰售其逆迎之術而後乃肆意於姦宄是則順之中有大不順者存焉自非剛明無欲謹幾識微之君子鮮有不迷惑於此者故履霜之象夫子直究其事於弑父弑君而推其漸所由來乃始於初六之順所謂辨之當早辨者正於其順處辨之也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是知言有逆

于心而合於道雖逆不害其爲順言有順于志而不合于道雖順適所以爲逆也明于此義者然後知坤之所爲至順矣　蘇傳始於微而終於著陰陽均也而獨於此言之者陰之爲物弱而易入故易以陷人子產曰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姚承菴曰直其正也二句非訓詁乃直指之辭若曰此直非他乃此心本體之正也此方非他乃此心裁制之宐也此心具有此正義惟不敬始失其正且失其義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既立內外兼脩自然德不孤矣而大何待言哉　本義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　朱子曰坤六二末乃言不疑所行不疑方可入乾知處　陳潛室曰敬則豎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內處

按坤之爲德要在安貞安貞必兼心與事而言敬以直內則所以存心者無不貞矣義以方外則所以制事者無不貞矣而其操存省察之要必以敬爲先敬必以明爲先不疑其所行者明之至也夫子推正義之功莫先於主敬又推主敬之功必始於不疑蓋擇

之精乃可以守之一聖人示人入德之門如此後之君子爲法坤之學者舍此何從入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萬物粲然而陳者皆陰麗于陽其美外見者也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故三則曰有美而五則曰美在其中

按繫辭傳曰三多凶五多功坤之三與五以居陽爲美一也然三宐于含五宐于發則臣主之分不同而多凶多功之義可見矣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來矣鮮曰坤本陰卦六四重陰又不中則陰猶疑之正天地閉塞有陰無陽之時賢人當謹守不出者以此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本義黃中言中德在內釋黃字之義也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　徐進齋曰黃中中德在內通理文無不通涵養不熟操守不固天理有一毫之未純人欲有一毫之未去未得為黃中涵養熟矣操存固矣天

理全而人欲去矣然條理未達脈絡未貫則是蘊于內者雖有中和淳厚之美而無融暢貫通之妙未得為通理也　胡雲峰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蘊直內方外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

按易之垂教凡陰居尊位者必以善下為其體良以柔暗之姿非取資於剛明委心於學問則無以發其聰明而助其剛斷也然能安於善下之體者必歸於通理之君自非通理之君則其心知有勢而不知有理既不通於理則亦不謙天下有通理之人豈能虛心以受善舍己以從人合天下之衆美以成其至美乎黃中者中德內明即所謂文在中者是也文在中故能通天下之理通天下之理故深知義理之可悅而忘其勢位之可矜所以雖在尊位而能欣然自下居裳體而不嫌于自屈也凡人之自恃高貴者外雖勉為謙受而中實拒之故內之蓄美無多則外之發皇亦有限惟通理之君安於居體者其心無所不受於是天下之衆美歸焉所蓄者厚則所發者廣是以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無一而非內美之洋溢也由此言之人主不患美之不至而患理之不通理之通者豈在他求亦求之文焉而已所以自古

無不學問之天子雖稟質剛明如乾健之主且必出學聚問辨以成君德而況於質之柔暗者乎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本義疑謂鈞敵而無小大之差也

按自古亂臣賊子其始失於制防其終至於篡逆陰剛已成陽雖不服而與之戰其勢不能勝矣然陰終不能獨全者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也春秋書法晉文召天王而書曰王狩鄭伯射王中肩而書曰王伐與坤之上六陰實剝陽而書曰龍戰者同義皆所

以存陽體也既存陽體何以與陰類並稱曰血以陽不能辨之於早而卒成其禍則陽衰而與陰同類矣故稱血以見陽之失道也所謂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也陰陽相傷發於莫辨故曰天地之雜也然天玄而地黃仍著其辨蓋咎其不早辨也夫陰剝陽而至於戰陰之罪固不勝誅矣然陽不能早辨咎將誰任哉

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辨卷之二終

周易辨卷之三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按剛柔始交而難生此夫子釋屯之所以爲屯也諸家解此但云始交謂震難生謂坎然推之人事不知所指愚則以爲天下之難不生于剛柔定分之後而生于剛柔始交之時何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其亂極

必復思治此時柔者欲倚剛者以自安剛者亦欲撫柔者以有立此剛柔之始交也始交之時天下未定名分未明不特鬬智角材者爭相雄長比天下于逐鹿即擇臣擇君者彼此觀望亦急欲資人傑以建功此難之所由生也天時方難生何以曰元亨利貞乎以其動乎險中故也蓋九五方在險中爲亨屯之主初九震動于下爲出險之才亨屯之主必資出險之才而後動是爲動乎險中動則能出險是以大亨動不以正則將益甚其險是以利貞然則亨屯之主不宜輕有所往也利在建侯而已何以利建侯乎以其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

故也方其始交難生之時人皆好動人皆造險好動故雷雨之動滿盈造險故天造草昧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草昧之際人事紛紛不知所理人情皇皇不知所向而惟初能行正則經綸之所出也惟初能得民則人望之所歸也故必建以爲侯而後可以徐理天下之紛亂漸收天下之人心于是天下之難可平故曰宜建侯而不寧夫惟不寧乃所以求寧耳苟曰建侯而天下已無事乎　雷雨之動滿盈猶言雷動雲合風馳電擊也屯難之時豪傑並起世事紛擾之象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按經綸治絲之事理其緒而分之爲經比其類而合之爲綸屯之時天造草昧是以須君子之經綸而經綸之用未可枚舉即以六爻之事言之如六二從五而不從初以立純臣之節六四求初以輔于五以成建侯之勢分與合各得其正此即經綸之大端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按磐大石也桓大柱也以此取象便見初九爲天下柱石屯時之所倚重不止喻其不輕進也貞爲亨屯之本必自居於貞乃可以出而正天下若徒尚權謀術數自謂有濟時之具而利天下之多難以爲功者此造險之徒也縱有小得安能大亨故惟磐桓居貞如初九者乃利建以爲侯也夫子推侯之所以宜建而贊之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知初能行正且能得民則九五亨屯之主急宜建侯以行正建侯以得民資能動之才以成出險之功矣初位最下未居用事之地五應在二未能越次用初然以震動之才得民於下五欲亨屯非得其人不可故夫子特推明之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按六二與五爲正應此君臣之定分也往而從之宜矣然初剛在下而得民二與初切近有追而相從之勢故二不能遽進而從五有屯如邅如之象邅回也二居初上有乘馬之象乘馬可以致遠然二不願從初也故有班如之象程傳班分布之義下馬爲班與馬異也然初非爲寇也乃求婚媾耳蓋二居下卦之中亦係君侯之位初當屯時志在行正近交於二以圖共濟此同舟之誼急切相求者也而二守女子之貞不肯近從于初必欲遠歸於五故有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之象本義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十年乃字者言二之乘

志不渝也二當草昧之時堅守臣節如此是雖無濟屯之才而有居貞之守不失乎經常之道亦可以愧天下之爲人臣懷二心者矣豈以其才不如初而少之乎然自九五言之則此女子之貞乃小者之貞也在二守之則可在五泥之則不可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卽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蘇傅勢可以得民從而君之者初九是也因其有民從而建之使敉其民者九五是也苟不可得而強求焉非徒不得而已後必有患六三非陽也而居于陽無其德而有求民之心譬猶無虞而以卽鹿鹿不可得而徒有入林之勢故曰君子幾不如舍

按亨屯者必以建侯爲先猶卽鹿者必以虞人爲導也六三才弱而好動貪於所求而上無陽剛之應如卽鹿而无虞惟陷入于林莽中而已夫已實無才自當從人若無其人自當舍去此幾之易見者但草昧之世人皆好動不能自已求其見幾明決知難而退者鮮矣故敎之以君子幾不如舍苟或貪功倖勝往而不返及至事窮勢蹙羞見江東父老而後去之不已晚乎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按六二比初初爲其馬乘馬班如是不順從初而班也六四應初初亦爲其馬乘馬班如是不早識初而班也第六四上輔九五處險難之中而無出險之才幸與初九正應此四之婚媾也陰求于陽弱求于強此常情也而在屯之六四爲尤急果能求初以往則吉无不利初以得民之侯展行正之志此初之利也四倚柱石之材荷棟梁之重此四之利也五收策力之効免屯膏之凶此五之利也故曰吉无不利蕭相國之識拔淮陰張子房之封王信越其事類此此真可謂明于天下之大計者故曰求而往明也往謂往而有爲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按九五爲亨屯之主身在險中利在建侯以行正行正以出險初九在下而大得民正宜大破常格越次以建之則屯難可濟而膏澤之所施者廣矣若專於所應止用二而不用初是屯其膏而澤不下究矣故曰施未光也夫專於所應如六二者女子之貞也女子從一而終義不二適人臣事君之常道也若人主濟天下之大難必須用天下之大才以君用臣何所不可公卿牧伯之中苟無其人卽耕漁版築之傭不難立舉而加之上位

吾求以濟天下之大難成天下之大業焉耳有何常格之可拘哉使一拘常格而謂側陋之才未可越次進用是棄天下之英雄以資敵國委天下之生靈以墜塗炭大勢已去不可復爲彼在位庸流及一二苦節自守之士誰則能支此敗局乎故女子之貞小者貞之則吉大者貞之則凶小謂六二大謂九五聖人明列吉凶二道以告九五正以多難之世五所關于天下者大故其辭特危而說者遂以五爲失勢之君則以辭害意失經旨矣蘇傳云九五居上而專於應則其澤施于二而已夫大者患不廣博小者患不貞一故專于應爲二則吉爲五則凶斯得之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按上六居高乘五切近亨屯之主自可倚以有爲使亦能如六四之虛已以求初則居高而招其勢尤易吉无不利豈遂不若六四哉不然或能如六二之專意以從五則於五不爲無助而上亦永有依歸猶不失爲識時之俊也今觀其乘馬班如是其志不堅於從五矣而其所應者乃卽鹿无虞陷入林中之六三耳處屯難之中上失所依下無所應途窮而慟豈非自貽伊慼乎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程傳爲卦艮上坎下艮爲山爲止坎爲水爲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爲蒙及其進則爲亨義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按此釋蒙之所以亨也蒙之性本可亨而教者能行時中之道以亨之此蒙之所以得亨也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時所當然無過不及之謂中如卦辭之或告或不告爻辭之或包或納或擊各當其可皆所謂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本義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

按童蒙專指六五而言以爻辭六五童蒙吉觀之其義甚明序卦傳曰物生必蒙是凡爲蒙者無論貴賤

皆所當亨也而卦爻之辭獨以六五爲童蒙使求亨于九二何也蓋以自古君天下者未有不兼爲師者也故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如其未能爲師則必先虛已以從師蒙之六五以少男而居五位其位則天子也其質則童蒙也童蒙而不求師則蒙不得亨無以亨天下之羣蒙矣何以稱君師之任耶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九二也當蒙之時道在九二二雖臣位有師道焉學記曰當其爲師則弗臣也五欲親師以發其蒙必學焉而後臣之其義當求我也若五不求二則二雖求五而五志未應雖欲亨之其

可得乎五既欲求二則必當誠心以求之誠心以求之則二未有不能告者以其剛中之才普應不窮故也初筮言其誠也再三瀆言其志有所分不能誠且專也若求之者不能誠且專是五原無必欲求亨之志二雖告以可亨之道亦終無所啓發于五反似二之多言以瀆五矣故曰瀆則不告瀆蒙也夫童蒙之心當其未亨則爲蒙及其已亨卽爲聖故作聖之功全在養蒙而養蒙之道全在得正若求亨之志誠一不二則專歸于正不入于邪而聖功成矣若志有二三則與邪相雜必與正爲讐蒙心一失聖功永隳不

可以爲人師又可以爲人君乎哉　亨蒙雖不論貴賤皆所當亨然羲文身爲帝王故專言帝王求師之道以爲先開此一人之蒙而後有以開天下之羣蒙也諸家之說皆泛言訓蒙蓋止就尼山以後之師儒以布衣而司木鐸之權者言耳不知尼山當日轍環歷聘只爲窮居在下不得與賓師之列求亨此一人之蒙而不可得故僅以布衣司鐸教授生徒以延一線之道脉而已師儒之教行于下而不得行于上豈天下之幸人主之福哉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真西山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惟其果决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君子觀山下出泉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則其德盛大而其用周流矣夫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德用之謂也有體而後有用所養者厚則其應不窮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皆此意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按蒙初之用刑與師初之以律同義出師失律則凶發蒙廢刑則吝謂無以約束身心防閑邪僻也書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桎梏取防閑不得放縱之象艮以童蒙之時聖功方始邪與正不容並立欲一之于正則必絕之于邪若防閑少疎邪僻得入則童心一散而下可復收永無入聖之路矣故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言發蒙而不加防閑猶刑人之脫去桎梏必至放逸而不返雖欲教之以正而不入矣故吝也虞書敷教在寬謂有教無類盡人而納之鈞陶如九二所謂包蒙者是也至於朴作教刑夏楚二物以收其威以及左右

郊遂之終屛之遠方終身不齒其敎法未嘗不嚴防閑未嘗不密非謂以寬縱為在寬也至于周官立法以鄉八刑糾萬民而又立師氏保氏司諫司救等官自王與國子莫不教以德行道藝而糾其邪惡過失如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以戒成王與凡羣僕侍御罔非正人工誦瞽箴不離左右其防閑之嚴密殆與刑人之加桎梏者無異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收其放心故也然古人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初不以為束縛而畏苦之也及其養正既久深造自得則即禮法繩檢之中自有泮奐優游之趣所謂立於禮而成於樂者其正法之明效固然也初言利用刑人上言利用禦寇發蒙擊蒙兩言利用總之養正之道先在閑邪而閑邪之法嚴于禦寇所以一童蒙之志收作聖之功其要在此故周公於初爻首發之豈痛懲而暫舍之之謂與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胡雲峯曰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　楊誠齋曰五求二二匪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

程傳子之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徐進齋曰使蒙者與發蒙者之情一不相接雖有善教無從入也

按九二曰包蒙則羣陰皆在所包曰納婦專主六五而言明致君為覺世之本也以九二為師則五當遜志以求有婦從夫之象以六五為父則二當竭誠以事有子克家之象自古君臣之交未有不如此而能相與以有成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程傳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李隆山曰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而趨上舍初而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舍上而從二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

按卦曰利貞初曰正法總欲爲童蒙防其邪僻也故即六三以發其義二納婦納其順也三勿取絕其不順也絕其不順者乃能同抵于順此包蒙所以吉也不然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而盡包之可乎○金夫指九二同一九二也五應之則吉三比之則不利何也五應二正也以道義相從也三比二不正也爲勢利起見也此羣蒙之敗類者蒙心喪矣與女之見金夫者何異故絕之使童蒙無比匪之傷爲戒深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本義既遠于陽又無正應爲困于蒙之象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張中溪曰天下之蒙皆可教也苟能隆師親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若終於困則吝矣　楊龜山曰陰貧陽以爲明者六四之困遠陽故也陽實陰虛實謂陽也

按六四近君君之蒙方賴以亨而四重陰不中其蒙特甚又不能親就二陽以求發是已之蒙先不得亨又何以亨君之蒙乎夫處啓沃之功過虛中納誨之君而無陳善閉邪之益則將焉用彼相矣故可羞也夫子言其獨遠實者責四之困而不知自強明師在前而不知求也四苟能求師則在我上者我師之在我下者我亦師之何患二陽之不我近重陰之不可發乎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于人故其象爲童蒙其占爲如是則吉也　楊龜山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賢也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故惟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之于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斯道也　程傳舍已從人順也降志下求巽也能如是優于天下矣

按六五居至尊之位是君而兼師者也然必先自發其蒙而後有以亨天下之羣蒙故其求師也不得不柔順以聽命其學道也不得不遜志以求入惟柔順以聽命則好善忘勢而後爲之師者乃能樂告以善道惟巽志以求入則深造自得而後其所學者乃能左右逢其源此蒙之所由亨聖功之所由成也故曰童蒙吉夫曰童蒙則其心純一不爲邪僻所誘故其向道也專其順巳可見矣然使順而未巽則雖外有隆師重道之名而內乏沉潛體會之實未有能優入聖域者也且所謂蒙者非盡顓愚無知之謂也凡學

未至于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則猶之乎蒙也故愈巽則愈入愈入則愈通無所不通斯之謂聖而後乃能照臨天下導一世之羣蒙使各回心而向道也巽之一字真有味哉居五位者玩易至此烏可以自足其智而不復求進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張舜元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居上擊蒙以懲其惡

按六五童蒙之主引之以正則爲聖誘之以不正則爲狂克家之子引之以正者也見金夫之女誘之以不正者也不正之害正其禍甚于爲寇上九之擊蒙所以禦寇也使爲寇者不利則禦寇者利矣故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擊去一不順者則上下皆順上之不致蠱惑君心下之不致傷敗民俗此一擊又曷可少哉上九之擊與九二之包似乎相反而實相成此養正之善術也而謂上九過剛反爲衆害然乎否乎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按需須也爲急切相須之義九五位乎天位身當天下之大險非三陽無以共濟此九五之必須三陽也三陽在下雖有濟險之才非九五之篤信真知則不敢冒險輕進此三陽之必須九五也需之爲須大義如此故曰需須也所以相須者爲險在前也險在前不得其人則無以濟如三陽剛健之才足以入險而出險此所謂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者惟能自處于不困窮之地是故有以濟險而爲九五之所必需也九五既需三陽以濟險必其孚足以相信光足以相照而後上下之情可通故曰有孚光亨又必其所以相信相照者一出于正

周易辨　卷之三　十六

而後上下之交可以相得而相安故曰貞吉然九五何以能如是乎爲其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惟位乎天位則勢尊而權重力足以提挈三陽而三陽乾行至健各秉天德非權勢之所可邀寵利之所可誘惟九五得正得中道同志合是以不戒而孚不約而固此三陽所以能出身而任天下之事成濟險之功也假使位非天位固不足以扳擢羣才使德非正中亦不足以契合天德即君臣之間猶恐不能有終又安能涉川而有功哉嗚呼有天下者無時而無險無地而無險也遠而邊境近而宮府禍機所伏往往起于不測而成于不制雖聖明之世亦所不免第患人主不知其爲險即不知需才以濟有才矣又不能篤信眞知行正道以成功卒之淪胥而莫救者豈少哉是何可不熟講于需卦之義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按天之施澤于下也必需雲氣之上蒸君子之有功于時也必需羣才之輻湊羣才戮力臣主一心天下事不足憂矣故可以飲食宴樂也不然食且不能下咽而何宴樂之有哉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周易辨　卷之三　十七

按乾之三陽既得九五之孚光則九五之險三陽直以身當之矣然所當之任有小大所處之地有遠近如九三位高任重力能禦敵義當犯難而行故徑與險薄而九二次之初九又次之初居潛隱之地而時方多難不得不出而圖吾君其需於郊也亦足以明致身之義矣惟距寇尚遠自不必犯難以爭先而止宜以持重爲常度則在三已見後勁之有人而在初不以輕敵而取咎此固初之所以剛健而不陷也五之所需于初者義當如是也

楊龜山曰乾道上行爲需方需之時坎險在前宜需而後進雖久于其所未爲失常也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於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二在友邦之列而誼切同仇不得不亟起而赴難其需於沙也距險地已不遠矣寇未有不讒所以沮之者故小有言然吾之居心也寬不以敵人有言而忿疾以激之處事也中不以敵人有言而自撓其定計如此則三雖阨迫于寇而二常留餘地以助三使三無還顧根本之慮此固二之所以剛健而不陷也五之所需於二者義當如是也　吳臨川曰有言如鄭息有違言謂以口語相傷也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

慎不敗也

三有專征之責而身臨敵境不得不仗義以率先其需於泥也固將犯難而前矣寇未有不逆命而相抗者然五方身當大險三亦何敢辭難故周公不以致寇繫凶咎之辭而夫子亦以敬愼明不敗之故與解六三之致寇辭同而旨異此又九三之所以剛健而不陷也五之所需於三者義當如是也說者多以自我致寇譏九三過剛不中自取禍敗此迂儒之見不達古今事變亦不察九三爲何等力量故有此論夫五方在險三義當犯難使三不致寇是以賊遺君父而五自受其災矣豈

能宴樂自如且寇爲君患但論臣子之義當救則救豈能必寇之不與我抗禹之征苗也苗民逆命未聞有以致寇咎禹者啓之征扈也大戰于甘未聞有以致寇咎啓者使周公不致寇何以破斧缺斨使宣王不致寇何以執訊獲醜而獨以致寇爲三咎何哉三上援九五之險其義甚正下有二陽同德相助其勢甚壯乾性至健恒易以知險其料敵甚明當危險之衝以乾惕爲心其臨事甚愼自我致寇蓋度其可致而致之非如武夫書生姑試漫嘗挑釁速禍者比也夫子曰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蓋原其所以不敗由於敬愼非戒辭也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

按六四險地本爲寇者也而此以君子處險者而言則是身當殺傷之地矣故爲需於血之象然陰柔無濟險之才急需三陽以救難惟有順以聽之而已其始也據穴以自固而其繼也遂得出穴以自寬以此知三陽剛健而不陷故能出人于穴中而四有容人之度無忌才之心卒能自免于難故夫子贊之曰順以聽也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按說者以酒食爲宴樂之具然爻辭無宴樂之文則直以需於酒食示急切相須之義耳蓋人主身當天下之

大險其需才以濟不啻飢渴之需飲食也九五之需三陽義正如此故曰需於酒食然苟非得中得正則與乾德之君子道不同志不合雖有急而求外示相須之情而其中必有扞格而不相入者欲其有孚光亨以成涉川之功難矣所以伊尹告太甲必教之以咸有一德周公告成王必教之以迪知忱恂此惟人主身備中正之德乃能信任一德之臣有以得其心而盡其才耳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按上六處人臣之極地與君同難其需才以濟亦何以異於飢之食渴之飲乎乃陰柔才弱惟欲依險以自固而不思用才以出險則終于入穴而已然依險不足恃惟得人爲有功幸九五以中正之德見孚于三陽能使同類並進出身而犯難此原爲九五而來非上六之所能致者故曰不速之客三人來誠使上六以國之忠厚嘉賓之現因其來而敬之則亦足以得三陽之心而收弘濟之效故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上六無才而踞高位一失也處難而不預求賢二失也倚險以圖苟安三失也惟是適當三人之來僅以一敬致其結納庶使卒雖不致解體時事不致淪胥猶爲未大失耳未大失云者恕辭也亦危辭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按夫子釋訟之名義曰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謂健美德也剛不以之制私而以之鬬很健不以之進德而以之角勝則剛健反爲惡德矣血氣心知之險夫人而有之也所貴乎上之人化導而馴伏之則其機可息故上好仁則下與仁上好讓則下與讓此獄訟之所以衰息風俗之所以還醇也若鬬很角勝之端一倡于上則機械變詐之習遂成於下上恃其權力以制下則下狃其機變以制上故上剛則下險感應捷于桴鼓也而用剛者每不若用險者之得志用險而得志則求勝之心愈熾故險而健其勢有必然也上下之間剛與險相角而險與健相濟訟之情狀大畧盡此矣相尋而不已因小忿而成大釁爭小故以陷大獄者比比而然蓋不勝者不甘于自屈常懷報復之心而得勝者蓄怨以賈禍亦鮮善終之理此訟之所以無不凶也雖然訟與獄不同獄者惡極罪大麗于刑辟此其事有不可解者訟始于飲食小者不過財產之紛爭大者不過名位之相軋耳非有難解之紛不共之讐也苟以恬淡寡欲與物無競之人處之雖有千駟萬鍾之得失曾不足以芥蔕其胸而況于小者乎此泰伯伯夷之至德季札子臧之高致所以卓絕千古也若于此不讓務在必爭則必至於惡極罪大麗于刑辟而後已此叔武元咺君臣相獄蒯聵衛輒父子操戈所以爲萬世罪人也是故文王於此絕不教人以處分訟事之方而直教人以無訟之道曰有孚

窒也惕中也能窒能惕則無訟而吉矣否則終訟而凶矣見大人則得其所以無訟者而利矣涉大川則務求所以終訟者而不利矣夫子一一釋之曰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蓋以訟之所生不過生於慾而成于忿窒者窒慾也惕者懲忿也有孚窒惕中者出于中心之誠然而非徒一時一事之隱忍也所以然者二居坎體本至險也而幸以剛來得中則剛能制慾坎爲加憂是以深知慾之累人忿之害事從履危思難之後一返于無忿無慾之原則中道既得而險道自消訟本絕矣何不吉之有焉苟爲不然雖訟事不行而訟心常動時

有去吉趨凶之勢何徃而非險機之伏乎故曰終凶訟不可成也不可成者止之于未成之先不待其已成而禁之也所以利見大人者何也尙中正也大人知人倫天性之不可傷而不知有爵祿富貴之可重知恭敬辭讓之不可失而不知有雄心譎計之可逞其示天下以中正之道如此故登其庭者莫不崇推讓之風而遊其宇者不覺消鄙詐之心則慾有不待窒而自止忿有不待懲而自釋者故足尙也若夫涉大川者則不然以爵祿富貴爲重則不復知有人倫天性以雄心譎計爲能則不復知有恭敬辭讓故凡可以行其險者無所不至

也凡可以逞其健者無所不爲也彼方以涉大川爲利故涉之而不疑然使一過中正之大人則嚚訟之子雖至親在所必廢傲很之臣雖貴近在所必誅卽使不遇中正之大人而其險健若此必爲物情所忌天道所虧未有終于不敗者也故訟者不涉大川則已一涉大川則入淵之禍勢所必至難以倖免也烏可以不窒不惕不見大人乎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按作事謀始與大學知本章同義大人明明德于天下有以大畏民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此謂謀始此謂知

本程傳以愼交結明券契爲謀始似矣然觀春秋之世兄弟甥舅盟牲歃血交結非不愼也然不旋踵而與戎者有之分土分民各有封守券契非不明也然越人國而爭地爭城者有之則知不見大人不除忿慾則訟端萌動見事風生安在其爲謀始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按周公分六位以明無訟之義其辭特嚴于上九而恕于初六何也上剛則下險故歸責于大臣則小臣易治也夫貪冒嗜利受爵不讓之風熾于上而後浸淫于下

然而不知謀始之道者往往畧於治上而苛于懲下此下之所以有言莫辯不得不用險以求伸而訟日長矣惟有中正之大人褫黜特行于貴近則小臣爲之心折矣是以不永所事其辯易明雖小有言而終吉也本義以初六陰柔居下不能終訟似非探本之論初雖柔而實險使上無以服其心而肯但已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按禮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左傳晉文公囚衛侯以衛臣元咺訟之其辭直也

周天子曰不可元咺雖直臣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不可以訓乃釋衛侯夫以晉文之爲盟主也而猶昧于大義如此況其他險譎好勝之徒苟欲自明其直則以下訟上不顧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者豈少哉九二以剛爲險之主剛不可屈險不可測位在國君勢足抗上夫豈不能爲元咺者然惟明于上下之分惕于訟上之患是以歸竄小邑不敢自安此所謂剛來而得中能窒能惕者也其所見優于晉文遠矣然卦許其吉而爻但言无眚何也卦言其所處之安爻言其見理之正也目病曰眚與无妄之有眚同義亦有訓眚爲災者然亦因所見有誤而犯災故虞書曰眚災肆赦言誤犯非故犯也〇邑人三百戶本義以自處卑約解之而不解三百之取象謂何今推其意蓋言去坎險而歸坤順耳下卦之訟由險而成而二爲險主上與五敵今明于上下之分義不克訟遂以險爲無用而去之去險則爲坤矣坤象國邑三百戶象坤之三畫去坎險而歸坤順此最得坤道之正又二本國君今去國而逋竄小邑示不貪且伏罪也窒惕如此又何眚之有此自然之象至理寓焉非鑿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

吉也

按三亦險體也本與上九爲訟自九二去坎險而歸坤順則三亦無險可恃而自得其坤順之體矣食舊德者自食其德之所致非妄覬于人而以訟得之者可謂貞矣以其居剛猶恐不順故厲乃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蓋勞而不伐讓善於君不敢自居其成功此人臣之正理也視上九之以訟受服者大異矣本義解无成爲必无成功然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言人臣有功當歸成于上而不敢自居是謂无成若曰必无成功則何吉之有本義又解從上吉爲隨人則吉然爻曰從王象曰從

上王也上也似不得泛以人字當之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
也
按九四健體本與初六爲訟者以切近中正之大人且
上九有三褫之辱故亦不克訟而反其健訟之心安處
于天命之正夫曰復即命則健訟爲不知命矣曰渝安
貞則健訟爲非正理矣此無論曲直是非但與人爭功
逐利總非知命總非正理大臣位在一人之下若恃其
剛健以爭逐爲天下先則群下化之其失大矣乾之爲
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也四不克訟而復命安貞庶

幾上輔中正之大人有以正天下之性命保天下之太
和吉何如之夫子備贊之曰不失也謂四能如此不過
適得其乾道之正耳不然與三褫者何異焉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按九五爲中正之大人六三之所謂王也王者以中正
自治正己而物正是以靡爭之化百辟其刑最險如九
二已歸逋矣最健如上九已三褫矣其餘復即命者食
舊德者不承所事者皆已忘險忘健无訟可聽此訟者
所以利見大人也吉孰有大焉者乎若止以聽不偏斷
合理爲中正一明察之吏能之夫子所謂聽訟吾猶人

也烏得爲元吉哉且訟小而獄大文王爲方伯罔攸兼
于庶獄豈以天子而聽訟乎天下大矣居五位者日有
萬幾若每人而聽之日亦不足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
也
按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成王命大臣亦曰推
賢讓能庶官乃和訟與讓相反凡大臣恃強爭先乘機
鬬捷逞己之能誇己之功凌人而奪其位者皆所謂以
訟受服者也訟以上剛下險而成卦下險莫如九二以
其得中故明于上下之分不克訟而歸逋上剛莫如上

九以其健極故恃其居高之勢遂以訟而受服此中正
大人之所深惡而痛抑之者蓋以朝廷四方之觀望大
臣士庶之師表而此風一長則上行下效熾然成俗由
是廉耻道喪而攘攘公行骨肉交爭而彝倫罔顧獄訟
繁興而盜賊充斥皆自此始也是以大人使民無訟必
先杜有位之鬬爭而欲杜有位之鬬爭又當先自鼎鉉
大臣始然後可以化民成俗馴致太和此周公于訟之
上九特嚴終朝三褫之戒而夫子又以不足敬鄙之彼
以訟受服者自以爲足敬而夫子謂其不足敬者以其
無異于小人之攘竊者也則曷若歸逋食舊即命安貞

者之足敬且終不來三褫之辱乎

男　方至　澤增　校

周易辯卷之三終

周易辯卷之四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傳師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强驅之耳動雖正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

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任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卦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　胡雙湖曰衆正可王贊六五剛中而應贊九二也

胡雲峯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

按彖傳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夫子贊師貞之義

就人君命將出師者言也故以王天下之大衆歸之
本義謂一陽在下之中五陰皆爲所以是專就九二
言矣九二將也非將將者也惟六五當大君之位爲
命將出師之主若謂五陰皆爲九二所以是六五大
君亦受一將之提挈也于大義未順夫一陽統五陰
五陰爲衆一陽爲將卦中原有此象然泛言卦象則
可而以之釋能以衆正句則不可大全載胡雙湖之
說曰衆正可王贊六五剛中而應贊九二此言得之
然云剛中而應贊九二似亦稍混蓋剛中贊九二而
應仍贊六五也自古未有大將在軍君不能應而可

以吉而无咎者是九二雖具剛中之全德而必歸重
于六五之能應故上文曰能以衆正謂六五以之也
下文曰以此毒天下亦謂六五以之也二以字對針
總見擇任將帥全在人主故九二之象曰在師中吉
不徒曰九二之吉必曰承天寵也六五之象曰弟子
輿尸不徒曰弟子之凶必曰使不當也至於上六開
國承家亦必冠之以大君有命是聖人于師卦彖象
之辭始終歸重于六五未有專就九二而言者此千
古行師之體要亦象爻自然之文理不可不辯○說
者皆以剛中爲威而不暴似未盡剛中之義剛必如

岳武穆所謂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方是剛之骨
力古者軍帥皆命卿是一身而文武兼資者也必平
日有不愛錢之清操則臨敵乃有不怕死之義勇如
此則廉生威而威不待言矣中必如孫子所云求固
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奇正相生如環無端方是
中之妙用有此剛中之丈人又得大君之寵任假以
便宜不從中制則機由自决令不旁撓操縱分合指
揮如意雖行險道用奇謀人以爲險而丈人行之自
順故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師之所以吉而无咎
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本義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
矣 李氏曰容民則無流民畜衆則無叛衆左傳武有
七德安民和衆亦此意也 劉習靜曰古者兵農合一
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
之于無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
按三代以上寓兵于農命卿爲帥兵農文武未始分
而爲二也後世兵農既分文武異路似乎古制不可
復行然近代儒臣有得其遺意而神明之者王文成
公是也公撫軍虔南總制百粤討平數省盤踞之劇

寇擄臧驕橫不制之強藩竟以文臣錫封侯伯與國
同休功至奇也然考其所用戰兵不過每邑抽選民
兵數名練成勁卒而汰其老弱無用之偷以益之耳
未嘗請調禁旅邊兵也所用將領不過選取郡邑正
佐及罷閒雜職授以方略堅明約束耳未嘗請設提
督總兵也此非即寓兵于農命鄉爲師之遺意乎然
他人不能行而公獨能何也公潛心理學明體達用
忠義奮發挺身犯難不愛錢不怕死剛也受事閫外
必懸榜于門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芻蕘之言必採
絲聚之材必錄謀定而動洞中事機變化不窮不泥

古法剛而得中也公在武宗朝上雖未必知公而王
大司馬瓊力主廟謨有呼必應不從中制一聽便宜
是即公之有應于上也師師臨敵往往身自督戰深
入險阻預知其地利形便如入無人之境用兵如神
所向克捷役不踰期師不久淹是即公之行險而順
也閩粵楚豫之間屢次用兵而討臣不聞措餉之艱
商農不知兵革之擾宗社奠安封疆鞏固公之功烈
載在集中炳然可觀當時無比近今罕見誠可謂真
儒有用之學而其時廟堂之上知人善任能竟其用
而不掣其肘庶幾乎得將將之法正與師卦之旨大

畧相符故附述其事于此使後世用兵者有所考鏡
云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按師出以律說者以爲紀律嚴明耳然此未盡其義也
周禮太師之職大師太師樂官之長大師謂大起師旅也執同律以聽軍
聲而詔吉凶註云大起師旅則太師執六同即六呂陰聲也六
律陽聲吹之以合軍士之聲而察其吉凶如商則戰勝軍
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
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詔之使知戒備也史
記律書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軍械尤所重故云望敵

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
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
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由此觀之所謂師出以律者不
止紀律嚴明如步伐止齊之法已也尤必以人和爲主
爲書曰律和聲凡作樂者必以六律正五音使五音和
諧乃可爲樂而五音之中惟宮屬中央爲土土主生長
故吹律合宮則知其軍和士卒同心也孟子曰天時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左傳云師克在和不在衆凡用
師之道必平時能容民畜衆使有親上死長之心臨事
能專任老成使無輿尸掣肘之患則和氣在人而律亦

應之氣類相感有必然者不然君與將不和將與卒不和未有不敗者也故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師之出也必以律合之合之而和則臧也臧則吉而无咎合之而不和則否臧也否臧則凶矣所謂以律者其義如此如徒以紀律嚴明爲律則如孫武之試以婦人獲苴之立斬莊賈嚴則嚴矣以合于三代用師之意豈得云臧又如宋史載金人言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是紀律之嚴莫嚴于岳武穆之師矣然姦臣用事君將不和凶敗立見此非否臧之明驗歟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和不和之分即臧不臧之別也假使上無同德之臣下無一心之士雖有步伐止齊之法將安所施史記述武王吹律而得宮聲則是武王以和召和其理有固然者周公繫師之六爻而首言以律正與周禮太師之條相合故知爻辭一準諸典禮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本義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于五而爲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蘇傳夫師出不先得主于中雖有功患隨之矣九二有應于五是以吉而無復有咎 卜子夏曰三錫命非私也懷萬邦而已

按寵不曰君而曰天以明師之行也天討有罪非私怒也剛中之臣簡在帝心非私喜也至推所以錫命之故在懷萬邦是隆禮于一人乃所以安天下也王者之用心若此則選任命卿以備大將之用者安得不早加之意乎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程傳三居下之上居位當任者也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

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 楊龜山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尸之凶可知 楊誠齋曰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縠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按本義以輿尸爲師徒撓敗輿尸而歸然輿爲衆尸爲主自古訓之矣左傳曰聽輿人之誦詩曰誰其尸之是也易之爲教貴在研幾如用兵而信任不專衆主其事可以決其將來之必凶此所謂知來之道研

數之學也如以爲兵敗輿尸則業已凶矣何必又繫一凶字于其下乎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傳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知不能進而退故无咎左次退舍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進而完師以退愈于覆敗遠矣 吳臨川曰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 楊誠齋曰善戰者不必進而退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是已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度鴨綠咎于何有 胡雲峯曰恐

人以退爲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于已不得已而用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若使君子任事又使小人叅之則雖貞而亦不免于凶也 程傳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田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爲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非田有禽也 蘇傳以陰柔爲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耳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何咎之有既使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衆主之此多疑之故也 胡雲峯曰長子即所謂丈人也自衆尊之曰丈人自君稱之曰長子皆長老之稱彖言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以新進叅之雖貞亦凶吉凶之鑒昭然矣 丘建安曰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之道行師也使不當者謂六五任使之不當也 胡雲峯曰一使字係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或當或否吉凶天壤可不戒哉

按蒙之九二師之九二皆稱爲子蒙言人臣致君于聖猶人子喻親于道也師言將帥爲君討賊猶人子爲親捍患也蒙用剛中之子自不應用陰柔不中正之女以亂童蒙之志師用剛中之長子自不應用陰柔不中正之弟子以分大將之權且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以言乎君臣一體之誼宜若是乎其關切也以言乎大君知人之明宜若是乎其不爽也聖人所以教萬世之求師任將者何其深切著明也哉

又按彖傳言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言長子老謀深筭

諳練兵機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則雖行險而順聖人
於兵事未嘗諱言詭道也爻辭言弟子輿尸貞凶言
弟子短于才畧更事又少泥古兵法不合機宜則雖
用正亦凶如宋襄趙括之流是也然誤不在弟子乃
大君使之者過也五柔主易惑故以使不當戒之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
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傳上師之終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開國封
爲諸侯承家爲卿大夫小人雖有功不可用師旅之興
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小人有功賞以金帛可也

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
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　丘建安曰正功正諸將武功
之等差也然兵行詭道販繒屠狗之人孰不願出奇以
立功小人有功固當例賞若使參預國家之謀議則挾
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故戒以勿用朱子曰光武
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賞其用之在左
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
胡雲峯曰王三錫命命于行師之始大君有命命于
行師之終懷邦亂邦丈人小人之所以分此聖人之深
慮遠戒也　李隆山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

奉辭伐罪班師行賞無所不載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
師卦六爻之畧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
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本義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
五陰順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
象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
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

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晩而得凶矣
朱漢上曰凡物孤則危羣則強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
危而不凶者人君爲甚故比而吉　馮厚齋曰萃與比
下體坤順同上體水澤不相遠萃惟九四一爻有分權
之象故元永貞言于五比下無分權者故元永貞言于
卦義各有在也　徐進齋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
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
胡雲峯曰不寧方來指下四陰後夫凶指上一陰來
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吾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不
來吾不問也此王者大公之道爲九五之顯比者也

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剛中二字諸家尚未
發明夫人主以一人當天下之順從必自審有元永
貞之德乃得无咎固也但此元永貞之德如何便能
全備如何便能自審必剛而無欲中而不偏者能之
剛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耽逸樂不聽讒邪則心
志清明中有所主而不亂剛而得中者勤學好問研
窮義理之精微克己復禮捐除一偏之意見則權度
在心行事曲當于機宜誠能如此則以言乎元庶幾
體仁足以長人矣苟非剛中其能體仁乎以言乎永
庶幾愼終如始無怠無荒矣苟非剛中其能免于怠

荒乎以言乎貞庶幾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矣苟非剛
中其能不役耳目乎故凡君天下者未有不期天下
之順從也然而克全乎元永貞之德者鮮矣元永貞
之德不全則天下之從之也不固甚且衆叛親離土
崩瓦解比比而是然能推原禍本反而自審者抑又
鮮矣此無他不剛不中故也不剛則徇欲而忘返不
中則雖好剛而多誤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丘建安曰水與地相親比有合無間者也先王以建萬
國親諸侯而不曰親萬國者蓋人君以一身深居九重
之上萬國如此其廣人民如此其衆安得人人而親比
之必也分建萬國而先親諸侯使諸侯又親萬國之民
則莫不尊君親上而比于一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
六有他吉也

趙氏曰易六爻貴于正應惟比諸爻不論應否專以比
五爲義　程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
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必孚誠乃无咎誠信充
實若物之盈滿于缶中則終來有他吉也缶質素之器
外不加文飾比之道在乎始始能有孚則終致有他之

吉其始不信終焉得吉

按大象言王者比天下之道非能人人而比之也惟
在親諸侯而已自六爻言之九五爲王則其餘皆諸
侯也初在下位不與五爲正應則是附于諸侯不達
于天子者也然王者顯比之道原不論位之崇卑情
之疎戚惟視其忠誠素著者則自一介而登諸卿士
自卿士而列爲侯伯自侯伯而升爲輔相惟其所用
不以位之在下而限其所至也苐患初比不以信耳
初若以信爲比則誠身之效徵爲順親順親之效徵
爲信友信友之效徵爲獲上輾轉相信以達于天子

若出於意外非常之幸而要之止此一念之朴裹充
積使然耳其始之有孚也只求免咎而已如舜之克
諧以孝只求免爲不孝而已非有他望也然底豫之
後有岳牧之薦側陋之中被徽庸之命是終之他吉
即于盈缶之孚得之有不期而來一似操券而取諸
人者聖人以他吉許初蓋勉天下之求比者當定計
于其始愼毋以忠信爲無益以智詐爲可行而虧損
實德自壞福基乃可以對顯比之君應親侯之選耳
有孚之義五陰所同特于初首發之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徐進齋曰不自失者推原二之比五必當反求諸己自
無所失而後可以比于君也

按王者之比天下與天下之求比于王者其親厚之
情一也然其所以爲比者不自外而自內自外者求
之人者也自內者求之己者也求之人者其親與疎
人得而主之求之己者其得與失我得而操之六二
與九五爲正應二之比五固分誼之所當然也然五
爲顯比之君豈有所私于二者乎故二不必外求親
厚於五也第反求諸內得其所以可比之道而無自
失焉則五不求親而自親矣至問所謂自內者何道

則初六已明言之矣曰有孚盈缶是也惟此爲比主
之王道故曰比之自內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朱子曰初應四四是外比于賢爲比得其人二應五五
爲顯比之君亦爲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爲比之无
首者故爲比之匪人也　徐進齋曰三居不正之位而
應上比之匪人也馬援勸隗囂專意東方而隗囂降蜀
至于殺身亡宗爲天下笑非大可傷乎

按本義以六三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是六三
六四亦在匪人之列矣似與爻義不合及考大全則

朱子已自訂正專指上六爲匪人其虛衷如此此所
以爲大賢也然其他未及訂正處尚多使後之人能
爲辨正此真朱子之功臣冥冥之中未有不首肯者
也彼曲爲附和自以爲尊朱者非愚則諛豈大賢所
樂聞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程傳四與初不相應而外比于五五陽剛中正賢也居
尊位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

按五中正居尊此維皇作極天下之所會歸也六四
輔弼之臣不與內三陰相比而能倡率羣侯以外比

于五不知者或以爲志在得君而已聖人以貞吉孚之何哉一曰比賢使天下皆知同心而向道也一曰從上使天下皆知會極于一尊也明此義者人臣安得自結爲朋黨諸侯安得自尊爲盟主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胡雲峯曰比易近于私王者之比大公至正顯然于天下而無私 徐進齋曰五剛健中正顯明比道于天下比以顯言則天下皆依光之臣近光之民矣其吉可知王者田獵合三面之綱而開其一面以驅逐禽獸至再

至三使之可去其順而來者則取之以喻下四陰之順乎五也其逆而去者則舍之以喻上一陰之背乎五也前禽指上六也一卦五陰而四陰從陽上獨背之是失前禽也 朱子曰邑人不誡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不必人之從已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誡約以求必得也

丘建安曰陰以乘陽爲逆承陽爲順

按九五顯比之道即元永貞是也位正中與位乎天德之位同義言以正中爲其位是立極于一人而會極于萬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來者非有意于留之去者無所事于追之也王者正中之道如此邑人莫不喻之不相誡備以求必得是上之顯比使然故曰上使中也後世人主有天下者猶能爲大度之言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況三代以上顯比之主乎

上六比之無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按首對終而言乃始字之意言上六領袖羣陰不能率先天下以從君而依險自固甘爲後夫終于自取滅亡耳識時務者何不爲盈缶之孚早決比賢從上之計乎故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畜勑六反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本義小陰也畜止之之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故爲小畜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得亨通 徐進齋曰尚往陽也言陽升而陰不能固止之也施未行陰也言陰未能畜陽降而成雨也言未行則非終不行矣

按小畜一陰得位而上下五陽皆應之何也蓋以柔巽之陰踞近君之位其權足以制人其術足以媚正

沉機不露未見有傷善之形陰結主心不覺有可誅之罪千古小人之情最難測識者莫若此得位之一陰矣此所以能彌縫上下使之相應而莫之疑也既與之相應而莫之疑後將恣小人之所爲陽雖盛而志不得行矣何以冀吾道之亨乎文王憂其然也故示羣陽以可亨之道而又危其辭以戒之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夫子釋之曰小畜何以得亨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也健者君子所以全其天德自強不息之道也一不健而安肆之心生焉小人得乘其間而制之矣然此自強不息之道用以自脩則可若與小人爭而速其禍則不可故健而以巽處之乃君子自全之至計卽所以制小人之善術也且小人雖得位而二五以剛中之德居用事之地同德相信猶可約結羣陽以固君子之交不與小人以可攻之釁則君子之志得行而吾道不因而否塞小畜之所以得亨者此也雖然小人之謀已深矣交已合矣特以吾道尚往故彼施未行耳然不雨者其終不雨乎未行者其終不行乎是則健巽剛中之道其可一日而稍懈乎　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陽氣不得上達方濕潤下降爲雨今乾上進一陰止他

不任所以云尚往也　丘建安曰凡雲自東而西則雨自西而東則不雨故以自我西郊明不雨之故言陰之施猶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按風行天上之象本密雲不雨而言亦猶需上六不速之客本九五需於酒食而言此屬辭比事之法爾密雲有必雨之勢惟風行天上可以散之小人有畜君子之謀惟懿文德可以消之夫小人得位畜制君子其機深而謀密君子與之角力鬬智未見其必勝也惟懿美其文德則德之所格其道自消如風之足以散雲也本義謂懿文德未能厚積而遠施然書言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詩言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豈非厚積而遠施者乎若德非厚積何以成文文非盡善何以稱懿既有此懿美之文德其施自能及遠小人之患不期消而自消矣故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君子處小畜之時深心妙用端在于此非深體健巽剛中之道不能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蔡傳陽之畜乾也厲而畜之厲而畜之者非以害之也將盈其氣而作之爾陰之畜乾也順而畜之順而畜之者非以利之也將卽其安而廉之爾故大畜將以用乾

而小畜將以制之乾進而求用則可進而受制則不可故大畜之乾以之艮爲吉小畜之乾以之巽爲凶　本義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于陰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爲所畜有進復自道之象如是則无咎而吉也　馮厚齋曰陽本在上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復

按下卦三陽體備乾德所謂識泰元始道合天行者也初適與四爲正應四欲籠絡三陽必先援初以歸已倘初不由已道而由四之道以進是受小人之籠絡而自失其所以爲乾吾道終不得行矣咎孰甚焉

故教之以復自道謂初之始進也從吾所固有之乾道絶不仗小人之援引任四之以情相結以勢相邀而初卒不改其操則自强不息之天行操之自我終于我志得行而小人亦從而合志不惟无咎且又得吉夫子曰復自道其義吉也君子守義而已豈奪于情與勢哉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本義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于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亦者承上爻義

按四以柔巽畜乾其機深而謀密此君子之所不及覺也是以易于自失自失者失其乾健之道也今初九之復也以自道九二之牽復也以剛中是初不自失二亦不自失也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我勢本不爲孤何必失身于權要故教之以牽復在中則懿德在我然後小人可得而消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本義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于陰本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爲所係畜不能自進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爲夫妻反目之象　胡雲峯曰大畜九三曰日閑輿衛利有攸往小畜則曰

輿說輻何也大畜以艮畜乾九三與艮一陽同德而道可大行故其輿利往小畜以巽畜乾九三近巽之一陰而爲其所制故其輿不可行輿說輻陽畜于陰而不得進也夫妻反目陽不能平而與之爭也　程傳婦人爲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　項平菴曰輻車輮也輹車軸轉也輻以利輪之轉無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說輹以利軸之轉則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矣大畜大壯皆作輹字

按初九九二以道自正既不受制于陰亦不與陰相角最得不惡而嚴之意觀于九三之反目是亦不肯

受制于陰者但剛而不中處之不善始不免爲悔所
既而後欲以義制之則勢必至于兩傷水火之形成
而天下自此多事矣由此知復自道者眞能善行其
志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按六四所謂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者也以一小人敢于
制衆君子必有以窺其微而中之矣使君子不覺其姦
而安受其制或不受其制而輕與之角則小人肆志于
天下害將無所不至矣安能血去惕出身名兩全卒無
過咎耶惟在下之君子以道自正不與陰爭在上之君

子同德相孚其交已固由是一陰之勢自覺其孤而一
陰之術自知其無所試乃亦輸誠以結于上與上合志
以交于衆君子所以血可去惕可出竟得免咎于天下
也良以此一陰者非顯行兇惡之小人乃沉幾不露待
時觀變之小人也苟非極深研幾之君子識參元始道
合天行者必無以洞燭其情而降伏其志故觀于六四
之有孚合志而後知君子懿文德之功爲不淺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按四以一陰得位畜制五陽然陽之所以不受其制者
賴二五剛中而志行也而九二在下又不如九五在上

履至尊之位德與勢兼盛而志尤易行故其辭曰有孚
攣如者言五與二同德相信也曰富以其鄰者言其勢
力之強盛足以提挈羣陽也然所以制此一陰者不以
勢而以德蓋勢雖強而德不足則君子之交易合而亦
易離小人之心可屈而不可服在我仍有閒可乘而在
彼終難得而制皆爲善處小畜之世者哉故夫子特申
言之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觀不獨富之一言則大象
懿文德之旨又顯然可見矣鄰謂羣陽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
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按六四一陰徧畜五陽然乾之三陽不易制也巽之二
陽與四同體宜皆可制矣然九五剛中亦不受制惟上
九居陰不中剛中之德不全故雖陽而可制于是密雲
之不雨者至是既雨矣我道之尚往者至是既處矣誠
以四也者小人之雄傑也其機深而謀密善因勢而利
導如遇九五則輸誠以合志遇上九則尚德以明貞使
人見其德而不覺其爲僞信其貞而不悟其爲邪是以
樂與之和而至于兩失其所行而至于處也故曰尚德
載婦貞厲載事也言四尊尚陽德以事上也四尚德以
事上而上遂爲其所制是貞婦之可危更有甚于反目

者也當此之時陰盛已極如月幾望君子一旦覺悟往
而征之然陰疑于陽必戰其凶必矣聖人于上九反覆
丁寧深言一陰之凶厲若此此不獨告上九亦所以告
羣陽使各早爲之所也而本義乃云巽體三爻同力畜
乾得毋與經旨牴牾乎

☰☱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
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程傳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禮也人之所

履也履踐也藉也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
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
下之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
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 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
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夬履是
也 張中溪曰履虎尾卽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
也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
之象爾 胡雲峯曰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爲所
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
故其辭危危莫危于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

履爲首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游廣平曰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上
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于此則可以辯上下上下
旣辯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 馮厚齋曰卦本以兌履
乾爲義古人用字聲同者皆通則履之爲禮因天澤之
象亦可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以踐履之履也

按夫子解易每卦中必提出要領如履之彖傳旣以
柔履剛釋卦名義以悅而應乎乾釋卦辭矣末又申
言九五爲履主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九

五剛中正履帝位所謂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建
中表正制禮以辯上下定民志者也剛者制禮柔者
履禮故曰履柔履剛也五以乾剛之德得中得正動
容周旋無不中禮先自範于中正不敢逾越則自五
以下又孰敢犯之哉其說而應之者蓋志定而無所
強也禮曰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出乎禮卽入乎
刑順之則至安且樂違之則危而見傷所以有履虎
尾之象上之人履帝位而不疚下之人履虎尾而不
咥皆非光明者不能所以履必資乎視視必貴乎明
也傳曰足以步目書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六三

之眇不足以有明故有跛人之凶上九之考祥必由
乎視履故得其旋之吉象傳于履帝位者特揭光明
二字作全卦之眼目猶乾彖之特揭大明也○又按
履爲步武之義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則天下
皆步武于帝也此履之大義也○上天下澤定分不
易民志豈有不定者常因在上之君子自以所履不
正央天下之防啓僭亂之端如妾易妻庶匹嫡嬖倖
加于親賓鞭笞戮辱及于公卿如此等類上自犯之
何怪乎民之效尤也在履帝位而不疚者必先明辨
乎此而杜絕其端以身爲法則所以定民志者固已

不言而喻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如
是往而无咎　吳臨川曰初九陽剛安于在下不變所
守素其位而行者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顔子居於
陋巷不改其樂其斯之謂與

按物以本色爲素素履者純任天真不加緣飾所謂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之定分也三千三百雖先王所
定臣庶所遵而苟非自尊其德性自返其天真雖規
行矩步自謂有方之士然所製猶陳迹耳非故我也

一涉紛華一經患難即不能無失守矣故惟素履之
往獨行所願不假纖毫之緣飾者始無失守之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程傳九二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履道在乎安靜其
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于所履故必幽
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金汝白曰九二臣位而言幽人者蓋處富貴而淡然不
以得失自亂便是幽固不必深山窮谷之士方爲幽人

按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其所履之道原欲與天下
之有位者共履之非專以屬之幽人也況九二非幽

人之位乎惟其非幽人之位故當以幽人之貞處之
何也坦坦之道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也二居表
正之位上下將取則焉設以聲色貨利動其心以爵
祿名譽紛其志則其中亂矣亂則見道不明信道不
篤坦者變而爲險矣坦與險不生于世而生于其中
之靜與躁故敎之以幽人之貞則吉也本義以二爲
無應于上故爲幽獨守貞之象徐進齋亦以爲上無
應與獨善其身此皆誤認幽人之義矣九二履道豈
關有應無應如以無應而爲幽貞則有應者將不得
爲幽貞矣乎古之至人雖履崇高富貴之位而其幽

貞之心仍與山林學道者無異故能光明洞徹履位不疚周公於履之九二正以是期之故云然耳若只于箕山穎水之間獨善其身以為幽貞又何煩聖人之致勉耶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本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凶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　胡雙湖曰武人陰象以一柔為成卦之主而統

五陽有武人為大君之象或謂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底人陰類多是勇敢強暴之人陽氣溫和陰氣肅殺也

按凡履之不善先由於不明故也故六三先言其眇次言其跛其受病尤在自以為能視能履而實不足以有明不足以與行如此則雖尋常舉動已不免于蹉跌而致咥人之凶矣況又不量其才妄行圖大狂悖如此其為凶禍豈待言哉且上有光明之帝下豈容有此跛眇之大君也夫三為悅體卦與爻一也卦合而言之惟見其悅以應乾爻別而觀之則祇見其不中不正柔而志剛而悅體喪矣爻辭與卦辭相反若是所謂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得旁通之義則于卦爻相反之處不惟不相悖而且可以互相發明即此爻觀之餘可類推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楊龜山曰以剛承剛處多懼之地履虎尾之象也然體剛而志柔知愬愬戒懼順以從上故志行而終吉　程傳愬愬畏懼之貌愬山革反

按說者以乾為虎或以兌為虎今自九四觀之則九

五為虎也與革五之大人虎變同義一取其文之炳一取其威之猛蓋履帝位者立法制禮範圍一世願之者有禮明樂備六合同風之象其梗悖不順者則司馬之九伐司寇之三典即從而議其後焉文與威實兼之矣四以不中不正步武中正光明之主宜不免于咥人之凶乃竟以用柔能懼而得終吉夫子以為志行者何也辨上下定民志當先自大臣始四實畏小心為下不倍則上下之辨明而民志已定皆自此始故曰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程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五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爲危道。况剛明不足者乎。　本義。位正當也。傷于所恃。　朱子曰。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正所謂憂盛世危明主也。

按四以下謂五爲虎。而五之所履亦未嘗不爲虎也。周穆王告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然則履帝位之危。有甚于天下之

爲臣民者矣。惟在端詳審慎。動合中正。自立于無反無側之坦途。親賢樂善。左右惟人。倚重于耳目股肱之良弼。然後光明不掩。而疚病不生。豈有恃其尊位任意剛決。而能必所行之無誤乎。觀夫幽人之所以吉。武人之所以凶。亦一時之炯鑒也。可不戒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按說者于上爻。皆取履終爲義。然夫子特拈在上二字。是明取在上爲義也。蓋履上九之視履。猶觀上九之觀生也。觀之上九。惟觀九五之生。必君子乃得无咎。則履之上九。亦惟視九五之履。必其旋。乃得元吉。良以九五所履。爲天下臣民所視。而上九所履。又爲九五所視。九五雖以剛中正履帝位。亦賴上九所履。有以助發其光明。防閑其夬決。乃能動容周旋中禮。此爲元吉在上也。非必元吉在上。乃能舉天下臣民。而共適于坦坦之道。非兇于咥人之凶。此所以爲大有慶也。若以上九爲履終。則自初至上。有一人之履。即有一人之始終。何必至上九方謂之終。諸家脫畧在上二字。是漏義也。添出終字。是蛇足也。故解易者。當一以孔子之言爲主。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辯卷之四終

周易辯卷之五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李隆山曰易中陽爲明陰爲暗陽爲實陰爲虛陽爲大陰爲小陽爲富陰爲貧作易者尊陽而卑陰例如此

陸宣公曰通天下之情者莫智于聖人盡聖人之心者

莫深于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于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邪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

馮厚齋曰泰否之象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

明成祖文皇帝謂儒臣胡廣等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按上坤下乾名之曰泰謂天本在上而其氣下交于地地本在下而其氣上交于天天地交而萬物通之謂泰泰者通也無所壅蔽之謂也以言乎人事則君本在上而其志下交于臣臣本在下而其志上交于君上下交而其志同之謂泰志苟不同則交以貌而不交以心不可謂通安得爲泰乎書曰功崇惟志言成天下之大功者必先立天下之大志也舜欲用禹而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然則志定于內而人與鬼神交應于外古有志之主能以其志操人神之券豈其君臣之交志不相合而可以辦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乎故使君志如是而

臣志不如是臣志如是而君志不如是明不足以相照誠不足以相信不可謂志同其始沓然欲有所爲而讒邪間之逸欲荒之浮論撓之事變沮之其終至于齟齬而不相得不可謂志同果能上下交而志同斯之謂泰泰則小未有不往大未有不來而吉亨可必也何也有志之君必進君子退小人而後其志可行也夫子推明其所由然者在於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蓋內陽而外陰則其心內明而不外炫也內健而外順則其心足以勝私而外順于理也其心內明而足以勝私是與君子有一德

之契而不投小人以迎合之端也與君子有一德之
契故能內君子而大者皆來不投小人以迎合之端
故能外小人而小者皆徃然則君子道長非自長也
內之而後長也小人道消非自消也外之而後消也
此所以得行其志而吉且亨也夫子彖傳每卦必推
言其所以然如內陽內健內君子三句此泰之所以
爲泰而君子小人之所由消長也說者于此等處徃
徃畧過將此三句只作敷衍之文似道消道長止屬
氣數之自然而主泰者于此全不見有開泰保泰之
實用殊非聖人立教之旨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

按象曰上下交而志同所志者何事財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其事也凡爲后者專以父母
斯民爲己責則此事何時不行而獨于泰時言之何也
上下不交其志不同君子不內小人不外則民情壅於
上閼羣小肆其饕食雖欲行之不可得也故惟泰交之
日乃得行之說者只敷衍財成輔相二節不復關合泰
交不知財成輔相之事虞書六府三事與周禮六官所
掌該括已盡然使非虞周君臣上下交而志同則亦紙
上桑耳安能左右其民哉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註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之貌三
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舉則類從若茅茹也上順
而應不爲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以初以之也
征徃也不言徃而言征者樂其道之得行同類征征然
以正徃也 楊誠齋曰君子志在天下不爲一身故曰
志在外

按泰以上下交爲義以卦言之乾下坤上爲上下交
之義以爻言之坤在上者宜下交乾在下者宜上交

亦爲上下交之義周公于六四取翩翩之象所以明
上三陰之下交也于初九取茅茹之象所以明下三
陽之上交也初九在乾爲潛在大壯與夬爲趾居此
地者宜隱不宜見宜靜不宜動此其常也何以在彼
爲勿用爲征凶而在此獨爲征吉正以上方合志下
交則下當連類並進故四以其鄰則初亦以其彙四
中心願則初亦志在外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此也
誠以財成輔相非一士之力使初不棄征四雖與共
此者此上之所以求賢若渴而下之所以野無遺賢
也夫子于乾之初九固曰樂則行之今幸遇此泰交

之世一出而左右斯民大抒共飢溺由巳之志此樂行之會千載一時不可失也故直以征吉許之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按傳義俱以包荒荒字作荒穢解然考之書曰荒度土功註曰荒大也詩曰太王荒之註曰荒治也禹貢荒服註曰荒遠也則此之包荒亦兼此數義何也泰者通也上下交而志同則四方萬國聲敎所訖匹夫匹婦莫不欲以其志上通于天子亦必使天子之志得以下通于匹夫匹婦而後可謂之通而後可謂之泰今六五以柔中之主下交于剛中之九二則凡財成輔相以左右民者二皆以身任之矣自非心量廣大明足兼照德足兼濟者曷能勝其任乎此周公所以特繫包荒之辭也所包既大所治既廣則所以治之者必務以身先之以身勞之不得自處宴安畏難避險而徒聽其下之所爲也故示以用馮河之象馮河者不用舟楫而徒涉也凡欲左右有民者必有百司庶府分任其事猶渡河之必有舟楫也然而善操舟者毋徒涉以察水勢而後舟行無所不利善爲治者亦必躬親以識治理而後任人無所不宜禹之治水也征苗也周公之討武庚也不以身犯

難則豈能率先有衆亦豈能遥度事機召伯之巡行南國也周公畢公之親理洛邑也不以身捍衞豈能周知民隱亦豈能宣達上意彼非不知任人以自逸也以爲不如是則上下之志有所不通而荒遠之處德不下逮也此皆深得馮河之義者也其後尹氏爲政不達此義則詩人刺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弗罔君子言其溺于宴安不能躬親政事明習治理雖日奉行故事塗飾耳目下不足以取信庶民上不可以欺罔君子終于上下不交王室板蕩此不用馮河之明驗也誠能包荒矣用馮河矣則天下之志可以無所不通而凡左右斯民之事可以無所不擧矣然而事之至要者則莫急于內君子而外小人禹之征苗也其問罪之辭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王者之觀政于諸侯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九二既見任于六五則卽以君子小人之進退握天下否泰之關定一巳功罪之案故欲內君子則不可以其遐遠而遺之欲外小人則不可以其朋黨而庇之此二者勢不兩立誠欲明目達聰野無遺賢則朋黨之私必不可徇苟一徇朋黨則其端偶開于一人其類遂蔓延于遠近而耳目壅蔽賢路不通雖近臣且

無以自遣況于遐遠側陋之士乎故教之以不遐遺朋亡庶乎小人無投合之緣君子無隔絕之患而泰運可常亨也夫六五爲中行之主其所以下交于二者惟以二能行其願耳今二之包荒如是此所以得尚于中行仰成六五配天之治也夫子以光大贊之蓋大不能容光不能照則所包雖廣凹發實多烏在其爲通泰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楊誠齋曰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可不懼乎君臣克

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　徐古爲曰或謂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無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若一諉之天運以爲無預于人事則聖人之易可無作也　程傳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屈伸往來之常理也

按卦辭言小往謂小人道消也此言无往不復謂小人有道消之時即有道長之時无有往而不復者也先言平陂者謂世運之平陂由小人之往復而成也然小人之往復豈真有定數哉亦存乎治泰者貞不貞何如耳貞則小人往矣不貞則小人來矣九三乾體剛正不患其不貞第恐其過剛不中而有易心焉故戒以艱貞也此時泰運方隆未見其陂也而早已慮其陂小人既消未見其復也而早已慮其復克艱如此則所以消小人而長君子者自無所不用其極而何恤乎氣數之必然者哉宜其食福于無窮矣夫子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言有往有復乃天地交際之常數耳而有艱貞之君子自不可以常數拘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俞玉吾曰泰之時三陽三陰皆上下交而志同不獨二

五也初拔茅連茹以上交四亦翩然連類而下交上下一心陰陽調和所以爲泰　汪化昭曰中心願與六五之中以行願合

按本義以六四翩翩爲小人合交以害正道愚以爲不然蓋卦中凡陰在上位者聖人必教之使下從乎陽資其力以濟事至于泰交之時三陰在上本以下交爲義故其從陽之願甚切而三陽亦志在上進故其相得之情更親所以六五有歸妹之象九二即有尚于中行之象而四有輔主之責尤欲導主以下賢所以有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之象夫子曰翩

翩不富皆失實也陰虛故爲失實惟其失實是以願交于陽而失實乃三陰所同故不惟六四願交于初且併欲合五上以交于二三故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夫四居五之下應初而比三上三陰之下交四實爲之倡導焉所謂以其鄰者四能以之也四之有功于上下之交者多矣若以四爲小人則他卦之以陰居四而下從乎陽者如復四之獨復臨四之至臨皆不目之爲小人何獨以泰之四爲小人若以四爲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則五與上皆合交者而五之以祉元吉上之自邑告命皆不見有害正之意何獨以四

爲害正且夫子贊五曰中以行願贊四曰中心願同一願也五之願不爲小人則四之願何以獨爲小人反覆推之本義之說未合經旨不可不辯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項平菴曰九二之陽上交于五如舜之尚見于帝故曰得尚于中行六五之陰下交于二如帝女之下嫁于諸侯故曰帝乙歸妹治泰之事皆九二任之六五獨以心享其效而已故九二之爻辭言事甚多而不言其福六五之爻辭言福而不及事人君之道莫善于此故曰元吉　程傳所以能獲祉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姚承菴曰願者何財成輔相以左右民是也五以中德下賢得行是願以祉元吉豈倖致哉

按泰交之時財成輔相之事三陽皆任之矣三陰在上第能併心合志以誠信下交則未有不如其願者而何以六五獨稱元吉乎爲其中以行願也凡陰陽之相得也以情中行之相孚也以道情相得者可得而閒道相孚者不可得而閒也故五之任賢愈專則二之任事愈力此君子之道所以日長而比屋皆可

封之俗小人之道所以日消而乘世臻刑措之風以祉元吉實效可覩皆一中之契合使然爾不然古之帝王何以惓惓于執中用中之心法也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程傳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傾頹復反于隍也　王註居泰之極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故城復于隍　呂仲木曰泰極之時矜盛治則忘備務遠功則忽近待亂而後救故貞吝　本義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按三與上雖相應然三過剛恐其恃剛而有易心也故有艱貞之戒上過柔恐其志荒于業泰也故有復隍之吝益以陰柔處泰極不能堅志以下交必致羣材解體成業難支此內憂非外患也故不在用師以遠求而在告命以自治然上之過柔終不若三之過剛爲易振是以雖貞亦吝如五雖柔主也而以中應中故得行其願四雖不中也而比陽應陽故易與陽合上既不中是無同道之契又與陽遠是無切近之交此命所由亂而業所由傾也陰柔之材得陽則治失陽則亂其可一日不下交乎哉　命郎刑賞予奪之命以小人爲君子引而進之以君子爲小人退而遠之君命亂于下矣天命安得不變于上乎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本義否閉塞也匪人謂非人道也　蘇子曰天下治亂由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于近臣不能自達易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

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見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衆全軍陷沒于瀘南明皇不知驅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渡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于此也　李隆山曰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運特在人所以制之者何如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所以消小人而長君子者亦必有道矣　唐凝庵曰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之道否不獨言時之否而極言休否之道猶醫者不獨言病而必言治病之方也　周安期曰致否者匪人也甚其否者君子之貞也自爻內觀之挽否爲泰固利有大人之亨而不利有君子之貞也君子動輒以貞自命以羞彼小人此生亂之端也故聖人于此使君子儉德避難而專欲大人亨其包承休否之道也

按諸家只解否字而之匪人三字未見發明惟先師安期周子云致否者匪人也語簡而意明蓋上下之情否隔不通皆由用匪人所致匪人用事則必多方蒙蔽使上下之情不通而後得以肆行其志自古及

今若出一𢿱文王洞見其情事故直繫之曰否之匪人言此致否之匪人大不利于君子之貞勢必排擊君子而使大者盡去援引同類而使小者皆來則匪人之勢成斯可以惟所欲爲耳夫子推論及此以爲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匪人之禍洵可畏矣然此非匪人之咎而用匪人者之咎也夫用人者內陽則其心明內剛則其志正心明而志正則君子之臭味易親而小人之夤緣難入今內陰而外陽則其心不明而機智之外炫者非真聰明也內柔而外剛則其志不正而仁義之外襲者非真無慾也如是則雖欲退

小人而內有引之者矣小人安得而不內乎雖欲進君子而內有拒之者矣君子安得而不外乎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小人之道安得不長君子之道安得不消乎由此言之天下之所以否隔者禍固生于匪人而匪人所以得成其否隔者罪實在于用之者也消長之機權豈匪人能自操之乎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本義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按秉正疾邪君子之心也然否之匪人既不利有君子之貞而君子又明以其貞而疾惡之是搆難也東漢之君子黨錮之君子有明驗矣故曰致否者匪人也益甚其否者君子之貞也惟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乃可以避小人之難不止爲一身免禍而天下亦陰受其福矣然而世取寵之士毎藉口于褫裘縱博嗤面自乾之君子以自文其依阿濡忍之態而苟祿于朝此又聖人之所深恥也故教之超然于寵利之外人不得以祿位榮之乃見儉德之實且榮者辱之媒也不可得而榮則亦不可得而辱之矣此其所以異于匪人而終有亨否之用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姚承菴曰內三爻俱主君子當否時說　蘇紫溪曰聖人于否泰之初皆欲得人以維之泰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致治也否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撥亂也　焦弱侯曰轉移世道只有聯屬善類一着此彙字正與九四疇字相應此非私交故曰志在君也　周安期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之拔茅何以吉且亨也雖大無道之世未嘗不取士苟人皆避難誰與傾否但君子莫重乎始進故吉必先之以貞且志惟在君則敬事後食猶之不可榮以祿也

按否之下三爻卽彖傳所謂內小人也故本義俱作小人看謂初六爲小人連類而進之象六二爲小人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六三爲小人志于傷善而未能爲包羞之象其說似矣而實不然請以他卦推之如姤之一陰本小人也而爻言君子處姤之道遯之二陰本小人也而爻言君子處遯之道剝之五陰本小人也而五爻皆言君子處剝之道又如解之上六本小人而據高位者也而爻言解去小人之道以此例推則否之三陰亦皆言君子治否之事其義甚明姚蘇二公見之審矣蓋匪人用事上下不交此其爲

害不待言矣聖人于此既知致否之由卽力爲治否之計何必又爲小人數衍情狀且初六既係小人連類而進何得以吉亨許之至于包承之量君子所難故壯趾壯頄用罔之戒屢爲君子言恐未可以包承望之小人也況六三位高勢重如就小人而言何以見其傷善未能若小人以未能傷善爲羞則其肆毒也必甚爻辭何以不言凶咎本義之說既未必中小人之情事又全不見有大人亨否之作用不若姚蘇二公之說爲長○否初之拔茅與泰初同辭蓋以匪人用事之世取士之典原未嘗廢大人君子未嘗不

在所拔之中第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故始進之士雖未近君必先以正君爲志在泰之初義亦如此而泰初不言貞此獨言貞何也泰之時衆正同升無比匪之嫌至否之時小人植黨有失足之虞其間或有急于功名而誤入權姦之網羅怵于禍患而早樹與援于當路者志節一喪玷辱終身永爲聖明所棄矣所以有志正君之士必先正其身以立本夫匪人與大人之分無他貞與不貞之閒也不貞則流入于匪人而釀天下之否者卽在是貞則可至于大人而亨天下之否者卽在是故不獨許之以吉又許之以亨使知以遠大爲期而堅定其志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鄧伯羔曰六二居中得正佐大人休否者有包承小人之法　張彥陵曰群陰正盛不可激之使無所容但能包容承順使小人獲吉卽爲大人否亨之道　項安世曰當否之時非有大人之道者不能于否中致亨也入羣不亂羣入鳥不亂行不緇不磷惟大人能之　程敬承曰當否之時大人豈不與小人爲群哉妙在不亂耳惟不亂故定靜之中自有轉移變化之道

按卦言不利君子貞而爻一言大人之亨一言大人

之吉不以治否之事屬之君子艮以否之時君子止
宜儉德避難而亨否休否傾否惟大人能善處之也
二本坤體柔順中正有含弘之量故大人即用此道
以包承小人使小人得吉而後大人之否得亨也夫
大人之秉正未嘗不與君子同但君子涇渭太明使
小人自知其難容不得不張其搏擊之勢大人圭角
不露使小人不見其有怍自足以消其忮害之心小
人無忮害之心而後大人有安身之地大人有安身
之地而後否運有可亨之機此事理之必然者然則
君子與大人分量不同在乎審所自處耳君子入小

人之群惟慨其亂也故儉德以全貞而卒不至于激
變大人入小人之群不憂其亂也故包承以救世而
卒亦無損于潔身嗚呼使天下而皆學爲君子也則
誰與救天下之亂使天下而皆學爲大人也而苟非
有不緇不磷之操則先不免于自亂而又誰與救天
下之亂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
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蘇紫溪曰包羞亦就君子言有含垢忍耻以待機會意

按三陽位也在下之上而以陰居之是處于小人之
間力不能正不免有所委曲遷就以冐亂羣之嫌此
君子之所羞而大人有不得不包者蓋欲以全天下
之大事勢不得惜一時之小耻也不然二方亨否五
方休否而三不能忍小耻以亂大謀亦何爲哉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本義命謂天命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爲有命无
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　蔡介夫曰九四固有命
矣然非處之有道而无咎善類亦無由蒙福石介司馬
光尚未能盡是道

按九四已入乾體乾爲不已之天命否之時三陽在

上天命未去而自四以上皆有造命之權故以有命
歸之獨于四言之者乘四以該五上也然天命之去
留係于人事之臧否必四所以處之者盡善而無過
咎則人事得而天命歸之不惟四享其福而疇類三
陽皆離其祉矣是則天命不可恃而人事有可爲易
之爲教大要以人事斡旋天命如否之九四姤之九
五其義甚明陸宣公奏議有云聖旨以國家興衰皆
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學識庸淺凡是
占筭秘術都不涉其源流至于興衰大端則嘗聞諸
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

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由于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于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

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于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于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

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于下而天命降于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伏惟陛下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脩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

〇又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志行謂休否傾否之志得行也夫初六在下已有正君之志矣至六二之包承六三之包羞亦未嘗不欲行吾志也但位猶在

下勢未得行惟九四處近君之地上有陽剛中正之君又有上九同德之助事權既重君子之交既合而後其志可行要之九四雖處得爲之位遇有爲之主然當小人道長之時苟非以柔用剛舉措盡善則四既不能無僨事之咎即五與上亦難于斡旋矣故必无咎而後志行也爲否之九四者休咎所係豈不大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

大人之吉也。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戕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胡雲峯曰：否雖暫息，猶未盡傾，大人當休否之時，即有戒懼危亡之心，其卒能傾否爲泰也固宜。鄧伯羔曰：苞桑非固結之謂，蓋即朽索六馬之喻耳。陸宣公疏云：邦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不堪繫重。殊，絕也。

按：匪人用事，則上下不交而成否。然用匪人者，君也。使以陰柔居君位，則與匪人氣類相投，必且盤踞而不可去，天下之否無休時矣。爲有陽剛中正之大人居于此位，而猶患匪人之難去者乎？匪人去則君子來矣。君子來則上下交而志同矣。故否至九五而始可休也。進君子退小人，所以休否也。否休而後大人始得安其位，故曰大人吉也。然豈可遂忘戒懼乎？夫君子小人之去留，天命之所由存亡也，故戒之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常以危亡爲慮，則去小人必力，而用君子必堅，上下之交無時而不通，而後否乃可以永息也。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言進君子退小人以休天下之否，惟居五位者，其權足以行之。蓋初之志在君，能有此志耳。二之包承，三之包羞，亦僅能含垢忍恥以待事會之來，四之志雖可行，亦必待五而後可。至于五，而猶或不行，則天下事無可爲之時，亦無可爲之人矣。故曰位正當者，猶云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胡雲峯曰：九五休否，是否方休息；上九傾否，則如水之傾，否于此盡矣。後喜之喜，又自其亡其亡戒懼中來。

聞丘昕曰：泰之終言城復于隍以戒之，否之終言先否後喜以勸之，若以否泰相乘爲定數，則易不必作矣。

按：上九以乾剛居否終，否宜可盡去矣，然上陰位也，又上下皆相應小人，于此得無有根株未斷，去而復生者乎？傾否者自強不息，健以去私，所以絕匪人之根株，若除賊之傾其巢穴也。蓋懲先時之否，期後來之喜，勿使小人消而復長也。戒之之意深矣。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本義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于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故爲同人于野謂曠遠而無私也

程傳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无遠不同其亨可知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君子之貞謂至公大同之道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于乾行也

本義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按萬物之生惟人爲同類自一家一國以及萬方之人未有不同則亦未有不求同者有何門戶可限宗黨可分哉然而同得其理者覆載之內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同失其理者一門之屬一宗之聚畛域分焉戈矛起焉是以聖人于同人之卦特舉二五中正相同者示人以大同之準若曰凡欲同人者第觀此二人之同心則皆可以反而自得其所同誠反而自得其所同則必有聲相應氣相求者投我以如蘭之味投我以斷金之利何患乎人之不同而又何取乎人之妄同哉不妄同者非立異也正所以慎辨乎人之所當同也此同人之大指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此言六二一陰不與羣陽妄同而得以中正上應乎五也顧何以不曰應五而曰應乾蓋五言其位乾言其道也言其位則以臣而同乎君或有附勢而妄同者言其道則彼此臭味之投有相遇于勢分之外者其交不可間而其志不可携也且乾道統天廓大無外二以中正上同乎乾則能體行九五大同之道不肯于方隅之內自立門戶自分宗黨矣夫五之君

是位以行是道也其欲得同心之人與之宣布于下蓋求之惟恐不遇也誠有如二之得位得中者又曷肯捨是而他求哉此五與二之所以必相應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夫二五既以中正相同何以于野之亨涉川之利必歸之乾行乎蓋同人者本王者所以大同天下之人也六二得位得中其位在下其質本柔豈能必天下之盡同乎我亦豈能必天下之無妄同乎我夫以天下之大人類之衆風氣不齊好尚不一必使同文同倫四海不侔華夏猶罔不率俾而後可爲于野之亨此非九五之乾行不

能也且其間豈無掠險樹敵分裂河山阻我大同之
化者又豈無左道惑衆邪說誣民亂我大同之統者
必使廓清摧陷化異爲同而後可爲涉川之利此又
非九五之乾行不能也然則同人者必有九五之乾
行而後同之力始大同之權始一 ○文明以健中正
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夫于野之
亨涉川之利必有藉于九五之乾行固也然乾行非
他乃君子之貞也人之生也莫不有其正亦莫不有
其中以求逵于正苟中正之道立于此則必有應于
彼如二五中正相應此臭味之投自然而應不約而
同者也然苟非明足以斷健足以行則所謂中正者
不可得而見也雖見及之不可得而用也見之而不
覩其全猶之乎不明也用之而不抵于純猶之乎不
健也明與健之未至則猶有不中不正者存未可謂
君子正也即令盡交一世之賢豪而其間必有齟齬
而不相入者如果文明以健中正而應雖閉戶幽居
寡偶少徒而有道仁人之聲氣一一與我潛通千聖
百王之心事一一與我冥契故惟君子之貞爲能通
天下之志也六二得此故有以上應乎乾九五得此
故有以下應乎二而即有以大同天下之人致于野

之亨成涉川之利也曾謂人也而有不同乎哉曾謂
人也而可以交同乎哉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本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
而致同也

按類族者謂凡在此族無不相類此人之本同者也
辨物者以君子之貞爲準非君子之貞則不可以苟
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按出門同人六爻皆然特于初首發其義蓋人與人並
生于天地之間既無不同則誰爲門以內者誰爲門以
外者欲求其門實不可得若立一門則萬門競立雖欲
求同誰是可同故自其異者而觀之則一身之內有多
門焉安所爲同者乎自其同者而觀之則六合之廣無
一門也安所爲異者乎聖人既教人同人當先破除其
門戶之見作廓然大公之觀周公曰于門原不欲使人
自域于門內也夫子曰出門則直示人以無門可立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本義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于上不能大同而係于私
吝之道也 程傳二與五爲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黨

也故可吝　蘇傳凡言婣者其外應也凡言宗者其同體也九五爲婣九三爲宗從婣正也從宗不正也六二之所欲從者婣也而宗欲得之正者遠而不相及不正者近而足以相困苟不能自力于難而安于易以同乎不正則吝矣　潘雪松曰六二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此同人之所以爲同也以其柔體去五尚遠而近係同體之陽有同人于宗之象　劉伯子曰得中而應乎乾二之德也于宗非二之德也戒也二乘承皆剛而又同體故戒之以私而進之于公與象傳正相發非有二義葢卽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夫二下比于初與

三爲私上應于五爲公若以應五爲吝失其旨矣

按彖傳夲以六二上應九五爲君子之貞而夲義程傳乃以應五爲吝則與卦旨相矛盾矣蘇傳甚明潘與劉說皆脗合從之無疑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胡雲峯曰二與五同九三欲攘二而畏五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顧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興　項氏曰言敵剛恐人誤以爲攻二也　李隆山曰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卦以同爲

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三欲據之所以爭也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必知險簡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　蔡節齋曰安何也猶如安往之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剛不中正又無應與亦欲同于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如是則能改過而得吉也　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

于法則故吉也　丘建安曰二五正應當同者也而三四介乎其間皆欲爭之其不顧義命一也而論其罪之輕重則三爲甚何也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四之反則則知義之不可而止而三之不興則畏勢之不敵而罷況四之所攻者三三臣位同人之寇也三之所欲敵者五五君位同人之主也其順逆之勢又不侔矣此四之吉所以異于三之不興歟　胡雲峯曰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本義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于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强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直謂理直　來矣鮮曰先者先號咷也中直即中正也言九五所以先號咷者以中正相應必欲同之也相克九五克三四也　紀聞曰二柔不能勝三四之剛强以同五五剛中正能勝之以同二象以于野之亨涉川之利歸之乾行者以此　程傳五專以私暱應于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先號後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二

之在下尙以同人于宗爲吝況人君乎

按九五乾體剛健而中正六二離體柔順而中正此二人者尊卑之位不同剛柔之質不同而中正之道則同合而言之即所謂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之貞通天下之志者也繫辭傳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抑何其情之切至如此乎誠以中正之道雖人心所同然苟非明健相資深造自得者必不可得而襲取也故雖舜禹大聖必由精一允執乃能用中于民是則同人之理雖天下之大

公而同心之人實天下所難遇使有是君而無是臣將何以布大同之治于天下哉此九五之所以必求于二二之所以必歸于五相須至殷而相遇至切也且所謂同人者不同於迹而同于心故出處語默不同而心同乃真同人也彼自有針芥相投之處非他人所得而苟同則亦非他人所得而離間者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金可斷而心不可得而間也然此豈有約結使然哉蓋臭味同耳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凡旨酒嘉肴乍嘗則以爲美而過多則厭浥辟鹽邑一時雖以爲歡而久

溺則伈惟君子之道文明以健中正而應者其感心合行相得益彰膠漆無以喻其堅骨肉無以比其愛可愛而亦可畏可思而不可忘故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如惔既見君子庶幾悅懌飢渴夢寐之懷無間于風雨晦明之際是以未遇而號既遇而笑極千古情人之致無以過此而程傳乃謂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然則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之君子必其無喜無悲不號不笑如木偶人者而可耶自古君臣同心必有至情相感至于中正之君與中正之臣明良一德比于尋常之君臣情誼尤殷故元首股肱最爲切喻

漢高一日不見蕭何如失左右手況三代以上之聖王與其當時同德之臣其遇不遇之間有不偹極悲歎之致者乎惟其如是故其任賢也歷數十年而弗貳其去邪也迸諸四夷而不疑故能使其同德之臣推行大同之治于天下以至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有由然也如使未遇其人而不知號既遇其人而不知笑是偶人而已耳堂陛之近漠然無情尚能以通天下之志耶是五與二之同人非止同此二人之心也同其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云爾程傳乃以為獨私一人豈經意哉〇二五既欲同人彼三與四獨非人乎其求同于二也與五無與其伏戎乘墉以求同也與五之用大師以求遇者亦無與且三居下之上是方伯連帥之職也求同于所屬之賢侯固其分內之事周之命太公也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則三之與戎亦何可遽目之為寇但二方以中正上同于五而三乃以過剛要結于二是道不能與二同而勢則欲與五敵也五不可敵二不可要二五之相遇也蓋相與以蕩平正直之王道而三乃敢設門立宗擅行狎主齊盟之霸畧乎以三之明夫豈不見及此此所以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也夫不升高陵則所

見甚狹未免域于門與宗之內及升其高陵則所見廓然知此時已無可設之門可樹之宗矣雖欲與戎安所得行夫以三之强有力者猶不能與戎以樹敵則凡私立壇宇自結朋徒思以執牛耳而建赤幟者皆已散而歸于大同之化可知已四居上之下是股肱輔弼之任也躬吐握之勢欲以人事主卽求同于二誰曰不可但二業以中正上同于五而四乃以不正求同于二是失其所同之則卽有害于同人之義揆之于義既不可以勝人而反求其則豈無可以自處以四之健固當知困而自反也此所以乘其墉弗克攻而得吉也墉高牆也四自以所居高位力足以得二之同而不知所以求同之則不在人而在我誠反而自得其中正之則卽以之上同五下同二孰不可與為如蘭為斷金者乎是知同人有則失其則則雖以天子之宰相不得妄同于一介之士況韋布之徒狹其小才薄技便欲出而與天下士通聲氣乎宜其求通而反困也是故聖人立教凡同人者必以中正之君子為準而中正之則尤必以九五之乾行為利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按遯野者必自郊同人于郊旣不在門與宗之內則自無爭門戶分宗黨之悔矣弟所未合者中正之則與君子之貞尚隔一間未足以擬大同之務通天下之志故曰志未得也非荒僻無與同之謂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胡雲湖曰彖傳柔得尊位句專主六五一爻以論人君之位能有衆陽之大其德剛健以下實兼上下兩體以論人君之德能致元亨之治也惟一陰居尊位故可以全體歸之

按一陰之卦有六其德莫盛于大有以其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也彖傳特揭大中二字良有深意蓋五柔主也柔非尊位固不足以統御上下居尊位而德非大中亦不足以翕受羣剛凡柔居五位者皆得言中然其中也專主一事而言如蒙五之求師師五之任將是也且多有不足之患如豫五之貞疾恒五之從婦是也此皆不可言大中惟大有之五虛中任賢翕受衆善是以能成大中之德德至于大中則

不專主一事之中而事事歸于盡善無復有不足之患矣所以上下羣剛同心相應若百川之赴大壑衆星之拱北辰也剛爲大德五能有之故曰大有○其德卽大中之德也必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方可言大中夫離之文明乾之剛健上下二體各自爲德惟六五居尊執柔虛以受益惟善是從故二體之德兼備于一身旣剛健而又文明也天者順理而無私者也如堯用舜禹去四凶一順乎理之當然不雜以一毫私好私惡所謂天也五文明足以燭理剛健足以去私此所以能應乎天也時行者因時順應輕重緩急各當其可不膠于一轍不滯于一偏如此則凡所施爲莫不大善而亨通故曰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爲大有之象所有旣大無以治之則釁孽萌于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于身亦若是而已矣 朱子曰凡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爲有 楊誠齋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無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

按火在天上爲大有蓋照見其所有者火之明也知其所有而能自强不息者天之健也即所謂剛健文明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即所謂應天時行也象傳統論主德之全故不專指一事大象以人主御世之大權轉移人心之大用莫重于遏揚二者故特揭而言之

初九無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程傳大凡富有鮮不爲害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所以有咎　胡雲峯曰富者怨之府故當大有之時反易有咎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于

害何咎之有然以爲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按爻辭于上九盛稱其吉利而于初九則先已慮其交害蓋害與利不兩立必始終不交于害乃能全有其吉利耳然害何從生生于私其所有也大有之初九所以无交害者蓋在初則時方卑約而驕侈之念不生九則剛能勝私而紛華之習不染故夫子不別贊一詞而直贊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然當大有之時苟不能操心慮患而以慢易之心處之則未有不私其所有者一私其所有而沒溺于其中則利之所在害必隨之旋且喪其所有矣此周公所以又有艱則无咎之戒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程傳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强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　王註健不違中爲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故往而无咎　胡雲峯曰坤爲大輿九二體乾而曰大車者輿指軫之方而能載者言車則以其全

體而言引之以馬之健行之以輪之圓皆乾象也况九二以剛居柔柔則其虛足以受剛則其健足以行有大車象得應乎五載上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不曰吉者大臣任天下之重職當如此也僅得无咎處大有之難如此　湯霍林曰剛中之德充積于中足以負荷大任而不陜

按六五大中之德能使上下皆應九二則五之正應也凡五所當行之事二皆以身任之而二以剛健得中中德充積有以上配大中之主其能應天時行亦與五同故攸往不敗苟非積中則所行不能無偏如

王荆公之執拗任情司馬温公之矯枉過正焉得不
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
害也亨作享

本義亨謂朝獻也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上有六五
之君虛中下賢故爲亨于天子之象小人無剛正之德
則不能也　程傳天子居天下之重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
者則藩養其衆以爲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
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爲臣奉上之道以其所有爲已

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强益爲不順是小人大有
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也

按尚書洛誥周公告成王以統御諸侯之道曰汝其
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此言王者統御諸侯必先識其
向背所以能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敬而已敬
則是心常存無惛愛之私故能識其享之誠與不誠
享不在幣而在禮禮者恭敬爲本而節文以將之是
也幣有餘而禮不足惟曰不享如春秋諸侯事霸王
但供其求而霸王亦不計其心之誠與不誠周公以
爲百辟雖來而心不享此王者之所當察而躬自省
者不待不朝而後見也曰不役志于享則外猶享也
而慢上之心已見僭侮之端已形此知幾者所蚤見
也九三剛正能謹守侯度不私其所有以誠享上是
能役志于享者故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不知此義
是以不克然六五乘大中之德兆公侯之享與不享
自能敬識之以反己自脩而兼行遏揚之大法當此
之時亦何咎有僭侮不臣之侯國哉此小人所以自
取其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晢也

胡雲峯曰大有皆六五之有也六五在上而九四以剛
近之有僭逼之嫌必不有其大而後可以无咎當大有
之時而不有其大非明者不能　程傳彭盛多之貌
鄭東谷曰明不能燭理智不能慮遠以其盛多者而震
之必非柔中之君所能安也四有明辯之晢必匪其彭
然後免于咎

按乾之三陽上應于五必由四以進四位高權隆凡
人于此鮮不侈然自大者九四剛明于利害之幾盈
謙之理辯之甚晢故能不有其彭如伊尹辭寵利周
公遜碩膚是也無欲而不攖于物如神龍然何增繳

之可加所以无咎又按匪其彭謂彭原非其所有
也若視以為本有而妄為把損豈能超然于勢利之
外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
之吉易而无備也
楊誠齋曰六五大有之主也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
執之以柔專任誠信故能感發上下之志君臣之孚不
約而自堅道義之威不猛而自洽　蘇傳處羣剛之間
而獨用柔无備之甚者也此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
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于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

削
按本義云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又云太柔則人將
易之而無畏備之心似矣然未有天子德備大中群
賢交贊而猶不足于威者也威從厥孚交如而生是
以坦易无備而天下畏之故曰易而无備也蘇傳云
以其无備知其有餘斯得之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九吉自天祐也
按上九之所以得天祐者爻與象皆未明言至繫辭傳
釋之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

大有之時六五虛中以致上下羣剛之助此人之所知
也至于上九須補羣剛以輔成六五大中之德此或非
人所能知也故夫子特以信順尚賢表明之凡當大有
之時處人臣之極地自非盛德之至則必有虛夸而不
信驕亢而不慮媢嫉而不能尚賢者矣今上九乘德无
明誠信昭著此履信也執柔守謙處亢能下此思順也
又能尊賢樂善汲引羣剛或同明相照或同德相援此
尚賢也凡此皆上九所以致六五之孚成大中之德者
是六五一人之福上九實有以致之而上九若無預焉
功名讓之衆正而已不居福祚歸之大君而已不與焉

古人臣尚致其用無以過此此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也大畜之上九亦有尚賢之事謂其尊尚在下之三
陽也則大有上九之尚賢義亦如此今竟以下從六五
為尚賢則後世大臣阿諛順從以容悅為事者有以藉
口矣且何以為推賢讓能休休有容者勸哉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辨卷之五終

周易辯卷之六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程傳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能下謙之義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自處何往而不亨

王童溪曰天氣下降以濟物天之謙也其化育之功光明若見則天之亨也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其氣上行以交于天則地之亨也 蔡節齋曰虧盈益謙以氣言日月陰陽是也變盈流謙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害盈福謙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惡盈好謙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 朱子曰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聖賢之君以謙下人則愈尊而愈光若驕矜自大則雖尊而不光 蘇傳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此所以爲君子有終也不于其終觀之則鮮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于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

按謙之爲義始見于易再見于虞書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惟其招損所以不可自滿惟其受益所以不可不謙唐虞君臣皆深明此義交相戒勉始終以謙德自持如舜稱堯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以此受天眷命爲天下君稱禹不自滿假不矜不伐天下莫與爭其功能以至終陟元后則謙受益之明效也禹稱丹朱以傲慢而殄厥世有苗以侮慢自賢致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則滿招損之明效也及禹奉命征苗聽益之教班師脩德

而有苗格則又謙受益之明效也謙之亨且有終至理昭著可見于前事者如此厥後仲虺告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傅說告高宗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與虞書之意無異至文王繫易以五字括之曰謙亨君子有終夫子推言天地神人同此一道以見盈之所以必招損謙之所以必受益其道斷乎不爽則自天子之尊以至上庶之卑舍謙之一字更無持身處世之法矣故曰謙德之柄也柄以舉物謙以進德君子終身持之不敢

失墜存心愈謙則受益愈多是以位尊者愈光位卑者人亦莫能踰也由此言之人患不能下人耳誠能下人未有不高出于人上者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本義以卑蘊高謙之象也 馮厚齋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乃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

按謙取地中有山之象以見謙非德厚者不能也薄德之人淺衷小器其心易盈豈能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君子之德厚也如地其有功勞于天下也如山山雖階起于地上似乎至高然在地上者有限在地中者無窮而惟地之廣厚有以蘊之故雖有至高之山而自大地視之藐乎不覺其為高也此與厚德君子功勞蓋世人見為多而君子自視寂若無有者殆無以異君子之謙所以亨且有終者蓋深體此象而能然也既以此治身即以此治世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及爻中行師伐國正王者治一世使謙之事即虧盈益謙之意也然盈者不能治盈惟謙者乃能治盈如舜禹以謙受益而苗民咸格正以我心能自抑損故彼意亦退然自下若君子不能自謙豈有能治一世使謙之理若秦皇漢武以驕盈之氣用師侵

伐則虛內事外海內蕭然所得豈能償所失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本義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 張南軒曰牧如牧牛羊使之馴伏方可言謙

按謙謙君子所以涉大川而吉者何也試觀驕盈之人妄自尊大凌人傲物即語言嚬笑之間皆可以作風波而召禍患則知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者雖處風波震撼之中自能化險為夷轉禍為福何吉如之蓋險難不生于世路而生于己之勝心客氣者多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蘇傳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于鳴謙之所以為謙者三也其謙也以勞故聞其風被其澤者莫不相從于謙六二其鄰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于謙而六二又以陰居中雖微九三其有不謙乎故曰鳴謙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于三貞以言其出于性也

按鳴謙之義惟蘇傳最為得情艮以勲德大臣謙讓不伐則一時風聲所感莫不和鳴相應以成其謙有百僚師師濟濟相讓之意然苟非中心有得即勉為謙讓不能持久而有終朱子云太虛中本無物事業功勞于我何有此心體之本然也六二中正有得于

心體之本然其鳴謙也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楊氏曰所以能成天下之功者非剛明之才不可也三以剛明之才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倚信勞而有功矣

程傳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難矣況于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爲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 楊誠齋曰萬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謙而有終也

按謙之六爻止言其謙而不言其所以能謙夫子于繫辭傳釋謙九三爻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

之至也唯德厚之至故不自覺其功之盛唯地厚之至故不復覺其山之高夫子此言適合地中有山之象蓋中明九三之所以能謙也自古功臣令終者鮮皆由器小易盈恃功驕恣失于謙讓所致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庶幾哉于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故謙則終吉不謙則終凶出乎此即入乎彼其間不容髮也夫子曰致恭以存其位非獨贊辭實戒辭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程傳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 本義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

按象以六四之撝謙爲不違則解之者曰施布其謙但未解如何爲施布如何爲不違則蓋以人事君乃大臣之法則也周書紀成王訓勅大臣之言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此正撝謙之實事六四居近君之位在勞臣之上當撝布其謙以推賢讓能爲務使勞臣益得展其功烈庶有以和合庶官之心不失休休有容之度此所謂不違則也不然則與僞謙恭者何異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

服也

按惡盈好謙者天地神人之所同也天子以一人爲天地神人之主必能馴服天下之心使同歸于謙而後天下平而後天地神人之心無所不順六五居尊執柔以謙受益爲衆所歸不必權力富厚而自能左右其鄰使剛柔皆樂爲之用故曰不富以其鄰鄰謂上下諸爻以之者非以力服之以謙服之也于是收合羣鄰之心以侵伐不服之國以衆加寡以至順伐不順何往不利侵伐猶事且利況于他事又何不利王者以謙道治天下其效如此此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治一世使謙之

事也或謂謙者常失之于弱須以威武濟之此不知謙
道者也觀于初六之謙可涉大川六五上六之謙可用
行師伐國是天下之至强無以過乎謙者也不然聖人
亦何利于謙而諄諄教人以趨于弱乎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
師征邑國也
按上六鳴謙與六二同夫子何以云志未得蓋上六以
九三勞臣在下而己以無功而踞高位此其志之所不
安也惟不安故深致其謙以下三而得三之心力也愈
固是以利用行師征邑國也經文無不足于上六之詞

本義乃謂上六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
于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愚竊以爲自古行
師必命卿爲將如禹益征苗胤侯征扈太公周公方叔
召虎之出征及春秋列國用兵三軍將佐皆命卿爲之
未有用無位之人以行師伐國者安得以上六爲无位
乎小者爲邑大者爲國凡有不服皆所當征經文明言
征邑國而本義以爲治其私邑而已未知何據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
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
人以順動則刑罰淸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
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爲順以動故其卦爲豫而
利以立君用師也　胡雲峯曰建萬國統大衆非順理
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從不可也
按豫惟九四一剛位居近地上爲六五所任下爲衆
陰所宗能以震動有爲之才達羣陰凝滯之氣暢一
人之德意收萬國之歡心此四之所以得行其志而
成豫也彖傳云剛應而志行爻辭云由豫大有得皆

至九四而言也求之隆古惟舜禹伊周柄用之日功
成之後足以當之其時建國親侯則萬邦協和興師
伐罪則室家相慶所謂利建侯行師明效彰彰可覩
矣夫子贊易至此特惓惓于順動之義謂四之所以
得行其志而成豫者惟其順以動故也順以動者謂
順理而動不以私害公不以利傷義也又順序而動
無緩其所急不凌節而施也此皆所以致豫之道也
夫既以順動而致豫則所以保此豫者可或一日而
忘其順動乎然人情當未豫之時兢兢焉以求順動
者有矣至已豫之後凡所動作往往逆理悖常顚倒

失序者何也忘其和樂之所由溺于逸豫而不返也若已豫之後仍能順動此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以此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且莫之能違焉有建侯而侯不順行師而師不順令者乎益之告舜也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此皆順動于已豫之後者也舜之時天下之民財已阜矣愠已解矣可謂至豫矣豫則逸樂易縱也法度易弛也失法度而縱逸樂則心志昏而賢否混任賢必不專去邪必不果而違道干譽咈人從欲之事紛

然雜出矣以舜之爲君也禹臯之爲臣也而益猶諄諄告戒若此可見既豫之後順動爲難豫之時義順動爲大若既豫之後仍能順動此道符于天地行合于聖人者也故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苟刑清而民服則兵革不動諸侯親服而萬邦和寧矣豫之時義豈不大哉夫子一則曰順以動豫謂以順動而致豫也再則曰豫順以動謂已豫之後仍以順動而保豫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豫之時義孰大于此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程傳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而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爲豫　潘氏山曰樂之爲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

按諸家疏解但言作樂而于崇德二字未見發明愚以爲崇德者樂之情而豫之本也今以孟子之言推之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又曰樂之實

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此樂之所以自崇其德者也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此樂之合百姓以崇其德者也以此薦上帝配祖考是以上帝降康祖考來格故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之謂崇德此之謂得樂之情知豫之本不然穢德彰聞萬民愁怨縱有驩虞小惠未能獨德羣黎則幽明之間正多遺憾雖合古今盛樂而奏之上帝其能歆享乎祖考其能悅豫乎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本義陰柔小人上有强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爲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胡雲峯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初位卑材弱當豫之初而志已滿極凶可知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本義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

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意正如此則正而吉矣　程傳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速去之早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爲教之意深矣　蘇紫溪曰不終日只是不久安于豫之意凡人之所溺而不返者彼若不能以頃刻安也蓋衆人慮淺故成而有淪其悟也在事後君子識微故不遽逸豫其覺也在幾先夫是之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子所以極贊其知幾之妙也

按繫辭傳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當豫之時凡在九四之上下者皆有耽于逸樂之患故上交則阿附以求豫而爲諂下交則狎昵以適情而爲瀆如鳴豫之初盱豫之三此上交而諂者也貞疾之五冥豫之上此下交而瀆者也惟六二介然守正不溺于豫是以心志清明而諂與瀆無自生焉此知幾之神養之于寧靜之中灼然前知而不惑者也夫吉凶之未著者爲微已著者爲彰操持之堅定不易者爲剛其荏苒易溺者爲柔于此皆能前知之

而執中秉正介石不移則其神智出于幾先足以開導羣迷師帥天下故曰萬夫之望象所謂順動者必有此先見之明靜安之慮而後能也聖人爲處豫者示之極則如此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本義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四爲卦主故六三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宜有悔者也其占爲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問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其義如何朱子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爲樂者也　胡雲峯曰二中而得正三陰不中正故盱豫

與介不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　張中溪曰六三一爻
凡兩言悔始則示人以致悔之端終則勉人以改過之
悔　程傳處身不正進退有悔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
君子處己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
也
程傳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
事豫之所由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
下之豫也四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
獨當上之倚任而下無同德之助所以疑也惟當盡其

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何患乎無助也簪取
聚髮也
按九四所謂剛應而志行者天下之豫皆由於四然
四之致豫必非一手一足之力故其要在得朋得朋
之要在于去疑四居陰有疑象疑心一生則朋散而
成孤立之形豈得大行其志勿疑朋盍簪此戒四之
辭也然諸陰之所以不見疑于四者全在不溺于豫
如鳴豫盱豫冥豫皆溺于豫者也必如六二之介石
則四乃不疑此戒諸陰之辭也六爻相成之道如此
聖人一一指示使天下後世當致豫之大任者必如
九四之勿疑而後可以得衆朋之樂助享豫順之成
業者必如六二之介石而後可以當盍簪之良朋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
也
馮厚齋曰貞疾猶痼疾也六五陰柔當豫之時上下耽
于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慢不
省此貞疾之證也　胡雲峯曰易之言疾者四曰无妄
之疾勿藥有喜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曰介疾有喜皆言
疾之愈而可喜此言貞疾僅得不死耳未可喜也豫最
易以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而去之六五陰柔

不正未免溺于豫而有疾猶得不死者中未亡也人莫
不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初
之鳴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程傳六
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于豫不能自立者也
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于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
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
多在四亦無失故于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于五
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己之義若五不失君
道而四主于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福如太甲成王
也　吳臨川曰乘剛而有衰弱之疾則無以御其下矣

當上卦之中則位與號猶未亡也周雖微弱亦以久存
此爻似之
按中未亡言中德非言位號五中德未亡猶得以禹
益之戒逸樂周公之戒無逸告之而使自振于沉迷
豈特不死且可以去疾而有喜蓋六五柔中之主任
賢圖治本亦無疾但當上下方豫之時恐有耽于逸
樂之患聖人見疾于未形故爲危言以示戒此正所
謂知幾之神欲人主無死于安樂云爾豈以其位號
僅存爲中未亡乎至于衰周之主大勢已去位號僅
存一切建侯行師之事天子不復能有所舉行不過

賴先王遺澤以延一線併不足以言中未亡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于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
爲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
以廣遷善之門也
按冥豫與知幾相反知則不冥冥則不知凡人以豫
爲成業可以長享而不壞而不知樂極生悲敗且立
見以上六動體能變故猶有渝上既渝矣猶可以療
五之疾速三之悔去初之凶不特自開其冥而已也
艮以上之所居爲師尹具瞻之位有弼亮天子表率

百僚之責若以豫自迷斷而不醒則將胥天下而爲
長夜矣咎可勝言哉故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祜在
上二字自有關係不可畧過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程傳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陽來下于陰陰
必悅隨爲隨之義　本義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
從其通易矣故爲元亨然必利于貞乃得无咎若所隨

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　張中溪曰隨之道
利于貞正不正則爲詭隨雖大亨而有咎故必大亨而
利于正然後无咎亦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　程傳
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天下
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
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于
此也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本義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程傳君子晝不居內夜不
居外隨時之宜也　張南軒曰隨者順理而行如嚮晦

則人宴息特舉一事之著者言之耳

按夫子于隨之彖象總發明隨時之義夫隨之所以大亨而无咎者以所隨之得其正故也然何以不曰從正而曰隨時蓋正合乎時之宜則隨乃盡乎正之利也時之有古今也猶其有晝夜也日出而羣動皆作則以動作爲正日入而羣動皆息則以宴息爲正由此推之細而至于一語默一嚬笑大而至于政事之張弛賞罰之先後禮樂之質文制用之豐儉各順乎其時而變通以行其正是以動而可悅而天下之相隨者皆相依于不可解之天維繫而不忍捨也苟

泥于正而不適于時是猶以晝之所行而施于夜以夜之所息而施于晝則非其時矣非其時即非其正矣天下其孰能隨之故隨時之義甚大自非精義入神之君子不能晰之至微而處之至當也聖人欲條舉其事以示人而不可勝舉也故即嚮晦入宴息之一端以示之若曰所謂時者猶日之有晦而所謂隨時者猶嚮晦之有宴息也苟明于此一端而其餘可以類推矣自六爻言之以剛居尊得中得正曲盡隨時之義者莫如九五故自初九以至上六義皆以隨五爲正云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按官者主守之謂渝變也初九之正應在四是四爲初之主守初之所當隨也然當隨之時五爲隨主以中正居尊得天下之隨則初當變其所主而上隨于五乃爲得正而吉故曰官有渝貞吉若六二六三不能往隨于五而就近相係則隨時之義不明所隨不得其正不足以爲吉矣初既不隨四亦不與二三相係而徑往從五是爲出門以交交得其正則正之所在即官之所在雖渝變其所守適以見其勇于從義也初居卑位而能杜

私門之朋黨則遵王之大義初之功良不淺矣故曰出門交有功功在出門謂不係二三也吉在渝謂不隨四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胡雲峯曰小子初陽在下象丈夫五陽在上象六二以初陽在近而係之則五陽雖正應必失之矣　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故初九九四九五不言係而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也　吳臨川曰二之中正非必果背五而向初也但以其近比易于牽係倘若係此則必失

彼二者弗能兼與也故爻辭示戒云
按復之六二以從初爲下仁則隨之六二下係于初
亦未可謂所隨之不正也春秋諸侯初即位例稱小
子初九以剛居剛本非不正特以其在下故稱爲小
子耳但隨之時九五中正居尊爲隨之主上下諸爻
皆以隨五爲從正即初九亦越四而隨之况六二本
其正應乎但二柔恐其近係不能遠隨故戒之與同
人之戒六二意正相符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
下也

本義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于初
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
非正應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故又戒以居貞也
徐進齋曰以六居三不正也以九居四亦不正也以不
正相比必至于詭隨故以居貞爲利　胡雲峯曰士之
病莫大于有所求三之于四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
妄有不正之求也故戒之
按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三之志于何處見之即于
其隨有求得處見之也蓋三以初在下非當事之人
不若四之當任者可以有求必得故舍初而係四也

三陰柔不中正雖係丈夫亦從勢利起見非真從正
也故教以利居貞謂以從五爲居貞也從五則得舍
極避王之正義故利係四則涉大臣植黨之私情于
義爲不正故不可居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
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若于隨有獲則雖
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于己爲臣之道當使恩
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
故凶居此地者奈何惟孚誠積于中動爲合於道以明
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

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
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積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無
不中道在道也惟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是以下信
而上不疑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非
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
不疑亦由中有孚誠而處無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郭白雲曰六三隨有求得隨人而有得也九四隨有
獲以得人之隨爲獲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位正中也

張中溪曰九五居正中之位而下得六二之正應中正相孚善莫大焉象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九五足以當之也

按九五以剛居尊得中得正能曲盡隨時之義者此宜于天下之才無所不兼收天下之善無所不孚契如出門之初在道之四與維係之上六無不與五相孚者何獨以孚于六二之嘉爲吉乎蓋九五位在正中則必取天下之正中者以立隨時之準而後可以兼衆善而無弊故以六二之柔中配九五之剛中嘉偶定于是而皇極即建于是天下臣民雖欲不隨之而不可得矣然五何以不言隨而言孚蓋孚乃所以爲隨也隨而不孚是貌相從而心不固也人王處至尊之位其勢與天下疏若不能推其誠心與天下相信又何以使天下之隨之者至于係之維之固結而不可解乎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爲王用亨于西山　胡雲峯曰窮之義一謂豫之初曰志窮凶其人欲沉溺而不可脫也隨之終曰上窮吝其人心固結而不可解也

按九五以正中之德爲天下所隨非獨遵王之義有所不可違亦以至善所歸有所不容戒也初九處下最遠且當出門以交況上六居高位在近地含五將安歸乎此所以係之維之固結而不可解也王者既以至善見孚于人心即以此孚信上達于天神故用亨于西山所以篤信也以臣民之無有二心于王者明王者之無敢二心于上帝也神人一理幽明罔間未有至信不孚于人而可以昭假天神者論[illegible]尤則隨時之義豈不大哉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本義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如此則積弊而至于蠱矣　蘇傳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無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

事事故曰巽而止蠱夫下巽則莫逆上止則無爲下莫逆而上無爲則衰亂之萌起矣　程傳甲數之首事之始也治蠱當推原先後爲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于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　夫有始則必有終旣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爲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至于元亨也

按文王于蠱字下仰繫元亨二字夫子釋之謂蠱之時天下壞亂已極治之者決非小補可以奏功必元亨而後天下可復治也如人已病蠱精神消耗已盡其患幾于不治矣治之者必大復其元氣使周身血脉重復疏通而後可得再生也然時事至此已難下手若畏難苟安是坐以待斃也故必往而有事如大川在前奮身往涉以求必濟庶幾天下可治其治之之道若何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是也甲日之始前事壞亂已極若因循苟輭萬無可爲必將前人已壞之緒更始再造故以甲字取義先甲三日爲甲子甲寅甲辰後甲三日爲甲午甲申甲戌取天行終始循環之義蓋必自强不息終則有始如天行之至健方可去苟止之宿弊而啓至治于方新此所謂元亨而天下治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李隆山曰山下有風山木摧落蠱敗之象　蔡介夫曰蠱壞之極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故治蠱之事莫急于振民然自新爲新民之本故繼之以育德蓋反本之論

按蠱之時下卑巽而上苟止溺于燕安事事闒茸百司庶府無處不滋其蠹弊民生之凋敝風俗之頹敗可知矣不有以振起之則亂將何極然欲振民而不求其本則將以智術驅之以刑戮脅之民不堪命奸益不勝速亂之道也惟反而自育其德則亦能育同德之人與之共治其民無長不仁之心自有以振民生無犯不義之事自有以振民行振之有方則刑輕于他時而犯者寡衣食多于前年而盜賊少禮義不期興而自興矣所謂元亨而天下治者此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

考也

蘇傳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　本義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　質卿曰人子能幹父蠱方稱爲有子不然與無子同有子考始得无咎不然考終有咎也　楊敬仲曰意承考者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弊終不除乃所以彰父之惡也

按周公以幹蠱之事責成人子使人讀之聳然有奮發之意言爲人子者必能幹蠱方可謂有子不然則與無子同先人之業自此斬矣必有幹蠱之子而考

乃得无咎不然則考之咎終不能無必且遺羞于千古伏痛于九原矣人子能操此危厲之心則自能奮涉川之勇用先甲後甲之功以致天下之治矣此義諸爻所同特于初首發之夫子曰意承考也蓋子當幹蠱之時與天下更始不得不反前人之覆轍雖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有所不容已矣豈敢以紹述爲辭而姑息以遂先人之過貽宗社之憂乎然君子必有以原之曰意承考也謂事不承考而意實承考此誠善繼人之志者也　又按六五爲天下主承父蠱之後此則天下治亂宗社存亡係焉在五自不容不幹

以其子職之關切故也自四以下于五爲臣而初又最卑何得槩律以子道而責至卑者以幹至尊之蠱乎曰臣子之誼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五既以父事爲子事則自初至四安得不以君事爲父事乎且自天子而降公侯卿大夫士庶皆有父母不幸而父母有蠱皆當盡力以幹之而後可爲有子而後考得无咎故謂初爲五幹蠱以國事爲家事可也謂初自爲其父幹蠱而盡孝即以作忠亦可也禹八年于外三過家不入門此所以修鯀之功補鯀之過不忍厥考之無子而有咎耳乃子道盡而臣道亦盡幹家幹國其歸一也卒之郊鯀配天一雪羽山之痛則鯀乃可謂

有子而釋厥咎于天下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蘇傳陰之爲性安無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之深而幹之尤難者寄之母也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以是爲至難也非九二其孰能任之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無用剛之迹可以免矣　馮厚齋曰六五陰柔取象于母蠱九二爲五之正應又取乎內有剛中之德善幹者也　蘇穎濱曰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爲

帝轉紛爭之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于外裴炎爭之于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可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彊計封王諸呂呂氏安之故卒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何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何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警陛下耶文皇帝身履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于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廬陵王于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

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于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罷而不問復援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于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于毀傷故耶

按幹母之蠱三代以上其事罕聞艮由聖帝明王修身齊家防微杜漸不致有宮闈亂政之禍貽于後嗣故也至春秋以後其事屢見呂武二后其最著者也而所以幹蠱之道周公已明言之矣陳平狄仁傑身當此禍斡旋極難而其所以處之者脗合不可貞之義玆故備錄斯言之不惟經旨曉暢亦使後之臣子不幸而値此者觀往事審時變而求所以善處之方庶幾其有濟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王湘卿曰以九居三剛之至也以此爲臣是諍臣以此爲子是諍子諍則有不順之名故始不免小有悔然不陷君父于不義則終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寛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 毛漪川曰九三之剛失之過故悔六四之柔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爲三之悔不可爲四之吝此治亂與亡之機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張横渠曰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 胡雙湖曰在九二以五爲母在六五又自取子道以繼世之君言也 鄭孩如曰子有幹蠱之名則過歸于親矣幹蠱而親不失令名此爲用譽以幹之也

按本義謂六五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

蠱可致聞譽信如此說是六五幹蠱德歸于臣而譽歸于己也似非經義初六之辭曰有子考无咎謂子能幹蠱則考得无咎此人子之至情聖人之明訓也初以无咎歸之父而五背以譽歸之己乎因父之蠱以彰己之名非孝子之用心也雖繼亂之後事多更始而整頓完復成業依然則以人子之補過保先人之令名不惟无咎而且有譽矣記曰禹能脩鯀之功不曰釐鯀之愆而曰脩鯀之功是功成于己譽歸于親也夫子稱泰伯文王皆稱其至德爲其深衷隱厚不近于名也若人子思以父蠱顯名不可謂德惟辭德于父而已不居斯足以見子德之至耳故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馮文所曰當蠱之時而曰高尚其事者非徒爲潔身而已惟不繫世累之人然後能濟世也 王昭素曰取不貪之志以爲法

按蠱之時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爲蠱卑巽苟止之病皆出於貪權固寵富貴利達之徒天下之蠱皆此輩成之也夫以能利爲心者必不能以君父之事爲事故只有致蠱之禍決無幹蠱之用有幹蠱之用者

必其超然于富貴利達之外天下弗顧千駟弗視者也周公于上九特表此高致夫子亦稱其志可則言必有此志乃不至于致天下之蠱即可任以治天下之蠱故曰志可則也且不獨人臣宜然即以人君言之苟非有天下而不與之高致亦必不能以治天下之蠱也如周平王德申侯之立己而不報父讐故終不能幹幽王之蠱以棄西周之業宋高宗處徽欽之復返而曲從和議故終不能幹靖康之蠱以貽南渡之羞皆爲其貪戀富貴志卑而苟止耳

周易辯卷之六終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辯卷之七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程傳臨大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為義 劉濬伯曰陰為民陽為君大君臨民之象 張中溪曰自復一陽生積而至臨則二陽長矣故曰

剛浸而長 本義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月也 姚承菴曰至于八月有凶蓋教君子乘臨之勢宜善其所為臨待之于可久耳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是君子之所以臨天下者

按本義以進而凌逼于陰為臨然考之經傳如臨下以簡予臨兆民及論語居敬行簡以臨其民中庸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之類皆取臨民之義並未有訓為凌逼者至于臨之為卦彖與六爻皆未言所臨者為何事及讀夫子大象之辭曰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則知所謂臨者即指臨民之事其義甚明而羲皇名卦為臨之意亦曉然矣蓋陽為君陰為民民皆無以自明故有待于君之教民柔無以自立故有待于君之保此正臨民之實事也復卦一剛初復已有君道然初陽在下時方潛隱未遽臨民至于二陽浸長則出潛離隱君德已著為天下所利見羣陰不得不相率而君之此其所以為臨也然則上之四陰何以通謂之臨乎蓋在上之柔者能援引在下之剛者以行其道則亦足以有臨矣此六五所以為智臨併三四與上之陰皆得謂之臨也○文王于臨卦先以元亨利貞繫之旋示八月有凶之戒何

也蓋欲臨民者教思无窮容保无疆以法天之道勿使道失于已而徒聽氣數之消長也夫臨民之道教之則必思所以悅之不悅雖教之而弗入也容之則必思所以順之不順雖容之而弗安也教之而弗入猶弗教也容之而弗安猶弗容也失此二德何以臨民能兼之者惟剛中之九二乎剛故能力任師保之事中故能兼盡悅順之德此誠堪代天以行其道者然必有待于大君之應而後其道可大行何也二雖有君臨之道而位猶在下可以臨一方未可臨萬國也臨萬國者謂之大君六五是也六五雖居大君之

位而剛中之才不及九二故必虛中以應二五既應
二則在五之左右者如六四上六亦必同心以下應
故二陽在下各得以大展其咸臨之用畢効其行正
之功此臨之所以大亨而得其正合于天之道也故
曰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以剛中盡
悅順之妙理以剛中有應致无窮无疆之大業自古
臨民之主必如此乃可謂法天之道必如此乃可謂
聰明睿智足以有臨而不然者雖有剛中之才克任
師保萬民之事而上弗之應是棄才也棄才則才雖
長而易消才消則人主無與共行天道天道弗行則

天位難保雖欲臨民其可得乎故曰至于八月有凶
消不久也幾見二陽之長旋見二陽之消爲期不過
八月此循環之定數也方其消也吾有以養之使長
及其長也吾有以培之使不消此天道之不息也臨
民者其可捨不息之天道而徒以長而輒消者委諸
循環之定數哉　七日來復主陽而言日爲陽七者
陽數也八月有凶主陰而言月爲陰八者陰數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按臨民之道取法于天廣大公溥無私覆載無私照臨
故曰咸臨咸臨者君道也天道也所以能教思无窮容
保无疆也初當潛時未居君位而志在行正不貶道以
徇人不曲學以阿世故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按九二咸臨之道與初九同但初未當事任其可見者
志耳至于九二則已當事任凡教思容保皆須實致之
于民必其與民相安而得吉也斯无不利无不利者萬
民無不順命之謂也然唐虞成周之世猶有苗民逆命
頑民梗化孔子爲政國人謗之迨增修文德漸摩日久
政成化行而後民皆悅順求其一時無不順命豈不難
哉故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言咸臨之時猶有未

順命者故必孚之以吉而後乃无不利也聖人臨民純
用德教雖不廢兵刑然未嘗輕試驟用以殘民命也夫
能使民不罹于凶方可謂吉如所云勝殘去殺刑措不
用者是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
之咎不長也

按咸臨之君子不求近利不博小譽廣大公溥以天道
自處者也三陰柔不中正無此德量不免以甘悅臨民
其意將以利之也而不知其有甚不利者存夫甘臨者
必有小惠以徼譽于民也必有所假借于法度之外以

明寛也然忠在一時而後弗能繼則怨咨隨之姑息爲
仁而義弗克正則奸慝作焉其爲不利甚矣憂則思遠
自能取法二陽以從正道雖有咎而不長也聖人知天
下之臨民者苟無得于咸臨之大道計必將有事于甘
臨三爲悅主陰居陽位有甘悅之象故特發此義以示
人在唐虞之時卽有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而孟子謂
子產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爲政與此爻正相發明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按上三爻皆陰居上位德不足以臨民必資于在下之
剛明者以爲臨六四下應初九而曰至臨何也蓋初九

咸臨與天同道四之識此苟不足以至之豈能與之相
得而無間相與以有成乎故必有四之至臨乃足以配
初之咸臨也是旁招在野之遺賢周聽四方之民隱庶
有以釋納溝撻市之恥耳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謂以
四之柔正配初之剛正兩正相當自有以知其所至而
至之使初九得抒其行止之志也如此則四之臨天下
無愧矣何咎之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按自初以上凡有臨民之責者皆可稱君而惟居五位
者有統理萬邦總帥百辟之任故獨爲大君大君之道
在于安民尤在于知人人之所宜有宜于咸臨者有宜
于至臨敦臨者其在六五將何以爲宜哉宜于智臨而
已矣智足以知之而後有以臨之苟智不足以知之是
莫能審辯其孰爲咸孰爲甘孰爲至與敦而貞邪必至
于顚倒用舍必至于違宜天下眞才碩德皆無以自見
而敎思容保之事必有扞格而不行者矣故惟智臨爲
大君之宜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所行當其可之謂中
如其人不備咸臨之德者必勿使居親民之地其或有
蹈甘臨之咎者亦必有以正其違道之愆或有識量未
至不達于至臨之體誠信未敦不足于敦臨之誼者必

勿使居卿相公孤之位人宜其官道充其位如是之謂
行中行中之謂智臨也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
惠黎民懷之夫知人必以安民爲實效民不安是官非
其人也官非其人是大君之不智也誠能知人矣則必
能官人以安民而凡教養事宜各當其可此豈非大亨
以正之天道是八月之所不能消凶災之所不能犯者
耶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按上六居至高之位所謂高而无民者是也其敦臨也
非有所加厚于民也特厚其親民者而已親民之事俱

付之咸臨者上與下民本不相親惟有篤厚咸臨之人則愈培愈多而民生愈厚且上六與咸臨之人本非正應亦非能盡咸臨之人而親厚之也惟有啓廸智臨之主篤信咸臨之臣相與教思无窮容保无疆而已在六四患其不至不至則有所偏蔽而不舉之處下無以達咸臨之志蓋上無以廣智臨之聰明六四既至矣而上六不敦則智臨者或以治安而倦于延攬咸臨者或以行正而格于憸邪天道不行浸長之陽不久且消矣上六之敦其可少乎象曰志在内也内謂二陽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去聲示也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觀下觀觀天俱平聲 觀也係二觀字俱去聲

程傳凡觀視于物則爲觀平聲爲觀于下則爲觀去聲人君修德行政爲民瞻仰則爲觀去聲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爲觀平聲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惟取觀見 本義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 項平菴曰盥者祭初盥手凡祭之始百未一爲也薦者祭禮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無不陳也 胡雲峯曰盥而不薦以喻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于行事而孚信在中已顒然可仰觀之者見其盥未見其薦亦已信而仰之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 徐進齋曰下觀而化謂上有精潔誠敬之德顒然可仰則天下觀感而化如舜恭已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此也 吳臨川曰言感應之速觀道之神也神者妙不可測之謂服從而化也

按諸家只解盥而不薦等語獨未發明大觀在上一

節殊欠頭顱夫觀之所以爲觀者謂九五中正以觀天下也中正之理我生所自具全體大用無所虧欠能觀乎此是爲大觀而凡稽之往古驗之天地質之明師良友參之風謠物議皆可以爲大觀之助非猶夫童子蒙昧之觀女子拘攣之見也去盡蒙昧脫盡拘攣廓然無際之中而準則自定權衡曲當方可以爲大觀然此非徒見及之而已必也體之于身而措之于行事夫體之於身而措之于行事則必欲其順也又欲其巽也不順則勉强安排無安行自得之趣不巽則疎浮膠滯無精義入神之用豈能動合中正

乎未能動合中正豈足以觀示天下乎故曰大觀在
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下者中正也夫子不
徒曰中正而先言大觀又言順巽大觀者徹見乎中
正之原也順巽者曲盡乎中正之則也在上者果能
如此則孚信在中感無不應動容舉意而化馳若神
不待教令施設而民始服故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下觀而化也神道設教正謂此也先發明大觀在上
一節則全彖之義自見而六爻中觀生觀民觀光等
語總以大觀二字括之矣夫子贊易必于卦辭內指
出頭顱示人以入手之方後儒解易似未見及毋亦

卦辭疎畧卦辭不明安得爻辭節節融貫乎其支離
乖隔又有以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程傳省方觀民也設教爲民觀也 劉三山曰觀民設
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晉
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

按省方之典三代以上則天子自行三代以下則直
指代行然苟非大觀順巽中正以觀則省之而不知
其風之所自教之而不知其化之所本神道不行乎
其中亦何以動人哉祇以擾民而已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本義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爻以觀瞻爲義皆
觀乎九五也 程傳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
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
稺之觀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
分也不足爲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 項平菴曰
下民日用而不知乃其常也君子而不著不察則可羞
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胡雲峯曰初二皆陰初位陽故爲童二位陰故爲女童

觀茫然無所見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闚觀是所見者
小而不見全體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
曰利女貞則非大丈夫所爲可知

按大觀之主雖以神道設教亦豈能必天下之人盡
爲大觀乎其童觀闚觀亦各隨其分量所至耳第時
方尚賓人思競進周公于童觀者特名爲小人小人
只宜安于爲下倘自負爲君子輒欲觀光王國不亦
羞乎闚觀者特名爲女子女子只可謹守閨閤倘自
以爲丈夫輒思經營四方不亦醜乎聖人立教嚴謹
如此正欲在上者鑒衡無爽勿使女子小人得以冒

昧而進于高位而在童觀闚觀者亟宜審所自處而
知所勵志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程敬永曰我生謂我之所以生也非內自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生　楊誠齋曰三五皆曰觀我生三察已以從人五察人以修已

按三五皆曰觀我生生字所該甚大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觀至此乃為大觀即以徵庶民考三王俟後聖建天地質鬼神總以我生為之符券耳故不曰道不曰德不曰性命而直曰我生

聖人指示親切使人不外求而自得也然觀之而見其真不為童觀者鮮矣觀之而見其全不為闚觀者又鮮矣見其全矣而體之于身措之于行事能順能巽以悉協乎中正者又鮮矣三固能觀我生矣而其用之神與不神三自知之自信之也故未許其必進而斟酌于進退之間庶不至輕進而失道若退而自以為有餘及進而觀焉而有所未善不幾犯靜言庸違之戒為聖朝所棄乎故當詳審之也賓王可易言哉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其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當觀天下之政化則君之道德可見矣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進于王朝則謂之賓　胡雲峯曰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自視曰生方出于我者也自四視五則曰光已達于國者也不指君之生而曰國者觀其達于國者則其出于君者可知也　唐凝菴曰爻言利用則作賓在四象曰尚賓則尊尚在五

按觀國之光光屬五而觀屬四蓋惟賢知賢惟聖知

聖堯舜在上惟禹皐能見而知之四所謂見而知之者也五雖中正以觀天下而非此見知之臣則誰與觀民設教使四方風動乎尚賓謂五志在尚賓也如大有大畜之尚賢皆謂在上者尊尚賢人觀之尚賓義亦如此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按王者治天下凡典章文物燦然明備皆觀示天下之具也然而神道不存焉神莫神于我生矣生意蘊蓄沛然流行初不恃典章文物之鋪設而未嘗不貫徹于典章文物之中是以下觀而化謂有神道行乎其中也周

公聖人也深知我生如此其神故于九五之辭不別言觀法惟敎之觀我生而已我有生而我不能自觀則誰能代爲之觀者我能自觀而得其所生則又誰能旁爲之掩者故愈觀則愈眞非猶夫童子之觀矣愈觀則愈曠非猶夫女子之觀矣非童子非女子方可稱爲君子君子者非他我生之能順能巽得中得正可以爲觀于天下者是也我生原無不正原無不中使有一毫不正一毫不中總由我觀力未至之故故天下之生一也善觀我生者即我生以觀民亦即民生以觀我即我生以觀民者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也即民生以觀我者以影

之曲直知形之邪正也內外周觀則觀力無所不至而神巧生焉故敎設于此而民化于彼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總之聖人敎人除我生之外別無可觀欲于我生之外別求可觀者不知我生者也然而觀力未至觀法不熟亦不足以盡我生之蘊致我生之用諸家釋觀我生只曰當觀已所行以行字代生字殊欠親切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按九五爲觀于天下上九又爲觀于九五者也上爲師傅大臣老成典刑未嘗不爲天下所觀法然專以弼亮人主爲事故必君德成就方能釋咎于已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故君德一日未成師傅之心一日未釋即君德已成而猶未肯釋然于心也故伊尹將去又陳咸有一德之書周公留召公復相成王詞皆激切危懼此即上九觀其生志未平之意也在九五自觀曰觀我生在上九觀九五曰觀其生必九五爲君子則上九乃得无咎葢古者師傅大臣以致君爲已任心存悚懼常有無窮之慮故其志之未平如此後世人主鮮能尊禮師傅以爲已之觀法而弼亮之臣抱此志者亦難其人故多不達此義

䷔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本義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于其中必嚙之而後合故爲噬嗑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按說者皆言噬嗑一卦專主治獄而不知聖人立敎之意寓重養民不徒言治獄也何以明之曰以頤中有物之象明之也葢頤者養也天下豈有不可養人之物而納之頤中者哉雜卦傳云噬嗑食也如爻象中所云膚腊胏肉皆食物之見于禮經者也凡此皆足以養生是

以納之頤中既納之頤中則必期于可化其有渣滓骨
梗之類必不可化者然後從而吐棄之耳先王之治天
下也先之以農桑繼之以學校師之以慈惠之師忠信
之長總欲漸之以仁摩之以義使皆去惡而爲善耳其
或有必不可化者然後從而去之是以治一罪而天下
服去一凶而大化行故曰噬嗑而亨嗑者合也謂無間
也無間則教行而化洽故亨也若末世教養之道不先
而專主治獄則惡人旋去旋生刑罰愈用愈多安得謂
之合且亨乎故專主治獄者此後世法吏所爲非皐陶
以刑弼教蘇公敬獄長民之意也羲皇立卦文周繫辭

孔子贊易四聖人垂教豈若是其淺薄哉先儒皆言學
易者不應穿鑿穿鑿者謂本無此意而鑿空立說也今
觀頤中有物之象則專主養民必不得已而後用獄以
去間意蓋顯然非穿鑿也聖人立象以盡意君子觀象
而玩辭若噬嗑專主治獄而不及養民則聖人立象何
不曰市中有虎室中有狼而曰頤中有物乎夫室中有
狼市中有虎務在去之而已決無養之之理若頤中有
物是專以養人爲務而去間殆非得已程朱大儒豈見
不及此但拘義中未見發明後之學者亦遂習而不察
止以治獄一事了此卦之義矣夫獄與訟雖大小不同

其理一也若不察聖人象中之意則訟止于聽訟而不
求所以無訟噬嗑止于斷獄而不求所以養民將訟不
勝聽獄不勝斷胥天下之人而爲惡極罪大之歸矣學
易者而不明易象其貽害豈不大哉然則何以云利用
獄也曰天下不能無獄即不能不慎用治獄之人自天
子三公以及士師之屬皆有治獄之責者也其人必如
何者乃利用以治獄乎必也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
章柔得中而上行者乃利用獄也何謂剛柔分剛者無
欲故能執法不撓柔者慈良故能矜恤民命二者並行
不悖不以柔而廢剛之法不以剛而失柔之慈故曰分

何謂動而明動者如雷故能敬勤不怠無或慢忽以從
事明者如電故能五聽並行不致輕重之失平二者相
助爲理動則常明不以宴安而有失察之悔明則慎動
不以疎畧而有未得之情故曰合而章分以立體合以
致用無欲而慈良所以立治獄之體也敬勤而審聽所
以致治獄之用也然必有其體者斯有其用故剛柔二
者莫先焉使非至剛無欲之人則獄貨爲寶私家于獄
之兩辭者有矣彼將以法爲市安能執法不撓爾世亦
有無欲之人執法不撓抑又不能哀敬存心務以武健
快意此兩者大體既失又安問其能動能明也哉又安

可使之當士師弼教之任秉三公參聽之權也哉雖然上有好生之主則下必有明允之臣武王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頤養萬民之主也如有惡極罪大之人三公士師不敢決而上之天子此亦父母之恥矣好生之謂何又敢以爲快不敢以爲快者非姑息以長奸也作民父母存心當如是也惟存心如是故遇有大罪之人必于死中求可生之路而不敢驟決又于小罪之人預明其罰以戒之而不使至于大犯又于無罪之人益盡所以養之之道而不使至于有犯此柔道也亦中道也五居剛位非剛不足以當之而惟于治獄一

事不宜于剛決者恐傷元后父母之心長獄吏刻急之風也五柔得中而上行則雖不廢法而好生之德常行于法之外乃始無失乎養民之本意故曰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利用獄者利用如此之人以治獄也如此則刑期無刑而辟以止辟故利也利故亨也聖人爲元后父毋說法非爲後世獄吏說法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本義雷電當作電雷　徐進齋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知所避勑法者所以防民而使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

按罰者以金贖罪之名舜典金作贖刑謂官府學校鞭扑之刑情法有可議者則許其贖初不及于五刑至周穆王時五刑之疑者亦許其贖是罰者法之輕者也然無罪者不可以濫罰而刑之無疑者亦不可以混罰故明之法則五刑之通稱不在罰之例者懸法以示人使民不敢犯用法必當罪使民知所懲故勑之必歸之先王者謂以刑弼教出于忠厚惻怛之意凡爲人君者當鑒于先王成憲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王註凡過之所始必始于微而後至于著罰之所始必

始于薄而後至于誅過輕戮薄足懲而已小懲大戒乃得其福故无咎　本義止惡于初故得无咎　楊誠齋曰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之下小人能懲以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　朱漢上曰周官掌囚下罪桎桎足械也械亦曰校　吳臨川曰屨謂著于其足如納屨然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程傳二居中得正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爲象然乘初剛是用刑于剛强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彊

義不相妨　司馬溫公曰噬嗑食也故以食物明之
胡雲峯曰噬而言膚腊胏肉若取頤中有物之象各爻
所噬之難易因各爻之德而爲之象　本義祭有膚鼎
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合者　吳臨川曰膚者豕腹之下
柔軟無骨之肉古禮別實于一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程傳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于人則人
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腊肉堅韌之物而遇毒反傷
于口也故可吝然大要噬閒而合之故雖小吝而无咎
胡雲峯曰二三皆无咎而三小吝者中正不中正之

別也　本義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
也
按膚腊胏肉本皆食物所以養人者推此象也則其
義在養民明白甚矣至于噬之難易由其德之中正
與否中正則噬之而易合不中正則噬之而遇毒可
見民心之險易何常顧上所以治之者何如耳然遇
毒者亦終于无咎是其毒已解矣則彼易合者不已
化頑梗爲馴良矣乎此所謂古之知法者能省刑非
徒不失有罪而已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本義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
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
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于艱難正固則吉　楊
龜山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爲間者也以六爻言之則
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　程傳九四剛而明體
陽而居柔剛明則傷于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
故戒以堅貞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以利艱貞蓋其所
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
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
致之于朝然後聽之註訟謂以貨財相告者造至也使

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不至不入束矢則
是自服其不直者也必入束矢者取其直也束矢百矢
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使獄者各齎券書既
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
金則是自服其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
爲鈞　何氏曰兩辭皆至必有一直使之入矢所以自
明其直兩齎券書必有一實使之入金所以自明其實
不實不直則沒入其金矢亦禁止獄訟之一端也束矢
鈞金非貧民所能辦必入而後聽其辭則民之不能達
者多矣雖然履胏石而號者非窮民乎撾路鼓而號者

非窮民乎先王固不以鈞金束矢終罔吾民矣肺石赤
石以肺石達窮民

按金矢之法不見于二三而見于九四何也蓋以二爲親民之吏三爲牧伯之職所聽者下民之獄訟也鈞金束矢諒非下民所辦故此法不行四近君之大臣所聽者勢家巨室之獄訟居多如虞芮爭田之訟衛侯元咺之獄是也故此法可用由此言之讀易者何可不明于六位之辯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本義噬乾肉難于膚而易于腊胏者也黃中色金亦謂

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處尊位用刑于人人無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 李西溪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然猶貞厲則无咎正如穆王訓勅贖刑刑既輕矣猶曰朕言多懼是也 胡雲峯曰腊肉肉兼骨柔中有剛六三柔居剛故所噬如之乾胏骨連肉剛中有柔九四剛居柔故所噬如之六五噬乾肉乾因五取象肉因六取象噬膚噬腊肉噬乾胏一節難于一節六五噬乾肉則易矣五君位也以柔居剛柔而得中用獄之道也何難之有然六三亦以柔居剛遇毒何也六三柔不中正故噬之難而且遇毒六五柔而得中故噬之易而得黃金九四金矢兼得五獨得黃金何也獄訟而出金矢已非尋常小小之訟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爲小獄爲大矣四于獄訟兼得大小兼理之也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昔所謂罔攸兼于庶獄是也故獨曰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 朱漢上曰六五柔中雖不當位施之用獄則無若柔中之爲利矣或曰柔足以用獄乎曰爲人君止于仁不以剛斷稱也楊龜山曰古之治獄吏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

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此以柔用獄之意也

按金矢之法載在周禮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曰周禮盡在魯矣是則爻象所繫之辭一準諸典禮而凡所斷之吉凶一視乎典禮之得失焉爾禮莫大于辨上下即以用獄一事言之九四人臣也大小兼理故金矢兼得此人臣之典禮宜然也六五人君也非大獄不以聞故獨得黃金此人君之典禮宜然也且有司重在執法故用剛所以示執法之公天子重在好生故用柔所以存好生之德此又典禮之所不可紊者

使天子而果斷行刑無哀矜惻怛之意則有傷于元
后父母之仁矣使天子而與閭閻庶獄是君行臣職不
任有司元首叢脞而股肱惰萬事墮矣典禮所在體
統斯存由此推之知凡卦六爻皆有一定不易之典
禮世儒讀易忽而不省此所以終于貿貿也　又按
四之乾胏五之乾肉說者或以離爲乾卦故取此象
今以獄訟之例觀之凡獄訟之辭其小者只聽在下
諸司審斷結案其有重大事情在下諸司所不敢結
者然後申達司寇上之天子此宿案也故取乾胏乾
肉之象蓋以宿肉喻宿案聖人立言字不虛下如此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本義何負也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
圖之則無此凶矣初上無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
刑之象
　按舜典怙終賊刑怙者有恃而故犯終者不悛而再
犯如此則不許其宥贖而必刑之也初九卦之初故
以象初犯之小罪上九卦之終故以象怙終之積惡
此特取始終之義以見不懲于始必至怙惡于終使
有罪者務知悔禍而長人者務絕惡于未萌耳本義
以初上爲受刑之人愚以爲不然何也初九震動之

主上九離明之極動則心無苟忽故能懲前罪于其
始明則獄無遁情故能服大罪于其終是周公繫辭
蓋就用刑者言也凡初之滅趾上之滅耳與二之滅
鼻同義趾也鼻也耳也此屬之受刑者也滅之者用
刑者也文理自然何可不辯　又按五刑無滅耳之
法然康誥曰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刵截耳也
魯頌曰在泮獻馘謂殺其人而取其耳也是則三代
之時滅耳與五刑並用蓋治惡積罪大之人其法有
同于殺賊者雖天子有好生之德而大臣執法之公
曾不少貸如此是以法立而奸不敢犯也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
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蘇偁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君臣父子夫婦
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
賁苟則易合易合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
合則相敬敬則久矣　剛不得柔以濟之則不能亨柔
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剛之所以亨也剛

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皆本諸乾坤也　本義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止謂各得其分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按夫子釋賁卦一曰飾也一曰无色也无色之飾是爲至文羲皇之世太朴無文已有此至文之卦第未知所謂文者何所指也其後史臣稱堯以文思稱舜以文明稱禹以文命敷于四海雖不言賁而賁莫加焉至湯有天下誕告萬方曰天命弗僭賁若草木詰曰賁文之著也天命無所僭差賁然若草木之敷榮也　周公東征大誥天下亦

云敢賁誣曰賁飾也指典章法度而言言武庚不靖滅天紀干天誅不討則法紀不張無以明示四方也由此觀之賁卦之賁無他亦惟本天命弗僭之理以昭明其文德而布諸典章法度以化成天下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安于所止乃所謂賁也夫子釋卦辭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蓋以賁之先上坤也下乾也剛柔各自成其質則不相爲文今以坤之一柔加于乾之中是柔來文剛而成離之文明也以乾之一剛加于坤之上是剛上文柔而成艮之止也譬之草木木幹爲剛此其

大者也花葉有柔此其小者也本幹之剛得花葉以文之而後剛之氣有所燠發而不可掩此剛之所以亨也花葉之柔得本幹以文之而後柔之質有所附麗而成文章此柔之所以利有攸往也柔爲小故云小大抵剛健之人務以忠信誠慤爲本本既立矣恐失之徑情直行故必藉柔以文之而得亨陰柔之性務以華靡繁縟爲工然木之不立必至于剝落消隕故必得剛以文之而始利此所謂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乃天下之至文也夫柔文剛剛文柔爲剛柔交錯此天文也日月代明星斗並煥即此

賁道之昭回于天而不可蝕者也離明艮止合以成德爲文明以止此人文也稱情立文各得其分即此賁道之彰施于人而不可越者也聖人南面而治天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而分至啓閉之節候于此取中焉作訛成易之歲功于此順序焉誠以剛柔交錯原有此自然之法象故得以因象而察變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立綱陳紀于以明天命之弗僭焉風行俗成于以見王德之光顯焉誠以文明以止原有此自然之天則故得以順則而成化也使不察時變則無以勸民事而順天時不化成天下則無以定

民性而昭皇極二者俱失而徒掇拾三代之遺文踵
桀衰季之文具以爲賁道在是不亦陋乎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傳山者草木百物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
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君子觀此以修明其庶政成
文明之治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掩没其情矣故
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蘇紫溪曰呂刑云非佞折獄惟
良折獄口才且不可以斷獄矧可以文而飾之乎
按本義云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
獄事之大者然書云庶績咸熙庶事康哉庶政惟和

聖帝明王莫不諄諄于此則此之明庶政與周公所
云敉賁　何異安得謂事之小
者折獄亦庶政中之一事又安得獨謂折獄爲事之
大者夫子言无敢折獄謂不敢用文以折獄猶云不
敢文致其罪耳非謂不折獄也且離爲文明艮亦有
光明之義何可云明不及遠象曰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人文中惇庸命討何所不有故曰庶政若只明
小事不及大事何以化成天下夫子正恐人不識賁
爲何事故舉庶政折獄以實之使有天下國家者庶
政脩明獄情得民則朝廷無廢事天下無冤民乃文

明以止之實效也雖二帝三王文思文明文命敷賁
之道無以過此非天下之至文而何聖人論一卦必
衆一卦之事理徹首徹尾包括殆盡萬無教人只明
小事不及大事之理後儒傳註多所掛漏故曰觀聖
人之言而後知衆說之渺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本義剛德明體自賁于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于徒步
之象言自處當如是也　君子之取舍決于義而已
按文明以止此一卦之大義也自上九以白賁先[illegible]
天下于是自五以下各求明于所止而不肯徒飾乎

其文初九九三並居離體剛而且明然其明也明乎
上之止也不溺乎二與四之文也此其大義所在有
卓然自立而不可奪者初九在下爲趾其分至卑而
有剛明之德足以自賁雖六四應之欲下求于初然
四求初則可初往求四則不可蓋四求初爲貴德初
求四爲趨勢故舍車而徒者爲其義不可乘也他如
屯之初九雖與四應而有居貞之守頤之初九雖與
四應而戒朶頤之凶大抵在下之剛以安于在下爲
義初之賁在德而不在車則寧舍車而徒耳舍車而
徒則大義分明曉然示天下以兇色之賁而不必資

非分之車服以自文此賁素履之往有以仰副上九
白賁之志者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朱漢上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至上有
頤象二在頤下須之象 吳臨川曰須之美由中出不
假外飾六二柔麗乎中正固有其美非有待于外物之
賁者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于陽如須有其美必附
麗于頤也
按六二即彖傳所謂柔來文剛者也然使非在上之
剛明者有以扶植而振興之則在下之文人亦何能

佐成文治于天下如須之美者自足以增頤之美然
非頤則須無所附焉得成其賁乎故曰賁其須與上
興也即此可見小之所以利往矣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
于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王童溪曰兩柔相賁相與潤
澤以成其文此所謂賁如濡如也六四六二柔之正也
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不失正道則吉矣
按賁以得其所止爲貞九三剛明能知所止方將開
導二陰以同歸于正豈肯爲二陰所陵乎靡文勝而

質意衰剛反見陵于柔則文勝之流弊如往河之莫
可反而天下之患不可言矣此濡如之所以當戒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本義四與初相賁者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
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
也乃求婚媾耳
按六四與六五本皆止體但質皆柔暗未能自得其
所止必有資于剛明之賢五比上是以切于求上四
應初是以急于求初四不求明于初則無以輔五而

化成天下故有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之象賁如者求
于初以成其賁也皤如者爲三所隔未能受賁于
初也翰如者往求之疾也白馬者駕車以載初也初
舍車而徒未肯輕身以就四初亦自守其義耳三未
皆爲之沮也而三與四位適相當迹若可疑一似三
之據初而與四爲寇者周公教之曰此匪寇也乃婚
媾也四既欲遠求于初則何不近合于三以三之剛
文四之柔以三之明啟四之止以情相親以道相賁
三未有不相勸而反見尤者即初亦將以類相從矣
復何疑焉四以此輔五則天下文明之士五皆可得

而致以臻化成之效無難也聖人所以力斷其疑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程傳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上九陽剛之賢受賁于上九丘園指上九也若能求賁于上九受其裁制如束帛而戔戔則雖柔弱不能有爲爲可吝然能從于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裁剪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爲衣服必裁翦分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裁制而成用也

按程傳謂六五得賁于上九而受其剪裁此正合人主求賢以自賁之義本義以敦本尚實解之似矣但

六五柔主質本柔賴下必得六四之接引離明上必得上九之敎以艮止然後可以成明止之德臻化成之治若不此之務而徒尚質朴則雖如漢文之後宮衣不曳地晉武之御牛不加青絲紖朴則朴矣然使廷無碩輔野有遺賢庶政不明獄情不白何以成賁道于天下以此推之本義之說不若程傳爲切當也

〇丘園指上九丘者位高之象百卉植于園中乃天然之文不假絲飾者上九剛上文柔六五用之以白賁故曰賁于丘園獨言上九者以上九爲領袖則凡在下之文人皆可得而致且以白賁爲天下先則二

切浮華之士不得從而眩之矣故終吉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程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于華僞惟能質白其賁則无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眞非無飾也不使華沒其實也上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爲得志也

按貝上加卉爲賁花卉之文與蟲貝之文皆天然之文所謂素以爲絢者即白賁也天下之文如是則止矣安得于此外加之一分乎彼失之華僞以僞掩眞非白賁也失之朴陋文理不章亦非白賁也二者皆爲

有咎惟如卉如貝毫不加飾而文理燦然乃爲无咎在上者如此則庶政明而獄情无不白矣何志之不得哉

男　方圭　壽增　技

周易辨卷之七終

周易辯卷之八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本義。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不可有所往也。 丘建安曰。自一柔變剛而爲姤。以至于剝。則盡反其所爲。君子悉爲小人。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 程傳。衆陰剝陽。衆小人剝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 李隆山曰。消息盈虛。乃時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不至吝嗟憂戚。變其所守。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之也。不然。忿羣陰之進。而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蠆尾之毒。甘受其摧剝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

按剝之時。以柔變剛。小人道長。孤陽獨立。即尊居五位者。亦以陰柔領袖羣小。君子知其不可以有爲也。

故順時而止。不與衆陰角勝。而靜以待時。此處剝之道宜然也。雖然。剛柔無定質。君子小人亦非生而有定品也。小人而一念好義。即爲以剛變柔。而小人亦可以爲君子矣。君子而一念好利。即爲以柔變剛。而君子遂流入于小人矣。此其消息盈虛之數。不在世運。不在天時。而在君子之一身。若于此觀變不審。主持不定。而徒與小人角勝于方長之時。是小人與小人角也。既非保身之哲。又以重天下之禍。而所以維持挽救者。終無其具。豈得爲善處剝之君子。而又于小人乎何尤哉。夫子致之觀象者。非觀天時也。非觀世運也。觀夫消息盈虛之幾于我身而已矣。誠能審觀剛柔之介。而以剛變柔。不爲柔所變。則龍德在身。而健行不息之天行。操之自我。小人雖善剝。其如此天行之不受剝者何。而我又何必往而與之爭也。故剝之時。天行在我。則君子無畏乎天下之剝。復之時。天行在我。則君子自有以先天下而復。蓋天行無剝亦無復。常如此自強不息。故能挽剝而爲復。既復而不至于剝也。使徒以消息盈虛聽之天時世運。則所謂觀象者。一推數談星之流能之。何取于君子。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按乾九二取在田之象此已見厚下之義矣至剝之大象又特言之何也小人之剝君子其害必至于剝民故其貪鄙者惟知專利以自肥而其奸黠者尤務厚施以得衆二者不同其爲剝下一也然小人專利以自肥民知怨小人而未遽叛上其害猶淺至于厚施以得衆則衆歸于小人而不復知有上其害更深所以治剝之道莫如厚下厚下者上之所以自安其宅也厚下如地則安宅如山小人不得而傾動之矣不然廬且剝矣宅豈得安乎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楊慈湖曰牀人所安處蔑無也貞正也小人剝牀無能正之則凶六爻惟初與二曰蔑貞凶言初與二小人之勢未盛尚可以正之也過此則雖欲正之亦無及矣以滅下也明小人必剝下剝下所以奉上之私欲也

按剝之諸爻取象于牀何也人之所依以安者牀也人君之有天下也必賢才輔而後天下安牀爲人之所安指陽剛君子而言也君子非民無以栽牀非足無以支剝牀以足者上不恤民故使小人得以剝之小人多欲惟知剝民以自肥則必言利以媚上自是朘削日深而田里樹畜不足以養其生貪鄙用事而禮義廉恥不足以維其俗矣是剝牀而去其足也且先王之所以教養其民孜孜不倦不敢有苟且慢忽于其間者豈徒以其爲貢賦財賄之所出歟亦以選舉之法必由民始天下之人才莫不于此乎興焉一旦使小人得以剝之則民生困窮而詩書有所不遑治奸邪滋起而掄選必及于匪人其爲天下國家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當此之時君子當亟有以正之如姤之一陰受制于九二若羸豕之繫于金柅所以正之也故吉而无咎而剝自二三以上無切近之陽則無以正之無以正之則其害無所底止滅下不已

勢必滅上故曰蔑貞凶自古及今未有民生已困民俗已壞奸邪蜂起于下而上獨能久安者然則滅下豈細故哉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按孔疏云辨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處也此就牀而言耳未知于人事何所取義今以位推之二爲諸侯之位與天子分土而治者也上不惜名器而使小人竊據此位以剝君子則小人恣欲妄行無所不至必且僭踰無等而凡紀綱法度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一切弁髦之矣是剝牀而去其辨也假使陽剛當位亦可以振威

權而懲俗偽正之亦何難哉惟無以正之則上下之辨一任其滅裂而莫可誰何遂成剝解紐弛之象矣故曰蔑貞凶猶有幸者二上承六三三與上應與上則不與二二猶未足以蔑故曰未有與也曰未有與者正見其可正之機而惜乎其蔑貞也辨之一字大有關係聖人欲治天下之剝常自其辨處正之觀于春秋列國之亂起于天子諸侯輕以名器假人正患在無辨而夫子論衛君爲政處于祖孫父子之際必以正名爲先是卽于辨處正之也然而時君世主莫能正之陵夷日久至命三晉大夫爲諸侯爲綱目之所託始見周之所以亡

者其患成于無辨也辨其可忽乎哉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本義衆陰方剝陽而己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上下謂四陰　裘梅巖曰剝雖小人之事以近陽爲善有應于陽次之近陽者六五是也故可以治剝有應者六三是也故不爲剝

按時事至剝似已無可爲矣聖人卽于剛柔比應之間指導人以維持挽救之路如六三居下之上爲下二陰之領袖上二陰之黨援事權甚重倘亦逞其剝牀之凶又孰得而正之乃因三居陽位上九是其正應陰之從陽若婦之從夫頗有此情意相聯遂欲以剝去上下四陰而專一從上三既從上則諸陰不得合力以剝陽而六五亦可專意從陽以成貫魚之利此爻中自然之象聖人表而出之豈非相機觀變因勢利導以寓旋乾轉坤之妙用乎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按六四近君爲股肱耳目之地故象膚傳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翦何痛如之謂輔相之臣與君同體關切之至也古之王者必考慎其相勿以憸人爲之誠不忍使其膚受剝于小人也小人處近地執國柄必且

引用匪類偏置私人未有不濁亂朝政流毒萬民而至于喪邦者也詩刺王用尹氏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此言任相非人災禍至此而人主弗省是膚且不顧又何辨與足之能惜哉方其辨與足之受剝也猶望相臣正之至于相臣受剝惟人主得而正之耳今五與四同類相比是人主且不能正而又誰與正之者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本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于陽者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于陽如是則无不利也　胡雙湖曰

聖人繫此爻不言陰剝陽但言處剝之道此便是扶陽
抑陰挽回世道之意

按六五以陰柔居大君之位羣陰皆以類相從是五
乃衆小人之領袖也小人旣衆則君子勢不能獨存
五誰與共天下哉五無與共天下則五亦不能獨立
矣五不能獨立卽衆小人亦無安身之處矣然則小
人剝君子適以自剝也五居大君之位不能用君子
以庇其身而兼以庇天下之人乃反率小人以剝君
子而還以自剝雖甚愚人知其不可也聖人于是開
之以轉禍爲福之門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蓋五

位在至尊握天下之大權擁天下之大勢意之所向
則天下風走而響應五若欲剝君子則衆小人從而
剝之矣五若欲向君子則衆小人亦從而向之矣今
五密比上九老成典刑尚未凋謝治亂與亡之故爛
若蓍蔡股肱心膂之寄近而可託五誠能省悟何患
乎小人之蒙蔽五誠能任賢又何患乎小人之間疎
又況衆小人之中猶有如六三之應上九者五卽可
援三爲同德之助而藉三以倡導衆陰三五同心以
從上則衆陰自不得不從而悉心以聽上九之總理
矣如是則君子利矣君子利則五亦利矣五利則小

人亦无不利矣故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夫五爲
衆陰之首天下萬世罪小人之剝君子者不得不歸
罪于五今五能率衆陰以受制于君子不惟五可以
謝過于天下而小人亦得以自全五又何尤哉故曰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按此爻大義正以轉移剝運
全在五位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正指五位而言也
謂天下非常之功他人所不能建者惟五能建之非
常之患他人所不能除者惟五能除之所以爲天下
之大寶也昔遼主德光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
得道對曰此時雖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信乎

六五之能轉移剝運矣使居是位者而不能救天下
之剝不幾辜負此大寶哉聖人于五陰剝一陽之世
已知其爲難措手矣却又于五爻說如此法卽所云
惟皇帝救得之意也責重萬世爲皇帝者可謂切至
值此爻讀此卦者可不深長思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
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朱子曰上九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
君子在上小人皆載于下是君子之得輿也蓋惟君子
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

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　胡雲峰曰艮爲果蓏艮上陽下陰果陽而蓏陰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然上之耤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耤上以安者也始而剝牀上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矣

按剝之時衆陽已去惟上九一陽獨存猶碩果之不見食于人者陽氣內含生生不窮此即君子不息之天行不隨消息盈虛之氣數而轉者也在君子宜自攝自養常存此生意于天地之間勿與小人爭一時

之勝負在居五位之尊操用人之柄者則尤宜護之培之使一果可以得百果之用一樹可以收百穫之功勿使小人得肆其摧殘故上九一爻所以勉君子亦所以示用人者當審辨君子小人之利害而知所用舍也所謂君子得輿者葢以無欲之君子在上必能厚下以安宅而爲萬民所載民載君子則君子自能載君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矣此君子之所以不可不用也所謂小人剝廬者葢以小人多欲故恒與無欲之君子爲讐必盡去之而後快然至于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何則人主與小人同受其禍猶之自剝其廬無置身之處也此小人之所以必不可用也但人主始而不察或且嘗試用之以爲其終未必如是而卒受無窮之禍雖悔之而無及者比比然也故夫子決之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曰終不可用者正欲其慎之于始也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吳臨川曰剛反釋復字而亨之意在其中剛既反則日長日盛而亨矣　丘建安曰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爲復也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爲臨爲泰以至爲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楊龜山曰一陽復于下而五陰在上陽微而陰猶盛小人衆而君子獨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身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　董氏曰自外而入者曰來自內而出者曰往疾之者衆則未可往无疾則利于往矣消息盈虛天命之自然而君子不謂命也上文言出入无疾而

後朋來无咎朋來无咎而後利有攸往蓋常不以天命之自來者爲幸而深以人情之難測者爲憂何也來者微而疾其來者衆也來者微則未可遽以自幸疾其來者衆則豈可不善于自養哉

按先儒解剛反剛長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之義已明但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及復其見天地之心二義尚未發明夫天行者健而不息之謂夫子于乾九三之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反復重復踐行之意今復卦一剛雖復其力尚微若非重復踐行則所復未固旋復旋失未可云來復也雖以陰陽消長

之數而言既剝之後至于七日爲來復之期然使保攝未固亦未必能如期完復也譬如病人之復數當以七日爲期若其人不善保攝每有七日不復以至十四日二十一日以後終于不能完復者矣故必如乾九三之日乾夕惕重復踐行則復道乃固方不失七日來復之期方是健而不息之天行也文王恐人當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之時喜其道之得行不復能愼重保固必至復而旋失故又申此二語使人反復其道來復已固而後可以利有攸往也周公繫六五敦復无悔意正如此故夫子直以天行贊之若只以消長之數天地自然之運而言則但須聽其自然可也文王又何必贅此二語于中間耶○又按夫子于乾則曰大明終始于復則曰見天地之心蓋非大明終始卽無以體行乾道非見天地之心卽無以敦行復道此與修身之必先致知誠身之必先明善其道一也天地之心卽吾心也所謂健行不息者是也此心不見如何修身如何下仁如何從道如何中以自考縱有私智小慧終與大道背馳雖使博學多聞亦是紙上勦襲旣非我所固有如何便得來復夫子所以特拈此一語敎人入德之門繫辭傳所云復以自

知卽此意也見必徹見知必自知明必大明是以復必完復乾必至健豈依希彷彿稍見端倪卽可云見天地之心乎說者或以乍見孺子入井之說證之是止言其端倪可見未必其人實能自見也齊宣不忍一牛豈非仁之一端然彼實未嘗自見雖經孟子多方啓發指點畢眞而猶未知此心之所以合于王由此觀之天地之心在人何嘗无一端可見然眞能自見者絶少縱令夜氣萌動終于日用不知安得云見天地之心安可謂之來復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程傳雷在地中陽始生之時也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養　蘇子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而乾之陽極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

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外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于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一陽初生于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絪緼可以靜而不可以動可以畜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于下未可以用也先王于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闔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于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于身則冲和而不撓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程傳初剛來復復之最先者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祗音秖抵也顏子无形顯之過過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于悔

按繫辭傳夫子於復之初九借顏子作一榜樣而顏子所以爲不遠復者全在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此固其臨時省察勇于自治亦因平日先能徹見本心全體故臨時一照了然譬之明鏡之體已是光明徧照是以偶著微塵即見之捷而拂之早耳若止據凡人乍見孺子入井齊宣不忍一牛之心以爲善端可見此如濁水泥漿飛沙走石之中隱隱見有水光耳安得有未嘗不知之明徹與知之未嘗復行之淨盡乎在凡人有此乍見孺子不忍一牛之端聖人未嘗不欲就此接引而其人亦未嘗不可即此見道然亦必俟其察識擴充則悟已徹方可許以見天地之心方可許以不遠之復不然一念偶呈旋即

汩沒見且不能復于何有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張南軒曰克己復禮爲仁二能從初而復所以爲下仁

按休復之休皆作美字解惟泰誓其心休休註云休休易直好善之意正與下仁之意相合蓋二在初上有君道焉君惟體仁乃足以長人夫子于乾九二曰仁以行之君德也復之六二自以陰柔德不能君必資初之仁以爲君故不惟無疾初之心而且虛中善下實能容之是以易直好善而得復者故曰休復吉羲皇畫復卦文王周公各繫之辭原欲使後之君天

下者率天下而歸仁君一國者率一國而歸仁故于六二示休復之象而夫子即明其爲下仁所以著君德也周公于伯禽之就國也教以吐握之勤武王于康叔之就國也教以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宓子賤之宰單父也父事三人兄事五人端居鼓琴不下堂而治此皆以下仁而成君德者也在布衣窮處之士固須親仁友仁以輔成其德而在君天下君一國者尤莫急于得仁人之助得仁人之助而後國與天下之人皆有以反側而爲復焉豈獨一身之克復已哉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本義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

按三雖陰而位則陽又震體能動去初不遠未至於迷猶能見天地之心而自知其不善者故雖頻失而猶能頻復夫頻復雖不如休復之安然惟不安故操心危慮患深而所復終于必固故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本義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爲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　胡雲峰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小象曰修身曰仁曰道惟初九當之

按六二在初之上固宜下仁以求復至于六四位又高于二矣使已無自復之道而又不能決所從以求復則何以上輔敦復之主使不爲迷復者所誘乎幸與初九爲正應而四亦柔順得正志不惑于他歧行不撓于邪慝爲能于衆陰之中獨決其從道之志資于初以求復焉夫初本潛修之士有確乎不拔之操固無所求于四者然夫子不曰樂則行之乎彼克己復禮之仁人自有損益百王之能事修身如初九實王佐才也四之獨復也蓋亦見之明是以從之決耳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胡雲峰曰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復則其復也無轉移可无悔矣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

按六五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其敦復也務在重復踐行以不息之天行自處否一世而歸仁者也復而不失又何悔焉然敦復之功無他中以自考而已中者所以權衡萬事歸之于至善者也以此自考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蓋其始也必反觀內照而天地之心默而證之于已則中之體有以立其繼也必明物察

倫而天地之心推而驗之于世則中之用有以行然苟非下仁從道使有道仁人常在左右則便辟讒佞之徒得以聡我之聰明而所考者謬矣苟非敬小慎微使日用酬酢炯然不昧則喜怒愛憎之私得以移我之意見而所考者又謬矣夫考之不精則行之不善所見于已者有銖兩之偏則所施于天下者有尋丈之失豈得為敦復豈可云无悔哉誠以五為天下之主與簞瓢陋巷閉戶自修之士其勢不同簞瓢陋巷閉戶自修之士無聲色貨利遊樂遊田之事為之交攻也無便辟側媚險邪讒佞之人為之環伺也故其敦復也易若君天下者縱使天姿高妙見道甚遂勵精圖治立志甚堅而聲色遊樂為之交攻于內便辟讒佞為之環伺于外其非心易縱而難制也善事易格而難行也有道仁人之輔導于其下者又易隳而難親也故其敦復也難且以三月不違仁之顏子問為邦之道夫子猶必以放鄭聲遠佞人申明淫殆之戒故知六五敦復无悔殆匪易言而中以自考之功可或一月少疎乎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按周公所繫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凶者有矣未有若此爻之甚者也而究其所以凶者為迷復耳迷復者未嘗不求復也特迷失其復道耳復道若何曰修身也曰下仁也曰從道也曰中以自考也明于此者是謂不迷迷者謂不能修身不能下仁從道中以自考而妄欲求復謂之迷復迷復者悖于天行即是反于君道凶何如哉災眚之來乃其自取然猶不知儆懼不能反身自考而行師以逞則喪師辱君永不復振而天下事不可為矣此惟上六陰極遠陽故其迷至此後世鼎鉉大臣迷于復道者其殃民誤國往往如是故聖人痛陳此義示萬

世爲人君者謹于自考毋爲若人所誤爾從來辯易者
全未發明使爲天子大臣者讀易至此全不知所省發
亦何貴乎經術哉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
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
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程傳復則不妄矣復者反于道也既合于道則合正理
而无妄也　李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神天明本

自无妄有生之後人僞誘之妄念乃起　楊龜山氏五
以剛健中正位乎上二以柔順中正應乎下上下相與
以正故其大亨也以正而已大亨以正非人之私智所
能爲也循天理而已故曰天之命也　或問程傳云既
無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有人自是其心全無邪
曲却不合正理如賢智者過之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
正理又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感而此心
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
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
則雖未必出于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不
合于正則非邪妄而何

按程傳云无妄至誠也本義云无妄實理自然之謂
二說未嘗不是但妄字之義尚欠分曉蓋從古聖賢
自治治人先須辯明真妄此格物致知第一步工夫
舜受堯命亦以命禹首明人心道心之辯人心指其
發于形氣者而言如有耳目口鼻之形便有聲色臭
味之欲欲心一熾則天理銷亡小則危其一身大則
危其宗社桀紂幽厲未有不因縱欲而致敗亡者所
以曰人心惟危然人心之生緣于耳目口鼻貪着于
聲色臭味方其貪着之時似乎實有是物戀不忍捨

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轉眄之間形消欲化乃知
人心終歸幻妄故名爲妄是妄者即指人心而言也
道心指其本于天命者而言如有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之倫便有親義序別信之理理不可泯則倫
不可滅以治一身一家則身修而家齊以治一國及
天下則國治而天下平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不因得
道而致興隆者惟此道毋爲人心所汩其端微渺而
難見所以曰道心惟微然道心在人雖至昏愚至兇
惡之徒未始無一念之萌動而其爲賢人爲聖人者
始于明善終于誠身則其道亘萬世而常明其人亦

亘萬世而不朽乃知道心堅剛不壞不與一切緣染
之欲心同歸幻妄故名爲无妄是无妄者即指道心
而言也夫此无妄之道心存主于內至剛而不可屈
撓動作于外至健而無所牽係內剛而外健則妄念
既絶妄緣亦斷此其所以爲无妄也而夫子則曰剛
自外來何也序卦傳曰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
則不妄矣然則道心未復之時專心動念無一而非
妄也雖此心之理本于天命未嘗不存然欲汨于中
則剛體喪失如盜賊入室而主人反竄處于外邪氣
在內而元氣反消耗于外者無論庸衆之人自暴自

棄捨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即有志于爲聖賢者仰
鑽瞻忽勤于求道一時未能自得及其一旦得之也
亦若亡子久出歸自外來乃始恍然見其主之卓立
于前也是夫子所云剛自外來者正復則不妄之謂
也至于剛來之後內有真主雖聲色臭味可欲之物
雜然相投而此主卓然不亂動作紛紜酬酢萬變而
此主肆應不窮此固以大亨而得其正矣然剛者或
有恃剛之病動者或有過動之失則猶未可謂之无妄
也必如九五之剛健中正與六二之柔順中正兩正
相應不但邪欲之所不能干且併無恃剛過動失于

意見之偏而少乖于中正之則者乃真无妄也且五
以剛中之主統治于上示天下以表正建中之極則
二以柔中之臣順應于下字天下以優柔饜飫之化
理如此自能以一人之无妄推而爲物物之无妄縱
有妄者亦從容以俟其自化而無庸以刻急之法傷
和平之理如所謂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者此所以大
亨而得其正物物而復其天命之本然也故曰剛中
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〇天命之本然無有不正
而人之學爲无妄者則有正有匪正焉其正者无眚
其匪正者有眚故也目病曰眚有眚則所見不真如

視月則見月旁又有月觀燈則見燈外又有燈此目
病之故也彼學爲无妄者自非大明終始之聖人其
目鮮有不病者目病則所見不真蓋有志在祛妄而
反墮于妄本欲從正而反悖于正者以此自治則必
有言僞而辨行僻而堅之弊而受病在一身以此治
人則必有不諳物情不識時宜之弊而受病在天下
此固違天悖道不利于所往者使猶自以爲无妄而
往焉豈惟人心不從往无所之亦且天命不祐而行
之不利欲求大亨其可得耶故妄之溺于聲色臭味
者其病易見妄之溺于意見之偏學術之誤者其病

難知惟其難知是以其人果于自用而用人者遂憚以試之則貽害無窮矣自古以來所見不正而自以爲正自信无妄而實則大妄者實繁有徒此聖人所以極論而深戒之欲人之痛除其日病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本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得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爲私焉　蔡節齋曰茂者篤實發生之意

按大象不徒日對時育萬物而日以茂何也蓋凡人妄念不除則生意銷鑠我心無發榮滋長之趣何能

長養萬物又有告之人多偏蔽之見生意亦不能暢茂縱能法古不能對時雖欲物物而與以无妄不可得已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本義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　程傳誠之于物無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無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按初九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所謂復則不妄者是也剛未復之時動輙不利何也非私欲之蔽卽意見之蔽二蔽未除則主亂于內而物駭于外所至皆增

障礙豈能往而得志惟无妄之往則亥騎謔術朗然揭日月而行觸處有心開目明之樂安往而不得志乎此與卦辭有告不利有攸往相對特于初九言之者以其入門之始卽以明善而得誠身之效見道甚早則其造道之深可知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胡雲峯曰耕穫者穜而斂之也菑畬者墾而熟之也一歲之田始于耕終于穫三歲之田始于菑終于畬　本義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

按无妄以去私屏欲成剛健之德故凡事之涉于私

利者皆妄也世有無故而取一介于人者卽目之以爲妄然世亦有安坐而享天下之利者卻又不嫌于妄如无妄之六二是也蓋彖傳以剛中而應明无妄之大亨以正是六二之柔順中正乃九五所任以對時育物致勿藥之喜者也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今五得二以成其功二得五以行其志則正以安坐而食天之祿乃可以致身而代天之工故日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安坐以食乃二之所以利有攸往也在他人如此則嫌其爲富爲富者妄也二本非爲富何妄之有哉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今二之不耕而食實以柔中之德見任于九五以弘其茂對之仁勢不得躬耕辭祿以明高苟欲躬耕辭祿以明高則矯僞不情妄莫甚焉豈六二中正之道而亦何以利往乎夫子特推其志曰未富也既以明六二之无妄又以示天下之爲富而苟祿者不得藉口于此耳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按下卦動也上卦健也二者皆以得中得正爲无眚六三過動上九過剛皆不得中正之道是以六三有无妄之災上九有无妄之眚而三之災則又因上之眚而竆致之也牛順物也行人謂六二也二往應六五故有行人之象二與三皆陰本皆有柔順之德而二以柔中往應于五是行人得牛也三以過動失之爲上九之所脅過三不自知其過動之故而歸罪于邑人是邑人無災以三之妄見而成災也使三不過動而能靜觀以察則此柔順之理三自有之即六二豈得專美焉乃不能反求而遺其災于邑人則妄之甚矣凡天下之以妄見而災人者皆如此類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程傳九居陰得爲正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爲過矣過則妄也居四無尚剛之志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

按諸卦中有以九居四爲不正者如同人之四噬嗑之四咸之四恆之四晉之四解之四夬之四鼎之四震之四是也爲其以剛居柔而損其剛正之德也有以九居四爲可貞者如訟之四履之四否之四大有之四无妄之四大過之四大壯之四是也爲其以剛居柔則不過于剛而有可貞之道也大要剛不足者則以居陰爲戒剛有餘者則以居柔爲美无妄之卦震動在下乾剛在上此剛有餘者故九四以居柔爲可貞能固守之則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程傳五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無以加矣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無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

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

按九五以剛健中正居尊位固將嘗一世而歸于无妄者也下應六二以震動之才具柔中之德與物相親此其所以長育萬物能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當此之時豈必無遠人之不服與頑民之不率者乎然而在我者無眚自可以我之真見開人之妄見妄見既開則正理自復不待攻擊窮治而自有回心嚮道之日矣故无妄之世未必無疾而无妄之疾皆可以勿藥而有喜此惟五能下應六二兩皆得中而皆无眚故有以弘茂對之仁致和平之理若捨柔中之六二而用過剛之上九以督責過動之六三則是以眚召災用藥生病物多夭札人用不寧矣何喜之有哉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按上九乾健之體本非有妄但剛而不中則以過用其剛不克致柔以循理而至于有眚有眚則所見不真何以治人之妄乃因其下應六三見三過動不中失其柔順之道于是恃其剛健以督責之窮治而不已致使邑人皆受其災故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凡在上之人欲以无妄治天下者意非不善也然或失于剛褊乏弘通之量或過執偏見昧用中之理雖所持似正而實不識時宜不諳物情以此窮治在下之人至轉相詰責災及無辜者比比皆是是則民本無疾用藥以成疾也有眚之爲害豈不大哉故文王特著之卦辭周公即以上九一爻當之垂戒深矣

䷙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趙氏曰乾健上進爲艮所止故有畜義艮陽卦也陽爲大故曰大畜

蘇傳剛健者乾也篤實者艮也輝光者二物之相磨而神明見也物之在乾上者常有忌乾之心而乾常有不服之意忌者生于不足以服人耳不足以服人而又忌之則人之不服也滋甚今夫艮自知有以畜乾故不忌其健而許其進乾知艮之有以畜我而不忌故受其畜而爲之用不家食吉者以艮爲主也利涉大川者用乾之功也孔子論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是以知乾之健患在于不學故大畜之君子將以川乾亦先厚其學

鄭孩如曰德臻于日新此大畜君子也欲畜之健爲我用非以正道不能上

九以剛居上能尚三乾之賢止其健而使委心于我焉其止之也以尚賢之道止之非以權勢要脅而止之也止之得其正者也　蘇紫溪曰多識與默識同前言往行俱是古人用心處因其言而默識其所以言因其行而默識其所以行此所以畜德也如日記憶之學末學而已何以為君子

按大畜卦旨蘇傳于小畜卦內蹶解已明蓋小畜六四一陰得位以柔巽之術籠絡君子欲使入其彀中故乾以不受其畜為吉大畜上九一剛在上以篤實之學成就人才將以大行其道故乾以能受其畜為

利合得此行則彖象六爻節節融貫無一字牽強矣〇夫子解大畜之義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大象又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合而觀之上之所以造就人才者其道可具見矣夫天下才質庸懦之人難與入德者固不足言矣其可與入德者必剛健之才也然使剛健而不篤實是任其一往無前之氣而無精義利用之學動心忍性之功則其德不純德不純則才不全才不全則可以任事亦可以僨事未見剛健之果足以濟天下也如乾九二之學聚問辨閑邪存誠九三之知至知終日乾夕惕凡此皆所以

日新其德以全其才而致其用也此正所謂篤實也故善用乾者不遽期其行而先期其止所以大畜之用全在于艮以艮之篤實勵乾之剛健使淵心征力鞭逼向裏不少滲漏乃能從前言往行中透入古人心髓發露本來光燄此德之所由日新而不已也古聖賢之德俱在前言往行中若今人不識古人之德則併不識自心之德欲求入德而無路矣多識之者正欲以前言往行為自心之正鵠此所以能畜其德也畜以艮止取義止者凝聚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多識前言往行得其指歸體之于身以致

其用則古人之德即凝聚于我身而不散此所以為大畜也〇畜乾者艮也曰賢曰健曰天皆指乾而言尚之止之養之應之皆指艮而言艮之三爻皆能止健而上之一剛為艮之主與乾同德是以不忌乾之進而尚乾之賢惟其尚之是以止之止之者不欲乾之輕用其健而欲成其全才以用之也此艮之所以為大正也艮惟大正故能止健乾知上無忌之之心而有成之之德故亦心服其正安受其止而不辭乾受其止而不辭此乾之所以可大用也上知其可大用故遂能養之上能養賢此乾之所以不家食吉也

乾天德也上既能養之必有以應之上能應天此乾之所以利涉大川也乾至于利涉大川則養賢之典不虛尚賢之志已遂而後知向之所以止之者乃其所以大行也至問其所以止健之法則所謂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多識前賢往行以畜其德是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蘇傳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見德而慍見姑息而喜則過矣初九欲進之意無已也至于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

所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災者六四也　張愼甫曰乾陽上征不有以止之則其神不完其養不粹故皆以止爲義畜之初九即乾之潛龍故有厲利已

按上九剛上而尚賢六四與上九同體而下應于初未嘗不欲初之進也第恐其輕進恃其英銳果敢之氣而少慮患持難之心即此便爲危道便是犯災故告之以有厲利已蓋及其未危而止之故利也若待其已危而後止之則晚矣夫恃才躁進之士蓋有屢進屢躓而猶不知止者況在未躓之先肯遂已乎惟以艮之光明指示乾之知險故能灼見于幾先而預遠于災患此初之所以利已也已之中有學爲學不大成必不輕進其已也乃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蔡介夫曰輹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輳凡三十條者輹車上伏兔所以承輻者小畜之說輻爲陰所止所說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輹自止而不行所說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　胡雲峯曰初剛居剛性欲上進曰利已者勉其止也二剛中自能止而不行可謂知時者矣

按輿以載物而行即大有之大車以載也以天下之至健任天下之至重宜無有不勝任者然從來負天

下事者常在于自以爲能勝其任之人故其才適足以取尤二說輹以自審非萬全則弗行夫子贊之曰中无尤也謂天下任之所歸即尤之所集而尤之所集多起于恃才用智而失之于偏也蓋偏才易見中德難成偏才取喻不掩雖有見長之處亦多致敗之端苟一有所敗則得不足以償其失功不足掩其過若夫濟大事勝大任才足以副乎其任神足以周乎其器凡有舉措必中乎机合合乎時宜使從前之敗剛自我而補向後之敗端不自我而開者必其克全夫中德者也而此之中德必篤實好學不肯輕進者

能全之故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蘇傳乾爲良馬三乾並進故曰良馬逐馬不憂其不良而憂其輕車易道以致泛軼也故利艱貞九三乾之殿也故相與飭戒閑習其車徒則利有攸往上上九也上利在不忌三利在必戒　項平菴曰衛武衛也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　胡雲峯曰閑習也曰閑猶言時習也閑輿衛又因二之輿三之馬取象良馬逐者上一陽與已同志三逐上以進而下二陽又逐三以進之象初利已戒其進也二說輹喜其不進也三可進矣猶戒之艱貞曰閑輿衛者懼其可進而銳于進也至是則初之利已者可以利往矣

按九三負良馬之才可以馳逐天衢矣因其遇剛不中故有艱貞之戒而敎之以曰閑輿衛葢乾剛君子出身任事臨事而懼凜乎若大敵之在前乃能動出萬全爽天下之大險而無後患上之尚賢本期其如此故三必如此以往乃與上合志耳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于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胡雲峯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童則猶未有角其天全矣此時牿之禁于未發用力甚易故大善而吉

按四本應初是尚初之賢止初之健者也大臣雖以推賢進士爲務然下人才之在下者未嘗不戒其輕進故師儒以董之三物以造之七年九年以需之凡所以防其泛軼而養成其德器者其立法甚備其施敎甚早後之賢材輩起馳驟天衢者皆從此基之矣

故取象于童牛之牿童牛爲祭天地之牛言其用至貴不得不愛養之以成其才也牿楅衡也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言秋祭所用之牛夏月即加之楅衡防之若此其豫也止健之法如是是以初雖至健之才而能養成至順之德四誠大有造于初矣初有不樂就其陶鑄者哉故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矣鮮曰豶豕之牙與童牛之牿相對牙謂杙牙非齒牙也言以繩繫豕于杙也　周安期曰豶與墳通義如墳首之墳牿之與牙則皆所以畜之也豶之爲物天于

以薦于天諸侯以薦于天子爲用最貴豕與牛同牢殺
祀爲用亦重者也
按五本應二是尚二之賢止二之健者也二位居初
上有君道焉天子雖有樂育人才之心亦豈能盡天
下之人才而訓飭之亦惟綱紀其爲君者而已故旣
爲之權勢法制以維持之又爲之德刑禮義以戒
之苟御得其道則雖有强悍難制之公侯亦且來于
法而不敢恣況中正循軌如九二者乎故其象爲豶
豕之牙豶犬也牙所以貫杙而繫豕者施之初本陰
柔也慮其蹢躅故繫之以金柅大畜之二本剛健也

欲其馴伏故繫之以牙取義不同其爲維係一也乾
九二以學問寬仁成其君德則此所謂牙者亦惟敎
之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如康誥之所以告誡康
叔者而已蓋天子將以羣侯師師多士必先使之勤
學好問以維繫其心而後能誥爾侯度敬爾威儀以
爲多士之法則以施其敎化覩于盛世之賢侯類能
興賢育材以貢于天子非其畜之有素何以得此故
曰六五之吉有慶也程傳刪去其勢之說似非經意
且豶字豈得作刪字解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鄭孩如曰牿之牙之皆畜止而不輕用至上九畜極而
通恣其進而大用之使得馳騁天衢展其良馬之足蓋
四五之畜之者非故抑之也進其德而後用之成就人
才之術也上九之不畜之者非故縱之也德已成而才
已全可無虞于泛軼也廣開賢路之道也　焦弱侯曰
何天之衢何音賀負也　胡雙湖曰艮爲徑路衢亦路
也在上故爲天衢
按何天之衢與商頌何天之休何字同義上九正所
謂剛上而尚賢能止健者及其畜德已成知其可以
大用遂負荷三陽與之共達于天衢使得大行其道

也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國人皆曰賢尚不敢遽信而
加察焉假使三陽之德未成而躁進上九其肯輕信
而擔荷之以人國嘗試乎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稱非其人惟爾不任以勝任即荷之謂也夫子曰道
大行也畜本爲止而至是乃得大行此足以見尚賢
之本心止健之明效矣前此力能止之今此力能荷
之艮之所以爲大正者不愈可見乎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辯卷之八終

周易辯卷之九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本義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也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程傳所養謂所養之人自求口實謂自求養身之道　吳臨川曰所養養人自養養己　項平菴曰觀其所養指上九言觀其自養指初九言初上二陽上下兩卦之主爻也　非夫子贊詞明白則後儒必不分作養己養人兩條也

胡雲峯曰盤澗董氏嘗問朱子曰本義與程傳二說何如朱子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上體則觀其所以養人者下體則觀其所以自養者皆得正則吉也

按所養自養二義程傳及吳項諸家分晰甚明即朱子嘗日亦深服程傳之說為是矣而世之讀易者至今猶守本義之說可謂陋極觀此則其餘之謬可以類推矣○養萬物者天地而代天地養萬物者聖人也必如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乃見所養之正然自養為養人之本未有自養不正而能養人者必如聖賢之所以自養乃見自養之正○羲皇名卦為頤便以代天養物之事責成于人文王繫觀頤二字便教在上者必須養賢以及萬民慎毋養不肖以殃民繫自求口實四字便教在下者必須如聖賢之自養慎毋如庸夫俗子之自養徒以富貴利達為心失代天養民之道頤之為頤本意如是夫子贊詞未嘗添出一意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程傳山下有雷上止下動頤口之象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于言語飲食在身為言語于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于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無失在身為飲食于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于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無傷推養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朱子曰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此語前輩用以解頤之象　真西山曰頤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

及萬民功用至大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何哉蓋己
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
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
不慎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
節乎曰慎曰節皆養正之功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本義朶頤欲食之貌　蘇傳爾初九也我六四也龜者
不食而壽無待于物者也養人者陽也養于人者陰也
君子在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陽而伏
于四陰之下其德足以自養而無待于物者如龜也不

能守之而觀于四見其可欲朶頤而慕之爲欲所動故
凶　張中溪曰初陽本可貴而累于動體從欲而動則
飲食之人人皆賤之烏得不凶

按初九取象于靈龜何也蓋君子惟能自養而後能
養人靈龜食氣足以自養前知足以養人前知之養
人于己無一毫之損于天下有無窮之益聖賢之所
以養人亦猶是也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此就六四對
初九而言爾指初九我六四自謂也我既屬四則朶
頤即四之朶頤也四居五位之下而陰柔不能養人
不得不求養于初此四所以朶頤也初自養養人莫
不具足奈何舍自有之靈龜而觀我朶頤之狀乎蓋
四之下求于初正以初之無求于四爲貴苟一有所
求則四且心輕之以爲不足貴矣後世有布衣獻策
于朝將相以求售者大率皆犯朶頤之凶蓋枉尺未
有能直尋者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程傳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于人者也　本義求養于
初則顛倒而違于常理求養于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
高者上之象也初上皆非其類也

按二位在初之上已任司牧之責矣而陰柔無養民

之實故反求養于初是爲顛頤夫上養下經也二求
養于初是下養上爲拂經雖爲拂經未爲失類如復
之六二未嘗不取其下仁也若往就高位求養于上
則二無養民之實非可養之實必爲上所棄故征凶
凶在求上不在求初求初猶不失下賢之意求上則
止爲趨勢之徒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謂上方養
賢而二非其人故云失類本義謂初上皆非其類則
混矣戒二之趨勢可也而併禁其下賢可乎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
也

按六三居下之上在牧伯之地其任養民之責則尤重矣而陰柔不中正無以自養養人徙以上九爲正應故恃應而求養焉從欲而動挾邪以干其悖已甚是謂拂頤雖與上爲正應而上必棄之故曰貞凶世有席祿之人居牧伯之地而藉鼎鉉大臣之力以邀寵利者矣若頤之上九以由頤爲已任乃天下之大賢也彼方以一夫不獲爲予辜而肯輕用此類以殃民乎故曰十年勿用者爲上九絕之之辭也曰无攸利者言其上無利于君下無利于民明其所以勿用之故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

施光也

本義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于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能如是則无咎矣 吳臨川曰陰柔不能養人而求養于在下之正應如在上之人才有不足而求益于在下之賢以養其德者虎常視下四之于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食而後可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欲食也繼繼而不欲如是則于人不貳于己不自足乃得居上求下之道苟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矣求益之心不繼則未少有得而止矣 程傳顛頤所以吉蓋得陽剛之應以濟其事致上之德施光被天下吉孰大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程傳六五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陰柔之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陽剛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已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乎經常矣故云拂經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于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于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無貞剛之性故戒以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

倚賴剛賢能持循于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于周公況其下者乎故艱險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 張中溪曰五不恃其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之以養天下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程傳上九以陽剛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順從于己賴己之養是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故利涉大川 李纖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李隆山曰頤上三爻皆吉下三爻皆凶蓋下體震易失于妄動上體艮知止其所當止故也　丘建安曰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于人者然養之權在上是二陽又以上爲主故直于上九一爻曰由頤

按五上二爻皆有涉大川之象何也蓋養賢以及萬民者頤之時事也然養民于安常無事之日易養民于艱危變故之日難如四夷盜賊凶荒札瘥之事世所常有苟備禦無策消弭無術其害于養民者大矣

涉大川者如大險除大害如唐虞之平水土格有苗商周之代鬼方逐玁狁討商奄平淮徐之類皆是也此皆君天下者之責故繫之六五五才柔不能任故又責之上九蓋以師傅大臣代人主任其事也使大臣又不能任則險難日深民生日蹙而養道窮矣何以塞具瞻之望稱舟楫之材哉萬世爲君相者不可不知此義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按大過與大壯不同大壯四陽盛長乾剛震動乃天地正大之義不可屈撓者也大過四陽用事雖與大壯相似而質非乾震無真實剛健之才不過兌澤中之巽木如枯楊之生稊生華者爾此猶世主好大喜功自謂有過人之才然外務恢張則內益虛耗其業愈大則其敗愈速故其象爲棟橈棟之所以撓者以二陰之弱不能勝四陽之重其勢必至于傾頽故曰棟橈本末弱也易以陽爲君陰爲民君必依民以爲固猶棟梁之必藉土石以爲基若上之人好大喜功造端宏巨則民力耗竭

必至于不可支持而覆敗隨之此本末弱而棟橈之義也觀于卦辭之棟橈彖辭之滅木爻辭之枯楊與夫老夫老婦之象其旨甚明安得與大壯之四陽同類而並論哉傳註之說不得其指讀之茫然揣之爲快○大過之時陽過而陰弱陰不能爲之承藉故棟橈棟橈則大過之業將覆敗而不可支矣當此時者豈遂無術以處此乎文王曰利有攸往此其所以處之之術也蓋陽過則必思所以救其過陰弱則必思所以扶其弱庶乎有可亨之理焉如二五各居用事之地而所處得中是蓋收其虛憍好大之氣務求清心省事之方當民力不支

之時力行約己䘏民之道此所謂剛過而中也又上巽下說巽則其思之深也說則其行之和也旣能審思熟慮洞然于致弊之由即曉然于救弊之術凡行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者則行之行之而天下不悅人心不安者則勿行此所謂巽而悅行也如是以往則四陽雖過而有以救其過二陰雖弱而有以扶其弱陰之力猶可支則陽之勢乃不撓故曰利有攸往乃亨不然則撓者竟撓矣何以得亨哉大抵人情當大過之時君臣之間皆以喜功好大爲事凡所思爲專務恢張不知守約至于竭民之財而不惜窮民之力而不止一旦人心瓦解大

業傾覆而終不覺悟者比比然也然聖人處此正於極重難返之時而得扶危定傾之道焉故同一棟也不善救者一撓而不振善救者轉撓而爲隆轉移之間殆非細故當斯任者其可忽乎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蓋欲人審時而善救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按澤中之木賴土以植澤大則土疏木雖盛而必仆是澤滅木也棟橈之勢亦復如是君子知其然也故于陽過陰弱之時獨秉剛中巽說之道以救之雖違衆獨立而不懼遯世不見知而無悶假使獨立而懼遯世而悶則亦將隨衆苟合逐迎過盛之陽以耗弱弱陰之力不幾如澤中之木隨澤而滅也哉又何賴此君子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按繫辭傳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蓋初六陰柔處于最下此微賤之民也譬之于物如白茅然其爲物至薄似乎不足重也然而置重器者必藉之而後安使視茅爲薄而不思其用之可重視民爲輕而不念其力之難支至于茅去而器失其所藉是輕其器也民散而上無以爲基是危其上也于此

不愼其咎必至惟初六上應九四四居柔而應柔不恃剛以尙大知初之用爲可重而不敢過竭其力焉此固所以愛惜在下之柔也而實則爲在上之剛留可錯之地耳處大過之時而克愼若此庶幾免于棟橈之咎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按大過之時九五至之于上九二至之于下又以三四之剛輔之陽過盛矣然此非乾剛震動堅久不壞之質乃木在澤中外實內虛之材也故二與五皆取象于枯楊然二猶有生道焉何也二剛中居陰非過極之陽且

下比初六得陰上之潤故其象爲枯楊生稊稊根也榮于下者也其上已枯而生氣猶自下發則亦可以長養而成茂樹如大雖老矣而得其女妻尚可以生育而延嗣續此喻有天下國家者當好大喜功之後已見衰敗之微而復能休養生息與民更始則民力未竭民心未去而祖宗一綫之緒猶可再延民受其益而君與國並享其祚故曰无不利夫子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謂過時而相與已不無衰晚之憾況可以不相與而自絕其生路乎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按以全卦觀之三四二陽居中任事有棟之象然棟橈之凶三獨當之何也當大過之時所最患者剛過而不與柔接也九三過剛不中雖與上六之柔相應而三恃剛自用上卒難以輔之非上之坐視而不欲輔也乃三之剛愎自用不可以有輔也當天下之大任處天下之危地致使人莫可輔雖欲不撓其可得耶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按九四任天下之重處多懼之地其位又近于三然棟隆之吉四獨享之何也當大過之時所最急者剛不過而養柔之力也九四剛而居柔剛未嘗過而下應初六之柔知其用之可重而不躬其力則下得所藉而棟卬因之以隆是隆于上者以其不撓乎下也使四亦如三之恃剛自用而應初之心或有他焉則四失所藉而隆者亦橈矣何吝如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按九五剛過而中與九二同然二居陰而在下故其稊自下生五居陽而在上故其華自上生稊自下生有可久之道華自上生則生氣耗盡而楊且益枯欲如二之生稊也得乎且二比在下之柔爲方長之陰女妻也雖

老夫得之猶可生育五比在上之柔爲過時之陰老婦也雖得士夫難復生育矣此喻有天下國家者當好大喜功之後已見衰敗之微而猶不知反本不亟爲休養生息之圖而徒務爲粉飾太平之具雖典章文物燦然可觀然元氣耗盡傾覆立至矣故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使五早知反本何至凋敝如是後世人主如漢武好大之餘卒有輪臺之悔封宰相爲富民侯蓋暗合生稊之義是以漢祚復延不猶愈于始皇煬帝乎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按上六與九三爲應與九五爲比見將傾之勢豈無挽救之心然三棟橈不可以輔則上無如之何矣五生華勢不可久上又無如之何矣傾以爲死如之何而遂莫之救非大臣當國之誼也故雖明知滅頂之凶不敢辭過涉之難蓋亦盡其力之所能爲者而其所不能爲者君子不以爲咎焉何也過在陽則咎不在陰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蘇傳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爲能習行于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于水也　周安期曰坎之象在習一坎不足爲險也坎之用亦在習不習不能出入于險也　丘建安曰坎六爻四陰陷二陽四陰坎也二陽坎中之水也君子觀二陽中實之象故體水之德爲有孚維心亨所以處險也觀四陰險陷之象故因坎之形設險守國所以用險也

按純卦有八獨坎加一習字何也聖人以爲天下莫難于處險而處重險爲尤難非夫習行于坎者不能

入險而出險也習行于坎者莫善乎水故即借水以明之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言水之習行于坎也流而不盈流則其來有源不盈則其性善下也行險而不失其信是水之行于險也通晝夜而不息歷萬變而自如水能盡險之變而險不能奪水之常此所謂有孚也今以人事言之凡天下之險皆自人心之變詐不信者爲之也故善處險者以信不以詐以詐處險適以益天下之險而以信處險然後能化險而爲平也持此信以居心則其心無所不亨以無所不亨之心而行乎天下則其行必有所尚然此無所不亨之心必如二五之剛中者能之蓋剛則不屈于物欲故能直遂其本心如水在險中觸山撼石以天下之至柔遇天下之至堅而莫之能阻也中則不膠于一轍故能變通以盡利如水之所至因物賦形行于素所不習之處一如其素所相習之理而莫之能窮也人未有不剛不中而此心得亨者亦未有剛中而此心不得亨者故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夫我心未亨則險不在世而在我無怪乎所行之多阻也若我心既亨則既能去我心之險即有以去人心之險而天下皆知尊尚其所行又何往而不能成行

險之功乎艮以惡險而好易尊信而賤詐天下人之心與我心一也第天下相習以詐而不見有真能孚信者是以不知信之可尚相高以險而不見有真能居易者是以不知易之可尚誠能如二五之剛中則我心得孚乎天下以信即詐者莫不尚信矣示天下以易即險者莫不尚易矣此所以入險出險無不可成之功也故曰行有尚往有功也至于王公設險固可以守國然此特制勝之餘事耳形勢雖强法制雖審要之以孚信爲本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蘇傳事之待教而後能者教事也君子平居常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爲教事故遇險而能應

按德行者行必本諸德德必見諸行常德行者如水之流行不舍晝夜即剛中有孚行險而不失其信者是也教事者事待教而後能如射御韜畧治軍行師之類是也巧者無過習者之門不習則無得心應手之便而不適于用三代以上造就人才必德行與藝業衆自王公以下皆習爲之廿之戰序親教六卿以左右御馬之法牧野之陳武王仗鉞秉旄中明步伐止齊之紀費之誓魯公所以治戎備除道路嚴步伍立斯份者極其整暇皆教事之素習者也履重險之世惟常德行者足以致人心之孚信習教事者有以臨變故而能禦苟德行不常則必以詐力相高而顧險日甚教事不習則公卿無將帥之才守文無用武之畧不能治天下之險而反爲險者所困矣先儒于此象泛講學術之功既未切卦旨亦不適時用解經如此不亦疎乎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按初六處重險之下而陰柔才弱不能出險惟務以形勢自固故其象爲入于坎窞夫踐山爲城因河爲池守

固者何嘗不依以爲固然使得道者處此則衆心成城屹乎有不拔之勢而失道者倚之則人心易動一有力者負之而走耳即有重關百二之險與岸旁小穴何異哉故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窞岸旁小穴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按坎有險坎字謂九二在坎中也有險謂九五有剛中之德有信足以立國則有險足以自固也天下有襟險負固而所行失道則國非其國而險不爲我有矣如九二之有險二實能有之也當重險時國勢傾危人心惡應凡建國者有不能終日之勢求爲不失亦已幸矣況得

更求有得乎今九二巳能有險若剛中之德進術不巳又可以求小得焉小得者大得之漸也求之之道無他不出乎剛中有孚而巳故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按來之坎坎之往也謂六三處重險之間來往皆險也枕所以爲安也險且枕謂六三雖居高位而才弱不能出險欲依九二之有險以自安也入于坎窞亦如初六之以形勢自固也夫恃鄰國以爲安則失自强之策據形勢以自固則無可尚之功處重險之間而所爲若此

其不可用明矣故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按重險之時初與上皆失道三亦无功二孤立寡援雖求小得而天下之險未可盡平九五雖以剛中居尊而左右無同德之助惟有六四柔正之臣切近相與倚爲腹心此其患難相濟之誼不啻同舟遇風而主臣約結之誠亦無異于骨肉手足矣使亦如承平之世禮節繁多尊卑闊絕則豈能隨地納忠不時陳悃排難于糾紛之際處變于呼吸之頃乎樽酒簋貳用缶謂去其禮而務至誠也納約自牖謂披肝瀝決大計皆自君心所明者而開陳之也如是則魚水之歡合而無交淺言深之嫌上下之志同而無犯顏逆耳之忌用以濟險其何咎焉雖然六四柔也九五剛也以臣之柔遇主之剛使非剛者忘形以下濟則柔者豈能畧迹而抒忠故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是在乎五之能下交耳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蘇軾祇猶言適足也九五可謂大矣有險而不敢自大故不盈不盈所以納四也盈者人去之不盈者人輸之故不盈適足以使之既平也　周安期曰九五坎不盈

正所謂水流而不盈者盈則不能納四矣出坎者世愈平而心愈下若稍自滿則又不免于險矣

按九五以剛中之德爲重險之主身當天下之險凡天下有未平五皆引爲巳咎五欲釋是咎必將需人以共濟需人以共濟必如水之善下而不盈然後人才輻湊智者畢效其謀勇者竭輸其力由是天下之險可抵于既平而五始可以釋咎于天下既盡也夫五與二皆以剛中處險所謂有孚心亨行有尚者惟二五能之然二在下僅可以求小得而巳五在上非天下盡平則剛中之用未大五烏可以小有得而自

滿哉故曰坎不盈中未大也不盈之義最爲喫緊故
周公特繫之五位而夫子印于象傳首發之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
三歲也
按自古設險守國者一以山川形勝爲險一以法制禁
令爲險雖聖人立國未嘗廢此然所以平險之道則不
在是初六六三之入于坎窞此專以山川形勝爲險者
也上六之係用徽纆寘于叢棘此專以法制禁令爲險
者也苟無有孚心亨之道以處此則此二者皆不足以
固國徒使人心挺而走險耳故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困之初六豐之上六與此爻皆言三歲訓其柔暗之甚
久而不悟也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叢棘如今之
棘寺指九家易坎爲叢棘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按離之爲言明也說卦傳暢言之矣曰離也者明也萬
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蓋取諸此也是離之爲明其義已著故夫子于離之彖
傳不待再釋而直言明之所麗貴乎得正以解利貞之
義蓋離明之體聖凡所同但明之所麗有正有不正如
堯之欽明舜之文明此明之麗于正者也明麗于正方
可謂明故能照于四方化成天下如丹朱之啓明紂之
聰明才辯與凡世主之作聰明者此明之不麗于正者
也明不麗于正則離明而實暗以此濁亂天下則有之
矣何以照四方而冀化成之效哉觀重明以麗乎正句
文義甚明重明指繼世之君能嗣續前王之明德者而
言卽大象之繼明也如舜繼堯而史稱之曰重華武繼

文而成王稱之曰重光皆言繼世之君也繼世之君能
嗣續前王之明德而所麗得正者少矣必重明繼作所
麗皆正而後道化可成蓋道化雖行而難于有成前之
行者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明而不正則前之行者廢矣
其何成之有○先言重明以麗乎正此釋利貞之義又
云柔麗乎中正此釋畜牝牛之義牝牛柔順之物也言
明之所以能麗乎中正者由于養成柔順之德也自古
明王有表正萬邦之道者必先調伏性情養成柔順之
德如舜之溫恭文王之徽柔太王王季之抑畏衛武之
柔嘉皆能自調自伏使躁心客氣陶鎔淨盡養成柔順

之德而後能宛轉隨順悉循乎大中至正之軌而無所容軼此其所以爲至明也如或任性而行不自調伏一以剛躁用事則必至于過中失正踰禮敗度而不自知矣雖自以爲明而暗莫甚焉牝牛之畜其可已乎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

按離之初九明體在下此明德之士待用于明時者也然德之明與不明亦視其所履何如耳人之所履或邪或正或善或惡錯然于動作之間固有乎時見之甚明而臨事忽焉迷謬者此非不明之咎蓋明而不敬之咎也聖人于人之未明者必先教之以明于人之已明者

則直教之以敬假使致知明善之後不加以謹幾慎獨之功則高明者之失足與卑暗者之妄行何異故文王示人以象則曰畜牝牛而周公示人以離直曰敬敬之一言通于六位特舉初以槩之耳誠以重明之主在上自大臣以下莫不小心將事誰敢以不敬自速厥辜况于始進之士乎故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程傳二居中得正麗乎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上同于文明中順之君其明之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

按重明之主所以明照四方化成天下者必有文明中正之臣爲之宣布于下則無如六二足當其任矣凡嚮明而治者非明則不足以發人之聽非文則不足以啓人之明如六二之離則其明也黃則其文也文明由中道而發則其明也非一偏之見其文也皆至德之光所謂美在其中而暢四肢發事業者也使天下觀于其明皆可以自悟其天性焉觀于其文皆可以自得其天則焉是以大善而吉也此以六二一爻立離明之極則而其餘或得或失皆可以因人而致戒亦可以隨位而顯用總不出于中道之權衡而已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按初九爲新進之士則九三爲老成之臣矣聖人勉人及時明道故爲此警策之辭曰時至九三是爲日昃之明明不久矣苟無德可樂則徒死可悲故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猶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爾傳曰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衛武公年九十五猶使人日箴儆于其側而作詩以自儆云借曰未知亦聿旣耄聖賢以及時明道爲

樂以蚤不聞道爲憂大率如此豈有徒教人以死期將至以夥前日之理程傳云鼓缶而歌樂其常也本義亦云安常以自樂夫死雖常事何足爲樂所可樂者惟道明德立俯仰無愧耳不然則徒受人身虛生于世無一善狀但有積愆縱令富貴壽考而垂死之際有同朝露悔恨嗟傷追悔何及又何安常自樂之有哉大全內載趙庸齋引王羲之所云年在桑榆賴絲竹陶寫以爲鼓缶而歌之證又引趙孟所云焉能恤遠朝不謀夕以爲大耋之嗟之證此不過庸夫俗子晚景無聊暮年短氣之語殊非聖人激切警戒之旨引證不倫不可不辯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按重明之主道在麗正德在牝牛養其柔順以麗乎中正所以爲至明也故初當始進尚須以敬避咎九四近臣也剛而犯上突如其來不避僭逼之嫌其能逭不敬之誅乎夫剛所以持正也剛而犯上不正莫大焉大臣爲天下師表而首以不正令于天下天下其何所觀化乎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言其必不容于時也漢景帝朝周亞夫此怏怏者非少主臣又漢史謂霍氏之禍萌于驂乘此二臣者可謂才能出衆功冠一時者矣然皆不免犯突如之戒以至殞身滅宗爲世所悲歎非大臣剛過之明鑑歟故知牝牛之義爲人臣者尤所當三復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潘夢旂曰五居尊位天下之所附麗也明德在上慮事深遠憂懼之至所以吉也　吳幼清曰六五爲重明之主繼明而嗣位者也以繼父爲悲不以得位爲樂嗣天子之孝者蓋如是

按自古繼世之君當其未嗣位時固已選左右早諭教有典樂之官以養其性情有師保之職以傳之德義矣至于嗣位以後養尊處優逸樂易縱驕慢易生

忘稼穡之艱昧風愆之微遂至害正蔽明而不自覺者蓋多有之此周公于離之六五特繫之以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也蓋念先王創業之艱難知今日守成之不易觀四方萬國變故多端何以能消患于未形過君子小人邪正雜投何以能灼知而不惑一日二日之間萬幾所集何以能洞燭而無遺又何以能裁決而無誤凡此皆所謂遺大投艱極天下之可憂可畏者也誠知其如此而夙夜祗懼敬勤不怠則殷憂可以啓聖恭默可以通神加以明師良傅之啓心沃心法家拂士之繩愆糾繆雖有聰明之資不敢自矜

其明而求人之明以自輔如此自能養成柔順之德以麗乎中正之道于以照臨四方化成天下復何難哉六五之吉正以此也嘗讀閔予小子及訪落小毖諸篇有遭家不造嬛嬛在疚之悲有未堪多難懲毖後患之懼則即有日就月將緝熙光明之學又有弼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之輔而後乃能光邵先王之洪業休德篤守成令主由此觀之出涕戚嗟乃人主至明之所生至順之所集也周公當日親以此義造就孺子王故即以此義繫于離之六五所以啓佑萬世嗣明之主者意至切矣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五

本王位而公侯亦有繼世之君故兼言之離麗通言麗于王公之位任大責重非憂深思遠則無以保其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李西溪曰繼明之君每有出征之事有扈之戰啓所以承禹商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繼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克詰爾戎兵召公畢公告康王惟曰張皇六師蓋不如是不足以正邦也

按劉向疏云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此解甚當蓋六五柔中之君本用六二文明中正之臣以明德開悟人心以柔道馴伏天下未嘗有意勤兵也但四方萬國人心不齊其間亦有梗悖不義之人難以文德化誨者不得不用上九剛明之臣假旌麾殺戮之威以警懼之然亦因平日文教旣敷人心易悟故一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之族匪其醜類者皆來服從故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猶詩云征伐玁狁蠻荊來威也大人明照四方之氣象亦于此可見程傳以務從罔治本義以刑不濫解獲匪其醜何皆不合經義不可不辯

男 方玉 蔣增 校

周易辯卷之十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下經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傳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于正也不以正則入于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皆相感之不以正也　本義艮以少男下于兌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　張獻翼曰男有下女之禮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齊風著刺時不親迎也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魯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皆當親迎也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旣奠鴈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人旣不親迎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之于著于庭于堂也著宁同門屏之間　徐儆菴曰交感之事不一此獨以取女言者取女大事且于感通爲尤切也　丘建安曰咸二少相與夫婦之始也故以男下女爲象男先下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夫婦之終也故以男尊女卑爲象女下于男居室之倫正矣　胡雙湖曰上經乾坤以天地對立下經咸恒以夫婦合體

按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蓋以男女之交配天地之大義爲人倫之首萬化之原也惟男女之交所關甚大故聖人設卦繫辭其致特詳漸與歸妹示嫁女之事所以教女子而立之則也咸示取女之事所以教男子而端其範也男子一身百行兼備凡所以感人心者自一室而至于天下何所不感何所不應而其所以感應者無一事不歸于正正則無一事不歸于吉要其情之正與不正自其最切近者觀之莫若取女一事之可驗也堯之試舜也不先試之于五典百揆四門大麓而先觀厥刑于二女何也以爲家難而天下易觀其所難者處之而得吉則于其所易者可知也迨至釐降嬀汭作嬪于虞能使帝室之公主

執婦道于側陋之翁姑而無齟齬不安之意則其感應之際得正得吉昭然可見由此而通于徽五典敘百揆賓四門納大麓隨其所感莫不風動而響應焉要即此門內之情通之門以外而已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有不造端于此者乎是則咸卦之義即取女一事足以發明矣且凡人之生莫不有情有情則莫不有欲而其情欲之感流連沾滯而不可釋者莫甚于男女之交然而得正則人心之所同悅不正則人心之所同恥此生民秉彝之性即天地萬物之情也凡人昧焉聖人醒焉昧故多迷溺于其中而不知所止是以有鶉奔鵲彊之感行邪道于室家即有桑間濮上之應醸禍機于宗社醒故能靜正于其際而無所妄悅是以有樛木螽斯之感絕淫妬之凡情于閨內即有鵲巢騶虞之應徵太和之嘉瑞于四方故男女之交所感不正則凶害應之所感得正則吉祥應之理勢自然毫髮不爽蓋惟聖人于生民有欲之中徵見吾心無欲之體心得其正則情亦得其正情得其正則氣亦得其正故二氣相與聖人似與凡人同而清明在躬聖人迥與凡人異因而以一人之清明醒天下之汚染而淫奔之俗可[illegible]

可除若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也是則聖人所以感人心者必自男女之交始若于此不正則一室之中災害生焉而欲致天下之和平其可冀乎故驗之于書則有帝堯之觀刑所觀不過取女一事考之于詩則有周名之觀風所觀亦只在取女一事而謂取女一事不足以被咸卦之義哉〇咸亨之必利貞也謂正己乃可以格物也正己以格物其道必始于閨門故特言取女之吉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讀此可以得取女吉之旨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丘建安曰人之一心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苟以私心實之則先入者為主而感通之機窒雖有至者皆捍之而不受矣　來矣鮮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矣

按象辭言所以感人大象言所以受感感人者必以正而受感者亦必以正虛者正之至也稍有私意稍有成見便非至虛之體即非至正之體矣試以二程之事證之二程先生一日赴友人酌坐中有妓明道笑言自若伊川終席不悅既飛數日意猶怏然明道

同其所以則猶以前日與妓同席故也明道曰前日坐中有妓吾胸中無妓今日坐中無妓弟胸中却有妓此虛與不虛之別也咸之亨也要在利貞伊川之意夫豈不貞弟所不足者虛耳虛則雖有不正之感而吾心自是廓然仰見之者未始不爲之意消也不虛則雖存乘正之志而接物皆成障礙仰見之者亦將以讎申相待矣此介甫所以心折于明道而伊川胸中未免執著終于徵成洛蜀之黨視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不有間哉大象言虛不言貞乃妙于言貞者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本義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于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 程傳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人

按咸之所以感人者言與行也而心爲之主故六爻以人身取象人身之能言者輔頰舌也能行者拇腓股也能思者心也此人與聖人之所同也同則孰不可以感人者何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獨歸之聖人以聖人之心能致虛也能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能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德盛則化神其所以感無不通而天下和平也若凡人之心不能致虛仰不能精義以致用利用以崇德德不崇而徒有其身則其能言者不過輔頰舌而已矣能行者不過拇腓股而已矣能思者不過此往來朋從之心而已矣之數者豈誠足以感人哉非特不足以感人且身因多言而賈禍多動而蹉跌多思而眩惑有不勝其凶吝者矣卽有不言不動不思如脢者僅可以免悔耳所謂虛而能通精義利用者安在哉故周公于六爻之辭多致戒焉戒其感不以神而以形也此六爻之大指也〇初六位卑才薄此人身之拇也拇本不足以致用徒以其

應在四遂欲挾此以感之是一介草芥無他行能而思動宰衡之顧盼也能乎不能乎假令側陋之中有玄德焉則升聞岳牧因有不求而自應者否則雖志在外求誰則應之故感人心者在內不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本義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

程傳二以陰在下與五相應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之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非戒之不得相感惟順理則不害也

按六二之位已高于初而才具亦過之此人身之腓也二與五爲正應五欲有所爲未嘗不待腓而行然使不傾理之可不可時之宜不宜而妄行以感之鮮有不蹉跌者况五之脢用静二之腓用躁以躁感静枘鑿甚矣烏得不凶惟去其躁動之心而自居于静正則在我無妄行之失而主志亦未必不孚故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正則順不正則不順而害隨之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本義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義

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静而動可吝之甚也　徐進齋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所守不正感不以道而反徇夫嬖御臣僕在下者之私至于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

按九三之位又高于二而以剛居剛則其才具又過之此人身之股也三與上爲正應上以口說悅人三能以剛毅篤實之德感之則可以見艮道之光明止華僞之流弊謂非感之至善者乎奈何欣于所悅以身徇之捨實德而尚虚詞一如股之隨足而動不能自主者然夫下之二陰柔不能立安其不能自處而隨人也宜三之剛正者亦不能自處而妄隨耶天下固有專主隨人者矣如婦之隨夫僕之隨主是也三志在隨人則所執下矣何以居高位感人心爲下二陰之表率上一陰之砥柱耶夫感者如風應者如草三之執其隨若此是使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辨而無其實也是以聖人羞之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程傳四當心之位爲感之主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

貞者虚中無我之謂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能感所不及者不能感也其朋類從之而已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按六位之中拇也腓也股也脢也輔頰舌也各得其一體惟九四當心位心統百體至虚而至靈無所不感無所不通苟有所不通則以思通之書云思曰睿睿作聖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而其妙在虚虚則能精義入神而有以致吾心之用能利用安身而有以崇吾心之德德盛則化神此聖心之靈有以異于凡人之心而聖人之感人心亦有以異乎凡人之感也

不然此心雖具不過囿于血肉耳所思雖煩不過任于朋從耳是心雖有統百體之名其實亦塊然一物耳安在其能光大哉且心多妄思則拇腓股亦多妄行輔頰舌亦多妄言妄思妄行妄言雜然相感未有不貽害于天下裁害于一身者迨其既害而悔之則晚矣故莫若及其未感害而正之則吉而悔亡故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憧憧往來不獨情欲之相感也凡馳逐于功名相矜以道術各任意見之偏不適胳曠之道不合中正之矩者均之不得爲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本義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無私繫故亦可以无悔志末謂不能感物　蘇傳拇之動腓之行股之隨心之憧憧往來皆有爲之病也懲其病而襄不爲者是無爲之病也五之所在者脢也而脢者體之不動而無事者也畏有事之勞而咸于無事求无悔而已志已卑矣

按九五應二比上而與三四同德上能言四能思初與二三能行而五居尊位可以兼任衆長苟能善所以咸之則初與二三之所行可以廣五之庶績上之

所言可以宣五之德音四之所思可以成五之聖知將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豈患無其具乎乃五當上下感應紛紜之際獨躭于寂靜而以脢感人是厭天下之妄行妄言妄思而鎮之以不行不言不思也夫不行則無以率作興事而天下之事功隳矣不言不思則無以集思廣益而天下之忠言至計皆湮鬱而不發矣以此求无悔其志豈不卑末乎人第知好動之非正而不知惡動而求靜者亦不得爲正自古豈有德盛化神之聖人而徒以躭空守寂爲高者乎故知精義利用之學之不可已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蘇傳上六之所在者口也夫有以爲咸者口未必不用而恃口以爲咸則不可　蔡虛齋曰舌動則輔應而頰隨之三者相須用事皆所以言者故兼舉之　說文滕張口騁詞貌

按上六居師傅之位其所以格君心者不徒以口說也而兌爲口舌上又居悅極無實德以格君而口舌是滕則所感者淺矣且使羣下從風而靡皆欲以空言感物相率而工豔悅之詞習容悅之態其爲害可勝道哉然不言凶者占在象中也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按彖傳曰恒久也恒本訓常而此云久者謂凡事之失常者不可久惟常者爲可久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凡剛者宜在上柔者宜在下今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長男長

女各定其位而不相亂此位分之得其常也以雷風二象言之天地之氣機非雷則鬱而不發非風則滯而不散今此二物合而相與則凡物之生莫不鼓舞而欣暢此物性之得其常也以巽動二德言之凡有爲于外者必藉內之沉謀以出而有謀于中者必藉外之奮迅以行今內巽則動乃不窮外動則巽非不果此謀斷兼資之常理也又以陰陽二氣言之陰必應陽則陽得其助陽必應陰則陰有所主今震剛與巽柔相應初柔與四剛相應二三之剛與五上之柔亦皆相應則內外相得而上下和同又陰陽配合之常情也此卦之所以名恒也然則天下有尊卑易位冠履倒置失上下之分者不可以爲常也而可以爲久乎震巽爲春夏之交此時非得巽風之和暢震雷之迅發則伏陽在下不能破重陰以出而天地之生氣不行此不可以爲常也而可以爲久乎內乏沉潛縝密之慮而遇事敢爲必至于躁而不振外鮮發揚蹈厲之才而好言陰計必至于柔而寡立是巽動之用不兼不可以爲常也而可以爲久乎剛上柔下上下之分定矣然使尊卑溷絕情意乖離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是剛與柔不皆應不可以爲常也而可以爲久乎夫子一釋卦名而全卦之理思過半

矣○恒之爲言首見于易又屢見于書自其命于天者言之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自其修于人者言之則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又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又曰政貴有恒而夫子亦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又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由此言之恒之爲德降于天而率于性以之立身則爲有常之吉士以之立政則爲不易之良方下至巫醫伎術亦惟行之有恒者乃可以通神明寄死生則恒之亨且无咎理固然矣而又曰利貞利有攸往何也葢天下不盡無恒之人然亦有恒而不正者不正則入

于邪而非可恒之道矣曰利貞者敎之久于其道也人之道卽天地之道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則人之道亦恒久而不已此道原于性則所謂三綱五常者固萬世不易之大倫此道設爲敎則所謂詩書禮樂者亦萬世不易之成法人果能恒于此不爲私情所奪不爲邪說所移斯可謂之得正而事無不利矣然正道不易而時變屢遷使守常而不能通變則所恒亦不能無弊曰利有攸往者敎之終則有始也蓋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如文甚則僞質甚則野是文之終卽爲質之始質之終卽爲文之始善爲恒者知其終之必窮卽已爲更始之計

凡有所往受其利不受其弊是以能使民不倦使民宜之久于其道而不能已也人道如此天道亦然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亦只此恒久不已之道終則有始以成其能耳聖人之明此道也與日月同明其行此道也與四時同運故能以其自明者開天下之晦蒙以其自成者補天下之缺壞至于德洽化成舉天下之民無有不若其恒性者豈有他哉惟久于其道使然也天地萬物與人同道則亦與人同情觀其道之不已則可見其情之不已矣世有正而不恒與恒而不于其正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伊繼山曰天下之物各有當然之則所謂方也然柔懦不振者知之未必能立而持守不固者立之未必能久惟君子識見精而趨向定志氣壯而操守堅故能卓然自立而不可移易也立未是恒不易方乃所謂恒也立不易方卽久于其道之意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本義初與四爲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

下爲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

按繫辭傳曰恒德之固也又曰恒以一德又曰恒雜而不厭夫德至于固至于一而不厭此惟大賢以上者能之其自大賢以下卽不免有恒而不正與正而不恒之弊矣故聖人于卦爻之辭各著其義以示人卦合而言之以見其道之純者使人知誕登以立極爻別而觀之以見其德之疵者使人知因病以立方則亦未始不可以幾于純也初與四爲正應初爲巽主四爲震主四有所爲必當謝謀于初此常情也

然四負其能動之才動不以正而無求正于初之意
則初雖善謀亦難以自效其不可以深求也明矣爻
淺言深君子所戒若初之求愈深則四之應愈固且
凡人之情始求而不相入則終于乖作而不可復合
是不特初無以自處即爲四已無餘地故曰无攸利
夫巽以行權可久之道必權衡至當而後往无不利
若初之浚恒其亦未可與權者矣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按二與五爲正應五居君位而柔不能制義幸二之剛
足以制之乃二亦以巽體居柔則以柔濟柔上下相率

而從婦道是豈可以爲恒乎率是以往固當有悔幸居
柔得中能以中道振發其剛不至于柔而寡斷故曰九
二悔亡能久中也苟非久中亦安能權其可久之道乎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本義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于上不能久于其所
故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
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
按九三以剛居剛恒得其正非所謂德之固者乎而
有不恒其德之羞何也以三居巽極既有進退不果
之病而正應在上又貪于上六振恒之功是以失其

所守而從于人也然上六位高而才弱无功而有凶
則三之從之也必且進退失據无所容于上下之間
宜其羞之者衆矣故三之應上似正而適所以爲吝
則曷若固守己德爲可久之道乎凡人之不恒其德
者每因自信不篤有所羨慕于外而失其守耳聖人
羞之如此爲戒深矣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金汝白曰田者震動馳騁之事　伊繼山曰位謂即正
道之所在九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而徒守之則久非
其位雖久而無益猶田于无禽之地也

按九四一剛爲動之主與初相應因欲動而有爲況
資初之巽以權其可否而後動則有成今四居陰位
不得其正而恃才妄動初位卑交淺言不相入則四
惟恣所欲爲動不中理雖曠歲經營茫無成效矣夫
大臣有天下之任者將欲爲長久之計其道全在于
好謀其謀尤貴于善下四矜能挾貴不能就謀于人
以求可久之道即同列且不敢盡言況草野之上有
敢告以善道者哉其田而无禽又曷怪焉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
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程傳五應于二以柔中而應剛中恒久其德則爲貞也夫以順從爲恒者在婦人則爲吉若丈夫而以順從爲恒則失其陽剛之正乃凶也在丈夫猶凶況人君乎在他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爲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爲恒也

按恒之爲卦本以長男長女剛上柔下定夫婦居室之常道故聖人即于六五一爻明示婦人夫子之大義以正萬世之夫綱蓋舉夫道而君道父道皆可見矣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亦惟是秉乾剛之德乘五位之尊以義制事建此三綱五常之極于天下爲萬世不易之方耳若以婦順爲貞豈君天下者之常道哉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按上六雖動體而其才遠不及九四顧不思謹守成業而以振爲恒推其意正以陰柔在上處非其據欲圖功以自葢其無能耳又以應在九三謂其剛能助己誤聽其謀振而不已以求必濟不知無才之人動愈速則敗愈近勢愈高則禍愈重又奚止于田之无禽而已哉故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恒之六爻除九二一爻其餘各有受病處非聖人一一指點何以知其病而藥之哉

○象言利貞而爻有言貞凶者有言貞吝者何也象之所謂貞者貞于道也爻之所謂貞者貞于應也貞于應而不合于道是恒其所不當恒故凶且吝也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本義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　吳一源曰遯之義非退藏也二陰在下未至于盛而避陽

也君子遯爾退藏坐觀陰長否亂立至矣豈仁人之心哉象但言遠小人而已非退藏也象傳云與時行則不當退藏明矣　本義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蘇紫溪曰聖人之嚴嚴于治己而不嚴于治人葢遠我身之小人而後遠世道之小人也

按本義以此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此特就陰長陽消之氣數而言耳不知聖人挽回氣數妙在處遯之時自有用遯之法如大象所謂遠小人不惡而嚴者是乃聖人之所爲遯也豈奉身以退入山唯

恐不深之謂乎艮以此卦上乾下艮聖人法乾之健則精于群龍无首之學法艮之止則妙得艮背無身之旨遯法之善無過于此以此待小人所謂不惡而嚴也不惡則不至激怒以起釁嚴則無由伺隙以中傷是以小人之禍不作君子之道得行此遯之所以亨也而或者以爲遯之時四陽用事而九五以陽剛當位于上六二以中順應之于下在當位者猶擁全盛之勢應之者未見躑躅之形君子于此卽不用遯未嘗不亨何必防之若此其早耶不知天下事早則易圖遲則難救若此時不行待否與剝而後行則晩

矣不見包承包羞費如許委曲周旋之苦心而剝膚剝廬致如此潰敗決裂之情狀耶君子覩于否與剝之淵鑒故其用遯以求亨正在當位有應我勢未去之時早爲之計必不敢玩忽于機先而周章于事後故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且小人之勢以浸而長未始驟至于剝蔑也惟不驟至于剝蔑故其防之也常踈亦惟不驟至于剝蔑故其制之也亦易所云小利貞者謂乘此剛當位之時亟思所以貞之也蓋剝之二陰不幸而無剛當位之君子而三與四又皆陰類是以蔑貞則凶謂無以正之于早也若遯之二陰幸有剛當位之君子而三與四又皆同德及此時而正之則剝牀之害可息而剝膚剝廬之凶永不復見矣豈非浸長之日其幾易制乎故曰小利貞浸而長也小之利貞也其道自君子乘之其權自君子操之其幾自君子審之未有君子不克正小人而聽小人自爲正者也是則當遯之時有遯之義知時識義則君子之道得亨小人之禍不作豈徒以陰長陽消任氣數之自然哉此遯之時義所以爲大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按初與二爲浸長之陰本小人也而爻辭就處遯之君

子言亦猶姤之初陰否之三陰俱就處姤治否之君子言也凡爻以上爲首下爲尾首爲先尾爲後初在下故曰遯尾遯不于首而于尾則爲時已後其勢危矣往者往而有爲也初才弱位卑若往而有爲與小人角勝則釁端一開禍機莫解故勿用有攸往宋仁宗時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文正亦謂韓忠獻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此止不識遯初之義者果能知危思患止而不往則災患消泮坐以無事故曰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按六二之所處正當小人方長之地而二以陰柔處之欲遠小人難矣然二之正應在五二惟以中順之德固結于五則與當位之君子相孚自不爲方長之小人所間所謂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也說與脫同夫子嘉其固志言其固在志而不在迹使君子有同心斷金之契小人無去此與彼之嫌善于用遯者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按九三係遯言三下比二陰有所牽係而三即于係處

遯之九四好遯言四下應初六與初有情好而四即于好處遯之九五嘉遯言五與二中正相應若嘉偶然而五即于嘉處遯之係也好也嘉也此其不惡也遯即其嚴也正于瓜葛相連情誼欵洽之際而有截然不可混之界限方是君子遠小人之妙用惟九三與二陰切近相比恐爲陰氣所侵故有疾厲之戒然三爲艮主以剛居剛在下之上力能制之故教之以畜臣妾吉葢君子處遯之用與處姤畧同姤一陰始生即用九二制之其象爲繫于金柅又爲包魚包瓜金柅者以法度維持之使小人不得縱蹢躅之性也包魚包瓜者以恩澤沾被之使小人亦得蒙並生之仁也遯二陰浸長即用九三制之其象爲畜臣妾使小人備僕御之列供使令之役已耳諸葛武侯云彼亦人子也恩則當教之勞佚當節之飢寒當恤之此因畜之之道也夫子曰惟女子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註曰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是所以畜臣妾者要不越不惡而嚴之法然周公于姤之九二戒之曰不利賓謂勿使小人得與于賓與之列也夫子于遯之九三戒之曰不可大事謂勿使小人干預國家之大事也從來小人進用其始得與于賓與之列其後得干預國家之大事者

豈人主無因而驟進之乎往往起于諸侯貢士大臣薦賢遂令草澤之姦邪廁官之儉佞微倖並進漸至竊弄威權濁亂朝政毒流士庶禍及宗祊而莫可救藥也故戒姤二以不利賓戒三以不可大事正欲及小人浸長時早爲抑遠以絕厲階耳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按四與初相應情好相投而四本乾體不溺于所私故即于好處遯之凡大臣與小人爲緣有不識其爲小人而誤引之者亦有知其爲小人而適情便已愛不能割者所以臣妾之流每有貪緣投合苟不得爲拔于在下

之牧伯卿扳援于在上之公卿自非乾健剛明粹然無私之君子鮮有好而能遯者也然四之遯初也終不露秉正疾邪之迹以傷其情好而激其忿怒是以上下相安而處之最吉不然好則不遯遯則不好矣好則不遯固爲徇私溺愛之小人而遯則不好亦爲淺狹褊隘之小人也故惟君子則吉小人則否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按二以中正應五此五之嘉偶也既云嘉偶何亦用遯蓋二爲浸長之陰終將剝陽者也然陰之邪僻者易識陰之中正者難知人固有觀其行事則中正而察其用意則頗邪者惟五剛健中正其德恆易以知險故卽于嘉處遯之也如此則得正而吉夫子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正在志而不在迹迹之相投若顯示以明艮相得之歡而志之自正則默運以剛健無私之德五志既正而二從五之志亦不得不固豈非君子之道以遯而亨而小人亦不憂其難正者乎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按乾龍艮背皆遯之妙法然分六位觀之遯之最善者莫如上九蓋君子當小人浸長之時以見幾之早者爲貴見幾早則修爲亦早凡所以防閑而消弭之者俱不見有可疑之迹故无不利也如初二所處在二陰浸長之地三與二陰相比四五與二陰相應各有瓜葛相連欲嚴則難于不惡不惡則易于不嚴形迹之疑皆所不免用心良苦何以得肥惟上處最高不與陰應亦不與陰比所以寬裕自得稱爲肥遯既不見疑于小人亦不見疑于君子故无不利也雖然以諸爻視上九則上九肥矣假使易位而處則三之疾豈不能爲上之肥乎肥者其道高而疾者其所處難耳至于肥而遯者亨矣小者貞矣陰長陽消之氣數已潛回于遯法之中矣此遯之所以貴早也說者不察皆以退避爲遯果爾則誰爲當位又誰爲畜臣妾者乎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來矣鮮曰剛則能勝其人欲之私動則能奮其必爲之志何事不可行哉此其所以壯也 孫賢卷曰大者壯君子之壯于勢剛以動君子之壯于理 程敬承曰大壯利貞非主防小人也以自完其正大之本體耳如以待小人之心而過防之于天地正大之情拂矣

按作易聖人于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之際雖深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然終不肯輕以搏擊小人爲事也要在敦行君子之正道使在我無間之可投收斂君子之鋒芒使在彼無釁之可激則君子有以自行其志而小人亦可以變化于其中而不自知矣即有府擊姦除害如困之劓刖解之射隼噬嗑之滅耳離之折首亦皆大彰天討與衆棄之而于並生之仁未嘗少礙此與天地正大之情也今試以陰長陽長之卦一一推之陰長之卦姤遯否觀剝坤是也姤之待小人也包魚包瓜不使作賓而已遯之待小人也臣妾畜

之不使干預大事而已否之待小人也包承包羞儉德避難而已觀惟自觀君子之生弁不及待小人之事剝以碩果爲君子仍以貫魚待小人坤初示履霜終言龍戰正欲使君子辨之于早無令小人失道于終是則聖人于陰長之世凡所以待小人者必有潛移默挽之方不肯輕以搏擊爲事固彰彰可見者也陽長之卦復臨泰大壯夬乾是也復言修身者宜敦復以自考臨言臨民者宜敦臨以行正泰以左右斯民爲泰交之事大壯以非禮弗履爲自勝之强夬之決也而貴于和乾之健也而戒于亢是則聖人于陽

長之世凡君子所以自待者正多發動惕厲之業尤不肯輕以搏擊小人爲事此又彰彰可見者也是何也君子誠能自强則小人不期勝而自勝矣安用搏擊爲哉今觀夫子之贊大壯也初不以四陽之盛勝二陰之衰爲壯第推本其德而言曰剛以動故壯其贊利貞也曰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言君子雖以剛動致壯然仍不以壯爲壯必以正爲壯也如以壯爲壯而不得其正于是反諸心而不安加之人而不服則壯日歸于消沮終不能以勢凌人如以正爲壯而不恃其壯于是檢身者日益嚴持心者

日益謙則正日造于粹精終有以大服乎物蓋大者本無不正正則自無不大正大之情符乎天地即浩然之氣塞乎兩間此大壯之所以利貞也古之君子反身循理細行必矜雅量弘度與物無競而用壯之小人亦無有勝之者惟其正大而已矣又安用搏擊爲哉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本義自勝者强

按大壯以雷在天上爲象蓋極言其壯盛也然使君子所履一犯非禮則正人得而議之邪人得而侮之

矣壯安在哉故君子壯敬日強安肆日偷非小心之
至不足以維大壯之勢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本義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
馮紹雲曰人行趾先動古人始事必踟躕進退孫以
出之期于成事今壯于趾是始事而用壯進銳如此何
爲不凶 伊繼山曰初六以疏遠小臣一旦舉天下事
惟吾意之所爲則天子必疑大臣必忌終不足以有爲
也其凶必矣
按征凶有孚孚字諸家解作必字愚謂孚信也蓋兩

相契合之意初與四剛動相資同德相信初之所以
恃壯而行不顧凶禍者以其剛健之才有信于四故
也然恃壯而行其壯必敗四亦虞其僨事而弗之信
矣故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王註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
處陰位爲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程傳二居柔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于壯得正而吉
也 吳臨川曰中則無過不恃其壯而猛進也
按剛與欲反有欲則餒無欲而剛則壯壯之勝于餒
也人皆知之矣然壯而失正者其正易敗壯而得正
者其壯乃全全之勝于敗也人亦知之矣然使正而
不歸于中則正之理有所未詳而正之用有所未盡
以是而損其壯者亦多矣此人所未及知也九二以
中制正則權衡至當而其所爲正者詳矣盡矣故直
以貞吉予之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
人用壯君子罔也
本義罔無也視有如無君子之過于勇者也羝羊剛壯
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

按卦以乾剛震動相須而成大壯是乾震皆君子也
然以三之剛視上之柔則上爲小人矣上不甘蒙小
人之名則將觸三以雪忿是小人用壯也三惡上之
用壯亦將觸上以快志以剛觸柔日中若不見有上
者是君子用罔也三雖剛正其勢亦危蓋以上居震
體雖柔亦不易制三以剛凌物其理難以服人故藩
不可破而角先受羸此所以雖正亦危也使三能以
自勝爲強不以勝人爲勇何至取困如是是則小人
之用壯由于君子之用罔也愈知秉禮執謙之能勝
人矣 羸與壯相反神理內充則貌似弱而中甚壯

錄若外露則欲恃壯而反見羸。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劉濟伯曰四當大壯之過固宜有悔以陽居陰故貞吉而悔亡乾為輪輹象輿壯在輪輪壯在輹足以任重致遠。唐凝菴曰象曰尚往四居震動之位故以往為尚蓋乾健震動相配而往也。

按卦以剛動相資而成大壯三剛在下未入動體宜靜養不宜輕進輕進則壯反為羸矣四為動主上輔五位之尊可以動矣苟所輔者柔主也以剛壯迫之

恐犯突如之戒是宜有悔今以剛居柔不恃壯而妄動則得處壯之正道是以吉而悔亡蓋秉禮執謙以輔柔主則上下相安不惟六五不疑即上六亦不忌而九三所觸之藩至是決而不羸矣由是下引羣剛共勝重任可以安行于大道而無僨轅之慮坤為大輿六五之所乘也震以一陽入于坤體而為之輹又得三剛之助故為壯于大輿之輹夫決上之藩壯己之輹剛不屈而動無阻以成尚往之志非貞而能若是乎四善于處壯如此蓋不讓于九二之得中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程傳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惟和易以待之則羣陽無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楊廷秀曰六五當衆陽盛強之時乃能使之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調伏之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為相當也。張中溪曰漢光武言吾治天下以柔道六五之謂矣

按噬嗑象傳謂六五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至六五象辭又曰得當蓋以六居五以位言之則為不當而以用獄之道言之鄉為得當大壯之六五亦然以柔居

剛似為不當然非言其不當乃能以柔道馴伏羣剛使無壯趾觸藩之累而得決藩壯輹之用是乃所以為得當也人主當大壯時有此妙用安得以位不當而少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按九三過剛上六過動皆恃壯而喜觸故皆有羝羊觸藩之象九三所觸者上六也以剛觸柔有一往無前之勢然上不甘于退讓故三羸其角是君子用罔適以自危也上六所觸者九三也以柔觸剛有力不相敵之勢

故退與遂兩難而彼此兩無所利是小人用壯適以自用也當此之時羣陽志在尚往六五先以和易待之九四亦以用柔爲正而上六一陰猶務抵觸抑何其輕動寡謀失于詳愼若此乎故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苟能深思熟討知其理勢之不可度其才力之不敵不觸三而順之則剛動本可以相資而四五且引爲同志但有吉而无咎矣故曰艱則吉咎不長也易不爲小人謀然上六震體在大壯之世亦能有助于乾剛非眞小人也故教之如此

周易辨卷之十終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辨卷之十一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程傳曰日出地上升而益明故爲晉坤麗于離以順麗于大明順德之臣上附于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于天子也　胡雲峯曰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康侯者治安之侯非功侯也下之務進者易生事以邀寵今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者惟治安之侯其所以爲大明之時乎　吳臨川曰朝貢之臣爲天子所禮接　倪伯昭曰此以朝覲言非報功時也功謂軍功

按舜典五載之內群后四朝朝之時日覲四岳群牧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大明黜陟是朝覲爲帝王治世大典聖人作易宜特設一卦以立教今以晉卦觀之

諸侯以安民之績進謁天子天子以明德禮遇諸侯其爲朝覲大典明矣錫馬蕃庶卽詩之采菽韓奕諸篇因諸侯來朝而錫以路車乘馬之類是也晝日三接卽舜典所云日覲四岳群牧是也豈接之勤如此不獨盡其禮意以示接遇綏懷之道亦欲徧爲詢察以知方俗利病之詳而凡左右大臣無所容其沮抑壅蔽之私弊此乃大明之主所以深得康侯之心而成大順之治于天下者也豈若末世計典專委政于二三大吏而天子曾不得一接群牧面詢吏治之得失者哉且拓土開疆戰勝攻取之功易見而安民之

功難明安民者不好事不喜功惟使元元之衆得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焉爾此有何名可衒何績可書在末世定計典者必以爲平平無奇不足紀錄又安所得錫予之隆晝接之勤如晉之康侯者也夫子推論彖意以爲惟大明在上故能如此乃知明德之君惟以安民爲急以安民之功爲最天下諸侯有能爲我安民者是爲良臣卽爲功臣而其剝害吾民者是爲民賊爲爬鼠也民將去之矣天子誰與共天下哉後世明主留意于輯瑞者其亦熟講于斯乎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按明出地上爲晉之象蓋地載萬物乃民之所居分土之君之所涖也明出地上爲明天子照臨萬邦之象天子之明在于達聰明目以天下之視聽爲視聽而無所蒙蔽則民生可安然苟非自昭明德則無以爲知人安民之本卽左右大臣之賢否先不能甄別而民之安與不安諸侯之順與不順又何自知之是莫急于自昭也自昭之功不出學修二字天子諸侯以下其義皆然故以君子槩之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

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按坤體三陰皆司土子民之康侯順麗明主者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論大國之君與附庸小吏皆欲晉見天子以赴考績之期明教順之義而九四一陽踞于君側欲私三陰以爲已有以侵柔主之權此初所以見摧而二亦不免于愁三亦不能免于悔也夫權臣竊踞要路才足以蔽主勢足以脅下爲群牧者苟非忠順自矢貞固不惑鮮有不奔走于權門植私交而背公義者也如此則黜陟不明賢否失實諸侯不以安養百姓爲心專以結納權要爲事主澤不流民

窮無告天下事尚忍言哉幸而三陰之所附者明主也
非昏主也主昏則不能燭察權姦而下吏之情無由自
達主明則能疏通耳目而小民疾苦皆得上聞所以康
侯處晉之時第患自守不貞不患明主不信故告初與
二者皆以貞吉勉之而初位最卑此附麗之國未受爵
命者也故又以罔孚裕无咎勉之蓋位卑不能自達于
天子豈得遽爲明主所孚故云罔孚然果能積德累仁
所施于民者裕則不以職小而名不彰不以地微而澤
不流如此則介福將至又何咎焉故云裕无咎也昔康
叔始封武王告之曰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裕于

已受命之後者也裕于已受命之後則可以爲永命之
罔初六之裕无咎此裕于未受命之先者也裕于未受
命之先則可以爲錫命之本裕之一言聖人之所望于
康侯者遠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
以中正也

蘇傳將進而之五而四欲得之故晉如愁如我守吾正
雖四爲拒不能終閉也故受福于王母六五之謂王母
也　來矣鮮曰四乃大臣中之鼫鼠近君而據下三爻
升進之路二欲進無應援愁四之見害貞者中正之德
也吉者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下文所
云受介福于王母是也介大也　胡雲峰曰象所云錫賚
晝接即爻所云介福象言錫爻言受互文也　程敬承
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母者何不用明而用柔柔而
以順麗之爻乎之極慈親之而云母

按象云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安民之侯所行一出乎
中正則其所措施于民者皆蕩平正直之道無偏黨
反側之私民之受其福者宏矣明德之主欲歛福以
錫民舍此侯其誰屬哉此二所以受介福于君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胡雲峰曰三居下卦之上爲衆陰之長居順之極爲衆
所信可以進而受三接之寵矣　蘇傳將適上而近于
四悔也雖與之近而衆信其不與也故悔亡　程傳上
行上順麗乎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三
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

按六三寄比九四陰陽相求幾不免被鼫鼠之牢籠
入權貴之黨與有可悔之道然三處順極領袖衆侯
其順麗大明之志可與日月爭光爲衆所信則明主
亦必信之何至有悔哉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上行
謂順五也順五之志可信則比四之迹無可疑衆未

有不共詠之者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爲鼫鼠之象　馮厚齋曰鼫詩作碩郭景純云大鼠好在田中食粟豆蓋田鼠也　張中溪曰詩以碩鼠刺貪此之鼫鼠象其貪于進也　胡雲峰曰晉晝也鼠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又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故有此象

按康侯上行以效順于天子而九四以剛踞其上謂予奪之權在其掌握而乘其入覲以邀大利又畏天

子之明照其情而不敢露此與晝伏夜竊之鼫鼠何異後世卿佐大臣倚計典爲壟斷而徇私意以定去留者其情狀亦猶是也詩以碩鼠比聚斂之臣蠹食下民者而易以鼫鼠比大臣之竊踞君側蠹食諸侯者惟君側之大臣蠹食諸侯則諸侯不得不蠹食下民以媚君側之大臣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聖人治貪特乘其貴近者言之謂樂天下以貪使民不得安其生者皆自貴近始也此不正之尤者而曰貞厲何也四以剛居柔外示無欲而中實貪鄙使人不覺其爲貪則儼然一正人也苟信以爲貞而任之則誤矣此所以可危也象曰位不當也言位與人不相當益深爲明主惜此一位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丘建安曰五以柔居尊位爲離明之主象所謂柔進而上行者也下三陰皆欲附己而九四阻之本當有悔以同德相孚其勢必合故得亡也失得主三陰言爲四所間失也終與己合得也勿恤不必憂也言三柔志在上行終必從己或得或失皆當置而勿問自然吉無不利

按六五之辭直曰悔亡失得勿恤而不言所以悔亡

勿恤之故何也蓋以五居離體之中所謂明出地上者故郭言六五則不待更言其明已知其爲大明之君矣夫五以柔主而居九四之上其權易爲鼫鼠所竊宜乎有悔而可憂也惟五能自昭明德則左右大臣之心事皆已洞見所謂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不使憸人得以間之矣又何悔之有而又何失得之足恤哉權姦蒙蔽下情不通失也群侯效職民皆樂生得也皋陶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失得勿恤之謂也非明德之至何以得此率是以往則賢否明而黜陟自

無不當憸壬自服流竄之刑忠良自膺寵錫之典凡爲康侯者皆得盡心以安萬民而歎息愁恨之聲無復有聞于宇內者矣故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程傳角剛而居上之物伐四方者治外也伐邑者治內也

按離爲戈兵爲甲冑有威武之用上九以剛居上進之以威武之職如獸之有角以觸物也蓋有康侯以安民不可無武事以戢亂當晉之時惡而安民者在

所必賞貪而竊位者在所必誅然後天下臣民知所勸懲未有貪殘不去誅戮不行而人心可服天下可安者也上九以剛明之才晉掌九伐固明主所任以征討不順者然不加于遠方侯國而維用伐邑何也以遠方侯國莫不效順而九四爲君側之大姦以貪殘竊位不伐去之則明德未光無以厭服天下臣民之心也且用法除奸必先于貴近則其下不嚴而治舜相堯而放流之典特先于共驩正以此也然必曰厲吉无咎何也戒上九也去君側之奸有投鼠之忌故必厲而後吉且无咎也其曰貞吝何也戒六五也五明而實柔明則喜其去邪勿疑柔則又懼其私不忍割故貞且吝也說者于晉六爻皆泛言仕進與卦辭康侯之旨未合且與升卦混作一意夫使升晉二義果同則聖人止作一卦可矣何以分爲兩卦乎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孔疏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時雖至闇不可遂世傾邪正宜艱難固守其貞正之德

故利在艱貞 程傳明夷與晉相反晉明君在上群賢並進之時明夷闇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內卦離文明之象外卦坤柔順之象當紂之時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利艱貞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然能晦藏其明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姚承菴曰顯其明以佐神聖之君此是直遂之貞遇非其主不得已而晦其明委曲以存正道此是艱難之貞 季彭山曰

貞者萬世之常道君子所以撥天下之本也用其道而晦其明主于濟天下之艱以全吾貞明之體曰艱貞

程敬承曰内難較大難更難處此必非違才智露圭角者所能也明爲地所藏則晦然明固在未嘗息也當昏暗之世有以用明而明滅有以不用明而明全則晦之正所以使之不至息也　胡雲峯曰羑里演易處之甚從容可見文王之德佯狂受辱處之極艱難可見箕子之志然此一時也文王因而發伏羲之易箕子因而發大禹之疇聖賢之于患難自係斯文之會蓋有天意存焉

按聖賢易學貴于善用故夫子于明夷之象即舉古人之善用易者以示人如明夷之象明入地中明臣受暗主之傷而無以自白此時事之極難處者然文王處此即用本卦之德内文明而外柔順則雖蒙大難終不見傷箕子處此即用艱貞之義晦其明而能正其志則雖遭内難亦不見傷其不見傷也不徒全其身而已且有益于天下有功于萬世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殷而商祚不至速亡箕子以其身維持君因而元子得行其去志是有益于天下也文王演易箕子敘疇能使羲禹薪傳光于日月是有功于萬世也此非古人善于用易之明效哉後之學易者能以類推則易不可勝用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蘇紫溪曰明之晦也豈必皆文王與紂之時哉世鮮大聖人多散朴直木先伐方柄難入欲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其不見傷者鮮矣

按明夷之世暗主在上一時人心風俗日趨于惡漸染既深難以化誨者亦已多矣君子于此不利于直行其志故艱貞用晦不獨事暗主宜然即涖衆亦當如此觀洛邑頑民漸摩三紀而後世變風移則不待驟用其明可知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按明夷之時初九以明德在下未用事者也自宜全身遠害以待天下之清若不潛而飛必見傷害故有明夷于飛垂其翼之象君子指初也于行去而避之也不食義不可食也蓋污朝之祿驕君之餌食焉而欲直行吾道則非保身之哲食焉而欲阿世苟合則徒以喪其生平是以義不食也三日者自初至三即有南狩之事蓋亂極必治君子之道無終晦之理宜守困以俟之也有

攸往主人有言往謂往而有爲也主人謂晦主也此時晦主在上正道不行凡內外用事者大抵皆飛廉惡來崇侯虎五十國之流也未有不洽比小人疾惡君子者設以明德之士厠于其間必且飛語中之峻文陷之矣西伯且猶被謗況其他乎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蘇傳明夷之主在上六二與五皆其用事之地九三勢均于其主力足以正之此三者皆有責于明夷之世者也君子有責于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

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正又不能救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

蘇紫溪曰六二是天子股肱宜力四方者故有左股之象但時當明夷上無元首之明下安得效其股肱之良即欲畢謀效力而動輒掣肘如夷其左股而不得以有行也然二與國同休戚非如初之得以遠去者要在竊繼其闕匡救其災庶幾可救國事于萬一謂之曰吉乃爲之自我當如是其濟與否非所論也　項氏曰明夷六二當位之臣恐傷以救國事合于爲臣之則故曰順以則也　唐凝菴曰二在明體不言明而言順以明方晦也

按一身之用右爲先左爲後晦主之時其所爭先用事者自有其人如六二文明中正之臣徒取備位而已非其爭先用事者也故其象爲左股夷于左股者爲晦主所傷也然股肱王室誼不可辭苟天下有難爲我力之所能救職之所當救者無坐視不救與救而不力之理故其象爲用拯馬壯如文王不以羑里之傷而紛服事之節則商之叛國賴文王而藏商如昔又史稱西伯陰行善及獻洛西地以除炮烙之刑皆用拯之實事也豈非忠順之極則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程傳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上六坤之上暗之極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用而去害之事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　本義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正與上六暗主爲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　林次崖曰九三與上六暗主爲應身當其禍身任其責不得已而舉事所謂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者也夫爲民除害固所以解一時

之創懸然以臣伐君非萬世綱常之福故不可疾貞必
從容俟待若能悔過遷善化暗爲明吾之本心也不然
是猝其君之不明而乘時以邀利乃後世簒弑之臣豈
湯武弔民伐罪之舉哉武王觀兵孟津其有得于不可
疾貞之義矣　程敬承曰其志非富天下也爲天下去
害也今既得大首則其志乃大得也
按說者或以九三南狩得其大首爲湯伐葛文王伐
崇取其元惡而誅之爾至于南巢牧野之事聖人豈
忍筆之于書以詔後世哉此近世舉業家曲說不合
經義夫古來暗主如桀紂胡亥楊廣之流原已自絕

于天傳所謂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
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是則南巢牧野
之事不出于强大諸侯之手必有布衣倔起而行之
者此宇宙間亂極而求治暗極而求明自不容少此
一舉觀詩書所稱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商罪貫盈天
命誅之等語聖人固已明目張膽布告天下備載始
末以示後世豈曰不可爲訓而稍爲隱諱哉明夷之
卦不以暗君居五位而移之上六則明言其君道已
絕不得復居君位矣自五以下貴戚異姓腹心股肱
之臣莫不見傷賢人君子莫不遠去則明言其毒痡

四海衆叛親離矣故初與四義所當去則去之二與
五義所當事則事之九三義所當伐則伐之時位不
同行事亦異南狩之志與艱貞之志並行不悖又何
必曲爲之諱耶且說者于明夷之九三不敢言其弔
伐而于乾之九四卻敢言其革命俗說乖謬一至于
此何得不辨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
心意也
本義離體爲至明之德坤體爲至暗之地下三爻明在
暗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暗

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于遠去六五以柔中居暗地
而已迫故爲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暗矣
故爲自傷其明以至于暗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
爻皆爲君子獨上一爻爲暗君也　蘇紫溪曰二在下
卦爲股肱之象故曰左股四在上卦爲腹心之象故曰
左腹　丘建安曰傷人之明者上也六四深入其腹而
得其傷明之心知上之不可輔舍而去之微子不顧行
遯正得此爻之義
按六四雖居腹心之地而爲暗主所棄非爭先任事
之臣故其象爲左腹猶二之左股也腹心之臣與國

存亡義不可去此乃出門庭而不顧何也惟其深入腹心之地故深得暗主傷明之意意在傷明則賊虐大臣誅夷骨肉如刈草菅耳何可徘徊觀望徒以身遭屠戮乎且大臣與國存亡本爲宗社起見君其君不念宗社之重而自以殘賊不道自取滅亡則大臣無以身殉之之理崔子弑其君晏子枕尸股而哭之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四旣與宗社同其休戚則非暗主之私暱明矣故惟去以全身則宗社之重猶有所係苟因循不去一旦受僇是不以宗社之重爲重其失爲不仁暗主有傷明之意我不能前知而速去其失爲不智囚之出門庭也益以智成其仁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本義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 蘇傳六五之于上六正之則勢不敢救之則力不能去之則義不可此最難處者也如箕子而後可箕子之處此身可辱而明不可息者也

按凡卦皆以五爲君位獨明夷之主以暗傷明悖惟皇建極之道失向明出治之義聖人以爲此不可以南面而聽天下矣故特出之于五位而移之于上六至暗之地使九三得以至明去至暗爲天下除殘此六十四卦中惟此一卦爲變例所以深戒後世君天下者使知明德之不可傷天位之不可保庶乎其不敢恣肆于民上也雖然箕子未嘗居君位也而以箕子之貞當明夷之五位何也居暗地事暗君內難而能正其志用晦而能養其明全身于紂惡貫盈之日傳道于武王得統之年遂使皇極之敷言訓行于萬世是其身雖未嘗居五位也而其道實足以當之故卬以此位繫之箕子益聖人之特筆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本義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于自傷而墜厥命 蘇傳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下明而晦者也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言其實晦非有託也明而晦者始晦而終明不明而晦者强明而實晦此其辨也

蔡虛齋曰明德人所固有不能自明而甘爲私欲所昏始爲天子終爲匹夫卒之求爲匹夫而不可得惟命不于常可不察哉

按凡事皆有則失其則而欲其事之成不可得也況
君天下者而可以無則乎夫以明德照臨天下使天
下之暗者皆賴以有明或已德未明而能求人之明
者以明已之暗此君天下者之則也堯舜禹湯文武
此以已之明明人之暗者也太甲高宗成王此以人
之明明已之暗者也均之爲不失則如明夷之主既
不能以已明人又不能以人明已而惟以已之暗傷
人之明此之謂失則一失其則則始而登天終必入
地矣君天下者安可以不求其則而貿貿焉爲之乎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
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程傳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
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而男正可知矣　林次崖曰所
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丈夫蓋主家之人也舜之
化行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皆女貞之義下至庶人皆
然　蔡虛齋曰莫難化者婦人家人離必始于婦人所
以欲先正乎內　唐凝菴曰彖惟言利女貞而彖傳兼

及乎男以見女不自正男假而正之也　鄧二泉曰男
女正天地之大義正自尊者始故又推本于父母之嚴
嚴與正無二義正即所以爲嚴也又曰二與三四與五
配合則爲夫婦及其嗣續則爲父母　趙汝楳曰父義
母慈母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
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慢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
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
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也　周寒柄曰
家無所統則倫序瀆而恩義衰不足以爲家矣故必有
尊嚴之君統治內外以爲一家之主此家之所以正也

孫質菴曰治天下觀于家正家而所以正天下者不
外此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本義身修則家治矣　伊繼山曰言而能行爲有物行
而不輟爲有恆　張中溪曰巽爲風離爲火火熾則風
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
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身之所出惟言與行物謂事實
也恆常度也言有物則非虛言行有恆則非偽行言行
相顧則身修身修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此知風之
自也　蘇傳家人之道寬則傷義猛則傷恩然則是無

適而可乎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至矣言之有物也行之有恒也雖有悍婦暴子弟莫敢不肅然而奉嘗廢恩也此所以為至也

按夫子贊易妙在善體先聖之意而補其辭之所未盡如家人卦辭言女貞而夫子則推本于男正言必男正而後女可得而正也言男女正則盡之矣而夫子則又推本于父母之嚴言必父母皆嚴而後男女可得而正也葢男女中多有年少不更事者喜于寬縱而憚于防檢不能審思長慮為正家久遠之計故須有嚴君為之表率以老成為之典刑則思慮深而

衆指各當紀綱立而恣肆不行然後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莫敢不一于正也然使嚴于治人不嚴于自治是形不端而求影之直不可得也故大象又推本于言行上爻又歸本于反身凡此皆文王周公言之所未盡而意之所必該者夫子一一發明之如此此易道所以大明于世而異端邪說不得詭託于其中以惑人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程傳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于始則無是矣故悔亡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群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趙庸齋曰閑于始則人心未變無傷恩害義之事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

按初為正家之始首論防閑之道家之所當閑者殆非一端如禮所云內言不出于閫外言不入于閫慎男女之別明嫡庶之辨順長幼之序固其大體之不可易者乃若家人之中臧獲婢妾其類甚微人所易忽然以其左右狎暱窺見隱微往往肆行讒慝以亂

家政如後世寺人奄人以孤雛腐鼠依附主勢遂至竊弄威權蔣流縉紳禍延宗社皆由人主視為家人忽而不察故于便嬖使令之賤失檢身防意之道以至于此及其悔之則已晚矣此豈非閑之之法所當極嚴者乎至于幼子弱弟人情之所愛憐一切務從姑息始而失教繼而敗類其悔有不可言者是以言物行恒之君子一嚬一笑不敢輕發使女子小人不得竊吾意以市其奸而後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倫理正而恩誼篤而又必慎選賢良諭教子弟使之日見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左右前後莫匪端人恭

夏秋冬必行正業皆了其志未變之初先有以熏習
其德性長養其才智則教易入而化易成以之爲父
子則父子篤以之爲兄弟則兄弟睦以之爲夫婦則
夫婦和可以世有其家矣是則閑有家之實事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潘雪松曰婦德柔順無專成故无遂事正位壼內職饋
祀故在中饋遂者行其志專其事有其功之謂在者守
位而不離也此六二之道所以貞而吉也　洪覺山曰
中饋何以盡女貞之事也采蘩采蘋以公侯夫人奉祭
祀爲不失職大夫妻供祭祀爲遵法度至于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二家之內豐儉繁簡各適其情無有尤怨則
非有德者不能故不徒曰順而又曰巽巽德之制也

按說者拘于二五正應之例以家人九五爲父六二
爲母但察其文義審其名位五之爲父不待言矣獨
以二爲母則于義未安觀九三爻辭有婦子之明文
是三爲子二爲婦明矣二三既爲婦子則五爲父四
爲母又名位自然不可移易者也蓋母尊婦卑尊者
在上故四當爲母卑者在下故二當爲婦二之爲婦
也下從乎三以上承乎四五義不專成故无攸遂而
子婦之道以孝養爲先故在中饋禮以饋食爲婦職

詩以酒食是議爲女子之事已嫁者爲婦未嫁者爲
女當其未嫁之時先教以酒食是議至既嫁之後即
姻于饋食之禮以奉事父母舅姑供蘋蘩之祀六二
之在中饋正其事也先王制禮莫大于孝孝莫先于
養養莫亟于祭此正家之首務也在中饋者以奉祖
廟以事舅姑以燕賓客其所責成于婦者誰能輕矣
自非克盡誠敬之心兼有量入爲出斟酌豐儉之才
智者不能勝中饋之任故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周
公據典禮以繫爻辭故以二爲婦使婦主中饋而父
母舅姑坐而受之乃爲萬世不易之典禮若以二爲

母則是母主中饋而婦子坐而受之可以爲典禮乎
世教陵夷典禮不講教女者不明酒食是議之意教
婦者不達在中饋之旨即先儒解經亦不加察使讀
者茫然有志于經術者烏得不辯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
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程傳嗃嗃急束之意嘻嘻笑樂無節也　蘇傳過于用
剛故悔且危人見其悔且危也而矯之以寬則家敗矣
故告之以斯人之終吉戒之以失節之終吝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方獻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刑表率父道也收藏謹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父母之道也 姚承菴曰在位是任有家之責者順是順理順理處家經綸有法自然保有其家故云富家大吉 徐進齋曰富家者非必金帛寶玉而後爲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位順而無逆能保有其家而不敗卽所謂富也吉莫大焉若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各失其道則家敗無日富可保乎 楊敬仲曰六四陰柔而又巽體柔順之至也順則和和則富諺曰十人十心無財市鐵十人一心有財市金信矣 蘇傳家人二陰皆不失位

以聽于陽陽爲政而陰聽之家欲不治不可得也富者治之極也六二貞吉其治也六四富家其極也以治極致富則其富可久此之謂大吉

按四與五均爲有家之嚴君五統任家政四總理家財財也者家人之所資以爲生百用之所從出也聖人豈諱言哉故于四特發富家之義以天下言之冢宰制國用以相天子必有生財之大道使之恒足而不窮以一家言之母制家財以相父亦必有生財之大道使之恒足而可繼六二在下主中饋此分任用財之責者也六四在上司管鑰此專掌理財之權者也六二分任用財之責而能體六四理財之心以爲心故于用財之中亦具有理財之經緯此所謂順以巽也六四專掌理財之權而能體九五正家之心以爲心故于理財之中卽具有正家之法度此所謂順在位也順以巽謂權度不爽制用咸得其宜也順在位謂陽得陽位陰得陰位使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所皆能制節謹度以收餘九餘三之效也夫世固有婦人操家而致富者矣然不以大道致富則富適足以爲累故多凶而少吉卽吉亦不大惟以大道致富則富乃可以長享故有吉而無凶斯所以爲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游讓溪曰九五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格之義 唐凝菴曰五正位乎外其家之正不正恒必由之此非一閑可以盡其責者實有感格之道焉假之者卽以其眞愛相感格也父子兄弟夫婦交相愛家道斯正矣 程敬承曰有家與萃渙言有廟同不假則不能有其家也蘇紫溪曰九五何以不言天下而言家者堯之協和時雍始于睦族故一家交愛而一國交愛一國交愛而天下莫不交愛故曰正家而天下定也

按正家之道曰嚴曰威曰閑大要以義勝恩然使非

言物行恒純以精誠感格則一家之人止爲法度之
所維持而情誼有不相聯屬者矣夫父子兄弟夫婦
情誼不相聯屬則讒間之所得乘乖睽之所易啟而
禍亂生焉事之可憂莫甚于此是烏得爲有家矣至
于王者之家其憂更甚以其尊卑隔絕而情意不相
親洽嬖倖雜居而讒邪得行其間也故必王者精誠
感假使夫婦父子兄弟之間倫理正恩義篤即臣妾
僕御之徒咸喻上意無有間言然後骨肉不致乖離
九族得以親睦乃可謂之有家乃可以無憂乎禍亂
一家正而天下可得而定也故閑之以法不若假之

以誠閑之以法者能使其相畏假之以誠者能使其
相愛相畏則有所不敢相愛則有所不忍不忍與不
敢之心合此其所以能有家而勿恤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司馬溫公曰上九以陽居上家之至尊者也家人望之
以爲儀表苟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以內盡至誠爲下所
信然後有威可畏而終吉　姚承菴曰身不行道不行
于妻子反身自治不怒而威矣

按家人四五與二三既分配父母子婦則上爲五之
尊行初爲二之卑幼可知矣防閑必始于卑幼則志
未變而教易行威信必樹于尊行則上不苛而下愈
服此又家道之必然者故兩著之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
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
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
之時用大矣哉

馮文所曰睽言小事吉者言小其事則吉也聖人當天
下之睽而合之其事非小也特以睽之時衆志猜疑批
窾導郤所値聚則以大視之則愈難以小視之則差易
故曰小事吉也

按小事吉三字諸家疏解未有能通其義者惟馮文
所稍見大意亦未能暢言要見六爻中誰爲致睽之
人又誰任合睽之責則全彖六爻乃見分曉而聖人
之情有躍然于言下者矣今以周公六爻之辭觀之
則知致睽之人上九是也以夫子彖傳及六五爻象
觀之則知任合睽之責者六五是也蓋上九與六三
爲正應而三以悅體而居二陽之間上遂疑三與二
陽黨比而有貳心于巳故有負塗載鬼之見欲張弧

以躬之三既可疑則二與四皆無以自白即初亦不敢與四相見二亦不敢與五相遇于是六位之人無一不生猜忌君臣上下之交無處不成仇隙而總因上九之疑六三始故知致睽之人上九是也後世鼎鉉大臣志罕公忠蓋多禍釁但知黨同伐異不思化異爲同以致大小臣工互相攻擊人主成孤立之形宗社有傾危之勢其事大都類此夫使天下不幸而有此則當此之時欲以化其猜忌解其仇隙其勢非明主不能何也人主不明則大臣之所疑者亦因而疑之大臣之所害者亦因而害之大臣方且挾主以

逞其私群臣豈得遇主以通其意此天下所以終睽而不復合也睽不復合則人臣互相攻擊不顧人主之孤危天下一旦有事人主莫與同其患此其禍人主受之則其責人主豈得而辭之故知任合睽之責者六五是也然則何以曰小事吉也蓋以睽之爲卦以兌遇離是悅而麗乎明也明則其情易白悅則其氣易平情易白而氣易平是睽有可合之理也而六五方以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夫柔則不激不亢中則無偏無黨應剛則有以聯屬群剛而使之馴伏是六五有能合之才也有可合之理又有能合之

才是以小事吉也所謂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者是也良以睽生于疑疑則妄見橫生所見無非可疑者其人本清白也而妄見以爲汚本無是事也而妄見以爲有一事可疑則凡事皆可疑一人可疑則凡其人所相與者亦皆可疑此其紛糾擾攘似乎有必不可解之勢然茍有一人焉善爲之解不過片語相投郎已渙然冰釋如穎考叔之于鄭莊壺關三老之于漢武狄梁公之于武后李鄴侯之于肅德二宗皆處人主骨肉之間其事至難解也而以切言婉諷悟上意于立談之間弭大釁于反掌之易是皆以小事而得

吉者如使張大其事輒以危言激論排擊其間則其疑愈深其怒愈甚終于決裂而不可收拾矣故善處睽者莫如小事之爲吉也夫以臣子之微處君父之睽且宜于小事如此況以君父之尊處臣子之睽又何以張大其事爲哉後世臣子之睽如漢之寇賈唐之牛李宋之洛蜀以君父處之宜無不可合者然有光武之明以柔道治天下則一言而寇賈之釁已釋故能兩得其用以濟天下之難而唐宋之主處于牛李洛蜀之間任其自相水火不克善爲調劑故彼此相爲傾陷而天下竟以覆亡由此觀之聖人以六五

任合睽之責其理豈不甚明矣哉且人主合天下之睽原非欲强天下之異以爲同也天下固有睽于形而同于事睽于迹而同于志者似乎相反而實則相成正妙在以異而得同以睽而得合天地男女萬物莫不皆然况乎大小臣工所居異位所任異職所賦異材苟得其心之一何必其迹之同如使欲言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此真衰世具臣雷同相從朋黨比周之陋風耳人主將何用焉夫所貴于小事吉者正以疑心既釋妄見既捐則彼此坦然無嫌不妨可否互見以據獻替之忠鹽梅並陳以濟和

羹之美要于至異之中得大同之理此睽之時用所以爲大而人主所以必取乎合天下之睽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按君子之視天下猶一家也本不可以乖異乖異則同類爲仇敵骨肉爲參商矣故君子欲其同之然其中區分類别本不可以混同混同則相瀆者必相亂相僭者必相爭矣故君子欲其異之同之固所以合天下之睽異之亦所以止天下之睽則異亦同也要之爲善處睽而已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按六爻皆先睽後合先睽由上九之多疑後合由六五之善解初九與九四本以同德相孚四之志固欲得初以輔五初之心豈不願奮身以從四乃四上九疑六三與四相比則四方負不白之冤初亦恐見疑而不往宜有悔矣幸五以柔中爲之解釋則四之心迹自明初又何嫌于從四乎此初之所以悔亡而有喪馬勿逐自復之象也馬所以行遠者象初有馳驅王事之才可以爲而從四也惡人指四當上九之疑六三而射之也四亦蒙惡人之名矣惡人不可見及其疑既釋卽見亦何傷

蓋大臣有水火之爭則凡在下同德之士皆惘疑而不敢進懼風波之及已也初之不往見也豈非超然遠害求以自全者乎然至于風波已息疑忌已消可以見而不見是上之意見已化而下之形迹猶存睽之端反自此啟矣以此見咎初則何辭故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按巷非正道乃道旁徑路上九疑六三與二相比則二亦負不白之冤不敢輒與人主相遇矣而二以中居悅體能委曲以釋上九之疑乃可因之以自通于主是由巷而從道非背道而從巷也故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亦可謂善處睽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
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按睽之所以為睽者皆起于六三之見疑于上九故三
之辭特詳夫三與上為正應情分相投自無可疑但三
以陰居悅體介于二四兩陽之間上遂疑其與二四相
比而有二心于己是以妄見而成其罪非實有可誅之
罪也輿象三之虛以載物牛象三之順而負重是三固
有可用之才也其人者三應上上以為己之私人故曰
其人天指六五以五居天位也劓者截鼻之刑欲人以

貌醜而遠之也三之輿本不為二所曳而上見以為曳
牛本不為四所掣而上見以為掣其人本比身事主之
臣非上之私人也而上見以為其人欲加其人以朋黨
之罪即不得不假天子之威以刑之故見以為天且劓
蓋欲毀辱其身各按之以王法使人不得而親近之也
且罪加于三則凡與三迹相近者皆將以三之罪罪之
矣大獄一興黨人之禍何時已乎幸上九實本剛明而
得六五柔中之調劑故三之心迹得明而上之疑忌遂
釋初雖睽而終合故曰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按九四與上九俱以剛明之才左右六五若能同心夾
輔上下輯睦其勢本不孤也自上九疑六三黨比二陽
則九四亦負可疑之迹四既見疑于上是腹心之臣互
相猜忌以成睽異于是四孤而上亦孤五亦不能獨立
于朝矣故四與上皆曰睽孤謂以睽而致孤也而四賴
六五之解紛不惟與上九同明相照亦復與初九同德
相孚故曰遇元夫交孚元夫初九也書曰惇德允元元
謂仁人也方疑之未解也九四以黨比之故致蒙惡人
之名而初九超然遠處與上無爭則無惡可指而元夫
之稱不收其故至六五解疑之後惡人可見元夫豈不

可遇然曰厲无咎何也左右大臣與主同體必痛念人
主孤立之危乃能盡化猜疑之見使衆朝有和衷之誼
吉士有藹藹之風然後山林之士孤遠之臣無畏嫌遠
禍之心庶乎仁人有彙征之慶而主勢不致于孤危故
曰交孚無咎志行也謂能如此則五合睽之志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按六五所謂悅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善處天下之睽者也是以小有事焉而得吉不致張大
其事以重其禍故悔亡然六五處天下之睽豈能盡天
下之人而合之要在白九四之心迹解上九之疑忌而

已故曰厥宗噬膚往何咎厥宗指上九九四也同人之二以初與三爲宗睽之五以四與上爲宗皆以其同體者爲宗噬膚言易合以六五善處故其睽易合也合之難易豈有定形不善處睽者常以小嫌激成大釁而善處睽者處大事如小事處有事若無事蓋惟噬嗑之六二能以柔中斷獄故其易合如噬膚惟睽之六五能以柔中合睽故其易合亦如噬膚不然豈易言哉五旣合厥宗之睽則在厥宗之下者無往而不可合故曰往有慶也說者皆以九二爲宗不特誤認宗字且使六五求合遠臣之睽而置左右大臣之睽于不問何其不知務

也自古豈有左右大臣之睽不合而可以合天下之睽者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說音脫

按上九之疑六三此群疑之所由起也故三之辭旣詳矣而上又加詳焉夫上與四皆曰睽孤然四之孤上累之也上之孤上實自累耳上與四左右六五五所恃爲依毘者今皆以睽致孤則人主之孤立宗社之傾危不待言而可見矣原其所以然者由上多猜疑因猜疑而生妄見故自三而言則三乃負輿之牛本爲有用之才而自上視之則見以爲負塗之豕耳欲加之罪而并設其才是不念人才之難得而輕于汚蔑之也上其何忍乎自三而言則三乃其人也而自上視之則見以爲鬼耳載鬼一車則不止目三爲鬼而凡與三迹相近者皆鬼矣生爲人死爲鬼甚惡之欲其死是惑也因一人而連及多人不幾于一網盡之乎然上本剛明之質何至昧心若此故先則張弧而射之後則說弧而捨之蓋知其匪寇而實婚媾也此周其本心之明有不容掩者第剛過則狠明過則察使不有人焉調劑其間則因疑似而生乖異安能保其媾之不復爲寇乎故教之曰往遇

雨則吉雨者陰陽和而後成此由明主柔中應剛善爲調劑能使上下和而成雨也往遇雨則吉者言不遇雨則不吉也正欲使上九摧剛爲柔降心下氣以聽明主之解紛然後婚媾之親可以永好三可以有終四可以遇元夫二亦可以遇主上下之疑無所不釋以共成五之有慶矣故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男　方至　壽增
方圓　大受　校

周易辯卷之十一終

周易辯卷之十二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按蹇之爲義以其見險而能止也見險而能止夫子何以稱其爲智此必有至計焉而固執之將使天下之難自我而平而不肯輕與險者角一時之勝負以自敝其力此其所以能止所以爲智也不然冒險輕進益甚其險是構禍也畏險不進姑務自完是苟安也烏得爲智哉然則所謂至計者安在在審其利與不利而已矣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是也蓋蹇者難也天下之難從何而起皆起于不務德而恃險之小人也則所以平其難者斷歸于不恃險而務德之大人明矣不恃險而務德此道之至易者也惟天下之至易乃能奪天下之至險若以險制險雖使倖勝終亦必敗此其利與不利有必然而無疑者歷觀自古正邦定難之主未有不以平易勝人者也而其恃險負固專尚詐力者終于智窮力屈自底敗亡今以蹇之卦辭推之西南言平易也東北言險阻也險易以德言非以形勢言文王取平易之象則曰西南孔子指平易之實則曰修德其義一也易則得中故利險則道窮故不利所以然者何也凡蹇之時天下爭以詐力相高人皆習用險道不復知有中正之道惟反身修德者以平易爲心而凡君臣上下之交皆知以忠信相與以禮義相維于是人始曉然于中正之道見之明而守之固有入險而心不携履變而節愈堅者此平易近人人必歸之之至理也故曰利西南往得中也

彼習用險道者自以爲智計不窮然我以詐力勝人人亦必以詐力勝我無論君臣上下之交誼不足以相固即父子兄弟之際勢必至于相傾所謂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而猶不知變計仍欲用此道以濟難利乎不利乎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然又曰利見大人貞吉何也大人謂九五也當蹇之時天下之恃險角勝爲所欲爲者多矣彼此觀望徘徊而不決所從者又多矣然欲倚以有功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何也以天下之至易奪天下之至險惟大人能之不獨以其位至尊爲天下所歸往亦以其

德至貴爲人心所信從故凡有志建功者皆以得見大人爲利故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然有功非難有功之後而使當位之人各得其正爲難今大人尊居五位固已得中得正矣而自二三四以至于上剛柔之位各得其正正人用事未有不去險而從易轉凶而爲吉者功成之日萬邦以正天下以寧自此可以久安長治無復擾攘傾側之虞矣故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豈不大哉說者皆以西南東北専主形勢而言是聖人教人揀擇地利不務修德也失濟蹇之本矣即以形勢而言天下險易之地所在多有安見西南偏利東北偏

不利乎聖人立象以盡意因蹇之爲卦本以東北之險阻而成蹇故爲濟蹇者設對治之法謂當用西南之平易不可復用東北之險阻耳至究所謂平易者舍修德之外更無他道也讀易者能觀象而會意則其義自明若不會其意而强爲之說多見其窒而難通矣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蘇紫溪曰蹇卦爻辭多用往來二字舊說皆謂犯難謂之往不往謂之來似矣余以爲未然九五之朋來正諸爻之所謂來也當蹇之時獨往則不足成功而來就九五則可以共濟此正所謂利西南利見大人也　濟雪

松曰王註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智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

按九五身在險中以天下之蹇自任必有待于朋來之助而諸爻與五同難誼當協力以濟故力宜合而不宜分勢宜來而不宜往往則與險者相角秪以速禍來則有大人可依易以立功分則人各一心緩急不能以呼應合則衆志齊一而內外相救如左右手此蹇時之定計大畧然也初既有能止之智必有能往之功故可以致譽然初方在下必有待于王臣之援引故曰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按詩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獨于六二言之者蓋以初六處下未當事任二在初之上已居用事之地故特正其名曰王臣二既爲王臣則在二以上者位愈高任愈重未有不爲王臣者特舉二以該其餘耳人臣當國家多難之時猶有愛身避難之意故聖人欲伸大義于天下即六二以明告諸臣使六二之大義已明則三與四與上與初亦不得不共矢從王之義以奮捐軀之勇矣本義謂六二事雖不濟亦無可尤然象傳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六二上應九五與三四諸臣合力相濟正

所謂見大人而有功者安見其事之不濟乎語云死事易成事難六二假正得中其匪躬之節非徒恃其一往之氣拚一死以立名節而究無濟于國事者其忠能死事其智猶能成事故曰終无尤也不可與大過滅頂之凶同日而論蹇蹇謂以五之蹇爲己之蹇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潘雪松曰二在內卦應五方蹇其蹇志濟時艱豈一手一足之所能九三剛明有濟蹇之才二正欲附之以求濟三因其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爲自不陷于險矣象曰內喜謂二陰之利于從陽也　唐凝菴曰三本成卦

之主故內之喜喜三四之連連三上之志志三三信解難之人哉然則三之反非忘五也有待而進止之所以爲智也內之喜非但喜其來亦將因之得往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薛畏齋曰四承九五當濟蹇之任才弱未必能濟往則有蹇矣九三有剛正之才承之于下而六四柔順得正連合群賢以天下之才濟天下之險何蹇之不濟乎

徐魯菴曰九居三爲當位陽剛爲實乃才識有餘足以濟險者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朱子曰九五尊位居蹇之中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者當此之時須借群策用群力乃可濟也　蔡虛齋曰五爲天下君其蹇乃宗社安危所繫非常之蹇也濟天下之大蹇必資天下之大才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其勢力之所招徠德望之所感動凡天下有用之才皆樂爲之用而蹇之濟不難矣　洪覺山曰不言中道而言中節者遺大投艱非有剛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阻者故中節者朋來之由也　姚鳳梧曰中德存于平居之時易存于變故之時難五當大蹇而剛健中正是險阻愈甚信義愈堅故能激發忠義之士而使之來

助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丘建安曰上六才柔本不足以濟難而得助猶可以有爲下與三應卽其助也惟不往而來與三同力何蹇不濟所以吉也來碩應三也陽爲大故曰碩大人五也上既得三之應則宜與之共見大人而成濟蹇之功先言來碩後言利見蓋上得三而後可以援五也　來矣鮮曰來碩來就三也若朱註來就五則見大人爲重複矣

張中溪曰三內卦也上應之故曰志在內五大人也

上利見之故曰以從貴
按蹇之六位惟三五皆以陽居陽有碩大之德然五居天子之位爲天下之至貴非三之所得而擬也故爲上六者必引三以從五則天下之勢歸于一而險難可以盡平若捨五而從三則三雖可依不過偏安之業而已天下之難正未平也上六于多難之時應三而比五三有可安之地而五方在險中聖人恐其昧于所從也故特示之以利見大人之義以上居王臣之極地爲群臣之統率上既得其所從則天下之志定于一尊乃可以合群策屈群力以盡奉天子之險而收正邪之功矣故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本義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乎險之外矣 程傳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于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除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无所爲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道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按彖傳于蹇之利西南直曰得中于解之利西南先曰得衆而後繼之以得中其故何也蓋蹇之時見險而能止則險地之衆尚未爲我有也惟我所自有之衆則可以吾道治之故得衆不待言而直曰得中言以平易而得中道也解之時動而免乎險則險地之衆已爲我有皆得以吾道治之矣第此初出湯火之餘首以收拾人心爲急務故先以平易得衆而後可漸進之于得中也古之爲治者必建中于民凡政教民俗一以中爲的故曰民協于中又曰民心罔中惟

爾之中又曰各設中于乃心中也者人心之良事理之準也世衰道微此中之治罕見于上而民亦鮮能于下于是行險之小人各挾其險心以習成險偽而舉世之所見聞者無往而非偏陂反側之道不復知有中道矣此天下之難所由生也然而中之理卒不可易中之心卒不可泯故聖人于蹇解二卦各著得中之義使處蹇而不得中則無以為戡亂正邪之本而天下之難終以不平使處解而不得中則無以為久安長治之圖而天下之難必將復起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惟解之時民困未甦先務赦過宥罪蠲煩滌

苛以平易得衆待政教既施漸摩日久險習漸除民性漸復而後協中之化可幾故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至于解難之後或餘患未除或已除而復起必須早為平定乃為有功不然天下甫平人心易動往往因一方有事而諸方之好事者相煽而並起而我之所以應之者一則苦于備多而力分一則困于師老而財匱于是情見勢屈天下事復至于離披解散而不可為矣聖人所以深致意于夙吉也解之時所關大矣其可忽乎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按卦有四陰初三五上是也除六五君位餘三陰皆小人也解之君以解去小人為解難之本蓋小人不去則難本不除前難方解而後難將復作矣是三陰皆不可不去也惟初六一陰處于最下乃微賤之小人與居高位而乘剛者不同且當解難之始與九四為正應初柔而四剛柔者欲倚剛者以庇身因不敢肆意于為惡剛者欲撫柔者以得衆亦宜用赦宥以明恩此初六所以无咎也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雖然初小人也四赦之則可用之則不可故于九四特戒之曰解而拇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本義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　程傳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于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肆其情以害正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斷不果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群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無由行矣桓敬之不

去武三思是也。吳因之曰天下之難盜賊戎狄爲多而大難之端大都生于小人故解小人爲解難第一義夫狐夜見晝伏不可端倪非靜虛無欲如鏡照孽何能斬而獲之得中者虛而能照物無遁形故能獲三狐也

胡雲峰曰當解之時四欲其解拇上欲其射隼三則直以負且乘明其爲小人五則直欲其退小人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此爻謂之獲狐者狐邪媚之獸所以形容小人者尤切九剛直而二得中故爲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蓋中直與邪媚正相反中則無有不正故吉

按解之六爻專以去小人爲解難之本而九二一爻獨以三狐取象何也以小人善媚故也人主雖甚暗未有不知小人之害于人國者然往往信之任之而不能去者惑于其媚而不悟也人主好聲色小人即媚之以聲色好貨利即媚之以貨利好遊畋逸樂臺榭宮室即媚之以遊畋逸樂臺榭宮室好用兵即媚之以用兵好佛老即媚之以佛老好詞華即媚之以詞華此其所以事暗主者固無不以媚爲干進之階固寵之術矣至于聖明之君去私屏欲清明在躬一切聲色遊畋之類既無所用其媚于是又飾爲好言爲詐而以小廉曲謹求親媚于主上所以堯舜之朝即有巧言令色孔壬之黨雜進于禹皐稷契之間亦思以其術媚堯舜也然惟堯舜能察其奸知其詐而定其罪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凡其所以行媚者一一列爲罪狀而迸之遠方不與共國遂能永除天下之害人服天下之心堯舜所以高出百王爲千古盛明者惟其不受小人之媚耳不然者盧杞秦檜舉世以爲小人而人主獨不悟王安石不近人情蘇明允早爲識破而一時名臣多薦之人主亦信之豈非小人善媚固足以惑庸君而亦足以欺英主歟解之三

陰其工于媚也如狐之變易形狀易以惑人其爲害于天下也如隼之啄食鳥雀未有不裂肝碎首者而六五陰柔之主其類易合其術易售是以聖人畏之發之于九二之辭特名之爲狐于上六之辭又名之爲隼示後世人主慎無喜其媚而忘其害也庶有以解天下之難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張雨若曰難之未解顛倒混淆小人容有冒濫名器者旣解則公道昭明人皆得執之以爲辭矣小人明知不

容而恬然不顧者恃己之爵祿出自朝廷也如此不去則自我致戎又誰咎歟　雷氏曰寇小則爲盜大則爲戎任使非人則變解而蹇天下起戎矣己所致也復誰咎乎　程傳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據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

按繫辭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負謂負販乘謂乘車也言小人之智但知負販以取利豈知居位以治民但解之時六五柔暗非

知人之主九四居陰爲庶奸之相致六三以負販小人濫居公侯之位此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夫一小人得志則凡爲小人者皆有微倖富貴之思誰肯自量其不才而甘處于下賤耶上不惜名器而以高位輕畀此輩不以行舉不以言揚則必以利取上以利取則下以利進于是各逞其負販之故智析秋毫于涖官行法之時而凡暴取豪奪之法無所不用其極上亦明知而故縱之不復能禁之矣此所謂上慢下暴也如此則民生安得不日蹙民怨安得不日深乎夫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爲非是以盜思奪之盜思伐之奪之則是皆恃爭先揚揚然群起而登廊廟競民財此不過壓朝廷羞當世之士耳伐之則且因民心之怨怒而聲罪致討以爲民除害爲名而舉事小者攻剽城邑大者覬覦神器如勝廣之事勢所必至然而推原禍本皆由小人在位所致故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言天下本無寇盜而用小人者實招致之既招致之卽不得不興甲兵危士臣以誅滅之于是師老財匱吏道愈雜而多端天下之困敝尤不可言矣故有天下國家者與其勞師動衆以殄平寇盜不若愛惜名器以愼絕小人未有小人不

去而寇盜可平者也是以周公于解之六爻詳悉言之而夫子于六三一爻又痛切申說然而用人之權在君與相觀于六五之有解九四之解拇上六之射隼所以告我君與我相者抑何其深切著明也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而下與初六之陰爲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至而誠合矣　徐進齋曰朋謂二四與二皆剛故曰朋而汝也不徒曰拇而曰而拇者見其爲四所親

也。

按初六微賤之小人也不居用事之地故無過咎可見然與四爲正應仍扳援而進必將乘權藉勢恣所欲爲如此則中直之士聞風解體矣四居陰不正不若九二之剛中故二未嘗或志于三狐而四不能忘情于一拇也詩曰瑣瑣姻婭則無膴仕其解拇之謂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本義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爲驗也

丘建安曰險難小人之爲也小人情狀不一狐以言其蠱惑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聖人于諸爻所以斥小人者已極其形容矣至此復明以小人斥之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

程敬承曰君子指人君人君與小人同事害不可言維有解去一著曰維者見一解之外無他術也有大義獨斷意小人一解則君德清明而天下永無禍亂故吉然此何以驗之驗諸小人之退而已若曰吾解小人而小人尚在則是實未解也蓋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而內牽私愛姑

佈詞以掩天下之耳目者不知小人不解則世難復作惡惡而不能去此郭公所以亡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陸庸成曰解則險已盡平矣而不知天下有至險未解者方且竄伏于君側方且援引于無位此非攸往之所能收功也則小人是也三狐不獲則中直不來拇不絕則朋不至負乘之小人與高墉之隼不射去則悖亂無已而寇戎無寧日矣

來矣鮮曰上高位公也隼鷙鳥之害物者也墉牆也高墉王宮之牆也近于六五之君隼棲于山林人皆得而射之惟棲于王宮高墉之上則如城狐社鼠有所憑依人不敢射矣上六柔順得正而居高位當動極解終之時能去有所憑依之小人者也以下叛上謂之悖

程傳鷙害之鳥在墉上苟無其器與不待時而動則安能獲之括結謂阻礙聖人于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見繫辭傳夫行一身至于天下之事苟無其器與不待時而動小則括結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爲而無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

姚鳳梧曰小人既去則可以正君德可以安善類可以奠生靈何往不利

按上六一陰乃小人而依附君側者本在三狐之內

以其居高而害物故取象于隼狐言其柔媚足以惑主隼言其搏擊足以傷善蓋悖亂之尤者欲解而去之非其人不敢動行其人而非其時亦不敢動如陳蕃竇武謀誅宦官事未行而禍已發則天下之事去矣此夫子于解之上六稱其藏器待時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也蓋必下有九二之中直九四之得朋上有六五之能解而後上六以上公之位除君側之奸功成而天下安之聖人之解小人動出萬全如此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本義損減損也爲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爲損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 徐進齋曰曷之用問辭二簋可用享答辭享卽燕享之享也 胡雲峰曰損之時享猶不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爲盛四簋爲中二簋爲備

按時說皆以不得已而加賦于民爲損然自古君天下者皆以加賦爲虐政卽武不得已而行之亦是衰世苟且之法安見其有孚而以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之辭繫之乎本義但云損所當損而不明言所當損者爲何事惟孔子于大象明言之矣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又繫辭傳曰損德之修也損以遠害損先難而後易由此言之損之爲損大義可見矣蘇紫溪之說頗得其意然于彖傳內損剛益柔之義終未發明今以卦理推之損之先上坤也下乾也下盈而上

虛盈者宜損虛者宜益于是損下之一剛以益上之柔而損下益上之端見焉損剛益柔之理亦著焉聖人觀于損下益上之端因以見夫民奉君四海困窮之漸觀于損剛益柔之理因以示懲忿窒欲修德遠害之方乃知此卦受病在損而所以治病者亦在損蓋損下以益上則上之元氣虛而衆患由此起矣此損之受病處也損剛以益柔則上之陰疾愈而百病由此除矣此損之治病處也是卽損之一字而二義存焉文王括其義于損之一字夫子則從而分疏之先言損之所以受病者在于損下益上而後言損之

所以治病者在于損剛益柔艮以忿欲之累與形用豐儉之宜柔者不能制必剛者能制之故特拈損剛益柔四字爲治病之良藥也損而有孚孚信而可驗也言懲忿窒欲修德遠害皆有實德可徵驗也先有忿可懲有欲可窒勇于自克而無係吝之私其後忿消欲化省事清心漸近自然而有先難後易之效此所謂有孚也如此則元吉而无咎可貞而利有攸往也藉非有孚則損于一端者未必能制于他端損于一時者未必能持于永久蓋有以一朝之忿而輿師動衆荼毒生靈者矣有以一念之欲而疲竭民之力傾累世之財者矣烏覩所爲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乎○損而有孚主修德而言二簋用享主國用而言國家用度多端祭與賓其大者也享祀享賓皆用之不可省者當損之時則二簋可享況于他事之可省者豈可泥于常格牽于習俗而不爲之裁損乎夫與其廣取以給用貽天下無窮之害莫若節用以廉取養天下不竭之源也記曰國奢示儉國儉示禮聖人制用量入爲出原非有一定之數惟其時而已矣當其時之宜豐雖備物不嫌侈當其時之宜儉雖二簋不嫌陋故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

時謂損下益上剝民奉君之時也蓋損以修德損以制用二者非剛不能故必損剛以益柔柔得剛之益則此心之忿欲有所制而不復歸其橫溢之端國用之豐儉有所裁而不復徇于拘牽之說此德所由修害所由遠剝民奉君之患有不禁而自止者矣故曰損剛益柔有時明于損之時者自能識盈虛之數酌損益之宜用損之方以治損之病矣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初九己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己事遄往尚合志也

蘇紫溪曰損德之修也修德工夫不過懲忿窒欲而上下之交相益者亦相與修德以去其忿欲之累而已初與四應初視四之事即己之事四藉初之益以損己之疾初曰遄往惟恐救弊之不力四曰使遄惟恐克己之不勇

按損六爻大指以六五爲主凡所爲損下益上損剛益柔者皆所以益五也上與四同在五之左右然上九之剛力能益五六四之柔非能益五者也四既不能益五勢不得不求益于初也其情甚切則初之致益于四也誼不可緩焉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初以

益四爲己任則四之疾猶己之疾四之患猶己之事初苟怠緩從事無救于四則四之咎皆己之咎矣此初之所以不得不遄往也然初不必求所以益之也弗在酌所以損之而已損之者損其疾也疾或生于欲或生于忿或生于用度之汰侈有一於此皆足以致害初酌所以損之使四之疾去則天下之害除即初之所以自修其德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按六五與六四皆柔而在上者也皆柔則皆當損剛以益之矣何以初之于四當遄往酌損而二之于五獨戒

其征凶弗損乎益六四以柔居柔而不中又無濟近之剛以益之其受病也深其待治于初九也急初不遄往則四之疾不可救矣故初之于四要以伐去陰邪爲事俟其疾去之日然後徐圖補益之方此初之所以遄往而酌損之也六五以柔居剛而得中又先得上九之剛以益之此本無疾可損者也六五無疾可損故二之于五無所爲伐去陰邪之事但宜以中正之道調燮其闕使不失其和平焉斯已矣此二之所以利貞征凶弗損益之也利貞征凶者謂以中正自守則利往而攻治之則凶也弗損益之者謂正己即所以正君不待于損而

自有以益之也然夫子于初之遄往曰尚合志于三之利貞曰中以爲志何也盖四有疾則惟以損疾爲其志初之遄往以救焚拯溺之心赴其急切相須之意志與四合故曰尚合志也五無疾可損則惟以中德相成爲其志二之利貞以端本澄源之學啟其虛中納善之誠志與五同故曰中以爲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按損之六三乃損之所以成卦者其辭繫于六三其意則專爲六五飭也損之先下乾也上坤也剛者皆在

下柔者皆在上是六五之左右無非同類之陰孰與朋夕切劘發其明而去其疑者惟于下三陽之內損一陽以益上是五之左右去一陰而得一陽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謂六五得上九爲友也友也者友其德也荀子曰學莫便于近其人古有天子而友匹夫者必置諸左右朝夕納誨而後有以益主之明去主之疑不然則其情不親其交不固其言難入其聞易乘主德不修而天下之被其害者不可勝言矣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下之一陽行而在上固曰一人行上之一陰行而在下亦曰一人行下之一人以陰易陽在

初與二原不爲孤而上之一人以陽易陰在六五已大得其益五之得此友也如地之得天如女之得男化醇化生之功實賴此友相資之力不然三陰並處五居其間不得一陽明之人爲之啟廸則以柔濟柔以暗遇暗何以決疑去惑助離明而彰乾斷乎故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又按此曰三則疑繫辭傳曰致一此二語互相發明益三則不一一則不三不兩立也然三與一不論人數之多寡論友之之心專與不專耳專則所友者雖多至千百人猶一人也此所謂致一也不專則所友雖止一人而常有二三之心焉豈得爲致一乎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按六五旣得上九爲友則損剛益柔之事上九專任之矣六四居五之下是亦與有責焉而四之陰柔若此此其忿欲交攻侈靡無度爲天下疾不已甚乎幸四以柔正下應初九急引初以自輔庶幾有以損己之疾第此疾遲延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其爲咎大矣故必使遄有喜則无咎世之諱疾而忌醫者皆是也賈子曰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痛哭者此也初九之遄往亦在乎四之能使而已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按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詞言益之者衆也六五柔順虛中因能受益于人者然必有人焉切近左右朝夕提誨以開塞其聰明而後天下之益之者日進而與之能禦今損下之一剛以益上則上九旣益之于上于是初九九二亦得以迭進而益之于下二與五應固有以益五矣初與四應似無意于益五而損四之疾使其疾上無累乎君下無害于天下是亦所以益五也豈非益之者衆有枚舉之而不能盡者乎柔得剛之益則暗去而明生天下之明皆五之明則天下之善皆五之善天下之

福皆五之福矣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龜前知足以決疑凡益五者益其明也明生而疑自去故取象于龜兩貝爲朋十朋二十貝也吾心忿欲之幾及國用贏縮之端一歸于虛明之燭照未有不先見而周知者何德之不修害之不遠乎然六五受益之多若此本由上九一人之力故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上謂上九言六五得親師取友之益終不可忘其所自故夫子特表而出之曰自上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按上九者五之友也然其辭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
有攸往得臣无家何也凡人主一身忿欲之所交攻百
用之所雜出也故其疾易生疾生而思所以損之則不
得不用攻治之法攻治之法一用則君臣之隙易開君
臣之隙一開則爲之臣者求免于咎之不暇又何能以
正得吉而利有攸往乎今以柔順虛中之六五而有上
九之剛親切輔導誠意交孚則非幾不萌百度無忒繩
愆糾謬之說不煩苦口而陳而啟心沃心之忱罔已不
言而喻以此益君是所謂弗損益之者如此則咎何自
生宜其貞吉而利有攸往也當此之時天下之欲益其

君者豈特上九一人乎上九在上五之友也初九九二
在下五之臣也上欲以剛益柔則初九九二亦欲以剛
益柔第恐友之志不得行則臣之志亦有所阻而不敢
進今上之无咎若此貞吉若此利有攸往若此則爲初
與二者莫不樂盡人臣之道矢國爾忘家之誼此所以
曰得臣无家也夫有天下者至于得臣无家則天下之
利無一而非人主之利又何事損下以益上剝民以奉
君哉○又按上九九二同曰弗損益之皆爲益五而言
也而先儒于上九則以惠而不費解之是謂上九一爻
偏以益民爲事矣不知天下之益莫難于臣之益君尤

莫難于君之受益使臣能益君君能受益則益民自不
待言若臣不益君君不受益則臣且求爲自全而不得
雖欲益民其可得乎昔司馬溫公之相哲宗也太主拱
手以聽命天下引領而望太平公以一身係天下安危
可謂至重矣乃公于是時不先以啟沃君心爲本計顧
與同列諸公爭論差役雇役之一法由是廷臣不和而
熙豐之小人承望風旨乘間復用以致黨人斥逐一空
時事終以大壞豈非不先益君徒務益民之明鑒耶損
之六五上比上九下應九二故上九益之于上九二益
之于下則所謂弗損益之者總歸于益君而已矣惟總

歸于益君故知六三之所謂得友者即謂五得上九爲
友也六五之象所謂自上祐者亦謂五得上九之祐也
一卦六爻節節關合專以益君爲事而能致益于君者
莫先于上九此損卦之大指也然則以惠而不費之說
解上九弗損益之之義所見不已疎乎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
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
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按卦之所以名益者謂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也彖傳旣言損上益下民說无疆矣又指自上下下一義何也蓋王者于天下之民上下懸絕雖有益下之心其澤無由下逮今觀卦體以乾之一陽益于坤之下是爲自上下下使下有震侯用事則上之巽命獲申自是鰥寡無告有畢達之隱情併壤窮簷有必沾之王澤此益道所由大光也昔之有天下者勤恤民隱常使卿相大臣出行牧伯之事巡行阡陌周知疾苦宣布主德力疏壅滯無非體此自上下下之義是以惠心普徧民悅無疆不然上行愛養卿郎之文而下蒙困苦顛連

之實益道之不光莫甚于此矣然則遇建艮牧豈非益下第一義乎凡有志于益民者當熟察于此○損下益上之卦專以益君爲事而益君之功莫先于上九以上九近君故必自其近者而啓沃之則君之受其益者深也損上益下之卦專以益民爲事而益民之實莫重于初九以初九親民故必自其親者而拊循之則民之受其益者深也○利有攸往中正有慶謂攸往非中正不利也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產曰政寬則民慢猛則民殘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後世人主亦有以益下之心行益下之政者其用意非不美

也立法非不良也徒恐君臣之間氣質之偏意見之蔽非過剛卽過柔非尚寬卽尚猛則其流弊所極將有求爲利民適以病民者矣要見其利有攸往乎今九五以中正建極于上又得六二之中正三四之中行以承宣于下則凡所施于下者皆有善而無過有利而無弊此庶政之所以和百祿之所以遒而天下咸受其福慶也故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謂涉川非木道不行也古之王者欲行益下之事則必能任天下之大艱夷天下之大險使大害盡除而後一切所行無往不利如堯之水湯之旱盤庚之河決以及有苗

有扈商奄淮徐玁狁蠻荊之叛亂皆大有害于益下之時者使王者于此力不能任材不能濟則潰裂四出其禍蔓延雖有善政善教亦安所施此大川之所以不得不涉也而欲涉大川者必有資于木道卦有震巽二木巽之爲木也其材長震之爲木也其質堅材長而質堅則可以致遠入險而不憂其或敗此所謂木道也益下之時未有不素蓄此具而可與短才劣質之徒共荷天下大事者短才劣質之徒雖尋常無事且不足任況在風濤震撼之際乎今巽木在上震木在下君臣上下雄才大略謀斷兼資木道皆已素蓄矣乃可以肩宏任巨

大川之大害以興天下之大利故曰利涉大川木道
乃行至于益道已行之後家給人足化行俗美賢才衆
多罔頼其用如文王之時兎罝之野人皆可以爲干城
腹心之用足以濟天下之緩急此又益下之明效可見
于將來者耳益動而巽節申言益下之道當如是也
蓋下之待益于上者其事無窮則上之所以益下者其
道亦無窮非一時之功一事之效便可塞責而苟止也
如成周之衆周公治之于始君陳繼之于後既歷三紀
世變風移矣至康王命畢公保釐猶以商俗靡靡餘風
未殄雖收放心閑之維艱爲憂可見益道之無窮若此

故非如震雷之奮迅以有爲則因循怠緩而功不繼矣
非如巽風之善入以制事則淺見寡謀而慮不長矣豈
能日進无疆而與天地之施生同其无方也哉故曰凡
益之道與時偕行謂益道无時而不行也聖人之厚于
益下如此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按益道與時偕行則善與過亦隨時而迭見若善不勇
遷過不速改則善日消而過日長其病民也多矣過與
惡不同凡不協于中正之則者皆謂之過彼泥古法而
戾于時宜挾偏才而暗于大道執己意而昧于物情皆
過也皆大爲民病者也其思皆起于不自見此爻辭所
以有取于十朋之龜也君子觀風雷之象而得動巽之
意既能沉潛以入理又能奮迅以有爲則善與過自無
不見而遷與改自無不力矣其爲益可勝道哉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按初九一爻即彖傳所云自上下下者也當益之時上
有惠心之主則自初至四皆有施惠于民之責然在初
之上者但行其文告而已其作而致之于民者獨初之
事也初有震動之才又爲四所信任其才足有爲而勢
又得爲故利用爲大作爲作者率作興事作新作人之

作也王者益下之心與天地同其施生則初之作之者
必使匹夫匹婦無一人不與被堯舜之澤斯足以勝任
而愉快若小康小補非上之所期亦非初之所以自盡
也第方其益下之始民生未厚民俗亦未厚而初首與
之行事則施爲宜有次第必其圖張弛緩急循序以進
變通鼓舞神而化之使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乃爲
元吉乃得无咎也否則恃才躁動欲速不達本欲求益
反以得咎三代以下以益民自任而行之不克盡善以
得咎者豈少哉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下謂下民
不指初九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既因物遷則失其

厚矣而驟欲以厚事益之非行之盡善者不能無過動之咎所謂陵節而施之進而不顧其安苦其難而不知其益者是也說者乃謂初九不當任厚事使初九果不當任厚事又何以云利用為大作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按六二正應九五上為九五任益下之事而下為初九之所承行初利用為大作而二又豈得以小補自處乎顧二欲益下先當受益未有不能受益而能益人者也惟六二柔順虛中納善如不及則自五以下莫不樂告

以善者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夫心之神明能鑒天下之善敗猶龜能決天下之吉凶也益我以爵祿富貴者其益有限益我以神智者其益無窮而神智之生常生于此心之至虛此所謂貞也第恐此至虛之心有時而自滿耳如此至虛之心終不自滿是能永存其貞而神智之常存者遷善敗之幾而立見何善之不遷過之不改乎故曰永貞吉也夫人臣事君與王者事上帝其道一也人臣以永貞之心事君則君無不孚王者以永貞之心亨帝則帝無不格九五有孚惠心以益下而得六二之臣虛中受益如此則民悅无疆益道大光用以亨帝非所謂至治馨香感于神明者乎故曰王用亨于帝吉夫子曰或益之自外來也益自外來明受益者之自內也茍內不能受外雖欲益之其可得耶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按五為王位三與四皆公位也益下之事在下者必告公以通于上在上者必告公以達于下故三四皆有告公之辭三在下之上初與二皆奉行焉乃陰柔不中正其所為不合于二五之中行非所以事上亦非所以率下而益道乖矣益之用凶事者如貶爵削地之事王者

所以懲創其心使知遷善以改過也三居陽而震體遂能補過而无咎故曰益之用凶事无咎如是則能有孚于二五之中行而上下皆以其道告公矣告公者以公之忠誠體國能取信于上下不徒為文具也故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圭者公之所執以合符于天子昭信于鄰邦者也此公所本有乃以陰柔不中正而幾失之以益用凶事而固有之始知王者益下不以姑息而長人之過不以成見而沒人之善所以能長善而救其失增益其所不能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按三四皆不得中然四柔而得正又爲巽主能審思熟慮以合於二五之中行凡以益下之事告之未有不從者故曰中行告公從公指四從謂四順從也四上承九五下應初九自上下下皆必由之使四不順從則益下之事阻抑而不得行矣以卦情推之二五中正有慶上下志同宜無有不相從者獨患三四不中志不相合告之而不從耳鯀方命圮族則俾乂之績用弗成盤庚欲遷國而世家大族胥動浮言則蕩析離居之大害罔顧從來公卿大臣無徹固之忠審時之智者往往聖主諭之而不從公論迫之而不從求其人之可告與告之而

必從者蓋亦難矣三柔不中正率動儆能改故凶事儆戒之後猶可告之以道信四巽體得正故不待儆戒自能見善則遷有告必從益下之時得此二公以通乎上下是以上無不宜之德意下無不達之隱情而爲初九者亦得以肆意展布大有作爲于其時也至于遷國大事獨利于用四何也初得民于下而四能信任之根本既固國有與立故遷國者利用爲依也使四爲大臣不能以益下爲志不思選建良牧爲深根固本之遠圖而一旦有故欲去此遷彼則舊邦之衆何能堪此大役至所遷之國亦且不勝騷動又安能承我命于茲新邑哉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按孚驗也惠心益下之心也王者之惠心即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者也然惠心不可見必有可驗之實事與天下共見則其道大光不問而元吉可知矣元吉何如有孚惠我德是也蓋王者惠天下以實心則天下之人亦惠王者以實德皆明白可驗非可以空文繁飾者也然王者之惠心于何處驗之即于自上下下驗之而已上有賢公卿爲之倡率使巽命獲伸而無阻抑不行之弊下有良牧伯爲之設施使震侯用事而有教養兼盡之

功此則王者真實可驗之惠心天下共見而無疑者也人必有疑而後問王者之惠心明白可驗如此奚待問哉故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夫上有可驗之惠心則下有可驗之惠德如所謂家給人足化行俗美賢才衆多國賴其用能與王者同其樂亦能與王者同其憂將以夷大險除大害何往而不得志于天下故曰惠我德大得志也後世人主未嘗不思得志于天下然惠心不實上下相蒙觀其文具之所緣飾者雖三代無以遠過而驗其實惠之及民者不能得十一于千百故其民之所以應上者亦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焉不加喜戚于

其心方其平居無事術得以空文相爲維繫一旦有事則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又安得而用之甚矣惠心之不可欺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按九五以惠心而致惠德之報是下之益上必由于上之益下此報施之定理斷乎不爽者上居高位不思輔主以益民徒欲得民之益己是以台鼎之尊而工壟斷之術也悖入必悖出多藏必厚亡非徒莫益之而且或擊之矣夫上九以剛居上而當益下之時何難以益民之心行益民之事然惟其居陰不正又巽體不果是以立心勿恒一旦以近利之私忘其納溝之恥敗名喪節飲怨速禍凶莫甚焉夫子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蓋聖人垂戒偏辭未足以盡意故必究言之以示儆然以擊爲自外來者明受擊者之自內也內無以自取外雖欲擊之其可得耶益卦六爻自五以下皆言益下之吉惟此獨言求益之凶正以見王者益下必先懲貪懲貪必先于貴近與晉之伐邑同義

周易辨卷之十二終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辨卷之十三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按夬之爲言決也以五陽決一陰是君子之勢甚盛小人之勢甚孤其決而去之也似乎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心處之也所爲決之之道必期于盡善焉曰健而說決而和健則自強不予小人以可摘之瑕也而說則無忿疾之容不至于激怒小人而速其變決則志堅不予小人以調停之術也而和則有以自固其君子之交不使小人伺間而乘我隙處夬之道盡善若此匪獨聖人之智深亦其勢有不得不然耳何則以其揚于王庭也王謂五也上六一柔其勢似孤然與九五同爲兌體則其情最親上六之位乘于五剛之上自四以下無能出其右者則其位最尊以最親之情處最尊之位是此一小人者實人主之所顯用也王實揚之則自王以下又誰得而制之哉說者不察乃以揚于王庭爲暴揚小

人之罪于王庭是陳賀訓注之爲也豈不大誤天下事乎今以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之辭觀之則是聖人明教衆君子以互相惕厲而謹于自治曉告邑人以不利即戎之故而無爲禍首然後引其君以自強不息勝私克己之道使剛德日長柔邪日消則小人固已不攻而自去矣此所謂健而說決而和決之盡善者也誠以天下之危不危于盜賊之竊發戎狄之交侵而惟小人竊踞高位倚附君側則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存亡係焉危莫危于此矣使君子自恃其黨之方盛謂足以制之而無難是操心不危慮患不深以致敗端

日啓而不知禍機潛伏而不覺蓋不危則不光必然之理也惟君子與君子孚信以相感號呼以相戒常若大敵之臨乎其前而不敢安肆者其危若此豈復有昧于審幾疎于制變之失乎故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世之事君者嘗有言曰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于是決小人者輙欲以即戎爲尚況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非獨衆君子之憂亦邑人之所共憤也其欲即戎以逐之者亦不少矣不思鼠近于器尚憚不投瘈附于頸法不可擊今欲去君側之姦而至于即戎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于不順進未必能遂其志而退亦何以自安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知其所不利即當思其所利討其所窮即當求其所通五與上雖同體而非同類五之同類羣剛是也剛與剛其性本相通以其本相通者往而通之未有不利焉者也故爲九五計者與其昵比一小人而失衆君子之心不若扶進衆君子而割一小人之愛爲衆君子計者與其排一小人而有凌逼人主之忌不若合衆君子以輔導人主而有潛消匪類之功故不患小人之不可決而患君子之不善于決君子之善于決者非決小人也養成人主之剛德則小人之根本拔矣故曰利有

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按卦體兌在乾上爲澤上于天之象澤上于天則理當下施如人主享有天祿則當施及于下與羣賢共之若使一小人獨據于上則小人居爲己德而竊其君之惠以市恩收天下之才以植黨而爵賞之權不自天子出矣此有天下者之大忌也故曰居德則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潘氏曰趾在下而先動者也初九在四陽之下首以剛進壯于前趾也陰居高位而初欲擊之猶布衣論權臣

不量力之甚往則不勝其咎宜矣　胡濟齋曰京房欲去恭顯而卒困于恭顯劉賁欲去宦官而卒困于宦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薛畏齋曰夬之時五陽雖在內而二不敢恃一陰雖在外而二不敢忽惟兢惕以警已心號呼以協衆力則自治有道而外患非所憂矣

按夬之時上六一陰倚主自固九五雖剛不無昵比小人之心九四雖剛不無顧惜同體之意則此一陰者實未可以倉猝動搖而下之三陽又何可以剛徤

躁進一決而無所顧忌哉天下事不壞于小人之鴟張而壞于君子之輕舉輕舉者操心不危慮患不深衆志未齊姦以參差啓釁主心未悟輒以搏擊爲能如此則不待小人發難而君子先自處于必敗之地矣所以知幾達務之君子孚號惕號互相警戒有厲于中情而不能自已者然卦辭之孚號爲乘剛而言不專屬九二而此之惕號專屬九二何也以九二得中道故也得中道則自治密而不疎與人和而無忤人主鑒其悃誠而不覺其剛方之可憚小人知其難犯而卒亦無間隙之可乘處夫之道盡善若此此所以莫夜有戎勿恤也小人之搆禍機也常伏于暗伏于暗者伺君子之不覺而中之也故其象爲莫夜有戎九二以惕號處之正所謂其危乃光者我有光則彼之暗不足憂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本義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于上六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而爲君子所慍然終必能決

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溫嶠之于王敦其事類此　王童溪曰壯于頄聖人戒剛也居乾徤之極而疾惡之心見于顏色此凶之道也何則小人我疑也小人我疑則君子之禍至矣　潘雪松曰諸爻皆無應而三獨應上兩者和于上之象若濡不惜汚迹有慍不避違言其用益密有出于尋常號呼之外而未嘗少露其機正與壯頄相反所謂決而和也　汝吉曰不信于心而苟同于人者惑也不白其心而求白其迹者淺也皆不得言夬夬也　姚承菴曰夬夬以心言心存而迹不露則其見與于小人也不免取君子之慍然伺利乘便一擧可以收

功其覘悻悻于面目而反爲所噬者大相懸絶矣此去
小人之權術不可不心自理會　蔡虛齋曰溫嶠爲晉
室去王敦此其夬夬之志也方其爲敦司馬深結錢鳳
時進密謀若誠心爲之宣力者自君子之不察者觀之
能無疑乎然卒遂其志功在晉室又何咎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
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李西溪曰四與上同在君側位望已重無意除姦欲止
則衆陽逼進于下勢不能安故臀无膚欲往則與上同
事心不能斷故其行次且四若能牽引羣羊以進則悔

可亡然四不中正非能決者雖聞此言亦必不信　本
義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
行矣　胡雲峯曰牽羊諸家以爲牽連羣陽而進横渠
張子則以爲讓之使先行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
則可亡其悔然九剛必無下人之志而四柔必無克己
之功故又曰聞言不信　蔡虛齋曰首二句危之之詞
爲其不知牽羊之術也牽羊句教之之詞轉危爲安之
道也聞言句策其不能信所以激勵之使必信也

按夬之所以爲善者以其健而說決而和也卦合而
言之二者無偏勝之弊爻别而觀之則健決者偏于
健決而不足于和故九三有壯頄之凶而教之遇雨
以成其和和說者偏于和說而不足于健故九四有
次且之悔而教之牽羊以成其健然四之所以次且
不前者以其居陰不正與上同體不能助五以行其
決耳惟能牽引羣陽以自助而助五斯足以仰成人
主夬夬之光而自脫于黨奸之悔蓋聖人欲長九五
之剛必藉九四一剛牽引羣陽之力故其辭之激切
開導如此其望四可謂深切矣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本義九五當決之時爲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

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于中行則无咎矣
爻辭言夬夬則于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
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
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
義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爲光大也　鄭剛中曰五
剛同力並進爲夬而夬夬之戒獨見于三五者蓋三與
上應五與上比當決陰之時容有牽私愛昵近習之心
故雖以九五之尊得中正之道而象猶以爲未光也
楊止菴曰自古人君決小人徇公義不得不去而中不
能不係于私情故掃除痛絶君子僅得以行其謀而滑

滋喈長小人復得以投其間夬未終而姤已萌故易惓
惓也 唐凝菴曰五與上同在兌體爲上所悅故有莧
陸之象莧乃感陰氣而生者高平曰陸喩五之高位也
按莧陸或云一物或云二物然惟唐凝菴之說爲切
當考之他書亦云莧陸草指上六葢夬爲三月之卦
而莧草乃三月所生故取以爲上六之象高平曰陸
指九五謂陰草生于高平之地猶上六小人據于九
五之上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洪覺山曰小人將消而未盡消之時似無所用于號矣

然一星之火猶復燎原安保其不復長乎若不號呼恐
懼以防之其凶必矣終不可長者言當決之終不可使
之復長也
按卦辭曰孚號九二曰惕號上六曰无號三號字首
尾相應皆言君子警備小人之道前之孚號惕號正
言以敎之此之无號反言以危之耳本義以爲陰柔
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是
聖人爲小人憂也失經旨矣

巽下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
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楊誠齋曰陰陽相爲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然剝
極而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夬者陰之消然夬極而姤不
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喜必
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
人已爲君子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
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
而親暱之也 程傳陰始生于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
也 李隆山曰一陰之生是爲五月五月在辰爲午南

離之光所照耀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非品
物咸章而何 吳臨川曰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故
曰剛遇中正有德有位居尊臨下其陽剛之道得行于
天下故曰天下大行 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
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于微矣故當
謹于此 胡雲峰曰姤之時義大矣哉言一陰之生雖
微可慮者大也
按乾本純陽之世而一陰忽自下生與陽相遇其勢
甚悍故曰女壯況巽之一陰其心入微其用潛隱又
君子之所難知而難防者故尤爲可畏若君子能早

知而早防之則其禍機深伏而不見不早知之不早防之而一與之合則遂陷其術中惟所欲爲而莫可如何矣故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姤者存乎彼取者存乎我彼雖欲姤而我終勿取則彼豈能入我之室操我之政以敗我之事而傾我之國乎故勿取者制小人之善術挽回天命之大機也然而制之之術正在我道大行我勢方盛之日所當加意隄防何也姤之時自春徂夏華實蕃滋非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時乎而一陰已生自是而履霜堅氷草枯木落皆此一陰爲之先兆矣五陽用事而九五中正居尊德

位兼隆非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之際乎而一小人已至自是而貪祿迎合柄政弄權皆此一小人爲之厲階矣若以小人之力甚微易制而不亟爲之制君子之道方隆可圖而不亟爲之圖至于彼力已大我道既衰雖欲制之悔無及已故天下治亂天命去留之機所爭在此一會姤之時義豈不大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按施命誥四方諸家泛言命誥不切卦旨然夫子作大象皆與卦旨相闗未嘗別出一意則此之命誥葢即以謹防微陰之意誥戒四方臣工使各相警覺耳夫一陰在下雖微賤小人似不足介意然深奸巨猾恒出其中貪祿進用途徑不一或因臣妾厮役廁身宮府或因鄉舉里選混入網羅遂得與后王君公日相狎昵以致竊弄威權禍貽宗社皆自此一陰始也后所當命誥之事莫大于此夫子以彖辭爻辭所言防制小人之事大義既明故大象只言后以施命誥四方而不復言所誥爲何事此省文也諸家離卦旨而泛言命誥殊爲貿貿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蘇紫溪曰繫于金柅非戒小人也戒君子也柔道牽言

小人陰柔之性勢必相牽相引延蔓而不可已此所以繫于金柅也　張中溪曰初六取象非一于本爻觀之則曰豕于二四觀之則曰魚于九五觀之則曰瓜皆取陰在下之象　胡雲峰曰彖總一卦而言則以一陰而當五陽故于女爲壯爻指此一畫而言五陽之下一陰甚微故于豕爲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

按初六之辭雖似戒小人而實以告君子也葢小人不能自制故得肆其蹢躅而罔所顧忌必陽剛君子謹幾識微得所以制之之法乃能防患于將然絕惡于未著未有君子不能制小人而徒聽小人之自爲

制者也金梶所以繫豕者梶橛也以木爲之取象于巽恐其易于毁折故加之以金而謂之金梶取象于剛指九二也二在初之上其剛足以制初則初乃不得跳越妄行以肆害于天下猶豕之繫于金梶而不得縱逸也故曰繫于金梶貞吉貞吉者得正而相安不惟君子安而小人亦安也使二無以制之必至跳越而恣其所往小人一得其志而君子莫可如何凶乃立見矣故曰有攸往見凶葢他事之凶常見于事後目前未必立見惟小人一得志其凶未有不立見者然或以初陰在下未能有爲猶羸豕耳不知豕之

蹢躅性所必然勢所必至乃信而可驗者故曰羸豕孚蹢躅言不可以其羸而忽之也○又按姤初之小人必令受制于九二其故何也葢初爲民二乃其切近之君長也自古儉壬得志暱近后王君公倚勢弄權者其始不過里巷布衣微賤小人耳在所屬之邦伯師長卽得以法治之治之于下則其禍不得及上故古之善于禁奸者選任良牧俾治其衆既爲之田里樹畜教而養之使不至愁苦無聊以生其異志又爲之旌别淑慝彰善癉惡使不至跳越法度以長其奸邪至于人才進用自下而上給事于王家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歲貢于天子者俊秀選造率皆良士皆由親民之吏教養有素登庠有方故草澤之姦雄閭閻之佞邪不得倖進于高位竊踞于宮府以播惡于四方也此姤初之小人所以必令受制于九二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按諸家解包字魚字賓字義皆未明無可採者夫一陰在下苟無以制之則勢必至于蹢躅故取象于豕苟有以制之則理宜予之以樂生故又取象于魚魚相忘于江湖猶民相忘于樂土也世之小人何常之有顧上所以御之何如耳御失其道則善良者或陷于兇惡御得

其道則兇惡者可化爲善良既可化爲善良則惟有兼容并包納之天高地厚之中使之樂其樂而利其利焉可也不然一以待小人之心待之視其困窮莫之收䘏追其宿垢動有吹求則彼有輟耕太息挺而走險耳咎孰甚焉包有魚者如包蒙包荒使並育而不相害乃眞善于處置小人者矣雖然爲民則可爲賓則不可詩曰嘉賓禮曰賓興皆以其才其德可用賓于王也至于小人心多暗昧性本不良若止于爲民則其技無所施而惡無所肆苟一進而近君入而柄政則是畢之于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故爲民則无咎爲賓則不利此直

嘗以義斷之不可稍爲假借也剝之上九曰小人剝廬
終不可用也惟其終不可用故于姤之初陰卽斷之以
義不及賓非故絕之也知其躑躅之患終至于剝廬故
也知幾之君子其亦熟察此義哉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
也

按一陰始生其勢方壯爲君子者力能制之故豕無躑
躅之凶量能包之故魚有並生之樂此其所以可安也
九三位在過剛欲與小人並居而不安爲臀无膚之象
巽體不果欲直行已志而不決爲其行次且之象是旣

不能包之又不能制之也如此則必爲小人所牽係其
危甚矣然猶得无大咎者以九二制之在下也九二制
之在下故九三幸不爲柔道所牽象曰其行次且行未
牽也曰未牽則幾幾乎牽及之矣危辭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按九四與初六爲正應應則宜于相遇矣何以有无魚
之象乎蓋九四乾體也豈肯以天德之剛下交于方壯
之陰乎然小人亦民耳以爲小人也則不可近以爲民
也則不可遠遠民則民將自棄民至于自棄則其爲惡
也甚毒而不可解故曰包無魚起凶言天下之禍自此

始也周之治頑民也先之以周公繼之以君陳又繼之
以畢公皆以天子之公卿出撫一方之黎庶訓和馴擾
無所不至終不肯以其頑而棄絕之故其民卒化爲善
民歷數百年而無異志此豈非善御小人者不以小人
待之而以民畜之之明驗乎故爲九四者當善體九五
包瓜之意以兼行九二包魚之法乃見大臣弭禍防奸
之至計爾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
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按以杞包瓜諸家皆以杞爲九五惟蘇傳以爲九二二

居巽體巽爲木而杞爲木中之良材性堅而壽故二取
象焉且九五至尊無自制一陰之體而九二切近一陰
宜卽以近者制之以謂五以之也五以小人之消長係
天命之去留故制之甚早而以其權授之九二使二以
養民之道默寓防姦之術爲以杞包瓜之象瓜蔴柔而
不正附麗而生易于滋蔓以杞包之則雖任其滋生終
不得越杞而蔓延于上此九五善制一陰之法也然君
心爲根本之地其操存之疎密卽小人消長之關而小
人之消長卽天命去留所係豈僅以制小人之權付之
九二遂足以畢祈天永命之事乎惟能斂精凝神反觀

內照純以中正之道檢攝其身心則非幾不萌而祕固終紀進身之實主志常定而天心更無改移之時為含章有隕自天之象蓋章不含則精神外炫而內聚或疏故中正之道有所不明其于制小人之法不失之于刻而使之無所容即失之于寬而使之無所忌是主術之不密即以見主志之不定而主志之不定即以見天命之不固安有咎之自我而隕之自天者哉故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按一陰之生其勢必日長上九以剛居上務以剛勝之

故有姤其角之象物之在上而能觸者莫如角上九剛健之極深惡夫一陰之勢壯不可禦遂欲用其威力以制之然不若二五包魚包瓜之綽有餘地也制小人而至以威力勝之則君子之術于是乎窮故吝然尚得為无咎者以其不受小人之牽係也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按彖曰萃聚也順以悅剛中而應故聚也此原所以致聚之故也人情喜聚而惡散順人之情而濟之以悅斯可以聚矣然天下之大人類之衆無亂萃之理必九五以剛中之主建極于上示天下以會歸之準六二以柔中之臣順應于下導天下以遵王之義則所謂順以悅者皆順所當順悅所當悅此所以聚而不亂一聚而不可散也王假有廟以下示人以久聚之道也蓋天下之勢聚于一不聚于二一者王也王之所以聚天下者非徒束之以法令統之以權勢也亦聚之以孝享之誠而已何也子孫之于祖考生則有晨昏定省屬毛離裏

之相依死則有春雨秋霜在天在廟之昭假是死生存亡無時而不聚者也不特五廟七廟世係之相近者其神無不聚即遠至于百世以上之祖其神亦未嘗不聚故有四時皆祭之孝享又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孝享享者嚮也嚮之然後能享焉王者以此感格祖考即以此感格天地山川百神以及天下臣民之衆皆此廟中之精意為之聯屬焉耳故論久聚之道者必推本于孝享而能致孝享之誠者必歸之大人蓋以位言之則曰王以德言之則曰大人居王者之位而無大人之德則我心之精誠既不足以感格祖考則亦不能以聯屬

臣民而凡所以統御天下者止恃此權勢法制與一切
用詐用術刑驅威劫以及驩虞小補違道干譽之事皆
非聚之正也聚不以正則雖聚而不享堂廉雖近而上
下之志不相通也版圖雖廣而朝野之情不相屬也且
其間必有夯操夫聚之權以分裂夫聚之勢者而天下
卒至于渙而不可復收此無他故也德非大人聚不以
正故也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
也大人之聚天下也本以尊祖嚴父爲合同之至理非
別有要結天下之私天下之利見大人也即以遵道遵
路爲近光之本情非別有媚于天子之術故見大人而

得享者以明乎聚之正也明乎聚之正則不得以不正
聞之乃可以常聚而不散爾至于假有廟則宜用大牲
蓋以萃之時民物豐阜王者既以萃萬國之共球致九
州之物產雖備物致享適所以將人子之至情而不嫌
于侈費使尊居五位玉食萬方而猶以薄爲其道則天
下皆將藉口以儉親親心之所不享即天命之所不祐
也見大人則利有攸往蓋以萃之時人才輻湊大人將
以宣力四方左右有民雖張皇克詰適所以儆人心之
玩忽而不嫌于喜功使坐享成業四方無虞而不思制
治于未亂則天下皆將袖手以養安人事不修而欲求

天命之永固其可得哉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
命也順天命即所謂聚以正也聚以正者聚之以孝享
之精誠而已天地之大萬物之衆其情若不可得而見
然苟以孝享之情求之其情無不可見者此情一失是
祖孫父子之間已暌不相屬矣況其他乎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按萃之時民豐物阜文恬武嬉正太平無事時也然天
下之變恒伏于此聖人方盛而慮衰居安而防危除戎
器者即書所云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也戒不虞者即書
所云儆戒無虞也然惟王者孝享之精誠時時翕聚乃

能時時警策彼窮兵黷武好大喜功者何足以語此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按萃之諸爻總以萃于九五爲无咎蓋一人建極四海
會歸此萃時之大義也萃之初六當利見大人之時其
志切于從五與比之初六當不寧方來之時其志切于
從五其義正同故辭皆曰有孚有孚者誠心以歸五也
但比之初六無九四之正應則歸五之志專故有有孚
盈缶之象而萃之初六有九四之正應則歸五之志不
專故有有孚不終乃亂乃萃之象蓋九五者萃之主也
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正九五之謂也尊

之則曰王親之則曰父母九五義兼尊親故當爲天下所萃苟不比之萃而旁有所萃是爲亂萃號者初六不安于亂萃而號呼以自明其志欲求萃于九五也一握爲笑者九四笑之也四以初位卑才弱終不能萃已而從五徒號而無益故笑之也勿恤往无咎勉初之辭也謂初不必以見笑于四爲憂但能盡其孚誠往萃于五自无亂萃之咎也一握指九四四以陽剛居五之下權侔人主親三陰之求萃于五者皆不出其掌握中故謂之一握也治安策曰大臣挾乃握重權官者傳曰手握王爵正與一握同意程傳以一握爲一團謂指衆陰則

近于但且衆陰在九四之下無大權在握無當于一握之象又諸家之說皆謂初九當往從正應審如是是從四而不從五乃所謂亂萃也非萃時之大義不可不辨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馮厚齋曰六二與五爲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于五爲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　丘建安曰君臣相孚之後上下皆以誠實相與不尙虛文雖用薄祭亦可薦于神明也　周禮大司徒以禴夏享先王註曰夏則陽盛其享以樂爲主秋嘗則薦新冬烝則衆物備　程傳孚者萃之本也

按六二當萃之時以柔中上應九五尊天下以遊王之大義故萃陰雖有亂萃之失而二皆引之以歸于五是其中正之德卓然有以自守不至爲一握所變故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惟二之中未變則初之志乃不亂而三與上亦皆明于所往矣說者謂初當往萃于四豈不與九二爻義相矛盾耶○又按二之所以利用禴者以王者之萃天下也以孝享之精誠萃之則二之求萃于五也亦惟以孝享答之而已爻辭之用禴與彖辭之假廟同義非此不足以言萃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丘建安曰萃初三兩陰皆萃于四聖人不欲其以不正相萃故于初曰乃亂乃萃于三曰萃如嗟如深戒夫四之不可萃也而又皆斷以往无咎之辭往前進也欲其捨四而往萃于五也以正相萃何咎之有

按六三應上而比四上與四似皆可萃然應上則彼此皆陰皆陰既不能相萃比四則萃不以正不以正又義不可萃此所以萃如嗟如无攸利也惟往從九五則適合利見大人之義又與六二引吉之意相合此所以往无咎也然六三往无咎與初六同而三獨小吝何也三位高于初與五相近乃不能早決從王

之志至于嗟如而後往此所以小吝也天下歸往之謂王五爲萃主羣陰皆當往從三居剛位恐其恃剛而獨立不能巽志以從五故夫子特發其微曰往无咎上巽也上指九五不指上六夫六三既當引二以歸五若三之象辭又啟之往從上六聖人之言決不如此丘建安之說甚有分曉故錄之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張中溪曰四處近君之位應初比三皆有求萃于四之意四以陽居陰位則不當以臣得衆聚不以正必得大吉盡善乃无僭竊之咎否則强君在上威權太逼未有

不召禍者九四可以戒矣胡雲峰曰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無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丘建安曰此爻與隨九四同義隨四以上承九五而致天下之隨亦有强臣逼君之象在隨以有孚在道而後无咎萃以大吉而後无咎聖人之戒深矣

按九四上附九五下比衆陰下之求萃者皆不得越四以達五故初謂四爲一握謂萃天下之權四欲以一人握之也然剛中之主建極于上示天下以合歸之準衆中之臣順應于下導天下以從王之義則天下皆已明乎所聚之正四縱欲竊權以樹黨其勢亦

終不可行無如以大吉自處而上不侵君之權下不私比于衆則上不疑而下不忌四乃可以免咎蓋四以悅體近君且居陰不正則竊權樹黨之私心亦人情之所必有故于初既嚴亂萃之戒于四又教以補過之方如此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按五爲萃主以人心之聚散卜天命之去留故必得天下之萃乃可以安于有位而无咎然王者萃天下之道不恃位而恃德況九四在下足以侵五之權而歸于一

握五若徒以其位勝之則萃之志未光未可以取信于天下也安能必天下之不亂萃乎惟增修其元永貞之德一如比五之所以顯比者則德盛而位益尊天下之求萃者舍五將奚適矣此五之所以悔亡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按上居高位而無應不得所萃則有孤立之憂萃不以正則有亂萃之失此齎咨涕洟之所由生也齎咨歎也涕洟悲也凡人處萃之時苟以得萃爲樂上居上而求萃豈無有悅而相從者然不以爲樂而以爲憂則必能明于所聚之正而見乎于萃有位之主矣復何咎焉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

按柔以時升一語已括全卦之旨但本義以卦變釋之云卦自解來柔上居四爲柔以時升是專指六四一爻之升何嘗于全卦之義且何所據而知其自解來也李隆山胡雲峰則云陰陽二氣迭爲升降反萃而升是二陽降居下三陰反居上爲柔以時升果爾則復臨泰師謙明夷六卦皆三陰居上者何以不名爲升蘇傳則云巽之爲物非能破堅達強者也幸而遇坤故能升故曰

柔以時升此說似矣第以巽爲主而坤之功用不彰亦未得卦旨也愚謂此語當合地中生木之象觀之其義自明夫所謂柔者專指坤而言也坤之爲物柔而善下似非能進而上升者今坤下有巽其象爲地中生木地之滋培也深則木之發生也茂自小而積之以至于高大者是巽之升也而坤實爲之使巽一日離乎坤則生氣不續無以爲升之根蒂矣是物之善升者無如木而能升木者無如地地道之升不可見于木之升見之以此見坤之柔而善下者固無時而不上升也此所謂柔以時升也君子法此以升德則心愈下者行愈高王者

法此以升賢則滯彌厚者功彌峻率用此道也且坤在上母也巽在下子也子之生育母實爲之下之成材上實長養之此地中生木之象即柔以時升之義也象彖六爻之旨皆總括于此蘇傳以巽爲主而坤之功用不彰固非卦旨朱李胡三說又失之遠矣是何可不辨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按此釋升之所以元亨也升者升進于上而爲時用也人情莫不喜于上升然升焉而得大亨者鮮矣此由升無其具與有其具而上莫之應故也夫欲求高出當先求深入根之入土深者其枝茂德之入人深者其祚長

學之入理深者其用裕王者雖以升進人才爲急務然未肯驟爲之升也必有法焉以養之使其深造自得涖立不反然後可以爲廟堂之器故須巽以入之又須順以導之使巽焉而不順乎其性則流入于奇邪者有矣且巽焉而不順乎其序則進銳而退速者有矣記曰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所以順其性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自離經辨志以至知類通達所以順其序也至于簡不肖以黜惡則有移左移右移郊移遂者亦有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者風雨霜雷無非至教既暢遂之又堅凝之自非枯朽之質必成有用之材以是而升可

以亨矣然而材之全美尤在乎剛中道之得行必期于有應故必如九二剛中之德斯足以當天下之大任而無僨事之憂又必得六五虛中以應斯足以任天下之巨材而無旁撓之患舉天下事可以惟所欲爲而其志可大行也此升之所以元亨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按萃之大人在九五升之大人在九二二與三皆陽也惟二有剛中之德故稱爲大人國家升進人才九德咸事有一長者皆堪器使然得中人百不如得大人一大人肩宏任巨一人可當數十百人之用此天下之慶天

子大臣宜共樂得而見之也第恐三陰在上有憂其名位相軋而不■利于升之者故文王爲之釋其所疑而告之曰用見大人勿恤而夫子贊之曰有慶也言柔居上位者惟德不稱位力不勝任爲可憂耳若得見此大人而升之則天下之利害大人任之而天下之功名天子與大臣安享之方爲吾慶之不暇而又何憂焉南者向明之地征者往而有爲也坤之爲質患在柔暗常有先迷失道之凶上六所以示冥升之戒也冥迷之人不可以居南而而有爲惟得大人而用之則資其明以破冥藉其剛以立事由是向明出治其志得行端拱而升天下于大猷無難矣故文王爲之指其所明而告之曰南征吉而夫子贊之曰志行也蓋始焉用坤之力以培植夫巽而長養其材者所以行坤之志也終焉用巽之材以光大乎坤而發揚其德業者又所以行巽之志也至于巽志得行而坤之志愈暢矣所謂柔以時升者如此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張中溪曰地中生木順其生理則自萌蘖而拱把自拱把而棟梁長而不已升之象也　朱子曰因其自然之理而無容私焉順之謂也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

不長便將枯槁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按初居最下之位卽以巽德處之猶欲其潛而勿用而升之初六獨繫以允升大吉之辭何也蓋升之時上之所以進用人才者先務觀其深入之功而後求其升高之用初巽體善入植根深固其喜爲沉潛而羞爲退露者先有以見信于二陽卽有以受知于四五矣允升者信而後升不以位卑而嫌于躁也自古盛世掄才最惡其逞浮華而無實用誠有如初之沉潛深邃者其倚于義理而熟于權變眞可爲緩急有用之才在上者長育

成就志在明揚惟恐求之而不得豈有得之而不升者
乎故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按象所云用見大人者指九二而言也二有剛中之德
而遇六五虛中之主任賢勿貳誠意交孚則不徒以身
之榮進為升而直以志之上交為升矣夫國家升賢之
典小人以為是富貴利達之資而大人則以為是享帝
格天之路故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凡所以涖政臨民者
一如其在清廟明堂之中無不可對神明之心事焉此
九二之所以利用禴也古明主之于大臣常勸之以至

治馨香感于神明矣即此所云用禴之義也君固以是
期之臣敢不以是答之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人臣智
名勇功赫然可紀者未足為喜而惟此用禴之心脆然
不欺者為可喜何也此脆然不欺之心智勇之所從出
功名之所由開也所為升賢者亦升此心而已矣故特
于九二發之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按虛邑之象有二義一以見王國無人一以見上能虛
受羣陰在上無一陽以居之則國非其國矣然惟羣陰
在上急須衆陽以實之則有受而無拒矣此三之升所

以无所疑也亦足以見坤之能容而木之生于地中者
無不取材于廊廟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按六四位在五下人才升進皆必由之王者用四以升
賢所以盡事天之職書云衛後尊上帝是也賢才既升
治功咸建則同事君之職乃盡而五事天之職亦盡庶
可以告無罪于上帝禮曰因名山升中于天諸升進此
方諸侯治功以告于天是也王指六五也用亨者用六
四升賢之功以致享也臣用禴以事主則王當因名山
以享帝如此為順天不如此為逆天故曰順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按六五為升之主其所專任者九二之大人也人主無
一事不利于貞而首以應得其人為貞亦無一事不期
于吉而首以應得其人而始終不二相得益彰為吉升
階則不特九二之大人得升而羣材亦以次而進矣階
者階序所謂尊賢之等也尊賢而無等則大賢而小用
之無以盡其才小賢而大用之不克舉其職此世主所
以勤于求賢而終不能得志于天下也升階之義所關
大矣或以升階就治道言謂升斯世于大猷也然未有
不能升賢及升賢而用違其才高下無等而可以升斯

世于大猷者也時講之混多如此類不可不辨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按上爲人臣之極地升階者至是無以加矣明者居之猶虞其墜況冥者乎上六以柔暗之資升在此位故曰冥升幸有九三爲之正應三之剛明足以破冥上能用三以自輔常以升賢爲事不貳其心此所謂不息之貞猶五以應二爲貞也如此則質雖暗而不迷位雖高而不危故利也且上爲羣才之領袖下之循序而升者皆恃上爲之援引倘化貞一息則賢路不通向之長育成就者皆將零落摧折而不可復振矣人主誰與共天下哉故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所謂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若之何冥冥以處此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辯卷之十四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象曰困剛揜也

本義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所以爲困 程傳君子爲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 蘇傳困者坐而見制無能爲之辭也陰之害陽者多矣然皆有以侵之夫惟侵之是以陽不能堪而至于戰戰者危道也而無所謂困之世惟不侵而見揜陰有以消陽而陽無所致其怒其爲害也深矣

按困之爲義蘇傳最爲入情今姑以兌坎言之坎爲中男兌爲少女男爲女揜未始顯然加害也而陽剛之氣被其消蝕而不能自振者多矣彼小人之揜君子也亦不肯顯然加害以犯天下之公議而陰行其揜蔽之術使君子坐困而不得施其尺寸之用此其所以爲困也惟其不加害而爲害甚深故非君子不能處非大人不能救而尚口者秖以益其困而無濟于事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按此言君子處困之道明困之所以得亨也其妙全在以悅葢小人揜剛其設心甚險使君子之心稍有不悅則忿爭之氣必有形于詞色者終將以口舌得禍矣故惟處險以悅乃能困而不失其所亨所亨者亨在未困之先至于困而不失乃愈徵其有定力焉此所謂有德則樂樂則能久造次顚沛必于是者非臨困而強爲歡悅聊以自解者也非君子其誰能之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按此言大人救困之道明貞之所以得吉也其得力全在剛中剛中者二五也二五居天下用事之地而皆見揜于小人則不獨二五困而舉天下皆受其困矣貞者有以正之也使剛者皆獲伸其剛而揜剛者不復能爲揜乃所謂貞也然惟大人行之則吉且无咎何也以其有剛中之德也五爲在上之大人乘剛中之德而用事于上二爲在下之大人乘剛中之德而用事于下權大固可以行天下之所不能行德大又可以服天下之所不能服假使有大權而無大德以濟之則雖志在除奸而反爲奸所中志在任賢而不爲賢所與環顧在廷無一同心之佐每有舉動輒爲羣小所持如此則人主先

不能自解其困何以紓天下之困惟剛者有百折不囬之志節剛而得中者有權衡變化之神幾且二五同德上下交孚在下者出身犯難而無辭在上者刑賞並行而無阻處困之時而有以貞之若此宜其吉而无咎也

〇又按彖傳險說句言君子處困之道貞大人吉句言大人救困之道明是兩層諸家混作一意殊欠分曉

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

按言以喻意惟明理之人可以言曉卽理不甚明而非有意爲奸中傷善類者亦可以言曉至于揜剛之小人暗昧奸狡天理良心澌滅殆盡爻彖所云不明不祥者是也彼其困君子者雖百口無以自明徒益其禍耳故君子于此惟有養晦以自全而大人乎此則有不待致而誅之者如堯之于工驩孔子之于少正卯豈復能以口舌化誨乎故曰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按彖傳曰困剛揜也大象曰澤无水困文雖不同理實一貫何也無欲爲剛剛爲欲揜則欲心恣行而天理泯滅此小人之所以爲小人也小人既已自恣于欲必將揜天下之剛者使不得直行其道而後有以徇已之欲快已之私如此則君子之志何由得遂而天下之困何

出得解所以爲澤竭水窮之象也君子致命遂志不特窮而在下者以身明道亨爲遂志即達而在上者志在救天下之困亦必奮不顧身置得喪死生于度外乃能直行其志以濟事不然雖以天子大臣之尊每爲群小所掣或半途而廢或垂成而敗欲求遂志其可得耶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按初也三也上也皆揜剛者也惟上六能悔故聖人以吉行許之而初與三特其坎險不知悔悟故各著其罪狀以示戒焉初六本與六三共揜九二者乃二與四五

合力以救困則初之計不得行而退求所以自安然孤立寡援徒以自困故有臀困于株木之象言其坐不安席也夫剛明君子之在天下也如日月之麗于天其光不可一日揜也初柔暗小人不知附剛以求明而反欲揜剛以自快則其揜人者適所以自揜而此心之光明終于沉錮而不可開矣故有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幽而不明殆鄰于鬼與死期將至之六三同被刑戮不亦宜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按二也四也五也皆剛揜者也而二乃剛中之大人與五同德其才足以濟困爲四五之所倚重是以禮遇之隆恩澤之渥交萃于二爲困于酒食之象詩之咏好賢者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咏宴諸侯者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頤之象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鼎之象曰大烹以養聖賢凡大人君子之當事任于時而承寵眷于君者皆如是也况當困時則上之倚重又有甚于尋常者此二之所以困于酒食也夫困之時人方憔悴無聊而二獨飲食宴衎暇豫自如則其謀略素定而神氣有餘已可見矣有臣如此則天下之困不足憂故曰困于酒

食中有慶也然五介二之心有加無已故曰朱紱方來而二報五之志誠一不貳故曰利用亨祀赤紱爲諸侯朱紱爲天子其尊卑之體勢雖殊而五曰祭祀二曰享祀其一誠之感通無異君臣之心相信如此此二所以仗義力征不避凶禍遂能轉禍而爲福有慶而无咎也

紱又作韍亦作芾朱紱天子之服赤紱諸侯之服采菽之詩方叔之命服亦稱朱芾何也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可稱朱紱而其實淺深不同尊卑有别也九五利用祭祀九二利用享祀此言二五君臣之交以誠敬之心相向如事神明也凡小人之所以揜剛者非其智

力之過人也君臣之交精誠不相聯屬則小人乃得乘間以揜之故五之任二也利用祭祀一以對神明之心對二三之事五也利用享祀一以事神明之心事五如此則誠意交孚純一不貳雖有極奸險之小人無隙可投亦何所行其揜蔽之計哉然曰祀曰享誠意雖同而尊卑之義則亦有別凡言祭者事神之通稱凡言享者以下事上之義也如公用享于天子王用享于西山王用享于帝聖人烹以享上帝之類是也洛誥成王謂周公曰予小子夙夜毖祀此以事神明之心事公因遺公以秬鬯二卣曰明禋禋者精意以享之謂蓋尊信之至

也又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古聖王之待聖賢之臣也生則以毖祀之心事之死則以元祀之典錫之此利用祭祀之明證也萃之九二升之九二皆曰孚乃利用禴此利用享祀之明證也要惟二五剛中之大人乃能如此苟非有大德之君固不能任賢勿貳苟非有大德之臣亦豈能精白一心哉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蘇傳六三上揜四下揜二者也堅而不可勝者石也之謂石傷而不可據者蒺藜也二之謂蒺藜六三陰也而居于陽自以爲陽而求配于上六上六非之應也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小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六三其始相與締交而揜剛其終也初六之辭困六三之妻凶

按六三處二四之間其位不爲不高矣所爲顯忠遂良振幽拔滯以濟天下之困者三之事也乃亦挾其陰險與幽暗不明之初六同爲揜剛之計始欲上揜九四而四上輔九五下援九二其志堅不可動不惟不能困四而反見困于四故曰困于石三既見困于四遂欲退據九二以自安其意亦欲九二之容之也

然君子之于小人卽其悔悟以求容則納之也甚易若使包藏禍心計窮于彼而又欲竊據于此則投之也甚難故九二之剛本非有傷人之心也而自三觀之一似蒺藜之不可據者故曰據于蒺藜三既不能據二計必進攀上六求正應以樹與援然上六已悔而莫之應矣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是則六三之所爲公不見容于大人君子而私不見與于其儕類其非狀暴著爲天討之所必加雖以倖免矣故凶也

夫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制也人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三之蔽賢如此于法當蒙顯

戮是以九五劓刖之誅斷在必行乃所謂不祥也繫
辭傳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
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觀死期將至
之辭則知三以蔽賢之罪爲九五所戮其義甚明聖
人于此爻特揭此義爲萬世蔽賢之戒云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
不當位有與也

按九四之正應在初初幽暗不明爲揜剛之小人則四
不復與之矣而九二者剛中之大人也四位五之下居
二之上急宜承五之志下援九二以共紓天下之困然
所以來徐徐者何也剛方見揜則險邪交構疑似難明
而四以剛居柔處位不當則其志亦未能果斷此所以
來徐徐也然與二同德相須其志甚切四之須二殆有
急于二之須四者故夫子特原其心曰來徐徐志在下
也雖不當位有與也二位在四下故曰志在下下指二
不指初也四與二同德相與故曰有與金車所以載二
者古者用賢則有路車乘馬之賜五之赤紱四之金車
皆所以寵任九二者所謂車服以庸也當困之時勤于
求而難于遇是以困于金車困于赤紱也四之求二始
以寡斷而徐徐終則得人與共濟故雖吝而有終剛中

之大人所藉以聯上下之交破羣陰之黨者四不爲無
助矣按本義云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
能濟物而初六方困于下又爲九二所隔然邪不勝正
故雖吝有終果若此說則以九二剛中之大人爲邪而
以初六揜剛之小人爲正也顚倒賢奸迷失經旨何可
爲訓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
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按九五以剛中之大人居至尊之位而當剛揜澤竭之
世此直以天下之困爲己困者也五欲紓天下之困不
得不敢誅致困之小人有三惟上六能
悔其罪可逭六三險佞怙終初六暗甚難化此皆法之
所不容貸者劓之使無而目可施刖之使行不能上進
如此足以伸天下剛直之氣快天下忿懣之心矣然曰
志未得何也未得大人而用之則小人不可勝誅而天
下之困終不可解也故必得九二以任之兼藉九四以
援之然後上下志同德澤大沛而鬱者以舒憂者以喜
故曰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困于赤紱者加命服于有德
之大人勤于求而艱于遇也乃徐有說者二五以中直
相與因相遇之艱而愈見相得之歡也然大人不可以

爵祿縻不可以勢利誘惟致其誠敬一以事神明之心事之乃有以得其心而竟其用使天下咸受其慶人主安享其福也故曰利用祭祀受福也○按本義云劓刖者傷于上下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殊不知九五乃剛中之大人而居至尊之位者也爲天下解困故加刑戮于揜剛之小人聖人之辭名正言順若云傷于上下則九五反被人劓刖何其無大體也且云上爲陰揜下則乘剛是以九四與上六一例作小人看則賢否混淆貞邪莫辨豈得爲大人乎假使儒臣進講至此如何措詞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按葛藟附木而生故出木杪此上六之陰附五而揜之之象也五剛終不可揜則上適以自困故曰困于葛藟且位愈高則愈危故曰于臲卼夫子釋之曰困于葛藟未當也言人臣居鼎鉉之地任師傅之責不能啓迪人主之聰明而反欲揜蔽之是何可以當此位乎曰未當者深愧之之詞也當此之時三與初既伏其辜矣上苟不悛悔將何及故戒之以動悔言動即得悔也又開之以有悔征吉言誠能有悔則大人必許以自新上不惟自解其困亦可以解天下之困而以吉行也蓋上六在三陰之中同爲揜剛之小人然獨以吉行者三與初皆坎體小人之陰險者不誅之則無以救一時之厄上兌體小人之和易者悔心一萌禍機立解故誅其二而宥其一蓋見大人之所以吉而无咎也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按井也者聖人之寓言也民非水火不生活火之用莫如鼎水之用莫如井水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其大者既已爲舟楫灌溉之利矣至于邑里之間日用飲食之需汲取至便資用不窮者井之功用最多聖人觀于上坎下巽之象而贊之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巽爲木坎爲水以巽木入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爲井此一語蓋兼三義一則取其鑿井得泉必先巽入而後能上出所謂深造自得資深逢源者是也一則取其井榦在下擱土以衛水而水乃潔清而不滓一則取其井收在上懸綆以汲水而水乃灌輸而不竭此其所以養而不窮也使鑿井而不及泉與有泉而不潔

潔而不善汲則井之功用不全而養道窮矣夫子一言
而包全卦六爻之義諸家之說未免掛漏故無取焉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按詩稱公劉之始居豳也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古人將建都邑必觀其泉之所在而就之以其便于井養也故邑可改而井不可改自井卦觀之九五坎體一剛居中此天一所生有源之水其出不窮君子逢源之學本于深造者然也使遷而他就是失其本性之良棄其有源之學而反後于瀉鹵頑惡無泉可浚之地非所以自治亦非所以養人矣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言所

以不改井者非有所因循膠滯而不肯改也乃以剛中之德體有常定用有常行不可改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言此有源之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其德也常往來之人皆井其井各得所求共用也周此二語文王特中言不改井句故夫子不復置贊○六爻皆井惟九五坎體稱泉剛中專指九五九二雖剛中而爻辭指爲井谷非上出之水自不得與九五之剛中並稱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本義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所以凶也 馮厚齋曰瓶汲器文從缶瓦瓦也 蘇佛至井而未及水曰汔至得水而未出井曰未繘井

丘建安曰改邑不改井三句是言井之事汔至三句言汲井之事井以上出爲功汔至亦未繘井猶未有功也併其瓶而棄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

按養人者井也而能推其養人之功于不窮者則存乎善汲者也使有善井而不善汲水未出井而瓶已先羸又何以養人哉古之養人者其始必善于治井其繼必謹于用汲堯舜以六府三事爲其井文王以康功田功爲其井然必以禹皋周召之徒爲其瓶以競業緝熙之心爲其繘是以利必周于及物而功不

敗于垂成子孫黎民莫不受其福于無窮也後之養人者有井而不求所以汲之之器有器而不知所以操綆之方雖欲使一夫蒙澤其可得乎聖人深憂之故特著羸瓶之凶爲萬世不善汲者之戒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按木上有水之象朱子以爲津潤上行如草木葉杪之有露珠然此何當于井養之義程子以爲木承水而上之乃汲器也然本卦中之汲器則瓶也甕也皆瓦器而非木器二家之說皆非確解愚嘗考之三才圖繪凡古人鑿井必斲木爲榦形如井字置于井下疊而上之至

于井口乃甃之以石使水從上出此井之制也故曰木
上有水今山陝間猶有此遺制可爲明證又古者六書
之法一曰象形井之爲字象井幹之形而爲之也又三
代以上養民之政多用井田亦取象于井幹故君子法
之以爲養人之政莫重于農而勸農之法莫善于井衣
食之資出焉孝弟親睦之俗成焉王道之始王業之成
皆基于此此君子所以勞來其民而勸之使相養也後
世井田之法雖不可復然有王者起必以敦本重農爲
急務是井田之制雖廢而其意則可師然苟非明主作
之于上良臣輔之于下必不能以理此此周公于九三

之辭特繫之曰王明並受其福言治法非治人不行而
治人非明主不能用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
時舍也舍音捨上聲

胡雲峯曰井以上出爲功初在井下泥而不爲人所食
矣井以汲而日新泥不汲而爲舊井禽鳥亦莫之顧矣

徐進齋曰人品汚下不能強于爲善無用于世爲人
所棄觀此可以知所勉矣

按井之象爻各有取義彖合而言之通六爻爲一井
井有不窮之德而惟慮汲者之喪厥成功此專以戒
汲井者也爻別而言之分六爻爲六井井有美惡之
殊而一聽明王之甄別棄取此兼以戒爲井者也初
六本巽主也而自井言之則以其所處汚下故不取
其有巽入之才而直鄙之爲井泥九二本剛中也而
自井言之則以其下比初陰故不取其有剛中之德
而直賤之爲井谷泥固時之所棄谷亦人所不與如
此之井雖遇王明終不用汲此其咎在爲井者非汲
井者之過也後之君子有志于井養者必勿自居于
下流而後可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胡雲峯曰井以上出爲功二下比于初以井言如井旁
穴出之水僅能射鮒以汲井言如甕敝不足以上水而
反漏于下也　孔疏子夏傳云井中蝦蟆呼爲鮒魚

按九二有剛中之德在他卦必言其善而周公于此
不取其剛中而深著其不善何也以其下比初陰同
歸于下流故也葢井以得泉爲美上出爲功惟九五
坎中一陽爲有源之水上出而不窮故獨稱泉九三
九二皆不稱泉以其非坎中之陽故也然九三居下
之上近于泉而遠于泥故猶潔而可食不食則人惻
之矣九二遠于泉而近于泥此無源之水如行潦之

赴谷易盈亦易涸泥濁而不清不堪養人止可射鮒
故曰井谷射鮒无與也言其恩澤所及僅可施于宵
小匪類而非明王之所汲取行道之人不以為惻也
其曰甕敝漏何也蓋有如此之井則僅有如此之器
以汲之終于下漏而不得上行如舉衡卑賤之人時
君世主未嘗不加之汲引然其恩澤所施不過波及
于宵小匪類俯與沾其餘瀝而已欲其德徧羣黎功
加四海得乎周公取象明白如此又豈得以他卦剛
中之例同類而取之哉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

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本義渫不停汚也　胡雲峰曰九三井渫矣而不食何
哉應者才柔不能汲也為我心惻非我心自惻行道之
人為我而心惻也汲之者其惟五乎五王也王明則汲
之以及物而上下並受其福矣　來矣鮮曰三與上為
正應上六陰柔不能汲引故不為時用而行道之人亦
惻也惟捨正應而求王明則能成井養之功而受福
按九三以剛居剛在下之上與九五之寒泉相近既
非井泥又非井谷乃水之潔清而可食足以利賴萬
民矣然所以不食而使人心惻者以上六正應不能
為之汲引也上六實操井收之權水之所由上出者
收為之制也但上六柔暗不足以明揚九三之才又
象為隱伏不免陰行掩蔽之計從來乘軸大臣遇牧
伯之賢才者恐其進而分己之權形己之短故雖明
知其善而陰沮之此九三之所以不食也即以近事
證之為福于三吳者莫如周文襄公忱而非有楊少
師榮為之汲引則文襄之福不可得而食也為福于
楚閩兩粤之間者莫如王文成公守仁而非有王大
司馬瓊為之汲引則文成之福亦不可得而食也以
是知九三之井渫其權全在于上六之井收上六不

能為之汲引勢不得不屬望于王明王明則牧伯之
賢才終當上達而近臣之掩蔽終不得行並受其福
顯有此測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項平菴曰泥與甃皆陰也初不正在下故不能自修而
為泥四正而在上故能自修而為甃甃所以禦泥而達
泉也有閑邪存誠之功　丘建安曰三在內卦渫井內
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污蓋不渫則污者
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污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功也
按井之制榦在下以禦泥壘而上之至于井口必甃

之以石則井乃堅固而不壞六四之甃所以修之使不壞也必有六四之甃而後九三之渫九五之冽乃能潔清不汚而爲萬姓之所利賴修井之功不爲小矣本義謂六四陰柔不泉无及物之功不知井之養人者泉也而所以禦泥而達泉者甃也甃雖不可食然其達泉之功則與泉等而謂六四無及物之功可乎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傳冽甘潔也井泉以寒爲美甘潔之寒泉可爲人食于井道爲至善然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爲功故至上勿

幕而後言元吉 丘建安曰井六爻惟五曰泉五爲井主位中且正井德已盡美矣 郭白雲曰冽言井之修潔主人事言寒言泉自然之性主天理言人事學也天理命也兩得之斯爲至矣

按有源之水出而不竭者曰泉泉之流必清其味必甘其體必寒九五坎中一陽天一所生泉之不竭者也天下之求養者皆待命于九五則五之所以養人者豈可以無本而易涸者應之哉即有本矣然使不加潔治則旁流之穢濁者得以汨亂之而不清不甘且不寒矣冽謂潔治也九五之井必勤加潔治然後

寒泉之體性不失而凡往來井井者皆知此爲中正無弊之道而可以並受其福于不窮也且五能自浚其井即可以鑒別諸井之美惡而定其取捨故非渫者受上明之福井泥井谷者絕不進之求井甃者致交修之益井收者去揜蔽之私普用汲之利是九五一井所關于諸井之利病者大矣故潔治之功尤不可緩云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晁氏曰收鹿盧收繘者也 鄭康成曰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 蘇傳收非所以爲井而井之權在收

苟幕之則下雖有寒泉而不達上雖有汲者而不獲故勿幕則有孚元吉

按井之上有收猶鼎之上有鉉也鼎之鉉無戒辭而井之收曰勿幕者戒之也勿者禁止之辭蓋以陰居坎極有隱伏之象有覆蔽之私乘五即可以蔽五戀三即可以蔽三故戒之也幸有九五之明足以鑒乎九三照破上六有不容其覆蔽者故因其不可幕而戒之曰勿幕勿幕則井之實德大行而井功于是大成矣奈之何其幕之也古大臣之居此位者幕與勿幕考之詩書大略可見者稱周公勤施于四方不迷

文武勤敬詩稱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夫天子有養人之政師傅大臣能勤施而徧布之使四方人民皆昭然見人主之德意而無所壅蔽此之謂不迷不迷者卽此所云勿幕也上六操井收之權卽周公尹氏所居太師之位秉國之均者也勿幕則不特九三之渫頼上六之汲引卽九五之寒泉亦且頼上六之勤施如此則羣牧承宣王澤溥洽不謂之有孚元吉可乎故勿幕則爲周公而當時頌聖萬代仰德幕則爲尹氏而詩人作刺千古遺譏凡有共職之責者讀井上之辭可以深長思矣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本義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爲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爲革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王註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爲道卽日不孚已日乃孚　蘇紫溪曰天下之變勢爲之也使天下常治而無偏而不舉之處聖人亦循循焉與天下相安于無事而何樂乎其爲變也故惟夫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如不鼓之單不擱之懸因循積日敝極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也然變革之事重矣事出于懸遽則後先易舛權制于獨任則謗讟易興慮不顧後則爲身嫁之食計不便民則爲治絲之棼聖人益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悅以順之時而持久則鞏用黃牛而不嫌其固時當變通

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乎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于圖維周容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觀其成此所謂大亨以正革之至當而無弊故悔可亡也觀于商周之世遷國圖安而羣言搖動頑民梗化而蠢動多方使以後世之君處此必嚴威以脅之旦夕以驅之矣而盤庚洛誥諸書示之以祖父要之以神明懼之以要囚引之以迪簡至再至三其不忍遽咈民心若此至于攸居旣奠保釐旣成聖人有更化之實而天下若不知其變風移俗易而世世久安玆豈非革之當而無悔者哉後世商君之革令行于

棄灰安石之革利竭于手實其始無已日之孚而其究
也爲莫大之悔矣革可易言耶
一按革也者聖人承弊通變舉一世而維新之之謂也
其效必極于新民其功必本于自新大人虎變君子
豹變皆能自新以新民者是以小人亦從而革面焉
不獨制度文爲之變更已也故其道爲大亨以正以
正者謂以己之正革天下之不正使人各得其性之
所固有道之所當然也故有已日之孚無不當之悔
自天地言之四時之變各順其序而歲功以成其革
之正可見也自湯武言之以仁易暴順天命而應人

心其革之正可見也革道之大者如此然使議道不
本諸身則先無格物致知之學而義理不精卽所講
求者不過制度文爲之粗迹其爲識也疎矣服道不
由其衷則又無炳中彪外之效而威望不著卽所督
率者不過法令刑罰之驅脅其爲政也苛矣識疎則
存乎我者不文不明政苛則加乎人者不悅夫不文
不明則無以啓人之悟不悅則難以強人之從其始
無已日之孚其後有不當之悔凡以此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潛雪松曰水火相息乃成四時寒暑之變中有數存焉
曆所以紀其數也天運不齊而曆乃定法久而必差則
治以求合　姚承菴曰虞書首命羲和敬授人時夫子
論爲邦亦以時爲首時若斯之重也凡民之生因天之
時以與地之利不明于時則民莫知所與作是無民也
知此則知君子體革之要務矣　李丙溪曰晝夜者一
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曆元者無
窮之革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唐凝菴曰革之君在五而二亦承五以主革者黃言中
牛言順指二也自黃離牝牛而言也初居事始方在下

位未可有爲但固守以用二之革而已　季彭山曰六
二文明之德柔順中正順其時之當革者也離初炎上
而承二雖用二之中順不敢用剛而妄動也
按革之時大人君子主革于上而小人從革于下此
定分也初九在下有剛明之德其人則君子也其分
則小人也義當順以從君不可恃才妄動故教以鞏
固自守而順聽六二之革以爲革也本義革字解作
皮字則支矣唐季之說極當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程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陽剛

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
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
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爲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
巳日乃革之也如此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征
吉而无咎也　胡雲峰曰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
巳日乃革之　孔疏往應見納故行有嘉慶　徐進齋
曰凡卦言嘉者必二與五應如隨之孚嘉遯之嘉遯是
也　張雨若曰看後人議革只是畏了便有病痛如司
馬溫公只爲與革太驟壞了事若肯稍停觀審自然看
出許多病痛來其事不因忙後錯了況革之大事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程傳九三以陽剛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于革者也
以是而行則有凶然事苟當革豈可不爲在乎守貞正
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猶當革之論
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論至于再三而皆合則必得
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
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　姚承菴曰二三爻辭一
日征吉无咎一日征凶貞厲同一征也爲以有吉凶之
殊曰六二巳日乃革其愼重至矣于此而猶遲疑焉則
緩以失天下之機故亟進之以征吉无咎若三之躁動

不加審愼則緊以貽天下之禍故許示之以革言三就
有孚聖人立教各有攸當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
退之正是此意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傳九四陽剛革之才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以九
居四剛柔相濟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革而當其悔
乃亡　程徵承曰九四當革之時所革而當其悔乃亡
然天下有改革極當而君或以疑民或以駭未孚故也
四陽剛而居悅體上下見諒是以改命而吉　虞仲翔
日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三議革而後有

孚四有孚而後改命淺深之序也　程傳改命之吉以
上下信其志也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爲本不當而不信猶
不可行也況不當乎　孫質菴曰上焉志通于君君信
其更化以善治下焉志通于民民信其通變以宜俗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本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
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
主故有此象　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朱子曰豈
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
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

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潘霽松曰變者革之成也虎變就大人身上變出德剛則有道德之威用中則得神化之宜自然明著動變四海從風而靡未占有孚言其誠也真誠素積蓋有爲之本矣此所以爲大人之革也 胡雲峰曰革命重事也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必如湯未革夏命而室家已相慶于來蘇之先乃應此占不然湯武之事未易舉也此爻之辭雖若美之實含戒意 劉長民曰五爲革命之主是威武宜而文德著者也 游

誠齋曰斯文隆而不興晦而不明此大人所以有革也曰文炳者煥乎其有文章是也 蘇傳雲從龍風從虎虎有文而能神者也豹有文而不能神者也故大人爲虎君子爲豹非大人而革者皆毀人以自成廢人以自興故人之從之也疑見其可從而後信若大人之革也則在我而已炳然日新天下之所謂文者自廢矣此豈待占而後信者哉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程傳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則已從革而變若豹之彬蔚小人雖未能心化亦革面以從上之致令若更從而深治之則爲已甚故征則凶也革至于極而不守之以貞則所革隨變矣天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不能守故戒以居貞則吉 王德鄰曰[illegible]虎之小者文次于虎虎文疎而著曰炳豹文密而理曰蔚 劉濟伯曰君子豹變根心生色由中而變也小人革面畏威遠罪自外而革也 趙氏曰九五握移風易俗之權作成而變化之故進德修業之君子月異而歲不同遠外之小人向之不率教訓者今皆革面而內皆虎變文炳之爲章于天下者 項氏曰革面非面革而心不革之謂

也若心不革何謂有孚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當是時也小人易向遵王之道矣故曰順以從君也

按革面二字項氏辯之當矣征凶二字程傳以爲深治小人則爲已甚故征則凶愚謂征非深治小人之謂乃紛更成憲之謂也蓋自豹變革面之後革道已成此時爲大臣者當輔導其君遵守成憲不宜復事紛更皐陶曰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伊尹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傅說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成王告蔡仲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告君陳曰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曾參以一遵蕭何約束稱爲賢相王

安石以亂宗爲不足法遂爲亂階此皆可爲征凶居貞吉之明證蓋革而既當之謂貞即彖辭利貞之貞也往而有事于革之謂征即六二征吉九三征凶之征也革道已成革而當矣如此而又有事于革是變亂舊章紛更約束也故曰征凶就其革之已當者遵而行之較若畫一則可以爲萬世法程而久安長治故曰居貞吉一凶一吉一反一正文義甚明程傳解居貞吉句已得之矣惟解征凶句未當此因頂上革面二字以爲面革心不革故作深治小人看耳不知小人革面夫子謂其順以從君安見其心之不革哉

且此所云小人非必愚頑無知之小人也中庸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凡有其德而無其位者皆名爲賤如此卦初九有文明之德而位處卑下是即小人也小人自當順以從君故致以鞏用黃牛之革然使聖王不作則處士亦不能無橫議今遇大人虎變之世所革皆當則凡俊雄閎辯之士伏處草莽者皆有以折伏其心亦皆遵道遵路回首而近天子之光矣此所謂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本義鼎烹飪之器爲卦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亨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飧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 辯傳大亨獨歸之養聖賢國有聖賢則君位定而天命固矣

按古史燧人氏始爲烹飪至羲皇畫鼎卦而烹飪之器即取象焉及禹鑄九鼎遂以此爲有天下者傳世之重器凡興王建國必曰定鼎謂所以正君位而凝

天命者在此鼎也于是周之末世強國逞與睥睨神器皆有問鼎之雄心焉夫子曰鼎象也聖人立象以盡意有天下者貴得其意而用之耳所重豈在鼎乎即以鼎之象觀之有趾有腹有耳有鉉而鼎之制備以木巽火而亨飪之用具然鼎有是用而用之者或非其人則用愈多而愈褻失其所以正位凝命之本而徒擁此三趾兩耳之器則鼎雖重而寶壓雖存而若亡此夏之鼎所以遷于商商之鼎所以遷于周周之鼎所以淪沒于泗水也當其存也玉食萬方而不以爲脅及其亡也求爲監門之養而不可得矣是何

也非其人而褻用之則上帝弗歆其祀而百神吐之聖賢不饗其食而多士棄之故也求其善用此鼎者其惟聖人乎有聖人之亨則可以享上帝不然德不足以薦馨上帝弗爲之享也有聖人之大亨則可以養聖賢不然身不足以取人聖賢弗爲之養也上帝弗爲之享聖賢弗爲之養而徒欲與一切肉食之流共享鼎養之隆以成定鼎之業期于卜世卜年之久此不可幾倖之數也觀鼎象者其可不深省乎○聖人二字最爲喫緊先儒傳註全不體會覺此二語無甚關係即全象六爻俱不着痛癢矣蘇傳數語獨得

經意餘無足錄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按此釋鼎之所以元亨也六五爲定鼎之主故專主六五而言六五在離爲目在鼎爲耳而巽在離之下其性善入凡爲定鼎之主者非聰明則無以照臨萬國然必先學聚問辯有沉潛巽入之功深探義理之精微通達古今之治要而後能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物來而不惑事至而不眩有以裕照臨萬國之用也苟不求巽入而徒作聰明則聰明浮露而易蔽事物之紛紜得以亂之奸佞之蠱惑得以中之矣耳目雖具與聾瞽同何以爲正位凝命之主乎且六五柔主也柔性多暗柔而明者則又多疑而好察多疑而好察其失亦歸于暗幸六五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得中則內無偏主之私應剛則外有沃心之助內無偏主之私則虛衷納善而入理愈精外有沃心之助則明目達聰而壅蔽盡去是以能昭晰萬幾鑒別邪正功罪明而賞罰當人心服而萬國和鼎之所以元亨者此也○又按應剛本義以爲下應九二之剛此泥于二五正應之例耳夫鼎有鼎之象五象鼎耳上象鼎鉉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上九之剛猶鼎耳虛中以納鉉如此方爲合象亦爲合

義蓋二遠而上近五之聰明必上之切近者得而啓沃之也故應剛當主應上九之剛爲是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按木上有火爲烹飪之用而已何以曰正位凝命乎蓋調和五味者存乎鼎而燮理陰陽參贊造化以定此鼎者存乎君與相使爲君者有巽入之功具聰明之德爲相者有玉鉉之利無折足之凶乃可以正君位而凝天命奠卜年卜世之丕基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吳臨川曰否鼎中之穢惡也當鼎之初未實拄體正當洗濯之時故趾雖顛而于出否則爲利也 胡雲峰曰陰柔在下于鼎爲趾于人爲妾因顛趾而有出否之利是因敗以爲功也因得妾而有得子之慶是因賤以致貴也 丘建安曰顛趾似悖理矣然以顛而除惡故未爲悖也 郭白雲曰從貴者否爲賤而潔新爲貴也

按鼎重器也而趾在其下是鼎之所藉以立也自非剛正之才不足以勝任初以陰居陽柔而不正故至于顛此悖道也而曰未悖何也當烹飪之初方欲去垢以取新因其顛而出否卽可以享帝養賢爲至貴

之用與妾之因子以貴者何與故曰以從貴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天下人才衆矣自非生而聖賢則其行已皆不能無垢穢其任事皆不能無蹉跌但能改行自新則其才皆堪策勵此聖世所以無棄材也且大厦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業故駑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明主皆深惜焉誠欲與天下士共扶此鼎爾出否從貴之義寓意豈不遠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按二與三四居趾之上耳之下此鼎腹也剛實故爲有實否可出也實不可喪也而初有顛趾之疾二與之密比若仇偶然故曰我仇有疾凡人之情旣相密比則雖有疾而不之察因而用之以敗事者蓋常有之故戒之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蓋鼎之有實所以享帝養賢爲凝命之本者也二誠自愛其鼎實則不能不愼其所之二誠能愼其所之則初雖有疾于我何害于彼何尤是不特二有以自全亦所以善全乎初使無悖乎從貴之道也○詩曰公侯好仇仇匹也曰我仇者親之之辭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

革失其義也

程傳鼎耳六五也革變也 郭兼山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而行故以耳耳革則行塞矣 孔疏鼎耳之用宜虛中以待鉉鼎耳革是失其虛中納受之義也

按九三之鼎耳指六五也然耳之所以革者何也疑也何疑乎以四之僨事而併疑三之不足任也蓋五本聰明之主而其質則柔故有多疑好察之失五方信任九四而四已覆餗遂謂大臣之不足信如此此五之耳所由革而三之行所由塞也然人臣功罪本不相掩以初六之顛趾猶取其出否以從貴何乃

于三之雉膏而棄之不食乎是鼎耳之革喪天下之美實多矣此非三之悔實五之悔也自古英察之君委任大臣偶因一人之敗事而併疑同類之不才終掩抑而無以自見者比比然也惟幸上九之玉鉉善于貫耳而六五之黃耳善于納鉉陰陽相和否隔已通是能去其多疑好察之私以全其虛中納受之義猶可以少損其悔而終獲其吉故曰方雨虧悔終吉夫雨自上而下者也正指六五上九陰陽相和而言離爲雉九三居下之上仰承文明之主而宜布其文德者故取象于雉膏六五上九既和于上則九三之美實不至終抑于下此所以虧悔終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楊廷秀曰鼎實在于四鼎之猶任之重也持盈者必有蓋天下之德然後能無傾任重者必有過天下之才然後能不踣九四以陽處陰德已薄矣以近君之人下應初六之陰力已小矣與小人同事必與小人同禍所以折足覆餗而沾濡其身焉得不凶　蘇紫溪曰形渥王弼云渥沾濡之貌程傳云赧汗也大臣以涼德取充位致天下事敗壞而不可爲何面目立于朝廷宜其汗出沾背也朱子以形渥爲刑剭按周禮剭誅謂夷三族大臣誤國不應逐夷三族非之非矣　張中溪曰信如何也言其所信任之人果如何也

按紫陽傳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此數語足以定九四之罪案矣賈子曰古者大臣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此言三代以上待大臣之體也唐虞之世四凶止于流竄則鼎之九四不至輒加以重刑可知矣朱子引晁氏之說以形渥爲刑剭其法爲夷三族是以秦誅鞅斯漢戮韓彭之法加于罷軟不職之大臣三代以上有是法乎且以形渥爲夷三族凶已極矣而下又緊一凶字不亦贅乎此不獨錯解經文且使後世人主藉口易敎赤族大臣如刈草菅皆此一言誤之也何得不辯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王童溪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六之象也　馮厚齋曰黃中色自六五之柔言之則上爲金之剛自上九之不變言之則上爲玉之粹各象其物宜而已　胡雙湖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爲金鉉竊謂鉉所以舉鼎者

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勢不可貫王氏馮氏
之說爲優

按五在鼎腹之上中虛而對峙故象耳黃中之色也
中德在中而發外故象黃五于全鼎無他用惟恃此
虛中之兩耳爲受鉉之地爾故三四皆以維持公餗
之類爲其實而五則惟中以爲實中以爲實者以其
虛受天下之實則天下之實皆五之實矣而其要在
于能受上九之金鉉有金鉉之堅剛乃能舉鼎以成
定鼎之業利貞者利以虛中納受爲貞也一或不貞
則耳革矣行塞矣丧失其中之實矣何以爲正位凝

命之本哉蓋六五有文明之德然其受病在柔柔則
其耳易革故其明可得而蔽也其救病在虛虛則其
中能受故其明可得而開也五有可開之明而所以
開其明而除其蔽者惟賴有鼎鉉大臣朝夕納誨以
輔成其德爲燮理陰陽之地耳此聖人所以示金鉉
利貞之義也凡爲鼎耳者可不熟察于此乎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蘇傳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于鼎盈而憂溢耳熱而不
可舉非玉鉉不能此鼎之所以養聖賢也　楊廷秀曰
玉鉉實剛而德柔故曰剛柔節言剛柔皆中節也

按六五鼎黃耳金鉉謂五之虛中善于受鉉也上九
鼎玉鉉謂上之溫潤善于用鉉也善于用鉉故有轉
圜之益无逆耳之嫌是以大吉无不利大吉謂上與
五相得無間也无不利則自初至四皆蒙其舉移之
力賴其調燮之功功罪明而賞罰當人心服而萬国
和也如此方見鼎鉉大臣之能事

男　方至　璹增　校

周易辨卷之十四終

周易辯卷之十五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程傳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爲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爲主器之主 震之爲卦一陽生于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爲震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其象則爲雷其義則爲動 虩虩顧慮不寧之貌啞啞笑言和適之貌 本義匕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出謂繼世而主祭也 李隆山曰主器者莫若長子以長子而主器是必以戒懼存心以威重爲質而後德望素著足以畏服斯人之心則以之守宗廟社稷而爲祭之主豈不固宜 胡雲峰曰堯舜兢兢業業萬事叢自兢兢業業致之人須臾不可不知戒懼出而守宗廟社稷者其可懼尤甚焉

按序卦傳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器者宗廟之重器謂鼎也下文匕鬯即主器之事一索得男故震爲長子自古帝王家天下者必以長子繼世使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故曰主器者莫若長子以其爲傳世之序故稱爲世子以其任元后之責故稱爲元子又稱爲太子其義皆取諸震震之位在東其令在春後世稱太子之宮曰東宮其官署曰春坊蓋取諸此也又震者動也乾之一陽動于坤下當重陰凝結之後陽氣復回有迅雷出滯震動發生之勢故其德爲動其象爲雷而此卦上下皆震故其象爲洊雷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有赫之威發于聲而形見于物者莫若洊雷之可畏也然洊雷非能物物而加之時時而用之也凡所謂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得喪之理吉凶之報響應可畏又有捷于洊雷者皆洊雷也君子之所以恐懼修省者爲此也然則恐懼修省固人人所不容已者何以震之象辭獨爲主器之長子告乎蓋以長子天下之本所繫至重且凡人居約則情易惕處樂則志易滿今夫中產之家農人之子生而飽暖即有狃于燕安習于偷肆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矣況于帝王之

子出而繼世者乎故雖德盛如堯舜而朱均以傲慢殄厥世功高如神禹而太康以逸豫滅厥德是驕奢淫佚之不易制者莫甚于帝王之子則恐懼修省之不容已者亦莫甚于帝王之子矣且今日之長子即他日之大君爲大君者不可一日而忘兢業則爲長子者又可一日而不知恐懼不知修省乎此文王所以深致意于長子之卦而繫辭焉以告也今就震之象辭約略言之震之所以得亨者謂必有震來虩虩之心而後有笑言啞啞之度而後有震驚百里之威如此乃可以不喪匕鬯長保宗社以此知恐懼修省之致福于人爲不小也震卦之義如此考之他經義亦相通即以人主言之天之福人主也有震之以敵國外患者矣有震之以水旱災荒者矣種種震懼之來罔皆殷憂之助至于師保進夙夜之訓老成陳無逸之書凡君身之壽夭國祚之興亡莫不備道其所以然其言深切著明嚴憚聳聽無以異于洊雷之貫耳也使人主誠知其可懼則必思所以保壽命之原集靈長之慶而凡迷心之鴆毒伐性之斧斤遠之惟恐不速而于公忠弼亮之臣親之惟恐不至憸壬巧佞之徒去之惟恐不力矣是則一恐之中百福生焉

故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彼荒肆之主以欲敗度以縱敗禮舉先王之典章法度一切恣其滅裂使大小臣工罔知法守天下人民無所則傚皆此一念之無忌憚使然也若能以恐懼爲心以修省爲事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即一嚬一笑足以示勸威之準繩一話一言足以彰道法之經緯此豈聲音笑貌可以襲取而欺人者乎良由小心寅畏深探義理之精微然後動容矢口有此自然之天則故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夫君師有統眾之權兼有覺世之任然未能自覺何以覺人惟能以恐懼爲心以修省爲事則既有以滌自心之沉迷即有以警一世之聾瞶盎德明惟明德威惟畏就此笑言所發能令遠者驚而邇者懼無往而不赫濯其聲靈焉故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夫笑言有則遠邇驚懼此聖哲之懿範御世之雄略即開天創業之主所以警覺臣民悚動四方者其道總不外是若長子而能如此于以丕承基緒克紹前休綽有餘裕又何憂匕鬯之或喪哉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賈子曰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賈子之言其深有得于震彖
之意歟震之爲卦從一索得男取義則以震爲主
器之長子從震雷取義則以震爲恐懼修省之心法
觀彖辭彖傳有不喪匕鬯宗廟社稷之明文則其義
專責長子以長子爲天下本所係至重故也觀大象
六爻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凡爲君子者其心法皆
當如是不獨長子爲然也象傳曰恐致福也一恐
字便兼懼字而修省亦在其中大象曰恐懼修省特
中言之以足其義耳若不加修省則徒恐何爲聖人
之文周密如此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按周公繫震初之辭即文王之彖辭也夫震爲長子有
主器之責文王既以全彖當之矣周公專屬之初九何
也初陽在下即乾之潛龍也古者天子之元子與公卿
大夫元士之子與凡民之俊秀同齒讓于學宮爲有君
父在則禮然欲令衆著于父子君臣之義也故長子既
嗣位則爲飛龍之大人而當其未嗣位則猶然潛龍耳
此爻辭所以專屬之初九也而其餘諸爻有君有臣則
又各就其位以明處震之道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
乘剛也

蘇紫溪曰凡陽剛之人多震動有爲陰柔之人多因循
不振六二陰也旋于不能震發然初九震動于下而二
乘其上足以竦動其心而惕然不敢自安故曰震來厲
億喪貝又因其陰柔而戒之也人之一心不可兩用利
欲之念猶有未忘則天理之萌旋即壅塞矣億喪貝者
盡去其功利之私躋于九陵者日躋于高明之域人未
有戒慎恐懼而不廣大高明者也如此則心不役于物
而理自得于心安往而不協于天則焉七日得與七日

來復同

倪伯昭曰億大也十萬曰億億喪貝言大喪
其所有之貝也六五象曰大无喪也天字即億字可見

按古人以貝爲貨與金錢並行盤庚告戒其臣曰具
乃貝玉又曰無總于貨寶皆以其溺于貨利而申戒
之也凡人一溺于利未有不喪失其本心者雖天資
極高一爲利溺則人品心術日流于汚下無復高明
之趣矣二本陰柔易溺于利以其乘初九之剛有儆
遠懼邇之威故亦因之震悚舉前此之沉迷惕然
驚醒自覺種種利心皆爲禍本遂能大去其利欲之
私以觀無欲之妙故曰震來厲億喪貝從此去汚下

而毓高明胸中眼界超曠異常視向之所爲具者已
不啻糞土塵之而天德之剛爲主于內則有不外求
而自得者乃有生以來之大寶藏也故曰躋于九陵
勿逐七日得七日得言不遠而復也此正恐懼修省
之實效不喪七鬯之丕基也自古不喪七鬯之主皆
以淸心寡欲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得之旨哉喪貝
之一言乎彼六三之蘇蘇九四之遂泥上六之索索
皆此貝爲之病根耳彼亦知喪之所以爲得乎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按三危地也處危地而當震懼之來仰以剛居之猶懼

其或失况以陰柔而居不正宜其操持不固而至于蘇
蘇也蘇蘇緩散自失之狀凡人精神緩散之處即爲災
眚所中惟三以震懼而處動極若能以震動之全力行
之則修省旣密災患自消故曰震行无眚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按四與初皆震之所以爲震者而四處近地豈非光輔
人主爲宗社所倚重者乎所當恐懼修省先天下而致
福者莫九四若也然居陰旣不能無利欲之私比陰又
不免有牽制之累是以當震而遂泥若千里之驥陷于
淖而不克致遠焉是四本與初同其剛而竟不能與初
同其震者溺于重陰而不自奮也所以具英雄蓋世之
才者必加以聖賢克己之學然後性行光而功業彰不
然天質之高明不足恃也使四亦能如二之喪貝何至
遂泥如此乎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
在中大无喪也

宗義六五處重震之中前震巳往後震復來無時而不
危者也其更歷事變多矣其操心慮患熟矣以是能大
无喪有事也故曰有因無事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

楊止菴曰事即恐懼修省之事　姚承菴曰其事在

中蓋所以處震之道故大无喪也

按五柔主也柔主每溺于宴安耽于逸樂而忘其所
有事雖或遇變故震驚之日亦能懼而自修及事巳
之後旋即弛廢豈能復以有事爲意乎惟震之六五
處重震之時往來皆震無時不危是以能億无喪有
事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使人主一日
自以爲無事而不能事其所當事即禍患之所自生
宗社之所由危也此惟廣運之主素有自強不息之
功者能真知而力行之故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夫能于一日二日之間察見萬事之幾微以事其

所當事者此豈柔主之所能行哉。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漢史稱魏相在宣帝時勑掾史按事郡國輙白逆賊風雨災變相輙奏言之宋李沆事真宗每朝奏事畢必奏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等事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同列以爲非沆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至尚書所載伊傅周召告君之言動引前代興亡之故推論人主壽夭之原懇懇致戒其言皆凜凜可畏此仰震往來厲之意所以警懼柔主使無喪其所有事也然夫子特表之曰其事在中何也蓋人主當恐懼時不患不知有事患有事而不得其中則必有偏蔽之處有偏蔽之處則其事之得者半失者亦半其得者僅可以補救于目前而其失者尊且貽患于無窮矣非大无喪之道也後世人主有以矯枉過正而敗事者豈非處事不中之蔽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程傳索索消索不存之狀上六陰柔居震動之極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消索則視聽徊徨。余四明曰以陰柔處震極是本無才能而遇事變者也故當震之來志氣消索視瞻惶怖莫知所爲以是而行則先自亂而無以御事變故凶所以然者以不能圖于早耳使當震未及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索索矍矍之咎。李九我曰婚媾有言是儆之之詞。楊誠齋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于其鄰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江亡而秦穆懼其亡而晉圖乎其知畏鄰戒者歟。孫質菴曰防之于未然者易爲力制之于已然者難爲功戒方在鄰而我先畏之則必不入于畏矣弗畏入畏凶其能免乎。

按婚媾有言諸家不知所指愚謂指初九也初九笑言有則震驚遠邇遠邇者能竦動六二之心遠者亦能竦動上六之聽以其陰陽有相與之情故謂之婚媾上六當索索矍矍之時其心惶惑而不知所從卽有動之以鄰戒者猶恐其不能相入故又動之以婚媾有言使念及于親厚關切之言不至聽之藐藐耳。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朱子曰艮其背彖傳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下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于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忠之類大槩看易須謹守彖傳之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　又曰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故取止之義　不獲其身如君止于仁臣止于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爲利爲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只爲不見此身方能如此　孫質菴曰天下之道莫不有止誠于當止之處有以止其所而

不遷是艮其背也止于所當止則心與止爲一而止之外無心心之外無物故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內而忘己外而忘物內外兩忘則無一時一事不合于理有以盡己性而立人極矣復何咎哉　本義艮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　問艮象何以爲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　又曰艮背之用固在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

盧中菴曰敵應不相與却無顧盼回互之情只據理行去止其所而已釋卦名見動靜皆定之善釋卦辭見物我兩忘之效

按艮之爲卦取象于山卦辭又取象于背天地之間雷風水火澤五者皆動惟山不動人身四體五官皆動惟背不動故取此象者皆以明夫艮之爲止也止者止于至善而不遷之謂止于至善而不遷者實兼行止合動靜而各得其至善之所在斯之謂止非專主于止靜流入于寂滅之謂也孔子首釋艮字便徹底發明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光明者言此止在事事物物之間日用倫常之際燦然可見一如周行之在地二曜之在天也故未

得所止則當格物致知以明夫止之所在既得所止則當去私欲以期于止而不遷此止道之所以爲光明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者言既能止于其所則心之所見無非是止更不見有我亦不見有人人我兩忘則自无應行不行應止不止與凡動靜失時之咎也然孔子釋之何以云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蓋以陰陽相應則彼此有相與之私情有相與之私情則內必爲身之欲惡所亂外必爲人之愛憎毀譽所淆而止之所在不能安而不遷矣今艮之爲卦上陰與下陰相敵上陽與下陽相敵是爲敵應

敵應則彼此無相與之私情而止之所在內不爲身之欲惡所亂外不爲人之愛惜毀譽所汨是以能安于所止而不遷又何動靜失時之咎哉夫子特以不相與三字發明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故總見君子之道只有一至善之當止而此至善之所在惟無私者爲能止之私不從身起即從人起有身即有人彼此相與則人我兩立私意橫生未有不失其所止者所以格物致知之後必須去私屏欲而後由誠意正心以至脩齊治平無物不止于其所此所以爲止道之光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丘建安曰位者止之所也思不出其位則知其所止有兩山對峙不相侵越之意凡人所行易至于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止之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胡雲峯曰事當止者當于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初六陰柔懼其始之不能終也故戒其利永貞欲其常久貞固也其即上九之敦艮乎　陸君啓曰艮兼行止是聖賢主靜之學愈早愈好故曰无咎愈久愈妙故曰利永貞

按艮其趾爲止于初之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以位之上下言之趾爲士民之象當其爲士民之日止得其正則由此而進爲公卿大夫可以示民不佻矣以人生之少長言之趾爲童稚之象當其爲童稚之日止得其正則由此而進爲成人可以強立不反矣以一事之始末言之趾爲始事之象當其始事之日止得其正則由此而至于事成功立可以堅久不廢矣然人之常情有初鮮終始之克愼厥止者往往不半塗而喪厥止焉故艮趾非難永貞爲難周公于初六曰永貞于上九曰敦艮合初終以觀止乃見止道之光明耳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按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隨指九三三爲限限在股之上身之下上下之間可屈可伸之處是也咸九三之股隨足而動艮九三之限亦隨足而動故皆謂之隨六二居中得正雖當躁動之處能安于所止而無妄動之失是艮其腓也二之自處已得其道矣然二與三同體有相維之誼如僚屬之于官長子弟之于父兄凡有艱危理當拯救今三過剛不中止

非其道至于危厲熏心而二不能拯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也三病則二亦不得自安是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也雖然拯者在二聽者在三三剛果自用行僻而堅不能虛己以受善二亦將如之何故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又按本義及諸家解不拯其隨隨字皆謂二隨三然咸艮二卦皆以人身取象其位置大段相同咸之九三爲股股隨足而動者也故九三有執其隨之象而象釋之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是明言三之隨二矣艮之九三爲限限與股切近相連亦隨足而動故六二有不拯其隨之象是指三之隨二其義又明諸家作以陰當

隨陽且以三爲艮主故謂二當隨三不知人身行動在腓與足而股與限隨之此位置之一定者不得與他卦陰隨陽之義同例而槩論也○又按咸九三之象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是聖人之意不取乎三之隨也以三之役于隨而不知止也艮六二之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是聖人之意又有取乎三之隨也以三之泥于止而不善于隨也三苟能善隨于二則行止順時動靜皆宜薰心之病可愈而二亦何不快之有哉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按人之一身自趾而腓以至于輔各有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時之道若以止爲止而不知行之爲止以靜爲止而不知動之爲止是不明乎止道執滯而不通舉一而廢百者也聖人欲發明此義故仰舉九三之限以示人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蓋限在身之下股之上上下之際可屈可伸之處是也凡行止疾徐登降坐起偃仰反側莫不藉限以如其意九三自謂剛正爲艮之主而艮其限是屈者不得伸伸者不得屈而行止疾徐登降坐起偃仰反側種種變動皆不得自由矣有不裂其夤厲薰心者乎夤膂終也艮其限則上下判隔周身之脈絡不舒氣血不通水火不交故夤爲之裂而心爲之

薰以此爲艮病莫甚焉彼誤認文王艮背之學者不知時止時行時動時靜隨感無滯之爲止而偏以止靜爲止其受病亦猶是也以此立敎則聖學不明邪説恣行生心害政無所不至故聖人特立此象以明其害使人皆知至善之爲止而後乃見止道之光明也列當作裂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張中溪曰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心之區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又安有妄動之咎哉　陸君啓曰艮其身只是思不亂營官不妄發即從身處止之耳非槁其身以爲寂幻其身以

爲空也猶之凝水于盎豈罔盎壞而水凝身亡而神靜
哉聖賢之學今在卽身以求止也
按初爲趾二爲腓三爲限五爲輔而在輔與限之間
統衆體而兼有用者總名爲身獨以四當之者爲四
入上體可以令下體爲全身也趾與腓與限上行輔
主言言行有不得其止者莫不歸咎于其身艮其身
則一身之行止動靜各止于至善而不遷矣老氏有
言曰我有大患爲我有身故象辭以不獲其身爲无
咎而此爻之辭則以艮其身爲无咎此豈有二義歟
蓋身失其所止則此身爲行尸走肉之妄身身得其
所止則此身爲踐形盡性之眞身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李隆山曰人所見于外者不過言行兩端在下有腓趾
以象其行在上有輔頰以象其言所以明艮之義則一
也　程敬承曰艮其輔非在言上用力當默而默卽心
之時止爲之也當言而言卽心之時行爲之也　趙汝
楳曰言有序出令有緩急發語有先後治事有本末也
　楊誠齋曰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威王三
年不言一言而齊國震驚六五所以能艮其輔而言有
序者以其德之中正而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潘
雪松曰本之以中正之德則樞機之發自稀不然如制
秩馬如防潰川安得而止之
按說命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
言臣下罔攸稟令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
綸其出如綍六五當尊位此天下之所稟令者故獨
以言有序繫之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按自初至五爲趾爲腓爲限爲身爲輔莫不有當止之
道焉聖人旣各就其位而示其義矣然止之心力持之
也不永則止之功德積之也不厚在我者無盛德至善
之難忘而在人者無賢親樂利之各足皆未可云止道
之光明也故初旣敎之以永貞上復勉之以敦艮云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
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按卦名漸者以其止于下而巽于上爲不遽進之義也
聖人因以明仕進之道焉夫仕進之必以漸何也蓋凡
國家進用人才所以正邦也所以善俗也非徒敎之弋
取富貴而已然人心之競進也如騖苟進之不以漸則

倖進之端一開趨利之風日熾士皆以爭先搶得爲能
以躐取高位爲雄有棄禮義捐廉恥而不顧者矣誰肯
自安于恬退哉此俗之所以不善邦之所以不正至於
寇亂並興君臣上下莫能相保其禍常自此始也聖人
見微而知著因端以察委故救天下之進者必以漸曰
漸女歸吉利貞夫子釋之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
位往有功也言人才必以漸而進用如女子之于歸必
待六禮備而後行則凡進而得位者既不自輕其身必
能見重于人乃可以往而有功有功乃所以爲吉也此
釋女歸吉之義也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

也止而巽動不窮也言人才之進用者其始固以漸而
進矣及其進而得位也或以不正繼之則上行下效一
邦之人皆相率而爲不正矣必如二三四五進皆得正
而後可以正邦又必居九五之尊位者剛而得中止而
兼巽而後可以動而不窮蓋惟剛中之主正位乎上則
取人以身而凡進以正者皆不憂不進而不正者不敢
微倖以競進且止則靜正而無躁愉之私巽則深沉以
爲翕受之本是以九德咸事而剛柔各見所長俊乂在
官而小大各適于用有尊主庇民之效無亂邦敗俗之
虞寇息民安世享其利乃所謂動不窮也此釋利貞之

義也後世進人未嘗不以漸也而所進多非正人則雖
校凡庸之吏皆能積日以致貴顯夫以待遷仰使正人
得進而人主無剛中止巽之德則雖遇正人而不能用
用之亦不能有功而其道窮矣故明于漸進之義者必
歸本于君身而後可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按居賢德所以善俗也居者宅也儲也周書立政稱三
宅三俊謂現居三事之位者曰三宅預儲其才以待三
宅之用者曰三俊居賢德之居蓋兼此二義自昔天下
治亂興亡常由于風俗之美惡而風俗之美惡則成于

士心之趨嚮此庸人之所非惜而君子之所深憂也故
其進用人才也必先之以長育繼之以歷試而後繼之
以大用非學成則不得入官非功高則不得顯擢故其
人率皆重廉恥崇推讓以恬退爲高以躁競爲羞士大
夫之節行如此則天下人心之趨向亦如此將世風不
期淳而自淳民俗不期厚而自厚矣故居賢德所以善
俗也使進之不以漸則上所爭趨而下皆效尤凡不賢
不德之人莫不有急功名擇富貴之意而仕路蕪穢廉
恥蕩然矣俗何由善乎故取象于山上有木一則以未
成材之先長育成就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一則以既成

材之後敷奏明試亦非輕取易得之物如此則賢德者
旣皆以好德爲天下先而不賢不德者亦相勉以德而
恥于躁進俗之不善益亦鮮矣此漸之大義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
也
張中溪曰漸之六爻皆以鴻取義鴻水鳥木落南翔冰
泮北徂其往來有時先後有序漸之象也干水之湄也
初在艮下有鴻漸于干之象
按鴻離水而漸進于干猶士離畎畝而漸進于位也
鴻漸于干有網羅矰繳之懼士進于位有負乘覆餗

之憂此小子所以有厲心也艮爲少男而居初有小
子之象是士之新進者心存危厲則不敢越次而倖
進亦不敢率意而妄言故今日敷奏之言卽可爲異
日明試之功不致有靜言庸違之咎惟其始進而知
危故也故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說者謂有言爲
他人讒謗之言然細按文義有言直接小子厲自是
小子之言蓋士之始進必有敷奏之言雖唐虞用人
其始未嘗不以言也但有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者
亦有靜則能言用則違背者惟操心危而慮患深則
言不妄發言足以與試而用之自可底績而无庸違

之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程傳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也　本
義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爲徒飽而處之安
矣　楊誠齋曰鴻自干而進于磐則高且安矣此六二
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也食君之祿豈素餐乎亦欲置國
家于磐石之安納人民于和衎之樂而已　程敬承曰
君子志不在溫飽二與五以中正之道相應共成正邦
之功其飲食衎衎宜也
按六二之漸于磐也有應于五而後進猶貞女之待

禮而歸者也中正之道足以正邦邦安而身與俱安
功成而後享其祿此其所以衎衎而吉也假使中正
之道不全則内鮮正邦之具使九五之應不專則外
無用世之資雖熱中躁進徒以自危身在其能衎衎
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
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按九三進處多凶之地進非所安猶鴻之漸于陸也然
三過剛則志在躁進不中則不能守正自以無應于上
不得上之援引而近與六四相比遂欲攀四以進三亦

自以爲陰陽相得可以相保也而不知進不以正不可以正邦三不惟自敗其身名亦且敗四之節操故在三爲夫征不復在四爲婦孕不育夫征不復者何也離羣醜也離麗也醜類也羣醜謂初與二與四皆陰類也當漸之時羣陰各知以正自守各得女歸之吉而九三附麗其間獨爲敗類之行則諸陰之所不容也三豈得復居其位乎婦孕不育者何也失其道也得正之謂道不正而與其人合其人既不容于衆則我之孕決無可育之理矣俗之所以不善邪之所以不正以至寇亂並興君臣上下莫能相保其禍皆自此始也因何如之然九

三實爲艮土木其剛正之才有扞禦之用故因而教之以利用禦寇蓋寇不在山林捋竿之衆而即在此貪位競進之徒彼居公卿牧伯之位身任正邦善俗之責而甘爲寡廉鮮恥敗名喪節以攫取富貴馳逐功利又何怪此越人于貨惛不畏死之徒致于嘯聚而無忌乎故爲九三計者亟宜以獎恬退抑躁競慎名器斥貪鄙爲居賢善俗之急務此正所以禦寇也三誠能禦此之寇則彼之寇不禁而自止而君臣上下皆得有室有家順以相保與磐石之安享燕衎之樂矣何至夫征而不復婦孕而不育哉故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程傳四以陰柔進居陽剛之上處非安地如鴻之漸于木也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橫平之柯惟于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　伊繼山曰順則與物無忤巽則計出萬全當艱難之時而有善處之術所以得安

按鳥之棲于木者皆有風雨飄搖之懼況鴻本非木棲者乎四以柔居柔則順而得正爲巽之主則沉幾有謀故能于不安之處得可安之道如上承剛中之九五而不嫌于躁進下乘過剛之九三而不嫌于失

守亦可謂得女歸之吉矣又何咎焉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程傳陵高阜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五與二爲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于三四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之故終莫之能勝其合有漸終得其吉也　張中溪曰所願在于與二合也六二之爲婦而貞也則願執大焉　胡雲峰曰三與五皆言婦五以二爲婦正也故雖不孕而終莫之勝三以四爲婦非正也故雖孕而不敢育周公于三五

兩爻言婦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按漸進與躁進相反然人情安于漸進者少而貪于躁進者多一有躁進之心則必將趨不正之路以求進誰肯捨捷徑之易而從正道之難乎如此則貪昧苟且之行無所不至矣故聖人直言其亂邦敗俗之患與寇無異而亟思所以禦之也然則九五剛中之主安得不求中正之臣如六二者而用之乎二當九三躁進苟合之時卓然自守以待九五之求是寧從正道之難而不肯趨捷徑之易者此五之所以心願也大家國一理家有不正之婦則家必敗國有不正

之臣則國必危由此言之五之得二其吉宜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本義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 鄭剛中曰鳥羽皆有用而各有所取翟取其綵鷺取其白鴻取其知時而其羽以爲儀則則君子進退去就之義卓然不亂者可觀以爲法矣 丘建安曰上九居漸之極猶鴻之進而雲飛也羽乃鴻所用以進者而其進莫不有漸可以爲儀也賢達之人進處高潔不累于位無物可以屆其心而亂其志斯足以爲天下之儀表矣何吉如之 胡雲峰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羣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而獨于上爻言之者要其終而不亂也上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于此有取焉。

按漸之時士知進而不知退知得位之可貴而不知寵利不若不及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之尤可貴夫知進不知退者此鄙人鄙夫之所爲與寇同行者也若夫寵利不若及有天下而不與者雖身爲帝王師相而其心澹然不滓與山林學道者無異則其所汲引人才大抵皆難進易退無貪于勢位無羨乎寵利者也

然則上九漸逵之羽可用爲儀者亦言其志不可亂耳非必託身丘壑枕石漱流而後可以明高也〇又按陸作逵與儀字爲韻若仍作陸字則與復字育字爲韻矣且逵爲雲路鴻進于此正合鴻飛冥冥弋者何篡之意猶史傳所謂青雲之士亦指聖賢之高致而言與漸逵同義或云逵與儀非一韻此拘于沈休文之詩韻耳周公之時何嘗有沈休文詩韻乎且讀易不求其大義而區區較論于音韻之間亦末矣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本義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其情又爲以悅而動故卦爲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位皆不正三五爻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歸妹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

蔡子木曰止而說爲咸說以動爲歸妹無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公私焉咸曰取女吉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凶在征也以征罪女女徂說而忘其順男牽欲而失其剛

始合不正必敝其終終之敝也知之不了其終也

晁嵩山曰以爻位言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爲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婦婦制其夫之象故爲无攸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丘建安曰雷震澤上水氣隨之而升女子從人之象也永終知敝謂婚姻之道欲求永遠而有終也必預有以知其不終之敝女子從人以說而動至于失身敗德不能永終者多矣所謂華落色衰復相背棄者是也原其所以則由奔誘而爲夫婦徇情肆欲之所致而不知其敝之過也向使于說動之時而知戒則无此失矣

按卦辭之不善未有如歸妹者也夫自有人類以來有取女卽有歸妹天地之大義存焉人之始終其端文王獨深著其不善何也爲其說以動也國風好色而不淫以其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咸之取女所以爲吉者以其止而說也說以動則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率是以往必至踰閑蕩檢大爲厲階不啻中冓之羞必啓司晨之禍故曰征凶无攸利征凶者男女以不正而相從也无攸利者夫反受制于其婦也其

以男女之際大欲攸存而閨門之教王化所始聖人欲立人道之大防必先極言利欲之流敝征凶无攸利者事之極敝者也說以動則敝之所由生也誠知其如此之爲凶卽知所以去凶而從吉知其如此之爲不利卽知所以遠害而全利如使德容言功訓迪有素則貞淑之操習與性成矣三從之義自幼習聞則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矣安見凶之果凶而不利之果不利乎哉夫俔天之妹文定厥祥太任太姒之興周文王因已身當其吉利矣而妺喜之亡夏妲己之亡商此其凶與不利前事可鑒不痛言之何以示後

故文王于卦既明指其所以凶所以不利者以爲戒
于前而周公于爻則又歷言其所以吉所以利者以
爲法于後然後知二聖人之敎辭不同而旨同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
履吉相承也
李隆山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
姪娣從聖人制禮必以姪娣充媵者所以廣國嗣使所
自出者一同而無他患也　藺廷瑞曰跛者不能以專
行依人乃可娣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　陸庸成曰
歸妹六爻俱無夫義獨六五震體而有中德故爲衆娣

之女君所謂正室也初二則皆有賢德而爲之娣者也
三則淫奔者也四則待年不宗而上則棄婦也初二本
有能履能視之才而如跛如眇則安于娣之分也不敢
正履足隨君之所履不敢正視目隨君之所視故曰以
恒曰未變常常即恒也二不言以娣者仍初九之詞也
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諸家皆以初九有陽剛之
德爲恒但細玩文義恒非以德言以位言也歸妹六
爻惟五爲小君餘皆娣也有君即有娣天子諸侯其
例皆然此一定之名分古今不易之常道也初九在
下其德雖賢然小君在上分當爲娣乃適得其常道

故曰以恒也惟能守其爲娣之恒故自處于跛而其
才足以輔佐小君故雖跛而能履如此則無僭越妄
行之嫌而有委曲承助之益故曰跛能履吉相承也
自古以妾爲妻二寵並后賤妨貴少陵長之失不獨
以艷色爭寵亦每以賢智先人致失其爲娣之常道
此聖人之所愼防也夫子釋之曰以恒曰相承明以
承助其君爲常道若失其常道雖有長才不足貴矣
諸家之說似皆惜其賢能而憐其爲娣者是啟其恃
才之心而長其越分之志也失經旨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按九二之位雖高于初而自六五之君視之則亦娣也
亦主于承助其君不敢專行君事故二之眇能視與初
之跛能履其義正同然足以步目則二之所視又爲初
之所履二覘之而初隨之良以二之得中自足以率先
乎初也此又二與初之辨也幽人之貞蓋陰用其明不
以才智自炫如隱處若穴之士韜光斂跡不自逞露乃
爲娣之正道也故曰利幽人之貞幽人之貞非有他道
亦如初之安分守常而已故曰未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按三之位又高于二本非爲娣者然陰柔不正以悅從

人見女之賤者故人莫之取反而歸之僕可爲娣三處
位雖高而無德以當之則與賤者同實故曰未當也若
賢德如初雖位處最下未爲不貴身得以須用之　天
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本義九四以陽居上體而無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
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　胡雲峰曰三四皆
失位無應三以其無應也急于從人而反歸以娣四雖
無應不輕從人而遲歸有時何其相反如此葢三陰柔
不正爲無女德者四陽剛則爲女之賢明有德者也

按四本陽剛震又爲長男然卦爲歸妹其義本爲訓
女故四亦以妹稱聖人隨事立教其文之變通若此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
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程傳六五居尊妹之貴者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
而後正婚姻之禮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
驕之志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良美
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于盈也不
亢其夫乃爲吉也　都丹陽曰月者至陰之精羣陰之
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言女君之謙盛而未盈也望則盈
矣吉宜家之謂也　齊節初曰君小君堯降二女于嬀
汭後世一稱湘君一稱湘夫人嫡側爲君而餘皆媵也
胡雲峰曰娣以容飾爲事五君也豈假容飾以悅人
故君袂不若娣袂之良良在德而不在飾也　本義以
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

按歸妹之吉因雖主女子而言然教成于家而化被
于天下者人主之責也故六五特稱帝乙歸妹葢以
帝乙之賢制歸妹之禮爲萬世之法明教化之有本
也尚德而不尚飾則節儉起于宮中有以正天下奢
溺之俗矣不以貴加其夫則肅雍出自帝女有以與

天下禮讓之風矣吉因所係豈特一妹而已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
虛筐也
倪伯貽曰承筐刲羊取祭祀意葢約婚有終而夫婦之
禮成然後祭祀之儀舉故承筐而采蘋采蘩以奉祭祀
女之事也刲羊而實鼎實俎以承祭祀男之事也今約
婚不終則兩失其偶其何以承宗廟供祭祀乎在女則
如承筐而无實在士則如刲羊而无血也　胡雲峰曰
曰士曰女未成爲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
攸利與卦辭同　顧晉齋曰爻先女而後男象舍男而

言女皆主歸妹而言也

按震有筐象兌有羊象女承筐是三悅而從上之象也士刲羊是上動而從三之象也然以不正合者其敝必至于不終是以承筐无實刲羊无血徒有士女相處之私情不成夫婦好合之大義又何所利哉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言上六虛而无實本不可以為夫而妄意承之惟于所悅不擇所歸此嫁女者之罪也卦為歸妹而言故專以戒女若家人之利女貞咸之取女吉則專以責男子之刑于矣

周易辯卷之十五終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辯卷之十六

吳郡 潘龍淵 潛夫 著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蘇紫溪曰不明而動其動也妄明以動動罔不臧矣詩云假哉皇考註假大也當盛大之時王者往往有好大之心故曰尚大宜照天下正與明字相應人心一事不照則禍起于幾微一息不照則孽生于頃刻古之聖人憲天聰明察民疾苦惟其能照天下耳君子不能使造化無日昃月盈之時而時存此日中能照之心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為造化用而為我用矣　蔡虛齋曰王者處豐亨之時生聚日繁貢賦日廣以文物則益以輝煌以制度則益以宏麗所謂不期侈而自侈者故曰尚大也如漢武席文景富庶之後狹小漢家制度旋致海內虛耗是也　潘雪松曰所尚大則好大喜功將何所不至必不能坐照天下而有偏蔽不通之患矣

按豐之所以得亨者始終一明字盡之方其未豐也

以明而動則動罔不臧而天下之大業成焉故可以
自約而至于豐及其已豐也尚大不已盛極必衰可
憂之勢正在此際然所以救之之道無他亦惟以明
而動則動無不愼而天下之大業弭焉故可以履豐
而不至于敗豐之六五爲豐之主所謂王也其所以
致豐者非徒恃其能動之才也以離明照之故動必
有成也今豐業既成而猶挾其能動之才以恣其尚
大之意不復以離明照之則乖舛之弊日積而不自
知禍敗之端忽發而不及救矣此其勢不可以不憂
而又不可以徒憂故教之以勿憂宜日中言王者照

天下之明如日之方中無所偏蔽則凡天下之明者
吾有以知其爲明而亟引之以自輔其不明者吾有
以知其不明而不爲其所惑溺由是主心清明群哲
樂輔一切防漸杜萌之理補偏救敝之方知之無不
早應之無不當而種種可憂之事皆于此潛消而默
挽何豐業之不可永保乎○勿憂宜日中此日中只
取照天下之義日中則昃此日中對昃字而言與月
盈句同義雖似頂上文而義實不相蒙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按折獄致刑諸家皆泛言刑獄不合卦旨姚承菴以爲
世道豐亨人心或肆其奸慝所以必折而致之僅合卦
旨矣然尚落第二義蓋豐之時人主不明而好動專務
好大喜功便不能恤刑敬獄刑罰之不中寃情之不白
者蓋紛紛于豐蔀見斗之下矣故救時之君子特留意
于折獄致刑致者務盡其心之謂所謂求其可生之路
而不得然後從而刑之則我與死者皆無憾也此雖照
天下之一事然所以洗寃釋滯消怨氣而凝天和以延
國家之福祚不至促喪其豐業者其道莫切于此故大
象專及之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

也

按本義配主謂四旬均也夫初位至卑而與九四相配
何也蓋六五柔主四以剛動輔之而不足于明幸與初
九同德相應以初之明照四之動此四之所急欲相資
者雖位不相埒而道則相合故曰遇其配主雖旬无咎
謂忘乎上下之分而以同德相與雖均敵不爲嫌也如
是而往則必能以明輔動釋九四豐蔀之憂以成六五
來章之慶故曰往有尚然初之所以往有尚者以四能
降心以相從也四能降心以相從則初益不可恃才而
傲上蓋人情惟相下乃能相成若以均敵爲无咎又[illegible]

因而燮之則四將不堪而傾軋之禍生焉初之明適所以自累矣故曰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按六二上應六五以文明中正之德而遇尚大之主動而不明則愈動而愈增其蔽故曰豐其蔀夫曰豐蔀則已見其暗矣又曰日中見斗何也蓋尚大之主原與尋常昏庸之主不同顧其所尚者大抵一切奇謀智術之士與利廣地之臣與夫崇飾禮樂修明典章之具以及峻文決理以刻爲明勇悍集事口辨捷給之徒往往早

作夜思日不暇給至于主德之昏昭文明君子之進退有關于理亂興亡之大故者反忽畧而不之省此所謂明于小而暗于大故其象爲日中見斗其甚者爲日中見沫斗與沫未嘗無光然照天下者日也日光徧照星斗無光所以爲明之至也若日光被隱則星斗雖現與昏夜同何足以照天下哉自古惟明于小而暗于大之君最難啟發彼方自以爲明而爲臣下者豈復能攻其暗乎此六二所以往得疑疾也然二所以發之者不以明而以誠誠積于此而疑釋于彼彼既無疑于我則從我之志不覺耿然而自發矣故恃明而往者武千萬言不足發而積誠以往者毋不待言而自悟故曰信以發志○疑謂見疑于主疾謂見疾于君側之大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程傳沛古本有作斾者王弼以爲幡幔沫星之微小無名數者見沫暗之甚也　徐進齋曰三與上應上暗極所見益小故取見沫爲象折毀也右肱謂上六也前爲右右肱人之所用而最便者三欲用上之切如右肱上益暗甚失其所應如折其右肱無所賴矣　胡雲峯曰蔽愈大則見愈小九三剛正又居明極可以有爲上六

幽暗不足與有爲故曰折其右肱然非三之咎也故曰无咎　姚承菴曰肱臣象也三折其右肱是遇尚大之相而失所伏也然豈三之罪哉按天文帝有章蔀有河漢此蔀字沛字是必有取于天文者故于豐蔀豐沛之下繫以見斗見沫又按斗屬險而主運乎象沛則小星豐蔀見斗是尚大之君所自蔽故周公于六五開其來章豐沛見沫是尚大之相所自蔽故周公于上六深病其豐屋蔀必近于微垣故豐蔀見斗屬君沫必近于台垣故豐沛見沫屬相周公立言垂訓必不苟下一字不可不辨

按九三剛明與上六正應本足以開上六之暗而保其豐業者而上六暗甚動極挾其高亢之勢而恣所欲爲不復能資取在下之明者以自輔三終不可與有爲矣故有日中見沬折其右肱之象沬爲小星日中而見小星其暗甚于見斗喻人心蔽愈大則見愈小也上六輔佐六五處位至高當前用事故象右肱凡在下之大臣欲有所爲未有不藉在上大臣之提挈者使上之大臣一不照應則下之大臣動皆掣肘雖有剛明之才不能大有展布如折其右肱矣此古今之通患也處豐之時而欲保豐之業全在明以濟

動今以三之明遇上之暗三欲自行其事而上莫之助不得大行其志故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三欲救上之失而上弗之聽直是愛莫能助故曰折其右肱終不可用然此上六之罪非三之咎故聖人特原之使來章之主知所去取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武悶九四近暗君所以有豐蔀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朱子曰然　吳臨川曰豐部見斗之象六二已有夫子不于六二釋之而于九四釋之者蓋二象由九四而成所重在四也　胡雙湖曰配者配合之義彼來爲我配也夷者等夷之義與我爲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　丘建安曰四當豐時上承暗主欲有所發則己亦居險明不足也初離明在下四若資之以輔五則障蔽可開豐業可保故吉

按豐之九四居險不正雖有能動之才苟不得明者而輔之則愈動而愈滋其障雖有小明適所以成其大暗矣故爲九四計者勢不得不資明于初九也大抵豐亨之世臣主皆以尚大爲事志高氣盛一往無前不復能回顧返照而惟明哲見幾之士伏處卑下

身在事外所見極明而其所以處此者必有持盈之道善後之方足以維持挽救于其際然亦必視當軸大臣實能虛懷折節忘分下交庶可得其人之匪就不然誰肯供其頤指乎故夷主之義不可不熟玩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本義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也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　宗義以豐致暗之主豈是尋常但氣魄太大志願太高遂受其障蔽而不覺耳然得位得中而卦內夷主配主有孚之賢皆以離明往適于震五能虛己以來之宜有慶譽而吉豐時許大障

蔽許大隱憂一來章便爲保大定功之主而慶譽兼收
此易道所以爲妙

按六五來章之吉夫子贊之曰有慶何也吉在一人慶在天下吉五非以一人之吉爲吉乃以天下之慶爲吉也蓋豐亨之世王既尚大王之左右大臣亦皆尚大其才雄如九四者惟以喜事爲能其才庸如上六者惟以封殖爲務故生一事則滋一事之耗蠹用一人則增一人之股削曾不旋踵而天下蕭然矣歎息愁苦之聲盈耳而欲使慶譽獨歸于一人胡可與乎幸六五柔中虛已可以招致群明則日中之光徧

照天下而凡豐業之已成者得以共相支柱不致傾危此天下之有慶乃爲六五一人之吉也不然雖內有瓊林大盈之積外有開疆拓土之功爲憂方深何吉之有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按上六正應在三有三之剛明自足以發上之柔暗上亦安可謂无人乎但陰極則爲私利所蔽處亢則無下士之心好勤則無止足之意其所殫力經營者不過峻宇雕墻窮極奢麗以爲奉身之資傳世之業而已豈復知搜羅俊才親信老成求以自開其障以轉導人主爲支柱傾危之長慮乎故其業愈豐其蔽愈甚計惟有讒諂而謏之人雜遝並進道古今而譽盛德耳至于文明君子可與共照天下者皆已閟風屛跡莫肯曳裾其門矣故爲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之象夫文明君子之在人國猶屋之有柱石也非是則傾頹而莫可支矣猶屋之有戶牖也非是則幽暗而無所見矣此古大臣所以旁招俊乂吐哺求賢汲汲若恐不及也上六有此豐大之屋而屋中無明德之人則其喪敗可立而待然人卒無有告之者而上遂終于不悟故爲三歲不

覿之象夫上爲五之有股人臣無出其右者而其所爲若此是不特害于而家亦且凶于而國矣藉非六五來章不掩其日中之照不幾與上六同禍乎嗚呼股肱不良雖有元首之明能照天下而卒不能照其一家可不哀耶○天際翔形容一種驕侈無厭之狀自藏與來章相反所謂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者人雖欲開其蔽不可得也

䷷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按旅之爲卦說者皆就旅客而言不知有爲客者必有
爲主者苟無其主則客何所歸今仰以商旅言之凡商
旅所至必有人焉爲之館舍爲之收貯貨物而後客有
安身之地有求售之媒不然倀倀乎其何之況等而上
之凡抱德懷才出疆載贄以求售于人國者焉有不得
其主而歸之者乎故處旅者爲旅人而旅人之所歸者
爲旅主旅主爲誰六五是也旅卦大指第一責重主人
次乃責備旅客若主人賢明則旅人之歸之也如市未
有不各得其所安者其或旅客不艮處失其道以至災

禍及身則亦旅人所自取耳于主人乎何尤故天子爲
天下之主諸侯爲一國之主凡進而仕于其國立于其
朝者皆旅人也就旅卦言之六五爲旅主引用天下旅
人而使之上進以成文明之治者也九四者用人之人
乃旅人所處而因之以進用者也其餘四爻未上進者
初二三也已上進者上九也各視其所處之善否以定
其得喪而文明之主一一爲之鑒別焉由此推之旅之
爲卦貴重旅主其義甚明所以上下五爻皆稱旅惟六
五一爻不稱旅以其爲天下旅人之主不得以旅人稱
之也說者不察乃謂天子有天子之旅而引天王出居

于鄭及唐明皇幸蜀等事以證之果爾是六五一爻專
指天子蒙塵者而言矣又何與命上逮之有乎禮曰天
子所適之國必升自阼階言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
而凡諸侯來朝與士之歲貢者皆以賓稱之夫以諸侯
貢士爲賓是天子爲主也而謂六五非旅主可乎○旅
之所以小亨旅貞吉者何也以六五柔得中乎外而順
乎剛止而麗乎明也柔得中則虛中而無所偏主順乎
剛則得剛明之助止而麗乎明則其心靜安無擾有以
燭察凡事之幾微鑒別人才之邪正六五之明德如此
則凡旅人之來歸者皆有以通其志而顯其才而凡所

登用之人自不敢以不正而苟容者豈不身榮名泰譽
命兼收乎此其所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人既遇明主
何以僅得小亨蓋古者公卿牧伯多世守其官而旅人
起自田間試爲小吏欲求特達之知如舜禹伊傅以布
衣幡起而躋登天子之廷者蓋不數見也雖才如管子
未得爲命卿其稱于王朝不過曰陪臣而已是旅人雖
遇明主其道未必大行故曰小亨也苟不遇明主則雖
才如孔孟卒老于行不得上逮然則旅人之通塞可以
卜世運之升降觀主德之盛衰豈細故乎故曰旅之時
義大矣哉○說者皆以柔得中乎外外字爲天子客居

于外之證此又誤矣蓋下卦爲內上卦爲外旅之二五皆柔得中彖傳言柔得中乎外正指六五而言所以别于六二也若謂外爲旅人之在外者則濟之六四曰柔得位乎外豈亦旅人之在外者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程傳火之在高明無不照 姚承菴曰聖人論事推本人情旅時儔寓人情所不樂而不樂之大者莫如刑獄繫囚之爲甚故令爲理君子明愼用刑迅決遣之而不留獄使困苦無聊者皆得歸寧其家室也

按程傳火之在高明無不照一語可挈全卦之指夫

惟明主在上乃能審辨人才之高下而定其去留不使淹滯而受困故舜之稱堯曰不廢困窮言堯德克明則野無遺賢而羈旅困窮之士皆得進用不久淹也明主照察旅人如此況于旅困如獄尤旅之極苦者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勿使無辜久繫也然此照察刑獄之明即鑒別人才之明彖與大象總是一理彖特舉旅之尤苦者言之耳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程傳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無能爲也 趙氏曰凡旅必有所志士君子之旅志在行道商賈之旅志于貿遷初不能志其大者而瑣瑣屑屑銖較寸量志窮如此所以爲災

按彖爻之辭各有所主彖主六五而言是必上有明主則旅人之道得亨而處之各得貞吉也爻除六五爲旅主其餘皆爲旅人旅人之得喪各視其所處之當否以爲斷而皆莫逃乎明主之鑒別此旅人之所以不可不愼而柔者無失于瑣瑣剛者無失于喪牛乃所謂旅貞吉也○旅人之窮不在位之卑下而在志之猥瑣舜之陶漁尹之鼎俎說之版築呂之魚鹽奚之飯牛聖賢未遇之時未嘗不親瑣事顧志趣超

然無所係累便自不窮何至取災乎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蘇紫溪曰即次非居處之謂也得其所以安身之道也懷資非財用之謂也得其所以資身之策也得童僕貞非相信不欺之謂也其身正而左右之人無不正也

按旅人客居其所主之家必以類相從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六二柔順中正則必有同德之家爲所依之主此所謂即次也懷資之資指旅人之抱負而言非謂資財也如徒以資財而已則富商大賈槖裝甚富懷資非不稀也然何當于

廊廟之材濟時之具乎得童僕貞言其御下有方仁足以育義足以正故能得其貞信也卽童僕觀之可知其統衆牧民無往而不得其心矣旅人如此雖不求上進明主安肯棄之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按六二懷資以旅人之抱負爲其資也九三但言焚次言喪童僕貞而不言懷資何也焚次則上不爲君相所容喪童僕貞則下不爲家衆所信處旅失道而上下皆莫之與則其人之抱負不足稱矣故不言懷資也三之

過剛不中與二之柔順中正相反故其危若此○據六二得童僕貞則九三喪其童僕貞爲何此程傳之說宜從之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按五爲旅主而四近之此相位也以剛居柔處上之下此善于招來旅人者旅人至是乃得其所處故曰旅于處而四有剛明之才旅人之懷資者得所倚仗不爲覊邪所間不爲勢位所傾皆四之剛明足以衛之故曰得其資斧後世大臣剛明不足無下士之誠始雖招致人

才而終焉疑謗交集故有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者有資而無斧旅人何以得安其處哉四之旅人已得其資斧而曰我心不快何也葢以用人之責在四而官人之權在五旅人處此尚未得位用事大行其道則猶然羈客耳士未登天子之廷肯終爲相臣之客乎故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曰未快則必至于快而後已此大臣以人事君之心事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按五爲旅主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者也夫不明不足以鑒别多士不柔不足以懷柔遠人

非所以爲旅主也離之先本乾也以坤之一柔加于乾之中而成離離有文明之德其象爲雉乾之一剛其象爲矢五去乾之一剛以成其明與柔其象爲射雉一矢亡射雉者五得文明之德足以鑒别多士也一矢亡者去一剛以成其柔足以懷柔遠人也旅人之歸于四者雖未得位而五之明足以鑒柔足以懷則終能進而官之以顯其名譽而加之爵命使向之處旅者得以上逮而居公卿之位任三事之職焉故曰終以譽命上逮也夫旅人之懷資而來也其抱負未可遽展所謂懷玉而被褐者何由得顯其名譽卽一官半職未可驟致且有

伐檀削迹不容于人國者何由輒加以爵命今乃終能上逮譽命兼收非遇至明之主曲盡懷柔之前者其道無由故五之射雉非五之克明其德則不能射也五之一矢亡非五之以柔克剛則不能亡也推論至此旅之時義豈不大哉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按旅人之在人國仕止久速無定時亦無定在故象鳥上九處人臣之極地為衆所忌難以為安猶鳥之巢于高枝有風雨飄搖之懼故象鳥巢六五之柔中也六二之柔正也九四之居柔也為能得處旅之道故不危九三過剛不中則焚其次矣上九剛亢又甚于三則同列不能與人主不能忍必至於其位而辱其身故象鳥焚其巢先笑者居高而鳴得意也後號咷者失其所有而悲也不知此旅人耳旅人去就何常乃欲踞高位為巢穴而妄以得喪為欣戚乎離明之麗于正也以能畜牝牛故吉也畜牝牛者養成柔順之德也今上九以剛處亢喪其柔順之德而不自知則焚巢之凶理所固然何足怪乎故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旅人失道自諱伊戚明主雖善于用柔亦何能聞之哉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按巽之彖傳曰重巽以申命象曰君子以申命行事則知此卦專為申命而設也九五有先庚後庚之辭言大君之所以制命也九二有史巫紛若之辭言人臣之所以布命也即其餘四爻義皆可見而全卦之義益了然矣蓋自古帝王行事必以命令先之使天下昭然咸見其所以行事之故而後人心始有定向王政始可施行猶恐其間或有未喻者故須反覆申言不厭煩悉是則申命者豈非帝王制治之先聲天下臣民會歸之標準乎巽為風其德為入王者以命令曉告萬方猶風之披拂萬物也命之初下也人心未必盡喻申言之而後有以入人之心民乃靡然從風而王事之行始不虞其扞格矣故重巽所以申命申命所以行事也然何以曰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乎以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故也夫制命而行之者剛也奉命而順之者

柔也柔不順剛豈蠱柔者之愚亦以剛者執其偏見處
置失宜不能巽入乎中正則理不足以服人智不足以
先物在剛者先不能自行其志而欲柔者之皆順乎剛
其可得乎今卦之二五一爲制命之主一爲布命之臣
皆以剛健無欲之心巽入乎中正之道而處之盡善是
剛者之志得行則柔者之心自無不喻喻則未有不順
乎剛者也此小者之所以亨也柔爲小故曰小亨申命
而能使小者皆亨乃可以行其事而風動乎天下是以
利有攸往蓋行一事而人心服從無所扞格則攸往而
無不利矣大人者剛巽乎中正者也天下有此大人即

聆其一話一言無有不是訓是行者事行而功成則天
下臣民將世食其福有不利見者誰乎故曰利有攸往
利見大人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
治也

按初六六四所謂柔皆順乎剛者也而初當奉命之始
或未達布告之旨又初本深心之人或尚欲三思而行
是以進退不果未肯遽順乎剛也然以剛巽中正之大
人造爲此命此王章也天憲也豈容奉行者之優柔不
斷廢時失事乎故當以武人之貞治之武人以果毅爲
貞大敵在前進則克退則敗有進無退者武人之貞也
初六當申命之時進則有勤敏之功退則得方命之罪
故惟志在果毅是其所利蓋王者行事原不欲使其下
有來濕之苦但規模既定條教既詳而復聽下吏之桀
室道謀廢閣詔令則甚非率作興事之本意也辟斷之
以武烏得爲過故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謂初之順剛也疑其所不必疑故治之使勿疑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
也

按九二九五所謂剛巽乎中正之大人也而二有承宣

之責其布命于下也必登進厥民而申告之不厭其煩
悉焉故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古者尊上坐于牀卑
者拜于牀下以布命之大人言之則牀者猶今之公座
也周官史掌卜筮所以占吉凶巫掌祓禳所以除裁害
其言皆丁寧煩悉以道達其意盤庚之遷殷也患大家
勢族之相阻乃登進厥民命衆悉至于庭而爲之陳其
禍福曰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其三篇
之辭委曲申說不啻父兄之告誡子弟此即巽在牀下
用史巫紛若之意也至周公作大誥多士多方言之詳
辭之複又有過于盤庚者何也堂下遠于千里君門遠

于爲里君民上下之情不通則下有疾苦不能達之于上上有德意不能宣之于下于是詔令之寢閣不行事功之廢墜不興者雖有聖明之君亦付之無可如何矣且凡有一事之行左右近習之人必有爲之蒙蔽者褎彊奸黠之徒必有爲之梗阻者所以盤庚雖尊爲天子猶能灼知此弊不憚登進其民而告之況九二乃親民之吏又何難于牀下之紛若乎觀豳風之篇民有躋公堂而稱兕觥者足見古者吏民相親之至誼是二之紛若也下無不達之民情上無不宣之主德宜其吉而无咎也此由九二剛而得中故能周詳懇摯以通上下之志如此所謂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二誠無愧矣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按九三居下之上其申命于下又二之所奉行者然過剛不中喜于紛更朝令而夕改使奉行者無所適從無以爲吏民之師率故可羞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蓋剛巽乎中正則于理無所不通故其志得行若理有所不通而強行之則愈更而愈不行故曰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按四與初同一柔也四之志亦不能無疑疑則當有悔矣以其巽體得正而上承九五之中正足能先天下而順乎剛者故其悔可亡且有田獲三品之功田武事也王者申命行事每因天下有大故王室有大變勢不得不興師動衆以除其害故先爲誥令以諭之此時群疑滿腹衆難塞胸苟非一二大臣深謀遠見策之甚明持之甚堅則其事終不行而其功終不立四上承九五以柔正輔剛正則上得一心之臣而下無旁撓之議此所以用武立功一如蒐田之獲獸也三品者天子諸侯一歲三田一爲乾豆以供祭祀二爲賓客三充君庖也大臣奉行君命衆志協從一舉而神歆之賓享之身安之如是乃見行事之有功乃見申命之无悔不然雖詔令溫文訓詞深厚皆文具耳何功之有哉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按九五爲制命之主命令所自出臣下所禀承也以其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故貞吉悔亡以其柔皆順乎剛故无不利其發令之始人不能無疑諭之而不從故无初迨其後也事行而有功人心莫不服故有終然天下事始之固難終之亦不易蓋人主所以申命者正以承弊通變不得不更化以善治也故有取于十干之庚庚更也庚先三日曰丁取丁寧之義後三日曰癸取揆度之

義丁寧于未庚之先告天下以必欲更新之故以釋人心之驚疑揆度于旣庚之後告天下以長久可繼之理以作人心之豫怠此所以事行而有終功成而不殆無悔而有吉也然此豈私智偏見所能為哉一出乎中正而已矣本中正無弊之道以申命故其言皆足以斷疑其事皆足以有功故曰六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按上九剛而居柔不中不正處位雖高不足以令其下矣其巽在牀下也亦欲如二之登進厥民而告之也然剛不中正無以服人所謂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者故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凡所以給人之欲者資也斷人之疑者斧也當申命行事之時發一言即有以斷人之疑立一功即有以給人之欲故初六有武人之治六四有三品之獲皆由剛巽乎中正者有以豁其資斧耳上九剛不中正則是喪其資斧矣旣無以給人之欲斷人之疑何所賴于上人之申命哉以此取凶理所固然故曰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按兌為澤凡物之有榮華色澤者人皆愛而悅之故兌之德為說說則易溺于私矣然以人心之公好觀之凡天下之真可悅者必其至正而無私者也至正而無私者內無欲而外順理也若其內多欲而外不順理則天下皆惡之矣故悅以剛中柔外為貞剛中者無所欲于中柔外者無所拂于外誠能兼此二者乃得所悅之正而順應乎天人之心矣故以此先民而民忘其勞以此犯難而民忘其死所以然者何也民知我之無欲則亦不復私其身也此所以為悅之大而民自相勸也悅之貞者如此不然以私相昵以利相婣苟私利之所在則違道犯義而不顧至于畜怨取禍為世所悄訾之史冊永以為戒故凡不正而妄悅者其終必有大不悅者存焉未有能和合而無閒相要于久長而取快于天下後世之公好者也然則君子之求為可悅者其亦熟講于剛中柔外之義而後可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按朋友講習諸家但言其互相滋益之為可悅耳而不

知君子所貴乎講習者要在明乎所悅之正與不正也所悅之正與不正其判若天淵而其幾甚微渺不講則不明明矣而不習則不安不安則勉爲其正者而常爲不正者所奪而不自知矣故其事專責之朋友朋友君五倫之一五倫之中各有所悅悅各有正與不正而爲朋友者皆得而講之習之使各得其所悅之正而無以不正之悅傷敗其彝倫則皆朋友一倫之力也是以君子重之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按象傳總全卦而言則以剛中柔外明悅道之正爻辭

分六位而言則以四剛爲君子以二柔爲小人君子之悅人也以正小人之悅人也以不正故四親三則疾也五親上則剝也凡與二柔相比者莫不以妄悅爲戒惟初九剛而得正雖與六三同體而不相親比獨與剛中之九二以同德爲朋故謂之和兌是有朋來之樂無比匪之疑初之所以獨全其吉也夫兌本以和悅爲義則凡兌皆可言和而獨初九言和兌何也凡君子與君子相悅則有利而無害故初與二當專取其和君子與小人相悅每因利而得害故四與三當嚴持其介不得槩以和爲貴也朋友之所講習者正在此際不可不察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按九二上承六三以相臨之勢而來取悅于二二欲絕之則成隙欲與之則失正皆有悔也必有至誠之道取信于君子亦不見疑于小人則吉而悔亡夫使天下而皆君子也則所以處之者一于和而可矣惟有小人焉間于其中是以處之之術甚難然欲以術爲調停則必至于兩失而惟以誠爲感格則終有以相安嚴于介而仍不害于和此又朋友之所當熟講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按三以陰居陽不當其位旣不能行正道以自守則必

用邪媚以悅人下則來九二之悅上則來九四之悅以其居二四之間勢足以兼乎上下也凡人之情以正爲悅者見以爲迂闊而難親以不正爲悅者見以爲近情而可喜是三不惟自處于不正且使二陽幾喪其所守此三之所以爲凶也自非剛明無欲之君子素審于貞邪之介者其孰能無惑于此乎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蘇傳九五兌之主也上有上六下有六三皆其疾也傳曰美疢不如惡石九四介于其間以剛輔五而議二陰者也故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言疾去而後有喜也疾

夫而後有喜則易之所謂慶也　徐進齋曰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邪念未易去也自非介然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柔邪之所移奪一失于柔邪則將淪胥而爲小人之歸矣豈不可畏哉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鄙王以八柄馭臣者也所以奔走趨承于其下而求悅于我者無所不至況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介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聖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所以開示正道隄防邪心其意切矣

按商者卽所謂商確商量商議也所以講明正與不正之介而辯其孰爲可悅孰爲不可悅以決所從者全在此一商也自初至上皆有所悅則皆所當商獨于九四言之何也因在近君之位有弼直之責兼喉舌之司凡所悅之正與不正當先與人主講之明議之熟使朝廷之上先介然有不可移奪之志而後百官爲民之衆皆聽然定其所向而不迷故商兌特先留于九四也其未寧何也以爲旣已講之必且習之若講而未習則猶易流于不正故其心未敢卽安也如是則能介然于三上兩疾之間可以勿藥而有喜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聖之和

者也其與人相悅也所謂和光同塵者然其正與不正之介堅確不移不以三公而奪其所守九四之介亦若此也疾謂三與上兩陰能以其所悅蠱惑四五者也傳曰天去其疾矣四介然守正不爲三上之所蠱惑則疾不足憂而有喜矣喜者四也五也而衆曰有慶何也君相無疾則天下之病本除矣故有慶也而其要皆在于九四之一商處君臣之間而能以朋友之道行之者兌之九四是也舜告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高宗命傅說曰啟乃心沃朕心汝弗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古人以朋友之道行于君臣之間其交相告戒若此之切也此所以疾無不去而慶無不臻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程傳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悅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何也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禍心則危道也剝者消陽之名指上六以五密比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悅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安得不戒　涓雪

松曰上體純陰居卦之外善匿其情以爲悅非若六三來兌顯然來悅人得以非正而拒之也最能惑人故能陰剝善類剛正之君決非柔媚小人所能動而不能不毋于匿情矯僞以不求悅爲悅之小人故九五有孚于剝之戒

按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言五正當尊位與上六一陰同體相比易爲所剝也天下之爲邪媚以惑人主者多矣然遠者勢不相及未足爲害惟五與上以正當之位受親近之悅此疾在腹心入于膏肓藥石之所難及者故直名之曰剝苟非九四同德之臣講習有素則五將深信不疑豈能知悅我者之爲剝我乎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蘇傳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陰爲質以悅爲事者均也六三雖非其位而處于二陽之間以求悅爲兌者其心易知其爲害淺上六超然于外不累于物此小人之託于無求以爲兌者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九五以正當之位而孚于難知之小人其至于剝豈足怪哉

按上六引兌程蘇諸子皆極言其悅之爲害可謂深中小人之心事矣然爻辭不言凶而象僅言未光何也此蓋于責五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矣上六豈其人哉而九五信之使當此君之任則其所引者亦引之以其所悅務耳所謂論道經邦燮予一人者倘可以若人當之乎夫巧言令色務爲容悅以固其寵者小人之常情也其凶害自不待言顧使其人得託肺腑之親握鼎鉉之尊以售其邪媚者君也故于九五特嚴其辭曰孚于剝有厲而于上六不言凶夫使九五知其危而不之信則上六之引兌不足憂矣

男　方岡　大受　校

周易辯卷之十六終

周易辨卷之十七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程傳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人心離則散矣能收合人心則散可聚也　諸儒剛來而不窮者九二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六四也渙之得民惟是二者此所以亨也王假有廟謂五也王至于有廟而後可以涉大川

于是渙始有所歸矣乘木乘舟也　李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因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携之術　朱漢上曰天下離散不安其居聖人將以聚之故以宗廟為先宗廟者收其心之渙散而存之也人孰不有父母報本則復其本心而離散者可合矣治渙之道也

按天下之勢有萃則有渙渙之時人心離散土宇分裂勢且不可收拾矣然有亨道焉何也就下卦言之九二以剛中之才來據險地能處險亦能平險可使渙散無主之人心有所依以自安是剛來而不窮也就上卦言之六四以柔正之德上輔五位能合羣策以用羣力可使四方角立之羣雄各歸心于王者是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此渙之所以得亨也雖然根本切要之計尤在乎王假有廟王謂五也必有王者出乃可以一天下之渙而所以一之之本則在乎事祖考與事上帝而已王者將以駕馭英雄收合羣力萃天下為一家而使誠意不足以享上帝孝思不足以假祖考則根本散矣枝葉將安附耶故惟假有廟而後上帝所育祖考所生凡子孫臣庶皆可得而聯屬之矣能聯屬渙散而復歸于一之謂王而王之所以聯屬之者不在天下而在廟中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如是乃可以涉大川矣大川謂坎險也渙之時負險而角勝者多矣險不去則渙不可一故必有事乎涉川順涉川非難乘木為難巽為木木者涉川之材具也乘之者運用材具之能事也有此材具而後可以涉川有此運用材具之能事而後可以涉川而有功彼欲涉而無木與有木而不善乘者雖遇平流不知所措況與之入乎風濤不測之中未有不淪胥以溺者欲求有功難矣故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要其所以驅策天下人才使之濟大事以成大

功者惟此假廟之精誠足以固結其心而非徒用智用術之所能驅策也故又有利貞之戒〇又按卦辭不過一十二字而濟渙之方略該括已盡但聖言簡奥若非役儒備細推闡亦豈知一十二字中有如許大經濟乎〇本義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乃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不知柔得位指六四陰居陰位故曰得位而四屬外卦故曰得位乎外三以陰居陽且在內卦不可云得位乎外上同者同于五也下无係應而上同于五故爻有渙羣之吉无朋黨之私若六三上同于四則是臣下自相黨比非渙羣之大義矣不可不辨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蘇傳渙之爲言天下流離渙散而不安其居此宜經營四方之不暇而其彖曰王假有廟其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何也曰犯難而爭民者民之所疾也處危而不婾者衆之所恃也先王居渙散之中安然不爭而自爲長久之計宗廟既立享帝之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所繫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程傳初六渙之始也方始而拯之則不至于渙焉人之所託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順之以拯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　張雨若曰衆初六見其才弱不當得吉曰順則全在資人濟渙要務固在得才哉

按渙之時柔不能獨立必順從乎剛以濟事初六上無正應當就其近之可依者莫若順從乎二藉其力以自救則不至渙而無歸是拯初者二也而所以致二之拯者初六之順也初苟不順則坐失強援何恃而不散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按九二所居者險地也然使據險爭勝而無庇人之大德以安之則渙者畏之而不敢歸二亦孤立而難以自存矣此宜有悔也惟九二剛來而不窮則仁足以懷遠義足以戢暴天下之渙者奔而歸之若几席之可憑以爲安也二之力足以庇人則益足以自立而無渙散之憂故曰渙奔其机悔亡益渙之時王者方以假廟之誠爲格攜之本則九二之宣力于下者亦惟本仁人孝子之心以行勞來還定之事與後世逐鹿之徒踞險扼要以爲用武之地者其志願不同故曰渙奔其机得願也言使渙者皆得憑之以爲安則二乃得如其願也觀二之願如此初又安得不順之乎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按六三居下之上身未出險位高則上之責我也重處
險則下之望救也殷六三思所以副上下之責望者惟
有捐軀赴義置死生于度外而後天下無不濟之事吾
心無事後之悔故曰渙其躬无悔夫人情孰不喜萃而
惡渙然其所由渙者皆起于大臣惜身畏禍不肯以身
任天下事而爲之解脫其禍患是以禍患日深而衆心
瓦解且人之私其躬者但知顧一身不知顧天下及至
天下事壞而我身亦豈有獨全之理乎渙其躬者不以
我身爲身以天下爲身所謂外其身而身存者是也故

曰志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
大也
按渙之時天下有能爲羣者則人將相率而奔之矣九
二之奔机是也雖然爲羣者衆必將以角立之勢而成
水火之形此天下所以分裂人主所以孤危也故渙羣
爲人主濟渙之急務而其責則萃之相臣相臣者羣之
所由以達于人主者也相臣秉志公忠識慮宏遠則自
能化其偏黨之私以共歸于大公之道使天下之尊君
也一如萬物之尊上帝其親君也一如子孫之親祖考

安有祖分左右各立門戶黨同伐異于其下者哉故聖
人特以渙羣屬之六四以六四柔得位而上同其深思
遠慮超出等夷爲能渙天下之小羣以成王者之大羣
也此豈心事暗昧度量褊淺之人所能乎故曰渙其羣
元吉光大也巽主在四故其思深如此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
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子曰人君之號令當出于
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
被而及之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于四體也 余四

明曰渙大號如陸贄勸德宗下哀痛罪己之詔渙王居
如陸贄勸德宗散瓊林大盈之積 程敬承曰渙王居
即渙大號內事益天下之渙始于人心離而人心之離
由于財聚傳曰財聚則民散是也如徒空懸號令而內
儲如故則何取于仁言曰正位者大賚而天下歸心王
乃得正位也
按王者濟渙既有享帝享親之精誠必有惇信明義
之實事天下之渙也王者之勢不足以維之法不足
以束之而惟信足以固之義足以感之渙汗其大號
則號令之行如汗出而不反于是天下服其信而不

忍欺渙王居則天儲之所有盡散以濟人于是天下
服其義而不忍叛夫一介之士有信有義則一鄉之
人從而尊之矣而況于王者乎若王者而空言以欺
世專利以病民則信義既孚人心咸貳雖擁有尊富
實同虛位矣故惟人服其信人服其義者則可以定
王居正王位无咎于天下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姚承菴曰本義云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然則小畜
何以不言逖耶且夬九二言惕號亦何以不云逖耶周
公下一字有一字之義後儒強合而一之孔子自有解

世特未察耳逖遠也逖出者遠出也言渙之時天下紛
爭生民之害有不忍言者上九陽剛能渙其害而去之
使斯民皆遠出于湯火之中則于渙爲有濟于理爲无
咎故夫子申其義曰渙其血遠害也逖遠義極明後儒
不求本字之義而強同于小畜之辭可乎

按渙之上九必以渙血終之何也蓋天下無無故而
渙散之理必有所以傷害之者是以不能保聚而至
于散上九當渙之將終又當思其害之所在而力去
之不徒以渙大號渙王居爲足以畢渙之事也血因
傷害而見者故以渙其血爲去害之象夫渙大號不
過聳動一時之人心渙王居不過暫解一時之急困
而使害事之人與害人之事猶未盡去則猶一遷延
而赤流于下民生不堪又將離散矣故必盡渙而去
之庶使斯民遠出湯火可以安居而不散故曰渙其
血遠害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
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爲衆害之本然則上
九之渙血尤必以格君心之非爲第一義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

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
傷財不害民

本義節有限而止也　胡一川曰以全體言三陰三陽
剛柔各半是其節也豐儉適宜而無偏勝之弊以二體
言二五皆剛各得其中是其節也裁制得宜而無過不
及之失　蔡汝枏曰剛主裁制故取二五之剛得中者
以明節道之善　馮厚齋曰剛得中則無過節之苦斯
可通行于天下　李氏曰節以甘爲吉以苦爲窮所謂
甘節制之有道使人悅而不厭故吉所謂苦節抑損過
當使人苦而不堪故窮　林次崖曰節至于苦則違性

情之正乖倫理之常物不能堪勢不可行故曰其道窮

按彖傳剛柔分而剛得中巳發明節之所以得亨矣悅以行險以下又申言之見節之道當求其可悅求其可通斯爲可貞而無事于苦節以取窮也以卦德言之有悅以行險之義蓋兌爲悅坎爲險君子之乘節于身也出于天則之自然非有所矯拂而爲之也故行焉而得其心之所悅悅之則安之雖歷乎險難之中而處之恬然不以喪其所守節如是則可謂亨矣而何不可貞之有以九五一爻言之有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之義蓋五以陽剛居尊得中得正此聖人

在天子之位而議禮制度本身徵民莫不權衡至當使天下賢愚高下皆可以通行不窮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也故天地節而四時成節本此中正之道通之于治曆明時者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本此中正之道通之于量入爲出者也節如是則可謂亨矣而又何不可貞之有節之不可貞者惟其苦而不悅是以窮而不通耳夫子以剛得中句意尚含蓄故申言以發明之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王童溪曰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以是爲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存于中爲德發于外爲行隨時合宜無過不及則爲中節如禹稷之于平世顏子之于亂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以同道與之其善議德行也與

按澤上有水澤水所鍾也水流而澤止水之歸于澤也常視澤之盈虛以爲限此自然之節也故君子法之以制數度議德行制之議之權衡斟酌損益以時而無所膠執所謂中正以通者如此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按兌爲澤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乃水之蓄而不出者初不出戶庭二不出門庭皆于此取象節以制數度議德行而出處之節乃德行之大端也故初二兩爻即以出處之節言之初當潛隱之時不出戶庭則有以自守而無失節之咎夫子于繫辭傳獨以言語之愼密釋之何也言語者德行之符也人之欲行其事也常先見之于言語當其時會未至事機未動而言語先洩則失身害成其咎有不可勝言者于此不節尚安問其德行哉然則三緘金人之口三復白圭之詩非務躬默也免咎而已戶初奇象門二偶象在初則當閉戶在二則當

闔門時之通塞不同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張南軒曰處節之道當知時適變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蓋處顏子之世不可爲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任不可守顏子之節反是失節矣　蘇傳節者事之會也君子見吉凶之幾發而中其會謂之節詩東方未明刺無節也其詩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言无節者不識事之會或失則早或失則暮也　洪覺山曰極則也通塞之準則也

按古人以出處之際關人生大節故當其時之宜處也確乎其不可拔及其時之宜出也遇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其明于審世而勇于赴機古之聖賢莫不然也節之九二出潛離隱身當用事之地且坎險在前時方待濟與五同德足以有爲此正以出爲節非以處爲節者乃二在澤中澤爲潴水蓄而不流故有不出門庭之象然而非其時矣時當出而不出則坐失天下之事機坐視天下之飢溺事功可就蹉跎而莫知所乘世患方殷隱忍而莫爲之救是以我一身之不通致使天下受其窮也識時之俊固如是乎故爻以爲凶而象以爲失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孫質菴曰陰柔不中正以居節時其制用也靡而不經其行已也蕩而无度後來傷財之悲失德之愆自貽伊戚而已何所咎哉　季彭山曰象曰又誰咎也非謂三之過不可免而無所歸咎也曰不節之嗟嗟則能節矣又誰咎之聖人貴人善補過也

按嗟則无咎不獨節之六三然也離之六五戚嗟若吉臨之六三既憂之无咎萃之上六齎咨涕洟无咎皆取其善補過也蓋三爲兌體兌爲說不以不節爲說而以爲嗟其能補過宜矣季彭山之解良是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程傳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施逵泉曰九五主節于上其道本所當安而六四柔順得正又是能安者故禮從時王之議度從時王之制不勉而中自然有節如是則用無不宜行無不當矣何亨如之　楊氏曰九五方以中正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臣安節以承其道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

按水之歸澤也安流而無阻六四正當其際故取安節之義天子制節于天下天下臣民以安受其節爲亨而四居近地尤當順承其道以倡率臣民於[illegible]四

之安節則自四以下可以無所不通矣此其所以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程傳九五以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悅從

按甘節謂五自甘之也行有尚謂行于天下而人皆尊尚之也人主制數度議德行必以身立天下之極欲以身立天下之極必先自以爲甘而樂之不厭則推行于天下而人皆尊尚之矣使五不先自以爲甘而能強天下以所不樂從哉雖然不節則嗟非所甘

也過節則苦非所甘也惟九五居位得中則權衡得當使其身安于中正之則而無有過不及之弊是以在我爲可甘而在天下爲可尚故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蘇紫溪曰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不可以繩天下僅可以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預其情之可安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制太甚刻覈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扞格矣其何亨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自甘其苦戔戔之嗇可以其德硜硜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 蔡虛齋曰窮則不通與中正以通者相反

按三與上一爲不節一爲苦節二者于何取象蓋澤上有水曰節澤之受水至于三而澤溢矣故以爲不節之象水之歸澤至于上而水涸矣故以爲苦節之象晏子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公孫弘脫粟布被此皆居公卿之位而以苦節爲貞者雖不可以通行于天下然以視怙侈滅義傷財害民者庶幾可以寡悔然而聖人終不取焉者誠以公卿大臣輔弼人主師表百僚宜以中正爲法若堅守苦節必且自苦

以苦人而使人主有所不甘同列有所不安則其勢將有所激而反爲不節者揚其波矣故必剛柔分而剛得中乃爲節道之至粹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按卦名中孚孚信也信必由中故曰中孚彖傳釋中孚二字而曰孚乃化邦此言孚信足以感化邦人如文王之爲邦作孚方可謂之中孚然此未易言也必也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而後孚乃化邦也蓋以卦之全體

言之二陰在內故曰柔在內以上下二體言之二五皆以剛居中故曰剛得中柔在內有虛中之象人必能虛中以察理乃能明于所信之正中不虛則爲成見所蔽而偏執之私影響之說皆得而淆亂之矣既以虛中察見至理必須剛以持之中以權之剛者無欲不剛必爲物欲所奪即不能堅確不移以至于失信剛而不中則或膠執一理即不能隨時變通以至于信非所信惟剛而得中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而所信皆得其當矣然又必如兌之說焉悅而後能安于所信而不遷也說矣而又巽焉巽而後能深入乎人情物理之中

隨其所信而各適其宜也如是以爲孚則孚乃盡善而足以化邪化邪乃可謂中孚中孚豈易言哉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按豚魚即俗所謂江豚也生大澤中每作知風之至是物之有信而可以爲驗者因卦有風澤故即以此爲中孚之象信及豚魚者豚魚猶云信如四時也及字與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之及字同義中庸云無徵不信信者事之徵驗可以取信于人之謂也豚魚起則風將至是豚魚乃風之徵驗可以取信者也君子之取

信于人也亦然如言我能知人則必有任賢去邪之實以爲驗言我能安民則必有省刑薄斂之實以爲驗如此則人皆信之可以化邪故吉也苟空言無實無以爲驗則人不可欺雖以帝王之尊詔令文辭之美無以取信于匹夫匹婦而人皆解體矣何吉之有〇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與渙之乘木有功同意然此既曰木又曰舟何也蓋木之涉川者有二編以爲筏則大而可以重載刳以爲舟則虛而可以容物涉大川者兼此二形則无往不利矣承上文言信及豚魚則有以取信于人而人心固結可與同患如巨筏之可以任重虛舟之可以

容物以之涉大險濟大難而无不利也武王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有臣三千惟一心此皆平日之孚信有以固結乎人是故臨大事而克濟使我無以取信于人則人心亦衆無足信一旦有大事誰與共濟哉然則涉大川者木與舟也能乘木舟者信也天下何處無木何處無舟而惟以信固結之則皆爲我乘不然則木散舟敝遇風波而不知所屆矣此聖主所以貴惇信也〇利涉大川則中孚之道既得矣又曰利貞何也蓋信出于正者天道之所當然也故信以正則爲應天信不以正則爲逆天如尾生之信豈可與朋友期從木之信豈可與

圖人交世之使僞不信者不足道矣而其好信者又每不知所信之正而不合于天道之所當然則其病究與不信者同故又戒之以利貞此非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者其孰能與于此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楊誠齋曰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無形而能動天地感人心此澤上有風所以爲中孚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蓋好生洽民蘇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

按中孚所該者廣大象止及議獄緩死一事何也凡

有罪而入于死刑者大奸極惡之人也信孚于民民易信孚于大奸極惡之人雖議獄而使出者服入者亦服緩死而使生者無憾死者亦無憾則雖大奸極惡之人無有不孚而其餘之孚者可知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按中孚六爻皆發明卦辭利貞之義初九與六四相信九二與九五相信此信以正者也六三與上九相信此信不以正者也豚魚因物之有信者燕也鶴也翰音也亦各有信燕以春來以秋往此必信之候也而其巢必託于堂宇所以就安也故言安者必曰燕安六四爲初九之正應正應固所當信而六四以柔正之德上輔九五剛中之主則尤所當信者也初剛在下四柔在上以位之尊卑而論初不宜附勢妄攀然以柔正應剛正此以道合非以勢交初固可恃之以久安者如燕之巢于堂也此似不煩虞慮矣初未敢輕信必虞之而吉也然後信之信之則不宜有他有他則不安矣捨堂宇而別巢于林木必有風雨飄搖之懼故戒之以堅其志也此以見信得其正者之可安不宜變志而反移于不安之地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象曰其

子和之中心願也

本義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繫戀之也　胡雲峰曰兌爲正秋爲口舌感于秋而鳴鶴之象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鶴鳴子和天機之自動好爵爾縻天理之相孚　伊繼山曰九五好賢出于中心所願非有所強而然也一有所強則非中孚之實矣　蔡虛齋曰上二句言二五之交孚下二句言二五之所以交孚

按九二與九五以同德相信若以君臣之分而言二當上從于五若以求賢之情而言則五當下交于二就象辭之涉川言之二則五之木舟也五非是則無以共濟就爻辭之鳴鶴言之二則五之好爵也五非是則無與共食夫使有德之臣不遇同德之君則不知其德之可愛而視之如路人豈能如鶴子之和其母惟德同則心同心同故知好爵之可靡知好爵之可靡故此鳴彼和不自覺其相應之親切也讀中孚九二之辭乃見古者君臣交孚捐爾我之形略尊卑之迹爲君者好善而忘勢爲臣者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其能相與有成而作孚爲邪有以也夫○又按此爻雖以二五交孚而言然以二爲主繫辭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則是二之言行實有以取信于五五又安得不信而和之哉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程敬承曰六三與上九爲應謂之敵原非配而助我者我不能自主而惟敵是從是以作止哀樂漫無常度乃爾象曰位不當罪其陰柔不中正也

按三之應上與初之應四同也然初與四皆得正者也初能度其可信而信之是以其身可安三與上皆不正者也三不能度而妄信焉是以其心不安而作止無定悲喜不常凡上下之相孚必知己知彼皆出于正而相與以天然後可以久而彌固故初可以上交于四而不爲諂五可以下交于二而不爲瀆是皆以天合故也三之與上蓋勢相敵非道相合者其不可與久安也宜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按六四本與初九相信者然九五爲中孚之主而四近之則四又當上信于五矣五陽剛中正四亦柔順得正

如月之將盈與日相望者然蓋兩正相得其道足以相孚也至于六三雖與四比肩事主如兩馬相匹然三居不正四當絶之以上信于五庶無背公植黨之件故曰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絶類謂絶三非絶初也三與四皆陰故云類初本陽剛不可云類且初與四爲正應初之信四不宜有他四何爲而絶之哉本義謂初與四爲匹四乃絶之則與初爻之義相矛盾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沸雪松曰人君之孚當洽于臣鄰而後貫于億兆爲[illegible]孚之本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位正當者取人以身也

不以剛健中正居尊位則下雖有正亦疑之而不能用
矣

按中孚各爻皆不言孚惟九五言有孚正以五爲中孚之主必五能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確有徵驗足以取信于天下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孚也所謂信及豚魚者于五之有孚攣如見之矣然僅得无咎何也人主一身爲衆信之所維按有信以正者即有信不以正者從而間之使辨之不精執之不固則誤信一不正者而衆正爲之解體矣咎可勝言哉如九二之信于九五信以正者也初九之信于六四以上達于九五亦信以正者也而有六三上九之信不以正者從而間之魚目與隋珠並列碔砆與和璞相間此五之明所以極難辨晰而五之誠所以極難專一者也苟非剛明之德得中得正克當九五之位豈能于邪正疑似之間獨與衆正合爲一體始終固結不少携貳乎所以有孚攣如周公僅以无咎許之而夫子則推明其所以攣如者由于位正當也使居此位者猶有不正稍有不當則信不孚于一二正人而欲使萬邪作孚其可得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與臨川曰豚魚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取爲中孚之象　胡寅峯曰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九二鶴也而鳴于地之陰上九雞也而登于天之高有是理乎

按上九以陽居陰不得其正而處位極高猶翰音之登于天也燕之巢于室也鶴之鳴于陰也本皆有高飛之才而安處于下雞本在下之物乃反不安于下而登于天此不正之甚者若信以爲正而居之不疑則未有不凶者故曰貞凶也世有庸才而躐高位舉世疑之而彼獨不自量併其君亦誤信而輕舉之始焉僨翮于天衢而卒之殞命于刀俎是皆不察于此爻之義者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按小過之義諸家之說皆茫然不知所謂惟蘇傳得其大指曰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囚陽于內謂之小過小過者君弱而臣強之世也小者過而亨則大者失位而否矣愚以後世之事證之在夏如太康以下受制于羿浞在周如平桓以下受制于強諸侯及齊田氏晉六卿魯三家漢之外戚唐之宦官之類皆小者過而大者失位之象也古今每有此等事故聖人特設此卦以示人使遇此時當此事者亦必有道以處之也文王曰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此教君子以處小過之道也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此示小人以處小過之

道也夫子釋之曰卦何以言利貞也言小過之時自有處小過之正道與時行之未嘗不利也苐所謂利貞者可小事不可大事以二五柔而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小事即大象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是也二五雖居用事之地然質皆陰柔與小人同類不免受其牽制幸皆得中則猶可以得正當此小人過盛之時驕奢僭踰蕩無法紀猶能勉為過恭過哀過儉以行自可以砥世維俗而亦不至于觸忌取禍此其所為小事吉也三四之剛皆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大事如困之九五惡小人之揜剛即能奮威權以行劓刖之法解之九二惡小人之搆難即能秉中直以除狐媚之奸皆以剛中得位魁柄在握故能行大事而得志今三四失位不中以言乎事權則旁落于羣小以言乎運用則不適乎機宜若舉大事祇以速禍計惟有儉德避難耶以自全可耳此文王為君子計者然也至為小人計何以曰飛鳥遺之音也蓋以此卦有飛鳥之象以上下四陰鳥之翅也中二陽鳥之身也鳥之飛也聽命于翅而身不自主高飛不下必至羽化而身與翅俱亡但遺其哀鳴之音而已小人之得志也脅制君子而奪其權位使世主拱手聽命惟所欲為至于災害並至而身與

國俱喪但遺其惡名為萬世唾罵而已故觀飛鳥之象而小人之行事始末盡見自古及今曾見有小人用事有吉而無凶身與名俱利者乎借使小人知幾達務早自猛省當其勢未過盛幡然知止退然自下何至于此耶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夫小人在上逆也在下順也進而僭上逆也退而善下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捨逆從順所以大吉也即以後世之小人言之斯高之凶終固已不知范蔡之勇退矣小人之中亦有明而熟于計者文王特舉飛鳥之象以告之所以戒小人者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胡雲峰曰小過有飛鳥之象鳥之用在翼故于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獨初上言之何也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于初已凶飛于上可知矣　蘇傳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飛鳥見以于翼欲左而左欲右而右莫如之何也故凶
按周公于初上二爻著飛鳥之象于二五著可小事之象于三四著不可大事之象初六之飛從下而上不能自戢此凶之始也小人但知求上豈知上之必凶故縱志以飛雖欲止之不可如何言陰欲上而陽莫能制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按二五皆陰柔也二與初同飛五與上同飛以類言之皆小人也以德言之則皆柔中也以位言之五君也二臣也小過之世綱紀陵夷冠屨倒置二居臣位而有陵駕其上之心故有過其祖之象祖謂五也而以陰居之則妣也故又有過其妣之象過者駕而過之也遇者以二五皆陰適相當也其始欲駕而過之既又以爲適相當則其僭上之心視尊卑之名分如等夷也久矣僭其柔而得中猶能過自貶損自以爲不及其君而適遇其臣焉誠如是猶可維持綱紀而无僭越之咎夫子直斷之曰臣不可過也知其不可過而不過其猶有過恭過儉之思乎〇二五陰類本同一氣故二視五爲祖妣而正言之則君臣也說者有以三四爲祖五爲妣則支離極矣不及其君君指六五遇其臣臣指六二六二能自貶損退然自以爲不及其君乃適合于臣道而無僭越之咎春秋時如晉文名王楚子問鼎乃過祖過妣之事齊桓下拜受胙管仲不受上卿之禮乃不及其君遇其臣之事恰合此爻之義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按三四兩剛皆失位不中不可大事者也然當六五弋取二陽之時三固順從四亦順往往者往而有事也從者因四之往而三亦從之也二剛相與以有事羣陰之所深忌也然九三恃其過剛而弗過防之則其從五也從以速小人之禍而戕之者衆矣故曰從或戕之是九三身且不保況可以大事乎九四幸可免于見戕之咎者以其弗過于剛而適遇陰位可養晦以自全也若因

五之弋取慨往而有事則徒以自危而群小必互相戒
備彼交愈合而我勢益孤禍可立而俟矣故敎以勿用
永貞勿用勿往而有事也永貞永以居陰養晦爲貞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言四失位固不可大事而
處柔猶可以自全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往而有事
徒使小人忌而相戒其禍立至終不可長不若勿用之
爲得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
已上也

按六五之位君位也其類則陰也當小過之時群陰皆

欲挾五以制陽陰謀密布勢在必行五與諸陰本同一
氣不能爲之解散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雖雲起
于西一時不雨而雲已上蒸雨之勢既成矣惟五柔而
得中亦能權衡禍福不忍以身寄于群小之掌握而欲
弋取在穴之二陽以爲助蓋二陽處于四陰之間此在
穴之賢人伏而不飛者也五弋取之使左右其間亦足
以稍扶削弱之勢潛消簒逆之形然時事至此大勢已
去五雖在尊位僅亦守府故貶其號曰公蓋以其聽命
群小恣其飛揚不復能任賢圖治綱紀四方爲天下王
也夫曰弋取則素非任事之臣可知曰在穴則終無用
世之志可知且當此小人成群之世浮榮山林隱逸之
名縱使二陽復出終于不可大事徒以賓湯之高致中
弋者之在穴亦何其不智乎爲二陽計惟有老死不出
穴耳一出穴而戕之者至矣爻辭雖有弋取之文而不
言吉无咎明其無濟于大事而僅存此虛名耳○四陰
爲穴二陽爲在穴此象甚明說者以爲弋取六二則支
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
亢也

按過者適相當之謂也過者駕而過之也小人不宜上

宜下小人而在下爲適得所遇今在上爲已亢是非其
所當遇而過之矣故曰弗遇過之小人至此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猶飛鳥之離于網羅也故曰飛鳥離之凶離
羅也初六凶之始上六凶之終小人之凶不獨在其一
身而天下皆受其毒矣凡災眚之來有自天降者有自
人作者自天降者可祓而除也自人作者不可倖而逃
也故凡水旱凶荒山崩川竭日食星變之類皆未可謂
災眚而惟小人在上釀禍作災流毒天下乃眞災眚耳
故曰是謂災眚

周易辨卷之十七終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辯卷之十八

吳郡 沛龍淵 潛夫 著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本義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爲既濟 程傳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未亨小字在下 王註既濟者以皆濟爲義者也小者不遺乃爲皆濟故舉小者以明既濟也

張中溪曰既濟之道所利者貞謂初三五陽皆居陽二四上陰皆居陰此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 陸斗南曰剛正則勵精以守其治而不至好大以生事柔正則持重以保其成而不至好逸以滋弊 丘建安曰古今治亂之變安有窮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處無事則止心生止則怠而不復振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象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玩一止字則知夫子贊易其旨深矣

蓋卦之有既未濟也猶之乎有泰否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爲泰不然則爲否心火下降以濟腎水之寒腎水上升以濟心火之燥則陰陽調和百病不生是爲既濟若火炎而不降水洩而不升則上下否隔而生理絕矣是爲未濟此養生家之要訣也然作易聖人于既未濟絕不言養生之事而專論天下所以治亂之故何也以爲人不通大道不知萬物爲一體天下爲一身不能使亂者治治者不亂以弘濟天下之民生補天地之缺陷縱能調和一身之水火如養生家延年益壽之說亦不過養此血肉之軀耳一日

變滅忽如朝露豈乾元坤元資始資生之道君子體仁長人之學哉此其所以不言養生之事者蓋有甚切于養生者也此義不明于是其術遂降而爲叅同其弊遂流而爲房術曲學邪說誤人不淺故知聖經之不可不熟講也○亨小二字王註程傳分疏甚明蓋既濟之時天下由亂而治則時事之大綱已整節目未盡理也小者未亨則大者終有所不安故武王既定天下周公又制禮樂以輔後王漢祖既定天下賈生又陳治安之策以定經制皆所以亨小也必小者盡亨而後大者乃爲通濟然又曰利貞何也蓋艮

法未可恃所恃者正人耳人之才質剛柔不同必同歸于正而後可用用之必各當其位而後可以盡其所長如虞周之世造士有方區分天下之人才列為九德九德之目雖詳大要不越剛柔二者而剛柔二者大要必歸于正至于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則剛柔各當其位然後良法畢舉而事無不濟此利貞之義也既濟之時制治于未亂其道必由于此然人情狃于治安忽于防患是以初吉終亂往往而然譬之人身水火既調百病不作則恣肆之心生而七情之患寒暑之患皆得而中之矣夫子推其初之所以吉者

有取乎六二之柔得中蓋凡刱業者以剛守文者以柔六二離明之體柔而得中則不喜功亦不廢事不汶汶而偷亦不察察而明任人守法不改其道自可以久而不亂而終之所以亂者非天運然也由人主圖治之心至是而止也止則道窮道窮則亂亂不必其遽見也有良法而不知守有正人而不知任即此是治道之窮而大亂之徵也既濟之君未遂至此而聖人思患豫防欲救其亂于未然當先治其心于未止未止而戒其止則道終不窮而亂無由作矣此保濟之長策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徐進齋曰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于既濟之後君子于此愼思而豫防之則不至于患矣

按思患云者既濟之時有患之幾無患之形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患之幾未可枚舉而止為最故象傳特拈以示人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按既濟之六爻皆剛柔正而位當者也各有思患豫防之事焉初九取象于曳輪何也既未濟皆以濟水為義水之深者非舟不能濟其淺者車亦可渡初九以剛明

之才當既濟之初凡有所行必思其患雖其患尚淺而防之不敢不愼如乘車以濟險者必扶曳其輪而過之蓋小心之至不敢任意為驅馳則雖濡其尾而無傾轍之咎故曰曳其輪義无咎也說者皆以曳輪為倒曳其輪止而不進非也凡乘車者皆前進而求濟也遇險而扶曳其輪正所以求濟非止而不濟之謂今西北之人乘車以載物者凡遇險處必以人力扶曳其輪而濟之未見有倒曳其輪而不進者如倒曳而不進則又何濡尾之有哉濡尾承曳輪而言則尾為馬尾與小狐汔濟濡其尾不同蓋彼承小狐而言則尾為狐尾也馬尾雖

濡而可濟狐尾一濡則不能涉矣說者混作一義不可
不辨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按六二爻辭亦初九曳輪而言故亦取乘車以濟之義
茀婦車之蔽也婦人乘車必以茀不敢自炫其美也二
居離體有文明之德當既濟之時事定功成典章文物
燦然明備矣然而聰明外炫則內照之智疎文飾日繁
則務實之功少雖有隱患不及致思而天下之亂由此
起矣此猶婦人乘車而除去其茀以自炫其美也陰離
有美含之以從王事此婦道也臣道也爲婦者乘車出

行而喪茀以自炫豈得爲良婦爲臣者經營王事而飾
美以沽名豈得爲良臣幸二居柔得中則謹于思患而
不務喜功且善于審幾而剛維甚早既深知喪茀爲婦
德之羞卽恪守含章以爲臣道之正故能斂繁華以歸
敦朴黜虛名而求實效一遵成法不敢作聰明而亂舊
章圖任正人不敢厭老成而喜新進此其所以長治久
安天下實受其福也勿逐七日得取七日來復之意言
失之不遠而自得也說者謂喪茀爲失其所以行者以
九五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也不知車之所以行者在
輪而不在茀且茀之喪與得就六二自處而言不論五

之下賢不下賢也二離明外炫有喪茀之象以柔中得
之有七日得之象喪與得皆在二豈因五不下賢而喪
之又豈因五之下賢而得之乎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
也
通志曰鬼方恃固而擾諸夏武丁伐之三年乃克自是
內外無患而商道復興按殷武頌高宗也高宗之德烈
泉矣而獨首敘其伐荊楚之功則當時戎狄之患莫有
大于荊楚而高宗之功亦莫有大于伐荊楚者卽易所
謂伐鬼方也楚俗尚鬼多淫祠故謂之鬼方商周中葉

荊楚舜爲中國大患蓋自豫南偏卽踰重山而至鄧號
爲山南而又渡漢水控引雲夢江沱是爲重險荊楚在
其間爲九州內之夷狄一出憑陵則北撼中州東嚙陳
蔡此所以易爲中國患也商都河南北周遷雒陽視荊
楚爲國南鄉而負固若此其爲大患宜矣然自文王興
于岐周而其風化行于江漢秦人恃力亦足以制楚蓋
自雍南山卽山水皆東南趨其下荊楚亦猶建瓴水耳
然則荊可以搖豫瞰揚徐而雍梁又足以制荊設險雖
守國之末務而亦不可不知也○程傳天下之事既濟
而遠伐暴亂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

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黷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
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爲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
貪忿則莫肯爲也　胡雲峯曰三代之兵未嘗用一小
人用小人是乎一亂而生一亂也　張中溪曰小人夷
狄皆爲陰類戎狄之禍遠小人之禍近故作易聖人于
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如師之上六既濟之三是
也　鄭東谷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
之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于無事之世捨內治而
幸邊功乎

按九三以剛明居連帥之位前臨坎險可以用威武

而平禍亂特舉高宗者以其用兵于既濟之後人心
宴安武事廢弛故用力難而收功遲至于三年而後
克則師老財匱疲憊甚矣聖人明知其憊然不言鬼
方之不可伐但戒小人之不可用蓋伐鬼方所以平
亂而救民勿用小人則不至于醸亂而速禍總皆豫
防之極思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王註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　程傳四在濟卦
而水體故取舟爲義四近君之位當任者也當既濟之
時以防患爲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有衣袽以備濡漏
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患也
張中溪曰因坎體故以漏舟爲戒終日戒者自朝至暮
不忘戒備常若坐破舟而水驟至者斯可以免覆溺之
患　姚承菴曰疑者疑禍患之猝至也太平全盛之日
常有大可畏者伏于其間思慮一不及便竊發而不可
禦此衆人以爲無虞而賢智者所深疑而致戒也

按既濟之世不有外患即有內憂二者皆所當愼防
也九三以剛正居連帥之位聖人因而寄之以外患
六四以柔正居輔弼之職聖人因而寄之以內憂內
憂莫切于君心君心一驕則雖外無蠻夷敵國之患

而內有失人敗度之憂天下之罅漏莫大于此矣安
得不豫備而切戒之至問所爲衣袽者何在亦惟戒
以良法之不可一日隳正人之不可一日疎相與盡
忠補過日夕維持于其間而已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
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程傳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
祭也

按九五爲既濟之主人主當既濟之時享治平之盛
業則驕奢之念易萌而誠敬之心漸減此通患也不

知此誠敬之心爲祈天永命之本若此心一衰則治功不進雖備物致享非所以薦馨香而膺多福也故繫之辭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東鄰謂五西鄰謂二也此君臣也而謂之鄰即虞書欽四鄰之義也祭以殺牛爲盛禴爲薄物盛而誠衰不如物薄而誠至者之足以致福蓋欲九五取法于六二之返明內照斂華就實以爲永保成業之長策也

聖人憂盛危明其辭之切至如此本義謂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又以文王與紂之事當之得無以辭害意比擬失倫乎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按上六處既濟之終承平已久人心溺于燕安如入水益深而濡其首矣而上以陰柔處之是猶濟大川而舟楫不具其何以救淪胥之患乎故危辭以戒之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公卿大夫以天下之安危爲己任不思先事豫防至于已溺而圖之則晚矣此亦及其未亂而致儆非謂其已亂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本義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不當位故爲未濟

按水火交爲既濟不交爲未濟以人身言之心火炎燥而不下交于腎則腎寒矣腎水下洩而不上交于心則心枯矣心枯而腎寒病莫大焉天下之勢亦復如是若上下不交水火不相濟則天下之病有不可言者矣然則未濟之時遂無可濟之道乎文王曰未濟亨未濟則何以得亨也夫子釋之曰柔得中也以六五離明在上柔而得中柔能應剛則上下之志可

通而不憂其否塞也中能行正則小大之才可量而不憂其無助也天下患無明主耳有此柔中之明主何患天下之無才何患人才之不濟乎故曰未濟亨也雖然既濟之時大險已過大事已定雖才小者可以謹守而無過至于未濟之時大險未過天下未定其勢非天下之大才不能濟天下之大難即小才或能共濟然必得老成練事者倡率于前則小者亦可因人以成事所貴乎明主量才而用之耳設或衡量不當誤使小者冐昧當先則必不能出險以終事故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汔

幾也坎爲水爲穴爲隱伏物之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狐之大者慣涉而知水之淺深是惟無涉一涉則濟矣小狐未曾慣涉不識水之淺深而冒昧嘗試是以一涉而濡尾則驚疑而不敢再進終于畏怯而不濟矣卦之六爻剛柔皆不當位然剛居柔位者慎重而不敢輕發則其事猶可濟也惟柔居剛位者冒昧而敢于爭先則僨事必矣小狐指初六六三而言以其才弱而居陽自以爲能涉而冒昧嘗試故一蹶而不復振也然猶有可濟之機焉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則皆相應也夫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

相救如左右手今三剛三柔無不相應相應則相助剛者賴柔者之協力固可以供其任使柔者賴剛者之提挈亦可以爲之應援實惟明主審辨而提策之天下事何憂不濟哉又按象傳于既濟之初吉曰柔得中于未濟之亨亦曰柔得中皆指離之中爻而言是二卦之用皆以離明爲主柔中乃離明之妙用也故一則能思患豫防制治于既濟之後一則能辨物居方開治于未濟之時然既濟柔中在下其明宜隱故爻示喪茀之戒未濟柔中在上其明宜顯故爻美君子之光又按卦辭至无攸利止矣象傳特提出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二句明未濟所以得亨之故蓋惟卦中三剛三柔陰陽相應則君臣上下情誼相聯痛癢相關緩急相救天下事大可爲也處未濟之時旋轉之機正在于此此其所以可亨耳夫子特拈此義所謂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聖人善于贊易如此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按未濟求濟全在得人辨物辨其剛柔也居方使各當位也非明主其孰能愼之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程傳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初六陰柔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朱子曰極字猶言極則猶界至之謂　雷氏曰初六知始之欲濟而不知終之不能續故曰不知極

按初六所謂小狐也陰柔本無能濟之才而居陽則又自以爲能濟既不量力又暗于度勢冒昧嘗試一涉而遂濡其尾則神氣沮喪終于不能前進矣此固小狐之羞亦豈非明主之恥乎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極者事之底極古之濟大事成大功者未任事之先必能見其始而要其終知其所以起事即知其

所以底績若燭照計數而龜卜者及其任事而底于
成也所罔不失尺寸此所謂知極也尭之用舜也曰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禹治洪水功至浩大而告成
不過九年周公東征不出三年而天下大定孔子曰
如有用我三年有成後世韓淮陰遊營平諸葛武侯
裴晉公等規畫時事瞭然于指掌之間然後出身而
任之及其終也皆不出于其所規摹之內未有胸中
茫無畔岸臨事嘗試知發而不知收而可用以任天
下事者故濡尾之羞在小狐罔無量力審勢之明而
在用之者亦短于知人之哲矣未濟之時何時也而

可令不知極之小狐漫嘗以僨事乎故卦辭既專以
爲戒而爻辭又首及之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按九二在坎險中至難濟也何以不乘舟而曳輪且併
無濡尾之象如既濟之初九者乎曰濟之難易存乎其
力之大小力小者尺寸之水徘徊不前力大者江河之
內如履平地至于事機之安危則又存乎此心之敬肆
心克敬者在康莊而無惰容故履險而加慎心不克敬
者處無事而不知檢故遇有事而多疏九二本剛健之
才又能中以行正是有大力而持之以小心者故其濟
大險也如車輪之行乎平地焉曳其輪正見其不恃才
而敬慎也既濟之初九有其剛而不及其中故猶不免
于濡尾未濟之九二但有曳輪無復濡尾則中之德又
有以善用其剛也以此求濟動出萬全大異于冒昧嘗
試不知極之小狐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按六三亦小狐也以柔居剛才不稱位處險極而不能
濟故爲未濟若不量其力冒險求濟則必至胥溺故曰
征凶幸與上九相應賴上九之提挈亦能因人以成事
故曰利涉大川葢未濟之時凡在位者有同舟遇風胡

越相救之勢六三居下之上責任重大若一不能支則
全舟覆沒患不獨在三矣此上九之所不得不援者有
上九之援此三所以利涉也自古王者永清四海以濟
兆民必有賴于同心之助其中豈無小狐之才如初六
六三者惟恃有大力者爲之倡率而提挈焉則小狐隨
之亦足以效其勵勳而增其氣勢是在知人善任之主
愼辨而驅策之耳使同難不同心大小不相助則舟中
皆敵國矣何以濟大險乎彖傳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六三才不當位而猶云利涉不恃其應而誰恃乎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

悔亡志行也。

胡雲峯曰未濟之時惟剛乃克有濟故九二九四貞吉上九无咎。本義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李隆山曰既濟之三離之上也未濟之四離之下也二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但既濟言高宗未濟則受命出征者耳。程沙隨曰震用伐鬼方此大臣贊其興衰撥亂之事。周櫟園曰震乃摯伯名詷爲震揚威武者非也見詩傳考補。

按貞者濟天下之本也九二九四皆以剛居柔不當其位是爲不正然九二得中中以行正故有吉而無

悔九四不正又不得中宜有悔矣離體剛明爲能自力于正以輔柔中之明主得行其濟天下之志故吉而悔亡惟四自處于正乃可以正天下之不正未濟之時恃險負固爲難于天下者多矣衆一鬼方則凡四方之蠢動者皆可槩見離明之主有志于濟世而此患不除則其[illegible]延土宇失陷而政教不行人民流離而邦本不固其何以臨御萬方爲生民主乎故其勢不得不伐伐之而有功不得不賞賞者所以鼓舞人心使之奮發以求濟也以三年爲期者功成有候非若無畔岸不知底極者也賞之以大國者不吝上賞有天下之大功則享天下之大利也既濟言高宗此天子親征也蓋奮伐于養安無事之世非親征無以作其偷惰之氣未濟言震此命將出征也蓋經營于禍亂方殷之日非命將無以資其共濟之猷故既濟不言賞而未濟言賞賞當其功則士無不奮雖小狐亦知用命而求濟矣非明王曷能有此救時之雄略乎○按漢史漢王與諸侯會于固陵以伐楚信越期而不至乃聽留侯計割地以封王信越遂滅楚蓋暗合此爻之義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印刓敝忍不能予致使功臣解體卒爲漢擒然則大國之賞所關

于未濟之時事者不小聖人繫此一辭豈無謂哉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按六五爲未濟之主以文明之德任人求濟有九二中正之臣爲之正應四上二陽相與夾輔能虛己而任用之此五之貞也故吉而无悔凡屬離明皆有光足以照物而光之出于柔中者則能養成柔順之德以麗乎中正非奸智用察以聰明才辨自炫而陵人者也故曰君子之光以君子之光照人則能辨物居方各當其用推心置腹不立城府使上下相信如一人功成不疑而人

皆安之故曰有孚吉當未濟之時非上下相信如一人則豈能得其心以盡其力而非照以君子之光則以智詐馭之以猜忌防之即使爵賞有加可以駕御豪雄役使貪詐而帝王之佐賢聖之才不肯屈而爲之用幸而有功終不能與之相安于事平之日求其吉而无悔也難矣故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暉者光之所映者也言不獨君子獲吉而凡君子所照之人被其暉映者皆獲吉也明王如此未濟安有不亨者乎　王註以柔順文明之質居于尊位付與于人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也付物以能而不疑物則竭力功

斯克矣故曰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按上九以剛明之才居鼎鉉之地亦惟任人以求濟而已上與三相應三居險極自知其才不足以濟勢不得不交懽于上九使其力以圖濟飲酒者交懽之具也上因而信之提挈六三與之共濟是三不至于胥溺而上無坐觀成敗之咎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酒從坎水取象正對六三而言然六三小狐也上飲其酒以濟事則可若因而受其狐媚以至于濡首則失其剛明之德而小人將乘此用事不能平險而适以造險矣是上之信三適所以自失也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夫子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知節則飲酒可以濟事不知節則飲酒可以溺人濟而不溺其惟君子乎本義解有孚于飲酒爲自信自養以俟命果如其說則有孚爲自信飲酒爲自養分作兩截中間一于字如何安頓此文義之難通也未濟之時上九身當大任乃所謂造命者非俟命者也若上九一人俟命則其餘皆當俟命矣四何必伐鬼方三何必涉大川二何必曳輪初何必濡尾而六五君子之光所照爲何事哉此事理之難通也蓋未濟之時水火不交剛柔失位聖人專取六爻相應爲挽救時事之大機故六三自征則凶而上九應之則利涉上九雖有剛明之才而其所以濟事者必非一手一足之力不得不與六三交懽而共濟使三不復溺則上乃可以逭咎其有孚于飲酒情也勢也豈有不顧時艱不圖共濟而惟自信自養以俟命之理哉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辨卷之十八終

周易辯卷之十九

吳郡 沭龍淵 潛夫 著

繫辭上傳上

按諸家解繫辭傳頭緒茫然愈讀愈悶淵不得已屏去塵詮熟讀本傳諦觀全易參之他經諸子驗之世故物情反求身心之際久之油然會心筆之于書沛然莫禦然後知聖人之言切理近情未始爲艱深之說以困人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傳意既得則經義愈明四聖之文理則若周行而諸家之葛藤俱可擺脫亦窮經一大快事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按易自羲皇有畫文周有辭故後世之學者但知求易于書舍書便不復知有易矣夫子以爲此不善學易者也善學易者不徒求之書書之外仰觀俯察盈天地之間無在而非易也蓋男女之類與知與能無人而不可學易者也易道之大者莫如乾坤凡易之中所謂奇而爲陽者皆乾之屬也偶而爲陰者皆坤之屬也舉乾坤便足以挈易之綱盡易之蘊矣然乾坤豈待易而始定乎自有天地以來天以尊而統御羣有地以卑而順承天施生之成之終古不息者是乃乾坤自然之法象也而學者必求之六奇六偶以爲乾坤在是是與扣盤捫燭而謂之日者何異乎易之中既有乾坤則又有貴賤有剛柔有吉凶有變化此四者皆易之條理聖人之所昭晰以示人學者所當觀玩而不可忽者也蓋聖人作易即乾坤二體演之爲六十有四一卦有一卦之時事而所謂貴賤者即六爻上下之位而定其差等所以表其行事之地使人隨地而觀其展布者也然貴賤豈待易而始位乎凡天地間君臣上下卑高秩然高者職要

以御下卑者職詳以事上等級分明而體統相維是即易中貴賤之所由位也所謂剛柔者就陰陽之材質而辨其優劣所以表其任事之才使人隨才而較其功能者也然剛柔豈待易而始斷乎凡天地間人才區別動靜異宜凡動而有常者必剛毅果斷足以擔荷天下之大事靜而有常者必柔順安貞足以凝承天下之大業是即易中剛柔之所由斷也所謂吉凶者就其才地之相值而觀其行事之當否以明其得失之報使人決其趨避之幾者也然吉凶豈待易而始生乎凡天地間人事紛雜氣類不齊就其意之所向貞邪各從其類是爲

方以類聚事之所歸淑慝不相爲羣是謂物以羣分貞
淑者不求慶而慶至邪慝者不期殃而殃至其兆先見
其應不爽是即易中吉凶之所由生也所謂變化者就
其時事之遷移而審其時義之所在以權其應變之方
使人致其精義入神變通化裁之用者也然變化亦豈
待易而始見乎試觀日月星辰之屬在天成象者聯明
隱見不一其時何以終無斷續光景常新山川動植之
屬在地成形者榮枯開落不一其候何以生意循環歲
月滋植此可見生成于天地之間鼓鑄於乾坤之道者
變變化化神妙無窮是即易中變化之所由見也學者

安可不瞯目會心體備此道而徒索之簡編拘文牽義
皓首而不得其說耶吾故曰善學易者仰觀俯察盈天
地之間無在而非易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
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按此言乾坤之道具足乎人身欲人反求而自得也承
上文言易之變化見于成象成形者如此是故天地之
間剛柔八卦之摩盪雷霆風雨之鼓潤日月寒暑之運
行凡此皆天地變化之迹無一而非乾坤之道所寓是
以人生其中皆得天地之全氣以成形稟健順之至理
以成性無有不具足乎乾坤之道者以陰陽分類而言
則本乎乾道者成男本乎坤道者成女男主乎動而女
主乎靜剛柔之所以各成其質也以健順合德而言則
乾知大始而于物之所當成者無弍遺于知之外坤作
成物而于物之所已知者無弍辭乎作之勞始必要其
成而成不斷其始知行之所以相資爲功也蓋成男成
女言人生本具此乾坤之道而知始作成則惟實體乾
坤之德者能之也凡人之生氣稟不能皆醇物欲不能
無累固有乾道失而男不成男坤道乖而女不成女者
有知之而不能作者亦有不知而妄作者有知之作之

能始而不能成者此其人于天地之間慚負已多豈得
復以乾坤之道自命也哉然此特有所阻溺錮蔽而然
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夫自有人類以來雖世盛世衰時
事不一然剛柔八卦之摩盪也如故雷霆風雨之鼓潤
也如故日月寒暑之運行也如故則若男若女具足乎
乾坤之道也亦如故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
不肖可以能行焉無古今無聖凡古非獨盛今非獨衰
聖非有加凡非有損也學者但知求伏羲之畫誦文周
之辭以求所謂乾坤之道者而不知反求諸身若男若
女罔不具足固有伏羲之畫所不能盡文周之辭所不

能盡者任人知之作之而不窮也吾故曰盡男女之類與知與能無人不可以學易者也又按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以下六句承上文天地變化以引起下文成男成女見男女之生皆本天地剛柔之質具乾坤健順之性以成人耳文義甚明而諸家之說皆指伏羲畫卦而言此特泥于八卦二字故爾不知此所謂八卦即指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八物而言雖以八卦二字為文其實不指畫卦猶之帝出乎震兩節不過借八卦以表八方之名位耳豈亦指伏羲畫卦而言耶且本文並無伏羲字樣若論伏羲始作八卦則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節

夫子固明言之矣何必于此處作此隱語耶世儒解經所見膠滯種種如是相沿千百年尚未有能正之者竊幸已覷破不得不為之道破具眼者當自了然〇又按朱子云男女通人物而言但偏考經傳凡稱男女者皆人類耳至若物類但稱牝牡或稱雌雄未有通稱男女者彭氏云以乾坤之道成男女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故男女以人言也此說得之〇又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說者皆泛言天地造物今細按上下文義此二句緊接上文成男成女以起下文易知簡能為賢人之德業是專主人事非泛言

造物也即坤作成物物字亦與詩之物則大學之格物物字同義皆指物理之具乎人身者如有男女即有夫婦父子君臣長幼朋友有是物必有是則有是形色必有是天性本自完成無少虧欠然惟乾乃能知其大始惟坤乃能作成其物何也人惟至健則心無私蔽故能照徹于其始而所知不落一偏之見惟至順則循理無違故能直抵于有成而所作皆以貞固為期所以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乾知中有生知學知困知為皆所以知大始也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坤作中有安行利行勉行為皆所以作成物也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

也乾坤以陰陽對待而言乾屬男坤屬女以一身兼體而言乾屬志坤屬氣志非至健不足以帥氣氣非至順不足以從志而持志以養氣其功全在乎集義此孟子兼體乾坤之學所以接孔子而承三聖者然孟子七篇未嘗言易則所謂善易者不言易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按上文知大始作成物即所謂賢人之德業也此節特

指出易簡二字以示人使人知用功入手處耳自凡人
觀之雖不以知大始作成物爲天下極繁難之事殊不
知成男成女道本具足所謂有物有則者因夫婦之所
與知與能即非從順合德之人而所知未嘗全昧所作
未嘗全廢故孟子常以齊宣不忍一牛令人乍見孺子
等事提醒人心以見良知不慮而知何其易也良能不
學而能何其簡也其在凡人且然況于健順合德之賢
人乎健之至者所見無難事順之至者又能行所無事
是乾之知大始也以易而知耳坤之作成物也以簡而
能耳且我既易知即有以膺天下人之知是天下無不

可見之心而可以交修無怠久要不忘矣故曰易知則
有親有親則可久而爲賢人之德也我既易從即有以
率天下人之從是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可以衆長並
效日懋乃績矣故曰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而爲賢
人之業也其德其業皆以易簡得之故曰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也古之賢人修德于身則羣賢輻湊以至四海
之遠莫不尊親千歲而下猶思尚友措業于天下則百
工熙績以至澤被萬物庶草蕃廡遺業所垂萬世永賴
此其有親有功可久可大明效如此人以渺然一身而
可與天地並立爲三豈虛語哉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

位乎其中也善學易者何不從其易簡處求入乎
右第一章　蔡虛齋曰此章之言一以見人當求
易于天地一以見人當求易于吾身蓋易理本
在天地與吾身其易書則是天地人身之易之
影子也　按此傳乃孔子贊易第一章書括盡
全易之旨明示學易之門眞萬世之日月也但
先儒講說支離使人難曉惟蔡虛齋數語稍見
大意故錄于此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
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

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按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云德惟一動罔不吉
德二三動罔不凶古人之言吉凶者多矣而莫詳于易
蓋聖人憂世覺民其情甚切不得不明言其故以告人
使各知所趨避也羲皇當結繩之世未有文字始設卦
象既以象示人文王周公猶恐人未喻其意也觀卦象
而繫之辭則以辭示人先聖後聖生不同時用意則一
要以明吉凶而已矣顧天下時事變化多端吉凶之幾
隨事倚伏凡人識慮淺近固不能先事而逆覩即聖人
神明洞照亦豈能縷指以告人于是乃即卦中剛柔二

象相推而生變化爲如乾之剛也以一柔推之于下而生姤再推而生遯生否以至于坤坤之柔也以一剛推之于下而生復再推而生臨生泰以至于乾嘗其生姤也則陽退而陰進爲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及其生復也則陰退而陽進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象如是轉輾相推凡六十有四而天下變化之端大要已備至于卦中爻位相乘有剛居剛位剛居柔位柔居剛位柔居柔位條析推之則變化之中又有變化凡三百八十有四而天下變化之事巨細畢陳矣聖人于此觀其所處之當與不當行事之善與不善或得中得正或不中

不正盡舉其吉凶之故昭揭以示人豈聖人鑿空而言之哉由其變化之生得于剛柔之相推者悉有所據以爲辭耳是則聖人之辭辭卽象也所謂化工肖物者是也聖人之辭辭卽道也所謂文以載道者是也故觀其辭之吉凶而人事得失之象可見觀其辭之悔吝而人心憂虞之象可見觀其辭之變化而陰陽消長君子小人進退之象可見觀其辭之剛柔而晝夜明暗之象可見觀六爻之動而三極之道可見三極之道謂天地人之至理也易主人事而言然人之道卽天地之道三極本一極也此至極之道人與天地俱莫之能違得之者吉失之者凶其理自然其應不爽故聖人卽六爻之動而觀其道之得失明示以吉凶要使人皆望極而趨赴極而止無失乎人道卽無悖乎天地之道焉耳○又按憂虞之虞與娛同猶樂意也上文失與得對下文進退晝夜皆相對則憂虞亦相對爲言人之所行失道則凶得道則吉用心衡慮而憂則能自訟而爲悔安意肆志而虞則必各恥辱而吝○變化者進退之象以陰陽消長君子小人進退言之其義甚明○凡剛多明凡柔多暗故以剛柔爲晝夜之象○六爻之動動謂動作也夫子贊易凡六爻之事無不以其動言之故曰爻也者效

天下之動者也又曰爻象動乎內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皆指人事動作而言大凡人事得失靜時未可見必于動處見之聖人于六爻必言其動者正欲人之愼動以避凶而趨吉耳說者以爲揲蓍交重之動誤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按此承上文言聖人作易以明吉凶而三極之道已昭然于爻象之中矣君子學易將以明道而體之于身也是何可不審其序而安之又何可不卽其辭而玩之乎

蓋易有易之時時之險易其推遷有序易有易之位位之貴賤其進退有序此所謂易之序也君子以身歷乎時位凡時之所值無避時之來位之所乘無出位之思及乎時已變位已遷而君子所以處之者亦必無膠滯故轍而有齟齬不服之意是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惟其安也故值其時即有以施其濟時之術踐其位即有以盡在當位之才隨其所遇無不裕如也苟其心隘應不安無整暇自得之趣則不惟處屯蹇否剝之會無以轉移厄運而終致淪胥即當泰豫晉升之時亦何以馳驟康莊而免于蹉跌也哉既欲安乎易之序自不

得不玩夫爻之辭蓋一卦之時事既有彖辭以揭全卦之大旨即有爻辭以明六位之施用如乾之四德雖足以盡一卦之蘊矣而乾德之施用必從六位而顯故有一位之用必有一位之辭以發揮之潛也見也惕也躍也飛也亢也一位有一位之用一字有一字之義不玩其辭即無以明其義而致其用豈能動而合道哉乾卦如此他卦皆然故爻之變化多端即辭之形容曲盡作易之聖人必極深研幾以繫之學易之君子曷可不悅心研慮以玩之從古聖賢爲學疑悟相因憤樂相乘君子之于易也當其未得之時嘗不勝其憤以求之則于

既得之後自不禁其樂而玩之耳至于玩之熟樂之深則三百八十四爻之事理無不了然于心目之間而後六十四卦之時用乃得暢達于身世之際故當其居也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是靜而窮理知之無有不明矣及其動也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動而應事處之無有不當矣知之無有不明應之無有不當則是道備乎三極入盡而天隨天下吉祥善事莫不會合乎君子之一身而推行其道足以利天下及後世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豈幸也哉　動對居而言謂動而應事也變亦動也即六爻之動也

右第二章　按前章言學易者當反求諸身而以易知簡能爲入道之門此章言學易者當求道于書而以象辭變占爲考道之鏡既求之身又求之書則自心之理得而愈覺書辭之親切有味矣此所謂善學易者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按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中言前章之意也六十四卦其例皆然故云通例總示人以吉凶悔吝之故而開其趨避之路與補過之方耳彖斷也卦辭謂之彖象像也

所以像一卦之時事者如乾之象天即有兼備四德自強不息之事坤之象地即有承天時行厚德載物之事屯之象雷雨滿盈即有動乎險中建侯以亨屯之事蒙之象山下出泉即有果行育德求師以發蒙之事推此而言凡有一卦之事必有一象以擬之而斷之以象辭故曰象者言乎象者也爻之爲言效也變即動也蓋一卦之事必就六爻之動以觀其施用之得失而爻辭即效此而發揮之故曰爻者言乎變者也乃其象爻之辭有曰吉凶者有曰悔吝者有曰无咎者何也吉凶者言乎其事之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事之小疵也无咎者

言其事本有咎而善于補過故无咎也作易聖人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指引天下後世之人去迷就明避凶趨吉大要如此故以爲易之通例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

按此承上文爻者言乎變而言也蓋有六爻即有上下上爲貴下爲賤名分不同即于爻之六位辨之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而凡時事之所當施用者就此爲行事之地矣如五爲君位其餘爲臣位則以君臣分貴賤而臣位中有公卿有牧伯有士庶則又以臣位之崇卑分貴賤貴者有統御羣下之權故主于率作興事然使君行臣職則叢脞之患滋賤者有分任上事之責故主于奮庸熙績然使臣侵君權則僭踰之罪大此得位行道者所以求當其位之難也

齊小大者存乎卦

按此承上文象者言乎象而言也蓋有卦象即有陰陽陰爲小陽爲大才分不同即于卦之二體定之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而凡時事之所當肩任者即此爲治事之才矣抑以小大相須之用言之則剛柔固宜于並濟以小大消長之勢言之則扶抑尤貴于兼行要之聖人于卦之大者必敎之法乾之徤以制陰則大者無失乎

其大而小者自消其逆飾之萌于卦之小者必敎之法坤之順以從陽則小者得安于其小而大者仍資其代終之力此卦材之小大散見于諸卦者似乎不齊而聖人必有以齊之蓋一以乾坤之道齊之而已矣

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按此承上文吉凶者言乎其失得而言也蓋爻位有貴賤而貴賤之位處之有當與不當卦才有小大而小大之才用之有善與不善此吉凶之所由生也然未有辭之先止有卦畫而已其孰吉孰凶非上智莫能辨也迨有辭以後則吉凶之故聖人既明言之矣雖中智以下

皆能辨之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凡術家之辨吉凶以
數數則有驗有不驗聖人之辨吉凶以理理或一時未
驗而究無不驗顏子之仁也夭而貧豈得爲凶盜跖之
壽也壽而富豈得爲吉聖人之辭以此辨之故其書爲
萬世之龜鑑不若術家之說近于荒唐而不可爲訓也
夫吉凶之辨既明則趨避可決矣至于悔吝雖云小疵
然小疵不改必成大咎而凶且立至是以不可不憂憂
之則當于善惡動而未形之際早定所從即可以預消
其悔吝而不至積小以成大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此
君子慎獨之功大賢不遠之復也无咎雖云補過然有

過而苟安則補之不力而終于有咎所以不可不震震
則有悔罪省愆不敢一日苟安之意乃可以改行自新
復于無過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此成湯改過不吝之
勇太甲自怨自艾之誠也所謂趨吉避凶之道莫切于
此聖人一一著之于辭此君子所以樂而玩之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按此總結上文而申言其大指如此舉卦之小大則爻
位在其中舉辭之險易則吉凶悔吝无咎在其中凡吉
无咎者爲易凶悔吝者爲險辭之易者使人坦然知所
率由辭之險者使人惕然知所畏避故曰辭也者各指
其所之指如指南之指謂指示人以趨吉避凶之路使
不迷于所往也　又按說者以險專屬小卦易專屬大
卦其實不然凡小大卦中各有險易如復之五陰皆小
也而二三四五之辭易上六之辭險推之他卦亦象類
是可見小大各有險易而辭各指其所之譬之男女二
人雖有陰陽之別而其行事各有得失便各有吉凶悔
吝豈得謂男偏易女偏險乎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按此章言聖人體易之全功也易之爲教要以盡人事

而已當其人事盡處準則已定即天地亦莫之能違故
曰易與天地準言準立于此而天地協于彼也如前章
所云易簡理得而成位乎中居安樂玩而自天祐之正
以易之準立于此而範圍曲成總不外是故位與天地
並而天亦從而祐之耳此準在人曰物則亦曰天則亦
曰帝則而易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隨其所値之
事所當之位一一舉此則以告人人之則定于是而天
地之則亦定于是更無有出其範圍者故曰易與天地
準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滿也所以補
其缺陷而使之各足也綸理也所以理其雜亂而使之

不相侵犯也此其能事在全易中未可枚舉即以屯蒙
二卦言之屯之九五用初九以亨屯則天下之險難可
平蒙之六五用九二以發蒙則天下之蒙蒙可發此所
以補其缺陷也屯之六二守女子之貞義當捨初以從
五蒙之六三犯金夫之戒理當用擊而不用包此所以
理其雜亂也彌綸之用即此可見況盡六十四卦之變
其能事可勝道哉由此言之天得易以清地得易以寧
而凡覆載于天地間者各得易以遂其生成豈非此一
定不易之準爲足以盡彌綸之用故耶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
狀

此一節言易之準所由明也易固能彌綸天地之道然
使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有所不知則準無
由定未足以致彌綸之用也乃深于易理者皆有以知
之而不疑何也易以陰陽分八卦八卦之中五行具焉
而以五行八卦之文理推之凡日月星辰之屬在天成
象者天之文也山川動植之屬在地成形者地之理也
仰以觀焉俯以察焉凡文理之顯然可見者明也其不
可見者幽也使有明而無幽則明者孰從而發呈使有
幽而無明則幽有不終于寂滅也哉君子知明之故故
顯者微之有以窺其明之所藏者當有而無窮知幽之
故故幽者闡之有以見其幽之所發者日新而不已夫
此顯微無間內外合一之旨君子固當返觀默照自得
于身心之間乃因仰觀俯察參考于天文地理者又曉
然有得于其故則證驗愈爲親切矣若夫陰陽消長數
有必然當其長也是數之始而生也及其消也是數之
終而死也死生之說殆非一端或以爲仁壽鄙天定延
促于修悖或以爲夢幻泡影齊彭殤爲妄作而要之原
其始而反其終則知有生必有死者天地之常數無論

神聖與凡愚罔不同歸于盡而有不惜生而存不隨死
而亡者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此則生生之至
理凡愚之所不自知而聖賢獨有以自主是則存乎其
人之迷與悟而未可以其說槩論之人人者也君子知
其然也故全而生之全而歸之生順死安浩然于天地
之間而無愧生不足戀死不足怖生寄死歸脫然于塵
埃之外而無累由其原始反終玩易已深確有真見故
也至于天地間合陰陽之氣聚五行之精融結而爲物
其在人身則五官百骸是也其性靈附于其中能聰明
識道理變化百出不可端倪使五官百骸莫不聽其指

一揮運用者遊魂也五官百骸塊然一物豈能爲變有遊魂附其中故能爲變魂附于物則名爲人人卽有形之鬼神也魂離于物卽名爲鬼神鬼神卽無形之人也人與鬼神雖幽明迥隔然惟人之情狀可見故鬼神之情狀亦斷然可知夫鬼與神有合而言之者如言鬼神之爲德與鬼神合其吉凶者是也有分而言之者在天爲神在人爲鬼卽在人亦有分而言之者聖賢之死爲神庸衆之死爲鬼爲神者昭布森列于星辰河嶽之中與造物同其靈爽爲鬼者蕭然棲託于壠墓之側出沒隱見于冷風清野之際又有夭札瘵癘强死而無歸則其

鬼亦皆出而爲淫厲大抵卽其生前之作爲可以知死後之情狀其貴賤苦樂種種不同君子知其然也故務爲閑邪存誠澡身浴德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又必協諸春雨秋霜而以禴祀烝嘗盡報本反始之禮以至上帝百神莫不隆其典祀又必質諸聰明正直而以刑賞予奪昭福善禍淫之報以至出王游衍察乎日鑒在玆此豈神道設教姑借是以愚民耳目乎良以陰陽五行審觀其精氣之聚散以知其游魂之陟降固有確然可知之情狀耳中庸所稱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豈無故而云然耶是則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此三者天下至理所存易之所據以定天地之準致彌綸之用者要在于此儻凡民習焉而不察而怪迂之士又籍口而爲妖邉至于理學之家以攘斥佛老之故併斥鬼神死生之說爲誕妄至諱之而不敢言遂不復深求其故終于疑有疑無莫知端的求其眞能知之者天下鮮矣乃深于易理者皆有以知之而不疑則皆有以得其準之一定而不可越者是以幽明之間彌綸各盡其道而凡死生鬼神皆有以區處條理使各得其所而無遺憾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一節言易之準所由行也不違不過不流皆對準字而言夫準之所在旣知之無不至矣必行之無不力而動靜云爲皆與準合是謂不違而其所以能不違者何也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也健行不息與天相似則無欲乃能合理柔順安貞與地相似則養氣自能配義使其心爲一毫私欲所累以一毫私意自蔽便與天地不相似雖有過人之才絕世之智鮮有不違乎準者此君子之德行所以必期于至健至順兼天地之能乃克盡人

倫之至而何進之有焉既有以成己必有以成物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準而不過乃足以明物我一體之仁謂天地生成之意而其所以能不過者何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也前所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無所不知是知周乎萬物矣而有一物卽有一物之道以濟之所謂區處條理使各得其所而無遺憾者是也艮以易知簡能之德既具足乎我身則知始作成之功自能兼濟乎天下而何過之有焉然天下亦多故矣事變亦叵測矣術途守轍往往窒礙而難行觀變審時常以旁行而克濟如包承包羞不失爲亨否之

大人獨行遇雨不失爲夬夬之君子遇主于巷乃睽之九二所以能合睽有孚攸濟乃未濟之上九所以能濟險諸若此類皆旁行也旁行固所以求適于正道而何流之有焉乃或者謂自古濟天下者其任事極勞而猶未足以大慰人望旁行者其用心良苦而恒不免爲疑謗所歸若是則其心得無甚憂而其愛物之仁亦得無少減乎然此固不足慮也何也凡人無所得于心而欲勞身以徇物有所私于己而又欲分惠以利人則憂將日深而愛且日損若天地相似之人以廓然無物爲心以父母萬物爲量有所得于心是以樂天知命履夷險而恬適自如其不憂無疑也無所私于己是以安土敦仁淵湛恩而悲心彌篤其能愛無疑也此其所以終始不違乎準而彌綸之用卒能盡萬物而無遺也與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總結上文而申言其所以然也言天地之化無窮萬物之生生亦無極而易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準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其彌綸之功用至矣盡矣然豈物物而彌之物物而綸之拘乎方而滯乎體者之所能爲乎是固有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埶府有晝夜

而道無晝夜知亦無晝夜知此道者不離乎幽明而不隨幽明爲顯晦不出乎死生而不因死生爲去來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鬼神之所以爲鬼神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皆恃此道爲之主宰恃此知爲之管攝也誠能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從此著而爲象演而爲辭象有形也而莫測其所以形辭有聲也而莫測其所以聲形與聲相屬而萬法生焉天地之準于此乎立彌綸之用于此乎行而終莫測其所以爲準所以爲彌綸者豈非有神焉行乎其中而易卽從此而生其變化乎夫謂易與天地

準似乎有方可域有體可定也而此通乎晝夜之道而
知者神妙莫測安得以方求之變易不窮安得以體索
之借使神而有方也則亦拘乎方而已夫豈能爲方使
易而有體也則亦滯乎體而已夫豈能爲體哉故善學
易者當求其準之不可越者以本爲典常求其无方无
體之不可拘滯者以造于神妙則易不可勝用矣
右第四章　按易中所著皆天下大經大法推而
放之四海而準推而放之千萬世而準者故曰
準此彌綸天地之符印也仰觀俯察節所以明
此準也與天地相似節所以行此準也範圍曲

成二語乃總括之耳然有法者有法法者準者
法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此法法者也神而
明之變變化化不滯于法而爲萬法之宗此聖
人體易之全功也君子學易亦期至于是而已
矣非孔子其孰能與于此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按前章言乾道坤道又言彌綸天地之道通乎晝夜之
道雖道字屢見尚未明言道之所謂也故此章申言以
發明之葢舉天地之大人物之衆總不離乎陰陽二氣
之運行而所以運行乎其中者一而已矣一者何也道

也譬之于日月之闔合似乎有二而一開一合者誰爲
之乎又譬之于指指之屈伸似乎有二而一屈一伸者
誰爲之乎由此推之天時之晝夜地脈之起伏海水之
潮汐皆似乎有二而一晝一夜一起一伏一潮一汐凡
所以運行乎其中者一而已矣一者何也道也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此道之運行無始亦無終無古亦無今
嗣積不已粹然至善無少夾雜故曰繼之者善也人得
之以生有一物必有一則有形色必有天性圓滿成就
無少缺欠故曰成之者性也性字從心從生此至善之
道與生俱生具足于吾心生生而不息者所謂性也帝

舜謂之道心成湯謂之恒性帝堯以此成其廣運之德
文王以此成其不已之純此皆克全其繼善成性之本
然者至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豈非見道之言千聖
一揆者乎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
按此言道具於性固無有不善然人之體是道者必其
見之全知之眞如上章所云知大始知幽明之故死生
之說鬼神之情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此則知與仁
融合爲一日用間觸處洞然以至巧力俱全聖智兼盡

乃始無失乎成性之本然耳若夫資禀有偏各得其質之所近學識求到止就其詣之所臻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大道或幾乎分裂此即其端曲學之所由起也至于蠢蠢蚩蚩醉生夢死知有飲食男女之欲不復知有民彝物則之良如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天性乃終于錮蔽此則放僻邪侈之所由滋也求一見性明道之君子朗朗乎揭日月而行與天下共由乎蕩平正直之路者有幾人哉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按此言君子體道之功用也君子之道有所顯亦有所藏顯者顯諸我性之仁也蓋我性有不可掩之仁凡君子之見諸行事者自親親長長以及仁民愛物皆有燦然明備之倫理而此燦然明備之倫理皆至誠惻怛之仁心所發是顯諸仁也藏者藏諸我性之用也蓋我性有不容已之用凡君子之退藏于密者雖不覩不聞寂然不動自有感而遂通之至理而此感而遂通之至理即千變萬化之大用所存是藏諸用也夫仁存于內而君子有以顯之則自能普利萬物而不憂乎事勢之或阻用達于外而君子有以藏之則罔已都深有本而不憂乎智力之或窮此所以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夫樂天知命者聖人也聖人則何憂之有然始而憂道之不明乎身也學焉思焉未嘗不發憤以求通既而憂道之不行于天下也悲天憫人未嘗不焦勞以救世君子之心豈有不與聖人同憂者而惟其仁有以顯用有以藏則成己成物綽乎有餘俯仰自得快然無憾雖聖人有憂君子竟可以忘憂矣是以道得于己而德日益盛道措諸天下而業日益大無論日用不知者莫能測其涯即見仁見智者亦豈能窺其所至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

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言君子之道無所不該隨事立名義類不一然循本而言只此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同出而異名耳故以道之富有而言曰大業以道之日新而言曰盛德以道之生生不息而言曰易以道之成象而言曰乾以道之效法而言曰坤蓋乾知大始凡事之形象已可逆視如成竹在胸故曰成象坤作成物凡其所爲皆效乾之成象以爲法故曰效法以道之極數知來而言曰占謂據目前之得失推極其數以知將來之吉凶此所謂占也以

道之通變而言曰事謂趨時適變天下事業皆從此生
此所謂事也以一陰一陽之道神妙不測而言曰神神
非造道之至義精仁熟無以幾此故終言之以見君子
之道之造其極至也

右第五章　按此章明以易道屬之君子故亾言
道即實之以繼善成性而以見仁見智日用不
知引起君子之道顯仁藏用節正指君子體道
之功用而末以不測之神結之見君子之道之
造其極至也說者泛言造化殊爲渺茫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

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
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
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按此章言易道之廣大盡於乾坤乾坤之德妙在易簡
雖至大至廣人皆可學而至恭即首章之意而申言之
也○廣而無際大而無外君子之道原自如此聖人舉
而載之于書名之曰易則其理盡在易中易之廣大有
難以語言形容者以言乎遠則推而放之六合之外而
無所限極是不禦也以言乎邇則凡夫婦居室之間日
用飲食之際目擊道存不煩造作而至理畢具是靜而
正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如上章所云天文地理幽明
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巨細不遺是備也易之廣
大如此然豈散漫而無所統攝者乎亦統攝于乾坤而
已矣乾健行而不息以爲坤之主宰坤順理而無違以
代乾而終事此乾坤之定分也然而各有動靜焉靜以
立體動以致用乾之靜也專壹不二無或有片私之猾
雜及其動也直遂不撓終必至暢達其本情夫是以一
念之萌莫遏之爲萬方之福澤此大之所由生也坤之
靜也收斂凝固陽未至而不炫其才及其動也發幽出
滯陽已至而大展其蘊夫是以即之寂若無物而實有

以造萬有而無窮此廣之所由生也生有油然不容已
之機有勃然不可遏之勢焉假使健不如乾順不如坤
則靜而不專不翕動而不直不闢存諸中者無純一凝
聚之理而發諸外者鮮果毅開拓之才則雖欲務爲廣
大而廣大何自生乎此易之廣大所以必屬之乾坤也
夫乾坤在天地則大如天廣如地者天下之所莫能配
也而世有作易之聖人體易之君子既秉乾坤之德則
自能極廣大之量雖以之配天地可也且廣大之中有
變通隨時因應不窮之用焉即以之配四時可也有乾
陽坤陰明暗相資道乎晝夜之道焉即以之配日月可

也若此者豈大賢以下所可幾及哉然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能之出于性生者同愚夫婦之所同然孩提少長之所素具也苟自其易知者而知之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公以生明雖有甚難知之故而艮知燗如不啻明鏡之照物也自其簡能者而能之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順極生徙雖有甚難能之事而艮能裕如不啻鴻毛之遇風也此所謂易簡之善也自古聖人君子德造其至假乎非人所及要不過循此易簡之善以至此耳豈有他繆巧哉故終之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蓋欲天下後世之學易者毋徒震于其廣大之名而自求其易簡之道易不在書而在吾人日用間矣

男 方國 大受 校

周易辨卷之二十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繫辭上傳下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按孔子之時世衰道微學易之家日流于曲學小數不復求其至理所在而聖人作易用易之本旨終將晦蝕而不可見矣故夫子作傳自天尊地卑以下節節發明至此又穆然深思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得諸心而體諸身者謂之德舉而措之天下

之民者謂之業有德則業之體以立有業則德之用以行而聖人所以崇進其德日新而不已廣修其業富有而無窮者莫不于易中載之自乾坤以至既未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綱舉目張脈列緒盡變通不拘神妙莫測何一而非修己治人立德立功之事聖人固已身體而力行之矣又舉而筆之于書以教天下後世蓋昭昭乎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人皆可知人皆可能也顧欲究極其全體大用了然于心目之間推行於身世之際而夷險一致動靜咸宜則非智崇如天禮卑

如地者無以與乎此也人惟有極高明之學識乃能致察乎德業之所以然必有極親切之踐履乃能安行乎德業之所當然故智欲其崇而崇必放天蓋智出于乾之至健者其心無所偏蔽故智崇而明無弗晰也禮欲其卑而卑必法地蓋禮由于坤之至順者其心一于謙守故禮卑而履無弗安也明無弗晰履無弗安此德之所以日崇而業之所以日廣也易之為用如此而已然聖人之所以崇德廣業者豈待易書既作而後行哉蓋自天地設位而易已行乎其中矣易行乎天地之中即具足乎人性之內惟是易之在天地者生生之理不待

存而自無不存而人自成性以後則有存者有不存者其存者為聖人之德崇業廣以渺然一身而有參贊天地之能事其不存者為衆人之敗德廢業漸負天地至比于人數而不得則甚矣成性之不足恃而存存之功為不容已也存存之功要不外乎知禮二者誠使知崇如天則性無不明禮卑如地則性無不定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行而宜之之謂義莫不本成性以出而德業之資焉者綽乎有餘裕矣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知存存為道義之門則知易不在書而在性可以反求而自得之矣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按此承上章言易道雖成性所自具然使學易者不深明乎象爻之義則無以爲我性之證而立言動之準雖欲存存而不知所以為存也夫聖人之所以存性者其法不待象而傳其意不待辭而著然欲以垂教天下萬

世則不得不設爲爻象以示人而其所以謂之象者何故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也賾雜亂也即六十四卦中所陳之事類是也天下事變多端故其事類亦紛然而雜出而其所以處事之方應變之術亦不可以一二端盡也聖人有以見及乎此而一一擬諸其形容即一一象之以物宜物宜者物類所宜與天下事類之形容相肖者是也大者如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小者如鳥獸蟲魚頂趾腓股之類皆借彼以喻此若化工之肖物與凡詰言文字之所不能摹繪者悉寓其意于物象之中使人觀象會意

則事理當然之則皆可以瞭然于心目之間夫是以謂之象也前之聖人既立此象後之聖人又爲之廣其象而繫之辭辭莫詳于爻而其所以謂之爻者又何故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也動謂動作也即六十四卦之時事分六位而見諸施行者是也天下之動隨時變遷雖不可爲典要然六爻之位貴賤高卑秩然有等舉天下之動會而通之皆有萬世不易之典禮行乎其間凡動而合乎典禮者必吉悖乎典禮者必凶艮以典禮之行出于蒸民秉彝之性爲天理自然之則事無小

大動必由之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夫子與顏氏子論爲仁必期于復禮雖聖人盛德之至不過曰中禮唐虞之治稱爲郅隆亦不過曰惇典庸禮春秋列國卿大夫於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際即以卜其人之死生魯爲秉禮之國君子知其後亡晏子言齊陳氏之禍惟禮可以已之由此觀之典禮之得失爲吉凶之明驗如影響也聖人有以見及乎此故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使天下之人上自天子下至士庶皆得效法于此以爲趨避之幾定從違之準焉夫是以謂之爻也夫象以言天下之至賾賾則紛糾

而難理似可惡也然至賾之中有至切要之義理焉從而尋繹之則有趣悠然未有不會心而解頤者而何惡之有爻以言天下之至動動每易失其常度似可亂也然至動之中有至安定之法度焉從而持循之則身心肅然未有不應規而合矩者而何亂之有惟其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故其言爲萬世之法言其動爲萬世之準則後之君子居安樂玩凡有言也必擬之而後言凡有動也必議之而後動則一言一動皆有典常之可守即至于趨時適變有非平時意慮之所及非尋常塗轍之可拘者亦皆時措而咸宜泛應而曲當焉所

謂擬議以成其變化也夫變化由我心而生本無所因襲于前然象爻皆聖人所著無一非至理所寓故必深明乎象爻之義者乃足以爲我性之證而立言動之準此存存之實功道義之所從出德業之所由隆也世有不察物宜不循典禮鹵莽于象爻之間而空談性理以爲圓妙者果可以學易乎哉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

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釋中孚九二爻義

按此下七爻解在本卦中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釋同人九五爻義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釋大過初六爻義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釋謙九三爻義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釋乾上九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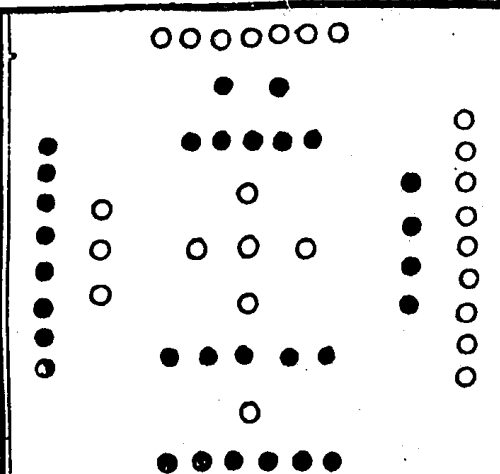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釋節初九爻義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釋解六三爻義

右第八章

河圖

按河圖陽數左旋陰數右轉五位居中建極四象環列四面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聖人觀之以作易又因之以制筮而爲世文明之治千古精義理象數之學本于此乎備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按上傳第一章至八章皆統論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至此章乃專言筮法而筮法本於河圖故先以圖數言之圖有自一至十之數分而言之一三五七九皆陽也故謂之天數二四六八十皆陰也故謂之地數天地之數各有五而分布于上下前後中之五位以其次序而言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皆兩相得如兄弟之相爲鴈行而不亂也以其配合而言一與六

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各有合如夫婦之相爲匹偶而不離也此既可以見陽唱陰和天生地成之大義矣乃其數皆以五爲限自天數五而積計之五其五而得二十有五自地數五而積計之六其五而得三十又合天地之數而總計之既五其十而得五十矣乃其餘數則又有五焉由此觀之凡物之數皆限于五如五行五常五倫五官五色五聲五味之類莫不以五爲紀則自五十有五而推極之雖千變萬化神妙莫測未有不範圍乎五數之中者故曰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程伊川曰大一生數地六成數纔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爲物變化鬼神之用也○張南軒曰天地自然之數盈虛消息往來不停變化雖妙而數有以成之若月令所謂鳩化爲鷹雀化爲蛤草木乃茂草木黃落可以曆數推而迎之此天地之數有以成其變化也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其神勾芒其神祝融其神蓐收其神玄冥各司其時各治其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之也○按前章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有理必有氣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道必有器氣以運行而言器以成形而言運行者必有節候成形者必有條件而數生焉數也者所以紀其節候

條件而定其分限者也天地萬物皆具此數而河馬呈圖卽一物之微而有以洩造化之秘羲皇所爲觀鳥獸之文者此圖亦居其一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按此言聖人制筮之義也筮法必用蓍草五十策蓋取河圖中宮天五地十之數五其十而爲五十也以此數

推而衍之千變萬化所該甚大故謂之大衍之數其蓍策雖有五十至臨揲時止用四十有九置一不用者以一爲萬化之宗用之所從生也分而爲二者將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左象天右象地以象兩儀也掛一者取右手一策懸于左手小指之間此以人配天地爲三才以象三也揲之以四者每四策爲一揲此以配四時之運行象四時也奇零數也謂所揲四數之餘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是也扐勒也歸奇于扐者謂以左手之餘策歸之于第四第三指之間以右手之餘策歸之于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扐之以象歲之餘分積而成閏也五歲

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者言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故揲蓍一變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〇按曆法一歲以三百六十日爲中數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蓋天行疾于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爲氣盈月行後于日一歲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一十二朔常不足爲朔虛故一歲共餘十二日積三歲而餘日三十有六則置其六而用三十日爲一閏積五歲而餘日又二十有四則合前六日而又得三十日爲再閏此所謂五歲再閏也凡揲蓍必三變乃成一爻一變之內自有五節掛爲一節揲左爲二節歸左奇于扐爲三節揲右爲四節歸右奇于扐爲五節每一節象一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〇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此以老陽之策數計之也一爻三十六策六爻共得二百一十六策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以老陰之數計之也一爻二十四策六爻共得百四十四策合乾坤二卦計之凡三百六十策當一歲十二月之數期周一歲也一歲之日以氣盈言之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虛言之有三百五十四日此云三百六十舉中數而言耳二篇之策謂上下經六十四卦之策數也陽爻百九十二共得六千九

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共得四千六百八策合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自象兩象三以至當萬物之數此言策法之取義如此〇按河圖四面有七八九六之數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七爲少陽八爲少陰此之謂四象揲蓍之法凡三揲之餘或得策一十有三則所存必四九三十六策是爲老陽或得策一十有七則所存必四八三十二策是爲少陰或得策二十有一則所存必四七二十八策是爲少陽若得策二十有五則所存必四六二十四策是爲老陰是則大衍五十之數本于河圖之中宮而陰陽老少七八九六之數又

本于河圖之四面皆取法于天地自然之數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按此承上文而申言之也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爲一卦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引而伸之謂自內卦而加之外卦事理得以舒展吉凶可見也觸類而長之謂自本卦變出他卦彼此互相觸發變化無窮也加此則斷疑定業開物成務之能事無所不備

雖百姓可以與能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按此明聖人所以制筮之意也言此大衍之數非教人以幽奇秘怪之術也要以顯道神德行耳道如大路人所共由而人或不能自明雖有明者告之而不悟道一見之著卦則洮險就易塗徑分明遂昭然若發蒙矣故曰顯道也德行出于天性人所固有而人或不能自決雖有勇者策之而不前迨一決之著卦則其趨之也若水之赴壑其避之也若矢之離弦不自覺其機之迅利矣故曰神德行也蓋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明道教人修德敏行凡所以盡人事者卽所以通神明幽明之理本無間隔而猶恐人有疑事而難明有疑行而未決也故又本圖數以制筮法凡人所不能叩諸神與神所不能喻諸人者藉筮法以通之故用以酬酢人事則應對于呼吸之間人人各遂所求用以佑助神明則昭格于形聲之表事事示人以意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蓋無一事而不歸于道與德行者此神道所以開人道之迷而鬼謀所以斷人謀之惑也故曰可與酬酢可與佑神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按此申言筮法所以佑神也神之所爲人雖能知而惟此大衍之數變化之道存焉知此道者卽可以通幽格微而知神之所爲矣神之所爲道與德行是也又按夫子贊易其說甚詳惟此章專言筮法至推原聖人所以制筮之意在于顯道神德行可見神人一理能盡人道者自不必聽命于神卽有時決疑于神亦所以維持人道耳彼謂易專爲卜筮而設豈知作易之意者哉

右第九章　按崑山顧寧人名炎武所著有日知錄引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

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蓍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于人事也信而有功于鬼也嚴而不瀆顏子此論可謂深合聖人制筮之意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按此承上章申言卜筮之所以爲神妙也然必兼舉四

者以明易之爲用無所不備而卜筮特居其一耳且言占則辭變象未嘗不在其中故末節仍以四者結之然此出于聖人之心成于聖人之手以明聖人之道故其道爲天下萬世所宗而非其餘術數之家所能及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按至精至變至神雖分三節其實皆承筮占一事而析言以贊之不必以辭變象分配一分配則言下便覺礙滯不分配知又隱然關合此見聖人行文不即不離之妙非世儒拘文牽義者所知也三孰能與言惟聖人能之也○以言指問者之言即祝嗣也來物謂將來吉凶之驗確然可見者是也○參爲三伍爲五此隱括上章象兩象三等語而以參伍二字約之也變即十有八變之變言由參伍以成其變故曰參伍以變數即所變之數如七八九六是也既有變即有所變之數六七八九雜居于一卦六爻之間如犬牙之相錯布縷之歸綜間

雜之中各有條理故曰錯綜其數自成卦之後通舉一卦六爻之變而觀之或爲天地水火或爲雷風山澤不煩雕琢而天地之文章燦然以成故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自一卦中六七八九之數推而極之至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事變無窮難以言語形容者莫不予之以確然可見之象而不可移易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曰如響曰遂知曰遂成曰遂定此已見其神矣又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數語申言之蓋自其事理精詳而言曰至精自其變化不窮而言曰至變自其附感而應不假思爲而言曰至神此三至者皆

就占之一事而析言之如此明其爲聖人之道也辭變象三者已在其中不待復說而可見矣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按此承上文言聖人之占至精至變至神如此然其道皆具于易易也者出于聖人之心成于聖人之手以明聖人之道者也聖人之道原不離乎人所共由之道顧凡人見道不明非惑于利欲之私卽滯于意見之偏故其識慮膚淺而聖人之心明淨瑩徹舉凡人識慮所不

到處未有不周知而微見凡人見以爲利聖人必極言其害凡人見以爲是聖人必明指其非蓋其言甚顯而其理極深故有以發人心之迷而發其悟使人各得其事理當然之極致然後覺凡人所見之膚淺矣所以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也天下吉凶得失其已著者易曉其未著者難辯當其未著也忽焉而不察及其已著而圖之則已無及矣此所以吉未及趨凶未及避而天下之務往往蹉跎而不成也聖人于易不特詔之以吉凶又詔之以悔吝蓋從其善惡將分之介吉凶先見之幾辨晰而研審之使人知之早而決之勇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然後知凡人之見遲而悔晚者徒費周章功不補患也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夫此通志成務待決于人謀者或擬議未定籌筭未熟未能剖析于崇朝之際定計于呼吸之間而惟周之聖人之易者不煩思爲受命如響所以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之神妙如此則天下之卜筮者安得不尊尚其占而凡言者之尚辭動者之尚變制器者之尚象捨此又誰宗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按此章明言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卜筮止居其一端世儒只以易作卜筮之書者讀至此則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按此章本義以爲專言卜筮然細玩夫子辭氣乃極言易道之大皆由聖人洗心齋戒而得之非徒爲卜筮而言也使非聖人神明其德則易無由作而辭變象占亦無由而著雖有蓍龜亦何從效靈于天下哉乃知夫子贊易發明聖人作易用易之旨直是洞徹大原高攀絕頂使三聖人之教如白日中天照耀萬古此所以爲聖

人之書六經之祖也若以爲卜筮則夫子特共之
文不幾與日者龜策列傳同類而並觀乎余故曰易如
日月解易者如浮雲如此類是也○自羲皇作易而後
代有聖明故易道無日不行于世至商之末造而易道
微矣文周父子相繼演易武王又訪于箕子敘洪範
由是禹疇與羲易同時並著斯文之統莫盛于周初
矣至東遷以後聖王不作雜說繁興邪教滋熾必有託
周易以附會其說者而易道始大晦矣夫子生于其時
惡群言之淆亂悼大道之榛蕪故又設爲問答之辭以
發明之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如斯而已者也凡人之心最苦于迷昧而難開則徬徨
而莫知所適而易能開物舉易則足以發人之神智而
吉凶之路趨避昭明無處無墮坑落塹之虞凡人之事
尤苦于難成而易敗則經營而莫知所就而易能成務
舉易則足以助人之修爲而鼓之舞之黽勉不已所向
有功崇業廣之效由此言之天下之道術亦多端矣有
能加于易道之上使人有如是之利益者乎故曰冒天
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然則聖人以通天下之志定天
下之業斷天下之疑捨易何以哉○今觀世儒說易議
論紛紜指趣不一支離固滯頭緒茫然令人聽之心志

昏塞未見其能開物也推測杳渺如繫風捉影可說而
不可作未見其能成務也使易道如此則反不若雜家
小數猶有以見長焉在其能冒天下之道也豈乎使三
聖而後不有夫子爲之發明亦何知易教之尊而衆說
之陋耶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
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
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本義圓神謂變化無方方智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
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無一塵之累無事則

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智之用隨感而應所謂
無卜筮而知吉凶也

按此承上文言開物成務非稍于洗心之學者不能
也圓神方智易以貢三句是借蓍卦之德以形起聖
心之神智非徒爲筮法而言也洗心二字最爲喫緊
蓋心無聖凡一也顧能洗與不能洗異耳凡人不能
洗故物欲累之意見蔽之雖通詩書廣聞見而其物
而不化之病反有甚于日用不知之民所謂眼中著
金玉屑與著塵沙其物之美惡雖不與爲害眼一也
聖人之心惟能勤洗故不爲欲障亦不爲理障千古

善形容洗心者莫如曾子之稱孔子曰江漢以濯之
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而孔子亦嘗自言曰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至於意必固我四者皆絕則其
心之瑩淨爲何如也周公之頌文王曰不識不知與
孔子之自謂無知正相符合舜告禹以精一之學若
非勤于洗心何以得精得一至于顏子心齋坐忘不
遷不貳則亦庶幾乎能洗心者矣此皆不止去欲障
且能盡除理障不留纖影于胸中者也聖人之所以
爲聖者此也古人以潔靜精微爲易教者亦此也誠
以人心本無一物故能應萬物而無滯猶之明鏡本

無一影故能照萬形而皆瑩聖人洗心不過還其至
虛無物之本體耳惟虛故容雖酬酢萬變而淵穆之
衷物莫能窺其無一私之滲漏可知也所謂退藏于
密也惟虛故靈雖族類繁多而痌瘝之情物我無間
其能渡萬物于迷津可知也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
心光既全神智自出神以知來無以異于蓍之圓而
神也智以藏往無以異于卦之方以智也非古之聰
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其孰能與于此哉夫古之聰
明睿智者非必其生而神靈也要以洗心而全其覺
照神武不殺者非必其有意于震曜也要以洗心而

養其威神不然寸私未化則浩氣未充雖撻伐用張
豈足云武乎然則後之君子有志于學易者不患神
智之不全惟患洗心之不淨○按吉凶與民同患猶
言痌瘝相關耳凶固可患何以吉亦可患蓋有凶而
不知所以避與有吉而不知所以趨皆可患也况禍
兮福所伏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行高于人衆必毀之
好事多魔美中不足種種可患正在吉處居多聖人
與民同患此萬物一體之仁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
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按天道民故必于洗心之後心光瑩徹乃能明之察之
乃能興神物以前民用民之故卽天之道也天道具于
民性所謂故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
者以利爲本率其故我而行之故用無不利苟非其故
雖聖人安能强之使用哉惟是民有所疑未遂其故乃
假神物以明之然蓍龜雖稱神物不有聖心之神耶亦
孰從而興之哉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儆惕之謂戒此
正聖人洗心之法所以神明其德者也詩云我龜旣厭
不我告猷使人無神明之德無以自辨其臧否而徒欲
假靈于蓍龜則瀆而不告枯株朽甲豈能爲人謀事哉

此藏文仲所以為不智也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有以
也夫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
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按此又承上文而言聖人既能洗心齋戒以神明其德
則所謂乾之至健坤之至順即以一心兼體之矣夫乾
坤分言之若兩物相對而自聖心之徤順合德者言之
則不可以析而為二也故借戶之闔闢以為喻自其心
之寂然不動而言則收斂寧靜如闔戶也而謂之坤自

其心之有感必通而言則發舒振動如闢戶也而謂之
乾既闔而又闢既闢而又闔動靜之機隨時而變則謂
之變闔闢之間如往來然往不窮于來來不窮于往推
移之便無所膠滯則謂之通方其始發于心而規模已
具大略可見也則謂之象迨其既作于事而隅處條理
著有成形也則謂之器隨其器之短長高下各有所宜
制其所宜各適于用則謂之法以是法而施之于民皆
以為宜於是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若有陰驅潛率于其
間者則謂之神此數者名稱不同而道無異致總不出
聖人一心之卷舒耳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
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按此又承上文而言易生于聖人之心聖人之心洗之
至潔不名一法而天下萬法皆由此生此所謂太極也
太者尊上之稱極者至極之準聖人具此太極于心原
巳變化無方諸法悉備然未可以指之人人垂之天下
爲世也於是因心制法而兩儀四象八卦皆從此生即
重之爲六十有四亦就此八卦而推衍之用以定吉凶
而生大業而原其本總不出一太極也太極何在在聖
心後之學者不得聖人之心而徒畫一圈子于紙上以

爲太極在是此與捫盤捫燭之見何異乎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按此又承上文申言易道之大以見其爲開天下之道
也聖人作易先立一陰一陽爲兩儀之象此所謂法象
也而法象莫大乎天地觀天地而易中之法象可見矣
有陰陽兩儀之法象即有陰陽迭運進退消長之推遷
此所謂變通也而變通莫大乎四時觀四時而易中之

通變可識矣有法象以立體有變通以致用其義耶布于易中燦然可覩此所謂懸象著明也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觀日月而易中之懸象著明可見矣然欲承天地之統兼四時日月之運以理群生宰物方非席崇高之勢者不能而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莫富乎有天下貴莫貴乎履帝位此威福玉食人臣莫得而僭擬而建極錫極天下於此乎會歸者也觀乎此而易中之崇高所爲居五位而稱大君者抑又可見矣然使據崇高之勢不能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則富貴爲虛器而崇高亦可危矣今由全易觀之隨事而備物隨宜以

致用莫不立爲成器使天下之人各適所用以盡其利此非富貴之人能之惟聖人能之也故曰莫大乎聖人然易之利無所不有而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即以聖人聰明睿智殊絕于人而事之成敗利鈍亦或有未能逆覩者不得不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之能事寄之於著龜有著龜而後前知之道百姓與能雖聖人有大疑亦毋資之以取決而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其利賴益宏矣故曰〻〻乎著龜由夫子此言觀之是著龜特居成器之一端而或以是蔽全易之用可乎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按此言聖人作易非師心也取法于天地也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以立卜筮之法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以盡時用之宜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以明得失之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著易範之文雖皆游發于聖心而實乃天地自然之理故其道與天地並行亘萬古而不滅也〇洛書謂伏羲時與河圖並出可也謂禹時所出因以敘疇亦可也孔子言易而兼及疇此卽文章家借客形主之法爾說者于此紛紛豎辨不亦贅乎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

斷也

錢氏藻曰有其象無其辭則示人以其意而已聖人懼後世不能與知也於是繫之辭以告之定之离以斷之曰示則使人有所見曰告則使人有所知曰斷則使人無所疑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義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無所屬或恐是錯簡宜

在第八章之末。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按此章推言聖人作易之意欲人神明其意以成其德行也言天下事理無窮雖善著書者豈能盡所言于一書之中雖善立言者豈能盡其意于言辭之內聖人於是立象以盡意如立一奇以象陽而乾健之意已見立一偶以象陰而坤順之意已見由是而六子生焉則震動巽入離明坎陷兌說艮止之意皆可見又即象而重

之爲六十四卦而天下萬變皆備萬態畢出其合乎天理人心之至而由衷以出者情也其不合乎天理人心之至而徇私以動者僞也人之情僞紛紜而難辨一覩卦象則情態宛然蓋有不待辭而可見者此羲皇開天明道之書作於上古者如此至後之聖人憂世變之日繁懼聖意之難見于是即卦爻之下繫之以辭而前聖之所欲言而未盡者至是已無不盡矣然猶以一卦六爻之辭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故隨事設卦隨卦繫辭變而通之無往不利所謂盡利也鼓舞踴躍也人心無窮行事不倦如作樂者以鼓舞作樂終鼓舞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若或使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所謂盡神也夫著書立言至于鼓舞盡神則天下之書又孰有妙于易者哉

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按此承上文而言聖人立象無所不該然而綱紀萬事經緯無所不貫者乾坤二象爲之縕也二象對峙森然成列而變通不窮之道從此立矣是乾坤者萬化之所包蓄也若此道一毀雖處一事制一物而功用不成況能以御萬變乎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

乾坤或幾乎息矣蓋易也者生生不息之用也然必體立而後用行用不可見則體先亡矣此聖人作易必立乾坤二象以爲之本示天下學易者必先自得夫健順之道爲一心之主宰而後有以盡變通之用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按此又承上文而言聖人之所以立象者爲其有形可見然後人人可得而喻也旣有形可見則其中義類無所不該而所謂道也器也變通也事業也即此一形而具其名耳自其形而上者言之則本于天而爲命賦于

人而爲性非有聲色之可覩聞而五常百行莫不率此以爲天下共由之路故謂之道自其形而下者言之則事事物物精粗巨細各有品式其中出於造物之鈞陶其中亦藉乎人工之制作故謂之器由是化而裁之一物也而具百物之用一事也而爲衆事所起則謂之變推而行之用權而適合乎經處變而不失其正使天下萬世皆可通行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可以共安其性命之理致其器用之利事定功成萬世永賴則謂之事業要此數者總由乾坤二象先見其形而後變而通之有以曲盡其緼耳豈非聖人立象足以盡意乎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按此又承上文而言象辭之理變通之用皆易書所具載聖人旣盡發其緼以示人矣是易之爲道人皆可明人皆可行也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自非洗心退藏無一障之累者則不勝欲障理障之交乘雖有一知半解何能統全易而洞晰其源流然則明之非難行之爲難自非合健順之德體易簡之理不言而躬行從容而中道者則不免有言浮于行之咎而未臻乎純亦不已之天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立行成則易在人而不在書象與辭皆從一心變化而出而易書乃筌蹄也所謂善易者不言易正以易存乎德行故耳

右第十二章　按夫子贊易千言萬語徹底掀翻而總歸于德行德者得于心行者見於事此夫子之說卽羲文周三聖人之意也立象繫辭無非教人修其德行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耳此其

爲道如布帛菽粟衣之可暖食之可飽知此則知後儒說易或流于術數或託于老莊或附會于禪教自以爲神奇闡妙者皆支離影響之見不可底入于正教中者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然則尊經之士將以息邪距詖守先待後合孔子之言其誰宗乎

男　方圓　大受　校

周易辨卷之二十終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繫辭下傳上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胡雲峰曰上繫於吉凶悔吝无咎之義發之詳矣獨貞字未發故于下繫發之貞者正而固也人之所爲正則吉不正則凶雖其動也不一而常有至一者存亦不外乎正正之理而已天地日月之道亦猶是也　程敬承曰卦爻也卦爻之辭也剛柔也剛柔之變也總之皆明乎天下之吉凶也是吉凶者豈循環而無定亦豈對待而相勝者哉蓋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貞正也常也吉凶無常而貞有常此天下趨避之準也　潘雪松曰天下之動吉凶之變多矣而一以貞勝此卦辭爻辭所以貴貞也　陸庸成曰貞之爲義上傳未發而特揭于此即利貞之貞也吉凶蕩變惟是貞爲勝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　周用齋曰正則吉不正則凶惟天下之正爲能勝天下之萬變故曰貞勝惟正則勝非吉凶常相勝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按上文言貞一此即拈言乾坤者何也謂非兼體乾坤之德鮮有能動合正道者也乾爲天下之至健至健則所行無難自能貞固幹事履險如夷確然示人易矣坤爲天下之至順至順則所行不煩自能安貞有常行所無事隤然示人簡矣確然有堅確不移之意隤然有委心任運之意皆於貞處見之示人者欲人之效而象之也易中爻象雖多總欲人以乾易坤簡爲法故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之中貞者必吉不貞者必凶凡有所動其應如響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猶云鼓動于內顯見于外云爾既有吉凶便有趨避由是變通盡利而功業生焉故曰功業見乎變夫吉凶與民同患者聖人之情也情迫于中不得不形于辭聖人之辭變化百端然一以貞勝爲趨避之準而以乾易坤簡爲貞勝之歸由其物我一體痌瘝相關是以開示諄切懷不能已不然苟可以無言則亦已矣何用

此象占變辭之紛紛者爲哉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按上文已發明貞一之義矣此又推本于元而要歸於
貞見非貞則無以成其元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即乾元
資始坤元資生之德也具此而爲人通此而爲聖聖人
固與天地合德然使不居君師之位則無以贊天地生
育之功故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必秉權乘勢統理萬邦
而後得以登用天下之正人設施天下之正事以徧育
天下之群生是以聖人得位則百姓之貧者日以富人

才之怙者日以良萬物之淵者日以茂天地四時之氣
之氛殄不祥者日以和其爲寶也誠大矣然所以守位
者無他曰仁而已矣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
其惡于衆也仁道得則人可聚矣然所以聚人者無他
曰財而已矣雖有仁人之心苟無利民之實豈能以虛
名固結天下故財也者大德之精華而大寶之膏澤也
然聚財非難理財爲難自古善理財者莫如大禹之九
功周官之六職九功之序不以利用厚生而緩正德之
事六職所掌必以量入制用而重冢宰之權是以財富
而國俗無奢淫之風財豐而宮府無耗蠹之弊此所以
理財也無無名之取亦無無名之費既以十一而定
經賦之額而凡月要歲會之所餘皆蓄之以待內荒賑
贍之用非如後世之巧立名色以竭民力而徇其私者
此所以正辭也人主清心寡欲人臣大法小廉上無貪
昧苟且之行則下有廉恥禮義之風非如後世居公卿
之位而爲細人之行以賊民生而敗民俗者此所以禁
民爲非也禁民爲非豈以法令刑罰禁之哉亦曰義而
已矣義者仁之制也聖人將以義正民必先以義正身
身正而後可以正辭可以理財可以聚人守位代天地

而施生也故非義無以成仁非貞無以體元此易教之
指要夫子特于此發之
又按此章特言及理財一事良有深意蓋凡言仁而不
違于義者其仁優柔而寡斷言義而不明于理財者其
義迂疎而不適于用夫財者天下之大命也天生之地
成之人作之兼三才之力以成財宜其爲天下重矣然
而理之之法自非聖人鮮克有當彼不仁之人忘身以
殖貨窮用萬民以適其欲者無論已乃其間亦有恭儉
以節用清靜以養民如漢文景隋文帝者當其休養生
息之餘公私之積豈不豐美而可樂哉然理財之法不

識理財之人無具致使粟紅貫朽之餘嗣主逞恣其驕侈洛口累世之積奸人得從而暴殄是以有用之資棄之無用之地也至于熙豐之際有負孔顏之望行周官之法以求富强之效者終于斂怨召禍敗名譭國爲天下笑是欲闢理財之功而不知理財之術也由此言之天下事無若理財之難者何也理財以義行義以人人有多欲而嗜利者亦有無欲而寡營者彼多欲而嗜利者既不惜殉財以自累而其無欲而寡營者又每欲遠財以明高二者淸濁不同然濁者之乾沒淸者之迂疎其不可以理財則一也至有好言經濟之士與嘉於有

爲之作徒然以理財自任然每專言治法不求治人是以法立而弊生令行而詐起利未覩而弊已叢然後知大禹之九功周官之六職當日之所以議行而無弊者其本末可得而具陳也蓋古人爲學德行道藝無所不貫旣以正誼明道爲立身治世之根本而兼以理財制用爲經國裕民之實學則其所以討論乎此者甚詳而不敢忽而其格物致知之功尤以知人用人爲急務則其所以審辨乎此者又甚愼而不敢疎至于一旦任事而財用之利弊固已瞭然于胸中理財之人之短長亦已槩別于平昔故凡制用之宜儉而不陋豐而不奢損益盈虛與時消息月要歲會出入勾稽至纖至悉不聞煩瑣然而聖人之所自處者仍此太虛無我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之本懷其所任用之人才凡有理財之責者亦皆洗心滌慮以四維自律之端士故其心思智慮無日不周旋于財之中而其胸懷識趣無日不超脫于財之外所謂濟然泥而不滓與日月爭光者也此則聖人理財之本末也然則理財原非難事也以無私之心求有用之學則幾矣易之所謂貞勝者如此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按夫子此章推論羲皇作易本爲王天下而立教也旣爲王天下而立教則帝王治世大經大法詳具卦中雖洪荒之世風氣未開而神聖之心經綸畢備後世王天下者因時制宜雖變化萬端要不出此後人說易不能推明此義至以異端曲說混入易教其言似莊而非莊似老而非老似禪而非禪支離牽强附會其說使內聖外王光明正大之道終晦蝕而不明此實世道人心之大患也今由孔子之言觀之則大義炳然復何他岐之

惑哉

又按本義云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又朱子曰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五行也兩邊各揷四段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朱子此等疏解可謂詳細矣然于王天下三字尚欠理會夫聖人繼天立極爲三才主使其心不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則上無以參贊天地神明下無以綏理萬方億兆而天下

人民不得安其生而人主亦不能安享天祿矣此羲皇所以俯仰遠近悉心觀察而以八卦繫其端以八八畫其變通神明類萬物皆以一心貫徹乎其間而爲之區處條理必使之各得其當而後已也王天下三字有許大關係故夫子特爲拈出不然則止稱包羲氏畫卦可矣何必本其王天下而言之耶至于俯仰觀察近取遠取此即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學問思辯之事在堯舜則爲惟精惟一明物察倫在高宗則爲學古有獲遜志時敏武王之受丹書陳洪範成王之學有緝熙皆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求盡乎王天下之能事也當羲皇時未有文字故必徧觀乎天地人物至後世人主既有六經諸史則考驗于經史之文而天地人物之理皆在其中矣然六經之書惟易之所包甚廣其文約其義精爲萬世聖學之宗王天下者尤所當加意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蘇傳諸蓋取之卦以義求之則不合以象求之則獲故但擬其象不必深求其義也 本義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張南軒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氏爲之網罟以佃以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于此 謝疊山曰耒耜者今謂之犂曲木在上俗名犂衡即耒也 朱漢上曰炎帝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於是始爲耒耜以教天下故曰神農耨耘除草也 胡雲峯曰其動也在下之耜而所以入之者在上之耒于益之卦德上入下動蓋有合焉况爲天下之益於卦名又有合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本義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爲市嗑爲合也
蘇紫溪曰書日暨益奏庶鮮食即佃漁事暨稷播奏庶
艱食即耒耜事懋遷有無即交易事堯舜因義農之舊
而益經理之耳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本義乾坤變化而无爲
按此言黃帝堯舜通變宜民之事即窮變通久之易
道也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三聖人是也故即

乘易之全體言之不專指一事垂衣裳而天下治猶
云垂拱而天下治耳取諸乾坤取其變化而無爲不
從衣裳取義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
本義木在水上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本義下動上說　胡安定曰隨者動作必隨于人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本義豫備之意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本義下止上動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本義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
風雨蓋取諸大壯
本義壯固之意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本義送死大事而過于厚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蓋取諸夬
本義明決之意　徐進齋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
惟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爲治至後世風俗漸薄欺詐日
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
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義蓋夬
乃君子決去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
之僞而防其欺也
楊誠齋曰鴻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
起居具服食也自所人之饑而未知佃漁也聖人于是

乎作網罟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未能相濟也聖人于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紝之制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厄于川隔而道斷也聖人于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于負擔而跰于遠途也聖人于是乎作輪轝自斯人之虞于寇撲而懈于守禦也聖人于是乎作門柝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有舂揄也聖人于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無爪牙以自濟而憂于搏噬也聖人于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而病于濕墊也聖人于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

而瘞于蔂梩之掩也聖人于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窮于結繩而相欺無稽也聖人于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智也取于十三卦之象而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爲也歷數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按此承上章尚象之意言所及卦爻辭之通例而約言以結之也一部易書皆借象以明意如畫工肖物而爲像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謂卦辭言材質也一卦之材總括于彖故曰彖者材也爻謂爻辭動動作也天下之動莫詳于爻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有得失故吉凶生有憂虞故悔吝著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本義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

陰二陽　季彭山曰陽以一奇爲主故多陰陰以一耦爲主故多陽　胡雲峰曰陽爲君陰爲民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易之扶陽抑陰如此　姚承菴曰別君民以正名分辯君子小人之道以維世教

按莊子有言曰易以道陰陽後儒謂此一言足以盡易道矣不知聖人于陰陽中自有分曉就陰陽之合德者言之如健與順仁與義有相資相濟之理本無淑慝貴賤之殊然其體質之清濁氣象之慘舒迥乎不同大抵陽性剛明陰性柔暗剛明者易與爲善常與生氣相迎柔暗者易與爲惡常與殺氣相併此陰

陽所以有淑慝之殊也陽惟剛明故宜爲君以主治
陰惟柔暗故宜爲民以受治此陰陽所以有貴賤之
殊也然從來治統常定于一而亂于不一今以震坎
艮三陽卦觀之一君而二民有一人建極萬姓朝宗
之象焉以巽離兌三陰卦觀之二君而一民有政出
多門生靈憔悴之象焉三陽卦以一陽爲主而二陰
聽命陰雖多並受陽氣之薰蒸則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此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三陰卦以一陰爲主而二
陽聽命陽雖多並受陰氣之消蝕則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此所以爲小人之道也聖人于陰陽中見得分

曉如此故既得其相資相濟之用而仍有扶陽抑陰
之權然後知聖人作易其要在于燮理陰陽非徒言
陰陽而已也莊子之言果足以盡易道哉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
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
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

按此釋咸九四爻義咸者感也人之所以感人者言與
行也而心爲之主九四一爻正當心位心惟至虛無所
私係乃能裁制萬事而言與行各適其宜此所謂義也
義精則用無不利而德盛矣德乃天下人心之所同然
故以此感人而人無不應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
平職是故也爻辭所謂貞吉悔亡者以此苟不務出此
而欲以私意感人則我以私往彼亦以私來紛紛擾擾
雖敝精耗神以嗣之而應者少不應者衆其從我者幾
何矣故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則凡人之心不能致

虛無以爲裁制萬事之本而言與行不適於義義不精
則無以致用而德不立德不立則無以合乎天下人心
之所同然故思雖煩而從者狹也洪範曰思曰睿睿作
聖聖人之所以爲聖者思通之也思其可或廢乎然所
思出于天理之公者愈思而愈通所思出於人欲之私
者愈思而愈窒彼憧憧往來明從爾思之思此心之障
而德之賊也有思不若無思之爲愈也聖人欲爲之去
其障而除其賊也故曉之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言天下之理自有
其一致而同歸者我得其同則殊塗者自不能外我操

其一則百慮者自不能岐若百川之赴大壑衆星之拱北辰何患乎感之不靈應之不速而徒勞此思慮之憧憧者乎且天下未有感而不應往而不來者也試看日月之生明寒暑之成歲如此而往必如此而來往來任運雖似無心顧往者伏藏而爲屈來者發舒而爲信屈信相感實有至理明此理者可以得聖人事心之學矣蓋朋從之思不可有而作聖之思不可無自古德盛化神之聖人其始未有不由窮思極慮眞積力久而入焉者大抵皆先屈而後伸也試觀尺蠖不屈何以求伸而信其跳躍之能龍蛇不蟄何以存身而養其飛騰之力

聖人事心之學所爲精義利用以崇其德者亦與此同他不具論卽以作易之聖人言之包羲畫易于洪荒文王演易于羑里周公繫爻于居東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歷衰世之變明憂患之故者詳矣備矣其致思之深無異神龍潛伏而入重淵之下其斷理之微無異白日徧照而徹幽隱之中不知幾更日月幾度寒暑而後萬世同歸于聖一致之理乃始合而藏之于密散而布之于書可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蓋精義不至于入神則猶扞格而難操未足以致用利用不至于安身則猶外重而內輕未足以崇德至于用利矣身安矣則所以感人心者旣足于己而天下之應我者自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往謂往而感物也神者忘其所以爲感化者忘其所以爲應如是乃見德之盛也聖人感應之妙如此彼憧憧往來者烏足以感人哉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釋困六三爻義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釋解上六爻義括結礙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釋噬嗑初九爻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釋噬嗑上九爻義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釋否九五爻義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釋鼎九四爻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釋豫六二爻義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釋復初九爻義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按此釋損六三爻義也說者皆茫然不知所指愚以卦名推之亦自易曉蓋損之為卦在損下以益上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者言損下三爻之一剛以益上則六五得上九之剛有切近相資之益是得友也任賢勿二是致一也天地男女所以擬其相得之歡化醇化生所以擬其致益之厚乃比喻之詞耳會得此意便覺聖人之言雋永有味無粘滯之病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釋益上九爻義　項平菴曰危以動則民不與者黨與

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者取與之與也　柴中行曰身順道則安悖道則危心无險陂則易有險陂則懼以義相與為交定以利相與為无交動而與語而應求而與者物我一心而无間之者也小人反是獨言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九專利自益故也

右第五章　按以上十一爻解在本卦爻下先有則卦肯而後合以夫子之說自是一一融貫不然却又似孔子周公各自為易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

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按夫子贊易發明乾坤之義其說詳矣誠以至健至順易知簡能之德體備于身則主宰造化經緯人事之大用無一不出于其中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乾本屬陽坤本屬陰雖各為一物然陰陽合德以成其用雖欲析而二之不可得也又乾之質剛坤之質柔剛柔分列以成其體雖欲混而一之不可得也是合是分非一非

二作易之聖人妙契此旨體之於身心而著之于卦象以體天地之撰則凡雷風水火分司其事者既各顯其化育之功以通神明之德則凡動止麗悅交相為用者又各極其變化之妙而要之推所自出未有不本于乾坤者謂乾坤為易之門豈不信然耶夫以陰陽之純者而言名曰乾坤自乾坤之外其餘諸卦事類不齊稱名甚雜而循名以求其實則凡為陽者不越乎乾之屬凡為陰者不越乎坤之屬既不越乎乾坤之屬則事事可以易簡之善治之何患其紛雜而難理耶且羲皇之畫卦自上古正當風氣醇樸之時未始有衰世之事也今稽其卦中所陳之事類一若逆覩衰世之意而預言之者此可見皇心至神推數循理種種變態固已照徹而無遺矣況文王周公生當殷末遭時多故事變愈繁則其憂深思遠自不得不備舉衰世之意盡言以告人蓋使人知其所以致衰之由即得其所以還醇之道爾是則易之為書始于羲聖迄于文周中間閱歷幾萬千年世盛世衰變故百出隨事立法纖悉不遺先聖後聖已無不盡之心思天地古今已無不該之事理凡所以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者誠無出于此書矣然使乾坤之門不開則全易之縕不發而凡名與物文與辭皆無

所託以顯也何以明失得之報而濟民行乎夫道之大全未始有名而易實開而賦之以名當名者名符于義也有是名則有是物辨物者物從其類也凡此皆自乾坤二卦開之故曰開而當名辨物也有名與物矣又從而正言之則名物之理愈著且斷之以辭則吉凶悔吝之故甚明而後易教乃無不備矣今取其書而條舉之其稱名也不過鳥獸禽魚之小物而其取類也乃皆健順仁義之大道其旨則關乎內聖外王何其遠也其辭則合乎經天緯地何其文也其言必曲折以盡其端委又必當機以中其竅會其事必備陳之使人有可據又

每隱約之使人有可思易中之義蘊真有紬繹之而愈出縷指之而難盡者然以要言之不過二端曰失與得而已得者必報之以吉失者必報之以凶報應之理亳髮不爽聖人因此二端教人趨避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使天下明于失之報則不敢肆意于爲惡明于得之報則不肯不力于爲善爲善去惡其理本自易簡而其功則存乎健順是所以濟民行者不越乾坤之門而得之矣

男　方國　大受　校

周易辯卷之二十一終

右第六章

周易辯卷之二十二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繫辭下傳下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孔疏上古伏羲之時理尚質素聖道凝寂直觀其象足以垂教中古之時事漸澆浮非象可以爲教又須繫以文辭示其變動吉凶故卦爻之辭起於中古謂起于文王及周公也若无憂患何思何慮不須營作今旣作易故知有憂患也身旣憂患須垂法以示于後以防憂患之事故繫之以文辭明其失得與吉凶也　本義夏商

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

程子曰言仁者不憂又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

按彖辭作于文王爻辭作于周公皆在中古之世若以憂患言之則流言之禍亦不亞於羑里之厄是易之興當兼文與周而言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本義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

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于理以制事變也　胡雲峰曰夫子偶于上經取三卦下經取六卦言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而文王處憂患之道自无非易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本義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强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于群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朱子曰井有本故澤及于物而井未嘗動故曰井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巽伏也入也巽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巽稱而隱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稱稱量也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本義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朱子曰困以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无所怨于天无所尤于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以辨義蓋守得自家心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巽以行權是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无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　柴中行曰道始於踐履而終以行權故孔子以可與權爲學之至　真西山曰此章之下云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又明于憂患與故則易之一書无非明于憂患而處以道者又不特九卦爲然也　朱子曰易中儘有處憂患的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以爲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

按夫子於上下傳發明易道甚詳未有不歸本于德行者然未詳言所以修德之方也故至此特舉九卦

之序反覆以申其說爲始由踐履以立其基本而終之行權以觀其變化功必以漸而進无一超直入之理苟必積久而精无半塗止足之候雖天資明睿如文王周公者無不由此以成其德也有是德于身然後可以出而用世定天下之大業有是德于身然後可以吐辭爲經揭萬古之周行是則立功立言固已全收于立德之中此聖人所以專致力于躬修也然以爲有憂患而後興何也蓋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自古聖賢豪傑莫不皆然即以文周二聖言之其日乾夕惕自强不息以深入聖域者固不待境遇之坎軻

而迫之使然然而遭亂世事暗君橫政橫民所在皆是羑里之禍萬死一生流言無端難起骨肉人世所歷之變患蓋無有大于二聖人者當斯之際操心安得不危慮患安得不深操心危而慮患深則于古聖人之要言妙道安得不沉潛而考鏡而於反己自修謹幾慎微之至理安得不惕厲而猛圖是則二聖人之德前此固未嘗不聖而至此則又必有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譬猶精金之再加鍛鍊美玉之復被琢磨其爲精瑩溫潤不更有進于前者乎故德愈盛而功愈高言亦益妙此演易繫文所以冠六經而並爲世也謂易道之興由於憂患不信然耶又

按六十四卦無一卦不有憂患之故有修德之法夫子特拈此九卦以示進修之序人苟能循序以進自履謙復恒損益困井以至于巽則精義利用而德日盛矣德盛則于六十四卦之時用亦且左右逢源無適不宜矣故善學易者得力處正不在多也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

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陸庸成曰易之爲書不可遠非書不可遠道不可離也然人鮮能行者何也至變而至常未有神明黙成者也凡百家之言不可爲常則亦不可爲變其可以爲常則又不能爲變皆非道也道則有定體無定用故屢遷者變也不可爲典要者也變之所適者度也揆之有典常者也體三極之道于變動之際會貞一之理于趨時之間非其人孰能行之

按此申言上文行權之意也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故其道全在乎能權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

之爲用隨其時變所値而能處置得宜以合於法度
而不失其萬世不易之典常此乃所謂易道也故惟
可與權者乃可與言易自非身體乎履謙復恒損益
困井之義踐履篤至造詣純熟之後未可以幾此故
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言學易之功不可須臾離也
易書所載之道即人生所自具之道聖人就卦爻之
變而一一寓言之以示人者也人之爲道隨時事而
屢遷故其載于易書之中者亦隨其時位而屢遷時
而屯也道在于亨屯時而蒙也道在于發蒙時而訟
也道在于止訟時而師也道在于行師自此而徧歷

他卦時無定則道亦無定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六虛者謂六爻之位也虛其位以待時事之來故位
雖一定而不移而乘位以致用者則周流而無滯以
言乎上下則升降而無常以言乎剛柔則迭居而相
易此不可以一定之典要拘之亦惟時變所適而已
然而至變之中自有不變者存方其變也似乎不可
拘及其變而有所適也則必有森然不可越之法度
爲此度一失則凶咎悔吝凡可憂患之事皆從此生
矣故凡剛柔上下一出一入在內在外聖人必明示
之以度而使之知所懼種種憂患與其所以致此憂

患之故人所不能明者皆悉之書中故讀其書者雖
無師保之訓而常若父母臨之一何其情之摯而辭
之切也學者于此不待再三術繹也初率其辭而揆
其方則所謂萬世不易之典常既已明白可見豈眞
幽遠而難明者乎然苟非可與權之人則于此而奉
爲典常者一旦變而他適焉又彷徨而不知所守矣
欲求泛應曲當其可得乎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以此知權之未易幾而易書不可一日遠也其必循
九卦之序深造而自得焉可乎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
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
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
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
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
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徐進齋曰質謂卦體原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以爲一
卦之體質　錢氏藻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
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

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干于磐于陸
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　蔡節齋曰初爻者卦之本本
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者卦之末末則其質已著故
易知難知故所繫之辭必擬議而後得易知但卒其初
之辭而成其終也　程敬承曰由初及上卽始見終是
徹首徹尾之理卒竟也從初所擬之意以成其終也如
乾初爻擬其陽之下曰潛龍至于上之亢不過因乎初
而言陽之極耳坤初爻擬其陰之生曰履霜至于上之
戰不過因乎初以言陰之盛耳餘可類此　游讓溪曰
雜物謂剛柔之物間雜乎其間撰德謂所具之德如剛

中剛正柔中柔正是也是與非謂時位之當否陰陽之
淑慝是也非中四爻不能備　吳臨川曰上支既分言
初上二爻及中四爻此又總六爻言之噫歎美辭存亡
者陰陽之消息吉凶者事情之得失要其存亡吉凶之
所歸則六爻之義居然易見可指掌而知矣又謂智者
能見事于未形雖不觀各爻之義但觀卦首之彖辭則
所思已得十分之五六矣蓋彖辭或論二體或論主爻
是以不待觀六爻而已可見也　倪伯昭曰知者二句
正言六爻不可不備之意蓋觀彖辭而知存亡吉凶惟
知者能之而百姓之愚未能也使六爻不備則人將貿
貿焉矣故末復以中四爻論之　程敬承曰二四同功
二節申言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之意功者力量之所能
善者行事之常理二與四功同乎陰而位有遠近之異
二遠于君雖在下而多譽四近于君雖在上而多懼夫
柔道本不利遠者二遠而无咎其用柔中也五君位也
何以與三同功曰天子大臣總以天下國家爲事故其
任大責重同也　韓康伯曰三五陽位柔非其任處之
則危居以剛健則勝任也

按世儒不察爻義有謂卦之六爻各自爲義不相連
貫者今觀夫子之言曰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

質也又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通六爻爲始
終合初上爲本末則非各自爲義不相連貫也明矣
古今文章或敘事或議論起承轉合必首尾一線使
其中稍有乖隔便不成文人將譏之爲不通矣譬之
草木十圍之巨材徑寸之小草自根及杪尋其理脈
皆只一線推而至于山川嶽瀆日月星宿莫不皆然
爲有聖人之文而上卦下卦上爻下爻自相矛盾者
乎且夫子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是可見彖
辭爻辭成于兩聖人之手而理只一線况六爻之雖
出于一手者乎由此推之前而羲皇後而孔子亦一

線耳而訓四聖人各自有易豈通論乎世儒又有謂
六爻之位不相統屬本無君臣之名分者今觀夫子
之言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
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是三
五固以君臣而分貴賤矣二四皆臣位也而亦分高
卑則非不相統屬本無君臣之名分也明矣且爻之
有君臣也不自周公之繫辭始也自有天地以來便
有君臣之大倫自有卦畫以來便有貴賤之六位周
公之繫爻也觀會通以行典禮此典此禮亦不自周
公之繫辭始也五典之序五禮之秩虞書已紀之矣

典禮之大者莫嚴于君臣居五位者既稱爲大君爲
天子則其餘各位自初至上有公卿有牧伯有士庶
等級分明而體統相維正與古今班爵之制相符惟
此位不易故此制亦不變且卦之有六位也所以辨
上下別嫌疑也聖人制禮正于嫌疑之際辨是與非
故四在上之大臣也以位近于五而多懼三在下之
大臣也以勢疑于五而多凶周公爲萬世立臣道之
防若此其嚴也夫子發明周公之義使萬世而下知
典禮所在不容紊亂其言若是乎深切著明也世儒
不察妄以私說混淆其間此眞進經滅禮大有害于

世道人心者何可不辨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
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
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金汝白曰此與上章皆言周公分爻之義　陸斯成曰
三畫已具三才不兼兩則不見其迭運之妙　方魯岳
曰天地人謂之三才天不能覆萬物非才也地不能載
萬物非才也人不能一體萬物以天地之心爲心是不
才也希聖人法天地庶幾免于不才也已　徐進齋曰

卦之全體三才之道也道則變動不居如潛見躍飛之
類皆道之變動而謂之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六爻
之位貴賤有等故謂之物物即陰陽二物也陰陽兩物
交相錯雜故謂之文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當也陽居陰
位陰居陽位不當也吉凶由是而生則可以觀變玩占
而知所趨避矣

按上章言雜物撰德辨是與非而存亡吉凶可知此
已發明周公繫爻之意矣然是與非于何取準故又
揭由三才之道以明是非之辨以道爲準也凡六爻
之內位有貴賤才有剛柔皆以得道爲吉失道爲凶

如天子議道自己總道揆于上師傅大臣相與論道以格君心而自卿相以下皆本道揆以聽法守然後天下臣民乃有一道同風之化此身之所以逢吉天下國家之所以常存也使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此身之所以取凶天下國家之所以促亡也朋公繫六爻之辭豈有他意要使天子至於庶人皆玩辭以求道了然于是非之辨無惑于所趨而已矣又按六爻雖兼三才之道然人爲三才之主人道盡而天地之道亦賴人以彌綸于其間矣豈捨人而泛求之天地哉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柴中行曰非末世則憂患不若是之深非盛德則至理不如此之著文王之心憂患天下後世故其辭危懼此因文王危辭而論易道能使如此豈易使然哉確有體覆昏暴天之道也　本義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　胡雲峰曰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故其辭危危懼故平安慢易故傾覆易之道雖廣大悉備不猶使人懼以終始而已懼以始者易懼以終而將怠者難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

按前章既言六爻具有三才之道矣然體道者心也必有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之心則靜存動察自不至于失道而取咎故此章又推本文王作易之旨揭出懼以終始四字以明體道之心法果能持此心法則是日乾夕惕自强不息之君子也無往而不中道矣又何咎之有哉一部易書只此四字足以蔽之故易之爲道約而易操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説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本義至健則所行無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于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于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无難否　朱子曰不然旧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恃我至健至順了凡有險阻只見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等語

但是恐懼危險便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于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耶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于險而不陷于險也此是就人事上說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視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又曰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視山下為險故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意又曰乾雖至健知險了却不下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却不上去　胡雲峯曰健而知險則其健也不陷順而知阻則其順也不困此危者之使平也不能知險阻而或陷焉此易者之使傾也聖人憂患之意至矣哉　陸庸成曰夫乾坤非二聖人也聖人合陰陽以成德自其乘乾之健則會易知之理而恒易自其乘坤之簡則會簡能之理而恒簡易本無險故險之幾舉歸坐照簡本無阻故阻之幾無不前知平日之悅心易簡渾融臨時之研慮險阻灼見悅心者洗心之境也研慮者研幾之致也　朱子曰悅心是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懽悅悅是不日理會得了于事上更審一番便是研諸慮研是研磨他　朱漢上曰天下之吉凶至

難定也天下之亹亹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其易簡而已　孔疏物或以漸變改或頓從化易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為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為凡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于此而知器占事者于此而知來朱子曰是又問凡見于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地說此節上兩句是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變化云為吉事自有祥兆唯其理如此故象之而知已有之器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　姚承菴曰天下事皆本此心之天理出皆是吉事祥者吉之先見者也背了吉方稱凶事耳吉事何祥

必增入凶事。洪覺山曰凡吉事必有禎祥之見此乾坤前知之理也知器知來以此而已。胡雲峰曰天地有此理不能以告人聖人作爲卜筮之書明則謀諸人幽則謀諸鬼百姓亦得以與其能此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王註人謀凡議于衆以定失得也鬼謀凡寄卜筮以考吉凶也不役思慮而失得自明不勞探討而吉凶自著類萬物之情通幽深之故故百姓與能樂推而不厭也。程敬承曰聖人作易成能不過欲人知險知阻趨吉避凶耳而吉凶何自見也當初聖人畫爲八卦僅以陰陽之象告耳未必百姓遂能知之惟有爻彖

之辭乃始以情言而卦畫中剛柔雜居當否互異此吉凶所以可見而百姓所以與能也。項平菴曰凡繫辭之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爲六十四故例以八卦稱之八卦以象告謂卦爻之以象示人也爻彖以情言謂繫辭之以言諭人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此再言象之所以示人者明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所以諭人者明也。姚承菴曰變而通之以盡利故曰變動以利言其有吉有凶之不同則以情而遷易也。項平菴曰是故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徐進齋

曰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初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二四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情僞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情感乎五也屯六四求婚媾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僞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僞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項平菴曰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僞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

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二體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明之。朱語類曰遠而不相得則未必能爲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爲鄰近則有害矣。吳臨川曰易之辭由情而生人之辭亦由情而生故此又以人譬之。徐進齋曰叛背叛也背叛正理其中有歉則發于言辭自然慚怍也枝如木之有枝開兩岐疑者可否未

決則其辭不直截或兩岐也誣善詐謗善爲惡言誣不實如物在水上浮游不定失其守者言見理不定无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言心之聲由乎中而見乎外孟子詖淫邪遁一節意亦如此 潘雪松曰吉人辭寡其默成者與躁人辭多其不務敏行而以浮夸勝人者與誣善本無而自誣爲有本不能而自誣爲能由其誣也竟不見其歸著守謂所依據將叛者守不定也失其守則旣叛矣慚猶强言之屈則無能强言矣 眞西山曰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敷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人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

目豈不誤哉 張常甫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不知人其不陷于險阻者鮮矣聖人擬之象爻而人情見君子學易以知人情則知險知阻是故易而不輕簡而不率又曰吉人之辭寡易簡故也其餘五者不易不簡而險阻存焉可不畏乎

右第十二章

男 方圓 大受 校

周易辯卷之二十三

吳郡 沈龍淵 濟夫 著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蘇傳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蓍龜爲之介紹天數五地數五其曰三兩何也自一至五天數三地數二明數之止于五也自五以往皆相因而成者也故曰倚數

按此章統論聖人作易之旨而以蓍數發端非專以蓍數論易也蓋洪範稽疑原止九疇之一類易之蓍數亦止鬼謀之一法非有大疑未嘗輕用世儒或以卜筮蔽全易之旨是驅天下之人專以術數推論禍福僥倖苟且以爲趨利避害之計而不復知有道德性命之歸此易教所以愈晦也故夫子推論昔者聖人作易雖有蓍數以贊神明然止以決一時之疑非日用飲食不可須臾離之物也其所以立卦生爻觀變于陰陽發揮于剛柔者正欲使人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焉耳夫民彝物則天下

古今所共由者謂之道行道而有德于心者謂之德
道德而不抵于和順則亂離不安而不能以終日欲
和順于道德而于義之所宜不能隨事辨晰一一得
其條理是無精義利用之學又何以為道明德立之
士乎故就卦爻之中而為之悅心研慮以詳求其義
者所以窮理也誠以天下事無巨細皆有至理存焉
而理無精粗莫非吾性所固有莫非吾命之本然故
窮理必期于盡性盡性必期于至命窮理者知之無
不至也盡性者行之無不篤也至命者造乎自然莫
之致而致此和順之極也聖人作易要在于此豈有

他哉蓍能如是則雖有時乎用蓍數以決疑亦所以
顯道神德行為窮理盡性之助非徒為術數之學而
已也○參天兩地而倚數參者三也三與兩共成五
數五數居河圖之中加于十為五十是大衍之數五
十倚此五數而起也以五數為主加之以一即為六
為老陰加之以二即為七為少陽加之以三即為八
為少陰加之以四即為九為老陽是陰陽老少四象
之數亦倚此五數而起也推而至于千百萬億皆倚
此而起故五數為諸數之祖云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
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
而成章

按夫子於乾之彖傳已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此又
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而所謂性命之理
不出于仁與義是全易之大指總括于此一言可見易
不專為卜筮而設其義甚明而千萬世理學之宗傳實
肇於羲皇之畫繢成于文周之辭而發明于夫子之傳
合四聖人之心力腕力以成此一書無非主於明理且

不徒曰明而曰順見此理出於性命之本然聖人作易
不過就其本然者教人順之而已非有所矯揉造作強
人以所不可行之說于其中也理之所在天地人皆順
之而莫能違天對地而言其道宜尊主乎陽也然天之
氣必由歙而舒猶喘息之有吸與噓也其舒而噓者為
陽其歙而吸者為陰若有陽而無陰則天失其理矣是
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對天而言其道宜尊主乎柔
也然坤至柔而動也剛柔故能順承乎天而不自作剛
故能代天生物而以大終若有柔而無剛則地失其理
矣是以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人稟天地之大德以生其

道宜專主乎仁也然仁者所以爲愛也義者有所不愛
也惟義有所不愛故能成其仁之無所不愛若有仁而
無義則人失其理矣是以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所謂
性命之理也兼天地言之即所謂三才之道也當八卦
之初畫也三畫已具三才之象而惟三才之道各兼兩
者以致用非重卦不足以盡其理故易必六畫而成卦
至于爻位之中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分陰分陽此
定體也而惟時事之推移剛柔雜居而無定非迭用不
足以通其變故易必六位而成章成章言其文理成就
有可觀也以言乎天地之道則日月風雨水火山澤變

現于二體之間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矣以言乎人道
則以卑高貴賤定萬世不易之典禮而以得失憂虞示
吉凶悔吝之明徵經緯萬端變化莫測皆發揮於六爻
之內天下之文章又孰有大于是者乎是何也性命之
理隨人而具足亦隨事而顯用自非六畫成卦六位成
章使其理纖悉畢備燦然可觀則不足以發人之明啟
人之悟決人之趨避求其順理而行各正性命難矣由
此言之世之學易者不詳玩經文不審觀十翼而空談
性理推論畫前皆非聖人作易垂教之意而其人之所
學究亦何當于實用也哉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孔疏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
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不交水
火異處則庶類無生成之用品物無變化之理所以因
而重之令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莫不備矣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王註易八卦相錯變化理備於往則順而知之於來則
逆而數之作易以逆覩來事以前民用　本義邵子曰
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

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
卦所謂先天之學也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
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
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

按解經之病莫甚于牽合附會如此章本言聖人作
易因天地間八物而作八卦又以八卦迭相上下而
成六十四卦于是天道人事無所不備而數往知來
可以逆覩未形之事故曰易逆數也即前篇藏往知
來彰往察來之義而申言之耳孔疏王註皆依文解
義本無他說至朱子本義獨引邵子圖位以釋之謂

此爲伏羲先天之學此其說有不可解者今試以邵子之圖位與本傳之文義一一比對則其合與不合不待辨而自明矣邵子圖位曰乾南坤北而此則曰天地定位是即上傳所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義未嘗曰天在南而地在北也圖位曰離東坎西而此則曰水火不相射是即下章所云水火相逮之義言其相濟而不相害耳未嘗曰火在東而水在西也圖位曰兌居東南艮居西北而此云山澤通氣言山泉流而爲澤澤氣升而上山未嘗曰澤在東南山在西北也圖位云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而此云雷風相薄

言雷動風發互相衝擊未嘗曰雷在東北風在西南也圖位與傳文不相符合如此邵子乃從而牽合焉得無以聖人之言附會已說乎此歸震川先生所以力辯其非而斷之曰此邵子之學非伏羲之旨也如使圖位果出自伏羲何以孔子之傳無明文于註孔疏亦絕不道及也宋史稱邵子之圖本于隱士陳希夷然希夷之前不知其何所本今世本易經皆以邵子之圖與河圖並列然河圖一見于書之顧命一見于易之繫辭一見于論語確有經傳明文而邵子之圖不見經傳今欲附會其說于此以文義推之則甚爲牽強以經學求之則了無關係徒掩聖人明白易曉之文以滋學人支離膠滯之病亦何爲哉張西銘有言曰經學之不明講說害之也信哉言乎

右第三章　按此章以下至十一章皆反覆發明八卦以見其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按此言八卦生物之功用也夫資始資生本乾坤之事然乾坤不自爲而分任于六子六子者各專其能各盡其職是以乾坤無爲而無不爲焉凡物之生無以動之

則鬱而不發無以散之則滯而不暢惟有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於是蟄蟲昭蘇句萌畢達而萬物之氣莫不發舒矣然使一于動散而無以潤之則外枯中乾而生意遂竭無以晅之則沉陰凝閉而生理不宜惟有雨以潤之日以晅之於是精華內足光澤外揚而萬物之情莫不向榮矣然使一于潤晅而無以止之則能發而不能收也無以說之則能止而不能安也惟有艮以止之兌以說之於是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萬物之理莫不貞固矣此六子者各專其能各盡其職是以天下無一物不遂其生成無一人不資其利賴其功用可謂大矣然

而欲以爲君則六者勢鈞力敵非能角材而臣之也問其所生之物於何畜藏則六者區分類別亦未能相爲橐籥也其惟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乎向非乾之至健終古運行而不息則雷風誰爲之鼓吹雨日誰爲之蒸烝何以使物各得所止各得所悅而無遺憾也向非坤之至厚有以包畜而無遺則雷從何收風從何起雨從何升日從何耀凡物之止且說者託根于何所也以此知乾坤之無爲也以其不侵六子之事而六子之無不爲也實由于乾坤廣運之功亦猶人主之心剛健而無息寬厚而有容然後百職奮厲而庶績咸熙也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本義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楊誠齋曰由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皆帝之所乘也悉皆出乎八卦聖人象八卦而爲治故南面而聽取諸離然聖人不獨取諸離以爲治至于握乾符闢坤維與震巽坎兌之治無非取之易也兼其一則其他可以類推矣

按此言上帝主宰造化生成萬物皆不離乎八卦之序以爲終始文義甚明本義引邵子之圖以爲此卦位乃文王所定後天之學也但章內並不專指文王且東方屬木爲春西方屬金爲秋南方屬火爲夏北方屬水爲冬自有天地以來其時位已如此矣以震木兌金離火坎水分配四方四時自有義畫以來其取義已如此矣豈待文王而始定耶夫子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文王以前嚮明而治之聖人亦已多矣其義皆取諸離亦豈必待文王定卦位而後取耶若以此卦位爲文王所定則帝與萬物之出震見離以至勞坎成艮亦豈文王定之而使然耶夫子贊乾九五之大人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就大人一身而言耳卽今兆人論養生之道曰

人生稟氣在先天培養在後天此亦就凡人一身而言耳信如邵子之說以先天分屬伏羲以後天分屬文王則吾不知周公孔子亦各自爲一天耶抑合併二天于一身者耶細看傳文似無此等割裂見解即使邵子先後天之說自有妙理然以附會于此傳則甚爲牽强不若掃之爲快

又按易中稱帝一見于履之彖傳曰履帝位而不疚此謂人帝也又見于豫之大象曰殷薦之上帝益之六二曰王用享于帝鼎之彖傳曰聖人亨以享上帝渙之大象曰先王以享于帝此皆謂天帝也則此所

云帝出乎震之帝其爲上帝明矣而周禮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兆五帝于四郊又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夫上帝之祀夫人而知之矣至五帝之祀自漢以來諸儒聚訟甚繁而卒不得其說竊讀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

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觀孔子此論則周禮五帝之祀其故甚明無可疑矣又考之舜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註曰宗尊也謂所尊祭者其神有六一曰祭時謂四時也木火金水旺于四時而土分旺于四季故書曰撫于五辰禮記曰播五行于四時是舜之祭四時即周禮之祀五帝也木火金水四神帝分祭于四時而以季夏祭土神帝凡祭五神帝各以五人帝配此古祀典也自漢以後議禮之家考論不明故只有上帝圖

丘之祀而五帝之祀遂不復舉今以易傳觀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周歷八卦之時序五行之方位然後蔵功成而萬物育則此所稱帝者蓋亦兼上帝與五帝而通稱之矣蓋上帝為天地百神之主端居穆清其位至尊自必以其事分任五帝使之順時致治而各舉其職各奏其功此與治世之人帝恭已無為分任群后以熙庶績者其體一也不然天地至大萬物至衆其事至繁豈得以一帝之力兼管八方之務乎天道雖遠而以人事推之理無不同今考之虞書

參之周禮證之家語所謂五行之神分時化育以成萬物者正與帝出乎震之時序適相符合則知上帝之外又有五帝其來舊矣愚故備論于此不惟窮經者可以互相發明即後世議禮者將以修復祀典盡報本反始之誼亦可得而考鏡云

又按夫子贊易必以乾坤為主至此序八卦之方位則乾居西北與兌金為伍坤居西南與艮土相對不復以乾坤為主何也蓋以帝出乎震之旅實合健順之德以播五行而宰萬化所謂握乾符闡坤維與震巽離兌坎艮之治者皆帝德之健順為之也故下章亦止稱神不言乾坤蓋神即帝之神而神之變化即乾坤之變化也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按上章言帝此章言神蓋申言帝德之神妙也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此人帝也而德之入神若此況于統陰陽宰萬化之天帝乎夫帝之所以為帝者以其至健

至順體恒易恒簡之德為陰陽不測之神也既言神則不必言乾坤而乾坤之德已變化于神之所為矣此所以不言乾坤而專言六子也神之為妙也無音聲可聞無形象可覩而凡有聲可聞有象可覩之物無一非神之所變化雷之動萬物也風之撓萬物也其聲之變化無窮也而非神則孰與發其聲者火之燥萬物也澤之說萬物也水之潤萬物也艮之終始萬物也其形之變化無窮也而非神則孰與呈其形者且此六子者固各自成一物也六子所生之物亦各自為一類也是宜于六子之用不相逮而相悖其氣亦不相通矣然觀陽燧

取火于日則知徧容中無處非火也方諸取水于月則
知徧容中無處非水也而何以火不因水而熄水不因
火而涸偶居無猜融合無間若此乎雷之迅也足以鼓
風之氣風之烈也足以佐雷之威此其勢若相激也而
何以物不嫌其過猋雷鳴于夏有震動發生之意風發
于冬有摧折剝落之客此其勢又若相反也而何以物
或利其相資至于山高而澤深似迥不相及者然山之
上常有不竭之澤澤之下常有緜亘之山故澤每因山
以爲防而澤氣不泄足以鍾一方之秀山又資澤以爲
潤而山氣不枯足以鍾百物之英故曰水火相逮雷風

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既盡也言
萬物無不成就也由此言之六子之各自爲質也以形
之殊而其互相爲用也以神之一神在人身則能運一
身之五官以日新其德業神在造化則能運天地之六
子以共贊其生成此非統陰陽宰萬化之天帝其孰能
與于此哉 蘇傳此各以其物言而不及乾坤者乾坤
不可物六子之功顯而乾坤之德存乎其中丘建安曰
五卦皆言象艮獨不言者終始萬物義不係于山也
胡雲峰曰言神則乾坤在其中矣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
說也

胡仲虎曰夫子欲于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
如此象者其似性情者其其也 項平菴曰動陷止皆
剛健入麗說皆柔順凡物健則能動順則能入健順者
其體也動入其用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陷麗者
其勢也健者始于動而終于止順者始于入而終于說
陽之動志在得所止陰之入志在得所說者其志也
按八卦之性情惟坎陷離麗其義難明坎者陽陷陰
中蓋惟剛健之才能入險亦能出險其陷也有盈科

而後進之勢焉柔順之質附陽則明去陽則暗其麗
也有資明以破暗之義焉此水之所以入地而成川
火之所以附物而起燄也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
爲羊

本義遠取諸物如此 王荊公曰此只以一物象一卦
至廣八卦則天地間物物可以取象以此悟得聖人無
所謂卦哉有無無有之間皆寓言耳白雲滿山庭草交
翠目中何者非易耶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本義近取諸身如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姜鳳阿曰索者陰陽之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

而為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為女稱者尊之之詞謂者猶彼此相謂不敢同于尊之詞也男女分于所得之陰陽少長別于所得之先後原二老既尊卑之有等推六子又長幼之有倫易誠正名定分之書乎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程子曰說卦于乾雖言為天又言為玉為金以至為木果之類所謂類萬物之情也 朱子曰廣八卦之象也

積陽為天為圜天之體也統天者君知始者父也為玉德粹也為金堅剛也為寒位西北也為冰寒之凝也為大赤盛陽之色也良馬純陽善也老馬老陽將馬純剛也謂骨之峻非羸弱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有威猛者為木果以實承實也若艮為果蓏則下有柔者存焉 吳臨川曰坎中陽為赤乾純陽加大字以別于坎也馬加老良瘠駁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于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潘雪松曰坤積陰為地作成物為母旁行邊幅而中廣

平南北經而東西緯皆布象也虛而容物又熟物而能養為釜靜翕而不施故吝嗇生物不擇善惡為均性順而蕃育為子母牛二畫虛所容載者多為大輿齊為質偶為文齊則寡偶則衆三畫皆偶故為文為衆也有形可執為柄極陰故于地為黑

按萬物資生精華畢現故為文生物之類萬有不齊故為衆秉生物之權代天行事故為柄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于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為雷雷與龍二者俱從下忽然起震之一陽動者似之剛柔始交天地之雜故為玄黃得乾初為玄得坤中上為黃也陽氣始施故為旉萬物出乎震故為大塗又一奇連亙動于內而二偶開通于前光禿寒也震一索得男故為長子陽進決陰其動也躁蒼筤竹色青而美也萑葦蘆也蒼筤竹萑葦皆下本實而上幹虛震象也陽在內為聲三陰為拆馬之開口善鳴也二陽下動如馬之异足而懸起作足而超起也的如射的顙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虛也陽反動于陰下故於稼為反生

言萌芽自下生也陽長終于乾故究竟中上二爻皆變為健也出震之時未必蕃鮮既變為健則陽氣極盛而蕃鮮也六子中獨震巽有其究二字蓋陰陽之始也然震之一陽其究歸于乾巽之一陰其究歸于震則扶陽抑陰之義可思矣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象旨巽有下入者木根有上升者木幹又其性可曲直亦順巽之象　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繩糾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斜木也巽德之制故為繩直為工巽少陰故于色為白木下入而上升故為長為高陰性多疑故為進退為不果　荀爽曰風行無常故進退風或西或東故不果臭以風傳陰氣在下鬱而不散二陽達之于外為臭髮陰也陰血盛髮多陽氣盛髮少巽陽氣上盛陰血不升故為寡髮廣顙承寡髮而言髮稀疎而顙廣也二陽在上故也凡眼白者為陽黑者為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勻停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上白多于黑也義理陽也利欲陰也震陽在內義理主于

內也故一剛為主於內之卦為无妄巽陰在內利欲主于內也故為近利又南方離日之中為市巽居東南與離相近故云近利市三倍術詩言賈三倍也　游讓溪曰深于人情而算多也其究為躁卦巽三變成震也　乾鑿度曰物有始有壯有究震得陽氣之先巽得陰氣之先故其卦皆有究極之義也　胡仲虎曰有一卦之中相因取象者巽為繩直因而為工坎為隱伏因而為盜艮為門闕因而為閽寺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

下首爲薄蹄爲曳其于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于木也爲堅多心

程敬承曰水內明外暗坎內陽外陰故爲水溝瀆者水之所由行江海河渠之總名也陽陷陰中光彩不揚在人則心術微隱事機藏伏曲者更直爲矯直者更曲爲揉水流有曲直故爲矯揉弓輪者矯揉所成也乃所取義則謂其中之勁耳弓中勁則善發輪中勁則善運也陽陷陰中故爲加憂心耳皆以虛爲體坎中實故爲病爲痛 張紹于曰坎心亨而此爲心病何也曰有孚則心亨而加憂則心病矣故曰心當貫以理不當實以欲

孔疏坎爲勞卦聽勞則耳痛亦是也爲血卦爲赤血在人身水之屬赤其色也坎得乾中畫之陽故與同色也其于馬也剛在中央其脊孔嘉又以剛心不馴性急難馭上畫柔首下而不昂下畫柔則爲蹄之薄而行且曳又陷則失健故曳也其於輿也爲多眚蓋行于險道不若坤輿之行於平地者易且安也又坤中虛而力能載坎中滿而下無力也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坎外陰柔而內剛很象又爲隱伏有穿穴踰垣乘墉伏莽之象堅多心中剛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吳臨川曰火中虛麗於實物中黑者陰光明而上下赤者二陽也日者天之火故陽燧可取火于日中二陰象日暗處上下二陽象日外明也火麗木日麗天電麗雲也犬明似日暫明似電中女謂再索所得上剛象冑下剛象甲中柔象被甲冑之人也兵戈者上剛銳象中虛大腹象火日乾熯爲乾卦爲鼈五句皆外剛內柔之象陰在內則中空木中空則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鄭正夫曰靜以止者山也艮一陽隆起于地上山之象也吳臨川曰徑者路之小也艮者震之反體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塗也陽大陰小艮之陽畫爲山故陰爲小石闕門之出入處上陽連亘下陰雙峙門闕象果者木實蓏者草實二剛在上象木果二柔在下象草蓏震巽草木之始艮果蓏草木之終果蓏終而又能始故于艮象切也周禮閽人掌王宮門之禁止物之入寺人掌宮女之戒令止物之出羅一峯曰閽者剛止于外寺者柔止於內也艮爲手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故爲指鼠與狗皆善齧艮剛在前也郭子和曰坎之隱

伏在君子爲隱在小人爲盜艮之利則狗害則鼠皆一義而二象也黔黑色喙口吻也艮剛動於上故言喙凡鳥之喙大槩皆黑然不可枚舉故云之屬堅多節剛不中也中則爲心不中則爲節心則利用節則不利于用二卦之辨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朱晦菴曰澤者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上缺有澤口之象巫口舌之官以口語悅神者兌上拆象口中虛奇象舌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爲毀折柔附于剛剛乃決柔故爲附決李九我曰爲毀折取諸卦位在造化振肅殺之威也爲附決取諸卦體在君子有疾邪之勇也陽在下爲剛陰在上爲鹵鹵者水之死氣也鄭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鹽不生五穀而寶貨興焉兌爲少女女子之未嫁以兄弟言也爲妾女子之已嫁以嫡娣言也羊悅草而性强狠外柔內剛似之○程迥曰八卦之象八物而已充其類則可以類萬物之情然就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爲天坤爲地之類是也有不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稱龍而不必在震坤稱馬而不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于卦爻而說卦不載者如漸之鴻中孚之豚魚之類是也有見于說卦而卦爻無之者如爲釜爲布爲羸爲蚌之類是也若夫大琴網之雜小學紺之狀此見於他書而易於說卦又可以類

右第十一章

男　方國　大受　校

周易辨卷之二十三終

周易辯卷之二十四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序卦傳

孔疏序卦者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其先後之次其理不見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故謂之序卦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吳臨川曰此言乾坤所以爲上經之首也天地謂乾坤二卦

按序卦傳不必論卦之本旨惟就上下文相接處起

義或取其相因或取其相反或取其相須以爲之說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信手拈來自成妙義如上經首乾坤即以天地生萬物立論起因言物之始生爲屯物稺爲蒙以見屯蒙相繼之次序此序卦傳之大體也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張横渠曰聚而不得出故盈雷亦然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朱漢上曰物稺而無以養之則夭閼不遂蓄德養才者亦然

程敬承曰物稺可養責在乎開世覺人者矣不徒飲之食之而必曰飲食之道養正之謂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人生所需莫急於飲食故田里樹畜懋遷有無王政之所先也然自一介小民以至公卿牧伯各有分限若越分妄求則爭訟生焉所爭愈大則其人愈衆如取成周之麥侵汶陽之田不至于興師動衆不止也有王者作則司馬之九伐方伯之專征勢不可已師所以繼訟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興師動衆所以安天下也有安天下之德者必爲天下所親輔天下既親輔我必使各得所止而後安畜止之之義也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物各得所止則上下辨而民志定尊卑貴賤各循其素履而不越矣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禮非强世因人情所安而爲之節文者也故履得其禮然後身心泰然無臲卼不安之患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泰之所以爲通者以其內君子而外小人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自非聖明在上則君子易退小人易進雖欲終通其可得乎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人情莫不喜通而惡塞也故雖大往小來之世必有一二同心之君子焉所謂德不孤必有鄰也何患于終否乎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朱漢上曰認物之歸爲己有者必驕驕則亢滿大復爲累矣故次以謙　孫從龍曰同人者公好公惡不拂天下之心謙者畏天勤民不恃天下之有謙則常保其有而樂以天下矣於此見致治保治之道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鄭康成曰順以動者衆之所隨也　游讓溪曰隨生于豫和樂之應也蠱生于隨宴樂之漸也　項安世曰蠱者壞極而有事也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爲事之先　蘇傳以喜隨人者溺於燕安者也故至于蠱蠱則有事矣

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韓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　吳臨川曰以蠱之有事而後有臨之盛大也　項平菴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眞訓大也六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焉　張南軒曰天下皆山也惟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惟東海可觀蓋物大然後可觀况于人乎　朱漢上曰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合乎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蘇傳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易合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相敬則能久飾極則文勝而實衰故剝　吳臨川曰不執贄則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則不可以成男女之合賁所以次合也

姚承菴曰賁者文明以止之謂也此人之所不可少者不妙在一致字致飾其文則禮之實漸漓而無復存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亨卽亨嘉禮之實也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陰之剝陽小人之剝君子不至於窮盡則不已然而天運循環亂極復治窮于上則反於下未有不復者也復則天地之心見而衆妄滅矣彼小人者其初未嘗無天地之心也特蔽于私欲殉利而忘義牿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此所謂妄人也然使其在下而不在上則其剝猶未甚也惟其自下而進于上則乘勢秉權可以無所不爲而天下之小人畢集於上不至盡驅天下而爲妄人不止然妄人如空中花水上泡不久銷滅而眞性在人亙萬古而常存窮于上則必反于下小人雖欲盡滅之而不可以終盡故朝廷剪去之

而草野忽挺生之君相剝喪之而布衣之士復起而修明之眞人一出而帝師王佐往往起自白屋不階尺土奮臂有爲爲天下掃除姦宄發穢濁而爲淸明向之妄人皆已灰飛煙滅而一時之用事者乃皆有去利懷義昭然揭天地之心與天下共相見于晦蒙剝落之後光景爲之一新耳目爲之頓豁此所謂復則不妄者自古以來每當剝盡之餘未嘗無此一會是何也一眞能消衆妄衆妄不能滅一眞也聖賢之所以自信自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正爲此也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朱漢上曰前曰比必有所畜者此而後畜其畜也小无妄然後物物循理乃可大畜畜在物爲小畜在德爲大

張南軒曰畜然後可推以養人故受之以頤　項平菴曰需當物生之初如兒之需乳苗之須溉故曰飲食之道頤當畜聚之極萬物交致其養故曰養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程敬承曰其畜也大故其動也亦大不懼无悶要自涵養中來非矯矯於意氣者也　龔氏曰不養則不可動雖形體亦然况欲大有爲乎故上九由頤然後利涉大川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按大過之時已有棟橈之象况終過而有不陷者乎既陷之後若不有所附麗則才無所施何以扶危拯溺而不終于陷也張子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得出爲離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吳臨川曰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有夫婦之所由也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有夫婦則其所生為父子由家而國雖非父子而君尊臣卑之分如父子也由國而天下雖非君臣而上貴下賤之分如君臣也禮義所以分別尊卑貴賤之等錯猶置也　程敬承曰咸者夫婦之道也不言咸者亦如上經不言乾坤蓋乾坤與咸初無所受故也　項平菴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　于寶曰此詳言人道

三綱六紀有自來也上經始于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經始于咸恒人道之首也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有妲己之禍當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為國風之始而易於咸恒備論禮義所由生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恒者久于其道也誦刑于之化端本在身言有物而行有恒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王註夫婦之道以恒為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　林性之曰久受尊名則不祥久於祿位則取禍故不可以久居其所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程敬承曰物無終退之理將來必有壯盛之時　朱子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須更進一步也謂進而相與有為建功豎績斯不為徒壯也

晉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閻彥升曰知進而已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傷之

者至矣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于家人乎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張南軒曰家有父子之親夫婦之愛然身不行道則父子夫婦無復親矣此家道窮則乖離所以次睽也　蔡介夫曰乖必有難如人情義乖離必至相戕賊而難作矣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游謙溪曰遇險難則思拯濟出于險難則生懈怠人情倚伏之機君子畏之　程敬承曰險在前難于行也反身修德求在我者也正己可以正邪物豈終于難哉直可迎刃而解矣人情當旣解後必且易視天下事而有縱弛之心故曰解者緩也緩必有失受之損者戒之也懲忿窒慾損乎其所以失者也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損德之修也損以遠害損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故曰損而不已必益益德之裕也益以興利德裕于身而利

施于物必決去小人以除其害則德可保而利可全故日益而不已必決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伊繼山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小人旣決去則君子之朋至而相遇矣君子旣遇則交相勸勉而同德相聚且交相汲引而衆正同升于是群賢合力群策畢舉而升斯世於大猷此姤萃升之所以相序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蔡虛齋曰升而不已必困亦是知進而不知退之類用乎上者必反下前旣不得遂其進必退却也　姜廷輔曰困乎上則必反乎下而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有養道焉猶言困竭者就井取汲以養也

按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養而不窮者也人當困時上旣不能兼善天下以養民下猶可獨善其身以自養自養者養民之本也故反下有無窮之樂焉所謂無祿而富無爵而尊者是也孔顏而後王仲淹其庶幾乎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程傳井之爲物存之則穢敗革之則清潔不可以不革也　張獻翼曰井道常道也革者非常道也革其壞常者也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即井道之革也　王註革去故鼎取新旣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程傳鼎者器也震爲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

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游讓溪曰動止者時也終動終止非所以趨時而從道
矣程敬承曰以艮爲止止于其所所以善其動也以
漸而進進得其序所以善其進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闞彥升曰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有所
歸何也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之
所謂進者漸進而已烏有不得所歸者乎 胡雙湖曰
夫子特借歸之一字以論其序非以明卦旨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
居故受之以旅

沈德培曰學問漸進不已必有義理歸宿之地人必抵
家方有住處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是得其所歸
按得其所歸不指一事而言如女子從人得其所歸
必夫之賢能者也自能昌大其家業士人用世得其
所歸必主之明聖者也自能大行其志願儒者學古
得其所歸必深造而逢源者也自能大成其德業然
窮大而不知守約者必至失其所居女子從人窮大
而不知守約則雖豐財殖貨秖以歛怨而導後士人
用世窮大而不知守約則雖因富兵強秖以耗竭其

元氣儒者學古窮大而不知守約則雖誇多鬬靡終
爲華士而無實猶之羇旅之人飄流不返者耳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程傳羇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
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
以渙
項平菴曰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說之
程傳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
以繼兌也 程敬承曰近說主心學言 李廬陵曰說

卽深造自得之機散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之謂也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
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王註渙者發暢而无所壅滯則殊越各肆而不返則遂
乖離也夫事有其節則物之所同守而不散越也 程
傳節者爲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
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 王
註孚信也旣以有節則宜信以守之有其信者則失貞
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爲過故曰小過也 項平菴曰有
其信猶書所謂有其善言以此自負而居有之也自恃

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于中

按序卦之義有取乎相濟者如說之後繼之以渙節中孚小過是也凡人有得于中則說說則心曠神怡浩然自放因而以禮法爲拘檢以放達爲高致者有矣故渙之後當受之以節有節則能克己復禮而不流于狂士之蕩毋此顏子之學所以更進于曾晳也然亦有則古稱先規行矩步而不盡由于中心之孚信者是終無安行自得之趣也故節之後當受之以中孚然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苟不惟其義而惟其信是有其信者必行之而有過恭過

儉過哀之失矣豈不賢于同流合汚之輩乎然以視夫貞而不諒者則度量相越矣故中孚之後當受之以小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王註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

晁嵩山曰恭過則僞哀過則毀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將矯之以爲中也時有衆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按既濟之彖傳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窮則既濟反爲未濟而天下之事又從此始矣然則物豈有窮哉使物而可窮也則何貴乎聖人之作易君子之學易爲矣

右下篇

雜卦傳

邵二泉曰序卦序言之也雜卦錯言之也於序之中復錯衆其反對者以表其義序言之其義如此錯言之其義又如此序也錯也互爲經緯者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朱子曰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全矣其爻位之无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无不在焉於此可見若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則于二卦之象及二五之爻有不通者　朱漢上曰乾坤易之門剛皆乾柔皆坤剛柔雜成諸卦故曰乾剛坤柔　蘇傳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余息齋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事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師之憂也　程敬

承曰以臨爲與與之以教思容保敦臨所以吉也以觀爲求求之以神道設教下觀所以化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按屯當天造草昧之時而以貴下賤則經綸之才已見然居貞者經綸之本也初之磐桓二之不字皆能不失其所居之正故可以大亨而出險蒙當天真未汨之日而外誘一乘則邪正之途遂雜然養蒙者聖功之基也二納其順上擊其不順則已泉著于養正之理故可以發蒙而成聖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龔氏曰震一陽起于初艮一陽止于終此天道之起于東方而止于東北者也損之極必漸益爲盛之始益之極必漸損爲衰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按大畜者所以畜德也畜極而通時之所以大行也无妄者所以去眚也眚則爲妄災之所以自致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按萃聚而不散當思所以保其聚不然則萃且渙矣升往而不來當思所以善其升不然則高而危矣謙則受益故其進德也輕輕猶易也豫則耽樂故其存心也怠怠則疾生而不孫矣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按治獄所以除惡除惡所以養民故曰食也不待緣飾而天真燦然乃爲天下之至文故曰无色也

兌見而巽伏也

關朗曰兌見也以其陰柔外形乎巽伏也以其陰柔內蘊乎 卜子夏曰兌剛內而柔外見其柔以悅人也巽剛外而柔內隱其情以巽物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諸子相曰隨者上下相從无事之可虞蠱者上下不交

必有事而當飭也

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

程敬承曰剝爛盡復反生也凡果爛而仁生木葉爛而根生爽瀆爛而萌生皆剝復之理也 吳臨川曰晉六五離日當天晝也明夷六二離日入地明者夷傷也誅卽夷傷之義

按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本義解之曰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于自傷而墜厥命又九三明夷于南首得其大首本義解之曰九三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正與上六暗主爲應故有向明除

害得其首惡之象然則此所云誅者蓋暗主自誅也
書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正與此合
井通而困相遇也
按此言井以善汲而通困亦未始不因困極而相遇也
人情困極則思通故大人君子往往于困中相遇彼金
車赤紱之煌煌者非困時之奇遇乎自古垂竿負鼎囚
奴遯荒之士有時出而爲帝王之佐受茅土之封即簞
瓢陋巷露肘決踵之子雖一時偃蹇而千載流光亦不
可云不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

程敬承曰天下和平其感速也天下化成其道久也虛
以受故速久不易故久無心于感爲咸咸之速也妙在
無心耳不膠于常爲恒恒之久也妙在不膠耳 渙風
散水故離節澤防水故止一則民心離析無所統一而
不止也一則議禮制度有所防範而不離也 解已出
險則人心緩散當防小人之復用蹇方在險則世難正
殷當合君子以圖功
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按睽之隙生於外非家難也故合睽之責自天子任之
家人之親起于內非外事也故正家之道自女子始之

然家道正而天下定則和于內者亦不患其睽于外矣
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君子進則小人退而泰運開矣小
人進則君子退而否運至矣否與泰其類相反非有知
人之哲者孰能辨其類而去取之乎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沈德培曰陽之方壯懼其銳進而失防陰之道故戒君
子以止而不進陰之方長慮其遂進而肆剝陽之心故
戒君子以退而不進一則使之止于方盛一則使之遯
于方衰無非爲君子謀耳 大有之所有者衆非剛健
文明不足以保其所有同人之所同者親非文明以健

不足以善其所同故言衆則當思衆非無故而歸我也
言親則當思我之不失其可親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按革主于去故必革之當其悔乃亡不然則除一弊又
生一弊何取乎革也鼎主于取新故否可出餗不可覆
不然則上無以享上帝下無以養聖賢何取乎鼎也小
過之爲過也剛失位而不中無以自勝于陰盛之世也
中孚之爲信也剛得中而同德有以自固其上下之交
也如使上下之交不固則小人得乘其疑而間之爲君
子者安得有鶴鳴之和而爲小人者安得無飛鳥之凶

也哉
豐多故親寡旅也
按豐多故猶云富則多事也非人非有求助之功則何以消弭釁端保守成業親寡旅也猶云羈旅之臣也非人主有射雉之明則何以網羅遺逸招徠俊民自古明主處多故之世者往往藉羈旅之臣以濟事傅說之于殷尚父之于周夷吾之于齊百里之于秦其初皆親寡之旅人也向使四君郤客而不納疎士而不用安得豐功偉業赫赫照人耳目如經傳所云者乎
離上而坎下也

潘雪松曰乾陽而在上坤陰而在下者陰陽之定體如人之首上而腹下也離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之精升而爲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爲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于陽則炎上水陽物也而附于陰故就下然則日爲陰月爲陽乎日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中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坎下　王註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沈德培曰小畜以一陰當衆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寡不敵衆也履以和悅躡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柔能制剛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按需之三陽以險在前而不進訟之上下以剛且險而不親然惟不進故義不困窮而終能出險惟不親故義當止訟而免于終凶
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蔡節齋曰按雜卦例皆反對協韻爲序今以其義改正

大過顚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丘建安曰今依蔡易讀之則八卦既得以類從而韻亦協但不當僭改經文爾　董鄱陽曰蘇氏亦有改正自顚大過而下數卦然不若蔡氏之妥　胡雲峰曰雜卦自乾坤至困三十卦與上經之數相當而雜下經十二卦于其中自咸恒至夬三十四卦與下經之數相當而雜上經十二卦于其中非偶然也皆理之自然也上三十卦終之以困柔揜剛也下三十四卦終之以夬剛決柔也天地間剛柔毎

每相雜至若君子之爲剛小人之爲柔決不可使相雜
也雜卦之末特分别君子小人之道言之聖人贊化有
扶世變之意微矣始于乾終于夬夬之一陰決盡則爲
乾也

按大過以下八卦先儒以爲有錯簡蔡氏改之正合
本傳反對之義今當從之〇大過之所以顛者以陽
過于陰陰柔之力挓弱而不能承藉故至于棟橈而
有顛覆之勢頤之養正正貴以陽養陰以君養民可
以救大過之失也〇既濟之所以定者以剛柔正而
位當陰不乘陽女不制男此天下所由定也未濟三
陽皆失位則男皆受制于女陰皆起而乘陽天下共
能定乎〇歸妹女之終也女之終即爲婦之始人倫
之首萬化之原使歸之不以漸則始合不正其終未
有不敝者也故女歸待男行所以救歸妹之敝也〇
姤以一陰與五陽遇而馴至于剝剝盡而坤此小人
道長君子道消之極也幸而窮上反下一陽來復而
漸至于夬以五剛決一柔決盡而乾此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之極也當此之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萬國其寧觀咸寧之治乎此雜卦傳所以終乎
夬之深意也然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何也小人
知其勢之將盡而有憂心則其機益深而不可測矣
爲君子者其可忽諸

男 方[illegible] 校

周易辨卷之二十四終

周易辨二十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浦龍淵撰茲編因繫辭包犧氏王天下之文遂謂六十四卦無一非帝王師相之事乃明主良臣所以致太平之書因乾卦六位時乘之文謂六爻中君臣上下各有攸司周公分位繫辭正名定分皆取諸此歷來一切圖書象數卦變等說皆畧而不論夫人事準乎天道治法固易理之所包然謂帝王師相之學嵩求於易則可謂易專爲帝王師相作則主持太過矣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作二十八卷此本少四卷疑亦經義考傳寫之誤也

身易實義五卷

〔清〕沈廷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沈氏洗心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身易實義五卷》提要

序

畫前有易易在天地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易行乎其中先儒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開眼便見聖人不過即其所見者摹寫之耳人於天地間參爲三才而有身身在易中如魚在水易在身中如春在木人不能體天地之撰與天地相似無離身之易而常有違易之身是故貴乎學易也者象也學也者像其象也聖人教人學易於六十四卦大象皆繫以君子之用聖人渾身是易也君子以身體易也言易者返而求之身則親切著明矣吾師嘉興沈先生沈潛玩味於易者有年於先儒異同之說無不究極其指趣而觀其所會通既折衷羣言而發其奥義矣則尤躬行力踐務期即身見易與之相似而不違因鋟其平日手輯名曰身易實義余受而卒業見其準孔子所繫大象之辭推而廣之二百八十四爻隨時隨處皆有致用之實易

爲君子謀於是大僃因作而嘆曰先生言易蓋欲於天地自然之象而像以人身乎夫靜而爲象者動則用占占也者非徒端策揲卦之謂也日用語默飲食視息無之而不占至於問焉以蓍則占之一節云爾故謂占足以盡易而蓍不足以盡占也先生之爲是書其教人以身占乎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易六十四卦聖人皆著君子之用而於繫辭又總之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此尤用易之原本也先生年彌高而德彌劭以其放之爲三百八十四爻者斂而藏之一心則身易之義益精密矣

康熙甲子仲秋滏陽受業門人張榕端頓首拜題

序

予友沈子克齋少負重名戶外多長者車轍及壯益折節讀書殫心聖賢之學顧困于棘闈僅以明經顯兩爲令一剌州皆本經術爲治有豈弟聲既而專精于易年逾艾即致政歸成易解若干卷名曰身易實義予受而讀之既卒業作而嘆曰旨哉身易之說乎夫易聖人寡過之書也吉凶悔吝進退存亾修身之義備焉韋編以後傳易者亾慮數十百家漢儒言象既無關于義理之要王弼言理而後世因之言人人殊五鹿充宗爲諸儒辨論而朱雲折之何晏不了九事而伏曼容輕之周弘正盛稱名理而張譏屈之孔穎達定王韓爲正義而李鼎祚復述馬鄭同異相剿誕信相譏棼如聚訟終不能盡合于四聖人之心甚矣傳易之難也至伊川詮理之宗紫陽明卜筮之旨然後四聖之心殆無餘蘊

象與理不相離也身與易不可斯須去也程朱而後又孰能闡發身易之義哉聖人之作易也教民寡過而無以喻之欲令天下萬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得上協乎天人之原反觀乎踐履之實于是乎設卦繫辭因其決疑示以趨避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俾後之學者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伊川之傳因玩辭而立言者也紫陽之

義因玩占而立言者也要其指歸亦惟是寡過修身庶得四聖垂教之意而程朱之所以發明易學者不外躬行實踐之中沈子之書其有見于此乎陰陽之闔闢我身之動靜也時位之窮通我身之出處也大而綱常倫紀細而飲食作息我身之酬酢也兼三才體四德剛柔健順我身之所以立也其發明本義也固朱子所未言而有待闡發諸程傳及諸家之說也亦程子所欲言而未盡者也其擇理也精其訂義也確其辭潔以雅其意切以淡非惟知之殆于身之矣

今天子崇尚正學表章六經非聖人之書不尊非程朱之言不信海內士大夫咸蒸蒸嚮風思修身勵行矣是書之出必有讀之興起者敢公之以為同志勸

時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暮春上浣同里年家

眷弟杜臻頓首拜撰

身易實義序

聖賢之學心學也虞廷執中斯爲鼻祖乃皋陶矢謨首曰愼厥身修思永次乃及于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夫子告哀公以爲政在人而推本于尊親仁義又特舉其要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而大學首章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皆舍心而言身若有不同者何哉曰是乃所以爲心學也蓋邇言心不足以善吾心而言身乃足以善吾心身也者所以載吾心而行于至實者也有人于此驟而語以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將張皇幽渺而懸空摹擬高者或淪于虛無不則望崖而退耳驟而語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奮其私智而驕語博濟能者且流爲俗學不則以學術禍天下耳是故學莫要于修身修身莫善于法[illegible][illegible]吾身所處之地以密證于先覺之微言

是則是效亦步亦趨由是內而性天外而事業廿苦曲折歷歷可取以自驗在在可據爲實得夫聖人立教亦惟是先得我心之同然耳我以同然之身服同然之訓契同然之理譬若操職方之圖秉傳而四出窮荒絕險無遠弗屆豈與夫倀倀冥行執塗問津者同日而語哉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戴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非虛語也惟易之爲書于諸經中爲最尊古今來冥搜幽討衰然著述者無慮數十百家或得其象或得其數或得其理或得其變皆能染鼎一臠舉焉一體要之非全易也何則開天之智廣大悉備變動不居其中實有是象是數是理是變任人挹取而四聖人所繫之辭麗焉涯移大異于詩書禮春秋非管蠡之量所能受也雖然人患不能實體諸身耳不曰易知簡能乎不曰假年寡過乎推其至仁者見仁知者見知猶非極則言其凡則百姓不知未始少離于日用也自王弼氏始專言理韓氏孔氏繼之猶沿魏晉清言駁而未粹迨至伊川夫子裁爲易傳朱子又約之卜筮易宗始定然而善讀程朱者正不易得也吾黨沈克齋先生積學有年一旦有見于畫前之旨衡口而出洋洋數萬言曰把而哦之每至忘寒暑輟寢食樂之不已將梓而問世既而曰傳注不可廢也悉陳篋中之書參伍折中覃思數年七易稿而成一編顏爲若干卷題之曰身易實義書成以授徐子使序之徐子讀之終篇則見其選言詳愼一本注疏傳義而補以諸家之說條暢發明務使犁然易曉切實可行施諸蹈履被于家邦如粟肉布帛立致飽煖而畸衺踳僻之論屏棄無餘洵乎善讀程朱者又嘗居考先生之生平少負君宗之譽嘗偕諸同人講學其推

爲祭酒既而兩爲令一刺州始仕夔門蔦山中兵冠之餘編戶絕少罷徠之與居既而再補臧何地處極衝會軍興旁午騎棊備胥任輦之供日不暇給動靜二境前後懸殊皆極其艱困柴生處之裕如各有以自樂洎拜爵於之命遘疾幾危迨乃投牒乞身歸休衰塔盎于得喪進退之間從容游刃無之非易是以能發爲華辨窮極幽微小不遺而大不概卓然成一家言非所云實體諸身者耶身易之名不虛矣惟願學者無徒以心目遇之而以身體之庶不負作者苦心也

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除夕前二日甲子表姪徐善拜手題

序

余中表尊行沈克齋先生向宰畿輔之欒城以最著丁巳歲余以公務過欒先生手一編示余曰此吾所成身易也吾所以治欒者惟茲今吾得二言焉以贈子一曰懼以終始一曰善補過是官治民惟斯爲要語耳余書紳志之昨歲秋

簡命撫長洲而長邑故繁賾剡奨不可爲因思先生前訓而請益焉先生曰吾無以益子也子素名能易者若徒視易爲制舉業而不求諸身是易自爲易而不知易之即身也且身自爲身而不知身之具易用也夫無在非易即無在非身無在非身即無在非用所貴體之于身而實見諸用焉耳象辭六十四以字皆夫子教人用易之方而繫辭亦云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故不特卦卦可以而亦爻爻可以顧變易從道

在用之者何如耳即如爲政者有當爲而不爲便是不出門庭之凶有不當爲而爲便是出戶庭而咎又如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其中義理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子誠取吾易而深思之行其心之所安毋行其心之所不安而一以敬懼无咎爲本將見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之意同又安以從政爲難耶先生既授是書且命余序而行之余謝不敏而敬述先生之所以命余者以弁于端

書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上巳日表姪孫徐弘炯頓首拜撰

身易實義序

檇李沈克齋先生手身易氏也作身易實義若干卷告成緘示予黔南且命弁其首讀之終篇作而曰此先生經世之志也而發之于易吾由是益知易道之大矣間嘗叩衡古今見古人之用心往往非今人所可及若詩騷樂律禮容葬器之屬不一而足然亦有後來居上歷進而益工者曆法與易學是也曆貴密密而愈得其真易貴近近而始切于用天下之精微莫過于易簡誠能深造于易簡之真而精微在是矣先生說易而實之于身其亦有是心也與易有數有理數以有常者爲易簡理以近人者爲易簡漢孟喜爲卦氣直日之說推之事變往往有驗此數學之始楊子雲用其法作太玄能知漢道二百十年而中天誌于法言之末其後果然管輅曰聖蓍者二儀之明數施之于道

定天下吉凶用之于術收天下毫纖之微益精矣至宋邵康節先生創爲皇極經世書包括天地之始終推極人事之變化益易學至此而大備要之無他得其至常而已矣漢人言易以象其書雜駁晉王弼始言理孫盛譏其附會龐統史稱附惕隗好易分析爻象尋幽入微嘗謂何晏曰安用鄭玄王弼之言爲醜無能易名然用是以推可見卓立有志之士世所不乏迨至宋世二程橫渠游楊諸公各著書說易又析衷于朱子而言理者無以復加今讀其書切實明確初無瑰異豈非易簡之學以近人者爲至乎易氏之書一遵程朱乃程朱之學間亦互異唐人尊王以易爲小經朱子本義未免同其說伊川謂剛柔往來一本于乾坤朱子用虞翻漢上之說御卦變圖後儒互有從違易氏曰吾反之于身而已矣玩辭玩占皆足以善吾身吾師其意

以推之天下一如吾身蓊易氏少負經濟才小試而進退未竟其用覩天下盤錯紛糾如小鮮如蜩螗聚其所得而筆之于書遜而約之于治身焉爾噫嘻天下學易者多矣或困于艱深之辭僅能通之而已慫或過求之于幽賾入焉而不能出求其正積而談如數家寶若我易氏者不可多得非有得于易簡之旨而能若是哉是書也出人人知易爲天地古今之書亦我身之書知天地古今不外乎吾身則不當尊易于不可知而以形役累吾身知必全體乎天地古今乃不負吾身則又不可以凡情測易穿鑿支離而究使吾身與易判然爲二物然則是書之有關于世道也大矣信使言旋敬附寒俸稍佐剞劂并抒管蠡一得以質之易氏及海內之有心學易者云

二十二年壬春穀旦甥勞之辨書升氏拜題

身易實義自序

易爲盡性之書而實誠身之書也未有身先有易易在天地既有易遂有易之用易在我身盈天地皆易則盈天地皆身之用此三極之道所以必待聖人之參贊而立乎其中與行乎其中之道始不虛也夫易無端而呈於河見於洛聖人亦無端而會於心不能言爲著也以書著之不能事爲該也以象該之明其象以顯其用要令人隨時易事隨事盡理而無不有當用之易此易所以爲中庸之德而利用出入莫有外焉者也古今言易者多矣自田何以逮費直由焦京以迄馬鄭皆主象而不言理有象繁而易荒之譏王輔嗣始言理韓康伯孔仲誠佐之其書遂循學宮而議者又病其懸虛宋儒潛心易學者胡安定開其先而元公之圖正公之傳明公之解共城之經世建安之本義皆卓然成家而易道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然尚共城者以占驗爲神尚建安者以象數爲末究則理外無數象外無理所以程子不言象而象自昭朱子專言筮而理與象並顯傳義二書誠易學之綱領也嗣後確守伊川者爲龜山楊氏平菴項氏確守建安者爲雙湖雲峯兩胡子幼清吳氏雖間出已意要皆傳義之功臣若夫易而禪者慈湖也易而史者誠齋也而考鏡古今得失俾易可見諸實用則吾于誠齋有取焉明儒論易辟文清爲最醇而蔡虛齋林次崖徐伯魯三家鼎立實爲易之正宗若夫來瞿塘具靈通之妙解何玄子棄全易之巨觀以至呂涇野高忠憲劉念臺張淮虛之簡要唐凝菴錢啓新郝京山鄒四山李雪園之超異余爲是編間有採集則取其同乎程朱者去其不同乎程朱者或程朱之所互異則深研之以求其一是又

或程朱之所未及而其說有確當而不可易者亦並甄焉若夫
私說紛岐支離穿鑿寧峻防之正昔儒所云讀易者當爲易居
守而不當爲易蠹害蠢有乖于理而無適于用不得不致懼也
書成顏之曰身易實義謂以心言易未若以身體易之爲實以
身體易又必以易見諸用之爲實也夫一卦有一卦之用一爻
有一爻之用六十四卦既有大象闡發卦意以著其用矣若夫
三百八十四爻之用則尚缺焉余用是即小象之意倣大象之
例以補之以附于箋註之末意欲使人知爻之理加詳于卦而
其切于日用一目其標衆而全爻之旨遂可豁然誠亦便于學
者之事也吾人誠能爻爻體驗於身毋以境遇之憂虞爲悔吝
而以吾身之迷錯爲悔吝毋以外物之得失爲吉凶而以吾身
之違合爲吉凶庶幾小過可寡大過可無斯誠身之切要而爲

學易之實義乎余一生精力殫注此書稿凡七易自恐白頭無
闕至理敬俟賢人鉅儒是正云爾

昔

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王正穀旦嘉興沈廷勸克齋氏題于

沈心樓

序

予與沈子克齋俱少而習易作舉業文大都從朱子之說求易
理於辭程傳以觀會通行典禮辭無所不備故特重之此朱子
之所本也予竊嘗疑之聖人作易前民卜筮之爲功惟在于占
占必期其驗驗尤服其神漢世學多專門焦京以下如梁丘賀
詐曼段翳等以驗著者多人雖雜于厭勝及諸讖緯爲有識所
譏然當時荀爽之傳獨據爻象承應之義解說經書于占驗無
聞若魏之管晉之郭宋之邵皆驗幾于神仍多取之象若數常
不合于辭何歟沈子曰吾惟衷之以理而已矣夫有理而後有
象有象而後有數象數固一理也因象數而繫之辭辭所發明
即象數之理也理之寓于象數者微而著于辭者顯微者難知
或致于奇而雜顯者易見得求其正而純沈子說易必主程朱

意誠愼之也然而名之曰身易何也夫理之在易猶之在乎人
之身也卦之盛衰非身所值之時乎爻之得失非身所處之位
乎吉无咎爲身之安凶悔吝爲身之危利爲身勸不利爲身阻
謀之有行動而觀變玩占也體之平時居而觀象玩辭也易之
切于人身無須臾離其理然也昔之言理者有人矣輔嗣近于
老慈湖近于禪沈子既綜百家之繁賾復微二氏之淵微以詮
洗心退藏之旨不無嫌于他所近者因稍數易務盡去之蓋以
窮此理之原了盡性至命非上哲無以幾達此理之用于修身
閑大賢以下百姓與能之業沈子之爲易學闡者至矣于言理
之家爲盡善矣此尤予意之所同也

年家同學弟王庭其草

序

古云畫前原有易焚後豈無書則如朕兆未萌以前胸有全易卽六經皆我註脚何有于易雖然卽春華花者春不在花舍花無由識春風之面因指得月者月不在指非指無以見皓魄之明得意忘言而忘言者善抑惟善者能言耳若徒取悅心而無以垂教則是天不言而息行生之化聖默識而絕學誨之功矣夫易有數康節得之而學不傳推測士遲遲託之而誘之定數竟無補救之功易有象伯陽作契而傳失與耽玄者往往尚之而金歸性初未識還丹之要易有理程朱傳之以垂教炳若日星不易言其體虛而不詘動而愈出渝空者失之而無中含有之象亾變易達其用渝不失貞用不離體滯迹者昧之而一以貫萬之旨晦互易明其化陰陽參伍爻象錯綜而執中無權者泥之將爲道屢遷周流六虛之說謂何凡若此者皆觸理不明猶瞽者無與玄黃之色聾者不闘絲竹之音又何論象與數哉吾友沈克齋先生以身爲易者剏以爲才具文明之離繼以筮仕體羣龍之德後識進退利牝馬之貞其人也易也其易也人也爰著易疏其說百家其義竊取繁者約之幽者顯之釋精抉微令讀之者若覩日于川索形于鑑非識先乎作意先乎經爲能述之傳之若是哉觀花識無邊之春忘指照圓滿之月豈非所謂善者能言也歟愚竊有說焉堯舜去羲皇未遠傳中不及易孟子七篇不言易說者謂善易莫若孟子管公明曰善易者不論易豈非易貫體諸身而不徒見諸言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敢與玩易之君子交勉之

康熙壬戌上元檇李同學弟孫鍾瑞拜書

讀易通例

陰陽

按凡剛大富貴貴知光明君子丈夫之屬皆陽象也以時言則春夏之類以物言則龍馬之類凡柔小虛賤貧賤卑愚宦寺臣妾之屬皆陰象也以時言則秋冬之類以物言則牛狐之類

朱子曰易中大槩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蓋有當爲與不當爲若當爲而不爲雖陽亦凶

天地間只是陰陽兩字都離不得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才退縮便是陰

郝京山曰人生何時無悔吝休咎之微一念之精進卽乾而一念之收斂卽坤一事之光明卽陽而一事之昏邪卽陰操心制行隨時處中權則思占疑則思斷卽是元亨利貞之道

卦德

按卦之性情因以爲德如健順動入險麗止說之類凡陽在下者動象也在中者陷象也在上者止象也凡陰在下者入象也在中者麗象也在上者說象也

王輔嗣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此可以破膠固支離之說

卦象

朱子曰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蓋卽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裡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

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
便只作一件用惟以象言則當卜筮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
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然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
得理不走作
易象有三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有
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
聖人自以意取象來明是義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
也又如象有以爻之進退爲言者如剝復之類以形之肖似
而言者如井鼎之類
徐伯琹曰有本卦爻而假物以爲象者謂之假象如小畜密雲
乾初潛龍之類有卦爻所具正義卽以爲象不復假諸物者
謂之意象如泰小往大來坤六二直方大之類是也有象而

占亦如之者訟九二之類是也有象而占在其中者師九二
之類是也有象而戒在其中者屯六二之類是也然又有占
中之象如坤牝馬屯六四婚媾之類是也
按易象有三地上有水地中生木實象也天在山中風自火出
假象也天下有山可以遯矣澤中有火可以革矣意象也

卦變

董氏曰程子專只乾坤言卦變然只是兩體皆變者取剛來下
柔剛上柔下之類可通蠱隨賁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則
以來爲自外來故說得有礙訟无妄是也
朱子曰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无能
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无所
不可又云伊川不取卦變諸處皆牽強說了王輔嗣卦變又
變得不自然如某說卻覺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如无
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只是初剛自訟移下來晉柔進而
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
是卦成後自然有此象

主爻

按一卦必有主爻以三畫卦論則乾坤必取其中爻六子則取
乾坤之所索者是爲成卦之主六畫之卦有兩成卦之爻則
于其中擇一得位者爲之主如乾主爻在五坤主爻在二震
主爻在初是也又如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如夬
姤大有同人之類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如師比剝復
之類
王輔嗣曰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陽苟一焉五陰
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從而同之

中

按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
過中實重于正也然謂二五得中三四亦有得中者如復之
六四益之三四中孚之中皆以三四得名也可見中无定體
无物不有无時不然者也

正

按凡初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上陰謂之得位又謂之正反是
則謂之不當位又謂之不正然有以剛居剛而爲過剛以柔
居柔而爲過柔者又有以剛居柔而不爲過暴以柔居剛而
免夫過柔者不可例以不正爲不善也
程傳曰凡貞吉有旣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辯也

顧氏曰凡彖辭利貞有因不正之嫌而戒之以正者隨中孚是也有本正而勉之以正者乾臨无妄是也

承乘比應

徐伯魯曰卦六爻居其下曰承居其上曰乘相近曰比而吉凶悔吝分焉至于相應則有求易言者上下之卦各以上下爲應此定分也惟以陽應陰以陰應陽剛柔相濟爲得其正然如大過九四下應初六而有他吝歸妹九二上有正應而曰眇能視則又不可以正應皆善也以陽應陽以陰應陰爲不得正然如睽初九同德相應而喪馬自復萃六三往從于上而乃得无咎之類則又不可以不正爲皆非也

占

程傳曰辭言吉无咎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故兼

言之吉且无咎也悔亾者本有而得亾无悔者本无也

朱子曰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雖吉而理則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

易中利字多爲占者設如利涉大川是利于行舟利有攸往是利于啓行田獲三狐是卜田吉

胡氏曰卦爻言勿恤者五有寬之之辭升彖辭泰九三家人九五是也有戒之之辭晉六五萃初六是也

贊

王氏曰彖傳言大矣哉者歎卦也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具說且歎之以示情使後學思其餘蘊得意而忘言也

徐伯魯曰傳極言而贊其大者凡十二卦而其爲辭有三有獨贊其時者是據見在之時而言也有贊其時用者以其濟用而言也有贊其時義者以其義理而言也要未有有時而无義有義而无用者也

讀易法

按每卦必有一意屯則言亨屯蒙則言刑蒙蠱則言治蠱蹇則言濟蹇蒙卦四陰爲蒙者卦二陽爲治蒙訟卦諸爻爲訟者上九五爲聽訟者頤下三爻養于人者上三爻養人者此玩易宜留心也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此互體也雜物撰德非中爻不備是互可以備用而不可盡用也昔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蓋取三家不論互體也又如來矣鮮用錯綜雖有悟入處郝京山用倒卦亦有相合處然究竟助本卦者少悖本卦者多而正意反爲之晦矣學者宜慎之也

朱子曰語孟說極詳易說大畧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朱子讀易有難通解者輙註未詳二字蓋不敢穿鑿以病易也

薛文清曰易書春秋以數千年簡編之傳寫豈無一言半句差錯不若守朱子讀書之法通其可通者闕其不可通者

胡敬齋曰既曉文義便真去做要令此書自我身上發

身易實義發凡

一是集悉遵傳義大全必崇理學正宗不敢以新說衣異若夫諸家間有獨得之解亦必辭論精醇理象僾合有稗正學者則附載之以廣羽翼之助云

一羲皇畫卦倘爾成文絕非思慮所及故其神妙莫測一皆自然而然後世圖說太繁雖間有灼見道原者而聽解穿鑿聚訟滋多是集槩闕之近見同學徐子敬可易參圖說考據精嚴實堪補此書所未備

一易爲歷聖傳心之書決非僅爲卜筮而設然聖人以道難顯示必借卜筮爲闡發而心傳愈顯此則朱子本義之意學者宜善觀之毋生拘執

一玩易須以象占爲主故是集評點凡言象者則用△凡言占者則用・以標出之庶一覽便可了然

一吾鄉理學諸公率多殫心易學如吾友施子約庵張子考夫或會講而聆其訓或遺書而得其槩惜哲人云亾徒滋悼嘆是書之成披閱甚富實賴孫子子麟徐子敬可錢子共甩廣惠軼書互相體究得以裒集諸家之長敬備述之以志弗忘

沈廷勱克齋氏識

身易評較姓氏

嘉興沈廷勱克齋甫訂

同里 孫鍾瑞子麟甫 閱
　　 徐　善敬可甫

甥　朱天麟石卿甫
　　朱與蘭佩湘甫

婿　吳雲驤于門甫
　　張龍驤朽年甫

姪　沈堦哲幾臣甫

子　沈　綰組綬甫
　　沈樹聲聞于甫 較

身易實義卷之一

嘉興沈廷勱光齋氏學

☰☰ 三畫大亨以純陽之氣自下而上爲象

乾元亨利貞

四德文王所繫彖辭也。造化陽生陰成陽舒陰斂陽以生物爲德陽氣初開是爲乾元陽氣發舒通徹周遍爲亨陽氣得遂快便無拂爲利陽氣堅固凝定爲貞總之一元而已元亨者始而亨爲陽中之陽利貞者成而復爲陽中之陰此卦六畫純陽積諸陽氣而成天有周流循環運無停機之象故曰乾元亨利貞言本大本亨本利本貞如摹天容贊之不得非如他卦之爲誡辭也然聖人教人占卜不論何人占得何卦皆利于貞乾道陽明純粹无纖毫陰柔之私所以斷爲大亨至正以是剛健无私之才德見諸施爲自當隨所處而得其大通然又當固守正道使所行者合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則人事之當然者盡而天道之自然者符矣此反身修省之切要也按彖傳文言分斷四德甚明程傳亦謂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不易之論也蔡虛齋曰就天之四德言則爲大始也亨嘉也物各得其宜也各正而固也但就人事之占言則爲大亨而利于正又按朱子彖傳註云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于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則朱子亦作四德解矣特就所占之人言謂宜利於貞耳

初九潛龍勿用

凡爻辭周公所作也乾純陽龍亦純陽故六爻皆取龍象初者自下而上之初畫即復卦也處一卦之下陽氣方潛才[illegible]雖備時位未乘不可有爲故戒以勿用所以蓄其生機而厚其發也凡衛以洗心靜以立極隱以求志退以明分皆此義潛與用反潛最人所難安故戒以勿用勿者禁止之意聖人之德基于潛六畫皆不離一六龍皆未忘潛不潛而能見能飛者鮮矣此爻其伯夷之得清乎王文成謂六龍作一人看有順逆無優劣作六人看有貴賤無優劣此論最卓蓋潛見飛躍總一與時偕行即處時勢之變而至于亢亦有不得不亢者所謂與時偕極也此正六位時乘之義

此爻　君子以隱居求志窮不失義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已離潛矣以陽居陰不當位而曰大人者剛健中正位不在而德在也初與二地象二出地上田象陽氣上達于地故曰見龍在田變則成離離爲目見象飛天之龍居正中之尊位此在上位之大人爲天下所利見者見田之龍備正中之君德言可則行可法此在下位之大人爲人主所利見者其孔子乎一說以聖德居大人位而治安之澤乘時以施者

此爻　君子以道德爲百世師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三以乾德居人位君子之象也爻位俱陽重剛不中值此占者惟宜憂勤惕厲以嚴夫身心之防體此卦德之健而又健終日乾乾而不息夕惕若而自懼勤于德而懼于位則雖危无咎矣三居下乾之終應上之終有終竟一日自日而夕之象蓋夜無動作惟有此心而已乾惕猶云兢兢危而无咎者以處得其道故无咎也三四爲人位故不言龍而言君子君

子之德龍德也龍德必從惕中來飛而惕者舜也躍而惕者文也見而惕者孔子也此爻其周公之攝政時乎

此爻　君子以進修匪懈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四已離下體而上故曰躍然猶在上體之下故曰在淵淵者幽深不測飛則九天潛則九淵可上可下可進可退轉身綽有餘地與在田之不能變化者異矣居上之下改革之際正進退未定之時其象爲或躍而上或退而在淵言或躍以爻陽故始離乎下故象爲躍言在淵以陰位故退與初應故象爲淵或之者似若龍體欲飛猶疑惑也有時躍而躍不躁于進之意益將審於天與人之際乎言諸六德與時安躍矣而猶慄或之之心不忘則與無忌憚等耳進則函退則益進則

武退則文聖人毫不以己與權之天命人心而已此孟津觀兵而退之爻乎安定胡氏以四爻爲太子儲于躍則爲漢之惠元躁于躍則爲楚之商臣此說楊誠齋取之

此爻　君子以審進退之幾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陽氣盛至于天故曰飛龍在天五爲一卦居中得正之爻乃龍德而得時升位者可霖雨天下矣五變離有飛象飛則憑虛御空變化之極矣又有見象其占則天下以見九五之聖君爲天下之利也此舜登庸在位武王克紂正位之時乎高忠憲曰易以二爲體五爲用故天下利見萬國咸寧必于五言之

此爻　人王以端拱垂裳而天下治

上九亢龍有悔

上處天際陽氣至此盛極乃龍之居脊巽而不能爲雨者故曰亢龍然陰氣正伏于此其在人則志意盈滿不能審時度勢者也故有悔蔡淳曰此言上而不能下伸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反者也夫龍而亢矣何以名龍惟龍而後能亢亢非病也終亢乃病也亢而能悔所以爲龍蓋龍德莫善于三之惕莫不善于上之亢亢以悔爲善也若知有悔而能自悔則悔即惕也如功成身退高而能下富可使復貧貴可使復賤歲老運移理當退謝无悔之道也高忠憲曰有悔言時位不言聖人

此爻　君子以持盈戒滿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陽數進于七而窮于九陰數退于八而窮于六窮則變故用九則六爻皆變而爲坤用六則六爻皆變而爲乾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蓋六十四卦皆剛柔相雜或主剛而用柔或主柔而用剛無不相爲用惟乾坤純剛純柔有不相用之象故特于乾坤明其用徐逸亭曰無陰故用九無陽故用六蓋六爻皆陽體陽也體陽用陰六爻皆陰體陰也體陰用陽聖人欲以用濟天下于此二爻見之群龍者羣陽也无首言乾已至剛不可更爲物先見其本剛而用柔也凡如獨處寧謐已私不形念慮不作斯時正可玩无首氣象无首者其體有首者其用六陽皆變爲陰剛而能柔故吉夫龍豈真无首哉陽不可過應如是之无首耳推言之行之於身措之於政罔不剛柔相濟適

乎无首之義乃能潛能見能躍能飛能惕能亢而時乘六龍之道始全見群龍豈有六只就六位中見得龍高下大小剛柔屈伸雖隨位而見實止一龍耳乾以知言故言見徐敬可曰凡居位自卑以至于尊凡成事自微以至于鉅凡人自少以至于老皆始尾終首也尊之必返于故鉅之必返于無老之必返于死所謂无首也理之常也神龍无首知常而已

此爻　君子以不爲物先言不過辭行不過則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彖野豕其喙利能斷物故取以爲斷定一卦之義伏羲但畫卦而無文彖辭文王所繫而彖傳則夫子釋文王之彖而作也陽稱大故曰大哉本合言四德而獨贊乾元者則言其陰陽未形之初也四德總一元所該乾者元陽之體元者乾之

生氣乾德莫大于生陽氣自下而上乾最下一畫是元陽氣初動萬物所資藉以始蓋陽施陰受物乃有生陽之施在未始有形之先故曰資始陰之受在將欲成形之際故曰資生然則生人生物其所以運行而不息者謂非乾元爲之統攝哉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坤升乾爲雲乾降坤爲雨天地合陰陽和而後雲雨作品物形總是贊乾之亨蔡虛齋曰若不是內而乾德之亨雖有雲雨之施潤亦無從而流其形矣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終始即四德也非終則無以爲始非始則無以成終故上乾終而下乾復始貞下起元循環無端惟大明其終而復始之理如我于資始之初乾元未嘗不統其全以畀之我返觀于我始見我之所以終而始始而終者亦一乾元也方是原始要終而無不明微終微始而大爲之明蓋乾道原是終始不息其潛見飛躍惕亢之六位事事物物中隨在具足無位不是乾道無時不成其乾道時乘六龍者言潛見飛躍惕亢各得其時如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六爻之位依時而成進退遲速罔不在我則是聖即天也以上下定位言爲六位以陽氣變化言爲六龍成者六位自成乘者聖人乘之亢雖有悔亦當作好看蓋聖人之所乘便亢而不亢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聖人不過仰此六者而時出之天道在我所御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變如草木榮枯化如生死代謝皆成于漸而不覺各正性命

者人物各有所付之理人能不失此理便謂之各正保合太和只是保合此理利莫美于成性貞莫固于含和至美至足無欠無餘乾之所以爲利貞也各正者利保合者貞然分貼在首節萬物資始言元次節雲行雨施言亨此節各正保合言利貞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爲首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此由聖人與乾元合一故也乾元獨運于庶物之上而不與物對故曰首出咸寧謂萬物倚之以各安其生各復其性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夫子贊易既釋卦名卦辭有彖傳文言矣而聖人胸中義理无窮故又合二體之象作大象傳以發明爲卦雖兩乾實一

天乎天之行一日繞地一匝故曰行健天行健天之乾也自强不息君子之乾也何謂自彊傳曰自勝者强又曰能勝物之謂剛人能克去己私使吾心天理常流行于日用動靜之間而无一念一息之少間焉是之謂彊自强不息强于自也君子之所以能强以天行也君子以己爲乾也運行不窮之謂健進修不息之謂彊其義一也先儒謂心要放在腔子裏人苟一息倦怠便與天體相違而私或相其强矣故心在斯天在自强者體下乾之象不息者體重乾之象

潜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小象乃孔子釋六爻之辭經言龍而象言陽則龍乃陽氣也在下則學雖有用而時未可爲故未可出而施用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在用謂未離乎潛大人雖未用于世然其德已發皇昭著而施之所及者普矣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皆道皆乾道也謂一乾已終一乾又始也君子乾乾進修不敢有一息之間故反之與覆皆合于道呂涇野曰君子一念不誠不仁而不可爲也一時不誠不天而不可爲也夫反復道者猶天運之不已乎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未可躍則安于淵既可躍則升于天或之而聖人之見審矣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故无咎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之大人卽九二之大人由田而天大德受命造猶爲也

如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言大人能爲之而成就也二五龍德雖同而大人之造較德施普者更大矣此君道師道之殊也李雪園云大人于混濁世界旨爲創造一番是宇宙改觀之象故曰造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大道正中無過不及能亢則過故有悔盈則必消本不可久聖人非無盈之時持盈則自有道耳若湯武唐明不能持盈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非无首也不爲首也乾爲萬物之首咸資始焉然六爻皆變則乾德而爲坤德矣君子體之當謙恭卑順不爲物先須用坤德以濟之也不可爲首猶云不以賢知先人呂涇野曰君子大剛不剛而天下畏大用不用而天下服故用九者不用九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乃孔子第七翼以乾坤淡奧故特作文言以釋之唐孔氏云天本無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德天本無名豈造元亨利貞之名但聖人以人事托之使後世聖人法天之所爲故立天四德以設教也夫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爲善之長亨利貞皆從元來統四德該百行故曰善之長蓋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最先故能心天地生物之心而衆善皆自此始也兩美相聚曰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粲然人事之儀則乃衆美之所聚也故曰嘉之會義之體嚴似嫌于不利然自人倫以

至萬事萬物必合于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故曰義之和
貞字註訓正而固義該知行知得如是則正便決不肯向那
不正處去如孟子云知斯二者弗去弗去是固然必知而弗
去方是固得恰好故足以爲事之幹此四段全以天德之在
人者言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君子以下明人法天以行此四德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體仁言君子內而心之所存外而身之所行無非仁者則仁
由我出而我其仁之體也蓋吾之本體就是仁若將吾去體
仁便是吾與仁二矣君子體仁謂全體是仁存發無間凡種
種利濟種種惠愛皆從此出有不期然而然者故足以長人
長人如克長克君

嘉會足以合禮

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有許多嘉美必會合于吾身凡動靜語
默發邇見遠動與禮合故曰嘉會若嘉而不會合于一身即
燦然有禮以相接乃貌合而非衷合安得爲禮程子曰學者
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于行事動容周旋中禮間得
之

利物足以和義

義安處便是利使萬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是君子之利物
也而即當然之宜也如是則物調于適即義慊于心矣故曰
足以和義萬以忠曰天下事以所宜之理處之自有風恬浪
靜景象

貞固足以幹事

知正之所在而固守勿失則知明守固持循有主自應[illegible]
方而凡經權之事皆依此以立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首句見君子惟至健然後能行此四德也乾者人之健元亨
利貞者人之德彖傳以天道明之則以乾爲天而以四德屬
天文言以人道明之則以乾爲君子而以四德屬君子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
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
可拔潛龍也

此以出處之道明潛義初曰龍德而隱二曰龍德正中可見
六爻龍德俱無淺深特以時位不同而有潛見之異耳不易
乎世有以自守不爲世所轉移也不成乎名不求人知不欲

立名于當世也遯世无悶窮不改其樂也不見是无悶人不
知而不慍也初九處潛自得從容无礙樂行憂違不假有心
自然皆道薛文清曰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爲一蓋其所以立
已者確乎不可拔矣此非但退遯不改其操也如富貴不淫
貧賤不移皆是訂詁云樂者樂吾道之得行憂者憂吾道之
未得行憂樂皆從道起見與爾學從己起見者不同有樂
人憂所以爲聖人若无悶而非不憂則巢許之流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
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在田以象不潛而未躍也九二龍德正中乃人性之本然惟
聖人能造其極故不必有高世絕俗之意庸言庸行謹信而

已到此已是盛德之至宜無邪可閑矣猶自謹信閑存所謂
造次必于是也閑者去其本無則本來自存非別有誠以為
存善世不伐道本中庸無善可伐也德博而化德盛而所過
者化也九二無君位有君德君德而安于臣位者也二以此
見五以此飛無優劣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
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
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吾心知得是非實然如此便須從知得實然處著力做去決
不退轉回互便是忠信即乾惕之心從此善心日長即
是進德修辭立誠又進德中事先儒云修其內則為誠修其

外則為巧言人之言易輕發而難于實踐須是身心棲泊在
裡許實實落落做去修辭立誠把真實无妄道理盡從口上
豎立即口即心即辭即事更無走作處便是立誠如是則得
於心者著於身故可以居業業者德之著也故君子必要真
知實行若不真實知如人在暗中行縱極小心不免傾跌若
不真實行雖有所見只是虛懸未有着落安泊處終必游移
朱子曰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二語最有味知至者
見到身實到之謂雖一時未能遽到而既知所趨向便能進
前做去故可與幾知終者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踐履篤
實持守堅固而事理之當然者隨措咸宜事事皆合天則故
可與存義知至知終全重兩知字知是源頭上透過則關頭
上纔好着力行是關頭上勘過則源頭上更無滲漏薛文清

曰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
正此意以此居上則忘其高以此居下則忘其卑惟以得位
為懼耳九三處一卦之終故乾惕危厲若此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
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躍處无常進退无恒蓋宜及時進修由三而四以陰居陽不
正似為邪三為羣離下之上似離羣然處必進之勢而無躁
進之心故以非邪非離羣也釋之時有上下有進退而君子
之進修无上下无進退進德修業已備九三茲正欲其及時
而進耳一說九四位逼九五易近于僭但君子非有此心故
云或躍而直言非為邪也聖人防微之意遠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
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極言利見之義聲氣水火雲風六者皆同類感召觀天地
陰陽之理皆各從其類而聖人在上天下有不快覩者乎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
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極其貴矣然陽極將消故无位極其高矣然去初遠故无
民又純陽无陰九三之賢在下而敵體不應故无輔如是而
動其誰與我爻辭但言有悔夫子以動釋之吉凶悔吝生乎
動也雖亢而能不動則亦不至于悔矣此爻高貴鄉公似之
唐凝菴曰天位不在矣則无位物睹不及矣則无民三陽儼
然在下與上不相應求則无輔分明畫出一箇受禪以後之

帝王

潛龍勿用下也

此章以人事言之下謂在下位

見龍在田時舍也

言未爲時用謂未得大人之位非謂爲時所棄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事謂進德修業而非容惕

或躍在淵自試也

四近五位未遽有爲姑自試其可否而未決耳試者習飛且止審度之意

飛龍在天上治也

在龍爲雲行雨施在聖人則垂裳恭已居上以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時值其窮與之俱窮龍之所不能免也豈遽爲龍病哉特居卦之上勢窮而生災耳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用九則體剛而運之以柔自合隨時妙用君道剛而能柔則威足以肅而恩足以懷民皆遵道遵路會極歸極而天下治矣乾元言其始用九言其終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又發明下也之義惟有陽氣而無陽光天氣尚潛於地中故曰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陽光已顯出地上遍地皆陽德發生雖曰時舍有胥天下而囿于文明之象能以天下文明故曰見文明所謂百姓昭明民德維新之意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君子處危之時自日至夕時時顯出乾行之體同於天時運行不息故曰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位而升上位天命人心去留之際故曰乃革蓋惟一氣之蟄藏躍則四通而變化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德乃本然之德應用一切而不大聲以色者五龍皆天德而不得其位惟飛龍有中德而在天不徒以崇高爲天位而實有乾健之天德故曰乃位乎天德言非無德而據尊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之極也不得不與之偕極正所謂時乘也蓋六龍一龍耳然君子于此宜知變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用九則剛而能柔斯適中矣潛見飛躍惕亢各有其宜時行與行見天之則時極與極見極之則聖即天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乾之元氣其德廣大故能資始萬物既開其始則暢茂條達發榮滋長自有不可遏者始者元亨者亦元故曰始而亨亨字正見始之妙蔡虛齋曰凡大者皆爲始始者便自大元字彖只訓始此因萬物資始一句而兼言之是即物之生長收成以釋四德

利貞者性情也

徐伯魯曰性者成之質情者生之本品物在元亨時性情已具特以幾微而難測發見而未凝故不足以見其質至於利貞然後生理具備全其所受之正而化機完固足爲發生之端是乃物之性情而乾之利貞於此可見亦即各正保合之意蓋四德之運雖若无形而難知而其品物之生成則實有跡而可驗故以物序言之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謂乾能始生萬物也美利謂以生長美善之道利益天下曰能以者以之能事歸於乾也蓋無物非乾之生即無物非乾之利故乾始能以嘉美之亨使天下蒙其美利又收斂神功于內不言其所利成功寂若蕩蕩無名此貞之所以無朕而乾元所以爲大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大矣哉在不言所利上見得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上既分釋四德乾是四德之總名元亨利貞即乾之隨時而異其名耳因從而贊其大焉剛體也健用也剛不屈言四德之專一不撓健無息言四德之迭運不已中則四序交接而無過不及正則各當其位無所偏倚且四德之純陽而不雜於陰柔故云純四德之至粹而不少有其疵累故云粹純粹之至故云精凡此皆四德之妙而乾實統之所以爲大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乾之爲情未盡固隱三畫猶隱必兼用六爻以發揮其潛見飛躍惕亢之義者欲旁通七德之理以曲盡乎事物之情耳發揮而列也此條只是六位時乘以起下文時乘六龍之義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時乘句言聖人以天道見諸運用雲行句言聖人以天道沛爲德化象雲行雨施爲乾之雲雨此則言聖人之德澤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言初九勿用夫既德成于己而可見之於行矣而時位未能成其所以行此初所以爲潛龍也德謂道德行謂功業伊尹居有莘諸葛處隆中是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言九二龍德君子體乾不息工夫德雖吾所固有然散見

於事物間九二未在君位從微而進故且習學以畜其德惟黽勉於學以收放心方能貫衆理爲一理而實有諸已矣胡敬齋曰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不令走作此是聚之之理學尤貴問必就正有道以辨別衆理既探討得當則天下之理是非得失咸識其歸方可從容涵泳優游自得張横渠曰心大則百事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寬以居之使此理融會於心居安資深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爲一矣仁者去其私欲之謂去私則純純則不已仁至於與天同運去私淨盡無一息間斷方是仁以行之再言君德見舍此別無可以君天下之德以深明九二之爲大人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重剛謂爻位俱陽三居二上爲過乎中已離於在田四居五下爲不及乎中未至於在天在天則其道大行乎上在人則其道大行乎下皆不用惕惟三中處人位危疑之地故必無時不惕乃危而无咎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雖以陽居陰然以乾接乾故亦謂之重剛九三乾惕正是人道故不云中不在人九四或躍在淵非人所處故云中不在人復之六四益之三四居六爻之中皆曰中行乾之三四亦居六爻之中而云不中者以三則重剛而過乎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也九三安于人位而進修故無可疑九四須是自疑本義隨時而未定言欲隨時進退而未定也九四

以剛居柔以能疑之資居可疑之地故或之而又釋或之義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言九五大人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是合天地之持載也大人智周萬物旁燭无疆是合日月之照臨也大人德禮政刑先後緩急各有次序是合四時之運行也大人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是合鬼神之福善禍淫也先天如鷹之於天而天受建諸天地而不悖又如舟車弧矢皆天地所未有而聖人開之後世利之皆先天而弗違也後天如天叙天秩我皆奉天意而行之凡事物各有當然之理聖人因物付物隨事處事而得宜故曰後天而奉天時也況於人乎違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況於鬼神乎朕志先定鬼神其依也總是虛含利見九五之義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此言上九身有進退物有存亡事有得喪而亢者皆昧之故失處亢之正道唯聖人深知盈虛消息之至理而能不失其正耳錢一本曰時位至上當亢而亢亦亢乎時位之不得不亢惟知有進存得更不知有退亡喪非聖人不能故曰其唯聖人恭六龍時乘上下皆天始終一道可分一爲六可通六爲一若上之亢遂以失正終亦不足以語能矣訂詁云其唯聖人何偁解屬下文非也當其時之不得不亢則惟知進而已何能慮其退惟知存而已何能慮其亡惟知得而已何能

慮其喪此所以爲聖人如伊尹周公放大甲位冢宰上下交疑流言朋興斯時也慮退於進慮亡於存患喪於得能無傒乎惟二聖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與時偕極必用其極內無顧慮而外無所避讓放桐返桐抗法伯禽何等作用自非聖人而誰與領此曰其唯聖人乎歎之也恭亢也實龍也唯龍而後能亢惟亢而後名龍動以天故也雖然有悔焉若尹之不居寵利周之我其明農皆悔心也故終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 坤以一氣到極堅固凝定爲義以純陰氣自內而外水受乾坤爲象坤字從土從申陰起于午至申恰是三陰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萬物於乾受氣於坤受形有氣而後有形形生而氣日滋日遂故坤元乾之元亨乾之亨利乾之利貞乾之貞是之謂牝

馬之貞益乾以能始爲元坤以能生爲元乾以氣之暢遂爲亨坤以形之弘大爲亨其利其貞則在順以從乾而已程子曰利字不聯牝馬爲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先儒多從之夫四德與乾同而貞曰牝馬者牝馬地類不得同乾之貞也乾爲馬坤曰牝者昭乾配也言順以從陽而專于一也然就占者言又必利于牝馬之貞以此順道爲正而常守之乃得所處之宜也牝馬之貞亦貞乾之貞而已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申牝馬之義程子曰陰而先陽則爲迷錯居後乃得其常故占得之者任己先物則才力不及而至其迷居後從陽則因人成事而可無失又復主斷制非陰所能但能主利之事而已往得其類爲得朋往非其類爲喪朋而利與不利可知

矣一說先則背陽以行失其所主故迷後則一于從乾斷爲得主而利凡卦必有一爻爲主坤主爻在上六陰盡陽生所謂後得主也覲商利卽彖所云後順得常益以得主爲利也西南得朋陰之類也固其常也東北喪朋陽之從也必喪朋乃得主柔順從陽乃坤道之安于其正也故吉楊止庵以利字貫下文畧云坤柔順兌巽離比焉是西南有得朋之利也若東北陽方與陰之朋違矣是東北有喪朋之利也觀文言後得主而有常二說似優備進証耳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乾坤總一元坤透體皆乾元乾元在坤故曰坤元至者言至極而無以加也萬物之形雖生于地而其氣質出于天故資乾以始而有氣卽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坤所生之物卽乾所始之物天地功化同時並到本無後先地特順承乎天耳此釋彖元字高中憲曰天包地外而天之氣透于地中地在天中而地之氣皆天之氣最得順承意蔡虛齋曰造化無兩個元坤元只是乾元後半截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惟厚故舉乾所發育者而載之載物之德可以合得覆物无疆之天德故曰德合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含弘言坤道靜翕時含藏天氣於地中者甚弘也光大言坤道動闢時萬物光輝發見於地者甚大也此釋彖亨字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坤爲牝馬地類行地无疆坤亦健行以配乾也非健何以配

乾未有乾行而坤止者只是健中有順耳此釋彖利貞按乾无足賴坤代終坤无首賴乾資始天地之相須如此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陽先陰後陽明陰暗迷卽暗也坤本承乾先乎乾則不能倡莫知所之而迷故曰先迷後乎乾則得乾爲主而利故曰後順得常蓋乾本統天故體乾之君子可先可後坤本承天故體坤之君子但可後而不可先也得常謂陽倡陰從乃古今之常道得朋如女子在室姑姊妹相從以類行也喪朋謂離其類而從陽如女子嫁而從夫雖喪其朋而從陽終有生育之功也蓋坤爲臣爲女女舍其陰類而從夫之陽臣舍其私朋而從君之陽雖失其朋乃終有慶矣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體安靜而貞正人能如之即得其吉而可以應地之无疆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本積陰陰氣積累於下以漸而高積而至于至厚愈遠而愈無窮故曰地勢坤君子體于此象而以敦厖淡厚之氣容載萬物謂無一物而不容受承藉之也凡爲物所動者不足以載物地能載物博厚不動故也此象六畫皆虛可以容受君子虛中無我無物足以動之故能載物厚德坤德之厚之象載物坤上有坤之象

初六履霜堅冰至

五月一陰生即姤卦也至九月而五陰消陽將盡則霜矣履時尚遠然履霜而知堅冰將至霜者一陰始生之象冰者一

陰積至六陰之象初在下履象至危辭聖人于易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之于微陰之始生便深慮而致其警戒焉蓋小人之進莫不始於漸而成於順務須早辨而逆折之履霜堅冰至防龍戰之禍於其始龍戰於野者堅冰之禍于其終聖人謹微之意深矣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姤爲五月去冰霜時尚遠然不爲早辨則陰之始萌漸至純凝之霜馴者順而不察之意謂不覺其至而至也蘇老泉辨姦論以之

此爻　君子以不見是圖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二中正柔順故其德在內則心無私曲而得乾之直在外則事皆當理而得地之方坤之直能合乎乾之直則方之徹亦合乎圓之用矣且其直純乎直方純乎方直方之德光輝盛大又不待學習而无不利此坤道節能之妙在入則直方大乃吾固有之德不假於外故能于立身處事之際皆不思不勉而自從容中道耳不習謂不待學習而自然直方大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坤體本是柔靜陽氣一來即承之而出故曰至柔而動也剛坤之動即乾之動坤之光即乾之光也直如勾萌畢達之類方如隨物賦形不可移易之類夫天其動也直故六二之動直人之生也亦直本來如此何待於習是以其功順成雖不習而无不利也存疑云由其存于內者直是以見乎外者方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靜翕則不能含藏

此爻　君子以不疑在躬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發生萬物燦然有章者陽也天地之氣含處便是陰發處便是陽六三陰居陽位剛動而柔蘊之坤陰含藏陽氣于內故有含章之象蓋坤之德在二坤之用在五至五乃爲發于事業之時三之含正以待五之時而發也占者得此則宜含晦其章美不急于進乃得所處之宜可貞謂可貞固守之而不可稍自矜炫也古大人才美而不驕道大而心小勞施社稷而人不知非格君心而主不覺含之至即貞之至也然才之蘊於已者終不容掩或從王事其始也雖不能先倡以立事其終也必能堅忍以奏功无成者六陰故也有終者三陽故也徐敬可曰或從義同或躍未定之辭也顧不可自有其成

功必也王先之而我從之可也坤戒先迷臣惕代終一以從陽爲得主一以順上爲尊君无二義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含章者坤之靜時發者坤之動有章而含之非秘而不發也發必以時也夫子言人臣固當含晦其章美然義所當爲又當必爲而時見諸行事若含藏而終於不爲則如六四之括囊矣凡人處事速不如思露不如密淺狹自命者只爲好自表著以致多被疑忌惟能含故能時發初不是兩件事時發即所謂其動也剛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或從王事雖曰坤能實本乾知時發從王一由於知體之光大凡人自已知未光大胷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無安著處所以貴乎知光大柔變剛故云大

此爻　君子以淵泉時出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三見二光之上爲章四處五裳之下爲囊囊所以貯物以喻心藏知也曰含相時而發之事曰括與時俱閉之事四重陰不中居近君位故當謹密斂身不出如括結囊口而不露謂君子之隱也非惟不得而咎之且不得而譽之其愼如此又何害於從陽乎蘇子瞻曰夫處上下之交者皆非安地也乾安於上以未至於上爲危故九三有夕惕之憂坤安于下以始至於上爲難故六四有括囊之愼又曰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必罹乎咎咎所以致罪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朱子曰六三含章以陰居陽半動半靜之爻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六四以陰居陰則純是柔了惟當括囊不出而已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當閉塞時而以愼爲道則可以无害

此爻　君子以順時退藏謹密遠患

六五黃裳元吉

坤六爻皆臣道故六五居尊不予以君象黃地之色明有主以爲之主裳衣之下明有衣以爲之主故五爲后爲臣道巽而承詩綠衣黃裳綠衣喩妾黃裳喩夫人言黃裳於坤六五則知爲乾九五之配矣坤純陰嫌於言君又不可以臣當之故取象於后以存君位易凡稱元吉皆原始得吉言貞吉皆要終得吉吉雖在五亦由初六之履霜從始知辨故原始得吉李隆山曰乾之九五爲堯舜之君坤之六五爲堯舜之臣坤六五之應在乾之九五乾坤相應者堯舜皋夔之事業也按六五惟守中居下則元吉若呂雉唐曌亥僭尊位則爲天下大凶伊周攝政是亦以柔居尊然歸政明農淡得黃裳之義六五所以元吉此遵傳彖引云六五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諸外故爲黃裳之象而其占爲大善之吉不主臣道說朱史郭雍傳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德而無兩君坤有兩臣德而無兩臣二說皆違本義似僾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必陰陽相間而始成文六二雖中而不文六三雖文而不中惟六五爲黃中之文內積至美文非外飾蓋五中順之德充

諸內而見諸外之文故曰在中
此爻　君子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无陽之世初是凝之始上是堅之終坤上亦稱龍者乃陰極
疑陽之龍陰氣亢極爲僭爲逆陽所不堪故徵陽之龍與之
交戰即說卦所云戰乎乾也陰至于戰而順道無復有存矣
地與天連接處爲野上處卦極戰于卦外故曰野于介而日
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于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
戰則陽困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困傷而陰亦傷也
此說最善坤六爻皆臣而六三曰王有君也坤六爻皆陰而
上卦曰龍有陽也不曰陽與陰戰而曰龍戰于野以存陽也
一說血單指陰言爻辭惡陰之盛故陳其禍敗以爲戒亦通

徐敬可曰實則陰凌陽也曰龍戰于野猶夫晉侯召王而曰
天王狩于河陽也實則陽見傷也從陰稱血猶夫祝聃射王
而曰三國從王伐鄭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乾上止稱悔坤上遂稱窮者陰宜在下至于上則其道已窮
極也
此爻　君子以扶陽儆陰
用六利永貞
凡筮得坤之六爻者俱用六而不用八蓋陰數六老而八少
老變而少不變用六則陰變而從陽小變而大慝變而淑故
利在永貞而守其正臣道于是乎有終矣乾之變坤剛而能
柔坤之變乾雖柔必強皆變化氣質者當如此一說用六小
用此象爻之六六柔順不可純柔故利在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上六變則陰皆爲陽矣言到此則陰皆變陽以大終者君子
永貞之心到底從陽而行不敢自用不敢居成其臣之極則哉
此爻　君子以柔之變剛純亦不已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坤順承之至曰至柔安貞之至曰至靜健順合體故乾爲剛
而坤動亦剛健順異用故乾德圓而坤德則方方如根荄別
於胎卵羽毛別於鱗介之類坤之剛不可見于其動而生物
知之即六二之直也坤之方不可知于其靜而不移知之即
六二之方也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
非剛而何坤體雖柔而其生物發動處柔中未嘗無剛也總

之坤無剛不可以爲順坤無動不可以爲靜乾道亦然故乾
體陽而用陰初九必以潛始坤體柔而用剛用六必以大終
後得主而有常
陰惟居後主利乃爲有常之道一說陰處後而不爲物先則
得主而利此陰之恆理故曰有常象辭後得主象傳言後順
得常此釋言後乾則得所主而有常似較直捷
含萬物而化光
陽施陰受故言含言靜翕時含萬物生意于中即發達于外
而光顯也化爲化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道无成而代有終不可先乾而起亦不可後乾而不應如
天而春地亦與之爲春天而秋地亦與之爲秋故曰坤道其

順乎天而時行言坤元之用當後天而不可先天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此申言初六爻辭亂之初生始於一念不善馴而成之甚易逆而消之甚難故須在一念發端處從早辨治孟子知皆擴而充之早辨之謂也始然始達順之謂也始然始達而之善則順之正也牝馬之貞也始然始達而之不善則順之邪也龍戰之血也人自少至老晝夜密移而不覺順也陽爲善陰爲惡若坤陰自主而乾陽不察則坤初之霜必至堅冰之漸矣故乾屬知而未成能坤效能而貴于不失其知早辨之謂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申言六二爻辭正言體義言用直即主忠信方即徙義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心體本直因私欲故曲纔敬即精神竪起故敬以直內而義自從之是則敬乃本體之守而義非在外也薛文清曰心如鏡敬如磨鏡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蓋敬則潔齊凝一還其心之本位故曰直其正義乃心之裁制方則恰合天然節度故曰方其義未有事時盡其誠心而無僞所以直也若施之于事則厚薄隆殺自有一定之理爲有方矣雖內外有直方之異實則隨地咸宜所施各當雖方而未始非圓也敬義既立居謙守正以從于陽則其德盛大而不孤蓋敬義者心之精神兩者夾持精神自振廓乎大公之體四海皆吾度內何大如之此直方大者天德之自然皆我所固有不習而能不慮而知以坤承乾始則終之知則行之不容擬議不假安排故能直行其道雖所不習亦无不利而坦然可无疑矣楊敬仲曰疑起于意有意則有疑無意則無疑無疑之妙非言語之所及非心思之所到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申言六三爻辭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位故三則曰陰雖有美而五則曰美在其中美則章之中蘊者然三方進而位不中故雖有美而尚含之五正位居體故美在中而發于事業蓋陰無美陰之美皆陽也六三含乾之美從乾之事代爲之終而已惟无成代終所以爲含美也爻言无成而文言釋之曰弗敢成蓋原坤從陽之心也棵懿恭溫皆一敢心致之耳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此申言六四爻辭四爲變革之始備于此時天地變化陽氣開通則可以向用乃進遇重坤陰氣堅凝天地閉塞則宜隱矣惟當斂藏韜晦逃名不露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唐凝庵曰四既在位豈能隱其身哉隱其美而已矣謹正所以隱其美也變化猶言通泰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此申言六五爻辭黃於外者裳也誠中形外之黃乃爲黃中

惟敬義交修胸中洞然無一毫人欲之僞是即所以為黃中由是天下之條理委曲鉅細無所不通事事處置得宜是即所以為通理五之美如是故其正位也雖居乎五之尊而其居體也則不失乎二之常黃中通理則其德蘊乎內者至盛故云美在其中正位居體則其德形于外而皆當故云暢於四支發于事業暢者動作謙恭而不流于亢發者治化渾厚不流于刻皆積中而發外也坤主藏藏極而著和順蒸徵君子不自知也非美之至乎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此申言上六爻辭陰必從陽則陰陽和而雲行雨施若陰無自為主之時上六陰盛至極本牝馬而儼然為龍是均敵而

無大小之差矣疑如禮記疑于臣疑于君之疑曰必戰者言積漸有素理可必也十月雖純坤然陽無頃刻之息一陽雖生于子實始于亥聖人謂其純陰而或嫌于无陽也故稱龍以明之以存陽也所以滚著其有无陽之心而暴其僭龍之罪也曰血見猶未離陰類不容遽混於陽所以陰杜天下無君之心也夫天地解而雷雨作天地之正也上六之敵乎陽欲變陽玄而為陰黃也玄黃天地之雜其君臣淆亂之日乎故終以天地之正色示之使知天陽地陰自有定分玄黃正色終不可變上六雖欲敵五無益也所以重戒上六也項平菴云曰疑于陽曰嫌于无陽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之似陽臣之似君楚公子圍之美矣君哉也終以野戰則亦何利哉

䷂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字象草穿出地而下猶勾曲內方震動而外阻坎險又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鬱結未通之象萬物始生萬事始造故其占為元屯則天將旦而晦之時王者興而厄之會故其占為大德之人能致亨而利於貞正震之初為亨屯之主乾坤後而繼以屯長子代父而作之君也然初陽未壯坎險當前互艮宜止故利正而不輕於所往而後可以亨勿用者以震性多動故戒之居貞二字乃康屯大作用夫屯非泰寧之日故利建侯以寧之而卦之初九又可君之人五建初震為侯一君統二民之象五坎體雖居尊位陷而失勢初震體在下動而得時故五利建初為諸侯屯難之時藉以撥亂反治也誠齋謂漢高為義帝發喪得利貞隱忍之關中得勿用攸

往王信越得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

乾始交於坤一索而得震故曰剛柔始交以震遇坎為難生剛柔始交坎險在前則艱屯故云難生如漢高初興而遇項羽唐太宗初興而遇王世充竇建德之類動於險中有才俊德倘奮起而經營天下之象乾元大亨俱孕育於此故可大了然小智私術非撥亂之具故尤貴於貞以其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文王囚于羑里而演易孔子厄于陳蔡而弦歌得屯貞之義矣李雪園曰人生在坎即入苦趣盡在憂患中流轉唯聖賢於此却會動為乾之朝乾夕惕為震之恐懼修省從窮陰積暗中翻身到光明透頂險中之動其轉死生之大關鍵也

雷雨之動滿盈

陰陽始交鬱結而未成雨必蘊蒸之久則雷雨方動而滿盈生物乃遂彖所謂勿用攸往正停蓄以俟此耳蘇子瞻曰卦言勿用攸往而彖言雷雨之動是則勿用攸往非終不動也蓄而後動也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天造者天時使之然如天所造作也震爲蕃草象坎爲月天尚未明昧象天造草昧非寧居時能動以正又得建侯之助則可以濟屯然又當憂勤儆畏不遑寧處蓋方動遇險聖人見有此象因以爲戒不可謂侯已建而遂以爲安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雷尚在下坎氣成雲未成雨陰陽鬱結故曰屯君子知天下之鬱結無有震而蘇之者也爰奮起而爲之經綸蓋草昧時天下正如亂絲君子以治絲之法治之先定規模次及事業大綱既正萬目畢舉所以開屯致亨也洹詞曰國王於侯人主於心故經綸從心上起經謂舉其大綱綸謂詳其節目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以剛明動體居衆陰下志雖欲進而上應陰險之爻未可有爲故有磐桓象遲回御顧以待時其文岐湯亳之日乎然位得其正故利居貞凡人處屯苟無貞固之守將犯難以失義安能濟時之艱故必居正以待時又必多所輔助以繫人心故利建侯夫息亂以靜守靜以貞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磐桓而不敢騁此正所謂自勝之强也一說居貞智濬勇沉意磐大石也桓亭郵表也有石磐于地而不可動柱立于磐而不可移之象利居貞卽彖利貞惟以待求後往得行其志爲正非靜處爲居也春秋傳云侯主社稷從會朝又焉得居但欲其志在救民行出于正耳志行正卽是初之才當斯世處利建侯言初有柱石剛强之才利建之以爲諸侯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初磐桓未進志在行正守已待時不肯因此而遂失其守一不正則枉尺直尋无所不至矣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震以一陽爲二陰主故曰貴以震侯之貴在三陰之下爲以貴下賤之象所以大得民心者是當屯時而盡心盡力以求濟乎民者也故宜建之以爲侯矣

此爻　君子以審於進退求賢自輔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二以陰柔居屯下逼於初而爲已之寇上欲從五而有初之嫌二之於初雖無可從之義然初既欲攀援於二而力又足以難二而使不得進應於五故有迍如邅如乘馬班如之象然初匪爲寇不過求與其事耳故又有匪寇婚媾之象夫初之求二本欲結援在恆情易爲所動而二以初非正應獨能固守其正而不之徇故有守貞不字之象至於十年之久屯難既平妄求者去二乃終得與五合也竇融志從光武而膈於隗囂彷彿此爻之意張洪虛曰初九比二六二乘初剛柔交矣匪寇婚媾初志正也二乘初陽方與之日抗而不答其事至難故於四陰獨有迍邅之象然其時名分未定故以女

貞許之至於十年。道窮數合。事定而從。復乎常矣。近交如此。
況於外險。此也之所以貴貞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邅至十年而後字。故曰反常。誠齋以王導處王敦之事當之。
此爻　君子以守貞俟命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內無可進之才。上無正應。外無相輔之
人。本不足以濟屯。而處體躁動。徇利上進。自取困窮。猶逐鹿
而无虞人。惟陷林中而已。三蓋倡亂之流。妄冀九五者。如秦
失其鹿。而陳涉輩思共逐之。四人位在艮山間。虞人象。四應
初。不比三。以為嚮導。故有即鹿无虞陷入林中象。一說以無
應為无虞。亦通。爻在六二六四間。故曰陷。惟不知幾。故也。若

知幾之君子。則決之蚤。而遂舍之矣。舍。止也。互艮象。設往而
不止。鹿不可得。祇自取羞吝耳。曰不如舍。勸其止也。曰往吝。
戒其動也。蓋無其德。無其應。無其輔。而徒懷非望之心。未有
能濟者也。錢越王。其舍之者也。若陳涉項羽輩。則吝矣。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從禽。心在得禽。所謂禽荒也。人之動于利欲。不由道而妄求
者。如之。經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
此爻　君子以誡僭竊而杜妄覬。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四才陰柔。不足以濟屯。又應初比五。莫知所從。故亦有乘馬
不進之象。初九乃剛明之賢。為六四應。六四大臣也。故四來
求初。以自輔初。則往四。以濟屯。有婚媾之象。如是則策力[illegible]

屯而屯難可平。此謂大臣求賢自輔。固不必拘男倡女和之
說。細玩象。引存疑自得之。
象曰求而往。明也
呂涇野曰。六四昏人也。能下求婚媾之賢以共政。雖有不明。
亦可以獲明矣。
此爻　大臣以任賢為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凡坎在上體者。水之氣升而為雲。屯需是也。坎在下體者。水
之液降而為雨。解是也。五陽剛居尊。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
應。而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況初九大得民。有尾大不掉之
勢。五不能得二。二又不能得初。此膏之所以屯也。又五互艮
止。有膏澤艱也不下之象。言寒其濟屯之澤也。古者得之于

小事無關成敗者。必守正而得吉。于大事雖正亦凶。吳鬱稱
曰。小貞謂六二之不字。大貞謂九五之屯膏。亦通。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明不得施也。五陽體本明。以陷于坎中。為二陰所揜。故曰施
未光。
此爻　人主以權不可下移。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屯極當通。如否極當泰。然上六以陰柔居之。萎薾不振。而下
無應援。進無可之。雖比五而五屯其膏。不與相得。惟有無益
之泣而已。坎為憂。為血卦。為水。泣血漣如之象。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楊慈湖曰。顏子陋巷而樂。孔子邁阨弦歌。文王演易羑里。豈

至於此極哉雖不幸而至於死痛裂慘極亦氣血之變化爾彼昏者因物有遷執物淺固故至此也費子揚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涕泣不禁子思曰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象言何可長即此意

此爻　君子以戒不能有爲而徒戚戚者

䷃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天地既位君師立焉故屯蒙次天地坎中一剛本是源泉但在山下則險而遇阻不無隱伏蔽昧故爲蒙蒙有開發之理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夫闇者求明而明者不諮於闇故曰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苟能虛己專誠如初筮之切至則片言醒發告之可也若遲其聞見知解以求多於我如筮者之再三彼既煩瀆而無專心致志之誠若又告之則其機已失其意已亂告反瀆蒙矣故初筮而告達其蒙以告告之也再三不告使生憤悱以不告告之也蓋已不求人而人求已則教不枉而道自尊初筮告而瀆則不告則言不輕而教易入發其敬慕而勉之進蒙所以亨也張子云人心多則無由光明蒙雜而著蒂古着字雜者于物故爲蒙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下有險因險而止疑而不前故爲蒙昧之象若蹇卦見險而能止則贊其知矣險而止訓性之蒙也非至善之止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蒙所由亨由九二學問有餘教道可亨而啓發又能得時之中所謂以已之昭昭使人昭昭也下文待其求而應之待其初筮而告之皆時中義二互震開通亨象亨而行者蒙之達也以已之亨而行以時中相其機候而引於覺路也蓋弟子之於師必其感發信從有志求教而後師之教可入若不求則彼尚未真心向道雖告之無益其志不相應也與不憤不啓意同志應者求者有志則教者必應是五之志應於二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初筮告者人惟最初一念不貳以貳不參以三彼既誠一來求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也再三瀆本是蒙來瀆發蒙者今反曰瀆蒙者何徐伯魯曰剛生明故有教人之具中有節故得施教之宜是以必待初筮而後告也若問者再三而

告之則无以啓其樂受之誠而徒長其拒教之失不唯蒙者瀆我而吾亦瀆蒙矣剛中者知此故不告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此釋利貞之義未發之謂蒙蒙與聖非兩截當童稚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萌若於是時護養其正開發其良知良能而聖人之無不知無不能即基於此乃作聖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易水爲泉取其淸也喻性之未遠也山泉出而遇險未能遠達泉欲行而山欲止蒙象也然已有必赴之勢其決也不可禦君子觀山下之泉如蒙者來問其勢未達則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而達之其真未漓則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而成之果行如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也育德如文言寬

以咎之杜預所云優悠厭沃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卦之四陰蒙者也二陽治蒙者也初六爲陽之發開發於初發之豫也誰發之以近九二之剛中也刑人謂用刑者非謂刑乎人也桎梏亦假借之辭人之梏蒙自桎自梏若師得其人而開發之使其蔽者啓塞者通如脫桎梏然發之善也一說周官大司寇平罷民桎梏而坐諸嘉石使知改悔即舍之以觀其後若痛懲而不暫舍非惟在彼有所不堪而在我亦失敎敎在寬之道矣故吝發蒙亦然不痛懲則玩故利用刑人若過懲則苦故用脫桎梏斯所以爲時中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以法正人曰刑所謂榎楚二物收其威使其心有警畏也

此爻 君子以威克厥愛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二以剛明居中羣蒙悉來歸已九二能含容不拒皆與之決疑包蒙謂順啓以成治蒙之功故吉又諸爻皆陰婦象三則自暴四則自棄皆非受教之人惟九二以一陽而納兩陰剛而得中任人之資稟賢愚不同而皆能容之有納婦象虛中容納故吉二包納若此自居下而能任上之事責難納誨陳善閉邪以明五之蒙猶子以幹蠱爲克家也此以子道爲臣道也婦聲蒙尊敎者也子九二尊受敎者也蒙引云看來此爻卽包蒙一句便了其納婦克家是就包蒙之象轉取出來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五與二應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以成發蒙之功是所爲克家也卽象所謂志應也柔乘剛故納婦吉柔任剛故子克家獨揭克家括詞也

此爻 君子以有容德乃大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與上九應男女義也然三柔不中正是蒙女子故戒占者得此爻勿用取女言不當受而教之也盖蒙者見欲而忘理舍上九正應而下從九二金夫究之求二二勿取上必見棄安有利乎凡士夫之見勢則怵見利則惑失身所從者類此矣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見利失身故不順

此爻 君子以立身一敗則萬事瓦裂

六四困蒙吝

陰之愚蒙必資陽之啓發六四既遠九二之陽初爻又非正應無爲發蒙者是民愚而無君師以教之治之終困於蒙矣故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陽實陰虛故陽爲實六三近九二六五近上九惟六四獨遠二上之剛實夫下遠包納之明師上遠刑擊之益友則無人爲之發蒙矣故吝戒人不能親賢以致困也一說蒙味之人以所嗜好者爲實而廼鶩之殊不知所鶩皆虛惟道爲實明者得道蒙者失道故曰遠實

六五童蒙吉

此爻 君子以親師尚友

童取未發而貧於人也艮爲少男故象童蒙童者意識未燉開見未雜五雖居尊位而委任於剛中之二不勞已之聰明如童蒙然夫六五之位尊矣乃不挾長不挾貴自居於蒙以下學於九二之賢益初猶取法乎人五直取足乎已所謂一副童心終歷聖位者也不亦吉乎蒙引云六五好處只在童字上高宗之學於傅說武王之訪於箕子其是與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惟順乃可養惟巽乃能求艮止下濟順也五以陰下陽巽也五上承九巽象互坤有順象艮本剛而五柔故曰順以巽

此爻　君子以貴而能下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上九剛極不中故於蒙用擊艮爲手擊象艮爲止禦象蒙上

敎而用擊者擊亦君子之所以敎也然攻治太過責效于旦夕則蒙者難以克從雖曰敎之實乃害之是爲寇也若爲之閑其邪去其害以捍外誘而全其眞純利之道也利禦寇只是防閑嚴密之意爲寇是我爲彼寇禦寇是我爲彼禦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胡氏曰上之剛不爲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上治蒙下承德以正相成何順如之

此爻　君子以遏惡在嚴而敷敎在寬

䷄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此言九五卦才乾健上進坎險在前故宜需待五爲濟險之主下三陽爲濟險之輔孚謂五與二剛德相孚五方陷於陰

三陽欲進且未得合故需此非優柔不斷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重在乾之能待上雖陰暗未消乾道方升易以知險自能光顯亨通以九五之正而信乾三爻之涉險能需不欲速以犯難何患難之不可濟耶蓋九五惟孚惟貞所以爲下三陽所需而五亦藉三陽之進以出險往涉必利乾知險故也利涉乾之象大川坎之象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則上下相需而出險故曰須以乾之剛健而能知險需待不輕進夫險不在前且恒知況險在前乃爲所陷乎此終能出險而需所以無困窮之義乾三陽進迫乎坎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坎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五剛實居中故有孚惟孚則陰不掩陽陽光自著惟孚則陰不陷陽需道自亨所以吉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往有功者乾有功也乾知互離明眼人遇險自能從容觀變愼密周幾何至於陷故往有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氣上蒸於天雖未和洽成雨而所以雨者具矣是雨可待也君子於事所當爲已無不爲雖時未亨而所以亨者備矣是飲食宴樂而亨可須也總是靜正安閒恬怡自適之意呂涇野曰若未有剛健中正之德而飲食宴樂是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卦中四畫象國中初上象郊郊者曠野與水相遠未近于險之象也陽性上行初已離邑而郊但于四險猶遠蓋初非待二之孚必不可進故欲其久于郊以需二之孚然恐陽性不能耐久貴于恬然安靜若將終身故利用恒蓋需不犯難苟恐有失常心雖犯難不顧耳若能處險若夷在塞不變動而得常何咎初九陽剛有能恒之象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雖已行在外原不冒險而行故曰不犯難行乾行有常不以避險而避亦不以爭險而速故未失其所需之常朱子曰乾陽剛健凡道義之事總地直前何日不行只不犯難耳若信理而行雖有一朝之患亦不爲犯難

此爻　君子安常守靜以待時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九二剛而與坎水之中相應猶沙地雖未瀕水而水已漸濱于其中蓋九二正九五所需之人安需五孚以濟天下之險故有需于沙之象二與五兩剛敵應故小有言然同德濟難剛則沉毅有守中則處置得宜是以終吉小有言如鄭息有違言以口語相傷也當日過於退者或咎其不能潔身過於進者或咎其不能濟險而九二惟靜俟而不爭故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者下平之地在下卦之中未至于水之象衍只是剛意是能忍耐者九二剛中居柔寬衍在中胸次浩蕩不急進亦不爲言所動故能吉終一說衍即水字猶言水在中也

此爻　君子剛中能需故無入而不自得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初止而不敢進二進而不敢逼三進而逼于水矣泥者水際濕土故曰需于泥時將陷于險而九三則當于此而需也坎爲盜進與坎接故稱寇至三過剛不克靜俟肆然抵險以進四既不樂陽進我又抵而激之故致寇至坎險猶在外卦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人自溺于水耳急于求進以致寇罪在三矣誠齋謂如宋襄與楚爭衡而敗于泓自我致寇而不敬愼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坎在外卦故曰在外言其災即在近也乾九三乾惕即敬愼也言能敬愼量宜而進則無喪敗

此爻　君子戒涉險以取禍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居坎下首與諸陽爲敵陽欲進而陰塞之故初犯難二有言三寇至皆四也三陽同力以濟險而四以陰柔抗之能無傷乎陰陽相傷爲血坎爲血爲隱伏穴象物傷必避出自穴者四柔得其正傷于陽而避陽故能消難解災卒出乎險故有出自穴之象已入于險則曰血自險而出則曰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柔得其正故順以聽三陽之進一曰四與初應能順聽乎初

此爻　君子以明哲保身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坎中滿酒食象酒食者養天下之計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非二陰所能陷五既有飲食天下之德惟寓酒食以俟三陽

之進而後爲夬盍優游宴樂安以待之而不妄有所爲非從
情酒食之謂也成康文景以之占者如之而貞則吉訂詁曰
貞吉明五之不爲二陰川以居正而獲吉非戒也世以爲而
治亦以爲而亂其治也不肅爲而其亂也不勝爲大抵因可
爲而爲之集其人修其具須時而發用力少而見功多毋謂
需于酒食爲易事也呂新吾云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
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處得有從容
閒暇時便好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

此爻　君子以養安隨遇而無容心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四與上皆坎之二陰有穴象入穴者上六與三相應三來之
已不爲已害乃爲已援故不必有出穴之避而有入穴之固
也三陽所以不敢進者需難之終也難終則至豈待召哉故
云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也三陽健而知險可以拯溺上喜其
來亦惟敬以納之斯可資三陽之力以出險也三陽之進四
以抗而傷上以敬而吉可見君子未嘗無出險之道總之此
卦到底以堅忍需待爲義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以陰居陰本是當位而言不當位者陰無位故也一曰陰居
上則僭也未大失者小人能敬君子抑亦僭之救歟

此爻　君子陷險能出

䷅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以二象言天道上行水性就下違行不和故雜卦云訟不親
也以二體言上剛下險剛險相接所以致訟此卦以九二九
五爲主九二中實孚象上無應窒象坎爲加憂惕象卦變剛
來得中故有孚孚則誠實而無詐窒則窒塞而求通惕則懼
訟而懷刑如是而訟亦不得已耳非好訟也如是則二非險
之中而乃剛之中矣中者和之本中而無倚雖求直而無競
勝之心故其占爲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則不成訟而吉
若終訟則凶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以求辯其曲直九五中正大人訟遇之則平故上下五爻
皆利見之直者之利也不利涉大川戒冒險以興訟不直者

之不利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內藏其險則狡而
工于爭外濟以健則強而力于爭是以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九二剛中中實之象故爲有孚坎中原得乾剛中爻特以陷
故成險然終與乾五以中相爭豈復險而成訟哉其窒忿傲
惕而不克訟者在此蓋剛來雖有能訟之才得中則無好勝
之念此卦自遯而來剛自三來而居二故曰剛來得中凡人
縱好剛健訟若迴思得至中道理不偏不倚本來原無是事
則渙然氷釋矣二曰歸歸其原也四曰復復其初也此是內
自訟工夫

終凶訟不可成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大人謂九五利見如處芮之見文王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始乎爲坎終乎爲淵淺險之至如雍子納賂而蔽罪邢侯之類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道西轉水流東注相違而行訟象也水爲天一所生之始始本一氣及其違行乃二之君子以訟不起於相違之時而起於作事之始凡欲與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若愼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老子曰有德司契坎爲謀五爲心位大人所以致訟者率由於始之不愼而不自訟其本心耳若能內自

訟則訟端塞矣謀之於未訟也玆亦艮醫治未病艮將戢未勝之意歟夫曹劉共飯地分于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于談笑之頃可不愼哉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永長遠也象水長流不已初在坎下坎水不能出而長流故有不永之象邵子所謂意象是也六才弱位下才弱者有愬忿而無遂心則易釋位下者厥微愬而不敢大訟則易止初六應於九四四陽剛先來犯已初見犯乃訟但小有言辨以明見窒之意然能不永所訟故終得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此只言訟非善事不可終極之意

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謂辯明卽止是以終吉從小處辯起便是謀始始之不辯卒至於鉅矣

此爻 君子以使民無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二以剛居柔得下之中是不獨任剛而柔順得中者旣知其理之不當訟又上應九五之尊其勢又不可訟故其象爲不克訟二爲險主初與三附之皆其邑人合三爻計之爲三百戶言所逋之地乃小邑也若其邑強大則大都偶國而不逋矣下體本坤坤爲邑坎中一剛原自乾來二五旣爭還其乾之健歸象去其爲坎之險逋象二五相應而兩剛不相與皆欲有初三兩柔者故訟然二欲爭五以居下得中尚知退藏隱避正所謂能窒能惕能中者故與其邑人三百戶俱得无

眚也一說眚謂四面削其邑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克訟不肯任訟也所以竄者以訟上悖逆患可掇而至也

此爻 君子以安於理而絀於勢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三雖居剛應上然質本陰柔惟有居舊守正則雖受侮于人不免可危然含忍不校畢竟得保全其所有之祿位食舊德而不失也貞厲謂三能正固而不動危懼而不爭故終吉岳晉初曰六三坤德含章可貞此舊德也坎出乎坤不離母德遇險而能守舊者故雖危而終吉

或從王事无成

柔從剛下從上三不爲訟而從上九之所爲故曰或從王事

王事即訟事或出而從訟之事必无成功陰柔質弱故也

蓋爭訟利於怯從事利於才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吉隨上九之正應則吉

此爻　君子以安分自守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四剛而不中本欲與初爲訟然初不永所事且能辯析道理四雖剛健欲訟其訟無由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能以坤道故改其健訟之行以就於天理爲復即命歸之於命有修身以俟之道焉中爻巽四變亦爲巽命象也四變中爻爲震變動之象也渝變也春秋傳曰无渝盟愉悟淡切變其欲訟之心以安於正爲渝安貞人惟不安於命故欲以人力

爭訟今不訟而即於命變而安於貞吉道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二阻於勢所以止於无眚四即命安貞所以爲不失不失言不至與小人訟而自失也其能養重銷儆者歟

此爻　君子以改過俟命

九五訟元吉

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是能使民無訟者故爲訟之直者所利見而元吉古人不貴聽訟而貴無訟此爻是已鄒四山曰昔王聽訟謂訟爲不美不應稱元吉故歸諸聽訟耳然天下事關大安危大邪正亦有不容不訟者如汲黯之訟張湯王章之訟王鳳胡詮之訟秦檜可不謂吉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不偏正則無私如訟獄之歸舜虞芮之質文鄒四山曰陽剛中正者所訟必天下大邪正大安危反邪爲正以危爲安在此一訟所以爲元吉

此爻　君子以大畏民志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九以剛居健極是終訟而能勝者也凶其固然設或勝而受賞有錫命受服之榮然以訟得之是與人仇爭而獲其安能保之乎終朝三褫言奪之者衆而且速也不知其所從來曰或見無取勝之道自旦至日中曰終朝見其必敗之速誠齋謂息夫躬告東平楊惲告霍氏初以此得侯後竟被誅即此象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雖或得榮而屢受辱何足敬乎象謂終凶以此

此爻　君子以誡過剛終訟

☷☵

師貞丈人吉无咎

比一陽在上爲人主居高以治師一陽在下爲將帥率衆以征卦下險上順險道而以順行之義也用師利於得正而任威嚴老成之人若尚父方叔是也二互震長子丈人衆自尊之曰丈人自君稱之曰長子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言貞不言利見非以利而爲之正而已矣戒黷武殃民也卦以九二爲主爻一陽統而五陰應師之義也帥不主五主二將非君事也君將將者也然必得五之應將雖賢必待君之信任

然後能成功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此釋卦名幷用師有功之義五陰之衆一陽能左右之使歸於正八百大會三千一心漢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皆王者師也春秋傳能左右之曰以以之而出於正則爲王者之師而可以王矣衆正謂爲將者可王謂命將者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謂九二應謂五行險謂下體坎也不剛則無威過剛則暴九二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所以爲丈人用兵如是則雖毒民而民從之矣行險而順謂行乎險中而得其道也毒如毒藥攻毒有藏正意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藏水于地容畜之象故爲師地容水亦御水恩威兼施君子象之容畜於無事之時則爲比閭族黨之民用之于有事之日則爲伍兩卒徒之衆無形之金湯隱于容畜之内若水之陰行于地中而人不知耳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初象師始出是整齊師衆者也坎爲律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如楚之亂次晉之爭舟李廣薛萬徹之有號令而無節制皆失律也師出以律步伐進退必守二之中不失二之紀也否則師之失律無問否之與臧皆爲凶也臧謂勝否爲敗按二爲大將乃號令節制所自出初自下承之有師出以律之象初若專之即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此爻　君子以整齊師衆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剛中有應爲師之主允稱長子之任在師中猶云軍中有韓范也錫命謂專任之以爲將非是褒其功九二臣也一陽而五陰皆歸之人心皆歸於臣矣非人臣所宜也惟在師中則五陰咸應士卒咸應也故在師中吉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將大權也未有人主不信任而將能立功於外者二之吉以其承天之寵任之爲將也三錫之命勅懷民也非黷武也

此爻　人主以專任有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令出於一其師堅令出於二其師瑕九三膺長子之任而三

處其上不中不正撓事權而紛紀律適以致敗所謂否臧凶也輿衆也尸主也詩誰其尸之春秋傳孰子尸之皆取主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君志先惑也如荀林父爲師令出于先縠李郭爲將監以魚朝恩是也本義蒙外輿尸俱作師徒撓敗解宜從程傳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此爻　君子以不撓事權

六四師左次无咎

四以陰居陰得位而無應無應不能進得位尚可守古者謙而避必於左左次退舍以聽主帥之令也師再宿曰信三宿曰次謂能全師而退也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經也故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四爲偏將柔而得正以聽命於帥故能不違律而失常
此爻　偏將以退舍全師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柔順而中陰不先人物犯而後應若禽獸田中害稼則利用搏執之故爲田有禽利執言謂師直有名奉辭伐罪一聲罪而天下服也然命將不可不專以六居五患其陰柔多疑故戒之曰若既使老成之長子帥師矣閫以外將軍制之豈可使少不更事之弟子參主其事乎若任長子而又使弟子參之必以不專致敗如荀林父邲之戰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任九二之剛中以行師是任使之得當也若三四才弱而亦得摩主兵事是任使之不當也此歸咎于五之辭
此爻　人主以任將專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師之終而功之成也上六宗廟爻爲論功行賞之地大君以爵命賞有功大者胙土開國小者受服承家小人有功固當優賞但不可使參預密議如光武大封諸將至參議大政則惟鄧禹賈復數人魏徵曰天下未定專用其才喪亂既平非才行兼備不可蓋行兵時貪詐在長子統馭之中不無可使若國家新定必當賞而遠之使小人無自入焉防亂亦也武王克商報功不先於崇德位能不先於建賢其以是與霽圖曰舊說飯糲啗狗皆有奇功但錫以寵祿毋與之爵土卷
此季世雜霸之術耳豈有征伐既藉其力而賞功竟斬其輿者哉若湯求元聖武得仁人寧有是乎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王三錫命命將也大君有命賞功也惟師以正行故功無不正
此爻　人主以爵賞毋濫
䷇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
凡物相附最切者莫若水與地一陽居尊而五陰從之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故吉原再也猶記曰末有原蒙主爻在下卦九二以初筮得之故稱初筮比主爻在上卦再筮乃得之故稱原筮夫人之比我比以德耳九五一剛居

中位在德元坤眾四維莫不順從存此最初爲元運此不息爲永守此不雜爲貞所以審比親輔而无咎者三德具而後能然也卦辭若曰爲人親比固吉然必再筮重審果有元永貞之德然後足以爲人比而无咎王輔嗣曰安則不安者托焉火有其炎寒者附之張湛虛曰比以九五一爻爲主更無陽以分其比比之大而無外者
不寧方來後夫凶
不寧方來謂侯之不朝貢者皆來也人皆已來而後夫至事窮勢蹙方來故凶
象曰比吉也衍文
比輔也下順從也
五以陽居尊位群下順從以親輔之下順從者坤德也兼上

下五陰而言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此以九五言之剛中則私欲无所留所謂元也剛中則健而不息所謂永也剛中則正固而无間雜所謂貞也在卦爲剛中在人爲三德其實一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師之五應二將之任專也比之上下皆應五君之分嚴也曰上下應者五陰皆當應也曰其道窮者理勢窮蹙无所歸附曰上一陰獨不能應故凶然曰方來則下四陰應而上一陰亦應矣故曰上下應惟是遲而後至雖欲求容不可得耶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非壅于淮散而爲川各有所比爲五柔各比于五

之象萬國象地以一人比天下則難以天下比天下則易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但親撫諸侯制爲巡狩述職朝聘以親之恭親諸侯者正所以親天下之民使之尊君親上而比于一如水地之相親此比天下之道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初六比之始也有孚謂誠信以比五也初雖與五遠然眞主普天信從況五坎中一陽亦有孚而初比之精白一心不參以僞故无咎又積此上下之孚至於充實象缶之盈則將來且有意外之吉誠之所孚自無不通不止初比之无咎矣有孚言其始盈缶言其終易六爻貴于正應惟比諸爻不論正應而專以比五爲義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以五非正應故言他吉若六二則言內而不言外矣

此爻　君子以積誠感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與五爲正應以中正相比者也二處內卦故曰自內謂由己也六二以中正之臣應九五中正之君自內卦而往比之稽猷献而際風雲以身許國由中心以比乎上故本義謂自內而得其貞程子謂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比之世陰皆求陽而非陽求陰故二之比五自內之外出應乎上者也初不係四之應而應乎五故曰外雖二本與五應故曰比之自內而又以正故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守己中正以待上乎故能不自失其中正若苟合者不久失

親者寡宗諸上者无身皆自失也

此爻　君子以道事君

六三比之匪人

三陰柔不中正不能辯別邪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匪其人有不入其黨者鮮矣一說匪人指上六五爲比主上獨背之而不比故爲匪人而六三乃與上爲應是比之匪人也如此則无首之凶不特在上而亦在三矣六二六四在本爻皆吉就三言則爲匪人此隨在取義所謂不可爲典要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此爻　君子以弗友善柔便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順柔得正與初兩陰不相應外比於五切近顯比之主正

也五陽剛中正賢也親賢從上以道事君比之正也四爲近臣聖君賢相共成大業則吉之效也誠齋謂崔陳之黨立而晏子獨從乎公牛李之朋分而韓愈獨在其外則言其變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外比謂從五也四近君乃聯合上下以歸五者五剛明中正賢也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故吉

此爻　君子以事君無貳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五以一陽居尊而五陰皆伏上下无陽以分其比之權此聖作物覩之象顯比者光明正大而无私也吉人君當顯明元永貞之德示至正大中之道以比天下則天下自然來比若田之三驅而不合圍三面之網開前一面以爲門自門驅而

入禽之來者取之去者舍之故常失前禽此古三驅之禮而王則用之者也夫上无心于失得下无私于來歸此比之最光明正大如天之覆無意服人而人益服不誡之乎也不誡者不相警備以求必得在下之无私也不合圍者在上之无私也所以爲顯王者祝網順而來者取之喻下四陰之順乎五逆而去者舍之喻上一陰之背乎五自五視上爲前禽自上視五爲後夫其田横公孫述之徒哉蘇君禹云日元永貞曰顯比務使君之心無一息不運于天下而又未嘗有意於潤天下衆天下之情態若無所有于心而又未始置天下於無所用心如天之元氣見其常運地之元形見其常流而形形色色之往來背之以無心耳此其爲譬於比天下者乎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謂處正中之位行正中之道正則施爲當理中則存主不偏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舍逆謂舍上一陰陰以乘陽爲逆也取順謂取下四陰陰以承陽爲順也蓋王者以安民爲念而不取必于得失之間猶之田也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王民廣大自得由上化之使中故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此王民皞皞氣象

此爻　人主以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上六比之无首凶

五下諸陰俱已順比於五惟上六居五後比之不先獨自外於五如人下體皆具而獨上體不完比之无首之象此象所

謂後夫凶也如諸侯朝齊而譚子不至天下歸漢而田横不來是也訂詁云六以陰柔居上貫不足以爲元首乃妄意于比天下而不五從欲何爲哉其凶宜矣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爻取上下之象曰无首象取始終之義曰无終无所終卽後夫凶一說乾爲首居五位上六无首則无君矣故无終

此爻　君子以警無君逆命

䷈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二畜俱以止乾爲義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然艮以陽畜陰剛止剛也直以其止止之故曰大畜以陰畜陽柔止剛也不過以其柔入之而已故曰小小畜亨是說陰畜

不任三陽故陽得自亨蓋陰之畜陽惟能以巽入柔其剛健非能力制之故雖爲陰所畜而猶得伸其志陽之亨自若也公孫弘能止西南夷之役而不能止伐匈奴李勣能守黎陽之飭而不能諫立武后是皆小畜之類也雲積不厚則雨必不大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兩句只是能畜而不能固之意大都謂能厚積而不能遠施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巽之成卦在一陰六四一陰得位而上下五陽應之謂下三剛受四之畜而應之上兩剛助四爲畜而應之也此小人在位衆賢受制之象故曰小畜卦體本純乾爲雲行雨施陽性上進剛中而志在於行其德與勢俱有可爲故不爲所畜而陽得自亨一說畜之道本以全巽畜乾非止以四之一陰畜之也必合五之剛中而後畜之志得行此畜之所以亨也此說陰亨與前說異並存之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凝結成雨今不能畜止諸陽初九九二陽氣猶得上進而散不成雨故曰尚往施未行謂陰未能畜陽降而成雨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有氣而無質故能畜而不能久小畜之象又乾爲剛風爲柔巽風行於天上有以柔文剛之象以道而見諸躬行曰道德見諸威儀文辭曰文德風行天上畜物不久君子決之以懿文德使務止有度言語有章以爲一身觀聽之美已焉張湛虛曰夫文明柔順仁剛禦暴若風之柔而善入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何其大也乃諸家以文德爲小不如前言往行之大不知克勤小物並盛德不能小言陰言臣則可若並其德小之亦泥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自下升上曰復初九應六四爲正陽本在上屈而在下故其志欲上進而復其傳雖與四爲正應而能重道義愼名節自守以正不從於邪卒得遂其上進之志有不爲所畜進復自道之象曰何其咎者自不至於有咎也當畜時以陰止陽論陽之理不當爲陰所制于畜之事則非于陽之道則正故其義吉唐凝菴曰非復卦之復也此以乾健躁進欲止其進嘉其進而返故以返爲復此卯乾初爻勿用之義如此則健而

能巽于畜之義所以吉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呂涇野曰小人欲畜君子以爲助儻君子貶其道與之合汙同受其害矣初九雖復自道正已而物正何咎之有其義吉者事未可知而於義當吉也

此爻　君子以厲氣正性

九二牽復吉

二雖漸近於陰然與初同德同體初與四正應欲牽二以從四二外無正應內連於初亦欲因初往四應五連類而復而不爲所畜焉占者如之則吉唐凝菴曰二雖受牽亦以二本自中其健而不至於躁故不至與施畜之意相左亦何自失之有故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復待於牽雖不如復自道之易然二在下卦之中與初相牽而復陽不失於陰故云亦不自失
此爻　君子以同德藥征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重剛則不和過中則不正迫近於陰而昵於六四雖非正應而以陰陽相悅夫昵於彼則制於彼故爲四所止而不能進復如初二矣爲輿說輻象然三剛則必欲進又不肯安受其制而與之爭巽爲多白眼不正相視而反相視夫妻反目象益由三過剛銳進四性巽入堅于畜止故三反見制于四而不能正其家也誠齋謂漢成嬖趙后而制于趙后唐高嬖武后而制于武后皆由身之不正也益小畜但能畜得九

三一爻而已唐凝庵曰九三健甚四說毀其輿之輻無可爲躁進之具猶至於夫妻反目益由二不能如初之自復以正其身而正室而使室人得以加之也然止自三四兩爻言以陰加陽故宜有此以全巽畜乾寧有是哉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非四能制三自制於四耳身不行道故不能正室
此爻　君子以端其身範刑於室家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小畜之卦以乾言則四獨爲小人自巽言則乾皆爲強暴有孚謂孚信於五四以一柔畜衆剛之強三既務進而五則君也以臣而畜止其君之欲在人事必有傷害危懼惟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五上二陽信而助之故可以免傷害遠危懼

而得无咎此以臣畜君之道夫以人君之威嚴而臣下有能畜止其欲者有上之孚信以感之也四雖得位然必上合乎五之志而後畜健之志始得行故象明其上合志唐凝庵曰六四雖爲畜主其力甚微故有傷害之懼惟虛中與上合志相孚以畜乾則是非以四之陰加陽乃以全巽畜乾矣故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與五合志以其有孚誠信也
此爻　君子以畜君何尤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象九五中正居尊孚於同體其交固結孚信之至如把手牽連相從故曰攣如夫在下者必攀援

乎上在上者必挽結乎下二牽而五攣必然之理也陽實爲富以其鄰援挽同德以相濟也九五陽爲富居中處尊其力富厚能屈羣力而使上下協從如富者之能以其鄰相與共止畜之以巽止健實以健止健故衆陽皆聚而聽其所止靡然爲善而翻然不爲不善富以其鄰謂衆皆應之也書曰臣哉鄰哉臣有鄰義唐凝庵曰此所謂剛中而志行也是知畜道必非陰力所能矣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居中者信之質所謂有孚也處尊者有餘力所謂富也看來只是同心戮力之意
此爻　君子以君臣相悅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巽體之極故九亦作陰看不拘其爲陽爻也畜道既成非畜未極而施未行之時矣故陽受其畜而與之和畜而未雨者既雨往而未止者既處變坎雨象巽性既進而巽風吹散其雨既雨既止之象其雨固和而雨止亦和舉其始終而言也既雨既處是畜之成也尚德載是畜之極也由其柔巽之德至於積滿而然也脅註云巽婦也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雖正亦厲戒巽也巽陰既盛而抗陽如幾望之月婦盛抗夫陰盛敵日使君子猶不止而有所往則凶也戒乾也尚德載其文王三分有二之時乎陰德之盛非陰之福若更有所往則陰疑于陽臣疑于君非服事之心矣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疑卽陰疑于陽之疑積之既盛且疑于陽婦行夫事臣行君

事君子不幸處疑陽之地則亦不可往矣

此爻　君子以恪恭臣節

䷉

履虎尾不咥人亨

虎乾也履是隨後履他朱子云如踏他腳跡相似此卦以兌遇乾當有危道然能和悅以躡剛強之後事理至順自有以戢強暴之心而免傷害之及猶蹈虎尾而不咥人也以此爲履焉往不亨凡人臣事剛主及長上儕類中有難處者又如仕途危機所伏皆履虎也履虎之尾無不咥者惟兌以和悅而應之使其健亦化而不覺故不咥耳總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

彖曰履柔履剛也

履是隨其後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之說則容色溫厚而望之者怒消辭氣和平而聽之者忿解是所履至順至當雖履危而不傷也故亨莊子虎媚養己者順也亦此意朱子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諺云兇拳不打笑面沛公見羽鴻門似之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德稱其位無疚於心由是發於事業治道炳然而光明也如舜光天之下文王耿光於上下是也帝位之危有如虎尾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一柔介乎上下二體之間象辨君子觀上天下澤之象制爲

典禮辨別之如車服采章各有區等使不敢越分故諸侯則安於侯而請隧問鼎者無有也大夫則安於大夫而僭佾徹雍者無有也庶人則安於庶人而帝服后飾者無有也如是則上安其位而不敢有越位之思下安其分而不敢有非分之望此所以定民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者白也無私欲汚染之意初九陽剛安於在下不變所守處履之始而率素以往故无咎初未受飾曰素陽居陽爲行與上無應曰獨履者行而進之義素者居履之初初陽自葆未爲物遷履道第一義也以是而往必能守其所願之志而不變矣故无咎此是敎人出門第一步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履初爲素未交於物其質未染以素而往何求於世哉獨行
願謂自行其心而不願人之文繡也
此爻　君子以素位而行不願乎外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二剛中而在下无應乃无位而隱于物外者其胸中寵辱
不驚故有履道坦坦之象履道便是貞坦坦便是吉一說九
二居柔履中無應於上故爲幽人二臣位而言幽人蓋謂幽
靜潛移之人雖處富貴而寵辱不驚煕陟不聞坦然平易不
以榮名勢位亂其心者故能無入不自得所以爲幽人之貞
夫幽人之心亦猶人心也但幽人能自淸明寂然不動不爲
物遷耳誠齋謂張良近之按初无位二臣位卦之定序此爻
若作隱士看則同于初矣後說似優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幽人守貞而得吉是志在於道不以外物而自亂也
此爻　君子以內重而外輕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六三不中正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柔本無見事之明而
自以爲能視本無任事之才而自以爲能履所謂冥行錯履
也以此履乾必致見咥占者如是其凶可知象之不咥人自
全卦言爻之咥人就三言不曰武人爲大君而曰武人爲于
大君者三非君位彼見卦有五陽惟彼一陰志在統率諸陽
而爲之君履乾之責欲一身任之故象曰志剛而不知其身
之不中不正不可爲陽大之君也一說三以柔居剛王允而
欲乘乾血氣之勇甚武而欲有爲于吾君爲猶虞書汝爲之

爲謂以膂力之剛而效使令于大君也故爻言其凶而象止
言志剛誠齋以殷浩房琯之事當之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
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眇則明不足以燭微跛則行不足以致遠以柔居三處不當
位故凶以武人爲喩者非其人非其位衆其志如此也
此爻　君子以戒冥行取困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陽剛而乾體不中不正近九五剛決之君履危之道也
故亦爲履虎尾之象四多懼愬愬之象也六三以柔處剛是
柔而志剛故凶九四以剛處柔是剛而能柔而忠順小心能
愬愬恐懼以承剛暴之主初雖不得卽吉終得行其上進之

志而吉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剛而能柔是有才而能敬謹者故始雖危終得遂其進
此爻　君子以居寵思危罔不惟畏
九五夬履貞厲
夬與坦巽坦安於理夬動于氣九五剛中得位有可爲之資
下以說應又可遂其必爲之剛則於天下事必有決行而不
顧夬義理之安者故其象爲夬決然才常傷於所恃危多出
於所安以堯舜之聖而舍己從人以神禹而拜昌言古聖王
不敢任一己之見猶多方以咨詢其敢專決以行乎若自任
剛明決行不顧其履雖得正亦危道也胡氏曰九五剛中正
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何不可者而聖人猶以

夫履爲戒益慮順境愈不可不危懼也朱子曰夫履只是行得快雖合理的也有危厲

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戒夫履者以其正當尊位而剛决太過傷於所恃故雖正亦危誠齋謂去四凶非舜之剛莫剛于班有苗之師伐匈奴非漢武之勇莫勇于棄輪臺之地得此爻之旨矣

此爻　君子以思艱圖易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九履之終也考稽卜其後來也吉凶生於所履即其云爲動作間所行之善否而休祥之朕兆已於此可考而知大人無一事而無休祥但非心靜而明者不能自鑑耳若大視其履考其祥旋反于初自始至終其所履者盡善盡美毋無虧欠雖履成而素履幽貞之心如故不亦大善而吉乎李雪園曰視履即明行兩字隨動隨照杖頭指處有明眼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在上謂履終其旋未易能故元吉未易得若能得元吉于所履之終是大有慶也

此爻　君子以愼終於始

☷☰

泰小往大來吉亨

坤自下升上故曰往乾自上降下故曰來陽氣在天地間無一息不往來陽來即是陰往陽往即是陰來陽來則萬物通足而泰陽往則萬物消歇而否其實一陽而已卦體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卦變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皆小往大來也吉者得遂其進而無陰柔之傷所謂出入無疾也亨者得行其道而無掣肘之患所謂動而不括也占者有陽剛之德而當其時則如是矣薛文淸曰泰中有一半陽否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接處故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張湛虛曰自乾至履陰陽各三十畫乃泰以陰陽無過不及而成也大壯夬非不陽盛不如泰之安者以泰陰陽平也以陰陽平而大小內外得當也看泰卦只看一交字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地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先君臣以開泰也上下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君臣後天地以成泰也內陽外陰謂發

生長育之氣充塞宇宙而嚴凝肅殺之氣收斂不見也內健外順以陰陽之淑慝言謂造化氣之陽剛者爲健而陰柔者爲順也此二句造化之小往大來也陽爲君子在內而濟世安民之道長陰爲小人在外而蠹國害民之道消此三句人事之小往大來也朱子曰若論陰陽則須二氣交感若論君子小人則一分陰亦須消盡蘇子瞻曰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夬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爲最安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乾上坤下天地之位定坤上乾下天地之氣交他象皆稱君子泰獨稱后者幾繫於后也天地化之自然者曰道聖人裁而成之如察四時經九野之類道之當然者曰宜聖人輔而相之如因天時因地利之類相者助也民之生必賴君上教率輔翼之使遷善遠罪乃得遂其生養卽周官師保萬民之意民者坤也左右之者乾也謂左右夾輔使植立也坤上者民之情達於上乾下者左之右之之德達於下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初以陽剛在下時泰則志在上進初唱之而三陽和之引類而升如拔茅則其根牽連而起也根連曰茹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力協志以成天下之泰故彙征吉也征謂仕進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爲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在初四曰以其鄰小人與小人爲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四不曰吉初曰征吉者易爲君子謀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陽性行曰征陰性凝固曰貞志在外言三陽同志俱在於外而欲上進也彙征非植黨也君子志在天下皆欲左右斯民不在一身故也

此爻　君子以朝廷治則羣賢琛附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二陽剛得中上應乎五五柔順得中下應于二蓋博大明決至公無我王治泰而得中道者也凡易中言包者皆謂陽蓄泰之時人方安肆苟無含弘之度則必苛擾而不寧包荒者天下無全才泰道同仁无所不包如天之度不急治之非苛奸也姑從容以俟機會耳下三句正包荒之事泰之時人情習於久安苟無剛果之才必致廢弛而不振馮河者徒步涉河勇進直前用此振作有爲之人則事無不果斷無不革所以保泰也二居柔位故教之以勇不遐遺者泰之時幽遠之賢堅于上聞簡搜巖穴不以旣泰而遺之也朋亡者泰之時大道爲公事不牽于私曔人不黨于親故斷以大公無朋比也九二具包荒之量而有三者用人之大所以能合於六五中行之君共濟其泰則上下交而志同可以致光亨之事業而泰道成矣蒙引曰事各有箇中行蓋不能含容非中也當斷不斷非中也泄邇非中也忘遠亦非中也中者天理之當然恰好者爾析言之一事有一事之中合言之則統體一中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光者思慮明審而不昧于久遠之圖大者規模宏遠而不屑于近小之計朱子曰若不是心胸明豁的人如何做得故曰以光大

此爻　君子以用中圖治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乾體雖在下今將復歸于上坤體雖在上今將復歸于下蓋陽極而陰將至矣故爲戒曰无平不陂泰將極也无往不復否欲來也臨戒八月豐宜日中皆此意泰之九三其開元之末天寶之初乎占者於此若能惕然思艱而有備患預防之心居之以正而謹持盈守滿之道乃可常保其泰而无咎雖泰極而否乃理之必然而可信然不必預憂陂復之期惟

我所以處之之道則泰可常保而于食有福矣四三二爻位為食陽實者食人陰虛者食於人于食有福言祿之可保也益平陂往復天道之靡常艱貞勿恤人事之當盡若一委之天運則聖人之易可無作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九三居三陰下羣陰所依以接陽三將過中而陰往必復正天地交際之會故曰天地際也兩爻中孚字彼此相信正交之義

此爻　君子以思艱保泰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泰已過中則將變矣故三陰翩然下復不待誠命小人黨邪害正之志同惡相濟其勢則然故傳曰中心願誠齋謂蕭傅

須而恭顯薦貢禹九齡罷而林甫引國忠其此爻乎一說此正陰陽交泰之爻六四處泰過中以陰下交於陽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飛向內之象三柔在上皆陰虛不富象四不待富厚之力而能挾其同體之鄰相從而下者以三陰皆欲求陽故不待敎誠而能以之下孚於陽也夫陰能從陽所謂後得主也此所以為泰與來矣鮮曰爻不言吉凶者陰方向內其勢雖微然小人已來于內矣固不可言吉然上有以祉元吉之君上下交而志同未見世道之否又不可以言凶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離陽為失實三陰皆虛向下就實乃中心之願一說小人竊據高位固結其黨類以謀君子不待戒令而自孚也

此爻　君子宜慎防小人之進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陰柔居尊是泰主也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剛明之賢能倚任而信從之二以兌尚五以震歸如帝乙歸妹然王姬不自貴而貴其夫君人不自尊而尊其賢吉之道也本卦陰陽交泰陰居尊位而陽反在下故有此象靜而受福曰祉端拱坤順委天下於賢臣而已不勞則以之受祉大吉盡善謂成治泰之功也卦內外互為歸妹故以取象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所以能以祉元吉者由其以中道能任剛中之賢上下合而行其志願也二曰中行五曰中以行願上下皆中正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此爻　人主以任賢成泰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上六泰往而否來君子消而小人長如城之頹而復于隍隍城下河也此時人心離散不可收拾雖欲用師孰為之用雖欲告邑孰為之聽不能保之于未危而欲收之于既壞雖使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矣其東周傾懸之世乎蘇子瞻曰上六位正故曰貞然時已亂而以重陰處之則所謂貞者直固守其柔不敢動作而已豈能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乎故可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命不自上出而自下出命亂故復否此雖天命之固然亦人事之所致

此爻　君子以保邦于未危

䷋否之匪人

卦辭與卦名相連者惟否之匪人履虎尾同人于野艮其背自爲一例天地之氣交則萬物發生天地不交二氣隔塞不生萬物是無人道故曰匪人愚按泰則歸之天否則專歸之人昂然七尺心陽一亡是行屍耳匪人謂三綱淪九法斁而無人道

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大往小來陽往陰來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爲否然否之時雖不利君子之貞君子之貞不可無也貞乎不利所以爲君子也泰之君子以一身之亨亨天下否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時之否道之亨也來易以不利根上爲句言否之者

非人也天也所以占者不利然在君子惟當守正而已亦適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六爻相應何以不交以主陰也主小人也陰爲閉塞小人醜正故不交政令不行而天下亂故曰无邦猶云不成世道張子厚云古之人一邦不治則之一邦直至天下无邦可之則止有隱耳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泰言后道在上也否言君子道在下也儉非獨節儉而已謂斂德之耀若愚若拙使小人无忌心而後難可避也不可榮以祿謂不可得寵辱之幾法天地不交之象楊誠齋曰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避天下不可避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避未幾而誘之者至誘之所投難之所伏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蒙引云若聲光外見則人皆物色之而爵祿來矣夫爵祿之來禍之來也以小人之決不利于君子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否時三陰並進三陰在下皆爲小人惟初六之過未形易於從善苟能變其蔽賢之心而翻然爲薦賢之舉小人卽君子矣聖人以正勉之以吉亨動之蓋小人之進雖不可遏而小人之心或可回也一說泰之所拔者蘭也否之所拔者莠也所拔不同而牽連而進則一也君子難進故聖人于泰勉之以征小人易進而爲邪故聖人于否戒之以貞然亦戒君子之勿輕進也貞吉亨者以退爲吉于進以窮爲吉于亨也戒

君子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初應四貞於從乾以爲主是志在君也小人始進過惡未形尚可變爲君子故其志亦在君只向後利害趨避便鬬巳私耳君指九五

此爻　君子以不絕小人而勉之于初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泰二以天包地故爲包荒否二承乾故爲包承六二質則陰柔居則中正此小人而猶能包容承順乎君子者如是則名節可完身家可保小人之吉道也其在大人則當安守于否不爲所浼而後道亨曰大人否亨者見得否者君子之事小人固無所爲否也夫[illegible]爲小人者術易防而貌爲承順者最

可畏故小人而能承順乎君子君子則能優容之不斷不激使不覺潛爲我用是否塞之世而能亨通者此大人之妙用也特不可以其包承乎我而遂失其守耳訂詁云惡逆之小人雅順承之小人爲之也君子苟樂其順承而不虞其惡逆則未有不爲其所中而天下之事始不可爲矣夫小人之在下內蓄其邪外示其順而奈何惑之若包承不戒遂至包羞包羞不戒遂至剝膚防之能無豫乎若呂惠卿之于安石是已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二陰在下小人之羣也若大人不爲其羣所亂雖否而亨矣

此爻　君子以不失足於小人

六三包羞

六三成卦之主卽彖所謂匪人也害君子者小人所爲亦小人所羞三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于傷善而未能其心不無怍愧又以柔包之而不露故爲包羞之象歐陽公責高訥謂不復知人間羞恥事不日凶者以其包羞而未發也或云聖人不欲棄小人故以恥動之抑欲因其恥而善收之耳此正否還泰坤入乾之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才弱而位益高有愧于中才不足以當位故也

此爻　君子以貴乎知恥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此陽來之始濟否之漸乃天道好還之日也然亦須人事克盡而後否運可回九四陽剛有濟否之才又以陽居陰爲得中故其志易行占者得之則氣化將泰而有命可乘人亦合安而動无所咎于是乘天之休而疇類三陽或休或傾皆麗其祉之福也此爻正與泰九三相變泰曰无往不復此曰有命見陰陽往來反復在此二爻訂詁云人處逆時未有念命艱難坎坷則念命或以命慰或以命冀而鼓人之氣者亦或以命決若九四之所謂命聖人因厭亂之人心而鼓君子之氣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否爻至四而陽已復則天命人事相濟而志得行矣

此爻　君子以居易俟命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五陽剛中正居尊位時否時休與之道養與之優悠能以道

休息天下之否撥亂反正而致于泰大人之吉也否曰休有安舒以俟命之意然禍患每生于所忽必兢兢業業勿恃其否之已休而常有危亡之慮如此則致治保邦之道無所不至而國家磐安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互巽爲繩繫象桑之根最深固而又叢生故以爲堅固之象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秉德必須乘權方能休否故曰位正當

此爻　君子以安不忘危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傾覆去也否者泰之反體今傾之則乾下坤上而復泰矣上之時當傾九之剛能傾故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先否後喜以傾否爲先以喜泰爲後卽先天下而憂後天下

而樂之意休否猶是暫息其否傾否則舉否而盡去之矣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終則傾豈有長否之理正責成于人之意然必有陽剛之才而後能也
此爻　君子盡人事以迓天休

身易實義卷一終

身易實義卷之二　　嘉興沈廷勱撰

☰☲ 離下乾上　[illegible]陽貴其明　[illegible]故曰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一陰爲主上爲全乾此人人之天盡人可同故曰同人同貴公尤貴正惟五陽皆同不滯於一私爲同人于野之象此不是出野外去同人乃是借野之名喻其廓然無我如天宇四垂曠遠無私人無不同而無私昵偏黨之弊則同心者多協力者衆故亨天下既已大同則我之情無處不聯自無處不達何險阻之不可濟故利涉大川卦惟一陰乃五陽所欲同易流於不正惟二五中正相應其同乃君子之正道而非私意之合正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而自無不同者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三字衍文）

二以陰居陰得位也在下之中得中也二以柔中正應五之剛中正得中而應乎乾也此釋所以能同人之義道在我而合人心之同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同人之道貴于公而同人之功本于健今以天德行之則剛明正大而有于野之公是以亨且利涉同人雖以柔爲主而徒柔不能以同人曰乾行明非柔所能辦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不蔽於私之謂明不屈於欲之謂健內文明則能窮理而得大同之義外剛健則能克己而盡大同之道是乃道義之合而非朋比之私故曰君子正也

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君子指九五通指五剛天下之志指全體言唯君子爲能通上下五剛皆同乎二丙文明而外剛健可以通天下本明之德而合之以爲明可以通天下本健之德而合之以爲健今夫千萬炬而火不異者其光同也千萬人而心不異者其明同也人卽眾於物感而本明者自不可昧不可昧者離也不可異者乾也吾得其所爲正卽得其所爲通君子是以能通天下之志存疑云天下之人不同所同者此心天下之心不同所同者此理同人而出於正則吾此心此理天下亦此心此理寧有二乎所以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火與天同故曰與卽一與字而同之義自見天下之理本同而人不同者蓋因物情淆亂故也以無所不覆之大兼無所不照之明物斯同之矣今夫人以族聚而君子爲之類之使親疏貴賤各止其所而不紊物以羣分而君子爲之辨之使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而不雜二者皆審異之事審其異則致其同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初爲同人之始以剛居初而無繫應大公者也爲同人于門外之象凡人各立門戶則樹黨植私惟門外同人始無私暱之偏人指二雖出門而遇六二然初以無心相値非有心所係而有偏私者故无咎但猶不如于野之大同耳要知于門其象也非泥定出門外以同人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同人明于門爲出門也同人于黨故人得指其私而咎之若出門同人則公道得而人心服其同者剛感其誠而不同者亦諒其心矣又誰得而咎之哉

此爻　君子以同弗與異弗非

六二同人于宗吝

係應在五爲宗旣獨與五同是所主偏狹昵近而遺遠與于門正相反止同于宗人亦不廣矣非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故吝朱子以六二雖中正然有應於上只知款密卻無至公大同之心故有吝一說凡言嫌者其外應也凡言宗者其同體也二介初三兩陽之間爲同體其上應九五同正而于同體之宗親愛係戀亦自然之情倚合九五之正而從九三之不正則各爻所以致三之興戎來九五之大師也舊說以宗爲五則中正而應正同人所以亨者何言吝耶不知同人貴公而嫌私初以出門爲善二則專與上應不若初之無私故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曰于宗吝以見其利于于野也

此爻　君子以戒私交比附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三剛而不中上無正應急於求同忌六二應乎九五而欲刼之以同己又懼五之攻故伏戎于草莽之中而升高遠望以爲之備然義旣不正勢又不敵理詘氣餒故有三歲不興之象噫亦窮矣哉三與五隔三爻故曰三歲李隆山曰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不可以涉世也卦惟三四不言同人以其有爭心故不得以同稱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敵剛謂欲敵五三歲不興蓋屈于勢而不能行無可之也
此爻　君子以鬪非已有者徒勞無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剛不中正又無應與其志亦欲同二身居上體有乘墉攻下之象謂乘三以攻二也然以剛居柔爲能自反於理知攻二之非正而中止焉故有弗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改過遷善而吉項氏曰凡爻言不克者皆陽居陰位訟之九二九四同人之九四是也惟其弱故有訟有攻惟居陰故不克訟弗克攻朱子曰三四只是爭六二一陰御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二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便能反思義理繫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既乘其墉矣則非力不克攻也斷以義而弗攻是能用屈于義理而反于典則矣故吉也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
此爻　君子以貴知義而尚改過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二五剛柔中正相應本同心者也柰爲三四二陽所隔不得遂同五自以義直理勝不勝憤鬱故號咷然兩心既同終必得合從睽得合析喜倍常故後笑未得而號咷相求慕之切也已遇而笑說之至也大師克相遇謂三伏莽四乘墉皆強弗友之徒五必剛果獨斷用大師克之乃得與二相遇也下卦離此爻變亦離離爻曰歌曰嗟中孚象離曰或泣或歌旅上卦離曰先笑後號咷皆取火聲無常若泣若笑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蓋不能勝間隔之人則義理之同鮮有不爲所奪者故必藉大師之勢以伸其理使知二五實以中直合故三四不得而間也師莫大于直而兵爲小克莫難于私而險爲易五所以終克三也問同人中直何以相克呂涇野曰以直而不遇故相克耳
此爻　君子以强弗友剛克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卦取同人非絕人以爲同也上九非可同之地遠而無應無可同之人則絕人逃世而已故有于郊之象然雖不得二亦可遠於內之爭訟故其占爲无悔同人于野取其无所不同

同人于郊謂其荒僻無與同鄭四山曰舊說謂無與同則何以曰同人于郊乎上九處名位外無心於天下而與漭漠之流乎合于郊坰之外若巢由沮溺自相爲耦者然故曰志未得徐敬可曰易以野爲至大坤上日龍戰于野言陰氣至盛廓于無界也繫同人而首言于野猶言畛域悉化以無窮爲量云爾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同人之時以同人爲志者也同則亨而利涉既無所同誰與助益故言志未得正與通天下之志相反
此爻　君子以獨立無與

䷍

大有元亨

離明在上照臨萬物是所有之大也一陰得尊位大中而五陽宗之居尊能柔物之所與而繇爻之大皆六五之有也卦離明乾健應天時行故大善而亨通元者乾之德亨者明之用離乾合而爲卦之才故元亨如禮記云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卽元亨義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五以柔居尊位位陽得中故曰大中彖引云以大有之時而居尊位故其中亦爲大小上卦二陽下卦三陽一柔得五陽之應更無一陰以分之大有之義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健乾德也明離德也合而成五之德故曰剛健而文明五以柔而應二之剛應乎天也天者理之當然也當然處卽是時

無時而非文明之應無時而非剛健之行則有以敷憲天之政而勝於中有以盡制作之大而極其善是以大亨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爲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爲元亨盡元義也司馬君實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亡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天上安得有火蓋言日也日在天上下無不照是包含之義又爲揚善之理君子法焉以惡者人之本無惡雖未著必遏之於早使不得竊我之有善者人之本有善雖尚隱必揚之使著使得以輔我之有二者皆順天命之本然而已彙集之前皆起於賞罰之不明勸懲之不立故聖人於大有特著其義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有之時民物豐殖驕侈漸生故大有有易涉乎害之理初以陽處下陽則剛正而心有守下則處卑而志未盈是猶未變其敦本之心而動其驕奢之欲故未涉乎害而匪咎然使恃其无害而以易心處之咎斯集之矣惟艱則可保其大有而无咎此戒占者之辭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以初心未變驕侈未萌故不涉於害

此爻　君子以克艱保大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此人臣之大有也坤爲大輿輿本虛而有物載實其中則乾象也夫能勝任者必視其才九以陽居陰得中而承六五之倚任剛則能任大則能容故能文武兼資內外聽命而勝大有之任如強壯之車能載重物也有所往而如是則可以負荷其任佐六五虛中之君共濟大有之盛而无咎矣蓋以陽之實應陰之虛以其正中應五大中成五之有而又成五之大所以可任重行遠有攸往而无咎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車大則積多而不致損敗猶大德者無不堪任也伊尹任天下之重是以當此爻

此爻　君子以任重而成其大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下之上公侯象剛而得正凡可佐邦于大有之治者謀猷啓沃必竭誠而上獻之猶爲公者不敢私其富有而朝獻于天子然必有是德乃能用亨苟無剛正之德則雖有是位而不敢當九三之占矣一說覲畢而受王饗宴也春秋傳曰戰克而王饗若小人無剛正之德無君上之遇安能當此重典故有小人弗克之象劉念臺曰挾大車之載以靖獻于天子大人之業也以所學靖獻于亨義尤精楊誠齋曰公之于天子也何以驗其忠與否哉此心通塞而已跡遠而情邇身疎而心親此通于天子也不然源源而貢于外權邇而逝于中可謂忠乎此所謂小人弗克也亨者通也程此王說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均一有也公之則忠私之則害小人不知靖共之道惟私擁

其富有適足爲害而已

此爻　君子以不私其有

九四匪其彭无咎

九四近君位高而所事者六五柔中之君又率諸陽與之偕進勢不震而盛權不招而集若自有其盛咎必隨之惟思夫盛非吾之盛皆六五之所有則位雖逼而分不踰勢雖隆而心愈小上安下從斯无咎耳物忌滿盈九四離體能明此理不自處以盛故曰匪其彭无咎不然爲洪恭石顯之道慾而不能爲石慶之忠謹張安世之遠權勢能免禍敗耶鼓遽擊曰彭以喻其聲勢之盛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四入離體爲明知富有之時爲盈極將衰之勢又知近君之位爲嫌疑可畏之時明辨晳言知幾也苟不能辨晳迷于勢利以彭取敗矣

此爻　人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居柔虛中下應剛中之九二言厥孚者不惟九二有孚于五而上下之陽亦皆以誠信歸之其孚信自交固而不可解是恭以柔道致治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威如者坐撫盈成不嚴而尊詩云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威如之吉也大有時海宇盈寧人心易至玩弛故交之以孚尤須濟之以威猛厲之意常行于寬恕之中神武之威常寓于仁厚之內則天下之人不敢玩法以安肆而能保有其大矣孚者其本有威者其不足然惟孚斯服服斯威先王之明罰勅法董正

治官克詰戎兵是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五虛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應之是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徒孚無威慮其易而无備故利用威蘇子瞻曰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備生于不足六五餘于誠餘于明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撤彼之周防也斯爲至威

此爻　君子以威德並用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居大有之極盈盛將衰乃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高而不亢滿而不溢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如是則行合乎

天矣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增注云六五者一卦之主上
居卦終故于卦終言卦主之盛四陽在六五之下者皆應之
矣繫辭所謂人之所助也上一陽在上天之位也而亦應五
是天之祐五也繫辭所謂天之所助也吉以六五之德言五
有虛中之信而上九下從之是履信也五有麗剛之順而上
九謙巳不居下從六五是思順也又居五之上不敢自尚而
尚下四剛之賢與之合成剛健全體之天道故曰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非必之于天必之于自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吳無障曰大有之上盛極當衰何以吉乎由其順天合道故
天以其祐德之心易其必然之運宜衰而不衰也誰謂無所
自哉

此爻　君子以自求多福

䷎

謙亨君子有終

山之高而屈于地之下謙之象也內止則收斂不伐外順則
卑以下人謙之義也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今可以得亨
而後又當有終也必言君子者有終乃君子之道也君子才
德俱高只自視欿然終身處於不足則有餘者常在後而始
雖卑而終益尊始雖晦而終益光故有終也乾終亢坤終血
而謙能有終者一陽止於坤下不盡乾坤之用其用无窮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王氏曰天氣下降以濟萬物天之謙也而化育之功光明著
見則亨矣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而其氣上行以交
於天則亨矣艮有光明象天道光明如三光垂耀

天道虧盈而益謙

以天道言日中必昃月滿則缺是虧盈也如日初升如月未
望是益謙也

地道變盈而流謙

以地勢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

鬼神害盈而福謙

鬼神謂造化默司其柄如高明鬼瞰積善餘慶福善禍淫是
也

人道惡盈而好謙

盈滿高亢者人情多惡之柔遜謙讓者人情皆好之此以上
皆自然而然故曰道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以謙居尊則其德愈光天下莫能掩焉亦如天之光明也以
謙居卑則位雖下而德莫有踰之者亦如地之上行也此專
指九三爻言君子有終之義王輔嗣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
也動之所起生於利者也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為動者所
害處不競之地而為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無應乘
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為主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以高下卑以卑蘊高謙之象也人惟上人之心多
下人之心寡是以所施每失其平君子裒損其多不見在已
之有餘而滲自抑損猶降山之高而使之卑也增益其寡不
知在人之不足而必加稱揚猶升地之卑而使之高也于以

稱量物情多寡之宜而損益之使平此非強齊之使平也稱
物而施之得其中于義為平也如稅富以業賚征商以寬農
輓粟以濟饑移民以虛曠皆治一世使謙之道也程子曰此
身公共放在天地間與萬物一般看真快活哉自去其多則
不益人之寡而已自益又何所不平此克己之學也萬以忠
曰味一平字當下寂然波恬浪靜有萬物各止其所之象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以柔居下體之下謙而又謙故曰謙謙初爻變剛故稱君
子用涉與利涉不同用涉言用謙德以涉險難也初六陰柔
在下以能謙之貲執處下之道是謙而又謙之君子也其氣
以不盈而完其志以能斂而定占者用此道以涉難則圖謀
者協力者多茂不濟而得吉矣初六君子在下所謂卑而

不可踰者九三君子在上所謂尊而光者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楊誠齋曰盈日鋤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自牧猶言自處一
曰養也如牧牛羊使馴伏久而與之相忘不加箠策自無抵
觸之患矣

此爻 君子謙以濟難

六二鳴謙貞吉

二柔順中正謙德所孚名譽彰著蓄積中發外者占者能如
二之鳴謙則正而吉矣張湛虛曰六二以柔居大臣位能問
不能多問於寡周爰咨詢以鳴其求益之心乃出於中心之
誠然者故曰貞吉以鳴謙易外飾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中正之德實有得於中則自然著見於外而稱頌於人
非矯情干譽之比是以心無愧怍而泰然自得也

此爻 君子以恥聲聞過情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三以一陽主五陰更無陽以分其民卦所由成也文王彖辭
惟主九三一爻而言故周公爻辭不復易但推原其勞而言
其吉耳以為勞勞以言乎陽德之動也九三一陽為衆陰所
歸德位隆而功業著上下倚賴勞而有功猶安處下體自視
欿然故有勞謙之象君子之勞其剛也勞而不伐其謙也以
民終應坤終故曰有終誠齋曰周公公孫碩膚子儀功蓋天
下當之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陰為民五陰萬民象衆陰歸之曰服服非服其勞也服其勞
而能謙也

此爻 君子以無伐善施勞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四順而得正上而能下故无不利又乘剛近君居勞臣之
上功不過於九三而位則過之孫道也是不獨當橥謙抑予
心更當撝布其謙以示不自安之意則上嘉其謙下安其順
而利可永保矣藺相如之讓廉頗寇恂之屈賈復庶幾此爻
之義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上承謙主非謙則違事上之則下乘勞臣非謙則違御下之
則則者道之當然謙之法也

此爻　君子以不欲多上人。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五居尊位宜富而處柔中虛而不有正其謙也。四上其鄰惟不自富而行謙順故能得其心而用之以集天下之功益履帝位而能謙天下莫不歸心其從之者衆矣安藉富而以之五既得人之歸若其下有强固驕逆者則聲罪致討利用侵伐非尤師也人君必威德並著然後能服天下。所以戒夫謙柔太過不能自立者也故六。五獨不言謙无不利者謂不但侵伐之利其於凡事亦以徽柔懿恭得人所與而无不利豈漢高不如三子故能有三子兼天下之智合天下之勇豈往不利哉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言六五之利用侵伐是因其不服而征之。非以黷武。舜征有苗是也。

此爻　君子以威武濟其文德。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六二外比互震之一陽由中而鳴其謙於外上六下應互震之一陽自上而鳴其謙於下故亦曰鳴謙蓋六處柔極謙極有聞又下與卦主九三同德相應人之所與即用以行師亦无不利然陰柔无位才力不足則雖行師亦不能布昭聖武於天下僅可征己之邑國而已一說上六質柔最處於外不與內政但有虛名聲聞之謙志欲立功未能遂事其志未得但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然此特才位所限於謙德寧有損哉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胡雲峰曰象言志未得。卽邑國未順之意蓋未盡信從故也視二之中心得者有間矣。至於行師僅治其私邑視五之征不服者有間矣。然猶未至於凶悔者謙故也

此爻　君子以滿招損謙受益

☷☳

豫利建侯行師

豫安舒也一曰悅豫作樂殷薦是也一曰備豫凡事豫則立是也一曰佚豫謙輕而豫怠是也人能悅豫必始於備豫悅豫之極必至於佚豫然皆具安舒之意必合三說而義始全凡濟大事以得人心爲本此卦九四一陽爲動主上下羣陰皆應之上動下順動不違時衆皆悅服故爲和豫之義坤爲民四爲出震之長子建四爲侯。大得民矣坤爲師四爲帥師之丈人。以四行師順理而動不加無罪天下順之矣。故利建侯行師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四爲羣陰所應下之所以豫於上也陽動而上下順從陽志得行上之所以致其豫也。順積於先動成於後。故曰順以動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如者順而不違之謂言天地亦順以動如聖人而爲之也如宋景有君人之言三而熒惑退舍商高因雊雉修德殷道復興是也。不然逆尾大之勢而建侯必爲漢之吳楚逆舉國之諫而行師必爲秦之淮肥何利之有惟平素能順動斯得人心之和樂而利此二者猶言如豫之義天下無事不可爲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日月之晷刻無過差四時之氣候無愆忒天地之順動也刑清而民服不赦有罪不濫無辜聖人之順動也無不順動之天地亦無不順動之聖人此皆所以致豫之實理也

豫之時義大矣哉

時義言豫時底道理極大順動是也天地所以成化聖人所以成治皆不外此諸卦或言時義或言時用或只言時時其所遇也用其所致也義其所用也初無異義未有有時而無義有義而無用者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陽始潛閉地中雷以動之奮振其聲以鳴天地之和以發萬

物之生意先王象之作樂以揚祖德如清廟維天思文等篇俾聞樂以知德也冬至則以是樂殷薦之上帝而配以祖季秋則配以考焉殷盛也禮有殷奠樂由陽來雷地天地之交也調和諧合而樂興禮由陰作大澤天地之判也高下散殊而禮制故豫爲易中之樂履爲易中之禮

初六鳴豫凶

初上與四應四爲豫主得時主事初恃強援意得志滿遂張皇誇詡以鳴得意豫而自鳴者也聖人先憂後樂猶懼罔終始豫即鳴終將何極故凶如王伾王叔文用事而柳宗元劉禹錫輩互相推獎汲汲如狂是鳴豫也劉念臺曰豫之道可以養世不可以居身六爻皆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恃應而逞志意窮極不勝其懽而至於鳴必驕肆而致凶矣鳴謙則吉鳴豫則凶

此爻　君子以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逸豫之道易以溺人故豫諸爻皆溺於豫獨六二中正不係乎四處初與三之間介然獨立世利紛華泊無所好而處之超然甚安靜堅確介于石之象也介者幾也二陰居陰至靜而淸不染于欲惟見之明故守之定胸中無須臾凝滯故能見幾敏決不爲樂豫所動卽幾微稍有欲動而隨動隨覺不待晚悔故其占貞吉蓋衆人之慮淺故成而有渝其悟也在事後君子之識微故不退逸豫其覺也在幾先夫惟有介于石之明而後有不終日之決故象傳言中正而大傳言知幾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由其中正自守其介如石故能辨之蚤去之速

此爻　君子以知明守卧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而近于四見四爲羣陰所歸心羨之而目屬焉是趨時附勢以求富貴爲樂者占者得之便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致禍而有悔矣自古無惡人之權勢而不敗者也盱與介不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二中正三不中正故也惟明于致悔之端而勇于改過斯不致遲而有悔矣徐敬可曰盱豫心蕩於芬華而觸之日也目交焉而介忘矣以視不終日之機尤疾也悔卽隨之機之不停者如此矣一失足事不可知悔已遲矣剝可史遲乎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三不中不正故曰位不當
此爻 君子以去邪屏欲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以一陽爲坤上上下五陰應之以一剛而得衆柔之心衆陰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是使物各得其所而民皆由我以致豫正所謂剛應志行者占者遇此故爲大有得然所以陽處險非君位而衆皆悅之任危疑之地是必開誠布公以致天下之賢而无一毫疑忌之心則朋類合而從之賢才皆爲我用如髮總合于簪矣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天下由九四以得豫是君子之志所以大行也
此爻 君子以任賢勿貳

六五貞疾恒不死
古者有疾謂之不豫疾者豫之反也凡陽比陰見剝曰疾陰乘陽見逼亦曰疾六五以柔居尊沉溺于豫耽宴安之酖所以疾也此時衆心皆歸於四受制權臣五之顛危瀕于死亡有久疾而不愈之象然以所處得中故又有權失而位未亡之象即象而占可知矣一說六五所處得中故曰貞苟能因中自振操心危而慮患深戰兢惕畏以正自守則雖疾未全愈而可以不死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乘剛爲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名位未亡也劉念臺曰乘剛言美疢不如藥石也中未亡有生理焉
此爻 人主以中道自振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陰柔不正當豫極時耽於悅豫而不知反和樂者至此忘其終豫備者至此忘其始故爲昏冥已成之象然震爲動體若能翻然悔悟則冥不終冥故又爲冥豫雖成而有渝之象變則爲晉明出地上非冥矣明則知豫不可久耽荒溺中有變儀焉則改過遷善之道也无咎所謂震无咎者善補過也如楚莊聽伍舉之諫罷淫樂齊威因淳于之諷而行誅賞是也凡易中言渝者皆當以變卦觀之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言當速變
此爻 君子以勇于改過

䷐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諸爻皆非正應而各以陰隨陽相比故象爲隨隨取少女從長男而各亦取天下歸服爲義惟聖人能以天下之心爲心從欲於變聖治一天治也故亦曰元亨利貞又取已隨於人爲義凡人君從善臣下奉命學者從義皆隨也震動在下兌說在上則就所隨之處本大亨通然陽動陰說易致詭隨故必嚴絕勿親而利于貞正斯理順心安而得免淫比之咎耳恭惟初爲震主上爲兌主兩爻俱無係應則其動也无心其說也无情而得貞之道矣李隆山曰君子體陽剛之德以立于世要當使我能轉物而物自隨我不可使物得以轉我而我反隨物此所以無心於致人而自得一世之說隨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柔謂二爻上爻剛來下柔謂剛居初五而居于二上之下也卦凡三變皆剛下柔柔爲主而剛隨之剛下柔則說說則隨劉念臺曰剛上柔下分也有時而下柔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動而說所以隨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王肅本作隨之蓋隨易例也本義從之似不若從白文從程傳之自然說

嚮晦入息詳隨時作息可見

時動而動而無動之失時說而說而無說之失是之謂貞无咎隨時者即無適無莫之于天下所謂隨無故也我無心而時之所湊恰如此天下人心之同亦如此故曰天下隨時來矣鮮曰時者正而當其可也理在于上之隨下則隨其下理在下之隨上則隨其上泰則隨其時之泰否則隨其時之否禹稷顏回是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程傳曰君子隨時而動從宜適變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若不隨時即一聖人出百事都做了後來者便沒事做夫隨隨時也聖人不能違時故隨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發聲于震收聲于兌雷藏于澤動者之能靜也隨在于動欲其持以靜也日出爲嚮明日入爲嚮晦凡人情識未忘習心未洗雖終夜偃息只是驅逐不可謂之入宴息君子觀象以隨時衆寡小大隨時隨理以處之而此心寂然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趙清獻曰清夜安眠白晝閒是能宴息者也即如晝則自彊不息嚮晦則入內宴息人之精神不休歇則不能運用皆隨時之道也邵康節曰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劉念臺曰嚮晦而息乃所以生也入宴息安之至也夜之隨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善晝之隨也瞬有存息有養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十二時中無非隨也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爲成卦之主故曰官心主靜者也原無所隨奈震爲動主當隨之初隨時而動既有所隨則靜者已變其常不得如常時無所主之虛矣故曰官有渝占者遇此惟不爲私緣所引而發皆中節不失其廓然靜虛之正則可以獲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聞見日新集衆長衆善而可以有功蓋隨之時以有比爲私以敵應爲公出門戒其比二也交有功勉其趣四也二三偶象門越二三而交四陽與陽遇著反其初所謂正也楊誠齋曰舍御事艱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謀故成東征之功用訓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李德裕之賢故稔甘露之禍公則有功私則無功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楊慈湖曰官不可渝變今渝焉隨時之義也其事可變也其貞正之義不可變也故必從正則吉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出門交不牽于私暱故有功而不失交之正道

此爻　君子以事賢友仁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二雖應五而比于初又質柔而遠于正應遂暱于初初陽在

下才德未成小子象五陽在上又爲正應丈夫象舍老成而昵頑童非理之正故戒之蔡虛齋曰推言之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不忍而亂大謀貪近功而忘遠圖皆是也一說小子謂六三也陰爲小子易例也此卦震性上動以隨上爲是凡陽隨言交言孚陰隨言係陽有以自立而陰不足以自立也劉念臺曰凡隨以上從爲義二近三而遠五爲從邪去正之象二本中正而陰柔爲病在隨則然初陽猶懼其或渝況二陰乎誠齋謂豎子嬖八人而巫臣退避以遠罪郭子儀初信張曇而寮僚相率求去是已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出見紛華入聞道義並能兼乎戒人當專一從正也

此爻　君子戒從非以失是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四陽在上而近初陽在下而遠故三係四而失于初四亦更無他應其相與之情專故三之有求于四者無不得也得謂陰虛得陽實如建功立業皆謂之得此可謂明于取舍而得隨道之宜矣雖然以六居三以九居四皆不正也以不正相比必至於枉道詭隨故戒以利居貞居者弗隨之義言君子當以道自持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遂苟于所求也胡雲峰曰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失其所當失也失即是得捨以濟爲得病以上爲得六三之失乃所以爲得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三係乎四自謂隨得其人遂舍下之小子而不敢夫下從上豈隨貴隨之善也二狃于近而失五三志乎四而失初二三之得失見矣

此爻　君子以親賢遠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四以大臣近君與五同德者也居君側而初應三係二亦從之是天下之心皆隨于己也故曰有獲獲謂得民也爲大臣者當使恩威皆出于上衆心皆隨于君若權位太重人心從己挾震主之威冒獨把之嫌雖出于正亦不免危疑之凶矣幸互艮止其道光明必也誠積于中所信在道一以明哲處之則君嘉其誠而安于上民服其謙而安于下矣何咎之有程子謂非伊周則不能次如郭子儀功名蓋世而朝無疑忌是有孚而在道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四本無逆節但功高身危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如下文所云則无咎矣有孚在道者誠敬自盡使諒已之有功于君明哲之道也

此爻　人臣以无作威福

九五孚于嘉吉

九五陽剛中正爲衆爻所隨而五之應惟在其中正之六二故曰孚于嘉言其能獨孚于善也故吉婚禮曰嘉嘉耦曰配隨以從人爲義從人故多舍其正應而近是依初九從六二六三從九四是也九五陽剛居尊且得六二正應以己之正而信二之正以己之中而信二之中嘉言嘉猷無不信從故

曰孚于嘉以明君而任賢相如堯舜之于禹皋湯武之于伊
周此隨之至善者何吉如之或謂五無陰處隨之時五雖孚
安得无隨苟違卦德何以爲嘉堯舜舍己從人樂取人善聖
之隨也漢高從諫轉圜太宗導人使諫賢之隨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此爻　君子以思明良之盛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才位皆陰柔居隨之極其所以隨人者情義相維終始
無間是孚誠固結而不可解者故有拘係從維之象王者用
此誠意亨于西山則神亦隨之矣况于人乎一說上六柔居
隨極而應于三聯合上下之民以係于五其隨于五也固結
而不可解既如艮手之爲拘而係之又與之巽繩而維之謂

五之孚有以固結之而不解也明信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
爲用亨民堅于從君君堅于爲民此其象也吳草廬楊止菴
皆主此意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窮謂居隨之上積誠至于極處而無可加也

此爻　君子以至誠感神

䷑

蠱元亨利涉大川

卦艮上巽下以卦德論下卑巽而上苟止故爲蠱亂當復治
故其占當得元亨謂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致大亨也互兌大
川象互震利涉象蠱之時不可靜俟言當如震之奮發有爲
于險難中濟蠱也蓋久不用則蠱生天下久安則弊生蠱之
所以元亨以能飭之爾治亂曰亂治荒曰荒治蠱曰蠱蠱之
元亨全在人事上見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程傳曰治蠱之道當使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爲救弊
可久之道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
其將然也甲謂十之始事之端也程沙隨曰事物之始必飭
其終必蠱先後甲者屢提其始而飭蠱也錢啓新曰甲日以
中爻互震爲象先乎巽入有震三爻在其中爲能震動有爲
以飭于先而起下之巽後乎艮止有震三爻在其中爲能震
動有爲以飭于後而底上之止是爲先後三日之甲來矣鮮
曰文王圓圖艮巽夾震木于東之中故曰先甲後甲言巽先
于甲艮後于甲也巽卦言先庚後庚者伏羲圓圖艮巽夾兌

方于西之中故曰先庚後庚言巽先于庚艮後于庚也曰先
三後三者六爻也先三者下三爻也巽也後三者上三爻也
艮也夫蠱豈靜以俟其治蓋必歷涉艱難險阻以撥亂反正
知其先之三爻乃巽之柔懦所以成蠱則因其柔懦而矯之
以剛果知其後之三爻乃艮之止息所以成蠱則因其止息
而矯之以奮發斯可元亨而天下治矣以先甲用辛取自新
後甲用丁取叮嚀此說始乎鄭玄不成其說矣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王薇溪曰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無事而苟安則事生矣剛
在上有止息而無動作柔在下有巽順而無匡救則禍亂之
萌乃在已安已治之中所以成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蘇子瞻云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者言已蠱矣而能元亨則是天下已亂而復治也元亨非蠱有元亨之義正謂治蠱而得元亨耳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蠱之時當勇往以濟其險難是往有所事也以不事事而蠱治之必有所事故序卦曰事雜卦曰飭而彖傳則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自甲至癸始終循環天道自然之運行也聖人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爲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天行數也安則婾而危危則飭而安亂之終即爲治之始乃天人理數所必然者故曰天行呂涇野曰事

不謀始蠱之原也事不慮終蠱之流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兼始終而究之鮮不合于天道也來矣鮮曰成言乎艮者終也齊乎巽者始也故治蠱者必原其始必推其終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爲山所阻旋轉山下則風鬱矣蠱以風化風鬱則山木滿塗而蟲生敗壞摧落蠱象也天下之事不振作則風俗蠱壞君子以之振民使不惰取風在下而振動山木之象不培養則敎化不浹君子以之育德使不勦取山在上而涵育風氣之象振者作興其民育者培養己德此君子治蠱之事莫大于明德新民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治亂之成非一朝一夕之故必世而後見爻言父子兩世也初六以陰在下所應又柔不足治蠱但爲蠱初則蠱未深而事易濟有子考无咎言蓋愆也然至於蠱亦危矣不可以蠱未深而遂忽之必知危而戒済救豫防然後蠱無不治而考得終吉矣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子幹父蠱不承其事而承其意蓋欲處父於無過之地也夫積弊爲蠱子固不可以不幹而善蓋前愆父過尤不可彰故孝子貴於意承其心正惓惓也呂涇野曰臣子事君父何其小疵而救之況睹其迹乎察其邪思而止之況顯其名乎事已償而後諫其事雖濟考之志已傷矣忠孝者不爲也

此爻　君子以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二以剛居柔上應六五陰之尊者故有母象陰性暗而難開若遽然矯拂勢必不入宜婉曲善導陰用其幹旋全在巽以行權不露用剛之迹使之身正事治爲得中道不可貞謂不可自以爲正而堅守之也若矯拂太過而傷恩蠱雖濟亦不得爲孝子矣其能巽順將承幹之有漸者如周公之事成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又如平勃之于呂后狄公之于武后皆此意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得中道者謂不從令亦不傷恩

此爻　君子以幾諫不違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有巽之體又互震之始有動之悔觀意承微

承者殊矣故不免有拂戾之悔然在巽體雖剛亦順又三居陽位得正巽則可以制其剛正則可以救其不中故无大咎心悔曰悔人尤曰咎曰小悔則无大悔可知矣曰无大咎則有小咎可知矣子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存唐嗣以之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此爻　君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艮少男之下畫也重陰才弱年少不任家事是以徂于因循憚于變革不能于父蠱有所拯救裕者怠而委事之謂夫治蠱貴于剛尤尚其勇初之蠱未深故柔猶可幹四之蠱已深而復以重柔處之是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故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九三失之過故悔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失之不及故狂見吝由吉而趨凶也雖然寧為九三之過剛以幹事勿為六四之過柔以養患

此爻　君子以戒因循廢事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乃繼世之賢君也柔中尊位巳以用九二之賢臣而二以剛中承之相與勵精圖治以幹父之蠱遂用二之多譽以為父樂若一德相承然如太甲成王資本柔弱然能任伊周以成功而致問譽所謂譽則歸親能貽父母令名者也誠齋云用譽謂用其譽髦之臣承以衆賢之德也九二以五爲母六五又取子道可見易不可爲典要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有柔剛適中之德故能幹父用譽盖不承以才而承以德也

此爻　君子以用賢貽父母令名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有事之卦上九在位外則在事之外矣故不委質以事人王五也侯三也上與五比而不相係位與三應而不相應故曰不事王侯上位高不以王侯之事爲事而惟高潔以樂道故曰高尚其事是賢人君子潔守而不累于世務者也君子之出處其在事中則盡力經營操舉之謂而行其所當行其在事外則潔身以退體艮之義而止其所當止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此四皓嚴光之流與荷蓧晨門異矣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言上志清而不污是用舍惟時進退以道可以爲後世法則也

此爻　君子以可止則止

䷒

臨元亨利貞

臨取陽進而逼于陰也卦體二陽浸長以逼四陰故曰臨又臨乃居上臨下之稱二陽浸長于下而四陰在上臨之以俟其進亦稱臨也卦德內說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爲臨之善道故其占爲大亨而利于正言不可恃其既長而妄有作爲也臨進于復陽氣日盛由泰而大壯而夬勢必至乾故聖人亦以四德繫之羣邪退而君子之志行元亨也不用壯而守道合中利貞也然臨非能如乾之四德也亨貞而已故象云大亨以正

至于八月有凶

自建子之月一陽始生爲復至建未之月二陰長而爲遯凡八月遯者臨之正對陰長消陽故凶聖人方盛而慮衰故發有凶之戒使人思患預防先事而爲之備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浸漸也復一陽生至臨則二陽長而逼陰駸駸乎有不可禦之勢矣故曰剛浸而長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存主和平之謂說施爲當可之謂順皆言其從容不迫也二有剛中之德上有得君之助又言其相須而可爲也夫內不激而外无拂已剛中而上應之是亨非倖致乃理所當得貞非過慮乃理所當行臨陰之善備矣盖二陽方長雖未成乾

而已有乾之德必至於乾者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陽始生于復自復至遯凡八月歷時尚久而曰消不久者于方長時而告以將衰之理使預爲之備而勿委于天運之自然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濱而上有地是以高臨濺也地之臨澤陰則溢迫則潰寬則容君子居上臨民教之而意思无窮則義如兌澤之浸養之而容保无外則仁如坤地之廣此聖人之心无窮而聖人之治同覆載也

初九咸臨貞吉

臨與復相類不重應與只以陽長爲義故一陽來復以初爲

主而二三四五皆聚其体成卯咸卦之咸無心之感也陽長之始剛德方亨四陰皆在所臨之內乃臨之至善者故其占爲正而且吉占者得之必其所以爲臨者合於正道而無恃勢用威之事則能使人順應而得吉矣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以剛感順志行其正所謂正者自治之嚴而已又以其未當臨人之任但有志焉故曰志行正

此爻　君子以臨民必先自治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陽長漸盛偏臨四陰故亦爲咸臨之象此爻剛得中而勢上進則其舉動之當權力之臨比初不同陽剛獨擅而羣陰退聽所以吉而无不利盖初未得中未當臨陰之任宜固守

以待二則貞吉二得中已當臨陰之任其德其勢俱盛于初但率初陽以往則柔不能拒故曰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程傳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盖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若洪野日六五柔臨之主其命未必皆當如九二合我所學以從之豈曰感之以道哉來矣鮮曰孔子恐人疑此爻之吉乃說而順五之命故于小象曰二之吉利乃有剛中之德陽勢上進所以吉利也未順五之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此爻　君子以正直是與

六三陰柔不中正無可臨人而位則在上御物甘言好諂去臨君子而無實德也然剛長之時不爲甘說所聽適足以禦

陽剛之進哉雖甘亦无所利也大制行在我改過爲貴惟恐
惟修省以改其陰柔甘臨之失則剛浸而長三且爲剛矣此
咎所以不長也項平甫云六三以甘媚臨而无攸利見君子
之難說既憂之无咎見君子之易事其處已也嚴故不受不
正之媚其與人也寬故不治既憂之人亦可見二陽之用心
矣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陰居陽不當位故爲甘媚之態既憂以自改其過則始雖有
咎而咎不長也

此爻　君子以易事難說

六四至臨无咎

卦至四澤盡坤來地與澤切至親臨至臨之象六四柔順而

正與初正應兩正相孚道義相成意氣相洽自與初九剛正
之賢諄切孚契而臨之獨至非若外親而內疎也所以无咎
此大臣能任賢者宜聖人賛以位之當而非竊位蔽賢者與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四以柔而得正初以剛而得正是以志同道合而无咎惟其
位當也

此爻　君子以守正任賢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一人出而君天下自任者其智小任人者其智大五以柔中
順體居尊位而下應于九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于二虛己
之中以行二之剛中則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猷
是其所以爲臨者乃智之事而大君之所宜也聰明睿智足
以有臨吉可知矣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五有中德故能行二之中德合天下之知以爲知也理之正
當處便是中

此爻　人主以不自用而用人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爻乃坤上最高處敦象上六之所敦者二陽也故象曰志
在內上六身在事外乃能加志于浸長之陽念念親厚而始
終無替見五之知臨者二亦志在內之二見四之至臨者初
亦志在內之初惟恐其行[illegible]至惟恐其不能知是其處順之
極而能敦厚于四五之所臨則既有得乎同心之誼而又不
失乎答交之道吉而无咎者也楊誠齋曰君子病無志耳有

志矣無位亦可行也祁奚之庇叔向乃在請老之後非有位
也呂強之庇黨人乃無任事之柄非有力也最善發此爻之
義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內謂內卦二陽言六之志在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其意敦
篤念念不忘故吉

此爻　君子以親賢久敬

䷓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以上示下曰觀去聲　以下觀上曰觀平聲）

卦以四陰觀二陽爲天下觀化于大君之象觀感雖在人而
觀示實在我盥者凝神合漠之始其誠敬有不自知其所以
然者朱子曰祭祀無不薦者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

常持得道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用出則纖畢更過了無復有初意矣此言君子在上當以中正示人常存誠敬如盥之初則實德在內自形爲非儀而人咸仰之猶祭者致其盥灌之誠而未奉酒食以薦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大者陽也二剛之大爲四柔所觀而在其上故曰大觀在上五居君位其德順以宅心巽以制事而其觀示乎天下也行之以中立之以正而天下咸取法焉所謂建中于民表正萬邦者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惟五之有孚誠在物先敬在物外足以爲人所仰所謂建其

有極也故其下之三陰胥觀而化亦歸于中正所謂歸其有極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神道也天未嘗使四時而四時自若建中表正不大聲色聖人之神道也惟聖人默體其妙未嘗使天下而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此其自然觀感默順帝則有非尋常思議所及者故爲盥而不薦之義蒙引云即是下觀而化之極至處是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徧被萬物周觀之象先王體之爲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使同歸于中正之道亦若風行地上而物無不被也觀民如命太史陳詩命市納價之類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佚教以禮別奢如曹示之以儉儉如魏示之以禮皆所以爲觀也有孚顒若則觀之體立觀民設教則觀之用行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之言觀觀示也爻之言觀觀聖人之德也下之觀上以近陽爲明遠陽爲暗初六以陰居下去五最遠不能見九五中正之美故有童觀之象童蒙而無見也无咎言不足責也在小民原不足責以遠大之觀若在位者而亦如之則可羞吝矣自此以上眼界漸展境界亦異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謂下民自合如此乃小人之道也

此爻　君子以戒淺見而尚遠識

六二闚觀利女貞

三四五互艮爲門闕闚門內視也六二以陰柔居內間見未廣雖與五爲應亦安能觀九五之大觀哉僅若女子在門內而闚門外略見彷彿已耳然在女子見不踰閾乃女子之正故曰利女貞御事以東征爲鄭子路以正名爲迂皆女貞之見也初位陽故爲童二位陰故爲女童觀是茫然無所見小人日用而不知者闚觀是所見者小不見全體者言小人以勵君子言女貞以激丈夫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織紝是務酒食是議此女子之正道若丈夫志在四方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又得大君之應不能明見九五陽剛中正之道不亦醜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

此爻　君子以視遠惟明

生謂平生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其于九五大觀之君不必觀矣惟觀我之所行果能德無不孚于君行無不得于民則進若其德有未孚行有未達則退是所以通塞者在已而不在世也故曰觀我生進退李寄園云我實有生生之德則進而爲大人之利見退則存心于立達具此生理卽爲道未此未生卽非道故曰未失道此漆雕開我斯未信之意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徐伯魯曰行通而進則進非干時行塞而退則退非忘世何失道之有

此爻　君子以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五互艮體光明象天子之光巽門闕之中爲王國觀莫明于近四最近五凡君德之形于著作昭布于國者四皆見而知之觀國之光之象也諸侯朝貢于王曰賓九五陽剛中正爲觀主羣陰爭睹四以陰居柔承乘相得上下志合于是勸觀仕進乘時奮庸在此舉也故占者得此爲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言其志尚作賓于王朝也一說言上進以朝貢于王而爲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此爻　君子以有道則見

九五一卦之主居尊處正爲下四陰所觀象所謂中正以觀天下者則在九五已不待觀我生惟在占者得此則必反觀我之所行果能具此爻中正之德合於君子之道則可以示天下而无咎矣一說如觀風俗之美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已之善惡坤爲民我生謂下四陰觀本乾卦陰生至四惟九上二爻乾體猶在故五以下四陰爲我生觀我生卽觀民設教之意項平菴曰觀本是小人逐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爲小人觀君子之象勢實漸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如九五之居中履正上六之遯身在外僅可无咎耳不然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辭小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則非但君德備而民德亦歸于善故觀民卽所以觀我註云觀民之善否以自省察是已

此爻　君子以本身徵民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陽剛處上高而无位雖不當事任而道德爲天下觀仰亦君子之象也觀其生謂自觀一生所爲而皆君子則模範高而風厲廣斯无咎矣蓋我之身雖不爲天下所用而我之心豈以不在其位遂安然放意謂已無與于天下乎古人有身在江湖心存廊廟者田子方之在魏裴晉公之在綠野以之其字指占者言但是別人看去以占者爲其耳須知觀我觀其總是自觀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雖下得位然爲衆人所觀自待彌高自責彌重故必觀其所爲而皆君子乃得无咎是其志意何敢少安乎平謂安寧也此是據上九地位而推原其心劉念臺日觀至此猶不容自安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此爻　君子省心之功窮通一致

☲☳
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除間之卦也上下二陽而中虛頤象九四一爻梗于頤中必齧去之而後可合如天下國家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讒邪間隔其間必除去之而致治措刑自和合而亨也卦之德體象變威明得中故利用獄謂用治獄之道以去間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剛爻與柔爻均分既不失之太嚴亦不失之太寬能得中矣下震上離震則有以折天下之強梗明則有以斷天下之情僞動而明矣先之以電尙雷從電之明所以察獄雷之威所以決獄合而章矣折之惟欽恤之惟決不爲威屈不爲利誘者動之謂也折之惟精擬之惟當無輕而失之重無重而失之輕者明之謂也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至五得上卦之中是柔不徒柔得中以爲柔而不失之過柔五爲治獄之主以陰居陽雖不當位然中重于正因中可以求正故利用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明威並至有可以去間之義故曰噬嗑夫雷電震懼未必擊也而衆知畏焉明罰勅法蓋禁之于未犯也罰者一時所用法者平日所定一時所用之允當由其平日所定之信必使用法者毋敢任情以出入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在卦始罪小而刑輕但令屨校滅趾而已初在卦下趾象屨謂著于其足遮沒其趾也周官掌囚下罪梏足懲其非使不得行小人懲于薄刑而止其惡戒爲治者不可不禁之于微也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過必忽于微而至于著刑必寬于小而嚴于鉅道固然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不行者謂禁其行所以止其惡禁之于初也

此爻　君子以刑期無刑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爻取噬爲治獄之象取膚肉肺腊爲獄囚之象二柔中正而應于五用刑者也其刑易以服人如祭肉之膚肉柔脆易噬然乘者初剛是用刑于剛強之人則不免于心力辭說之煩在我雖有易噬之理在彼實有難噬之勢故必噬膚而至滅鼻纔得宜也故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徐幾曰他卦以乘剛爲危此柔中之吏反以乘剛爲宜故能片言折獄

此爻　君子以刑得中而民服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柔不中正無剛斷之才故有噬腊肉之象腊肉肉之堅

于陽者也肉象六之柔脂之則柔亦堅矣位剛故也三位居
于九乃用刑者然陰柔不中正刑人而人不服人怨懟悖逆
之致招怨毒然時當噬嗑所執者法雖小吝于義爲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刑決之位故所刑者難服而反遇其毒
此猶齒弱而噬堅者

此爻　君子以威過剛取怨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四以一卦言則爲間者也以爻言則大臣之剛任除間者
也胏爲火乾連骨之肉即獄也中畫之剛象之骨而連肉剛
之居柔象之四已過中用刑愈深如連骨之肉而又乾言難
噬也然以剛居柔得聽訟之宜人無不服故曰得金矢金取

剛矢取直周禮獄訟取鈞金束矢而後聽之欲難之使不輕
訟也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于果故戒以知難居
柔則守不固故戒以艱貞務期情法兩當喜怒無偏如是則
吉也楊誠齋曰噬之者誰也以九四剛直之大臣噬九四強
梗之大臣也居大臣之位而逼君者豈一人已哉舜與共讙
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惟舜與周公能去共讙管
蔡之強梗也故得金矢以鑽乾胏則骨去而肉可噬得剛直
以去強梗則惡去而治可通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未光謂四爲離初畫初明未暢也一曰利艱貞則吉者蓋恐
用刑之人有慢易偏私之心而未光大乃戒辭也

此爻　君子以剛明得情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五離明之主居尊位以治其下乃明斷而能服人者得黃金
人願入黃金以聽也一曰金作贖刑也黃中色金剛物五居
中是得中道也六五雖處中剛然貫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
愼危厲貞者純乎天理而无私偽者存乎危懼而無忽務使
權衡得當而出入允協則得无咎也凡相告者事小則出矢
事大則出金以於獄訟大小得兼理之故曰得金矢五君位
非大獄不敢以聞故曰得黃金此獄成告于王王聽之之事
也王特決成焉耳五柔而得中不以得情爲喜而以好生爲
心則下自無寃民故无咎也正象所謂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言能貞厲則刑之所用皆得其當也一說噬至五明動幾得
相當故言得當

此爻　君子以明德愼罰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居噬嗑之極爲用獄之終而猶有剛亢積惡怙終不悛
者致用重刑以治之古刑因桎上加梏以適市就刑故有負
荷至厚之械掩過其耳之象凶可知矣噬嗑中四爻皆用刑
者初上二爻皆受刑者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明罰物法人皆知警而此獨聾聵不悟積成其惡皆其本性
以致此正是黠醜語

此爻　君子以義刑義殺

賁亨小利有攸往

純離爲重明純艮爲光明兩者合而相賁故名賁天下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內離則質本剛而柔來其中文之陽得陰助愈可有爲故亨外艮則質本柔而剛來其上文之柔本無爲雖得陽助僅小利有攸往而已小利攸往亦爲亨但亨之下大以艮止于外有止而不過之義耳占者隨其身之所致而玩其當得之占可也

彖曰賁亨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先儒云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柔來文剛者損之二旣濟之五本九也今三上之六來而之二是以柔間剛也剛上文柔者損之三旣濟之上本六也今二五之九上居之是以剛間柔也天文以剛柔交錯言日月星辰自然推遷往來昭回雲漢是之謂天文人文以內文明外艮止言內主離柔之明德爲文外用艮剛之篤實爲止就五倫中燦然有禮以相接者文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以止也是之謂文明以止止者限而不過之謂人文燦然若不止于禮義則流蕩淫靡罔所底止矣其實各得其分正所以爲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觀者卽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觀三辰五行之象可以察四時之變卽卦變之陰陽交錯也觀三綱五常之典可以成天下之化卽卦德之文明以止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但能賁映草木而其明不能及遠君子體于此象小而庶政爲明所及者則修明之大而折獄爲明所不及者則无敢折焉明象離无敢折象止惟其內明而外止所以但能明庶政而无敢折獄訂詁云呂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苟恃其明察而刻覈者曰深文矣鍛鍊者曰文致矣致法者曰文綱弄法者曰舞文治獄之多寃未有不起于文者此皆賁心深之也君子之无敢折獄何法法火之止于麓也艮象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自賁于下爲賁其趾之象賁趾者剛德明體能以踐履自賁其所行而不以乘車爲賁也剛則不屈于物欲明則灼見夫義理自能守道全節內重而見外之輕矣古恬退者安步以當車其此義與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守爲下之道決于義弗可乘也剛則守義固明則見義真

此爻　君子以道充爲貴

六二賁其須

二柔居中正三剛而得正二三皆无應與勢必相倚故二附三而動如須附頤而動容儀始有可觀夫須之美自然之文也不待外物而賁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于陽陰陽合而賁始成戒人不可以弱才而獨任以自專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陰柔不能自興必附上之陽剛始能與上同興起文明之盛

此爻　君子以從陽得主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三以二柔來文一剛得陰之助以爲賁質爲主而文輔之賁之盛也故云賁如濡如之象然助陽者陰溺陽者亦陰況三與四二非正乃相比而成賁者又陽附陰中以二陰文一陽恐爲所勝故戒以永貞蓋九三本貞而教之以永其貞謂不溺于所安也貞則莫之能陵使文雖盛而不離其質乃吉也楊誠齋曰詩云六轡如濡言光潤之至也夫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壞今賁飾之文如濡之著夫何爲哉永貞固以守之而已矣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籍去則周衰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文太盛勢必至於滅質斯謂之陵終莫之陵陽能自勝也呂涇野曰適意之地易喪所守合志之徒易溺所好永貞而處二四之閒賁如濡如亦何傷乎

此爻　君子以文有其質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以初之應爲賁苟得其賁則初上文柔而得所助矣奈爲九三所隔而不得賁所謂賁如者皤如矣言不成其賁故人無飾馬亦無飾也然四下求初九正應之切心如飛翰之疾不以三之隔而遂已自九三而言則剛正非爲寇者自四與初應爲三所間而言則寇矣蓋三特以地近而欲與四爲婚媾耳夫求在彼而應與不應在我顧我之自守何如耳四求初之心既切必能守正以拒三究之正應自合則婚媾成而无尤得所賁矣文質相爲匹配如夫婦然故曰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與初九正應而下比九三所居之位似有嫌疑以致三之來求故曰當位疑然四終不與三爲婚媾則人始雖疑之終不尤之也

此爻　君子以物不可以苟合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以柔中主賁敦本尚實不以繁華爲賁而以樸素爲賁故有賁于丘園象敦樸者用財必儉故有束帛戔戔象居尊位而賁丘園有學爲老圃之意非大人之道故未免于吝然禮奢寧儉有富家之吉無不節之嗟故終吉高忠憲曰賁五不言君位而言山林寒素之賁天下之至貴者不在富貴也楊誠齋曰六五文明以止之君下賁丘園高蹈之士將以幣帛招致之然日吝終吉者幣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于非其人然後施之惟其人矣吝故榮榮故喜賢者榮之而畢

赴喜孰大焉（三說其義各異）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世方逐末獨能反本此世道之慶喜也

此爻　君子以挽文勝之弊

上九白賁无咎

白賁以白爲賁也上九賁極返本復于無色尚志守素來天下之文惡反諸太乙之初視五爲益淳矣象所謂文明以止者也故有以白爲賁之象繫言云賁自泰變者也泰之九二升在上而文二柔泰之上六降在下而文二剛賁極當變文窮反質賁復爲泰以還其初則三剛三柔皆守其質而不相文所謂白也文返于質則不至于弊故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高忠憲曰自賁還其初也故曰得志聖人所謂得志者如此可思矣蔡言云上復反爲泰之九二故得志

此爻　君子以還醇返樸

䷖

剝不利有攸往

五陰上進陽將消落故曰剝此卦小人盛而君子孤非可有爲之時又內坤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陰往則盡陽陽往則自盡君子何可有所往哉但可止而无爲謙身晦迹恬約待時君子所以御剝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剝陽剝也言柔進于陽變剛爲柔也自一柔變剛爲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更進則盡變而爲坤矣變盡則盡

反其所爲君子悉爲小人天下之事有不忍言者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有順止之象君子于止之中用順之道尚消息盈虛如陰方息而陽方消而虛此乃天理之流行惟當順時而止所以不往也順止二字所以固陽即所以勝陰君子舒徐容與以陰培我正人之氣此碩果不食所以基七日之復也若憤羣陰之進盡力以抗之則熙寧元豐之事可鑒矣觀象坤順艮止觀其象故止也天行謂合于天行之運苟不之尚則違天矣楊誠齋曰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解黨禍者陳延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本高于地或頹落而附于地剝象也地厚于下則山安于上民厚于下則君安于上故居上厚下者所以安已之位也君子于此剝時在御小人上用力不使成禍只在民上委曲培養省刑薄斂本固邦寧皆厚下安宅之事蔡虛齋曰卦以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也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生民也下剝上者成剝之義上厚下者治剝之道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之初六即姤之初六也陰消陽自下始五月姤之一陰始消一陽于下猶剝牀而先及其足也陰自下進如小人雖未至大君子而已奪其權漸消蔑于貞正乃君子之內也一說蔑貞蔑其心也惡莫大于傷善故按以蔑貞之罪而斷其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以陰浸沒陽于下也此小人妨賢之始

此爻　君子貴辯奸於始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謂牀身之下足之上牀之幹也剝之六二即遯之六二剝陽至下卦之中猶自牀足剝至于幹也牀有辨國有幹大臣國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辨愈蔑于正凶于家國也此小人進爲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其罷九齡相林甫之日乎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二之應在五五亦陰也又上六一陽孤且外則是陰之黨與猶未盛也有幸之之意

此爻　人主以別忠邪

六三剝之无咎

六三與上九應衆陰方剝陽而三獨應之是小人中之君子與上下四陰之志不相同故象曰上下失夫去上下四陰之黨而從上之止小人從此不長雖進失其私羣實見取于公論无咎之道也其東漢之呂強乎剝之无咎謂剝卦之无咎僅此耳一說六三獨與上應是能絶去其陰黨者亦通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三與上下諸陰相失不黨邪以害君子猶坤以喪朋稱慶也

此爻　小人以渙羣歸正

六四剝牀以膚凶

初爲牀足二爲牀辨三爲牀上人所臥處四則人之身也曰剝牀以膚言羣陰剝牀而上及于人之肌膚也四位逼于五小人近尊四陰自下而進黨日衆勢日成災其君必矣其莽卓操懿權盛之日乎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此爻　君子以防君側之惡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六五羣陰之類亦羣陰之主柔中居尊而上承陽故取后象五既得中又切近于陽故能以艮之止自止坤之順順陽以羣陰而進承乎上以受制于陽如后率下統類以衆妾進御而得均被寵愛于王若貫魚然此于陰陰利于陽陽利矣其從陽故古得之者无不利剝六五本是羣小之魁而周公就后妃說者別取一義以立教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五本以陰剝陽今能長率羣陰以聽命于陽則君子亦不必

追論其初而嘉與維新矣終无尤也

此爻　君子以頤德閑家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陽爲大艮爲果爲蓏衆陽皆變陰而上九一爻猶得獨存如碩大之果在樹而幸不爲人所食所以然者陽無終絶之理數故也不有剝上之果安得復初之仁不特全乾之心亦欲扶是而貞下起元之復亦于是乎發矣五陰在下民也爲與君子在上爲衆陰所戴爲得與上九一陽之覆羣陰有如廬然留君子在上猶能覆蔭小人此非君子之庇而貫小人之廬苟以剝盡爲快是不特正人無所芘庇而小人亦無容身之所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小人亦難獨存如曹節李林甫蔡京之類是已蔡虛齋曰得與剝廬二義不並行若君子得輿則小人亦得其廬矣若小人剝廬則君子亦失其輿矣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白公之亂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輿而民所載之效也惡來亡商尹氏亡周斯高亡秦此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之效也

此爻　人主以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自剝而坤陽已盡矣然窮於上則復於下无間可容息此所謂環中趣也此時由靜之動一元生意向上邊去生機不已故亨入謂陽生于內出謂陽長于外凡陽比陰爲陰所剝爲

疾今陽出陰從微陽生長无害之者故无疾臨泰丑至故曰朋來而陽无私應也故无咎而其所以然者以其順而動故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消長之道反復迭至五月姤卦一陰始生歷七爻之變而一陽始復自陰生至陽復於卦歷七爻於時爲七日此乃天道之行自然而然如人往之有返行之有復故云七日來復也休齋曰論氣之消息則小雪以前十五日尚有十五分未盡之陽已後十五日已有十五分復生之陽方盡于小雪日之亥時旋生于次日之子時其消息之間直是无毫髮間斷孰謂十月純坤而盡无陽哉惟是大雪冬至十一月中陽生方滿三十分始成一陽之體而後爲復耳孔仲達曰案輔

嗣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乃舊解謂七日當作七月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康成引易緯之説建亥之月純陰用事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也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驗而諸儒背之可乎

彖曰復亨剛反

一陽復返于内貞下之元也從前閉塞今始同來剛一反即是陽德亨通君子道長之時故云復亨剛反剛反與剛長不同剛反原其始剛長要其終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以卦德言一陽初動于下而以順進于上是動而以順行也言凡所動作相時度勢不激不驟順理以行所以善其動也是以其始也一陽自出而入而无凌遽之疾其既也衆陽引類而進亦附我之順動而牽復焉何咎之有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自姤一陰生歷遯否觀剝坤以至於復凡七爻而陽始生故云七日乃天道自然之運行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一陽雖微其勢則長五陰雖衆其勢則消由臨泰以至乾一皆陽剛用事此時尚不畜而大有爲安需乎故稱利往以决之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以生物爲心一向窮陰閉塞生意幾不可見矣至十一

月一陽復于下則生意始發露其端倪故程傳曰先儒以靜爲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不曰動而曰動之端見天地生物之心无息可閒特于是而見其端耳朱子曰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程子謂動可以見天地之心然靜正可以體天地之心蒙引云非是指復爲天地之心復乃見天地之心也見字要得親切叅義云天地之心亙古无間也而以爲必因復而後見則亦有不可見之時矣其不可見者非天地之心有時而无也蓋自人之所見言之也邵康節詩曰冬至子之半只是晚人以陽復時候所在天心无改移此乃指欲動之間而言之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時未有聲色臭味之可聞可見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希者前音已歇後音欲動而未動也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言所以爲復者端的在于此時

朱子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此以至日言萬戶千門次第開識得无中含有處靜中動中許君親見伏羲來蘇東坡曰意之所向謂之心方其消也五行而不足乃其長也甫一而有餘繫辭曰復小而辨于物小者些子靈妙即道心惟微之微以一陽言物謂物欲以五陰言者言物欲不得溷也又曰復以自知此知即乾知大始之知是眞知也一念自知則惺然常存見即人所不見之見是眞見也天地之心即聖人之心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一陽初生于地中未能爲雷雷則陽道盛矣此爲微陽始復之時蒙引云一陽初動但未離乎地耳故爲復若說得不仔細却是收聲之雷不是陽復之象矣雷在地中靜之終動之始也故聖人教人安靜以養初動之陽至日閉關之象商旅

出塗皆坤衆馳騖之人雷聲寂在淵默坤衆順以卑居能使功利衆夫囂絕而不馳商旅不行之象一陽爲元后一陽始拱于內五陰順治于外恭己無爲自上至下皆安靜以養微陽欲其斂之固而發之大也后不省方之象劉念臺曰先王閉關返視卻聽嚴出入也商旅不行屏一切酬酢應感也不省方者屏一切心也是故君子無日而非至日也無時而非至時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剝于上旋復于下復之最先者也故其象爲不遠復不遠者幾動于心而即覺其過隨覺隨消不待形之身見之事而後爲復也无祇悔言不至于悔也元始也謂復于念未動之始故元吉也張南軒曰復震體也微動之時也當是時而能復焉則夫无妄不遠矣及其守之固居之安則纖毫不萌即无妄也即誠也即天之道聖人之心也楊誠齋云動生于心復亦生于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君子以此修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楊敬仲云意起爲過不繼爲復不繼者不再起也是謂不遠復若意起不已繼繼益滋後雖能復非不遠復矣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人心萬端纖纖不自相續念慮開雖或小有過差而其歉然不自安之意已萌于中即復卦之下一畫也若能不遠而復人欲盡天理還而身以之而修矣羅近溪曰以修身也明不遠復是個反身而求轆轆著在肉上方復得來

此爻　君子察隱微以慎獨

六二休復吉

復以初之一陽來復言之也故自二以上五復字皆指初六二得位處中能近初九而身下之資其善以自益不待困心衡慮而靜可復爲休復之象休字最好靜也順也後而得无下也一作即復當下休即當下復復之休美者也卦惟初九一爻爲陽二非陽而能下之則陰變而爲陽小人變而爲君子而復之六二亦變而爲歸之九二矣何吉如之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剛復于下二能親而下之從之而復是以吉楊誠齋曰不有初九克已之仁人則六二无輔仁之友不有六二降心于仁人則六二无求仁之益故微曾子于夏不聞喪明之罪徵子游曾子不察聚衆之過

此爻　君子以友輔仁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三以不中處動出入于理欲之界操持不定復而不固以致屢失屢復屢失故危非頻復之危也過在失而不在復危而无咎者惟能復故于義无咎也聖人危其頻失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曰无咎以勸之雖頻而猶知有復不至如迷復之凶此亦操心之危而能然也可謂善補過者矣故不諱其頻復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雖可危然復善則能補過故于義无咎

此爻 君子以戒日月至者

六四中行獨復

四處五陰之中故曰中行又以陰居陰得正雖在陰黨而獨應乎初以復為事故曰獨復可謂喪朋得其主者也謂之獨者惺然獨覺獨往不從外得不狥衆見難之之辭也復六四即剝六三故皆以離類從陽取義此中行不同他爻中行言在羣陰中行而獨能從善以應於初也施易修曰不言吉者正在獨字見得處羣陰之中獨與初應決非羣陰之所喜耳實是大冬嚴雪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故象曰從道可與不遠復同功其惟周孔之陳良乎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居中得正者道也應一陽之君子亦道也從初之陽道故曰從道

此爻 君子以喪朋有慶

六五敦復无悔

六五居尊而有中順之德中則立心行已自无偏陂順則應事接物動皆循理故其為復也善心常存善行常篤夫履中而下順于一陽惟其操存之固不以攻取移不以始終易敦固于復而無得失之累占者如之无悔之道也始終無間曰敦言善行之固也其反身之湯武乎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二之下仁五之從道皆因初而復非自成也六五有中德中以成其心則存于內者無一念之不中矣中以成其身則發于外者無一事之不中矣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成考成也

此爻 君子以誠者自成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坤為迷迷復者昏迷于利欲而不能振拔以復于善也以陰柔居復之終去初最遠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中而無改過之勇陰拗抗執不以從陽為復而以怙終為復凶于一身則天災人眚之畢集凶于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十年者土數成于十終无能復之時也不克征者不能雪其恥也復卦何以言行師以其敵陽也陽初復陰極盛正龍戰于野之時故也劉念臺曰迷未嘗不復也而不勝其迷以致災眚備至何凶如之此所謂遠復者乎夫近復固可喜而遠復尤大可幸及其成功一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陽宰物而不宰于物君道也君心一迷則反其常道矣文辭不專指君道而象傳獨言反君道者人君迷復其反道為尤

大也
此爻　君子以警怙終而尚改過

䷘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卦自遯變九來居初則內實矣又爲震主則動實矣以陽剛之正易去初柔之不正爲去妄存誠之義故曰无妄妄乃意必固我之總名凡乍起乍滅而非眞實者皆妄也无妄則誠動以天爲无妄謂乾之剛以動也忘私任眞本天自然而无一毫期望之心故曰實理自然一有期望之心則非實理自然而爲有妄矣无妄所以元亨利在貞而已若匪正則有眚正妄動爲累也蓋匪正而欲有所往則是爲人欲所使亂想流佚動而失眞往必不免于過尤何利之有不利攸往謂空

靜定也然靜非頑冥如事物來感理所當應若此心頑然不動則雖无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此无妄之妄也卦辭是一正一反爲占者設故用戒之非是无妄後又有不正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震剛得乾剛初爻自外而來居下卦之內爲震之主故曰爲主于內主字最有力誠能作主于內妄自然无矣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初剛自乾來而主于內所主之剛不因動而移故曰健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動無不通全體天命之通故元亨動無不正全體天命之正故利貞此聖人純乎自然之心乃維天賦于本然之正命也命即誠即无妄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夫人之心一天之命本是无妄故動以天則无所往而不亨若以匪正往即違天命本然之正寸步悉妄矣又何所之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遍行于天下而無一物之不與陽氣四達物物之天因雷而動震動發生物物皆以天動而各正其性命故曰物與无妄今人一聞雷聲不覺此心震動邪念盡消蓋人之本性元是无妄自染于習而始有妄今一聞雷而各正无私是物物而與以无妄也然天能與物以性而不能壽其性聖人代天理物惟以我之一誠无妄者對時有物使皆不失其實理之自然贊化育參天地是亦聖人之雷行使各正性命而還其无妄如天與之无妄矣對時猶言順時

初九无妄往吉

初正陽剛爲主于內者最初一念動以天不雜以人不牽于係應之私自得夫所往之正故吉蓋率性而往動與天合初之往即是无妄非以无妄往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象言不利攸往匪正之往也此言往吉无妄之往也以无妄而往則純是眞誠動物人感而化故得志

此爻　君子以寂不動而感遂通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二中正應五本是利往然无妄卦中獨不取應處其有所繫著也不耕不菑謂其无所爲於前也不穫不畬謂其无所冀于後也夫時至事起邀之而未必得置之而未必失即如

農夫治田。當耕菑而耕菑。既已盡其人事矣。而始終無較計之心。占者能如六二之無所爲而爲。無在而非一眞无妄。然後可同于初之往而利有攸往耳。纂言云。有攸往者往應五也。將求陽剛之實以益己也。而求之之心則私矣。必也先自絕其有求之心。後自獲其有益之實。言能如此則所往乃爲无咎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富謂陽實。未富言非計其富而爲之也。楊慈湖曰。未富者中虛無實之謂。因不耕穫而發此義。孔子無意必固我。皆所以攻其害道者使虛也

此爻　君子以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楊誠齋曰。災自我來。自我得。此有妄之災。非我來而我得。此无妄之災。如行人牽牛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此非无妄之災乎。故仲尼被圍貌似陽貨也。不疑償金偶與亡金者同舍也。无妄而災。六三可以無愧矣。六三處不得正。故其占無故而有災。君子亦順受之而已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徐敬可曰可欲之境無非妄。妄見其有或繫之牛也。遷逝不停。得者不知爲誰。行人之得也。勢擽橫生。膠滯不釋。邑人之災也。夫子象意就妄破妄。淡語以醒之也

此爻　君子以直木先伐全壁受疑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有能守之資。下無應與。無可爲之勢。故得此占者可固守其剛貞而勿動。則无咎。四位不正。但宜恬退以俟。而不可有爲。故戒之以貞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天命无妄。我之固有。可貞。謂固守其陽剛之道。則可以有之而不失矣。无妄以剛實無應言

此爻　君子以守我當然斯合天自然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五正所稱剛中而應者。而六二又以中正承之于下。君臣相合。上下交修。寧有疾乎。設或有疾。而中外之變起于不虞。則是无妄之疾也。五惟一順其天命之正。而以無心應之。如太虛雲影。自去自來。靜以鎮之。久則自定。豈足病哉。凡病者必愁慘而不樂。如將瘵也。神必自喜。故云勿藥有喜。易以陰陽

相遇之正爲喜。五以剛健中正而應柔順中正。固无得疾之理。爻意不過謂如五而有疾。乃无妄之疾耳。疾非自取也。若藥之則無事生事。乃是淪其无妄而遷于妄矣。易以柔剛爲藥。疾如文王羑里。周公流言。皆疾也。但處之得當。則不藥自愈耳。纂言云。疾者以外物之應能爲內心之病也。然常人之應物外物一接而已心從之。此有妄之疾也。聖人應物其心湛然如明鏡止水。物來則照。動而無動。雖應而未嘗應。此无妄之疾也。徐敬可曰乾體之中無大過也。過斯覺。覺斯已。懲艾過當。藥反爲疾。一片雪花輕著水。冥冥不復省。濟淳得斯旨矣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陳東涯曰藥以治疾。无致疾之由而藥之。是爲試藥。不可也

楊誠齋曰秦人以未富強爲疾補之以商鞅之烏喙晉人以未清虛爲疾下之以王衍之甘遂藥可漫試乎哉

此爻　君子以愼疾養心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居乾體純乎天矣宜无妄也然居震動乾健之極過中不正又與六三震足爲應不當行而行故戒之曰无妄行夫无妄之德動而健未嘗禁其行也然必動而不妄乃許其動如初在動始故往吉上處窮極已無可往所當靜守乃不可行而行即匪正有眚矣如唐太宗高麗之師唐明皇雲南之師皆不能持終者也故曰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乾之窮窮極而不可行謂其處時之極非謂其无妄之

極也行而曰窮即欲往何之之意胡雲峰曰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

此爻　君子以貞遯愼終

䷙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艮陽在上以其止止乾故曰畜巽柔而入陽專其入而止故曰小艮剛而止陽畏其剛而止故曰大夫乾天德也爻取于畜蓋懼其過銳過剛故畜焉以栽之此聖人陶鑄天下之妙機也上九一爻當之乾在大畜爲賢才乾體銳進不歷艱貞其識不淡不受謝抑其氣不定古之命士四十始仕利貞也

占得此卦利于蘊畜以正使德業皆醇不流于異端曲學由是推其所畜以見於用則以不食于家爲吉而利於施爲於時以濟天下之艱難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內乾剛存諸中者德性堅強而私欲不撓外艮則見諸外者莊嚴篤實而光輝宣著所以成蘊畜之大大畜所重在艮上一爻曰篤實艮一陽之所以能畜也曰輝光陽能畜諸中而見諸外也朝日爲暉日中爲光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上九剛德於上而獨嘉尚於下之三陽同德故也夫下三陽之所以可尚者惟其健也然健而不知止斯過矣發揚者戒其太猛精進者戒其太銳止健之所以大正也兩陽不能

以相畜故畜陽者必陰然徒陰則柔弱而不能畜故止畜者必陽是能止健者乃一剛之上九爲之而非二柔之小者爲之也本義以卦變言卦自需來九自五而上故曰剛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下之故曰尚賢以卦德言能明法禁姦故曰止健三者皆不可不正故曰大正

不家食吉養賢也

此以卦體言之所養者乃下三陽之賢而有蘊畜者學至君求宜食祿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六五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乾本知險又有健力加以止健之養故能乘時出而濟險天者時也其設施措置合乎時宜是行與天合而濟險不難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雖包地然山之空曠處皆天其四畔廻合磅礴蔽虧若將藴天其中而有之者此容畜至大之象人心方寸之虛而五車九庫千言萬行靡不誌記猶天之大而無不該也夫所畜之大必自聞見而來君子迹稽遺訓因言以觀其心考跡以觀其用于是以心體之以身驗之則先覺之德皆我之德而所畜者大矣以畜其德豈博洽之謂哉

初九有厲利已

乾三爻皆取被止爲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爲義初剛躁上進六四雖相應然在大畜則相應反爲相畜而不可有爲故其占爲犯之而進則有危厲知幾而止則无不利也此戒辭已止也欲其受上之畜養德于晦以俟時也楊誠齋曰舜禹以

一言而班征苗之師受止而能已之也符堅以舉國之諫而不回伐晉之役不受止而犯災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高忠憲曰能之止止於天理也越理則犯災知其有厲而已之則利也

此爻　君子以靜斂待時

九二輿說輹

二爲六五所畜而所處得中爲能明義理識時勢故其受六五之畜則能自止而不行有駕車而說其輹之象小畜之說輻所說者重乆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輹所說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誠齋謂太宗欲幸東都且輟微之諫而止輿說輹之義也訂詁云脫輻不獨以仕進言與一切勝心英氣意議見解而悉脫之之謂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二剛而得中有知幾之哲而自說其輹故无尤剛中之順之也與小畜反目異矣吕涇野曰其中在行白馬翰如不爲速其中在止輿說其輹不爲遲

此爻　君子以沈幾善止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九三居健之極上九居止之極健極則塞者通而不受畜止極則厳者寬而不復畜三與上又皆陽爻彼此同德故上不畜三三逐上而進如良馬之速也然過剛銳進則又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利艱貞不恃壯用銳而致其慎重之意又必日閑輿衛益修其可用之實則舉無敗謀動有成績乃利有攸

往矣蓋二陰在前未可輕進故必日閑輿衛若此此君子之行中有止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艮體則止九三者陽德則合九三者故不相畜而與上九合志同進良馬且逐于天衢矣

此爻　君子以用之則行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禮郊天用童牛先三月施横木于角以止其觸所謂楅衡也楅在首曰牿制暴于豫也艮爲少男故稱童門爲艮初畫亦童象人之惡止於初則易六四居大臣止健之任及初九陽勢尚微而禁止之使不得逞其剛暴如是則我不勞而彼

無傷用力少而成功多大善之吉也蒙引云四五所以能止初二之陽者以艮體故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惡止於微小則不勞而易化故元吉而有喜也

此爻　君子以禁於未發之謂豫

六五豶豕之牙吉

初陽未進而止之猶易二陽已進而止之則難誠操之有要則可隄防於未然亦可制之於已發夫物之性躁慾而最難制者莫如壯豕惟去其勢以絶其剛躁之性則牙雖存而不能害物矣此正家所云能止健也六五柔中有善制之道居尊有可制之勢知夫人之難制者惟忿與慾誠能察其機執其要而塞絶其本源如授以世業教以廉恥之類皆所謂豶

豕之牙也雖然止天下之邪惡易止自性之邪惡難堯之人心惟危湯之以禮制心是其義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人主操得其道則刑不煩而俗易化天下之慶也喜止於一身慶及於天下

此爻　君子使民自易其惡自至於中

上九何天之衢亨

小畜畜之小故至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畜極而散此但就畜道說不復粘著止惡矣上雖艮體至畜之終則畜極而通向之功淺力久而不得通者茲一旦豁達無阻皆出於不意者然曰何其通達无礙如天之衢也占者如是亦可以大有爲于時矣故亨胡雲峰曰此不徒爲仕者占學者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亦此意徐伯魯曰上九居卦之上爲畜之極化幾暴爲善良而治化誕敷蕩蕩無阻礙不止如四五之畜而已何其如天之衢也占者得之則世運隆而道可行矣此說似更直捷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道大行謂行此所畜以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學至此成而道大行矣

此爻　君子以畜盛而亨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內虛口之體也上止下動口之用也頤貞吉謂止乎虛而不動乎欲也觀頤者艮止乎上其道

光明卦全體似離目故爲觀頤動象口腹止象神明靜以制動止以忍貪觀頤之義也頤中有物曰口實口實而曰自求則人人有自養者舍己求人可乎觀頤是觀其養德者之所存所發自求口實又觀其養身者之或達或窮皆出于正則吉也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養得其正則吉如養生養形養人養德皆爲順養之道此順天理循物則而不從乎人欲之危也觀其所養指上九言上止則無資於食故以養人爲正觀其自養指初九言下動則所繫在食故以自養爲正自養之所以凶以震性動皆繫于欲雖陽亦凶養人所以吉以艮性靜則得其正雖陰亦吉此

卦由之所以言利貞也徐敬可曰所惡夫動者爲其味理而失正耕鑿飲食豈動乎慾動而靡求執止以喪實剝之厲也故必自求口實而後觀頤之用大觀其自養而後一止之量全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陽象賢智陰象庶愚二陽分居上下而爲卦主有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象天地之養萬物也必調雨暘節寒暑而後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養萬民也不必一一皆出於己惟養賢以及之而後萬民各得其所此皆應乎時而動非其時則止所以養正也㞐凝菴曰養人者必于養賢自養者求養于賢乃象之所謂貞二三資初四五資上此爻之所謂經皆不失其正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雷在山下物皆震動發生由茲而養頤之象也言語卽雷之聲飲食卽雷之動愼之節之不縱其欲卽山之止夫頤動而出者言語也一出不可復入者也禍從口出故宜愼頤動而入者飲食也一入而不可復出者也患從口入故宜節二者皆養德之要而其道尚止所以制雷火也楊誠齋曰言喝其身亦禍其身故欲愼其出食厭其體亦酰其體故欲節其入此君子之自養也然愼言非默當其可則諫疢不茯括囊節食非矯當其不可則采薇不羨粱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龜能咽息不食以氣自養者也靈龜謂心猶己之明德也初九陽剛在下可自養而不必求養於人若靈龜然今乃舍己

陽明靜靈之資上應六四之陰陽既得陰則見可欲而動遂喪其生平之所守是失其靜靈之貴矣雖四爲正應然不能自守以陽而從陰迷欲而喪節故戒之以凶蓋養道宜靜不宜動如此朶頤謂初九觀四而朶頤也非謂四朶頤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辭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所貴乎剛者爲其能立而不屈於物也貴乎明者爲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今舍卻本有靈明而願人背粱則人賤之矣夫良貴乃人人本有竟以朶頤失之惜哉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此爻　君子以從其大體不從其小體

顚者倒而向下求養於初也夫以上養下乃理之常應而後求求斯可得乃二陰柔不能自養而求養於初剛是上反求下如天王求車求金之類故爲顚頤而拂以上養下之常若求養于上九之貞既非正應必不我與而欲仰面藉潤奚益焉故征凶夫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初上皆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故凶因二震體好動不能安於淸虛既求乎下復求乎上懸物愈多爲害彌甚所謂嬰兒之病病于飽貴人之病病於寵與上九艮山丘象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求於初則爲顚頤拂經求於上則爲丘頤征凶初上皆非其應故曰失類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此爻　君子以戒非分之求

三陰柔不中正又居動極人皆求頤於上三獨違之而隨下體之動是其所以爲頤者必至徇利害義縱欲傷生而拂其所養之正道故凶一說雖其所養亦人生日用之常未嘗不正然旣拂於頤雖正亦凶十年五坤數也勿用卽不得其養也三雖與上應然上以理止三以欲動判不相入夫上之所養者賢也安能養不賢之人六三陰柔不中正乃不賢竊祿者以斯求養終爲上棄故曰无攸利其伾文八司馬之徒與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者養正之道拂經故悖道

此爻　君子以戒悖道之欲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爲大臣以己柔正應初之剛正乃陰柔不能養人反資初

九之養以施於下則雖顚其上下之常而養之所及者廣矣夫四顚頤與六二同而四則无咎者四與初正應不拂經常也艮有虎象自養於內者莫如龜求養於外者莫如虎徐伯魯曰用賢之道當信任不貳始終一心如虎之下視專一而不他求食繼繼不已然後賢者得盡其才而可無負於養人之責矣蒙引云虎視眈眈任之不貳也其欲逐逐久而弗替也胡雲峰曰養人者若不足則其養人不窮何咎之有高忠憲曰眈眈下視逐逐無厭則周悉人情繼續不匱上施之道如是乃光也徐敬可曰四初入止體未能安乎止勉強用力內視其心如虎捕獸專注不移當夫人心之游乎欲也悉斂不知其所在及乎內省旣久乃始見所嗜欲者逐逐然相屬于吾心字泰未定固非絕識然而用力已勤命有事證之時夫何咎也此就心體上說與前解異

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顚頤而吉者惟能任賢則賢人之養卽吾之養而四之所施者光大矣故曰上施光徐敬可曰艮體以上而成斯能覺之光自上而出

此爻　君子以勤于求賢而逸于養民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君位以養天下爲任然陰柔則無才不正則寡德故不能養人而反賴上九之不當位者以養之此非正應之經常故曰拂經須知已旣不足而資賢以濟是亦正理故象曰順以從上若自用以涉險則不利矣占者得之必安常固守靜正則吉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居貞而吉蓋柔順以從上而不挾勢位以自高者所謂貞也故吉

此爻　君子以用靜吉用作凶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當師傅之任能養初之賢以及萬民有舉天下皆由上九而得其養之象故爲由頤然位高任重而蓋操人君養賢及民之機危道也必居心惕厲乃勝養人之任而吉又須出其才力以德爲養濟天下之艱危故利涉大川所謂以止善天下之動者也程子以伊周當之顧氏曰吉謂常養者無不養也利謂難養者亦有養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執艮如是故其道大行而物無不被其澤天下皆得其養是天下之福慶也李隆山曰頤六爻上三爻皆吉下三爻皆凶葢下體震易失於妄動上體艮止其所當止故也

此爻　君子以才欲大而心欲小

䷛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過謂事之大過於常非古今所經見正義理所當然而人見爲大過也四剛居中而過重兩柔分居本末而過弱不勝任載故有棟橈象此不可爲之時而曰利有攸往亨葢非天下大不可爲之事無以施大過人之才惟天下大過人之才始克當非常之任利有攸往言往以濟難持危乃亨也四陽

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爲能因時制宜過而不過故有所往則道可行功可就而得亨也蘇東坡曰所貴乎易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凌陰而蔑之也人知陰過乎陽之禍豈知陽過乎陰之不爲福耶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大者陽也過者不得其中和也大不可過小猶小不可過大也今剛且居中而過之在行事爲勢處其極有不可以尋常拘者故以大過名焉欲人識其重而反於平也

棟橈本末弱也

上柔則所寄輕下柔則所附弱安能勝大過之任哉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二五處兩體之中三四處一卦之中皆可因過以求其中以中而救其過以此拯弱與衰不失其中也又下巽上說以柔濟其過盛之剛時雖大過而處之不過故利往而亨觀陽爻居陽者皆不利陽爻居陰者皆利可知矣徐伯魯曰剛過而中者強毅過人而出之以時也巽而說行者思慮精研而行之以和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謂人當大過之時也棟橈則非常之禍患在此時利往則非常之功業亦在此時時一失則不可挽救故時之所係甚大聖人贊此句又是可與權者之事如禪受放伐皆是大過道理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本在下乃高漲而至沒木是大過之象君子體之以立大

過人之行用之則獨立不懼見危授命挺然於風波頹靡之中此守之過乎人也舍之則遯世无悶見幾而作超然于名譽是非之外此量之過乎人也惟有定見定力者能之所以爲大過人之行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陰柔正能慎者柔而潔亦以承衆剛不但藉之以茅又用之以白以此過慎之道承藉過重之四陽若恐其墜於地者慎之至也本雖弱而有弱之用矣何咎之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言陰柔又居巽下釋藉茅之義

此爻　君子以敬慎而勝重任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梯與女妻皆象初九二爲陽過之始而得中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是能用柔相濟者生意在根爲稊以九二比初六爲老陽得少陰取初之過愼濟己之過剛以近相得故曰老夫得女妻若是則衰可扶嗣可廣也古者如是則能通時之變反勢之平而无所不利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二與初老少相得原非正應故曰過以相與

此爻　君子以高明柔克

九三棟橈凶

三居下卦之上行事擔之重棟象也然三於巽爲究躁以剛居剛是違中而拂衆心者也有違初柔初既不爲用又强悍不受人之益故補救無所施上雖應而不應矣又安能輔

之夫過剛必以柔爲克而求人以自輔今三皆背之非惟無以奏功而適足以僨事所以不能勝重而有棟橈之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重剛不中過剛自用不能靜柔受益故曰不可輔

此爻　君子以戒太剛則折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四陽剛居大臣位棟象也以剛居柔剛柔相濟寬猛得宜行之以誠衆皆翕然戴之能勝其重如棟之卓立不撓又下乘二陽則實下實則可載是以隆而吉也既剛柔得宜則倚戶之是自足以成功賢非其人反足以致敗若又與初六之柔爲應則過於柔靡必致廢事是有他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下謂初也言不橈乎初四剛柔相濟是能勝重任而不撓

此爻　君子以戒太柔則廢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二近初而生生在本爲稊五近上而生生在末爲華既枯之楊無稊有華速其死也君任事而不能濟事亦此象矣上大過極之陰老婦也九五居下士大夫也君位而謂之士夫无咎无譽不能君矣君任匪人而无益於事亦此象矣以比過極之陰故也蓋陽過之極而得老婦剛陽頓衰无復生道矣古者如是縱無僨事之咎亦無成事之譽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无咎无譽辭同括囊聖人懼人托以自解也故直指以可醜

此爻　人主以戒委任失人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以陰柔處過極之地是不能成事而死事如人涉水至深而沒其頂也雖其意蓋亦感棟橈而思救之乎然勢不可救而徒犯其害以事言則凶以理言則无咎可以勸忠義矣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事雖不濟而其心力則盡矣故不可咎也

此爻　君子以殺身成仁

☵☵　三古坎字即林字坎字從土從欠是土之欠坎水流處故陷又金水內景人物照影在內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頤外實中虛肖離大過陽中陰外肖坎即坎離之卦既終而與坎離遞繼之矣水由地中行爲坎兩坎相重陷之深而險之重人歷得坎險盡方得生於憂患故坎加一習字夫畢書

坎入猶得而趨避曰習坎則進退無可避賢愚無得免者矣然身雖處險而心不爲險所懾故以二五之剛中象水之內實以水之內實象人之有孚蓋人惟中無定主則得喪能搖禍福能奪心之所以不亨也若真見得事理實然始終安於義命而無僥倖苟免之心何亨如之如是而往必能靜觀時勢動察事機而行則有功矣蓋坎以能出爲功故必動而後險可出若止而不行則終於坎陷何功之有行有尚謂行則能出險有功而可嘉尚也聖人不教人出坎惟教人習坎有孚心亨正是習坎道理訂詁云人處安樂則心渙散處憂患則心沉凝八卦惟坎爲憂患之卦兩坎相遇處之尤難惟不以逆境爲苦我而借之以維繫其心則雖處坎險自有亨通之道何慮險之不可出哉

象曰習坎重險也

楊慈湖曰大抵有志於善者皆能履初險而至於重險則難故於坎曰習則重險猶初險也百千萬險猶一險也故曰維心亨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坎流水也坎卦陽動故流然足乎此卽通乎彼未嘗盈溢蓋盈科則進者水之性常然而不改移者也故曰不失其信不失其不盈之性亦以見有孚之義也須知水流而不盈就是行險而不失其信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實心在內凝然定靜而不爲利害變故所動搖故亨玩一以字見得剛中乃能心亨剛卽有孚劉念臺曰身世本無險人心自爲險耳信人之易德也以易御險鮮不濟君子以是得守心之法焉

行有尚往有功也

惟以此剛中而往自有可通之道若非往則常在險中矣往有功動則出坎也高中意曰刀鋸鼎鑊在前貞心不易處之泰然非獨危而卽安爲往有功卽殺身成仁亦往有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不可升無形之險也地有山川丘陵有形之險也王公法天險之無形設爲紀綱法度之防法地險之有形設爲城郭溝池之固以是而守其國正以險御險也然則處險之時其用至大如此誰謂險非醒心之藉哉故曰險之時用大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初六乃水之方至者六四乃水之洊至者司馬君實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已以成大賢故君子常其德行學而不厭所以自治也習其教事誨人不倦所以治人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六以陰柔居重險下是才弱不能自拔而自納于陷穽者坎中小穴旁入者曰窞水性本下而又居下坎體本陷而又居陷中之陷蓋其才不足以濟險惟益入于坎窞而已言陷溺之深而不能出也占者得此故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水以行而出險以入而陷陽剛爲處險之道而初失之是失

道也。
此爻　君子惡居下流。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雖出一陰之上猶在一陰之下故曰坎有險言未能自出
也。九二剛中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故雖未能出險
而所求可以小得不至于困窮之甚若初之陷於湥險也。張
横渠曰險難之際弱必附強。上下俱陰求必見從故求小得
然居險中故未出也。楊誠齋曰九二其羑里之事耶以剛毅
之德行中正之道九二何罪焉逢二陰之有險而陷其中此
君子之不幸也惟以剛居柔勿以剛競而以順求庶可小濟
以未出二陰之中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以剛中不至陷入湥險然止小得者亦只是險中所得而已。
以未能出坎中也。苟能達乎維心之亨則無險矣
此爻　君子以無入而不自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來之坎坎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進退皆險也。六三體柔位
剛欲圖出險不勝往來之勞然陰柔不中正履重險之間險
且枕者謂前困遇險而後又枕險出則無之處則不安亦終
入于坎窞而已故戒占者勿用言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以
陰柔不中正雖平易之地且不可況處險難哉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言其勞而无功
此爻　君子愼以避禍。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
四處重險之時當大臣位與
情故不必拘拘於禮際之間
納約信也言語要結曰約言
君然不由戶而由牖以非正
皆委曲因君心所明以通其
處而告之則君易信從以張
確呂涇野曰六四剛柔迭用
以通其暗非有志於濟險者
從小象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徐伯魯曰五剛四柔相為交

交是以不事多儀而可合也
此爻　君子以樸誠為主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剛明居尊有可濟之機
有一陰焉此雖未至於盈而
出險矣故无咎徐伯魯曰九
以陽剛中正居尊位才德與
則將至於平矣故又為祗既
足也言適於平而已即象傳
平以將來必會平二五雖陷
忠曰來一平字令人當下恬
象

柔相濟其相得倍於恆
貳至簡也用缶質朴也
簋之物以誠信約結於
比近相得如凡所獻薦
能濟險程傳謂就其明
左師觸龍之事當之最
適竭誠以發其志因明
乎樽酒簋貳奚句乎曰
勤於下據而四易於上
險為平不難也而上猶
已至於平而將盈是將
坎中坎不盈之象也然
可為而又乘將濟之時
朱子曰祗適也猶言適
流而不盈也不盈未是
陽會動陷他不得萬以
天地萬物所止其所氣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未大釋不盈因在坎中雖有中德而未能出險時有未至故
未能大也
此爻　君子以中德可以平險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以陰柔居險極才與時悖故其陷當如此而終不得出
也上已在卦上故不取坎之陷而取坎之刑獄刑獄亦所以
陷人也徽纆皆拘攣罪人者上居卦終理宜出險乃以柔暗
而乘五剛其罹于罪戾而寘之叢棘雖三歲之久猶不得解
脫占者得此凶可知矣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以柔居險極失剛中濟險之道凶三歲者終凶之辭

此爻　君子以檢身若不及
☲☲ 古火字重離卽炎字陰麗也一陰麗于二陽爲火爲明故曰光外炎人物照影在外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卦一陰麗上下兩陽故爲離以火必麗物而後能明也在人
則爲所親附之人所職之事凡以附麗爲事者每易失於不
正而流爲不順必其所事所友皆得其人則因不失親所行
皆正而得亨矣然徵德非所以處人英氣甚足以害事故占
者必如畜牝牛然養其柔順之德以消其炎上之燥性然後
情意交孚有益于我而獲吉劉念臺曰以陰麗陽明也不言
重離明不可過也雖正則亨善用其明也畜牝牛順之至也
虛中以順乎陽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
化成天下
此泛舉物與人之所麗以見離爲麗之義也日月麗乎天物
之成象者有所麗而明也百穀草木麗乎土物之成形者有
所麗而生也重明以麗乎正上有重明之君下有麗正之臣
故能照臨天下以正繼正而久道化成也此以三才之理明
離之義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五麗乎中二麗乎正中然五以中而該正則五亦正矣明而
中正卽貞也故亨畜牝牛吉惟其中正而能養柔順之德化
剛燥之性則有順承之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只是一箇明上下兩作重離之象也大人法之以存

養省察緝熙光明自一身以達於庶政自初嗣服以至于耆
耄皆純乎天理之正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施爲制作莫非明
德之著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矣繼明只是緝熙意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陽性上進行象故曰履初九以剛明之才而居卦下若火之
始然日之方旦雖在下无位而當動之始不安於下急欲上
麗踐履之際未免顚錯則咎且隨之矣占者誠能敬以處之
謹畏以晦其明審時適機心有主宰自然酬應不亂又何咎
焉敬之非令其無進也但欲其愼重耳變偶爲艮明而能止
斂其明於不用故有敬之之象呂涇野曰敬之如何如擇上
而仕見賢而友量時而動順理而行皆是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居明而剛履錯而處之以敬所以避咎也

此爻　君子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六二黃離元吉

二居大臣之位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得坤五之元吉正家所謂柔麗乎中正者是其本諸中而形諸外者皆合乎義理之當然而無太過不及之差矣二本坤之中爻黃者地之中色爻獨言中者中重于正也坤六五稱黃裳此云黃離者謂附麗于中道也占者得此則上以格君者皆剛柔之濟下以成俗者得寬猛之宜大吉之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五皆中而二獨中道者君明臣良無猜疑事功可見是純臣之正道也言中則正在其中矣高忠憲曰人心真明乃黃離也故曰得中道加意焉非黃離矣

此爻　君子以清明在躬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故有日昃之離之象夫晝之必夜生之必死皆常道也達者樂天順理鼓缶而歌以樂消日如羲之年在桑榆賴絲竹陶寫樂其常也昧者不能樂天大耋之嗟以憂度日如趙孟云爲能恒逸朝不謀夕懼其盡也夫非歌則嗟傺傺一生主宰安在占者恒此當知其爲理勢之常而無所容心然後有以自得耳火發無常若笑若泣變震爲聲互兌爲口歌與嗟象耋至也八十曰耋年之至也楊慈湖曰血氣形體有聚散性無聚散愚者執血氣爲己故壯則喜老則憂明者知性之爲己性本無

不自立己私如日月之常明則血氣之或衰或散固不足以動其心也呂涇野曰不能貧而樂者則必死而憂也鄭四山曰歌與嗟皆爲生死動者不自達夫我之不以生生不以死死故聖人于言外有無窮之慨李雪園曰鼓缶而歌如楊惲歌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大耋之嗟如景公牛山之泣不與則二字呼應最盡暮年憂喜失常情態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人心真明乃黃離也无昃也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若日昃之離寧可久乎胡敬齋曰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氣血同衰也

此爻　君子以不學便老而衰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四當外離之始一離乍終一離忽再以其發得太驟故有突如來如之象焚如者其猛烈如火之焚死如者互變二三四爲坎火入水則滅而死也本爻變艮火滅成灰而棄于艮山之下也九四當繼明之初有繼承之義自當巽順以承乃肩重爻之勢處逆者之位剛而不正恃欲暴作突如其來直欲陵轢乎君然焚如之氣斂無幾何而死如棄如且立至矣謂其無所容于世而入于死道者也楚公子圍晉知伯似之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天下所不容

此爻　君子以戒恐恃氣斂終必致敗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陰柔居中而位不正是立心未嘗不善而處事未合乎

宜況下有突如之難上有未正之醜貴當危懼之勢占者得此必能憂懼以自貴而無一念之或輕無一事之敢忽如成王所謂閔予小子遭茲凶惘者然後思危慮深可以恒保祿位而得吉矣蓋繼世以有天下者常病于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出涕沱若憂勤之至其亦可以繼二之明照以化成天下矣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以麗王公之位憂天下之憂故吉

此爻　人主以憂勤致治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剛明在上可以及遠剛則威震明則無濫王者用此道以出征則能伐畔救民而有嘉美之功嘉即嘉乃丕績之嘉

折首謂殲厥渠魁而已獲匪其醜即脅從罔治也夫征討去其首惡而不濫殺以爲功此非有黃離之德者不能占者如是則恩威並行勸懲兼得而剛明且及乎遠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征正也寇賊亂邦則正之非黷武也

此爻　君子以神武不殺

身易實義卷二終

身易實義卷之三

嘉興[illegible]氏學

[illegible]取女吉

上經首乾重元性也下經首咸重貞情也咸無心之感也澤山形比氣通上說下止交相感應故亨男女相感之篤莫如其少少之情最真亦最易流故艮以男下女爲正又三以陽居陽上以陰居陰斯無不正而有攸利故曰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

咸六爻皆應故曰咸不曰感而曰咸者天下之事無心以感之者寂也不能感也有心以感之者私也非所感也惟無心於感而後無所不感斯爲感之正也人身四肢九竅骨節腠理分爲千百然一處病癢千百處皆應咸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坤六三上而兌是柔氣上感乎剛而剛應之乾上九下而艮是剛氣下感乎柔而柔應之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此咸所以名卦也人心之說易失其正雖止而說則無徇情縱欲之私所以利貞也蓋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是以貴止而說也艮爲男兌爲女艮上兌而已下之以男下女其合不苟得感道之貞故取女吉曰感應曰止說曰下女三者皆正占者槩之凡事固亨而即其取女之一事亦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復極言感道天地之感人以氣聖人之感人以心萬物化

生乾坤之大化行也天下和平聖人之治化盛也自其所感而觀之天地萬物之情咸可見矣蔡虛齋曰天地萬物之情感通處便是情也恒久亦其情也萃聚亦其情也人能知天地萬物之情則知己之情而大易之道在我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蒸澤氣上蒸于山而山受之也其所以受潤者惟山體中虛故也君子觀此象而虛其中以受于人虛者未有私以實之也人之心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若此心不虛則有物先實其中物之至者皆拒而弗受矣故學莫貴于虛夫惟一無所有而後能無所不有虛者心之本體君子弟不失其本虛耳非有意于欲虛也此正所謂山澤通氣乃自然而通也蒙引云以虛受人舉其當受者言也

初六咸其拇

感就人身取象初六以微處初其感尚淺意動而已如足大指所以履也而未能行故曰咸其拇咸以靜為體初則心感而跡未動于靜體無傷故不言吉凶然千里之行始于跬君子慎之夫初之感者四也九四之體一身之心也百體聽乎心者也初與四應志欲行而礙于止體故象曰志在外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言其感雖淺然觀其拇之動知其志在外之九四矣

此爻　君子以正感于未形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人欲行則腓先動躁妄象也二當腓處值難守之時又陰柔無能守之節故事未至而心先動物方來而意先迎感腓之象也夫二與五為正應自當守道以待若不守道以待五之感而如腓之躁動則凶矣然有中正之德猶在靜躁之閒勢尚可止苟能居以俟其自然之感則變凶為吉矣蓋六二有是病亦有是德占者亦隨其所處以為吉凶也居者非寂然不動也但不妄動耳二本中正值咸感之時而應于五恐其陰柔不能自守故為是戒范大性曰六爻皆應所以為咸然諸爻皆舍應而取近比故雜卦曰咸速也二取三則失正而凶止而待五之感則吉故曰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艮以止感為靜專腓順股止不自專行陰而能靜順之道也不害者不害其感也雖應接事物而不害其無事無物之心體蓋居者靜固靜順者動亦靜也

此爻　君子以靜御動而廓然順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隨足以動者也九三剛爻力原可以自持而不進乃因下二爻欲從其配遂亦不能自守而固執以主于隨是因人之感應以為感應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而已無特操者也夫陽不能自主而志乃隨人且堅執以自信而不變是徒以身役于感而究不能感人亦可羞矣占者以是而往故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下卦二陰感物而動故不知止三剛而止體乃亦如二陰之所為乎故曰亦不處夫三不能自主而專于隨在下之小人所執亦卑矣故衛鞅以景監車裂孔光以董賢招尤

此爻　君子以自立而不隨于人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心位以陽居陰慮其不貞故不言咸而言貞貞則止而虛靜而正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無心于感而無感不逆[illegible]之道所以貞吉悔亡夫貞者施己之感不必人之應也若己感而必欲人之應則思慮憧憧往來不能放下惟相從乎爾心之所思而欲物之我從是我之所感者應而所不感者漠矣故曰朋從爾思言其思之所及者從之也故目之曰朋朋者私也正與貞吉悔亡相反夫感之公私少異而應之廣狹頓殊此王霸心術之辨占者所宜察也胡敬齋曰今人屏絕思慮以爲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是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楊誠齋曰咸九四當心位不曰心而曰思者貴其廢心而任思也心者身之鏡思者鏡之翳鏡

則虛而照思則索而照虛而照見物也索而照不物矣惟無物者見物有物矣安能見物哉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程子所謂普萬物而無心順萬事而無情者貞吉所以未感害也反是則所感者私而狹故曰未光大
此爻　君子以順應而無私感

九五咸其脢无悔
子夏曰在脊爲脢脢者無思慮無營爲之所脢不能感而曰咸其脢者因卦名而言也夫無思而神者上也無思而不神者脢也雖寂而不靈雖靜而無用雖无悔而非大道五以陽剛居尊宜咸感之盛乃僅咸其脢是不意絕物一无所感者也故有咸脢之象此于感道雖无悔然亦不致招尤[illegible]

也唐凝菴曰天地萬物之情莫不由感而見苟能如四之貞則雖萬感萬應而實未嘗感未嘗應也此操其本者也慮其有悔而一切絕其感此乃操之無要而持其末流也告子之不動心病正在此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心體甚大民胞物與天地皆度內也五雖無私係而惟知絕物不能感物其志如此亦末矣來矣鮮曰九五比于上六以陰陽相說則九五之志惟在此末而已末指上六亦通
此爻　君子以道貴立本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以陰柔爲說主又居感極則其妄說僞感無所不至故其所以感人者惟利口巧言之是飾而已夫感道貴靜況僅

以言感而無實乎其公孫衍張儀之徒歟蘇東坡曰有以爲咸者口未必不用而倚口以爲咸則不可唐凝菴曰一身感應主之者心言之者口行之者足其餘不過隨之動止者然心之有害無害心自爲之口與足不能與力也故初上兩爻无吉凶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輔頰舌三者俱動故曰滕謂張口騁詞也五上非應雖復刺刺相感但口語之末耳無復實心也
此爻　君子以不妄悅辭費

䷟ 恒字廣韻玉篇皆有下一畫術易經无下畫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風雷雖變動實萬古常然男女正位居室之常故皆取恒義

恒字從立心從一日言立心如一日也蓋其所謂恒者恒于正而已故必固守其貞正乃爲得所常久之道而推之事業經綸運用其出不窮所謂利有攸往也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蒙引云彖辭以守對行言有大涵養則有大設施守之也固則其行之也力須細玩此意

彖曰恒久也

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剛上謂陽初復而震柔下謂陰初姤而巽震雷動而上巽風入而下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互相交接謂之相與天地之可常者也六爻剛柔皆應情通也感應之可常者也常則無不久者故曰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恒所謂久者非徒久也久於其可恒之正道也咸止而說是貞恒巽動未必貞也故云利貞貞下又起元故曰久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恒久無如天地然天地之道非以一定爲可恒久以其變易相禪運動不已而恒久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剛柔之道常而變變乃通正所以恒也故夏之忠不可以治商商之質不可以治周利有攸往欲其終則有始如環無端而後可恒久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日月運行不已萬古此日月四時代序不停迭相嬗旋相本萬古此四時變易者所以爲不易聖人以天地之道爲道與日月合其久照與四時合其久成而天下化成雖變通靡端而本體常一不失其貞此所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邵子曰自從識得寰中趣胸中一點無見此則見天地萬物之情矣按得天程傳釋之曰順天理正蒙釋之曰得自然之理最有斟酌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天下至變易者莫如雷風究則一氣得常不易之象所以異於益之遷改也君子法焉雖窮通得失酬酢萬變震盪於吾前而不以動其心蓋其所立有卓然不可易者天地不以雷風易貞觀君子不以事變易貞心惟立而有常始能處變故可與立而後可與權君子之學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居下而柔故取象巽之入居下則位卑在初則交淺雖應在九四然四震體性動而上又隔於二三非相應者而初乃執其常理而不知變恃巽入之術不量四之應否而深以常理求應於四雖未嘗不正而昧於知幾達變非惟四不遂所求而責望太過嫌釁易生故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相應之始交淺情疎而求望於九四者太深是以凶也越齋謂賈誼之說文帝京房之說弇元所謂雖正亦凶者歟

此爻　君子以知幾通變

九二悔亡

二以陽居陰氣質有偏宜有悔然二與五中德相感幸其久

中則常德在我而大本不虧故可因中以求正而底於无悔程子曰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未必中也故不著所以然但以爻明悔亡鄒四山曰中無定體惟其時時中即所謂久於其道也夫何悔恒惡求深變艮而止故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二巽以中爲能隨所應與无不可久故曰能久中是能積於中而不爲時勢所移者也誠齋云得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三月不違一善不失其惟顔子乎

此爻　君子以須臾不離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陽性剛故三取巽之躁以陽居陽位得其正本是其常德乃志從於上六風復從雷不安於恒徒知變易不能從道

故有不恒其德之象或承之羞言羞之者衆而難定其人也誠齋云如鄭伯之兩從呂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取辱之道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此爻　君子以動人知恥

九四田无禽

震爲車爲殺爲大塗獵象應在巽爲雞故稱禽九四震主故奮力求恒然以陽居陰處非其正猶田獵於无禽之地雖勞何獲故有田无禽之象以不正之心應浚恒之初必不能相有也田非其地故也師卦所應剛實故有禽本卦所應陰虛故无禽呂涇野曰君子久於仁義之政則下足以化民上足以正君舍是而恒焉則雖術之如彼其詐也行之如彼其久也祇以滋亂耳田也何所獲禽乎訂詁曰禽指初初六者九四之所欲得也然四動而上初入而下上亢下沉四欲獲初難矣卦變升升不來也禽不來亦无禽象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位者所當止之處非位謂居柔久非其位如田於无禽之地丈夫以剛爲才居柔則无才安能得禽

此爻　君子以才貴合道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五以柔應剛居中應中是恒其順從之德者也故有恒其德貞之象然二巽婦德也貞於從五是一於從夫故吉五震夫德也以義制恩者也苟惟婦是從則牝晨階厲能无凶乎如人君固須虛懷下士而威福不可旁貸唐之用李林甫宋之用王安石是夫子凶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從一者從夫也從婦則委靡甚矣

此爻　人主以乾綱獨攬

上六振恒凶

上六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挾陰邪之質居難安之位志在要功無愼重堅確之意非所以爲恒也故曰振恒恒貴能止能不息若振動不自持占者如之則險躁不能理性輕浮足以敗謀故凶如宋時祖宗本有恒久法度王安石以祖宗不足法乃紛更舊制是振恒也適足僨事而已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本以求功故折之如此誠齋云桓溫枋頭之役商浩桑山之師功安在哉

此爻　君子以無動遠畧

䷠

遯亨小利貞

四陽雖多勢則外往二陰雖少勢則內來遯以陰長陽退爲義故君子得此占者誠能審時退避則不犯難而害不能及諺云退一步行安樂法故亨非亨于天下而亨于一身也一說遯非必隱遯乃藏其用於不露也其中默默幹旋有否而能通妙用故彖曰遯而亨小利貞戒小人宜守正而不可害君子唐凝菴曰小利貞小之利也君子未去而小人得以蒙其福也過此而否則爲否人矣張湛虛曰君子審時度勢以柔用剛與時偕行遯也乃所以妙行行也乃所以濟遯[illegible]其用所以爲亨所以爲時義之大若消長纔分一亦便[illegible]

人決不若是教人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

遯而亨者窮於進而亨于退身退而道則亨也項平菴曰遯本无亨之理遯而能亨者剛當位而應柔隨時用權不與爲敵故亨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此指九五一爻而言張横渠曰當位而應理不應遯以陰長故遯故曰與時行張中溪曰二陰在下長而未驟四陽在上盛而未衰尚可與時消息以行其道故曰與時行岳石帆曰遯非投淵洗耳之流聖人之行不同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訂詁云九五有中正之德六二能順承之似可不必於遯然陰進居二意欲侵陽不可狃其應我矣君子於此懷遯心而精遯術所以謂之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陰浸而長以消陽有小人合交之勢故戒以貞正

遯之時義大矣哉

陰方浸長天下事已不可爲惟遯爲善處之術故贊其大一說時義之大以陽之能遯藏其用爲大也時在天義在我處功名富貴場中宜時時有出身之路遯者正君子轉身法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高無窮山高有限相去懸絕遯象也君子於小人絕之太甚必應之以不肖之心近之太密又濟其朋比之惡惟言遯而行危貌和而中剛若孔子待陽貨孟子待王驩是謂不惡而嚴崔後渠曰天下有山遙望之若相連及登山巔山自山

天自天何曾相及取義甚妙故君子待小人和而不同絕無壯于頄悻于色者其自待也非法不道非禮不履其德既高其心自服其愉既密其何自消不惡者待彼之禮嚴者律己之道以此遠小人卽可用小人是何等作用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呂新吾曰明道答安石能使愧屈伊川答子由遂激成三黨宜熟玩此象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人皆早決彼獨遲疑遯而在後故危況可占所往乎一說二陰雖浸長然陽尚盛而在上陰猶微而在下剛非自遯以柔尾之而遯蓋初與二乃逼陽遯者非自遯者也初居遯下尾君子之後而逐之故稱遯尾以陰逼陽況逼四陽乎故危遯以二陰之長成卦以四陽之遯得名故不取遯而在後之說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不早遯故災一說往而遇陽自取災也此釋勿用攸往之義

此爻　君子以晦處靜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中正應五是能守中自斂堅固其必遯之志不爲爵祿所縻當遯時秉志當如是矣一說二陰柔居中爻位俱陰既用順道以應五又用中道以順五莫之勝說言執留之堅二之從五者固也此小人處得其中尚知有君子而附之者故九五以爲嘉而彖辭以爲應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固志言君子欲遯之志果決也一說言二方以固留君子爲志彖所謂小利貞也

此爻　君子以確乎不可奪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三當陰長凌陽之時下比二陰同體相得牽於朋比有係戀不合之象蓋欲遯而隱忍不能自決者也是則氣節委靡而爲身家貪徇而敗疾厲之道也畜臣妾吉言他無所用惟用之以畜臣妾則得其心而吉耳此外皆不可用故象曰不可大事也一說三艮性能止惟剛正自守畜止同體在下之二陰馭之以臣妾之正道使默爲我用制于陽而不陵上則吉剝之五以宮人寵遯之三以臣妾畜皆以能用小人爲吉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止體終屬無爲大約優柔不斷志氣終于不振故曰疾憊獨以畜臣妾可爾烏能濟天下之大事哉

此爻　君子以介而能容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與三俱陽而所行絕不同三下比二陰乃爲所係而不能遯四下應初六有所好乃能絕之以遯由四脫艮止而逐純乾故能遯也是惟君子以道制欲以義制情斷之幾先乃能如此故吉小人則惟于所應牽于所私至陷辱其身而後已其否塞可知張橫渠曰有應于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剛斷故能去小人係戀則不能

此爻　君子以和而不流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柔順中正六二未有害君子之心欲固以黃牛之革而五則見得其時當遯即其歡然固而留我若嘉耦之時竟能銳然而去故曰嘉遯爻以五當位而應發出時行之理蓋遯無君象以五當救世之賢者也占者如五之遯而貞則保身全節而禍可免矣張湛虛曰在嘉而遯主靜而正迹與小人伍而心不亂乎小人之羣養晦靜嫌用意在不激不隨之間要不失其志之正凡陰不至剝陽陽猶得畜陰以此也且以見正志之陽非六二所能固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當小人與君子若嘉耦之時便見得當去所以爲正志

此爻　君子以炳於幾先

上九肥遯无不利

遯者陽避陰君子避小人雖貴早貴速凡陽比陰則德遠陰則肥肥寬裕也上在無事之位剛陽有果斷之才與陰絕无係應又去陰甚遠非初所及災非二所能執自能進退超然餘裕故有肥遯之象肥者疾之反也又進于嘉矣夫遯乃窮困之時惟善處則肥耳其遯如此何所不利若不知遯東漢黨錮之禍可不戒乎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于二柔爲遠則无係累疑滯而處之自能裕如若三係於陰四五應乎陰皆不能无疑惟上與二陰无應无係故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

此爻　君子以識時遠引

䷡

大壯利貞

三陰三陽則小大均等至於四陽浸長則大壯于小矣也君子道長勢能有爲之時然所行不正則小人起而乘之故必嚴于自治愼于接物凡事順理而行則不用其壯而壯乃大雜卦傳曰大壯則止止者貞之謂故大象曰非禮弗履小人相安君子久盛持盈係泰皆利貞之道君子貞其動无罔于小人小人順其動且輿于君子是之謂貞張橫渠曰克己反禮壯莫甚焉故易于大壯見之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泰陽雖長而未盛夬陽已盛而將衰惟四陽盛長爲大者壯也乾剛則能勝其私而志不撓震動則能用其勇而志不懾故爲大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遯而係二柔則憊大壯而觸二柔則羸故利于貞貞其健勿輕于動正其己勿求于人大者正以理言所以運壯之道也又推出天地之情莫非此正大之理非特人爲然也正以言其无安而不私大以狀其无外而不偏蓋天地之情運於无心而不遺乎物不過一正大而已丘建安曰復卦靜中有動生物之機初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動已發於外生物之心盡露故曰見天地之情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蚤發則暴遲發則懈大壯二月驚蟄雷乃發聲此動之正者也難制莫如己私君子以乾之制制私以震之威威己凡非禮之事必明察而健決之使視聽无違言動有法而踐履所至无一毫非理之事此克己復禮之學也惟剛健而動者能之王輔嗣曰未有違謙越禮而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居陰位爲美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九陽剛乾體而處下陽剛則銳于進處下則不安于卑凡事必行無所顧慮壯趾之象也陽剛既盛宜靜止以俟陰之消消必征焉危矣況位下而遽爾乎征凶有孚言其凶之信然也如賈誼欲去絳灌南蒯欲去季氏凶必及之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居下而壯于進則咈于理而忤于勢其信窮矣

此爻　君子以安下自守

九二貞吉

二以陽居陰不正然大壯戒於用剛故二四皆以陽居陰爲
貞又居柔得中不過於壯必能時其屈伸而不妄動乃可濟
消二陰於無跡故曰貞吉以其不用壯也謂可因中以不失
其正而吉也二不言壯者壯而不壯斯壯矣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二柔而得中有不用壯之象夫惟以中乃不失其正也

此爻　君子以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久過於壯者也在小人則專恃勇力
而不顧道義無禮之勇也在君子則蔑視世事喜任不慮之
決而用罔矣然小人用壯不足責君子以用壯而蔑視天下
之事不顧陰之當去與否而槩以健決小人將無動非藩隨

動成觸祇自取傷雖正亦危矣故有觸藩羸角之象習之先
軫陽處父是也高中憲曰九三何以並言君子小人用罔之
君子無以異於用壯之小人也貞厲同觸藩羸角同人品異
而敗事一也來矣鮮曰用壯乃小人之事君子則不用也苟
用其壯則不免於觸藩羸角矣壯其可恃耶亦通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以用壯致敗宜也在君子發之過剛而失之於忽畧是
亦敗道也總爲以剛居剛之故

此爻　君子以德化不以力窮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九四以陽居陰爲不正然以剛居柔壯而不過夫能進必以
正不極其剛自無失錯以致悔矣故貞吉悔亡是猶藩決而
羝羊不復羸其角輹壯而大車得以迅其行蓋剛中有柔既
爲能進之資而四爲動主進遇陰虛自能無所阻礙從此上
進將爲夬之決乾之純矣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四以盛陽而能貞以自處則人心無忤勢可有爲以此上進
前無格者故可尚往

此爻　君子以順理安行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卦體似兌羊象也外柔內剛故皆能抵觸以進六五以柔居
中則失其內剛不能抵觸無復有羊象矣故爲喪羊于易易
者容易之易言忽然失其壯也占者如是則雖不能集事而
亦可无用罔之悔柔之處不當位者當如是矣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在他卦以不當位爲悔在大壯以陰居中爲失其內剛故爲
喪羊之象二四五皆以不當位爲善者柔可濟剛也

此爻　君子以調伏自性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上六壯終動極位亢而躁質柔而暗欲進而不能詳審時勢
有羝羊觸藩不退不遂之象不能退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
處一卦之窮也故无攸利存疑云幸其質柔猶可轉回若能
去其輕銳之習艱難以處之則以有爲之志而加之以審慎
之心終得以遂其進而吉矣艱卽詳審意高忠憲曰進則厲
矣艱則吉矣一念變易易凶而吉反掌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進退皆无所利由不詳審以致羸也艱則吉者若能不恃其剛而艱難以處則得遂其進終當變而爲夬是過咎不長也

此爻 君子慮審以動

䷢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曰晉離明在上而下體順附坤進而上瞻離日諸侯享王之義也民功曰康其占爲康侯以安民之功過虛中下賢之主故大君之錫馬衆多又不限以相見之常期而晝日之間得三接見於君而被其親禮也坤爲牝馬衆偶在下蕃庶象

彖曰晉進也

晉不特以晉爲進而必以明爲進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離乘坤乃朝日而非日中之昃此卦象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離是純臣從君而有致主之德此卦德也卦自觀來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是有虛中下賢之德而進居尊位乃崇德報功之君也此卦變也言爲康侯者必際是時備是德遇是君方得是寵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自地升天愈進則愈明晉之象也人之有心人之日也昏明之機全操於已誠能悟德體之本明克去其內外之私以復其虛靈之體潛照敬止自明其明卽極之於昭光被亦祇自完其心量而已自昭者自用其力以至之也此指六五一爻而言衆矣鮮曰此德如杲日當空人人皆見故曰明至健莫如天故君子以之自强至明莫如日故君子以之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居卦下而應不中正爲蔽賢之人若相擠抑者是我雖欲進而爲四所摧也占者遇此惟守正待時而已貞謂不苟且以求進也吉謂終得遂其進也蓋進退在人而行止在我坤體寬廣始進戒躁當寬裕以處之無急於求上之信則進退綽有餘裕而咎可无也朱子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正者應與之正道也初獨行正道雍容端謹不苟且以求進

故无咎若已受命當事有官職苟一於裕則有曠廢之失矣未受命所謂我無官守則進退綽綽有餘裕也

此爻 君子以難進易退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陰柔有可進之德而上無應于五四鼫又爲險于中故欲進而復愁蓋上疑六五之不斷下防九四之見害故不以晉爲喜而以晉爲憂其能居中守正靜以俟時若此則中正之德人自信之由是而其天位食天祿可以受茲介福于其君矣以六五陰柔居尊故稱王母凡柔德與幼冲之君皆是王母一說坤爲母二坤五亦坤以二事五爲母之母故曰王母君司馬君實之於宣仁似之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此爻　君子以修其天爵而人爵從

六三衆允悔亡

三與明接又積順之極爲衆陰之所信從有率下附上順而麗明之象蓋三之欲進與二陰同而二陰信之同心戮力以康濟國家坤爲衆衆允之象既衆皆允信志同道合無復推怨視罔孚者異矣故悔亡誠齋云二老歸周而天下從一魄入燕而羣賢至衆允之義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順極而進與明主交所謂柔進而上行以麗乎明以成晉接之盛此衆所同允由其皆有上進之志也

此爻　君子以得時則駕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九四不中不正是貪復而畏人見奪者也以康侯言如鄭莊之過周以近臣言如桓溫之僭晉是也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阻抑之下據三柔之上則離民而見上近離明之五又離坎而隱蓋伏夜見食而畏人既竊高位又畏離明故有鼫鼠日下惟恐人見之象占者如是其位雖得於上之所與亦終致危敗而失之矣貞厲者言貞固守此雖正亦危開有攻之道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四以不中正而據高位適足以濟其貪耳于下順有阻于上明有抑如鼠晝出不當位之象

此爻　君子以警患失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所處失當宜有悔也然以柔居尊位猶朝日也明而不虐燭而不察淑而不烈以柔明而下皆順從故雖位不當而悔亡占者于此若能失得勿恤如顯比之失前禽虛己任賢豁達大度去其一切計功責效之心而盡其所當爲斯往吉无不利矣蓋明君不患其不能明患其過明而至於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之如此來矣鮮曰六五自昭明德之主天下臣民莫不順而麗之是以事皆悔亡而心則不累于得失持此以往吉而无不利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言明王襟度如是則事當而效必隨心公而化自易自可成功而有慶

此爻　君子以器識廣大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九以剛明之資進至於上剛極明窮爲晉其角之象上離體象牛剛上象角角者喜進而好觸者也然晉諸爻皆柔莫與爲觸所觸獨四耳四與上同體如私邑然夫橫格上下之交者四也動兵邦內太剛則折故厲君正臣邪伐而勝之故吉然以極剛治私邑徒爲小勝之舉伐雖有名而威不及遠其事雖正亦可羞吝矣易凡言伐邑皆言攻治己邑上六居離之終乃日昃之離故不足以照天下維用伐邑言治己之外皆不可用則其道亦未光矣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晉角者日少斜而向西也日中則大明過中則將盡故于晉之道爲未光

此爻　君子以戒太剛取危

䷣

明夷利艱貞

明夷反晉日入地下掩蔽其明明之傷也故曰明夷然明固在也未嘗息也他卦皆曰利貞此曰利艱貞蓋時當明夷雖欲守正有不能直遂者占者得之須艱難委曲以行其正則得處亂之道有保身之哲斯爲利耳艱以處之正所以使明之不至息也此所爲貞所爲利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內文明離德也外柔順坤德也雖內有明德而外形巽順艱難守正自晦其明文王用此卦德以免羇掩而不傷乃明夷

全卦之道也訂詁云文王之難關天下故曰大箕子之難在至親故曰內李雪園云蒙字最妙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把大艱難順將過去非聖人不能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時利於處艱危而不失貞正不可直遂其明而當晦藏之也箕子當紂時切近內難然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則雖晦而其明自在特爲之韜斂使不外見耳此箕子所用乃六五一爻之道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非无明也但晦其明而已君子觀此象其莅衆也用坤之晦藏離之明而不察察以爲明故能容物和衆而天下之幾微洞闢無一不入其照中是非用明而明乃用晦而明不並用其明明之所以大也夫晦而不明非君子也明而用晦斯君子體用兼備之道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九明體居初去上獨遠受傷淺而見幾早雖爲飛鳥初九陽明在下當傷之時故有飛而垂翼之象于行知幾速去也三日不食有攸往接淅而行也主人主我者謂所適國之主人也有言訝其去此適彼未免有言也占者值此不惟方行而有不食之厄及長往而猶有言語之譏蓋時之所遭如此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此爻　君子以見幾明決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居明夷時惟晦者可免于傷而六二乃有文明之德此暗主

所甚忌也能免于傷乎然暗主在上二去之猶遠故雖見傷而未切如股于行之用不甚切左又非便用今但囚于羑里而未遽絕其命夷于左股之象也然君子處此亦必自免有道西土之臣行權濟變馬壯之拯也初九九三乾馬用壯之象拯救之速所以吉也然文王惟是爲臣止敬順則而已此內中之吉非吉之吉所謂蒙難而不傷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行權以用其順道速救以合乎法則言外雖柔順而內實文明有法則也

此爻　君子以行權濟變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三明而處剛與上六暗主應是其明受傷更切也于是不

得已而征之離居南方南象離爲兵戈震動狩象南狩謂巻行天討前進而除害也以至明克至暗故有向明除害之象大首謂暗之魁首得其大首有脅從罔治之意不可疾貞言不可亟非出於萬不得已不可爲也貞者伐暴救民俟之遲久其事乃正也得此占者凡事當觀天人之際而徐俟其還改不可疾以爲正而乘時邀利自蹈篡逆之禍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南狩之志非富天下也乃去害救民而大得其志也不然則篡矣

此爻　君子以伐暴救民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四入坤體身處亂朝故有入于左腹之象于出門庭言微子心明夷之心卒不罹明夷之禍爲能超然遠去以自獲其心也明夷之心艱貞是已一說四柔正居暗尚淺與上爲肺腑之親故能深入其腹窺見至隱而得其傷明之心知必不可開悟而去之故有入于左腹于出門庭之象襃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言獲心意而知避也凡人腹中心事難知今入于腹而知其心意不可輔矣故去之

此爻　君子以行遯自靖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六五居至暗之地近傷明之君而有柔中之德故能艱難晦藏以守其正四有震塗可出則去五以坎難爲安遂奴故有箕子之明夷之象利貞以誡占者若箕子之明夷則不待言而貞矣貞即象傳明不可息之意諸爻以五爲君位故周公以箕子二字明之箕子名胥餘紂之諸父帝乙之弟天下所屬望故爻象以五位處之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明可晦不可息耿耿不昧常存而不息也文以夷演易箕以夷叙疇是爲不息之明

此爻　君子以晦迹處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六以陰居坤土之極昏暗之至者也爲日沒地中象故日不明晦而下悉受其傷矣初登于天日升暘谷晉也後入于地沒于虞淵明夷也下五爻明而晦俱被傷者上六不明而晦無明可夷矣不言夷者上夷明者也非明夷也始則傷人之明終則自傷而墜厥命可不覽哉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登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登天也天位厥遊使不挾四方入地[illegible]之主初亦當爲天下君惟順則如文則王失則如紂則亾耳失則謂失君道

此爻　君子以殷鑒不遠

䷤

家人利女貞

家人之義以女正爲主六二居內而位正又長女位上中女位下婦姑肅矣嫡庶辨矣故曰利女貞言占者利于先正其內也正雖在女而正之者在丈夫耳訂詁云從來家難而天

下易正家難正婦女尤難英雄能定天下而不能定衽於衽
席者何限故聖人重言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內卦二居陰位女正位乎內也外卦五居陽位男正位乎外
也女正承女貞而言正非女正也男正之也蓋天下惟女子
爲難養聖人以刑于爲首功男女正則家人之無不正可知
矣夫婦本庸行之常然綱常風化所關其義至大家人所以
利女貞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一家之中必有嚴威儼恪者主宰於上而家政始克振舉嚴
君者誰九五六二正位內外之父母也何以母亦稱嚴蓋母
不嚴則庇子弟之過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母嚴然後能

察之也故並謂之嚴君卽上之威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父者父盡其道而足稱爲父也以卦畫推之上爲父初爲
子上下分而父子正矣五三爲夫四二爲婦雖上下切比而
未嘗无上下之分夫婦正矣五爲兄三爲弟上下有序而兄
弟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取法乎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者火熾則炎上而風生也自內而及外也知此象
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出也家之于吾
也最昵而其察我也最微言雖嘉而不足令者其辭與衷違
也行雖臧而不足化者其冥與昭異也故言行可以飾天下
而不可以飾一家有物謂踐履篤實而非空言有恒謂力行
有常而能終始二者皆修身之事風化所由出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以離體陽德處有家之始離明則有預防先見之識陽
剛則有整肅威如之吉夫能預以法度爲之防則始初之正
卽終身之正也骨肉之情無間雍睦之化自昭又何悔之有
若家瀆而後嚴志變而後治未有不悔者也閑者門內之木
以防外也一家之人皆守其約束有所持循自不至害義傷
恩矣舜之刑于二女文之刑于寡妻是已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之於始則志意純一而未變教之易入所謂教婦初來教
子嬰孩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害也若既變而閑之則無及
矣

此爻　君子以範俗齊家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以柔居中巽順應五婦之道也遂專成也婦人无遂事
從人而已孟母云婦人精五飯冪酒漿則惟在閨中主饋事
爾矣婦而遂事則僭婦而不職則傲无攸遂以聽於夫羞饋
事以盡其職是之謂貞吉蓋妻道不可失正非一於柔從而
不理家政也二女事舜太姒事文以之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謂能順從九五正應而以卑巽相入也

此爻　婦德以無非無儀酒食是議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九三以陽居陽過剛不中治家太嚴故有嗃嗃之象嗃嗃壯

爲呵禁之辭治家易以情勝義九三威嚴之過於人情不能無傷未免有悔而可危然而家法嚴整人心祇畏畢竟是家之吉祥故悔厲吉若一於慈祥而恩勝義無所簡制便婦子嘻嘻不成家規矣故終吝象引云家人嗃嗃悔厲吉者本爻之義也婦子嘻嘻終吝者特反之正以見嗃嗃雖悔吝而吉耳嗃嗃謂九三能使家人嗃嗃嘻嘻亦然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此爻　君子以嚴整家則

六四富家大吉

巽爲近利市三倍富之象也又重陰有致富之資在位挾致富之勢故能生殖有方充積饒裕得富家之道然此非特富於財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肥即富之義六四

柔順而正能使初閑五假上孚實合諸陽之富而保有之未有修齊如是而家不昌者又以柔巽而居下卦之上其家人之母歟思齊太任是已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言以巽順而居正位能順則有理財之長策在位則操一家之利權是以富家而大吉也

此爻　君子以資富能訓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五剛健中正而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有刑家之德而得內助之賢者王者以是至於其家則上可以配至尊而主宗廟下可以宜家人而刑邦國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一說王者身範既端又巽體善入故能感假其家人有不動聲色而潛孚默契者巽爲風有之一家之中太和蒸穆如此則不待憂恤而吉矣高忠憲曰內外交愛而後爲有其家王至於有其家而又何恤乎勿恤者但盡正理勿更恤其他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象傳言嚴此言愛者嚴能生愛禮中有和也二有內助之德而五愛之五有刑家之德而二愛之此謂交相愛也

此爻　君子以中正型家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至尊爻也亦曰嚴君上九陽剛之德足以肅範又處巽體之終巽而善入故其德孚於一家人畏而愛之儼若有威可畏而非眞威也剛爻巽體無威而如有其威存疑云有孚則足以固結乎人心而情誼不至於乖離威如則足以震懾乎

衆志而禮法不至於瀆亂家道可長久而無弊矣故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威非作威也反身而誠則人自畏服之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威如未有不嚴於身而能嚴於家者反身如言有物行有恒正衣冠尊瞻視之類

此爻　君子以恩接而不離以義勝而不流

䷥ 睽字从目日少晴也目主見故爻 諸日見惡人見輿曳見豕負塗

睽小事吉

睽以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體相違爲嫌爲疑中少二女同居志不同行而名也然卦德內悅外明卦變柔進上行卦體得中應剛有是三者故其占以處小事猶可得吉天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故僅可以小事吉也張洪虛曰値睽之時此

不可憤疾張皇以激之也惟小心用事和緩善入使之就我
轉移此合睽之術也小事吉猶言用柔爲事則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此物性本然之睽也中少二
女幼則同處長則各適此人情必然之睽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方睽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象言說德與明德
相麗也說則人情不拂明則機宜坐照皆能合睽者也以升
變言之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
來者兼之是皆柔進而上行也柔既得中而又應乎二之剛
是爲君臣各得其位事有可爲惟在睽時故僅能小事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

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地初上也男女二五也萬物二三四五也天位乎上地位
乎下其體睽也而化育之事則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質
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萬物生生化化萬有不齊其形睽也
而得天地之心稟陰陽之氣此感彼應其事則類君子處睽
之時行濟睽之用卒之睽合事定造物之窮可通三才之功
並重道大矣哉存疑云兩者之合原於兩者之睽故不曰合
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離兌二陰同體而燥濕殊性炎上流下睽焉是於同中有異
也君子體之跡混而行孤外樸而中剛猶水火相濟卒不相
雜所謂和而不流也蓋天下之理本同而用與時行事隨

起剛柔可以互濟經權可以並行在同而異用得其宜未始
不相濟也蓋惟求同於理而不求同於俗求合於義而不求
合於情是所謂同而異也蘇子瞻云人若惟同之知若是必
睽人苟知睽之不得不睽若是必同呂涇野云同而不異墨
翟之廢義也異而不同楊朱之賊仁也可以得同而異之旨
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睽之所貴者合也初與九四敵
應宜有悔矣然居睽時陽剛得正而同德相應則雖無相得
之歡而有求濟之意睽不終睽而悔亡矣曰喪馬者以初九
動而下不與四爲徒九四動而上亦竟舍初而去故有喪馬
而失其所行之象然四終是同德相與則又勿逐而馬自復

之象也周公不辯流言而心自明子房不以口舌爭而事自
定其此意歟當睽之時君子固所當親小人亦不可拒絕太
過若遇惡人亦宜見之如夫子之見南子陳寔之弔張讓惟
不以避爲避而以見爲避一段真切心腸剖破嫌疑使一見
便冰消霧釋庶不致取怨於人斂禍於己而咎可以免矣劉
念臺曰君子於身世異同之故求備於心而已過非所論也
故首繫悔亡悔既亡則何得何喪所以勿逐自復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此則所以見惡人之故言非得已也
此爻　君子淡以成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睽諸爻皆睽之睽惟九二六五

乃睽之合二以剛正之大臣遇寛柔之明主九二正五所下應之剛六五正二所欲麗之明何至不得正遇乎因在睽時君或失於下接臣亦難以直行而詭又不容以自外若非委曲求合則不足以成濟睽之功巷者狹道委曲之處言當以善道宛轉求合於君如遇主于巷然則君臣之睽濟而臣子之道盡矣五親二爲宗二尊五爲主雖稍涉紆囘然二五正應原自相合相求非詭遇也故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心坦夷也而以委曲行之在睽時乃義與分之當然非枉已失道而爲耽祿固寵計也

此爻　君子以反經合道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三與上爲正應本非睽者然以說上行麗不以正故見亦不正而多疑疑則妄見橫生本無而見以爲有故皆以見字始之三以孤陰而處於二剛之間則睽我者二與四也我欲行而合上九則九二牽我與于後九四掣我牛于前二四皆以比昵之私剛強之力以要其合而不容其進從上九此正上九所當諒者而上顧遂逞猜很反疑其汙而髡劓之天去髮劓去鼻其人與中之人牛以引輿一串事也見字直貫三句見乃意見之見本無曳無掣無天且劓疑故見其如此耳其見如此故无初正理本不如此故有終无初謂爲四阻隔而與上睽也有終謂以柔遇剛睽極有終合之理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見輿曳包下文而言以陰居陽位且居二陽之間由位之不當故疑見橫生也无初有終者始雖見睽終與上之剛相遇也遇剛而疑釋矣此君子所爲貴剛歟程傳曰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此爻　君子以息妄存眞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四無應故曰睽孤九四以剛居柔不正故謂之惡人初九以剛居剛得正故謂之元夫元善也惡之反也一曰元大也陽爲大猶云大人也四以獨陽處二柔之間當睽離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四與初同德以陽遇陽故以初爲元夫初陽位四陰位故四亦以初爲夫蓋初以剛合剛同德相親相遇以誠相交以信故曰交孚第當睽時四閡於二陰難

合易離故必危以處心防讒杜害然後得保其孚而无咎蒙引云睽孤且慢說出初九來只言本身是陽不得偕陰爲之應便是孤矣至下文遇元夫方說出初九來序當如此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陰柔易疑惟剛故能去疑而合故合睽之志得行

此爻　君子以一德交孚

六五悔亾厥宗噬膚往何咎

六五當睽時以陰居陽行失其正宜有悔也然六五柔中以虛已下賢之主而致九二之應其合豈不如噬膚之易乎以是而往則輔弼得賢所爲自正而天下之睽可濟矣何咎之有信乎其悔亾矣一說二爲宗臣以剛陽之德輔翼乎五故得悔亾雖兌同出於坤故曰宗彼此所以不能一體者四之

互坎二膚之隔耳噬膚噬以求合也五噬去其四則互坤坎因以滅其合如噬膚之易也吳翁稱曰二爲兌體以安社稷爲悅五爲離體以任賢臣爲明惟二之合難於遇巷而後五之合易於噬膚此睽之用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相合如噬膚之易則能以道淡入乎君明良相遇往可濟睽而有慶也

此爻　君子以明良交慶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與三應本不孤也然處睽極明極之地睽極則拂戾難合明極則過察多疑故其象爲睽離而孤立豕鬼指三也上既

睽孤無往而不見三爲可疑疑三以一陰比二陽之間三本不汙於二陽也而上疑其汙如見豕之負塗然懼穢己也一切必無之事而上盡疑爲有如見載鬼之盈車然懼祟己也於是猜很頓生遂欲射而絕之矣然本無是事而空有是疑則事必白而疑必釋少間遂說之弧不果射矣蓋知其匪寇而實親於是而上之疑稍釋矣夫上與三原爲婚媾而以薔疑成見無見非疑迨上往而從之兩情既合如陰陽之和而遇雨則渙然其疑盡釋而睽乃不孤而吉矣蓋中爻互坎亂離有盡反其明而成暗之象故睽然六三柔而能應說以麗明往而從上則猜疑釋而陰陽合離坎既解爲兩正離盡睽其明而一卦之睽無不合矣是爲遇雨則吉之象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陰陽和而後雨和則無睽故吉呂涇野曰陰陽和則中道見時雨降則萬景新于是豕洗其塗鬼奔其車弧解其膠矣然後知婚媾之不至非彼之罪實己之未往也

此爻　君子以審疑敢誅

䷦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難在東北文王圓圖艮坎皆在東北也爲卦坎上艮下止乎險中故爲蹇若坤方體順而易則西南乃不蹇之地也君子欲濟天下之蹇必先自立於不蹇之地故利西南不利東北處蹇貴擇地也蹇是處蹇之道天下事順天循理雖羊腸九折皆爲康莊逆天悖理則東西南北無非險道故利西南者乃君子之居易俟命不利東北者毋爲小人之行險徼倖

也然又必見大人守正道乃克有濟九五之大人剛健中正爲天下所倚重而能濟險者故利見之則正且吉處險又貴擇人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坎德爲險而在上是險難在前不可進也艮德爲止而在下是見險能止明哲保身者也不其知哉張湛虛曰見險能止非不往也有待而往也故爻中或用智或用愚或自立或依人或君待朋或臣見君當蹇之任無所往無所來貞以濟之在蹇之外往則蹇來則厲貞以待之極大作用皆從靜正貞固中出若處險而恃才妄動又何足以與於蹇之時用哉李聲國曰人陽剛不旺過患難便立不住安望其往見險者見得到便站得定邵子曰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腳人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此以卦變言之卦自小過而來往得中指五也九四進往處坤之中位是進得其地而得所安所謂西南平易者也往得中言往於坤而得中以其身入險而籌畫焉是艱難處卽平易處矣見險難以能止爲智而濟險必以能往爲功故曰極平須以險爲關其道窮指三也三爲艮體之主止而不進則常在險中而蹇實以甚故其道窮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時値蹇難非得所依不能濟也所以利見九五之大人其德足以聯屬天下之心其勢足以汲引天下之士故往則有功自二至上各當陰陽之位則動必順理而邦其底定矣故貞吉可以正邦也

蹇之時用大矣哉

時用者這時應有底作用必順時而止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見時用之大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水曲折土石碍焉而不得流蹇象也阻塞之義也君子以爲吾所致蹇者必吾德之未至故凡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而无怨天尤人之心有不善則改無則加勉乃自修其德而可以濟蹇也反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夫修德非以脫險吾自修當如是耳

初六往蹇來譽

六爻謂往者趨坎也謂來者艮止不進也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是往蹇也若能止而不進靜以待時之平是見幾之哲象所稱智也譽不亦宜乎然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其中屠蟠管寧之流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則入險固不如待非棄天下之蹇而不援蓋待時也謂待六二九三諸君子先也劉氏曰玩宜待句亦有終濟之意在

此爻　君子以避世待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中正應五王臣也九五正應而在坎中君在難也蹇上爲坎二三四又互坎一卦中有二坎蹇蹇言多難而非一難也二往應五近阻九三之山已蹇矣再前則阻六四之水是蹇而又蹇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實爲忠藎之臣其往濟難也雖厄於時勢而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濟則君之靈不濟則

臣之以死也其蹇蹇非爲謀身之故也爲君也艮不獲其身匪躬之象程子以李固周顗當之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蹇蹇者多難叠至大臣犯難捐軀以求濟卽不濟而忠誠可鑒亦无可尤如漢之諸葛不可以成敗論者也

此爻　君子以鞠躬盡瘁

九三往蹇來反

九三剛正爲下卦之主下二陰所喜附三雖與上正應而上六陰柔不足爲援如賈武不能用陳蕃之策是也又三最近坎往則蹇跋難行故上往則蹇也來反謂三來反而就內之二陰也三之陽剛可以濟險但與五非比非應惟反就二陰與之同心協濟此二所欣喜其得朋也故象曰內喜如會人

皆季子之歸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方蹇時二陰不能自立皆喜附於九三之陽故曰內喜喜之若曰三來我事濟矣蓋非但喜其來亦將因之以得往也

此爻　君子以集思廣益

六四往蹇來連

六四已至於險中而將往焉是入於坎險之深而益蹇矣四雖近君往從於五柰陰柔不足以濟五之蹇惟來而連在下之三三連二以合於五共戮力以濟時艱則合上下之交無弗通矣獨往曰往與人同往曰連蓋四之力弱非連三無能爲耳蔡虛齋曰來連與來反不同來連將以進也來反只是退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易以得陽爲實當位實者以四比乎九三之陽以九居三當位而實有濟險之才故宜連之以共濟也

此爻　君子以拔茅彙征

九五大蹇朋來

五中正居尊當蹇而在險中是遭大投艱匪小蹇也夫五治蹇之主正邦之大人二所利見者也遇此大蹇幸有六二中正之大臣與爲正應然二本陰柔獨力難濟必朋合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才同心協力共濟九五之艱難然後可以有功蓋臣賢于君則能有功臣不及君終无以濟然亦惟主蹇之君懋修厥德動中機宜使諸爻皆取節於五之中則諸爻皆中諸爻皆正矣蹇之所以貞而吉特此爻耳按朋來來字乃合四爻來字爲一大來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前此猶見險有待至此則上下同心合力乘時有爲當往則往恰當機宜曰中節

此爻　人主以得朋致治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處蹇之極无所往矣以無所往而爲蹇惟當來就九五則有碩大之功而得吉此就象上說至利見大人亦指九五則曉占者宜如是也一說往蹇來碩者惟其有內之三爲正應則三之大即其大所以與之濟蹇而有碩大之功也利見言利見此九五大人以收人心而濟蹇也此象所以云從貴也若舊註云來就九五則利見大人爲重複且志在外而不

在內矣此爻內則有九三陽剛之助貴則有九五大君之見是以吉且利存疑云諸爻皆不云吉利獨上六言吉利者則以居卦之極爲出險之時耳項平菴曰上六已出險外本無所往而云往者不來即往也猶夫初六本無所來不往即來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來碩本義謂來就九五一說上六雖應九三而能從九五之大人以成濟蹇之功故曰從貴

此爻　人臣以得君有功

䷧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雷動於上雨降於下鬱結盡解故曰解爲卦居險而能動於

險之外才能濟難則險可出難之方解理宜安靜簡易以鎮定之而卦變九四入坤體有平易之義无所往謂難已解散太平无事無所爲也而卦變九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有安靜不煩之義來復吉者謂難已盡解則當相安於無事之天來復其所而安靜也有攸往夙吉謂或猶有餘險未盡則當蚤爲之解乃吉若不疾速則遷延釀禍者多矣夫解難貴速時至而動應如發機如爻中田狐射隼之事是也蓋無事求功者擾則无難宜靜待敗而救者失則赴變宜速復之吉夙之吉總見解之作用即所謂利西南也楊誠齋曰天下有難常過於天下無難常不及爲過於爲則擾不及爲則媮漢高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過於爲也苟安於秦陋而不復求二帝三王之法度不及爲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遇險而止者才不足遇險而動者才有餘惟才有餘故能撥亂反正易危爲安而免乎險來矣解曰險之爲卦見天則訟見澤則困見山則蹇在外卦則屯惟坎險在內震動在外是動而出於險之外得以免於險所以名解李雪園云人心一點天光陷在坎險中必得震陽一動天光便爾透現然這點陰私在當身則爲自心之險一私不淨即爲屯鬱在世道則爲小人之險一奸不剔即成否閉故不特曰險以動又曰動而免乎險不到險之淨盡不稱解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卦自升變三往居四入於坤體坤於畫爲衆於義爲平易平易爲解難之道則衆心豫附矣故其占利於西南蒙引云只是坤爲衆明其入坤體耳若作得衆心反失平易之義矣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亦以卦變言之蓋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得其中是即其所安也解時以安靜爲中得中故能復返於平易之域與時休息而得吉此以靜而吉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二惟本得中以往所以早往早復民社獲安寧而有功此以動爲吉也來復言坎之二也聖人於未可有爲則以來復爲中不欲人多事夙吉言震之四也於應有所爲則以往夙爲吉又不欲人偷安此正時中之道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嚴冬閉塞之後至驚蟄而天地和暢則成雷雨凝者散靜者

作萬物生發甲坼皆之所至雖欲不解而不可得夫以天地化育之功至大无外然亦由解而成解之時所以大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赦宥之象無心失理之謂過赦而不問故於爲惡之謂罪宥而從輕此君子法天地之解與天下更新行西南之政也

初六无咎

初六質柔止而不進可以寡過又四陽動乎險之上而與初爲應剛柔相濟既安靜而無生事之勢又得輔而無失事之患何咎之有訂詁云初三上皆小人也初雖坎險而陰柔居下則惡未淡丞二則化易從當解時君子方蕩滌細故與之更始故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四剛初柔得交際之宜既不生事以自擾亦不委靡以自怠故其義无咎

此爻　君子以无為而有為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二以剛中之才佐六五陰柔之主蓋有舉直錯枉之權退小人而進君子者也卦中四陰除五君位皆狐也五陰柔易為小人所惑賴二以一陽處乎險中又互成離明故能知險之情以斯解邪能獲隱伏夫解去三狐則善類自集而得中直之賢有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坎為狐又為弓矢變坤為致役乎象田象然必已正而後可以正人故占者必所行合於道義之正而固守焉然後邪媚可去而中直可得吉之道也楊誠齋曰狐者小人之妖王恭石顯是也媚者小人之賊鄧通韓嫣是也隼者小人之鷙竇憲梁冀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王莽董卓是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得中則無不正故能去邪崇正而得吉

此爻　君子以舉直錯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陰柔不中正狐也宜在下而反居下之上竊高位而乘君子之器終必失之猶小人宜負荷力役者而反乘車其在位貪鄙之狀致盜生劫奪之心矣故有負乘致寇之象占者得之雖使所為得正終可羞吝況不正乎趙高僭泰以致勝廣張讓擅漢而致董卓似之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此爻　君子以位必稱德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四雖陰位而才則陽剛故設此以勉之而汝也言汝能解去初六在下之陰而得九二陽剛之朋則非類既去而同類自來有朋至斯孚之象初六雖應於四然非四類也九二雖非應然四類也去其非類則善類自孚矣九四所以能去非類者剛能解柔陽能解陰也朋指二曰朋至者惟陽與陽為朋也張湛虛曰九四以陽剛位四未得其中下則三與為比若駢拇然則正人解體矣惟解而拇則同德之朋至而信矣存疑云剛柔際而得无咎初未為不善此則以為拇何耶蓋四近君為大臣大臣之義无私交四與初位皆不正有私交之嫌故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故有未當位之戒

此爻　大臣以義无私交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而與三陰同類其事其害大矣故必解而去之則君德清明而治安可必正西南雷雨作之會矣此人君之解也維者大義獨斷之意故吉然五實陰類而實之以解去其類未必能也此惟有驗之于小人之退與不退耳孚驗也蓋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欲去小人而內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故聖人更為勉之一說解非必用驅除也但能化其朋黨之偏雖小人亦服其正大寬下

而退聽矣此其解難之第一義也亦廼劉念臺曰五與三陰同類于小人類爲腹心當此時君子維以解爲事更無調停一法則必自解君心之小人始所謂除害務盡也久之而天下服其公非徒君子信之小人亦信之矣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此爻　人主以義斷除奸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六三以陰柔居下卦之上猶隼之集高墉之上也夫悖逆無大於私害之小人而解悖端在於權力之君子公者上六也上六當大臣之任用解去之成器於身待時而動故獲之无不利也古者遇此須知貪殘而在高位必除去之而朝廷肅清吾類獲安斯自國及民咸受其福而无不利矣張中溪曰

上爲公三爲隼射之者公也胡雲峯引繫辭以三爲小人以上爲藏器待時之君子卦六爻惟上六得正故以象君子也繫辭曰待時而動待解終也日成器而動器至終而成也朱子註云繫辭備矣自是定解象存反是俱不可從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平解終而猶有未解者若隼集高墉悖逆之大者也公用射之斷解之矣

此爻　君子以成器而動

䷨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卦本地天泰今損下卦上晝之陽益上卦上晝之陰又兌三爻皆上應爲說以泰上皆損下益上之義卦德下說上止上止則不過損於民取民有制也下說則樂於益上子來趨事也夫損下本非常法以迫於時事酌於實不得已之心損所當損而非妄損於民是爲有孚大吉无咎此雖一時濟變之權而足爲萬世救時之法故曰可貞知此則不傷民不累德不害治而決然可行故曰利有攸往孫子贍曰自陽爲陰謂之損自陰爲陽謂之益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夫不得已而損下者曷之用哉既以乏用而損於民必當損己而儉於用古者陳饋以八爲豐四中二簡薄以時爲大損之時卽享祭之重猶不得已損之益禮稱其時則雖殺而不爲薄用適其宜則雖儉而不爲過享猶可損況其他乎呂涇野曰二簋用享卽損而有孚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者取下卦上晝之實益上卦上晝之虛陽剛之道上行而下則損也損民益君亦分之常而作易者名之曰損益損民者乃所以損國也耿氏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故益下則下與上俱益損下則上與下俱損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只增一而字而其義自明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二簋可以薦其誠以時當損而損也若荐之時則大牲矣故曰二簋應有時內卦自乾三剛而損其一剛止有二剛可以用享卦本地天泰乾在下甚實故宜損以其時當損下益上

故曰損剛益柔有時天地之道不過損益盈虛物之盈者益而不已其勢必至于消消則損矣物之虛者虛而不已其勢必至於息息則益矣此皆因時而有損益一順乎理勢之自然故曰與時偕行劉石芝曰二簋應有時正言以釋之下三何是推言以釋之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氣通上潤又若損澤土以益山高者故稱損懲忿以內卦言乾剛躁多忿上六下而成兌說則其忿消矣窒欲以外卦言坤陰柔多慾九三上而成艮止則其慾遏矣夫人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忿剛惡也其氣銳厲如山貴乎以理制之故宜懲易開而難塞者莫如欲欲柔惡也其溺人如水貴乎以理勝之故宜窒然懲忿則用心之剛者能制之窒欲非見理之精者未易察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損之時皆當以下陽益上陰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四有陰柔之疾而不能自救故初有輟已所爲之事而速往益之之象如此則公爾忘私盡事上之分占者得此可以无咎益初與四爲應四已有疾而不速往救則疾无時已故須遄往无咎正與四之使遄有喜相應然不自失者方能益人初居下而益上上下之交尚淺而在上之事无窮又當酌其淺深之宜以益之如因事以納言隨時以効力則其爲有漸其言可入而其功易成賈誼痛哭流涕盡獻其生平卒以貶死是不能酌損者也一說初九益上當如已事而遄往亦通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四有欲損其疾之志而初遄往應之是與上合志也

此爻　君子以公爾忘私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二剛中當損剛之時志在自守不肯妄進以高不仕之心貞之道也然居柔而說體倘不能自守動於欲而妄行則降志辱身而有凶矣且君子豈必征行而後有益於上哉亦惟固守此貞不自貶損則上啓尊德之心下勵廉隅之節其爲益上也大矣一說二與五應當自損以益五然五雖柔而居剛非不足者二雖剛而居柔非有餘者二本中損則不及五亦中益則太過所以損剛不能益柔也二乃五之正應在下者能爲正人君子豈不有益於君所以弗損而能益誠齋誚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晩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者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損九二時未可進則進非中而隱是爲中中以爲志志定則守定矣

此爻　君子以潔身長隱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三損下益上乃卦之由成者故爻辭兼彖六爻之義卦本地天泰三人則下三陽上三陰也三陽同行而九三獨損而爲陰是損一人也三陰同行而上六獨下而爲三所謂一人行也六三仍與上剛柔相配是一人行則得其友也按凡物二曰友三曰羣羣則生疑詩云或羣或友是也蓋天下獨陽

不生獨陰不成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矣兩相與謂兩情交爲同心相益精誠專一故曰致一卦惟一陽上去換卻一陰來六爻遂各得陰陽相與可見致一之道只是二也天地之化醇男女之化生亦若是而已矣蒙引云若說只是三上相與則以九三應上六亦未嘗不是兩相與何必云三人行則損一人分明是說六爻兩而相與耳按三損其一者損有餘也兩也一人得友者益不足也亦兩也天地閒陰陽剛柔不過此兩而已故繫辭以天地男女發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舉一句以該下文言一人行當得一人而友之若參之以三則志疑所與而不專矣

此爻　君子以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陰柔氣質昏弱物欲交蔽是其疾也下應初九之陽剛資其切磋以自益而損其陰柔之疾此以友輔仁之道也然改過去疾當勇于受善如救焚拯溺稍因循怠惰則猶在吝與管之域而疾終不瘳矣使遄非謂速從初九只是自家汲汲孜孜因初之益而自損其疾耳人之損過惟患不速速則不致于淡過爲可喜也先疾而後平雖疾不害故无咎凡物不得剛柔之中者爲疾偏剛忿疾也偏柔欲疾也誠齋謂子産容國人之議已而不毀鄉校可謂能損其忿疾矣魏獻子聽諷諫而辭梗陽人可謂能損其欲疾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有疾本无可喜因人而去其疾故可喜

此爻　君子以過勿憚改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當損之時柔順虛中以應九二盡有下賢之心受天下之益者也蓋損三益上非益及五然上之有皆五之有五受三之益而非其正應也故曰或益或者不求而自至之辭四以初損而益益知其所自來五以二弗損而益益不知其所自來惟不知其益之所自來而有不能辭者是有德而自然益之者也故有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其受天下之益如是則揆之天理而順卽之人情而安福祿永綏于有終矣大善之吉也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十朋直二千一百六十以此爲益益莫大焉取象之辭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元吉由其行合于天自天祐之也本損三益上而五受其益故曰自上祐

此爻　君子以受祿于天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弗損益之上與二辭同而意異二當益上之時不損其所有乃所以益上上有爲人上之象不待損已而自有以益下夫上以弗損爲益則但因其所利寬其所徵皆王者因民而利惠而不費之正道如此則澤无不被旣貫之益道而盡得法可常行將達之天下而不窮此所以无咎貞吉而利有攸往也得臣者居上益下人心服從也陽爲君陰爲臣三爲正應得臣之象无家謂四海之內無有彼此無自私其家之意猶云以天下爲家所謂王者无私也

彖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待損而益則其益有限而得志亦有限不待損而益則其益无窮而得志亦无窮故曰大得志

此爻　王者以公平正大爲治

䷩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雷震則益風風怒則益雷故曰益卦本天地否損上卦之四益下卦之初在人事則爲上好施而巽下受益而動凡益下者必中正之道行之可久尤必拯民于難其澤始溥利往者德惠旁施上下樂利也利涉大川者言不惟利所往可以處常亦可以處變民值阽危則拯溺亨屯以濟險也卦象二體皆木列木爲舟有濟險象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損者損其泰益者益其否下否而上益之如捐山澤之利免農民之租之類則下之受益者感其所施者博所入者溥而說无疆矣自上下下即指四下初言陽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謂其益之究于下无所不利也陽明下濟無遠弗届非小惠比故曰大光天道下濟而光明此其義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二五中正相應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聖主得賢臣而法由此立澤由此施天下受其福慶也木道乃行者震巽也二體皆中虛舟楫象當厲而風行是才猷克壯用能弘濟時艱故利涉大川當民說无疆之時何往不利何險不濟耶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極而言之學問以日進爲益動則奮發有爲以自勵巽則潛心遜志以浹入此德業崇廣所以日進无疆也造化以生物爲益乾施一陽以益下而爲震物以資生坤以一陰應乾而爲巽物以成形化育生成人物繁衍故曰其益无方與時偕行謂凡時之所當益无有不益者也如動而巽時當得益則日進无疆矣天施地生時亦當益則其益无方矣以此知一切益道莫不與時偕行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者相助益之象也氣化改換一番乃能生長人生遷改一番形神頓別君子取象于此以風之長萬物者長一巳故見善則遷以雷之威萬物者威一心故有過則改且遷善則過益寡改過則善益純二者相益亦猶風雷之相益也象重二則字一陰一陽之始生勇在初幾也尤重見字人人有好善惡過之心而不能遷改者固由于委靡亦由于無見是以賢人君子率由于見後之修也匪見則不知所修者爲何矣高忠憲曰天下之有益者莫過遷善改過風雷一過宇宙改色人心一洗而目皆別故遷改者起死廻生之神劑超凡入聖之捷法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九一爻乃乾所施于坤而成震其受上之益者大矣彖所謂自上下下者也初既受益不可無所報效利用大作以酬之大作者盡心竭力以建大功舉世所不敢言者則言之舉世所不能爲者則爲之所以答上之厚遇也然其大作必規模正大謀畫精詳爲盡善盡美之舉而實有功于民社焉斯

爲元吉而无咎耳此皆戒辭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厚事大有爲之事也即所謂大作下不當踰分而爲重大之事故必盡善盡美謀出萬全而元吉方可无咎

此爻　人臣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柔順之大臣虛中處下故能獲上而受其益名位寵祿諸福備至雖欲辭之而不可得有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十朋之龜象寵錫之至優渥也然誠敬固足以感人而陰柔不能以固守占者于此必固守其虛中處下之德長永貞固而無失然後得終保其寵錫之優渥而吉矣此以下受上益者而言其在王者則上帝爲上王者爲下必有虛中之德以享于帝則天心默佑而祭則受福所謂盡人以合天也然則此虛中之德下之所以事上而受益於上者此也君之所以事天而受益于天者此也諸理齋曰此爻只重人臣受益遐享帝是帶說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二本無受益之心而益自至是出於意料之外故曰自外來

此爻　君子以百祿是遒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所處又剛本不當得益特以處益之時槩應得益但所益無美事必見之于患難非常之事而已朱子曰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謂以艱大遺之也救之艱阻以抑其銳頂之盤錯以發其謀使困心衡慮借置于患難非常之中庶幾其陰柔不中正之病由是而有瘳則亦不爲无益矣故无咎中行者三四爻皆在一卦之中也言當凶難時必存誠心者至誠无妄而外之所行皆合于中道則誠意與上相孚也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誠孚得中乃可以通誠信于上矣猶告公而用圭以通信也須知三陰柔不中正正是不能有孚中行上之益以凶事正欲其有孚中行耳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欲其困心衡慮修省于拂鬱中則反偽而歸于誠去偏而就于中以固其本有之德也來矣鮮曰言三之爻位多凶則凶事乃三之固有也此說更似直捷

此爻　君子以增益其所不能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六四雖非中行而能損剛以益下有合于中行之道則因事處宜出謀發慮無非此益下之心以之告君無不信其爲國爲民言無不聽而見從矣斯道也雖用以遷國民亦諒吾而從況其他乎夫國都重地似若不可輕動然去危即安乃益下之大者苟以益下爲心則雖遷國而民亦安之何不利之有四以上乾移下坤遷國象楊慈湖曰諸卦惟二五言中而復之六四益之六三六四皆言中者聖人蓋欲發明中道无所不在无所不通人心皆有之顧人不行耳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遷國惟在於益下以益民之志告公故公從也

此爻　君子以嘉猷入告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惠心者益下之惠心也此心從眞實而出曰孚自我言之則爲心自受者言之則爲德九五陽剛中正爲益下之主既損四爲初以益下又得六二中正相應以行其惠是有誠實惠下之心而非邀道于衆者也益孚不在施濟而在惠心以心孚則被其惠者亦以心感而好義用情自無所解于心矣其元吉豈待問哉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言天下信而懷其德是大遂我益下之志也

此爻　人主以布德行惠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處無位之地非能益人又居益之極極則變益下之心

而爲損下矣巽之究躁而近利是專其利於己者也夫民所爲益上者謂其恒益我也今反以自利立心不恒則衆莫益之且或有攻擊而奪之者矣故有莫益或擊之象夫其志在求益初不料人之擊而擊之來也出於意外所以然者以其立心不恒也若益民之心恒久不變則民說无疆矣寧有擊之之凶哉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偏辭言聖人繫曰莫益之猶是就其一端而言未究言其有或擊之事也曰或擊者求益而得擊並有出于意外者矣一說偏應作徧莫益之謂无一人益之者自外來不知其所從來也亦通

此爻　君子以恒厥德

䷪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以五陽決去一陰非難也然一陰乘高勢則敵窮則變且又近五爲君側之惡而欲決去之豈可不盡其夫之道哉以其有乘五之大罪我是以聲其罪而揚之于王庭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機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以其有不可恃之威武我是以告吾衆以尚武之必窮以其有一陰之猶存我是以勉其利往以至于純乾乃終也告自邑告于己之五陽也其告不惟專以責己機事尚密須于自邑中默相諦誠不露機鋒乃不致潰敗耳君子之待小人如此則所以去之者有其辭所以制之者无其隙而无往不利矣彼之利往往而爲臨爲泰也夬之利往往而爲乾也一說高栗在上曰揚

維揚在前曰揚總象其足高氣揚縱肆陵慢之狀故象曰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亦通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雖以五陽去一陰然決不可太猛必使說相濟既不緩同以失機又不輕動以激變事合機宜並健而說決而和者君子去小人之法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柔雖消然居五陽之上猶爲乘陵之象乃小人之罪故當揚庭以斥之也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蓋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我有自固之道彼無可乘之隙乃能決无不勝而陽德光矣是其危所以爲安也

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

所尚指威武。言若不自治而尚威武。則不惟無以服其心。而且有以激其變。自取困窮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小人有一之未去。君子憂之。人欲有一之未盡。君子懼焉。今上畫猶有一陰。是剛長猶未終也。惟當決去之。使爲純乾。小人有垂盡之勢。而朝端皆乘道之賢。斯剛德長盛。則君子之道成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夬取疏決之義。澤之雲氣上騰。一決注便成雨。故爲夬。君子法焉。而決其祿澤以及下。其解陰蕩濁。則有決小人之意。而天下沾其潤焉。然不可以是爲君之德而自居也。若自居其

德則忌矣。一說居猶止也。若自止其德而澤不下施。則非夬決之義矣。故忌。亦通。按象傳皆據君子已能者而言。初無戒辭。此獨云云。與例不合。故本義以爲未詳。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初在四陽之下。微也。在乾宜潛。然當陽盛之時。本欲上進。又陽居陽位。則益銳于進。遽欲超大壯四陽以決上六。爲壯于前趾之象。此少年新進。憤邪嫉惡。不量其力。急于一決者。夫決去小人。非咎也。然使決而不勝。適乃貽害于國家矣。夫勝在往前者。勝往在勝前者敗。故告以往不勝爲咎。欲其必得勝算而後往也。譬之布衣論權臣。匹夫犯大難。不能退小人。反爲小人所害。其不勝也宜矣。蒙引云。其不勝者。自爲不勝也。故曰爲咎。明非時勢之不利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君子慮勝而後動。故勝在往前。不能必勝而往。能无咎乎。

此爻　君子以多算勝少算不勝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當決時。剛而居柔。能得中道。是能審酌事宜者。故能憂惕以淡其謀。號呼以集其衆。戒備如此。則逸以待勞。靜以制動。卽猝有意外之變。吾固有以備之矣。豈有決而不勝者乎。勿恤可也。有乾之惕。終兌之說。無坎之憂。不期其勝而无不勝。正象所云其危乃光。誠齋以爲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得中道。則無任壯之咎。而得戒備之宜。故雖有戎亦可勿恤。

此爻　君子以有備無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乾爲首。故三有頄象。又以剛居剛。其去小人之心。能夬而又夬者。然疾惡而見于顴頄。亦淺矣。凡闘很者。其頄必壯。惟君子應變從容。心夬夬。而面目渾函不露。暫與之相合。所謂夬而和也。陽性上行。五陽獨此爻與上六應。獨行之象。蓋其機權密運。獨行而不暴其意。遇雨而不避其嫌。其迹似濡染于小人。或不免于中正之我慍。然濡心以觀其變。委曲以成其謀。究能決去小人。而于我无咎也。蓋心白而跡不足以累之矣。劉石芝曰。九三已是壯頄有凶了。君子以下。周公爲之變計。而示以善處之術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始雖若濡終于无咎蓋可疑者迹而不變者心也

此爻　君子以疾惡不淺露決邪有淡心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心不能自靜而才不足以有爲故居則不能自安有臀无膚象行則不能自果有次且象爲四計不若引諸陽前進而已隨之如牽羊者必使羊在前則有行前之勢是雖不先衆陽以進而安出其後凡握謀發慮不自用而能用人則因人成功可以遂其進而悔亡矣然當決時四志在上進雖聞此牽羊之言必不見信以不中不正無聽德之明也蒙引云无膚次且危之也牽羊悔亡敎之也聞言不信激之使必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其行次且以陽居柔而不中正故曰位不當聽不明者亦以陽居陰而聰不明也陽明陰暗故也

此爻　君子以用人則裕自用則小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以陽剛爲夬主本居中得正可以決小人者也乃上比于陰最爲切近必有淡受其蠱惑者如莧陸在五陽之月受陰氣而生故有莧陸之象五既與六相近不免溺于其私外雖欲決而一時惑戀之心復萌則決之不勇矣占者得此苟能決而決之不溺于比暱之私亦不至有任壯之失斯夬夬中行爲兩得之而可以无咎矣楊誠齋曰李輔國一家奴而暁稱尚父罪惡貫盈代宗不能顯誅至遣盜竊其首夫殺之者夬夬也遣盜者中行也誅之而無變者无咎也然竊殺之而不能明正典刑是足爲光大累誠齋之論爲切當矣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五心比于六以義所不可而決之雖外若中正而其牽私變暱近習之心潛注不斷故曰中未光朱子曰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然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即此意

此爻　君子以官不及私暱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陽長將極陰消將盡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上居兌口而謂之无號者以其陰黨已盡无所號也夫二之惕號呼衆陽也上一陰何所號哉其勢終爲君子所決而不存故曰終凶鄒四山曰无號謂不復乎號以儆

備也小人之藏禍心也甚烈而伺隙甚巧若以其勢且盡而忘儆備則一星之火猶可燎原故稱凶以戒之如一武三思不去而五王之禍烈矣此說亦通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剛長一分則柔退一分剛長至極陰終爲陽所決也剛長有終陰豈可長耶

此爻　君子以自作孽不可活

䷫

姤女壯勿用取女

一陰方決于上一陰復生于下純乾忽逢一陰不期而遇出於意外故曰姤姤之一陰卽坤之履霜未幾爲遯爲否爲觀爲剝爲坤以漸消陽而不覺夫純陰而卒然一陽復幸其反

也純陽而卒然一陰姤評其遇也當一陰始生微也遂曰女壯勢必及壯也一陰爲壯則知諸陽雖盛實無根而向衰矣巽長女故曰女壯勿用取女者以其偶遇而合而又以一陰遇五陽則非以漸而歸從一而終之道是爲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至喪身敗名故其象占如此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卦體一陰遇五陽是君子滿朝而小人潛進于下非人情之所願而猝然遇之故曰姤然玩卦之得名當以陽遇陰爲正此云柔遇剛者蓋爲下文勿用取女而設耳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取女者欲其柔順姤乃方進之陰漸進而敵陽者故不可取謂女德不貞不能從一而長久也姤五月卦微陰在下外陽

彌盛內陰愈生履霜堅冰凜栗凋殘全釀于此故不可與長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上五陽天也下一陰地也天地相遇止可言資始資生而曰咸章者萬物相見乎離品物在五月皆嘉美也姤本非佳卦聖人于此又看出天地以姤成功的道理蓋陰陽原不可偏廢防堅冰之漸遇固可慮語成物之功遇亦何可少耶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九五陽剛居得中正是以強毅英明之德而遇宅中居正之位由是德以位行而治化覃敷四達不悖道可大行于天下矣聖人以姤成功若此

姤之時義大矣哉

一陰之生雖微可慮非見幾識微謹而防之則將漸長而不

可爲矣如人意本誠忽有一念之自欺潛萌于中衆君子在上忽有一小人欲長于下幾微之際大可慮也故聖人嘆時義之大以提醒之責望君子也胡雲峰曰此非贊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義與上文不相蒙按姤原是不好的卦上文天地相遇剛遇中正偶然看得有此好處耳至姤之時義則仍是一陰遇五陽之姤故以爲可慮者大也存疑云據愚見只是承上文而嘆其時義之大與睽之時用大矣哉同意亦直捷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自天降物無不遇故曰天下有風姤后之于民安能一一而與之姤惟命誥一布雖遐陬僻壤皆曉然得見人主之心如風之无形而周徧萬物蓋以志遇而不以形遇也月令以

至日施命令誥四方發此于姤正與冬至閉關相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金柅所以止車絡繫之跌也繫之于柅繫之固也一陰始生小人雖微而勢則進誠能堅自止于五陽之下而不進以守其正如繫于金柅乃可獲吉若不自止而欲往以害陽則凶立見矣然一陰雖微勢必得權害正猶羸豕必至蹢躅也孚信也言可須必也以告陽也漢高之封雍唐明皇之不殺祿山是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訓進言所以繫于金柅者以柔道方進故用金柅以止之也

此爻　君子以有忍乃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巽爲魚故初六稱魚初陰尚微二與初遇是以用事之君子而遇始進之小人尚在九二統馭管轄中爲包有魚之象占得此者若能早辨而預制之猶可遏其禍亂之萌而杜其陰邪之害故可无咎若不制而使與衆陽相遇將來得權用事而受其害者多矣何利于衆陽哉賓者衆陽之謂一說初應在四二豈能包初夫卦以遇合爲義遇合之女未嘗擇配二近而先斯得之矣夫初與四應魚本四之有也今九二先與初遇以陽包陰包而有之則二之近比者爲主而四之正應者爲賓矣此豈四之利乎初陰在下民象故九四象曰遠民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言義當制遏之不可使遇於衆陽也一說二已包初揆之于

義自當從一故不及賓

此爻　君子以遏奸必誅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居姤之時一陰在下是所欲也然三與初非應又上無應于六而乘承皆剛三之爲人非能知止者故居則不能安爲臀无膚三所處之地欲進而不能遂而意猶未已故其行次且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占者如之苟能惕惕危厲以陽德自持既無所遇亦無陰柔之傷則雖危懼而无大咎劉念臺曰一陰生而衆陽皆失所遇矣姤勢雖盛而交已離其道不能自固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牽進也三上下皆无所遇是以孤立無助而行未進一說三

孤陽自守未牽于柔亦通

此爻　君子以始迷終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四與初正應所謂賓也賓宜有魚今以四遠之故近爲九二所有是四包无魚矣夫魚本我所有而歸之他焉人心畔離矣无德以得民无位以臨民而又遠民宜其民之歸九二而去我也如秦民巳歸沛公而項羽猶爭之能无凶乎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雖將作矣民可近不可遠其義于是著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心去己由四不中正以致之是遠民者己遠之也劉氏曰卦名爲姤以遇初爲義而三四兩爻又以不遇初爲病易不可爲典要也

此爻　君子以撫我則后虐我則仇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五陽剛中正姤之主也以德位兼隆之君子而制始生必盛之陰如以杞而包瓜勢若易易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則亦難以力勝故必善藏其用含晦章美不露圭角而默制之乃可挽回造化斡旋氣運而陽之將消者如碩果自天而剝落于地復有生意存焉方長之陰有時而將消之陽倏然來復有隕自天姤其將可轉而爲復乎一陽復生倘非含章不能矣程傳美而在下者側微之賢也九五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充實章美人君如是未有不遂其所求者也有隕自天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賢也如高宗感于夢寐文王遇于漁釣是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此推原之辭九五含章以其蘊中正之德也陰陽迭勝乃天命之常知其常而含章靜俟是天命之不違由人能使之不違也不委于氣運之衰必思所以挽之故不曰令而曰志不舍命
此爻　君子以挽回造化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上九剛亢无位下與九三敵應既無能遇之德又無可遇之勢其象為姤其角則不問當遇與否而一無所遇矣雖孤立而无與交固屬吝道然其嚴勁剛介無取女之失自不為陰柔所傷故于義為无咎其陳仲子之儔歟聖人著此兩義使知不可不遇又不可妄遇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高亢在上絕物無侶宜窮于遇言其窮而少通故足羞吝按姤以一陰遇五陽而成卦故以初陰為主而上五陽則皆以初取義姤非正道惟近者得之故二包有魚而正應之四反凶三以隔乎二而不遇五則去初遠而不遇上最遠則窮也
此爻　君子以剛介自立

䷬
萃亨王假有廟
卦德坤順兌說彼此之情聚也五剛中而二應之上下之情聚也蓋萃以言乎心精之合也必己之精神已聚如三日齋七日戒誠敬之至斯可至于宗廟以祭其祖考苟不萃一己之精神奚以聚祖考之精神其占如此則戒在其中矣上以陰居宗廟爻廟象五以陽承之王假象
利見大人亨利貞
大人五也貞二五位正也物之既萃必得大人治之而後亨无位則威不行无德則才不足利見大人謂利見天子於廟中也如是則萃得所統而安故亨然必其所萃者一出于正而後可故利貞一說萃為陽統陰之卦九四一陽則疑主之臣也故孤陰若從大人之五則貞從非大人之四則非貞曰利見大人欲其萃於五也曰利貞戒其萃于四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時豐盛祭享宜稱故用大牲備物也吉則受福神祐也人附神祐何往不利蓋既萃而求所以富之教之則物聚可備禮人聚可集事而功業易成故利有攸往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萃之所以為聚者卦德民順從君君說先民上說而下順君民聚于野也卦體五剛中下交二虛中上應君臣聚于朝也皆陰聚而歸陽之義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聖人設為廟祧以聚祖宗精神於其間王者必先聚己之精神然後以其衆萃於廟所以致其孝思于獻享也致孝者盡志之謂致享者盡物之謂渙萃皆言假廟然渙立廟而萃則祭廟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九五為位天位之大人故萃以見此大人為利蓋明一統之分懷尊王之心而為大人之所與乃可以立功故為聚以正

一說聚以正蓋指專一從五爲正勿使四陽得以分權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物聚力贍祭者宜盛於萃時居者宜往而有爲此皆順天道之自然也不則約而爲泰時絀舉羸豈順乎天理者哉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亦觀其聚而已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常其未交未合情不可得而見迨其陽施陰受形交氣感无不可見其有無動靜始終之理徐進齋曰天地萬物之情通于咸久于恒正于大壯而亨于萃然其所以聚者不過順說而已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此澤字乃水澤潤之意所以生萬物而萃也物聚則亂如水

聚而無防必潰人聚而無防必爭不虞之患所不能免君子簡治其戎器而戒不虞安不忘危所以久其萃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正應本有孚以相聚也然隔于二三初有急聚之心不能自守以待正應之君子而遽昵比于二陰之小人有孚不終矣若是乃惑亂其心也乃與其陰類聚也爲初計若呼號正應則衆陰聚而笑之矣一握陰聚之象也然號者正笑者妄但勿恤衆笑而往從正應則无妄聚之咎矣此是聖人設爲此反正之術以戒占者耳艮手爲握兌口爲號兌說爲笑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萃于羣陰志爲同類所惑亂也

此爻　君子以戒比之匪人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與五爲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雜於初三兩陰之間易爲所溺而變其志故當以中正之道竭忠盡力引初六六三以萃于五爲得君臣之大義則有行道濟時之功于萃道吉而无咎夫此引萃之心一出于忠愛之實二既虛中以上應五亦誠實而下交其上下相孚猶祭者能精誠專一雖禴祭之薄無不成享也夫萃之時固用大牲吉然能如二五之交孚則雖用禴亦利也禴祭盛薦音樂以達陽氣而不備物乃祭之簡薄者楊誠齋曰六二之進非九五引之而誰也及相得相信之後則股肱一體豈復事于外飾哉故馬援謂光武脫略邊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跡皆心孚而交薄者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未變謂篤于徇君專于許國而不爲朋比所搖奪者故能牽引以萃五也

此爻　君子以汲引善類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三陰柔不中正無萃人之德不暇審擇而欲近從不正之強援故萃如與上敵應而皆无侶故上涕洟而三嗟如比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而不復與三比四而四自有應亦莫之與故无攸利蓋萃如六三之本心嗟如以上六之不應則惟有往從于上六彼此俱陰雖無相偶之機而三上相應實有一定之理況萃之時以類相從上又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可以无咎然上六陰極无位卽萃亦何裨故小吝然上六畢

竟是吾應義所當從小吝非所恤也曰往无咎決其從上之正曰小吝惜其從上之晚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巽謂上從上六也一說三連四五互巽故曰上巽此聖人以互體示人也

此爻　君子以審慎擇交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陽據坤上得衆之象上比九五之君得君也下三爻皆由四以萃五得民也必大吉而始无咎者四以陽居陰其位不正則所以得君與民者未必其正也況又爲近臣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咎所伏也如陳氏之得齊民司馬氏之得魏民是也戒居此位得此占者必使其萃于上下者一出于

正而大吉方得无咎積誠動上而戒容悅屏功利則所以萃于上者大吉矣以義使民以惠養民而無徇私干譽之心則所以萃于下者大吉矣夫人臣任天下之重安能避得衆之嫌而不結人心要其志之歸于主耳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必大吉始无咎以其非君位而萃天下之心也以陽居陰故曰位不當呂涇野曰大吉无咎君子以道而變位也

此爻　君子以得民有道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亾

五以中正居尊德稱其位天下望而聚焉故爲萃有位揭有位者正以尊主位而別于四剛中而應固无咎之道也設若居此位得此占者而人有未孚但當反己自修使吾元善之德无閒而永无雜而貞庶乎德純化洽而匪孚之悔亾矣九五中正即是元永貞安有匪孚此以戒占者也楊誠齋曰當天下之已孚而惕然慎匪孚之憂當志意之光大而歉然有未光之志可謂元永貞矣此伯益克艱之戒周公無逸之規也高忠憲曰九五何以有匪孚乎所謂堯舜猶病而元永貞止得悔亾而已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雖萃有位然己德未至人心未孚則是猶有遺化而其志未得爲光大也一說人心在四不在五四分其萃而有匪孚者也其權旁落故曰未光兌陰掩陽故也亦通

此爻　君子以設中於乃心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上居萃終兌極而无應聚極則散說極則悲此猶開元之末元和之季也又陰柔无位無萃人之德而乘五上危道也故當操心危慮患深齎咨涕洟以自戒懼則雖不得萃猶可自保而无咎矣上六求萃不得故有此象然憂思之過危者必平所以无咎齎咨兌口象涕洟兌澤象目出曰涕鼻出曰洟諸理齋以此爻作孤臣孽子看近之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以求萃不得岌岌未安于上故必齎咨涕洟而後可无咎

此爻　君子以克自抑畏

䷭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者柔進而上也此卦自解而來柔本居三今進而上居于

四故名其卦曰升坤上巽下木出地中與土相生入之而達之順芽蘖可成高大故元亨其在人事柔以時升有可進之時內巽外順有可進之德剛中而應有可進之勢故其占當得元亨元亨如何用之以見大人則遭逢有慶而晉非憂其見摧由是南征前進則功業可成而吉于是乎可得此其元亨之當得如是者也見大人如訟者見之獲伸蹇者見之獲濟之類南征者巽東南之卦也由巽之坤行必自南故又爲南征吉之象

彖曰柔以時升

卦自解來六四之柔本在解之三今以時而進升于四如良臣遇盛世而登公輔之位時爲之也所以爲時者陰居三不得位陰進居四則得位得位便得時故曰時升下三爻升也

木氣得地氣而升人見其升上三爻受升也地氣附木氣而升不見其升此全卦之義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內巽則能深研以酌乎事理外順則能循理而不悖乎時宜此卦德之利乎升也九二剛中而六五之柔應之是二以誠實上交有可升之具五以虛中下接有可升之機是又勢之利乎升也是以得遂其進而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九二爲剛中而巽之大人五用大順之道以見九二九三亦升而應之陰陽相得勿憂不遂故有慶言剛之進乃柔之慶也

南征吉志行也

南征詔勉其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致君澤民之志凡卦爻在下體爲內爲北在上體爲外爲南、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樹木得地氣之生由萌蘖以至高大升之象也君子體之動靜語默之必嚴嚬笑服御之不苟念念勿弛步步靠實而積之以至乎高明廣大之域則其進不禦亦如木之升矣

初六允升大吉

初以柔順居巽體下既有能升之資當升時而巽於二陽又得可升之助占者如之則得君行道信能升而大吉也一說升以二爲主初密比九二剛中之臣陰陽志合而相允故九二援而升之初之允即二之孚也夫大人南征而初隨以征其吉大矣柔得剛而大自初六之小升爲九二九三之大吉

孰如之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二陽志在南征與初六合志故得藉以同升而大吉也

此爻　君子以庶尹允諧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剛中而應于五以九三在前未易速孚故必待既孚于五而後乃利用禴也孚者五應二之實心禴者二巽五之精意蓋惟上下相孚人臣乃得畢其力而盡其忠其志始得上升也六爻俱要見升意此爻誠實以上交亦升也既以誠進無取文飾猶樂祭之薦滌陽氣不用物而用志也楊誠齋曰臣有當爲遂事而不爲專上有違發衛命而不爲悖得行其志不拘形跡皆用禴義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之孚君臣相信如魚水之合則得時行道而有喜也

此爻　君子以咸有一德

九三升虚邑

陽一故實陰二故虚九三志剛體巽以可升之具當利進之時以陽實進臨坤陰之虚上皆順之若虚其邑以待三者如入無人之境上下坦白信順无疑道可大行由此南征坤上平曠更无阻碍升虚邑象夫坤易從也巽則入也以柔入坤而說故升也然其升若此之易者剛正故也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于坤蕩无阻滯故其進无疑阻也

此爻　君子以剛正而物皆順之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在坤之初以陰居陰升于坤體是積其誠意以升者也王者得此占以此誠意享于岐山則神必享之福祿可綏而吉无咎矣一說王文王也四以陰居陰雖勢已近君而其德日升其心日小雖三分有二无失臣節惟祭境內之山川止矣終不敢越分而修禋祀也山二連爲岐坤土兩坼之象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事如有事之事即所謂升也順事以順有事也進坤爲事以順而升所謂積其誠敬以事神明也

此爻　王者精白一心以承休

六五貞吉升階

五雖下有剛中之應然質本陰柔故戒占者當知天命不易而行政用人一歸于正乃得其吉出是德教洋溢道化誕敷其升于治若升階之易矣蓋時當得升而持之以貞故易也六五是已居尊位者升字蓋謂其功業光明以致治定功成爲大得志非謂升居尊位易也高忠憲曰六五之貞在順應九二之賢二之升如升階焉都俞于一堂之上矣此所以爲大得志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以柔順中正而升斯世于大猷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故曰大得志

此爻　人主以恭己正南面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六以陰居陰處升之極陰極爲晦是宴息之鄉矣乃沉酣昏

迷于利欲而不知止息有冥升之象占者遇此何所利哉聖人爲設一變化之術使彼趨鶩于外之心轉爲不息于內之貞則道明德立而日進无疆乃爲利耳雜卦曰升不來言不已也序卦升而不已則困冥斯困矣訂詁云冥與冥豫之冥同上居杳冥之間陰盡昏暗升至此猶升而不已是曰冥夫人自生以往無日非偷死之年自仕以往無時非當止之日而乃求生不已枉理而休生求仕不已枉道而休位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所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何哉期足而後知足必无足時則止而後知止必无止日無非可足可止是稱知足知止反是則冥升蹈道矣不息之貞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我未見其止也之意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至于上亢止矣若猶冥然冒昧求升不已必至消亡而不富也

此爻　君子以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上下三剛皆掩于柔坎本爲陷而剛復爲柔所掩窮而不得振故困卦之德體處險而說既有亨義而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處困者誠能泰然而亨乃得處困之正然此必義理精明持守堅定之人乃能亨貞而吉且无咎言非小人所能也又凡處困之道內雖貴于能亨外則宜務晦默苟當困之時或欲貸口舌以求免或欲因語言以自見然當困而言人誰信之徒益取困窮耳在君子亦惟修德沉幾以需時求信諸心而已信心所以能亨也不可尚免之口也

彖曰困剛揜也

二五皆剛而初上揜之則不能自振矣故曰剛揜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處險而能說有不爲困困者矣語意與不改其樂相似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謂剛中也惟樂天知命內無憂懼外無怨尤之君子然後能之張湛虛曰孔子于乾之亢嘆曰其唯聖人乎至困又嘆曰其唯君子乎一則得意之極而知失故常得也一則失意之極而知得故无失也窮通得失境也其正其所其不爲境遷者乎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貞守屬大人者明大人即得正之君子耳貞即所謂險以說處困之心也蓋當困時非中則心不亨非剛則中不固故必兩全然後得之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當困之時陰蔽陽邪醜正當務晦默若專尚口則人不信而取窮矣窮即不信也君子邦無道則危行言遜以之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所以瀦水今水在澤下則水漏澤枯所以困君子處困時見得命合如此則志亦如此惟盡我所當爲之理以遂吾所欲爲之志即不得已而喪身殞命止成就得一箇是處致命非必定是死只是舍命以行吾志而已李雲圃曰人到事窮勢感此命到底要捐此時稍有粘帶戀性命反喪了性命此志便不能直遂故致命便是順命遂志便是立命易專以人事回造化到命盡時已是最窮時候郤有大通之理在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六以陰柔處困底即坎初入于坎窞者也其才既不能自拔而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又不足以庇之如株木無蔭覆而臀在其上坐困之象也株木木已伐而存其本也初在坎之下稱蓋虛缺爲入于幽谷象居坎之底既傷于困而不安居暗之甚則入于幽而不見雖至三歲之久人猶不得而見之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即失其所亨也使稍有從善向上之明登至是乎自初至四歷三爻故云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病在心困也亨則明矣劉念臺曰陰柔居下不能自振自幽自蔽故也其尚久而思覿乎

此爻　君子以去暗求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坎中滿酒食象二有剛中之德是能濟天下之困而居大臣之位者故高爵厚祿雖足娛樂而百責所萃身亦反受其困矣且又承五之應而寵錫之服方來未艾則接遇愈殷而勤職愈瘁困益甚矣故以剛中言爲困于酒食之象以剛中而應言則爲朱紱方來之象占者得之而用以享祀則至誠享神神必享之祭則受福故利征凶者困倘在險中時值困窮未可犯難以行然君子信其在我精忠足以自靖吉凶非所論困時固不可動而征行意在拯困于義爲无咎朱子曰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此是困于好底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本是好娛樂底物這時節却發人不好底意

思是困好物而困也鄒京山曰君子素貧賤患難而不失其所則無困不亨雖木石蒺藜葛藟容何傷苟中无自得即宮貴酒食朱紱金車皆斧斤纆索也故爻以陰困爲憂患以喻小人陽困爲福澤以喻君子蓋甘之傷人也毒于苦棘之難持也楚于痛文王之困也不難于羑里之囚而難于三分有二之日處富貴而沉溺與憂患而嗟吝其戚戚之懷一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象只舉困于酒食一句而朱紱二句俱兼舉矣言其有寵任之慶而受王事賢勞之困也

此爻　君子以靖共爾位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柔不中正才德不足不善處困者也故欲進則隔于二陽如石之壓其上而不可動欲退則乘夫一陽如蒺藜之刺其下而不得安將求上六之援則隔于二陽而不得見其所耦是困之至也坎中男兌少女故三以上爲妻然三與上无應宮則是也而非其妻矣坎爲宮互巽爲入故有入宮不見妻之象窮困如此其凶可知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據謂乘九二之剛據非所據故不自安不祥猶云不善之徵六三不中失道自取之也

此爻　君子以動心忍性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九四以陽居陰下與初應不中不正才不能拯初又隔于二是以四之來拯于初也有徐徐之象而初之就拯于四也有

困于金車之象坎爲輪金爲剛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之來初所以徐徐者以困于九二之金車而不能速拯夫初六也夫初本正應四以其比九二而疑之猶豫不前豈不羞吝乎然四之志則在乎初初之志則在乎四夫陰陽相應正也九二隔之非正也其初之未覯四之未來者一時之困耳時移勢解則欲覯者終覯欲來者終來矣故始雖可吝而必有終言初終與四合也程傳云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于世矣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志在下求因隔于二故徐徐而來初與四相應故曰有與雖居不當位然正應相與終能就初也

此爻　君子以克慎厥始克成厥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劓刑其鼻是上爲陰所困也刖刑其足是來剛而困于四也赤紱蔽膝也既傷于下則不能行而赤紱之服于膝反爲所困矣然五剛中而說體猶有能爲之才善處之道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故一時雖困遲久而有說則不終于困也三句俱是象然剛中有誠實之心說體有說神之義占者有剛中之德則能積誠感神神必祐之矣利用祭祀亦猶遲久而有說也蒙引九五不主人君言舊說以上爲陰揜是爲近習所蔽下則乘剛是爲強臣所迫今既不取五爲君象此說皆無所用矣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未得志言受傷于上下其志困而未得也中直卽剛中以中

直之道得賢濟困也

此爻　君子以正直神聽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以陰柔處困之極才弱時窮故欲動而揜剛則若藤蔓纏束而不能行欲靜而不揜乎剛又若震撼危懼而不自安無所不困是以自訟其動輒有悔曰動悔自言自悔之狀占者得之若能悔前之非而改其陰柔之疾知剛之不可揜困極而征則出于困而无復有葛藟臲卼之悔矣故動悔事之得悔也有悔心之悔悟也夫悔在事後者危悔在事前者吉有懲而動存戒而行吉之道也曰者言之虛故有悔征者行之實故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以陰柔處困極所爲乖其方所處非其時皆未當也吉行者知動則得悔遂有悔心焉是能行而去之則吉也

此爻　君子以釋回增美

身易實義卷三終

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下體本乾上體本坤初五剛柔相易而成井坤爲邑變坤爲坎改邑也坎水爲井五以剛居中而不變是不改井也古者建國邑必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不得水泉則當遷邑以就之故曰改邑不改井不爲汲者竭故无喪不爲不汲者盈故无得言在井初无得喪而往來汲者絡繹不絕无不井其井也何玄子曰有心濟物能一物而不能物物能一時而不能時時惟德怨兩忘爲不窮井之義然也若汲井幾至未盡繘而敗其瓶則凶言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敗其瓶則水不及物而人不得用是以凶占得

此者知井體有常而不遷猶事理有定而不易雖制度或因時變遷而經常則古今不易此井之義也然尤當守之以敬勉於克終苟以易心乘之則功雖垂成終亦必敗而有羸瓶之凶矣可不鑒哉君子學貴及泉毋爲棄井亦此義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木在下巽乎水也水在上上水也程子曰木入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本義云是水氣乘木而升出於木末猶井水之在下可以汲而上出也故其卦爲井蓋謂其象如此耳夫井泉混混其水有源京餁灌溉可以取之不竭故其養人之利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井不可改與无得喪取不竭皆以剛中之泉源耳剛則德性堅強中則充養完粹是以能守成法而不涉於紛更之敝夫井以不變爲德故繫辭云井德之地也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徐伯魯曰爲治以濟衆爲功猶汲井以得水爲功若未繘井是未成功也於此而不敬愼以處之至羸其瓶則終不能成功矣是以凶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朱子曰木上有水說者以爲木是汲器則前云羸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恰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按程子云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之象與草廬亦謂合象傳象傳觀之其爲木器入水而承水以上無疑若以羸瓶甃敝謂古人以陶器汲則陶器木器皆可

汲安知古人必用陶器而不用木器乎昔韓信以木罌渡師又如古樽罍皆以木爲之而罌罍二字則皆從缶豈亦可云是陶器乎又李隆山云巽木在坎水中巽水而上亦猶縣水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意其是歟若云木之津潤上行則與井之義無當細玩朱子恰只是三字原非決辭學者更宜辭之象言君子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使自相周恤以廣吾仁則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君子之養物无窮亦如井養而不窮矣坎爲勞卦故勞徠其民巽爲申命故勸民相助勞民如使民鑿井而飲之類勸相如使民同井相養之類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爲泉陰柔爲土初六陰柔才弱人品汚下上无應

拔而爲時所棄其象如井之不泉而泥汲者既絶禽亦去之占得此者才無以濟物而人棄之故曰時舍其不利于用可知矣夫居下流者歸衆惡安舊習者絶新功人心本有源泉不自滌治致使德不修於己功不加于民亦猶是已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陰居井下不能濟物爲人所棄時舍以无應言

此爻　君子以澡身浴德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泉足以及物也然上无正應之汲引下比初六之滓穢則其德亦僅施于仰流鮒沫之人如鼾鮒等耳寧能普濟天下哉故有井旁穴水下注蛙鮒之象蓋未甃之井谷水下注無以禦汚則潔取者不至如敝壞之甕不能上水而反

漏於下无養人之功何足爲井哉谷井旁穴射下注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无與謂上无應不見用也九二非不足于德特以上无我與耳

此爻　君子擴其才器以待用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井上出則及物有功諸爻凡在下者皆有不食不及物之象三以陽剛居正有濟用之才但居下之上未離乎下故才德雖具而時不足以行之有井雖渫治清潔而未爲人所食之象故雖行道之人莫不惻然惻之惻其有可用之才德而未爲時用也然三之才實有可用猶渫井之可用汲設上遇汲者之明則美泉見食而邑人皆被其井養之功猶下有陽剛之才而上遇王者之明則上欽其才下者其用后與賢並受其福矣豈終不食而已哉徐伯魯曰君子之處世其未遇也使人可惻而不自以爲惻其既遇也使人受福而不知己之有福乃能隱顯合道窮達得所苟其未遇之時人不我惻而自惻則必枉道以徇人既遇之後人不受福而自福則必素餐以利己其不得罪於聖教者幾希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惻行路之人惻之也求王明而受福正惻之之辭惻其不爲時用而設爲此辭也若三自惻自求則鄙矣

此爻　君子以懷才待用

六四井甃无咎

六四陰柔得正有自修之行而無及物之功者也故有井甃

之象四上承九五井冽之主既已修治甃砌則井旁之土不頹井中之水可潔而前此荒廢之咎可補矣三之渫渫初之泥四之甃甃二之谷渫以潔內甃以防外其輸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則寒泉之來不窮然則四雖不足于體用之全要不失爲清修之士矣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甃所以禦汚遶泉也四柔順得正雖無及物之功而亦不至於自棄故无咎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

此爻　君子以日新其德

九五井冽寒泉食

九五井之主爻井以陽爲泉水固天之一陽而生也坎正北

方之卦故稱寒泉洌而寒者泉之德中而正者賢之德九五是得時得位之賢淵潦之德旣裕於己時出之功自及於物猶泉之已渫已甃冷然堪食出不竭而應无窮井洌寒泉食也正象所云養而不窮也此爻蒙存俱不取君義上賢人說爲是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蘇子瞻云其正與九三一也所以食者中也諸理齋曰獨提中正二字者謂陽剛爲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爲泉之寒而寒故食也

此爻　君子以黃流在中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以上出爲功井洌而食井道已全矣上六坎口象井欄勿

幕公其汲于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與三以應爲孚不窮於汲矣與五以近爲孚不窮于食矣此雖是說井之有孚其實依稀井象而說人事耳聖人以博濟爲功不以井養自私所以元吉按井无求于人而人趨之孚之義也易言有孚莫妙于井猶堯李之不言而蹊也他卦之終爲極爲變惟井與鼎終乃成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言　也有源而於人无不濟井道之大成也

此爻　君子以挹彼注茲

䷰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兌金離火火鼓鑄而金從革火革金之象存疑云改革之初但見目前之可安紛更之可厭鮮不以爲害我而病已者及夫更革之後弊事逃而逸事來宿弊革而新利興然後民始知向所更革者非勞我也逸我也非害我也利我也如盤庚未遷人言聒聒已遷則人始信之矣元亨利貞悔亡者悔吝之生每生于變動必通之天下萬世而元亨協於天理人情而利貞悔乃可亡所謂貞者革必酌於義理象離之明也革必隨于時勢象兌之悅也訂詁云王者與天下更始以不妄動之心行不得已之事非合德於乾不可惟不求便於一己而期公於天下則其道大通不期便於一時而期守於百世則其道正固夫然後事後之追悔可亡中三四爻體乾故備乾四德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火燃則水乾水決則火滅勢各相勝而相息革象也卦以相違爲睽相息爲革而旣濟水在火上不曰相息者蓋坎乃動水火不能息之澤爲止水水在上而火炎上故熯之而息此火能革水也夫一男一女乃相感應今中少二女同居而有水火之性近而不相得則變生矣故革又睽二女其志不同行不過有相離之意故止於睽革二女其志不相得則不免有相克之事故至於革苟不至如水火如二女豈輕言革哉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已日已革之日也乃孚見革之未易孚也蒙引云聖人彖革首及此者一以見革之可已者且須已之以其徒[illegible]衆駭也一以見革之不可已者終不容已雖駭衆勿恤也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亾
變革必內明而外說內明則灼於義理而非妄革外說則順於人情而非強革如是則放之四海而大通行之適宜而得正矣大亨以正則所革皆當而悔可亾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此廣明革義天地之革莫顯於四時陽革陰則寒往暑來而春夏成陰革陽則暑往寒來而秋冬成此革之見於造化也人事之革莫大於湯武湯革夏以爲商武革商以爲周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時所當革聖人不敢後時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此革之見於人事也而皆不外于一時革之時不其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象傳水火相息乎衆而言也此只是水決火滅之象故各爲革君子於此設推步之法以稽天象運行之度立布算之術以察氣機旋轉之變賓餞晦朔無一時之不明析因夷隩合四時而爲明夫歷歲久必差差必治焉以求其合歷不治則時不明君子知天地之歷革如此推其曆數明其時氣而在上者得以敬天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立事則變革之道自與天地合其序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初九當革之時似若可革也然居初則分卑而不當事任无應則上无援而不得自伸其時與勢如此豈可有爲但當用此六二中順之道以不妄革爲中不躁革爲順堅忍執持遵養時晦以自固而已故曰鞏用黃牛之革牛革无鞏於初務文安蔚于終所謂有[illegible]爲而後可以有爲也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言當愼始重革時勢未可有爲也
此爻　君子以持守堅定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辭已日已革之日也此已日乃議革之日也所謂革言三就之日也六二柔順中正而文明且有虛中之信故專以議革屬之上有陽剛之君同德相應應上則乘權體順則無悖中正則無偏文明則燭理宜革之易矣然革非得已不可以遽也故當從容愼重擬議于已日之久必舊政不可一日存新政不可一日無然後不得已而革之乃者緩辭寧詳緩無急遽也占者如是則人有樂從之意已無紛擾之失往得吉

而无咎矣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二五陰陽相應故曰嘉議定而革詳審精密則更張有漸勞去民安其所行有可嘉也行有嘉即征吉之謂
此爻　君子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革道貴於詳審而病於躁急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正金火變革之際而躁動於革者是不能詳審愼重而行故征則有凶雖時際當革革出於正亦不免於危厲所以厲者特以其躁動而不審耳若能愼重之至審察當革之言至再至三圖謀成就則可孚于人而變革之矣革言者革之議論也三就者三番商量成就而革之議論定也披改革之事出於人

倚久安之餘最要得人之信故革六爻多言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此決辭也凡事詳愼至再三則熟思審度已無遺策故以又何之致其斷

此爻　君子以謀定而決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四以陽居陰所處不當宜有悔也然卦已過中時既在所當革而剛柔不偏則所以施之革者必能斟酌可否裁處盡善而改其失當之弊者矣故以彖所稱悔亡歸之蓋改之于革言三就之後衆心曉然知所當革然後從而革之則孚而後改無疑駭之慮成維新之化矣故吉有孚者上而孚於五下而孚於民也蒙引悔亡是所革之當吉比悔亡又進一步說

命與自已告命之命同謂政事也不必言革命革命是九五事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革至於四則革者當矣信志言改命而吉者以上下信其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二三四共裹革事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爲革之主拱手受成焉而二之文明悉爲五之文明矣蓋以自新新民之主而當應天順人之時故能革命以有天下而主德明明民俗丕變猶虎之毛毨而文彩外見也占者得此當有此應然必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得天人之歸而无肯天下之念乃足以當之耳一說未占有孚言變革之昭然炳著不待占決天下知其至當而信之故曰未占有孚信在事先也如成湯永革夏命而室家已相慶於來蘇之先矣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自新新民以轉移世道如虎之變則人文宣朗炳然可觀也

此爻　君子以有諸中形諸外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處革之終乃治定功成之時在君子遷善敏德而英華發外若豹變之彬蔚然在小人則畏威遠罪勉強以從上之敎令既革其面漸亦可以革其心是則舊染已滌天下靡然向風矣夫變革乃出於不得已方其未革也患其不善革及既革也又患其不善守使於此而復往有所革則紛更滋擾能无凶乎惟宜貞固守此寬大寧靜相安於無事斯治可永保乃爲居貞而吉耳蓋革固不可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故有此戒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故曰其文蔚小人革面亦由中心以達之面目者曰順以從君則心革可知金性殺煉皆從故曰從革從而後可革也

此爻　君子以移易風俗

☲☴

鼎元吉亨

鼎器之養者也以供賓祭享帝養賢皆賴乎鼎古人以象大

寶之位葢聖人於革命之後維新其制以奠安天下大禹所以鑄九鼎也卦德巽順聰明卦變柔進上行卦體六五得中而應九二之剛占者如之則調變有方政化四達故大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以卦體言陰分趾陽實腹中虛耳上剛鉉此鼎之體所以立也以木巽火而致亨飪此鼎之用所以行也巽字之義甚精烹飪之法本欲火氣入物然火太緩不入太猛亦不入故言巽卽文武火之謂也烹飪所供祭祀賓客爲重然享帝貴誠尙質用犢而已故止曰烹養聖賢則饔飧牢醴畢具故曰大亨楊慈湖曰享帝止曰亨而養聖賢曰大亨者上帝一而羣臣衆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巽而耳目聰明者內而此心巽順外而耳目聰明也離爲目五爲鼎耳故曰耳目皆有離明之德故曰聰明巽則入於義理而不拂聰明則達於事變而无蔽此德之見於卦象者也卦自巽來以巽初之柔進而上行於五以微柔履大實此勢之見於卦變者也五居尊得中而應九二之剛是能用陽剛之佐又其輔之見於卦體者也德位兼備而所應得人此所以天佑人歸保世滋大也故大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以巽木入離火之下而致其烹飪鼎之象也人君居尊位而安正端重則所發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是以能凝其所受之命亦猶鼎之安重而有以凝其實也程子曰未有外其儀而心敬者然則正位雖以外言固可以舉其內矣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在下趾象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顚象凡洗鼎而出水必顚倒其鼎以趾反加於上而後可出鼎中之汙穢故曰利出否初居下位而應九四越爲下之分取援上之嫌故有此象廣其義猶之得妾而非正室於禮亦爲顚也然因妾而得子以承宗是因賤以致貴亦猶鼎之顚而有出否之利也總之顚趾非利出否則爲利得妾未足重有子則可重顚而出否是因敗以爲功妾而得子是因賤以致貴也朱子曰此本是不好的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

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在下位不援上正道也初而上應似悖乎此然將實以珍膳

不得不出其否則匪悖也貴對否言四在上貴者也所從者貴故爲出否以取新也

此爻　君子以除惡務本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二以剛居中是實德內充猶鼎有實也然既有實則行鼎以耳全在正應之五若下比而之初則覆矣夫二與五爲正應而密比初柔陰陽相比非正也嘉偶曰妃怨偶曰仇是初爲我仇也凡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于惡而爲仇卽就也二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就之矣占者如是則德不虧而用有餘潤身澤民皆由此出吉之道也楊誠齋曰二以陽剛之才居大臣之位上遇離明謙柔之主下得三四同德之助此鼎之有美實天人上下所恃以同享也然寇陽者陰仇正者

邪初六與我近而我仇也寇我而能即我則此必受其即矣我而能動我則彼必乘其動今初六以一陰之孤而厯於衆陽之底故有疾我之心而無即我之便九二以陽剛之才而充以篤實之德故有不動之志而無可乘之隙大哉九二之實德乎壯哉九二之不動乎一鼎不可動則萬夫廢一心不可動則萬議息故流言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而周唐遂安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二應五而比初然既有實矣之初則覆之五則得鉉而行猶夫人不可失身於非義之親也

此爻　君子以無從匪彝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三以陽居鼎腹中其才本足以行也然處木火之交木巽過中鼎沸火烈鼎炎耳則耳熱不可舉移故曰鼎耳革夫臣必得君以行其道猶鼎必賴耳以行其實而三過剛不中遠五而應上舍可事之君從避世之士其不得乎君猶鼎耳革然則道無出行其行塞矣物皆以足行鼎獨以耳耳既革故其行塞雖爲雉五也膏祿位也不當兌口故不食言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然三以陽居陽終能反之於正苟能自守不妄應上則三五相合君臣相得如方雨虧悔占者如是始雖有不遇之悔而終當有相遇之吉矣三變則內坎外亦坎方雨象互兌爲雨火遇雨則虧其勢改其烈焰爲悔以水濟火陰陽相和明良遇合始若虧損而可悔終則潤澤而終吉蓋三之於五雖非相應而相成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木火過烈不知所以裁之故鼎耳革上九言剛柔節所以裁也節即義字之意君臣以義合不行則不食故曰失其義

此爻　君子以行義達道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然以不中不正下應初六之陰柔使小人得依附以收乃公事有鼎折足而覆公餗之象誤國者服上刑其形渥矣如唐肅宗用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此爻正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三四之實在下位曰雉膏大亨之養在大臣曰公餗初未有鼎實故顚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而覆餗顚則舍舊而圖新折則毀而用廢大臣附下罔上以至災及其

身故有此象形渥古本作刑劇謂所殺不于市而以適甸師氏屋舍中誅之蓋古刑諸侯大夫之制也一說形渥謂形容肥厚而无德者考繫辭亦作形渥未必皆誤則此說亦通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任匪人以敗事其信任者果何如而自信者又何如也訂詁曰未驗而言之人必不信今果何如也

此爻　君子以無昵于僉人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虛中應二堅剛既有中德又用賢臣猶鼎黃耳而貫之以金鉉也占者利于推誠委任而無閒是之謂貞此本義前說論理則鉉有一梁橫于鼎上者爲玉鉉兩旁有索下垂貫於兩耳者爲金鉉王童溪曰有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耳

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前說以六五下應九二爲金鉉然鉉所以舉鼎必在耳上方能舉九二在下豈能舉乎當以本義或說爲優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五以中爲實德則存之而不偏不倚者乃立本之實體達之而無過不及者乃時中之實用也呂涇野曰執中之堯而得玄德之舜溫恭之舜而遇執法之皐陶宜四方之風動也

此爻　人主以虛中凝命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鼎至上九實既厲而功成貫鉉以舉之時也五耳柔匪剛不堅五火烈匪玉不和九以陽居陰剛而不過柔而得中如玉之溫潤而栗然有鼎玉鉉之象是則陰陽和而水火濟鼎功

成矣享帝養賢何往而不利哉以之爲治則於精明之中存惇大之體事皆盡善而政无不舉故象以剛柔節明之五取金者五體柔故貴剛也上取玉者上體剛故貴和也非五柔之金鉉不能貫鼎耳非上剛之玉鉉不能行鼎實天下惟剛柔相濟而成中和則事無不舉矣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九剛而位柔成於身則參和不偏達於治則寬嚴並用故曰剛柔節鄭四山曰師保在上以其柔而節君之剛以其剛而節君之柔則咸有一德克享天心用祚邦家于永康故大吉无不利

此爻　君子以不競不絿敷政優悠

䷲ 震本坤體乾以一陽交于下上二爻陰氣族聚鬱結而不得出於是奮擊爲雷

震亨

一陽動于二陰之下震動奮發故曰震凝者散鬱者舒所以亨在天爲陽氣迅發之雷聲在人爲天理乍萌之動機聖人聞雷而恐懼增其敬常人聞雷而驚怖失其常故震之于人多功有亨之道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初震二柔於內者也四震二柔於外者也震來則此心虩虩然迴環顧慮圖之審備之密有事化爲無事可見震來只在吾心自震凡日用之間舉動自有法則而一笑一言皆啞啞而自如矣中庸喜怒哀樂中節得之戒慎恐懼後正此意縱有大變之來震驚百里而我鎭定之性獨能不失常度如長子主器匕以㪺俎鬯以降神斯時志意凝一則雖雷震之大

不能使之懼而失守何則敬有所主懼有所忘也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那震驚百里也自不喪匕鬯一串說下來孔疏云聞雷恐懼便是有福之人劉念臺曰虩虩於中而啞啞於笑言恐動之極仍處之以鎭定也震驚及百里而屹然匕鬯之不喪方寸之有主如是更何一切事變之搖奪乎所謂動亦定者也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虩虩心之小也笑言啞啞識之大也君子心存恐懼故能致福且神氣安閒自處俱有法則可見福非外至只意思安閒便是眞福然須從戒慎中出來曰後有則後者恐懼之後也非震驚之後也見非恐懼無以致安樂耳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驚百里人皆驚懼易喪所守而主器長子獨能處之泰然不喪七鬯蓋養之有素則性度凝定可以主持重器而爲宗社主矣出謂長子繼世而主祭猶詩云明天子出矣若作未出之長子則主鬯自有父在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連聲動曰洊上震下震相繼而至故稱震君子觀洊雷之象恐懼凛其畏天之心修省見于行事之際惟恐懼啓修省之機惟修省收恐懼之實此所以爲君子之震若徒恐懼而不修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猶無恐懼耳楊慈湖曰悟恐懼修省卽何思何慮之妙則無所不通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在下體則爲震主在全體則居震初當全卦之義故辭與

卦同先虩虩而後啞啞者蓋先震而後定先恐而後安宜其吉也後字與震來相對見得必始於懼而後得無懼也薛文淸曰危懼則得安平易慢則必傾覆易之教也劉念臺曰憂樂相因所謂先憂事者後樂事也蓋心體以戒愼而有得如此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人心無恐卽怠一怠百殃俱至一恐百祥俱至有則謂舊而不失則也

此爻　君子以克肅祗德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二陰柔乘剛才位俱弱而處得中則能用其弱故首被震衝至于喪貲躋易危厲甚矣幸二中正柔順所遭雖不偶而所存自不亂故能以柔避剛以靜馭動大喪貝而不顧遠登高而避之久之而時過事已剛震自衰則險者易詘若伸其所喪者不逐而自獲矣億喪貝大喪其貝也十萬曰億訓大爲宜二乘初九故曰躋于九陵中正之德乃二所固有雖量勢巽避而中正之德自若也故勿逐七日得言不甚久也陰陽各極于六七則變而返其初故至七日而所喪之貝可得誠齋謂漢高避項羽而入漢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震六二之義矣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柔乘剛逼近雷威故危

此爻　君子以七日來復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三以陰居陽不正故震懼而蘇蘇然神氣散緩滇喪莫知所爲此才不足以濟變者震本能行而不行由素不知儆以至于此占者若能因震懼而改過遷善以去其不正則得處震之宜可以无過眚也行改圖也卽陰變陽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所居之位不中不正故不當故宜行而改之

此爻　君子以率德改行

九四震遂泥

九四洊雷也剛失位而陷於四陰之中處震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能奮志弱而性邪乃似剛而終於孱懦者方欲爲震而忽互艮止百鍊化爲繞指無所爲光明俊偉之事矣故云震遂泥其無聲可知不能自震陽之光明安能透露哉遂

者無反之意泥者沉溺而不能自奮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當震之時而能奮發有為乃為光大四不中不正而陷於重陰則終於宿昧震遂泥矣豈能光也

此爻　君子以沉潛剛克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六五以陰居尊而當震時才弱不足以濟故于下震之往上震之來無時而不得危厲也然有中德足以自守故大无喪而猶能有事功无喪者天命未去人心未瓦解也有事猶可修政以有為也若五者其亦始于可懼而終于无懼者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五以柔弱當國家之變往來皆厲上行下行皆危故曰危行

然所行雖危而能大有事者以有中德則能恐懼修省以有所事而撥亂反正其為无喪也大矣

此爻　君子以作稽中德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上六以柔處剛當動之極才弱志亂有氣索目眩之象六三蘇蘇上六索索矍矍三內震之極上外震之極故皆用重字夫人必心安神定而後可以濟變以彼方寸之亂過於畏懼神氣索索欲盡瞻視矍矍失常以是而行則先自亂而無以御變故占者征則凶也是惟不能戒之于早耳苟能于震未及躬而方及鄰之時先事而為之戒恐懼修省以鄰之戒為戒亦將亾五之中為中不失恐以致福之義則弭變有方應變有具敬戒之心足以當震驚之至而无咎矣然以陰柔處震極雖防患之早而處事猶疎不免于不虞之小變意外之偶傷如六三為上六之婚媾然亦不免於有言者三上敵應又以其猶遊威震不相救援故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驚懼見於外由於中心未安也極而復征故凶若能見鄰戒而知懼畏在事先則有備無患而无咎矣

此爻　君子以預防弭患

䷳ 艮下艮上　艮取坤體而陽自下升極于上而止故其德為止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連山非兩山並列乃上下兩山重峙☷為地今一陽跨其上有止于極而不進之象故曰艮艮其背言人所以不能安止者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精神多著在面前而存人我見耳人我之見一起不動之體遂失以致膠擾擾寧故聖人教

之曰艮其背夫事理當然之極人所當止猶背之當止也苟能惟理是主而止于其所當止焉以言其內則見理而不見己己之利害得喪弗顧矣豈非不獲其身乎以言乎外則見理而不見人人之是非予奪弗顧矣豈非行其庭不見其人乎如是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休心息見智故不萌而所見惟義理之當然又何咎之有一說此其操心不動而人我不相交涉乃止之止非不止之止也聖人以无所止為止學者則必從有所止而入此其所以僅无咎歟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者止于理而不遷之謂故艮之道不專屬止止之道惟其時時止則止靜而止于義理也止而止也時行則行動而止

乎義理也行而止也惟貴我之眞止不遷而已惟行止不失
其理所以爲動靜不失其時凡人煩擾則昏靜止則明動靜
皆止于理則泰宇定而天光發自然如止水之湛瑩鏡之明
艮爲篤實光輝故曰其道光明薛文淸曰止非一定不移之
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而動止在動上當靜而靜止在靜
上當止而止止在止上當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止在
語上當默而默止在默上惟止得其時乃止之義

艮其止止其所也

人之一身惟背爲止得其所故易背爲止以明背卽止也在
理則爲所當止之處卽人倫物理之所在也程子曰如八元
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以卦體言之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今六爻皆敵應兩
艮各反其躬以背相對故曰不相與卦取此義者以陰陽敵
應而不相與自有各止其所之義而愛惡之攻情僞之感俱
無之矣是以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內外之兩忘也敵應非
謂不與物應雖應而不動猶未嘗相與也如水鑑中之萬象
紛然而水自靜苟當感應相與之時而徒以止爲尚則是稿
木死灰烏得无咎哉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相並不
相往來各止其位不相侵越故曰艮君子體之如山之寂然
不動罔敢越思蓋天下各有當然之理爲人所當止之位凡
人所爲易至于出位者以不能思耳若君子則思隨地盡道

因時處宜如止仁止孝素位而行不使有過不及之差以出
乎位之外焉存疑曰思不出位所謂於止知其所止也楊誠
齋曰緇袍緇袍立狐貉狐貉立止其位也典禮以禮閒典樂
以樂閒亦止其位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在下而陰柔以能止之質處當止之時是能以理自止者
故有艮其趾之象謂止於動之初也夫時止則止貞之道也
知壯趾之征凶則知艮止之无咎矣然又不徒知止于始而
貴安止于終初六剛位居陰慮其止于始而不能常于終故
方止之初戒以利永貞則可以邀致艮之終矣蓋欲其常久
而貞固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以陰居陽不正然時當止而止未失時止則止之正道故
无咎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此爻　君子以安於所止

腓者躁動之物二當其處而居中得正爲能靜而止之以理
自守不肯妄動有艮其腓之象然二居下之上雖爲止主而
互震則好動行止在三非二所得自由二不能以其柔中而
拯三過剛不中之失不得已而姑隨之猶夫行止在股而不
在腓也六二非不欲止三之動而柔不勝剛下不勝上故曰
不拯其隨夫以相維之分而無相成之益其能快然于心乎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不能不隨而又不快其隨故象云未退聽

言二不拯其隨固因柔弱之故然亦由三過剛不中以止乎上傲然自用而不肯退聽乎二也

此爻　君子以尚匡救而戒難隨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九三連上二陰成震震性好動而三以一陽陷于二陰之中而不得動則止益固矣艮之為義各止其所而不相與若為上下之界限然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夫上下內外之限雖肅而精不可以不通儀事與我接而我不與事應則知止而不知通知經而不知權是于不當止者而止之也如是則處世乖離與物睽絶若截其脊膂而分裂之矣夫限在身為腰乃屈伸俯仰之際非可止者若恃剛強止限分為上下夤列為左右心居其閒無所安泊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

理故厲薰心言如火氣上薰詩曰憂心如薰夫心為神明不測之物豈可令其酷烈若此哉此告子之強制終不可與言止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此爻　君子以明體適用而無膠執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以陰居陰有能止之德而值當止之時能自止其身時未可行則審出處之義而不出勢未可濟則明屈伸之道而不為能自止其身者也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于身見之觀其身止則知心得其所止矣惟能止諸心故能止諸身又安有妄動之咎哉廣義云此爻不宜說得太好其不出也雖不足以兼善而亦可以成獨善之志其不

為也雖不足以濟事亦可以无僨事之愆最有斟酌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時止而止屈而不伸止而不行故但止諸躬此僅能成己而未能成物者故程子以為無足取蓋一于止而不能兼乎動者也

此爻　君子以括囊閉戶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輔頰之兩旁骨言所由出也五當輔處以陰居陽本宜有悔然柔中居尊言不妄發故能虛中致慎止于輔而不言言則中乎義理之次序初艮趾止其行五艮輔止其言夫能止其言者必能止其所行矣占者如是自不致率易繁瑣而失言之悔可亡矣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艮其輔止于中也五有中德因中可以得正故能艮其輔而不失之易與繁也

此爻　君子以時然後言

上九敦艮吉

人之止難于終故節移于晚守失于終者多矣上九敦重厚固成艮之主居艮之終則通上下為一身合行止為一道書之欽汝止大學之止至善皆在是矣即初之所謂利永貞也故有敦艮之象丘再成為敦坤上積而陽居上止而又止厚之至也六爻自趾至輔皆囿于一體未盡止之善故僅許以无咎悔亡獨上九敦艮于終所謂安止之止聖人以為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吉與悔亡无咎之辭異矣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此爻　君子以安敦止

䷴

漸女歸吉利貞

漸德下止上巽方其在下能自止而不進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驟故其卦爲漸其在女之從夫聘則漸奔則速巽爲長女當歸人久矣然能止以待男之下六禮備而後行女歸之正也故聖人取以明漸進之象此卦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又有正之義必以正理自裁而不苟爲私情之合然後能保其吉耳故誡以利貞推之如仕進作爲皆當有序而尤重乎始進進以禮而出不苟斯可以行道而吉矣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晉卦曰晉進也玆曰漸之進言以漸而進晉之進則君臣漸之進則男女也天下之仕進者皆如女歸之漸而進則吉矣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得位以卦變言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陽上進而得乎陽位者也得位者貞之義也有功者利貞之利也九進居三臣之進以正而無僭偪之嫌九進居五君之進以正而協天人之整政本既端而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故可以正邦也

其位剛得中也

此言卦體指九五也剛得中旣不委靡又不偏倚剛而不過適得乎中中則無不正矣亦釋利貞之義

止而巽動不窮也

此言卦德卦內安止而外巽順止則安靜恬退心不必于進也巽則從容詳審身不躁于進也以是而動則以漸而進而無所阻矣止而巽漸進之義動不窮漸進之效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山本高於地木生于是而漸漸向高也一云山氣浸潤徐至長茂其進有漸亦通君子象之漸以居德則必優悠厭沃以馴致乎聖賢之域楊子雲所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也漸以善俗則涵育薰陶以馴致乎動變之化孔子所謂百年勝殘去殺也居德象止善俗象巽言君子居德于身而漸摩稍移以善其風俗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飛有序得漸之義干水涯也止于水涯其進不驟漸進之道也初以陰柔居下如新進之士阨于在下未得可安之位而上復無應又失所藉之資則履危而厲蒙譏而被謗所不免者然胥人小子燕雀安知鴻之志哉凡災害小者皆是有言之象總是未得所安之意此乃時命之不偶非名義之歉也何咎之有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此爻　君子以重始進而不輕仕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石之安平者初始進于下未得所安二進于磐得所安矣初厲有言危而傷也二飲食衎衎安閒以娛矣蓋二柔順中正應五而上進以漸得君行道故居高食厚委蛇自適而能奠國家于磐石納君民于衎衎居位則有德以稱其任而處

之不危受祿則有功以酬其君而享之無愧占者如是則祿位可以長保功業可以自見吉之道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此爻　君子以受祿不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過剛不中而無應于上既有乖忿之貲又無救正之人冥行徑趨陷身非地故有鴻漸于陸之象在丈夫則剛暴取禍急于征而比四與四相得溺而不反故征則不可還在婦人則過剛而不審于理從來悍戾之婦必多淫行三既比四而相說四遂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以離之大腹孕而坎㬥豈能育哉其象如此凶莫甚焉夫此過剛之行無適而可惟用之以禦寇則利耳豈所語于漸進之道哉三互坎滿

孕象楊誠齋曰鄭奇舍祿產而從平勃利禦寇也蕭至忠舍明皇而從太平公主婦孕不育凶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征不復承離其羣類也婦孕不育剛傻不和而失守私交故孕而不育也利用禦寇者由其過剛爲能威懾于衆而協力相保也順字正指過剛非極剛不能同心戮力耳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此爻　君子以康而不劇

四以柔乘剛懦弱而履危不得其安然柔順巽體或能自得安處故有鴻漸于木或得其桷之象占者於難處之中有善處之道則終得安而可以无咎矣楊誠齋曰六四趨九三而出其上危道也惟降而棲于可椽可桷之與枝則庶幾无咎耳君子之漸進于小人之上非順而巽巽而降未有能免者故子文下子玉而安陽處父上趙盾而見殺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道非高之爲貴高而平者之爲貴順則謙冲而與物無競巽則潛淺而計出萬全求安之道惟巽與順而已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此爻　君子以委蛇自全

陵爲最高陽剛居尊之象五以二爲婦又中正之德同是進得其位而往有功者也然二五雖正應而爲三四所隔不得驟諧故不孕中爻互離中虛空腹不孕之象久而他讒變正配諧歷三位而後至故有三歲不孕之象然二五以中正相

應乃夫婦之定理一時雖阻究竟得伸但合之有漸耳彼不中不正之三四終莫能奪而勝占者必有所遲久而後得吉也凡人臣遇主不爲奸邪時勢所間卒成正邦之功者用此道也夫卦之巽女艮男定位也而爻以五爲夫二爲婦者又取陰陽相應爲義此易所以爲變易也三四近比而相暱女歸之不以漸者也故凶二五相應而遲合女歸之以漸者也故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其合雖遲終得遂其正應相合之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此爻　君子以不求早合而進必以禮

遠雲路也上九漸進之極在至高之位如鴻之所翥益高飄

然雲漢之表而其羽雍雍可儀所謂冥鴻也在人則超逸事
外似無所用而淸風可以振俗高節可以範世故可用爲人
道之儀法而吉羽可儀猶言人之言行可法則也一說陸應
讀如字巽性伏入進退不果故又退漸于陸也人心爲進退
得失所亂則貪進不知退巽終能退則其中之不亂于利欲
可知也楊誠齋曰自干磐而至于陸則其高爲驟自陵而復
至于陸則其進爲退上九以剛陽之德秉謙巽之極名居一
卦之上實出一卦之外其位彌高其心彌下其進彌徐其退
彌速此其羽儀翔集截然而不可亂豈不足以高出一世而
爲天下之儀表乎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不可亂者言其羽之秩然也如賢達之人進處高潔有非外

物所能亂其志者其子房子陵之流亞歟

此爻　君子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

歸妹征凶无攸利

妹末女之稱也卦少女從長男而其情以說而動是爲女子
情勝自歸于人而不復計其婚禮之宜正也故曰歸妹歸妹
已爲不正而剛柔雜比爻不當位以柔乘剛俱屬不正女歸
如是則方歸固非禮法故征凶而旣歸難以宜家故无攸利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
始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上女下天氣下濟地氣上接
皆天地大義益天地不交則氣化窒而物不興男女不偶則
形化泯而人類滅男女交而後生生相續不窮承先曰終啓
後曰始故曰人之終始所以爲天地之大義也存疑云歸妹
本是不好卦此云天地之大義是就他好處說如姤本是不
好卦彖傳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亦是就他好處說

說以動所歸妹也

歸妹何以不利所歸之妹以說動也蔡汝南曰咸止而說曰
取女吉以取屬男歸妹說以動故征凶以征畀女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諸位陰陽皆不正故征凶征謂不待男而自行也三五皆柔
乘剛女操其權以制男故无攸利夫陰陽之配男女之交理
之常也人苟不由其正則男牽欲而忘其剛女狎寵而忘其
順傷身敗德可不愼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震澤上澤水爲之搖漾如女子可挑而動者故以爲歸妹
之象婚姻之道必其始之以正乃可以善其終益始念不正
終則必乖如所謂華落色衰復相棄捐者多矣若能預知其
不終之敝而正其始則可以永其終豈復至於敝哉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女歸居下而无正應乃娣之從嫡以適人者也初以剛居剛
在女子爲有賢正之德然非夫婦正匹故曰歸妹以娣謂此
妹之歸歸以娣也德雖足以有爲而分則限于有制以二之
小君在上故不敢正行能履而托之乎跛但維持調護承助
正室而已奚能大有爲于內政哉然旣以娣自處行不敢專
恭謹之至以是而行究其吉也徐敬可曰六爻凡言歸妹皆

指五所歸妹也初言娣媵也以者五以之也以娣姪從古之
制也跛能履從之象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終其身以娣自處而不敢僭越故曰以恒相承言其得承助
正嫡之義
此爻　君子以大讓如愷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剛中優于初之居下矣上有正應優于初之無應矣正
所歸之妹而爲正室者也然所應六五陰柔不正女賢而配
不艮不能大成內助之功僅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故有眇
者能視而不能遠視之象夫士所遇者非賢君猶女所遇者
非賢夫也幽人借以言妹之居內處中幽閒貞靜不動一毫

說意故其占利幽人之貞正與象征凶相反蓋初乃以娣事
嫡之道二乃以剛婦事柔夫之道樛木小星初九有焉仲氏
淑愼莊姜古處九二有焉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惟守其幽貞斯不失夫婦之常道未變常即初之以恒也丘
建安曰跛能履則無僭上之疑而嫡庶之分明眇能視則无
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
此爻　君子以抱道守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須待也三已位尊非娣也然陰柔不中正又爲說之主工于
媚說急于從人而上無應無娶之者不得爲人配反歸待時
以娣乃行降貴而賤羞辱甚焉一說三居下卦之上何自賤
至此德不稱位而成須故也天官書須女四星爲賤妾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以六居三柔乘剛賤陵貴其求歸之道皆未當故無取之者
所以須也
此爻　君子以不隕穫于貧賤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以陽居四在女子爲賢明者又居上體有貴重之義而無
正應過時未有所歸故曰愆期乃賢女雖不輕從人而人憒
實所願娶其遲歸自有時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耳蓋
其愆期之志如此孟光三十不嫁是其人也鄒四山曰九四
中而過者也年非少矣而无應則當于歸之期而未歸者也
五爲帝女則四乃大臣之女彼豈莫與偶者哉夫亦其剛明

之德不苟從人以待賢配則其歸固有時耳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此爻　君子以卬須我友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居尊位妹之最貴者王姬下嫁之象也秉柔中之德雖
至貴而無驕侈之念惟以中德爲貴不以容飾爲良故其袂
不若其娣之袂良其良在德而不在袂也舉一袂而其服可
知矣良美好也月幾望象其婦德之謙盛而未盈也望則盈
矣徐敬可曰五以柔中下應非徒生貴且有盛德被服之華
不嫌遜于娣姪既能崇儉且有逮下之仁不嫌幾望之譽者
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不如其娣之袂良尚德而不尚飾也德重則外輕五以柔中之德居尊位有貞靜之美而無驕妒之習是其行也以中德之貴行耳豈在容飾哉行謂下嫁也

此爻　君子以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下无正應失德過時為約婚不終者也不成夫婦故止以士女稱之凡婚姻禮成而厚其資送承筐有實者女歸之事也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刲羊有血者男婚之常也今三上非應猶女執虛筐而无榛栗以實其筐士執虛器而无血胥以實其器是女不成嫁士不成娶為約婚不終之象故以象之无攸利歸之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若承實筐則成嫁矣曰承虛筐見約婚不終

此爻　君子以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

䷶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草茂曰豐離无不照震无不行故豐有亨義假至也謂明動皆至也明與動一毫未合不為至當豐之時天下一統治化四達固有亨道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設視斯殷盛輒為長駕遠馭之思則是尚大而耗亂之機已伏于此矣是可憂即在乎心也然徒憂而不為之所則雖精神勞弊亦屬无益曰勿憂者聖人豈是教人无憂言當以此心遍照天下常操持其盛大持盈戒滿如日之常中而不至于昃斯則真能憂勤可以君臨萬國遍照四方而得永豐矣故曰宜日中日無常

中之理聖人特借此以言治道耳古人當於變之日而勅時幾之歌處太和之世而憂豐大之任意固如此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卦名豐者治功盛大之謂明動相資故豐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故必離明王之而震動將之則於天下事既周知無遺又果斷無滯治功所以大成也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王假之言王者至此極豐之時民物繁阜勢足以遂其意志願日廣自多尚大不期侈而侈故有可憂之道勿憂非言不必憂言勿用徒憂為也貴有可以去其憂之道耳日惟中乃能照萬物王者惟守中乃能照萬民故云宜日中宜照天下言此心常在天下利病休戚畢照其幽隱如日常中明無遺照而不敢自有其盈盛知昃食之消息時時如震之恐懼修省乃可言勿憂耳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節極言明不可過中之故日以中為盛中則西下而勢傾月以盈為盛盛則魄生而明食不特此也雖天地至大而其盈虛每因時以消息時乎息矣必至于盈時乎消矣必至于虛盈虛消息乃盛極必衰之理在天地且然而況人事不出乎天地之外鬼神寄運乎天地之中其能常盛而不衰乎朱子曰物盛必衰雖鬼神不能為也常須謹守得日中時此邵子所謂酩酊離披時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皆孚義至惟其皆至則電必大明雷必大震故稱豐獄之未
成必精心以察其情故象電之照雖明克允也既得其情必
按罪而致之法故象雷之威雖斷乃成也噬嗑之動先于明
則威或未當惟豐之明先於動則威不爽施此亦保豐之道
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凡卦取剛柔相應豐則取明動相資初九以剛而應九四之
剛同德相遇是遇其配主也初爲明之初四爲動之初宜相
須以成其用雖兩爻均是陽剛爲敵應而同德相合實相配
以成功故曰配主非必陰陽相應也以是而往則明足以燭
理而動足以致用非特无咎且可成事功而嘉尚也旬均也
明動相合過一分不得漢丙魏之尚寬尚嚴唐房杜之善謀
善斷皆是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兩剛相遇正惟彼此均等而弗過每事謙下故无咎若有求
勝其配之心思出其上則情不相得勢不相容其災必矣

此爻　君子以庸庸祗祗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二爲明之主人臣具離明中正之德以上應六五而五柔暗
非能動者夫明動相資非動則明爲所蔽如離日方中明本
盛而陰蔽其上此豐之蔀也五以柔暗居尊故稱斗言其陰
而尊也震仰盂象斗二仰承之故爲日中見斗言見暗主也
五既陰暗二以陰柔往遇之縱欲竭忠讜以開其蔽然未信
而諫能不致疑且疾乎惟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五之心志使
不言而孚含外而格其心因明以通其蔽則雖昏蒙可開也
發若者蔀撤之象昏蒙既開而吾道行矣故吉戒占者宜如
是也楊誠齋曰六二爲離主而居中宅大臣之位此明盛中
正之至也然往而事君動得疑疾以小人揜君之明而蔽之
也唐德宗強不足以折盧杞明不足以察延齡故怒公輔疑
蕭復仇陸贄皆日中見斗往得疑疾之類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五雖暗然其志无不可發者惟在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
志耳

此爻　君子以啓心沃心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古作旆幡幔之屬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然
豐必明動相資而成乃三應于陰暗无位之上明而受蔽況
四爲權臣又障蔽之則明者愈暗猶大其旆而日中之明反
見沬也沬斗杓後小星暗未甚則見斗暗愈甚則見沬視二
爲甚矣九三受權臣之蔽故日中見沬且必爲其所傷故折
其右肱言遇上之幽暗爲所揜抑而不可以有爲如人之折
其右肱也然此所遇非人耳于三何咎哉楊誠齋曰六五柔
暗非一人所能扶持所持者同列之相應也今與上六之小
人同列無先後之者是有左臂而无右肱也天下大事而以
一人爲之惟見民益病而君益昧九三拱手太息而已又誰
咎哉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三應陰暗之上不能有爲以任大事既無所藉以行其道雖

有明德亦終廢棄而已何所用哉
此爻　君子以簡賢去蔽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以陽剛爲動主又爲大臣而比六五柔暗之君故亦有豐蔀見斗之象二之見斗應乎昏暗也四之見斗比乎昏暗也蓋四五同體以陽居陰位相比故受蔀也占者遇此不可獨爲但當下就初九原相應之夷主夷者等夷之義明動相等曰夷四與初均是陽爻能引以同升借其離明協力事主則謀斷相資和衷共濟可以發蔀而成致豐之功而日中之盛可保不亦吉乎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位不當謂以不中居高位且近暗君也見斗謂受蔽而不能

自權于明也吉行謂四下就于同類之初剛同德相濟吉之行也哉爲行
此爻　君子引同德以匡輔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以柔暗爲豐之主固不足以有爲然質雖柔暗若能招來配主夷主有爭龍章明之賢而用之以成持盈保泰之功則已雖不明而以庶明翼勵之明爲明羣賢彙征豐亨可保而明德之效歸于我矣此慶譽所以集也吉何如之楊誠齋曰六五陰爻而雷質雖柔而實剛君雷而佐電雖暗而亦明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雖不明而能用天下之明則福慶集于吾身而且有聚於天下矣

此爻　君子以庶明勵翼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居豐之極則滿假之甚處動之終則躁動之甚故自恃其明而反失之居高位宜謙屈而上則豐其屋滿假自盈也致豐大在剛健而上則蔀其家陰柔自蔽也保豐大在得人而上則高亢昏暗以拒人闚小視闃張目也言始而小視既而張目亦不見人也後靡驕倨如此故闚其戶闃其无人言人棄去之也不覿謂尚不見人雖三歲之久猶不見也蓋終身无向明之日矣一說闃靜也楊誠齋曰自古小人多欲豐其屋高其位不知豐其屋者適以蔀其家而无光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遁自此三歲而熠耀行于空廢鹿遊于臺矣豈能覿汝家之有人跡乎凶莫大焉李雪園云夫人一生

功名富貴要大家業要大邦不知尚其大大莫大于一點靈明惟不自大乃能尚大故九五以柔虛獲慶上六之病只是自侈自大便有无窮之禍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處上之極而居動之末矜高自恣如屋之高大而天際翔也自藏則非人之遠己乃己障蔽而遠于人也朱子曰天際翔似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高大至于天際卻只是自障蔽得禍
此爻　君子以不自滿假
☲☶
旅小亨旅貞吉
山止而不遷舍館也火行而不居猶行人也山火延燒暫

而不畱故旅取暫處不畱二義卦變旅自否來六本居三今
往居五而麗乎外猶人失其所居而旅于外也故為旅旅途
親寡勢渙情疎縱有亨通在旅而亨亨之小者也然道無往
而不在理無微而可忽雖一寄寓間自有正道所謂貞者即
卦體卦德之旨是其處旅之正道不可以旅亨之小而失其
貞道不可須臾離也此敎占者處旅之道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
貞吉也

旅以外為義故先取外體言之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
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惟于止知其所止非
賢不主非善不與止而麗乎明也五有中德而又能附二陽
以致其助則不至孤立矣內心安止而外又審理勢以酌其

宜則不迷所往矣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難處者旅之時非小才可濟惟大智能安自非得中順剛內
止外明者不能處也重耳在外十九年卒成霸業孔子終身
轍環為萬世師時義之大何如哉李雪園曰人生以天地為
蘧廬如飄風飛絮電光石影只是這點靈光是此身安頓處
故可久可暫任其轉換不失吾常隨地有歸根立命處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畱獄

火在山上野燒暫延勢不久畱故為旅象君子觀象而用刑
則取其火以為明取其止以為慎取其旅以不畱獄惟明克
允明也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慎也當罰即罰當
宥即宥使囹圄无淹滯之囚不畱獄也君子如此亦如山體
之鎮重火勢之不畱也此于旅義無所取特以其象言之耳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初以陰柔居下器量淺狹志行卑污其處旅也刀錐必計毫
末必競瑣屑鄙猥無所不至所以致傷辱取災咎也雖上有
四應然火性上非能下也豈能援其瑣瑣哉以斯致困實自
取耳楊誠齋曰慶封奔吳而致富君子知其及殃息夫躬寄
丘亭而祝詛或者告其祝詛蓋小人無道義以養其志得志
則驕溢失志則困窮故瑣瑣以取災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陰柔居下識趣既卑志意窮迫自取災也

此爻　君子以固窮為志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以應位為次二之次在五也而與六五同德彖所謂旅貞
吉即此爻也二柔順中正與物无競而處事得宜故當旅時
卽次有旅舍之安又乘剛有實柔中善藏故能懷資裕客途
之用旅無親朋惟童僕是賴古人所云遠道親奴僕也二互
巽乘初巽以御下故能得童僕之貞信而心力交盡蓋由其
德全故能全善如此凡旅貴卑巽故位陰爻柔者多吉而六
二兼之矣徐敬可曰秦后子去國而車千乘懷其資矣晉公
子之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僕之得也斯之謂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張中溪曰六二居位得中旅即次也上承九三之剛懷其資
也下乘初六之柔得童僕也如是而旅終无尤也

此爻　君子以尚寧矜止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九三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斯致困矣上九為九三之次而在離火之上離惟五為明四上皆燥火故被焚而三失其次也此皆三過剛不中所致夫以亢承上上必災之以暴陵下下必貳焉其喪童僕之心宜矣占者如是雖心无私邪而亦不免于危厲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鄭四山曰以旅與下謂待下過剛視如旅人也唐詩漸于骨肉遠轉于童僕親此正與詩反在旅之時所親者童僕耳然久而不歸則解體矣旅豈久安之地哉

此爻　君子以自卑親下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外卦之始為旅人抵于館處四以陽處陰用柔能下用柔則事無所拂能下則人無不變是不過剛以忤物者也故雖不能如二之即次而亦可以暫處旅于處以九失位僅能暫寓而安也雖得資斧僅能有備而猶未快心其鄭厲公在櫟衛獻公在夷儀之時乎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陰爻非剛所安故未得位惟不得位而旅處故雖得資斧未快也

此爻　君子以居處處旅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六五以柔順文明居中得正為離之主雉文明之物象之處旅之至善者也射雉者發無不中一矢而亡猶言行文明之德位故動無不中文明之道而終能致譽命也此本程傳一說羈旅之臣欲入國而覲文明之光以行其志亦猶射雉之象也一矢亡言其功名之克遂亦不免于遇合之艱難然由此以得譽命所喪者小所得者大亦猶射雉亡矢而終有譽命也此從本義朱子曰亡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訂詁云離為雉又為矢雉者文明之物射者君子之事射雉者謂取則于文明之道如以雉為質的然如是則雖挾一矢而出亡終必有譽命逮之旅不久矣此說最切旅卦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本義于此爻不以君位處五言上逮者譽命聞于上則非君也蓋人君無旅旅則失位故不得從例言君然太康逸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是亦旅也苟能謙柔自牧文明在中胡不可以挽人心回天命哉

此爻　君子以發皆中節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在旅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上九過剛不中而處最高其高亢失居者也故無棲身之地有事後之嗟離為鳥變小過亦飛鳥象又為科上槁巢象巢居互巽之上火熾風烈焚象巢者鳥所安焚其巢无可棲之地矣旅人指上九陽剛自處于至高始若快意故先笑既而失其所安人莫之與故後號咷所以然者由其驕亢至極輕易以喪其順德而不自覺自此與為旅人不復有歸矣有喪牛于易之象所以凶也徐敬可

曰射雉有譽喪牛無聞正好對看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宜謙下乃炎上之性不能自制勢必自焚而後已既輕易以喪其順德安能有聞于世耶

此爻　君子以戒咎氣害事

☴☴ 巽 古風字一柔入于二體之下潛于內而拂于外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取卑順伏入四義其象爲風以其委曲入物無所不順也小亨謂初四二陰小者亨也天下惟陽剛乃能大有作爲巽以陰從陽順則能亨而亨則小矣然自任則不足資人則有餘猶幸其從陽陰得陽助則尚可爲故又利有攸往然所從不可不擇初與四皆以柔而順在上之二五是順從于陽也從陽爲陰之利不從陽不利矣大人二五也初爲小民利見九二親民之大人四爲近臣利見九五居尊之大人必從于陽乃得其正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

重巽非兩番降命也只是順之至而信之深可嚀反覆如風之吹物無處不入命令之于人淪肌浹髓亦猶是也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重復可嚀則柔順而入人也易矣誰居重巽之位以申命則九五一爻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

以二之剛中巽五之中正是爲君者以剛毅之資協中正之矩而建中表正之志得行由是胥天下而入于中正蓋陰資于陽故能皆順勿違正是行之徵婉善入見其爲順正善用

剛處初順二四順五故曰柔皆順乎剛柔皆順剛則凡所以從陽者莫不內存和說外效恭順而有行得所賴矣故亨且利往曰小亨以巽乃一陰之始故抑之也李隆山曰柔順乎剛剛順乎中正者所以爲巽之體也若徒以一陰潛伏謂之巽而不究乎陰蓋在二陽之下有順乎陽剛之象陽著在二五之位有順乎中正之德則巽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順之道無往不入故利有攸往以巽順爲道而能順乎剛之中正則併柔之過巽而亦中正矣故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風相繼之義陣陣來也故入物浹君子體隨風之巽凡事必申復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而易入如商之盤庚周之多士多方皆重繼申命使天下曉然知我意之所在而後行亦如風之相繼而無物不入也申命所以致戒于行事之先行事所以踐言于申命之後謂實行其所命之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六柔而在下巽主也處令之初法未宣著又巽爲進退爲不果陰欲進而從于陽又欲退而安于小意持兩可疑懼不安志疑者利用斷其必若武人之貞受命忘家臨敵忘身志惟在于必進則以剛烈之氣矯其委靡之偏乃能有爲有分而得所利耳戒占者當如是也楊誠齋曰李愬之拜裴度正而非邪上下之大分也韓信之師廣武謙而非諂師責之大

義也以謙恭柔巽之德而御其剛强武勇之氣此其貞而利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進退不安者其志疑懼也若能用武人之剛強決進不退以立其志則疑懼者變爲勇敢而進退已決矣是志治也治卽不疑矣此箴巽第一義

此爻　君子以軍旅不避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古禮尊者坐堂上卑者拜牀下若諸葛之于麗德公巽所當巽也二處巽下體又以陽居陰故卑巽之極至巽在牀下使民知有五之尊五命之當順而已然巽之過者或爲恐怯或爲諂媚毋失之不誠二剛以巽行用以達其悃愊于上不厭

委曲懇到以通其誠信嘗用史巫紛若以事鬼神則巽而極其誠爲得中道所謂剛巽乎中初非傷于恐懼流于諂諛而不能自立也占者如是故吉无咎吳幼淸云巽之時陽亦當卑巽故陽爻亦以巽爲善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牀下似卑紛若似媚然曰得中者以能審諂瀆之幾酌淺深之宜而恭不太過者也得中卽剛巽乎中正吉卽志行

此爻　君子以禮不踰節

九三頻巽吝

三居兩巽之間一巽既盡一巽復來頻巽之象九三過剛不中既非能巽之資居下之上又有上人之志其質非能巽者然在重巽之中嘗強暴在禮法之塲勉強爲巽非能持久故屢失屢巽終歸于不巽而已占者如是則有志滿之損无恒之羞可吝之甚也漢張遐云頻巽巽之賊也九三居下巽之終有巽之疑兼巽之躁時躁時巽故爲頻巽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盈滿而不能久于巽由其出于勉強久之則故態復萌矣故曰志窮

此爻　君子以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承乘皆剛陰柔无應宜有悔然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居巽之下巽于五也以巽臨下巽于三也是居大臣位而能以巽德自處則承乘之剛皆不得以侵之故悔亡夫且能布吾君之謙德施爲命令謙恭折節以善用下三爻之人使羣策羣力

皆爲我用如田獵獲三品之多豈止悔亡而已哉三品謂下三爻三剛居剛乾豆象初與我應賓客象二應五充君庖象六四陰在陽中爲離爲兵田象蘇紫溪曰田獲三狐去小人也田獲三品親君子也得賢如田獲三品則羣才畢舉而天下之功集矣廣義云壁曰卜田之吉占然本文只是所求必得之意觀恒四田无禽本義凡事不得所求可以類推矣此爻程傳就大臣說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田獲三品言其用柔能下以致衆陽之助有功社稷賢之功皆大臣之功也

此爻　君子以得賢多助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五居巽體因循不果宜有悔然剛健中正剛則能更制變法以出命中則能無過不及以隨時宜故爲貞吉悔亡且无不利蓋積習之後事多叢弊故无初後得善治而積習盡去故有終夫弊既去則返諸心而无悔政既行則措諸治而皆宜是雖无初而實有終也庚者變更之始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下巽三爻曰先庚告以欲更治其疑也上巽三爻曰後庚諭以更新定于斷也貞吉吉在出命者下吉吉在聽命者當更而更是貞更得盡善盡美是吉高忠憲曰巽五剛巽中正之大人申命行事者也事有弊壞則有變更弊則无始變則有終徐敬可曰十干除戊己居中不用甲爲前四干之首庚爲後四干之首終則有始者癸終而甲繼也自庚向後數三位得癸故曰有終无初有終者甲遠而癸近也

自庚向前除戊己數三位得乙未得甲故曰无初義止于此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則意見不偏中則施爲允當既不因循亦不躁率故能善於變更而得吉正中非比別處正中須切變更上說

此爻　君子以明作有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本陽剛特以居巽之極而失之與三敵應不得已下求三之應過乎卑巽如巽在牀下然則所謂剛斷者安在哉喪其資斧言失其剛斷也夫人亦貴剛柔得中耳若一于委靡廢事能无凶乎占者如是則巽所當巽而不爲邪然柔懦无立自輕取侮故凶鄧四山曰巽在牀下均也二吉而上凶者二懷中德彼豈以巽術者哉上九不中不正處乎勢位之窮懷祿固寵阿諛取容迹雖同而心則判矣僭知諂愈過身愈危并資斧而失之適以自禍而已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窮于無與故巽在牀下以求三不特志窮而時位皆窮矣故其所有之剛斷皆以過巽失之阿徇諂隨恭不近禮斯辱及之安得不凶正者固必之義言必凶也

此爻　君子以恭則不侮

☱☱　古澤字六三一柔爲主則空缺于初二兩剛之上而其受者也二體以內外言則蓄于內而衍于外者也

兌亨利貞

兌陰木在下今進而居上陰得乘陽喜出望外故爲說又取坎水塞其下流之象便有貞意卦體剛中柔外剛中則內存正直又澤能潤生萬物物莫不說而與之所以致亨也但說易流于不正故占者得之利於貞慮其非道求說而近諂也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此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惟外之和說一本於內之剛中斯存感皆得其正矣故曰利貞如此則揆之天理而順是謂順天揆之人心而安是謂應人順天應人一正焉盡之矣先以說豫撫民則民皆竭力而忘勞先以說豫犯難則民皆授命而忘死夫忘勞忘死豈人情哉蓋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是以勸而趨于勞且死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說道之大其在使民自相勸矣哉說而忘勞如禹之治水死而忘死如湯之東征西怨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猶連也兩澤相連交相浸潤而滋益始大兩口相向象講
兩澤相重象習兌象昭矣講是究其理習是踐其事君子以
朋友比德于澤相說之道莫盛于此也程子曰天下之說不
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無害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徐
進齋曰從容論說以講之于先切實體驗以習之于後則心
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于是
麗澤有相資之實而眞說在我矣
初九和兌吉
和卽發皆中節之和初以陽德居說體而處最下又位俱剛
又無應與之係是能不渝初心廓然大公循性自有眞說無
所往而不自適者也居心既無偏黨有一世于太和我無所

戾于天下天下亦莫我戾矣故和兌吉吉者無惡無射家邦
必達之意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本卦說體陰陽相比則不能無疑獨初爻剛正無應又去三
遠无比故未有疑以居兌之初其說也正任天而行了無疑
慮故行无疑疑也
此爻　君子以善氣迎人
九二孚兌吉悔亡
剛中爲孚居陰爲悔九二以陽居陰宜不能致其說未免有
可悔之事然剛中而外柔說不失中孚信內足而不徒致飾
下辭色之間是能感物以誠而難說之悔可亡一說九二剛
中非六三非道所能說其不累于陰之志足以自信而信于

人九五陽剛同德自與之相孚而相說故爲孚兌而居陰不
正之悔以剛中而亡之也楊誠齋曰周伯仁愛刁協之佞而
仲智責之張九齡喜蕭誠之軟美而李泌譏之皆傀于兌之
九二者也胡雲峰曰二比三能不孚三而孚五故吉五兌之
君也而比于上不孚乎二而孚上有厲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九二剛中心存誠信而以誠行之是以孚兌而得吉也
此爻　君子以誠能動物
六三來兌凶
六三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說不以道者也陰性下流上无
所應而下就二陽以求說弗計其分之非宜情之非洽是未
同而言者爲來兌之象春秋書鄭詹來曰佞人來矣來兌之

謂也佞諛雖工而和兌之初孚兌之二皆陽剛中正之人豈
爲蠱惑哉是必見惡于人而得凶矣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六三柔不中正來就在下之陽而有妄說之凶是惟位不當
故也若剛中正則知自守之爲貴矣
此爻　君子以卑讒遠佞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四近君之大臣也承九五而比六三間乎邪正未知適從
故徘徊商度于所說之間而心未能決所謂出見紛華入聞
道義兩者交戰于中而未能定也由其位之柔故有商兌之
象然四質本陽剛與五同德終能舍三從五介然守正克其
係戀之情而行其好德之正則不以所易內不以欲易義有

直諒之益而無善柔之損矣占者如是是有喜也楊誠齋曰惟六三容說之小人有以妄說而病我君之心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于九五其不爲疾者鮮矣故云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能去邪從正在人君則有以保其名位在君子則有成其德業不墜其名節是有慶也李雪園曰凡陽比陰受剝者皆曰疾凡疾皆言喜此言其商度未安雖介乎疾而終能絕三從五斥陰亦剛故有喜

此爻　君子以遠損友而親直諒

九五孚于剝有厲

九五中正居尊非易說者然五密比于上六陽方說陰而上

六純陰主兌又處說極無他係應惟附五以求說是君側之惡妄說以剝陽者也故戒占者若信上六則心志惑亂而有危矣一說君子有并包兼容之量故雖剝陽之陰亦孚而信之不惟不爲剝所消而實有以化夫剝剛之小人也惟以我之正當孚之而使歸于正當苟非操其戒慎之心安知不反爲所入哉此其所以危厲也如堯舜之憂驩兜畏巧言令色孔壬是也徐敬可曰可見說以利貞之七常善化人終无棄人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正謂陽剛中正當謂居尊位本義云與履九五同象引云履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凡事必行而無所疑兌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密近小人而不畏故云

此爻　君子以經德秉哲

上六引兌

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啇務說人引下二陽相與爲說以己就人曰來六三也以人就己曰引上六也三以陰居剛動而求陽之說上以柔居陰靜而誘陽之說故來兌之說易見引兌之說難知或詐忠飾信以動君或矯情甘退以餌上爲可說以待君之說此其中情曖昧聖人直揭其微而不言凶者九五剛中之君非上之所能用也蘇東坡曰上六超然于外不累于物此小人托于无求以爲說渾然无迹无可容吾非刺攻見其可與議嗛以刺介甫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小人包藏禍心相引爲不善蹤跡隱晦故曰未光徐敬可曰僅曰引兌罪狀未著非共驩比也故不言凶所惡者心事曖昧謂之未光而已

此爻　君子以正色率下

䷺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風行水上世道渙散之象然渙非止謂民心之渙謂渙天下之難也惟民心聚而後可釋險難故亨渙之時未免九廟震驚王假有廟是因祖考精神之渙而聚己之精神以聚之祖考之精神聚而民心亦聚矣蓋渙之時爲民心離散之時而渙之用有釋險散難之用惟假廟以收其離析之心所以統攝携貳而堅凝之也惟涉川以濟天下之大難所以振作有爲以濟天下之陷溺也然此皆利于貞不貞則違道以徼功

媚神以邀福何亨利之有哉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漸之九三來居于二是剛來得中而不窮也漸之六二往居于三三四兩爻皆陰故曰上同此本義之說然以陰居陽雖言得位三在內卦亦難說外故朱子語類亦謂本義之說未穩而胡雲峰則謂柔得位者二往居外卦之四故曰得位于外而所謂上同者上同于五也六四陰得陰位在外卦九五陽得陽位亦在外卦故曰上同而能相須解難以成功也此說似確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言假廟之義王者身在廟中致祭享以萃祖考之精神也一說五位中王有中德故足以感格有廟不蕩之孚無言之奏直有出于儀文之外者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乘巽木于坎水之上才德兼備故能成濟渙之功此歸其功于巽也渙之渙險惟巽力耳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乃天地之氣有神无形神則無所不之却無定住而行于水上渙爲波文此無在之中恍乎有在產風无形惟水波淪漣而風始見鬼神無形惟郊廟焄蒿悽愴而鬼神乃見先王觀是象祭帝于郊以與天神接立廟于國以與祖禰交皆以孝敬合帝祖之精神而收天下渙散之心也舜受終文祖即類上帝而禋六宗武大告武成即舉柴望而祀宗廟皆是義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馬壯指九二用謂初六用之也居渙之初渙未深而拯易爲力然陰柔之才必賴九二之剛中資其才德以共拯天下之難則事易濟其吉可知不言渙者救之尚蚤未至于渙也二有剛中之才坎爲美脊之馬初六順而依乎九二上比陽剛之才與之同心出險故可救坎難之危而吉也楊誠齋曰初六處卑下之位挾拯難之志是黔婁晉普賈叔山無趾言善舜也將焉拯九二者剛正之大臣其賢如驥之德其壯如驥之力初六得九二而從之于初吉何疑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己不足者恃人以能順從九二剛中之才藉以濟險陰從陽順也

此爻　君子以旁求俊乂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而處險中宜不足以濟險而有悔也然當渙時二爲得中之地能自拔于險去其倚偏以歸于中而得險固之地以爲自保之資有如得机而憑之以爲安也故曰剛來而不窮外來奔象奔者來之速也机與几杖之几同奔其机則得其中而安而悔亡矣朱子曰以人事言之是來就安處張湛虛曰九有濟難之才身陷二陰非所安也机人所憑也奔机奔九五也當天下渙散之日懷英雄之略擇主有爲二五相應而德同故奔歸九五得所依恃而悔亡也來矣鮮亦主此說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當渙時皆有願合之心二奔其机得求安之願可以濟渙也

此爻　君子以履安行果

六三渙其躬无悔

三亦爲險者其所私惟躬宜有悔然險難既渙志在濟時以天下之渙爲己任是能不顧一身之私不憚勞瘁馳驅四方者渙其躬則吾躬已付之天下不知有己矣何悔之有夫人自私自利一身一家之見而以天下國家爲志奚悔焉李雪園云人只見有身所以一膜之外便不能通今坎番巽故志通于外有萬物一體氣象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志在天下則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此爻　君子以不獲其身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四以柔正之德當濟渙之任而下无應與不係于私是能正身率物散天下之朋黨而常以事上者也四蓋成巽之爻巽之能渙皆其力也天下之患皆由于各私其羣樹立朋黨令四近不比三下不應初爲能正身率物渙散在下之私羣而成衆正之大公所以元吉然渙其羣易見也羣渙而歸于九五衆正聚之若丘則其渙也乃所以聚也此豈平常思慮所能及哉故曰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四能散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則德業光明氣象廣大非蕩滌除私而豁然廓然者不能故曰光大

此爻　君子以無黨無偏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九五陽剛居尊無爲守正一人之身渙爲兆民一人之心渙爲萬幾而渙之大者莫大于號令居積也散其號令則萬姓因王言之大而知王心之一矣散其居積則財散於上民聚於下矣渙其有不濟乎陸贄勸德宗下哀痛罪己之詔散瓊林大盈之積蓋此意也一說居如廣居之居合匹夫匹婦以爲身合四海九州以爲宅渙王居示无私也有曠然八荒我園氣象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不徒渙號且必渙王居而得无咎者由其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也

此爻　君子以令出惟行財散民聚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陽剛而處渙之極以能濟之才乘將濟之時是以散其傷害則去渙其憂懼則出也下坎爲血傷害也逖作惕憂懼也一說上居渙之極去險愈遠雖下與三應而剛明之才能渙則无所繫戀故能出之遠而无咎也象曰遠害渙義盡矣世路無往非險達人無地非渙然哉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此爻　君子以居安遠患

䷻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節在人則立身制用皆嚴其自然

之限而不過裁制得中固有亨道又二五剛中節中于理自可通行無弊故亨是則節之可以得亨謂其節而能通而非過于節也苟爲太過則申徒狄之潔陳仲子之廉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卦體陰陽各半无過不及之偏二五皆陽剛得中則是節之中而不至于苦者也故亨一說卦本地天泰坤分五之柔以來三節乾之剛乾亦分三之剛以往五節坤之柔是則剛柔中分無偏勝之失而二五之剛均得其中而不過乃節之善而當亨者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但能以澤止人險陷之惡無能以坎通人泉流之機節道遂

窮以其違性情之正拂倫理之常勢不可行故窮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此極言節道說以行險非矯激也人欲易流故立法以限之然非人之所樂故必和說以行之蓋情欲之說流而急險惟中正之說乃行得險曉得現前皆險則步步是行步步是止止處皆其說處當位以節如當隱而隱當默而默當辭而辭皆是中正以通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居坎通之體是極精當而可通行者節所以亨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天地有秋冬之節而生長留餘地則春夏之生茂焉天地以節而能亨也聖人法之立爲制度量入爲出定以九賦九式財不傷于奢侈酌其多寡輕重民不困于誅求此節所以不窮而常通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在澤上盈則溢平則鍾節之象也君子體之約民以制爲節先民以身爲制故數有多寡度有隆殺必制之使合于職分之宜所以定禮儀之限而防民淫也德存乎中行發乎外凡存心制行必議之使納乎軌物之中所以嚴道德之限而成民俗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節異于坎者正以一奇塞兌底故能節坎之流則初正宜塞不宜通之爻蓋言士君子立節之始也上與四應然四坎體險難在前不可往初陽剛得正知節之義克謹于微故无咎此以極其愼密爲不出非以一于閉塞爲不出兌爲言故繫

以言語當之蓋天下之患言語以爲階含章括囊即不出戶庭之意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惟知其塞而不出通則出矣觀其不出之塞正可知其時出之通非但以隱爲高也

此爻　君子以非時不見非義不合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居大臣位時可以行非初比矣上逢九五剛中同德又互震宜行有可出之道而以剛居柔亦以互艮自止上无應與累于急世不出門庭謂不從于五也知節而不知通知守而不知爲殊非中正以通之義矣潔身亂倫慕顏子之樂而無禹稷之心者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時當通而亦塞故曰失時極極乃通塞之準則也
此爻　君子以席診待聘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不中正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其行已也奢其制用也侈至於財匱而悔不節之嗟己所自致无所歸咎也楊誠齋曰三在人上極其說豫充盈泰侈而不知節至于人惡其盈鬼瞰其室天收其聲然後戚嗟慨嘆亦何及矣自取之耳又誰咎哉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己實不節而嗟咎將誰諉
此爻　君子以無禮不動無節不作

六四安節亨
四柔順得正方九五之君當位以通以甘節先天下而六四以陰居陰能順承之立身制行一遵時王之道是自然安節者也如是則動无愆忌而可亨矣一說四應于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為無節就下有節也世方以節為嚴而苦之四獨以節為通而安之如四之節非強節之安于節者也當位故安得五故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居近君位能順正以承五之中正安于臣節者也
此爻　君子以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故其為節也不拂乎古不戾乎今合乎人情宜乎土俗在己則說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樂易而無苦難之謂正與苦節反他爻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凡其一道德同風俗者莫不當乎天理合乎人心如此而節則法皆盡制而行必有功矣一說往有尚謂以五尚二蓋兌為止水而互震止中有行坎為流水而互艮行中有止五二一相尚則當節當通皆與二彼此相用以適于中何甘如之安得不吉象引云甘節者中正也吉往有尚者通也若非當位以節則亦不得伸其中正之節而通于天下矣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所以吉者以位之居中也中則不

過而至于苦矣
此爻　君子以誘民孔易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上六以陰居亢而無應執節而窮志在綱常名教之大矢堅貞于百折此以身徇道明知苦節不可貞而貞之者苦節持于己不能久亦不可槩之天下聖人憫其人而深戒之以凶與大過上六滅頂凶无咎同義曰悔亡者如夷齊之節苦矣然求仁得仁則愜本志而无悔也楊誠齋曰上六世外之士賜其節極其苦而不屑一世故有凶道然人苦其苦而己甘其甘不怨不懟又何悔焉聖人憫其人而戒之以凶又嘉其節而許以悔亡是不許其一而許其百也又哀之而曰其道窮意謂斯人也不以非道而窮蓋以道而窮者歟象引云易

以道義配禍福而道義重于禍福曰苦節貞凶矣又曰悔亾
蓋理之得失尤重于事之吉凶也蘇紫溪曰人苦其苦而我
自甘其苦戔戔之畜可以共徳硜硜之守可以寡尤卽有悔
而終得亾之苦節之凶不猶勝不節之嗟乎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其道窮者謂其道可艱難于一身不可通行于一世也

此爻　君子以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

䷼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二陰居中虛也虛則無我二剛得中實也實則誠惟中虛故
能誠若中實則吾心先爲有我之私所據焉得誠豚魚物之
微者人苟內有誠信則雖物之微者信皆及之故物莫不得

所而吉感孚至此斯卽化邦之極致也旣萬物皆孚以此涉
難自然至誠能動而忠信可通矣然又必利于貞使所孚皆
合乎義理之宜而不爲小信之累乃爲利耳若感物不以正
則爲邪道以干譽涉險不以正則爲行險以徼倖矣一說豚
魚謂江豚遇風而出風之南北未形魚之向背先應故舟人
以爲風信杜詩江豚吹浪夜還風巽爲魚豚魚因風上浮故
取爲風澤之象亦通朱子曰孚字從爪從子爲鳥抱子之象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

三四在六畫中柔在內也二五在二體中剛得中也在人則
冲然太虛一私不容然虛正是實處程子云皆實理也安得
謂之虛虛者所以存信實者所以爲信剛在二體之中孚之
道也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下說以孚上上巽以孚下則何往不孚是以風行遠邇可以
感化乎萬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君子存誠至于充積之盛則雖難感之物亦可信及之矣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卦全體外實中虛舟象舟惟中虛乃可涉川心惟虛則不容
僞以眞實无僞之體虛中以遊所至無不孚矣白香山詩只
有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宋詩平生仗忠信今日任
風波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信而正者天之道也人能信而正則存之爲實體靜一天也

發之爲實用動一天也故曰應乎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彼此相入中孚之象君子體此以治獄而致其至
誠惻怛之意獄曰議求其入中之出而況未入死曰緩求其
死中之生而況未死卽求其生而不可得者亦不忍遽致于
死而爲之緩死焉則事以議明情因久露而生死各得其當
矣一段眞誠惻怛由中而生豈非中孚之意乎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初九當中孚之始與四正應四陰柔得正擇交之初不磨審
愼凡信失于後由不能虞度于初耳惟初度其可信而信之
則因不失親可以倚賴得所安而吉矣故曰虞吉然人情審
於其始而多變于後若不能信而有他志則信非其人無益

有損豈復能得所安乎楊誠齋曰一身之外無非安一誠之外無非僞安與僞皆所謂有他也如禦寇賊如避風雨察我心一毫有他則惕然而不安曾子之三省顏子之四勿其庶幾乎張湛虛曰虞是憂虞戒懼戒懼所以誠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楊誠齋曰虞度也防也書戒無虞孝戒不虞是也邪不閑則誠不存家人之閑有家中孚之虞皆見于初九防家防心皆在初也故以志未變贊之

此爻　君子以儆戒無虞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居陰位故曰在陰九二以剛中居下有中孚之實心而九五以剛中居上亦以中孚之實心應之二與五同德相孚猶

鳴鶴在陰不期予和而子自和之我有好爵不期彼靡而彼自靡之物之相愛者莫如子母之同心人之所慕者莫如好爵之可貴此天機之自動天理之自孚也二五合中無分吾我故好爵在五而謂之我靡爾者二謂五之辭子指五楊誠齋曰九二以剛正誠實之德而遇九五剛中誠實之君惟二剛而不諛正而不忌誠實而不欺以此號名同類羣賢孰不嚮和蓋有此爵祿者吾九五之君也不私爵祿于己而樂與羣賢共之者九二中心之至願也出于中心之至願而無一毫之忌疾同類何疑而不孚何畏而不應乎此說謂靡爵祿于羣賢亦通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言泣之好德出于中心故不期和而自和非二求于五也

此爻　君子以心純則賢才輔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六三陰柔不中正又居說極躁動無常者也上九剛不中正居信之極信非所信而不通者也此爲說之極彼爲信之窮是應適與我相敵也陰陽皆不當位所以曰得敵在己既動不中度所應又全不足賴所以不能自主或鼓而疲或罷而止不能以理制事而作止不常矣或悲而泣或喜而歌不能以道御情而哀樂无節矣只是孚信不足胷次紛擾故變動不恒如此李雪園云中爻互震艮震行則進而鼓艮止又退而罷巽號則憂而泣兌說又喜而歌中心无主何以攣五成孚皆位不中正之故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爲不當故不能據理應事而失其常

此爻　君子以主一則羣邪退聽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以陰居陰位正志純上近九五此人臣德業甚盛權不招而自大勢不展而自集月幾望之象也初與四爲應己之匹也四乃絕之而一意奉公以信于五此大臣之心孚于君而能絕其私黨者故有馬匹亡之象夫人臣當國而无疑咎者惟能處謙抑而不植黨也如禹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月幾望也晏子不入崔陳之黨退之不汚牛李之朋馬匹亡也无咎在馬匹亡上看出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四離其同類之初而孚于剛中之五是絕其同類而上也

此爻　君子以恕事厥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能以至誠固結天下而精神意氣凝聚不移故有有孚攣如象攣如即鶴鳴子和好爵爾靡也九五爲孚之主與九二一體同德包二陰以成中孚二曰靡五曰攣皆固結而不可解之意葢二五不以陰陽相應而以同德相應同德則上下一心疑忌不生而政無過舉矣何咎之有中孚之道不主于情而主于理不孚于外而孚于中五與四均有剛中之德一理中孚志同道合故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正則鑑精而取人必賢當則柄專而任賢克遂故能使天下信之有攣如之固

此爻　君子以偶王在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天下事有義理可爲而時勢不可爲則當知變計而不可執理矣上九居信之極遂膠于理而信爲可爲如凡有羽者能飛雞但信其有羽而亦欲登天可乎理雖正而不免于凶矣一說上居信極極則信衰而中孚變矣葢中實內喪虛華外揚不能長久中孚者也譬翰音之微而虛聲遠聞此所謂聲虛而實不從也巽爲雞雞鳴必振其羽故曰翰音從風上颺故登聞于天如人以虛聲求孚于天下暫或爲其所動久則人皆覷破之矣故雖正亦凶楊誠齋曰上九无中孚之實爲中孚之聲此如樊籠之雞乃欲一飛而登天可乎夫鴻鵠一舉千里鳳凰翔于千仞彼誠有其才德也曾謂一雞而能登天乎晉之王衍唐之訓注是已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知信而不知變如宋襄之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必敗于信也一說其志惟欲求人之知高自標榜終與空俱銷欲以孚天下難矣

此爻　君子以戒信不好學聲聞過情

䷽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二陽陷于四陰陰過而陽不及故曰小過亨者取其稟陰才弱過于拘謹夫能謹亦可致亨又恐陰柔不能過守靜退故言利貞可小事宜下皆貞也二五柔中柔之力小故有僅可小事之象剛所以任大事然四失位三不中故有不可大事之象小過中二爻象鳥身上下四爻象鳥翼翰上其翰也橫飛之鳥其勢迅速身已飛過而微有遺音留于人耳陶詩來鴈有遺聲是也不宜上宜下取上下卦之義上卦震動下卦艮止動則爲陰邪所忌而取禍止則可以泯默而全身中孚陽鳥可自下而上故鳴聞九皋小過陰鳥只自上而下故遺音不宜高飛此以人事之占言不指飛鳥遺音登鳥聲雖著亢字總是退一步法故大吉以小過猶得大吉于此見下人之功鉅也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小者過盛故陰亨過而亨者言當小過之時不容不小過不小過則不能順時豈得亨惟小者過所以亨也一說因其過而善用之收斂退縮亦可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此以人事言小過必利貞者小過之時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因其時而小過即所謂貞也如喪過乎哀而不至滅性之類是也二五以柔居中尚可隨分而爲所當爲故可小事吉柔本不足任事而得中則能知時故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凡天下之大事必剛健中正之君子方可爲之今三四雖剛失位則權奪不中則德虧故雖陽剛不可任大事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卦體內實外虛有飛鳥之象而其遺音下而不上是以不宜上而有爲止宜下而全身葢小過之時理當抑損故有上人之心則拂理而逆時下人之念則合理而順此所以與時偕行而大吉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出地曰豫雷在天上曰大壯今在山上視出地之雷則過矣然未及乎雷天之大壯故曰小過君子象之以事無關于大者可小過也故言行可過乎恭但不至足恭執喪寧過乎哀但不至滅性制用寧過乎儉但不至鄙嗇此皆過而不過以補其不足趨于平而已所謂時中也

初六飛鳥以凶

初與上皆鳥翙之銳職飛者也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居過之時不安于下從四而動如鳥之飛動而不止是在下之小人不量才力躁易而上上而不下者也小過之時在上者且宜向下初在下而反應四之動而以之動逆孰甚焉故凶項平菴曰初上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動則變而成離麗于網罟矣故曰飛鳥離之凶高忠憲曰躁動小人如飛鳥焉所以凶也其然悍然不可如何矣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由飛得凶高亢之勢不可救止无可奈何也故凶

此爻　君子以卑躬戢翼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得臣道之純者勢雖欲過而能不過者也聖人就過不過上說道理二五雖非正應而同類相求越三四以應于五則是過三之父四之祖而遇六五之陰妣在人事

所遇者陰則是柔順而無強盛之患過而不過也然五雖德爲妣而位則君也君不可過只如此止而不進故不及六五而仍還六二自得其人臣之道則守正得中无陵逼之嫌是守而安于分誠見臣子大防必不可過也胡雲峯曰兩遇字微不同遇其妣邂逅之遇也故本義曰反過遇其臣適相當之遇也故曰適遇又曰相過謂之過過是有心邂逅謂之遇遇是无心過字與及字相反遇字與不及相反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君臣之義毫不可僭故不及其君雖二之能然亦理之當然也

此爻　君子以斷分自守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九三爲艮成卦之主若畏防然所止下之不上者皆其防之之力也然小過乃衆陽失位之時三又剛正是衆陰所欲害者則我不但當防而且當防之過也三乃自恃其剛正以彼爲不足畏不肯過爲之防則小人且伺隙中傷或爲所戕而害之矣占者如是不亦凶乎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言其凶之甚

此爻　君子以豫防杜患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當小過時占得九四者當不至招尤取辱而无咎所以然者九四以剛處柔剛而不過故无上逆之愆張而未嘗不弛闢而未嘗不翕適合其小過之宜自可謂剩无咎過而不過者

也若或更以剛往其過不爲過恭而爲過剛取敗必矣是有厲而當戒也然過恭乃一時之宜非不易之道而九四陽性堅剛多執一而不知變殊不知時宜過恭則過恭爲中時宜過剛則過剛亦爲中若戒往厲而永執柔以爲常太柔則廢咎所不免豈可專以過恭爲中而永守之乎往厲恐其失于剛勿用恐其失于柔聖人兩戒之而時中合宜之理見矣程傳曰往去柔而以剛進也故有厲而當戒又恐其一切用柔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以陽居陰位不當然在小過時惟不過乎剛而反居于柔乃適合其宜故曰過之遇其宜也往厲必戒謂以剛先物豈能長久所以當戒也

此爻　君子以隨時合宜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居五位而艮止之又九三之陽止于下是陰陽不交也又五與二敵應陰氣凝而上結可以爲雲陽氣不散而下流不可以爲雨六五陰柔才弱又當陰過之時而時已過矣故不能修政立事以有爲于天下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朱子曰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五旣不能有爲若得陽剛之佐猶可匡扶乃僅弋取六二正應以爲助而兩陰相得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而已故又有弋取彼在穴之象甚言陰小之不足有爲而取非其人故也占者得此須知以無能之臣輔不振之君安能有濟天下事可知矣公指五彼指二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雲降則雨雲上升不降則不雨陰已上則不交于陽豈能成雨乎已上有居高負勢不能用賢之意然則臣不可過君又豈可過哉

此爻　人主以舉能其官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上六陰躁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凡事踰分自高動皆太過並无遇批過臣之過但有過祖及君之過是其違理逆常如飛鳥之迅速而遠去也與不宜上宜下之遺音逈異矣亢滿如此豈有不罹災眚者乎无妄之災君子不聞災惟尊自我作是謂災眚耳弗遇過之是不合常理而過乎常理之謂離之謂過之速也在鳥則穿雲沒影者也一說飛鳥離之鳥

之將死其飛最高所謂羽化也然則陰之過陽非特陽之不利陰亦何利哉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不與理遇動皆過之惟其過已亢極非尋常之過乃飛鳥離之如此其甚也

此爻　君子以戒亢動悖理

䷾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泰天地之明交也既濟天地之互交也水潤下而在上上又互火是水中有火火濟水也火炎上而在下下又互水是火中有水水濟火也故泰既濟之純既濟泰之雜既濟陰陽得位應正而曰亨小者言不如方濟之時亨通之盛大也譬如

日之昃不如日中之盛蓋濟而曰既則處時已過而將至于陵夷大業已亨而將至于廢墜其不如處正在既字即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故占者得之但可以小亨然又當守其正持盈戒滿思患預防不可謂時已濟而遂忘戒懼也所以然者恭由治亂盛衰相為倚伏創業之初憂勞方始亟于圖濟故吉守成之後溺于晏安而多怠荒故亂聖人以此警戒之使安不忘危也楊誠齋曰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惟聖人能內外无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此鄢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亂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濟而曰既則萬事已濟小小時節多過了不如方濟之亨盛大故但能小者亨了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卦體剛柔各得其位是正而當也剛正則勵精而不至生事柔正則持重而不至委靡利貞之義也卦辭利貞只據理說此則以卦體言之

初吉柔得中也

天下之治全在于明六二以柔得中用其離明以濟之于始有詳慎謹畏之心无因循廢弛之失故吉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凡人處无事之時則止心生止則怠怠則荒濟之終憂勤念敝一切猶為可安故紀綱日隳法度日廢以至于亂惟初終有兩念故治亂无定時所貴利貞以保之也其道窮者怠勝敬則凶此人道以理而窮也盛極則必衰此天道以數而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則相濟而兩相為用可以成亨飪之功故稱既濟然能相濟亦能相息君子于其相濟之時即思其相射之患蓋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于既濟之後患生于不及覺故貴于思思者圖其終也患豫而不及持故貴于防防者慎其始也如此則未雨而勤桑土未火而徙積薪所謂保治于未亂也患象坎險防象離明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曳輪所以兩車使不迅行狐濡尾則不能速濟皆不輕舉妄動之象也初九離明之初剛得其正不輕妄動其任事之鄭重若市行而曳輪也其處患之周詳若狐濟而濡尾也惟其

愼而不輕進則必圖所以永其濟者而後進故于旣濟之義爲无咎朱子曰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閒若不欲戰徐敬可曰旣濟之初猶未濟也故其辭曰曳其輪濡其尾坎爲輪亦爲馬由坎入離由未濟以入于旣濟之象也凡車涉水必脫駕而人曳之馬已及陸其尾猶濡至是乃可云旣濟矣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居初能戒則防患者至而豫事不萌宜无咎也

此爻　君子以不輕任事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六二離中女上應坎中男故曰婦婦登車則以茀爲蔽將適于五者也奈五溺于二柔未與二應又狃于治安而忽于任

賢象婦喪其茀而失其所以行也幸二居離明之中能以中道自處雖不行于今將必行于後故不必汲汲追求而久當見用故曰勿逐七日得言不久而正應終合又何必以得失動心而馳騖求得爲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居下卦之中以中感中得其正應故暫雖不用而久當以中道相孚也

此爻　君子以不攖心于失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三當旣濟時以剛居剛志在有爲猶高宗當殷道之盛而伐鬼方也坎爲隱伏鬼象坎居北故曰鬼方葢旣濟時恃其豐亨豫大有勤兵于遠之志然時値恬熙小民不知兵革雖以高宗之賢猶待三年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也如不得已而用兵尤必愼于擇將若輕信小人生事開邊則勞民傷財且務其外難而藉之內禍自此起故有小人勿用之戒楊誠齋曰武帝承文景之後而伐匈奴太宗當貞觀之隆而征高麗皆此類也善處旣濟者其惟光武郤臧宮馬武之請乎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言用力之疲困以見克之之難而用兵非美事也

此爻　君子以戒觀兵而愼擇帥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出離入坎濟道將革之時則舒漏必生四離有互離之文明而坎險已伏乎中故取漏舟爲戒繻程傳作濡敝衣絮緼舟漏則取以塞箬此預備之道又終日戒懼恐不及施而

不敢恃其有備葢慮患當如是也人于平時自朝至夕不怠戒備常若乘敝舟而水驟至者庶可免覆溺之患矣夫備患必在于平時而警戒无怠于須刻斯得六四之道者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終日戒懼疑患之將至處旣濟當畏愼如是

此爻　君子以預防嚴戒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陽也謂五西陰也謂二五爲時之過終亂之時也故以盈成而萌驕奢二當旣濟之始初吉之時也故以危懼而開治安猶失殺牛雖盛于禴祭反不如禴祭之實受其福也蔣悳曰此爻說者皆以五不如二故于東西之解穿鑿彌甚不知實受其福只說本爻葢旣濟已過時只宜守儉自受其福

不似初吉之時可爲殺牛之祭也離東坎西天然本象何俟他求哉據此則五爲西二爲東其理似直捷鄰四山日東西鄰非以五對二言以既濟對未濟言也泰寧之君承襲怙熙貢輿不篤徒倚其文具以格天人不亦難乎曾不如新造之國文物雖未備然其心兢惕以逆天休福履之綏彼且凝之矣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非不如二之位不如二之始得時也二始得時則如川方至如日方升而吉大來矣

此爻　君子以謙時獲福

上六濡其首厲

以全體言既濟之極終亂之時也以一體言險體之上危險

之甚也此時雖過陽剛之才猶僅不克而上六以陰柔處之自恃泰寧无復謹畏忽心一生險難立至有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盡一身而皆溺于水之中離之明盡爲所熄矣此時急急回頭揭起離明不自怠止則一轉即爲未濟故但謂之厲而不謂之凶也占者不戒則其危亦如是也

象曰濡其首何可久也

既濟之窮危至濡首能長久乎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朱子曰然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的意思

此爻　君子以克勤于始而罔怠于終

䷿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爲卦水火不交陰陽失位在人事則爲人心不協人謀不臧故曰未濟然未濟非不濟也未焉耳天運循環終必得濟若能執柔用中委任賢哲則未濟有可濟之理故亨也小狐雖能渡水而汔濟尾濡則力竭而難濟譬若紀綱稍具法度粗舉而即以怠忽繼之猶是象也何所利乎楊誠齋曰處既濟者在于有持守克終之心處未濟者在于有進爲克終之才心不克終故既濟爲未濟才能克終故未濟爲既濟濟斯亨矣故曰未濟亨未濟之時其花未開之春月未闌之夜乎按未濟中互有既濟猶否可至于泰也既濟中互有未濟猶泰必至于否也時變循環理有固然在主持之者有其道耳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五柔而應于二納剛自輔得柔之中柔則不愎以僨事柔而中則不懦以失幾此未濟而有能濟之才故亨汔濟便是未濟小狐未能出坎中猶時事方殷未能出險難之中也此時宜畢力圖成則終于得濟而利今小狐首濟而尾尙在坎中以初柔力微故汔濟而不能續其終也濟而得濟謂之終既濟曰終止恐其止于終未濟曰不續終恐其不終策勵之于始然此特人之不善所濟耳要當終于不濟哉雖陰陽不當位而剛柔皆相應應則能得陽以爲助有互相爲用之道同德協力終有出險之功在己雖不足資人則有餘而未濟者終濟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離上坎下水火二物各居其所不相爲用所以爲未濟夫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自然之道也然在未濟時諸務未就則不免混淆倒置君子愼以察其微辨物如火炎水潤各有其性居方如火南水北各有其方二者之義所該甚廣或辨其情之親疎或辨其分之上下使物各安其所當得之分尊卑內外貴賤大小各秩然而不亂亦如水火之不相雜居方只在辨物中一串說因其未濟而俾之各從其類君子之妙于用未濟者如此加一愼字者在濟時且當思患預防況未濟乎

初六濡其尾吝

初六以陰居下尾象陰則无可濟之才下又无可濟之勢故有濡其尾之象言不能濟也吝可知矣既濟初爻才剛足以有爲故兼曳輪濡尾而言者時可濟不敢輕濟也故无咎未濟初爻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陷當未濟之初時未可濟至濡尾以求濟不知其所終極矣故言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六欲濟而不知終之不能濟故曰不知極極者終窮之謂卽象辭所云不續終也

此爻　君子以量力審時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九二剛中應五是有才濟難不避艱險之大臣也然剛臣上應柔主知時未可濟則安其分而不敢輕進有曳其輪之象得處險之正者也大臣能貞靜愼重如此斯識濟時之道而事之所以終濟也貞謂得濟之正道吉謂終得以濟也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時能極其恭順故能終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行其正九二之所以貞者以居中位故也中則能以分自裁不恃才用勢以進逼于君矣

此爻　君子以恭順令德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初濡尾行而未濟也二曳輪不行也至于三則坎之極而水愈深矣六三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故征凶言不足以濟事而反有害也然乘九二之剛以虛乘實有舟楫之象又居坎極將出乎水有涉川之象此爻難看在旣曰征凶又曰利涉爲相反今以征凶爲濟事之占涉川爲濟水之占斯得之矣高忠憲曰六三以不當位而征凶又以將出坎而利涉最直捷一說三之乘二如乘舟然三之才雖不足濟而以柔乘剛自用則不足任人則有餘故利涉資其才力乃能有濟此本程傳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此爻　君子以有馮有翼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以陽居陰不正宜有悔也然得此占者苟能變化其氣質之偏以歸中和之正則聖賢可學而至事業可修而舉吉且悔亡矣然以不正之資欲勉而貞是必體震之動大奮其剛決之力至于用力之久而後有功故有奮武伐國久而受賞之象能如是斯謂之貞而未濟可濟也旣濟言憊者利用靜未濟言賞者利用動也中爻變則互震故有是象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之志在濟時今勉而貞奮勵功濟治獻振擧則可撥亂爲

洽而志行也

此爻　君子以真積力久而有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以六居五非正也然文明之主既有明德自新之美虛中應剛又有開導啓益之助文明虛中皆正道也故得吉而无悔以此而濟无不濟矣五爲文明之主則見乎四肢發乎事業莫非光輝之宣著故稱君子之光即光被四表之義五惟以陰虛而有麗陽之光則亦有衆陽之孚孚在內則光有本光愈盛則孚愈充昭著之文明莫非實德之發越始以五之孚孚于三陽終以三陽之光盡合爲五之光君與臣協力以出險是以吉而又吉也上之吉在孚下之吉在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朝日爲暉光盛則有暉暉者光之盛而發見于外者惟君子德業充積于身而爲光又發見于功業而爲暉故貞吉在五而暉吉在天下也

此爻　君子以積孚光被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剛明有能濟之才處未濟時當自信有濟時之具而自養自適以安義命者所謂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正此義也故有孚于飲酒之象如陳平之飲醇意自有在何咎之有然自信自養又當有節若徒幸其時之將濟以逸樂自恣如狐之涉水而濡首焉則于有孚之道失其是矣是者當然之義也一說飲酒而至于濡首如曹操飲酒至醉鋒辯横生數以頭抵盤案昏憒爲濡即濡首義楊誠齋曰既濟上六之濡首水也未濟上六之濡首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天下國家故濟水之害小于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于平濟水也蒙引云此是字是一大事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只是教人不失是而已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聽其在天而又有不失其在我是之謂節若一于自養而不返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焉是信時之過无所取裁不知節也一說飲酒至于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然者不能安義命而失其常也所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也

此爻　君子以德將無醉

身易實義卷四　終

身易實義卷之五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天尊地卑上半截皆是說易前道理乾坤定矣下半截皆是聖人因天地間所本有者而模寫之以作易也尊者確然在上而健卑者隤然在下而順則知卦中純陽之乾純陰之坤於此而定矣蓋乾坤準天地而作也卑高者天地萬物莫不有上下大小則知卦之上爲貴而下爲賤爻之乘爲貴而承爲賤於是而位矣蓋貴賤準高卑而作也凡造化人物之屬乎陽者爲開闢發舒雖未嘗無靜而其動有常其屬乎陰者爲收斂停蓄雖未嘗無動而其靜有常則知卦爻之剛者其

性動柔者其性靜其理實斷于此是剛柔由動靜而判也方事也術也道也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善惡以類而聚也物者通天下之物而言天下倘有善惡而理欲以類而聚物亦有善惡而淑慝以羣而分善則吉惡則凶是卦爻之吉凶因事物而生也陽之輕清者爲天日月星辰升沉顯晦靡常有以成輕清之象也陰之重濁者爲地山川動植流峙榮枯靡定有以成重濁之形也而蓍策所揲之卦爻變化無方陽窮于九化而爲少陰之八陰窮于六變而爲少陽之七實取諸此是變化因象形而見也須知變化指卦爻之變化陰陽指卦爻之陰陽方是蔡引云易書之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即吾身之理孔子此章之言一以見人當求易理于天地一以見人當求天地之理于吾身蓋天地散見之易即人心全體之易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六十四卦之初不過剛柔兩畫以乾之剛摩柔而生震坎艮以坤之柔摩剛而生巽離兌此爲小成八卦既成又以八悔卦盪于一貞卦之上一卦爲八卦而成六十四卦是謂大成邵子云作易之序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總是加一倍法尤直捷明白與繫辭傳微不同蓋夫子所言是伏羲作易本旨邵子是從易卦已成之後看得只是加一倍法耳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鼓者震驚發洩而時氣以動潤者披拂網蘊而時氣以洽日月運行而升沉晦朔代明不窮寒暑遞易而陰肅陽舒屈伸

相感凡此皆成象之實體而易理之著見者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初適坤爲震二適坤爲坎三適坤爲艮以成三男在人則爲父爲夫在物則爲雄爲牡而凡男皆乾之所成矣坤初適乾爲巽二適乾爲離三適乾爲兌以成三女在人則爲母爲婦在物則爲雌爲牝而凡女皆坤之所成矣曰成者陰陽必錯合而成也故陽無陰不成而陽主之則成男陰無陽不生而陰主之則成女是則成男成女之人物皆乾之所始坤之所成而乾之知始何其易也坤之成能何其簡也起下文意最捷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猶主也始謂始其氣凡人物之始也乾皆有以主之氣以

肇其形理以帥其性時雖無質而胚胎已兆于一施盪物而資始之知大始者也成謂成其形人物之成也坤皆有以作之氣動而有所成理行而有所立莫不承乾而醞釀克終于成能盪物而成就之作成物者也邵子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呂涇野曰坤何以言作乾主氣坤成形故又曰能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健而動則德行恒易而常有餘力故氣一至而萬物俱生理一行而萬化即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坤順而靜則德行恒簡而不自用故承氣以成形因理以成性凡其所就皆從乎陽而不自作蒙引云本義即其所知便能始物

此句頗難看蓋乾元之施乾之所知也此若無意于生物者而物自資之以始故曰即其所知便能始物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言人皆有乾之易立心自強而無私則無艱深險阻之蔽蓋人得見其中藏而其易如乾矣故曰易知人皆有坤之簡處事順理而無擾則無私智煩擾之累盡人皆可循其成法而其簡如坤矣故曰易從易知則吾心此理人心亦此理聲氣相求而依歸自衆其心之無弗同處皆吾親也易從則吾以此作事人亦以此作事彼此相資而其行有尚其能之無弗同處皆吾功也有親則因人之信從足以驗吾所存之是而吾之一心亦自信而不移矣有功則因人之協力足以輔吾行之不逮而兼人之能爲已之能以自成其大也大謂之日可則僅可進于久大而猶未至焉者耳然涵養之力深則其得于已者將日新而不窮充拓之勢順則其成于事者將富有而無外是乃盛德大業之階雖未至于聖人之純亦不已巍乎成功而亦可以爲賢人之德業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存理則易循理則簡易簡者理而已矣既能易簡而又造其極則天下萬殊之理無不貫通于吾心所以能仰觀俯察而盡乾坤以象天地之物宏參天兩地制蓍策以象天地之變化蓋一易簡則天下之理於是乎盡而無復遺非謂易簡外別有天下之理得也是故可以成人位于天地之中與之並立而無歉也　此二節言由賢入聖而與天地參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設卦者文周將伏羲圓圖六十四卦陳列也總觀一卦之象則大小貞悔時有消息而繫辭于象以明全卦之吉凶析觀六爻之象則承乘比應位有當否而繫辭于爻以明一節之吉凶於以示人以趨避之方使百姓亦可與能而易之用廣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易之卦爻只此陰陽兩畫卻非膠于一定相推者卦爻陰陽迭相推盪也柔不一于柔柔退之極柔有時而窮剛從而推之斯陰變爲陽而變生矣剛不一于剛剛進之極剛有時而窮柔從而推之斯陽化爲陰而化生矣存疑云此就蓍策上

卦爻言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如揲得是六則變爲七之少陽是剛推夫柔柔化爲剛也揲得是九則變爲八之少陰是柔推夫剛剛化爲柔也剛柔變化則易卦以成而象于是著矣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憂慮也虞安也言聖人作易因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今據有辭之後而觀則卦爻吉凶悔吝之辭乃人事失得憂虞之象也是故辭之吉者卽人事循理而得之象也辭之凶者卽人事悖理而凶之象也辭有自凶趨吉之悔卽人事既失之後而困心衡慮憂之象也辭有自吉向凶之吝卽人事未失之先而安意肆志虞之象也此本朱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之說蔡節齋曰憂慮也虞度也能慮能度則可免失而致得矣蒙引云凡慮患則驚疑而意度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進退以造化之消息言剛柔之未定者也晝夜以造化之陰陽言剛柔之已成者也著策卦爻老陰變爲少陽者退極而進是柔變而趨于剛也老陽變爲少陰者進極而退是剛化而趨于柔也晝者陽明用事而萬物照臨卽既變而剛之顯著也夜者陰晦用事而羣動宴息卽既化而柔之晦冥也朱子曰陽化爲柔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爲剛是其勢漲長有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無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至統論六爻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上爲天爻初二爲地爻三四爲人爻而其中之陰變陽陽化陰剛變柔柔化剛在人則仁義並用初無一定之拘分之則六爻仝之則三才動字極重動卽變化也變動不居所以爲太極蓋太極則兼陰陽陰陽則有變化變則自柔而剛化則自剛而柔此至理之自然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須知不是因進退之象而立變化不是因晝夜之象而立剛柔乃是說變化是進退之象剛柔是晝夜之象惟三極理也不可以象言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來矣鮮曰極至也爻不極則不變動陽極則陰陰極則陽言六爻之變動乃三才極至之道理如此也按動者人之作爲動而適合乎天地人之當然方是易之動故曰三極之道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居處之也以易道自居也安者安于此而不遷樂者契于心而無斁上二節言聖人之作易此二節則教人學易也君子之身有所持循而安適不遷者爲居而安是皆取易中剛柔變化之序而奉之以爲居身之準也君子之心有所企慕而探索不厭者爲樂而玩是皆取易中吉凶悔吝之辭而研之以爲悅心之資也居安如孟子居之安之例序者事理當然之次第蓋易序所在卽理之所在居安乎易之序則居安乎理也至于吉凶之辭言失得悔吝之辭言小疵凡一字之著皆至理所寓其旨遠其蘊深愈讀愈有味宜君子所樂玩也呂涇野曰君子以卦爻之剛柔變化者居而安蓋其體卽天地動靜之易也以繫辭之吉凶悔吝者樂而玩蓋其心卽失得憂虞之易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詳言君子學易之事君子身心不違乎易故動靜不間其功當其靜而未筮也觀卦爻之時位而玩其辭則凡得失憂虞之象吉凶悔吝之占無不以心會之而探其隱賾焉及其動而占筮也觀所動之爻而玩其占則凡剛柔相推之變吉凶所決之占又皆措諸事以求不悖其道焉夫觀象玩辭既已察乎天之道觀變玩占又且孤乎天之示君子動靜不違乎易是動靜不違乎天或居或動所趨皆吉所避皆凶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吳派思曰夫祐不自天降也我絕其悔吝憂虞之源是以如此其斯臻也吉利亦非倖致也我端其有無得失之本是以如此其滋至也又曰象辭有已然之文故考究于平日象變有未定之數故推詳于臨時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象指全體而言卦本陰陽而成質如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所以像造化之運而擬事物之理彖辭則統而言之所以使人知至著之象皆至微之理所寓也變指一節而言爻雜剛柔而爲用如隱顯貴賤當否應比之殊莫非因爻畫之値而適隨時之義爻辭則析而言之使人知不一之變皆至一之理所存也此卦爻之通例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盡善之謂得不盡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于不善之謂過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未及改于是乎有悔覺其小不善猶及于改而不能改于是乎有吝悔未至于吉而猶有小疵吝未至于凶而已有小疵善者嘉也嘉其能補過也吉凶悔吝无咎等皆指卦爻中之失得小疵補過而言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此言爻畫之通例位有上下承賤而乘貴也列之而等級明必托六位而後明也卦有小大陰小而陽大也齊之而陰陽定必假卦象而後顯也若夫位之貴賤卦之小大失得形焉本有吉凶之理特隱而未著耳辭所以發卦爻之蘊辯其失得則知吉凶蓋有卦辭而全體之失得明有爻辭而一節之吉凶見辭可无繫乎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憂易憂之也震易震之也介者善惡初分之界悔吝所由以有无也於此憂之則存理遏欲識之蚤圖之豫而可以防禍患於其始悔者天理萌動之幾過咎所由以得免也於此震之則奮發警惕舍舊圖新而可以善補過于其終此申上文兩節之意亦通例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陽爲大陰爲小辭之易者如朋來无咎拔茅貞吉之類辭之險者如困于葛藟其凶其凶之類辭也者各指出卦情之所向耳險其辭則示人以可避之方易其辭則示人以可趨之路亦卦爻之通例也楊誠齋曰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而其辭夷易而

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辭者如涉風霜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慄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言易道之大以起下文用易之事蓋莫大于天地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了惟易則與之齊準天地一陰陽也易以道陰陽也天地不見有餘易不見不足彌者充周而无外而陰陽生生之妙无不包括于卦爻之中合萬爲一而渾然无欠綸者密察而不遺而分陰分陽之理莫不條悉于統貫之內析一爲萬而粲然有倫此易所以彌綸天地之道而待聖人之用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上文言易具陰陽之理此言聖人用易以窮陰陽之理也天垂象有文章地之山川原隰各有條理陽極而陰生則漸幽陰極而陽生則漸明一日之天地如此終古之天地亦如此故者所以然之理衆人或執器而昧道或見道而遺器聖人即器而見道以道而制器幽明之理于易書中盡之矣朱子曰仰觀俯察只是一個陰陽聖人看許多般物事都不出陰陽兩字又曰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日出地上便是明日入地下便是幽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以上幽明之故人物之始終不過此陰陽之氣其始也氣聚而理隨以完故生其終也氣散而理隨以盡故死聖人以易而從人物有生之後推原其始于未生之前而反觀其終于已死之後則始何爲而生終何爲而死而凡生有生之說死有死之說以至生本无生死本无死生而不死死而猶生之說无不以易而知之矣程明道曰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无別理程伊川曰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張子厚曰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死無所喪朱子曰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氣化之日初无精神寄寓于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无復更有形象尚留于溟漠之內曹月川曰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愚按數說皆道生死最

切實故備錄之釋家所以求明生死者不過欲求死時得力耳殊不知死處得力全在生處用力若能原始返終知得生死總不能夾帶一物則知生死本无處所而一生之主張有在自不入於勞擾无益此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學所以別于異學之虛無也以上生死之說人陰神曰魄陽神曰魂方其始也陰精陽氣聚而成物則自无而有既有知覺又有運動是陰變爲陽神之來而伸也及其終也陰精陽氣倏而消散則自有而无魂升于天魄降于地是陽變爲陰鬼之往而屈也楊誠齋曰鬼神无聲无臭何爲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爲而有情曰物者其是形者也鬼者使是形者也魂止則物存魂游則物亾游者止之變也亾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已記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其狀也易

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
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言聖人以易盡性之事人莫不有是性而聖人以易盡之
仰不愧俯不怍故與天地相似相似卽不違相似則窮神知
化立此參彼而无毫髮之違悖矣下文不過不憂能愛皆不
違之事天高明其道爲知地博厚其道爲仁聖人之仁知如
此則與天地合德矣非相似而不違乎曰道濟天下者蓋指
其仁之見于行者而言也聖人用易以爲知則聰明睿知足
以有臨而于萬物之理无不各究其極用易以爲仁則溥恩
汪濊博施濟衆而于天下之人无不各得其所如此則道足
以濟天下知有實用而不流之空虛矣凡行不拚言則爲過

仁不拚知亦爲過仁足以拚知故不過程子曰二篇之策萬
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无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是知
足周盡乎萬物也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
之疑是道足弘濟乎天下也夫然故舉萬物之賾天下之廣
而皆不能過之如中庸言語大天下莫載之意而朱子則以
程子說易皆主易之書而言似覺未安此蓋聖人窮理盡性
之事也旁行猶云行權事有適逢其變有不可以常理行者
則委曲遷就權以行之因時制宜初不膠于一定之常故曰
旁行旁行易出乎道義之外是流也聖人雖旁行而不出道
義之外故不流所謂反經以合道也天者仁義忠信之理樂
之則默契脗合內重外輕而自得乎優游恬適之趣命者吉
凶禍福之數知之則胸融洞徹修身以俟而自得乎冥合无

間之妙知命所造極深不止聞見之知乃實踐之知蓋其知
夫死生貧富貴賤之理而安之若命不若莊周知无可奈何
而安之也不憂地位不是小可胡子所謂處富貴與天地同
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其
不憂者歟土身所處之地也敦仁不外乎安土隨處皆安而
无處不安則其仁敦厚而不薄蓋吉凶同患之情以易周其
隱則旣有以立愛之體則必有以達仁之用自無一夫之不
獲一物之失所矣此聖人之盡性所以爲用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言聖人以易至命之事至命是到那天命處與之爲一而
天地之道自我立矣道无過不及天地之化雨暘寒燠不能

无過聖人以易範圍之如治曆明時體國經野而无一事之
過中萬物之情一動一植不得其遂或不免有遺聖人以易
曲成之以人治人因物付物各遂其化育而无一物之或遺
蓋範圍是制其過曲成是助其不及此聖人贊化育之事若
夫晝夜之道一陰陽之循環也幽明死生鬼神雖非晝夜而
其理相爲循環則晝夜之道也通猶兼也晝爲陽而陽實根
于陰夜爲陰而陰實根于陽聖人妙動靜之德而潛入于陰
陽之奧故知晝矣又兼乎夜之道而知凡其自明而幽自生
而死自神而鬼者无不察也知夜矣又兼乎晝之道而知凡
其自幽而明自死而生自鬼而神者无不察也知卽知化育
之知上文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是也朱子曰既曰通又
曰知似不可曉通是兼通乎晝夜之道若通晝不通夜通生

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通是知其所以然
程子曰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
或問晝夜之道王陽明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
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懵懵
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間
斷纔是能知晝道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王龍
溪曰吾人嚮乾夕惕不爲欲念所擾昏氣所乘貞明不息便
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神易指易書陰陽而言神无方者言
易書之神在陰而又在陽在陽而又在陰神无所不在无有
一定方所也曰易无體者言易中陽忽化陰陰忽變陽陰陽
只管變易无有一定形體也張子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
兩故化朱子曰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一故神張子

自註云兩在故不測言只是一箇物也在陰也在陽陰陽无
乎不在故曰兩在惟兩在故不可測度也兩故化言必有兩
物方能變化有箇陰陽然後陰變陽陽化陰有箇晝夜然後
晝而夜夜而晝凡其變化无窮皆兩爲之也若无兩箇物安
能變化自註云推行于一蓋雖兩箇變化總是推行一箇道
理爾觀此則朱子以兼字訓通爲確義矣此節言聖人用易
至命之事天地萬物晝夜原有箇神原有箇易聖人于天地
之化能範圍之於萬物能曲成之於晝夜之道能通知之則
神易不在易者而在我矣是其所造已到天命地位而與之
爲一矣訂詁云凡流行于天地間者無不爲晝夜所轉人囿
于其中而不自覺故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晝
夜而知者則異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

所謂不往故其體爲神其用爲易昔韓持國與伊川語歎曰
今日又暮矣伊川曰此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
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曰不能則去可也顧涇
陽曰兩轉語不過數字每讀之便覺豁然于此有悟應不墮
生死塹中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往來迭運陰陽是氣不是道陰陽迭
運不已皆太極動靜所爲故謂之道若舍陰陽則道无安泊
處故曰所謂道者非他即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之謂道也
兩箇一字最活言陰陽只恁麼迭運而道不外是矣蓋太極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无太極則无動靜

无陰陽矣故聖人即陰陽之迭運以語道之全體非陰陽迭
運之外復有箇道也朱子曰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
道今曰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了又一陽往來循環不已乃道
也此便可見陰陽不測之謂神陳北溪曰陰陽氣也形而下
者也道理也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源上論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者接續无息之意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維陰陽之運
行化生萬物是謂繼之者此時賦天命之純其本然者未失
未有不善之雜所以名之曰善也善非善惡之善善賜之善
屬情識此則无聲无臭也成者凝合具足之謂是品物流行
各正性命也方陰陽之凝聚以成其形是謂成之者此時受
天地之中未有物欲之偏莫不有本然所賦者隨在各足所

以名之曰性也性非氣質之性氣質之性分清濁此則不加不損也程子云善便有箇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朱子曰繼是接續之意言既有此道理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則各具此理而爲性也蒙引云繼之者善此時全是天道之本然无些毫渣滓間雜所以目之曰善此理在天道則曰善既付於人物則曰性要分天與人物界限繼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命已交過人物去了高忠憲曰名性曰善自孟子始吾徵之孔子所成之性卽所繼之善也名善曰无自告子始吾无徵焉竺乾氏之說似之至陽明先生始以心體爲无善无惡无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愚謂教不明耑在于性不明如認得性善明則本體欲自棄焉不可得也必不肯以善者

歷于不善如認得性善明則學問欲自輟焉不可得也必求克去不善者以復于善性明始教統立教立始性體復如以无之一字掃而空之流弊可勝言哉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承上文成之者性而言之字指道道本不偏奈仁知者拘于所稟而各認作一偏去故有稟陽氣之多得陽理之盛而其德性偏于動是爲仁者則曰道以溫良博愛爲主故貴生育而安全之仁是道叅據其所見之仁以仁爲道之全體而不知仁之外又有智也有稟陰氣之多得陰理之盛而其德性偏于靜是爲知者則曰道以疏通知事爲先故貴裁撙而精審之知是道叅據其所見之知以知爲道之全體而不知知之外又有仁也至于百姓之愚所稟不純故其日用間非不宥于道之中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昏然无所辯于心不復知所謂仁知矣夫仁知者雖有所見而各有偏若百姓則又一无所見此君子體用兼備之道所以鮮其人也須知仁知雖見得偏道則不偏百姓雖全然不知道則不以百姓而无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承上文言人氣稟或有偏而在造化則无不全也天地之間大化流行方其繼靜而動也自无而有而顯其生物之仁爲元爲亨氣以之運理以之行造化之仁自內達外而顯揚莫掩焉及其靜而陰也自有而无而斂其生物之用爲利爲貞氣以之斂理以之固造化之用自外及內而退藏莫露焉蓋

顯仁非德也德之發也苟非德盛于內何以能如是其顯仁乎藏用非業也業之本也蓋既藏諸用是惟未發一發則其業容可量乎此皆天地无心而成化非若聖人之有其心思而後能厚天下之生立天下之命也蓋聖人成務不能无心故有憂神道鼓物寂然无情故无憂蒙引云不曰藏諸體而曰藏諸用者以其爲有用之體用卽妙于體之中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夫藏用內也何以謂之大業蓋業在外未始不根于內所而藏用則畢顯仁之生意盡涵蓄于此何所有之富哉是雖未發于外而爲業然業之本在是一發則其大无外矣故曰富有之謂大業顯仁外也何以謂之盛德蓋德在內未始不微于外時而顯仁則畢藏用之化機盡發洩于外不與日俱新

哉然非德盛于內則何自而有此日新邪故曰日新之謂盛德此二節以化機出入言陰陽之道也蓋顯仁之盛德陽也粲然可見者卽不可見之仁顯乃顯其所以藏藏用之大業陰也寂然不可見者卽可見之用藏乃藏其所以顯顯而藏藏而復顯如環無端是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生生之謂易

此以造化物理言一陰一陽之道也兩箇生字卽從前兩箇一字內看出陰極生陽陽極生陰在天地則爲消息盈虛在人物則爲作止榮悴謂之易者陰生乎陽則无者倏然而有陰易而爲陽矣陽生乎陰則息者又忽然而消陽易而爲陰矣此其生生不窮所以謂之曰易也一說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旣生兩儀又生四象又生六十四卦轉轉相生剝初盡而復已生姤復之交如環无端是之謂易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以生物之序言一陰一陽之道也彼萬物之生方其流形之始氣初凝而未實形初就而未具所可見者仿佛端倪之微只略存一箇形象以其輕清而未形故謂之乾及其體質已具形形色色无不效法乎資始而出萬法一齊呈現自有許多曲折度數以其重濁有迹故謂之坤此乾坤俱就物說吳泳思曰生物之乾坤此陰陽也易書之乾坤亦此陰陽也卽生物之陰陽以見易書之陰陽故曰之謂乾之謂坤訂詁云以三畫爲三才三才旣備始成乾象也效法之謂坤者效乾三畫之法偶而三之爲二以成坤之象卽兩地之說也此說似確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此以人用易之事而明陰陽之道蓋因造化以及易也人以蓍問易必極七八九六之數因其所值之卦爻以知將來之吉凶所以嚮趨避而決其事也是在事先之稽卜故謂之占及其旣筮之後吉凶已明於是推行於云爲之際而吉則趨之凶則避之則有以定天下之業而成其占矣是屬事後之措施故謂之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言道之妙用以結上文之意二氣迭運而一理行乎其中欲以陰而測之而道未始不在陽也欲以陽而測之而道未始不在陰也是陰陽也綱維于繼善成性之中迭用于顯仁藏用之際變化于陰陽生生之內流行于乾坤占事之間節節有箇一陰一陽之道則節節有陰陽不測之神非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不測二字正在兩一字上看出朱子曰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神哉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徐伯魯曰言易之爲書其內則含蓄无涯而廣其外則包括无外而大蓋易書所具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之理偏體乎萬物以言乎遠則雖八荒六合之外皆此理之流行貫徹而充足有餘无遠不到也以言乎邇則雖心目几席間卽物理存初不假外求而理自端正無所偏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萬事萬物統體一陰陽一事一物各具一陰陽而凡精極无形

粗極有象盈滿于其間者此理无不備有也夫天下无理外之物亦无易外之理故其廣大之規模如是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乾之性健方其靜而利貞體與坤別孫此生物之心最爲專一及其動而元亨以此靜專者動與坤交則生物之用浡然直遂而不撓是以乾一之氣下行坤兩之中而資始之其彌綸充塞无一不到以此模寫于易則易之大由此生矣故曰大生坤之性順方其靜而利貞體與乾別斂此生物之機最爲翕聚及其動而元亨以此靜翕者動與乾交則效法之功豁然開闢而无隱是以坤二之畫上承乾一之施而資生之其發生萬彙无一或遺以此模寫于易則易之廣由此生矣

故曰廣生項平菴曰乾卽一也靜而守一則其事專而无不閉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闢此乾所以爲萬物之父坤卽兩也兩闔者爲翕言與乾俱閉也兩開者爲闢言與乾俱開也此坤所以爲萬物之母萬以忠曰乾動直坤无直也然坤六二言直方大者坤中虛能承受天之動以動焉所以遂乾直也非坤則此乾之道无所容以遂李喬之曰坤之直乾直也坤之動乾動也蓋動處卽乾靜處卽坤爲物不二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一節言易配乎天人以明廣大之實也配非配合乃相似之意廣大莫過乎天地而易之廣大配之其盡萬物之變冒天下之道如天地之无不持載覆幬也變通莫大乎四時而易之變通配之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剛柔相易往來不窮猶寒暑推遷氣化相禪也若夫陰陽之義莫過乎日月坎陽也而象月離陰也而象日五陰未消也而日七日一陽正長也而云八月以至晝陽而夜陰明陽而魄陰咸有精意而易中陰陽之義配之易簡之善莫大于聖人之至德凡易中陽卦陽爻所言皆本乎健坦夷明白卽聖人之存心易而可久也陰卦陰爻所言皆本乎順要約徑直卽聖人之處事簡而可大也是爲至德而易中易簡之善配之此易之所以廣大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章當以易其至矣乎一句爲主下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

業見易之所以爲至也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理之所在也聖人以是窮之于心則識見超邁日進于高明日知其所未知而其知也崇循是理而行則功夫敦篤日就于平實日行其所未行而其禮也卑然豈特尋常之崇卑已哉天體高明覆于萬物之上而聖人之智超乎萬物之表則其崇效天地體博厚載于萬物之下而聖人之禮切于萬物之實則其卑法地朱子曰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則便須放低著實去做又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卑底事蒙引云知崇所以能崇德者所見日向上去而所得日進于高則禮卑所以能廣業者不忽近小不略纖微件件都著實道理做去如此則業何以不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承上言聖人非勉強效法乎天地也彼天以高明設位乎上地以博厚設位乎下而知陽禮陰之道已流行于其中矣其在人也則謂之成性人之本性原自完全與天地同體非有所造作而然聖人特能存之耳今聖人知崇如天則成性之良知无不存禮卑如地則成性之良能无不存本義所謂本存之性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易不出天地外德業不出吾性外所謂效天法地者如此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賾雜亂也朱子曰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是口裏說話雜亂之意所以下文說不可惡先儒多以賾爲至妙之意若如此何以謂之不可惡此解最確文王作卦見其中陰陽錯綜

之象賾而不齊聖人于繫象之時比度其形容而擬之于未畫之先一得其物宜斯象之于既畫之後楊龜山曰形容者乾爲圜坤爲大輿之類物宜者乾稱龍坤稱牝馬之類彼此相肖虛實相形是象乃像天下之賾也蒙引云物宜即物類物類即天下之賾也形容即物宜之形容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天下之動謂易之所有如涉川婚媾之類爻交也交則變動故爻有動義乃所以效天下之動也朱子曰會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于其中得箇通的道理乃可行爾周公繫爻時雖一事必觀衆理之統會具有一理之可通乃即可通處立爲

經常之定理而繫之辭以斷之術之則吉悖之則凶蓋聖人惟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黃元公曰百家之言各隨其心地之光明爲分量聖人見得徹故說得真見得天下之賾動非僅見卦爻之賾動也李喬之曰天下之賾動聖人見之皆易也此語最融液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文王立象言天下之至賾周公繫爻言天下之至動言謂著出其至賾至動也賾宜若可惡而動宜若可亂也然物宜之象皆本于陰陽之理理一則賾之至處皆有至一者存如六龍牝馬象因不同也而象其所宜象則各有一定焉蓋蓋天下之至賾而未嘗賾也不可惡也吉凶之斷惟觀其會通之

理理一則動之至處有至當者存如揖遜放伐理固不一也而行其所當行則適合常經焉蓋蓋天下之至動而未嘗動也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言學易君子將有言動不敢苟焉以自肆也必由象辭以明其理而定心極于其先必由變占以決其機而審趨避于其際故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无不中乎理而言成象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无不宜乎時而動成爻所以然者正欲成吾身之變化而使言動之間淺深詳略行止弛張无所凝滯而各得乎順應之道易之變化不在于易而成于吾身矣故鳴鶴鳴七爻皆擬言議動之事以爲凡例云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誠信感通莫大于言行故獨以言行釋之居室猶在陰出言猶鶴鳴遠近之應猶子和出身加民二句是承上轉下之辭只是形容感應遠邇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轉或明或闇弩動而戶斯闢弩牙之發或中或否機動而弩斯發猶言行之動有榮有辱也應雖在人而感召之則在我天下應違全是我主張故曰榮辱之主動天地者言行感召之和氣足以致天地之祥言行感召之戾氣足以致天地之異如景公一言而熒惑退合孝婦含冤而三年不雨是也言行一發有

榮辱推而極之至于動天地安得不愼所以擬議而言動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同人九五其先靜爲三四所間而號咷其後終得相遇而笑蓋其心之同非三四所得而間也夫君子大同之道不係于迹而係于心故其始雖有出處語默之不同要其終而論之則能以中正相孚物莫能間如利刃斷物雖堅金亦可斷而无難其心既同則言論之間莫非中正之發是以彼此互發其有味而不嫌于出處語默之殊如蘭之馨香可愛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則凡言動當求其心之同而不必于其迹可也

廣義同心謂皆道之所在而心自相孚者出者與處者心同默者與語者心同是爲二人同心同心者各成就一箇是也

非情誼契好之謂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則无所失矣

大過之時四陽過盛初六以卑弱之陰在下承藉之如措物于地已安已固又必藉以茅則安固益至斯爲至愼耳下言茅之爲物至薄然用之藉物則有以表其敬愼之心是茅无足重而所以用茅者足重也斯術也眞善錯之術也豈惟置器苟能守此至愼之術施諸言動之間愼而後發審而後行則一言一行各當于理而可以无悔尤矣何失之有哉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人臣以身任天下之重爲王馳驅爲民經營者勞也及其事旣成而澤在民生勳在王室者有功也然能處之欿然既不以勞而自伐又不以功而自德是其器度優遠識量淵厚而非淺狹之士所能及矣所以爲厚之至有功下人釋勞謙二字之義言其不伐不德而以之下人也德言盛禮言恭兩言字猶欲字此原九三勞謙之心言其德之存于中者必欲一毫不存尚善咸備日進于至盛而不已也其禮之見于外者又欲其介于端嚴中于矩度而无一毫之倨慢爲恭君子之立心固如此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義見乾卦文言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亂不虛生自言語始故君欲保其臣則納其謀而心藏之臣欲全其身則自爲謀而心藏之否則謀洩不密必致失臣失身況事關利害幾伏隱微雖過爲之防猶懼人有以窺之若更不密則忘其成而害之者多矣此君子所以愼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言作易者知寇盜之情乎乘爲君子之器惟君子乘之乃稱

其德若負販者而乘是器則處非其據盜思奪之且以小人而在高位則必慢上暴下可攻之釁既是我開而人得借以爲辭而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此皆禍由己致而爲盜之招也楊誠齋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章言天地以數而開聖人之獨智聖人以法而終天地之全能蓍揲著求卦不外于大衍之數而大衍之數又原本于天地之數然人未知孰爲天孰爲地故卽河圖而指出示之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屬天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屬地此龍馬負圖背生旋毛之數也生于天者成于地生于地者成于天而天地五十五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是天數五也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是地數五也五數之在圖成有定位是五位也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奇先偶後其序不紊如兄弟之相得而不容紊焉然相得之中又有自然之合一生六成二生七成三生八成四生九成五生十成奇偶倡和同處其方自相配合如夫婦之有合而不容間焉由是而積五奇之數爲二十五是天數也積五偶之數爲三十是地數也又以天之數合地之數則爲五十有五而相得有合皆盡于此矣由是陰陽相與互爲生成　一三五之生水木土者陽之變也而六八十則

化以成之二四之生火金者陰之化也而七與九則變以成之是變化雖五行之生成而是數有以成之矣而且一二三四五之生者自無向有則伸而爲神六七八九十之成者自有向無則屈而爲鬼且就此生數中而方生者爲來既生者又爲往就此成數中而既成者爲往方成者又爲來是鬼神乃二氣之屈伸往來而是數有以行之矣此河圖之妙而著卦之數皆由此出也蒙引問水一也何爲天以一生之而地以六成之曰成者只是生者之結果處天地原亦一物也一物兩體也分屬之耳來矣鮮曰此皆就河圖而言一六居北爲水故水生于一而成于六所以一爲生數六爲成數二七居南爲火四九居西爲金五十居中央爲土皆倣此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衍者布算推積之謂其用蓍策之用也河圖中宮之數參天兩地而爲五以五配五而爲十五者生數之極衍之母也十者成數之極衍之子也聖人于河圖中以天五乘地十則五其十是爲大衍數始于一成于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五十者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斯易之太極也不曰虛一以象極何也太極无象也不曰虛一不用而曰其用四十有九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以明之也四十九者少陽七七之數也不用陰而用陽者天地間變化陽者用事也不用老陽用少陽者天地間變化少者用事也故揲蓍之法取五十策爲一握虛其一不用而當用之策凡四十九

蓋兼用五十便體方而變不行有一之不用而四十有九者无所不用也以此策中分于左右兩手則左手之策猶天右手之策猶地所以象兩儀也先以左手之策四數之後以右手策四數之所以象四時也于是取兩手所揲之餘歸而扐于中三指之間以成變則猶積氣盈朔虛之餘以成閏也若扐必再焉者猶曆法之有再閏蓋三百六十日一歲之中數也天行疾于日一年二十四節相去恰恰三百六十五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爲氣盈月行緩于日一年十二朔相去恰恰三百五十四日一歲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十二朔常不足爲朔虛氣盈朔虛每歲各餘六日共十二日歷三歲共餘三十六日去其六日而用三十日爲一月是爲一閏自三歲至五歲餘日二十有四則合前餘六日又得三十日以爲一月是爲再閏如揲蓍者一掛之後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奇是爲一扐又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奇是爲再扐後掛猶言後變言揲蓍者另起分掛以爲後扐之端亦猶算曆者另起積分以爲後閏之始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此言純卦二老過揲之策有所準也揲蓍既畢有六爻皆奇爲老陽而曰乾者有六爻皆偶爲老陰而曰坤者積乾六爻各三十六則爲二百一十有六積坤六爻各二十四則爲百四十有四又總合之爲三百有六十也當期之日者書命羲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本義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然本文凡三百有六日當期之日者舉成數而言當一年之數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者上下經六十四卦也陽爻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上分言乾坤之策老陰老陽之策也此泛言二篇之策則通陰陽之老少計之而无不合也萬物只舉盈數而言萬物之數至多而二篇之策亦至多故以當萬物之數此只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此言成卦之序營者求也四營者以四而求之也卦始于一變之易而易非自成也必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

斯或五或四而成一變之奇或八或九而成一變之偶易自此成焉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此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易即十八變中一變也易者筮法之始成卦者筮法之終

八卦而小成

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方其三十六營而爲九變則已得三畫而成卦時則貞體雖成而悔體尚隱三畫雖具而六畫未全故曰小成倍之則內外體俱備而大成矣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引伸擬一卦之變說即此適彼一卦可變爲六十四也如乾爲天天風姤之類觸類言能引伸其類而廣推之因變極變卦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而吉凶貞勝盡于此趨避大業藏于

此故曰能事畢蓋天下事皆人所能爲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故曰能事如下文顯道神德行酬酢祐神所能之事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言蓍卦之用道者吉凶之理其理至微而易中有辭以顯之凡易辭所發明者皆是也德行指事爲之迹言如涉川攸往之類皆人事之當然而易中有數以神之而使趨吉避凶者也夫百姓不能前知而易則告以吉凶受命如嚮儼然賓主之相酬百姓未能勇爲而易則贊其趨避鼓舞不倦恍乎神明之相祐矣其功用之大如此來矣鮮曰道隱于无不能以自顯惟有蓍卦之辭則其理昭然于人不隱于淤昧矣德滯于有不能以自神惟人取決于蓍則趨避之民咸用以出入莫測其幾緘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此嘆數法之妙言天地大衍之數則有奇偶生成屈伸往來揲蓍求卦之法則有陰陽老少進退離合皆變化之妙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數起于天地而天地无所容其智法制于聖人而聖人无所容其才天地之神見于變化而神之爲變爲化其理莫著于圖而用莫效于蓍總之天地因圖以著數所以啓聖人之獨智聖人因數以演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也楊誠齋曰變者有之改化者无之復物壯而老世盛而衰變也物生而死世存而亡化也孰爲此者神也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以用也謂用易也承上章言易道有此四者故能周人之用如此也易之辭曲而中理言之則也故人以易而發言者則尚其辭蓋即象爻之辭玩其所告以爲出言之度而淺淺詐吝各得其安危易之變隨時從道動之準也故人以易而舉動者則尚其變蓋究著卦之變觀其所値以爲發慮之準而作止從違不膠于一矣謀慮已決而以之定業是謂制器制器只取有定則之意制乃心之裁制凡事皆就規矩一一如成制器之制（如井建非佃婚媾等皆是不止結網罟取離耒耜取益之類）蓋因易之變以爲制事處物之規斯有可循之則矣趨避未明而以之稽疑是謂卜筮卜筮只取決疑之意是非利害兩途未決惟求卦爻所値之占以明人事得失之報斯无他歧之惑矣蔡虛齋曰以

言者尚其辭謂取其辭以發言也以動者尚其變謂取其變以舉動也以制器者尚其象謂取其象以制器也以卜筮者尚其占謂取其占以決所疑也若泥卜筮字則須卜筮後方得玩占何乃取占以用之于卜筮乎易之爲書也不可遠若專上于筮則其用狹矣徐敬可曰以言設教也教必依經故尚其辭以動應事也事有萬殊故尚其變以制器經世之學也拟乎易象而知所損益故尚其象以卜筮前民之用也因其所占而詔以變動之辭故尚其占余讀徐氏道四語直捷融貫以文多不能盡錄學者當求全文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行之于身謂之爲措諸事業謂之行問者以蓍問于易所謂

命之也言君子將有爲有行而猶豫未明于是抱蓍問易求其卦爻之示而以之言動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隨叩隨答如嚮之應聲无所留待言其應之甚速也此節有兩意易于來物所在受命如嚮是應物之速于來物所在无有遠近幽深而悉知之是知物之周總是辭占至精而能如此蓋其辭之所言者通神明之德而不涉于形迹之粗占之所決者順性命之理而不滯于事爲之末故能稽實待虛存體應用何精如之徐敬可曰問者人言者蓍自我告蓍曰問自蓍受我曰命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國語司空季子謂晉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是其說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潘雪松曰四營成易茲爲一變奇偶所由分也必先以參之既老其左手歸奇之策斯策有五與四之寡而爲奇九與八之多而爲偶一變以彰焉三變成爻必有其數老少所由別也乃即此參伍者分之左右而交互以稽其實列之低昂而總挈以合其歸斯三變之策積有九與六而爲老七與八而爲少其數以明焉然參伍特一變耳未成爻也至通三變皆此參伍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爲剛柔相雜之文而天地之文遂已成于通變中矣蓋天地之經緯不外于陰陽其一畫陽即天之文其一畫陰即地之文也錯綜特一爻耳未成卦也至極六爻皆此錯綜得七八九六遂定重單交拆以爲內外兩卦之象而天下之象遂定于極數中矣蓋事物之紛紜不越于動靜既成六畫動靜有分已分動靜紛紜自一也廣

義三變之後方見錯綜如三變之策布而爲三錯也挈而爲一綜也來矣鮮曰參伍以變者言蓍之變乃分揲卦扐之形容於以參伍言之錯者陰陽相對如伏羲圓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即今織布帛之綜一上一下者也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則爲屯在上則爲蒙載之文王序卦者是也天地即陰陽成文者成陰陽老少之文也陽之老少即天之文陰之老少即地之文物相雜故曰文定天下之象者如乾坤相錯則乾馬坤牛之類各有其象震艮相綜則震雷艮山之類各有其象是也參伍言蓍錯綜言卦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思者心之知覺爲者心之運動此言易蓍之在櫝卦之在册

是皆无心之物朕兆未形此其寂然不動者也及蓍之動於分掛揲扐之時卦之成于十有八變之後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通天下而曰故者蓋天下之所固然無時不感無時不具所以應感者寂然未嘗不具而所以不動者萬變未嘗不寂朱子曰凡言者多指蓍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爲只是叩著便應无不通所以爲神耳訂詁云未占之時象在畫辭在策如鑑之容如谷之虛寂然不動也及其感而占之則如鑑之照形谷之應聲遂沛然通達于天下之事而昭揭其所以然之理果有何思有何爲乎非天下之極神妙不測者其誰能及于此高忠憲曰易心體也思也者思其无思者也爲也者爲其无爲者也思則得之謂思其无思行所无事謂爲其無爲眞易簡矣王陽明曰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稿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可見寂感一致徐敬可曰聖人以心體易以易證心全易是心全心是易當其寂然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理渾然已具當其感通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用觸處全彰易準天地彌綸充塞盈天地間求毫釐之非易不可得寂在是感在是變通在是非至神而何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此言易爲聖人作以明其爲聖人之道也推究到底曰極磨勘精微曰研以彼來物隱于无形所謂深也聖人繫之辭決之占以窮極其深隱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知幽明生死鬼神之情狀是也夫是以精之至而能神也文象隱于未判所謂幾也聖人制之變立之象以研斷其幾微如履霜而知堅冰剝牀而知蔑貞是也夫是以變之至而能神也朱子曰極深要人玩得至深難見的道理都就易上見得研幾是研出那幾微處一卦中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幾微毫釐處都摩研出來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辭占之理深矣深未明則疑未斷而志難通惟聖人窮極幽深之理于辭占之中故能明示吉凶以通人疑惑之志而使不迷通志即發言處事受命如嚮也象變之理幾矣幾未著則動未決而務難成唯聖人研究幾微之理于象變之內故能作其趨避以成人有爲之事而使不廢成務即舉動制器成文成象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假借形容蓍卦无思无爲而能通志成務隨感即應都不用人力耳不疾不行即寂然不動而速而至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易曰遂知來物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地之象三遂字就是神處程子曰神无疾亦无速楊誠齋曰天下之理惟疾故速未有不疾而速者惟行故至未有不行而至者不如是不足以爲神也朱子曰所謂神者即指蓍卦之妙而言非別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辭占象變一出于聖人之極深研幾而後能通志成務是則易之事皆聖人之事易之功皆聖人之功也人之尚易者不即尚乎聖人之道哉此文蓋上文未盡之意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物者迷知來物之物吉凶之實理也開物者人所未知易開發之而示人以吉凶也務者人所欲爲之事成者使人趨吉避凶而事以之成也冒者天下之事小而涉川攸往大而建侯行師精及无形粗及有象无不覆冒包括于卦爻中也以者以易也三以字承上文開物成務言易以開物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易以成務故聖人以定天下之業聖人用易通志定業則天下之疑釋矣故曰以斷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

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凡物圓則流動流動則神方則止定止定則知方四營之時初未知其爲一二三四及三變之時又莫知其爲七八九六是圓轉不定變化无方也故曰蓍之德圓而神卦是揲蓍得者方揲時未知爲何卦何爻吉凶未知及十八變之後方看所得卦爻之吉凶皆一定而不可易故曰卦之德方以知貢者獻也爻分奇偶六爻之義隨其時位變易以吉凶陳獻于人所謂易以貢也一說易指定理貢猶顯出於外非告語也洗心者聖人以神知委之卦蓍而聖心一无事焉故圓神方知易貢之理渾然在心極其純粹明融而无一毫私智渣滓之雜焉若以三者而洗濯其心也是何思何慮之境也故曰洗心退藏於密密者淵淵其淵之意密是本體即无思无爲亦不睹不聞无聲无臭者也程子曰終无人理會密又曰密是甚又曰形而上是密朱子曰密是至靜處又曰心中渾然此理別无他物蓋心不爲事物之所塵垢使物自運而心不與非尚有私欲之心可洗也同患者言吉凶之來不知趨避民以爲患聖人亦與人同也吉凶之機兆端已發將至而未至者曰來吉凶之理見在于此一定而可見者曰往來者固不可測而聖人之心如蓍之神妙莫測則所感者不能迷其先見之明故足以知之也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也往者既有定理而聖人之心如卦之識見有定則所感者皆其素所蘊蓄之理故足以藏之也書云惠迪吉從逆凶其理都須藏在聖人胸中也若此者隨感而應即卦蓍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用神而不用蓍用智而不用卦无卜筮而知吉

凶孰能與于此哉惟古之聖人稟天縱之資聰无不聞明无不見睿无不通知无不知具蓍卦之理而不假于蓍卦之物猶神武自足以服人不假于殺伐之威者乃足以當之此夫子嘴指蓍皇也陳氏曰得理而忘物者心易之妙天下之至易也神武而不殺者德威之威天下之至武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道者陰陽剛柔盈虛消長之理民故者愛惡情僞相攻相感之事吉凶於此生焉天道有消息之不同民故有當否之或異如否之大往小來天道也不利君子貞民故也如臨之剛浸而長天道也大亨以正民故也天人一理也神物者蓍龜也以爲神則既物于物以爲物則神之所寄夫是之謂神

物天能生之惟聖人起而用之遂成决疑之大用故曰與卜筮在前民用在後故曰前由是使民先事知所趨避而不至有无及于事之悔焉而又恐其民之褻也故聖人于卜筮之時必齋戒以考占而使知來之神益神藏往之知益知是又聖人之用易以神明其德也朱子曰聖人无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耳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天地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方其利貞之時氣機自外而斂于內如戶之閉而萬象一无所見陰之事也故謂之坤及其元亨之時氣機自內而發于外如戶之開而萬象一无

所隱陽之事也故謂之乾凡物先藏而後出无闔則无闢故先言坤而後言乾乾坤只作陰陽字看一闔一闢者坤乾迭運而開闔相繼也自闔而闢則陰變爲陽矣自闢而闔則陽變爲陰矣故謂之變往來不窮者闔闢往來而如環无端也闢往而闔來則陽通于陰陽雖極而不亢矣闔往而闢來則陰通于陽陰雖極而不戰矣故謂之通于是化育流行群生萬物方始生時體質未成僅有端倪可見故乃謂之象及既生後由微至著而各成物完體質已完而各適其用具有規矩法度之可憑故乃謂之器此生物之序而蓍龜神物之生亦在其中矣蓍龜本具是道而聖人于蓍制爲四營之法于龜制爲五行之兆而用之以卜筮焉此典則可循乃天下後世所當守而不變者故謂之法由是吉凶可決而趨避以明

蓍龜利用出而民之出者咸用之蓍龜利用入而民之入者咸用之民之趨吉避凶出於心歡意肯有不待鼓舞使令而自爲之者故謂之神大全問闔戶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開闔互用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修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而不知則謂之神朱子曰是如此蒙引云天地一氣也一闢一闔謂之變動靜相生也往來不窮謂之通闔闢不已也見乃謂之象乾知大始也形乃謂之器坤作成物也制而用之謂之法聖人成能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百姓與能也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以卦爻生出之序言之大極者極至之理也理寓于象數之中難以名狀故曰大極周子所謂動而无動靜而无靜非不動非不靜而主乎動靜朱子所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者是也生者加一倍法也易自生生不窮然有所以生之之理主宰于其間是易有大極也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伏羲象之于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是爲兩儀然陰陽生生不已大極動靜隨在而分于是一陰之上加一陰爲大陰加一陽爲少陽一陽之上加一陽爲大陽加一陰爲少陰陰陽各自有老少是謂四象于是四象之上又各加一陰一陽爲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曰八卦即六十四卦在其中矣蓋六十四卦不過八卦之加重耳既有卦畫則剛柔迭用九六相推時有消長之不

同位有當否之或異長而當則順而吉消而不當則逆而凶
八卦定吉凶也吉凶既定則吉者趨之凶者避之鼓舞盡神
而勇于有爲成務之端將由此啓吉凶生大業也訂詁云夫
既分大極爲兩儀分兩儀爲四象分四象爲八卦則合八卦
即四象也合四象即兩儀也合兩儀即大極也故大極者不
分之陰陽而陰陽者已分之大極也大極之形即兩儀合之
形而大極之名兩儀合之名也朱子謂大極在陰陽之中而
非在陰陽之外又云有是理則有是氣淡爲得之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
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
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大乎蓍龜

夫定吉凶生大業非蓍龜孰與彰之則蓍龜功用之大宇易
言乎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然陽之成象莫大于天
陰之成象莫大于地故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萬化之運終則
有始皆變通也然四時相革變之大者革而不窮通之大者
故曰變通莫大乎四時至於星辰雲漢皆縣象著明也而莫
若日月之尤大列爵分土皆崇高也而莫若富有四海貴爲
天子者之尤大備萬物以致斯民之用立成器以爲天下之
利此惟聖人極明巧之至盡法制之詳者能之故曰莫大乎
聖人事之太多者曰賾探則入而討之使一幾之幽僻者曰
隱索則考而求之使顯理之不可測度者曰深鉤則曲而取
之使出道之不可驟至者曰遠致則推而極之使近于以定
吉凶而失得之報明成亹亹而趨避之不倦雖術數讖緯之

書亦有驗者然惟蓍龜爲能通乎神明而達乎天地故曰莫
大乎蓍龜此是一節正意聖人欲借諸至大者以形容蓍龜
之大耳朱子曰亹亹猶僶俛天下人使之爲善相似蒙引云
天下之賾悉具于卦爻中而其理則隱惟蓍龜則能探于賾
中而索其隱以示人也深謂陰陽老少之未分吉凶悔吝之
未形蓍龜之變則能鉤取之使人因所值而循其占以爲趨
避以成事功是能鉤深致遠也惟探賾乃可索隱鉤深乃可
致遠非作兩事說尤佳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神物蓍爲植物之神龜爲動物之神也則之者則其无心而
知吉凶也變化謂寒者晝夜之往來人物死生之榮悴效之

者效其體一而周萬變也河圖者河出龍馬背心旋毛如書
圖有天一至地十之數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聖
人則其陽奇陰偶之數以畫卦生蓍焉蓋揭其全而著其常
數之體也洛書者龜背之析文其數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
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聖人
則其自一至九之數以叙洪範九疇焉蓋主陽以統陰數之
用也此見聖人作易因造化之理而非私智之爲也蒙引云
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洛書而虛中五亦太極也非以
洛書之中五河圖之五與十爲大極也蓋大極无象故虛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即陰陽老少隨其所趨而卦爻以之成故曰所以示及
繫之辭乃闡卦爻所具之理以告人故曰所告吉凶義兼悔

齊于其中斷之則使人不疑于所往故曰所以斷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錯簡當在第八章之末大有上九以離之虛明居尊得中明則知天不可違虛則應天不敢踐履乎信小心乎順以文明而尚剛健純乎天理便全[illegible]益自已信順而又能尚賢所以順天而行動與吉會即其爻而擬議之則知有大者不可以盈而處之以道矣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

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不以載言然言之旨歸无窮言本以盡意然意之含蓄无盡是則聖人之意終不可見乎夫聖人固有寄其意于立象者伏羲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凡大而天地小而萬物悉包括于聖人之心雖言與書所不能盡者象固有以盡之矣本乎性而善者情也拂乎性而不善者僞也人之情僞萬端卽卦中之陰陽淑慝也聖人卽八卦而重之爲六十四卦以觀變惡相攻遠近相取而天下之情僞畢著矣此伏羲之易也若夫文王因卦而繫彖辭周公因爻而繫爻辭使觀象玩占者又可因言以得意而前聖之精蘊益以闡矣于是而教人卜筮因陰陽老少之變而得其通行不窮之理則趨避明從違決有吉利而无凶害凡可以爲生民利者无所不盡故曰以盡利由是因變得中以定吉凶有變道之利則有趨避之勇人見其利皆樂爲之而亹亹忘倦如以鼓舞作舞容鼓聲疾而舞容亦疾此則鼓舞斯民以成天下之亹亹而不知誰之爲故曰以盡神上章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之謂神卽此意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坤指奇偶二畫乾坤其易之緼者謂乾坤縕于六十四卦之中非謂易縕于乾坤兩卦之中也乾坤成列者蓋畫卦之初一奇一偶由是相摩相盪變化无窮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過乾坤兩畫變化而成故曰易立乎其中此所以爲易之緼也毁謂二畫不立息謂變化不行設使二畫不立而

乾坤毁則六十四卦之變化將无所馮依而不可見而乾坤之用亦幾乎息矣須知畫未列時未嘗无易易未設時乾坤亦未嘗息特以卦畫不立則无以見乾坤變易之功用耳蒙引云乾坤其易之緼此指六十四卦之陰陽言乾坤其易之門此指始初陰陽二畫而言謂之緼者易中之所包蓄也謂之門者易諸卦之所從出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卦爻陰陽之設可見之形也卦爻陰陽所具之理隱于卦爻中不可以形見也故謂之道若夫陰陽二畫成列于方策之上奇偶有定斷然可見故謂之器一說陰陽形見于卦畫而在形見于卦畫之前者則曰形而上形見于卦畫之後者則

曰形而下亦通朱子曰凡事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今以之曰可見之是器不可見者是道道即器中之理程子所謂元來只此是道在人黙而識之也蓋理无形而寄偶有形有形者即以形天地间之无形者非兼有上下而皮也化裁者因此乾坤之變而裁之爲七八九六之數陽陰裁爲陰而陰即變陽裁爲陽而陽即變陰兩當動之爻變則發此指蓍而之外二揲一揲而歸奇言也推行者推其變坤裁之理而行于事爲之間則吉者趨而凶者避之因通也凶者避而吉之亦通也如乾之變當潛而行潛則潛爲通當見而爲見則見爲通又如亢龍有悔本是不通然處得无悔便是通也由是乘變通之理而措之天下之民使民皆知揲蓍求卦以循乎化裁之方觀變考占以效其推行之度斷因變以求通明于吉凶而知所趨避則凡衆之未成而日事事之已著而爲業无不成立矣推行就一身説舉措就天下説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徐五宜曰此言立卦繫爻之原要惟得聖人之意而後得聖人之象也是故夫象聖人有見于天下物類之賾莫非道也于是擬諸其形容畫卦以象其物宜而道之精縕悉舉象之故謂之象象立而爻生焉聖人有見于天下人事之動莫非道也于是觀會通以行典禮繫辭焉以斷吉凶而道之變動悉傚傚之故謂之爻此可見象非形下之器亦由以會形上之道可乎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此下皆言衆人用易之事天下之物形質異齊至賾者也觀于卦則陰陽純雜之畫物宜陳而萬理析有以極之而无遺矣天下之事殊途百慮至動者也玩其辭則典禮既明而趨避自勇有以鼓之而不倦矣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言化而裁之謂之變是易中先有化裁之變以待人之用用易者于揲蓍時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之以定老少動靜之象則存乎聖人化裁之變焉蓍用靜用動惟變所適也上言推而行之謂之通是易中先具有推行之通以待人之用用易者於揲蓍後因卦爻所著之理而推行之以見于日用行事之間則存乎聖人推行之通焉惟其處置恰好斯通而不窮也曰存乎卦辭變通者猶言存乎書與言也書與言聖人之糟粕也神而明之即神明乎變通也則在與道合體之人得意忘象也黙而成之不言而信謂實存諸己之謂信則存乎其人之得于心而體于行得象忘言也非見信于人之信也明而曰神則明不在見解而在神理矣成而曰黙則成不在智慧而在沉潛矣理契畫前全體是易至矣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此再言聖人作易之事八卦成列卽所云剛柔相摩聖人作易于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以成三畫而以乾兌離震從陽生者列于圖之左巽坎艮坤從陰生者列于圖之右所謂八卦成列卽先天八卦橫圖也八者旣成列則卦中奇偶之形體亦然可見故曰象在其中不特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凡天地所有之象无不具在其中也因而重之卽所云八卦相盪各以一卦爲主而以八卦次第加于其上卽六十四卦橫圖也此則六爻其備而凡遠近貴賤承乘比應之屬莫不燦然于各卦之中可以盪一節之變效天下之動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剛推柔則柔變爲剛矣柔推剛則剛化爲柔矣如乾初爻推則變巽坤初爻推則變震是也變只就卦爻上說不涉動義陰陽往來交錯卽謂之變命告也聖人觀其變之消息當否而繫之彖辭爻辭以告其吉凶所謂命之也動在其中者如一爻變則以一爻之變者爲主二爻變則就所變之兩爻而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其占在本卦與之卦之彖辭而前十卦主本卦後十卦主之卦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爲動而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一不變爻爲主六爻皆變則占之卦之彖辭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之彖辭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卦爻之動因寓于辭而卦爻之辭實生于動蓍未揲則吉凶悔吝之辭亦隱而莫之見必以蓍問易然後卽卦以求其辭而吉凶悔吝見焉動謂卦爻之動也一說可以動而動吉之所從生也未可以動而動凶悔吝之所從生也故曰生乎動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以卦爻之動言之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是剛柔乃立本者也若夫剛變爲柔柔變爲剛推變所適是變通乃趨時者也有剛柔以立其本而後可變通以趨其時變通由于剛柔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也夫陽自七進至于九則陽之數窮于是退而爲八則九之窮于是通矣陰自八退至于六則陰之數窮于是進而爲七則六之窮于是通矣蔡節齋曰剛柔者變通之本體變通者剛柔之時用語最直捷

吉凶者貞勝者也

天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當其吉時則无凶是吉勝凶也當其凶時則无吉是凶勝吉也二者常相爲勝故曰貞勝一說一部易經皆利于正蓋以道義配禍福也貞則吉不貞則凶故曰貞勝惟不以避凶趨吉爲正而以吉凶歸于正爲正所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有常勝之道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吉凶所以貞勝者豈无其故哉天地之道正而常者法象而已日月之道正而常者著明而已天下之動正而常者順乎一理而已朱子曰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物雖不一常有一箇是的故曰貞夫一胡雲峯曰人之所爲正則吉不正則凶雖其動也不一而常有至一者存亦不外乎此至正之理而已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天下之動貞夫一乾知坤作无兩事也乾始坤成无兩體也乾性情確然而健健則始物之化運於无心凡其所爲最不費力故其示人也易所謂乾以易知也坤性情隤然而順順則成物之功皆承乎天最是省事更无煩擾故其示人也簡所謂坤以簡能也此易理分見于天地以蓍卦爻之所由作也只是引起下文之意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言卦爻之奇偶所以效夫易簡也凡一百九十二陽爻皆是動而健之理確然示人易也一百九十二陰爻皆是順而靜之理隤然示人簡也至于八卦分陰陽而諸卦陰陽消息必以內卦爲主故凡內卦陽者陰消陽息而像乾之易內卦

陰者陰息陽消而像坤之簡是可見易書未作而爻象之理已立于乾坤易書既作而易簡之德自備于爻象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自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畫又自九變而三畫十八變而成六畫當其一變三變之時爻象雖未成而其端倪已見于此矣故曰爻象動乎內至十有八變蓍策之卦爻已定看所値何爻孰爲吉而宜趨孰爲凶而宜避居然可考故曰吉凶見乎外功業謂用易以成功業也變卽爻象之動也觀蓍卦之變則趨避以明而功業可勇于有爲故曰見乎變辭卽吉凶之見也玩爻象之辭則精蘊以發而聖人敎民趨避之情可見故曰見乎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大德者易簡貞一之謂生爲天地之大德聖人所以參天下之生亦如天地遂萬物之生也位者君師之位有位則有制作統御之權非事可以有爲以位爲聖人之大寶必正位乃能凝命也聚人者內而百官外而黎庶也民者邦之本民聚則邦寧財者民之心財散則民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致用以業萬民而聚之也理財如制田里敎樹畜之類養也正辭如正月始和布法象魏之類敎也禁民爲非者刑罰也此皆理財正辭禁非之事故曰義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節爲下文制器張本伏羲作易隨陰陽消息之所在而驗之蓋天象地法各有陰陽而陰陽之中互有消息伏羲俯仰而盡觀之也象指日月星辰之類法指南北高淺之類鳥獸之文如柔毛剛鬣希革毛毨之類天地之宜如春耕秋斂高黍下稻之類皆陰陽消息之所在伏羲觀之不過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而已近取諸身氣之呼吸形之頭足之類遠取諸物鱗介羽毛雌雄牝牡之類伏羲隨在而取之亦驗之於陰陽消息而已神明之德不外健順動止麗陷悅入萬物之情不外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蓋伏羲旣驗陰陽以作易則神明之德卽其所驗之理萬物之情卽其所驗之迹是以能通能知而不違也神明之德不可見故曰通萬物之情有可觀故

曰頫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葢取諸離
爲厚齋曰離有二義曰象曰理理謂麗也焉獸魚鼈麗乎網罟也象謂網罟之目虛也胡雲峰曰兩目相承而物麗有似離象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葢取諸益
耜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爲之耒耜柄也屈木之直而爲之取諸益者取震巽木動而入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葢取諸噬嗑
網罟作則有禽魚耒耜興則有救粟神農于是教民于日中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成于市而合之取諸噬嗑者以與市合音同也又日明于上人動于下猶噬嗑離明于上震動于下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
羲農俗朴未有衣裳禮義之制至黃帝堯舜氏作風氣日趨于文三聖因其當變典文明以革朴陋則民悅其化之更新樂其俗之易成查查趨之何倦之有是皆因時順勢而无所作爲故其制作順乎民心通乎民情爲能使民鼓舞于神化之中而安之以爲宜也所以然者葢易之理事勢至于窮極則當更變既變然後流通既流通然後民情安之而可悠久

三聖之時正窮焉而變之當通者也于是而爲之通其變是渙得乎易而能本若乎天之時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如夏極熱則易之以冬冬極寒則易之以裘是所謂通則久也變革之大者莫大乎易冉服爲冠裳三聖惟垂上衣下裳之制以明尊卑貴賤之分由是禮義典而風俗美如天地之无心而成化故曰取諸乾坤乾尊坤卑也惟其窮則變變則通是以神而化之與民宜之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葢取諸渙
聖人患斯民有川澤之阻于是刳木爲舟以載物剡木爲楫以進舟則凡川澤之不通者俱通矣取諸渙者以巽木居坎水之上象有舟也但是則君民上下阻絕不能合而天下皆渙散矣此又乘木有功濟渙之道也朱子疑　以利天下一句葢爲下文有此句耳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葢取諸隨
聖人患斯民有負載奔走之勞于是因牛之性順而馴服之以引重因馬之性健而乘駕之以致遠如此則人之勞物皆代之而民受其利矣葢取諸隨取其下動上說牛馬動于下人從于上亦猶是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取諸豫
築城以重其門惕號以擊其柝皆所以備暴客使無可乘之豐取豫備之義也
斲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葢取諸小過
此教民舂粟之具以精其食也臼止于下猶下民也杵動于

上猶上震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上言利天下之仁此言正天下之義弧矢之利所以安內攘外威懾天下而使之畏也取諸睽者睽有乖異之義故爲弧矢以威服之也此上五節皆黃帝堯舜之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棟屋脊棟也亦而在上宇椽也垂而在下是以風雨不侵而居處安固猶大壯之陽盛壯固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送死宜過于厚故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上古民淳事簡故事係于已惟結繩以記之事關于人執結繩以驗之而已後世民僞事繁非結繩所能治于是聖人易之以書契則六典庶府黜陟可稽而百官以治版籍契券情僞可辨而萬民以察取諸夬者取其明決之意可以明決天下之事情也

右第二章

此言制器尚象之事或尚其德或尚其名或尚其意或尚其音或尚其道要亦觀于已成之器而擬議于易象若有見其相似而爲之說云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易也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形象也然亦不過此理之彷彿擬其形容而已蓋擬諸形容而後有此奇偶純雜之畫也然造化事物之理蘊于无形假之象以像之而俯仰遠近之所具无不肖似乎天地間之物宜也象猶彼言之像則意愈切矣

彖者材也

彖者言卦之才也卦體卦德卦變卦象卦義皆材也如元亨利貞是言乾卦之才大通至正是也餘可類推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天下之動變態攻取其變无窮爻有爻變之義故爲動道有變動故曰爻可見爻爲動之義非效之義即象之變乃卦之趣時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卦以象告辭以情言原其失得憂虞之故而示以趨避改作之方吉凶由此而生悔吝由此而著矣吉凶本著者故直曰生悔吝尚微而未著者故曰著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段言畫數之多寡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坎一陽陷于二陰之中艮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雖陰多亦謂之陽卦巽一陰伏于二陽之下離一陰麗於二陽之間兌一陰見于二陽之上雖陽多亦謂之陰卦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此段言畫數所以多寡陽畫一陰畫二共五畫其數奇此陽

卦所以多陰也陰畫一陽畫二共四畫其數耦此陰卦所以多陽也一說陽卦以一奇爲主故有二陰陰卦以一耦爲主故有二陽此多陰多陽之故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德行包君子小人而言陽尊統陰君道也陰卑從陽民道也陽卦一君二民是爲出命者尊承命者衆一君而撫萬邦唐虞三代漢唐之盛也故曰君子之道陰卦二君一民是爲出令者衆從令者寡土地未合于一統黎庶未定于一人天下分裂春秋戰國五胡南北之分王也故曰小人之道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釋咸九四爻辭亦如上傳擬議之事朱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愚謂易曰咸感也感應皆以虛受而九四以陽剛之資居上下二卦出入往來之會方憧憧然勞思以應之不知思動百思從不勝其應矣故夫子曉之曰天下何思何慮惟觀其歸執其一以應之耳吳臨川曰思者心之用也慮者謀度其事也心體虛靈如止水明鏡未與物接寂然不動何思之有既與物接應之各有定理何慮之有理之在心者同因事之不同而所行之塗各殊理之在心者一而所發之慮有百塗雖殊慮雖百而應事之理則同而一也按慮者思之淺也所言何思何慮正可學其不用憧憧也所謂何思非不思也謂其思皆莫之思而思也所謂何慮非不慮也謂其慮皆莫之慮而慮也慮雖百而其致則一如人人所至之地塗雖殊而其歸則同如人人所還之家天下事雖千端萬緒一皆出於自然而然人苟定心應事動而無動則亦何思何慮之有哉朱子答徐居父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爲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无閒思雜慮也又答劉履之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可思慮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此舉往來之自然者以見非人思慮可爲而九四之不當憧憧也人心無不在不來之理寂感動靜人心之往來也如日月往來相推而代明寒暑往來相推而成歲此皆出於自然未嘗以往來爲病惟憧憧則失其自然之本體耳且如日月寒暑之往非自往也皆陰陽之氣進極而退長極而消也日月寒暑之來非自來也皆陰陽之氣退極而進消極而長也惟屈伸相感而循環不已是以日月明生而照臨不息其光寒暑成歲而始終不匱其運天下所以蒙其利也按此節只重在來明生歲成利生蓋因往來而并及之耳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以物理言之尺蠖屈則能行龍蛇蟄則能存彼二物又惡知其所以然是亦不待思而然者也精者明察之意如惟精之精義者吾性之理即仁義禮知信之理也精義入神自能致

用不待思以致用也利用安身自能崇德不待思以崇德也精義以養致用之根本致用以發精義之英華利用即致用之所就者崇德即精義之所積者此以聖學言之張橫渠曰素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乎外致養乎內朱子云內外交相養互相發蓄精義入神以致用是內有以養乎外利用安身以崇德是外有以養乎內故曰交相養致用是內之精義者見之行外有以發乎內德崇則外之利者聚之于內是內又有以發乎外故曰互相發但如此做去雖至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上言下學之事此推其極至乎上達之妙也蓋精義利用尚在我可用力猶可得而知者自是以上則幾非在我而化不

可為精義之功已蓄利用之功已至其交養互發之機熟而又熟有莫知所以用其力者過此以往四字蓋指窮神知化之境所謂化不可為也廣義云精義者思而後得至於窮神則我之神妙乎天地之神耳順心通不待于思矣利用者勉而後利至于知化則吾之化通乎天地之化從心不踰不待于勉矣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林氏曰天下之事有非力之所及而終必取困者是非所困也乃不能舍已量力冒為之而卒取困焉則名辱矣天下之人有非已之所當依而終必致危者是非所據也乃不能知時識勢妄依之而終召禍焉則身危矣劉僃逆衆論而伐吳卒為陸遜折辱是非所困而困也劉表不可依而依之卒為曹操所攻至卒身無所妻子離散是身危不見其妻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君子有甚難濟世之才藏解悖之器于身乎是何可為之機而出以解之何不利之有括結礙也君子藏器待時則動皆順利无所窒礙故出以解悖而必獲之是則文辭所云正謂上六其器完成而後動者也蒙引不承上文解悖說未是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于為仁不以不義為畏故畏威而後懲于不義所懲雖若甚小而可以止惡于初小懲大誡故曰小人之福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善不足以成名小過不致于取禍所謂積者由小以至大也若以小善為无益小惡為无傷則善日消惡日長而不自知矣馴至惡積罪大此上九之所以凶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朱子曰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
其治蒙引云心能慮危所以得安心能慮亡所以得存心能
慮亂所以得治可見安危治亂只在一念之忘與不忘耳否
九五之爵意蓋如此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註必當德量必量知任必稱力反是未有不及于禍者此釋
鼎九四覆餗之凶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
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萬夫之望

天下事莫不有幾人能知之則聰明睿達心思微妙而極其
神矣蓋上交貴恭稍過則諂下交貴和稍過則瀆其端甚微
故貴于知幾幾者事物方來思慮方發雖已向于動而无迹
可尋動之最為微渺然念向于善善雖未至而有得吉之理
念向于惡凶雖未至而有得凶之理是即吉凶之先見者也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
裡理會蓋君子有見于幾之微動而趨避之勇不俟終日而
決如豫之六二不溺于豫而安靜貞確耿介如石焉則靜極
生明安而能慮斷然可識凡事之幾矣蓋天下之事有微有
彰人之處事有柔有剛今君子本介石之操為幾先之智既
知其微又知其彰既知其所以柔又知其所以剛四者既知
則无所不知矣所以為萬夫之望劉石芝曰四知不是徒知

知之明行之決也楊誠齋曰知而不行是離要而敗也行而
不知是飛廉而眇也若顏子可謂兼之矣高忠憲曰見得天
理精明方見得人欲細微李雪園云到得人欲潔淨方見得
天理精明兩說正以互發而盡其旨像抄云幾是人之夜半
當幹能開萬戶千門者邵子曰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這
幾字最認得分明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道者至善之理人所難全惟顏子將近之蓋其念慮間微有
差失則明能察幾不待其著而即知之及其既知則又以健
致決而不使其見之行事此改過之勇也顏子如何有不善
只是三月不違後略有私意萌動耳此釋復初爻辭不遠復
之意復則不妄而庶幾純乎道矣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
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絪縕氣交也天地以氣升降則萬物得氣之化而形質凝構
精形交也男女以精施受則萬物得形之化而生育遂夫天
地絪縕兩相與也男女構精以一合一亦兩相與也萬物莫
不以兩致一乃成化醇化生之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
人行則得其友蓋損一為二則情義專一无所間雜若三則
雜矣豈能成功耶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
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
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

之立心勿恒凶

上之臨下以受益爲功而上之取益以自修爲本故君子使其身有順理之裕无從欲之危而後動于應接之際使其心有和平之善无險躁之失而後達于辭令之間至其與人也則必命令發戒于初使情義相維无少乖異而後求之君子修此三者則其立心之恒可知故動則民與語則民應求則民與而得益道之全也若徒知求益于人不知有恒于己則不安其身而危危則動逆于理民不與矣不易其心而懼懼則語必悖道而民不應矣以至交不素定无因而求則民以爲瀆已而不樂于輸將莫之與矣惟立心勿恒故凶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乾坤奇耦二畫也物所從出之謂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陰陽二畫所從出故曰易之門乾體一而實性動而健凡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陽者皆乾也坤體二而虛性靜而順凡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陰者皆坤也以二者之德言則交錯摩盪陰與陽合陽與陰合而其情相得也以二者之體言則剛者自剛柔者自柔而其質不同也陰陽合德只是剛柔相交升降進濟曰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迹有形可擬故曰體體天地之撰言聖人作易皆以體法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著者也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性有理可推故曰通通神明之德言易畫既作又以通知造化之理而極于至微者也此條言伏羲畫卦之事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一卦有一卦之稱名一爻有一爻之稱名或言物象（如牝牛貞鼠豚魚之類）或言事變（如涉川乘馬匪寇婚媾之類）雜矣然卦爻之變莫非陰陽之變故雖雜出不倫而皆乾坤之一闔一闢往來其中未嘗有踰越也文王周公亦過因卦爻而取夫萬物陰陽之象耳上古事簡民淳不曾經歷許多事變故不曾說出許多名物逮世衰質漓變詐日甚故於易上說出親歷許多情狀而稱名始雜矣故曰於稽其類而以爲衰世之意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彰往者明天道之已然也陰陽消息卦爻之變象有以彰之察來者察人事之未然也吉凶悔吝卦爻之占辭有以察之

顯是人事幽是天理微顯是本人事于天理闡幽是發天理于人事日用所爲者顯也易則推其根于理數之幽以微之使人敬慎而不敢慢百姓不知者幽也易則就其事爲之顯以闡之使人洞曉而无所疑開而當名辨物者各開六十四卦之名以辨其陰陽之物如乾馬坤牛乾首坤足之類不使至於混淆也正言斷辭者所斷之辭吉則正言其吉凶則正言其凶无委曲无迴避也一說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此當名也天下之事物其卦爻中聖人辨其孰是孰非孰得孰失此辨物也如是而知易之爲書精及无形粗及有象兼括无遺有只周天下之理畢天下之事而无一之不備矣朱子曰開而疑有誤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

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節抑揚其辭以贊易辭之妙易之稱名雖一事一物纖悉无遺小矣然无非陰陽之理默寓于中而取類又大也易之理本于天地鬼神之奥道德性命之微遠矣然其辭順理成章昭然有文以相示不以微妙而難言而未嘗遠也易之言旁喻遠引所言不一曲矣曲者未必能中易則一言必寓一理言雖曲而无不中也易之敘事大小本末極其詳備肆矣肆者未必能隱易則一事必寓一理理卽貫于大小本末之中事雖肆而理則隱也至若民方疑于吉凶兩途而未知趨避民行無由濟矣辭則因民心之疑貳而示之吉凶以決其心之所疑而使奮往于有爲是所以濟民行也易義補云易言失得不在利害而在道義惠迪則吉從逆則凶失得分途惟人之自審已失得之報不在氣數而在人事順理則有得之報悖理則有失之報報有影響惟人之自取已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之興謂文王始繫彖辭憂患謂易作于羑里雖處憂患而聖學實備于此蓋身歷乎憂患則操心危慮患深而所以反身修德者自无所不用其至耳一日作易者之有憂患爲天下後世慮也卽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亦通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德行道而有得于心也入道先從復禮始履者禮也德爲虛位而禮有實體修德以禮則躬行實踐有所憑據而非僻之心无自入由小積之以至高大如築室之有基矣柄者人所執持凡人心不自下必至盈滿喪德雖勉而由禮弗終也故次之以謙惟卑己尊人小心畏義乃爲禮者之所當執持猶物必有柄而後可執持也復者一陽初還在人則良心初動由不善而復于善善端充廣火然泉達亦猶木有根本而枝葉自暢茂矣復而不恒雖復旋失恒者立心不易守不變而常且久也惟操守堅固不爲私誘搖奪則德至此而堅固矣德固矣爲用損君子修德必去其所以害德者損其所營裁其所過省察克治而懲窒其忿慾之私故欲盡理還而德以修也修者修而進之也德修矣易用裕君子進德必取其有益于德者從容順適天機長養遷善改過而有其日新月盛之功使本有之道心日長而德以裕也裕者裕而豊之也人居常履順不足以見德惟遭非意之困窮知慧生于疢疾所造因以日精日微困而亨則君子窮斯濫則小人故爲德之辨至是而德可施于天下矣井必靜深有本而後澤及于物人之涵養畜德如井不遇食而愈洌則境遇不能奪如地之不動矣居至靜以待天下之動故爲德之地巽入也深入于義理也順事變以爲裁度天下必大涵養方能有大斷制以柔馴剛撓入曲到因時合宜故爲德之制朱子曰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方能制事方能行權按此九卦來易以爲无次第然始于德之基終于巽可與權之事則本義所云有序爲是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禮順人情故和和无森嚴似非禮之至者然和中自有秩然之定分皆天理精微之極至是履之德也謙以自卑疑不尊矣然外順而不矜則日崇故尊謙以自晦疑不光矣然內止而不汰則日章故光是謙之德也復以微陽動于五陰之下小矣而不迷其陽光如幽暗中一點白故曰小而辨于物恆以一心處衆紛之中雜矣而不改其常度天地之大義人道之常經係焉故曰雜而不厭損先去其人欲雖自懲窒雖難于初然習熟之久私意漸消復歸天理則洒然易矣是損之德也益必進在其善端若有待于作爲然長裕之理究无加于本來不待更有作爲以助其長故曰不設是益之德也困柔爲剛揜然在險能說有不爲困困者則樂天知命无入不自得而亨矣是困之德也人居其所者則必不能遷然井

有定體而不移日居汲以濟物而不匱曰遷此井德之所以善也巽重適均之謂稱稱則高下之勢人皆得而見之則必不能隱矣巽能酌量之而宜乎時曰稱又順入之而泯其迹曰隱此巽德之所以善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行已非禮則乖戾而不和惟履爲德基而和且至故用之以和行而周旋中度无乖戾矣行禮非謙則倨傲而無本惟謙爲德柄而尊且光故用之以制禮而恭敬辭遜无放逸矣擇善者我身修德之始惟復爲德本而辨于物善端旣復則乜自覺悟而不爲私欲所蔽能擇善者也固執者吾身修德之終惟恒爲德固而雜不厭天理常存則終始如一而不爲外感所淆能固執者也人欲者吾德之害惟損爲德修而先難則用損以遠之懲窒嚴而私欲不足以累德矣天理者吾德之利惟益爲德裕而不設則用益以興之遷改速而德業日進于无疆矣不知命之當安未免怨尤惟困爲德辨而處困能亨則安義順命无入而不自得矣此怨所以寡也不知性之當盡不能從義維井爲德地居其所而不動則靜極生明安而后慮而事幾不惑矣此義所以辨也至于權者聖人之妙用惟巽爲德制而稱而隱則見得道理精熟一身全是義不必循途守轍自能處變知權行權正所以合經也非義精仁熟入細的人不能易義補云詭經者非權用術而行變詐以濟其私經失而權亦失無權者亦非經順理而行委曲以合乎義經正而權亦正至論也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不可遠猶云不可須臾離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變動者卦爻剛柔兩畫之變動也六虛者六位也陽當居上陰當居下定理也然亦有剛上柔下柔上剛下之變動焉所謂上下无常也陽當居剛陰當居柔定位也然亦有柔來文剛剛來文柔之周流焉所謂剛柔相易也是則易之爲道又豈可執以典常拘以要約乎亦惟其變之所趨而已典要猶云定則也易義補云卦之變遷不定一陰一陽流行于卦之六位爻之所居爲位爻之未實爲虛或自上而降或自下而升或剛易乎柔或柔易乎剛何可泥以爲典常執以爲體要也惟變所適

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繫辭皆言利用出入之事而其出入也吉凶悔吝莫不各有當然之則立于內外爻辭之間使人出而在外如建侯行師之類入而在內如婚媾祭祀之類皆知有法度而不敢妄爲上文惟變所適正適于不易之度也蓋出入之度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不可違越故觀于此而有懼心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憂患謂內咎之端易之爲道不特使人出入知懼又能者明內咎悔吝之端以告人而併言其所以致之之故故尙辭玩吉者悲懼敉惕惟恐陷于憂患之中雖无師保以訓誡之凜如有父母之臨不待師保无時无處而不知懼也師者教之道保者輔其躬懼者寡過之精心知幾之眞覺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節教人沿辭以求卦爻之義率由也揆度也易道屢遷惟變所適故不可爲典要然求之有要揆其方而已方者理之不易處是即典常聖人既繫之以明其吉凶矣則用易者惟率卦爻之辭以求事理之所向凡一卦一爻之間莫不各有一定之理使人確然可術而向之不可爲典要者于此有典常矣然理雖有定必有然而成之不言而信之人然後能因辭求理通變不窮以見諸行事之際苟非其人則見有所拘理有所滯孰與明憂患之故而合屢遷之道哉此夫子責成于人之意以見易不遠人而人亦不可遠易也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始謂初終謂上舉此則中四爻在其中矣原始要終以爲質者言必六爻備然後成卦也凡卦各具始終之理其發端爲始其歸宿爲終固不可舉其始而缺其終亦不可舉其終而遺其始卦有定體故曰質爻无定用故曰時時即六位時乘之時物即乾陽物坤陰物之物時剛而剛陽之物也時柔而柔陰之物也惟其時物者言六爻隨其所居之位其義各不同非若卦之合六爻而成體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初爻隱未成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質已著則義已彰故易知難初難知故聖人繫初之辭亦必擬議慎重看爻象之意如何而後繫之辭語至於上爻不過因初爻之意而成其終始耳如初爲潛龍則上爲亢龍初爲履霜則上爲龍戰將因初而成之耳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雜物謂雜布其事物撰德謂撰作其德行詳明其事物所以然之理陰陽之物甚隨雜則博取而錯布之中正之德甚微撰則著作以發明之由是即物與德之善者辨其爲是而不紊于非即物與德之惡者辨其爲非而不淆于是如乾初潛二見各以其時則是矣上九之亢則非坤初六小人將爲君子之害則非矣六二直方大則是非其中爻不備者謂非合中四爻則物雖雜而未盡德雖撰而未該是非雖辨而无以相發明夫安能周備哉中四爻之時物有如此蔡引云易之所有只是理與象二者而已至微者理也即所撰之德也至

皆者象也卽所雜之物也來矣鮮曰初與上固知之有難易
矣然卦理无窮內外有正卦之體中爻又有合卦之體義始
无遺使徒以正卦觀之而遺其合卦所互之體則其義必有
不備者矣

噫亦要存亾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要求也存亾者天道之消息吉凶者人事之得失居可知言
一卦之中亦要其存亾吉凶則居然可知其在知者不必徧
求六爻但觀彖辭則諸爻之旨已具于全卦之中而存亾吉
凶之理思已得其六七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
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下皆論中爻二四皆陰則皆能爲柔順之事業故曰同功

乃其善有不同者以位與五有遠近之異所居不同故曰異
位惟其異位故其善不同也多猶言大率又言四所以多懼
以位近于五而有僭偪之嫌耳二所以多譽者葢柔之爲道
依剛以立是固不利于遠五而大要乃得无咎而多譽者不
但以其遠正以其用柔得中也史氏曰觀四近君而多懼則
二之多譽由于遠君可知矣觀二得中而多譽則四之多懼
由于不中可知矣聖言簡而互見學者宜類推之蒙引云此
雖云論中爻却是以二對四以三對五而論之與上文雜物
撰德辨是與非之意微異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
勝邪

此論三五兩爻三五皆陽才力相等功无不同特以位異而
有多凶多功之別耳葢五君位爲貴有獨運之能凡臣下之
能皆其能此五之辭所以多功三臣位爲賤无專成之責一
不勝任則有覆餗刑剭之害此三之辭所以多凶然三五陽
剛之位任大責重大要以柔居之則皆難勝任而有危懼以
剛居之則君稱其位臣稱其職五固无危而三亦可免于凶
矣然則五之多功固以其貴而亦必以其剛三之多凶固以
其賤而又非以其柔耶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
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言易之爲書彌綸六合兼總萬有乃廣大悉備者也以三畫
卦言上畫天道中畫人道下畫地道此謂三才然使一而不

兩則獨而无對非三才也于是兼三才而兩之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上二爻爲天五陽上陰則天道之以兩而成象也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中二爻爲人三仁四義則人道以兩而成
質也兼猶通也謂不但兩其天而又兩其人兩其地也聖人
因八卦而重爲六十四卦是兼而兩之也兩之故有六畫畫
雖有多寡然非有他義不過三才之道耳夫天下之道盡于
三才而易盡有之非廣大悉備乎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
凶生焉

道卽一陰一陽之謂道六畫具三才之道則畫之所在卽道
之所在也道有變動只據一畫言如初有初之變二有二之
變是也又如初潛二見三惕四躍有交變之義故曰爻爻所

以效天下之動也爻有等謂爻位有遠近貴賤之差而等級分明如物有高下大小之殊而品第不一故曰物物即陰物陽物之物爻不可以言物物有等則謂之物矣物相雜謂初三五之剛與二四上之柔間雜而居惟其相間故錯綜經緯華美可觀故曰文文不當謂爻不當位初三五剛位也以柔居之固為不當而以剛居之亦未必其皆當如大壯初九是也二四上柔位也以剛居之固為不當而以柔居之亦未必其皆當如同人六二是也其變參差不齊其義互有得失則即其得而吉生即其失而凶生矣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

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雖衰世則人偽滋熾雖盛德則易道以傳當日文王遭羑里之囚處憂患而作易故其辭皆有警戒之意夫臨事而懼者謂之危危則計出萬全而得其平以其循易之理而得平是易使之平也率意妄行者謂之易易則事為苟且而至于敗以其悖易之理而得傾是易使之傾也百物不廢言舉天下之事物皆不能外乎此无有危而不平易而不傾者懼以終始言始終危懼而不敢有慢易之心也其要歸去危就安而无過咎耳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乾坤須以聖人說至健至順言其性情析易簡言其德行自其秉純陽之氣而為乾之聖人其人強毅奮發不可屈撓蓋天下之至健也惟至健則明白坦夷所行无難而其德行恆易矣吾見其雖有明決之才實无輕易之事故于憂患之來能知險而不冒險以行乃不爲險所陷德行所以恆易也自其秉純陰之氣而爲坤之聖人其人安貞和靜不肯妄動蓋天下之至順也惟至順則要約徑直所行不煩而其德行恆簡矣吾見其既有要約之能自有慎重之意故于憂患之來能知阻而不越阻以前乃不爲阻所拒而德行所以恆簡也朽減齋曰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至險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來矣鮮曰惟易直者可以照天下險戲之情惟簡靜者可以察天下煩壅之故此節

止論其理言知險知阻乃健順德行易簡之能事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侯之二字衍）

此承上文言天下之至健至順者然也聖人於事之未至則能以易簡无私之德行會之于心而融會自得是能說諸心也於事之既至則能以易簡无私之德行措之于行而處事精詳是能研諸慮也朱子曰能說諸心是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悅既悅諸心是理會得了于事上更審一番便是研諸慮惟其悅心則知順理者吉逆理者凶皆其心之所灼見可以定疑矣惟其研慮則于臨事之際吉者趨之凶者避之皆其慮之所豫決可以亹亹不倦而成務矣所謂易而知險簡而知阻者以此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變化謂天道如寒暑遞變云言爲動皆人事也如語默動靜以其理之顯者言之在天道則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而消長以分在人事或發于言或見于事而得失以判以其理之微者言之吉事之來必有其兆在變化則先見于垂象之間在云爲則先動於四體之內獨言吉事則凶事可知矣祥猶徵驗也變化云爲其吉凶之理皆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器也聖人卽是事而象之則一定之理皆有以洞見于胸中故曰象事知器蓋考跡以觀變執古以御今所謂知以藏往也吉事有祥其吉凶之理雖隱于无形然其勢所必至而可預決者故曰來聖人卽是事而占驗之則將來之理已預知而不惑矣故曰占事知來蓋探賾以求隱因微以知著所謂神以知來也器與來俱有吉有凶知之所以趨吉而避凶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間如健順險阻雷風水火之類皆有自然之易運于兩間此天地之設位也而其中吉凶消長之理天地不能以告人惟羲文周公先得此理畫卦繫辭以發其蘊而天地所不能言者聖人代爲之言矣是有以成天地之能也由是而人將有爲旣周爰周咨以謀諸人如書言謀及卿士之類又必抱皆問易以謀諸鬼如書言謀及卜筮之類俾百姓之愚皆得因易而決其所疑定吉凶而成亹亹是百姓皆得與于聖人前知之能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八卦通指六十四卦而言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而奇偶純雜凡天時之消息人事之得失無不顯設以告人此八卦以象告也至于爻彖之辭爻言其一節而一節之情見彖言其全體而全體之情見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是爻彖以情言也若夫卦爻之中初三五爲陽二四六爲陰其中剛柔間雜爻位不齊則卽其不齊之世而時有消息位有當否息而當者有惠迪之吉消而不當者有從逆之凶而吉凶可見矣此聖人所以能成天地之能而百姓亦與聖人之能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變動者凡四營至十有八變皆變動也卦以變爻爲主而後

推明其事之利與不利以示人其言吉者固利也其言凶者人則避之亦利也故曰以利言變動以後所値之占有吉有凶皆隨卦爻之情而遷變故曰以情遷于是又申言吉凶情遷之故六爻中以愛相攻則和諧而吉如家人九五是也以惡相攻則拂逆而凶如同人九三是也而吉凶于是乎生矣情之相得者反遠則病于疎恆之初六是也不相得者反近則疑于逼豫之六三是也故皆有悔吝而悔吝于是乎生矣以情相感則爲孚信之交而利中孚九二是也以僞相感則爲私邪之合而害漸之九三是也而利害于是乎生矣彖引云相感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須知攻取未爲不好與相感相類耳總而論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

遠近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以僞相感而害生不以遠相取而悔吝生是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易之情近而相得固爲貴遠而不相得亦未爲吉雖爻之乘承密邇相比至近而情不相得則猜忌易生嫌隙易起所謂以惡相攻以僞相感不以近相取而凶害悔吝皆由此生矣反而觀之使其近而相愛不相惡而相得焉則相取之合而相感之情矣不亦有吉利而无凶害悔吝也耶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于此可得其實矣此易所以以象告以情遷而使人知所趨避者此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凡人之辭是非可否以情而遷卦爻之辭吉凶悔吝亦以情

遷聖人易簡之知不憶不逆自然先覺者得之辭而已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率辭能揆其方今試即人之辭以觀之將叛正理者其中必歉故其辭慚恧舞陽色變而荆軻爲之辭慚是也中心疑惑者可否未決故其辭兩岐而枝商鞅之說孝公是也吉人言不妄發而辭寡直情无所煩言至正无所揣摩申公之對武帝是也躁人言多輕發而辭多或危言以駭世或強辯以撼人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淳于髡之見梁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誣善之人謗善爲惡故其辭不實而浮游或顯舉其人而陰寓其攻公孫弘之譖仲舒汲黯是也失其守者无所執持故其辭屈抑而不伸苟遇智者則一語而可折夷之見孟子是也人之辭以情遷者如此而易之卦爻辭以情遷者益可知矣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聖人在位王道昭明有以黙相化育之功和氣充塞故鍾靈于草木而生蓍蓍生則易之數有所托而易之用行矣一說生蓍猶云作蓍言制揲蓍之法也亦通一說聖人指羲文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羲則伏羲已用蓍矣郭白雲曰自蓍道生而後數可倚數可倚而後卦可立爻可生作易之道終矣

參天兩地而倚數

程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郭白雲曰參天之一三五而爲九兩地之二四而爲六聖人倚數之道也又曰觀九六之數皆聖人參天兩地而得之至于七八則有名而无象如是則陰陽老少之辯又何疑焉蒙引云參天兩地

未是指蓍言倚數之數則是蓍數矣天數本三從而定其爲三即爲參天地數本二從而定其爲二即爲兩地三各一奇爲主四合二偶爲二參天兩地不甚着力也郝京山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爲參兩又以乾坤往來生六子六子往來生六十四陰來陽中爲偶陽往陰中爲奇爲參兩其辯甚雄何玄子獨主一畫三分之說引建安丘氏云天陽也陽象奇奇一畫中實三分參天之數陰象偶偶一畫中虛比陽闕一分而得二分兩地之數又引朱子云一畫中有三畫參之則爲九此天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爲三止于兩而已三而兩之爲六故六爲坤倚者依之以立數也則建安之說符同于朱子矣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觀變就蓍之陽變陰陰變陽而觀也蓍數既立則可用以求卦矣故統觀蓍策之陰陽而考其純雜則有以知所値之卦析觀畫卦之剛柔而考其老少則又以知當動之爻皆聖人作易之事此下乃言易之蘊與聖人功用之大夫吉凶消長之理與進退存亾之故自其共由而言謂之道自其蘊蓄而言謂之德自其散布而不可移易謂之理自其各得所賦之理謂之性道德理性四者在人謂之義在天謂之命和順于道德者謂易中形上之道神明之德於吉凶消長之類乃能循其自然之理而體會之无乖逆也理於義者此理字非窮理之理謂易于道德形影今同而條析其所宜也六十四卦皆利于貞其要无咎皆義也今與道德不相違背自能各隨

其宜而區別之凡吉凶悔吝无咎皆合乎中心制事之宜矣窮理者謂易中幽明之理以至萬事萬物之變皆有以研窮之知之无不明也盡性者謂易中健順之性以至大而綱常小而細微皆有其實踐焉處之无不當也窮理如子知所以孝臣知所以忠盡性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如此則其理性所自來與於穆賦予之眞自有渾融脗合而无間者蓋得其所當然便契其所以然此所謂至于命也凡此皆卦爻之蘊因蓍與數而得之者也朱子云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故云至程子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時竝了元无次序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張子曰程子說只窮理便是至于命亦是失于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巳之性則推類

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併萬物之性一齊盡得然後至于天道也朱子是之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順性命之理即上章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一言以蔽之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蓋陰陽成象天道所以立也觀夫暑往寒來而天命以不息矣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觀夫川流山峙而地維以不墜矣仁義成德人道所以立也觀夫溫和嚴斷各當其則而人極以不廢矣兼三才而兩之謂重卦也方卦之小成三畫已

具三才之道至重而六則天地人之道各兩所謂六畫成卦也此自其統體而順之者也分陰分陽以位言分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六位之不易者也迭用柔剛以爻言或柔居陰剛居陽或柔居陽剛居陰六位之无定者也若夫上爲陰而五爲陽初爲剛而二爲柔三爲仁而四爲義經緯錯綜燦然相雜斐然成章故曰易六位而成章此自其條理而順之者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薄搏擊也射害也錯交也伏羲作易畫爲圓圖觀乾坤之相對則天確然而在上地隤然而在下尊卑之位定矣觀艮兌之相對則山以融結之氣下通于澤而爲水泉澤以滋潤之氣上通于山而爲雲雨山澤之氣通矣雷發聲于東北故震陽動于下者居之風至西北而始盛故巽陰入于下者居之風雷之勢交相助益而不相悖則震與巽對之象也火外陽內陰居東日生明于東也水外陰內陽居西月生明于輪之西也水火之交各得其用相濟而不相害則坎與離對之象也八卦既成自有交變之妙乾兌離震各與八卦次第相錯則自復至乾三十有二陽卦列于圖之左巽坎艮坤三十有二陰卦列于圖之右一陰對一陽一陽對一陰回轉皆如此相錯故今六十四卦圓圖一卦各統八卦所謂相錯者也邪自其因天地之位定然後山澤雷風水火相與爲用或異體而交通或同氣而相薄或不相入而爲用此八卦所以必相錯之道也八卦不相錯則道雖立而不及于用是以聖人重

之重而後可以數往知來訂詁云艮居七而坤居八山根著于地乾居一而兌居二澤通接于天是山澤通乎天地之氣也薄迫也震居四巽居五最爲迫近故曰相薄射犯也離居三坎居六隔震巽于中故不相侵犯也此主橫圖之次第言不以圓圖之相對言亦通

伏羲先天八卦圓圖

先天八卦次序橫圖

南	東南	東	東北	西南	西	西北	北
乾一	兌二	離三	震四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	☱	☲	☳	☴	☵	☶	☷

即從橫圖規而圓之以分左右故曰圓圖本于橫圖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圖從中起故其左方起震一陽以至乾之三陽從東北而南旋則由四而三而二而一皆退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謂之順右方起巽一陰以至坤之三陰從西南而北旋由五而六而七而八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謂之逆此從圓圖看出若原易之所生以及所未生取之于右右圖逆取之于左左亦逆也是故易逆數也胡雲峯曰諸儒訓釋皆謂已往而易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于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惟本義依邵子以數往者順一段爲指圓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爲指橫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非本義發邵子之蘊則學者孰知此爲先天之學哉楊誠齋曰易道无他其於已往之得失吉凶既旋即而順數故其于方來之得失吉凶亦逆

睹而前知見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以已往之微知方來之著也見離明而知日昃之必凶以已往之盛知方來之衰也以往知來未有不可逆知者故曰易逆數也愚按數已往之跡其勢順求未來之事其理逆易占未來故曰逆數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震陽動于下爲雷奮迅搏擊所以啓萬物之蟄藏而發其生意巽陰伏于下爲風吹噓披拂所以渙萬物之鬱滯而使其舒暢動則物甦散則物解此二長之生物也坎爲雨雨水潤澤而枯槁者勃興離爲日日光暵暵而陰濕者燥烈潤則物滋烜則物舒此二仲之長物也有以止之而生意始節而不過有以說之而萬彙乃各足而懽忻止則物成說則物遂此二少之成物也若夫乾爲造物之主故于物无所不統凡六子之屬皆總領于乾而分職以聽坤爲養物之府故于物无所不容凡六子之屬皆包合于坤而乘時以出此造化之全功乾坤之能事而非六子所能及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上言伏羲八卦對待之體此舉文王圓圖而直解其意乃一歲流行之用也蓋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必有爲之主宰者帝也然主宰无他只一氣機耳出者發露之意曰帝出乎震者天道始於震乃令之方行氣之方動萬物萌芽之時也曰齊

乎巽者始則必亨以沛感章之化是以氣機均布萬物從之而畢出故曰齊離居南方時當盛長物形明盛燦然皆聚而相見也致猶委也坤乃順承天故帝致役事于坤使坤養之俾得遂其生長也說言乎兌者物至秋而成物成則說氣機充足隨在懽忻位西故也戰乎乾者自巽至兌皆陰卦而忽與乾遇此時陰氣盛極故疑于陽而必戰也一曰乾以純陽居陰地陰陽相薄而戰亦通至于相戰之後氣機宣洩適值慰勞休息之期勞必歸而休息焉故曰勞乎坎息之而後終終則有始貞元復會至艮則陽已生于子矣既成其終又成其始故曰成言乎艮楊誠齋曰萬物芸芸造端乎春故曰出乎震震作卦也風之被物飄忽迅掃何穢不蠲塵翳之而溽暑過之而冷[illegible]滌潔齊萬物莫潔乎風故曰齊乎

巽天地非日孰與炳曜萬物非日孰與照臨日一出矣然後
物與物相見也不然宇宙不冥爲太幽之室乎故曰相見乎
離役物以養已者物也役已以養物者地也稱乎母莫知其
被於乳哺故曰致役乎坤歲云秋矣萬寶既成萬生既遂嗙
不說乎情故曰說言乎兌乾西北也乾陽而西北陰陰陽相
逢不戰則攻其戰不力生物不殖故曰戰乎乾水之爲用兼
足萬物未嘗德其德不舍晝夜未嘗不力其力故曰勞乎坎
艮東北也北者冬也物所終而止東者春也物復動而始動
而復止止而復動物莫窮其用始而復終終而復始物莫知
其際艮也者其造化循環无端之樞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
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

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
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
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
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
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之出入不可見而爲物者可見故又以萬物言之萬物出
乎震者震居東方于時爲春盛德在木萬物始生之時也齊
乎巽者巽爲東南之卦蓋方春時物生而猶未齊將交于夏
則生意畢達而明潔整齊矣齊即姑洗之意離者陰麗于陽
其德爲明方春時物皆句萌彼此未得相見至五月物皆暢
茂睟映各得呈其形色以相見焉聖人法之則辨方正位嚮
拱南極所謂繼明以照四方文明以化成天下者蓋取諸離
之德位也夏秋之交萬物養之于土皆得向實然皆陽秀役
之故曰致役乎坤言坤以一身爲萬物之役悉其力而不斷
也轉而正秋寒暑平分陰陽尚和萬物至此生意各足以向
于實而油然忻暢也乾者西北之卦時爲秋冬之交此時陰
盛陽衰發生之氣與肅殺之氣相薄而戰則物生其時亦必
內有所戰而至于變矣至于子月其位正北保合太和實爲
歸宿之地帝之生物至此已有成勞故曰勞乎坎至冬春之
交收斂已固今歲之生意至此而終无中含有而來歲之生
意又從此始蓋肅殺極而陽當生故艮止之而震復起也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
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

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
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言後天六子造化功用之妙而推本于先天對待之體也
雷風之類止可言動物燥物而不可言妙萬物謂之神者亦
如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也朱子曰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
喚做神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也蔡氏曰能動能撓所
謂妙萬物者也後天卦位震居東方鼓動萬物而使之發生
莫疾乎此也巽居東南吹撓萬物而使之舒散莫疾乎此也
火燥萬物使其堅凝兌說萬物使其利遂則離南兌西之位
固然也至于坎位北方而主歸藏故能潤物而使充足艮居
東北當貞元之會而終始之用莫有盛焉然此六者乃後天
流行之用而實本于先天對待之體故又以先天言之先天

卦位坎西離東水火得偶相逮而不相射焉震東北巽西南
雷風得配相薄而不相悖焉艮西北兌東南山澤得偶潛相
通氣也惟其相逮不相悖然後能盡萬物而動之散之潤之
燥之惟其通氣然後能盡萬物而說之終始之必對待以立
其體斯流行以大其用此文王後天之圖必本于先天之陰
陽各得其偶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耳苟无其偶則獨陽不
生獨陰不成而流行之用息矣豈復能成物乎按動撓燥潤
分言六子見專司之職所以致用相逮不相悖合言六子見
交配之義所以成功分則流行亦對待合則對待亦流行雖
不言乾坤而孰主宰之皆乾坤耳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如此情者性之發用處也蒙引云八卦各
有動靜如乾其靜也專靜時之健也性也其動也闢動時之
健也情也諸卦皆然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馬性健蹄圓乾象牛性順蹄拆坤象龍蟄物遇陽則奮震一
陽動于下似之雞羽物遇陰則入巽一陰伏于下似之豕性
剛躁陽剛在內也似坎雉羽文明陽明在外也似離狗止人
之物故似艮羊說羣之物故似羊遠取諸物如此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首尊而在上故爲乾腹納而不容故爲坤陽動陰靜動而在
下者足也陽進陰拆拆而在下者股也坎陽在內猶耳之聰
在內也離陽在外猶目之明于外也動而在上者手也拆而
在上者口也近取諸身如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
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
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
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六子皆自乾坤而生故曰父母索者陰陽之相求也陽求乎
陰陰闢納陽則陽入陰中而爲男陰求乎陽陽闢納陰則陰
入陽中而爲女震自坤變而得陽畫于初巽自乾變而得陰
畫于初故曰一索而得長男女也坎自坤變而得陽畫于中

離自乾變而得陰畫于中故曰再索而得中男女也艮自坤
變而得陽畫于上兌自乾變而得陰畫于上故曰再索而得
少男女也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
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乾字另截下文皆跟此取去至健爲天旋體爲圜統物爲君
太始爲父純粹爲玉純剛爲金爲寒爲冰者冰者寒之凝乾
居亥位陽生于子也大赤乾剛之色也良馬言其健而純也
良則善於其道也老馬言其健而久也老則久于其道也瘠
馬多骨言其健而堅也駁馬能食虎豹言其健而猛也木果
圓之在上者也木以果爲始亦猶物以乾爲始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
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純陰為地成物為母柔而廣平為布虛而容物為釜一曰釜
猶地之化靜翕不施括囊自儉為吝嗇動闢而徧生為均牛
性本順相隨不離順之至為子母牛又以取象蕃生也厚而
能載為大輿三畫成章為文偶畫多為衆持成物之權為柄
得純陰之色為黑大赤之反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
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
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雷起地龍起淵震自下而動也乾色玄坤色黃震去乾坤未
遠始交而成也氣始施而生意敷布為旉陽上進而二偶闢

張為大塗一索得男為長子決陰而動躁為決躁乾剛也蒼
東方之色筤色之潤也萑葦下本虛而上榦虛也其於馬者
因乾而言也凡聲陽也上偶開口出聲故為馬善鳴動而有
聲也馵足足懸起作足足起起馬行則直伸一足而懸起一
足皆言下畫之陽動也的顙在上而色白卦以白為陰言上
畫之陰也其於稼者因坤而言也剛反故稼為反生言萌芽
自下生也陽剛震動勢必前進由臨而泰究至于乾而為健
也出震則齊巽見離究至三陽開泰草木咸章矣故為蕃鮮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
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
究為躁卦
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得坤初爻故為長
女繩糾木以取直工引繩以制木巽德之制故凡制施者皆
工也一曰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少陰位西方故
為白長者風行之性故曰長風高者木生之性故有高木陰
主多疑巽有懦義故進退未定而不果陽上積而陰伏下故
氣鬱而為臭一曰臭以風而傳也陰血不升故髮寡以剛上
也陽氣上盛故顙廣以重剛也陽為白陰為黑巽上白多于
下黑故為多白眼皆躁人之象也陽主義陰主利巽陰在內
而善入物故為近利而市得三倍之息巽三畫皆變則為決
躁之震故其究極也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
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
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內明外暗險能陷物故為水溝瀆所以行水也陽在陰中為
柔所掩故為隱伏抑而能制故為矯揉矯使直揉使曲皆制
物之用弓體彎輪體圓皆矯揉而成陽陷陰中心危慮深故
為加憂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故為病為痛水在人身為
血坎為水周流而勞血象也故為血卦為赤其色也乾為大
赤坎得乾中爻故與乾色同但不大耳脊者外體之中心者
內臟之中坎一陽在中故為美脊為亟心柔在上故首不昂
而下柔在下故蹄不厚而薄下柔故曳而不進蓋陷則失健
足行无力也一說應作其於輿也為曳易曰見輿曳又曰曳
其輪與有曳而馬无曳也陷險而下柔不能任重故多眚而
不行流通者水之性故為通月者水之精故為月離日而坎
月也盜必伏而害人陽匿陰中故為盜剛在內故為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
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火麗木而生故爲火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光離得坤中爻
故爲中女甲冑取剛在外而堅戈兵取剛在上而銳陰中虛
故爲大腹乾音干謂火炎上而燥燥外剛內柔故物爲介類
鼈蟹蠃蚌龜介物也甲冑類之蠃善緣物離之德爲麗似之
科者木枝內空也陰中无實中心既虛則木必枯槁與堅多
心相反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
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山止于地故爲山一陽塞于外則多阻故爲徑路陽剛在上
而未盛故爲小石上畫橫亘下畫雙峙故爲門闕木實曰果

草實曰蓏皆剛在上小而實也閽止物之不應入者寺止物
之不應出者人能止于物者在指物能止于物者爲狗鼠之
剛在齒鳥之剛在喙黔者黑色狗鼠黔喙皆謂前剛也艮陽
過而在上无中下之剛是以陽卦之中獨艮不言馬其剛在
上其用益小故於獸畜之類无行健之功徒有噬齧之象狗
豕黔喙之屬是也艮本陽卦故堅陽在上故木枝多節堅多
節者剛不中也中則爲心不中則爲節心則利用節則不利
于用二卦之辯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
爲妾爲羊
坎水塞下流爲澤亦爲天澤有潤澤之功也三索得女爲少
以言說神爲巫以言說人爲口舌金氣肅殺條枯實落爲毀
折物成則止柔者必折也柔附乎剛而剛乃決柔爲附決郭
白雲曰附猶晉命使天下之比附決猶號令之決小人毀折
猶噬嗑之用獄除間以去天下之害也是以天下說之上柔
下剛下堅剛而上鹵濕說文云鹵西方鹹地兌正西也亦數
澤之象少女從姊爲娣故爲妾內很外說故爲羊尚忠愍曰
乾爲馬須知馬爲乾坤爲牛須知牛爲坤常人見其爲物聖
人見其爲易又曰不識易徒見物之爲易又非易矣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吳氏曰序卦之意有以相因爲序者有以相反爲序者
天地間不出此二者而已蔡氏曰此篇言不可者有二
義一則言理之自然如物不可終否之類一則言理之

當然如有大者不可以盈之類楊氏曰乾坤萬物父母
咸恒人之父母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
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
之稺也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
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
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
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
也物不可以終通（氣化人事治亂相因无終通之理）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
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
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
隨（人君能亨其有而致豫則人必隨之）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

以蠱（以喜隨人亦欲相與以有爲如振民育德是也）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臨人者大臨于人者小）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德業既盛而可觀則信從者衆不致離散而有合矣）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儀文之類）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既无虛妄則可積畜而至于人蓄之爲蓄德行之爲大業）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有大涵養然後事功大過乎常）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物終于過則衆動悖理而陷于險）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錯設施也）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此言物居其所久則當去）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无終遯之理來必有壯盛之時）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知進不知退必致傷害）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解者怠惰廢弛緩之義也緩則隳功敗業而所損多矣）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久益則盈必有決而去之者）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小人既去則君子之朋相遇矣）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聚賢聚于上則可升斯世于大猷矣）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發舒之後繼以收斂）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收斂未幾發舒隨之）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此但取歸義不取妹義如德業既進必荷其極始有歸宿之地）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凡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喜）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凡人之情憂則結樂說則舒既舒則散）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當立防閑以節制之）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在一于信則不加詳察而事必行安能免于小過）有過物必濟（有過人才能）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未濟則未窮而生生之理寓矣）

右下篇

雜卦傳

此取六十四卦而雜爲之傳不復循其序也序卦流行之易也雜卦對待之易也

乾剛坤柔

純陽故剛純陰故柔又諸卦剛柔皆乾之剛坤之柔故云

比樂師憂

比以上下相親故樂師以師師行險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以二陽偪臨四陰有推己惠下之意故曰與觀以二陽爲陰所觀有瞻仰于上之象故曰求一說二卦皆有求與之義

也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震動雖將出險遇坎則又見阻是出而未離其居也坎體幽昧故雜艮體為實故著是昧而不終于昧也又屯旅皆近困旅困于巳窮故失其居屯困於始生故不失其居而利于有為也蒙未有知中无所執則雜而著見故發之

震起也艮止也

震陽起于下艮陽止于上

損益盛衰之始也

虛則受益是盛不生于盛而生于損故損為盛之始盈則必損是衰不生于衰而生于益故益為衰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剛健非易止而今止之乃時之適然也无妄本无災而今得

之乃災之外至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居下曰聚萃者萬物下聚而不往也降下曰來升者君子上進而不來也一說不來不知反也故至于困來則知止无困矣

謙輕而豫怠也

謙虛已下人故有自輕之意豫志得意滿故自怠而不謙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以有物而見食天下之至斷也賁以无色而受采天下之至飾存焉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陰在上則顯見其情以悅人也巽陰在下則隱伏其情以悅人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上下相交而无故所隨有道故不必用飭蠱上下不交而有故故不可不飭然第飭之而已非大有作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陽窮于上生意潰爛而歸于无復陽生于下生意復萌而反于有一說小人必害於物君子必反於道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日當天而為晝明夷日墜地而見傷誅傷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上行及物故通困剛遇柔而見掩則雖遇而不通矣

咸速也恆久也

咸感之速恆久于道

渙離也節止也

渙无所統屬而不止節有所限止而不離

解緩也蹇難也

解已出險而安舒蹇方在險而危難

睽外也家人內也

疎而外之為睽親而內之為家人睽本于外疑家人本于內治也

否泰反其類也

否泰相反如大往小來小往大來之類否反其類得君子則傾泰反其類得小人則亂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陽進知止遯陰盛知足壯不知止小人之壯也君子之壯則有止退遯亦然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大有柔在上人歸者衆同人柔在下與人相親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者去其舊染之汚鼎者納其新潔之美去故取新共成一道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小過過而未顚乃謂之過若大過則罪惡而非過矣中孚乃謂之信若外孚則色取而非信矣過則非信信則非過故其義相反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勢盛則多事旅寓則少親

離上而坎下也

此言水火之性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以一陰而當衆陽之衝欲進不能由寡故也履以和悅而臨剛強之後其勢必進是不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者安分退處而不進訟者越理求勝而不親違行則相親之道絕

大過顚也

自此以下不反對疑是錯簡中四剛有大難之象剛過而本末弱難勝大任故顚

姤遇也柔遇剛也

一陰而遇五陽也姤遇夬決始終之道異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

女必待聘而後行其行有漸不遽進也

頤養正也

養德養身皆以正也頤養其正所以去其非正

既濟定也

事既濟則難定矣

歸妹女之終也

女既嫁而爲婦則女道終矣

未濟男之窮也

三陽失位柔失位則以賤居尊剛失位則以貴居賤是以窮

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君子旣衆故長小人被決故憂

蔡氏節齋曰按雜卦例皆反對協韻爲序今以其例改正

大過顚也頤養正也

大過過中而顚于正頤則養正而不顚于頤其義反對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

漸女歸待禮備而後行歸妹旣歸于夫家而女道終其義反對也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既濟六爻當位而定未濟三陽失位而爲男之窮二卦之晝反對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

一柔遇五剛小人漸有犯君子之勢也。五剛決一柔則君子之道長而小人之道憂也是姤夬反對也。

按蔡易八卦既得以類從而韻亦叶是以先儒多從之。今存焉。

實義卷之五終

身易實義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廷勱撰廷勱字克齋嘉興人康熙中貢生官至商州知州是書一以程朱為宗凡宋明諸儒稱引程朱之說者攟拾無遺其別有發明者概屏弗錄前有自序云以心言易未若以身體易之為實以身體易又必以易見諸用之為實故名其書為身易實義云

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提要

西河合集

河圖洛書原舛編目

卷全

西河合集

河圖洛書原舛編

蕭山毛奇齡 字春庄又名甡 稿

陳元龍廣陵 邵得名衡邨 校

河圖洛書其並見于經者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而尚書顧命稱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大球河圖與赤刀大訓相對則大訓河圖並典籍之類自後儒不信圖書致命爽謂圖書師球有之類非是論語曰河不出圖則畢言河圖然其名則自古皆有之大抵圖爲規畫書爲簡冊無非皆典籍之類第未嘗實指爲是何規畫是何簡冊而其所以出之者則又未知誰將之誰取之也自竹書紀年謂黃帝五十年天霧三日三夜龍圖出河則繫圖以龍帝王世紀曰河出龍圖洛出龜書則又繫書以龜然亦未知龍與圖何涉龜與書何與至鄭康成謂河圖洛書皆龜龍銜負而出則然後知龜龍者即將圖書之物也故從來記載家皆有云龍負圖龜銜書者乃戴記禮運猶曰河出馬圖而當時孔安國則又云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則又稱龍爲龍馬或曰龍馬周禮夏官馬八尺以上爲龍非龍首馬身者此因後儒有以龍馬爲怪故云然張衡云昔日俗不以河出圖爲怪而以龍馬爲怪非馬[illegible]背北與揚雄覈靈賦河序龍馬洛貢龜書正同故

河圖洛書原舛編　一

尚書中候緯書亦曰龍馬銜甲甲似龜背此言龍馬身即甲似龜也又云赤文綠色袤廣九尺其稱爲龍馬亦正相合而特其云龍馬似龜則又龜龍兩物略無分別然且諸如所言究不知所啣所負者其爲圖與書所藏何等惟淮南子曰河出丹書洛出綠圖此又書圖互與以爲黃帝夢兩龍以白圖授帝帝乃齋于河洛之間受圖乘朱文謂之綠圖則丹文綠質錄然書冊易會曰古文有畫無點凡點注皆後起之文則圖爲觀畫必不當因點在爲圖故蔡西山父子敗爲旋毛甲坼豎豎以文倚之負則圖書直爲全不在此而鄭康成註大傳引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此即易大傳河出圖洛出書註則龍指之爲簡冊之物此漢代近古似乎可象者特其在當時圖書所用未嘗分屬即易大傳並指聖則亦第並法之爲畫卦之用不知孔安國又何所據謂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神龜負文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大傳圖書伏羲並畫以畫卦則不出自禹時可知乃言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誤矣若洪範非洛書其說見後而劉歆又承其說謂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言因以畫卦非謂圖即卦也下書向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而予是知河圖洛書又截然兩分河圖爲卦洛書爲疇乃王充著論直謂河圖從河水中出八

河圖洛書原舛編　二

卦是也此言圖即卦與班氏言範即書同而班固有云禹書洪範自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即洛書之文止此六十五字是本文其他不俱非是雖說亦未確然與鄭氏書篇義合則既以圖書爲卦疇分屬而又以圖文即卦畫文即疇無俟取法雖其說皆未確然在漢諸儒彼我相傳其參差不過如此即圖書中文在中候緯書又以爲抱甲之上有列宿斗正之文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此皆讖緯之學雜以方術不足信者故自漢代說易家由施孟梁丘京焦費直以至馬鄭虞荀何晏陸績干寶王弼以及孔穎達陸德明李鼎祚諸家各有論著而其爲圖書則皆云無有即易

緯妄推其說亦不過指之爲文字之類如河圖要元篇可驗也楊慎談苑醍醐載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脉土良水清勾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成　河圖讖緯其名目有河圖括地象河圖稽命曜河圖挺輔佐河圖帝通紀河圖錄運法河圖真鈎河圖著命河圖矩起河圖天靈河圖祕徵河圖玉版河圖八文　洛書讖緯其名目有洛書錄運法洛書稽命曜等今皆不傳乃遵朱之世當太平興國之年忽有華山道士陳摶者摶字圖南號希夷亳人隱居華山爲道士驟出河圖洛書并先天圖古易以示世稱爲三寶一古易二先後天卦圖一河圖洛書吳草廬曰陳摶從方技家得此三寶近不言授自何人得自何處傳自何家出之何書之中始之何方術技士之手當時見之者亦未之信惟游其

門者有种放李溉一作李溉二人深究其說而放受先天四圖一伏羲八卦次序一伏羲八卦方位一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一伏羲六十四卦方位程朱傳義首卷載之稱爲邵雍得之李之才之才得之穆修修得之華山陳摶者是也一曰先天圖魏伯陽作溉受圖書此出朱史然朱震經筵表又云种放傳李溉各得一致溉傳許堅溉自受圖書後著六十四卦相生相雜圖卦氣圖惟堅無著作而晁以道謂皇朝天禧中毘陵從事范諤昌其書證類郭京舉正自言其學出于湓浦李處約廬山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所著大易源流圖易證墜簡亦云多之稱放所作諤昌傳劉牧牧字長民仁宗時言易者皆宗之慶曆中獻其書于朝節僕樊之所著有鉤隱圖易解其書存于道藏中至牧而其說始行于時於是慶曆前後士子說易者始言圖書頗其言與今不同當時陳摶所授但有兩圖而世不溉授不

得指名一則圖以五十五點爲數其數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有四正而無四維合之得五十五數一則圖以四十五點爲數其數後一前九左三右七爲四正前四左前二右後八左後六右爲四維中有五而無十合之得四十五數其孰爲河圖孰爲洛書則受其傳者或知之而他不知也然牧之言曰見易數鈎隱圖河圖數四十五陳四象而不言五行是以四十五數者爲河圖洛書數五十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是以五十五數者爲洛書則今之所云河圖者本洛書也今之所謂洛書者本河圖也然而稍稍

圖邵雍言易似乎以五十五數者爲河圖四十五數者爲洛書于是又有言牧非者蓋是時摶所授先天古易种放傳之穆修字伯長修傳之李挺字之才肪郝所穆修性寡合挺事之甚謹卒受修易官至衛及周敦頤太極先天諸圖俱受自修故朱震經進表云修有太極圖授敦頤又宋史修所同[illegible]有[illegible]舜欽合[illegible]三人挺傳之邵雍挺于積門山退雍雍遂受業敦頤傳之程顥程頤程頤作易傳不言圖書及先天太極諸說其所受摶學雖非圖書而兩支一幹或曰頤雖受摶學而實未信雍舒說易則未必一不及之而于是參差之端生焉夫圖書非他神聖之事也豈有神聖之事而一人授之一二人受之授者無懲受之者無據而或四或五

或方或圓或數或禹或卦或龜彼此可以爭先後可以易一室兩家本無定舉其爲不足道亦可見矣劉當時攻牧者曰牧反數也其祖劉氏者曰摶所傳如是也而于是有調停者曰牧非故反之以傳之者不分而遂致誤也吳澄曰劉之資識雖凡下而爲人亦質實非敢故易置圖書之名也蓋其初所傳但得二圖不會分別何者爲圖何者爲書是致混淆而未免差誤非劉之罪也其兩家立說氏叩未定大抵攻牧無懲卻祖劉亦不足據如薛麟圖解雍指縱橫十五爲河圖之數即今洛書數也此是牧說而無所懲藉即借雍攻穆者從謂雍曾言之而雍之所言不過謂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未

嘗言五十五點者河圖四十五點者洛書也後此魏華父張文饒朱子發等皆有是說倘以圓爲圖則四正四維則莫圓于四十五矣以方爲書則有四正而無四維方莫方于五十五矣于是同時學徒有阮逸其人者逸字天隱胡瑗門人嘗爲府司理著易筌六卷以善作僞書聞于時心惡牧說而無如何會出王通元經于逸家人訴其僞逸考故晁以道陳振孫等皆謂元經係逸僞作欲借見他書以補其闕而斷書之訟適當其際遂造爲關朗易傳以爲朗字子明魏文時人王通之祖同州刺史名彥者曾師事之特爲彥筮得夬之革遂夾云百年之間當有達人出而修洙泗之教蓋暗指河汾

也特其爲易傳則又名洞極真經謂關朗家世所藏而親受其說于林崆峒者元魏太和末王虬言于魏孝文孝文名見之著成筮論數十篇唐趙蕤以爲李邯鄲曾著之書目其後王通贊易實本諸此又同蕤河汾語遂託之唐趙蕤註唐詩紀事載李白嘗師事趙蕤蓋開元間人北夢瑣言曰蕤梓州鹽亭人作長短經十卷唐史書目無洞極真經註名其敘本圖論有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聖人觀之以畫八卦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左八後右六後後聖稽之以爲三象其定名與今同但不以爲九疇而以爲三象則以摶所傳時原無九疇說耳則燦然以十爲圖以九爲書謂可以立圖

書之據可以闢劉牧之謬可以證僞元經之所本信而無如同時之人親見其僞故朱元晦作語類亦曰關子明易僞書也（晁以道曰逸與种穆同時親見圖書故能僞作歐陽修亦與阮同時然不及見故歐陽與臨川王氏不信有關書并疑大傳非孔子所作前此書目不載惟馬氏通考鄭氏通志藏其書曰然亦云僞作又胡瑗易傳晁氏亦謂其門人阮天隱所僞作非逸書也）乃元晦言易則又取其說以定圖書而於是圖書之名始一反牧說且儼藏其文于大易之首崒然與三聖經背彼此分席而自此言圖書者雖仍未信然自明迄今無敢議爲說者以爲元晦所據洛書實本列子夫列子可據乎且列子一變爲七之註以爲太極本一而生陰陽五行則爲七（陰一陽一合五行爲七）其變爲九則又以七之少陽而進爲老陽陽主進陰主退八退爲六七進爲九此仍是易數非書數也如以爲鄭氏明堂之註謂法龜文故定爲洛書（大戴禮明堂篇九室之制用九數二九四七五三六八一註云記用九法龜文也）則康成未嘗註大戴也今易稱之書九乾坤鑿度皆用鄭註而唐代歷世兩名引入註中果鄭註乎九明堂之數正僞書之數所自始也（說見後）竊其說在明代疑而不議而當時尚斷斷之有以坎離交媾圖爲河圖者（此江東謝枋得說即魏伯陽諸家抽坎填離之術）有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圖爲洛書者（此莆山蔣得之說五

行生成數即天生成數說見後）地有以渾命則圖爲河圖非地方圖爲洛書者（此新安羅端良稱建安蔡元定得于青城山隱者其圖即世所傳太極圖而就其中八分之爲八卦謂之河圖其書則非地圖也爲方環而九區之奧數于其中謂之洛書）彼此紛紜競相遞變而當時守其說者又復自疑滲漏往往補苴而鍛飾之以求其必信于是曰遁于僞以爲卷圖非虛妄也龍麟馬洗未必近星文之跡也當時有實見之馬背者鄭樵通志謂李溉所授若有黑白圖而無旋文及蔡元定得圖于蜀山隱者（蜀山隱者青城山隱者俱不可考一說陳摶本四川普州人詳稱舊謂摶乃晉赤元長辭父母出家或居華嵩人或居洛爲洛人或居華山爲華山人此蜀山隱者摶也一說程顥兄弟遊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觀則易也因指未濟男之窮發問曰三陽失位頤矣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遁矣後閩人袁滋入洛問易于頤頤曰易學在蜀滋入蜀見賣醬翁于眉邛之間大有所得元定所遇或此輩也然總屬昧不可考從來無名氏者是寓言不必有人者君平季主皆蜀隱君子亦皆言易何必無名也若三陽失位之解則在火珠林已有之此皆從前術士所爲書不始一伊川時可知矣又蔡元定遇隱者授圖世傳不一是自然圖即近世所稱太極圖而加白黑二點于其中一者是離命圖亦即自然圖而又八分之爲八卦者一是龍馬旋毛圖即此圖然則異之所授何多叢也）人有龍馬旋毛圖而成文每圖有陰陽黑白文交互其中宛如今所傳太極圖者（即自然圖）而中有容白即太極也且每圖有之所謂物物一太極也如是五十五而河圖以成而近代陋學僞又推廣而擴充之（近代作周易全書者又杜撰造類）增加順逆往來于其

間陳氏圖說一覽曰先天對待四正參天爲往順四隅兩地爲來逆後天流行左方自坎至離爲往右方自離至坎爲來左方參兩雖錯不失爲順右方參兩雖正不失爲逆左順爲⊛右逆爲⊛且又分陰陽回互之形謂馬脊白毛爲陽自後往前順旋窩中陽之入而爲主也馬脊黑毛爲陰自前來後逆旋窩中陰之入而爲主也自旋毛自後左往前爲順陽中之陽黑旋毛自前右來後爲逆陰中之陰此見近代楊時喬說時喬于易取外諸說時俯爲訛醜而傳者此則并其杜撰無據之說其背脊毛窩指示纍纍然誰見之人有論碧落者一曰碧者石也媧皇補石是也一曰非也當範銅爲之乾圖金碧者金之色也予不聞銅儀乎三者不能決以

問之師師曰學積氣也而管夷之知曰積氣何象乎師曰吾未之見也至若龜背所負甲坼若燋第因其坼形而著以爲象亦劉山隱者所授見鄭樵通志及吳澄朱升諸易說如一〈二︿三︿四︿五乂六︿七︿八︿九︿其文皆委坼若燋理然其爲說既已可笑而元定之子沈與其父同遊于元㫤之門父既出古文洛書其形如彼則爲之子者亦宜恪遵父說無所或二而沈作洪範皇極即又變其形模以爲洛書古圖如一丨二川三川四川五川六丁七丌八丌九川皆全襲司馬君實潛虛書數而移爲龜文夫司馬潛虛元㫤皆背之副其

立數用稱近刁勞位朱子駁潛虛先自居于錯謂潛虛直一晝爲五下橫一晝則爲六橫二晝則爲七此大謬不然潛虛直一晝爲一非五也橫一晝爲五非六也且非下橫一晝也必上橫一晝而下直一晝合之則爲六蓋上橫一晝即總五之數而下直一晝則爲六故七則上橫一晝下直二晝上橫一晝爲總五之數而下直二晝則爲七今日橫二晝爲七則統潛虛之數無橫二晝者朱子好駁人書而不精細如此然九峯洪範皇極則純襲潛虛晝數者也總五皆橫一晝而推數五則皆虛以又共範以潛不同耳虛而今全襲之則欲明師說而其所自處者即又悖父之所爲而爲師之所不取亦何爲矣大意所不安始多支飾及支飾不足而意之所自歉者反從此而益踰彼昔刪書首亦祇以上古三文驟出自幾近而其所以出之者則又方外異氏無足取重

即既出之後又且同室戈矛早示人以附隙之端自貽敗漏况乎龜文龜甲亦微與點注句讀抱泉兀于必則不得不多爲授受之人以實合諸龜龍之跡而不謂愈支愈劣愈飾愈露授受之人既不能出一姓氏而龜龍之跡則又牽強附會而終竟不合然而自明迄今耐之者多爭之者亦不少宋濂王禕郝敬辯有光黃皆有辨說而未得實據徒成虛說何則凡欲指人之非者必先得其人之所以非而後可從而正之如徒曰是非則我所非者彼以爲是無如何也徒指其非而不能實指其所以非則我所非者彼終以爲是無如何也闢

書學易滙西見康成所註大衍之數起而曰此非河圖乎則又思曰焉有康成所註圖而泆代迄今不一引之爲據者則又思大衍所註見于李氏易解者宋晁公武讀書志曰唐李鼎祚集易解唐錄十七卷今所傳止十卷干寶崔憬言人人殊何以皆並無河圖之言則又思康成所註大傳其子河出圖何以翻引入春秋緯文即前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之說而不質指之爲大衍之數于是恍然曰圖哉圖哉吾今而知圖之所來矣搏之所爲圖即大衍之所爲註也然而大衍之註之斷非河圖者則以河圖之註之別有在也大衍之註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河圖洛書原舛編　十一

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東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然而陽無耦陰無配未相成也于是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一六在北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二七在南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三八在東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四九在西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五十居中而大衍之數成焉則此所爲註非即搏之所爲圖乎康成但有註而無圖而搏竊之以爲圖康成之註即可圖亦非河圖而搏竊之以爲河圖其根其氏其出其實明白顯著可謂極快然而遭宋元明千年長夜而及今而始得之其說有二一則世之言

河圖者亦皆知大衍之數然第以爲河圖之陽二十五點河圖之陰三十點與大衍之數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共成五十有五者其數相合已爾而其天生地成地生天成或北或南爲水爲火能方能圓有形有變按之可爲形指之可爲象則河圖有之大衍不得而有之也而孰知大衍之數其爲形爲象原自如此而人初不知其長夜二一則魏晉以後俗僞王學謂王肅也而鄭學稍廢其所遺註第散見于易詩書三禮春秋疏義及釋文漢書文選諸所引註而迄無成書故唐惟李鼎祚略採其註于易解中而其在他書

河圖洛書原舛編　十二

則惟王氏應麟復爲蒐輯而補于其後此在劉郎言易時皆未之見宋慶曆王申相府策賢良六題一題爲李鼎祚易解而當時並未嘗見賢良多下者及甲申臨川王官漢東舘丁淮安太守平陽公家始出其故學士所藏李氏易本則不惟鄭註無有即李解亦罕見今搏得其說而不言所自或亦轉得之他人而并其所自而亦不之知皆未可定則寃實矣其長夜二乃幸而得白顯有從來但當名之爲大衍圖非然則名天地生成圖非然則名五行生成圖而斷斷不得名之爲河圖旋假河圖即此圖則此圖固康成所註者也其于大傳河出圖下何難直註之曰所謂河圖即揲蓍所稱大衍之數天一地二天三地

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而乃又曰河龍圖發其書九篇則豈非衍數河圖截然兩分數不得爲圖衍不得爲書乎昔有拾枯魚澤中而以爲神也丹漆而祀之曰鮑君神然不禁遺魚者之還見之也趣使烹食而人爭爲神不已遺魚者曰此固吾所遺之物也而神也乎（其事見風俗通）隣有購鼎者誤得一鼎而爭之或稱三犧或稱九牛終歲不決乃就鑄者而諮之鑄者曰此非吾所製五熟釜乎購者尚爭曰五熟豈無鼎曰五熟固有鼎而吾所製非是也而子是爭者始息（見吳氏東觀叢記）此無他則以遺魚者與鑄釜者皆

其物之所自來他可爭此不可爭也洛書亦然今之洛書則易緯家所謂太乙下九宮法也易緯皆不傳而惟乾坤鑿度一書尚存人間其在乾鑿度下篇有以一陰一陽合爲十五之說（六八爲陰七九爲陽七八十五九六亦十五）遂創爲太乙下九宮法取陰陽卦數（卽十五數）以行九宮（八卦四正四維合中央爲九宮而數皆十五）其法曰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北用論語知非古聖之書皆漢世道家所作）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乙故易緯曰太乙天乙主氣之神其下行八卦分四乃還（北南東西爲四）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也（以中無卦位故以爲太乙寓居之處）此天數以陽出以陰入

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始之言無偏也（坎北）自此而從于坤宮（卦位因五行生成之數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起于西北而迄于正西今九宮圖以乾坎艮震四卦起于西北而迄于正東至巽離坤兌則又另從正西起而迄于東南故正南非離而爲坤爲坤南）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東）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西）巽長女所行半矣（所謂行四乃還者也）遂息于中央之宮（中宮于卦數無配故屬之）（太乙）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西北）乾父也又自此而從兌宮（兌東南）兌少女也又自此而從艮宮（艮東北）艮少男也又自此而從離宮（離西南）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乃上游息于太乙天乙之庭而升于紫宮（太乙不常居卦位之中故五則暫息）

（于中央至是則不息而上升矣）行從坎始去從離終出從中男入從中女（皆坎離水火之學道家之書也）而其法則合于陰陽十五之數而數以與焉夫其合于陰陽十五之數者何也則以坎之在北也坎數一（坎正北卦當大衍一數）則履一也坤之在南也坤數九（卦位坤在西南當大衍次西九數）則戴九也震位東數三（震正東卦當大衍三數）則爲左三巽位西數七（卦位巽東南當大衍次東七數）則爲右七離二西南兌四東南（卦位離正南當大衍二數兌正西當大衍四數）則二爲右肩四爲左肩乾六西北艮八東北（乾西北卦當大衍次北六數艮東北卦當大衍次東八數）則六爲右足八爲左足中央無卦偶爲太乙之所息則其數五爲太乙之數而

太乙四周不復再息于中央而上升紫宮則太乙之數亦止于五數而無十數焉（其無十之說紛紛如此而宋儒必多方推測其所以無十之故究哉）惟無十則中宮得合八卦而可定爲九（每卦止佔一數故四正四維合之爲八若中宮有五又有十則佔二數矣八數合二數豈九宮法乎故去十存九）惟無十則四正四維從衡延袤皆可減三分之十而定爲十五（若加十則凡從衡正維皆二十五非十五矣此圖之範卦以爲數者）所謂創太乙下九宮之法以合之陰陽十五之數其說蓋繄乃當時儒生間取其數爲形家之用（後世陰陽家推廣作形家）（相宅法三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皆本諸此）如張衡入奏符以律歷卦候九宮風角而稱有驗而未嘗曰此洛書之文（後漢張衡傳其疏中又有河洛六藝篇名並不指九宮爲洛書）則大戴明堂篇亦以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爲明堂九室之制而未嘗曰此洛書之數（二九四上衡也七五三中衡也六一八下衡也此又在一從一衡之外者但明堂之制每方三室合十二室而中不在數內今以九宮程之則中爲一宮而左右个又俱合爲一牽強難通故其文亦自知不合又曰明堂九室十二堂夫曰九則遺四个曰十二則遺中家俱貿貿矣又大戴記並非鄭註而既逸篇又僞註曰法龜文若鄭有此註則洛書何官六篇乎）而乃方外冐之儒者遵之學人又從而推之演之曰洛書洛書假曰九宮即洛書則緯書具在其于九宮術後又曰孔子曰洛書摘六辟曰以建紀（辟者君也主也謂摘王十二月之卦以立歲紀止言六者陽該陰也）何也夫康成之註衍數而別釋河圖與易緯

之創宮法而另引洛書二者正相符矣豈無論九宮行卦其爲法在有卦之後必不可以坎離水火浸加之羲皇未經畫卦之前而即以是圖斷之假曰摶之所授能親得自羲文則皆不致知若猶是漢魏有之則漢魏間人從無曰世何有圖書者且從無曰此出自隋出自書者而以爲此圖此書不亦宄乎夫儒者範經以經爲主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洛書出自羲時不出自禹時孔劉之徒（孔安國劉歆）所云禹治洪水天賜洛書者爲無理尚書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天所錫者名洪範九疇不名洛書

阮蔡之徒（謂阮逸蔡沈）以洪範當洛書而推洪範皇極爲洛書之數者爲無學（阮逸僞易傳向日洛書之文後聖稽之爲三象垂未嘗準洛書爲九疇但以其作僞故及之若蔡沈之誤起于註尚書洪範篇而後遂膠固作洪範皇極以實其說陋矣蓋以九宮爲洛書者摶爲之以洛書爲洪範者則實沈爲之也明初王禕作洪範非洛書辨其說有六總皆就九宮圖與洪範不合處言之亦不從夫子洛出書聖人則之尚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二語一審思之耳）若夫大衍之數原出易傳則惟大衍一圖可附之周易之末曰大衍圖至于九宮明堂皆出緯書雖經漢儒採及之而不可爲訓此當與揚雄太玄郭璞洞林衛元嵩元包司馬君實潛虛以及六位（謂天六位即納甲法）八神（子夏八神並法）卦氣（李溉作卦氣）卦生（李之才作六卦生六十四卦圖）循環

變通 張理作內篇例變通諸圖 環 火珠 出自京氏名火珠林 玉鬮 後世太王探決 諸

書同類而比觀之以象入聖經可也

大衍圖 一名天地生成圖一名五行生成圖即今河圖也

南
地二 天七
火
東
天三 生
木
地八 成
天五 生
土
地十 成
天九 成
金
地四 生
西
水
天一 生
地六 成
北

鄭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東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此天地五行生成之位也

河圖洛書原舛錯

十七

大衍配八卦圖 坎離震兌為四正居生數乾巽艮坤為四維居成數此從大傳卦位分列與大衍位數相合者

二 離 正南
七 巽 東南
九 坤 西南
五 十 無卦
三 震 正東
八 艮 東北
四 兌 正西
六 乾 西北
一 坎 正北

大衍有四正四維至配入卦則以生數為正成數為維始知衍宮二圖皆可方劉鄭子謂圖者為斷方者為書真應見也北從大傳所定卦位為數坎正北卦天一在北則坎數一離正南卦地二在南則離數二震正東卦天三在東則震數三兌正西卦地四在西則兌數四此四正也于是以成數為四維乾西北卦地六成北則乾數六巽東南卦天七成南則巽數七艮東北卦地八成東則艮數八坤西南卦天九成西則坤數九至五十居中皆無卦位數無配數其分四正四維而無中位則太乙下九宮法亦防諸此

改正黑白點位圖 大衍有數目無黑白點今以黑白點代數目說謂馬圖如是也然亦宜奇偶逆列陰陽平分若如今圖所列一六二七皆用復位則有正無維有生無成有合數無分數有四卦配無入卦配其于大衍本義俱失鑿矣況說文云并者並也鄭註之并正是並字豈宜復列乎

河圖洛書原舛錯

衍數以五為主凡生數合五即為成數如北生數一合五為六故成數六南生數二合五為七故成數七東生數三合五為八故成數八西生數四合五為九故成數九中生數五合五為十故成數十所謂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如此

十八

太一下九宮圖 此從八卦配大衍之數復以卦數從衍相峙各合為十五之數以立法其出出易緯乾鑿度下篇蓋漢後道家所作

離宮 次九行西南
坤宮 次二行南
兌宮 次七行東南
巽宮 次四行西
次五暫息于中央
中央無卦位
次十大乙不息于
此而返于紫宮
震宮 次三行東
乾宮 次六行西北
坎宮 大乙行北始
艮宮 次八行東北

易緯太一下九宮法繫以陰陽合十五數為義故以八卦配大衍之數東西歸合從衡相峙各合十五而以卦數定行宮先後其方位四離四合惟乾坎艮震四卦與卦位合巽離坤兌與卦位不合然而行法皆從左轉如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震正東此其次第順行左轉與衍數卦位皆相對合乃不從東南轉西

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河圖洛書辨者既非一家駁者亦非一說奇齡謂今之河圖即大衍之數當名大衍圖而非古所謂河圖今之洛書則太乙行九宮之法亦非洪範九疇旣著其說於前更列其圖於後其排擊異學殊有功於經義顧其所列之圖又復自生名例轉起葛藤左右佩劍相笑無休是仍以圖解圖轉益其圖而已矣

易宗十二卷首一卷

〔清〕孫宗彝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宗集注十二卷》提要

天心閣集序

先太史曾司李淮安每聚淮南人士較其文而殿最之時高郵孫孝則先生已貢拔萃科對策大廷矣廼亦與諸生攻帖括較短長先太史每嘆賞其文不置余以是時得讀先生之文及入

國朝先生以戊亥聯捷成進士余于辛卯舉京闈鄉薦得見先生于溧陽座上至乙未余售禮部先生時官銓曹始得定交因竊自喜曰向讀其文者今見其人矣迨後先生請告歸里余歷仕京師不通聞問者二十五年壬戌冬余請告寓

二

江寧先生以訟繫省臬余往慰先生因得朝夕相過從時或命輿往游雞籠清涼諸山余固悲先生之在患難中而浩々落々不自知其在患難為不可及後聞以疾終於揚州之獄嗚呼先生何以死而先生竟死矣海內聞之者無論識

三

與不識莫不哀先生之死而怨致先生於死之人是皆不知先生者也使夔先生者先生遂從而恩之仇先生者先生遂從而怨之則當曰必不致其身死於獄中既致其身於死必將搖尾乞憐必不能使其心泰然其形充然其詞氣浩

然沛然而求免於死也况乎其仇之者未必免之於死也余聞先生之在獄中也有詩曰浩然無處不超然又曰求仁得我應無悔嗚呼此先生之自傳也他人爲能傳先生哉先生臨終時語曰以不生〻爲能生人以不死生爲能死我

此先生之自知先生也他人烏能知先生哉夫至人之視死生亦輕矣其視生死之化亦齊矣以死爲死而後死之權

六

重我不以死之異於生不以殺之死異於病之死而但自信其無可死之道自信其有長可生之心則死生之致一何

也天以死若我之心當事者以殺若我之死而我之心之形之氣之詞皆無異於不死不殺之時則心之怖畏煩惱與

七

人之攄拾鍛鍊皆宜有所止是先生之死也先生固未嘗不生也又何必怨夫致先生於死之人哉庚午秋其子弓安

奉先生天心閣集来見余於京師邸中余受而讀之詩凡四卷文凡十二卷三才易宗凡二十卷禪喜外集一卷是皆先生之文章也嗚呼當日誦先生之文猶得冀見先生之人今日讀先生之集不得復見先生之人矣雖然弓安將謀刻先生之集以公諸天下天下皆如見先生先生其未嘗死乎余又何必以不得復見先生為憾也哉

康熙庚午陽月年通家眷世弟王澤弘頓首拜撰

九

易論

易以道陰陽。極生兩儀。陰陽雖焉。陰陽分而成天地。天地合而生萬物。交錯而有人事。乘除而成世運。主持之者賴有聖人。聖人法陽以治陰。抑陰以扶陽。其道不外乎五德之有常。踐形盡性。去私禁欲。使陰陽各得其中。而萬物育。天地位矣。伏羲觀於河圖而畫八卦。有剛柔吉凶之辨。堯舜得之以爲中之所自出。凡卦有三爻。二居其中。數陰而宜柔。重之爲六。五居其中。數陽

而宜剛。柔剛各得其宜。是爲合乎中德。二多譽。五多功者。得中故也。人心惟危。陰凝也。道心惟微。陽潛也。精而一之。允執其中。無不吉矣。禹因洛書。衍爲九疇。五曰建用皇極。中其極也。湯懋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克寬而仁。錫勇而智。以傳中統。不離四德。至於文王。乃於易發明之。元曰體仁。生生之理。在天地之中。一畫之始。亨曰合禮。六十四卦。剛柔錯綜。乃有文事。禮爲至文。由中制也。利曰和義。以利爲利。利

已則私。不中莫大焉。利在天下。不言所利。以義爲利。是爲美利。貞曰幹事。匪其知也。無以成事。知事之正。固以守之。是即信也。故曰忠信以進德。知至而知終。五德備矣。凡人之性。皆有五常。聖人體之於上。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使天下之民。皆協於中。而世運以成。三代以下。失其統矣。孔子憂之。憂御世者不知以中道治天下。而天下之民。無所率由。無禮無義。必以私利汨亂其心也。於是退而著述六經。先之繫易。六經皆

治世之書。無不歸尚乎禮。文王既沒。斯文在茲。詩首婚姻。書中悖叙。春秋嚴名分。樂諧祀饗。六經之文。皆禮教也。中之爲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惟禮足以明之。履中爲禮。蹈和爲樂。世代雖降。而禮樂猶存。斯文未喪。乾坤不毀。非孔子之治。而誰治哉。孔子傳易。無非傳中。無非明禮。世運不至有亂而無治。人心或可由邪而反正。維是之故。是以孔子爲萬世師。康節立皇帝王霸四統。予乃更爲皇帝王師。以經世運。而以易統始

以禮統終焉

中論上

邵子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易有乾元有坤元乾元始天坤元始地天生於太虛之中地生於天之中萬物生於天地之中有太虛然後有太極故曰無極而太極太虛中之體也太極中之表也天地未萌萬物未肇先有其中中固生天生地生人者也亦立天立地立人者也中庸原道於天而極其至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中胡以載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之謂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發之中人心之太極也人生而靜性之始也天下之大本也在人爲本在天爲載皆中也未發之際無臭與聲天與人一也惟中有理理乃有氣氣乃有數數乃有形遡而推之中乃以名天圓而地方匪中無圓匪中無方人爲萬物之靈匪中無靈三才所以成形也河圖洛書五居其中亦以形示伏羲一畫出於其中一生二二生三縱横而五極五而十引伸而長河洛之數乃盡於五五者中象即中數

也天有中星地有中土天地交而中氣見有盈虛焉協之而中二氣五行合而成人驗之中氣以為盛衰所以得全惟中之理得中者治失中者亂陰陽得中所以立天剛柔得中所以立地仁義得中所以立人皆理之為皆人之所有事者也天下之道不外乎是矣知道者不可以不知中

此篇言中之理見人物之先觀天地之始解詩書之義會河洛之全欲大道之真源發前賢之未至勿作等閑文字觀也

按星緯書土星行度在日月之上則五為曆數之主以宰陰陽以生萬物又明矣[illegible][illegible]象

中論

中庸曰致中和發者可致未發者何致之戒慎恐懼所以致也不睹不聞未發之先莫見莫顯將發之際知有可喜而喜見知有可怒可哀可樂而怒哀樂見操之於獨中無不中其中常在和乃可復是以君子慎之中隱而見中微而顯不慎不可得也中節中之節中致而和致也帝曰欽哉王曰敬哉堯舜禹湯文武未之或易慎乃在位慎終於始詔我君子矣孔子聖之時時

中者也無忌憚者謂之小人反中者也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慎之也誠於中者形於外必於獨焉慎之誠中中之所自成也形外中之所自見也中無思也無為也成性存存乃致其極人心惟危其中危道心惟微其中微兩辨之而精守之而一執中之道慎獨之學也顏子復禮克其不中以復於中禮以中制者也曾子省身省其不中而已大學誠意歸於慎獨中庸一書

聿明斯義。天命命中。修道中教也。孟子曰。存心而中存。盡性而中盡。邪說詖行。亂中者也。知言養氣以勝之。無足動其中矣。利之不中。爲害尤甚。陳仁義以正之。無害中者矣。其有功於中也。不在敘疇作範之下。自斯以往。鮮有明者。衰世末流。脊趨尚利。小人爲不善。無所不至。利誘之也。平旦之氣因利牿亡。雞鳴而起。孳孳爲之矣。一念未起之時。洞洞屬屬。何所不該。少佚易蕩。非僻外入可畏也。保任勿亡。廉乎知懼。清明在躬。以植其中。大本立矣。養心之寡欲也。理義之悅我也。萬鍾之何加也。去其利而已矣。慎之在獨。所以致知。所以致中。一也

此篇言致中之功　虞廷授受不過一中殷周以還守而勿失子思子述聖道首發明之有宋諸賢曰敬曰誠無言中者此文上自虞夏下迄宋衞總攝一中而有萬義歸本愼獨首袪利私一燈獨懸道有攸繫也非匪我

中論下

恭己垂裳。執中者帝。日蹐敬止。建中者王。推而施之百姓日用而不知。治天下之大法。胥從中出。法者中之用也。黃鍾發天地之中。萬事之根本也。古人以治曆明時。制器尚象。璿璣中衡。權量中度。圜中爲規。方中爲矩。平中爲準。直中爲繩。有不中者。是謂傚紀。王道蕩蕩。正直剛柔。得中而治。反之曰陂曰側曰偏曰黨。惟皇人建極以有其會歸。制禮作樂。行賞用刑。發號施令。咸中有慶矣。化民成俗。莫過於是。禮不中則失情。樂不中則失律。賞不中則亡爵。刑不中則無威。言不中則起羞。兵不中則起戎。日中而昃。器欹而溢。聖人之所警也。夏之敷土。則壤之中。而上下之。周之卜宅。擇於土中。而時乂之。爰及小人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時。萬化安。耕桑有宜。纂組有制。作息有常。交易有市。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坐起拜跽。施與往來。婣睦任卹。有儀有節。由其道不能名其然。惟皇上帝。降衷於民。作之君者。

作之師者也民可使由之若大路然不可使知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已惟天亦有時窮於中窮則變變則必通何以通之中以通之爾其子弗類譯亦可再其主弗仁伐亦可仍正位凝命中之窮也雖其父子乃可使放其君辟乃可復無成有終中道乃行也桑林慰六事之勤風雷發金縢之秘先之而弗違後之而奉時胥以中應者也若夫章甫之誦不能速婚內之來夾谷之勲不能緩彼婦之走幾於中窮矣而絕筆

於獲麟大義未嘗或泯書婚於秦焰魯壁未始無傳中之所以通且久也與

此篇言中之用
蓋德大業不外乎中可大可久一原千變後
窮通中之窮盡中之用元會運世之理胥在
此矣橫渠著西銘最著同其理與亦其文
奇此文字琢句遣以理以文兼造其至姚匪
羨

三才之易論

天上地下人立其中三才之所㒳也贊化育者則可與參矣孔子贊易贊天地也所以贊之者中也地在天之中人在天地之中中天者人也人而天者也伏羲之所畫先天之易也有是理乃有是氣先天者氣也氣莞乎陰陽一往一來交而重之卦乃成八因其八而重之成六十有四陰陽之交貫於四時主於節候以氣運也屬之乎天也文王之所演後天之易也有是氣乃

有是形後天者形也形儷乎柔剛一動一靜變而出之因八而成六十有四因六十有四而成四千九十有六剛柔之變敍于八宮主于方位以形列也屬之乎地也孔子之所翼中天之易也有是氣有是形知其有是理理宰于大中一正一反轉而合之一轉為二二轉為三三轉為四轉轉不已而其為卦也乃至百千萬億而无窮天人之際亘于千古主于曆數以理持也屬之乎人也先天之為交也交于中者貴後天之

爲變也變而不出乎中者貴。中天之爲轉也。轉而反合乎中者貴。卦有正體有偏體。正體乾坤坎離也。與他卦互轉。而正體不轉。乾轉仍爲乾坤轉仍爲坤坎離仍爲坎離也。偏體震巽艮兌也本卦自轉。卽變爲他卦震轉爲艮艮轉爲震巽轉爲兌。兌轉爲巽也剛柔內外而吉凶分四正卦也剛柔上下而吉凶分。四偏卦也。吉可轉而凶者數也。凶又可轉而吉者理也皆中之爲之也。人之中理。天之中數。皆以轉而相生。天定勝人。人定又能勝天。是人也而騎于天之中矣故曰中天之易也。

理數論

易論中論足以盡易矣獨是易運之說或謂同於易緯非理家所尚竊謂易非止爲者聖人立教使知盡人合天盡性至命之學也孔子曰知命曰受命孟子曰俟命曰立命何嘗不聽乎數知數乃能知命知命乃能至命程朱明易理未明易數故未克盡易之旨易曰天數地數大衍之數又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序卽數也若序字改爲象字易理幾乎而墜矣故論易不可以不論數作理數論

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天主數者也。人主理者也。天與人合。數與理會。二均有權。各得半焉故曰相與之際。微矣。抑又危矣。天持乎數。亦聽乎理。人持乎理。亦聽乎數。天聽乎理。而理亦聽命焉。原其始。命理者天也。理命於天。卽數也。人聽乎數。而數亦聽命焉。要其終。命數者亦人也數命於人。卽理也。是以人之權半於天。而功夥於天。知乎此得理數之歸矣。上古之世。理數齊壹。凡人之所爲。天之所爲也。伏羲畫卦。人而天也。卦成於數以明陰陽。因理而得數也。大禹衍疇。以人法天。疇象乎數以出政事。因數而得

理也文王作易以人贊天易善乎數以定吉凶因數而變其理因理而變其數也理之與數不相離而相成者也論理則陽節陰乃得其治故陽多於陰論數則陰比陽有治有亂故陰互於陽亦有陰多於陽陽多於陰者河圖洛書中皆成五奇統乎耦於五之中一二三五數成九二四數成六也陰互於陽者四象入卦之爻陰陽各二十四也陰有多於陽者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也陰之與陽不相離而相乘者也推之人事合乎世運無不然者卦位之陰陽明君與臣爻象之陰陽君子與小人以人事推世運者也天既生堯復生舜數之盛也厥有四凶讒說殄行非聖人而在上位九官四岳弗勝也此時之天將聽乎人矣所以作九疇也大禹既往乃生夏桀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湯處於下位聿求元聖旁招後乂乃崛起而勝之末幾商受生雖有三仁無如飛廉惡來何也雖有十亂末得時而行也此時之人幾不能勝天矣所以作周

易也武王受命姬公輔成爰著象辭若舍易則無以持理而持數者世運漸夷列國爭長涯陰堅氷何能克濟五十學易有欲乎其言之繹其辭何矻矻乎不以理持其數而誰持者乎用之以占與民同患蓍策是求惜乎未多大儒學皆據實惟理是踐而未嘗究晰乎數之本原因襲舊聞蓍數滋舛是自鄒魯以後失其傳矣鄒子知數而游心物象弗詳乎蓍朱子崇理而其言數也則以為必與理通而不必泥此蓍之所以失傳也夫數有一定之數乃謂之數數有一定之理乃謂之理數不可以不論也

先生垂髫時受過庭之訓謂羲畫周易本以數為教今人但習其辭而不究理數之緣然本義昧矣藏於胸中五十餘年未敢忘也今茲耆耆黃髮寢食以思涓見其原著策辨以正蓍法先為此論以發明之闡闡尚不肯雷同剿漢唐言易之諸子乎雖日創獲實不刊也甚匪義

曆數論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中者數之所由生也曆者數之所由成也曆數成而天主之故曰天之曆數在天者也執其中者人也允執其中則曆數不在天而在人矣故曰在爾躬請言曆數洪範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曆所以紀數者也而帝王得之則以爲大統之集厥躬焉由一世以至於百世千世萬世皆本紀於此矣黃

帝命容成作蓋天綜六術以定氣運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鬼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隸首作算數大撓作甲子帝乃問於鬼臾區曰上下周紀其可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五歲三千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太過不及斯已見矣廼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而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已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

策寶鼎曰是謂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按地紀以月統日五歲再閏爲月六十有二月有三十日爲日一千八百六十以日統時時有陽有陰分爲二氣故積三千七百二十氣所謂分之爲二以象兩也曆數小運以乾坤主之行六十二卦爲三百七十二爻數與之合故小運紀月月亦有陰有陽以六十日行一爻歷六十歲而運一周其贏餘則進退於冬至之前後即置閏法也天氣以年統月一年四時所謂揲之以四象四

時也一時三月象三才也一月二氣象兩儀也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六十歲積一千四百四十氣以象兩之數重之爲一百二十歲積二千八百八十氣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陽爻九數陰爻六數積二千八百八十數一年一數爲二千八百八十歲數與之合故曆數以二千八百八十年爲一大運所以周天氣也紀之以元亨利貞爲四大運積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而天之氣地之紀終始於是矣蓋曆數

之殺於八卦與上下周紀之殺于十干十二支其數自合確乎不爽穿鑿附會無所用之也是故曆數編年自伏羲癸酉逆推至于盤古順推至于今乃知元運爲皇統盤古三皇有巢燧人主三十后歷二千八百八十歲攝提循蜚諸紀乃分晝山川各統一隅而治者非曆數之所主也亨運乾卦五爻生伏羲上經三十四卦爲帝統下經三十卦爲王統由孔子及今爲利運二千餘年合大運小運推之歷代更姓改物禮樂

刑賞因革損益撥亂反治諸大政皆與編年爻象往往而合別見于曆數紀年一書益信干支之數與卦爻之數一也易之序卦卽天之曆數也邵子元會之說則以六十四卦貫于十干十二支之內復而衍之一元十二會一會一萬八千年天始開又一萬八千年地始闢又一萬八千年始生萬物四五萬年始生聖人其說荒渺遂稱三皇兄弟各一萬八千歲按史紀伏羲在位一百一十五年或曰壽百九十四黃帝在位

一百年壽百十有一歲何與一萬八千大相懸絕如此豈孔子萬一千五百二十之數爲爻說而堯曰天之曆數遂不可究詰乎孔子以蓍策明數推原大衍兼總曆法斷不可易予不敢是堯夫而非仲尼也

中解

孟子謂中也養不中人而至於中則無偏倚不偏不倚而才乃善故爲惡有才爲惡不中凡人之始生無乎不中孩提之性大公無我觧之斯動未動之時本無偏倚五德雖未形而其理已全五倫雖未備而其事已兆斯其時也是爲全人聖人踐形從此始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即此終事是謂大中之人未發謂中中謂大本是太極之具於人者也堯舜相傳皇建有極道不越此矣

中論三篇暁暢斯義而中之全理乃若此河原之崑崙乎匪莪

幾解

人之性幾爲之目所以眎耳所以聽手足所以持行皆幾也然則動者幾乎非也無非幾也天地二幾也日月何以炤雨露何以潤霜雪何以殞風雷何以鼓動山何以峙川何以流土何以長養草木何以萌生鳥獸何以飛走皆是物也非是則乾坤息矣順乎是者生逆乎是者死易不云乎幾者動之微於其動也見靜之幾於其靜也見動之幾一動靜者幾也幾之先有物乎

太極是也大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天地之未生萬物之未成其本不可得而見可見者皆幾也非天下之至神不足以知之也人之性天地之幾也天地之性人之幾也

人只解幾爲動之初而不知幾一乎動靜天地亦在幾之內參悟入後幾匪莪

大衍解

衍者數也行也有方所也流也派始也乾坤交而天地爲天地之數天地交而萬物爲萬物之數交而後有數也天地萬物不過乎此衍也故大也乾有元坤有元二也二之先有一焉居於數之先而數亦居之於其元之交也又有一焉即二也一有四周二二而三三三而六故在乾有四六在坤有四六各爲二十有四合爲四十有八其所以交之數運於中一而奇皆用之故

四十有九合交之先後成數五十大衍之數也

獨演元始著法之正
從此得來號匯義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

射解

伏羲畫卦天一澤二火三雷四右旋至于東北風五水六山七地八左旋至于西北以天始之以地終之故天與地對山與澤對雷與風對水與火對其曰定位曰通氣曰相薄又曰不相射者蓋合文王所畫後天之卦比類斯義而明其理之有殊非第指先天也定位者定陰陽之位也南陽而北陰奇陽而耦陰故乾居于南坤居

于北是陰陽之位以乾坤而定也至後天則乾退處于西北坤退處于西南而以生養萬物之事屬之長子故震出于東離見于南春生夏長萬物成始至于秋冬之序主收藏者耳是天南地北不過定位非以行事也艮之先天在西北後天居東北先天震位屬陽艮陽仍之于陽也兌之先天在東南後天居正西先天坎位屬陽卦是以陰居陽也故曰通氣通陽氣也震之先天與巽相對至于後天則震乘離位巽乘于陰卦

巽乘兌位。亦陰卦。相連而居于東南。乃是陰相薄餌。有雷則必有風。故曰相薄。薄迫也。陰相薄也。天地山澤雷風六卦。先天相對。後天俱有遷改。惟水火兩卦。由東西而之南北。仍復相對。與先天等。何也。蓋離陽從乾。而中涵一陰。坎陰從坤。而中涵一陽。是陽中原有陰。陰中原有陽。故不相射。而始終相配也。但云釋先天之卦遂有以相薄相射一例觀者。不可不辨也。八卦相錯。此謂也。若耑指先天。則不必曰相錯矣。先天往

也。八卦之位。東南屬陽。旋左而數之。西北屬陰。旋右而數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一順數去。所謂數往者順也。後天來也坎一坤二震三巽四虛五中宮乾六兌七艮八離九。位次相錯。東西南北。往返顛倒。八卦相錯是以曰逆。因其逆也。先天之數順。卦皆正對。後天之數逆。故多相錯。是以序卦正對少而轉象多。因其逆而轉之也。逆則氣多不正。而治亂相倚。世運趨下。轉則泰以人事。反亂爲治。百世可

知。故曰極數知來。知來者逆也。先天八卦。次序皆由中之五位而成。一在中。四環之。遂成四象。四象遂生八卦。是爲數母。其外之一二三、四六七八九。皆衍之成十者也。洛書亦五在中。而一二三四六七八九。環列于外。以成八卦。仍奉中之五以爲數之主。是先天之八卦在內。而後天之八卦在外也。一三七九居于四正。二四六八居于四隅。陽正而陰偏也。坎陽卦之得正者。故居一。震亦陽卦居三。離兌是陰卦。不藉陽不足

以成令。故兌二合五成七。離四合五成九。乾本一陽。居于隅位。仍乘五而爲六。坤是陰始。純陰不假陽。居二。巽亦陰卦。居四。艮陽卦居偏。故三合五成八也。

正蓍策

圖書之中皆五也五有一始一有四周是爲數
宗即理統也有理則有數有數則有象理統數
者也象宗乎數者也一生二二一生三理也數之
所以生也一數陽也二數陰也三數陽也陽生
陰陰得陽而又生陽以生萬物也一之在中介
二之間中位也中而從之爲三橫之亦爲三是
以四周而成五象也圖書以象示人五咸在中
數之所以成也五中之一伏羲一畫之所始也

生於一而成於五蓍之不中者也天地萬物之
理中而已矣數與象咸莫之外也自一迄五之
數爲陽者三爲陰者二故陽三而陰二也一三
五合而爲九二四合而爲六故陽九而陰六也
三三爲九三二爲六陰陽之數又貫乎三故三
生萬物也說卦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夫既明告
之矣一三五皆屬天故曰參二四六屬地故曰兩
也又何惑也大衍之數以五爲宗極之於十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其中之五太極也是數之主

故止用五十而去五五十之中又除一不用而
止用四十有九者靜爲動根非有靜者不可以
動天體至圓旋動不止而必有北辰居所以爲
天樞此理是也不用之一即四十九之樞此四
十九之數分而析之乾有元一也坤有元一也
陽之中有陽有陰陰之中亦有陽有陰是一生
二二生三之數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
理也乾有乾之一二三成六乾焉坤有坤之一
二三成六坤焉故卦有六爻乾有乾之四象坤

有坤之四象以六重四各二十有四故成八卦
陰陽之爻各二十有四合爲四十有八所以用
也又餘一爲奇奇奇也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能
參天兩地立人用數者也三變成爻而奇之用
乃出非奇之用無以成爻故三歲一閏而歲功
乃成是以人而贊天地之化裁成輔相之理也

揲策數辨

易以用占大衍之數占數也五十策數也乾之
策坤之策二篇之策皆從所分所揲所掛之策
而言也其五十之數統盡陰陽乾坤而言也而
康節謂乾策當老陽坤策當老陰三百有六十
當期之日少陰少陽之策亦三百有六十然則

一期之中乾坤運行之一周其數逍少陰少陽乎少陰少陽又合老陰老陽而別爲一期乎且曰陽爻三十六策註疏曰三者俱少爲老陽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是以老陽所餘之策爲數而其十三策反不在數有是理乎此大惑也又曰一奇象圓而圍三三三一之中各復有三積三三之數爲九是一九也是又執象以爲數非策之數矣又曰過揲之數三十有六以四約之亦得九焉是執揲之餘過爲數亦非策之數矣其論偶曰象方而用其半其半又歸何所去半而存其半不可以爲數矣其論少陰少陽曰七曰八然則少陰少陽之卦不得俱曰初九初六上九上六矣此惑之種種不定者總之參天兩地而奇數一言畫之也乃卽以定蓍法以所揲之策合於乾之九坤之六其所謂九陽策數九也所謂六陰策數六也八卦陽策二十四陰策二十四以九數推陽策二十四得二百一十六以六數推陰策二十四得百四十有四其得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不眞者也二篇之策合六十四卦內陽策一百九十二得一千七百二十八數陰策一百九十二得一千一百五十二數共二千八百八十以一期之中象傳四時復以四揲之數重之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蓋二氣行四時成萬物生故以當萬物之數此孔子之易也一萬一千數之成也五百之數應五行二千之數應二氣也

辨斯從前之說以正其謬非有心以立異也標出獨得之解以行其是非矜奇以耀世也

一易學昌明嗣是以還

有南車矣姚匯我

正蓍法

卲朱所傳蓍法本之王輔嗣之說易韓康伯孔穎達之註疏而實始虞翻崔憬荀爽諸人之解傳於唐一行畢中和顧象之說總未明於孔傳太衍二篇之數是以淺也其最難附會者奇偶之數一定者也陽從奇陰從偶也乃曰五四爲奇九八爲偶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且以初九初六分陽與陰矣四可爲奇九可爲偶乎舛矣又曰歸奇於扐是歸所餘之策數之餘者爲奇奇有二義舛矣尤難解者五歲再閏謂一分二掛三揲左四揲右五歸餘爲五歲夫既曰四營成易矣又可謂之五營乎又可謂分掛揲歸四歲而成易乎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指第二變之掛扐也夫一變必有掛扐一歲而一閏乎若一變已成五歲五歲而一閏乎至第二變已是十歲可謂十歲而再閏乎卽如此推掛先而扐後矣何以曰扐而後掛乎且蓍以用占於數之不齊者占

之乃有吉凶若所謂一變左一則右必三三一變左四則右必四既齊矣可必矣安用揲爲素嘗疑之於心而未敢爲臆說也戊申之冬吳門馬羊山先生訒此法不古乃後賢杜撰之爲崩有蓍法尸授尖見和見其組織天然驚爲心得之學因之以悟大衍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數作大衍解先生以爲確然無惑矣可見蓍法原不一如連山三十六策歸藏四十五策康節有古法今法不同之語是凡我後人可以用心者因

以臆見推測即就朱邵之法佐以參稽務歸至當爰申明之大衍之數五十從五之數極於十河洛之理也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謂先天也太極也是也分而爲二以象兩兩大也掛一以象三三才也是也有一則必有二天地陰陽對待之義也象三則人與天地並爲三才是能合天地之數爲用者也其重在掛一前人未之發明也按八卦陰陽之爻各二十有四合爲四十有八天地之數以是爲用所掛之一曰奇在五

十之中在四十有八之外用數者也故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陰陽之兩儀隨手自得如數之不齊也其靜者爲陰動者爲陽凡用以占必於其動也掛其一以象天地人爲三才天地之氣有盈虛天地之數有漸差必得人以齊之乃成其才指置閏成歲言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周而乃可成歲也揲其一半而以一半存有餘之數天人之數各操一半也蓍草之生也百莖而以五十爲占亦用半之理也歸奇於扐

以象閏者三變之內前者策多後者策少多爲盈少爲虛故歸前之有餘以補後之不足以象置閏之法所扐之餘值一乃以所掛之一奇歸於其中合而爲二值二則合而爲三值三則合而爲四值四則合而爲五前二變不歸奇無五故不成爻三變歸奇有五然後成爻是三歲一閏而歲功乃成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者玩故字是將前掛一象兩復明其掛是再扐後掛是掛於一變既成之後其數漸有盈虛乃掛

之爲置閏之地。如一歲之節氣。必有餘於十二月之外。至第五變再扐而再掛。又爲二爻歸扐之地。合乎五歲再閏之數。明非一扐即掛一大一變即置一閏也。六爻十有八變。計六置閏。合十有九歲七閏之數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三百六十。數爲一歲之數也。陽爻之數。二十有四。一三五而成九。以九重之。爲二百一十六。陰爻之數。二十有四。二四而成六。以六重之。爲百四十有四。共三百有六

十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陽爻九數。陰爻六數。共二千八百八十數。以四重之。分元亨利貞。其萬一千五百二十三數。萬物之一始終。爲一大刼。故曰當萬物之數也。考亭曰。圓圖三。方圖四。圓用全。方用半。穿鑿以牽合其數。非也。嘗考納音五行。除五成數。以一之除爲九。二之除爲八。三之除爲七。四之除爲六。五之除爲五。其確証也。葢數成於五。不可動易。而但以十之相配爲數。故大衍之數五十。亦由五而極之十也。

除一不用。先天之數。象太極也。分而爲二。以象兩儀也。一動一靜。占其動也。掛一以象三。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週天之數也。歸奇於扐以象閏。歸奇然後成五。成五成爻。如成歲也。蓍法之數。亦不過乎五也。參伍以變者。分爲二。兩揲其二。又合爲一。而二分之。復揲其一。參也。單旅之制。四統於一。而成伍焉。以所掛之一。合一二三四而後得五也。錯綜其數者。信手分之。而又合之。合之而又分之。交錯者也。掛一而歸之

乃成爻文。如織者之操綜而理。乃成機文也。引而伸之者。以一相引伸之不窮。成六十四卦也。觸類而長之者。觸其所變以相長數轉轉不窮也。由此言之。蓍法盡於此。亦莫有過於此者。參漢唐宋來。朱之或詳爾。

繫辭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明文可徵則蓍法必合於孔子之言而後定今之蓍法有未盡合者矣先生平生精思覃而有得爰定其法以正前謬公之海內孰得執大必有能辨之者姚匯表

蓍法例

蓍草用五十莖爲五十策置一策於爐上象易之先天不用者也其用四十有九策隨意兩分之左右手各扐一半乃置右手一半於格中而以右手揲左手所扐之策每揲四策其所餘者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扐於一處是一變也復將揲過之策與格中所存之策合爲一處又隨意兩分之左右各扐一半置右手一半於格中即取其一掛於左手小指之間是再扐而後掛也乃以右手四揲左手所扐之策扐其所餘如前是二變也復將揲過之策與格中之策合爲一處而兩分之置右手所扐一半於格中四揲左手之策扐其所餘乃以左手小指所掛之策歸於所扐合而成數餘一成二餘二成三餘三成四餘四成五是三變也三變之所成兩奇一偶爲陰爻兩偶一奇爲陽爻三奇爲陽動爻三偶爲陰動爻以後五爻皆如前例其兩分之者分而爲二也置其一半揲其一半觀其動也二扐而掛一者由一至再其數漸差其氣漸盈再扐而後掛也一變三扐至第二變之二扐是五扐矣則又掛其一是五歲再閏也

或問

或問何以謂上天之載曰載之一字不特詩註解作事即書經熙帝之載已解作事了夫事則事云耳何以曰載既曰事矣何以又無聲臭必有名之以事而不得者故曰載也釋載之義大畧是都在裏許話頭凡物在裏許者不可量未不可見所以曰無聲無臭也中庸引詩惟此最確儀刑作孚正是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詩人之言謂與云之故在天其理甚微試看儀刑文王則萬邦作孚此即天之精微不可見而可見也但言上天則萬事萬理俱不出其範圍脈先未萌見而根荄已全具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道之大原出于天此之謂也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是何必分備併之觀只是在中之義便是載了中有四周有六虛上下前後左右皆從中命名者也中之位虛而體實虛中乃能載實中所謂載也使有偏倚則不可載況載之以行乎所以曰載于其中中乃有載此是釋載之義即是釋中之義即是釋中為天下之大本之義據說以莫物訓觀最切近有理凡草木之生意含于仁中不在上不在下在中也及乎發生則之而上者有之豈非載乎究竟橫出側生黃是此中包孕豈非至中者乎萬物皆始于中[illegible]不誣矣蓋理祗是一中凡人體之為中心聖人表之為中極其原初則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主宰本是無聲無臭的天得之為載人得之為中聖賢會到喜怒哀樂未發處至虛而至實可謂極盡精微矣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也

或問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否曰既謂之曰生已是太極動處若說動則生陽靜則生陰則是陽當主于動陰當主于靜何以又說靜翕動闢靜專動直蓋乾坤皆有動靜且四象八卦陰亦主動周子元說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二者原分不同陰陽各有動靜共一動靜也動靜二字是就同的動有動之理靜有靜之理也說不得動靜只是理也說不得動靜舍是氣理有動靜氣亦有動靜形亦有動靜如一件物事不用他則是靜用他便是動了五行百形皆然也但氣與形之所以能動靜俱有箇理在其中當時只發說以其動者生陽以其靜者生陰便無可議靜而生陰便似靜只在陰邊既謂之生如何仍是靜既謂之靜如何又道生太極有動靜陽有動靜陰有動靜四象八卦同一動靜也

或問朱子本義可以解易否曰未也程子說易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謂之易又曰陰陽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是就其變易不齊處言易則無聲臭的又是指其一邊矣張國中問易起于數而告以有理而後有象數又曰必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流夫河圖洛書有象數人卦之畫有象數安得不言象數若云不必求之象數則著法何為亦可謂之術家而不用矣何朱子以為易只是為卜著而作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乎乃又引程子之言謂易之取象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疑說卦之作為剩語又不必漢末其象之所來免得穿鑿是只取其理言易不必言象數也何以曰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然然消流以觀却便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何前後之論種種相左也由此觀之先賢但知易理未知易數也即著之數諸說已多況全易乎蓋理數二字相離不得在天則先有是理乃生象數在人則因象數乃測其理伏義文王周公孔子皆如是也程朱未能深究象數之所以然耳豈惟程朱漢晉以來諸儒輩出皆只看辭句玩字義以解易何曾說得易着自古至今講易著周者書幾究林亦或各見得一二節通透無有知全易者若夫陳希夷邵康節學最指又只識得先天之易略合得河圖之之數其術之靈驗皆以先天為占所謂幾者動之筮吉凶之先見者總是易在天地間顯着便是易理自能靈驗則不知文王周公之易乃是後

人之易以洛書合于河圖者也所以孔子贊周易以別異于伏羲神農黃帝之三易也易理必合先天後天看其數乃明易數必合先天後天看其理乃確天地定位一節合先天後天言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亦合先後天言也是孔子之易也至于堯舜傳中周公傳禮孔子繫易止爲傳禮禮記曰八穿地畢乾坤定矣此禮之所由作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兩此樂之所由作也已明明言之矣至于立教之旨主于去利論語言義每對利言見利思義正與利物和義相發明竊有得于先子平昔謂誠之微辭非敢杜撰亦非敢有意悖違于先賢也知我者孔子乎

或問朱子論蓍之數如五四爲奇九八爲偶與陽用其全陰用其半誤矣其釋象也觀其大義以明其理似無有誤何不存之以備參考[illegible]曰其言理處固多有合非漫作者其有未詳闕以存疑可謂慎矣敢忽之乎漢宋以來凡言易者

一端有合亦必存之況本義乎但其釋理將求畜大畜謂義爲止以畜其德謂之止其德可乎蓋剛必有柔而後成其文德五陽而畜一陰以柔尅剛謂之小畜故謂之文四陽而畜二陰又加柔矣謂之大畜故謂之多識以畜其德畜養也容也此其明理之誤之一端也如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其于辛釋以更新于丁釋以叮嚀乎癸釋以揆度在作字者不過諧聲而據以爲義乎作新獨不可作苦辛乎丁作叮獨不可作頂乎癸作揆獨不可作睽乎此又其最不經[illegible]者也大抵易之取象皆有確義後人謂說卦爲僞并皆未能究其指歸故也甚至有謂繫辭亦非孔子之文更爲可晒亦可懼也

或問不用四象八卦之圖有說乎曰三索圖說已詳之矣四象分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古文未之前圖而又以少陰列少陽之前無其理無其說可廢也據以一陽一陰相間畫而成八卦假矣乃兌成于震之前離成于巽之前六子長中少之謂何此亦如少陽在太陽之後少陰在太陰之前紛亂無序有同戲作甚不可從不知象辭已示之矣河圖洛書又早示之矣先天有陰陽二儀先天之天即後天之天先天之地即後天之水故以水大合天地成圓方之象皆陰陽之得中者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風雷相薄水火不相射此明先天之卦即明後天之卦卦生于象玩此而知四象即知八卦矣先天八卦則一索再索三索之次第畫之是乃四象生八卦之引伸也

或問易緯之書後世所議于著曆數卦運得無類于讖緯之數學乎曰堯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洪範大四曰五紀五曰曆數易以卜筮爲義與鬼神同其吉凶教人知趨避也又曰孔子序易乃明易道以理定數以數闡理非後世之術也其所關在世道人心治亂之大匪細也

或問易運六十年一遇前後人事治亂恐未盡合也曰人與天地並爲三才惟理可以持數在

數則無有不應者其卦同其爻同其應不同者卒無不同或應以理或應以象或應一句或應一字或在上或應在下或應小事或應大事特在人事之轉發爲分別耳如人命犯惡星知之而知忌慎則爲病亦輕爲禍亦小但必有應者易之理也如今謀占之家士子占乘龍則發利乎人占乘龍則趨訟是也此易之理流行于天地間無乎不應者也

或問孔子繫易以傳禮有說乎曰典禮曰禮卑曰禮言詳矣教人去利有說乎曰利主陰凡卦禮之陰皆以利乾曰不言所利坤曰後得五利可見人之私慾釋家謂之五陰凡陽于私慾之事必以陰用之純乾不言利凡卦陰陽相應各有邪正以利義而分也凡卦有配應獨无妄卦爻無配應故謂之无妄世道人心皆以利害之不自今日而其理始明也

或問孔子學易不外學禮之說有本乎曰孔子一生自道惟五十以學易又曰吾學周禮無他

學也往往教人學禮論語二篇終始可見見老聃不問道而問禮老聃如易曰一生二二生三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孔子乃比與問禮見郯子而問官周公制禮制器尚象自易來也周禮易之六官周官即周禮也識大識小不外乎禮孔子學文武之道學周公之禮是孔子之常師非臆說也

解易姓氏

李耳　卜商　商瞿　橋庇
馯臂　周醜　孫虞　田何
管仲　子服惠伯　公羊高　董因
穀梁赤　莊叔　卜偃　卜徒父
畢萬　左丘明　辛廖　陳文子
史蘇　程本　蔡黷蔡澤　莊周
王詡　韓宣子　河內女子　董仲舒
韓嬰　費直　施讐　梁丘賀

焦延壽　京房　賈誼　劉安
焦贛　許愼　于寶　高誘
崔憬　趙溫　孔安國　匡衡
司馬遷　馬廖　陳元　鄭衆
楊雄　鄭玄　馬融　劉歆
桓譚　荀爽　班固　應劭
蔡邕　陸績　劉向　劉表
馬季常　王弼　韓伯　淳于俊
王肅　虞翻　關朗　韋昭

管輅　許芝　杜預　向秀
王廙　劉瓛　徐鍇　沈驎士
劉繪　司馬貞　王汝中　王通
何妥　孔穎達　李鼎祚　李翺
一行　張轅　劉汝錫　陸希聲
薛仁貴　董賀　王子獻　陸德明
韓愈　房喬　陳摶　邵堯夫
晁以道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朱晦菴　張橫渠　司馬光　楊簡
王安石　蘇軾　游酢　楊時
朱震　郭雍　閭丘昕　程迥
朱祖義　呂祖謙　陳埴　蔡元定
楊萬里　蔡淵　徐幾　潘植
蕭廬陵　魏了翁　張敬夫　眞西山
項平甫　柴中行　丘富國　馮厚齋
沈括　歐陽修　陸佃　毛璞
毛晃　胡旦　穆修　种放
章本清　楊止菴　鄒汝光　萬國爵

王文成　趙台鼎　李隆山　張璠
周省貞　司空季子　鄧瞬聆　李子思
余德新　王伯厚　陸公理　蘇君禹
鄧元錫　蕭漢中　張希獻　李宏甫
胡允　朱翌　熊禾　胡廷秀
胡炳文　吳澂　周光德　閻彥升
翟玄　馮元成　陸庸成　程子有
蜀才　鄧汝極　鮮于子駿　錢國瑞
李過　金一所　侯果　張淸子
姚信　李巡　黃成孫　齊覺翁
耿希道　薛畏齋　許叔重　趙賓
金汝白　王伯安　趙凡夫　王洙
張芸叟　李季辨　張幼于　王汝極
宋衷　姚規　郭京　王昭素
袁劭　趙蘇闓　張冉思　錢一本
徐李　王毅焦　張栻　姚小彭
楊何　衛元嵩　衛元苞　房審權
劉牧　王仳玉　耿開封　鄭合沙

焉時可　季彭山　陳安卿　呂圭叔

俞玉吾　焦竑　楊慎　朱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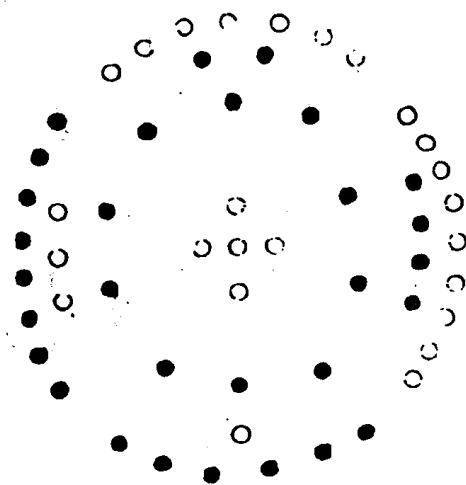
來知德　劉濬伯　蔡虛齋　邵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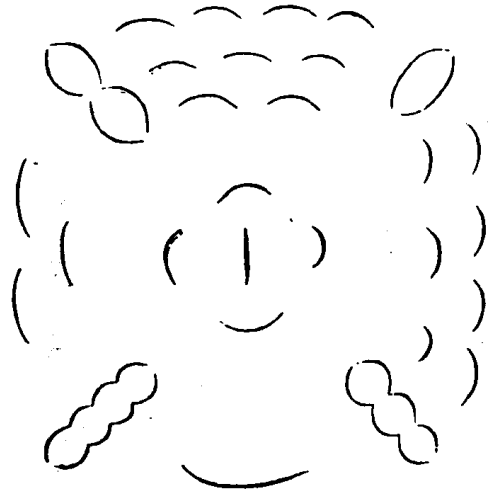
陸樹聲　羅濬　王畿　蔡汝南

黃葵軒　顧憲成　高攀龍　黃道周

倪元璐　何楷　張鳳翔　王含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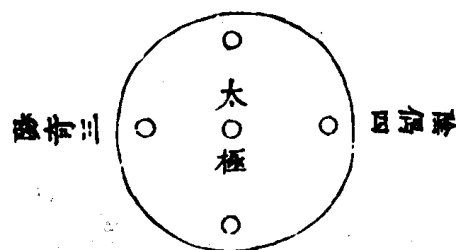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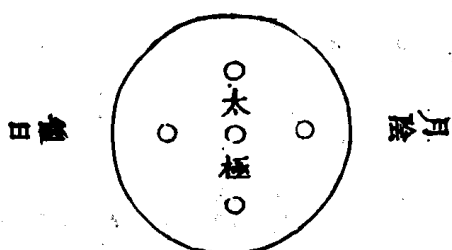
以上諸家凡有一說抉發易蘊悉登集內或列其名或書其字槩不敢寘朝代爵里併未暇詳海陵徐伯虎謹識

河圖

中五合下成數太極居中上下左右分陰陽兩儀卽兩儀分天地目四象伏羲觀之三索而成八卦皆由中五出也其外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卽是五行之所由生便屬後天為洛書之數所從出故曰大衍之數五十也

洛書

河圖外耶之一居北洛書一亦在北河圖二
外有六洛書以六陰右旋連列西北之隅河
圖三居東洛書三亦在東河圖三外有八洛
書以八陰右旋分列東北之隅蓋一與三爲
陽數之尊始故先後天不易也河圖外耶之
二居南二外有七洛書合之成九仍在南河
圖之四外有九在西而洛書以九居南者何
也金火相持而生先天之乾南亦金體也故
以四連列東南金之所生也河圖之二外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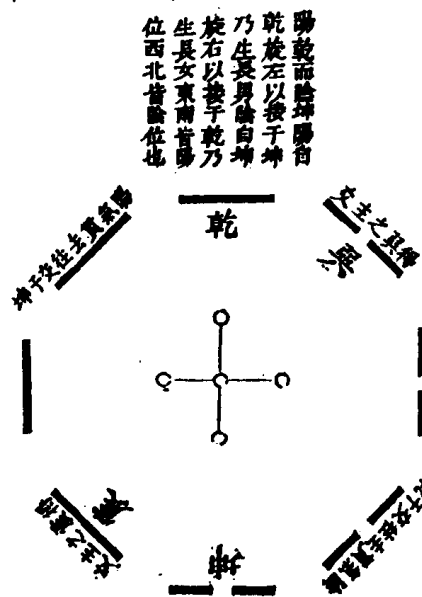
七而洛五以七居西者何也七爲陽數亦金
火相持而生也以二連列西南申爲水土長
生之鄉陰生之總莞也二爲陰數之始也一
至六三至七皆右旋四至九二至七皆左旋
也四奇居正四偶居隅陰偶而陽奇陰卑而
陽尊也禹次洪範九疇以序後天八卦古失
其傳但有謂河圖數十洛書數九者又有謂
洛書對待成十其數仍十者遂相沿不察而
謂九疇但論列治法與洛書无預甚有以洛

書爲僞設者不知九疇之作全以人事合書
數而成文也初一日五行以一合于中五水
爲五行之一五一得六六除五仍是一故坎
居一也次二日五事五事中德爲土二在五
中爲數之偶爲陰之始二五得七除五仍是
二故坤居二也次三日八政政及于民震出
用事八除五仍是三故震居三也次四日五
紀曆象日月星辰順天之紀以正四時奉中
五以爲令四五得九除五仍是四故巽居四

也次五曰皇極在天爲太極在人爲皇極中五之極宰八卦之統宗也五爲數之宗次五以前咸除主數以成卦位次五以後則積數與位以成卦德次六曰三德王者法天治世合三于六爲九九爲天數之極故乾居六也次七曰稽疑卜五占二合七于七爲十四除十得四爲金故兌居七也次八曰庶徵合五行五事而用五徵天道人事已成始終五爲中數十爲極數其數乃止是故艮居八也次九曰五福六極五六與九成二十除十得二火爲五行之二故離居九也此洪範之所以合於洛書也

四象生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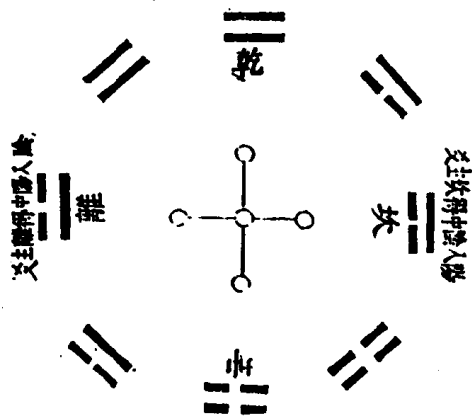
河圖中五合下成五四象八卦亦合下而成者所謂先天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巽艮兌列于四隅皆以天地日月陰陽之氣連貫而成故四象生八卦亦合下即成者也既曰合下即成何以曰一索再索三索葢當其一貫而成震巽之初主交而坎離艮兌之初交已成當其再貫成坎離之中主交而艮兌之二交已成處生象生卦之生乃生成之生也其外邪之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則是後天八卦之源乃有大第而五則仍以生成之五為數故五為數之主也此可以男陰陽不離八卦互成之理也地上其功于天月借其光于日出于正東為乾見于正西為震沒于正南為艮升于正中為坎四陰之卦亦以此為盈虛弦望之象故曰四象生八卦也

一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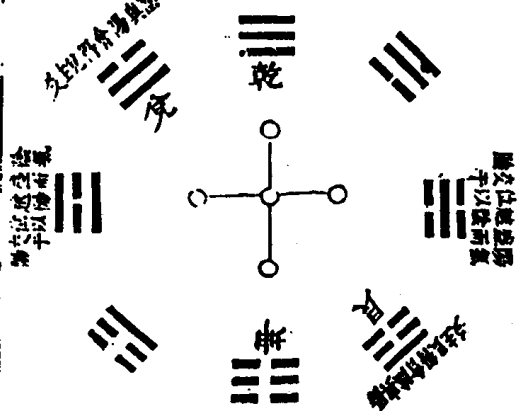
索貫也陰陽左右中分一氣貫去三旋而生六子

陽乾而陰坤陽自乾旋左以接于坤乃生長男陰自坤旋右以接于乾乃生長女東南皆陽位西北皆陰位也

震曰洊雷滯往復陽氣進而交于陰如雷之起不可遏也巽曰隨風陰氣一往而交于陽如風之行不可遏也

二索圖

乾陽旋右以交于坤坤亦旋交在正西位陰陽之氣遊得其中生中男坎為陰中陽也坤陰旋右以交于乾乾亦旋交在正東位陰陽之氣遊得其中生中女離為陽中陰也

坎曰習坎陰重陽行而至于中如水之陷坎所而止也離曰明兩作以陰入陽然陽相麗如日月兩合而為明也

三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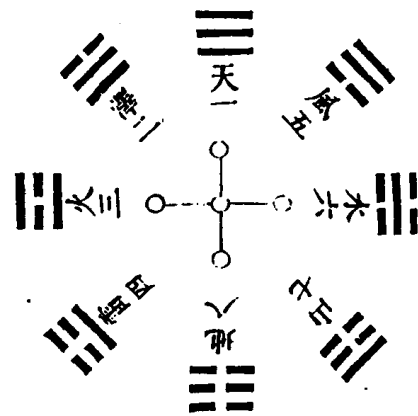
乾陽旋右越西方陰位坎上陰交以接于坤生少男艮為陽之終坤陰旋左越東方陽位離上陽交以接于乾生少女兌為陰之終

兌曰麗澤陰麗于陽以行坤歷離三之陽而交于乾也艮曰兼山陽氣營陰而行乾越坎三之陰而交于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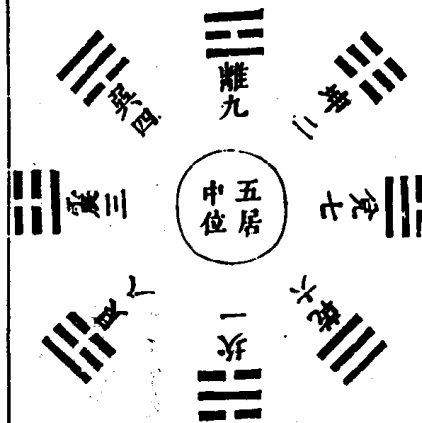
三索圖說

兩儀生四象自南而東陽位也以陽氣貫去至于東北乃與陰交得一奇爲震初自北而西陰位也以陰氣貫去至西南與陽交得一偶爲巽初此一索也而震巽兩卦之主爻出其中矣第二爻陽氣由南至東陰氣由北至東得中而正交東陽位也陰入陽中得一偶成離二爻陰氣由北至西陽氣由南至西得中而正交西陰位也陽入陰中得一奇成坎二爻此二索也而坎

離兩卦之主爻出其中矣第三爻陽盛入陰位而往與坤交得一奇成艮三爻陰盛入陽位而往與乾交得一偶而成兌三爻此三索也而艮兌兩卦之主爻出其中矣左右順逆皆從乾始所以君之也一生二二生三三氣之流行皆生于陽故也終于坤以代有終所以藏之也若是乃合乎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位合乎一索而得長再索而得中三索而得少之理如宋儒所傳因一得二因二得四因四得八之圖說眉而測之亦覺天然脗合然以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之四象爲序何以先太陽後少陽矣又先少陰後太陰乎若夫有兌而後有離有離而後有震巽則豈有先生少女後生中女後生長男長女之理且謂離爲少陰坎爲少陽矣巽亦陰卦可從少陽來乎震亦陽卦可從少陰來乎予疑于中者久之乃即以孔子之傳辭解易而成此圖竊謂得之矣蓋索者以陰陽一氣貫去如貫索然天文有貫索星三索即

衍畫之序也至如宋儒之說種種舛錯殊不可解予瞻謂少陰少陽之說未之前聞正以此也彖內曰剛來曰柔來曰大來曰小來曰上行曰下行皆以乾坤之陰陽爻分合往來正是三索之理何可强名之曰太少也男女有長少陰陽無太少也

先天八卦圖

此從河圖中五衍出中五數之主卦之祖天一澤二二之象乃卦位次序非數也中五之外一六在下二七在上三八在左四九在右則後天八卦之位所由定也一索再索三索而成此圖陽左陰右從乾起者乾始之乾君之也以坤終者坤成之坤藏之也由靜而動陰先陽後究之非陽不生故左右皆從乾始左逆右順皆終于坤動而復靜自然之理也

後天八卦圖

洛書亦本于河圖而分布之河圖一六在下此則一左六右分爲二位相連于北二七在上此則七左二右相連于西三八居左此則三左八右相連于東四九居右此則九左四右相連于南左陽右陰後天之有事者皆陽也坎一乾六蓋乾退處西北而以一陽用事坎得陽之中位而與離九交合而成十河圖中五二偶在下此則一奇在下陰陽交而後全乎其數也左三爲陽震乃因而行事而以

八屬艮爲少男居先天震位乃止乎其所矣河圖一奇在上此則以九合而爲十爲先天之外邪二七爲九離得陽之正位而陰居中爻除五得四、故爲陰卦陰陽交而後全其數也五行水一坎中陽爻故居一火二離中偶爻故居二右四爲陰此則列爲七數除五得二故爲陰卦也左三爲震乾坤始交天一地二中五之數縱橫皆三也是陽卦也蓋五爲數之主一二三四五皆先天一定之數至于

六七八九則仍除五以分陰陽乾六除五得一仍是陽卦兌七除五得二仍是陰卦離除五得四仍是陰卦由西北以至于東乾坎艮震四陽卦由東南以至于西巽離坤兌四陰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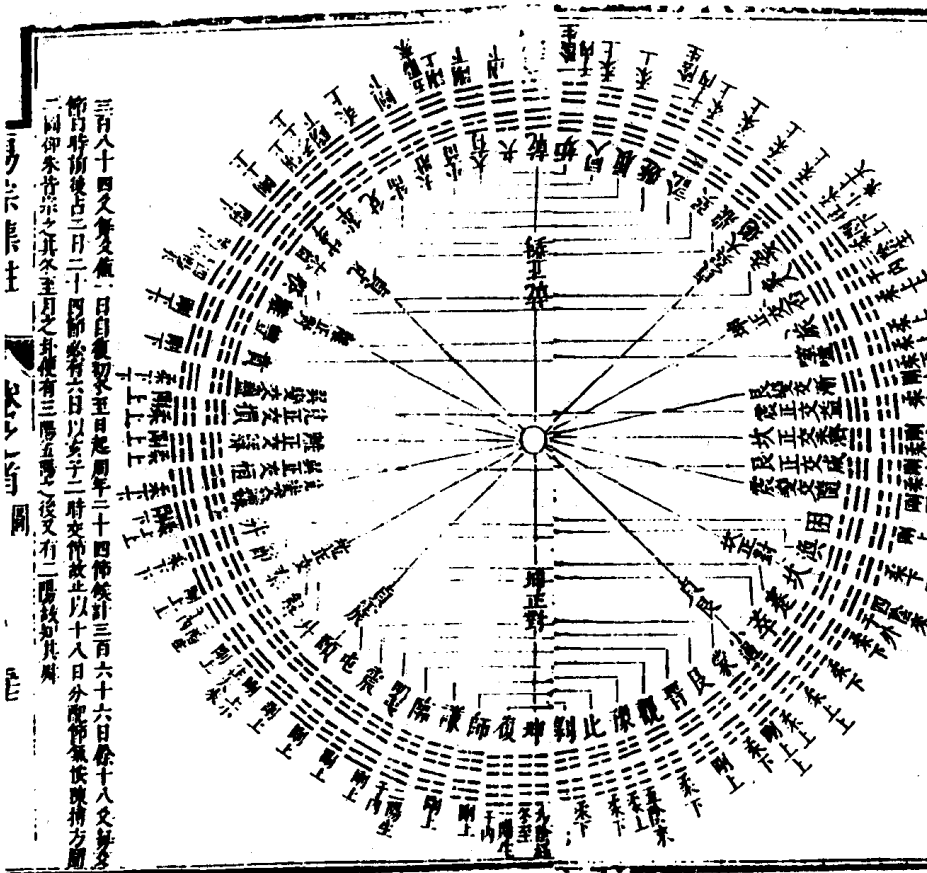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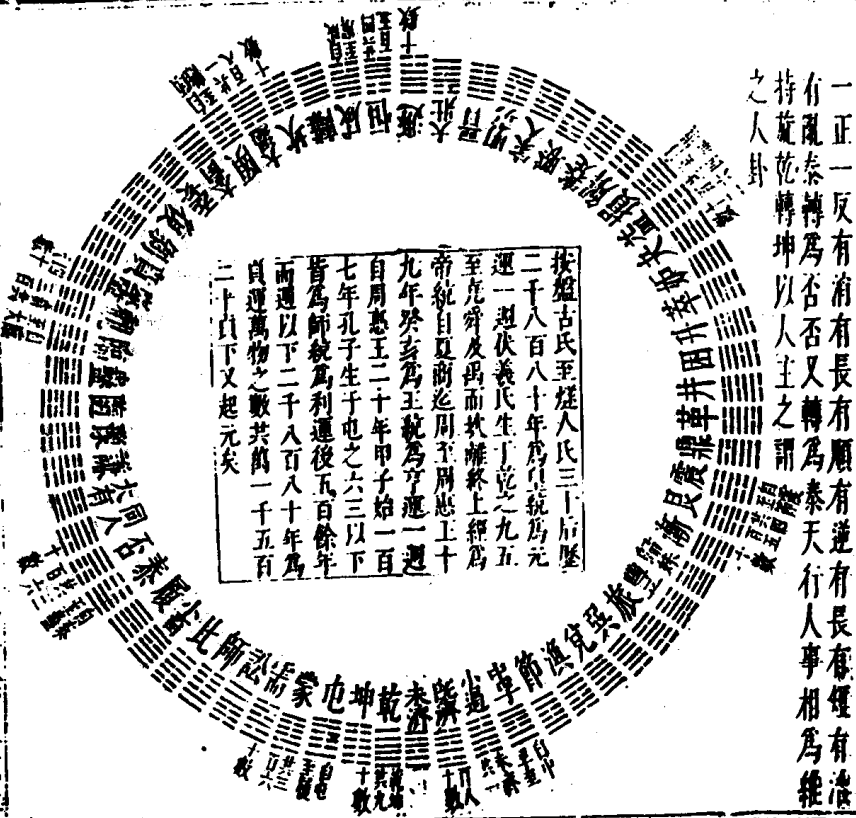
三易圖說

易之爲道周流六虛變變化化之所自出也河圖洛書天垂象以示人三聖人受之紬繹其義而揲蓍其理伏羲氏觀于河圖中五之象爲得三索之餘畫爲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有四文王觀于洛書四正四隅錯綜爲九對待成十而每一卦變出七卦爲六十有四因而演之引而伸之爲四千九十有六皆從六爻發揮者也孔子合觀于河洛二圖其中縱橫皆三陰可爲陽陽可爲陰反復其道剛柔得中因而轉之如屯

轉爲蒙蒙又可轉爲屯泰轉爲否否又可轉爲泰轉轉不已遂爲千萬億卦無有窮盡是天行之所終即人事之所始人事之所終又天行之所始也人天相輔而行而人遂能主乎天是以曆數成于其中矣故伏羲先天之易主乎節候以爻筮日謂之天卦文王後天之易主乎方位以爻筮月謂之地卦孔子中天之易主乎曆數以爻筮年謂之人卦人在天地之中而轉旋乎

天地者也故三才之易有先天後天中天之稱也

伏羲先天之易節候圖 平合轉卦綴成對卦

自冬至一陽起歷二陽三陽四陽五陽六陽以迄于夏至一陰遞進如之卦皆乎對不爲分序則之天卦

三百八十四爻每爻值一日自復初爻至日起周年二十四節候計三百六十六日除十八爻每多節內特循後占二月二十四節外有六日以交于二時交節故止以十八日分配節氣候陳排方圖二圖仰朱皆示之其冬至月之卦便有三陽五陰之後又有二陽故知其厲

易卦曆數分運

乾坤二卦

歷九十年至坎離皆四正卦主事故曰上經

乾數五十有四坤數三十有六合九十數天九地十數之全也乾坤正對主運之始

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八卦

歷三百六十年　坎德

陽體十二陰體四陽御陰也陽爻二十有四陰爻二十有四天氣一周陰陽和也陽爻之數二百一十有六合乾之策陰爻之數一百四十有四合坤之策共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卦從屯蒙起中男用事陽德之正中也震前艮後三男之卦皆從二卦以未濟剛以陰佐陽巽兌二女然離互離統以乾陽卦象俱轉一唱一隨陰陽之氣始和天地之道將泰是爲始治之運　剝觀

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八卦

歷三百六十年　謙德

陽體八陰體八陰陽匹也陰陽之爻各二十有四天氣一周陰陽和也陽爻之數二百一十有六合乾之策陰爻之數一百四十有四合坤之策共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泰否兩後離中女用事陰德之正中也合于乾統于陽進于坤合于艮震復以艮震合于兌巽三女之卦備無坎互坎泰否反對而正隨蠱正對而反卦象皆轉是爲圖治之運　作樂

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八卦

歷三百四十八年

陽體八陰體八陰敵陽也陽爻二十陰爻二十八陰羸陽縮也陽爻之數一百八十乾策不足陰爻之數一百六十有八坤策有餘共三百四十有八一期之數少十有二陽德未亨內無坎象卦象皆轉是爲治亂相倚之運　明刑

頤大過坎離四卦

歷一百八十年

陰陽之體各四合爲八數陰陽之爻各十有二合爲二十四數天氣一周陰陽比和陽爻之數一百有八陰爻之數七十有二共一百八十當期之半頤大象離大過大象坎剛柔

得中坎離七事卦象

正對是爲極治之運　立教　封建

咸恆遯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十卦

歷四百五十年至既濟未濟四偏卦主事

故曰下經

陽體十陰體十陰陽均也陽爻三十陰爻三十陰陽敵也陽爻之數二百有七十乾策太過陰爻之數一百有八十坤策亦餘共四百有五十當後天洛書之數陰陽之氣均盈乾坤六子之體成備卦從咸恆起少女少男長男長女始交用事卦象皆轉是爲治亂相尋之運　宥赦

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十卦

歷四百六十二年

陽體六陰體十四陰勝陽也陽爻三十四陰爻二十六陽勝陰也陽爻之數三百有六陰爻之數一百五十有六共四百六十二二四六皆陰數乾坤六子之體備陰陽之氣參差互勝卦從損益起少男少女長女長男氣偏用事卦象皆轉是爲反亂爲治之運　治曆法　除戎器

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十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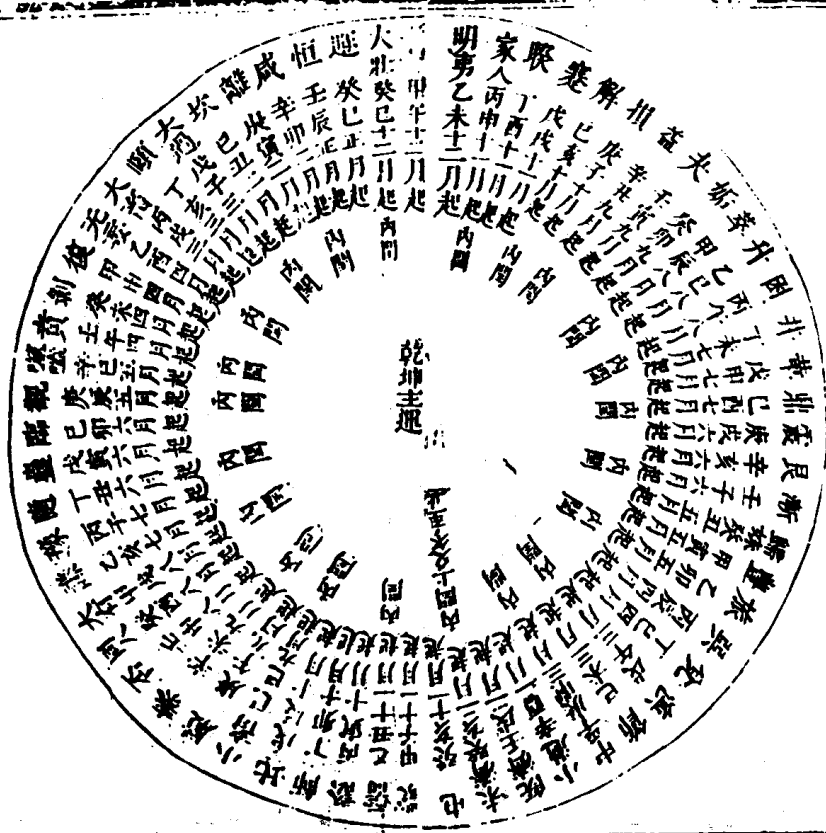
歷四百五十年

陽體十陰體十陰陽配也陽爻三十陰爻三十陰陽敵也陽爻之數二百有七十陰爻之數一百有八十共四百有五十當洛書後天之數陰陽之氣盈六子之體備有坎離之功

無乾坤之象長男少男長女少女分類用事卦象皆轉是爲持治之運　折獄

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四卦

歷一百八十年

陰陽之體各四合而爲八陰陽之爻各十有二合爲二十四天氣一周陰陽比和陽爻之數一百有八陰爻之數七十有二共一百八十當期之半中孚大象離小過大象坎爻畫皆重其坎離之二體坎離互交主事象皆正對皆未轉卦正即是反是爲防亂之運　守禮

卦爻小運說

乾天坤地乾父坤母乃生六子以成八卦爻互錯綜成六十四卦是故周易始乾坤而獨有用九用六之二象是純陽純陰他卦不得比焉乾坤曆數之主天地萬物之所統也至于後天退處陰虛不用之地而以其事屬之六子故序卦傳不言乾坤而但言天地萬物神也者一章亦不言乾坤也是故曆數合六十四卦以紀年卦運則始屯蒙以紀月若草昧之初爲元始之首

從震至坎又從坎至艮三男嬗化繼以巽兌而交入于離得天地之中以稱其運故以水火兩濟終六十四卦之序也卦皆以轉爲象一正一反相連而成對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四對有正無反爲正配凡正配者陰陽之氣以正而交乃成世運之亨凡轉象者陰陽消長循環之理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在世道爲一治一亂在人事爲一順一逆理數之必然也又按八卦之象以月之盈虛爲候乾納甲月出于

甲則滿如乾象震納庚月出庚則爲上弦如震象艮納丙朔月在丙爲下弦如艮象是卦與月互相爲象者也一歲十二月每卦六爻以六律合五音而成六十十干合十二支而亦成六十黃帝命臾區作調歷以六十年爲一周推之而知一爻管六十日爲準六爻爲一卦六十日爲一爻兩月之間陰陽備矣以乾之策坤之策合三百有六十常期之日推之而知一卦管一歲爲準又以三歲一閏合氣盈朔虛而後定四時

成歲推之而知甲子一週積歲置閏一卦週十二月連閏作數六十二卦乃週六十歲至未濟之上九至冬至以前止屯之初九自冬至以後起以濡首失是之象合于磐桓居貞之象卽朔虛氣盈月晦小盡之數貞下起元之理也始于子月從曆元也因以甲子六十年分配六十二卦自屯爲始每一年一卦每兩月一爻按閏作數儘上推推以六十二卦合成六十年其間治亂之所繫禪代之所關其爻辭卦象若合符券

自唐虞以後甲子元運按年推算如泰始之週豐四則天之值剝五種種脗合但其間置閏前後無考而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說從來不易則是爻辭間有乘除上下不過一月每二月共一爻无有差忒其年卦之所值則未有不相符者再按黃石齋大象十二圖言正配正交十二卦亦與此合至其準于日月交蝕之度配以天文爲論甚精其分限退數之圖定卦歷年之圖從周桓元年壬戌訖于明典吳

四年共所推世運人事治亂相倚之故皆就孔子以後分俶推之別有意義未可膠執象數爲解也

子張問十世而孔子曰雖百世可知也禮運即易運也尚書終秦誓而始皇稱制之年在履之二曰幽人貞吉其運卦在豐之四曰得其夷主至誠如神此之謂也引安謹識

易運

序曰從復初起先天節候六十四卦分三百八十四爻從冬至一陽始爲復初九二十四氣一周年共三百六十六日其節氣有深有淺二十四節必有六節是亥子二時交外十八節所交之時節前一爻主之節後又一爻主之一日占兩爻故三百八十四爻司一年三百六十六日之數是爲經運

序月從屯初起乾坤主運不入紀月之數用六十二卦四十八爻每一爻值兩月計六十年七十二個月加閏月二十二共九十四個月以四十七爻司之其末未濟上九與屯初九分冬至前後主事是爲緯運

序年從乾坤起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陽九陰六共二千八百八十數歷二千八百八十年爲紀運二千陰陽之數也八百八十八卦之數也

序卦全易之數二千八百八十數分元亨利貞四運每運二千八十八數以四重之爲萬一千五

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歷萬一千五百二十年

爲統運一數之始也五數之主也二陰陽之數也

易宗序

圖書垂象聖人則之爰以作易因象而測其數因數而測其理象有象之宗也數有數之宗也理有理之宗也河圖洛書五皆居中中五象之宗也五數之宗也中理之宗也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先天之數五也大衍之數五十極五而十後天之數亦五也先天之數在象先後天之數在象後而咸不越乎五不過乎中也先天八卦惟乾坤坎離四卦皆正畫故分

之爲四方之象不正不可以爲象也正中也後天八卦四正皆奇畫四隅皆偶畫奇則無偶無偶故不偏不倚之謂中奇亦中也中爲土德德主靜於天地之始爲太極於人心之始爲喜怒哀樂之未發天下之大本也中涵陰陽靜乃生動此中之所以爲理宗也是伏羲作易之宗旨也堯舜得之允執厥中千古之道統由此出千古之治統亦由此出也孔子贊之教人執禮禮由中制故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孔子傳

易之宗旨也。萬世之治法以此禪。萬世之世運亦以此禪也。世運之害。成於人心人心之害。成于嗜利。爲惡不中。皆利之爲。惟禮可以防之。六十四卦之內。凡陽之毘於陰陰之干於陽無非利也利屬陰惟陽可以抑之乾不言利其利及物。坤言利。其利得主而貞不可以不辨也是以扶陽抑陰在於辨利是又所以執中。所以執禮之宗旨也。予垂髫時受其旨于先大夫謹而識之殆五十年。而始明其數信數之合于象而昇于理。如此也。作易宗。志不忘也

康熙十九年庚申歲八月既望高郵孫宗彝序

周易

伏羲之世有龍馬出於河負文成圖五居於中一二三四圍於外外又有一在下一外有六二在上二外有七三在左三外有八四在右四外有九中五外又有十伏羲乃仰觀於天俯察於地中觀於萬物於是作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曰小成之易及乎神農作連山之易黃帝作歸藏之易是爲三易夏用連山商用歸藏文王乃用小成之易而演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遂名周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古稱連山八萬言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唐司馬膺注十三卷今亡所存者初經齊母本著三篇言占筮事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易文從上日下月象陰陽也兼周易以道陰陽取交易之說文曰蜥易也陸佃三蜥易一首十二時變其色取變易之義中庸曰居易

以俟命彖記曰大彖必易則平易之義也彖者茅犀猛獸即稱神也犄角知羨祥牙堅能齒物取以夬斷象大荒之獸備百肉有分數十二種配十二辰其精不一精體四時之月兩變上下二篇上篇三十卦以乾坤坎離爲主乾坤萬物之始離坎日月之門四象皆正以正卦始以正卦終下篇三十四卦以震艮巽兌爲主咸恒男女之始既未濟水火之交以偏卦始以正卦終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以乾坤始以坎離終以明伏羲先天之易八卦之位序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以震始以艮終以明文王後天之易八卦之位序卦傳居說卦之後以明中天之易六十四卦之位序也十翼上彖傳下彖傳上象傳下象傳上繫辭傳下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也自臂商瞿子本受易於孔子以授臂橋庇子庸臂

授江東馯臂子弓弓授燕周醜子家家授東
吳孫虞子乘乘授齊田何子裝漢興言易家
皆本田何離上下篇與十翼爲十二篇說者
自爲章句惟東萊費直長翁不用章句獨以
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解說上下經至後漢陳
元鄭衆之徒皆學費氏易唐太宗詔名儒定
九經正義孔穎達獨取王弼以不本正義者
爲異說而呂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岩呂
伯恭朱元晦皆以分經合傳爲非流傳至今
學宮遵守而不改云

易以道陰陽易之理也陰陽在人心爲邪正
之介在世道爲治亂之關聖人作易以扶陽
而抑陰河圖之中卽理之宗也一日傳中二
多譽五多功有中德也一日行禮物相雜故
日文觀其會通以行典禮禮由中制也一日
去利陰私爲利乾始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
利以己利物不以物利己也
易之數以象見河圖中五數之宗也參天兩

地而倚數數之始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數
之總也大衍之數五十數之衍也其用四十
有九數之用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數
之紀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數之
大全
也

上經

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乾坤者陰陽之本始天
地之合撰坎離者日月之門戸水火之鍵籥天
所謂四象也屯爲剛柔之始交泰爲天地之
正交三男以大而生三女參錯爲用以四象
包八卦也乾坤先交於上篇坎離後交於下
篇上篇以乾坤坎離四正卦爲主得中故也
蓋內卦以二爲中位外卦以五爲中位二爲
柔中五爲剛中陽爻居五陰爻居二得中位
陽爻居二陰爻居五得中德剛柔相
濟故也此孔子序上經之大指也

易宗卷之一

乾坤

乾坤從一而分者也一者何太極也太虛混
成不可爲象居其中者謂之太極極繇中立
中繇兩名不有兩也何以形其中也一生二
也以一與二約之成三二生三也河圖之象
居中者一殺中者二前後左右縱橫皆三周
之爲四合之成五有是數也遂有是理中者
理也有是理也遂有是氣陰陽者氣也數奇
爲陽數偶爲陰有是氣也遂有是形天地者
形也陽上爲天陰下爲地圖之全數五十有
五其中五爲數宗外皆衍之而成者不敢與
五爲伍必除五而成數故天地之數五十有
五大衍之數五十也中五之數一三五成九
爲乾陽二四成六爲坤陰故參天兩地而倚
數也數有順逆氣有盛衰運有治亂主之者

乾坤也所以持之者中也
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此以天地分奇偶
舉十之全數爲言衍而成數者也先天之數
只從中五而起三五爲九二四爲六陽數皆
九陰數皆六六其九得五十有四六其六得
三十有六五土也十其五土德成也四金也
土生金也以五除之得四故乾體爲金五其
六得三十又以五除其六得一一水也木土
演而用大坤必配乾合其四而成五土也故
坤體爲土乾坤之數合爲九十九者陽數之
極十者陰數之極也以五除之仍歸於五土
也土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是河圖中五太
極也中德也天下之大本也乾坤居之

☰☰ 乾上 乾下

乾卽古天字也三畫古篆爲天見禹碑文說
日干陽光明也從乙物始達上出也○伏羲畫

河圖之中合下五點上一爲奇下二爲偶奇爲陽偶爲陰陽屬天爲乾陰屬地爲坤也其形縱横皆三是以三累而成一卦也其重之爲六爻者陰陽不相離而相配一爲奇以四偶配之二爲偶以五奇配之三叉爲奇以六偶配之乾爲陽卦先天居南後天居西北戌亥之位一陽生于子而極于亥西方金盡之地陽德終始之時也

乾元亨利貞宗曰天德君之尊陰消也中統時敘以成物也○乾健也其畫爲奇其撰爲陽其質爲金其德爲剛故至健也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健之體是性健之用是情也乾體純陽中非无陰而陰伏處於下但見有陽而不見有陰如有道之世非无小人而小人不能乘權但知有君子而不知有小人也按歸藏易已有六十四卦之名始於伏羲氏也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之辭謂之彖亦謂之繇繇抽也言抽出易中

之義蘊也元大也本始也如菓核之元包發生意也亨通也通則盡美文與獻享之亨同如人之享必備其物以致美也利宜也宜則不害如兵之利不順以便也貞正而固也如木之楨榦外直中堅也純陽之大德始出在上而得其通利其宜以守其正恢恢乎如蒼天之春然也天以五行四時成其歲功元爲木德於時爲春萬物萌養亨爲火德於時爲夏萬物暢遂利爲金德於時爲秋萬物成實貞爲水德於時爲冬萬物歸藏土德旺於四季與水濱而成用故貞日也叉日周也天運于上生生不已貞下又起元也乾陽也陽生於子爲木宅龍得其居先天乾生爲火之構介於戌亥火戌金方乃可土金木生於亥支德始終備於五行故全四德萬物資始大哉乾也

初九潛龍勿用宗曰剛德之始寔惟微也藏其用得時也○此周公所繫辭也

畫卦自下而上故謂之初河圖中五爲數之宗一三五皆奇合成九凡陽爻皆謂之九也龍之有八十一鱗具九九數蟲莫智於龍變化至靈之物故乾寄象焉初陽在下如龍之蟄伏有潛之象尚書曰道心惟微陽始潛也人心惟危陰始凝也于令升日一陽冬至之候自復來也甲子天正之位乾元所始一陽處三泉之下聖德在愚俗之中其義當潛故不可用謂用非其時也五行志載京房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行不解物不長爻變爲姤故應以風也卦變姤繫于金柅故往見內爲妄用者戒也王陽明曰六龍爲一人有顯晦无優劣六龍爲六人有貴賤无賢愚也此文王羑里之時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宗曰大德出潛將利物也剛居柔位以執中也○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內卦三爻二爲柔中之位外卦三爻五爲剛中之位九二以剛德

居柔位是在下位而有中德者也惟有正中之德言可法行可則天下觀德而宗之故其象爲見龍二在初上故稱田龍非雨則天當其出潛輒興雲雨草於虞尼田其善德施之所也有利於物物乃見之否則自利而私非大人之德矣二非君位以德人也二陽建丑之月自臨來也二陽在上陽氣將施聖人將顯爻變離爲日有見象卦變同人爲于宗有在田象孔子道未大行設教洙泗足以當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宗曰重剛臨外不慎乃失中故厲之也○九三爲乾畫之終乾體備矣在內卦之上如登高臨深故其時危在外卦之下內接於外必將有事而居不中之位履重剛之險上不在天未可安其守也下不在田未可寧其處也當此之時進之不可遂之不可委姓焉又不可惟有常存敬畏進修罔懈竟夕而

不敢飛躍處危地而能由不中以求合乎中故
无咎也不言龍而言君子以人事爲之主也三
陽春令自泰來也爻變兌其來有凶有厲象大
象變離爲日三爲人間二爲地上日在人間故
有終日乾乾之象君子心乎于易有惕象卦變
履三履虎尾惕厲之象文王小心翼翼以服事
殷其時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宗曰剛係於柔无過中也○九臨於四陽動於陰離
乎下體乾道革矣出而有爲可不慎哉或者疑
而審之之意否則與無忌憚等耳躍者未飛于
天不安於地暫起之辭也四與初應故曰淵龍
潛來也九爲陽或躍陽從之也四爲陰在淵陰
係之也將欲躍矣持疑慎審不遂其私不貪其
利故无咎也四陽夏令之候自大壯來也爻變
巽爲進退爲不果卦變小畜四爲有孚惕者皆
或躍之象此武王陳兵孟津觀釁而退之時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宗曰中德聖位當陽御也利在生民弄宮
天下也○九五陽德正中處於至尊之位聖人
而爲天子者也龍德變化飛而在天天下皆仰
睹之雲行雨施澤被萬物無不利焉王者錫福
庶民民用訓行以近天子之光所謂利見也利
在天下而非以自利此之謂美利也錫予雲曰
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二五其中乎故有利見
之言也五陽積而盛夏自夬來也爻變離文明
以北卦變大有順天休命交孚威如皆在天利
見之象此舜禹受禪
湯武革命之時也

上九亢龍有悔。宗曰窮高失居物莫我與悔而中通乾乃終始○上者最上之
名陽極其數能上而不能下能信而不能詘能
往而不能返則悔生矣吳幼清曰人之喉骨剛
而居高謂之亢上畫處天際之極乃龍之居沓
冥而不能爲雨者故名之曰亢龍夫亢何以名
龍惟龍乃能亢亢終於亢亢不可也悔者變也邵
潛菴曰貞曰悔之悔龍之爲物始而潛繼而見
中而躍終而飛既飛于天至秋又藏而潛於淵
變化莫測亢而能悔所以爲龍也乾六爻皆聖
人之德而取象不同時爲之也故曰時乘六龍
以御天也六陽夏至之候陽氣大盛陰乃生悔
之幾也爻變兌乾金兌亦金兩亢金象卦變夬
無號有凶悔象堯舜不傳子而傳賢成湯放南
巢而慚德皆
善衍者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宗曰剛變而柔神不測也知足以見中德乃令也○
陰陽動靜原不相離純剛之卦以柔爲用純柔
之卦以剛爲用用九用六用變也羣龍六龍也
神龍見首而不見尾使其首而渾之潛躍惕見
飛亢各以其時動變而化無有端倪所以稱龍
也當其潛也卽見其所以飛當其躍也卽見其
所以亢中庸所謂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也乾

爲天地萬物之君坤爲天地萬物之母非乾德
卦各司一令故必善其用知其通乃無不吉也
按春秋傳稱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其爲六
爻皆變明矣而王介甫欲係用九於亢龍之下
程子非之然觀文言傳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
德而象傳又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是上九
在九五之上爲羣龍之首矣蓋乾之所以爲乾
在上九一爻爻上分卦宮雖此爻不變是爲老
陽其數當窮窮而通之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
發亢悔起見也二者之義當兼而有之論其象
是六爻皆變也論其情是從上九來也若止變
上九惟成夬六又非羣龍之義也此兩俱獻潛
周公係爻孔子
過來之時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宗曰生生之德物類學也
包舉六合本大中也○此釋元之義也彖者文
王之辭曰者孔子釋彖之意卽此也經中凡陽

稱大哉以大哉始之六畫皆陽其德爲乾乾元乾之元也資始資之以始也元爲生生之理仁也坤陰賦生無陽不生萬物皆賴之以始生如人之資本也統猶括也物本乎天六合之內皆元氣之周流莫能外乎中者是其所以大也萬物共一太極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宗曰天之所以爲天形乎物也中以爲本雖不違也○此釋亨之義也天氣成雲雲氣成雨雨施於物流動充滿物乃受之是以成形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體也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宗曰位成於時乃乘以時因時制中天德至也○此釋利之義也陽大剛明故曰大明也終始內外卦體也乾之終始極其顯著其位有六以時而成時潛而潛時見而見時惕而惕時躍而躍時飛而飛時御而御乘以御之乃利物矣動靜皆合乎中因時以制其宜是以義爲利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一　六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宗曰變化在中以正物也中乃爲和正乃爲利也○此釋貞之義也道乘御之道也終始乘時變化化卽之德也而其要歸在各正其性命也天命於物而有其性物性卽天性物命卽天命也物之性命正而天之性命亦正正于其中也純陽之氣剛中之理醇厚完聚保之而未始瀉合之而未始散元氣孚鍾而爲太和正而能固所以成物也卯也乃利貞者出利得貞也靜極而動動極而靜動靜互爲其根貞之下起元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宗曰聖人法天以覆物也○此總贊乾象而歸功於聖人也首出庶物元也萬國咸寧亨也伸利而貞也按彖傳見釋彖辭前四節釋卦體此節示以人事之所自起也本義以久聖人之元亨此爲聖人之利貞始于崔謂苟爽之說人王之預因爲註疏宋子仍之謂終始時成有元亨無利貞首出咸寧有利貞無元亨皆非也故正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宗曰健誠不息也去私與長龍乾行也○此古易象傳後儒所稱大象是也象曰出唐李鼎祚易本文謂孔子玩易特發其義釋作象之彖如此也天行者見其一象曰一周自西而下降又自東而上升若重複之象故以上下兩體象之健者乾之德也他卦皆稱卦名此獨言卦德乾爲六十四卦之主至尊而難名也上經四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水游至離曰明兩作四正之卦先體而後用也下經四卦震曰游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四偏之卦先用而後體也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晝一夜一

易宗集註　卷之一　七

萬三千六百餘息一息之間天行六十餘里故天行爲至健也君子以德言在上在下生知學知之道猶也以者用也體易象而用之也中庸言至誠無息誠者无妄之謂妄生於私私慾无慾則純矣剛故自強剛乃不息也至誠配天於穆不已君子法天之學也何以自強曰主敬君子莊敬日強體乾之象也乾而重乾不息之象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宗曰陽下中微未可用也○此孔子釋六爻之象辭謂之小象陽謂九也下謂初也陽故稱龍下故稱潛陽於人心爲天理方其在下微而未著陽之初也九三之陽中德乃成當初之微中未可用故象潛龍也于乾初曰陽在下于坤初曰陰始凝陰陽之稱始此大易扶陽抑陰理欲消長之機亦始此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宗曰陽見利物中德成也○見者所見也二者也

道龍行雨施利在農田雖非君位而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矣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宗曰陽長陰消未可恃也事之反復者危也心之反復者懼也〇一乾既終一乾又始反復之象也陰陽消長相爲倚伏乾乾業業反復於心君子之道也序卦皆從轉象正者反之反者正之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得其中而用之可以排六十四卦之理與數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宗曰進而疑之中反復也〇可以進矣而不必進也龍躍則可以在天而仍在于淵恐進而失中也疑之之義反復之而後進則可以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宗曰用中於民造化育也〇造猶作也以中德履中位聖人而有天子之事盡人盡物自爲化育者也非惟造物造乎天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宗曰天道惡盈中不可過也〇陽剛之極必至于盈盈極必虧豈可久乎處亢而悔震无咎也按乾卦納甲月出於甲則其光滿如乾象乾卦以上爻成如月之盈盈則漸虧不可久之象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宗曰中不可上剛柔復也〇天德指九五而言即文言傳所謂位乎天德也德至九五居中位正此上不可以有加矣上九在九五之上亢則有悔故用其九者剛而復柔使自下觀上有羣龍无首之象乃獲其吉蓋以天德之中而止亢龍見首則凶剛變爲柔不可端倪故曰不可爲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宗曰包於五行五常敘也四時成類以協中也〇此傳原在繫辭傳之後附於二卦自王弼始也夏易首艮殷易首坤周易首乾坤文王所以正位天地紀綱人極故孔子專釋二卦曰文言謂文王繫辭立言之意如是也元如胎元苞孕乎生意人得之爲仁衆善之長也善即人性之善如禮義智信之類也亨如亨禮萃諸物之珍美人得之爲禮嘉之會嘉美之都會如省會之聚百族也利如刀刃之利人得之爲義以宰制得宜和如和羹之調適也貞如木之植人得之爲智理之當然知而勿失爲事之正幹木之正出者爲幹也元始生萬物春令木德主仁故下云體仁亨乃發生生生不已也亨通暢萬物夏令火德主禮故下云合禮夏乃榮遂各致其美也利裁制萬物秋令金德爲義故下云和義秋既物成各得其宜也貞因藏萬物冬令水德爲智故下云幹事冬既收藏事皆幹了也五行之氣得不及土土分旺於四時之終居於中央爲中德主信五德必歸于中五行必本於土貞正而固有信之義也貞下起元元爲善長五德互爲終始也純陽之體剛健中正其蘊美備所以贊乾德之大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宗曰用中於民能盡其性也〇有君國子民之德曰君子非以位言也九三乾惕之君子即有大人之德者也天之大德曰生純乎天理之謂仁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君子體之使並厚其生故足以長人是帝王之德元也體者與爲一體身心皆化爲仁若有私欲以間之即爲不仁不仁之人必賤人矣禮者天理之節文適乎物情而有嘉美之德是齊家治國之大經也嘉會者聚其美心與爲無窮苟狥私便成扞格不能嘉會不合禮矣天道利成萬物因物篤物而已無利己故君子以物方物不以己方物以己利物不以

物利已是以謂義義者宜也利亦宜也以義為利是以和也以利害義則不和矣大學之末七篇之首其指皆本於此也凡事有事譴不正則偏不固則壞得其幹而體立矣知臨所以為大君之宜也貞固者知其為正而守之見之確而後守之定惟其智足以貞之也否則無以為作事之本如木無其幹枝葉無所依矣乾鑿度曰水土二行兼信與智也貞之屬信人皆知之若以貞屬智孔子之所謂知者樂水孟子之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其義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宗曰德配天行者也人而屬之于天也〇行此四德謂之君子故曰乾元亨利貞是君子克乾也天道人事道法治法一以貫之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宗曰其時稱其心憂其德確也〇何謂設為疑問之辭也神化不測故曰龍德聖人而隱在下位者也石隱高隱之流未是合道惟聖而隱能舒能卷能上能下出則犖犖處則冥冥乃謂之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不變也有守于中不隨時俗改也不成乎名者無願於外不貴聲譽之成就也遯世隱於世俗之外也悶懣也不見是人不以之為是也不易乎世則不以身殉世故遯世不成乎名則不以身殉名故不見是于人然皆坦然處之而无悶於心也樂行憂違即用行舍藏之義所謂時中者也樂吾道之得行憂吾道之不行皆從大公起見絕無私利之心憂與悶不同也若无悶而亦不憂則石隱之流巢許是已違猶避也確剛貌能乾而剛德之始也拔如拔木之拔確乎其不可拔端承爻違言潛德故也惟其能潛是以能見能飛是以謂之龍也貞生謂潛龍能入而不能出不知龍者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宗曰中德誠也誠德化也閑邪善世庸有禮也〇正中以下卦言初居下三居上二正居中德於是成矣道止于中中寓于庸庸常也平平無奇之稱言必有物不敢苟為高論惟其信也行必有則不敢苟為難行惟其謹也凡此皆所以閑邪也貴於存其誠也人有一念之不誠則私欲蠢起邪得入矣邪入而誠去矣信言謹行所以善世也舉世服其言宗

其行皆善矣而未嘗自矜伐伐即私利之心見利於已者也善世之利利在天下也是以德博而至於化正已物正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也乾二雖非君位而陽德正中言思可道行思可法利及天下而天下利於見之是即君人之德故稱大人也觀於信謹閑存善世不伐有禮之意禮者中德所以閑人之邪尚書曰五禮有庸善世之道莫過於此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宗曰忠信立誠

至於中也上下无咎因其時也○君德成於九二君位成於九五自三以性无非進德修業之時而在下卦之上上卦之下處其時爲極難所以朝乾夕惕者非漫然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即人心之中德常存此心德乃日進修治也忠信藏身自欺即誠也脩辭無擇言則忠信之心亦爲所據盈而不得立矣以是修能言行相顧而其事業歸于實地爲可居也至之爲言往也終之爲言止也可往而往其幾也可止而止其義也幾者動之微知至至之可與於微也義者事之宜知終終之可與守其宜也有是之德則可居上位而不至於驕盈居下位而不至於憂悔故乾乾爲心因時而惕雖危而厲不至於有咎也因時因九三之時也九三之位在上下卦之間乾惕之心有可上可下之理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宗曰乘時離或上下也就其也可幾及也○內卦爲體外卦爲用故內以德業言外以時位言也在田者安於下在天者安於上有常者也進而爲乘退而爲潛有恒者也九四自下而上不退而進離於九三逼於九五躍矣而不離於淵潛也而不免於躍其上下之無常如此此其心非欲要覬於上而爲邪也其進退之无恒如此非欲高舉而離在下之羣也何之進德修業正以其上下進退之間當知者幾當因者時進疑審慎不先時亦不後時幾及乎時之中者應幾可以無大過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宗曰得位乘時順天氣也類應從乾大利物也○大人同邪存誠正己物正飛龍在天則至誠之變化者也時當九五乾陽正位萬物皆利見焉元德元位乾行大亨之時也同聲互相應如一雞鳴而衆雞皆鳴撥蕤賓而蕤賓鐵躍鼓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是也同氣互相求如天欲雨而礎潤磁石引而鍼隨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是也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以陰求陽故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以陽求陰故就燥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與雲虎者陰精而居於山故能運風其實雲起而龍隨之龍從乎雲風出而虎隨之虎從乎風如將雨而蟻徙將雷而蟒聚皆氣之相感然也聖人作則飛龍在天也萬物覩則利見大人也周禮大宗云天產地產犬司從云動物植物受氣于天者是動物含靈之屬親附於地者是植物無識之屬動物首在上親上也植物首在下親下也以明各從其類之義言聖人之以萬物爲一體性也萬物之歸往於聖人亦性也類同故也此以見乾德乾行有自然之理因其時而見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宗曰高不可居中不可過也動而有悔其時危也○無位無民相因者也無陰則無民無陰不能成陽德無民不能成君德雖貴而高膚利乎倚有賢臣得柔中之德乃可以相輔也九二處柔中之位而非其正應九三有乾惕之心而敢謂不應皆所謂無輔也有所輔而後成其中無輔則失中矣

潛龍勿用下也宗曰藏用故大室在下者也○陽在下以氣言此以人言也此傳之第二段就人事言以發明六位時成之義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宗曰時舍修德以俟命也○時舍如出舍於郊之舍按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文與此同聖人在天子之位而未離下體僅見於田位不配德安爲時所舍乃進德修業所爲行法以俟命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宗曰終日行事以習乾也○進德修業即其事也非徒揚之將以行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宗曰乾乾不已以時試也○試嘗試也書曰試可乃已逼近九五之位不敢果決而進遲疑以試之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宗曰不大聲色而民日治天之道也○在天故曰上也利見所以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宗曰數極而災天行也○災者不幸非得已而然也陽極不得不亢亢極不得不窮知其爲災而有悔以居之亦因時而惕之義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宗曰不剛不柔變則化也○此專以君道言元者仁也體仁足以長人以至誠惻怛之意行乎剛果猛厲之中則剛變爲柔張弛合度而天下治矣子曰後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是用九之義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宗曰其氣用藏陽不害也○此傳之第三段就天氣言以發明時乘六御之義也當十一月陽氣初動猶在地中故云潛龍也氣藏則用藏乃不害其爲陽也爻變爲姤陽不離乎陰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宗曰乾德中柔見于離也○陽氣上達于地爻位居柔而有中德當其時百草萌芽浮達於外天下有文章而光明萬物皆利見之爻變爲離故有文明之象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宗曰不息天行慎時憲也○建寅之月三陽用事此天生物不息之時是以君子終日乾乾法天之時與偕行也爻變爲兌與乾同體故曰乾乾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宗曰革而進之將有爲也○去下體入上體故曰乃革也卦變爲小畜以剛畜柔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宗曰中德以臨人位而天德也○九五陽居于上照臨廣大故稱天德位即其德人而天也按天數以五爲中自初潛以至飛五乾德全矣躍者使進極其惕也乘者使退抑其亢也求合于中而已矣東宮蒼龍畫於大角故辰稱龍焉一陽爲復二陽爲臨三陽爲泰四陽爲大壯五陽爲夬有上九焉何以達稱龍也履階而升不盡一等知進知退所以能乘也此龍之德天之德也五爲天位陽爲天德也卦變大有位乎天德乃順天休命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宗曰悔合乎中可與時也○六陽既盡一陰將生亢而知變與時終極正所謂時乘也潛處之極亢出之窮也見與飛上下之交也惕與躍內外之際也六者君子終身所歷之時也出處內外上下始終得其中而已矣時中之所以爲聖人

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宗曰天法道道法自然用其時以中制也○人君體乾之元以用乾之九以柔濟剛見揚躍飛不淪于亢其中之節制秩然井然見天之則天則即禮也元仁也用之為利義也明足以見智也至于用九而四德全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宗曰大而能始親本也○此言四德式敘而統之于元也易之為道也以太極為之始太極判而有陰陽以乾為之始乾德成而有元亨利貞以元為之始始者所以闢萬物之先也乾德莫如元萬物始于乾元自至于亨出于震齊乎巽見乎離理勢之自然也不亨而乾幾息矣

利貞者性情也 宗曰性出于天情麗乎物也○情者性之動也蘇子曰情以

為利性以為貞鄭康成本作情性情屬利性屬貞非也自元而亨乾德已著而至於利貞仍是其性情之自然耳孟子所謂性善仁義禮智皆固有之者也情即乃若其情之義合上節又以元為之本四德始于仁以仁者無私凡汨性亂情皆私之為害也觀于下文美利不言可見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宗曰始天下利元德亨也不言所利貞以大也○始者元也美者亨也利天下利也不言所利貞也乾始萬物純陽無陰無一毫私欲得以間之是以一體萬物而成亨美美利猶言以善為寶也利在天下大公无我而不言已利无私之至也大者陽也私利為陰則小耳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宗曰乾之美至中極也○七義相連而及至于無加故其形容之辭要以中為之主也乾體陽故剛剛故健剛以體言健以用言也中者德也正者位也以六爻言則二五為中而五又為剛中以土乎化者也以全乾言則六位皆陽不倚于陰但有中正之德者也純如純絲然言陽不雜乎陰也粹如穀之有實而成米也言陽之實中而其美可觀也精如精金然鎔鍊之功力極其至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宗曰質生文文生情也觀其會通以行禮也○乾體純陽剛健見質分為六爻以發揮斥其義蘊而曲盡其情情本于性之動以為言也爻主於文繫辭傳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見天下之動觀其會通則情文之相生可知矣此禮之所從出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宗曰位天育物建中極也○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乾之功用老矣對時而得中因中而得和剛雲行雨

施化機盎溢而潤澤萬物天下和平皆乾道之變化而各正者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宗曰藏其德以待時也○此第四段就乾之中德言以發明自強不息之義也二節皆曰君子後曰大人文言聖人皆自強之君子為之也成德為行言自成其德將以為行也日可見之行言必有可見行之日而後行之也隱時方隱也即見龍之見行而未成未可成行之時也天地閉賢人隱君子但能成德未能成行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宗曰修德而德成可見行

之日也○之指中德言也信言謹行閑邪存誠必有其用功之處也學以集善中所由出也問以擇善中所由決也寬以爲華存此中也仁以爲施行此中也善世而不伐即其寬也德博而化即其仁也雖未得君位而君德已成也乾六爻无臣道恐人以二爻爲臣位故申言君德以明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宗曰惕其時以求中也○九三九四皆曰重剛乾體上下之際以乾接乾處過剛也位非二五故曰不中上不在五之天位爲上卦之中下不在二之田位爲下卦之中位失其中德亦可懼因其兩乾相接而以乾乾處之雖危亦所以自強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宗曰謂非其中涉於外也○乾六爻皆龍惟九三稱君子蓋乾體以三爻而成而四時而惕雖不在中位而以愼心求合乎中中在人矣九四乾體在上有事于外不若九三之內愼于中猶可以人力爲主持故曰中不在人也其勢不能不躍而又不可以遽躍進退吉凶間不容髮可不持兩端以審求其至當者乎疑之然後无咎同其宜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

乎宗曰天不違人不過中也知微知彰三極立而極故稱大人○大人即九五利見之大人陽德至五而天地以此分其撰日月以此生其明四時以此成其序鬼神以此藏其形人人同具此理惟蔽于陰私則梏于形體而其氣不相通其道不相屬矣唯得乾之中位純陽無陰陰皆化陽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咸不能外其理得所主則數不能違其意之所動未有此事先有此理是先天也天亦爲聖人用而無所于違其幾之所形既有此理即有此事是後天也聖人奉若天道而與時偕行天不能違而人自不違所謂利見者也即各從其類之義也鬼神亦不能違則吉凶之數不過乎理潜躍飛亢有一定之理即有一定之數俱體備于大人之一身立天立地立人皆以中爲極而其道大著矣所謂知微知彰萬夫之望故曰大人者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宗曰時極中窮無所于利也○進退以人事言存亡得喪以時命言陽位居五今居于上是知進不知退之象也六爻陰今盡于陽是知存不知亡之象也得陽而喪陰即坤得朋喪朋之義也當其時不得不亢如伊尹之放桐周公之破斧處非其位貴無位矣據非其民高无民矣羣小弗順流言朋興下無輔矣于斯時也慮退于進慮亡於存慮喪于得能一往乎唯二聖人知時已極變中道而行之內無所私外無所避然後唯知有天不知有我亦不知有人而毅然任之而不辭至于周居寵利于其明農以有悔之心處之而已下言其唯聖人蓋深贊之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

聖人乎。宗曰權以合正。聖人之大用也。○此承上節贊聖人之能行權以處亢也。處亢之極。中道已窮。故知進不能知退。知存不能知亡。知得不能知喪。然權不離于經。反中以合于中。則知進即是知退。知存即是知亡。知得即是知喪。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乾之四德始于元。聖人之體乾。歸于正。正即貞也。唯知之德爲幹事之本。天下之動貞夫一。一即中也。中所以爲正也。

☷ 坤下
☷ 坤上

說文坤地也。從土從申。土位在申。巳午之火先生土。後生金。申酉爲金。而水土生于申。坤居申位。三畫皆偶。純陰也。重之爲六。配乾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宗曰坤順而正。得一以貞也。蓋德于天。不居其利。地道之常也。○坤者順也。陰順乎陽。乃得其正。其畫爲偶。其撰爲陰。其德爲柔。其質爲土。坤配乾。乾曰元亨。故坤亦曰元亨。乾有元。坤亦有元。坤之亨。即乾之亨也。利牝馬之貞者。陰從乎陽。乃得其正也。凡牝馬既從牡矣。他牡相犯。輒蹄齧不可近。蓋物之性。從一而貞者。莫牝馬若也。馬行地。故君子得之有攸往。陽明而陰晦。背陽而行。其先必迷失其道路也。逆乎陰之從陽。則得所主矣。陰者利之謀。以得主爲利。是利歸于主。亦非私利。即无成有終之義也。西南東北。以文王後天卦位言。巽離坤兌四陰卦居南與西。乾坎艮震四陽卦居北與東。而西南即坤之本位。坤道正于從乾。故西南皆陰。故曰得朋。乾在西北。而坎艮震三陽卦皆在東北相連之位。陰不與陽爲類。故曰喪朋也。此皆發明利牝馬之貞之義。鄧氏云。四時天行也。西方地維也。故乾彖以元亨利貞名其行。坤彖以西南東北表其維也。孔氏曰喪朋安貞。以人事言之。象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女子離其家而入夫之室也。六爻皆變則爲重乾。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宗曰兩儀一極。生物之本也。○此釋元之義也。坤之元即乾之元。乾得大。坤得至。至者極至之謂。言乾之大。得坤而無所不至也。乾飛坤行。管子曰。鳥飛準繩。有不至者矣。行地。馬之行地。無不至也。萬物皆生于地。以行言也。而其生之理。則本于天。有理然後有氣。有氣然後有形。乾之資始。以氣而言。坤德主順承乎天之所以始萬物者而生之耳。故坤之所至。至乎乾也。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宗曰合天德者。中有物也。厚以成大。无不亨也。○此釋亨之義也。土德厚。故能載物。天覆無疆。地載亦无疆。故合德也。弘與大特指乾言。乾道之弘。以坤含之。故其體含藏而積成。其靜翕也。乾道之大。以坤章之。故其用明著而化光。其動闢也。含而有光。是以庶品之物。皆嘉美會聚而爲亨。坤之亨。即乾之之亨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宗曰順于從。不邪行也。○此釋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也。乾爲馬。陽物也。牝馬屬陰。與地同類。而行于地。乃无疆也。疆即疆界之疆。无疆。无有疆界限。可得而域之也。行地无疆。可謂健矣。乾則健。而坤以柔順之陰。一從乎陽。則其利歸于貞。故君子以有其至正。而无有邪曲之私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宗曰從利者迷。從主者順也。安于其類。无擾心也。○此釋先迷

主利得朋喪朋之義也陰必從陽故先迷而失道後之順陽則得主而有常蓋陽爲主而陰承之天地不易之理也得朋者合羣陰以從陽喪朋者斂羣陰以避陽陰與陰爲類順也陰不敢與陽爲類則黨援之私喪亦順也所以終慶慶得主也不以陽爲朋正以陽爲主之意也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宗曰得正而安地道久也此釋安貞吉之辭也坤以從乾爲正安于其貞則地之德合无疆者得其應矣看无疆是乾德是坤之本德此无疆是人法天地之德君子法地地法天同一无疆也在乾曰不息在坤曰无疆至誠无息之理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宗曰敦厚以崇无不載也○天以氣運行故稱天行地以形持載故稱地勢于其勢也見其順于其順也見其厚使非厚也則

高者陵下者陷矣上下皆地其象之厚可知君子效厚其德亦如重坤之厚以容受承藉乎萬物可以配地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宗曰陰不可長心惟危也其至有漸貫謹始也○河圖中五其二與四皆陰合二四而爲六故陰爻皆以六名也純坤六陰其先則有履霜其後必至堅冰言陰氣之自微而盛也履處于下初象卦之下畫爲地人所履也霜者露所結露爲坤土之氣所化霜寒凝而柔冰則堅實而剛矣一陰初動在三泉之下在五月之時至于十月霜乃在地而陰象成陰而不止則必至于堅冰言有漸也至者危之之辭陰氣慘慝最能鑠陽在人類則爲貪邪在主心則爲利慾人心惟危可不慎歟尤執其中而危者不危矣爻變震恐象卦變復亦不遠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宗曰陰始凝小人道長也至堅冰將无及也○陰氣聚結則爲霜其始不可不愼也馴猶狎順也若鳥獸之馴狎而至不覺其然而然無戒警故也上六曰其道窮即此道也程曰堅冰至要其終論天氣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答人事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宗曰位正中无不大也不滿于習无利无不利也○坤體以六二一爻爲正五亦中位而弱於陽惟內體之中得陰柔之至正也直即至柔而動也剛之義剛乃直也方即至靜而德方之方也大即含弘光大之大也柔中之德與剛中應柔失其中則曲而不直剛而不方矣直謂其內承天之氣柔而能剛也方謂其外賦物之形正而不易也天體至大而坤之直方與之並大矣不習謂其體之自然不假人力也習對性

言亦有習重之義陰不可習習則易流而入于人欲爲利所害矣无不利者以利爲利則不利无利則無不利而其利亦義所以能全其直方大之體也爻變坎卦變師中吉承天象干令升云二陰在六月之時陰出地上佐陽成物之候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宗曰動以時以用中也明其道非以謀利也○地之動也于生物見之根荄在中則畢達于外无所回隱是其直也洪纖高下飛潛動植而隨物賦形各有定分是其方也豈有所造作而然哉率其自然無不遂者利孰加之此非以陰從之利爲利而以利物之義爲利陰則暗昧陽則光明也地道承天光即化光之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宗曰陰含于陽從乾

終乾也。○剛柔相雜而成文，曰章。繫辭傳曰：物相雜故曰文。坤陰與六而在三，陽之位，故曰含章。內含章美而不敢露，得陰承陽之道，故曰可貞。言非其正而可守之以正也。下卦之上，將涉外體，故有或從王事之象。王指乾，與他卦以君位屬五者不同。坤六爻无君道也。或，如或躍在淵，亦將進而不果進之義。成，專成也。以陰承陽，但當盡其道而不可有專成之事也。陽賴陰以終始，如君之得臣以輔也。言坤所從事，但當有以終乾之事而已。干令升云：三陰在七月之時，坤體既具，陰黨成羣，惟文德之臣，然後可以遣之，而不失其柔順之事。坤為文章，象又為吝，盡象爻變艮為止，亦含象。卦變謙，勞謙有終，象與平襄之王賴晉鄭為輔時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宗曰：含以為發，義无隱也。知光大，知時也。○人臣之道宜用韜含，遇其時之當發而不發，不可以為章，亦不可以為貞矣。或從王事，亦以其時，非其智足以知之不能也。光大指乾陽也。時之將興必有陽象，惟陽乃光，惟陽乃大。知光大之時而後從，無非以陰承陽之義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宗曰：慎上下之交，不敢以有外也。○以陰居陰，履非中位，體安于下而始至于上，德守于內而始涉于外，皆危道也。括，結也。囊者，坤地主容蓄，有囊之象，守之于靜，容而藏之，亦坤德之正也。可以无咎矣。凡出于咎必入于譽，而又曰無譽者，譽亦咎之招也。好為譽者，咎亦隨之，无咎无譽，極其慎也。爻變震，遂泥未光。卦變豫，由豫皆疑象。四陰在十月之候，天地將閉，賢人宜隱，懷智苟容以觀時變，此寗戚蘧瑗與時卷舒之時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宗曰：時用慎，无所刑也，敬以居之，則无害也。○譽者毀之召也，刑者害之媒也，慎之其免矣，安其時而已矣。

六五：黃裳，元吉。宗曰：陰德正中，尚配乾也。○黃，土中央之正色，裳飾于下，陽位上也。五為中位，陰德居之，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裳之上有衣，坤之上有乾，合而章美也。元者大也，乾乃稱大，而吉因之，是其中能尊乎乾而克閒之矣。坤為文，黃裳象，爻變坎，既乎垂裳象。卦變比，顯比無私，上使中也，尚尊乎乾，而顯比其[illegible]之義也。五陰在十一月之候，剝來于剝[illegible]為有孚，亦垂裳之象也。陰登于五，柔居尊位，若成[illegible]之主，周霍之臣，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履信思順，乃可以取信于神明而无尤于四海。越裳之儀失下之體，既黃之色失中之德，何能吉乎。朱本義曰：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宗曰：文在中，坤德正也。○通坤卦體皆可言裳，惟五位正，故為黃裳。六二雖中而不文，六三雖文而不中，故直方但表其質，而含章但戒其事，惟五為中德合于坤文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宗曰：陰極陽驟，天下亂也，震而脩之，復其道矣。○六陰居上，陰之勢極矣，不能不干于陽，則戰。龍，乾龍也。郊外曰野，地與天連接處為野，上之位，天也。坤之盡地也。上位之天與坤盡之地相接，故象以野。氣陽而血陰，陽附于陰，故坎亦為血卦。其血，上六之血也。玄黃，合言色之不正者也。以坤土言，色宜黃矣，而與陽戰，則為玄黃之色。天之色玄也。陰戰陽為臣逆君之象。爻變為艮，卦變剝，為陰剝陽之象。陰與陽戰而曰龍

戰于野卽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之義也震爲龍又爲玄黃。一陽始生爲震坤至上六陰已極矣過此則爲復初九矣。故寄象于龍與玄黃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宗曰陰極而窮利之害也。○道卽馴致其道之道初六陰微在人心爲私利之萌故戒其長上六陰極在人心爲贖利之禍故著其窮皆由馴致而然至于陽戰可不悔歟。

用六利永貞宗曰柔而剛反中也利而正可久也。○用六用其六之變也。純陰過柔宜濟之以剛剛乃可永陰主于利而變化于陽剛是利之正者固而守之可也論卦變是坤之乾與乾九同象而上六爲坤成之爻文王所不變者然陰極之禍更甚于陽故他卦言貞皆貴不變而用六之貞貴在能變陽變而陰則小變而大將爲復利在不復變陰故曰永貞其義亦歸重上六一爻。以陽治陰之道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宗曰天行不息地道終也用之以時爲可久也。○陽爲大陰爲小如小過大過之類可見也永貞則與行健而不息同用矣終自代終之義始于小而終于大坤德合乾乾爲之主坤爲之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宗曰靜生動時也柔化剛中也。○乾剛坤柔乾動坤靜一定之謂也而地之爲道天氣一施則受之以發生萬物其機不可止遏卽其柔中之剛也靜中之動也隨治萬類各有定形如東西南北不可移易又其德之方也動剛德方所謂直方也。朱子曰牝馬之貞也此申貞之義也。

後得主而有常宗曰得主利者无我利也。○坤之先皆成陰其後之有乾陽以爲之主不私其利而歸之臣從君夫從妻之義常道也有常卽永貞之意爲其從乎乾陽也此中利之義也。

含萬物而化光宗曰翕而闢之昭乾也。○含者含蓄萬物之生意而復化生之以有其光輝坤之由翕而動闢也光卽光大之義大者乾光者坤也此申亨之義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宗曰以天時行坤有元也順以承之不過乎中也。○坤元資生萬物乃順承天者也乾道六位時成貴乎時乘坤道德合無疆貴乎時行皆因時用中之道順乎乾卽順乎時矣乾統天坤承天故坤元不外乎乾元也此坤元之義也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而利而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首釋牝馬之貞自貞而利而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宗曰人道之禍盛于陰也謹始彰教治其漸也。○天道人事相爲表裏善則致慶不善致殃吉凶禍福皆由小而成大積漸使然也積要其終漸原其始也禍莫大于弑逆皆一陰氣所成私利熾盛不至于篡奪不止孔子蓋心傷之故垂經教以正人心五經之作皆以明倫明倫必歸于行禮故于閑易發其微旨釋象以愼察陰陽消長之幾繫辭以首別尊卑貴賤之義卽早辯之道也因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因失禮而知弑亂之將成其爲萬世慮至亟也循其故而不察則必順之而無所不至矣順卽馴致其道之馴所謂漸也孟子曰正人心

闡先聖此義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宗曰敬德存義配乾行也直以立中義无疑也○體乾從謹信始體坤從敬義始也六二至中而正是以能直故曰直其正也地道宜方義與爲方故曰方其義也愼獨之學乃能立中故其功主敬敬則无不正所以直下內也制其宜而行之以義所以方外也純陰无爲純柔无闕則其德孤敬義相輔而並立是以不孤也乾以正中大坤亦以直方大矣凡人始念无不直方一有回惑則私慾易起疑之有反覆計利之私利于巳必不利于物矣直方之所以无利无不利也所以貴義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宗曰美不可居不敢以利也順以爲成得所主也○以陰順陽分也分之所在不宜自見其美見美是巳利矣故乾言美利不言巳利而利歸于天下坤言美併不言利而美歸于天人臣讓善于君含章從王之義也弗敢成者不敢爲主而自成必從于王其分然也地統于天猶臣統于君妻統于夫天尊地卑陽唱陰隨之道也代有終者代天理物以終天之事也乾能始物而巳必頼坤以作成之終對始言也董子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皆地之爲也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其名一歸于天非至有義孰能行此故下之事上猶地之事天也以數言之天數終于九未足于十代其終者地之十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宗曰天氣未見賢者知之也○坤下三爻變乾成泰有大地變化之象坤六爻不變而六四又以陰爻居陰位處上下卦之間重陰而不中與乾體隔絕有天地閉之象也草木蕃者召南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也賢人隱者洪範所謂百穀不成俊民用微也賢人之一隱一見如百物之春生秋落氣至即應間不容髮也

君子黃中通理宗曰文達而則中德內也○黃者中央之色九宮五居中譬君子之德有其中也通理者中德既成無一毫私欲之滯塞而脉絡貫通無一毫私欲之混淆而井然條理蓋坤爲陰而居陽位所謂人心道心惟精惟一天理熟而人欲亡矣本爻變則爲坎坎爲通通之象也本爻未變坤爲文理之象也日光日章自此而通日直日方於是有理六五

爲坤德之全有文明之象也此釋黃之義也

正位居體宗曰德位中地道正也體居下尚尊乾也○五爲上卦之中位而圖書之位五土在中坤屬土其數五故曰正位正者有是德乃有是位也坤體以卑效崇得其位之正而居于坤之體故以黃裳象之與乾之九五別異此釋裳之義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宗曰時至而發則其中美○美在其中而得美也中爲之本則喜怒哀樂無不中節而暢于四支者美矣盡人物之性而誠著動變發于事業者無不美矣美則吉至則大此釋元吉之義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

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

天玄而地黃 宗曰无陽而疑于陽嗣始陰也其類不可以有雜也○疑如禮記疑于臣疑于君疑女于夫子之疑陽大陰小陰宜從陽陰至此而盛極與陽均體是疑于陽也如小人而居君子之位天下或有疑焉皆是也嫌則必戰戰則必傷嫌于无陽是陰自嫌之也小人必不肯自居于小人故必與君子爭曰我君子也故稱龍是不自處以陰而自處以陽故曰嫌于無陽也而小人之用心僉壬詐譎是其本非血屬于陰故曰未離其類也夫陰之所與戰者陽也天陽而地陰天玄而地黃故有玄黃相雜之色如小人之搆難于君子君子必受其傷小人亦終于敗故有其血玄黃之象也若君子小人之類清豈有是哉聖人垂世道之大防大戒也按周公繫爻本于文王後天之易先天乾南坤北謂之定位後天陽生于子左旋而極至于亥爲乾陰生于午右旋而極至于未爲坤是乾亥之位乃坤極盛之地是以曰戰乎乾也陽盛于東北故天之色玄陰盛于西南故地之色黃玄黃者上下無別所謂雜也曰疑曰嫌曰未離其類皆云陰之似陽臣之似君小人之似君子天地之雜世道之憂也

易宗卷之一終

易宗卷之二

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

天地初判人物漸繁屯出[illegible]少需養飲食訟爭有衆用師求輔從比是以賢治不肖文德是崇以貴治賤大禮攀舉畜文履禮德協于中剛柔以濟陰陽以和而天地漸泰矣

卦從震起長子用事而坎德以主之天一生水陽剛之中也屯蒙反對上下皆坎震始艮終三男體化也需訟坎合乾師比坎合坤天地正位皆坎之爲功陽剛得中應于上下也小畜履首功于乾而互象爲離文明以正天下治矣天地交泰不其宜乎自屯以下卦皆轉體一正一反正則必反在天者也反者正之在人者也中天之易以人爲主配乎天地三才三極之理也卦者掛也垂掛物以示人間有一正一反之象也當其正也初離猶之卒成之終及其反也卒反在下初反在上卦爻皆易吉凶隨之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其正反之間乎

乾坤之後首以屯蒙象天地之初開闢而世界尚洪荒也屯合雲雷天之氣也蒙合山水地之質也太極動而陽生故天先而地後卦爻之生自下而上屯下震上坎蒙下坎上艮震男中男少男以次而生三索之序大順之象也三男之卦坤交于乾而成故其中互坤坎得中德其六畫原包震艮斂之則屯蒙藏于坎之中發之則坎析爲屯蒙之象是屯蒙皆坎象也乾坤首用坎而不用離者乾開坤闢之初如歲之春如日之旦陽德方興羣陰晝伏也至小畜履中乃互離象爲離而不顯其離陰用其柔以濟乎剛謂陰陽之氣治萬物之情也離爲禮德有陽有陰乃有貴賤有剛有柔乃有文質禮教不行不可爲聖也坎

合震之下體不及其上合艮之上體不及其下者震之陽在下艮之陽在上也先屯後蒙者屯之陽生于下體之下而達乎上體之中蒙之陽生于下體之中而達乎上體之上也自震下至坎中自坎中至艮上乾陽三畫坎爲中樞此屯蒙之所以首出用事也生民得君以治故屯象建侯得師以教故蒙象育德屯陽主初蒙陽主二屯初宜君貴下賤也蒙二宜師亨時中也皆人極之所由立也震長子建侯之道大于得民坎中子克家之能行于正法艮少子童蒙之順利于禦寇乾坤三子各盡其事矣

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皆萬物故受之以屯萬物始生鬱焉萌焉

天造草昧

是其象也

䷂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宗曰陽德之初乾道始也天下爲公不爲利往也○屯難也文從屮貫一出一上如草木之始生地上屯然而難也震體一陽動于二陰之下坎體一陽陷于二陰之中內方震動而外阻坎險艱難鬱勃如勾萌之未舒故名爲屯下震上坎互變艮坤陽德從乾而配坤也震爲乾坤之始交是以稱元亨也坎雖歷險而有中德是大人而有撥亂反正之才者故爲大德能致其亨然宜于守正先自正而後可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不得輕于所往勿用者求之也以其動在險中不可不求也侯諸侯也易言利建侯者二豫上震屯下震以震爲長子震驚百里是建侯之象也侯指初爻單之者九五也凡卦有主爻以陰陽之少者爲主故二陽爲四陰宗之然坎五雖居尊位陷而失勢震初以一君爲二民之主雖在下位動而得時故五爲建初爲侯相與共扶衰亂也乾四德屯亦有之也爲人道之始人與天合德也王伯厚云封建與天地並一姓復夏其和尊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擾晉郡縣之失也按卦言元亨利貞者七惟乾不言所利其他利有餘辭陽中有陰故也然必以不言已利而利天下之道爲之乃爲美之利也建侯以大得民明乎其爲天下利也勿用攸往無往利之心也靜以正之所以貴侯也國語公子重耳筮尙有晉國得貞屯悔豫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震爲雷爲車坎爲勞爲水爲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故曰屯也主震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震雷動外坎險中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也此二爻變則占貞悔兩象辭也六爻皆變爲大風象正位凝命有建侯象震上坎下爲解無所往有勿用象互坤爲土爲衆建侯象重互艮爲止勿用攸往象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宗曰陰陽之類不易同也往有攸濟先難之也○乾坤分位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乾以陽剛坤以陰柔不同其德索以貫之乃成始交其道不易如草木之生于地下得陽氣而發生而陰土覆其上難在剛也土德向陽爲剛而草木之萌芽必屈難又在柔也是以曰難生也此釋屯之辭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宗曰動而涉險利不可居也中而通至正也○動震之爲也險坎之地也陽動在內陰險在外惟五有中德凡有爲于大難之時而出乎其險是以大亨通也大者陽也凡陽皆稱大據彖辭元亨者十有一卦陽爲主爻者七皆稱大陰爲主爻者四皆不稱大而止謂之元亨蓋乾稱大哉坤則謂至也以大易元亦以屯之四德非如乾之四德也彖言元亨利貞此不言利者處險不可以求利也履中不可以有利也勿用有攸往職此之

故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宗曰：盈不可久，將利物也。立賢自輔以濟時也。○雷震象也，雨坎象也。雷伏在下，坎氣爲雲，積陽之氣鬱結而未舒，滿盈于天地之間，必待雷上雨下，如解卦之雷雨作，然後可解也。天造猶言時造也。草者，如草之雜亂不齊也。昧者，如天之未明而暗也。震爲蕃草之象也，坎爲月，天未明昧之象也。屯義象少未出土，故爲草昧之象也。當此之時，宜建侯輔國，可以濟屯，又宜憂勤兢畏，不遑寧處也。皆指初五二爻言也。屯其膏之象，何有元亨？大貞凶之占，何有利貞？惟賴初九在下，有濟世之賢人，亟借之以自輔，而以兢兢業業之心處之也。坎爲加憂，不寧象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宗曰：動出乎屯，必有事也，要約治之，人紀

修也。○雲未成雨，雷尚在下，陰陽鬱結之候也。經綸皆治絲之事，經機縷也，綸綱也。草昧之時，民物雜亂，君子以治絲之法治之，經而綸之。大綱既正，萬目畢張也。以經者，總其緒而分之，象雷之自斂而分；以綸者，理其緒而合之，象雲之自散而合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禮制之所繇以作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宗曰：正，自固以固民也。建之爲極以輔中也。○磐，大石也。漢文記云：磐石之宗，天下服其號。桓，亭郵表也。漢書注云：亭郵四角建大木，貫方板，名曰桓表。縣所治，檀弓所謂桓楹也。震陽木，桓象也。其互爲坤，初居地下，象磐石桓木之根，著于地也。張橫渠云：磐桓猶言柱石，是也。震爲大塗，柱石在大塗之上也。馬融以盤旋釋盤桓，爻變義也。利居貞，即象辭大居正之義也。春秋傳云：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私？但欲其行出于正，志在得民，是其義之利也。苟徒持其貴，徇其私，乘利擇便，違道從欲，則人心去矣，安所利乎？重言利者，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此言貞者，皆主不變，初以震主陽剛濟屯，不可變也。利建侯者，利初以爲侯，初之才，足以輔九五之中德也。爻變坤，坤爲土，爲衆，有土有衆，利建侯之象也。卦變比，比輔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者也。春秋傳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居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按震爲車，爲足，爲兄，爲殺，坤爲土，爲馬，爲母，爲衆，爲安，合以比言，固以屯言也。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宗曰：志正，從中也。善下者，大也。○初陽之才，未至于中位，宜志于中德也。否則才雖大而行不正，不

可以有濟。故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濟世安民爲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貴謂陽也，賤謂陰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是以貴下賤也。江海善下，百川歸之，是以得民也。二陰爲民，一陽爲大也。惟其能下，所以能大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宗曰：動于難，守中也。屯其配，得時也。○六二爲坤德之主，陰柔之中，處屯之世，臨震之剛。九五固乾德之主，其正配也，而處于險中，將欲從之，屯難而邅迴焉。鄭康成曰：馬牝牡爲乘。震馬坎亦馬，故二四六皆稱馬。下馬爲班，分列之貌。牝牡異處，不敢進，進班如而列也。坎爲盜，有寇象。言五爲二之正應，匪寇也，乃婚媾也。重婚曰媾。字，許嫁也。不字者，未中在下，不輕以身許人也。十年乃字者，按曆數陰爻六年，陽爻九年，六二歷六三，十有二年至

于六四。求婚媾是乃字之時也。十年擧成數而言也。互坤坤爲十也。初九居陽位得民心。二以陰柔居中守經之才。常也道之時。不肯苟以其身許人。可謂貞矣。終成其志。而自三而四。乃作之合獲歸于五。剛柔正應。純臣之道也。爻變兌少女有女子之象。卦變節。若節。有不字之象。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宗曰。柔上于剛。艱以險也。反其常。循于禮也○柔剛者。以二陰居初陽之上也。外體坎險。而內體先以柔上于剛。豈不大艱難乎。能守貞而合下正。則反歸于常道。常道者。陰陽正配。又以其時婚媾之禮。人道之常也。以柔乘剛。幾失常矣。而終歸正配。是由反而得正。因變而得常。即乾乾反復之道也。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宗曰。知幾知時。其庶幾也。○六爲陰柔。三爲剛位。以柔居剛。不中不正。而二與四爻皆以陰柔相比。隔遠于初五之陽剛。陰柔既不能濟屯。居剛乃不免躁動。外援于陰。內極于屯。而無應援。故爲即鹿無虞。入于林中之象也。即。就也。鹿謂五也。五爲尊位。而在險中。史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走險之獸也。六三欲往求五。故爲即鹿之象。虞掌山澤之官。虞有四人。指四言也。互艮山之間。有虞人之象。四應初而比五。與三不相得。不爲之嚮導。故三欲即五之鹿。而無虞人也。平地竹木爲林。震爲蒼筤竹。互坤。三爲坤之中畫。故曰林中也。凡獵者必資嚮導。否則惟入林中而已。幾者動之微。君子知幾。不如舍之。往吝不止。是貪利而貿趨。有失道之悔矣。蓋无其德。无其應。无其輔。而徒懷非望之心。未有能濟者也。三居震上而互艮體。于其震之動。而庶幾爲艮之止。非知幾而知時者。其能之乎。故戒之以不如舍。而告之以吝也。爻變離爲明。有見幾象。卦變既濟。思患終日戒。皆有不如舍之象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宗曰。利不可從。從失利也○從禽者。田獵之人。貪禽而趨。不知其他。貪心所使也。不辨之于蚤。而舍之。往則吝。窮大失居者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宗曰。旁求俊乂。濟君屯也。進賢以禮。始經綸也○六四應初而比五。乃不遽往。而必求初二之賢以並進。亦有乘馬班如之象。四馬並駕。兩驂一色。班如而列。不獨行也。四陰應初陽。比有事主。請爲朋友。情猶夫婦。婚媾也。五陽應二陰。相需甚殷。分則君臣。道爲匹配。亦婚媾也。初以陽剛有將佐之才。而建侯于外。二以柔中有相臣之德。而不字。而貞。六四近侍之臣。有薦賢之任。乃爲君求其偶。亦自求其偶。以並進于君。如傳說之旁求俊乂。列于庶位。以對揚天子之休也。求。有三徵九聘之禮也。往。往于五也。是可出君于險。而有濟屯之功。大經綸之事矣。故曰吉无不利。无不利者。謂其利不一人。非一已之私利。而下而賢者。上而人君。社稷蒼生。无不利也。重互艮。止。班如象。變兌有喜。婚媾象。卦變隨。有孚在道。往吉象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宗曰。知人則哲。明事君也○明于初之陽剛。二之柔中。足以出險而濟屯。是知以人事君之道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宗曰。中德在險。貫知變也○坎爲陽卦。體陷二陰。故險而屯也。六爻惟二五稱屯者。二柔而上于剛。五剛而陷于柔。皆陰勝于陽之象。是以五居尊位。而有君德。宜有膏澤以下于民。而爲陰所陷也。而不布。如水氣成雲。含蓄膏雨。

而不能下也。當此之時。當有通權達變之才。大求賢人以自輔。方可出險而有功。過于守正。則無所措施。爲屯其膏而已矣。五二正應。陰爲小。指六二也。陽爲大。指九五也。小貞即六二之女子貞也。方屯之時。不可輕進。賢人在下。懷才抱德。不苟以身許人。寧正而窮。毋圓而通。分誼宜然。小貞吉也。若九五身居尊位。陷二陰之中。則當神明變化。以非常之略。處之。審時通變。以濟其屯。否則有救竹及溺而已。大貞之所以凶也。象辭云。利建侯。正慮其拘于貞而致凶也。其說可以相發明也。爻變爲坤。先迷後得。卦變復。反復其道。皆有小吉大凶之象。坎在上。水氣爲雲。屯膏之象。雷上水下。抑體則解。是以不可大貞也。互艮爲止。屯象。列貴薰心。貞凶象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宗曰。屯而施。不易也。○陽德貴施。施貴光大。而陷于陰中。爲所掩覆。故曰未光。何以光之。陽德大亨。唯聰明睿知之聖人。豁非常而不懼者乎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宗曰。發于極險。憂無益也。○上六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處非其地。其時危。其地亢。進无所之。退又不可。故亦有乘馬班如之象。六與三四皆以陰而比陽。而二四各有正應。獨上六以三爲配。皆屬陰柔。而又處于其極。憂懼之至。至于泣血也。泣无聲而出涕。涕盡而繼之以血也。漣如泣血之貌。坎爲水。爲加憂。爲血卦。爻變巽。上窮也。卦變益。或擊之。凶自外來也。皆有班如泣如之象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宗曰。陰不可長。陰不可居也。○屯難之極。當思變計。徒泣無庸也。物處陰極。必至腐爛。變心之至。必殞身矣。變蓋上九。立心勿恆。何可長之象也。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夫能以智知可知。不能以知不可知。危道也。以一人之才。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可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清之也。其爲丞

相曰。當其致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此意得也。

序卦傳曰。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于其蒙也。有以明之。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正之以敎貽以哲命矣

䷃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宗曰。貞。其數得中也。下以順受。不違禮也。○蒙。草名也。玉女。唐蒙。女蘿菟絲一物四名。古文與冡通用。冡。覆也。昏昧無所見貌。如草之遮蔽也。爲卦以坎遇艮。下則爲險。上則爲山。行无所之。故名爲蒙。蒙有亨道。六五以柔德位中。陽止于上。陰從于下。與剛中之二應。艮爲少男。其象爲童稚之純白未瀆。智識未鑿者。正須師教以開導之也。不言元者。元

體在蒙中也。我。謂師。指二也。以其爲內卦之主也。童蒙指五也。九二以一陽附于三陰之內。剛中有實。不爲外物所奪。故可取以爲師。二與五應。故有求象。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師嚴道尊也。二以陽剛居下。五以柔順居上。上求于下。貴其教誨。如太甲成王之于伊尹周公也。若曰自在求上。是干祿貪位之人。可以爲人師乎。初筮。初畫之陰爻也。初以陰柔居下。妄處于卑。而九二以陽剛之德履其上。其勢得行其教法。觀爻象刑人正法。可見也。故可以教告之。書曰。否謂告見也。再謂再畫之陰爻。指六三也。三謂第三畫之陰爻。指六四也。賁者。謂以其陰柔小人。處于陽剛之上。賁慢無禮。非受教之地。觀爻象勿用取女。因蒙上賁而吝。可見也。是不可教告者也。利貞者。利從其正應。指六五之童蒙。能巽順以從教者也。九二以陽剛在中。有爲師之道。六五以尊位柔中。有受教之心。初六以陰柔處卑。不失可教之資。三四偏邪不正。上比柔弱之幼主。下凌

下中之賢人，是不可與言者也。上九以剛德在外，有禦侮之才，可制佚虞之柔邪，亦能輔主而爲賢人君子之助也。有貞，以義爲利，指二五正應言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宗曰：險而止之不失蒙也。○此釋蒙卦之義也。下卦二陰陷陽，處于險中，爲險象，上卦山居其上，爲山下有險之象，艮爲止，故有險而止之象，此足以釋蒙矣。又曰蒙者知其險而知其止，不失其爲蒙也。上之六五，下之九二，蒙德之所繫也。匪求不告，養正利貞，處險而正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宗曰：蒙者昧也，中者聖也。以剛應柔，貴行禮也。○蒙

亨邇讀上文，釋蒙，此釋亨，猶言蒙之所以亨也，蒙之爲道，亨通而能行，時其中之故也。中庸時中之義本此也。以時用中，以中律時，中庸曰用中于民，上律天時，因其時以用其中。如六爻之義各有其時，雖不中者，亦以中道處之也。二爲剛中，五爲柔中，剛在下，居柔位而有中德，柔在上，居剛位而有中德，以上禮下，以柔從剛，故二非求五，而五乃求二，得時中之應也。志者，猶言志在乎此也。初畫之陰，處陽剛之下，而師道不得行，故告之也。再陰爲三，三陰爲四，皆以陰柔不中，而處陽剛之上，不能下于賢人，而無受教之地，是爲瀆慢之蒙，故不告也，蓋蒙之爲道，原以養正爲作聖之功，六五爲正中之位，有蒙之德，以柔下剛，禮下而恭，所可訓誨，以養成之者也。初六亦能下賢，而所處非正，尚可用告，爻曰用刑，明不可用養也。三四不中不正，而又抗于陽剛之上，併不可以用告者也。上九勢位已成，正可用之禦寇，亦非可以用養者也。雖居我貞，以

養童蒙之正，是爲利耳，釋利貞之義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宗曰：行以剛，養正也。出乎險，得止也。○彖傳曰：山下有險，象傳曰：山下有泉，一以象言，一以德言也。蒙之象險而止，而蒙之德，爲人之童稚，良知良能，未有外物汚濁，則爲出泉之源，君子知其流行之勢，不可遏抑，故以果毅其行，君子知其本原之地，有貴[illegible]養，故以育成其德，能果而能育也。行之謂身之所行，德謂心之所得也。果行象出泉，九二剛也，育德象山下，六五柔也。剛柔合而德行成，則險者不險，止者得止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宗曰：柔不可居以昧發也，以往吝，內外窮也。○初以陰暗居坎下，上比于九二之陽，得其開發，如撤去其覆冒

也。利用刑人，用脫桎梏，正發之之道也。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即朴作教刑之利，謂夏楚二物也。周官鄉刑上德糾孝，圜土聚教罷民，以明刑恥之。刑人不虧體，罰人不虧財，所以教愚蒙之夫，使之知畏知恥，而改過遷善也。桎以禁足，梏以禁手，愚蒙之人，自因自束，陷于利慾，若不痛加懲除，則終于桎梏矣。小人懷惠，君子懷刑，惠即刑之招也。幸其居于剛中之下，有受教之地，有主教之人，唯用刑以教之，使不陷于利，用之以脫其桎梏，即刑期無刑之意也。若任其蒙之所往，則與四爲應，與困蒙俱吝矣。凡之于外往，爻變兌，秋金陰主刑，有刑人象，卦變損以懲忿窒慾，有發蒙象，爻爲桎梏，變兌爲毀折，有脫桎梏象，又變兌朋友講習，卦變損，酌損之，皆有利用刑說桎梏之象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宗曰：法所可及，乃其利也，以正法，省中也。

○法即用刑之法以正者謂九二爲用刑之人在上有剛中之德所用皆正法也初之陰柔卑處于下而上之人以不正之法加之何以使之克正而歸于法乎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矣初之上比于陽剛亦初之所處者幸也雖與剛應是以有不正之志而不可不有法以正之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宗曰有容乃大得中也善其應內自治也○包如包裹之象陽畫延亘于上九包三四五之陰爻在內是能以寬弘爲德而包容群陰也尤于六五而言以二五之位言爲君臣以剛柔之德言爲夫婦也蓋三四處于不正皆非受教之人唯六五爲正應柔德得中而順受教心同氣應如新納之婦克相諧和也克家是推原納婦之吉由于九二之剛中以德能其家也坎爲中男子象也互震爲主器長子也五陰居外與內二陽應艮爲門庭婦在母家納于夫家之象也變坤爲妻婦象也卦變爲剝厚下安宅克家象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宗曰剛接于柔義以正也○九二之剛與夫主之交相爲交接夫婦克諧是以克家蓋以其剛德居正剛柔相濟也分而觀之二爲陰位而以陽居之五爲陽位而宗陰居之是其德又自能以剛濟柔以柔濟剛故曰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宗曰見利失身小人之道也○六三與上九爲正配剛發蒙求有金象但以爲利在是而從之不能自安于蒙而師九二之剛中舍而親之貪而亂之先自失其正身之道也又何利乎卦主蒙以二爲師主誨蒙也但爻皆爲蒙而六三以陰柔往上是不以蒙自處而但以女自處即不有躬之義也勿用是不屑教誨也又變巽爲長女卦變蠱蠱爲互震而動重互爲坤爲妻亦女見夫之象也其貴利有且之小人行同醜婦喪身以家闌固者也故以勿用明戒之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宗曰不正而行蒙于利也○以陰求陽以昏求明舍其正而即于不正于理逆矣行不順書之所謂從逆凶也

六四困蒙吝 宗曰柔處于陰失中窮也○六四以陰居陰而所應又以陰將從上從上九隔于五爻之陰欲下從九二又隔于內三爻之陰進于陽而困于陰困窮甚矣蒙昧之資處困窮之地但有其吝耳初六之蒙尚未離乎貴正于陽剛有可發蒙而在其所往乃吝因則蒙昧已極離喪已盡困于无所往而吝矣爻變爲離四死如棄如卦變未濟濡其尾皆困象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宗曰誠則通不誠困也○陽實而陰虛虛者賴實以濟之困蒙困于陰中而上下咸遠于陽是以虛而遠于實不誠之極六爻之中唯此爲獨也

六五童蒙吉 宗曰自居于蒙能得師也○以柔德居尊位外无非僻之人內有任正之賢自安于謙自安于幼不挾貴不挾長不挾賢故有童蒙之稱也如湯之于伊尹桓之于仲學焉而後臣之者也艮爲少男有童蒙象互坤正位中通吉象中爻變巽爲順卦變渙王居无咎皆吉象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宗曰柔德順從下巽也○順以爻柔言巽以志應言非貌順而心否也下從二而變爲巽乃居尊而遜卑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宗曰利者寇也擊蒙禦寇无寇利也

○上九陽過乎中位處于亢外有蒙昧之象中有擊斷之能而正應爲見夫之女倘以私利相從不惟六三從而爲非即初四亦相援爲盜矣中五之君方在群弱豈非盜竊權勢者乎惟不爲群陰所援而擊斷以遠之與六二之賢同德相助以艮止之德過陰柔之黨乃所以爲利也言不利與利者貴制其宜以義爲利也艮上下敵應擊象爻變坤龍戰亦擊象卦變師小人勿用能以衆正不利爲寇利禦寇象也蘇氏曰蒙世之人澆淳而競爲智散朴而競爲辯自謂之昧之漸開而不知私欲之發甚于金夫見解之障甚于桎梏名利之竊引寇而攻其外道德之竊引寇而剝其中竊山下之泉潰決奔亂而莫之止也夫水之源澄之易爲力水之流塞之難爲功故初言發蒙不過開鎖啓閉之力上言擊蒙則有移山壓卵之勢矣學者求其夜氣防其特艮可不明于險止之義擊蒙之道哉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宗曰上下爲功順所止也○艮爲山登山以備險自上禦下之象以止道行之而不係于私則六五之君資捍衛于外九二之賢賴臣扶于內六三六四之群小懼威伏慮而不敢妄爲豈非人順之象上下皆无恙乎

屯蒙之後繼以需訟含生之屬喜則食飲怒則搆爭需訟者乾坎之預事而實人物之恒情也屯義互坎而上下體震艮是乾之三爻備矣故往來于坎而歸合于乾需貞乾天德之乎訟貞坎天德之消需自初至五需于酒食而需之義訟自上至二不克訟而訟之義備遇險者備教之以樂則憂怖不生遇敵者强微之以患則震恚自息是聖人所以治人物之情也

序卦傳曰蒙者物之稺也物稺不可以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養物之需必以飲食潤澤烝

變象在雲升和味得中婦人之職需者坤之游魂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宗曰剛合得中誠相須也利涉大川剛中窒也○需須也遇而不進止以須也卦象以乾遇坎四上兩陰爲坎體之險九五濟險之主下三陽濟險之輔三陽上進而遇險必待九五之來援而後能濟九五正位而居尊必待三陽之進輔而後可通故曰需有孚主九五言以陽剛居于正位坎體中實能推誠及下而下之有實德者應之是以光明亨通貞正而得其吉也光亨貞皆極稱有孚之象吉總稱卦象之吉也利涉大川主下卦三陽爻言誠信之主在上而亦應之以誠上下交孚洛誥曰作周孚光有待而待得其所需是以利涉大川也光如日月之光利如舟楫之利光者物之神在形器之表利者義之宜有觀察之能水體至明坎爲月中互離皆光也坎爲通亨也陽剛在中正之位貞也下卦乾體金爲利涉坎水爲月上下皆陽而大故曰大川也九五剛居正中以誠待物何所不濟下三陽亦以剛中之德相合乘此共扶大難爲出險之時故利涉大川也互兌爲澤有川象重互爲離有舟象六爻皆變爲火地晉有光孚象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宗曰健而知險乾行也○此釋卦義須待也乾爲貞卦主也有剛健之德而知坎險在前待其有孚而後往焉則不至于困窮是需之義也乾體三陽稱爲龍潛二爲利見三爲乾陽至于躍外而躍則必有疑皆有知險知阻之義者也坎體在上一陽附二陰之中需以待之乃不陷耳爻變巽爲進退爲不果有需象卦變井汔至而尙有險陷之象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宗曰中德正位需于上也配乎乾行利在天下也○有孚光亨並指九五五天位也而以陽剛之中德處其上正之至矣正則無邪中則無偏在上原有出險之能而以誠信感乎于下故下之三陽同德相功往而有爲坎可平險可出矣故利涉大川也非无之中無以成三陽之功三陽乾德能以美利利天下者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宗曰遇險而泰中剛也故食其時節禮樂也○雲者水氣之升上于天則陰陽相交烝動爲雨可立而待需之象也君子雖遇于險惟行法以俟命周旋中禮安其常道故以飲食宴樂爲之形容古者飲食皆有禮之節宴而樂則其中泰然以和有樂之情奏坎爲酒飲象互兌食象乾陽舒寬以居之宴象

樂天不憂樂象六爻俱變晉康侯晝接受茲介福有飲食宴樂之象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宗曰能爲需郊險也利用恒剛柔應也○郊距國中百里卦中四畫象國中初上在卦外象郊故同人上九亦稱于郊乾三爻皆爲五所需然初去五遠必先乎于二而後及于初故爲需于郊之象乾有常道天行不息而初爻爲潛亦在下之常變巽爲進退爲不果需象卦變井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需于郊之象

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宗曰險在前不可犯也久於其道不易方也初之正應唯四坎之能爲險者躁從之則犯難行矣于郊之象守其方剛而不躁進乾道之有常也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宗曰剛德合中正相須也小有言不忘險也○九二剛中位地之上而與坎之中剛相應稍沙地瀕水而遠于坎窞水已漸潰于其中故日需于沙小陰小也指四上二爻有言加鄭息有違言以口語相傷也終吉終有其吉不受其害也二剛與五應遠不後時近不逼患需以濟天下之險然而群小不利也乃思以讒語中傷之如本欲植朝廷而以爲招權本欲救蒼生而以爲倡位幸而剛健在中沉毅有守終能靖物議而收後效也互兌爲讒沙象爲口舌有言象爻變離離于人爲言亦有言象卦變既濟思患豫防勿逐七日得終吉之象周公居東處二叔之流言狄仁傑事則處來俊臣之誣毀正其時也

象曰需於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宗曰需德在中不涉險也小人之言不可亂也○衍從水從行水朝宗也衍在中者以中德相需坎

水已流行于天中天水合德于剛中也水雖漸漬沮洳如小人之口足以害正而沙能受之約其流而中行自无滑天之患小人終難爲禍故以吉終此非九二之剛中不能也沙爲水中之剛者變離麗乎正亦衍在中之象也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宗曰陽阻于陰不可近也自我致之宜審中也○三近于四坎險阻之不能從五如小人在君側乃同君子有泥而不通之象且剛而不中進而逼柔如土之遇于水爲泥坎爲盜故稱寇至四之陰邪不樂于陽進而抵而激之故致寇之來也近險已有言進險又有寇皆不可不審處于中德而自取其咎也東漢之陳蕃竇武可以爲鑒也重互爲離初履錯亦需于泥象變兌爲毀折寇象卦變節不出門庭內慎致寇象

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宗曰。需自外至。而守中也。敬巳无尤。乾陽若也。○坎險在外。而我逼之。自我致寇也。若能退處于中。敬以居心。慎以處遇。需象陽乘升以出險則不罹于災。而致敗矣。三爲健體。發而且慎。即乾三日乾夕惕之象。互離。離初履錯然後敬之即災在外。敬慎不敗之象也。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宗曰。處危而安。時自克也之地。險而受傷。故爲血象。而能知時之當需。所三陽之進于君五。而出而避于陽剛。不爲坎陷。故爲需于血。出自穴之象。是知需之時。能自克以出險者也。坎爲血卦。故爲血。四上二陰。皆陷陽者。故稱穴。互兌爲鹵爲決。有血出象。爻變兌四。介疾。卦變夬。臀無膚。皆需于血象。其行次且有出穴象。

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宗曰。順上從陽。居柔也。○順者順五之命。聽者

聽三陽之進也。以柔居柔。順聽于剛。自克其陰則可以出險矣。坎爲耳。有聽象。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宗曰。上與下交。中德有嘉也。○九五一爻。爲需卦之主。三陽恃其有孚。亦相從而需之。以其有剛中之德也。三陽方來爲客。五爲主人。其酒食以需之禮也。需者飲食之會。在禮速客之辭。曰主人下賓。即此義也。明其爲需之主。處險難之中。不之不懼。安意以俟同德之援。自此陽乘而進。陰引而退。光亨利涉之象見矣。故曰貞吉。以其居中正而獲其吉也。嘉會足以合禮。乾德也。需于酒食。亦致物亨嘉之象。坎之中畫。自乾之中往來。以剛中合剛中也。互離火。有禮象。爻變坤爲釜爲聚。酒食象。卦變泰。上下志同。貞吉象。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宗曰。中以爲主。無貺樂也。○雖在險中。而不溺于險。以中德居正位。能爲三陽之主。而酒食以需之。主賓相得。以保君子之貞。而成天下之吉也。苟无中正之德。而有晏樂之心。是安其危而利其菑。何吉之有乎。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宗曰。陽德並進。非其類也。卑崇禮卑。乃大道也。○上卦之終。陰柔極險。而三陽並進。與君合德。陰居于外。非其類矣。不似四之猶在群陽之中。賴以出險。惟有退而入穴。以自藏其身耳。坎之二陰皆曰穴者。猶坎卦初三兩爻皆曰窞也。需上升極則降而爲雨。詩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則還入地。故爲入穴之象也。三人。下三陽也。我爲主。速爲客。上與四正應。而陽不與陰爲類。故三陽皆爲不速之客。速猶召也。禮或作宿。一宿之前致請也。或作肅。此作速。謂促客之至也。九三與下二陽。同類並進。以應九五。而不爲上六所致故爲上六所不速之客。明其來也。非上六所[illegible]又明其徐徐而來。有需之義也。敬之。是以柔順剛以禮自處。故无過也。坎爲隱伏。入穴象。變巽

順以應。有敬象。卦變小畜。既雨既處。亦入穴之象。以懿文德。亦有禮敬客之象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宗曰。陰上于陽。失位也。安其柔。不失德也。○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稱當位。陽居陰位。稱不當位。唯需之上六。困之上六。皆曰未當位。需以象言。困以理言也。坎乾兩卦。皆陽爲主。而上六以陰居其上。在坎爲險。水上于天。陰柔在群陽之上。故曰不當位。雖知其陰柔之分爲卑。而致敬于乾體之三陽。而不敢傲然受于君子之上。故爲終吉。未大失之象也。凡大指陽若上六以不敬失德。而使三陽皆失其大德以成上六之大失矣。

序卦傳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乾餱以愆。豕酒生禍。需而不得其欲則爭訟所以次需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宗曰剛險而不可平也得中則正上下孚也○訟從言從公所辯爭勝之象乾上坎下皆陽剛之德而坎以一陽陷二陰之中凡陰之所在即利利之所在即爭初三之陰原與四上爲應而二以其近于已而爭之五雖有中正之德而四上貪正應之利又附于陽剛而來爭是以成訟象也然九二以陽實居中九五亦以陽實在上以誠相信爲有孚但以陽遇陽兩實相值則窒天下之物虛則通實則窒也凡九二之陽爲柔所陷而險九五之陽又爲四上二陽相扶以阻其陷是以窒也然乾有惕若之義坎爲加憂之卦故能惕以處之怵惕而不寧即有能內自訟而不徒事于訟之意而又得剛之中便有以柔相濟中止而不終其訟之義是以吉也若終十

訟則凶矣利見大人指九五也以中正居尊位爲大人上下五爻皆利見之若知其爲大人而以見大人爲利則不以其所見之利爲利而訟息矣川指坎坎險也大指陽三陽在上險无所之也涉險求利也凡利之所在必險故曰不利涉大川也坎爲水互離中虛重互巽爲風有舟楫之象六爻皆變爲地火明夷于飛垂翼有不利涉之象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宗曰剛不可上險不可下也○以坎遇乾乾剛在上而健坎剛在下而險剛在上而遇中有凌險之意險在下而陷中有附剛之心是以致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宗曰剛而乘險中可恃也訟險不可以有利也○湖來者坎本坤體有乾之一畫來居其中則爲坎故曰因來而得中三男陽卦皆稱剛來陽來于陰惟坎得中得陽淵之中也惟有中德故訟以中達而止不至于成也凡訟之興由于爭利得中則正不見利矣故可以止爭也九五以中而正處于尊位所以能辯是非邪正而化其爭也故訟者以見九五之大人爲利而不以所見之利爲利是不尚利而尚中正則可以无訟也若逞訟不已如求商賈之利者涉大川而忽其風波之險必入于淵而莫之救何利之有虞芮爭田利見文王鼠牙雀角利見召伯所謂利見大人尚中正也需卦坎險在前有進而出象訟卦坎險在後有退而入象也蘇子瞻曰易之所謂剛柔皆本于乾坤乾施一陽于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男皆稱剛來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稱柔來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凡言往

來上下者皆是也虞翻蜀才解訟之剛來謂自遯卦來程子非之朱子則謂伏羲畫卦一時俱成雖乾亦無生諸卦之理是止就合下畫卦之時遂爲定卦之理是已而又膠守二太二少之說于孔子三索之說不合不知文王孔子之作易經緯橫變化無所不通全易了然其義自顯而王輔嗣來漢上之卦變與十二辟卦之穿鑿附會皆不知易之旨者不如但玩經文陰陽剛柔在來上下之義卯齋于贖之言爲可信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宗曰行健行險違也慎其始毋見利也○天一生水同原一氣一麗于形天上泛水下注是相違背而行也人我原是一體一有形骸彼此遂起爭競之心而訟端起矣其始也常在微渺之間若女子爭桑吳楚連兵羊斟爭羊宋師敗績是也謀始者不于既訟之時而于未訟之始凡有作事不爲形

區類別之見而反于無人無我之初則不見私利訟若自冥如天水一氣之相遇不相違悖矣始對終言愼始則不至凶終也雖天生民有欲見利則爭事若鴻羽難積丘山二爻之剛即從乾之二來鬪邪存誠乾乾惕若即謀始之道也至于九五流濕就燥聲應氣求聖作物睹成大同之化矣尚何違悖訟爭之有乎此訟五之所以得元吉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宗曰柔違于下無故久也○初之正應在四而因其自處險地乃欲從事九二之陽剛以與小卦之陽剛爭險是以有訟之事然知非分不可久也小指陰雖已小有訟辭而能終成其吉悔而反也下之不可訟上者常也无因六其正應不曰訟而曰小有言无可抗之理也爻變兌和兌卦變履素履皆終吉之象。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宗曰非其事而悔之知其正也○陰之在下不可長也應四其正事也訟非其正事也其辯謂知九二之險不可恃九五之尊不可抗而九四之正應不可違辯之甚晰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宗曰訟反于正利去而害息也○九陽剛為險之主見二陰之利在我而與乾剛競利故訟然九五之陽剛在上勢不可敵乃反歸而逃竄坎為隱伏有歸遁之象爭之所起利也利為財貨以剛克柔為財財之所在必險歸而遁則剛變為柔不主其利矣還返于坤坤為地為均為眾為邑水去其險而履于平不復見我之有利而其邑之人僅三百戶不足以當九五之爭奪矣三百戶者一陽之險化為三陰坤土數五陰爻數六也五其六為三十地之數十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故有三百之象无眚者言不致爭奪而災患息也卦變否小人吉不亂群三百戶无眚之象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宗曰反其居上下正也利不可居患之召也○乾剛在上陰險在下訟自不克也竄者失其所居也居利則召奪掇取也言患之所至以掇利故也歸而逋邑人三百戶則是安處于下而无有利以起弋人之慕矣故防患者必去利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宗曰險而反正臣道得也○三本與上應因在險地遂比九二而與上體之剛從爭然自處本柔而上乃其正配黙自食其舊德而中心從之食邑之食蘇子瞻曰食而忘之不報之謂也貞者知其正而固守之也厲者下乘二上負四處險而訟之■危道也其終必吉雖處于險終順于正也坤之三爻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三以柔德不失正應亦有含章可貞之象而九二既

知其不克訟而剛化為柔歸于坤體則六三或以坎而從坤之道乃亦從王事而不居其成也妻道臣道皆歸之矣王事猶言公事也爻變巽為進退不果无成象卦變姤大且无咎亦貞厲終吉象互離為重明重互巽為中命食舊象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宗曰下順從上舊德正也○六三本與上九為正應是上舊有德于我也從之是舍險而從順豈不吉乎上指上卦言上九亦在其內從上與從王一義以下事上即以柔事剛之道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宗曰復于无妄順正行也○上卦乾體五為之主凡有命令皆從之出遇下體之險而為訟原非得已而九四居五之下本與初應有何可訟初既辨明二又歸遁三亦從五雖以剛健欲訟而不克訟矣復者復于正道即

者就于中五。即命惟五所命，自无妄也。渝即春
秋鄭人來渝于平之渝。渝變其爭心，以安處于
正理，故曰安貞吉也。不克訟，與九二之不克訟
同。四本訟二，二以險而訟，變而為坤順，則不克
訟。四以健而訟，變而為巽順，亦不克訟也。復與
歸同。即命與食舊從王同，渝與不永同，蓋以其
與九五之中正愈近，而訟愈平也。互離重互巽
卦變渙，渙大號，渙其群，皆有即命渝貞之象。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宗曰：不失者，常無得無喪也。○初為
四之正應，得之不可為得，從乎剛險而訟，反失
之矣。不訟，故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宗曰：得中者大訟無私也。○九五陽剛中正，居于尊位，原無私稱之
心。為乾卦之主，聖作物睹，豈樂為訟者。健以下
涉于險，不能任其橫肆耳。然无所營私，不貪正
應，其所訟皆理之正，无可撓屈，常伸于天下。其
大無比，故曰元吉。元即善之長，主于體仁，无私

无妄者也。如湯之仇葛以童子，告桀于皇天，以
此為訟，訟何傷乎。重互為巽，爻變為離。黃離正
中，卦變未濟，君子之光，皆元吉象。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宗曰：中以正之，神武而不殺也。○訟本不吉之
事，而乃成元吉之象。蓋天下之事，未有己之不
正而能正人者。理有曲直，求其正，是以訟也。而
中德在我，又居中位，其理直，其氣壯，其詞嚴，其
義正，以此正人，何所不正乎。不怒而威，不戰而
屈，惟聖人足
以當之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宗曰：訟不可成，利不可居也。○
陽處于上，為訟之終，訟卦之所由成也。其意本
應三，陰為利，崇應為私，求之而至者，其權在人，
故可與而可奪也。錫，與也。鞶帶，革帶也，所以繫
韠繫佩。凡命服先加革帶，後加大帶。此鞶褫之

所在也。乾為衣，為圜，有服帶之象。荀爽云：鞶帶
宗廟之服，上為宗廟，故云。自旦至食時為終
朝。褫，奪也。本說文，以朱註為正。鄭康成、晁以道
諸儒皆非也。榮利所在，本不可求，有得之之心，
即有失之之理。訟以求利，則終朝有三褫之象。
或者或有錫之，亦或有褫之者也。所謂趙孟之
所貴，趙孟能賤之也。夏見為毀折，有褫象。卦變
困，困于金車，于赤紱，于臲卼，有三褫象。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宗曰：以利相與在得失也。○帶者所
以束服，帶即服也。訟以求之，錫而受，皆有剛心
焉，故薄之曰不足敬也。下坎三爻，唯二稱訟，初
與四皆不居訟之名，以其為陰柔也。上乾三爻
皆剛而訟，上九不言訟，而言訟之利，以訟成于
上，蓋而原其心以為求利，而又告以得失之理，
以為終訟者戒也。

需訟之後，繼以師比。郝子厚云：生人之初，與
萬物俱，不能搏噬，且無毛羽，必假物以為用。

假物必爭，爭而不已必競。其能斷制于上者，
而聽命焉。此屯蒙需訟師比六卦之序也。動
衆而聚為師，有親而集為比。訟爭必正之以
師，師衆必治之以比。此就比事推言之也。以
理數言之，陽剛用事，坎得正中，需訟合乾始
利，為物更合坤陰，以成水德，陽事乃周，人治
之始也。坎水坤土，一源而演利物之用，始大
武以勑亂則師以之，文以綏治則比以之。佰
兩卒旅軍師之制，其衆在外，而以內之一陽
為之主；比國族黨民居之制，其衆在內，而以
外之一陽臨其上，雖曰從坤，而仍以坎之一
陽主其事也。
序卦傳曰：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
也。訟之為事，兩造具耳，爭聚一鬪，必與于衆。
聚衆之法，當以兵車。
不有正之，其何能治。

䷆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宗曰險而中可爲衆也危事克正不爲凶也○卦以一陽爲衆陰之主有師之象師從𠂤從帀𠂤音堆小阜也帀周也伍兩卒旅具曰師鄭玄曰多爲軍以爲師步爲旅下坎上坤內險外順險道以順行師之義也貞正而固與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其正是強驅之民弗從也險而有中德焉乃可以取衆也○丈人長老之稱即父所謂長子指九二言以互體之震取象長子代父家之長老也論衡云人以一丈爲正故名男子爲丈夫王弼謂丈人爲嚴莊之稱莊子謂老人扶丈故曰丈人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其丈人之謂乎或謂子夏傳作大人與困卦彖辭同丈人故稱大人二爲人位以二陰之中一陽爲大人也按太玄贊辭曰丈人推挈則知古易是丈人非大人也吉有成功之義古有成功而不免于咎者蓋兵者凶器或以忿逞或以黷武或貪天功或失人望皆咎之所在也唯一志于正以有德

之師興有名之師而後全乎无咎之義也六爻皆變爲同人伏戎乘墉皆以咎爲戒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宗曰以正正人非富天下也○此釋師貞之義師謂爲衆貞謂爲正猶子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能以衆正非獨謂出之有名蓋必志于正天下而後可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春秋傳云能左右之曰以能左右其衆以正天下必爲天下之所歸往故曰可以王也王者以衆正不以衆利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宗曰中德行險民忌其勞也○此釋丈人言无咎之義剛中指九二言應指六五言一陽居卦體之中是剛得其中也不剛則怯過剛則暴剛中是將才之善者而得六五以爲之應柔德正中居于尊位道合志同信而任之然後可以成其功也行險指內坎順指外坤一陽在二陰之中爲險戰乃危事豈非行險而坤體爲順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乃王者之師也毒如藥毒不得已而用之興師動衆勞民傷財猶以藥毒治病也然其毒之乃所以安之故能使民樂從而成大順之象所以爲吉而无有咎之者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宗曰安而危之危以爲安也容以爲畜陽師陰也○水在地中掘地無不得水故五行惟水爲盛也普天之下率土皆民古之人君寓兵于農無事則爲比閭族黨之民有事則爲伍兩卒旅之衆如水之陰行于地中而人不知故民即爲兵平日容保其民者正所以畜聚其衆也容民取象于坤畜衆取象于坎也在坤曰容保民無疆在坎曰水流而不盈畜之義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宗曰陰險不中不可出也○律謂號令節制初六與三同而陽剛爲險之始有師之象九二長子在前爲節制號令所從出方有出以律之象初德陰柔不正則有否臧之象否臧不善也行師之道必以其律乃能正人不善其師必至于凶敗也晉荀林父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彘子不可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則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果遇必敗彘子尸之必有大咎杜預注云坎變兌川壅爲澤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從人坎變爲兌柔弱是法敗也木遇天寒不得整流川澤涸也澤不行之物譬彘子違命也左氏親受業于孔子必有師授奈何崇王輔嗣信理而遺象哉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宗曰出非已出夫自夫也○出以律指九二在前為律所自出初為始也耳否臧之凶乃自失其律陰柔險陷故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宗曰位在師中剛德正也受命有禮王心順也○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剛德居于中位專主閫外之事師中猶春秋傳所謂將中軍者大將之象也周書有之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吉禮左還順地以利衆凶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人有中日參无中日兩兩爭日弱三和日強易日在師中吉此之謂也王指五也三錫者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自三至五歷三位故稱三錫互震為雷有命令象又變坤卦變純坤順以承天有王錫命之象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宗曰奉天致討正邪罔也有衆之德必歸于君也○有剛中之德為六師之主蓋人主寵而任之乃有成功之吉未有人主不主持于內而大將能成功于外者也天指六五師王也王之所以三錫命者蓋以萬邦之中暴虐之夫壞法亂紀虐民害衆故寵禮將師以正其不正所以懷柔萬邦而安其民也是以容民畜衆之德歸之于君亦善則歸君所以尊君禮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宗曰以衆動矣所主也○六三以陰柔居陽剛有陰心而無健德猶或以之主師衆之事則進無所應退無可守必至于凶也王弼注曰宜獲輿尸之凶朱子謂師徒撓敗輿師而歸也程傳曰師旅之事任當專一若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衆尸之主蓋指三也何氏訓曰古稱輿論與誦皆衆義春秋傳議于尸之詩云誰其尸之皆主義自三五坤為衆三蓋乘二而陷二者不可以主師從之事故凶也按象傳曰大无功六五象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象傳曰使不當若輿尸而歸則不止于无功不當矣弟子似是衆人之稱非大將之任宜從程傳也變巽喪其資斧凶象卦變升虛邑輿尸象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宗曰疑事无功自失大也○大謂陽指九二也九二為主帥偏裨不用命而自主之則主帥无功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宗曰順主以聽无敢前也○四得位而无應不知三之在中為衆陰所歸有偏裨之象按兵家尚右右前而左後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大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老子云凶事尚右也師再宿日信三宿日次并退舍也次止而不輕進也春秋次滑次召陵是也四能安處其柔而不妄動視三之輿尸遠矣何咎乎三

以陰居剛凶以陰居柔故也互震為左再互坤為順變亦震皆左次象卦變解无所在亦左次象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宗曰從險而順得主利也○偏裨次于左以聽命于主帥方師之常不與貪功冒進者同失也坤道順也得主利而有常此亦利歸于主之義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宗曰德順以應師有名也任大以剛不可以武也○五為君位柔德居中非好大喜功之主不得已而用兵征弗庭者以其善生民也班孟堅曰禽者鳥獸之總名古人一歲三田以習武事去其侵害田稼者于禽獸在田則利執辭以討之矣長子指九二有剛中之德大將之能故可

以督師事而稱長子弟子指六三陰柔稚小之
衆故屏弟子弟連子明其爲輿衆非一人也若
使長子帥師闡外之事將軍制之雖有君命在
所不受而乃使稚小之輩皆得主之權不歸一
功無專期則雖有奉辭伐罪之正而亦凶也五
居坤土之中有田象應坎變亦坎坎爲豕食田
害稼禽之類也重互爲震震爲言有執言象爲長
子主震有帥師象坎中男六三末畫有弟子象
坎於輿爲多
青有輿尸象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宗曰用人之道貴中正也吉凶生焉義失剛也
二與五應居卦之中中行者以中相與而行
師也六三陰柔不可爲主而使之得主則以五
柔而失剛制之義故曰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宗曰師有功一人慶

也遠命王以承世也○上六處師之終奏功行
賞之時也于令升云上爲宗廟命正開國承家
之命也二三四爻互震有命令之象命自上達
于下所命卽九二六四而爻開國封之爲諸侯
也承家以爲卿大夫也長子帥師其功大矣偏
裨之將亦大第而爵賞之惟小人則不可用如
六三之以柔居剛與帥相敵處非其位正秦誓
所謂仡仡勇夫者邪之杌隉由于一人邪之榮
懷由有艮士也坤爲地有方國象艮爲門闕有
家之象卦變蠱利用禦寇不利爲寇小人勿用
象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宗曰功正于上無貪技也愼于小人戒盈滿也
〇正者正其等差君雖處柔爲禮樂刑政之所
出否則人皆貪功伎能而小人乘之以起矣當
卦之終有盈滿之意功成而驕逆疎防于小人

而一集錄用之必爲禍于國家則非同國承家
之道故明示其戒也
序卦傳曰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
比衆不可聚不可散有以比之而後卽安安
其心以安
其身也

䷇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宗曰以陽
履陰上統治也弗尸厥位有弗庭也◎許愼云
比密也二人爲從從者從也反從爲比反而相
從爲之比也卦體一陽居尊位而五陰從于下
如五家爲比而比長統之也上親下則下有歸
下親上則上有輿有歸則不離有輿則不孤所
以稱吉也原者再也輿禮記莫有原之原同漢
書原廟左氏原田木草原蠶蠶第二原皆再義
也下卦謂之初筮上卦謂之原筮象主爻在下

卦九二故曰初筮比主爻在上卦九五故曰原
筮元永貞指五也一陽居中爲元元永守其元卽
是貞象王度無外莫大乎元元又貴于永貞也
當比之世必擇所從得元德永貞之人而比之
則可以无咎也不寧者五之不敢康寧也坎爲
勞卦爲加憂故曰不寧也亦言建侯不寧以坎
之一陽居于陰中有天下者當懷匪夫勝予之
懼卽所以永貞其德卽指有後夫而言也方來
尙書作兄弟方來謂下四陰來主于五下卦爲
坤互亦爲坤有方來之象亦稱當之上六三人
來也後謂上夫謂五凡卦下畫爲前上畫爲後
陽畫象夫睽卦遇元夫亦指陽畫也上六一陰
亢居五位之上負固不服乃自後于夫之象是
以凶也坎爲後艮爲背上位在背後也上六無
應乘陽故稱後夫重互爲艮背後象六爻皆變
爲大有上下應之比象鄧廷秀曰商以離德亡
周以同心昌故曰比吉太公避紂歸文王曰吾
聞西伯善養老馬援舍隴歸漢曰當今非但君

擇臣，臣亦擇君，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爵生謂
田橫。天下後服者先亡，故曰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此將釋之之辭，猶言比之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宗曰：可輔從之，是以順也○。有此釋比吉之義。輔如車之有輔，比近而輔于輔也。坎坤皆有與象，故稱輔。惟天生民，無主乃亂，陽剛中德，可以爲主，故衆得而輔之，以成比象也。初二三四皆在下，而體坤，故有順從之象，以陰從陽，爲順坤道順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宗曰：元德在中，順以應也。弗從无終，失所輔也○。再筮，上卦之五，有剛中之德，即乾元之德也。剛從不息，故永。正中無私，故貞。有是德者，此所當比，是以无咎，故曰以剛中也。君位本爲至陰，有德則人比之，無德則人去之。古云不易惟王。一陽在衆陰之中，是以不遑寧處，而在下之人遂感其德，方方而來，由上切于應下，下亦急于應上，皆以剛中故也。柔順乎剛，下應乎上也。上六一陰，處居五上，自恃陰柔，登于極險，獨不比五，而自後于陽剛，理窮勢極，凶必隨之矣。如禹會朝禹，防風獨後，諸侯朝齊，譚子不來，厲罪公孫建，皆其從也，故曰其道窮也。卦終有窮象，乾上九曰窮之災，坤上六亦曰其道窮，此謂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宗曰：建侯萬邦，公天下也。體以親之，爲一體也○。水爲土親，莫親于是。子夏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莊子曰：水之守地也審，正比象也。天下可以一人得，不可以一人治，民方比我，而我無以比之則瑕。于是象建萬國，以屬諸侯，以其剛中之德，大公無我，不以天下私于一己也。于是有朝覲會同，錫賚燕享之禮，俾得相親洽，而不至于睽絶，是其剛中之德，體仁長人，以天下爲一體也。坤爲衆爲土，萬國象；爲柄，建象；坎于木爲堅多心，親諸侯象；互艮爲門闕，建萬國象。何玄子曰：師容民畜衆，井田法也；比建國親侯，封建法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宗曰：誠至而孚，無遺弗屆也○。有孚指五也。坎體中實，故爲誠。在上陰柔在下，有可孚信，從而比之。比所當比，何咎焉。七卦言有孚者十有一，皆有坎象也。缶，盎也，以土爲之，外實中虛，盛水在中。水在地上，以土盛水，有缶之象。水德之大，與土同功，有盈缶之象。坎中滿，故曰盈。言不特无咎而已。五有實德，以誠人，則其下之四陰皆應之。無不相從而來，不止孚初，故曰有孚盈缶。不止正應之吉，故曰有他吉也。五來比，則比爲五所孚者，皆來比，故曰終來也。比之是在比，來是來比我也。大過、中孚，皆言有他，一也。變震仰盂，有缶象；卦變也。雷雨滿盈，有盈缶象。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宗曰：誠無不動，吉相從也○。初與四爲正應，五爲比主，一陽在上，誠孚于中，凡在下者無不從而應也，而比之于初，則凡爲所比者，俱有其吉，是在他之吉，皆來于初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宗曰：得正相從，至順應也○。六二爲五之正應，二在內，五在外，故曰比之自內，以柔而比于剛，俱以中德相與，故曰貞吉，守其正以獲其吉者也。變坎爲通，行有尚，亦有比之自內象。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宗曰：居中正應，求在內也○。不自失，不自失其中正之德，故不失其正應之比也。此明自內貞吉之義也。

六三，比之匪人。宗曰：從于匪類，失中故也○。三以柔居陽位，而與上六極陰爲

應。無剛中之德，可以依歸，故為比匪之象。匪人不可以為人者，謂上六也。互艮，艮不獲其身，變艮，利薰心，有比匪象，卦變蹇，不利東北，其道窮，亦比匪而傷之象。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宗曰：比而傷之，微所與也。○上六陰柔極亢，小人之進，三乃舍五而與之應，可傷之甚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宗曰：離陰從陽，得中正也。○四為外卦之柔，本與初應，而五陽在上，舍初而從之，如人之背暗投明，得理之正，故貞吉也。五在四之外，言不內比于初，而外比于五也。爻變兌悅，卦變萃聚，皆外比之象。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宗曰：尚德者亨，所從正也。○九五以剛中之德，居于正位，是賢人而在上者也，乃舍其正應而比之，不從己之私利，而從有德之主，以義為利者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宗曰：光被天下，以中治也，失前禽，不言所利也。○五以陽剛當中，萬物共睹，眾陰皆伏，光天之下，大顯其比之道矣。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我順者納之，不我順者聽之而已，原無利天下之心，故為王者之田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也。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歲為三驅之禮，驅即謂驅逆之車，驅出禽獸，使就田也，三驅者，左右後三面以驅之，其前則任之禮，天子不合圍，禽獸之來者取之，逆而前去者皆免矣，邑人不誠者，不以誠于邪邑之人，使防其逸失也。王者之比天下，大公无我，求皆強人豈以失禽為失利，而介介乎前禽，指上六也，畫在五後，故曰後夫，位在五前，故曰前禽，是不肯比我者，二與五應，所不必顯，初三四爻，皆來比我，有三驅象，坎為豕，互艮為黔喙，有禽象，一卦五陰，四陰從陽，上獨背之，故為失前禽象。應坤變亦坤，坤為邑，為眾，有邑人象，先迷喪朋，有失前禽象，安貞有慶，有不誠象。湯之祝綱曰：欲東欲西，欲南欲北，欲高欲下，靡不任之，蓋此義也。葵丘之會，宰孔過齊侯曰：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上體坎險，下應坤順，失禽不誠，險以順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宗曰：中德正位，道大明也。失利不言，以中制也。○不偏之謂中，是比無私比也，有正中之德，乃居正中之位，而行正中之道，故大顯其比而吉也。上六以陰上陽，逆也，所舍者也。初二三四體坤互坤，比陰從陽，順也，所宜取者也，宜取而取非以為利，宜舍而舍，不虞失利也。邑人不誠，不與邑人言利，以中制也。故曰上使中，居位正中，所使令必以其中，沾沾于失禽，是有利心，不中矣。周子曰：為惡不中，利害之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宗曰：陽不可上，自失也。○六居五上，自以為無有出其上者，而與三為應，似自得其為首者矣，不知己之以陰比陰，安得亢出于陽剛之首乎？是無首也。其凶可立而待也。六二曰不自失，是自不失也；九五曰失前禽，是人之失也；此則自失者也。爻變巽為寡髮，无首之象，卦變渙散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宗曰：不知所終，无與存義也。○朱子曰：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義言之，則為无終，乾三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陰私自比，是義之不可存者也。

師比之後。繼小畜履。師比以上六卦。皆尊陽
而主坎。陽不得陰不生。陽唱而陰爲和。元恭
之曰。時有後風。東坌液融。亦有和澤霖霂。臨
辟苞體。叟叟睢曰。兆尊陽職之力也。師比以
一陽統五陰。大象象坎。小畜履以一陰間五
陽。大象象離。一陰在上。風上于天。以觀其文。
一陰在下。澤下于天。以說其禮。文以柔合禮。
由陰制。師比陽剛配地。畜履陰柔合天。巽兌
互離。二女從父。乾坤至此。十變十成。陰陽之
氣一周。天地之道乃正矣。

序卦傳曰。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
小畜。陽內君子。比之于外。道在顯仁。陰外小
人。畜之于內。道在藏用。始以畜雲。終以既雨。
顯畜之義。貴退藏也。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宗曰。大德而小畜也。不雨而雲。乾在下也。○陰卦用事。從巽始也。陰必從陽。故內體乾。小畜。美陰德也。小陰也。陽德惟恐過剛。得陰柔而有包容之度。故象傳以文德繫之。王弼訓畜爲止。朱子因之。觀一陰之畜曰小畜。曰文德。二陰之畜曰大畜。曰多識。此曰容民畜衆。則畜但當訓聚。訓容。不當訓止也。弼謂六四以陰畜陽。但能止九三。而不能止初二。則初二之爻辭。何以反吉。三之爻辭。何以反凶乎。象辭又何以稱畜亨乎。多能畜少。少安能畜多乎。亨者。陽必得陰而始通。剛必得柔而始濟也。亨爲禮。禮聚美備。物卽誥文之義也。密雨不雨。正容不聚之象。密聚也。陽極生風。風行雲起。陽盛陰微。不能爲雨。蓄以乾陽在下。而巽體一陰之上。又有重陽覆之。故象以密雲不雨。此正畜之象也。至于上九。陽極而變。乃成坎水。而後有既雨之象也。乾居西極。後而退位。而不用事。如郊之遠于國中也。自乾而巽。自西隅至于東隅。非如坎兌之正位。故曰西郊也。艮齋曰。自西彭謂不雨。我文王自謂也。周在殷之西隅。故稱我西郊。先儒謂文王志在明夷。道在小畜。此時修德行仁。未大施于天下。是其象也。互兌爲澤。重互爲離。三陰紐結。亦密雲不雨之象。六爻皆變爲豫。雷出地上。巽下乾上。爲布施誥四方。則皆雨之象矣。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宗曰。柔得位。濟剛也。應之爲言。畜養不苟畜也。○六四以柔居陰位。處下卦之中。以爲卦主。而无二陰以分其應。內卦盡下爲之應。五上在上爲之應。以陽應陰也。論卦之象。以衆陽畜一陰。爲畜小。畜猶言畜小。以陽畜陰。以多畜少也。論卦之德。柔以濟剛。而後有包容之度。涵育萬有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宗曰。內健外巽。剛得中也。志于乾行。柔有嘉也。○不健則不能有爲。故乾以體于內。不巽則所難以行。故巽以輔于外。高明而沉潛。行方而節甘。則无不可行矣。剛中指九二九五。言剛居中位。有中德也。志行指六四。言柔以自處。志在于行其剛健也。行者。天行健。巽行權也。亨卽嘉會合禮之亨。剛柔相濟。而有文美。是以亨通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宗曰。志有所尚。積以往也。得時而行。德在內也。○密雲不雨。正言畜義。積之不厚。則流必不遠。尚往言其志存于往也。卽志行之意。自我西郊。言乾體在內。本有雲行雨施之德。而時未値可行之勢。志在于行而時未可行也。蘇氏曰。大畜之卦。剛健而有光輝。宜于設施。故曰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小畜之卦。剛健而出以巽順。宜于收斂。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宗曰。剛不可過。禮由

陰制也。○天至高矣，而風能行其上，風無形質，至柔也。柔勝剛，弱勝强，故君子體之以懿美其文德。文德即柔德之見諸威儀文辭有美可觀有禮可象者，仲山甫之柔嘉維則，衛武公之抑抑威儀，皆是也。大畜小畜皆君子畜德之道。多識以畜其德，有裨括宇宙包羅萬古之意；以懿文德，有細行必矜動容中禮之意。亦離大象育離重明麗正，懿文德之象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宗曰：陰應復陽，乾道得也。○道即反復道之道。復即七日來復之復，由陰而反于陽，剝之復。巽體在上爲陰，六四以陽應，以陽畜陰，陰復即陽。初九一陽始下，乾之故道也。自指乾言，陽之復也。原從陰來，今以陽畜陰，是復自己之道，又何咎焉？變巽中命，有復象。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宗曰：剛柔相應，德之宜也。○義者宜也，以剛畜

柔，陰陽相應，唱隨之義，本如是也。睨九三不能正室，知非其義矣。

九二牽復吉。宗曰：陽與同功，不獨復也。○乾之初陽二陽原不同位，而以畜陰之故，遂相牽而有爲，故初復于陽，而二亦復于陽也。變離爲麗，牽象。互兌爲和，兌牽復象。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宗曰：復于中，不失中也。○九二以剛居柔，以中德居中位，而以畜陰之故，爲初所牽引，而復于乾體。然陽德原是中德，牽復雖非正應，而陽剛在中，亦未嘗自失其德也。

九三輿脫輻，夫妻反目。宗曰：睨于柔，阻于柔也；非其類，終乖也。○乾之三陽同類並進，而忽值陰柔在前，抑而睨之，反爲所阻，而不可前，如車之脫輻然。輻所以居中而利輪之轉者，指九二也。以陽近陰，上遏于四，則下離于二，故有脫輻之象焉。四非其正應也，

强欲合之以爲夫妻，終必乖異，故有反目之象。大畜九三曰日閑輿衛利有攸往，以艮之一陽與乾同德也。小畜九三曰輿脫輻夫妻反目，以巽之一陰不與乾同德也。二四合得坎上半體，有輿象。變兌，互亦兌，爲毀折，有脫輻象。重互爲離爲目，外卦巽爲多白眼，有反目象。乾上巽下姤，勿用取女，亦夫妻反目象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宗曰：非其配也，私畜之，无有利也。○夫妻之道，男在外，女在內，男爲尊，女爲卑，中德相配，正應相與，乃可以正室也。三四陽內陰外，陽下陰上，位皆不中，更非正應，安得不反目乎？以私畜之，亦何利乎？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宗曰：所畜者安，危不危也。○一陰居五陽之內，而能依倚剛中之主，實相孚信，則不至相疑而戰，至于相傷，而小心危懼，以出而有爲，則

可以无咎也。有孚，孚于五也。坤上六曰其血玄黃，陰疑于陽必戰，陰陽相孚，則血去矣。言陰能從陽，則亦化爲陽，如小人之能委心于君子者也。惕出者，惕以出之，凡有所爲，必以敬愼將之，巽道也，亦乾德也。坎中實，凡坎皆言孚，四五得坎下半體，而上九陽極必變坎，故爲有孚象。坎爲血，爻變乾爲純陽，有血去象。乾首出，出象。又惕若，惕象，互離履錯徹之，有惕出象。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宗曰：剛中在上，志行得也。○一陰爲衆陽所畜，而能孚信于在上之有德位者，然後可以有濟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宗曰：同德之孚，其實也；乃以鄰富，不私利也。○五以陽剛之實德，居于尊位，而與初二三上四爻之陽剛同德，相信有攣如之象。攣，綴也，續也，綰也，相連不斷之義。陽實爲富，陰爲虛，以陽包陰爲財，合衆陽以畜一陰，共利原

无私其利之心故曰富以其鄰以猶春秋之書以能左右之也爻變巽為近利市三倍故有富象重巽艮變亦艮為門闕有鄰象卦變大畜有鄰富象。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宗曰利不以己乾道其于獨富也畜柔為德巽為利也不獨謂與初二三上共之也夫公无我乾溯之德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宗曰剛柔濟畜之終也征凶有戒辭文德也○上九陽極必變而陰先以盛陽畜微陰則不雨今則陽化為陰而既雨矣非畜之極亦不能有此也當其不雨則為尚往其勢若不容已當其既雨則為既處陰陽和剛柔濟可以相安矣所以然者既尚其文柔之德則度量弘遠包容一切無所不載此畜之德也載婦者以剛載柔以陰載陽如以夫載婦載即畜之義也以陽

之德為陰之事必守其正而危以居之故曰貞厲也君子征凶正推原貞厲之故也月出于甲則肖乾象望之時也出于巽將望未望之時也上巽下乾乾正是月幾望之象也當此之時尚德不宜尚力懿文不宜用武征伐非所宜也禹征有苗三旬格命益曰滿招損帝乃誕敷文德正與貞厲月幾望之象合也征凶者直往而前矣其畜柔之道則慮有危疑之漸悔吝之乘也變坎為水既雨象互離為中爻有歸象以陽包陰有載婦象巽為躁卦有征凶象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宗曰德盛而居厚所畜也征內有疑陰陽極也○積即積善積不善之積德之陰者用積也載即大車以載之載大有卦亦以五陽包一陰所載者陰也疑即陰疑于陽之疑畜陰之極則塞其疑于陽也乾極而亢陰極而戰皆所當戒也既以陽畜陰則小人皆在包容之內而疑小人之未為我畜以陰敵陽征而服之則有凶象蓋此尚德之時宜文而不宜武也巽為進退有疑象也

序卦傳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物之既聚高下有等文之既成柔嘉有則齊晏子曰五尺以下皆有其力勝與君所以不敢長處故也禮為文教齊民者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宗曰柔承剛中正所履也危而能安履有節也○履足踐地也禮所以履周旋中禮履周旋也人之所履未有外于禮者孟子謂義路禮門引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之詩是也小畜轉卦以五陽包一陰畜文履德相因而成故成卦在六三一爻偶形象足故曰履五爻皆剛故曰履虎尾也上六爻全體象離互體亦離離于飛類象雉于走類象虎

內陰質而外文明也卦名連彖辭為彖與同人艮一例也咥齕也人指三三為人位以一柔從衆剛悅而應之未嘗與爭如虎首在前尾在後柔在剛後非與為抗如履虎尾也兌體以一陰見于二陽之上其德為悅能安于三陽之下不傷于剛世路多是危幾有履危而無害者未能制剛亨之道也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所以肖也肖己以禮剛柔有節何道不亨亨嘉會以合禮名也繫辭以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謙以行禮故六爻皆變[illegible]也山澤乾上兌下為夬故九五曰夬履貞厲夬彖曰孚號有厲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履危而安之象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宗曰以柔履剛剛不害也○此釋履卦之名柔指六三剛統指初二與上體之四五上爻蓋一柔處于衆剛之中為履剛象所以稱履帝位也若虎尾則

專指初二二爻矣。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宗曰悅應乎乾剛柔節也。下咥人亨得所履也。○以下應上三與五同故曰說而應乎乾此釋亨之義也。莊子云虎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巽之轉體爲兌悅和順也。六三成卦之主爲履虎尾之人柔居悅體能和悅以馴順乎虎故不至于咥也。關子明云周公以叔父位冢宰攝天子事履虎尾也。公遜碩膚柔道得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宗曰剛中柔應其道光也履乾而亨以合禮也。○九五以剛居剛爲履虎而在九五之尊爲履帝位其剛得中居正是剛中正履帝位而其所以不疚者以六三在下與之爲應有光明之象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相應爲照惟其柔能應剛柔以應乾是以剛中之位尤五之尊无疚惡之象也疚者中心有悔之謂恃剛處物中必有悔使不光明矣剛柔有節乃合乎禮是以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也大象爲離三四五互艮光明之象離初履錯无咎不疚之象剛中帝位指九五言不疚光明指六三言剛中一柔也由畜而履文而有禮懿德乃光禮之行也以柔順禮之制也以剛中乾之四德嘉會是以合禮所以爲亨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宗曰分以定志民无爭也履辯之行乾德治也。○澤水之漸而下流者也禹貢曰九澤旣陂四海會同下曰天下有澤澤在天下而曰上天下澤所以嚴大分也如日天高地下澤又地之下者也履者人之所履以辯上下而以制其踐履天之不可爲澤猶澤之不可爲天也上下各安其分則民有定志而無覬覦爭奪之患所謂禮以坊民之爭者也記云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出也生人之患莫甚于利心民志定則利心去矣文言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以此爲辯所以爲坊也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富家不過百乘貴賤有等衣服有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上下辯而民志定矣今不遵禮義不從君禮以行之智以辯之悖德全矣後帝位而不疚職是故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宗曰陽德之初潛在下也剛可有爲不失常也。○素者繒帛之質未加采色之謂兌居西方其色白巽爲白兌者巽之反反白在地故曰素履也凡陽在下爲潛皆乾之始事素履即潛之義乾行健而又以兌悅應之故往也上无所比外无所應安于在下幸其自然未嘗有貪競浮華敢逐世利之意故无咎也舜之飯糗茹草顏之簞瓢陋巷其以此歟爻變坎爲隱伏有素履象卦變訟事謀始食舊德有素履往象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宗曰行其素不願外也。○外無其應故曰獨獨行其素而不願乎外所謂不變塞者是也乾行自彊其常德也故曰素履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宗曰履于中大道也澤深而幽志柔也。○由初剛而進于中位如人之踐于大道矣以剛居柔全體爲悅如行坦途无所窒礙也說文坦坦文也賁離云平也明也蒼頡篇云著也幽對明言澤中必深而幽二爲人位履剛行中象名勢位不動其心我幾清遠可望而不可即幽人所以稱也以陽德處陰位中正而罔自能獲吉詩云虎畏不懼巳者中無私曲故也變震爲足爲大塗有履坦坦象卦變无妄動而无妄有幽貞象互離爲大明麗乎正有坦坦象。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宗曰中无利心害不亂也○人之動心于勢利者其中必自生荊棘招之虎矣幽人之坦然依于中道不爲榮利所亂无利亦无害矣故以正而吉也小人常戚戚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宗曰弱以處强自失中也志乃有爲悅應剛也○此爲主一爻之象言也以其柔應于剛曰吉以其柔敵于剛則凶也眇一目小也互離爲目而所處不中則偏而亦能視以其虛而明也跛足偏廢也震爲足而止得半體行之不中則跛而亦能履以其動于下也以柔履剛如以眇目跛足之人履于虎上全卦象剛而專與上九之剛爲敵體則必有咥人之凶其能安于故必變而從剛奮然而有武人之略上依九五剛中之主而爲之疏附後先以有爲焉則柔合于剛剛濟以柔而終成不咥之亨矣咥人凶是言其象之可懼而非謂其必凶也爲猶寘言宜力四方汝爲之爲爲于大君正所謂悅而應乎乾者也互離爲甲胄武人象重互爲巽爲多白眼爲進退有眇跛之象卦變純乾乾乾惕若亦有虎咥人凶之象。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宗曰明于中履不正也志剛而亨從剛中也○九五剛中是以光明而六三之眇何是以有明履帝位故能不疚而六三之跛何是以有行故乾六三一爻言之便爲履虎尾咥人凶之象以其所處之位不中不正故也悅而應乎乾是以能亨乾之九五即大君也雖以其柔德奮勇從上爲大君之所欲爲是志在于剛與剛合德而成履亨矣志即悅而應之志也剛上柔下君剛臣柔復之所以爲禮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宗曰剛履而懼柔也○愬愬畏懼貌以剛承剛過近至尊以陽居陰下乘于陰四多懼故愬愬也敬勝吉故終吉也體乾之德乾乾有愬愬象。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宗曰懼以志行履在外也○四居外乾乾行健故有行象而非可以漫行者亢則有災必以愬愬履虎之心持之于行之先故曰志行言志在于行故愬愬也

九五夬履貞厲宗曰位於剛夬柔正也○夬與履皆一柔五剛之卦上下二體互易耳夬以五剛決去上之一柔今履之九五正當夬位以剛居剛其履至正若以夬夬之道行之則六三之陰必不能免矣然六三以悅應上其志非與五敵者也而又居下體非卻夬陰之在上相逼而易去者必欲以夬爲履剛之正能無厲乎履帝位而不疚以其能用柔也貞厲以其欲決柔也君體雖剛而處崇高之位威福自我如虎躡半危道也互巽爲高厲象爻變離履錯有夬象卦變睽同而異亦夬象。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宗曰以剛居剛天位艱也○當夬而夬當厲而厲剛中之位正如是也乾之九三曰厲无咎履上乾體止言厲而不言无咎乾曰不中履曰正當不中而惕是以无咎天位惟艱所以危也秦皇漢武其知之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宗曰視而考之旋反于柔也柔嘉之吉終歸于乾也○視回顧之意與三爲應履大象爲離故此相見之象故曰視履武王書履銘曰行

必慮正。說命曰若䟦弗視地厥足用傷。視之以
正其履也。降而者天。不考于天。而考于履。履而
至上。以位則降。以勳則成。履道備矣。而反而考
于六三之柔。以爲柔嘉之則。禮行而履成。則大
吉矣。旋反也。乾從兌說。故吉。乾有元。其吉仍終
于乾也。聊視䟦履。文王羑里以前事也。熟㥯終
吉。羑里以後事也。其旋元吉。爲西伯時事也。此
皆文王之卦也。變兌全體爲說。吉祥之象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宗曰。大有上吉。順天休也。○火天大有之
卦。亦以五陽一陰。而柔得尊位。今履吉在上。位
其所以得吉。皆本于柔。剛中即柔中矣。彼以離
互兌。此以兌互離。其爲剛健文明之德。一也。豈
非即大有之慶哉。

易宗卷之二終

易宗卷之三

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

禮治既定。世運乃亨。履而後泰。天地之常經
也。泰又有否。陰陽之倚伏也。君子小人。主乎
氣數矣。無平不陂。大亦可往。先否後喜。人亦
可同。謙乃行。禮豫乃作。樂治道于是而成。天
行于是而順。隨動而悅。蠱順以正。治者亂之
幾。成者壞之始也。

屯曰剛柔始交而難。泰曰天地交泰而通。前
八卦以難而漸安。此八卦以通而漸壞。前以
坎陽用事。此以離陰用事也。離繼坎而有功。
故合體于乾爲同人。大有亦猶坎之合體于
坤爲師比也。坤合而男爲謙豫。猶乾合而女
爲畜履也。剛柔相濟。禮樂興矣。造于隨蠱。少
居長上。無乾坤坎離四正之中德。故以蠱之
有事。待振興于王者。

畜履之後。繼以泰否。剛柔得宜。陰陽合德也。
上經止言乾坤之交。泰否之象。六子無交象
也。下經則以六子之交爲事矣。當其泰也。小
人在外。自邑亂命。亦有終否之理。當其否也。小
君子在上。其亾其亾。乃有傾否之道。世之不
能有泰而無否。有陽而無陰。有君子而無小
人。觀其所處而已矣。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序卦傳曰。履而泰。然後能安。故受之以泰。泰
者通也。畜而有禮。物得所履。貴賤尊卑有緒。
有兆大通之業。治道畢舉。大順之徵。其雍熙
之世乎。

䷊ 乾下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宗曰。剛柔以際。用其中也。內外正行。不府利也。○泰通也。
序卦傳曰。安也。說文云。滑也。如木无滯之義。丙
風日泰。風利物者也。有虞氏之死尊名。東郛之

山名皆尊稱也。卦以天地交通爲義。地上天下。陰陽交矣。陽居二位。陰居五位。剛柔濟矣。易中凡陽爲明陰爲暗。陽爲實陰爲虛。陽爲貴陰爲賤。陽爲義陰爲利。故陽爲大陰爲小也。在外卦稱往。在內卦稱來。以內卦爲主也。三陽來而稱內。三陰往而居外。得其正矣。乾來乎內。坤往乎外。內重而外輕。故彖辭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小人以利者也。陰往陽來。陽內陰外。內外得宜。是內義而外利。貴德而賤貨。世之治也。是以吉亨。晉語秦伯納公子重耳。及河。董因逆公子。公子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何不濟之有。韋昭注云。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天地之氣交也。小往謂子圉。大來謂文公重耳。果有晉國。六爻皆變爲否。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

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宗曰。上下志同。因時濟也。小人勿害。陽進亨也。○此就小往大來。明吉亨之義也。交以上下言。內外以貞悔言。消長以六爻進退之勢言。上下即君臣也。天地君臣。其位已定。所交通者志氣耳。其志同者。其氣交也。天地交而萬物通。化育之理存乎氣也。君臣交而治道舉。明良之道。存乎志也。此泰之以上下見者也。陽健陰順。健者君子之德。順者小人之分。在內者重。在外者輕。以重馭輕。以內制外。得所治矣。此泰之以內外見者也。君子小人。邪正之辨。在于陰陽。陽氣勝爲君子。陰氣勝爲小人。世治多陽。世亂多陰。邪正之辨也。道長者其氣盛長而滋榮。道消者其氣衰消而漸化。蘇子瞻曰。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夬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聖人獨以泰爲安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逐而逐之。使之窮而無歸。必至于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惟泰之道。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無措。君子之患無由而起矣。此其衰世爲言耳。若上下交而志同。則上有明君。下有良佐。以舜湯皋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則內外之道得。小人道消。皆化而爲君子。奚必決而去之。如夬卦之義哉。蓋陽在內。則陰自從陽。君子在內。則小人皆恐心聽命于君子。觀諸往代如出一轍也。觀文暑事宋授陵講泰卦。曰內君子外小人。固爲泰矣。苟在外而服。心是背。不爲外。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爲內。可謂渙于內外之解者。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宗曰。咸有一德。上下安也。利物爲義。乾道光也。○天氣下降。以交于地。地氣上升。以交于天。是以上下相安。而成泰。象后君也。他卦皆稱君子。泰獨稱后者。蓋

繫于君德也。財古本作裁。陰陽之氣。交通于上下。而人君參贊于其中。然後能納民于泰也。天地之道。理之渾然者也。財裁制而成全之。天地之宜。義之秩然者也。輔輔弼而相助之。左右扶持也。天地生民而不能盡遂其願。其權屬之于后。民之所望于后者。教養二者而已。教民以禮。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大禮之所由作也。禮制于中。道中道也。所以裁成之者。用民之中而已矣。養民以利。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民利之所由興也。利正于義。宜者義也。所以輔相之者。以義爲利而已矣。民厚其生。文王其德。所以左右之者。不已至乎。繫辭上傳八章。言禮。繫下傳二章。言民利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宗曰。君子道長。以類升也。○初居最下。與二三之陽同體。如茅之茹。茅草也。即大過藉用白茅之茅。茹根之相連者也。彙韻會注彙也。草

木𣅀孚之貌。茅根𣅀孚。乃牽連俱起之象。古注作類。蓋三陽同類也。征進也。三陽同德。志皆在外。初爲之首。舉之相從。故曰以其彙。猶四之言以其隣也。君子道長。進皆得志。故吉。爻變巽。利見大人。有彙征象。卦變升。南征吉。允升。皆吉象。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宗曰。志于上交。外有爲也。○外卽指外卦。致泰之道。小往大來。三陽之欲進而有爲。正使在外之小人。皆化爲君子。而成小大之交。上下之泰。所謂內君子而外小人。正欲與之相安。不與之相激。相激則傷矣。初志在外。以陽感陰。四爲坤首。以陰從陽。翩翩而孚。以成交泰。是其志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宗曰。中以爲交。尚志泰也。無偏無黨。道大行也。○二以陽剛得中。居下。上應于五。五以柔順得中。居

上下應于二。是以賢人之德。爲上所信任。主泰泰者也。故泰道主于二。凡易中言包。皆陽畫也。陽德實大。而無偏私。故有包荒之象。荒虛也。五虛无陽。彖文注水廣也。又穢也。坤地居外。有荒遠之象。言用馮河而往。則能就乎五矣。遐遠也。遺棄也。不以三陰在外。荒遠而棄之。是馮河之意也。朋指初三也。同類爲朋。九二以乾德居中。剛而能柔。博大光明。至公无我者也。朋亾言其无偏黨之志也。惟是用我之實。包五之虛。以成上下之交。徒步涉河。无所疑忌。不以陰之我遠而弃之。不以陽之我朋而昵之。渾然大中。无有偏倚。故能尚乎六五之中。而行其志也。尚如漢世尚主之尚。配之在已上者。正與帝乙歸妹相應。二五相易。遂成旣濟。泰道之得行也。互兌爲澤。有河象。變離。明照四方。有不遐遺象。卦變明夷。莅衆用晦。有朋亾象。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宗曰。有容乃大。知光明也。○以陽包陰。以大包小也。上當乎中道而行之。非具有光明之哲者。其孰能之。乾故稱大。大明終始。有光象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宗曰。泰不可盈。反復道也。誠能動物。交道成也。○九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盛必衰。循環之理。下不終下。上不終上。往者必來。來者必往。故泰之日。未有平而不陂者。未有往而不復者。平世道平也。陂平泰道也。往卽小往之往。復卽來之復。如反掌之倚伏。陰陽之消息。君子小人之進退。言治亂也。陽畫橫亘爲平。陰畫缺陷則陂也。內卦臨外。外卦臨內。往于外者。可復返于內也。泰者否之所伏。甚不可恃。其惟惕然思艱。而守之以正。則可以无咎。乾三爻曰。夕惕若。卽此義也。勿恤言不可徒憂。而无益也。食指六四。于孚與以孚相

應也。陽實。食人者也。陰虛。食于人者也。二三四互兌爲口。有食象。易中凡言孚。皆坎德。三四之半體也。孚于食者。三往孚于四也。蓋六四居三陰之下。羣陰所從。以接于外陽。九三居三陽之上。羣陽所從。以接于內陰。二爻正相交之地也。內外相孚。則交泰之道成。小人皆化爲君子。而天下胥受其福矣。爻變兌。悅。有孚象。卦變臨。消不久。有平陂往復象。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宗曰。消長之幾。無所遠也。○際者。如引繩而適當其中之分際也。天地際謂天地交接之際。陰陽之相去甚邇。有往則必有來。有消則必有長。可不愼歟。正以明所當孚之故也。乾之九三。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正此之際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宗曰。陰以相從。不爲邪也。君子道同。小人革心也。○翩翩羣飛而下之象。小過卦有飛鳥之象者。震爲鵠。陽象鳥。

鳥翼兩翼爲偶身一在中也爻變爲剛亦有此象也陽實陰虛故爲不富之象鄰指五上言其挾所並處之鄰以下乎下陽也陰之爲害以利而其體本虛若以虛詐之小人而有專利欲富之心則亂矣今三陰皆欲下交于陽而聯翩以進不與其鄰居富而以其鄰從陽不待告誡自相孚信泰道之所以成也戒戒居富也小人无所利孚得其道矣二言朋亡三言其孚至此而萃陰相孚其爲一朋大道爲公之象也互兌孚象重互震有于其鄰象爻變震動而下順卦變大壯帶禮勿履皆不戒以孚之象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宗曰失實而孚能虔德也利不敢居无所強也○小人願富者也乃知其失實有以自安而類從于陽適乎其中心之所願世道之泰小人而有君子之心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宗曰親賢以自輔外王姬下嫁之禮者也古帝女皆下嫁帝乙始制爲禮使降其尊以事其夫明陽倡陰隨之義也泰之言交有二義焉君與臣交以上下之位言也君子與小人交以陰陽之道言也六五以柔中居尊下應剛中之九二上下交矣以卦德觀之則上三陰皆小人下三陽皆君子故曰內君子外小人也帝乙以五位之尊取象妹以交德之陰取象也帝乙歸妹言臣陰以從陽也使在位之小人抑而下之以從君子則君子道長上下志同而小人道消外者可內矣以祉以此而得福也元吉福之大也治泰之事九二主之六五享其成也三四兩爻相易則成歸妹是帝乙屬五妹屬四也與三四兩交之義正相合也歸妹之傳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可知歸妹之與泰皆以陰陽之交言也孔子曰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妃匹正則王化

全又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氣甚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義也京房傳載湯歸妹之辭曰毋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毋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從陽女順夫天地之道也善事爾夫必以禮義由此觀之帝乙謂湯非湯孫也湯以乙上殷錄尚質以生日名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也陽虎筮救鄭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似帝乙爲紂父稀箕之辭取宇爲象皆可通也爻變坎樽酒簋貳剛柔際也卦變需女需男行歸妹之正也需五亦需賢以自輔者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宗曰其志交其行中也○中者中德也二五皆中上下同德其交泰也乃五之所淺順故二曰尚願尚之也五曰歸願歸之也願以

正交行以中吉豈非太平之大道乎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宗曰城將反也上不勝柔權在下也○泰極必否其象先見復與無往不復之復相應也坤爲土爲方在上而高有城象隍城下有水爲池無水爲隍泰反爲否乾反爲坤坤自上復下爲城復于隍之象也此時人心已離大勢已去用師祇速禍耳坤爲衆師象故戒之邑如商邑翼翼盤庚不常厥邑之邑坤爲邑上失其道小者播命故曰自邑告命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守之而不思變詩人蓄各豈能免乎此周室東遷之時也九三上六其位皆正故皆曰貞然九三有陽剛之才守之可以無咎上六以重陰處于至極固守其柔而不敢動則衰亡無日矣變艮爲門闕有城象艮爲止有勿用象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宗曰小人亂命道漸長也○命不自上而自上非亂而何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是故城復于隍卑道崩也此時否道已承小人漸長矣。序卦傳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五色雖名有時而渝豐交之本有時而落理勢自然物候所兆也乾坤十變方泰泰一變即否內畜外發者可不慎哉

䷋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宗曰如其不利是以貞也不可往而不可祿也○否不通也從不從且不可之意見于名言也天氣上而不下地氣下而不上二氣不相交而隔塞也否之匪人卦名連于卦辭與履艮同人相類言否之者非人也非人即小人指六二而言陰出地上而至于三六陽已消其半卦之所以成否以此也君子指乾三

陽而言當此之時君子在外非可有為之時愈宜守正以俟時亨觀四五上三爻之辭可見貞字作一句讀大往陽往而消小來陰來而長也此從泰變來六爻皆變則又泰矣此係七月之卦經涉四陰五陰六陰然後一陽來復危哉天下難治而易亂國家難成而易敗君子難進而易退作易者之淺意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宗曰陰柔匪人不利君子也天下无邦天地閉也○否泰一反而成故否之辭但與泰反也萬物不通以天地不交之故天地不交以大往小來之故故又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危之也陰陽剛柔內外皆反因小人之道長則君子之道消故曰天運亦人事為之也所以消小人而長君子者豈無道乎象傳惟泰否二卦言陰其有專主君子小人也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乾坤之質以否之不可以德言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宗曰不與利交法天地也○否泰者時也泰之時言后道在上也否之時言君子道在下也儉者嗇也坤為吝嗇儉之象也古云儉于聽以養虛儉于視以養神書云慎乃儉德保嗇之義也若愚若拙寧細寧嚙則小人不生其忌心而難可避矣小人不能容君子必思中之以禍患三陽出居在外避難之象也不可榮以祿者守身嚴密不敢有利祿之心雖有以富貴亦不為所動利所不在害亦去之且君子于此即有反否為泰之心亦必超乎榮祿之外乃能施其

斡旋之權不惟隄防伏陰之盛而亦守其乾剛之高儉德避難不與害交也不可以祿不與利交也皆法天地不交之義也坤六四之括囊无咎即儉德避難也乾初九之遯世无悶即不可榮以祿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宗曰連類而升可用于正也○初六柔畫二三相連並進象與泰同故亦曰拔茅茹以其彙也初惡未形不可遽以小人待之况坤體德順能守其正自獲其吉而得亨通否亦可以為泰也初與四應貞而不變以從于陽是小人而歸于君子豈不吉且亨乎方否之初陰以類進聖人不遽絕之誘之趨善俾天下無棄人聖人之仁也泰之初九勉之以從為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否之初六戒之以貞小人克念可作聖也爻變震為蕃鮮為反生有茅茹象卦變无妄往吉有吉亨象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宗曰知有君非私與也。○君指五言初守貞以應四欲借四以承君其志本善鼓舞同類以從乎陽豈自植私黨者哉其吉宜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宗曰有容而執無比匪也。○二五正應包者五包二也承者二承五也包與包荒之義同否之初也小人之惡未形至于六二則已見其爲小人矣不有以包之則僨決矣小人雖在內而君子猶位于上以上包下下必順承小人而能順承君子必得其吉然僉壬之懷來原不可測倘樂其外順而不知其中便必爲所中故爲大人者念世運正在否塞之時而以否道處之謹嚴愼密不敢自居于泰則可以有亨也包承不戒必至包羞包羞不戒必至剝膚矣互兌爲毀折爻變坎有險卦變訟違行皆大人否象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宗曰愼其所與敬以別也。○君子以同道爲朋周而不比者也但以小人之順承于我而遂喪其所守以從其類是亂羣矣故知其否而否之敬之不亂以別其羣乃亨道也。

六三包羞。宗曰不知其恥爲所容也。○三與上爲正應上體乾陽以寬容偏覆爲德六三逼處其下乃合其同類之君子而包涵之而三以小人而居剛位不思變計猶欲進而逼陽亦足羞也聖人不欲終棄小人仍以恥心動之互艮二不極其隨爻變艮三危利薰心皆包羞之象卦變遯者臣妾遠小人乃否卦之所從來而以陰消陽未有如否之甚益以見三之可羞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宗曰小人在內又居陽也。○六三屬陰爲小人小人宜遠而在于內以六居三宜陰而陽總之無道之世是非邪正貴賤黜陟無不顚倒所以否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宗曰君子有命不終窮也衆正賴之德不孤也。○命謂天命即易之數也物極必反困極必亨數之常也凡人處艱阻則念命君子遇艱阻則安命聖人因撥亂之人心而鼓君子之氣故曰有命无咎蓋勸勉之意能以有命自持則无咎也疇者同類之三陽也離祉附麗其福祉也坤陰至三志欲上進以息羣陽四居上卦之始乾體下坎以命自持不比匪人衆正賴之咸受其兌爲[illegible]象爲疇離祉命祉皆從乾取義泰三曰有福否四曰離祉乾之德也泰三曰勿恤否四曰有命君子體乾之心也以理持數而數不能過否之必泰猶泰之必否也泰三否四乃陽陰往來之會君子小人戰勝之時不可不審也互巽无初有終爻變巽四田獲三品卦變觀有孚顒若皆有命離祉之象。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宗曰信其在天必行其志也。○否泰反復天運之常濟否爲泰君子之志于此行道所謂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也韓魏公曰吾每臨大事輒不欲生及其成功皆天也有命志行如是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宗曰毋動爲大知其時也天位惟艱致勝吉也。○否者陰欲消陽其害方長而九五之君以陽德居陽位知其時之尚否與之遷養與之優游有休之象擧天下而休息之處之以无事而不與小人爭勝如堯之以唐侯爲天子也因函在朝任之弗擧爲其尙有待也九五爲大人之位而値方否之時休之則吉然一任小人之作慝而不存兢業洮灌之心以防禍亂之將至不可也故曰其亡其亡其者不幾乎之辭言亡之甚近也聚生而植曰苞桑條細弱叢聚而成桑者也國家之大宜

繫于苞石而乃繫于苞桑危殆甚矣正以形容其憂懼之心也重五互爲巽巽爲木人依于木曰休五居木上休象也巽爲陰木桑象也巽爲繩繫象也爻變離五成噬若吉其亾象也卦變晉四五失得勿恤休象也關于明日憂以金德垂四百年殷以水德垂四百年周以木德垂人百年得其道也數不能違後王不能應其數者禮不行于易中者也乾爲離健而且明卦爲晉明出地上是以能休否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宗曰中德正位天弗遠也○五爲中位而以剛德處之非大人而何後世柔弱之主大權旁落于下虛擁空名于上非惟失德又失位焉身不安而國家不保有終于否而已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宗曰先憂後樂反于正也傾倒也與傾陛同義泰倒體成否否倒體成泰正必有反數之常也鼎卦顛趾利出否亦此義也不曰否傾而曰傾否以人事勝天數也上九以剛德居否極佐九五陽德之君傾否自其能事然必有懼心焉以否爲先亟亟乎圖之而後可以就于安樂也否不可以急治而休之于先否不可以終長而傾之于後濟否之道也其亡其亡即先否之意也有命離祉知其必後喜也變兌爲悅有喜象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宗曰否不可長人勝天也○否極而思所勝只傾之不可盡諉之于天而長其否也程子曰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陽剛之才而後能之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不能變動也

泰否之後繼以同人大有泰前乾南坤北有坎无離否後乾北坤南有離无坎陽先而陰後也天地交而離始見其當時用事未明而繫辭天地之盛德氣耶同人貞離文明以健自明誠也大有貞乾剛健文明自誠明也同人之中德在下位人不皆同同不皆正故君子以類辨大有之中德在上位中日大中上下應之故君子以遏揚其曰應乾曰乾行曰應乎天曰順天皆主乎乾陽也

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否之爲象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謂不同同人反之否極而泰天下之道在君子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宗曰善與人同天道大也得其正君子之利也○凡卦五陽而一陰則以一陰爲之主二五皆在人位以正相應故謂之同人下一陽貴人之所履上四畫純陽進于乾體有曠野連天之象故曰同人于野乾以剛健離以文明所以亨也離爲舟健行在前舟隨其後故利涉大川卦惟一陰五陽皆欲同之然惟二五中正相應其同者君子之正道若舍其正應而暱比于他爻則非貞矣故曰利君子貞以正爲利則非私利猶曰非小人之利也六爻皆變爲坤水師容民畜衆亦大同之象也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宗曰柔得其位同得其中也○以柔居陰得位之正人衆得而同之居位之中得中之德然後可以同人以下應上奉天順人是謂大同是謂大中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宗曰剛應柔中不苟同也明足以辨中通志也○同人曰贅言同人之卦若曰也乾健居

九五之尊，有德有位，天下之所歸往，而離德柔中，足以而正，故其同人也，可以利涉大川，健行而無阻滯也。六二以陰柔爲同人之道，必藉乾剛以行，故曰乾行，猶言乾之能事也。凡卦中以陰柔爲主者，必歸德于陽剛，如履之六三、小畜之六四、大有之六五，皆不自亨者也。曰應乎乾，曰剛中而志行，曰應乎天而時行，此即坤得主而有常之義，陽唱陰也。文明以健，以上下卦德言也。中正而應，以二五兩爻言也。內文明則察于理，外剛健則勇于義，以中正相應，乃君子之正道。否則君子小人雜而无辨，雖苟爲同，而非天下之大公。故惟君子行其正而後能通天下之志。蓋人可以苟同，而天下之志不可以強通也。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以億兆爲一心，同人之道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宗曰：同以中，不害異也，類而辨以行禮也。○天在南，火炎上，故不曰天下有火，而曰天與火。與者，言其與于類也。乾陽離陰，同類離爲禮，德禮由陰制，男女辨姓，上下辨分，上辨志，官辨事，皆由禮制者也。類合族，爲也，物者人物之通稱也。法天之德，以類族包，以其同者同之，有大之明，隨物區別，以其異者同之，不異不可以爲同，不同不可以爲異，而辨之禮制所由始也。水與地爲比，火與天爲同。比以無所不比爲比，故取于親萬國之諸侯；同以有所不同爲同，故取于辨物之族類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宗曰：與人同，無我也。其初之心，不見利也。○同人之初，上無係應，初爲陽剛，其心出于至公，雖其出門而遇六二，非素所期，無偏私也，是以无咎。若三四之于二，是見利而起有據奪之心矣。人指二，而戶之爲門，陰畫偶，有門之象；一劃爲戶，陽畫奇，有戶之象。此與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偶，故皆謂之門。若節之初九，乃前遇奇，則謂之戶。爻變艮爲門闕，卦變遯，以遠小人，則類辨之義矣。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宗曰：出則有同，非私與也。○不曰于門，而曰出門，如鳥之振翼，魚之躍淵，其動以天，其于人也，來者自來，往者自往，不逆其來，不將其往，不遡其來，不棲其往，豈非大公无我之心乎。咎安從生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宗曰：內或域之繫于私也。○凡言嫡者，其外之正應也；凡言宗者，其內之同體也。從嫡，正也；從宗，不正也。六二之所應從者九五，而遠不相及；九三在內，將欲私而有之，苟不能自力，而困之爲苟同，則吝矣。一陰間于二陽，初與三皆有宗象，但初無成心，而三則有爭奪之勢，不得不同之矣。互巽爲疑，吝象。變乾則見龍在田，有利見象。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宗曰：于宗之吝，舍正應也。○陰陽之道，以應爲正。同人之道，以得中應乾爲正，舍其所應，而昵之于宗，非所主而主之，爲得不成吝道乎。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宗曰：據非其所，志貪也。久而安之，乃無害也。○三陽居剛而不中，是貪暴之人也。卦惟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而三獨與之近，勢足以相比，獨懸其上，力足以相取，然以二之中正與五相應，五以陽剛之尊，居於中正，是三之不能敵者，又伏戎于莽，以伺其可乘，升高陵，指上九也。上爲正應，三欲求勝，而彼亦以陽剛不爲我應，故不與也。遇此三歲，則勢漸爲柔，无伏戎之剛暴，而入下從五，又將上九之應矣。離爲甲胄，戎象。互巽爲伏，不與象。巽又爲高，升高象。變震爲動，爲萑葦，伏莽象。卦變无妄，行有眚，不與象。變柔互艮中畫，山之中陵，爲陵。三與五隔，故曰三歲。對五而言，在下爲伏；對二而言，在上曰升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宗曰知其剛弗危也安其行反于正也○九五在上而剛敵之以戎不得不伏將安所行乎知其不可行而不敢行知其不可敵而不敢以爲敵然後不至于凶則能反乎正而志亦可通是亦類辨之爲道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宗曰不可克者乘無爲也知其不直不害正也○離中虛而外周所以象墉也其指六二也九三爲六二之墉而四在其上故曰乘墉也二之欲同于五歷三四而後至故四亦欲得之則必將攻之然取之无名終以弗克而止凡爻之言不克皆以陽居陰若訟之九二九四亦然也唯其陽故欲攻唯居陰故不克也九三九四皆有利六二之心在九三與二相近故不慮二之不從而唯思敵五以其力與九五爲敵皆以剛居剛也

在九四以剛居柔力不能與五敵而但思攻二然三以不敢與五而獲免于凶四以自知其不直而不爲且可以獲吉皆以乾知其剛離知其柔健而明同而異也互巽爻變亦巽爲不果弗克象在乾之四或躍在淵亦乘墉象卦變家人嗃嗃吉象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宗曰知義而止能克己也反禮而守合天則也○義者理也則者法也皆不可踰越者也于義不勝而困則克己而復禮行法以俟命則周旋而中禮反之之功也春秋文公十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穀梁傳曰其義也此義弗克之旨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宗曰同相遇殷也不同而同以大克也○二與五應大傳所謂二人同心是同人之本義也其心本同而三四競起而爭之則不能以遽同故未遇而號咷既遇而笑也二之伏莽四之乘墉皆爲弗友之徒故必以大師克之大謂陽也卦下體離爲戈兵爻變亦離故爲大師象離爻曰歌曰嗟此曰號咷曰笑中孚大象爲離亦曰或泣或歌旅上離爲離亦曰先笑後號咷皆取于火之聲无常如此也二至五互姤遇也故取于相遇春秋鄭伯克段于鄢如戰則克卦以同爲義而三四有見利必爭之心故取于克易必知險簡必知阻此義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宗曰同人以中无不直也有不中者无不克也○直理直也二五相應剛柔之中物不得而爭之直之所在卽大大之所在爲師安有不能克者湯武之爲非富天下以弔其民直在我而已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宗曰外之大同无利心也○外曰郊上在卦外故稱郊廓然大公居物之上而泯無沾戀取奪之心是以無悔也初九于門亦同此心是謂同人之大凡也爻變兌順天應人卦變革亦順天應人皆同人龍行之象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宗曰無得之志不言所利也以是而同則不外者也○五與二應同人之義也若上九則不惟无比于二之心亦无應于三之志大公無我有合于乾之不言所利者矣志未得言其志未在于得也于郊之去于野不遠矣志不在得所以能通天下之志也

序卦傳曰與人同者物必歸之故受之以大有獨任之國勞而多禍能同人者乃有其人百谷之王龍魚生焉民之歸仁孰能禦之

☰☲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宗曰柔中之德上于乾行美利不言大以天下也○有者盛多之義繫辭云富有之謂大業也卦以大名者四大有大畜大過大壯皆從陽以為言一陰居于尊位柔得正中而能備有五陽故曰大有元指乾體亨指用言縣剛健而文明故元而亨也小畜一陰居四而為陽所畜故曰小畜言所畜者小也大有一陰居尊而能備衆陽故曰大有言所有者大也六爻皆變為地水師容畜亦大有之義。

象曰大有柔德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宗曰以柔居尊愈剛也德大于中无不應也○五為至尊而以柔中之德居之其大甚矣上下五陽相與應之是以撫柔懿恭之德而得衆君子為之輔夾是體乾之聖人自能富有四海此

釋大有之義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宗曰剛而知柔時中應也觀乎天文明以察也○內體為乾剛健之德外體為離行以文明以柔居尊故能時行也應乎天者天乃應之是以大通若柔而不弱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何以能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乎惟離而明知柔之中而九二之乾剛為應然後能奉天能治天四時而出治也天命有德則應天而時章之天討有罪則應天而時用之未乾體元所以指天下于大亨之逆也元是體亨是用乾是體離是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宗曰天上有命善惡辨也刑賞無私應天行也○離為日以照萬物火之在天上也賞善罰惡天之休命也照足以明而順之以行則天下之大皆為我有矣分善惡屬之離行遏揚屬之乾也休命屬之乾順又屬之離也遏惡正所以揚善故統謂之休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宗曰交或害之无其義艱也○无交孟子所謂無上下之交也卦以六五一陰為主柔得尊位上下應之大有之義也而初九去五甚遠无由汲引于上是无交也與乾之初九陽德貴潛之義同也天下有躁進而妄交者害必隨之故无交則亦无害若或附勢趨炎流入匪人則有咎惟艱貞自守為難進之君子乃可以无咎觀正應之九四匪彭无咎可知矣即或進用亦必有三錄三沐三纁三弊之禮而後可蓋其上應必歷二三四三爻而後可至艱之至也又變巽為進退艱象卦變鼎顛趾利出否亦艱則无咎之象。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宗曰有陽在下不妄交也○大有之初聖君在上羣陽為輔皆秉公矢慎而無黨援寵利之心是以无交害也需初曰不犯難夬初曰往不勝大壯初曰征凶大畜初曰有厲皆潛龍勿用之義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宗曰剛居柔位大中者也載以往時行也○大車指二載謂五也坤為大輿指軫之方也車則以其全體而言引之以馬之健行之以輪之圓運而不息乃乾象也九二以剛居柔而有中德柔以虛受剛以健行大車以載之象也二五相應陽志上行故有攸往時當往而往何咎之有程子曰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故能勝大有之任也此蓋王佐之才能任大者惟伊尹周公足以當之詩曰大車檻檻毳衣如炎謂大夫之車也九二大夫也九三公也天子三公稱公故曰公用亨于天子九四

卿士也。禮王祭不以公爲尸，以卿爲尸。九四近臣，貴而未盛，卿上之象。故曰匪其彭，明辨晳也。六五天子也。上九天也。故曰受天之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皆能有之矣。故曰大有。人有十等，哉及大夫之也。爻變離，虛中而麗，車載象。卦變鼎，鼎元吉，得中，大車往无咎象。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宗曰：恃中而往，无不勝也。觀其所積大能有也。○偪而不中，則有傾覆之患。小則傾，大則不能容。其能中，是以能載。故曰大中而上下應之。中者天下之大本，无不積于此者，唯其不敗，乃能有之。故曰大有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宗曰：居下之上，名位亨也。剛而不中，戒小人也。○亨，古通用。三爲公位，天子指五也。三居下體之上，而秉極剛之勢，名位爲人臣之最矣。天子方虛己謙受，以下賢人，以此而亨于天子，君臣相得，宴樂以之。若使小人處

易宗集註　卷之三　丰

之，則將以權竊位，爲害于國家。然剛而不中，終于弗克，所以戒之者至也。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春正月丙午，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杜預注云：乾變兌以當離日之在天，垂照于澤，天子在上，悅心在下。去睽而復，諸于大有，如此也。變兌，重互未兌，兌爲尸，有宴饗象。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宗曰：天子行禮，小人害也。○享于天子，則是天子接之以禮矣；而小人緣是以爲侈大，而害于朝廷。究非朝廷之害，而小人之害也。春秋所載，豈其少哉。

九四：匪其彭，无咎。宗曰：有而不有，无小人之心矣。○彭盛多之貌。詩曰行人彭駟騵彭彭，是也。九四在三陽之上，處極矣。卦名大有，是其彭也。而四不敢以爲其彭，蓋恐其近君之嫌，于權怙勢也。必也引嫌懷懼，以諸陽之歧歸于五之所有，而不敢以爲己之所有，乃免于咎也。若小人處之，則咎矣。爻變艮，止明而勿止之象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宗曰：知其不有，萬夫之望也。○九四率諸陽進，以事天子，而衆盛不居其中，然非其明足以燭幾，辨足以窮理，其孰能之。晳者分析從日從違，嫌疑之際，其端最細，知足以及之，乃无咎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宗曰：信于所交，下濟光也。雖柔中，體乾剛也。○孚信也。羣陽有君子之德，而虛柔以受之，其九二中積不敗，固所孚信。卽初與三，固亦皆誠服

易宗集註　卷之三　圭

心悅而无疑，如朋友之交然。交卽上下交，而志同之交。初九曰无交，在下不可有交之心；此日交如，在上不可无下交之道也。威如，羣陽大猶君德恭崇，雖處柔而有用剛之勢。且所應者乾，君臣一德，剛健文明，何威如之。卽遏惡揚善，凡天之命，皆君之威也。元亨則吉矣。互兌體子象，變乾聲應氣求，聖作物睹，交如威如之象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宗曰：上下同志，一于誠也。近天子，光无險阻也。○上信其下，則有以感發羣陽之志，而上交于我，以易爲威，則以消釋疑二之心，而不爲之備，信卽其威，卽其信也。乾實爲信，離虛爲孚，以乾之剛爲離，則威以離之明爲乾，則又易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宗曰：受天之祐，大有其天也。尙賢以爲實

利在天下也。○卦至六五，四陽在下，賢人輔之，其德盛矣。一陽在上，爲天祐之，其福盛也。吉指五言。頌而兼勉，大傳所謂履信思順尚賢，皆其所以吉也。陰柔爲利，中正不言利，无不利者，言其以美利利天下。有如乾始也。爻變震，不喪匕鬯。祐吉象。卦變大壯。利貞无不利矣。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宗曰。祐之自天，无貪天也。○大有之德應天者也。應天則是天，天司其感而我應之，非我之有心于感天而欲天之應之也。故曰自天也。是能有其天矣，豈不大哉。

同人大有之後，繼以謙豫。一陽在地，二男從母，在上下爲剝復，象陽之消長；在中爲師比，象衆之歸往；在上下二體之間，退處于下，謙以制禮，奮出于上，豫以作樂。同人大有，氣運方亨，刑罰清，侵伐利，禮明樂備，治道成也。

序卦傳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子之言曰：德行寬容守之以恭，土地廣大守之以儉，位尊祿重守之以卑，人衆兵强守之以畏，聰明睿哲守之以愚，博聞强記守之以淺。同人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

䷎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宗曰。禮以下人，成德亨也。知其終，終得止也。○謙猶嗛。嗛，小也。漢藝文志引易之嗛嗛，即謙謙也。艮山之高，而處地之下，是能自貶抑，甘下其卑于巳者也。內艮爲止，退巳而不進；外坤爲順，讓人而不爭，所以爲謙也。剛下與柔交而通，象故亨。君子指九三，爲卦之主，故爻辭與彖同也。有終，可久也。好驕人上人者，其勢不可以終日。唯君子能有其終也。君子達理，故不競；內克，故不矜，有本之德也。小人惡能謙，雖貌爲謙，亦不克終也。謙有終，故亨亦有終。艮終萬物，坤安貞吉，皆有終象。六爻皆變爲天澤履，履以行禮，謙以制禮。艮上坤下，則爲剝矣。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宗曰。德善下者，所以上也。天地之道，禮所生也。○天道指艮，一陽之卦屬于乾也。凡彖傳陰陽往來之說，皆本于乾坤也。天之道降下以濟于陰，故曰下濟。艮之象曰其道光明，謂陽止于上，陰不得而掩也。地道指坤，坤本下，今反居上，故曰上行。以其卑也，而能上行，亦謙之義也。下濟上行，交際之禮也。此釋卦義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宗曰。謙无不亨，天人助也。卑而尊，尊人以自尊也。○此天道縣言天氣之消長，其盈滿者必虧，其謙虛者必益，如四時之旺衰，二曜之代謝，皆是也。地道如水滿則溢，其流必下也。鬼神則天之所以禍于人者，其驕滿者必降之殃，其謙謹者必降之祥也。人道以人情向背之恒言也。謙德之盛，尊而有光，尊人者人必尊之，自處于卑，而實不可踰越，是以能有其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宗曰。唯謙无過，得中道也。○山出于地之上者顯也，而其末必處于地下，等而觀之，地中之山也。以其高者準其卑者，則高不可亢，卑不可踰，得其平而已矣。平者，中道也。我之所多，物之所寡，觀物我若一體，齊多寡爲一致，權而行之。以善同人，賢不肖平矣；以財分人，貧富平矣；以位

下人。實賤乎矣。夫然後有而不居。爲而不伐。盛而不矜。故謂之謙。物過而後有謙。謙乃其中得禮。是以聖人之禮。由中制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宗曰。以謙居謙。用以順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乾之夬夬。皆重用也。坎坎。重險之間也。蹇蹇。險居險也。謙謙。卑居卑也。用涉者。用此道以涉之則吉矣。大川。一陽在前。居于衆陰之中。如濟險難。有臨渙爲高之象。非謙不可也。二三四互坎在前爲川。變離爲舟。坤順在前。故有涉大川之象。卦變明夷。用晦而明。亦謙道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宗曰。牧之以謙。无不卑也。○牧者。馴獸之名。人之勝氣驕心。最難降伏。若牧人之于獸。馴焉擾焉。久之而與忘焉。乃无抵觸之患。如

執玉捧盈。臨淵履薄。皆其義也。

六二。鳴謙。貞吉。宗曰。謙而能和應以鳴也。正而固。守謙中也。○陰陽相應也。如離雄之和鳴。謙德在三。其謙以勞。聞其風者。被其澤者。皆從于謙矣。六二其降而非正應。近謙光者也。柔德中正。故曰貞吉。互坎爲宮。爲律。變巽爲鶴。出荀九家。有鳴象。卦變升。順而升。鳴謙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宗曰。柔中爲謙。不在外也。心相得。故和鳴也。○六二居中而有柔德。又近乎君子之謙光。鳴而和之。如雌雄之相應。豈非中心相得者乎。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宗曰。不伐爲功。終有功也。○作事成功爲勞。以一陽爲衆陰所歸。上下倚賴。勞而有功。猶安處下體。自視欿然。故有勞謙之象。勞爲坎始。謙爲厚終。大禹不矜不伐。伊尹寵利不居。周公公遜碩膚。是也。互坎爲勞。重互震爲動。爻變爲坤。萬物所致役。皆勞象。艮終萬物。故爲有終象。乾三稱君子。坤三稱有終。九三兼之。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宗曰。謙于人者人必好之。任而能讓。則人任焉。○謙者人之所好。勞謙者民之所服。萬民服則誠服也。任者或不能讓。讓者或不能任。任其勞矣。又讓以謙。有不服乎。萬民以五陰言。陰爲民。坤爲衆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宗曰。上下以謙。利上下也。○處三之上。下有勞謙之臣。處五之下。上有居謙之君。四爲多懼之地。而當用柔之時。唯有進退俯仰。以發揮其謙德。而其利仍歸于在上之主。與在下勞謙之臣。而己不以爲己之利。而乃无不利。亦以義爲利者也。互震變亦震爲動。撝象也。卦變小過。行過乎恭。撝謙象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宗曰。動中乎禮。安上下也。○上承謙

德之君。非謙則亢。違承上之則矣。下乘勞謙之臣。非謙則忌。違乘下之則矣。則者禮之定則。物所宜也。動罔不宜。無不利矣。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六爻發揮。旁通之情。不違則者。不違天者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宗曰。以柔居尊。非以爲利也。非富天下。可以正也。○五以柔德在上位。而四與上皆陰。爲私利疑其富以其鄰在免。高勞謙之臣在下。衆朝皆謙。以成風。豈有爲之君者。乃有居利之心。以倡于左右乎。故曰不富以其鄰。然其衆皆陰。主德又柔。勞臣尚謙。保無有心懷不軌者乎。則用侵用伐。所必至也。然惟以不富之心用之。則咸知其非貪兵。非黷武。而後无不利于天下也。涿鹿之師。三苗之旅。葛伯之征。崇密之過。皆是也。師有鐘鼓曰伐。无鐘鼓曰侵。坤爲衆。互震爲動。變坎設險守國。卦變蹇。險在前。皆有侵伐象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宗曰不服于謙必在之也征之以謙不服服也○以其不服而侵伐之則猶是用謙之義尚書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可以知謙之能用師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宗曰謙而居上必大白也邑國是征大義明也謙德已成于卦終而處于九地恐天下有疑之以非謙者三爲正應而中隔二陰之君臣皆其所繫不專于已故必鳴其謙而後可上六位高比于九五有上公之象古者諸侯各自爲國邑即邑之在國中者備其中有一夫爲梗皆嫌疑之所在不可不征之以自明其志故傳曰志未得以此也有邑國者必有師衆謙之二三四五上即師之初二三四五也其曰利用行師利仍歸于君猶之謙德也變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宗曰鳴之以謙求其志也用行師不得已也○上居謙之極易涉于不謙未得其志故不能已于鳴而號于人以求自明可用行師伸大義于天下亦鳴謙之一道也齊桓公擁戴共主而迹疑于抗君其征楚曰包茅不貢王祭不供雖曰假仁猶此義也

序卦傳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重華溫恭元凱作霸賡颺稽首宣慈惠和禮樂肇興謙而致豫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宗曰立國有師利在衆也動上靜下內悅安也○豫獸名象之大者性不害物地理志河南曰豫州居土之中稟中和之氣其理安舒也爾雅解爲敘郭璞注云事豫備者有叙中庸謂凡事豫則立是也故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一日悅豫序卦傳謂以喜隨人故日先王以作樂殷薦于上帝○一日佚豫尚書謂無時豫怠故曰謙輕而豫怠三者皆應安舒之意人能豫悅必始于備豫悅豫之極必終于佚豫也卦內體坤外體震內順外動上下皆應則悅豫之義也震爲長子故利建侯震驚百里則行師之象外動故也坤爲衆故行師容保無疆則建侯之象內順故也坤爲震侯之國震爲坤衆之師也屯有震无坤故止言建侯謙有坤无震故止言行師國語秦伯有公子重耳于楚公子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司空季子曰吉我命日尚有晉國告我日利建侯得國之務也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內外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日豫其繇曰利建侯利師居樂出威之謂也韋昭注云坤爲大

輿震動爲雷車動聲象雷其小車乎班徧也徧內外者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也居樂坤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故爲建侯行師之象也六爻皆變爲風天小畜此以奮武復以揆文正相對也坤上震下爲復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宗曰剛動在上應之者衆也順而豫志安民也○剛以九四一爻言豫之才也順以動以全卦言豫之德也應指上下衆陰爻不指正應之初以初之鳴豫有凶也志謂四之志順謂內之坤志在于順故其動也豫坤德安貞容保民無疆以是而動誰不悅之此其所以爲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宗曰動合天地保天下也○順于人者即順于天我有順德可爲生民之主是天覆地載之大也震初得

乾初下合于坤。故天地如之。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宗曰。天地順。陰陽時也。刑罰清。民氣樂也。○卦以五陰主一陽。天地之氣。有陽卽有陰。陰于于陽。陽衰于陰。則氣不和順矣。惟靜正于內。動主于外。柔伏于下。剛長于上。則陰陽各得其所。是大順之徵也。是以日月運行。而不過其度。四時代謝。而不忒其序。聖人則之。以禮樂治民。而不廢刑罰。亦第如日月之有升沉晦朔。四時之有生長收藏。總以因乎其時。成其大順之化而已。至于民知所服。有不和樂而豫悅者誰乎。易有時。有用。有義。時其所遭也。用其所致也。義其所寓也。日月四時時也。六十四卦時也。故曰時義大矣哉。使人致思也。尚書曰。唯時唯幾。仲尼曰。君子而時中。一義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宗曰。樂由陽作。聲奮出也。天祖薦之。順成禮也。○雷陽氣也。奮出地上。陽舒暢嬉。萬物悅豫。樂主于和。發于聲。所以飾喜也。雷以宣天地之和。樂以宣人心之和。故以之作樂。先王指武王。崇德卽崇祖考之德。思文之詩歌。配后稷于天也。我將之詩歌。配文王于帝也。殷盛也。冬至祀天于南郊。季秋祀上帝于明堂。郊者古禮。明堂周制也。朝覲聘享祭祀皆用樂。唯郊祀上帝。乃大合古今之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豫至此而極矣。震善鳴爲樂。重互坎爲樂律。互五陰崇一陽。爲崇德之象。帝出乎震。上帝之象。互艮爲門闕。宗廟之象。祖考以地下配上天。奮出地上之象。九四一爻。樂所作也。五上皆天也。上者郊祀之天。五者廟祀之天也。三祖也。二考也。初者作樂之德。與四爲正應。以初六升于九四。奮也。崇也。二應五。考配帝也。三應上。祖配天也。履兌主陰。禮由陰制。豫震主陽。樂由陽作。澤地之形。禮由地制。雷天之氣。樂由天作。上下得中。禮由中制。奮出得和。樂由和作。天澤天地之判。陰伏于下。未發之中也。雷出地天地之交。陽出于上。已發之和也。

初六。鳴豫。凶。宗曰。非其時而鳴豫。不豫也。○初六陰凝在坤。爲履霜收聲之時。是不可豫之時。而特四爲之應。而肆意而鳴。必至于凶。陰柔小人。伏處于下。而妄意上之援已。其鳴也。妄誕之辭耳。變震爲決躁。爲善鳴。其象如此。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宗曰。豫于窮。失志也。○窮謂失時。志謂特四之應。已而肆意自得。以爲悅豫。可以驕人。未有不至于凶者也。若二之介石。反此者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宗曰。明于幾。止于中也。不以豫處豫之正也。○凡物兩間爲介。如石之間斷。截然而分明決之至也。六二以陰居陰。介在二陰之間。與四无應。止于至靜。以靜觀動。下不爲初之鳴豫。上不爲三之盱豫。中心无爲。以守至正。大傳所謂知幾也。進退以時。割然立決。故曰不終日。正而固者也。互艮爲小石。有止象。變離明。有知幾象。卦變豐。日中有斗。不終日之象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宗曰。豫必以中。乃和吉也。○二有柔中之德。而守其正。中則和矣。是以吉也。時喜而後喜。時樂而後樂。非其時也。乃不終日。中節謂和。作樂之本。豫道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宗曰。盱睨利心。表厥守也。○盱上視也。九三陰柔不

中正而近于四見四為群陰所歸心切羨之趨時附勢以為悅豫貪心所使也而四方震起大下係之象不為所取求豫而反辱矣使勇于自反變為艮止則可免于咎若進疑不決悔乃立至矣互艮二不拯其隨其心不快有遲悔象三之退聽止與此義合也變艮為小過亦有悔象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宗曰居下授上不正正于己在剛之下而姿意相援不正于人故不當其位也若能如二之知幾雖不中位而能正位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宗曰四豫得朋以疑利害忘也○四以一陽為豫之主衆陰借從皆由是以得豫故曰由豫由與猶同由路而豫猶猶于道途有猶豫不決之意以一剛而得五陰陰為私利易致沾戀而不能決去故必以

剛大之道自處乃可以有得否則得之以私利矣故又曰勿疑以陽剛之臣居柔主之側為群陰之附危疑易生之地能无疑乎疑則猶豫之所成雖以斷大得君寵以剛大得衆附固爾忘家公爾忘私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蓋將使天下由之以豫也精白一心與衆共見朋其來矣如簪斯盍朋謂下之三陰皆合而成大也震為大塗互艮為徑路有由象重互坎為狐疑有猶豫象震為玉一陽橫于衆陰之首有簪象衆陰相從如衆髮貫于一簪合簪象也互艮為止重互為坎為加憂為堅多心故告之以勿疑變坤括囊亦盍簪之象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宗曰得大行衆皆歸也以大得之志剛也○大而得故大而行共志大故共用大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宗曰反其中疾不害也貞以恒不死也○疾者豫之反古者有疾謂之不豫六五以柔居尊當豫之時大懽在上一切委之易至沉溺如啟怨之人必有疾病惟能持之以正守之以固常若有疾病之在身是可久之道得以不死也是豫而能反之于不豫不失其正中之位者也劉辟之剌年以之類有武侯耳武侯亡則有疾而不知終于死矣太甲成王是真能豫者也變兌以九五臨九四介疾有喜卦變萃永貞悔亡皆有疾不死象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宗曰乘剛為柔偵在疾也守其中知存亡也○乘剛而不自為剛是其所以疾也貞之以疾知柔而知剛矣人之失心者必亡失中者失正心也固守其中知存而知亡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宗曰成而渝之不終冥也震无咎者必以悔也

○上居天上杳冥之間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于豫之象成猶宗也如春秋求成之成渝變也如春秋渝盟之渝昏冥之象已成而震乃動體若能渝變則可以无咎所謂震无咎者善補過也又變離卦變晉冥者變而昭昭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宗曰豫不可長尚震省也○豫以悅豫為義震以震驚為義豫處其極宜知修省恐懼之心疾病在身冥病在心愈不可不慎也

謙豫之後繼以隨蠱震艮二陽依地者用遁樂以成因之事起始交于陰以動而悅以巽而止悅則相隨靜以息之止與必壞動以振之隨時之義終必有始泰否以來所有事也序卦傳曰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人心之和動而為豫豫然後動動則必悅悅而加隨之隨之而忘本乃无咎是以貴乎息也動者靜之根本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宗曰以下隨上无私應也夫亨以正陰陽和也○隨從也如人前行，而後從之也。卦體外悅內動，初爲震之主，上爲兌之主，兩非繫應，而三陽三陰，以無心而相從。初九隨六二，以陽隨陰；六三隨九四，以陰隨陽；九五隨上六，以陽隨陰，俱無成心。動即相隨，原未嘗有私利相與之心，而自然相悅也。凡震皆主動，而隨則以動而不動爲義；凡兌皆主悅，而隨則以悅無所悅爲義。故大傳曰嚮晦宴息，雜卦傳曰隨无故也，皆取于此。震者陽男之始，初九從乾始；兌者陰之終，上六從坤終。其六二以離，九五以坎，下互爲艮，重互爲巽，三索六子，皆全于此。三陽三陰，乾坤之能事畢矣。故曰元亨利貞，而又曰无咎，動而无咎，悅亦无咎也。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

是于周，體仁長人，嘉會合禮，利物和義，貞固幹事，不可誣也。今我婦人，而與于亂，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必死于此，弗得出矣。此論易之得理者也。又按艮五爻變隨，唯六五一爻不變，曰不極其隨，其義精矣。隨之六二，又曰係小子失丈夫，其艮變之終爻爲隨之上六，曰拘係之，亨于西山，何其驗之至神歟。六爻皆變爲蠱，震上兌下爲歸妹，反而觀之，无不合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悅，隨。宗曰剛下于柔善隨也隨動而悅不動也。○震主一陽，兌主一陰，震下兌上，是陽剛來下于陰柔，動而可悅，動之善者，循之不動非悅其動，悅其隨也。以震隨兌，以動隨悅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宗曰通得其正所以人也隨得其時正天下也。○時之所在，即其正也。相時而動，所謂貞也。大指震初以陽大也，亨指兌上以悅通也，貞指隨時，故无咎也。蓋上于隨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隨乎時者矣。文之養晦，武之革命，周公之負扆明農，孔子之仕止久速，莫不以時。總之因應无心，大公无我，至于天下皆隨時，而陰陽順，風雨和，民物安樂，太平无事矣。

隨時之義大矣哉。宗曰時无窮隨不窮也○聖人之所隨者時天下之所隨者，亦時。從宜達變，四德用昭，豈不大乎。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宗曰君子唯時天下靜也，不爲利先，以時息也。○月令仲秋，雷始收聲，兌爲正秋，其象爲澤，震伏兌下，雷在澤中，非可妄動之時，隨之而已。嚮與向同，震日出之時爲嚮明，兌日入之時爲嚮晦，禮君子晝不

居內，夜不居外，入宴息者，入居于內，而宴安休息，所謂日入而息也。隨在于動，守之以靜，動靜以時，君子之應事也。衆寡小大，隨宜處之，而此心寂然，其不動，纔无往來憧憧之私，有嚮晦入宴息之象焉，是之謂貞，故无咎也。互艮爲止，重互巽爲入，雷出地奮豫，以作樂。雷在天上大壯，以非禮勿履。天下雷行无妄，以育萬物，皆法雷之動也。雷在地中復，以閉關后不省方。澤中有雷隨，以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復十一月卦，雷未動之時也；隨八月卦，雷收聲之時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宗曰官有渝不繫應也交有功乘時也。○凡公事皆稱官，震以一君統二民，有官之象。官以治人，以剛治柔也。渝，變也。其正應在四，而舍之隨二，可謂有渝矣。然以陽德行之，无有私利之心，則其正也，故曰貞吉。初與二近，出門而交，不貪于遠，陽從于陰，陰輔于陽，陰陽相得，故能成功，出門有功，近功也。前二偶畫，門象

互艮爲門闕，初无係于正應，而出門即隨于六二，其時爲之，乘時者有功也。變坤斷義，井變萃聚，亦交象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宗曰渝其道從中也不失人得交也○從即隨義從正則其道之二乃得中之德不失其爲正人也出門而與之交不失其時故有功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宗曰係而有失時爲之也○二應九五而爲初九之交是係于初而失于五也初位爲陽之方始故爲小子五位爲陽之既壯故爲丈夫在初之從二也明于隨時之義亦不失人在二之爲初交也失其正應之義則爲失身不明其爲吉爲凶者時之所在不得不隨耳互艮艮其趾係象變兌卦爲少女爲妾係小子失丈夫象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宗曰因乎時舍常義也○二之中正原非向初但以其近之之時爲其所係則不得兼有其正應之五而與之作合矣乎初則是于五則非亦以見陽剛者之可以行權而陰柔之不可以藉口于通變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宗曰隨所係而從之合于正也居于貞之靡他也○六三陰柔無主惟之陽而近從于四四亦无正應之陰而爲二之從與二本无夫四本无婦而隨時作合四即三之丈夫也四處艱壯亦象丈夫三與初同體宜其先比于初而三往從乎四則失初之小子矣然初非三偶也此隨之合于正者故有求即得利居于貞而不遷其志不復爲初之所溺斯得矣是正之利非不正之利也互艮止居貞象變離爲中女係丈夫象非變半三有孚隨有求得象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宗曰舍其下從一終也○初在下非三之匹以其同體故不能舍而乃舍之其志如是亦時之爲之也此隨之得正者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宗曰彼得此獲隨有孚也剛而不中信以明也○六三隨四求與四隨四即隨之有獲不俟求矣但以剛居剛不在中位而又與初九之陽渴爲敵故有貞凶之象宜其不可近矣然既取信于三以明其相隨之義如相遇于塗剛柔濟也又何咎焉震爲大塗三居下體之上將留于外故有在道之象兌和兌未疑有孚以明之象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宗曰剛累所居失其正也孚以明功剛柔濟也○九四重剛而不中而其應于初也又以剛爲之敵其爲

三所從比于陰柔又有私利之嫌是以貞凶其所居之地所値之時然也然能信于六三得柔以相濟則其明于隨而有功必矣

九五孚于嘉吉 宗曰居上有禮天下信之也○亨嘉之會足以合禮故禮曰嘉禮以五從六以剛下柔若人君之尊禮其大臣而降心以相從信之而勿疑任之而勿貳則其象大亨以是爲隨則蕩蕩平平不言而信聖作物睹在此之時所謂動而說天下隨時也互坎有孚象變震爲宗廟社稷主乎于嘉者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宗曰位正德中隨大亨也上行下濟天地泰也○卦中隨義皆以陰陽相從爲言惟九五之隨上六則爲地上天下交泰之象以上從下以卑降尊謙以行禮嘉會之至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宗曰說極而隨無所之也用之以亨禮其誠也○上六居兌之終處隨之極其係應為六三而隨之主在九五六三以柔居柔其係之也拘之也九五以剛隨柔其從之也維之也拘如拘執之執維如糾維之維而上六亦遂一志于九五而不敢有他矣王乃用其誠以格于鬼神使主其祭享所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亦事君之禮也上為天位有享象兌位正西有西山象文王羑里之囚正拘係之象後得君長西岐亦用亨之象蓋以其有隨德如嚮晦之義故可是以周公復言及之

爻變乾且變无妄不繫正應與无妄同義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宗曰窮于上者無他適也○正應在三處于上極不容也往而為九五所比且隔于九四而不得與三作緣豈非窮乎所恃一心之誠足以格天而

已變乾上九窮之災也用九乃見天則用亨以行禮也。

序卦傳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以豫而隨必忘其已已將不事將不勝事蠱之為事終則有始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宗曰蠱乃有事反陽剛也○蠱從蟲從皿朱子云器中盛蟲令自相併為蠱今粵中有之滇虞云百毒之聚勝者為主惟物之蠱左傳晉侯求醫于秦醫和視之曰疾如蠱是謂近女室非鬼非室或以喪人趙孟曰何謂蠱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國語謂莫伏于蠱莫嘉于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毅明齊靜女德以伏蠱慝要以陰氣結而後生蠱也巽風艮山下卑順而上苟止山本為風所落為蠱壞之象女或男之義也元亨者極亂則必復興否極而泰一消一長一反一正之理也然必反于陽剛之德為撥亂反治之才九二以陽德居陰位六五以陰德居陽位故能以幹母得中以幹父用譽也利涉大川言其歷險阻以成功也二三四互為兌為澤有川象三四五重互為震為木涉川象先甲後甲諸家之解不一何氏訂詁極詳皆聽說也鄭玄取更新丁寧之意朱子仍之其說雅而不經王弼以為令甲取中命之義焦竑助以淡日之說不知令甲之名漢方有之也來知德本文王圓圖艮巽夾震木于東方之中胡仲虎則謂先天之甲在東之離逆數震坤三位得艮順數兌乾三位得巽必本于邵子之圓圖其間乃无義理之可舉與他卦之象異又于先庚後庚不作他吳幼清謂為筮日之占引說書丁內拜幾下邵為說然丁辛

是古祭祀之日而癸日則否外更有程沙隨焦弱侯鄧汝光諸說或失牽強或失膚淺惟熊明來則主納甲之說虞仲翔同之何氏訂詁從之其說云蠱隨相伏蠱之三陰隨之三陽伏焉初爻變大畜則內卦為乾先甲也四五爻變无妄則外卦為乾後甲也凡卦象從無以變為義者且初爻一變何以日先三日四五二變何以亦日後三日未確也按子夏云先甲三日辛壬癸也後甲三日乙丙丁也斯義似確而何以取斯且若以陰陽木火為解則卦體无坎離二象也要之以聽調理人之旨不若仍以聖人之經註經也禮曰謀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蓋蠱為象即以月之廓解之蠱壞于陰月陰為魄晦前三日之朔月上于東明將減而魄見朔後三日之夕月墜于西明未盛而魄見過此則明盛而魄隱蓋明為陽魄為陰明淺魄則見不讓則隱蠱之為體成于陰也而魄隱而明見則又復于陽也以甲言者月出于甲則滿先甲後甲

謂月之盈必有虧衰必有壞而必飭故曰終必有始卦位東偏月利庚時逆甲乾乾故合乎天行易之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蓋如此也此聖之確而可信者也傳曰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故應以禮釋易禮本出于易也左傳秦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貞風也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六爻皆變爲隨巽上艮下爲漸隨蠱有事以漸亨也

彖曰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宗曰下柔巽无爲欲有爲也是以蠱也○既巽于下復止于上亦不壯因循則趨于敝敗矣蘇子瞻曰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而止蠱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宗曰亂極而治天之道也

乾以始之其事濟也○蠱不應亨而巽從乾來反之爲震復于元德則能亨通天下已亂而復治也敝壞之極險難必有如大川在前勇往涉之斷之以義若利刃然其所有事必能濟矣所以然者甲之後陰事善敗甲之先陽事善成壞則必飭亂則必治終而復始天之行也不息如是爾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宗曰君子惟風以振民也育則不害民所止也○風在天上地上皆行而無阻乃阻于山下鬱而不暢遂成淫滯之氣損而爲蠱蠱本從虫蠱者風之族也小雅云習習谷風維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蠱之象也蠱之象亦美也君子以之則取其美振民有鼓舞興起之意育德言振民正所以育其德

繫艮醫之療疾振者驅其外邪育者養其元氣背以風之爲道而善用之則非山下之風而天上地上之風矣振取于巽振動山木之象育取于艮涵育風氣之象也世運蠱壞之時君子獨有事于民德治道規模宜先定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宗曰當蠱之始乾未亡也乾乾无咎濟于終也○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以立者貞固足以幹事木有幹而枝乃繫也巽爲木朱子云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乾爲父坤爲母陰來乾下則乾體壞陽往坤上則坤體又壞故皆成蠱象巽爲長女勢豈能支然尚幸有艮之少子在乃以柔用剛變而爲乾得考之道庶幾可以成家而考得无咎也然以柔弱處艱難之際危甚矣厲以居之節日乾夕惕之厲故其終必吉也非變大畜有厲象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宗曰其事順其志厲也○陰柔之才處巽之始安能幹蠱然其志先定體父之心承父之道蓋有所不能已所謂善繼人之志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宗曰剛居于柔宜巽行也○二爲陰位其蠱象往而以剛德乘之可以治其壞矣而又不可以貞任其剛正必矯拂以傷義堅執以傷恩孟子曰不幾不孝也虞舜號泣于天烝烝以又豈徒已哉蓋女信陰柔易至偏僻如武氏之變非狄梁公沉幾察變因其勢而斡旋之其何能濟乎貞者事之幹而時有不可貞者所謂巽以行權也互兌爲悅不可貞之象也變艮爲毀折亦不可貞之象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宗曰用剛以中事母道也○幹母之蠱雖于父而得其中道不過于剛乃合乎巽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宗曰有悔无咎小大辨也○三爲陽位其蠱又象父以剛處剛事或過亢而巽體本柔有其所宜故以其小也而有悔焉小謂陰也然事當蠱壞非剛不濟故无大咎大謂陽也无大咎究竟無用剛之咎也此象之所以尚終始于天行也互兌重互震爲動變坎入險則誠有悔咎矣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宗曰幹父之蠱剛不害也○卦巽陰而位陽故所剛而不害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宗曰蠱而裕之失剛德也○四爲陰位不曰母而曰父者艮陽卦也以柔居柔而初又應之以柔故成其裕蠱之象言其寬緩而不足以有爲亦艮止之咎也因循以往而无變體見吝宜矣是有子而无子貽厥考羞者也互震變離卦變巽巽新則无不幹之蠱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宗曰雖往未得止不當也○艮義爲止當蠱時不可不往而以裕蠱之道往往何得乎非所止而止則非往而往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宗曰幹蠱用譽中德著也○五爲陽位其蠱從父而以柔中居尊位九二又能應之以剛可謂剛柔相濟幹蠱之功成而名亦以顯可以用譽矣有譽升聞非其堅敏至於過則歸己善則歸親豈非引慝其用譽之道又有從焉者矣互震三蘇蘇无眚亦譽象變巽爲順史巫紛若亦用譽象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宗曰德得其中以承譽也○有柔順適中之德以承父之蠱故有幹之譽无蠱之名矣初六之意承考也九之承以德是初不承以事而承以意五不承以才而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宗曰不事爲事尚止者也○蠱義有事而止當艮之終敦于所止自居于剛而不比于柔五不應于剛二其體在外止于外體故爲不事王侯之象王五也侯三也賢人止于外而不事于內在一卦至上之位故曰高尚其事言蠱當有事而不以王侯之事爲事以高蹈遠引爲事也爻變坤卦變升巽升止高尚之事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宗曰剛而不居亦天則也○處艮止之極剛而知退可謂進退存亡知幾者矣志在于用剛爲柔以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豈非可爲做法者乎

易宗集註卷之三終

易宗卷之四

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

隨悅蠱止必有事矣以臨以觀施之于教坤德之用柔也噬嗑而賁愼之于刑離陰之用剛也剛消而剝反而復事制于地義從乎陰非震之爲母以動之非艮之故母以止之則陽事之功也陽事必上其功于天物與无妄大畜日新天命在人行道在德也

隨蠱之後繼以臨觀君子有事于臨小人有事于觀蠱元亨而天下治君民之閒而已大序卦傳曰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臨者大也振民育德君臨之事剛中而應所以飭蠱也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宗曰進而臨君德也至于八月當遠小人也。二臨監臨也。雜卦傳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以上下相與爲臨初二剛進以臨于柔如臨淺潤之深謂二陽浸長以逼于四陰彼之爲道臨者在後所謂臨也剛進而臨柔也三四五上亦謂之臨柔俯而臨剛也上下相臨故曰與也陽浸而長有大通之勢而利于貞固不貞固則長者易至于消故戒之曰至于八月有凶乾卦四德備獨臨與同稱蓋一陽始乾繼以剛中卽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君德也。但利貞有戒懼之意不似乾之自然全德也正恐其消長倚伏三陽可以進二陰亦可以進至於八月卽夏正之六月遯卦用事之時則以二陰消四陽而有凶矣本傳只剛浸而長遯傳亦曰浸而長臨遯正對臨以大臨遯以小遯臨取于君子之與小人遯取于君子之遠小人也朱子本義多從王弼惟此卦弼謂八月爲周正建申之月其卦爲觀說本于鄭玄何氏訂詁從之而考亭則主下遯卦是其參考之至當者也何子曰文未受命何以遽改商正然易周易也文王作易乾坤[illegible]姤復始故以子爲曆元正一陽始生之月也其在當時易非周書不以獻也又按臨爲四陰二陽之卦非七月四陽二陰之卦氣也六爻皆變爲遯夫何疑焉兌上坤下爲萃聚亦有臨象。

彖曰臨剛浸而長宗曰陽長以漸天道得也○浸漸也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列子曰一氣不頓漸其義也自復一陽生積而至臨剛漸而長也臨之正對爲遯故曰小利貞浸而長是柔漸而長也地澤陰體也而反曰大天山陽體也而反曰小蓋以陰陽之始生皆有不可禦之勢所以愼其漸也坤初六曰其所由來者漸同其指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宗曰剛得其中以臨順也○以兩體言內兌外坤剛以悅進而柔在上順之說而順也以二五兩爻言二爲卦主以剛居下得中而五以柔在上應之剛中而應也方長之剛而有中德所以爲臨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宗曰陽進而亨中以正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陽進得中是有乾道故曰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宗曰陰不久消浸以危也○臨之卦氣爲十二月當純陰之時漸而生陽陽長陰消曾未幾時從前觀之陰之消不久也由是而陽日長長則必消至于八月從後觀之消而又長也正與履霜之戒同人心惟危於此而見憧憧往來可不愼與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

彊。宗曰以臨其民澤于衆也。强以教之悅安之也。○澤入于地中潤衆而不竭。地周于澤外澤博而无方。取兌之講習以施教不徙因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取坤之含弘以保民不徙曰保而曰容保无疆其度量如坤土之大。此其足以有臨者也。

初九咸臨貞吉。宗曰此爻以臨不恃剛也。○咸者耦象。咸卦以交感爲義。拇腓股頰體皆有耦不孤行也。二陽同類而進臨于衆陰。初九雖陽而以剛居剛未有中德故必與二並進。而乃足以臨以貞而吉。得九二之中而正也故九二亦稱咸臨。他卦更無兩爻同象者觀之五上皆曰觀生无咎。觀之五上即臨之初二也。爻變坎習坎有咸象。卦變師以衆正有貞吉象。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宗曰志以正行必有與也。○以剛臨物自无不正而曰志行正者。謂其必以咸臨。思合于九二之中德以行其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宗曰此初以臨均其吉也。不恃其中不以已利也。○初九既與二偕其臨。則九二亦與初偕其臨其爲咸一也。自居中德不以自恃。而與初偕其吉。則是公其利于人而不私已之利。是六五之正應亦與初共有之故曰无不利也。互震變震爲大塗咸臨象。卦變復朋來无咎亦咸臨象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宗曰同德而臨制以順也。○九二剛中而爻辭不及其中者。不自恃其剛而必藉初九之剛並進以臨之。蓋以衆陰在上我處其下。未即順我之命。惟于初爻並進同德相助而剛乃長。且以爲兩人之公。而非一人之私有所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宗曰剛不可悅柔无利也。衆貞處之致泰除也。○兌口柔說而下臨浸長之剛勢將逼已。爲甘美之言以媚之故曰甘臨。然二剛並進必不爲其所悅。徒懷私利之心而陽剛不言所利也。若能存兢惕之心以剛之不可遏爲憂則可以无咎矣。泰卦之三爻艱貞有福。以乾乾惕若之憂心處之。則柔亦變而爲剛矣。互震爲決躁憂象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宗曰以柔臨剛失所處也。知其憂勿恤也。○三陽位而陰柔居之。下逼于二陽豈能安乎。知其當憂而憂存于心。則不長其陰柔之咎。而可與下剛矣。

六四至臨无咎。宗曰至于臨以剛應也。○至下也。說文云。鳥飛高下至地也。四與初應。初剛來臨而四以柔至下其臨之之處。剛柔相得而无咎矣。互震變震卦變歸妹。歸有時至象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宗曰以柔居柔知至至也。○四陰位而柔德處之。觀二之不當位則四之當位可知。三與上應四與初應。又以剛柔相應而至當也。知剛知柔知至知終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宗曰柔中居尊知光大也。用中于人宜爲君者也。○五以柔德處剛位履得其中。帝位不疚。下與九二爲正應。王輔嗣謂能納剛于禮不忌剛長而能委而任之。不自用而用人所謂大知也。中庸聰明睿智足以有臨此之謂也。宜者宜爲君者也。夫子釋乾四德而言仁義禮于貞不言智。釋坤曰知光大也。于以知智之用柔。知藏于

內坤以藏之藏諸用也變坤為通知臨象卦變節卦節吉宜象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宗曰中德在位惟君宜行也○宜者左之右之无不宜之于其行而知之即于其中而知之也非大君之宜而誰宜乎

上六敦臨吉无咎 宗曰安土而臨厚所與也○最高之處曰敦爾雅云如覆敦者上乃坤土之最高處地上有山亦敦象故艮上亦曰敦艮上六與四五同體而无應三之情五知臨志在應二上亦志在于二四至臨志在初上亦志在于初厚其所與是之謂敦臨也蘇子瞻云臨之六五既應九二矣上六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臨復之六四既應初九矣六五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復所謂覆敦也其吉也與知臨同其吉其无咎與知臨同无咎也變艮卦變損弗損益之有敦象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宗曰志在內從剛也○內指初二坤有順德志在順乎內之二剛以俟其進雖陰柔亦敦大也十二辟卦惟臨無小人亦猶泰之內君子而外小人小人化為君子也

序卦傳曰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大德不官大勇不鬬大匠不斲大庖不豆臨之二陽易體在上觀我觀民非常所望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宗曰相觀于禮天下化也誠以盡志非美觀也

○觀諦視也穀梁子云常事曰視非常曰觀卦以四陰消陽初二三四之觀下觀上也五上之觀上觀下也與臨卦之義同彖則專以二陽在上為下所觀為義盥沃也巽為潔義盥以致其潔也薦進也禮祭統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外以盡物內以盡志此祭之心也盥而不薦是內致其潔清誠敬而外無取于備物故下繫之以有孚言其誠信之在中也顒頭在上也爾雅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廣韻云顒仰也誠信于中有顒顒之德而下皆仰之故謂之顒若也王輔嗣謂盥而不薦謂既灌而往則不欲觀朱子非之謂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又似无據何氏訂詁從鄭康成之說謂諸侯大夫之賓禮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酬主人設薦俎者弟子也此但就四爻觀光用賓之義為解而于象未全與象傳神道設教之旨不侔矣互艮為門闕有宗廟之象六爻皆變為大壯非禮勿履坤上巽下為升有利用禴之象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宗曰中正大觀也恭己而治天下順之○大觀在上指五上而爻言大者陽也物大然後可觀本于臨之義也

五為君位上為師傅二陽既老德成而刑大觀在上之義也四陰方盛以二陽為大曰大觀二陰在上以四陽為大曰大壯順而巽指兩體言坤之性本順在下而上以巽風披拂之剛居五位得中剛上柔下為正所以為觀于天下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宗曰所存者神過者化也○觀而化即觀其盥而不薦而知陽德之君潔敬自將不徒以文法威令飾人主之觀而不覺其翕然從之而化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宗曰格神以志不以文服人以誠不以令不薦之道神道也廟中天下之象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亦神道設教之旨四時不忒謂春生夏養秋

歛冬藏。其序一定者也。坤以地道備四時舒慘之氣。而巽亦應之以八風。天之有乎不必者也。人君象之。服天下以誠。恭已無爲。不爲備喜備怒之具。而不賞民勸。不怒民威。无不服者。詩之所謂奏假无言。時靡有爭。盟而不薦之義也。五爲天位。下坤民象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宗曰。誠至斯孚。動以風也。習以觀。被自上也。○風行地上。周徧四方。爲遊歷周覽之象。四方風氣殊習俗異。故省而觀之以設教也。省方即尙書五載巡狩之典。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禮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司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詩有十五國風。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教以別。曹之奢教以儉。魏之儉教以禮。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方指下坤體。二陰言。觀指九五言。巽以申命行事。設教之象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宗曰。遠鄙之民童心也。君子則吝。遠光也。○二陽在上。觀之所係。而初六以陰柔之人處于極鄙之地。最初之時。如見童之方穉。故象以童觀言。以童爲觀也。小人謂陰柔也。知識鄙近。以是爲觀。不足謂咎。君子處此。則是自遠于陽剛之主。而失利見之會。所以爲吝也。初與四應。四則觀光而无吝矣。變震。觀變。觀象升變益。見善則遷觀。君子戒小人。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宗曰。小人之分。如是觀也。○六陰爲小人。幼穉爲童。以是爲童。觀小人之道耳。

六二闚觀。利女貞。宗曰。觀而女之利于貞也。○二以陰柔居內。而觀于外。則爲女之闚觀。初陽位。故曰童。二陰位。故曰女。雖以五爲正應。而不能明見九五之道。二與四皆

蔽之以陰。弟可闚之而已。陰爲私。利當貞以居之。謂其處中而不亂也。又變坎。小有得。闚觀象。卦變渙。齊其机。不貞矣。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宗曰。象陰之下。非大觀也。○女子所見者門內之事。丈夫志在四方。守內之事。皆其分內。且得大君之應。而陷于陰柔。不能自拔。徙效女子之見。不亦醜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宗曰。觀有常觀。進退得也。○生我。三自我也。生者。如人言生平。其常然者也。指其正應言也。觀有非常之義。而觀所當觀。則我生之常。所當觀者。正應之上九也。進而得上。復退而得五。觀之正者。故傳曰未失道也。互艮。變艮。爲時止時行。有進退象。卦變漸。有漸進之象。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宗曰。進退合中。臣道得也。○六三進從上應之陽。不與初二爲侶。而又退以從九五之君。是進退之間。皆有當然之則。不失其在下之臣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宗曰。以賓爲觀。禮有光也。非賓之利而王利也。○初九之吝。以其遠五。六四之光。以其近五。舍初之應。而從五之尊。應內在下。觀外在上。故曰觀國之光也。光者。陽象。指五上也。五之正應。六二也。而六四從五。非其正應。故曰賓。五爲尊位。故曰王。用賓于王。用其觀也。四陰進逼二陽。有從王之象。惟六四居三陰之上。下體坤爲民。而四親之。近君之側。爲削觀仕。進于王所。在王以得賢爲國之利。是利歸于君矣。利歸于君。大觀在上也。互艮。光明象。變乾。嘉會合禮。有賓象。卦變否。否雖志行。有用賓象。

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宗曰惟王有賓光在上也○凡卦以正應爲主非正應則賓矣剛又爲主而柔又爲賓也王禮其賓即國之光賓禮于王觀國之光皆尙賓之義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宗曰觀我生猶風自也中正以觀君子化也○九五以中德居尊位正應者二而初三二陰同類咸坤之體爲民之象陽君而陰民其常然之分也大以觀之者方設教無非君子之事故无咎也陽剛爲君子而中德則无咎之君子也互艮變艮敦艮厚終卦變爲剝厚下安宅皆有觀生之義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宗曰觀我觀民君子之德也○君子之德風也民必觀我之觀民一也上下之勢其常然者爾其所以觀則又有先觀我而後觀民者天子以天

下爲一家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凡陽剛之所爲皆乾德也首出庶物利見大人乾始以美利利天下所爲大觀而化者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宗曰輔陽以治天下服也○其指九五也上九之正應亦在下而九五以君道治之則上爲師傳之臣不敢以爲我生而以爲其生避一民而二君之嫌也九五之君子大觀在上之君也上九之君子公忠體國之臣也故均之无咎變坎常德行習教事亦有觀民設教之事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宗曰制治于未亂志在君也○下體之坤爲民爲九五之所有爲大臣者體而觀之四无咎也但柔陰競進漸逼于五可无憂盛危明之心保邪制治之道乎志未平者未寧其心也四陰漸進而爲五陰則上九處于漸消之勢其不于之所由來考也

〃序卦傳曰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臨以保民觀以設教弼教之道明其政刑合以章之文明以止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宗曰合以治之物之宜也刑期無刑其中格也○噬齧也嗑通作盍爾雅云盍合也噬嗑除間之卦也物之不合緣有間也大象頤中虛有合口象四以一剛畫間隔于其中則不合矣故必齧噬其中之間而後上下合焉天下之大一夫梗化而治道不成去之得通所以亨也利如弁之利物之有間必治去之宜也上下二陽象如囹圄不日用刑而日用獄將使之自化其頑梗刑期无刑之意也下體震動之以威上體離明之以察獄中之

情无所于遁則自格矣六爻皆變爲水風井叙兼養也震上離下爲豐以折獄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宗曰中虛以養賢剛不正也○此釋噬嗑之象頤卦初上皆陽中四爻陰而虛爲口頤之象六四變九四則爲噬嗑是頤之中有一堅物以間之剛居柔地非其正也頤中上下齒齧有齒牙能噬者也爻辭二三四五皆有所噬故取噬嗑爲義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宗曰動必有明剛柔克也以柔用罰偏于中也○噬嗑合而後亨物之情也剛柔分者指中四爻膚剛柔也乾胏剛也腊肉乾肉柔也分剖別之也能分而後能合噬乾剛克柔克必因人之剛柔氣習而分別用之乃可以德文

也。震動離明，二體合者，以用刑而行罰，動之以威，乃能決獄，明之以察，乃无冤獄，如雷得電，燥以而益轟，電得雷轟而益燥，故曰雷電合而章也。得中而上行，指六五也，以柔處剛，居德之中，而在上位，雖不當其位，而以柔中之道治獄，乃無淫刑之愆，故曰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六爻皆言治獄，傳中皆有未當之辭，二曰乘剛，三曰不當，四曰未光，惟五乃云得當，則以其柔德處剛位，以柔德行剛事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宗曰：明而後勑，所以貴章也。○雷之初起，電乃在前，相須爲用，故取合象，明者明察，勑者勑行，不先之以明，則法非其法矣。是以雷電之合，必取諸章也。黃幼玄曰：電不見而雷出，則物惘惘而不知避，聖人之爲刑也，不掩物于所不避，不愓合而與之死。勑法何法，法電先見而雷乃出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宗曰：刑禁于初，欲重生也。○校即械也。周官掌囚，下罪桎足械也。王輔嗣云：校者以木校者也。屨謂校着于足，如納屨然也。足械之刑，下不及趾，今械其足，如納其屨，自上視之，將滅其趾，所謂小懲而大誡也。倘果有滅趾之校，是无制之刑矣。震爲足，下畫爲趾，初剛横亘于震足之下，械沒其趾之象。震又爲木也。子夏傳曰：戒爲治者不可不禁其微，小人之惡，初動而即禁之，使不得行，是以无咎也。繫辭傳曰：此小人之福也。爻變坤，履霜堅冰，與屨校滅趾同義。卦變晉，晉如摧如，亦滅趾象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宗曰：爲惡不行，使无咎也。○械足則不能行，使小人欲逞其惡，而不得動，刑禁之于人益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宗曰：噬不敢盡，剛在下也。○中四爻俱曰噬，皆取治獄之象。膚，皮之表也，柔脆肥美曰膚。二以柔居柔，故象以膚也。古禮別實于一鼎，曰膚鼎。柔脆之下，无骨之[illegible]也。滅，沒也。蓋膚易入，恐入之盡，至沒其鼻，故以滅鼻爲心，是不敢盡法不恐見罰之意也。互艮爲鼻，爲黔喙，故有噬膚滅鼻之象。噬嗑在于去間，于易去之間，而存不盡噬之心，故无咎也。爻變爲兌口，噬象。卦變睽，睽而通，亦噬象。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宗曰：乘剛爲心，慎于噬也。○卦以乘剛爲危，加也。二爻二皆是也。二最易噬，近于初剛，初爲頤之下齶。凡噬物以下齶之動爲最，初以至近之剛噬至柔之物，一舉盡齧，略无留難。恐有滅鼻之患也。存此心則无咎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宗曰：以柔居剛，毒无咎也。○周禮腊人掌田獸之脯。肉无骨者也。爻曰之暵乾之爲腊，是柔亦堅矣。位剛故也。五行志云：厚味實腊

毒，注云：腊久也。味厚且久，有毒惡，不早治以至下堅。故噬腊較噬膚浸難矣。故爲遇毒之象。小以陰柔言，以柔居剛，不得其中，以是用獄則吝隨之。然詰姦刑暴，自有法在，噬之不已，終當帖服，何咎之有。互艮爲止，重互坎爲險，皆遇毒象。爻變離，卦變全離，明則无咎矣。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宗曰：陰柔爲剛，毒之來也。○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故曰不當。弱于齒而噬夫堅，是以遇毒也。天下之人，莫毒于陰，陰凝而堅，則難治，故以其小爲吝，則可以无咎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宗曰：艱以治之，非任刑也。利艱貞，得勿喜也。○胏，肉之帶骨者。乾，火所乾也。離爲乾卦，骨而連肉，剛之居于柔也。胏而名乾，爲離之剛畫也。獄四之剛，很強梗者，最爲難治，必極爲推鞫，而後得其情。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

民訟入束矢于朝。曰明其直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曰明其實然後聽之。皆以示艱貞之意。故曰得金矢利艱貞。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四爻以剛居柔。五爻以柔居剛。故一曰艱貞吉。一曰厲无咎。蓋剛爲治獄之義。上下畏其剛。柔則德威之仁。主于哀矜艱厲者。用刑而有不得已用刑之心也。九四近君。乃獄之上下。司寇者。乾爲金。離之陽畫亦稱金。離爲矢。故取剝木爲矢。互艮止。重互坎險。皆艱貞象。爻變艮。卦變爲頤。則頤之間去矣。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宗曰。離錯于剛。未易明故也。離之明。以柔來剛中也。而噬至于乾腊。以剛失其明。故離之初四二爻曰履錯。曰无所容。皆未光之義。必以艱貞處之。而後得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宗曰。居尊聽柔所得正也。○柔居離中。无骨之肉。爲火所乾。此獄之已成而獻于朝者。雖先天爲乾。象金得坤中爻。土之正色象黃。訟小獄大。周禮訟出矢。獄出金。因兼訟獄曰金矢。五當指獄。故獨言黃金也。貞厲者。處位之正。宜以貞守德之柔。宜以厲明以燭之。能得其情。故无咎也。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者。人君欽恤之心也。小司寇以五聽求民情。懇然于辭色氣神之際。大司寇悉聰明致忠愛于棘木之下。王又命三公參聽之。三宥然後刑焉。所以厲也。互坎厲象。變乾。黃金象。卦變无妄。厲无咎象。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宗曰。用獄得當。柔正中也。○離初曰未光。離終曰不明。皆以剛故。惟離之中。柔而又明。則无所不照。以之治獄。如噬乾肉。故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宗曰。獄之既成。上所懲也。○上爲首。剛畫在上。首械之象。離爲科上槁木。有械象。荷械之制。所以圍其項。上不過耳。何者。負也。罪人至于負械。其獄已成。而不可解。惻然念之。曰得無滅其耳乎。此則耳無所聞。終不能明之象。是之謂凶。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古人刑罰徽纆。滅膳泣罪之意也。變震。全體柔。索瞿瞿。以恐懼修省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宗曰。上雖聰。下不明也。○獄成而何校。罪大。而不可解。用獄者觀之。如滅其耳。然也。聰不明者。言上雖惻然欲寬。而受刑者之情則有不能明者矣。從不自引以爲咎乎。象中滅趾。滅鼻。滅耳。皆取其象。言之。指用獄者之心。以爲如是。以明不忍用刑之意。非果有此事也。何氏訂。請謂其械制之極厚。如是。古人豈有任意造爲刑法。不合于制之理。即噬膚滅鼻。考亭亦曰。不免于傷滅其鼻。皆非也。總之。六五一爻。以柔居尊。故其用獄。皆仁柔之道也

序卦傳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易合則瀆。瀆則无禮。文以飾情。致以明刑。始以離合。終无不合。皆從禮制。非苟而已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宗曰。致飾以止。宜小往也。○賁。飾也。說文云。貝水蟲。背有文如錦。故爲文飾之象也。京房云。五色不成。文彩襍也。孔子筮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子張曰。何也。孔子曰。以其離耶。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之謂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謂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孔仲達云。以火照山。黃白色也。楊子雲曰。黃不純也。卦體剛實柔虛。實配質。虛配文。剛爲大。柔爲小。坤之中畫。來于乾中。爲離。此先天之爲離也。是天德充實。而有和順之德。以文之光明而利達。故曰亨。乾之上畫。往居坤上。爲艮。先天之

艮也是地道柔順而有行健之德以濟之能直其所而不遷故曰小利有攸往小謂陰也繇貫而生文又由文而返質其能止者即其能通者也六爻皆變爲澤水困尙口乃窮文而奭矣離下艮上爲旅小亨之象也

彖曰賁亨 宗曰知所爲賁知亨也○離明也艮亦光明合而相賁能止而後能通是以曰亨榮嗑轉而爲賁後以剛武此以更文也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宗曰柔來以文文在中也剛上文柔小往利也○純剛爲乾以坤之一柔文之剛得柔而通也坤爲文小畜以五陽畜一陰剛日以懿文德是文以柔也來者以坤之中畫來居於乾中也純柔爲坤以乾之剛上之柔得剛而利也乾有利物之德復卦以一陽處于五陰則曰利有攸往是利以剛也分剛者分乾體之剛不敢專也文柔者柔本能文不剛以濟之亦不成其柔之文也小謂陰也艮本陽體爲太以其義尙止故其利往者陰柔之用小也此就離艮兩體分言之皆先大之損也合下自然成離如日月之麗乎天合下自然成艮如山之峙乎地故曰天文連上爲句可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宗曰以止爲文人之所制也○此就離下艮上兩體合言之也離爲文明而文不可過故以艮止之而成賁卦是其文之明以止也艮乃知止其道光明此後天之離艮故曰人文蓋天文自然成文焉過不及而人之文易流于過故貴乎其能止也書解謂柔來文剛爲先天之離爲天文分剛文柔爲後天之離爲人文非也六子合下即成焉離爲先天艮爲後天之說也觀天文也以上焉他辭是承離艮兩體合也文明以止指賁彖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宗曰觀時之變以用天也觀化之成以制人也○先天之離再索而得先天之艮三索而成物之相見以離物之成始成終以艮得序者遂成功者退皆時爲之察其變而可也離合於艮艮窮於離遂成賁卦賁者飾也人事爲之有流弊焉不可以不知止蓋成之道在乎人君質文之有損有益即禮樂之有因有革所以化民成俗而致天下之太平者告繇于此者備畫而制則吝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宗曰內明外止不矜明也○艮變爲賁是山有火也內離外艮是山下有火也離體始于乾而變于艮兼先後天而言其爲明也則見諸離體其爲止也則見諸艮體明庶政者出作繼離主于明无敢折獄者思不出位主于止也凡觀察之人其生而敏敏者萬事萬理咸不能遁其照故失

章法度皆修明之而无難若以才識意見用事則必以察察爲明刻深嚴酷皆所不免其文辨人足以濟之必流爲刑名之弊曰文網曰深文曰文致曰舞文皆其所必至者古謂淫刑以逞濫而不知止也折斷也斷則成獄死者不可復生故必以无敢之心處之古聖人辟以止辟雖畏勿畏惟疑惟輕皆此意也旅卦止在內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賁卦明在內止在外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離爲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豐噬嗑皆以之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宗曰舍柔而剛自爲賁也○坤爲大輿偶畫有車之象離卦本陽陰而初爻爲奇舍柔而爲剛也趾皆取初象初畫在下爲趾壯于趾趾與趾一也彖傳曰文剛又曰文柔以柔文剛以剛文柔文質不可相無賁之義也賁其趾者以爲爲文也舍車而徒變其偶舍其車也徒步行也自爲徒步以往應于六四不賁乘輿用剛者也有

質而後文可施有剛而後柔可用此賁之所以貴于初剛也曰舍其勇往無所倚藉光明俊偉何賁加之內體從離未川艮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宗曰勇于義其道光明也○乘藉也因車爲義乘人之勢利以爲勢利失義者也若在直前無所乘藉可以爲文矣是合乎分剛上而文柔者也

六二賁其須宗曰柔繫于剛文麗質也○須面上毛也在頤曰須在頰曰髯三四五上象頤六二在其下須之象也凡須髮毫毛皆屬于陰皆從柔象柔所以文剛也而必附麗于剛而後起也六二離卦之中先天之離之主畫也二附于三如須之附于頤賁飾之飛義也上九以剛文柔六五也六二以柔文剛文初九九三也互坎變乾卦變大畜以剛勝不用賁矣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宗曰從于剛文以起也○與者相從之意上指九三以爻位在二之上也興起也須隨頤而動柔附剛而顯文從質而起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宗曰剛與柔儷義不溺也○六二之柔以文九三之剛賁如也而六四六五又以柔處其上初上以二剛包羅之二三四互爲坎遂有濡之象若既未濟之濡首濡尾皆有陷溺之漸故濡如也受物之飾恐爲物溺文勝之弊必致于廢以禮節之乃可以久故曰永貞吉中正不偏之之質也範圍不過義之制也長守其陽剛之正而不爲陰柔所溺則其文彩可觀而吉矣重互震變亦震爲玄黃賁如象卦變頤言語飲食儀不可以有溺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宗曰剛不可奪文不溺也○文太勝則弱弱則有奪之者而穢雜矣長守其正而終莫之陵雖濡如而終吉矣衰周之世諸侯夌僭其文勝之患乎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宗曰文德作求入于艮也○三四剛柔相襍離艮之交故曰賁如入下艮位爻將止于賁矣故色兆其皤皤老人白髮也艮以上爻一陽爲主四之首蒼上之白賁有皤如之象三四五互震爲馬足馬白足白顛白馬之象禮商人尚白戎事乘翰翰白馬也馬之翰如匪比三而爲寇乃求初而爲婚耳四與初爲正應而三近而比之其柔足以文剛而既文九三之剛乃文初九之剛蓋卦義小利有攸往正此之謂也而上九之剛又所以文六五之柔且文及六四也重互坎爲盜有寇象重互震有馬象變離爲中女有婚媾象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宗曰當位而疑文未中也終无尤以正應也○六四應初而近三柔而尚文人皆疑之而三之爲寇初之爲婚媾甚分明也止于其所而不爲文所掩覆則終无尤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宗曰以柔居剛下求賢也儉于禮其文弱也○六五以柔德居剛位以柔文剛而失之于過故有吝象吝指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而言也五之應在二上下皆柔柔在上則爲柔儒之主而柔在下不失爲文柔之儒在二方有待而與五第以束帛戔戔之儀賁于丘園之內豈不爲吝乎然終得吉求賢自輔者文明之象也下體離二加草木麗乎土有丘園象得坤中畫爲布爲文爲吝嗇有束帛象五匹曰束三玄二纁象陰陽也戔戔剪裁分裂淺小之狀也互震爲玄黃變巽爲繩直束帛象卦變

家人有
丘閒象。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宗曰志在得賢文有喜也。○人主惟咸福之權不可有私喜怒亦不可過于用柔惟求賢之道卑禮下聘天下悅其心而愛其有禮故曰有喜有喜之者也。

上九白賁无咎 宗曰文得所止不離乎質也。○賁取以柔文剛以剛文柔二義而上九與三爲應二者皆剛剛從質而無事于文故其體素而色白也白矣而又曰賁者以其下之剛柔相間而成賁之象以剛居上有化成天下之象也文明以止賁之終也故无咎爻變坤卦變明夷離而明則傷于文柔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宗曰志得其止文化成也。○上居賁之極

宜文之窮矣而特有艮止之陽剛居之爲白賁无咎之象是居上而行其志使天下不致有淫靡之習而成淳樸之化是乃所以爲賁也。

序卦傳曰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彌文畫飾皆屬陰柔文盛實衰賁卽爲剝虛美熏心秦亂之萌浮文妨要晉衰之光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宗曰不以爲利將安往也。○剝裂也從刀從彔彔刻割也陰長至五僅存一陽小人極盛君子不利有攸往象陰柔爲私利孤陽在上而无輔助下之羣陰皆思剝而去之君子豈有所利乎不往則謹身晦迹以待天時不惟免于剝而轉剝爲復之道寓焉艮止爲不往之象又曰光明知幾者也六爻皆變爲夬艮下坤上爲謙皆可釋君子遵時養晦之義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宗曰柔能變剛危君子也。○剝刻割之也柔變剛爲陰柔之盛必將變去其剛而後已也夫曰剛決柔此曰柔變剛君子小人不並立也決則名正言順變則侵蝕消爍乎不知矣危矣哉。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宗曰利于小人君子止也知止知時能爲天者也。○陰邪之勢方長自非君子之利小人以利爲利君子則否故不利也乾行之下一陰始生自姤至觀皆陰進之象五爲君位君心未爲陰邪所中天下事尙有可爲故包于姤嘉于遯休于否大觀于觀其象未爲凶也至剝而及五則君心去矣小人道長至此已極君子觀于下體之坤

象而得順觀于上體之艮象而得止故順而止之觀于象而得之也紆徐以接物堅固以守己使小人不得恣逞以陰害正人之氣頑果不食一反轉間而七日之復可幾也否則激變生禍不待龍戰于野而其血玄黃矣尙猶貴也消息者盈虛之方始盈虛者消息之已成皆以陽言復者陽之息剝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也剝正陽消而將虛之時天道无常如是而君子尙之以爲行止是順天時行配乎天行者也在剝曰觀象天之象卽人之象也在復曰見心人之心卽天之心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宗曰陽上而外依小人也陰之傾危在安民也。○陽處于上而在外極遠无所倚著陰處于下而羣類相從成其氣勢山附地而險若君子之附小人而危也豈能安乎山豈能久乎此所以爲剝也然而坤爲衆爲民夫

勢已去。人心可以謂之計。惟有固結民心以安其居。而已厚。卽正德厚生之厚。凡可加恩靡不至焉。一陽覆于上。有宅舍之象。故曰安宅。厚其下。卽所以安其宅。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非象下剝上。傳言上厚下。陽爲君。爲君子。陰爲民。爲小人。論君民相倚之勢。民生厚則邪本固也。論君子小人相持之勢。反側靖則正類安也。象之順止。上之得與。此義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宗曰。陰始害正。邪自下也。○牀。坐牀也。人之所附上實下虛。故取以象剝。牀與貞指君子。剝與蔑指小人。小人剝之。初六在先天爲坤。初象以履霜。在後天從姤來。象以蹢躅。剝牀者。剝側其牀而先及其足。皆不安之象也。足。蓋牀之所賴以立者。其足側。則牀不可居。如側人之權勢。而先及其爪牙也。貞。正也。蔑。猶側也。物見削必微。蔑也。曰蔑貞者。柔小人之心也。小人之害君子也。其計甚工。其心甚毒。凶亦指小人。小人能爲凶于君

子。而究自蹈于凶也。所以深戒之也。爻變震。爲决躁。卦變頤。爲顚拂。皆有剝足之象。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宗曰。剝以滅下。終上及也。○滅與蔑同。小人害君子。先剝其下。則有漸及其上之勢。是以凶也。滅下。謂滅下之陽。從姤來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宗曰。剝逾其辨。貞逾危也。○辨。在第足之間。崔憬云。是牀梐也。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上下分辨之處。程子云。牀之幹也。小人之害君子。必先亂其是非邪正之辨。至辨之不得。而貞乃愈危。必至于盡蔑而後已也。變坎爲險。剝至于心。險其凶愈甚矣。坎于木爲堅多心。亦幹象。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宗曰。无與。爲辨其剝肆也。○與。應也。咸六爻皆應。謂之咸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謂之敵應不相與。六二陰柔。五亦陰柔。柔與柔相應則无陽剛以止陰之進。孰與之辨其是非邪正乎。羣陰溷淆。无與分別。正剝辨之意也。

六三。剝之无咎。宗曰。剝之所之。非其一陽也。○三居羣陰之中。而所與一陽爲應。其所處之地。剝之所之也。然亦所値之時會如此。而不與衆小人爲黨。此其心獨知有君子者。是以无咎。程子云。東漢之呂強也。變艮三爲艮。其限上下。判隔失上下之象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宗曰。失上下。有所與也。○上下。皆陰邪。而六三之心獨與上九爲應。是剝之所之。失上下之心矣。爲君子之所與。自不爲小人之所得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宗曰。犯上无禮。小人長也。○膚。薦席也。崔憬云。若獸之有皮毛。故稱膚。下體剝盡。乃至上體。猶牀之剝而及于膚也。是將貞已盡滅。故但言凶。小人必欲剝盡君子。不知乃自剝也。爻變離。火焚山。亦剝膚之象。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宗曰。剝近于身。因而災也。○剝牀及膚。災近于身。四比于五。災切于君。近且切。不第爲凶之象。而實罹于災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宗曰。以陰從陽。其位殊也。○乾自姤至觀。皆有巽象。至剝而巽始。凡巽卦象皆取魚。中孚之豚魚。井之鮒。姤之有魚無魚。指巽下之陰也。貫魚指下四陰。如魚之駢頭而貫也。以五以之也。五爲君位。而處于衆陰之中。則以上象君。以五象后。亦變例也。五爲后位。則四爲夫人。三爲九嬪。二爲世婦。初爲御妻。五統羣陰而均戴上之一陽。如后統羣妾。而以之均被君寵也。剝至于五。凶矣。過此有非聖人所忍言矣。若曰此所處陽位。甚近于君。非羣小鄰與之比。若能由是而承天寵。可以反凶爲吉。其勢縱不能驟遠陰小而攻。可附之以從于陽。亦陰小之利也。以其陰小。故誘之以承寵。以其貪黷。故誘之

以无不利此聖人之權教也。又扶美里之禍以宮人寵周公之爲此爻憂患之大而衞智之深也。爻王之卦萃善用變者也。爻變爲巽卦變觀亦有女貞之象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宗日剝而以寵善補過也。○五本以陰剝陽而反承陽之寵是剝之始也以因終也以无尤矣補過之道在于知悔陰可以爲陽一轉移間事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宗日碩果君子厚下民也小人剝廬不以宅也。○碩大也乾爲木果衆陽皆變而上九一陽巋然獨存猶碩果之在喬枝也幸不爲人之食將有復生之理矣此時小人盈廷而固有遺老或日民之望也不可殺也是碩果之所以不食也坤爲輿以五陰承一陽如人之在車上程子云陰極盛時其亂可知

亂極則必思治故衆心願載于君子。君子得輿也匪民下衆所以爲變風之終也卦象衆陰宗一陽亦爲共載之象。小人處此則盡化爲陰矣一陽覆五陰又爲廬之象奇變爲偶則如破壞其廬舍矣朱子云小人自剝其廬无安身之處也蓋君子平時之厚德下所擁載小人窮兒之伎倆必喪身家所謂禍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也變坤爲龍戰于野剝廬之象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宗日上有君子民皆頁也國有小人家必毀也。○民謂五陰君子得輿則衆陰不稱小人而稱民坤爲民民載君子則君子之輿也廬小人之私家也世亂矣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小人又安能獨保其家是自剝其廬也蘇君禹日以世道言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人心言天理爲陽人欲爲陰小人之剝君子也始于陰謀極于一網一網盡而世道傾矣人欲之剝天理也始于滔滔極于牿亡之反覆而人道滅矣上之爲碩果不食是夜氣之息也養之爲君子剝之爲小人舜跖之分利善之間可懼也夫。

序卦傳日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運轉无已天地密移剝而不復乾坤道息窮則必反理数不忒也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宗日自剝而亨坤德順也有反而復乾道得也。○復者往而來也說文從彳小步也從夊古作夊行故道也剝上一陽爲陰所侵而至于盡至此而還反起于初故謂之復天地之間皆一奇之流行陽爲主陰爲客分時司令則其氣平分陽生于子陰生于午陽生

日復主返其舍也陰生日姤客來相遇也陽反而復則萬物之氣始通生生之理來會是以亨也孔子日克巳復禮天下歸仁亨之道也出入者剝上之陽既出而爲坤又入而爲復也无疾者以孤陽歷羣陰室見疾于陰矣而坤之道順故无疾也陰聚而爲朋而一陽從之而來乃得无咎言陽之不以羣陰爲咎也蓋陰偶爲朋西南得朋大蹇朋來朋從爾思凡言朋皆屬陰而以坤德之順爲朋原與乾有唱隨之義是以陽歷之而无咎无咎即无疾也反者復返往而還也來者復來還而至也反復其道消長盈虛乃天道之自然萬物之情正必有反反則必正剝體反轉而爲復體是其義也乾象傳日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兼象與理與數而言復之初九即從乾而來故日反復其道也七日來復鄭康成王輔嗣孔仲達皆從六日七分之說乃祖易緯稽覽之圖謂氣起于中孚坎離震兌各主一方不入三百六十日之數諸家乃謂緯文節淺不

足信遂以乾姤遯否觀剝復爲一陽之七日以卦爲月則又姦強无所據也凡此皆由于卦氣不準遂淆謬至今耳按邵朱所避先天圓圖以畫卦先後爲序其間一陽二陽三陽顛倒錯亂如同人五陽候爲臨之二陽謙之一陽候爲否之三陽實是淺率无有條理而易緯乃得用其卦氣起于中孚之說皆不足道也予乃以平分轉卦順一陽二陽拼序成圓則卦氣實統于乾坤而始于姤復也復之初九乃冬至陽生之日際剝之上九一陽至坤消盡凡歷六爻爲六日至復初則七日矣極是整齊不可移易且與出入往來反復之義極爲脗合所以然者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一期之日凡三百六十日以三百六十爻司三百六十日矣其二十四候節氣之交必有其時時之前後分屬二日則三百六十爻之外二十四爻正相配矣其氣盈五日則又有說按每歲二十四候之爻必有五條遇亥子二時交者則不得復占一爻即以此候

消息之是二十四氣止多占十九爻其餘五爻乃足三百六十零五日之數也故統而計之每歲節氣一週三百六十五日自冬至之日從復卦初爻起恰是一爻司一日毫忽不爽者也由剝之盡歷坤六爻至復之初恰是七日也利有攸往謂一陽初生于陰其氣方長由此而進以漸臻二陽之臨三陽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无不利也出入无疾以來復之前言利有攸往以來復之後言也利主陰私而此主陽爻何凡亦言引蓋陽之往來必歷于陰利屬陰爲私利而歸之于陽乃爲美利也六爻皆變爲姤復與姤正對之卦也震上坤下爲豫豫九四曰朋盍簪即朋來无咎之意也

彖曰復亨剛反。宗曰剛不可屈必有反也。○剛者陽德不可屈撓有消有長有往有來反還其舍也乾元亨剛反則亨矣。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宗曰外順內動往來得也。○一陽動于內而行于外坤順也出入謂一陽朋來謂五陰惟其无疾故无咎陰無疾于陽則陽无咎于陰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宗曰反而復之天行至健也。○剛健有屈必有伸剝之反則爲復乾乾有反復之理七日爲來復之期乾天之行而已矣有正有反者天也反之即復有人事焉。人道合乎天行易道之所以大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宗曰剛乃有爲尚往也。○一陽來復則侵以長以剛得往无不利也剝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君子小人剛柔互見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宗曰天地之心在中者也復而見之行不息也。○太

極之初一中而已此天地之大本也中奇而无偶天地得之以爲心心有動靜乃有陰陽動者爲陽靜者爲陰有靜而後有動故陰先于陽有心而後有動靜故心先而陰陽後也當其靜而陰也心不可見是未發之中也及其動而陽也乃見其心是中之已發也究之已發者不外乎未發者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地以一中分化其運行而不息者奇也奇无偶從中來也一陽奇也其能爲動者奇也其能爲靜者亦奇也其所以爲陽者奇也其所以爲陰者亦奇也當陰盛之時其奇往矣至于陽氣將復而奇乃來究之奇未嘗往但不可見耳如人靜息之時心不可見而未嘗无心即偕亾之時心若亾矣而夜氣猶有存焉者至于平旦來復而乃見其本心也故于一陽之動乎奇而見天地之心乎中也所謂天地之心即太極也即未發之中也故曰天地之心不息者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宗曰存心養性以事天也愼陽之始厚其終也○陽氣出于地而爲雷自秋而冬陽往而消无能爲雷矣今一陽復還于地中雖未爲雷而所以爲雷者復矣故曰雷在地中復然當其時羣陰未消陽氣未盛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際必須爲培養以厚其氣靜之所以善其動也春夏秋冬二分二至皆在九十日節氣之中故日中氣屬體冬十有一月日正至日短之極陰極陽生也今以冬至爲長至謂陽氣至此而始長也關者四郊之門閉而不開商旅不得通行方謂四方省謂巡狩人君不出而巡狩也蓋外者不入內者不出所以養初生之陽而厚其蓄也月令曰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政欲于此際見天地之心耳至日一陽震象關戶爲坤又一陽橫亘于下爲閉關象震爲大塗坤爲衆有商旅象震爲君有后象

坤爲國上四方之象君不居五而居初有潛處深宮不省方象姤象曰后以施誥命四方以復見姤伏故后不省方復閉關隨宴息皆取于震靜以善動之道也此君子時中之學所以必本諸愼獨也夫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宗曰復之不遠返于乾也○不遠卽七日之義剝上之于復初未嘗遠也一陽既消未幾而復蓋天地之心不容掩沒一經震動便反其初所謂震无咎者存乎悔觀繫辭下傳云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祇悔但悔也无祇悔者天心以悔而來復矣非但如是悔而遂全乎復之道也傳曰以修身蓋必有其事焉能反其乾德之元由一陽以進于三陽而得正中之龍德至于聖作物睹則吉矣元始也大也以是爲始卽以爲大也爻變坤則无陽又无悔之一義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宗曰反諸身則誠復矣○此擇尤祇悔之義也不遠見復之之易修身又見復之之難不遠是誠之所以通修身乃誠之所以復聖人之事天必以實也

六二休復吉。宗曰復之而休安威止也○休息止也從人依木人于勞時之依木之兆蔭以息止也亦有休美之義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又曰其心休休焉指人心而言也人之所以不能休止者有所牽而紛耳六二處位之中最比于初雖不能不涉于陰上无陽爻以疑其親乃一意依附于初爻之上吉道也休義從出入无疾來也陰與陽本不相容易生嫌忌而能相依而安焉是以吉也爻變兌悅有休象卦變臨二陽同德不推初九復而六二之復亦不遠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宗曰親于仁故能安也○仁指初陽言乾德體仁善之長也一陽有元吉之體故以仁人歸之二處其上而下與爲依附安土而敦故休復也仁者人人皆有之心知其可親而親之以復其初亦不遠矣

六三頻復厲无咎。宗曰復而厲之不易復也○頻水涯也人所賓附頻是不前而止有躋蹐頻蹙之意其意數也急也遽也震性決躁三爲陽位而陰居之失其正矣陽動于下二與相比而得休復三欲從之爲二所隔復不得復中多徘徊是以頻爲復者頻與休反能无厲乎若能以爲厲而黽勉以圖復則必不至于失其故道而可以免于咎也變離爲明有傷仰厲象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宗曰復不害頻厲不致咎也○頻雖有厲

而究歸于復復則无咎所謂困而學者也

六四中行獨復 宗曰陰亦有中類從五也得反其初應以陽也○復以一陽五陰爲象凡五陰之卦皆宗一陽于其居五中也得中行之象于其應于初也有獨復之理獨爲奇象五爲土德五中爲中陽奇爲獨獨復即中庸之所謂愼獨惕然自覺不倚于衆不撓于外復以見天地之心亦不過此惺然之覺而已爻變震卦變純震恐懼修省愼獨之功笑言有則亦中行之道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宗曰中道而行得所復也○卦以一陽爲復是復之道從乎一陽而六四獨與爲應即中行之道也道猶道路也

六五敦復无悔 宗曰居柔而復坤德厚也无悔于中厚以順也○五爲尊位陰柔居之凡以柔居尊者必有敦厚之意傳曰安土敦仁也五之去初陽甚遠而又非其正應必積致之而後至于復也否則力薄氣微下爲三陰所隔豈能復乎无悔者不以一陽之隔遠而致易其心不以諸陰之攻取而暴喪其志也爻變坎以常德行亦敦復之意也卦變屯剛即敦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宗曰自宅于中省无悔也○五位之剛中而以居柔爲敦復之道蓋非求至于中德而已矣故曰中以自考考即視履考祥之考孟子之所謂考其善不善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宗曰迷于復中天不相也遠于初陽君失助也

○上爲復之終而以柔暗處亢極之地將欲復于一陽而因陰蒙阻于其前故爲迷復之象坤本无遠而此乃迷復是以災眚自天罰也坤上六有龍戰之象故行師而敗也坤本師初亦有否臧之象故終有大敗也坤爲邦國乾爲君陽方起而上卦坤以陰極下凌勢必以其君凶也陽既來復行浸長之勢必將蕩除羣陰但陰處于極勢雖未退故有不克征之象坤爲年其數十故有十年不克之象也按易序小運自復上至晉初爲十年中歷五年爲離上九日有嘉折首十年以後爲晉上九日維用伐邑折首而不獲醜伐邑而道未光皆非大肆征伐之象也左傳子大叔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德而貪昧于諸侯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欲復其願而弃其本復歸无所能无凶乎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成公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左目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坤在西南南國也震來克坤土以下犯上之義國君元王也眚爲目疾中目之象也爻變艮卦變頤有歸頤征凶之象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宗曰君不可反迷至凶也○君道乾陽也一陽在下陰所當從復之道也而上六以陰極凌之是迷其所復反有毀滅君王之象安得不爲凶乎

剝復之後繼以无妄大畜震艮二男先從坤毋陽繫于陰有剝有復其一陽之上下皆體乎乾以行至是歸乾乃成剛德矣无妄之茂育萬物即乾之保合各正也大畜之多識畜德即乾之學聚問辨也无妄自誠而明天之道也乾行也大畜自明而誠人之道也乾乾之學也

序卦傳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之反也萃陰之中无妄之行純陽之下復以求陽反身而誠賢人之事无妄全誠私欲淨盡聖人之德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宗曰无妄之德也匪往也利以爲災矣中正也。○凡卦陽剛陰柔柔即私妄私妄利也乾體純陽不涉繫應故不言所利震亦陽德然以一陽起于二陰之下故初爻虩虩恐以致福二三則有喪貝之兆必震行而後无眚總之一與陰柔爲緣則是貪利行私爲天命所不祐也无妄名卦者人之妄想妄見妄動皆起于私陽德至公無私爲天命之正所謂各正性命也震之一陽本乾故仍以元亨利貞四德歸之其匪正有眚匪正對各正言以有二三兩陰而非其正然二有中德五

亦中德雖與相應而无相望之私不失其正三則爲上九所繫以利相與乃不利矣觀三爻曰行人之得上爻曰行有眚彖傳曰无妄之往行矣哉則知匪正有眚不利攸往指六三上九二爻而言也六爻皆變爲升震上乾下爲大壯非禮勿履則匪正不往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宗曰剛爲之主得天命也匪正之往天不利也。○震初一剛其所從來即乾之初畫无妄之卦體內震而外乾是其一剛自外卦來而爲內卦之主也以是而爲震之動仍是乾之健也乾體純陽而无陰私所以爲无妄也下剛而動上剛而健上剛以五爲中是乾體之中德而以二之柔中應之乃其正理非有私與則柔中仍以剛爲之主而合乎乾之剛中是其大亨以正也天之命即天之道其曰命者猶言天之所以爲天是其命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又以賦予萬物之命爲命皆天之所爲也其匪正謂非以正相與而以私相與也六三柔居剛位而不中上九剛處亢極而亦不中是其往來相應皆不以正而以妄矣然卦本无妄而以妄往是猶于人欲而不循乎天命則有災眚矣本爲利往而有眚又何利之有故曰不利有攸往也卦本无妄而于无妄之中乃有妄動是无妄之往也將何所之乎何之言无妄之中不受此往也祐助也內震外乾純陽用事天命所在豈有助彼陰私以爲利者乎行矣哉戒之之辭言其不可行彼行无爲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宗曰物以時成陽所與也无妄之蘊誠能動也。○天下雷行雷偏行於天之下與雷之任

地中澤中不同是七月之卦也凡雷于春發生萬物于秋有成萬物是以日茂日育也物與言物物皆爲所與而雷之在天冥非有私于物是即裁成領穫之理故曰无妄大造无私而无心是以能爲萬物之上先王法以茂對于物因時而育之茂盛也對答也育成也物有茂之理即答之以茂物有育之理即成之以時而先王亦未嘗有私于其間政教號令刑賞禮樂皆本于誠意用以无私而已天非有期于物之茂育而爲雷先王非有所期于民之茂育而爲政皆以利物爲事而不利已爲心也是其能以美利利天下也陽德之亨以是而已

初九无妄往吉。宗曰以剛德往无私往也。○震陽初動有必往之象而應九四之剛而剛相遇不牽于繫應之私是之謂无妄往也動與天合天命所與何不吉之有爻變爲否則有小人之道矣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宗曰一志于誠得所往也○无妄誠也陽實而陰虛凡以陽爲體者必主于誠志者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在于誠實所見皆大公至正無一毫人欲之私則其往也爲得其志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宗曰攸往而利无利心也○春耕曰耕秋斂曰穫田一歲墾曰菑三歲墾而已熟曰畬人之有妄在于期望有志得之心私欲之熾盛者也患得之心无所不至未[illegible]穫未菑計畬方耕望穫方菑望畬耕期穫[illegible]菑期畬皆妄也六二中正應五本利攸往然无妄之體不取繫應恐其一有繫着便成私妄故告之曰不耕穫不菑畬不以耕故而即望其有穫不以菑故而即計其成畬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總不以私利之心處之則可以利有攸往否則繫于私而爲妄矣

初爲地二爲田乾九二曰在田震爲耒耜爲禾稼互艮爲手皆有耕穫菑畬之象變兌爲悅卦變履不處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宗曰不利而利无富心也○凡人之妄心至求富而極不以耕穫爲心則心不在于富矣未富者言未嘗有富心也陰雖應陽而爲陽體所包攝富則未能亦不可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宗曰災不自己繫于外也利不可爲得災者也○六三震體在无妄之卦亦自爲无妄者也但柔而不中而與上九之剛而不中爲應則不免有所繫着而成其災无妄之災不盡自己招也坤爲子母牛陰爻象牛謂三也而或則繫之指上九也繫繫于應也行人亦指上九上爻曰行者言以三之陰終爲上之陽所得是行人之得也坤爲邑爲衆指二三兩爻震之二陰本坤之二陰也言牛雖爲上所得爲內體有所失是其災自外來而二亦失其侶災及于邑人矣觀二曰未富五曰藥不可試凡涉于陰皆非无妄之所安也互巽顛巽有喪失之象爻變離爲牝牛卦變同人于宗亦繫象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宗曰他人得之无庸妄也○牛爲行人所得而成邑人之災則何如盡去其陰而不爲所繫之爲愈乎雖曰无妄之災自外來而仍咎內之失計也今不知誘物化盡外來之咎歟

九四可貞无咎宗曰以剛自守无咎妄也○四陽剛而居乾下无應與本无妄也故可以固守其已而得无咎互艮爲止有貞象重互爲巽變亦巽則失貞矣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宗曰不失固有固无妄也○至正无私之德人之所本有天命之也我自有之何需其他是以不涉繫應而能成其无妄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宗曰无妄之疾不自已作也勿貪于應轉致妄也○九五剛健中正无妄之至者也而下有六二以爲之應是陰能蝕陽有其疾矣然處之以无心不以之爲疾而自保其陽剛之體則自然有喜若因其疾之來而有心應之以爲以柔濟剛反可以爲藥則无妄之疾轉而成妄矣乾爲瘠馬有疾象重互巽爲躁卦亦疾象爻變頤卦變噬嗑頤中有物節飲食勿藥象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宗曰不可嘗試藥即是疾也○試謂少嘗之也自本无妄而以六二之故乃有其疾乃貪六二之應而以之爲藥是无妄而有妄以藥而

成疾矣甚矣陽之不可與陰作緣如此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宗曰无妄之終无所利也行則有眚自作之也○上九爲乾之終處无妄之極但宜固守其无妄之體耳偏行而與六三相求則是眚由自作矣雖有利之之心而究不利于己也无妄之所以爲无妄者不涉于一毫陰私之利而已本无所利而行而求利是爲妄行六三日行人之得言雖得之終成其眚所謂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所以戒之也變兌爲悅則有邪媚之嫌陽反爲陰妄之至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宗曰陽窮于陰亢之悔也○卦本无妄而處于陽剛之極則有躁動之心心一動即涉于私而與六三之陰有比暱之意則以无妄而反爲妄行无妄之行即彖所云无妄之往也乾上九曰窮之災此亦曰窮之災乾之窮窮于无柔

以濟剛卦中原无陰爻恐陽失于過也无妄之窮窮于用剛以應柔卦中原有陰爻恐陽失于褻也乾以用言无妄以體言也

序卦傳曰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柔則得畜僞則弃先之以誠繼之以養君子之德所以光大也

䷙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宗曰學至君求剛以養也難得易緣正其德也○畜者蘊畜其象以剛包柔有蘊畜之象與小畜同小畜五剛畜一柔爲文德大畜四剛畜二柔則爲有學問以養其德矣故曰大畜以柔爻之多少言也兌爲陰體故小艮爲陽體故大以卦體之陰陽言也利貞皆乾德艮之上畫本乾乾健艮止如办之斷物如木之楨幹不言元亨以其義在畜陰也不家食吉謂其學優則仕宦出而食君之祿也表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以其大當受大祿也利涉大川謂其學可有爲出而濟天下之險也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以所畜之德爲世人用也艮爲門闕又爲徑路故取不家象互兌爲口有食象又爲澤有川象互爲震爲木爲大塗爲足有利涉象六爻皆變爲萃利見大人乾上艮下爲遯則宜用萃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宗曰畜柔爲剛光實有光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光有剛健篤實之德乃可以畜柔也乾之純陽亦實艮之上九亦健也剛日爲輝日中爲光謂剛中有柔便有光彩小畜爲文大畜爲光矣乾道大明艮道光明皆有輝光日新之象乾之剛乾久暖艮之成始成終是其所以日新其德也王弼曰凡物

旣厭而退者弱也旣榮而隕者薄也唯其大畜所以日新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宗曰柔以爲剛不自尚也好德者能所以正也○艮以一陽居于上是剛上也而以二柔爲畜方能受下之剛而與之爲應自處于謙而尊禮在下之有剛德者是尚賢也一剛應二柔是以能止否則過剛而亢矣故乾純剛有健德艮畜柔有止德故曰能止健謂止以爲德非止其健也若云止其健非尚賢之謂矣大謂陽正謂中也九三以剛居柔有中德二五正應乾艮皆陽體故曰大正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宗曰柔中之德賢人歸也○凡物之所養必責于水火火剛而水柔火爲剛中之柔水爲柔中之剛剛柔相濟可以養萬物矣剛德在下爲賢人而艮能以柔止剛以剛畜柔能虛受在下之賢是有養賢之德者惟其能養賢是以賢人不家食也此

分上下二體言也若合而言之則是君子有大畜之德而可以受君之養故彖曰不家食吉彖曰君子多識以畜其德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宗曰知險知阻皆乾行也○乾健知險不爲險所難艮止知阻不爲阻所屈天下之事何所不濟乎乾健在下而艮應之則行健而利柔時有爲故曰利涉大川也蘇子瞻曰乾之健艮之止其德天也猶金之能割火之能熱也物之相服者必以其天無不畏剛而畏鷙鶻畏其天也故乾在艮下未有不止而爲之用者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宗曰識以畜之天德大也○天之上天之下皆天也而山峙其間則凡在山之中者皆天也則不惟元氣之周流是天即品物之流行亦天也乾剛是天德而艮以一陽畜二陰處于乾上若天亦蘊畜于山中大畜之象也前言往行有著見之跡指艮之二陰言有形者爲陰也艮山者見互兌爲口有言象重互震爲動爲足有行象多識即大畜之意也識之于心畜之于內而德成矣天在山中猶德在言行中乾艮以四陽畜二柔爲多識即以艮止之有剛有柔成乾之剛健爲畜德也

初九有厲利已。宗曰利有害焉知止豫也○大畜取義以剛畜柔上下兩體皆主于剛其二柔之在艮也以爲柔之濟剛則爲學問之所存若以爲陰之應陽則爲私利之所在有利則必有害故曰有厲也乃告之曰利已謂利之心宜止于是也小畜之初九亦應六四而彼曰何咎此曰有厲蓋彼以一陰爲畜其德在順此以二陰爲畜其德在止恐其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焉不知其已也爻變巽爲進退卦變蠱願而止亦利已之象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宗曰見利而止无能害也○厲即災也私利之所在即災害之所生故利而行自作之孽是犯災也已則不犯不利則不害也需曰不犯難謂坎水之險此曰不犯災謂艮山之阻也

九二輿說輹。宗曰剛止于中不求利也○九二以剛德居柔中之位而上應六五宜得進矣然艮體爲止而九二爲賢人之德在乾二爲修德進業之時无躁進求榮之意若以爲吾志在學不在仕進也故爲輿脫輹之象也輹車上伏兔所以乘輪者小畜說輻是脫車輪之轄其脫重此脫車上伏兔其脫輕小畜以九三逼近六四之陰故宜急退此以九二尚隔九三去陰猶遠故宜緩進也總之以陽畜陰其陰柔可以爲用而不可以爲祿者也故聖人慎之互兌爲毀折爻變離橫錯折變賁舍車而徒皆脫輹象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宗曰愼守其中因不疚也○尤尤于人也小畜之說輹七三也剛而不中則有載利之心此有中德自止而不進本無貪陰之意即賢人之在岩谷修行守約而不貪榮利者何尤之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宗曰習而後進不易畜也○九三陽剛上爲正應同德相求可以進矣而二陰在前有良馬逐之象逐猶逐逐也乾爲良馬志本在進而二柔止之于前故告之以利艱貞言榮利之不可貪而當艱難以爲心正固以爲守也曰者自言自儆之辭輿馬之所駕也衛者車有六等之數爲戈爲人爲殳爲戟爲矛爲軫皆衛名閑習也習其車輿其警衛乃可以利有攸往也孟子曰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禮曰君子難進而易退也易隸兩難畜也皆艱貞之意也郭奕鄭曰輿者

任重之物。衛者應變之具。君子不當家食。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應天下之變。必多識前言往行之理。畜其剛健篤實之德。以禮爲輿。以樂爲御。以忠信爲甲冑。以仁義爲干櫓。涵養于深。待時而動。此閑輿衛之意也。互兌爲衢路。逐往之象。重互震爲警衛象。爻變兌。卦變損。其道上行利往之象也。輿衛皆所以輔弼者。指四五兩偶爻言也。利有攸往。謂往應乎上。而得行其志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宗曰。往不以利。志在德也。○上九何天衢。志而道行之。艮上九。敦艮。亦有畜德之志者也。志同則道合。彼可以行。此可以往。故曰上合志也。惟合故畜極而通。與彖傳尚賢養賢應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宗曰。柔在剛中。乾體不過也。○卦義以剛畜柔。二陰爻在四陽爻之內。如牛之在牿也。坤爲子母牛。二陰皆本于坤。艮爲少男。故稱童。以剛畜柔。柔

爲剛用。是以吉也。元吉者。乾德爲元。下應于乾而艮之上九。亦本于乾。蓋剛而有柔。其剛乃吉。故以吉歸于元也。互兌爲附決。重互震爲決躁。皆有牿象。爻變離。爲牝牛。卦變大有。元吉象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宗曰。剛而有喜。應乎天也。○遇剛則怒。畜柔爲剛。剛乃有喜。乾健艮止。發皆中節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宗曰。進于柔。中有則也。○豶豬子也。爾雅云。豕子豬。豶牙者。所以畜豶豕之杙也。海岱之閒。以杙繫豕。謂之牙。六五以陰柔居中。爲上下四剛所畜剛善其應。柔善其動。如豶豕之在牙也。吉不稱元者。六四在乾體之上。去乾甚近。故以乾德稱之。六五在六四之上。上九之下。艮將止矣。故取象小于四。而不稱元也。艮爲少。爲黔喙之屬。故以豶豕爲象。爻變巽。卦變小畜。有孚攣如。牙吉象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宗曰。一人有慶。下賢也。○五爲君位。以柔處之。以進就天下之人才。爲慶。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豶牙之謂乎。

上九。何天之衢。亨。宗曰。陽德見天。畜成而亨也。○上爲天位。九爲陽德。艮爲徑路。與乾相連。天衢之象也。何儋也。負也。詩何天之龍。何祿。是何。其義同也。言有所負荷于天路也。卦取以陽畜陰。剛柔相濟。以成其德。在下則爲養德之賢。在上則爲尚賢之主。而其體皆陽成。有道之世矣。其初先之以有備。二中之以說輹。三守之以艱貞。四制之以其牿。五係之以其牙。成就乎才。不遽遲。從不遽試。然後可以當大任而不懼。則其平時之積學力行。多識畜德正爲此時也。畜極而通。豈不大亨乎哉。要其二陰畜于四陽之內。其下體之乾。爲承畜之基。而在上之一陽。則制畜之力也。故以亨歸之也。變坤則爲泰。上下交而志同。道大行之象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宗曰。畜極而通。行其道也。○備于身之謂德。達于天下之謂道。乾之道。剛之道。君子之道也。以剛畜柔。則善道矣。于此大行。能止而後行。行健者也。

易宗卷之四終

頤大過坎離

頤大過坎離六子備也泰否之前三男迭見泰否之後三女以全然皆偏正互用相因而起至是則陽男陰女各成其德震艮二陽成頤巽兌二陰成大過坎陽成中男離陰成中女陰陽之正對也頤大象成離大過大象成坎坎離之全象也蓋上經以乾坤坎離四正爲主而乾坤交于上經六子則交于下經坎離則專體于上經震巽艮兌則專體于下經是以震巽艮兌在上經無專體而分陰分陽仍以坎離正對爲象爲上經之終若下經以成恒始以既濟未濟終六子俱交中孚小過繼震艮巽兌專體之後在既濟未濟正交之前亦與頤大過坎離四卦遥對成文而有交與不交專與不專之別也坎離爲乾坤之後

大德與乾坤同大故以爲上經之終而頤大過兩卦以四陽肖象坎離又與坎離合德也无妄大畜之後繼以頤大過震艮二男合體乾文陽德用事也乾合震艮則震艮自合矣震艮自合則巽兌自合矣陰從乎陽各成正對乾坤之正系也序卦傳曰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以陽畜陰其中乃滋養而飫之使自得之潤如江海潤如膏澤怡然理順渙然冰釋養心之道寡欲斯得也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宗曰中以爲觀靜則吉也實得及人以養大也

○頤頤頷也鄭康成云口車輔之名也上九象輔初九象車中四陰象衆齒上覆下承衆齒森然全頤之象震動于下艮止于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異傳云頤者養也卦內取養以養生言如孟子所謂養大體不養小體也下動上止中虛爲物止乎虛不動乎欲如是言頤是之謂貞是之謂吉也頤養之道以靜爲本正于靜而不妄求是以正而得吉一累于動爲口體之奉則失其正而凶矣大象爲離離爲日故有觀象觀所養之正不正知其吉不吉矣故曰觀頤此其道亦在乎自求之也頤中之物口實也求之于正乃得其實陽爲實震艮皆陽體也上下皆陽而中藏四陰互爲坤重互亦坤坤德載物含弘光大取于養人者也備徒以爲口腹之所欲則飲食之道入口而消有何實義乎六爻皆變爲大過震上艮下爲小過口實有過端也能觀以求之可以無過矣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宗曰以正爲養乃自養也○頤下動而上止動則需

養于物止則節制于已日用飲食皆有天則養之以正是以吉也觀其所養觀其所養之正不正也觀其自養觀其所以自養之道乃自求其口之實也人之有口必思所以實之實之不以其道終歸于虛而已觀之取義豈而不蔑內致其潔清而无取于備物觀之觀之能中虛以茹无逐逐乎止于其所而无汨汨乎知所觀則知所求知所求則得其正矣豈他人之爲之而自爲之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宗曰大德曰生法天地也養賢及民口實大也○卦上下兩畫以象天地萬物處其中天施地受二氣訢合如頤以是爲養爲萬物造命矣上九居高以象聖君初九在下以象賢人萬民在其中聖得賢輔二德應合如頤以是爲養爲生民立命矣受之天地養萬物即所以自養

其生生之理聖人養賢及民即所以自養其仁
君之德當其養萬物也必以其時春生夏長秋
斂冬藏是也當其養賢以及萬民亦必以其時
天地交泰六階以平大化翔洽民氣和樂是也
故曰頤之
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宗曰動而
得正愼以節也飲食口語多不實也○上止下
動頤頷之義外實中虛頤口之形人之開發言
語咀嚼飲食皆資下口頤之下動也而愼之而
不苟言節之而不濫食則頤之上止也詩養生
之道言語過多耗其神明飲食濫觴傷其脾胃
故取于愼與節也論養正之道言語出口多爲
浮辭飲食入口即成消豐皆虛而不
實者愼而節之之務崇本貴闕大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宗曰舍靜爲動以
貪凶也靈莫靈于

无欲自養正也○卦之大象爲離離爲龜龜伏
氣不動咽息不食其中虛有靈德也人之神明
虛靈不昧養其大體可也一朶于口腹之欲則
昏昏貿貿惟朝夕之是謀矣初之正應四也在
頤之中陰而虛者乃舍之不與爲應而自觀其
動爲朶頤之象貪所使也朶樹木垂朶朶也頤
動則下垂正卦象之初位朶頤之凶謂其貪之
爲害私慾起而爲形體役也蓋切戒之之辭變
坤爲剝碩果不食有朶垂之象
小人剝廬以貪取敗凶象也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宗曰養小者賤失
大觀也○以人之
靈不如靈龜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矣養小以失大不足觀者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宗曰頤非所求養
不正也上下之間
患得失也○二與五應則爲虛中之德亦靈龜
之所處也乃舍其正應而求養于初則爲顚頤
之象應上而下與初其頤也及初不與應則拂
其所經歷之地而有同欲相競之心而五又處
柔求之无益遂往求于上九艮爲山爲小石有
丘象故曰拂經于丘頤征凶者往而不已益生
不祥到處逢迎患得患失也今之仕宦皆此態
也此與初爻同義故同四互坤初爲履霜有征
凶之象變兌爲口爲悅悅口亦貪養之象也卦
變損二簋可用亨无取于貪故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宗曰失類爲養不可
行也○二與五爲類
舍之而上下是求失其所應其
何以行之哉顚而拂不可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宗曰拂其所
應不同德也
利不可求匪朝夕也○三與上應而在下體震
動之中上體艮以止有正之義與之相違故成
拂頤貞凶之象止以无所利而止下以有所利
而動豈爲朝夕之謀不可用即十年之久亦不

可用其謀也互體皆坤坤爲年爲數十凡卦中
言十年皆坤象也无攸利言本无所利不可以
利求之也變離爲電有拂象
卦變賁賁其須有拂頤象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宗曰不以正道悖所
養也○道者養正之
道也拂即是悖初九六二皆舍其正應而妄有
所求悖矣六三與上九爲正應宜乎不悖而不
中不正動于私慾以上爲可求而不知上之陽
剛德全于止斷不隨下之動而動者故曰大悖
也凡言大皆指陽也陽宜動陰宜靜今六三之
陰反用其動而上九之陽反止于靜是大悖也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宗曰觀
之以正
得所養也○頤向于上而下從于初故亦爲顚
頤之象吉者其正應也六四雖陰爻而在艮體
之內以柔居柔自止于上而下與初爲正應有
虎視眈眈之象艮體居寅虎無項行常垂首下

視于地。初爲地位。視眈眈者。注目下視也。逐逐相從逐也。四下從視而三二皆以陰與我同欲。故曰逐逐。然四在艮體能止而有光明之道。但眈眈視之。逐逐欲之而未嘗輕動。故无咎也。陰主私欲。艮能止之。故不與二三同其咎也。互坤先迷後順。變離爲目。亦視象。卦變噬嗑。食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宗曰養得所止。道光明也。○艮體在上。其道光明。故爲虎視施光之象。能止其欲而未嘗爲欲動。蓋光明之故也。艮之所以爲艮。上九也。故曰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宗曰拂而能止。尤爲陰也。○六五下與二應。而其所經之三四皆有同欲相競之心。而六二以柔居柔。又爲三四所間。故不如居正得止爲吉。居貞者守艮體之正也。五之才柔。不能濟險。而四三二羣陰黨與。有大川之險。故從艮以止之。而不可涉也。爻變巽。卦變益。有過則改。不可涉之象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宗曰止于外者順于上也。○艮之所以爲艮。上九陽德光明而止。六五居正相從。成艮之道。而不與于下交之陰。不從乎下體之動。故其道爲順也。變巽。亦順從之義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宗曰剛而能止。大其養也。○上止下動爲頤之義。以剛包柔爲頤之象。然上不止則下不能善其動。上不剛則中不能安其柔。是頤之所以爲頤。皆上九之德。故曰由頤。言由是而成其頤也。其義主于剛而能止。凡人之于飲食易至恣慾。不有以厲之。曷以止之。故厲而吉也。得止之道。用剛之才。直養无害。于萬必往。何大川之不可涉乎。凡卦涉川。或取坎象。或取才德。或取中虛也。此云爲利。以義勝也。非私利也。爻變爲坤。卦變爲復。皆有善養之道也。黃成孫曰。艮三皆吉。震三皆凶。貴靜不貴動也。外獨者內喪。故頤之初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逐于末者其本必顛。故顛之損曰拂經于丘頤。以其所養害其所養。則非能爲也。故頤之貞曰十年勿用。此震體也。頑而坐者見乎四旗。驅而視之。不親乎車之下。靜者常察也。故頤之噬嗑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當其不可爲而不爲。則其不爲之也切。故頤之益曰。拂經居貞吉。動者病矣。靜而不能動。則動者常死。推天下之至靜。乃能動。故頤之復曰。利涉大川。此艮體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宗曰陽養萬物。厲爲功也。○大謂陽得上九。一爻以成艮。合震以成頤。養得所養。非大慶乎。大有之卦。以離應乾。頤大象離。震艮皆陽。得乾之始終。故亦爲大有之象。

序卦傳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養民可使勿利其柔。養希可動勿用其過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宗曰剛失其中。愼立本也。以往則吉。過則否也。○大陽也。陽四陰二。陽數倍陰。大者過也。兌巽皆柔德。以四剛爻合處其中。剛過矣。陽過乎中而下承之以柔。上又處于至柔。故有棟橈之象。棟屋之脊。橑也。說文曰。極也。爾雅謂之桴。負棟者爲橑。橈弱而曲也。上棟下宇。取諸大壯。大壯四陽在二陰之下。其本壯也。茲二陰在四陽之上下。中四陽象木之强。初上二陰象木本末之弱。以此爲棟。橑則不勝其重而橈也。苟九家易。坎爲棟。此卦大象爲坎。坎主險陷。又爲矯輮。皆撓象也。大小相爲主輔。剛柔不可偏勝。貴乎陽能

御陰不貴乎茂陰而茂之也天下未有本弱而枝能强者在審其所重而承反之賴有中德爲之幹旋往而有事損其有餘濟其不足以轉移之衞成扶抑之功則過而不過有亨之道矣棟橈指二三四五爻言也爻辭㫖及三四者舉中樞也惟九三過剛不中故棟橈之凶㫖歸之元四九二則陽居陰位能濟以柔所謂利有攸往者也六爻皆變爲頤巽上兌下爲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矣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宗曰大不可過无與立也惟以大而過則成其爲大過愈大愈過若有以立乎其大則不過爾

棟橈本末弱也○宗曰本不可以弱也末愈弱也凡物有本而後有末末既弱矣末乃愈弱初爻以柔承四剛爲本上九又以柔覆四剛爲末有末之弱又以形其本之弱也

若上變爲剛則初不以本論矣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宗曰剛中行也○四陽爻爲剛過矣二以剛居柔四亦以剛居柔爲中德五爲中位是其過也猶未失中而巽兌之體以初上二柔爻爲之主是剛資于柔則順而得說行而有利也匪剛不往而利于用柔則以柔濟剛亦非私利矣

大過之時大矣哉宗曰過而用中時爲之也○內巽以沉其幾外柔以善其與惟時之爲以合乎中可以成大矣則雖大過亦大中矣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義得也狄仁傑之于唐正棟橈之時也以巽而悅卒能復之獨立不懼危矣哉善用遯者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宗曰木不可支貴獨立也不知而不悔善用時也○巽在他卦皆爲風惟在澤與地與水與火之中皆取于木澤卑而木高澤以滋養乎木者也而澤漲漫于上則滅沒其木矣是澤之過即木之過也當此之時木无所依附矣君子則以之獨立而不懼不懾于兌之悅而自立于波濤之中舉世非之而不顧也木沒于澤之中不見其爲木矣而君子以之遯世而无悶亦不取于巽之順而遯于世俗之外舉世不知而不悔也要其所議者時也所用者中也順乎時以用其中乃立其己而悅乎外也此內顯外悅之道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宗曰柔能重剛所以藉也藉薦也義亦借也借以承薦其物也古者祭祀縮酌沃灌薦牲與黍稷皆藉以茅巽爲白又爲茅故取象焉初柔在下以承上之四剛如白茅藉物之象陽之勢過盛而陰以尊陽爲用亦陽之所藉以成其尊者也

何咎之有爻變乾卦變夬揚于王庭亦藉光之義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宗曰柔以下之剛乃勝也○柔茅象也藉在下象也巽兌皆金西方白色宜其剛矣而取于柔非其柔也不足以勝剛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宗曰剛比于柔亦可濟也○楊澤中之木也木在水中必毀惟楊則生四陽皆可象木而二五近于陰爻故取象于楊以其爲澤所沒而過也故稱枯焉稊楊之秀也夏小正正月柳稊注云發孚也柳稊發苞如烏卯形小故日發孚九二以五爲應而陽非其匹也故比于初六爲枯楊生稊老夫女妻之象女妻少妻也初柔象之老夫女妻猶能生育如枯楊之稊生意猶存故无不利養老之禮行役以婦人取初之柔濟已之剛以近相得是剛過之人能以中自處以柔相濟者也所用在

柔近于利也。互乾爻變艮，卦變咸，亦陽感陰之象。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宗曰：剛過于柔，本失中也。○大過之陽，過于剛矣，而以初陰相與，為濟可以成生育之功，是不失其中德者，故无咎也。凡卦皆上下相應，而大過之義，既已失中，但取其近者與之，乃足以救耳。

九三，棟橈，凶。宗曰：任重而凶，本不立也。○三四二爻，在卦之中，取象于木之中身，故皆稱棟也。九三剛而不中，而初九皆柔，本末俱弱，而三在巽體之上，其所任者重，而下承以柔，木不克立，幹將不支，如人以過剛之質，勝重任，外无通權達變之能，內无藏身利用之道，鮮不敗者，是以凶也。或謂其正應在上六，柔亦可濟，而不知其外之柔，徒成其末之弱，其本之弱，又愈形其剛之過也。互乾爻變坎，卦變為困，橈凶象也。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宗曰：剛而无輔，亢之窮也。○凡木之橈者，可別用木以輔之，九三以剛居剛，不受人益，故補救无可施，乾之亢龍，无民无輔，皆過剛之病也。柔即可以輔剛，弱不可以輔強，本先失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宗曰：均棟而隆，吉在上也。隆起也，上也。三四皆稱棟，而四獨稱隆，以三屬巽體，其柔在下，本弱不可以勝重，四屬兌體，其柔在上，末弱猶可以濟持。合而言之，三四皆木之中身，以下勝上，不可以上勝下。在三則上重而下輕，在四則上輕而下重，上重者難荷，上輕者易支也，故曰有他吝，他指三也，恐以三之不支，而累及于四也。互乾爻變坎，卦變為井，德之地也，傳曰：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其九四之謂與。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宗曰：本弱則橈，隆不弱也。○四與初應，似應以弱，而至橈矣，然至于四，而棟已隆起，體屬于兌，而重係于上，故不因下之弱，而至橈也。蘇子瞻曰：初上非棟也，棟之所寄，而已棟隆則不倚于所寄，而自有其剛德以勝之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宗曰：比失其偶，非禮之過也。○九五在四陽之極，本末皆弱，處于倚重之勢，九二不與為應，而比于上六，上六之老陰，有如枯楊之生華，華生于上，指上六也。以陰居陰而過，故有老婦之象，九五以剛居剛，取象士夫，而為上六所得，則其陰陽之偶也。不中其節，而失禮矣，无咎者，以陽匹陰，无譽者，少陽老陰，不成其匹，蓋生意已盡，木已過而為華，華而不可以實也。二之所與者，初在巽體之中，巽為木，為長，為高，木已過而復萌，故可以往而亨，五之所與者，上在兌體之中，兌方滅木，為剛鹵，為毀折，皆非木之所宜，故无咎亦復无譽，互乾爻變震，无喪有事之象，卦變恆，振恆无功之象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宗曰：剛柔失中，恥无禮也。○五以剛居中位，而當剛過盛之時，上以柔居柔，而處末極弱之勢，雖一時相隨，而不可久也，而俱非禮，而甚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宗曰：過而滅之，咎在剛也。○大過之大象為坎，中積四陽，水深極險，如人過而涉水，自淺至深，愈趨愈下，必沒其頂，上為兌澤，主柔爻，取象滅木，四陽過亢，直往无前，則滅頂矣，上柔在上，有頂之象，而以陰覆陽，則為滅頂之象，是棟橈必傾之時也，雜卦傳曰：大過顛也。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然其咎不在于柔，而在于剛也。上以處于大過之極，不幸而成其凶，其所以為大過者，剛過也，剛過由于本弱，以本弱而成末弱，其咎在

剛仍在本也剛復自用之人由于性量不弘不學无術之過也爻變爲乾卦變爲姤女壯勿取又其戒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宗曰弱植之夫无可咎也○澤過滅木木弱木衰朽木不勝又誰咎矣

頤大過之後繼以坎離六子之體係于乾坤乾坤之中係于坎離頤合震艮而大象肖離是兩陽化陰也大過合巽兌而大象肖坎是兩陰化陽也震艮巽兌四偏卦也而合則歸中坎離二正卦也而合成其中是陰陽之摂乾坤之德有偏有正有分有合而无有不中者也

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剛過必陷大而失居特陽變陰終爲陰

陷其心雖亨其行則險平之以德君子之中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宗曰心有險信在中也習之以行以剛往也○習重也孚信也鑿險而陷物曰坎水之行也必流于坎此坎既盈乃至後坎最信者也蓋必實有于中而後行之以信故坎之中畫從陽以實也其上下二陰畫所以象坎之陷也坎體一陽陷于二陰二坎相重陷而又陷如人有心而外物之誘之也不一又如世有君子而小人之陷之也不一亦惟以之維繫其心不令之深敬而誠能生明誠能動物自有亨通之理以是爲行有尚往之道矣蓋中積于實自然流通亦其勢也中剛象心二陰纏絡于外象雜木內陽而外陰其明內景有亨象也人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不以遇險爲苦而因之以維繫其心則剛大在我何慮險之不可出哉六十四卦唯坎爲心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介二陰處多而一陽處少故爲危而爲微唯陽畫在中精而一之一而統之所以有孚行有尚也進一坎復進一坎尚往之象互震爲大塗重互艮爲徑路皆行之象六爻皆變爲離其德正麗剛柔各得其中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宗曰險而重故習之利也○重即習也其險之難以其重其出險之易亦以其重蓋習于險則利出于險也故孟子曰行所无事以利爲本習其故而已矣得習之道則十百千萬之險皆一險也安于險之自然无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宗曰水流不盈無不下也實中則通行无妄也○此釋有孚之義也坎爲流水其性善下故不盈物之好盈者其內必虛其外

必塞水之體內實而外通善下故通內實故下是以流而不盈盈則泛濫無常而失其信矣流于坎中爲行險不盈于坎斷不失其信水之信即水之知也善下故能行險何知如之內實外通故行險而不失其信何信如之乾四德稱元亨利貞貞主于知其德爲水但言知不言信知即信也于此義見之矣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宗曰剛在中心不失也行有功中通也○坎之陽剛一畫從乾之中畫來剛中之德也水至柔而能勝物以剛之在中也物之剛者有實心焉可以維繫故水可盛于盂火則中虛而柔不可以維繫矣實中則流流則行行則尚往至于有功而險可出也坎之所以重險而亨也人之有心貴剛中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宗曰險而用之守中也習坎川非學天也

○天至高也非險无以成其天地至博也非險无以成其地國至重也非險无以成其國王公設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如天之不可攀而升地之不可越而侵也皆守其中以爲險有維心之象焉天之中至玄形也地之中至深厚也國之中至堅固也皆剛之爲也所以用其剛者中也所以用其中者時也時天之時也險地之利也用人之事也三才一險也故曰險之時用大矣哉。

指陽剛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宗曰洊而習之德教有常也乾乾在中因時習也○六子皆重卦故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複之義也乾坤純體則直曰天有地勢矣洊再也仍也

下坎成矣而上之坎再至是爲習坎之象自未之流行无間見其有常人之有常德者性也君子因之以爲學而恒常其德行自水之盈科後進見其重習人之待教而成者習也君子因之以爲政而習熟其教事朱子曰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也蒙之果行育德兌之朋友講習皆教學之取象也乾九三曰乾乾因其時而惕則常習之義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宗曰險入于陰不可出也○以三畫卦體言二五陷于坎中則初三四上皆坎也以六畫卦體言二三四五皆陷坎中者惟初上爲坎故兩爻獨稱凶也下坎在上坎之下爲習坎初爻在下坎之下爲坎窞窞者坎中小坎也坎三畫成水字中畫一竒爲水流地中旁畫兩偶爲岸側小穴故初三皆有窞象當坎之時宜于出險用剛有功而以陰柔伏于在下是自入于坎窞爲得不凶不惟才弱而不能自振亦志陰而不可與謀也爻變兌川壅澤也卦變節壅而止也皆入而不出之象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宗曰重險不出失剛中也○剛中爲出險之道以陰居重陰之下全无光明正大之象矣不亦凶乎。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宗曰求險而得求在中也坎本險象而曰有險謂有險之在前指六三也六爻俱无正應但以陰陽相比爲義九二上雖无應而處下卦之中承三而與之相得陽亦資陰故曰求小得小謂陰也蔡子晬曰居坎之世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九二之于六三九五之于六四同患者也是以相得而不相叛至初上則自據于坎之勢以爲內外極遠可挾持其險以敵于中而不附于二與五故皆有失道之凶也互震爲動變坤而順卦變爲比動而順得其比亦處險之道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宗曰剛處于中亦不出也○有剛中之德求則得之无出險之能得小爲是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宗曰往而得險險所安也勿用之中道失也○來往皆坎是以坎坎猶乾乾三之稱乾乾也三處重坎之間可謂險矣既不可出不如安之且枕者且寢處于其中也以陰居剛不中不正入于坎中无出險之才雖用力而无益故戒以勿用也西伯之于羑里是已若初則自入于坎者陳東歐陽澈之流也若上則幸出于險而復繫之李綱陳蕃者是也互震爲動重互艮爲止止動有勿用之象爻變巽卦變井進退不果伏入于井用之咎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宗曰入于險終不出也○往來皆坎則其

入也。深。而其出也暫耳。故曰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宗曰。以柔事剛信合志也。儉于行禮可衅難也。○樽酒而副之以簋。故曰。簋貳。禮曰。天子大臣。出會諸侯。主國樽桮簋副是也。坎爲玄水。酒象。互震爲木。又爲竹。竹樽簋象。缶者瓦器。所以節歌。詩曰。坎其擊缶。以水之聲取象也。約。信也。以行險不失其信爲義。坎爲窗。牖。穿壁交木爲窗也。以自二至五中虛爲象也。坎之內卦皆失正位。入於險中。其外卦四柔五剛。旣當其位。而四位爲臣。五位爲君。君剛臣柔。同難之時。相需甚殷。非惟君擇臣。臣亦擇君。但納此樽簋與缶。以要結于九五可也。曰自牖者。非其正應。如由牖下。非由大道。卽遇主于巷之意也。禮以忠信爲質。當此險難之時。惟用至誠以相求。而不失君臣交際之道。可以有終而无咎也。互震動爲修省。重互艮。止爲光明。納約自牖之象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宗曰。剛中在上。以濟險。進附五剛。有欲出之意。而以誠意相孚。不假文飾。正是以柔事剛。以剛濟柔。剛柔相接。有上下交泰之象也。蘇子瞻曰。同利者不交而歡。同患者不約而信。此之謂也。

九五坎不盈。祗旣平。无咎。宗曰。剛德在中。險可平也。○險者不平之象。水至平者也。而曰險。以其陷也。所以陷之者陰也。人之陰邪者。其心不平。而水之德剛。五之位陽。以剛居陽。水之中德。流而不盈。適得其至平之性。故无咎也。老子云。上善若水。故善治動善時。平故也。白虎通。水訓爲準。平也。水性行則亨。止則盈。不盈所以平也。總之水爲陽德。其剛在中。是以平也。互艮爲止。亦平之象。爻變坤。水由地中。卦變師。以容畜。不盈之象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宗曰。不盈爲中。未大用也。○出險之功。必大其用。而陷于坎中。但守其平中之德而已。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宗曰。陰柔過險。自罹咎也。○徽纆拘攣罪人索也。三股曰徽。兩股曰纆。叢棘如今之棘寺。獄外種九棘。故曰叢棘。周官司圜收敎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不改而出諸圜土者殺。上居卦之終。宜出險矣。而以陰暗乘五剛。是有意陷陽。而大逆不悛者。必罹于罪戾矣。係拘也。變巽爲繩。有係用徽纆之象。坎爲多心。中實象棘。外偶象叢。九家易坎爲叢棘也。寘者。衆議于九棘之下也。三歲不得。罪大而不能改者。終于凶也。上初三四陰爻皆從坤來。坤爲年。陰爻六。陽爻九。陰爻變爲陽爻。必待三年之後。坎乃成巽。卦乃成渙。三歲之中。不能出險。故曰。不得。困卦坎在下。亦曰。三歲不覿。必待三年之後。卦乃變兌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宗曰。失道之凶。以險終也。○道者。濟險出險之道。所謂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也。險之可濟必以其剛。上六居陰柔之極。无出險之心。與初六處險之下。流爲陷剛之首。同其凶。故皆曰。失道也。凶以三歲。終于險而已矣。

序卦傳曰。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物不終窮。陷不終陷。有所附麗而後出之。以柔用剛。明哲之事也。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宗曰。柔質剛文。其內順也。明以畜之。无不吉也。○離從隹。离聲。說文云。黃倉庚也。亦名鸝。故彖訓麗。取附離之義。卦取中一陰麗于上下二陽之間。其

象爲火以火之爲物不能自見必麗物而明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其內柔其外剛也二離相重明而又明又附離之義也必利于正乃得其亨以察爲明以燥爲性則炎焰之火足以害正矣畜養也牛順物也養其柔順之德乃能成任重之功是貞亨之道也牛以力能利人者也以是爲利利之正也坤爲牛離之中畫本坤坤上德火能生土土之力厚故爲牛象麗乎乾體上下畫中故爲畜牛之象以陰畫居陰位故爲牝牛之象指離之內體二爻言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宗曰明麗乎正柔得中也天下化成禮正治也○麗從丽鹿說文云鹿性見食急必旅行取相附麗之意也曲禮云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兩相麗之謂離二相成之謂參也大无常形麗于物而有形人之生也得水爲精得火爲神其

合也氣聚而形成其分也氣散而神散精所以爲形而神麗于形者也天地之大者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其神之發見于外者也離之正體爲日伏坎爲月互巽爲草木伏震爲百穀此皆舉物之相麗者以取象也重明以麗乎正則兩以離體言離明必乘日月月借日以爲光日離月亦離也離爲火爲夏令爲禮德百穀草木至夏而茂禮以養人嘉會爲亨以麗乎正謂日月之麗天親天之行觀天之道陰陽代謝晝夜之道而知剛柔之宜化成天下謂禮治也聖人作禮使人明于上下尊卑親疎厚薄之故文治以成大明之象也尚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虞舜繼之爰諮重華濬哲文明愼徽五典大人繼明照于四方天下文明不以是歟謹按曆數是卦爲有虞之代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宗曰大化之成以柔制也制之以中所以養也○既曰重明以麗乎正又曰柔麗乎中正指六二六五離之主于柔柔之德貴乎中此制禮之本也禮之用和爲貴貴柔也禮由中制正也所以爲亨嘉之道也不柔不能用其陽不中正不能用其柔牛外剛而內順外剛而內柔畜之以中故爲畜牝牛之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宗曰明以繼明大人化也○明有日月兩象離有上下兩體日月代明明良一德繼明之象也大人謂六五也繼明者六二也六五明于上資六二之明于下以繼續之則四方不能蔽其明矣蘇子曰天下得其所附則一炬可以傳千萬炬明得其所系則一耳目可以盡天下之耳目其所以續其明者衆矣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皆所以照于四方也六十四卦惟離稱大人乾九五曰大人

者與日月合其明伏羲結繩而治文王南面而聽嚮明而治嚮取諸離此之謂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宗曰履而敬之柔其剛者也詩傳曰東西爲交邪行爲錯火性炎上有交錯之象剛陽上進不可遏也居離之始才剛而性動識見尙淺未至于明所履紛錯未或得當未能免咎也惟敬以承之乃可以无咎矣蔽之敬二也坤二曰敬以直內敬者柔道也初无正應而近比于二二爲之主爻卻所以敬之則能以柔化其剛自无焚燎之患矣變艮爲止有履錯而敬之之象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宗曰咎以避焉敬生明也○人惟慢易則昏剛猛則暴咎之所柔不可不畏也辟如避敵以是存心安得而不敬乎

六二黃離元吉宗曰柔麗于中乾坤正也○黃者土之正色離之中爻本于坤

坤爲土中央土德黃爲中央之色麗于離德之中故曰黃離離以坤體一陰麗于乾體二陽之中柔以濟剛得其中矣佗之明九變剛爲柔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是乾剛以用柔而有元德也坤之六五以六之柔居五之剛曰黃裳元吉得體之中得色之正則是坤柔以居剛中而有元德也此黃離之所以稱元吉也大矣乾元至哉坤元離之六二正合其德矣互坎不盈爻變乾卦變大有皆元吉之象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宗曰得中而吉道文明也○二五皆中而二獨稱中道者下爲內體火性自下而上行內而外故二之中德爲離之本體不曰中德而曰中道者其麗已成其色已著其文明之象已見矣蔡伯靜云坎體陽在中五爲當位而二不當位離體陰在中二爲當位而五不當位坎以剛勝離以柔勝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宗曰下離昃而嗟失繼明也過剛則悲不中節也○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也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故曰日昃之離當此之時如晝之將夜夜之必晝井剛知柔則通乎晝夜之道矣乃以剛居剛一往易盡不知所以繼明之道茫然無措徒爲荒遑謂人生之無幾假欲樂以永日懼死期之將至但對景而傷嗟其爲凶也不亦甚乎缶者瓦器所以節歌不鼓缶以節之而惟事于歌也人壽八十日耋嗜嘆日嗟以大耋爲將盡而自以爲嗟也離中虛有缶象互兌爲口有歌與嗟象變震爲鼓爲聲火聲無常若笑若泣歌與嗟之義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宗曰過中則昃明不繼也○日昃則爲時不久如繼其明則可久也傷老懷悲娛情自放豈可久之道也乎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宗曰不明而躁也○離性炎上四在下卦之上坎三曰來水來而下也離四曰來火來而上也火內柔而外剛四爲上體之下以剛接火以火接火故爲突如其來如突者竈突也下體之火如竈突之上炎也炎則必焚勢將逼于中五如强臣之跋扈而五處尊位非其所敢犯五有中德非其所可攖則惟有自焚其身如火之滅而灰飛棄之而已故又曰死如棄如也總以用剛而過失其明故至此陰符曰火生于木禍發必尅生者死之門也互巽爲躁其重互兌爲毀折焚如棄如之象爻變艮不獲其身卦變賁文明以正變剛而柔則无咎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宗曰无所容上下殆也○九四不中不正剛暴燥烈炎上而不能反下之火勢未滅而上之火勢方張无所容之象也秦法如火始

皇舊火也二世新火也陳涉首難火發下也孫天成陽火魔身也隋煬帝來江都筮得離之貞乃以離宮爲寺名曰山火復曰山光任煬州十五里滑頭宇文化及弑之是其驗已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宗曰以柔乘剛知危懼也○五爲尊位而居之以柔中而不正下爲九四之陽所逼故有危懼之勢以其明德在中憂深慮遠而常懷悲戚吝嗟之意進而麗于上九之剛以求其助是以養吉也六五之嗟以死生爲憂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之嗟以處君位爲憂所當憂而憂故吉離爲目有出涕象沱若涕貌也互巽爲不果重互兌爲口嗟若象變乾則爲大明始終爲大有之交如威如矣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宗曰柔不當位麗得吉也○王指五公指上也離王公者言王與公相爲附麗也四上二爻皆爲五所麗而四剛不正有逼尊之嫌如火

之炎上，而有焚五之勢。上在五之前，則五爲太
而上若爲薪，加以薪益火。而有功五之德，加以
弱主，而門外有社稷之臣，可以轉
危而爲安也。觀上九之辭可見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宗曰：離爲日
功。師有嘉也。〇離爲戈兵，爲甲胄，故以王用出
征爲象，王指五也。用者用上九也。上九居卦之
外，以陽德居陰位，爲離體之極，在五觀之，爲公
乃將帥之賢也。變震爲大塗，甲兵動于大塗之
上，出征之象也。有嘉者，嘉上九之功也。折首者，
折其魁首也。五用上九專征，上九能敵王愾，而
有折首之勳，故王嘉之也。獲非其醜，言所執不
及其醜類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王者之師，乃
无咎也。離爲火，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天吏有逸
德也。不濫殺，不黷威，非有黃離之德，不能。六二
上九非二人，在內爲六二，在外爲上九也。上爲
乾之上爻，有首象。離爲上稿，有折其首之象。上

居卦外，无餘畫，爲不獲醜之象。變震爲長子帥
師之象，卦變豐，照天下宜也。胡仲虎云：坎水內
明而外暗，上六陷于刑獄；離火內暗而外明，上
九可用行師。何玄子曰：默生畫，畫生卦，卦生乘
之，乘之生陣。或曰陣可與于易歟？曰乘之其至
矣。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是生握
奇。握奇至矣。由陰陽有天地之名，由天地有風
雲之名，稱兵法焉。諸葛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以六十四陣當卦之數。九六匽月，以當二用，上
下无恆，惟變所適，如其易如其易，或曰易何以
不言。曰所謂王公設險者也。夫名數法制附之
于天者也。城郭溝池附之于人者也，皆不足以
當人險也。人險者何？六軍是也。天子自將，故稱
王焉。受脤而出，故稱公焉。書曰方行天下，詰爾
戎兵，能戰而後能守者也。且兵形象水，兵之勢
火也。水之轉物，圓而行者其力小，方而行者其
力大。詩曰江漢滔滔，水之象也。又曰其[illegible]三王，
方行之謂也。如是夫堂堂正正，王者之師也。是

故坎爲隱伏，兵之情也；離爲戈甲，兵之形也。坎
以習教，離用出征，乾坤乃正矣。不然易何以稱
神武
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宗曰：用征弗庭，麗于
正也。〇重明之世，无
不麗于正矣。而四梗其中，則損邦國之威明。上
九得之，非黷武也，以正邦也。故一折首而遂已
也。處于離之外，以正于離之內，
所以照于四方，而邦在其中矣。

易宗卷之五終

[illegible]之六

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

[illegible]四子之正交先咸而後[illegible]也震艮巽兌皆乾坤之上下二爻无二五之[illegible]中德故曰偏卦咸恒二體既以陰陽相配爲象則以剛柔得中爲義合乎乾行矣故遯壯二卦皆括于乾而始終用事者震艮二男也既合天行亦成地德故以坤承之坤道既成而以離運之晉與明夷皆陰之中德也中德成則陰事起三女同功而坤道成家人睽之爲也陰事修則陽德盛三男同功而乾德正蹇解之爲也十卦由偏得中吉歸修德遯夷睽蹇之象以別君子小人有世道之憂矣

[illegible]之後首以咸恒乾坤者夫婦之象也坎[illegible]陰陽之婦也陰陽相感而婚姻之[illegible]

原缺第一葉後半葉

周易

下經

下經以震艮巽兌四偏卦爲主以六子之交爲義交則由偏得正而皆合乎中也咸恒損益長男長女少男少女之正交也既濟未濟中男中女之正交也震艮巽兌之專體在後而交在前何也偏卦不中交則合中先以中爲之主而後可以用其偏也坎離專體先見于上經而其交也在下經之後何也坎離先有中德而至于交則中德之用成矣故以其正體爲上經之終而以其交體爲下經之終也三十四卦之內乾坤之體各四坎之體各八而震艮之體各九離之體十而巽兌之體各十有二陰多于陽偏多于正陽多之數以奇陰多之數以偶上經先坎而後離下經先離而後坎上經先正而後偏下經先偏而後正

易[illegible]集注　卷之六　下經　一

原缺第二葉後半葉

咸也。艮陽天也，兌陰地也。艮感于兌，天感于地，陰陽相合而萬物化生矣。化謂无者有，枯者榮也。聖人君位，猶天也；臣民猶地也。聖人有以感于天下臣民之心，而人心感之，既和且平，使天下之心如兌之悅，而聖人之心如艮之止，何容心哉。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寂然不動者性也。感而遂通者情也。相感者情，所以感者禮也。情生文也。天下和平，禮明樂備，大化洽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觀天地萬物之情者能化也。上經首乾曰品物流形，曰乾道變化；下經首咸曰二氣感應以與萬物化生。乾彖傳言性，咸彖傳言情，復言天地之心，咸言人心，聖人之學易微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宗曰：虛以感人，中能受也。

○山上有澤，澤下而山能受之，故相感而爲咸。陽之體大，无所不包納也。澤本在山下，而山反居澤下，又見其虛而善下，故能受也。地在山上爲謙，亦此義也。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是即以男下女之義也。

初六，咸其拇。宗曰：感不失正，咸之始也。○咸六爻皆有正應，而義取于速。艮陽體也，而二陰係之；兌陰體也，而二陽係之，故以感之不正者爲戒，諸爻多微辭焉。拇，足將指也。艮爲指，在下體之下，故象以拇。感初六之拇，貴九四其正也，而九三之陽與之同體，故易爲所動。然其動也小而微，故不著其吉凶。爻變離，有所麗之象也。卦變革，黃牛之革，不可以有爲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宗曰：志正其感，不比柔也。○初與四應，在外，其正也。動于拇而知其志在正應于四，非比于三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宗曰：凶可爲吉，安汝止也。○腓，脛腨也，在踝上膝下足之肚也，是隨股而動者。其正應在九五，而近感于同體之三，如腓隨股而動，失其正矣，所以凶也。然在艮體之中，安其所居，以得其止，未嘗不吉也。互巽，變巽，爲入，有居之象。卦變大過，有過以相與之象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宗曰：順而不害，不出位也。○居中得正，本非凶象，而但以其感于近而動耳。順于所止，不出其位，亦非妄應，是以不害也。變巽爲順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宗曰：知止不殆，慎所感也。○股靜也，在下體之上，上體之下。互巽爲股，正其象也。三之正應在上，而初二以陰係之，唯其同體，易爲所感。非堅則腓動，股亦隨之而動，但當執其所隨，勿爲所動，則合乎止體耳。唯其剛，故能執也。若任其所往，則必有吝，是感不以正，動不以時，非動靜不失，艮止光明之道矣。互巽爲不果，變艮爲止，貴執不貴往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宗曰：咸不處，執不往也。○處猶居也。艮之德止，宜處也，而有感而動，則不處也。亦不處者，謂初二已不處于先也。隨人謂相隨于初二也。所執下者，謂初二在已之下，執之而不爲所動也。艮止之道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宗曰：止而无悔，感无心也。往來朋從，思出位也。○卦中他爻皆曰咸，唯四不言咸，而但曰貞吉，以其在艮體之上，兌體之下，初涉于外，與五爲應，慎其所悅而守其所止，故告之以貞吉，則悔亡；謂不貞則不免于悔也。初爲正應，居艮體之下，其感未深，而又在兌之始，其悅未濃，六二之陰，即欲來比，而隔于

九三上六之□□從□求而係于九五正陰符所謂系利一□□守正獲吉收其時也憧憧動心之象若有志于感物為物所動則憧憧往來靡有寧止所謂等援之心患得患失无所不至矣朋指三五陽同類也從指二上從于朋者也言心一億求則因緣而及者不知其幾皆隨爾之思而集矣洪如安汝止慎厥思之為愈乎是一念一戒之謂卦體下偶象足上偶象口中三奇象身而四居其中象心心之官則思君子之思不出其位若往來于上下之間憧憧于內外之際是不虛之心不正之感也故戒之互巽為進退往來之象重互乾憧憧乾乾之反也爻變坎流卦變蹇反皆有憧憧往來之象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宗曰悅以止感未害也道未光其思貿也○悔生于害害生于感貞以止之何有于害憧憧往來擾亂其心如代鳥飛如代馬走昏迷而已豈能光大乎謂陽剛艮體光明以剛得止聰驚紛紜失艮之道不能至于光大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宗曰感以无心中无悔也○脢背也鄭玄云脊肉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背上之肉其動也微其感也无心九五剛居中位與六二為正應而三四間處于其間故其感也微不若心之游而善變不不若股之動而得行皆以剛中得位而不牽于陰柔之私故无悔也重互乾為陽爻爻變震為无喪卦變小過皆无大失之象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宗曰感非其志末失中也○初志在外不失其正六三志在隨人乃求其往九四陽從爾思志乃失正可見志之所係重也九五剛中而于正應有內外之阻于他陰无係戀之私是其感也其志末也末如末之也已志末言其志之无所之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宗曰悅以為感不以實也○輔者口輔近于齒牙頰面旁也輔在內頰在外舌動則輔應而頰從之皆所用以言者也上居兌終兌為口為悅悅人以口非以心相感者其正應在于九三而下為艮體又有四五二陽為之間故其相感僅以口也咸之取義以情以心以志至于舌則以悅人已耳變乾為亢悔亦辭窮之象也按樂歌從口抑揚輔頰之間象非徒悅耳者知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則咸之道得矣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宗曰感形于口為悅而已○滕木超涌也張口騁辭之貌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豈聖人感人心之正道乎

序卦傳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夫婦人合亦有天則男下女者以正其始剛以義者以厚其終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宗曰人道有常往不息也○恒常也考工記弓人恒角而短恒竟也亘也蓋取綿亘至竟无間斷之意也咸言情故係之以少男少女恒言分故係之以長男長女男尊女卑男外女內人道之大常也即禮也合乎禮得其常則亨通无咎惡也其利在固守其正而已正而固即恒之義也乾坤氣化之始故言元亨利貞咸恒之化之始故言亨利貞而不言元乾坤即咸恒之元也利有攸往以咸卦言也震巽從乾坤之初畫陰之始也始于巽至坤而極陽之始也始于震至乾而極陰陽相積如循无端惟其往而不息所以恒而有常如積而不往則氣化或幾乎絕矣夫婦之道外事主男內事主女男職其唱女職其隨相與有成利有攸往也利有攸往主剛柔相與言也六子變化之功一中之所以行也

六爻皆變爲益。益
而不已。亦恒道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宗曰。上下相與。動于恒也。剛柔皆應
久。其交也。○恒之爲象。以有常而可
久。剛本宜上而上。柔本宜下而下。
卦之巽以柔上下。有常故可久也。震雷動而上。
巽風入而下。互相交接謂之相與。下巽而上震。
動以倡巽。巽以承動。故曰巽而動。不曰順而動
者。豫雷在地之上。坤母爲主。順先而動後也。恒
風在雷之下。震陽爲主。巽靜而震動也。六爻剛
柔之畫。无非正應。剛動即柔應之。柔動即剛應
之。正可久之道也。是之謂夫婦同心。內外咸治
也。此釋恒
之象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

易宗集註　卷之六　七

不已也。宗曰。久道而亨。配天地也。○此釋恒亨
利貞之義也。恒之所以亨而无咎。利于
貞者。以其久于其道也。陽尊陰卑。夫婦道正。陽
唱陰和。夫婦道成。守此不變。正而固也。此道即
天地之道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陰陽而已。
故曰天地一大夫婦也。惟其不已。是以恒久。天
尊地卑。天施地生。陰陽翕闢。剛柔動靜
之道。運行不息。循環无端。所以久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宗曰。終以爲始。天行也。
◎恒而不已。終則有始。
是以利有攸往也。巽往而終于坤。則一陽生。而
震始矣。震往而終于乾。則一陰生。而巽始矣。震
出巽入。往來錯遷。始而終。終而復
始。天行之常道。即人事之常道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
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宗[illegible]得天柔變化也。聖人之
道中可久也。○日陽得天之剛。月
繼日光于夜。陽明能照。配天行健。晝夜不息。故
日得天而能久照也。禮曰。君子貴乎天道。貴其
不已。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不閉其久也。日往
月來。迭有寒暑。寒往暑來。迭成變化。陽和之後
繼以陰凝。陰凝將稱陽和。又起變變化化。循環
无窮。是以能久。禮曰。天有四時。風雨霜露。无非
教。成萬物也。成者成終。中庸曰。悠久所以成物
也。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以悠久配天地
也。治天下之道。中則可久。洪範曰。乂用三德。正
直。剛柔是也。剛柔得中。則寬不羸。而剛不淫。仁
不失之過柔。義不失之過剛。剛柔相濟。如陰陽
相和。是爲可久之道。乃成禮樂百年之治。而天
下化成矣。禮曰。陰陽相摩。天地相盪。動之以四
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化不時則不生。男
女无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天地之情。即萬物
之情也。情終始而不渝。道上下而无忒。由于禮
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六　八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宗曰。立于有恒
上下禮也。○恒
剛上而柔下。雜卦傳曰。震起巽伏也。震陽動而
起。則宜上。巽陰入而伏。則宜下。二物各有其方
不可易也。其在人事。長男震動于外。長女巽順
于內。剛柔有一定之理。上下有一定之禮。天下
之至常也。君子體之。以立不易方。如爲君止仁
爲臣止敬之類。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禮取于
方。類聚群分。秩
然不易者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宗曰。求深失淺。求利失
利也。○恒者。夫婦居室
之常。合全卦而言之。內巽三爻爲婦道。外震三
爻爲夫道。剛宜在上。柔宜在下。故利貞也。分六
爻而言之。或以柔位而剛。或以剛位而柔。或剛
反在下。柔反在上。故凶吝也。初爲巽之主爻。四

爲震之主爻本正應也而初爲陽六爲陰以陰位陽爲不當矣有二三之兩剛以進于中雖于巽合而以巽柔善入遂有求深之心如浚井然非及泉之時也故雖正而亦凶无所利也夫婦之道始合與久匹不同用情亦當有別若賈誼京房劉貴之徒皆浚恒者也君子之爲學亦然鄧汝極云浚以求深操失其度以心卅心匪忘伊助以執爲常以擬爲方雖其督息能無芸芸象浚井然欲淘以淪一蹴及泉豈其泉哉爻變乾潛在下亦浚象卦變大壯壯止有乎亦求浚象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宗曰入深求深失巽爲道當其始入即求其深如婦之初適而求深于夫意在于恒而不可得恒是以凶也人之交淺而言深者戒夫

九二悔亡宗曰不中而中不恒而恒也○二爲陰位而九陽居之不中矣然二四中位也巽爲柔體而濟之以剛亦中德矣爻辭惟二四不言恒四无恒久之道而二有可恒之理故不言恒而亦能得乎恒也是以悔亡也互乾與夫合德變艮得止亦恒道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宗曰能久无悔中自得也○以陽居陰宜有悔而悔亡爻不及恒不求久而能久蓋其位中而德亦中剛柔足以相濟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宗曰德非其德不可承也剛而不中无可久也○巽爲柔卦而以剛德居剛位是剛失其中非巽德矣婦以柔德爲恒剛而不中是不恒其德也巽爲躁卦過剛則躁古人云人神躁則欲縱其形豈可久之道乎羞愧耻也或指上上六承爻也正對上上六之長恒言也剛宜在上柔宜在下下反爲剛上反爲柔使上六振恒而承之則以爲羞矣貞吝者以剛爲正而守之不變則必至于吝也互兌爲剛鹵不恒象變坎爲多眚卦變解負且乘亦可醜也皆有羞象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宗曰中无所容不以久也○寬容溫柔是爲容德況婦人之道乎以剛居剛失其中无所容矣是不能恒其婦順之德者也

九四田无禽宗曰剛處于柔弋不以中行往无利也○震動以陽剛爲德而居于外體之初當動而有爲之時故取象于田震爲大塗田之象也正應在初是其禽也卦合震巽剛上柔下以震爲主震又以四爲主宜其吉也但震體動于初爻則吉動于四爻則凶以四爲陰位非震所宜居也而三與二皆以剛而上逼初雖在深去之愈遠乃以失位之憂遂成无禽之象此皆就一爻言也并之下體亦巽之初日舊井无禽亦以巽之善入爲井之下故

耳況從而浚之乎乾之九二亦以剛處柔位而日見龍在田以其中也至于四則日在淵以其不中也重互兌爲澤變坤爲田皆有田獵之象卦變升不來有无禽之象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宗曰其位失不能得之也○宜其久也以陽爻居上體之陰非其位也自失其位安所得其正應之禽也乎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宗曰陰陽同德不可易也○五居中位與二正應三既能久五亦恒德其應正也固而守之可矣以爻象言之以五之陰而下從二之陽是婦人之守正者也以卦德言之震爲陽而五反爲陰巽爲陰而二反爲陽以六五之夫而下從九二之婦則夫子之失剛者也重互兌變亦兌亦陽化爲陰之象也卦變大過枯楊生華不久之象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宗曰從一不渝不失中也剛制從柔悖于禮也○五與二應以陰從陽如從夫然兩俱中德以中從中從一而終禮也故貞吉也夫子主于剛斷以義制事者也男女之義剛上柔下震之義以剛巽之義以柔而反自居于柔以從婦人之剛有是禮乎是以凶也合禮和義是爲乾德乾德即恒德也。

上六振恒凶。宗曰動于極柔恒之窮也○振動也作也與震同義公羊傳曰振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也恒之卦終震之爻末積柔已久忿不能忍而思有所振作反致顛覆是以凶也上以三爲正應而三以極剛上以極柔是婦亢夫驕君弱臣强之象也變離爲上槁亦振恒象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宗曰柔不可上剛大失也○陽爲大宜在陰上者也故卦象以剛上柔下取夫尊婦卑之義大无功者言陽事无功也震動以陽[illegible]陽宜爲功而已成積弱之勢雖欲以剛大有之亦无功也如漢晉之末君弱臣强忿不能忍而求所以剛之反遭弑逆之禍故爻辭曰凶繫辭傳曰易從則有功謂禮著成物所以有功也失禮則无功矣恒之爲恒以震夫巽婦也前三爻言婦道于初則曰求淺指婦人之情性也于二曰悔亡謂婦人以无咎无吝爲道也于三曰承羞謂婦人當以羞惡爲心也後三爻有夫道于四曰无禽謂男子剛德不以居柔位也于五曰夫子凶謂五爲剛位不宜居之以柔也于六曰振恒謂男子至于積柔雖欲奮發終无益也。

咸恒之後繼以遯大壯少男長男既以少女長女爲配其中互有乾體故仍以乾體統于二男爲陽也陽德得中則偏體皆合于正矣艮一陽在上而又有三陽在其上大象仍是艮震一陽在下而又有三陽在其下大象仍是震皆陽盛之卦也陽盛則剛過君子多不容于小人小人每欲變于君子卦爻之辭三致意焉雜卦傳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知止知退其時中乎

序卦傳曰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位久基危富久府怨盛名之下難以久處夫婦道終成功者退乾坤既老退處空虛不用之地皆是義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宗曰遯以中通居正利也○遯從走從豚遯也二陰居下四陽居上陰爲小人勢則內來陽爲君子勢則外往故名曰遯主陽而言也遯本陰長之卦而以陽之遯爲名從君子也艮爲門闕互巽巽爲進退有君子出門遠去之象遯之所以亨者善藏其用幾先而審智圓而神世固有敵而高逸人莫之知者非止避人遯世之謂也陳仲弓不怍中人脫領用于黨禍所謂遯亨也小利貞主二陰言小人利于守正而不害于君子否亦非小人之利也然惟君子能行于遯之亨故使小人能安于利之正也大壯遯之轉卦也皆曰利貞皆爲君子謂猶與小人之化爲君子也六爻皆變爲臨乾下艮上爲大畜故九三曰畜臣妾吉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宗曰當位時行依中遯也○遯而亨言因遯而得亨也剛當位指九五言當于位之中也而應指六二言應以柔之中也小人而有柔中之德則小人化爲君子矣與時行者言小人道長正君子當遯之時雖處于中正之位而應有時中之用故以遯之道行之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宗曰陰道漸長必危陽也守正而利否成不否也○言小人所以利于貞者以陰浸而長之故也浸漸也守之以正則不至于害陽所以戒小人也遇此則成否道矣臨之彖曰剛浸而長遯不曰柔浸而長而但曰浸而長陽長可言也陰長不可言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宗曰與時偕行義在中也○時在天義在我并時中之君子知進知退知存知亡其孰能與于此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宗曰陰長而高不可玩也以遠小人嚴在內也○積陽為天積陰為地山者地之高峻者也將遁于天若與天連而天愈高愈遠有似逃而避之者然故名為遯二陰浸長處于內地小人道盛勢逼君子君子知之絕不為所比昵而又不悻悻況于聲色蓋親和而中剛行危而言遜使之无

際可乘无瑕可指凜乎若天之尊巍不可凌犯而已孔子之處陽貨孟子之處王驩是已乾陽為剛艮體為止皆有嚴之象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宗曰陰能遯陽厲其後也○他卦以下為初遯者外向故以初為尾四陽前遯而二陰逐其後初陰最後尾于四陽之後而逐去君子然四方盛陽初陰未必能敵是以危也蓋戒于小人使知所忌憚不敢前進以進滑于陽也故又申言之曰勿用有攸往言不可用遯尾以往逼于君子也爻變離尚克知止卦變同人尚辨族類初與二非遯者蓋知遯者耳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宗曰往有厲尚止也○以初之始陰敵四之盛陽往則災矣故曰厲以戒其往得所止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宗曰固而執之陰得中也二○此遯卦之主爻執謂拘留之不使前進也二陰上逼于陽若往而不已則為禍于世道不小矣故告之以執之之道使知之所止也用黃牛之革者坤為牛而為中位故象以黃牛牛以順動至于為革則不可動以其柔德之在中也言執之之固如黃牛之革不可解脫而去蓋堅之至矣互巽變亦巽為繩直卦變姤繫于金柅皆執之象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宗曰志在于中固所止也○言堅固其守中之志使之留而不進艮之所以為止也小之所以利貞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宗曰係遯厲吉剛畜柔也○九三雖陽而與陰同體下比于二故為有所牽係而不能速遯之象夫陰侵陽則生疾遯之不速亦危

道也若能委蛇行權有駕馭小人之術則兼容並包以畜之如絳侯之于呂氏梁公之于武氏是也是得畜臣妾之道亦可以養吉也臣妾指二陰言也傳曰男為人臣女為人妾艮初男之下畫為臣二互巽之下畫為妾艮為閽寺亦有臣妾象變為坤萬物所致養也有畜象錢國瑞云姤二包有魚遯三畜臣妾否四疇離祉觀五觀我生剝上君子得輿此可以明君子待小人之道矣若浸長不已九三變為六二則遯成其否耳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宗曰陰不可係陽不可憊不惡而嚴從中道也○係遯則是昵于小人不自去其疾而至于困憊所謂厲也畜臣妾吉是能漸化小人使之樂為我用若以陽大施之則剛而過中至于无敵必生其變故曰不可大事言不可施以陽剛之事也象之所謂不惡而嚴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宗曰剛以柔遯遯无悶也。小人比之非可好也。○四以剛德處柔位。與初爲應。是以和好其遯。坦然无所損于我。亦无所慍于人。故吉。若小人處之則不能以義自制。雖于內應之私意所牽。自生荆棘。不謂之遯而謂之否矣。九四陽居陰位。九剛可以爲君子。四柔亦可以爲小人。顧其自處何如耳。互巽變亦巽。巽爲人爲進退。亦有以好爲遯之義。小人則以繫爲遯耳。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宗曰君子小人以遯辨也。○君子之遯名之爲好。所謂遯世无悶者也。小人之遯必至于否。所謂上下不交者也。要其爲道義利之關而已矣。

九五嘉遯。貞吉。宗曰遯而有嘉。亨于禮也。○三與二相比。而非正應。故曰繫。四

與初相應。而不中正。故曰好。惟五與二中正相孚。剛柔相應。故曰嘉。重互爲乾。乾德正中。嘉會合禮。君子之于遯也。進以禮。退以義。嘉美可觀如是。是以守正而固。吉祥莫大焉。遯之所以與時偕行。而致其亨嘉也。發離爲明。亦有嘉象。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宗曰以正爲遯。志時行也。○五與六二應。時雖涉于小人。而內守其志。一執于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處遯之時。守遯之德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宗曰遯无所損。義自裕也。○子夏傳曰。肥。饒裕也。陽道常饒。其或損者。陰剝之也。本爻超然物外。不累于陰。不繫于應。无有疾厲。故稱肥焉。古文肥作蜚。淮南子九師道訓云。肥而能飛。吉孰大焉。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皆以肥爲蜚。亦以其遯在上。有飛之象。飛遯即肥遯也。无不利者。人之不能爲遯。皆溺于利欲。上九爲乾之終。絕去利心。人皆謂遯爲不利。而我以爲无不利。所謂德充而富。藏勝而肥。以義爲利。其義常饒。其利常裕也。變兌爲悅。悅遯又加于无悶一等者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宗曰遯无所疑。心遙休也。○四陽俱遯。而係于陰者。有三。三比于二。四應于初。五應于二。惟上九无係无應。疑慮盡忘。可入世。亦可出世。蓋神遁者也。焦弱侯曰。遯而係者。大夫種也。好而遯者。范少伯也。遯以嘉者。張子房也。肥以遯者。四皓兩生也。孔子曰。我則異于是。无可无不可。聖之遯者也。

序卦傳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陰長陽退。陽盛陰消。知亡知存。倚伏不少少來古公句踐燕昭善遯而昌得自强之道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宗曰時過乎中。必固守之也。以貞爲利。不以利壯也。○大謂陽也。鄭康成云。壯者氣力浸强之名。男子三十日壯。陽爲九數。四陽建長爲數三十有六。年愈富。力愈强。壯而大矣。陽氣上升而達于外。亨之道也。復臨泰三卦。陽長于內。皆言亨。而大壯反不言亨。恐其利于所往。有進无退。失時中之道矣。故告之曰利貞。貞正而固也。以正爲利。不以壯爲利也。天地之道浸。故陽之壯也。亦必以漸。知用漸則知用時。用時所以用中也。故雜卦傳曰。大壯則止。知止則正。而能固也。上六爻皆變爲風地觀。觀我生進退。乾上震下。爲无妄。恐妄自外至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宗曰陽動于外。大可見也。○陽長而過乎中。則是大者壯也。柔不可以名壯。唯剛則名。靜不可以見壯。唯動乃見。乾之二陽在內。剛德以全。震之一陽在外。動機難禁。以是爲壯。豈可无以居是壯者乎。此釋卦名以起

卦義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宗曰：正以成大，動天地也。○壯以氣言，正以理言。直養无害，必配義與道，然後可以无餒而能充塞乎天地之間。是不正則不可以爲大，言大惟其正也。天地之氣不得其正，則爲驕陽，爲恒燠，不能成其大矣。人心之氣不得其正，一暴戾恣睢之小人而已矣。故爻有小人用壯之辭。大必合乎正以爲大，乃謂之正大。天地之情必歸于正，陰陽五行各有其序，違戾之者謂之不祥。飛潛動植各若其性矣，其恒者謂之妖異。人能存正大之心，以行正大之事，則舉動合天地，天地亦不能違，故曰天地之情可見也。小人乘暴性成，逆天害理，其爲壯也，凶之招也，庸有利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宗曰：禮者履

剛不過也，正在于中，克己復也。○雷者陽氣之發，而動于天之上，聲實俱大，可謂壯矣。而其所以大者，以陽之不溺于陰也。天下陰能飲陽，欲能消理，惟禮可以克之。小人恣意爲非，无所忌憚，亦似能用壯者，而究之有慾不剛，消沮跼蹐，不能如君子之立心正大光明，俊偉烈烈轟轟，如雷聲之普被于下土，而不可捲抑，不可遏撓，眞爲大壯之象也。唯君子之所履者正，无一不準于禮，如尺度之不可踰越，則舉動自然光大，常伸于萬物之上。禮有剛柔，有節文，從中制者也。小人之越禮爲非，利欲所驅也。君子之周旋中禮，剛大所達也。去利乃能循禮，循禮乃能用壯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宗曰：信壯而壯未至于中也。○趾在下，貢初亦稱趾。陽剛乾體而處于下，有銳于進之勢，故曰壯于趾。以剛德處剛位，方長之勢未加審處，而遂圖進步，其征也必危。孚，信也，當指四言。九四之上有六五，以體之半，是以稱孚。初與四應，自信其有同德相助以勝陰也。但以剛居剛，未有中德，在內體之下，宜靜之時，而遂往而動，所以有凶。若四則涉外，宜動，震爲動，故尚往也。爻變巽爲躁卦，亦壯趾之象。卦變恒，浚恒求深，亦凶有孚之象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宗曰：以孚而窮，非壯時也。○窮謂征凶也。以初之自信其壯，而猛于進，故至于困窮，是以其孚而窮矣。若時中之君子，必不然。

九二：貞吉。宗曰：正而獲吉，不用壯也。陰不能干，靜以勝也。○大壯利貞，故以貞而得吉。蓋九陽處二陰之位，剛柔相濟，不競不絿，絕无恃壯而往之意，故爻不著其爲壯，而但繫之以貞也。二本與五相應，而固守其正，則不爲六五之陰柔所動，是以吉也。互乾變離，從而能明。

卦變豐，有孚發若。亦貞吉之象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宗曰：壯得其中，无不正也。○二居下卦之中，位以剛居柔，正爲中德。中則自正，恒之九二止曰悔亡，而不言恒，象曰能久中；大壯之九二止曰貞吉，而不言壯，象曰以中。蓋中之所在，是爲天德，非一卦一節之美善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宗曰：剛而不中，小人厲也。君子用之，自取咎也。○九三居乾之終，以剛處剛，爲陽之亢，而外應于上六，是以小人而居尊位，處壯之極者。其用壯也，以陰柔行其奸險，方欲伺君子之隙而中之，而君子乃一意用剛，且恃其同類之多，无所疑慮，則必墮其術中，而爲所罔矣。罔，枉也。用枉者，用壯必至于枉也。羝羊，三歲之壯羊。君子坦然任慮，若羝羊之无有知識，而藩籬在前

不知廻避而往觸之未有不纍維其角者羸古與累通拘繫纏繞之謂變兌為羊本卦大象為兌故三四五六皆以羊為象也卦變歸妹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亦用罔象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宗曰君子小人不並壯也○小人乘壯極之勢陰險在前君子遇陽九之窮往輒見忌當此之時小人乃得以勝君子而君子反受制于小人皆壯之過也小人勝則君子纔故不能並用其壯止用罔而已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宗曰以正動其時壯也○九四為壯之主爻陽進至四君子道長可以大有為之時矣象曰利貞猶此爻也當此外體宜動而動陽居陰位不病過剛惟守其至正則自然得吉无所用其悔也故曰悔亡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三陽處于內不當動而動以上六為之應越四五而觸之必至于羸四陽處于外宜動而動以初九為應合衆陽而觸二陰則有可決矣故曰藩決不羸震為大塗兌為附決藩決之象也輹車下縛也變坤為大輿四則其輹也輹壯則力足以乘車合言四陽之才力足以勝二陰而羸大輿之輹為尤壯也重互為兌亦象羊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宗曰象正夬柔往有功也○陽剛之長至于九四合乾體之三陽往而決六五之二陰象正盈廷合道同力二陰在上勢必漸消將為夬之夬與乾之純矣豈不尚往而有功乎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宗曰知喪者无悔以柔中也○易疆埸也震為大塗五近于上而偪之形邊界將畫之地故有易之象焉六五以陰居陽有柔中之德而為下之圍陽所逼自守其柔不敢與敵惟有退而去之若羊之亡去于埸者是亦識時達務之哲自不至于有悔也五兌變亦兌能悅于人而不見惡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宗曰知不當位喪亦寧得也○五為陽位之尊而以陰柔處之下有衆陽非所能馭其不當位明矣知其不當而避志于喪亡是以知喪為知得者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宗曰陰退遂陽壯之正也去其利而可矣○此合全卦之象為言四陽進逼二陰大象為兌為羴羊觸藩之象上六將為四陽所逼宜退而避之而恃有六五為之蔽未即逼至乎已故不能退也然九四已決其藩六五已喪于易上六躍欲矯立于大壯之上以自遂其行壯之志豈可得乎是以不能遂也要其所以然者自處陰柔貪戀寵利而患得患失進退維谷如是耳故告之曰既不能遂又何利焉但知其為艱安于其位以待陽之虛長則凶可為吉所以戒小人使併化為君子也爻變離動而有所麗亦屬離象卦變大有知其為艱則順乎天命矣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宗曰陰不勝陽貴詳審也君子為心自无咎也○陽長至四必漸消陰而上六當得其上為不能退不能遂之象皆不詳審其理勢之自然耳但知其時之艱危非小人之利則其咎不長謂不至于怙惡而可化為君子也接大壯剛進也陽長也壯之所以為壯九四也當壯而壯之正也故曰利貞下三爻以乾之內體合于震之外體得其當動而後動也初與三皆以剛居剛好進者也故征凶而羸角以示戒也二以剛居柔乃得其中守正者也故貞吉雜卦傳曰大壯則止為君子之乘時者言之也六五上六陰氣將消小人失時之象則戒以喪无悔而艱則

吉葢爲小人之乘時者言之也要其進退存亡之間一揆于禮而已修禮則吉悖則凶也

遯大壯之後繼以晉明夷上經第五六卦爲需爲訟乾爲主坎爲用也下經第五六卦爲晉爲明夷坤爲主離爲用也遯與大壯乾合二男以陽德行其中繼以坤合中女以陰德主其事晉離在上而明著夷離在下而明傷是晝夜之道也雜卦傳曰晉晝也明夷誅也晉以陰德行陽事其治爲禮晝日三接故曰晝夷以陰德行陰事其治爲刑得其大首故曰誅刑以弼教禮以治兵晝夜並行其明不息故或用錫或棠難不以常變而改或莅衆或自昭不以人我而殊繫辭傳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特壯者危知壯則止知止不殆中止則晝接而進之受兹介福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宗曰臨下以禮尚民功也日麗于上爻柔接也○晉從日從臸説文云日出萬物進也坤下離上日出于地之象也坤爲臣道日有君象坤處于下而仰瞻離日象諸侯朝享于天子也離麗于天而下照坤土象天子禮接于諸侯也康侯安民之侯也民功曰康尚書所謂康功也侯以安民爲職考工所謂寧侯也故屯之稱侯以震晉之稱侯以坤坤有土有民故爲侯象也錫下錫上也即禹貢錫圭納錫大龜之錫也坤爲牝馬互坎爲馬脊故有馬象坤爲衆有蕃庶象離日在上爲晝日坤三畫在下其數爲三互艮爲手有接象接侯覲王之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二五爲卦之主上下相接以爻柔行禮也六爻皆變爲需六五之爻同義

彖曰晉進也 宗曰柔而進之麗川明也○晉兼進明二義非以進爲晉而以明爲晉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宗曰上下于柔禮治順也進于明有其文也○明出地上離乘于坤順而麗乎大明坤附于離離以柔中之德爲明坤亦以柔中之德爲順離之柔德在君位而坤之柔德在臣位上下皆用其柔禮由陰制從乎地者也禮情淺而文明從乎離者也坤離之德合而禮教大明故明出地上以柔而明順而麗乎明以柔而順也柔進而上行合二五二爻而言睽鼎皆稱柔進而上行當指六五一爻而言此二五之爻皆柔在離則是六五之柔進而居坤之上在坤則是六二之柔進而相見于離皆上行之象也康侯錫馬坤柔之進而上行晝日三接離柔之進而上行君明臣良相得益彰非禮无以相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宗曰明出地上合天德也陰畫爲陽自光昭也○離體陽中一陰在天之上發爲光輝坤體純陰在人之心乃爲私欲日明出于地上不爲地形所掩如人性中有本明之德不爲私欲所蔽也君子知之是以自昭其明德焉君子指六五即明明德于天下者也百辟景從咸進而近天子之光是以有晉之象陰畫化而爲陽矣君子之爲學也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明曰自明故乾曰自彊晉曰自昭皆非有待于外者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宗曰進不進進順之德也守正无咎麗如初也○坤體皆陰上麗乎明初與四應四乃太陽邊際之光有威焰下燭于地

而初爲始陰力懼不勝故有晉如之可象即有摧如之可虞惟固守其正不敢遽進乃能獲吉其所以然者何也以我之陰當四之陽未見孚信故必裕以處之不汲汲于進乃不爲四之所疑忌而可以无咎也摧折也裕寬也二三四互艮爲止故貴貞也罔孚指四四互三五爲坎爲狐疑不信之象也坤德爲含弘有裕之道變震爲恐懼亦摧如之象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宗曰獨行其正不苟合也未履其位進退裕也○九四剛而不中非可合者初六柔未得位惟當固守其貞觀雖進而中懷退志成其爲獨行之人而已此其義之正者貞則吉也裕者不以四爲係累超然有自得之意故其進退裕如可以无咎未受命者六五爲卦之主初去之尚遠未受其錫命故可以獨行其志安于在下不失坤德之順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宗曰進以中德介福宜也○二與五應上下以柔中合德矣而四剛而不中位近君側感福自推大臣中之小人也下可以薦賢而上可以惑主誠可憂危故晉如而即有愁如之象貞者中正之德其所自有守之則吉不溺于邪四亦不能柱于我而閉上下之交也王母指六五而言也以陰居尊故有王母之象爾雅云父之妣爲王母小過遇其祖遇其妣即此義也楊敬仲云王者之母亦曰王母二五德全位應進而相感一氣所合則禮有享先妣之禮王母降福于二二而二進而受之至順也變坎爲加憂有愁如象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宗曰履中而應即其福也○二位于中正而柔德稱之上應于五德中位正二陰相感通于鬼神天且勿違自求多福在是矣

六三衆允悔亡宗曰信而亡悔以衆順也同德順而麗乎明二與五應中德相孚○離德在上坤與上應剛柔相濟宜无不可信者也初與四應三中矣紹撥物在離有實如焚如之象有難于取信者故初六應之有罔孚之疑上九居離之極大明中天照臨下土在離爲王用有嘉之象故六三應之有衆允之喜蓋陰主私利而坤德本順六三領袖群陰率衆並進以上從于離大公无我无不見信所謂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之象也悔亡云者初罹二愁悔恐不免至是則從類以進聲應氣求渙然冰釋矣重互爲坎有孚允象變艮光明動靜不失其時亦悔亡之象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宗曰服衆上行從王事○坤之六三含章可貞其在晉也衆允亡悔要其志將上麗乎大明之君與六五同其德故爲

衆所信而不疑也上行云者所自處之位已過乎中因其志在上行不以爲忌合群志以爲志公而无私自非四之所得而遏者矣

六四晉如鼫鼠貞厲宗曰晉不克勝利在下也貞以爲厲止害也○初二皆稱晉如是晉不遂晉之象也此亦稱晉如則晉不克晉之象也互艮爲鼠九家易云鼫鼠喻貪五能不成一技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謂其志貪于下之三陰將遂以爲己利而上有柔中之令主其德盛不可犯復外有師師之重臣其威盛不可逞犯而下之三陰皆有上行之志四雖進竊高位近比于五而究不能當感福之柄以擾竊下土止成其爲鼫鼠之技耳互艮變亦艮有不得不止之理貞厲云者貪利者必號之以害而後可以止其貪也卦變剝剝牀以膚災將及身何厲如之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宗曰厲于其位不中正也○下三陰方與六五同德進而麗之而九四以不中之德居不正之位介于其間其貪如鼠能无害乎貞于其厲慮知所戒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宗曰柔中居尊雖失得也无不利不私利也○六五以坤居尊為自昭明德之主下之三陰皆相麗附而九四為之間當有悔矣而同德相孚其勢必合是以悔亡也坤體陰柔先迷失道後順得常故有失有得而離明在上以柔居剛則雖失而亦得也故曰勿恤言无所用其憂也以失得憂其心則溺于私利而非君人之德矣重互坎為加憂有恤象離為大腹有勿恤象往吉者卦為進義而五為君位不言進而言往往麗于上九也陽剛為君人之德而六五以柔居之內有九四之强臣厥尾巨

剛嚴上九為之重臣擁兵于外以相臣輔是以得吉然此豈獨一人之利哉蓋合下之羣陰率上而莫安之故曰无不利是上之利以明而下之利又以順不以物利己而以己利物天下之公利也偏或恤之則思變柔為剛反成否象矣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宗曰勿恤有慶貴无私也○離明為思不以失得為憂而往而求輔有安社稷之臣必能有功而慶賞之所以成其為大明之世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宗曰安下全上晉用伐也无咎貞吝毋居利也○四處三陰之上遇于六五為竊弄威福之權臣上處卦外居晉之極為掌握兵柄之重臣四互艮象鼠上體離象牛牛有角剛而在上進而好觸者也諸爻皆柔所觸者四耳離為戈兵變震為動用伐之象坤為邑四據坤上視下三爻皆其屬邑將不利于六五故上用伐之非伐二三陰伐四之以三陰為邑也三陰本順而欲麗于大明從其六五之主而九四阻而遏之上乃聲罪致討以斜其慝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厲无咎者功高身危寵利可畏必厲其心以祈无咎若以為正而固守之則必至于吝矣變震為修省有厲象卦變豫以順動則无咎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宗曰用伐弗順以昭明也○晉之義取于進而以離為用以大明為象下順上明光宜著矣而九四阻于其間則其道未能光昭于天下故不得已而用伐焉傳言上六之所以用伐者以治道未光之故也又變震卦變為豫應明樂備則成大明之象矣

序卦傳曰晉者進也進必有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日盈則昃晝夜維均弗豫于進

必傷其明君子用晦乃以居貞虞淵之入暘谷之升也

䷣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宗曰明必有傷无所利也知艱守柔不害正也○體反于晉日入地下掩蔽其明若有傷之者然故曰明夷夷傷也晉明之極必至于傷日既升于中天必漸入乎地下理勢之自然者晉以康侯用錫為象是文王顯于西土之時明夷以艱貞為辭即文王囚于羑里之會晉之明也以坤順在下得衆之念明之夷也以離明在下涖衆而晦蓋晦主在上則在下者不宜顯用其明以自傷也傷有何利故曰利艱貞亦難持故曰艱貞憂患之中委曲之至也明夷極陰之象而內以離明外以坤順所以有利艱貞之理二五中德守柔皆順受其夷者故傳以文王箕子當之上六居陰之極是傷我之明者終成為自傷之主蓋指紂也互坎

險陷有艱之象。六爻皆變爲訟，亦相夷之象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宗曰明下于地，臣道也。有所傷，時爲之也。○以卦象釋卦名。明極則必入于地。其時則然，傷何所避哉。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宗曰以順爲明，明不恃也。以明爲順，順不害也。○文王得全卦之體，內體離明，外體坤順，離在下而坤在上，是以柔順包藏其文明也。文明者，觀天文以察變，觀人文以化成也。柔順者，陰爻守柔，坤體尚順也。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以順爲明也。降心羑里演易傳中，以明爲順也。蒙，晦暗之象。大難，非常之難也。陽稱大，初三陽德失中位，明在下而陰蔽之，爲所蒙覆耳，未有所傷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宗曰以艱爲貞，難克正也。晦其明，志在內也。○文王之難在天下，故曰大。箕子之難在至親，故曰內。文王之艱貞在所遇，故內明而外順。箕子之艱貞在立心，故內難而正志。文王囚于羑里，而其德自顯，故文而明。箕子囚于奴，而其心愈苦，故曰晦而明。當係六五一爻，陰闇極矣，而但守其柔中之德，其志與內體之二應，二亦以陰柔居下體之中，是晦其明之處也。難即艱也，正即貞也。五近暗主，至親大誼，所在，微子去而不去，非懷祿也；比干死而不死，非貪生也。囚虜佯狂，不以爲辱，所謂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者，其志正，其明晦也，是明夷之至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宗曰明生于晦，晦用其明也，不明明夷下夷也。○明入地中，明而遭傷，不可以爲明矣。而君子致以晦爲明，涖衆臨于衆人之中，宜人之所共見，師文王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而不敢恃其明以往，但用晦耳，不但韜影藏形，而且黜聰屏智，泯然自處于真渙之地，渾闢之殊，究之神智自顯，滑光自著，其晦也，政其所以明也。用晦，指坤體在上言；而明，指離體在下言。涖衆者，坤爲衆象，以離臨之也。涖衆以離照坤，用晦而明，以坤養離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宗曰明夷之初，見幾豫也。豫得所主，剛明決也。○初明而剛，故見幾甚早，而去甚決，以明夷之主在上，非利見之時，而飄然遠引，隱伏在下，不敢高飛，如鳥之垂翼也。鳥避繒繳，宜高飛，而明夷在上，六故避之者，亦下不宜上也。離爲飛鳥，初爲鳥翼，翼宜偶象，而此畫爲奇，又居地下之位，鳥翼合而不開，下垂于地之象也。君子指初陽也。見幾而作，故曰行。變艮爲徑路，故爲于行。象志急于行，不遑于食。離爲日，離位于三，故爲三日之象。卦候一爻司一日，初九于行不遑食矣。六二用拯，九三南狩，皆勤勞不遑食之時，直至外體出門庭，獲心意，乃可安也。離中虛，故爲不食之象。有攸往者，往就二也。二爲卦主，故稱主人。洪範言揚爲火，故離爲有言象。主人有言，謂主人已有辭告長矣，如文王善養老，而伯夷太公歸之。若明明有言，以相招也。蓋二以柔中爲離明之主，故知明之爲夷，而初以明于下者歸附之。政所謂涖衆用晦而明也。卦變爲謙，亦垂翼象，何去子曰。左傳昭公四年，叔孫穆子疾病，豎牛置饋弗進，穆子不食卒。牛立昭子相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

日不食。離火艮山也。火焚山，山敗。于人，有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為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其日日有十時，亦當十位。舊注云：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人定為輿，黃昏為隷，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等，尊王公，曠其位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宗曰見義當行，不止食也。○食必止，須知義之當行，豈遑食乎。行三日而後得所歸，无可食之時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宗曰柔中為明，不終夷也。用拯馬壯，乾行復也。○二為離之主爻，柔中內陰外陽，是以能明。而夷之者坤也。離之先天乾位，坤之先天巽位，巽為股，居于乾之左，變為坤。居離之左，巽一陰而二陽，坤化為純陰，而成地

象以地掩日，故為明夷，是以為左股也。用拯馬壯者，乾為良馬，陰柔傷明，惟陽可救，變乾則為泰，象豈不吉乎。此爻以文王為主，羑里之囚，夷左股也，而究不能傷文王剛明之德，得專鈇鉞其吉象也。互坎行險守險，皆有用拯之象。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宗曰順以天則，无不吉也。○六二與六五應，內文明而外柔順，故能不失君臣之禮，守其中德，順事其主，凜凜有如尺度之不可越，是以則也。禮由中制者也，變乾為九，則天則矣。詩曰順帝之則，此之謂至德，文王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宗曰得大明，不滅也。不可疾，艱乃貞也。○三與上應，上居陰晦之極，而三當明將滅之時，數窮理極，勢不獲已于是有南狩之象。離火居南，為戈兵，有狩獵冬、獮為狩，內外卦之終也。大謂三陽也。首謂上，三上正應，上者三之首也。首出乎上，南狩而得大首，謂九三能得上六也。不可疾者，三雖陽剛臣也，上雖陰柔君也，必得其罪惡貫盈，天命誅之，然後不得已而從事，否則有利天下之心，非其正矣。書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神主。罔可念聽，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皆此義也。不可疾貞，即利艱貞之義也。互坎為險，求有得，變震，勿逐七日得，卦變復，七日來復，皆有得不可疾之象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宗曰以天得之，志在正也。○離以陽明，志九三而體全，可謂大矣。得其大首，豈偶然哉。蓋其志勝也。志在安民，乃以除暴，非有利天下之心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宗曰出門庭，明

于外也。自靖其心，无不獲也。○坤為腹，又為黑，居離之左，故曰左腹。四爻已入坤體，是明入于地矣。坤腹之下，心在腹中，是為明夷之心。而在外體之初，乃將出門庭之象。以陰居陰，是入于坤也。舍坤之闇而就離之明，是出于坤也。微子行遯抱祭器歸周，以自靖于先王，是獲其心，孔子因彼歸而出走，亦獲其心故也。陰為門闕，象。互坎為堅多心，有獲心象。重互震為作足，有出門庭象。變震卦變豐，豐不明象，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皆出門庭象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宗曰入獲其心，善出夷也。○入者淺入其中，微子以貴戚近于夷明之主，習處于幽暗之地，非若初二之去君遠也。知其當去而去，所全者大，故心意以之而獲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宗曰明夷利貞，以柔中也。○上為明夷之主，五

虞明夷之極，而以柔中之德成大順之體，在坤爲正位，居體，故曰利貞。坤陰主利，柔中爲貞也。箕子之明夷，言六五之時，正箕子明夷之時也。箕子本有離明之德，至是而夷，以其逼近于上六也。上六不明晦，自夷其明，而夷人之明。箕子之明夷，其明爲人所夷，而自成其爲明夷，蓋囚奴爲固有也。貞之至矣，所以爲利，不曰利艱貞，而止曰利貞，其道至正，居之不疑，遂不見其艱，而但見其利矣。互坎重互巽，壓壓瞿瞿，變坎爲險，爲隱伏，皆佯狂之象也。卦變既濟，西鄰禴祭，實受其福，與二爻文王之事應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宗曰，明可晦，不可息也。○內難而能正其志，非至明烏乎能。雖跡在囚奴之間，而其明自不可滅，以貞爲明，故不息也。若其陳洪範于武王，又其明之不息于千古者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宗曰，夷明之主，自夷者也。

○上六陰居其極位，處其尊，是夷明之主也。不明晦，是以已之不明，而成晦象，非若下五爻之自有其明，而受上之夷也。故君子晦而明，原自有其明，上六不明晦，則不明之至矣。初登于天者，日在地上，爲晉，明夷從晉而來，啟之未喪，克配上帝，何嘗不明，後入于地者，明入于地中，自取覆亡，墜于淵之下，適以自夷而已。變艮爲止，陰變爲陽，則其道光明矣。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宗曰，天位維艱，則不可失也。○坤爲國，爲象，故曰四國。上之位至高，故初登于天，而四國望其照臨。上六之德至昏，故後入于地，而君道失其準則。則者不可踰越之理，文王順以則，周之所以興也。紂失其則，殷之所以亡也。楊用修云，文王明夷，則其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其時可知矣。內三爻周象也。外三爻殷象也。

晉明夷之後，繼以家人，睽坤母主事，中女輔之，陰德之正中也。以中女合于母德，是坤之用以中女，而成又以長少二女合于中女，是巽兌之體，又以中女得正也。貞離悔巽爲家人內之也，故一家如一心，貞兌悔離外之也，故二女有二心，家人以內外睽以同異，皆有禮以別之用其中而已矣。

序卦傳曰，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窮則愚歸。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奚其爲政矣。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宗曰，明于內者，家自齊也。女貞之利，剛柔順也。○爾雅室內謂之家。卦離貞巽悔，以離爲主。女貞指二，柔德之正中也。二以柔中居內，五以剛中居外，是夫婦之正義，而先內後外，則是女之貞者利也。陰主利，陽主義，陰以利貞，而陽以義制，所以利物以和義也。周南之際，關雎召南之際，鵲巢采蘩之化，桃夭樛木之篇，皆于女貞加詳焉。治國之道，必先齊家，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也。明于內者，家自齊，此唐薛仁貴之言也。離明在內，巽齊在外，陰德克正，陽事以治矣。初三五上皆陽象也，用閑，曰嗃，曰假，曰威，皆所以責于男也，而要以六二爲卦主，故曰利女貞也。朱子註云，上父，初子，五三夫，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是也。而于羅君曰，亦謂二五。何氏訂詁云，以陰陽相比爲夫婦，三居二上，則爲離女之夫，五居四上，則爲巽女之夫。上九居一卦最上之位，以象父母，故彖傳曰正

內正外則以內體外體二五相應言也象傳于六二曰巽以順則亦以五為應也象傳曰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又曰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則二五不得兼父母與夫婦也象傳于六四曰順在位則與在中饋有別二四不可同語也凡卦皆以正應為主豈家人反從其比乎愚謂內二為婦外五為夫正配也家人之綱領也初陽在下傳曰志未變子之象也三陽為五之弟未克勝外而亦未有齊家之責故有嗃嗃嘻嘻之象也四以陰爻居外而曰在位母象也如後天之坤居于西南非正位乎內者也上九居尊如乾首出父之象也蓋五為家督長子也二下象婦也任家道者也初應四從母也三應上從父也如是則父母之為嚴君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義成備矣六爻皆變為睽離上巽下為鼎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

地之大義也宗曰男女正位象天地也○彖止言女貞以內離之七爻言也傳兼言男女以兩卦之全象言也家人之義以內為本故先內正而後外正也女不得與外政男不得親內職于是如天之不得兼地之不得兼覆也天尊而地卑天包于地外陰陽之道截然整齊故曰大義也中庸謂莫載莫破之理造端于夫婦而遂察乎天地是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宗曰父母君之家以正其也○父母家之至尊與君均體故曰嚴君所謂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家人之義大矣議父嚴而母慈何以母亦稱嚴君乎上下之分子弟之過內外之別惟嚴之儀父有未能盡察者必父母並嚴內外齊肅然後家道正也上九居卦之最上故象父六四以陰德居陰位而在外體之初臨內體之上有長女之稱是母德已成而能兼綜乎內外者故象母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宗曰齊家以禮人倫明也天下之倫內外克正矣象在室中也○男女居室人之大自初而三而五以上臨下兄弟長幼之序在焉父母一家之主尊于最上以承其父陽事之極致也上九陽德尊位而處爻之上六陰位于用事正位乎中乾乃退處于西北積陰之地而為數六也父不失其尊而子克事以順則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為兄弟者定為夫婦者定正則无不正定則无不定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制婦聽治國平天下之道專外于正家之道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宗曰風有所自不出家也正于其身以言行也○卿于經世云火為風風者火氣之所化也矣

物清云人炊于屋中則火自突而出是其家有人居之也君子觀此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也然家之本在身言行所以修身也家人之觀于我者惟言與行身不行道不行[illegible]妻子物謂事實也言孝必實能孝言弟必實能弟也恒謂常度也行孝必終身孝行弟必終身弟也言行相顧即齊治平之道所從出故曰知風之自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宗曰謹禮于微正家道也○初上二爻以治家之始終言立爻皆剛而疏閑爻于內以物之匡乃所範閑其家之象故曰閑閑從門從木門木匡門則以防閑也何以閑之禮也變艮為門闌不變則艮之下畫連亘如柵木為閑也閑于家者防閑于初則易為力故悔亡失其時則有悔矣天下之事見幾于豫為之計則无從悔家道亦然禮記內則一篇以防微杜漸別嫌明疑為義書云若生子罔不在初自貽哲命亦閑之于蚤之

義故初爲子象離體內明乃見及此卦變漸坤初傳曰其所由來者漸亦有閑之意焉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宗曰閑其志有常經也○家人有常禮而人志則多變是以難齊初剛之始如在冲幼之年志意未有變遷故閑之也易此卽童牛之牿意也詩人敝笱之刺春秋譏丘之享齊師之如之書皆謹禮于微慮患于早耳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宗曰柔德在中不失職也不取于遂從夫順也○二居離體之中明于代終之義制外之事一聽于九五而已无所遂之事也遂專成也禮大戴記云婦人從夫无所敢自遂孟母云婦人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而已故有閨門之修无境外之志也采蘩采蘋之詩以公侯夫人奉祭祀爲不失職大夫之妻供祭祀爲循法度蘩饋事之大者也貞吉卽所謂利女貞婦人之正義也中謂下卦之中離火爲烹飪互坎變兌皆

有酒食之象故稱饋鼎之火在外故曰享帝養賢家人之火在內故曰中饋變乾而健非婦道也故曰无攸遂又曰貞也卦變小畜則以懿文德非无非无儀之義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宗曰從巽而順德之制也○婦人能修內職卽飲食之中有禮制焉女從乎巽巽之九五在外而順以聽之所謂巽德之制也易小象言順以巽者三蒙六五變巽漸六四體巽家人六二應巽婦人事夫與事師事君同其道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宗曰剛而不中吉凶間也嘻嘻終吝非禮也○下卦之上剛德不中非有齊家之責者但謂之家人云爾若其相與爲嗃嗃也雖有嚴酷之象而終存悔厲之心則不至于放逸故吉若其相與爲嘻嘻也李其嚴笑之常終成咎吝之理則亦有害于家道之正矣悔疾悔厲危厲就其居心言也火聲无常若泣若笑以其剛臨于外无有中德以居之也互坎爲心病爲加憂有嗃嗃象爻變震蘇蘇有嗃嗃象蘇蘇有嘻嘻象卦變益遷善改過亦吉吝之間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宗曰寧過乎嚴以存禮也○以陽處陽剛德不中有過嚴之象然家與其賣寧過乎嚴未失者未失禮也禮嚴而有節者矣若婦子嗃嗃則失家之節而亡禮矣

六四富家大吉宗曰陰德順成家之肥也○二居內爲婦象四居外爲母象以其近于九五則亦有君后之象矣以柔德居柔位內外壹治處于至順飲食以處醯醬必節饗祿无濫此富之事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以家之肥達天下之肥富之德也以陽實陰虛言則陽爻稱富以陽義陰利言則陰爻亦稱富巽爲近利市三倍富象也大謂陽也四不自有其

富而歸之九五則君后之義也歸之上九則父母嚴君之義也二雖守貞四能致富其分位不同也互坎既盈有富象爻變乾包萬有爲王爲金亦富象卦變同人家人同心宜其富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宗曰柔得其位以順富也○女正位乎內故无攸遂而道在中饋以長位于外其位尊居于巽體其德順以順德在尊位是以能富其家而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宗曰剛中內應大有家也○五爲君位故有王象以剛中之德正于外二以柔中之德正于內家道成矣遂可以感格于人主而有其家如有鰥柔又升聞登降是也勿恤其吉而吉自至所請若固有之也假至也格也舜格于文祖公假于太廟其義一也閑有家家道之始假有家家道之成也家修而獻于天子天子與之有家其

所以假于王者則言有物而行有恒之故也重互體爻變艮卦變賁賁于丘園亦有家之象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宗曰上下相愛以德中也○一家之中有恩有義有情有文皆協于中德人不間于父母昆弟之言則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不惟一家之人交相愛而天下之人亦交相愛是以王者假之而有家也所謂太和在宇宙間禮與天地同節豈止一家之肥而已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宗曰家道成乎禮作則也○上九以陽剛居卦之終家道大成人皆信之變坎爲信有孚象也其所以有孚者何也以剛居上律身益嚴有物有恒爲律爲度有威如之象焉威者可畏使人望而畏之不可狎玩也在卦之終故曰終吉謂以艱物愈久愈慮假以精神愈久愈孚家道正而天下定豈偶然哉要之非禮勿動以修身而已矣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宗曰反身自治不令而行也○威畏于人言行反乎身知風之自家之本在身也

序卦傳曰家道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室爾宜父母其順是謂太和天下咸正夏殷之亡皆由女戎家必自毀而後國從之也

䷥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宗曰柔中而吉以合禮也○睽曰不相視也上卦離體二三四又互離有兩目之象中女少女二俱陰卦以兩體言二以二爲夫澤潤于下五以上爲夫火炎于上而初四皆陽非其同類也以全卦言三與上應五與三應各有正配而四无正應間于其中三欲上應而梏于四五欲下應而阻于四初又以陽潛在下不與爲敵故成兩目不相視之象而爲睽也既已睽矣則不可以勢力張皇勝也惟在善用其柔以剛撥調協之故曰小事吉小謂陰柔也以柔爲事則循于中道自處以禮則不至于忿激而多睽矣王朱註義皆謂可以小事不可以大事則與傳中睽之時用大相悖矣焉元咸云古之豪傑多自處卑遜而國家賴以安如陳平交勃子產賂伯石狄公交二張是也漢之袁傀唐之李鄭失此道耳六爻皆變爲蹇從睽也兌上離下爲革睽之剛柔失中位而革之剛柔合中德其二女不同志一也而從改矣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宗曰女不可同陰主利也○中少二女同處一卦其志各有所向陰主利者也利歸于主志在其夫火性炎上故利從上九澤性潤下故用從九二是以不同行也不同行則日不相視而爲睽此分言兩卦以釋卦義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宗曰下悅上明柔中應也小事吉柔合剛也○離明在上兌悅在下故曰麗附麗成卦如草木之麗乎土以離之中德爲主也悅則不拂乎人情明則不闇于物理是兩體合德也五柔居于尊位而在上體曰進而上行者言離之柔在上而兌麗于離是兌之柔亦進而上行是兩柔合德也五柔得中位而應乎九二之剛是以離明之柔中而應悅兌之剛中是剛柔合德也皆柔中之爲也柔能合剛故能勝剛以小心行柔道其事必吉所以合睽也禮以謙行其道主柔得中而用和應乎剛所以節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宗曰睽而同之用其中也

暌有時。時有中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已。其形氣元不異。而其所以同者中也。卦以兩女同居而成暌。以離有中德而可同。同人之卦是卦剛中居五。離柔中居三。剛柔相濟而同也。是以乾用離之外體。以柔居五。德柔而位剛。而下應乎兌二位柔而德剛。亦以剛柔相濟而同也。是以天高地下。其體暌也。而禮制行焉。陽降陰升。下濟上行。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兩體皆陰。為女。而各有陽爻以配之。九二男在下體。六五女在上體。六三女在下體。上九男在上體。而其位相應。其志相求。是女子生而以男為家。男子生而以女為室。婚姻之禮所以通其志也。萬物群生。本天親上。本地親下。水流乎濕。火就乎燥。各以陰陽所感之氣而生。是相暌也。然陰不能无陽。陽不能无陰。生于天者亦資于地。生于地者亦兩于天。生于濕者必火以燥之。生于燥者必木以潤之。陽事亦類陰。陰事亦類陽。類聚而通行矣。離兌皆以一陰居二陽之中。而其體以陰

為類。其爻又以陰陽相類為應也。是其卦象暌而暌之中有必合之道。若天地之判而合其合也有時。男女之別而耦其耦也有時。萬物之分而聚其聚也有時。因時而用之。莫破而萬載也。豈不大哉。要皆以離明之柔中。用兌悅之剛中而已。故曰時用。用中也。即用禮也。

象曰。上火下澤暌。君子以同而異。宗曰。暌而可同。同必異也。○離兌皆陰象同也。而成暌象異也。二女同居同也。其志不同行異也。不有同也。何以成異。要其異也。則本以同。天下之事。有同者。即有當異者。天下之人。有得于同者。有得于異者。益稷謨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說命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諸葛武侯曰。違覆而得中。是弃瓦礫。得金玉也。皆同而異之旨也。同人之卦曰。類族辨物。象辭言暌而同。象傳言同而異。蓋謂禮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宗曰。靜則无咎。陽德復也。禮以感人。悅相見也。○初與四敵。敵則成暌。宜其悔矣。然以剛德居陽。初守其潛德。无求于外。四自暌我。非我暌四也。故悔可亡也。乾為良馬。以一陰居其上。變而為兌。失其乾體。是喪馬也。其外又為離。亦陰德也。何必外求。但自復其陽德可耳。復即七日來復之復。亦反復其道之復。皆指陽剛言。謂以陰體而復居陽德也。惡人指四言。四以剛不中正。恣肆于外。初之敵也。而以我之悅。麗彼之明。與之相見。以剛遇剛。自守其德。靜以待之。自无咎也。離為戈兵。重互坎為盜。有惡人象。二三四互離。內外互明。有見象。斯亦暌而合之義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宗曰。剛避其咎。靜以悅也。○兩剛相遇。如敵惡人。而靜守其陽德。正可與之相見。而去其咎。惡相見以禮。便有悅象。拒絕之則忿敵矣。孔子之見陽貨。陸機之悟周處。一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宗曰。下剛上柔。故相遇也。卦變而用禮。亦无咎也。○卦中二三四五皆非正位。所以卦辭為暌。然暌必求其合乎人情也。主謂五也。五為上卦之主。巷里中小道也。當暌之時。事勢阻隔。難于正合。乃于意外相值。剛柔合德。蓋上下皆陰體。而我以陽德偶處柔中之位。是非有意為然。六五以柔中居陽剛之位。亦非聖作物睹之時。乃以彼此契合遂成一德之交。王輔嗣云。出門同趣。不期而遇。古人或以鉤磻逢。或以扣角感。則遇巷之說也。无咎者。雖有四闔于其中。而上下未失相從之道也。胡仲虎云。坎四比五。納約自牖。暌二應五。遇主于巷。皆非所錄之正。然坎之四五相際。原非正應。以亟出險而納約自牖焉。非禮也。暌之二五。本正應。而為四所間。以暌求合。乃遇上下巷禮之變也。而未失其常也。巷與牖有別。遇與約亦有別也。互離變艮。初未失正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宗曰上下相遇非以正爲奏其志同也嘉會足以合禮。○道者天地交巷雖非臣事君求之道而有剛柔相悅之文。惟剛德在我非以邪諂苟合貪位慕祿之心爲之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宗曰睽于外者以合正也悅以有終麗于明也。○六三居下體之中配在上九而格于九四且見遏焉故有見輿曳其牛掣之象離爲曰故有見象三四五重互坎坎爲輿爲曳故有輿曳之象互爲離離爲牛三在互坎之下爲輿而曳之者四也牛所以駕車者輿被曳則牛亦掣而不前掣牛者輿也互離坎牛與輿相絓而不得行矣三以柔順爲和悅力无如之何也然三者上之配也上者四之天也四欲奪三而上豈容之乎故有其人天且劓之象其人指四也上爲天位也劓

者劓鼻也艮爲鼻離變艮之下畫爲戈兵故有劓象言上九自天而下劓九四之鼻也初雖睽而終得合是无初有終也爻變乾終日乾乾卦變大有亦有順天遏惡之象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宗曰柔失其位外睽也遇上剛以正應也。○六三與九四爲鄰而以柔居剛不當其位故來輿曳之咎无禮于我矣而與上九爲配以柔應剛終遇其救是以有終要其自處和悅不失其麗正之德亦自處于禮者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宗曰遇自正焉德不孤也交相孚禮以接也。○四无正應二三五上皆與已睽可謂孤矣而初以陽同德同處于體之下亦孤立无偶之人而能守其潛德以剛居剛得正其位謂之元夫元善也乾之初畫亦曰元正與惡

人相對也四以剛居陰位爲不正之惡人而一遇元夫引爲同類則交相孚信自厲其志自不至于有咎蓋以其居于離體本有其明而不遇元夫則爲曳爲掣成其爲惡人一遇于元夫則爲交爲孚雖孤而无咎蓋以見獲助之益也爻以禮接孚以信終厲以義制善哉其能遇也變艮艮其身有厲象卦變損損其疾厲无咎象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宗曰交孚之志以行禮也。○同德相信以成文道以禮義自厲其躬其志有足尚者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宗曰悔亡下而往柔中應也厥宗噬膚不問往也。○以六處五不當位宜有悔也然得中而應剛故悔亡也宗謂四也四與五同體故稱宗同人之爲宗亦然膚柔而脆謂三也二三四五重互爲坎[illegible]爲豕故象以膚睽二變爲噬嗑

五應二故有噬膚之象。六五之所以爲睽者以四間于中不能往應于二也故告之曰四方曳掣于三貪三之柔有噬膚之意則无意于阻我矣往而應乎二之剛又何咎乎火上澤下所以爲睽上往應下則睽以合故爻不言睽也爻變乾卦變履爲禮離上求下爲明君求賢賢悅于君禮也睽脩其禮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宗曰明主悅賢上下慶也。○厥宗噬膚小人皆利慕祿志在縻爵而无生黨于上下之間之心故柔明之上得以依于在下之賢人有陽剛之德者上下一心剛柔相濟豈非天下之大慶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宗曰睽而有疑小人惡也陰陽和其

明復也○上處睽之終炎上之極陽剛之性過于明察臨有三應于下而九四間阻遂生猜疑是自處于孤而无偶凡其所見皆爲非類離爲目爲明本主于見而以過剛之故反背其明三四五互坎坎爲豕坎陰中一陽爲水兩陰爲坎穴水旁有土故有塗象豕居坎中爲豕負塗之象坎爲隱伏爲心病故又象鬼坎爲輿故象車四在輿中爲藏鬼一車之象坎爲弓見鬼則張弧以射之既而疑其非鬼也則說弧焉方其見豕與鬼也則二在其下亦相率而爲寇者矣坎爲盜盜之攀皆寇離明之德本不容昧久而知其匪寇我者也乃我之婚媾也往而遇雨得兌澤以相悅則吉矣不惟三爲正應而三亦有柔德成其爲兌澤之象故爲雨也剛柔相濟則陰陽相和而後雲行雨施也所謂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則離者復其明睽者得其合矣變震觀婁要于其隣婚媾有言與此象逆合卦變歸妹亦婚媾象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宗曰明則无疑所遇正也○三者上之正應兌之所以悅也兌爲悅澤爲雨離應乎兌如日遇乎雨也因四之梗而有疑得三之應而亡疑所謂說而麗乎明也

家人睽之後繼以蹇解以上四卦三女比坤柔中正德有明有晦有合有睽皆陰事也晉互艮蹇互震家人睽互坎三男在焉陰反爲陽陽轉用陰蹇貞艮悔坎解貞坎悔震皆陽事也中亦互離不失柔德睽六爻皆變爲蹇蹇志大人解乎小人仍用柔之道也

序卦傳曰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情乖義違禍亂必作屯始生難天時之厄蹇往遇難人事之惡也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宗曰止而有險剛德陷也從柔克濟正以爲利也○貞艮爲止坎險在上水上于山險而峻矣豈非蹇象乎蹇難也說文云跛也步不得前之象也然終于蹇而不往哉艮之所以爲止一陽橫于二陰之上坎之所以爲險一陽陷于二陰之中此時爲用當以知柔西南先天巽後天坤柔德也東北先天震後天艮剛德也艮以剛故止用柔則可往坎以剛故險用柔則可平故曰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推而言之兌西離南亦柔德也震東坎北皆剛德也伏羲畫卦先天之蹇在艮位文王變卦後天之蹇入兌宮總可見剛之宜變而用柔也陰主利故言利此即坤象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義也坤以陰柔而順蹇以陽剛而難是用剛之不如用柔也剛柔相濟乃成中德大人指九五言身處險中有撥亂反正之才具剛中之德處剛中之位而能濟之以柔則成其爲利見之象

故乾之利見大人而必終之以用九也卦以三爻爲貞體之主觀傳云往有功則是三乃往而見五上下相得皆處于正位同心共濟于險難也正而能固可以出險以正爲利亦非私利故吉也六爻皆變爲睽艮上坎下爲蒙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宗曰時止則止道光明也知柔知剛險不陷也○蹇則難進不可行也時止則止是爲艮德其道光明所以知也坎爲險不足以陷之矣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宗曰用中而往无不利也大正邦中有功也○蹇難險中而往于西南是以坤

之柔中而濟坎之剛中本得中位又得中德也坎之中畫原是乾之一陽來居于坤之中位故仍以坎位爲其利也東北陽也艮之本位若仍歸于東北則是終于艮止而不可往如乾之上九終于乾亦窮之災也九五以剛德居陽至尊无敵其大人之象往即往得中之往以艮三之剛往于西南以陽用陰仍以陰從陽遂成利見之象而有出險之功言險者可化爲平蹇者可使之利也蓋變坎爲坤艮在其下則成謙德之有終也當位貞吉言二五以剛居陽而三與六應五與二應陰陽皆當其位而以柔濟剛得其中正之道而固守之則自獲其吉可以出險有功而爲止于邦國矣艮坎之體皆一君而二民爲君者能以柔濟剛正位于上則爲之民者自相率而服于政教无不底于正矣在坎之時險而用其蹇則能出在艮之時止而用其蹇則可往是以因蹇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中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宗曰蹇而自反德之用也德成于修乃濟險也○山之峻阻上復有水曲折艱阻行者難之蹇之象也君子體之以自反于身而增修其德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忠信篤敬蠻貊之邦行矣何蹇之有哉觀彖言利西南則是剛反爲柔修其過剛而以柔濟之也德即中德剛柔得中德乃成矣陽正于外而返顧其內有反身之象坎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有修德之義

初六往蹇來譽宗曰往而得譽柔濟剛也○蹇之所以爲蹇險在前也故爻辭皆曰往蹇言往而遇險則成蹇也彖言利西南以守柔之故耳初六在艮之初即以柔德濟蹶于下如君子家修庭獻當其濟而未見而已有譽于鄉曲之間鼓鐘聲聞譽自來也宜潛而潛宜止而止居下守柔藏用待時所以致譽也變離爲明見幾而止是其知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宗曰時宜待也非于譽也○往而遇蹇乃來其譽以其時當宜待故反身修德能致譽之來也豈有心于譽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宗曰柔中濟險君而忘身也○王指五也五在險中如國亂君危之世而二與爲應自處以柔得其中德故爲忠君之臣遭時之蹇而蹇于其心以其心在忠君而不有其身之故也上卦坎險故蹇下又爲坎蹇而又蹇之象君剛臣柔以柔從剛有一无二地道无成有匪躬之象爻變巽順以事君亦无他志卦變井非中之險亦蹇蹇之象也按曆數卦運値漢獻君盡節之時蹇蹇匪躬其事脗合易奇而決有如是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宗曰蹇蹇无尤心自靖也○尤過也人臣以身徇主不无遇剛之忒而六二謹守柔道遭時多難靖其臣節雖忘其身亦不爲過也

九三往蹇來反宗曰蹇而反柔其德也知所止則反也○三適于坎往遇蹇矣而來反于家止于內體蓋艮三剛德初二皆柔以一剛橫截于二柔而以爲艮反之于內則又向于柔矣卦義取以柔濟剛反身修德亦是守柔剛反于柔所以能止互坎亦往蹇之象卦變坤亦艮柔之象卦變比比內亦來反之象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宗曰反于內者喜得止也○凡人遇險則止止則反反則歸矣艮之三剛能往而二柔在內欲其止也而來反則知止矣是以在艮內者喜之也春秋書季子來歸國人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宗曰柔能連剛剛不陷也○坎以二陰陷一陽則六四亦有陷

剛之義。然上連于五位之下。而下連于艮體之上。以兆之柔。而濟上下之蹇。不惟不上陷于剛。而且不下陷于止。是大臣之小心翼翼以濟時艱者也。卦中互離爲麗有連象。變兌和吉行未疑也。有來連之象。卦變爲咸。咸皆也。咸也。亦有連象。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宗曰。剛柔當位。連于實也。○陽爲實。陰爲虛。而四以柔居陰。當其位。上而連五。下而連三。三五皆以剛居陽。當其位。三五之陽同實。而六四之陰與之相連。亦无不實。所謂當位以其鄰也。然則用柔濟剛。其用不出于柔也。

九五。大蹇朋來。宗曰。朋來濟蹇。中位應也。○蹇以止而遇險爲蹇。險以五陽在中。爻言蹇之所以蹇。險之所以險。皆五爲之。故曰大。言陽大陰小。五陽故也。一陽雖陷于陰中。而成蹇象。然居于尊位。有其中德。實係天下之望。而爲人所歸往。故他爻皆言往來。而此不

言往而言來。以其爲人之所往。而无待于已之往也。朋來。言來之非一人也。二與同德稱朋。而四上亦同體爲朋。二爲正應是朋。而初又與二相比爲朋。九五雖有出險之才濟蹇之志。而不得同類之助。則亦難爲功。三以剛而知止。有果決之能。二以柔而善應。有中正之德。其他皆以柔德相左右。爲疏附後先之人。象之所謂當位正邦。正指此也。爻變坤。坤爲衆。有朋象。利西南朋來故也。卦變謙。謙順而思懇。有朋來象。反身修德。大蹇故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宗曰。蹇得其朋。君有禮也。○禮由中制。不競不絿。剛柔有節。節乃生文。文乃生情。情淡文明。是之謂禮。九五中德而獲衆助。剛不亢激。柔不靡濫。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致朋來之慶。故曰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宗曰。柔來應剛。蹇有功也。○上六處險之終。居柔之極。无往不蹇者也。而下與三應剛而知止。有碩大之德者也。來碩非致碩之來。而來而從乎碩。是又能以柔而獲剛之助者。所以爲吉。然豈自居于吉而已。蓋以利見于九五之大人也。上在五之外。三在五之下。遭時之蹇。宜于難見。而象爲利見。以其知止守柔。而可以濟剛出蹇也。而上與五同體。三與五同德。剛柔合德。勠力同心。以從王事。與可以出蹇而有功矣。爻變巽。卦變漸。順而能進。亦求與利見之象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宗曰。外從內。知止也。賤從貴。得所止也。○內指九三。對外卦而言也。貴指九五。對下卦而言也。上六與九三爲應。其志從內。是以來碩。九五以一上爲臣。以賤從貴。是以利見。要內之所以係其志者。陰係于陽也。貴之所以得所從者。陽納于陰也。卦義取柔以濟剛。而卦德取以陰下陽。

易之蘊如是也。

序卦傳曰。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治亂繩者急則愈紛。緩而解之。乃得其情。赦過宥罪。物懈以平也。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宗曰。陽來于陰。以陰利也。剛往于柔。以柔吉也。○解卦也。解文從刀。判牛角也。雷動于上。雨降于下。則鬱結以解。解險于內而動于外。則蹇難以解也。利西南者。坤在西南。坎以一陽居于坤內。震以一陽處于坤外。坎險而坤不。震動而坤靜。陰用柔。是以利也。无所往。其來復吉者。言之外曰往。一陽來于坤中。无容往于外也。復者陽復也。言其一陽之復于坤中也。此之云吉。專主坎而言也。有

攸往夙吉者以一陽往于坤四成震爲解之外體四于震爲初則吉若洗爲震則泥而不吉故以夙吉分別之專主震而言也解固有時當靜而靜則不必有所往而自來九二之得黃矢是也時當動而動則以夙爲往九四之射隼于高墉是也夙早朝也震初陽互離有夙象以二四爲解之主以去小人爲解之功天下多事蹇難在前亂之形也小人用事亂之本也漢唐之衰不詑于宦宗而始于閹宦之擅權宋之亂不詑于北狄而移于王呂秦賈之在位也雖然去小人亦有道焉罪未形而深文以誅之惡有首而株連以盡之勢必不能堯不誅四凶而舜誅之周公誅管叔皆得解緩之道者故象傳以赦過宥罪而言也爻辭曰獲狐曰解拇曰射隼似无赦宥之義而各以其時爲言而解緩之道寓于其中也其卦體轉蹇卦用仍以剛柔相濟爲義也六爻皆變爲家人又上震下爲屯屯者雷雨之盈解者雷雨之作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宗曰動而出險剛在外也○解爲蹇之轉卦屯爲解之反卦蹇止于險下不能動也屯動于險中動未出也解動于險外能出險故免于險也蹇以柔濟剛解以剛主柔也此釋卦之義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宗曰坤德之順衆所利也剛德位中又可往也○坤爲衆西南致役爲衆所歸以其柔而順也衆利于柔故能得之亦以利天下而非自爲利也此合上下二體而言以坎居坤之中皆利于西南也其來復吉是以坎之剛中來復坤之中位故曰得中是得柔中之位而以剛相濟也有攸往夙吉以震之一陽往居于解之外體而有動而出險之功也坎无所往靜守于坤位之中震往有功爲功于坤位之外皆所謂利西南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宗曰解象天地解以時也○此正月節候之卦立春以後雨水之時雷出于地百果草木萌芽發生其甲皆拆甲孚也拆裂也天地之氣由此宣暢故曰天地解坎爲堅多心之木有甲象震爲蕃鮮有甲拆象雷雨之解以破除陰結之氣君子之解以屏去小人之功解有其時陽氣發越不其大哉不言時用而但言時解以應時權在天而不盡在人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宗曰解恤于刑法天地也○天地好生當雷雨始作發生萬物之時百果草木有良有梏使之並生大生廣生之意也君子法之以赦人之過宥人之罪體欽恤之意于用刑之中赦過者眚災肆赦也宥罪者罪疑惟輕也刑以陰殺爲事而當陽和行令如雷爲天之威而雨乃天之澤陰陽交感恩威並濟成湯解網漢高約法用解緩之道也

初六无咎宗曰不解而解應剛也○解取分判君子小人之義柔居于初柔伏在下以其陰柔有小人之象而未有所動作安小人之分者應四之剛是小人而能爲君子之庇者君子此時方蕩滌細故與爲更始又刑罰之所不加是以无咎也變兌爲悅卦變歸妹征吉皆无咎之象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宗曰柔際乎剛始解義也○初爲剛位大爲柔德與九四應四爲柔位九爲剛德皆以剛柔相濟爲交解之義以相際而得解如泰之義曰天地際也以相交而得泰交際爲禮之文亦解之道事當蹇難惟禮可以解之義无咎者以

其得乎解之義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宗曰獲狐得矢剛來復也○二在地位之上田也原在坤中土廣人衆亦田象也卦凡四陰而五爲君位不與陰爲朋初三上皆陰狐也坎爲狐上九坎體而九二之外自三至上皆坎體故亦爲狐也天下之難率由小人欲解天下之難必先有以處小人然柔而濡者不能剛而激者亦不能也九二以陽居陰有剛中之德上應六五上下相濟不激不濡審酌義宜使羣奸皆就我羈絡之中故有田獲三狐之象也坎爲弓矢離爲矢變坤爲致役乎衆皆狩于田之象矢所以取狐獲狐則矢亦返矣矢直象剛黃中色象離黃矢原在我之物而既得之是其來復吉也解陰之難必以其陽不尚猛烈而居坤陰是其利西南也獲得云者利也去小人之道以直象矢以中而不過象黃正而固指黃矢

也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并倫得以入太宗乎變坤二直方大无不利矣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宗曰貞吉得中剛柔濟也○九爲剛德二爲柔位而應于六五之德柔而位剛皆所以成其中道所以爲解內之主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宗曰柔失其中上下悖也○六三上承乎四以陰柔附于陽剛而困窮其所有而負之體坎爲盜負之象也繫傳之所謂上慢也下乘九二踞于陽剛之上而據其所乘之車坎又爲輿乘之象也繫傳之所謂下暴也夫以竊負之人而乘君子之器處非其據必有起而爭奪之者故致寇至矣寇指上六上六六三相敵應者相猜相忌爲寇盜也至若上至三也坎爲盜又寇之象也君子之交上下如虎不失和氣小人見利則爭反面不相識思奪思伐問其宜也爭互坎爲坎窞變巽則爲順若以爲正而固守之則

必至于吝矣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宗曰醜自致之无他咎也○上則慢四下則暴二從自醜耳何傷于四二乎自致寇至其咎在我委之他人可乎小人之黨終歸于解散而已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宗曰解而朋至剛去柔也○君子以同道爲朋必解去小人而朋始得合拇屬陰餘震爲足拇居其下朱子正義謂初應于四爲拇王弼註謂四比于三附之爲拇何氏訂詁從之謂初在下體无能爲難也拔拇爲騈指不泥于一凡在震下之陰皆拇也何也觀朋至斯孚可見也二爲剛之朋陽同德也而在坎體之中二陰皆能陷之陷而不出則不能至于外矣解者動而免于險是以出坎爲義是解小人之陰險者也初六

本爲小人雖未有動作而與之相脊角則亦能陷君子也二陰俱解則君子出險而至斯可信矣互坎變離于明有朋之象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宗曰剛中失位故責解也○九四陽剛之德居下陰位所處未當三乃得而負之而初亦不得而歸之故欲責于同德之朋必先解其匪類之象是以曰解而拇未當位也是爲確義舊說未詳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宗曰君子有能陽德合也孚于小人陰黨消也○君子指二三陽小人指三陰也五雖尊位而亦陰柔最難解于小人而賴二爲之應四爲之承皆本陽剛之德以與五相維繫而同心一體推誠委任則有以協濟而行其解落陰黨之謀是以吉也二至四互離爲麗有維繫之象君臣道合正宗盈朝則險邪信其

不可用于而退聽矣。二之獲狐門之解朋皆有解之道也。孚信也。九四孚于君子之朋。而六五並能孚于小人之黨。是解則盡解之道也。變兌有君臣相悅之象。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宗曰。進君子。退小人。解之道也。○唯君子方能解小人。使其自退。則解不煩解。故曰有孚于小人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宗曰。解至于上。无不利也。用獲之。有功也。○上即上六之上。最高之位也。與三爲應。初伏在下。小人黨盛最爲難解。二狐之一。變爲高飛之隼。蓋小人之盗竊太阿。如莽操之類者。此最難解之時。而當解之極。象傳攸往夙吉。正指震體之動而言也。公謂九四。震爲長子。四爲近君。三公之位也。重互坎。亦爲二公。下坎爲弓。互離爲矢。有自下射上之象。隼鷙屬。鷹之搏噬。惟隼有準。小人之極

惡也。墉牆也。高墉。王宮之牆也。上在五上。高出于五。高墉之象也。泰之上六。曰城與同義也。小過震上六。飛鳥離之。兩偶爻有禽翼象。矢發于九四之手。而達于上六之翼。使剛化其柔。矢貫其翼。變離爲矢。遂獲之矣。陰柔爲利。而憑陵于上。則不利于我。至是乃得盡解。而无不利也。王弼謂上六動極而除穢亂。隼指六三而言。觀繫辭下傳。曰藏器于身。動而不括。則是以九四震動爲待時而動之君子。非上六之謂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宗曰。陰悖于陽。必用陽解也。○上六以陰居陰。悖亂之極。非九四曷能解之。陰以初三爲黨。而陽以九三爲朋。雖欲爲悖亂。而有陽以制陰。解其蹇則蹇可平。險可免矣。二陰唯上六爲最悖。爲隼爲狐。爲寇爲盜。是小人之渠魁。獲殲之。則下此初三。皆可以赦過宥罪之道行之矣。此言外之旨也。

易宗集註卷之六終

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

四偏卦爲下經之主前十卦自咸至解從少長正交始繼以乾坤合德先離後坎義取陰陽正配剛柔得中爲體二十陰陽各半始以艮終以坎陽包乎陰也此自損至鼎亦從少長正交始而成恒象行禮之常損益則象制欲之過遯壯以陽合乾夬姤則以陰從乾晉夷以正合坤萃升則以偏從坤家人睽以二女從離用井則以二女從坎蹇解以二陽合坎井鼎則以二陰從離義俱相反象皆用救爲體二十陽止于六始以兌終以巽十卦五轉俱主巽兌陰過乎陽也故前十卦之象以人事相感修身明德履禮敎過立君子小人之防爲防危慮患之道而已後十卦則以至欲攻過居忌積小至于治戎器致臣節而訖

于革命正位乃成撥亂反治之運矣蹇解之後繼以損益艮震合坎陽體得中剛在西南剛需柔濟是以艮震各求其偶也止既反已之身宥人之過矣烏得不懲忿于人而改過于已乎上下損益之間不可不愼也易之爲道患于上往樂于下來下乾上坤是爲泰象損三之陽益上之陰泰將否也是之謂損下坤上乾是爲否象損四之陽益初之陰否將泰也是之謂益然損不損初二而損三損其餘也益不益二三而益初益其本也君子于是學禮二陽五陰失位成損二陰五陽得位成益君子于是用中中德之推遷盈虛之大紀也乾坤之往來世道之升降也序卦傳曰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蹇難解緩以陽佐陰道利西南寬以濟猛盛衰之始君子所以善用其損也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宗曰損以遠害。貴无咎也。利有攸往。上下信也。○損減少也。陽爲有餘。陰爲不足。損益之義。皆主損陽益陰言也。兌本于乾。受坤之施而爲兌。是損乾下體之陽而爲陰也。上下以位言。有君民之分。損下是損民也。而君子以爲自損。損民不可損。民即所以自損也。損民以益君。是君取于民。而民輸于君。此其道必先有以孚之。而使民相信。然後成其爲元位之君。德而吉也。君之位在德。元仁民者也。无取民之心者也。又申之曰无咎者。言君有取于民之心。則其咎有歸矣。又申之曰可貞。言可以正行之。取民有制。則正而可守。即禹貢厥賦貞之意也。利有攸往。君无求利于民之心。而民自上輸于我也。往之上也。利有云者。是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上好仁而下好義。有孚之道也。必无咎可貞。而後利有攸往也。有孚元吉。指五而言君位也。損之成卦。在三與上兩爻。三輸貢賦

者也。上司廩庾者也。五受其富有者也。志交皆受爲澤山咸。以虛受人。亦六五之象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宗曰。用之以禮。志惟下也。○旣損下以益上矣。而上豈可盡用之乎。薄其税斂。則必用之以禮然後可也。享乃禮之大者。即二簋亦可用。非徒彰其儉德。或以爲不恐用民之心。而君可不思自損乎。何訂詁謂二簋在常征之外。恐非損之義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宗曰。損道上行。謂定分也。○損陽之有餘。以益陰之不足。是中道也。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莫養君子。上下之定分。以下貢上。禮也。下濟上行。交際之道也。因泰卦而後有損卦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

虛與時偕行。宗曰。損益有時。故有孚也。用時合中。以行禮也。○損而有孚。則知損之貴于有孚也。則知无咎可貞。所以利有攸往也。二簋應有時。言時當損。而損。用二簋有其時。非以二簋為常制。亦時節不得舉廢之意也。此損益以行禮之道也。損剛益柔有時。言損上益下。乃是損陽益陰。損剛益柔。陽剛非可常損。下豈可常損者。必有其時。亦時凶不得取盈之意。此取下有制之常經也。君値時之虛。而民値時之盈。乃可以用損下益上之道。即是陰陽消息與時偕行之理也。惟有其時。則天下諒其不得已。而取民之心。是以有孚而元吉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宗曰。忿釋欲消。在德元也。○山增高。澤深下。損下益上之象也。乾陽剛則易躁而多忌。損之成兌而為悅。則忿釋矣。故取象以懲忿。坤陰柔。則主利而多慾。益之成艮。而為止。則慾塞矣。故取象以窒慾。人君之階

取于民。出于慾。取之而恐不應。成于忿。損為德之修。此其大也。何訂詁曰。澤上山下曰咸。心之德通于虛也。不損不虛。懲忿窒慾。損之又損。以致其虛。咸能感矣。雷上風下曰恒。心之德凝于實也。不益不實。遷善改過。益之又益。以致其實。恒可久矣。存心養性之學庶夫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宗曰。以下事上。往无咎也。酌損之。以時行也。○初為損之始。下之益上。其定分也。已事謂已從事于服矣。安得不速往乎。往者。往與之應。遲則九咎。无不及時之咎也。四為正應。彼方處柔居虛。得我之益。必酌之于盈虛之時。而後可以用。我之損。非槩為損益也。遄往。是以剛濟其柔。故四言損疾。酌損是損此益彼。必酌于其時也。變坎矯輮。有取損象。卦變蒙。山下出泉。有遄往象也

象曰。已事遄往。上合志也。宗曰。合志而往。有孚吉也。○六四之志在于應。初柔求剛也。初九之志。在于應四。剛濟柔也。既為其事。必合其志。是以遄往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宗曰。有不可損。守于中也。○初以陽居陽位。為有餘。故宜往而濟四之柔。四正相需也。二以陽居陰。位為中德。而六五為仁君。自有能益之者。故九二宜固守其正。而征則凶矣。征即往也。利貞者。不以利為利。而利在于貞。征則以為利矣。有餘者可損。而適中者不可損。益之言自有益之者。不煩我之損也。觀六五曰或益之。可見矣。互震。震變。勿逐來厲。皆有征凶之象。卦變頤。自求口實。弗損之象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宗曰。貞以守中。以求志也。○二本與五應。而利于居貞。志在守其中德。無所求于上。故不欲損于我。在乾二之中德。為善世而不伐。在兌體之九二。為孚兌而信志。是賢人之抱德居潛。而不肯枉道以事上者。其中不可損。其志

不可奪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宗曰。損以其時。得一以貞也。○此損體之主爻。三人者乾之三陽同體。而損其一以往于坤。是乾之一陽往而得與陰為友。坤之一陰。來而得與陽為友。此得之所謂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也。陽不得陰不成。陰不得陽不生。陰陽相和。盈虛相感之義。亦以見不有所損。則不能有所益也。上卦象君。下卦象民。三與上相易而成卦。則民始知有君。君始知有民。君民一體。即天地交感之義也。兌為悅。朋友講習。有友象。互震為大塗。有行象。重互坤為得朋。亦得友象。卦變大畜。何天之衢。亦行象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宗曰。一乃无疑。陽德純也。○偶數為陰。奇數為

陽陰善疑者也坤傳曰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此乃曰三則疑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相配合二而爲一以三參之則不成其爲一陰一陽之道矣如人之兩耳必一聽而兩耳必一聽也鄧汝極云牝牡相從馬牛其風施于會覊交交雍雍巨虛蛩蛩形行景從天地和同明穆協衷皆以兩交而致一也有三則疑能无損乎禮曰毋往參焉離坐離立天地之相偶也孔子傳易至此觸精卯子終日言而不離程子終夜思而起舞有以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宗曰應陽以時陰不疾也○陰陽不平而疾生四以陰居陰而處損之外所孫疾也初以陽居陽遄往于上而應之剛柔比和則以損其疾爲有喜也遄有喜正與遄往應陰陽相求其可无相須甚殷故有喜也初以酌損爲損四以損疾爲損五以或益爲益二上以弗損爲益極損益之致是以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

重互坤戰血有疾象變離或笑或歌有喜象卦變睽遇雨吉羣疑亡損疾象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宗曰損疾可喜悅乎兌也○兌悅之可喜在下而以剛濟柔損上之疾則可悅又在上矣以是爲損斯爲損之可喜者哉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宗曰不求而益大有孚也○爲人上者最不可有求益于下之心六五受益之主非受益之地也以受益之主而不居受益之地不求益者也故曰或或者不知其所從來之辭也損三益上非益五也然上之有皆五之有五受上之益而實受三之益俱非其正應也是以曰或益之也所謂十朋之龜指上九也自三至上大象爲離離內柔外剛爲龜之象龜背爲貝兩貝爲朋謂十朋者土之成數艮土坤體十之數也上九剛畫居外龜背象也十朋謂其獲益之奢也班固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岠至也冉龜甲緣也度背兩邊冉尺二寸也兩貝爲朋元龜十朋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又爾雅名十朋龜曰靈曰攝曰寶曰文曰筮曰山曰澤曰水曰火弗克違者欲避之而不可也元吉卽有孚之效也不求益而自益下咸信之知其爲元吉之主也乾始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是以有元吉之稱也重互坤爲十象變巽爲近利市三倍有益十朋象卦變中孚正元吉象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宗曰益自上來以元吉也○上謂上九損三益上其益歸于上而上以歸于五故曰上祐祐助也卽益也上九一畫自乾而來其爲元吉宜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宗曰利歸于君臣道得也○上九爲天子主藏之臣取三之益以加于五非出之自我弗損于我也可貞无咎受之以正不居其利亦未嘗有損于民也利有攸往言三之所利自有所往而非往于我也遄柔中之主而得順事之民出所有以益之爲得其臣道而不敢自有其家也三與上爲友故日得友上與五爲臣故日得臣艮爲門有家象變坤有臣象坤爲國亦國爾忘家之象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宗曰弗損爲益上下孚也○大謂陽卿上九也上以益君爲心而又不欲有損于下正應之三以益我而總歸之于五在下爲正謫在我爲公忠在君爲助順可謂弗損以爲益矣弗損益乃大益豈非大得志之時哉盈虛損益皆以其時此志得也

序卦傳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損下之過民不堪困散財得民天下乃順世治義勝世亂利勝鄰魯之徒有明訓也

䷩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宗曰利在益民義利得也○益增益也震卦本坤巽卦本乾損上卦乾下之一陽以益下卦坤初之一陰故名爲益損下益上名損損上益下爲益蓋君以民爲一體損下卽是自損益下乃爲自益向秀所謂明王之道志在惠下也利有攸往言初與四相易也自內之外稱往自外之內稱來四陽先來于初而後初陰往依之四陰爲利故利有攸往亦言爲上之道利在得民也利涉大川以震巽二體言震木之陽巽木之陰帝出乎震齊乎巽傳言木道乃行作事之始蓋能利天下者乃能用天下以濟大事故利涉大

川全卦中虛有舟象與中孚同義木得風而乃行有濟川象舟楫之利蓋取諸渙以震之一畫動而進行又與渙同義故皆曰利涉大川也致遠以利天下卽益下之道也六爻皆變爲恒益下是可久之道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宗曰財散民聚坤德之光也○損上之剛益下之柔下卦本坤坤柔爲民坤得上益故民說无疆坤德本有德合无疆之稱也自上下下者陽自上乾體之四而來下于下體二三之陰也陽爲大而卦之大象肖離故大而有光坤德本有含弘光大之稱也益易總是乾坤二義以剛柔之往來而成六子之卦益卦貞體從也故其義如此所謂乾坤其易之蘊者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宗曰居中得民慶所歸也生生之道以濟衆也○以上益下四初相爲往來而五以剛中在上正于有位其損四于上五損之也益初于下五益之也以是而得民之歸心則一人有慶矣蘇子瞻曰涉川者用木之道也震巽皆屬木雷動風行故利涉于大川以象言也以君益民民之貧弱而離救若大川之險阻而有以益之則得其濟木主發生有仁之德故曰木道乃行以道言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宗曰益進无疆合天地也施生无方順天時也○下有所動而上以巽順受之則上之益下未有窮已故曰日進无疆乾以一陽益坤而爲震坤以一陰應乾而爲巽上主施下主發生合同而化物无不被故曰无方是天地之所以无疆者皆在益矣此其道乃與時偕行者也上有當損而損之時下有當益而益之時故以益之道行之震之爲

時也春主生巽之爲時也夏主養此正雷雨動作天施地生之時聖人體之爲慶賞爲賑給行仁民之政成生物之功與時偕行則與日俱進矣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宗曰遷善改過求其中也動而日進益在己也○乾陽處其剛過坤陰處其柔過過則非其善矣以乾之陽益坤之陰剛柔濟而得中故爲遷善改過之象四初相過所謂遷改也風之行也必速雷之動也必迅君子得之以修其德而見善則遷不少遲有過則改不少濡滯初念以誠當幾卽決此自求益之事何待焉震巽爲一陰一陽之始生天地之生機勃然如是也以推于損上益下之義散財得民卽上之善財聚民散卽上之過遷而改之轉損爲益之道也吳幼清云遷善巽象見人之善而遷自外而益也改過震象于已之過卽改自內而益也王汝中云巽爲人而

在內震爲動而在外二者各居其位則謂之恒雷入內而從風風出外而從雷二者易位相感則謂之益故有遷改之義恒者常也遷改變也知此謂之易自立而權之道也錢國瑞云巽震春夏之令長養之時爲遷爲改皆以益善艮兌秋冬之令斂藏之時爲懲爲窒皆以損惡。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宗曰用爲大作動以時也損以益下在德元也。○初九爲震之主爻乃乾之施于坤而坤得之以生物者當其初四之未易上乾下坤坤有否象矣乾坤始交而成益則轉否爲泰之時苟不大有作爲置天下于久安長治之域何益之有震主于動陽爲大是用爲大作之象也用用陽剛也如均田正賦以厚其生建學明倫以正其德設官分職以經其治置兵設險以衛其寧皆是也要其德本于乾元以生物爲心者故謂之元吉无咎者言動多有咎以下而受上之益不以爲咎也變坤爲觀觀其生亦作象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宗曰以上厚下非下之事也。○事即作爲之事厚即益也如利用厚生之厚下卑爲民不能自益惟上乃能厚之上能作爲以益其下是爲元德豈下之自厚于所事乎是以无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宗曰柔中受益德在上也王用以享益歸君也。○六五爲益下之主初居最下親爲民二居初上而與五應是上奉于君以下親于民者初與二同居下體四與五同居上體是四之益初以益下而二爲下體之上初爲二所親之民益下即益二也四非二之正應故亦曰或大象肖離爲龜與損同十朋之龜大寶也上以之福民而及于二二秉柔中之德豈能違之乎惟有守此利民之正則而不變以利于國家是以爲吉也王指五也二爲五之臣奉行德意以利賴生民王且並受其福而用享于上帝尙書云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是也帝者生物之主與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震不喪匕鬯有享帝之象互坤无成有終變兌爲說有君臣一德之象。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宗曰益自外來非居利也。○四非二之正應故曰或四在外體故曰外來二爲中位非貪上之利者而以上之利民爲利故益自外來而不克違耳其益仍歸于五是外其利而不有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宗曰震極而內從中益也有孚告公以時行也。○坤體以益初而成震六三居內體之上動之極矣而以陰柔而動居于二四之交俱是陰柔故其動爲凶事也說文云地穿交陷爲凶坤變爲震

是凶象也用之爲益亦可无咎有遷改之意焉有孚中行者謂孚于二與同德也中行謂將行于五五中德也陰柔不正而貪于二之柔中相結納以行以上從乎五之剛中所以轉凶爲吉也三之正應在上彼剛而暴立心勿恒者也四又以柔與同德而其位雖尊而近于我又與五最近乃往告之欲其引進以行而從乎中位之五也用圭者公執桓圭所以見于天子以其爲生民之大事用圭以示重也觀四中行告公從可見也震驚百里有凶象于鄰有言有告公象匕鬯有用圭象爲大塗有行象互坤爲柄有圭象變離日昃嗟凶有凶象。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宗曰凶有自來故用益也。○益本否來陽外陰內固有是凶以是爲益、仍以陰從陽亦固有是益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宗曰告否而從務得民也

利用依遷立國以時也。○公卽四也，四爲五等諸侯之位，故稱公。中行告公，謂三之欲進援于中五而告之我也。五爲乾君，主國事者也。從，從其告也。公從其告，則用圭以告于天子，以民情上達也。坤爲國，變震而不寧，何以益之，其遷乎。遷卽遷善之意。依者依于四也。坤變爲震，則其國有凶矣，而依于四則又互爲坤，上下皆陽剛，足以相庇，是遷而得安也。四本陽也，而遷于初，故初以陰而遷于四也。遷者四初相易，而由三之來告，爲其近于四也。太王之遷岐也，曰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之遷殷也，曰視民利用遷，皆爲益下之計也。時當遷而遷，所謂與時偕行也。重互艮時行則行，有遷象，變乾躍淵，亦遷國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宗曰，志在益下，乃從之也。○告公而公從，上損其身以狥人，以益下爲志者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宗曰，心惠于民元德也。上下同心，无不孚也。○九五剛中，爲益下之主，有孚孚于四也，四五得坎半體，有孚象。惠心者，以益下爲心也。三告于四，而四從之，是與惠民之心相孚信也。勿問是任初四之相易而遷其國，不必更問之四，如汲黯之矯詔發倉是也。元吉，惠民之心，卽仁君之德，元也。有孚是孚于二也。初受益者也，二我之正應，奉行于我以益下者也。三告于人，而四從之，二與五應，乃相孚信，而以我益下之德加惠于初也。二初得坎半體，故亦有孚象也。卦變頤養賢以及民，尤益之元德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宗曰，有孚勿問，時當益也。惠德得民，益下之志也。○五爲人君，當以益下爲志，卽惠心也。心相孚矣，以時行之，又何問乎。實德及民，其志大得，居尊位者當如是耳。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宗曰，專利者凶，心不惠也。○自五以下，皆有益下之心，而上居卦終，頑然不動，是自封其陽實，而不肯益下者也。夫撲滿之戒，理所必然，彼旣不肯益人，人或將來擊我矣。三四五互艮爲手，大象肖離爲戈兵，手加戈兵，擊之象也。擊之者衆，而不知其所從來，故曰或。程子曰，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至，昏蔽而忘義理，侵奪而致仇怨。孔子曰，放于利多怨，孟子曰，先利則不奪不饜，也。立心勿恒者，無惠下之心，而有恃剛之過。釋繫傳之辭，聯五之上，其身不安，三不與應，其交不定，損卦爲恒，于恒三爲不恒其德，于恒上曰振恒，凶。上處巽極，求益之甚，爲近利市三倍，究爲躁，立心勿恒，好利者之常態也。變坎入險，亦凶象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宗曰，无惠于人心之偏也。擊自外來，利之召也。○偏者，猶己之見，大人之公。大學傳曰，辟則爲天下僇。言好惡之不公也。辭謂上九之爻辭也。自外來者，天下孰非爭利之人，豈惟愚夫愚婦之能勝我乎。我處卦外，而嵩其利，則人亦自卦外來奪我之利矣。言擊之者，不一而足也。

損益之後，繼以夬姤，此十卦以兌巽爲主。損益旣合艮震陰陽，得配，乃從乎乾純陽而剛夬道也。正下前十卦中，遯壯相對，彼以艮震合乾，此以兌巽合乾。下經皆以四偏卦用事也。夬主夬陰，姤主遇陽，夬以五剛夬一陰，當成其終，姤以一柔遇五剛，當防其漸。夫危之戲也，決之必盡，曰夬，果之之也。有不盡者，孽矣。故危其辭以慮終，姤微之之危也，防之必愼，曰姤，遇之也。一不戒，柔害矣，故危其辭以謹始。在上經，一陽之消長，曰剝曰復，天道也，故以

見天地之心在下經一陰之消長曰夬曰姤人道也故以嚴君子小人之介雜卦傳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此兩卦之後乾體不復見經中矣可畏哉

序卦傳曰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注益則流持滿必發利之廠也揚竈在旁奮而去之

乾剛乃長也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宗曰夬必以明陽德孚也不戰而消陰以和也○夬分決也說文從工象玦形爾雅肉好若一曰環肉好一曰玦左傳賜環則還賜玦則決古二器圖者環闕者玦也夬取象則環以五剛而闕以一陰取義則剛不容陰必決而去之也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夏至以前之卦也高舉在上曰揚五爲君位王庭之象陽剛已至于五乃明正其位以示上陰不可反抗之勢而孚信于在下同德之人號呼于衆曰有厲有厲指上六也號同于初二三四也五陽同德故曰孚五上得坎乎體有孚象兌爲口有號象告自邑者夬在坤宮陰從坤來坤象爲邑言此一陰不從外至原自坤體中來非我之敵國也有將欲決之必善化之之意告者告于上六也欲使小人化爲君子也即遠也若遠以戎從事彼陰本上戰激而與戰反有不利傳所謂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言剛浸而長往而不已陽長則陰自消傳所謂健而說決而和也是君子反求諸己之道也何氏訂詁以揚與號皆指上六似與傳義文辭未安而本義本于王弼所云明正其罪亦治其私亦似增設故詳定之乾上兌下乃極所以決之禮以辨分定志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宗曰健說相爲成中德也決而和小人化也○有乾之健以貞其體則正氣在我小人自不能容而可以用其決有兌之悅以善其決則斷仁藏用不至于激小人而生其變六爻之中三致意焉蓋當此之時不患陰之難除而患用剛之過有害于平康正直之道也君子以萬物爲一體何所不包容但恐小人之剝陽爲世道累則不得不決而去之耳至于和則陰化爲陽小人皆化爲君子矣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宗曰以剛決柔道光明也與陽同德不與陰同事也○一柔乘于五剛之上而陰用其悅小人之以邪媚而惑陵于君側者故決之之道必揚于王庭揚擧揚也至公无私光明正大便可潛奪小人陰柔之氣矣孚于衆陽而呼號于有厲則不敢有輕視小人之志而自相固結以危懼之心處之則陽德乃得光明而不爲陰邪所掩覆矣光即揚之義也告自邑有不外視小人之意不利即戎有不與小人鬪爭之意所向指上六言其陰疑乘戰也有窮後此告有窮之道也剛長乃終言陽剛自長陰柔自消而得以終陽事之大成陽德之純也陰主利陽往則陰之利皆化于義而爲乾之美利也不然坐失幾會失陽德矣胡仲虎云易于剛柔不若柔之消則書志變也復利有攸往剛始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之未去先爲君子之憂由復之陽以至于純乾之陽方可謂剛長之有終也朱子云今人謂陽不能无陰君子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觀于剛長乃終聖人豈不欲盡去小人但所以決之有道耳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宗曰澤逮下悅以仁也不居其德不尸其利也○兌澤之氣上騰于天則成雨而下降和之至也其解陰蕩濁則有決去小人之意小人去則膏澤得下于民矣祿即詩百祿是遒之祿施祿及下猶洪範之所謂錫福庶民也居德則忌者言決陰之功以陽剛之自長衆正之協和也若居其德則有矜伐之心孤行自遂或衆正解體與孚號有厲異矣違而好戰或反喪其功與不利即戎異矣當已守彊或中道自止與利有攸往異矣凡此皆其所忌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宗曰陽進以漸壯不勝也○大壯之初曰壯于趾四陽在下進而消陰初與四應爲四之趾夬五陽在下五陽進而消陰而初爲四之趾在五則爲前趾陽之消陰以時漸進不當威武之力而初以剛居剛方在內體而不宜動乃恃其壯而往則有不勝之患必至于吝也陽爲壯象中利有攸往謂五往也遽以爲往失不利即戎之戒矣變巽爲進退爲躁卦有往不勝之象卦變大過亦壯而吝之象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宗曰不勝爲咎躁進也○君子慮勝而後動決勝之道當在未往之前以不勝之道往焉无咎乎京房之去恭顯劉蕡之去宦官皆此咎也虞舜去四凶周公去三監必先有濟濟爲之盛而後徐起而收之後世之賢者急欲除君側之小人而不知用夬之道者蓋亦多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宗曰守中不惑厲不厲也○二與五爲應聞五之號曰有厲安得不惕惕即乾乾惕若之惕厲而无咎者也莫夜即終日夕惕之象變離爲戈兵有戎象當夬之時雖戒即戎而陰從于陽所向在戰有戎亦不必其無也使其有戎亦勿之恤恤憂也蓋守其剛中居內不動剛以漸長陰自漸消无所用其憂恤所謂其危乃光陽德在我也軍中夜驚而亞夫堅臥其變自定得是道也唐路嵓夜適廁行盜伏焉心動取燭照之盜告某命有自祭公正直不敢動匣劍而去由是晝夜備不虞有董賀筮之遇夬之革曰忠已過但守其正勿憂采了吾錄王了獄占得夬二占者曰夜有驚恐无患後當掌兵柄果夜遇寇旋得其呻焉變離爲革黃牛之革則守勿恤之象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宗曰剛得其中不夬夬也○九二在壯曰以中夬曰得中蓋以剛勝柔最忌其過剛而以剛德居于柔位是其位中而德又中得中之道也象謂不利即戎利有攸往用剛不過之道也有戎勿恤正以不決爲決者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宗曰夬不用壯健而說也若濡无咎夬而和也○頄面顴頰間骨也三爲乾首故象頄取象與咸艮異咸艮合兩爻也咸體夬三四取象側重分體而取之也三與上應當夬之時上六其所必決但懼其剛而不中與小人處而剛壯見于顏面兩爻相應覿面生嗔則陰柔多忌必有以中我矣故有凶君子但以夬夬爲心夬而又夬必終夬也獨行是不與初二四五陽德同行而獨行而前以遇于正應之上六上爲兌澤主爻故曰遇雨若爲所沾濡是混跡于小人衆陽必有慍怒于我者矣然而无咎也蓋其跡若混其心則深其用愈密夬之之道終在于我如王允之于董卓溫嶠之于王敦顏杲卿之于祿山狄仁傑之于武氏皆似之乾健極故有壯頄象變而純兌有遇雨若濡之象健而說夬而和故曰遇雨終以无咎也天之道寂然无爲而有風雨有雷霆有霜雪人莫知其然而然有所感抑其大公无私能爲萬物之主者正亦

是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宗曰其志深者厚有終也。○君子夬陰之志先定于內夫而又夬始雖若慍終必勝之正于人之有慍而見其不測豈與恃凶而往有初鮮終者同日語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宗曰夬而不前柔亂剛也。○初二三四五皆同心夬柔者初三以剛居剛二五皆有中德惟九四剛而不中處于柔位為陰所牽而不能前故諸陽利有攸往而四獨大且不前變坎為隱伏象臀為股兌轉為巽夬之四即姤之三也膚者陰柔之物噬嗑睽言膚皆指陰爻臀下无陰爻是臀无膚其行次且猶之臀有所傷而不能行也次如春秋書次阻者姑且之謂王肅云次且即趑趄行止礙也羊指上六兌為羊也牽羊者不當其前而與之爭惟縱之使前而制其後牽之于手而鞭策之由我此牽羊之術正駕馭小人之法也言四既居柔而不能與小人爭但以牽羊之術讓之在前而圖制于其後則悔可亡也上居五前而四在其後進遲而進有牽羊之象故也無如四以剛德而失其位又繫于兌體之下遲疑不斷雖聞言而不信悔其可亡乎兌為口有言象變坎為耳剛塞之又為耳痛皆聞言不信之象卦變需需于况行次且之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宗曰柔不能夬失剛位也不明于聽尚口窮也○以剛居柔雖剛亦柔也聞言不信雖言无益也。凡衆正盈廷之時亦有懦怯无識力推難排堅之輩但可令之點綴班聯而望其特立有為則大難耳。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宗曰剛覆以柔夬必力也以中行自正位也。○莧澤草也其生于陸也為極柔之草陸地本剛而柔草生其上猶之五位本陽而上陰羈其上雖其勢有漸進而陽亦既覆于陰故必夬而又夬以致其剛果之能而後得其中位以行其決陰之事乃可以无咎也三之夬夬以心猶言乾乾也五之夬夬以事猶言蹇蹇也五為君位有屏逐小人之權者不似以下諸陽以柔濟以漸進也變震震為喪貝五為无喪有事皆有未厲夬夬之象卦變大壯剛安動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宗曰中有未光危乃光也。○陸為莧所生地五為上所乘位柔何以得上于剛小人何以得志于君側豈非君德未光所致故必夬而又夬而後合于其危乃光之道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宗曰小人无辭陰失類也○衆陽當夬之時則孚號于同德一陰將盡其黨已孤將何所號乎終有凶言其陰必消亡而至于盡也兌為口有號象以一小人而處于衆君子之外无可號之地也小人不可使盡于下不可不使盡于朝當其有號一呼百應比周為黨幾于不可嚮邇及其衰也黨則散之于外魁則置之于刑終于凶而已矣夬以夬小人解亦以解小人曰解揖曰射隼是分而解之夬是合而夬之其道一也變乾為剛一陰消亡陰以消亡而凶陽以增長而吉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宗曰陰不可長君子危也○天道一亂一治陰必有盡之時人事一正一反小人亦有復盛之理當夬之時必用剛夬之力而猶恐其萬一復萌也故夫子曰終不可長其亦示以小人之難退易進乎不可長危辭也。

序卦傳曰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合必離離乃有合消者息之門死者生之根既去之遇有因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宗曰陰之始生不遇陽也人心惟危戒宜豫也○姤遘也與媾通說文云偶也又遇也與翼傳合女之避逅而與男遇也姤卦從乾來陽德方亨而一陰卒然而至有不期遇而遇之義五月夏至後之卦也巽爲長女何以稱壯其方來之勢有不可遏五陽在前而儼然相値略无廻避豈不壯乎陰壯必侵陽女壯必至變男矣必絕之于始以防其漸故戒以勿用如是之女也與復小女壯爲正對道心惟微已復向憂其小人心惟危乍遇卽嫌其壯也林甫進而唐衰丁謂進而宋危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

已王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王政君已在太子宮矣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卽位而武氏已生于甲申矣宋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眞來貢而宣和之禍已伏矣當潛之時必知有亢尙可悔也履霜之時卽知有戰不可息也六爻皆變爲復此陰而彼陽也巽上乾下爲小畜陰可畜不可遇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宗曰柔自外來柔爲主也能遇剛故壯也○以乾之純陽而一陰來居于下是剛遇柔也而曰柔遇剛者言柔之自來而與剛遇反以柔爲主柔宜避剛而能遇剛正見其壯而可畏也月建午律曰蕤賓則陽固爲之賓矣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宗曰陰不可長自取害也○巽女入于內可以爲妻可以爲婦然其長也必至爲遯爲否爲觀爲剝爲坤陰長則陽消必絕之于其始也彼既乘時而至何以絕之但當以勿用取待之若用取之是利其陰柔必害我陽德所以示戒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宗曰天地相遇陽主陰也品物咸章時之爲也○姤以柔遇剛則柔爲主而有蝕陽之勢天地相遇則以陽爲主而有濟陰之功姤爲乾之末坤之始故有天地相遇之象相遇便是陰陽相爲比和而品物得以咸章也章著也品物庶品之物也萬物相見于離而蕃衍于大夏其時爲之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宗曰剛遇中正不與陰遇也天下大行德博而化也○剛指九二中正指九五也九五以剛中之德正位于上爲平治天下之主而九二以剛中之德遇之是主聖臣賢喜起明良之世一陰雖在于下而二五以剛遇剛不與之遇亦不令之來遇于我是以咸道大行之象也此之二五卽乾之二五德博而化飛龍在天大行之象乾

宮七卦惟乾姤二卦有九二九五之合德也天地相遇以時言也剛遇中正以中言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宗曰柔遇者壯剛遇者中相遇者時其義大也○當姤之時若用陰之壯則是柔爲主而爲防危慮患之時用剛之中則是剛爲主而成天地相遇之時矣其所關係豈渺小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宗曰風行天下人行也誥四方制未亂也○天下有風物无不遇故成姤象乾主施生故象施巽主申命故象命反爲兌口向下故象誥四方月令以夏至之月施命令誥四方與復卦至日閉關無應上世不作誓誥后之施命非得已也一陰將長世亂之萌王者思患而預防之故爲政以先令以告于四方使之知所愼戒也后指九五誥命出于后成福惟辟權不下移亦履霜堅冰制治未亂之道

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宗曰繫則吉不與長也見則凶羸何壯也○柅籆柄也即絡絲籆也乾爲金巽爲繩故取金柅象繫指九二也初處二下爲二所尼不得上進故有繫于金柅之象繫與包同義即牿牛牙豕之意也包繫皆在不激不弛之間于之以恩使知競于善董之以威使知遠于惡正勿用取之作用也金柅之象乾金巽木仁義合體初能固守其正而不上往而于陽則吉矣若恃其壯而往見而消陽則凶矣巽爲隱伏不安見也陽勢消盛一陰豈能敵之其凶宜也所以戒初六也羸豕瘠豕有骨无肉之謂以五陽之任漸雖壯不壯也坎爲豕初二相比得坎半體故爲羸豕之象孚指四爲初之正應雖爲二所據固不得前而與四相應以爲必孚于己而常懷蹢躅之心蹢躅心足搖動躁不得靜也巽爲股其究爲躁卦故有蹢躅象要形容其壯而不壯不壯而壯之意所以戒君子使知所防禦也變乾則爲純陽矣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宗曰柔在所牽知害也○初與二連故二得而繫之陰之利即是害方其繫之固不使之進亦不使之消可不畏乎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宗曰包而有之陽德大也知其不利勿用取也○魚指初也巽爲魚初陰在下魚象包二包之也巽爲白茅在中包象包與繫豕包瓜同意君子之遇小人自不爲所擒縱而更須以大度包容之激之則生亂矣既不使之遁于己又不使之无所容何咎焉初與四爲正應則魚本四之所有也四在外體而處陰位于卦中爲賓象若不包而有之則初將往而歸四以陰干陽必有不利于賓者初以陰居陽巽爲臭腥穢之物不利見賓也變艮爲止有不及賓之象卦變遯行包象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宗曰以義制利禮于賓也○初陰爲利陰將遁陽以義正之不可使及于賓巽以行權亦以合禮內二爲主外四爲賓賓主之于禮也義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宗曰剛不中行不比柔也○巽爲股三在巽上臀也剛而不中初柔在下而意不相屬是剛而无柔之象故曰臀无膚夫四之下純剛而无柔矯三之下有柔而同于无柔故其象同也凡行者必以陰陽相偶而後行而三不樂與初爲緣去之甚遠是以不果于進而趦趄也巽爲進退爲不果有次且之象然是陽然危厲以陽德自持故无大咎大謂陽也爲陽之咎者陰也三去初遠故无大咎也變坎爲陷亦行次且象卦變訟有厲象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宗曰不牽于陰行无咎也○初陰未嘗不欲牽于我而三遠而去之二又包而藏之是以未牽也剛得柔而乃行剛遠于柔故次且而爲不果之行耳。

九四包无魚起凶。宗曰包之所无不可起也○九四與初六正應則初本四之魚也而以陰之不可與長故二當其衝所力止其往而包藏之是初已爲二所得故二之包中有魚而四之包中无魚也四爲乾陽亦應有包容之德者而初陰不得復來故成无魚之象然初之分本與四應若初起而爭應于我則必有凶也起即不與長之長也起則必長初起則必先來干我所謂不利賓也變巽爲躁卦起凶之象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宗曰民之起凶亦當遠也○初在五陽之下則爲女而在四之正應則爲民九二以女遇之斯无咎九四以民待之則有凶彼旣不在我包之中而使之起而與我爭君民之分則是要挾其君之民亦在所當遠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宗曰中以化民自天德也○包枸杞爾雅云枸檵也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今詩隰有杞桋是也瓜五月始生陰柔之物正應姤時指初也杞指二也蘇子瞻云余杞也包也杞也皆九二也豕也魚也瓜也皆初六也枸杞木之至庳者也包瓜者蘢而有之也瓜之爲物得所附而上不得所附則攀援而求無所不至若倚而遇喬木則雖欲抑絕之不可得矣故援之以寬與之相近能蘢而有之杞之所至瓜之所及也九五姤之主也卯初六之浸長必至于剝而後止故援之以九二使包容而籠絡之章美

也變離爲文明有章象品物咸章亦其義也制陰于初起不以決而以包包不以巳而以人天下但見其恭巳无爲蘊含章光而不露耳所以然者有陰不能无陽有君子不能无小人姤從乾來亦天之命陰生于五反于重淵其隕自天倚伏循環之理消息盈虛之數也其類固不可絕其勢但當防耳人道危微執中斯得含章之道也變乾爲離從而能明故其用之神如此上乾下巽隕自天之象也蘇君禹云復爲天根陽含陰也姤爲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根孰爲之顯不有月窟孰爲之藏陰陽不相遇天地亦无以成咸章之化聖人之心天地而已女不可使壯豕不可使躑躅何其峻魚可包瓜可包何其弘如此可謂之善遇也庶頑讒說三監怙亂而侯明撻記教告要四未嘗引繩批根也陽貨可見佛肸可往未嘗絕其相遇也是以日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宗曰中以含章姤德正也自天有命遇以時也○九五有中德而居正位故能含其章美以爲姤主初陰固當防從而其來也亦有天命在因其時而善遇之象傳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正是泰巳无爲主持世運之意故其志在于防微慮患而其用在于用人輔治委曲包荒以潛消而默奪之未嘗舍其命而違天以逞也夫能牽陰伏之小人惟君子之所化導則可使正亂可使治造化之權在于我矣繫傳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是所以善姤也蘇子瞻曰陰陽消長天之命也有以勝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宗曰剛遇而吝姤无咎也○上九剛而遇有角之象以處于姤極之時有姤其角之象謂其相遇而相觸也猶者之極爲吝然厭介闕勁陽德无私

終不溺于陰邪故无咎也變兌爲羊故有角象卦變大過有吝象。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宗曰剛遇而吝姤之窮也○上者窮之也乾上則曰窮災姤上則曰窮吝純剛之過而陽亢亢則有災不與陰遇而過窮但爲吝耳。

夬姤之後繼以萃升旣以兌巽合乾父卽以兌巽合坤母兩卦之情也咸恒第三對謙合坤損益第三對兌巽合坤三女之類聚貪陰也萃五剛中二陽在上曰利見大人升二剛中二陽在下日用見大人從陽也下經主德卦而不離乎中主陰體而不舍乎陽易之德也夬姤之後經中不復見乾萃升之後經中亦不復見坤足以明六子之用事非乾坤之事也

序卦傳曰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體國經野立之都鄙設官分

職立之朝廷典賢造士立之學校統師禦戎立之部伍不有聚之曷以遇之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宗曰。萃于廟。幽治明也。利見有往。嘉合禮也。○萃草聚貌。左思賦云。橚矗森萃是也。兌為悅。坤為衆。說以得衆。萃聚之象。聚則必通。故亨。五為王。上為宗廟。卦體為陰。五以剛中居之。故為王假有廟之象。上六以一陰為主于九五之上。三陰順而聚于二陽之下。王者有仁孝之德。其精神與祖考相感格。而天下之人萃為歸仰。故有利見大人之象。人心至渙。而能一其心志。以與王者相見。皆以神道設教之旨而成嘉會合禮之化。豈不為亨乎。利貞云者。九五陽剛正中。三陰坤順得正。其萃也。皆出于正也。陰為利。以義為利者正也。萃不以正。其萃必雜矣。用大牲。承假廟而言。大牲指下三爻。坤為牛。有牲象。陽大陰小。坤二有直方大之稱。故亦稱大。言坤之全體。合天下之象。而與王相見于廟中者。天下之象。故曰用大牲吉。二與五有得中則大之義。中者所以制禮。而體皆屬陰。禮由陰制。王者萃天下之人心。而格于宗祖。禮治莫大于是也。利有攸往。言三陰之往而從王。天下之利即王之利也。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所謂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也。六爻皆變為大畜。坤上兌下為臨。有孺卿利見之象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宗曰。柔萃于剛以中應也。○坤順而兌悅。下順而奉上。上悅而撫下。要以九五居剛中之位。而六二以柔中應之。是以能聚而為萃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宗曰。致孝享禮治得也。天命有德順以正也。○王者萃祖考之神于廟中。而因萃天下之人情。以致享于祖考。故曰致孝享禮之大者也。王者知天命之有自。而孝享于祖考。天下知天命之有歸。而利見于大人。是其聚也皆正。而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皆所以順天命也。中庸于禮所生也。而極之知天。是行禮則吉。悖禮則凶。皆天之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宗曰。聚得其情。大反本也。○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孝道可以治天下。天地之情貴于反本。萬物之情貴于尊祖。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禮者所以聚天下之情。即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宗曰。萃而戒之。陰有事也。○地上有澤。水之聚也。而曰澤上于地。是其上之勢有可虞矣。水聚必潰。人聚必亂。君子必預為之防。天下之衆。人百其心。三陰之爻。唯于六二曰中。未變。其他可知矣。除治也。去舊取新之謂。戎器久則敝。必修治之。非右武也。以戒不虞也。天下之患。多生于意外。非人所能虞度也。國之大事。有祀與戎。萃曰用大牲。象曰除戎器。至順之中。而有不順之慮。蓋以內體皆陰。二陽居四陰之中。陰不可測。祀與戎皆陰事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宗曰。有孚不終。患失衆也。一握為笑甚往順也。○四初正應。四三得坎中體。初雖與四孚。而二三无正應。則不與初同志。而有不終之患。終指三言。坤體之盡。故曰終。上无應。故

日不終也萃原以聚衆爲義有不終者在其中則亂乃萃矣坤爲迷有亂象若者有設辭號指四謂號召于衆以利見于九五也一握指三陰言謂羣陰雖有不一而合而爲一掌則其志同其用一矣笑亦指四下既同歸上乃悅矣兌爲口有號象爲悅有笑象二三四互艮爲手有握象二三四互爲一體則不亂初之爲萃也勿恤言不以三陰之不同志爲憂而往而上應乃无咎也王之註疏朱之本義何之訂詁義俱未安以此正之變震虩虩後笑言卦變隨亦萃而往象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宗曰志不易萃亦可虞也○其志謂初之志亂謂三之不同其志以亂也君子之除戎器致所以防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宗曰引以爲萃利享上也○下卦中爻多取引類之義如泰與小畜是也正應在五而引初六六三萃于五得君民之正論吉道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卅七

雖比于陰亦何咎焉互艮爲手有引象孚者孚于初三也初言有孚不終而二能引則成孚矣兌引兌有引象大象皆坎有孚象禴即礿祭也周禮宗伯以禴夏享先王以樂爲主故殷勺而從命也萃九月卦而日用禴引而上之義也王者作樂以薦祖必合萬國之歡心而後可以祭二既引初三之同類以聚于五剛中而應上下交孚四海之内各以其職而來助祭是以利用禴正與王假有廟之義合也變坎爲律有作樂象卦變困二利用享祀即用禴象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宗曰守中未變不亂萃也○二得柔中而爲萃之主引于同類以孚于五蓋于初之有孚不終三之萃如嗟如矣變者亂之始未變則不亂無庸戒不虞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宗曰萃得所往嗟无庸也舍小從大利見之也○三與初二同處坤體其萃无異故曰萃如乃初二皆有正應而我則否是以與嗟嗟如者有嗟之意而未形于辭也應體在兌而无應爻兌口未嘗相向也无攸利即謂无正應也陰雖主利而无所歸也往无咎者以利見大人爲志從二之引而會然以往則无咎矣若往而從上以陰相與是甘爲其小必有吝矣變艮三厲薰心亦嗟如象卦變咸艱其隨亦有往咎象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宗曰往而得巽利大見也○三連四五而成巽體言其不從上而從五不從小而從大是以无咎此夫子明以互體示人以盡爻象之變也

九四大吉无咎宗曰以大爲吉咎可免也○九四居三陰之上而近于君下之來歸必由我乃得達而以剛而不中處于陰柔之位有聚衆之嫌必純乎大之德而不雜以四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卅八

之陰行其吉之事而歸下以從其主則可以无咎也吉事所謂吉禮也天下朝會于天子則四岳有統帥之職天子致享于先王則辟公有佾祭之典若夫治戎兵帥六師則四事也互君在上偏主爲嫌是咎之端也變坎爲險卦變爲比比賢以從上正與此義合大吉之象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宗曰剛位于柔當知崇也○禮者所以去咎四以剛居柔失其所宜但當知事其大而以吉用之則得崇效卑法之義矣位不當正與萃有位相形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宗曰位在德元萃无悔也○九五以陽居尊得其位矣有位而爲下所歸聚則萃所當萃自无咎矣然五第與二爲正應而初爲四之應三爲上之應雖萃同而乎異其非孚于我者尚衆也能无悔乎必以元德

臨之剛中正位為乾之首出庶物乘龍御天而又永守其正而不變而後悔可亡也萃與比同象而比以一陽居五位為五陰之共主故元永貞見于象萃以兩陽居于中有四陰之殊類故元永貞崇見于五變震來厲危行有匪孚象升變豫恒不死有永貞悔亡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宗曰志之未光元乃貞係不若比之中德獨尊而成顯比之功故曰志未光元而永貞則大明終始而後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宗曰德不勝萃居高之危也○上處萃之極而陰柔不足以勝在內又无正應乘上非其所安危懼之至至于咨嗟而繼之以涕洟則天下諒之可以无咎也齎懷來也咨嗟歎也鼻出曰涕目出曰洟兌為口有咨象為毀折為輔頰有涕洟

象大象肖坎為加憂為心病亦齎咨涕洟象爻變乾亢之窮卦變否上下不交城復于隍亦其象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宗曰陰柔在上不勝咨也○上與三應三以萃陰相萃而自嗟于下猶賴五以剛中應之得順而悅至于上六則又以陰萃于上危懼悲傷乃有齎咨涕洟之象有咨之不勝其咨者矣惟以反本之情行假廟之禮烝嘗悽愴以致其孝享以不虞之戒為詰戎之政繕冑礪戈以防其禍亂皆齎咨之所必至也

序卦傳曰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小事之至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大事之至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微王者善敬日霸者善敬時大荒者必亡補漏者必危聚之以為升義在德輔之詩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宗曰升元亨陽德大也勿恤南征可見行也○升進而上也說文云升龠也十合為升是積小之義孫升而斗而石則進矣康成本作昇日上也古作升詩云如日之升是也內巽木一陰在下象木之根芽必柔凡物之生必從陰始故稱陰陽二陽在上象木之積幹必剛也自小而大自卑而高故取升象外坤陰柔順以受二陽之升蘇子瞻云巽之為物非能破堅達強者也而遇坤故能升也元亨以二陽之大言巽體從乾來物非陽氣不能生長故以元而能通大而能通也大人指九二也乾之九二曰利見大人以其剛中在下位德博而化故也用見與利見義同但乾以天下之利為美利而升以順德方用積不用利也卦大象肖坎為險以二陽處羣陰之中有憂恤之義而積德以勝之

故勿用恤也南征吉者物齊乎巽相見乎離離為戈兵坤為衆千人聚則非常者出焉不有非常之役无以定太平之基與萃除戎器同義也巽德善入而既以升進正德施大普之時後天卦位巽坤之中為離九二歷三以入于坤經過南離故有南征之象與蹇解利西南同義也巽坤為順德中離為文明何吉如之六爻皆變為无妄巽下坤上為觀省方設教中正以觀皆有利見南征之象也

彖曰柔以時升宗曰升以時進于中也○巽為陰卦初起于柔木之生也有時得陽氣而後長此正月卦也時升必以漸進大象之所謂積小也上進于陽剛柔相得而成中德則升而不已矣君子之所以貴時中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宗曰應以中亨之時也○內巽外順

以九二之剛中爲主而六五以柔中應是以中之時也是以大亨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宗曰以中相見上下慶也南征志行升以時也○九二以剛中之德在下而六五以柔中之順應之用以相見是上慶得其臣下慶得其君正明良一德之時有喜无憂之象也自是而道可大行以南征則无不吉志指九二也有其志而後能積其德有其德而後能慶其時也。

象曰地中有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宗曰積德以升中爲之本也○風行地上者也木生地中者也木性上升風性四拂故于巽取木象不取風象也巽之入而能升必由于坤之順而善受故君子知之以順德從事積之于微小以至于高大所謂登高自卑克勤小物者也順德即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之意積自下始初之柔

小也二三之剛大也自下升上高也木生于地中其積而高皆坤德也地中有木有坤德之柔中而後成巽木之高大也故順德取象于坤小以高大取象于木也木必有本非中不立也

初六允升大吉宗曰以允而升中德順也○初六以陰柔在下而信其必升者以其有剛中之德在上而應坤德之順是以吉也陰不得陽則不升陽不偏陰亦不升初爲巽之主爻故其象括全卦之德其曰允者以其得坤德之順居于上體其日大吉者以其有剛中之德居于二爻也大吉者大乃吉也傳說起巫案之間而作恭默之主爲舟楫爲霖雨此象也爻變乾爲大吉卦變泰拔茅彙征升吉之象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宗曰允升之吉志剛中也○上謂爻之上也初二最近故易合志合從剛也木之升也以氣德之積也以志氣以陽勝志以剛勝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宗曰孚中用禴陰陽應也○九二以剛中居于陰位九五以柔中居于陽位彼此正應是以相孚大象皆坎有孚象陰陽之道通乎晝夜合乎鬼神孚信在中上下相得雖鬼神將感格柔以時升有升中告虔之義也萃以假廟爲象故言用禴升以南征爲象亦曰用禴以尚書所謂至誠感神矧茲有苗七旬來格无征不服矣禴夏祭也坤巽成卦損離于中故象曰南征爻曰用禴此以文王後天八卦方位言也升正月卦也萃之用禴曰引引而前也升之用禴曰孚孚于後也此以伏羲先天節候言也互兌爲祭祀悅神之象變艮爲巫有祭祀象卦變謙鬼神福謙有孚象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宗曰孚有喜慶利見也○象言用見大人指九二也傳曰有慶此日有喜蓋以誠信在中鬼神可格以之得君爲一人之慶以之得民爲天下

之慶矣。

九三升虛邑宗曰升于虛乃得益也○升上進而不下來三爻內體之上將升于外入于坤矣而坤以順德受之乃有虛邑之象蓋以陽剛之才入于柔順之地無所疑阻如虛邑然邑順也坤爲邑陰爲虛升者陽也此內外體之交故自下而上之時所謂柔以時升也虛邑非虛無人之謂以其德在直爲禮讓之國推賢進能平平蕩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諂之患也互兌爲口有虛邑象重互震爲足有升邑象變坎爲師卦容蓄虛乃有容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宗曰升而不疑剛中之志也○三以剛德進臨于坤以順爲應如入无人之境何所疑阻其所以无疑者固以陽剛之才而實以中德之志合而成升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〇宗曰順德以高升以禮也〇初之上升至四而止過此則爲君位王謂文王也四以陰居陰勢已近君而小心抑畏守其柔德靖共臣節以象我先公文王三分有二升于虛邑矣而猶以服事殷亦祭境內之山川以自獻于鬼神已耳未敢有越竊犯分之事也木生地中益長而上猶文王在諸侯之中而德顯西土曰益高大其積之者亦由升升惟二四兩爻不言升二應五四承五避過上之嫌人臣之禮也互兌爲祭祀重互震爲主器皆用亨象變震爲恒卦立不易方亦順德積小之義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〇宗曰順事以亨小德積也〇體坤爲德順文王之德已幾于五而尚守臣節以順爲德故以順爲事惟祭其境內之山川而无越志正積小以高大之時也

六五貞吉升階〇宗曰貞以吉應剛中也階而升以高大也〇六五正應九二〇象言剛中而應應之正也故曰貞吉謂德本柔正必守之固乃得吉也升階者升九二于階也坤爲土三偶畫遞進有階象二以剛中作下位人臣之賢有德者升而進之與共天位所謂利見大人之有慶而征之志行政此時也舜禹之宅揆伊傅之在位是也重互震跻于九陵有升階象變坎爲井求王明受其福亦貞吉升階象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〇宗曰得志而升應剛中也〇大指九二也象曰志行剛中之志也初之升也曰上合志合在上九二之志也故此曰大得志謂九二之能得其志也木之生也有必升之理升而益進必至于是是其所爲志也志必以貞剛中之謂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〇宗曰升而不息積而强也〇冥與冥豫之冥同上居天上陰柔昏暗在杳冥之間矣所至于此是謂冥升陰爲利至此則无有利將何以處之乎幸九三陽剛相應益積德云者積之不已乃至于高大也君子自强不息乾道變化大明終始是以剛健爲功者也故以不息之貞勉之欲其以柔用剛以弱用强用剛用强不復累于陰柔而至于冥也抑至誠无息高明配天之義是乃所以爲升也何氏詩詁曰冥升蹤道也升將終之世之在道而進鷄鳴漏盡而夜行不休者類之必以不息之正處之而後可也可足知足可止知止其庶幾乎天下有好進者而後知止者稱焉有輕生者而後養生者稱焉有貪生者而後无生者稱焉聖人則大常而已不息之貞常道也變艮爲止知升知止无冥升之患矣卦變爲蠱知隨之必蠱无冥升之利矣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〇宗曰冥升而消去其利也〇剛爲長柔爲消剛實爲富柔虛爲不富然陰柔之人必多嗜利嗜利不已必至于冥故君子不以陰私爲富而使之日長以陰私爲不富而使之日消剛德常存清虛日至直與无聲无臭之天載同德而益臻于高大矣曰虛邑曰不富可見坤德之順不以利爲利也

萃升之後繼以困井萃升以兌巽合坤從陰之始以爲母也困井以兌巽合坎從陽之中以爲配也咸恒十卦第四對以巽兌合離陰類乎中也損益十卦第四對以巽兌合坎陽配乎中也升以積德爲象而用爲之辨井爲之地致命于君勤勞于民所以高且大也

序卦傳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爵高人妬功高七忌名高物敗是謂三害致命遂志亦時與數惟君子者安之若素

䷮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宗曰剛困而亨得中大也有言不信陰險疑也○困窮悴也說文從木久而困斂故窳也九二之剛爲初三二柔所揜四五之剛爲三上二柔所揜蔽塞前後不能通達故爲困坎水流水也兌澤止水也流水在止水之下阻抑不通之象也胡氏云天地之氣繇西而北則陰故兌下坎上爲節自北而西則逆坎下兌上爲困矣困之所以有亨道者陽德剛健未有終抑而不伸者必守之以貞而後可大人吉者指二五言也陽爲大二五爲人位五天地之中剛健中正大人之德即乾九二九五之大人也大人同德相濟故能不終于困而咸吉即亨貞之義也不因時困而喪所守又何咎焉有言不信戒之也兌爲口爲悅以口悅人人必悅之而初三二陰處于險地必有疑心是以不信有言指上六不信指初三也若純以陽剛遇之何疑焉坎兌相違坎爲心病互離中虛是不信之繇也重互巽爲不果皆不信之象上六爻皆變爲賁坎上兌下爲節

彖曰困剛揜也宗曰以柔揜亦自揜也○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剛之上卦中剛爻盡爲柔揜是以名困不曰柔揜剛而但曰剛揜者言无所歸咎亦自揜也云爾蓋卦爲君子發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宗曰困得其所剛不失也用中則通尚口窮也○內雖處險而外能悅其間必有不爲困所困者不失其所如艮止其所之所指二五也二五之剛得乎中位是不失其剛之地也剛中則剛而不撓中剛則中而不倚故曰不失其所所謂亨也君子亦指二五有中德者也中則自正謂貞也大人即君子也

吉即亨也以剛居中上下相應乾德也時當困窮自應靜默而欲爲文辭以取悅柰初三兩陰方在陷陽險詐疑忌必不見信尚口何益徒自窮耳有言指上六而亦以本卦之全象爲斷也兌澤止而坎水流自東自西與行險而不失其信異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宗曰陰中而剛自悅志也○坎之爲德曰險需曰險在前蹇曰見險而能止節曰行險皆險在外也解險在中而風以散之雷以動之惟困險在內是无所逃于險者天之命也君子則以之致其命致如致中和致曲致知之致必盡其量而後已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也本義授命之說本于孔氏亦其志節也人只難于知命知命即可安命安命即能立命而總所以致命志有在我天亦不能奪之成敗利鈍一聽之命而盡我之所得爲必遂其志而後已是致命即所以遂志也致命取象于坎陷遂志取象于兌悅也繫辭下傳曰困德之辯也時窮然後見君子人以此辯君子君子亦以自辯也又曰困窮而通遂之象也又曰困以寡怨不怨天也致命之象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宗曰困入于幽險在內也自絕于明陰自陷也○剛爲柔揜困矣然亦非陰柔之利故于六爻別其吉凶柔之困也以犯剛爲忌剛之困也以躁動爲咎蓋陰困其常也陽用其變也故其辭有低昂所以寓扶抑之微權也坎爲溝瀆爲隱伏故象臀姤三夬四皆以變坎取象故曰无膚此乃專言臀在坎之下也株木指九二言木在土下曰根在土上曰株木身也坎于木爲堅多心故取象焉初爲陰柔方欲附陽而不知即爲陽剛所附妄有所動則阻不得上惟展轉入于幽谷耳坎木之底入于地下并幽谷乎離爲目自三至四互體爲離四居離上初爲正應在離體之下不能覿

也。自初至四歷三爻而前。故有三歲之象。謂其進而至三。猶有困于蒺蔾。入宮不見其妻之象。故曰不靚也。卦惟初四有應。而其陰爻皆揜陽者。故不相應耳。變兌則和吉矣。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宗曰。入幽不明陽揜也。○惟陽乃明。陰揜于陽。則幽暗矣。處困之初。居困之底。入于幽谷。困其所耳。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宗曰。困而无咎。陽外至也。禮始飲食。可格幽也。○易言酒皆坎也。言食皆兌也。二剛方為柔揜。始優游以自養。无有他適。但見其困于酒食而已。坎為隱伏。如賢人家食之時也。所謂困而不失其所也。紱韠也。蔽膝之服。通作芾。亦作韍。以韋為之。天子朱芾。諸侯赤芾。詩曰朱芾斯皇。君紱也。又曰赤芾三百。臣紱也。朱紱指九五。赤紱指九二也。自二至五。肖離為朱。九二為陰所困

矣。而九五以中正陽剛。與二同德。相應相求。行且來于九二。將用九二。以享祀乎鬼神。如格于文祖之禮。人君為賢于天之義也。指九五之來意而言。為剛中之德同而志合也。然在九二處方困之時。尚在險中。不宜用征伐。則凶事也。即有言不信之義。如舜敷文德。而有苗乃格也。互離為戈兵。有征象。變坤為文。為裳。有朱芾象。兌為巫。有享祀象。卦變萃。有禴亦享祀之象。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宗曰。得中有慶。辨而通也。○九二以剛中在下。而九五能辨之。九五以剛中在上。而九二能辨之。是以各從其類。同氣相求。而有君明臣良之慶矣。豈非困而能通者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宗曰。困失其所。人即凶也。○六三陰居陽位。小人而志武者也。坎三曰險且枕。入于坎窞。以三之位。剛如石在水中。又在四陽之下。得艮半體為小石。故亦用于石之象。蒺蔾指二。以柔乘剛。據所不當據。故為據于蒺蔾之象。入即入于坎宮之入。三陽位也。上陰位也。坎中男也。兌少女也。三與上應。則以上為妻矣。而三方以柔陷剛。而柔不相應。中隔二陽。故有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之象。下三爻內體坎。初六在坎之下。故為入于幽谷。即初之入于坎窞也。九二在坎之中。故為困于酒食。即需五之需于酒食也。六三在坎之上。處困之中。進則困于九四之石。退則據于九二之蒺蔾。即坎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也。變巽為大過之棺槨。繫傳所謂死期將至者矣。故不見其妻。凶也。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欲娶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史曰吉。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蔾。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无所歸也。杜預註云。坎中男。曰夫。變巽。曰從風。風隕物者也。互離。上在離外。有不見象。重互巽。為

入象。為長女。有妻象。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宗曰。以柔乘剛。自陷者也。○初三皆揜二者。而初在下。三乃在上。三柔乘于二剛。故有據于蒺蔾之象。坎以陷陽為險。而曰入乎其宮。不見其妻。其不祥也。是其自取。適亦自陷而已矣。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宗曰。困自外來。不忌險也。○自上而下曰來。來于初。正應也。徐徐云者。困于金車故也。互巽為進退不果。有徐徐象。金車指二也。九二得乾金中畫。坎為輿。故曰金車。初六雖四之配。而實揜九二者。四欲應初。而二阻之。故徐徐而吝。亦有不得于心之意。斬縮之象也。然四與二同德。而上比于五。志合道同。終歸于正

所謂亨貞大人吉以其爲陽德也變爲坎四納約自牖終无咎。亦徐徐有終象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宗曰所得與者不失所也。○志在于下。欲與初應。而初既拚陽是不幸而與之應矣以剛居柔亦不當位而二五皆有剛中之德是其所與則令陰而與陽亦因困而得亨。所謂用而不失其所者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宗曰以剛濟剛困漸通也利用祭祀禮治幽也。○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操極困之權。下與九二同德相濟而念其爲初三陰柔所陷故用劓刖之刑以加之變震有威武之象。劓鼻曰劓艮爲鼻九二下連初六則去艮下一畫是劓初之鼻也設足以用震爲足。九二上連六三則去震上一畫是刖三之足也。小懲大誡總使其不陷者于非然九二已陷初三之中。其困已甚。赤

紱指九二也禮有命赤紱黝珩三命赤紱蔥珩下卦坎爲赤互離爲韋赤紱象也揚敬仲曰。朱色含赤色發困于赤紱爲九二而困也剛爲柔陷必九五以剛勝之而後九二可脫于險中也有說即蒙之用說桎梏也險可漸出困可漸寬故曰乃徐有說也利用祭祀者禮始諸祭君以朱紱臣以赤紱同德濟險而出于坎中乃用以格于神祇告諸宗廟修其文德以治羣陰陰柔主幽兌爲巫二曰享祀五曰祭祀皆以禮治幽之義也重互爲巽史巫紛若亦祭祀象變震卦變解有說象。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宗曰直乃用剛中道得也出險格幽福以禮也○志未得者志欲同二而爲二陷于陰故未即得而不得不以劓刖爲事也唯其有中德之剛直而不居是以徐有說也以渊格柔以陽格陰以明格幽之象故利用祭祀之義禮亨神者也神必歆之可受其福矣象于二曰有慶于五曰受福所謂王明並受其福即大人吉之旨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宗曰困極而悔可用正也○上與三應自三重互爲巽上以柔纏繞于巽木之上爲葛藟之象臲卼不安也巽爲高上乘五上爲臲卼之象蘇子瞻云柔而牽已者葛藟謂三也剛而難乘者臲卼謂五也困至九五而有說矣上六一爻居兌之終處困之極尚有顧惜其黨類而不能自割之意爲三相纏繞而君子竊憂小人勢孤又擇于九五而不自安故曰動悔曰者兌口之言也言不宜動而動則必悔也然既有悔矣則動以北從陰邪則不吉而動以征伐陰邪則吉也凡陰爻上六多主征伐三乃拂初以害正者尚伏于下而上爻位高乘剛權重若能以扶持善類之心征

服其邪黨則變爲剛德之大人矣變乾卦爲訟有征吉之象。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宗曰柔變從剛合乾行也○困于葛藟應所不當應而又居二剛之上是以未當也悔變而吉則以柔變剛而爲乾之行健可以降服乎羣陰用而能通莫此爲甚也征凶事也而以扶陽抑陰是以吉行之也。

序卦傳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孔子厄于陳蔡日居不幽思不遠身不約智不廣君不困不成王士不困不成行辨困于上必庸之信行困于上必庸之謹受之以井德之地也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繘井羸其瓶凶宗曰德至无窮中有本也汔至而凶戒鮮終也○井古文作丼
許慎云八家一井形井垣口韓汲缾曰甕坎水
也巽木也巽爲入巽木下入取坎水而上汲井
之象也黄帝始作井井撫井韓形以畫野田方九
百畝爲井八家口井四井爲邑改邑不改井者
邑或有時而改井則无所事改也井水鍾地脉
古人立邑必相水泉所在不得水泉則改邑以
就之也坎從坤來坤爲邑坎水一陽陷于陰中
井之象也變坤爲坎改邑不改井之象也无喪
无得者不爲汲井者而竭不爲不汲者而盈井
之德也天一生水坎流則失其貞能貞者惟井
以其剛中也往來井井者汲水者衆一往一來
若代若謝井然不紊亦取象于井也合六畫以
觀之剛往于五柔往于四剛來于二柔來于初
自四而六爲坎自初而四亦肖坎井而又井不

紊亂也汔至亦未繘井者汲水以出井爲功將
至于上而未出于井亦與未施繘于井者同耳
繘汲水索即綆也羸其瓶者毁其汲器二三之
水已貫在汲井之瓶而下一畫爲偶缺瓶底傷
損而水下漏則終不能貯水故凶即九二之敝
漏也謂人之德有始无終而功隳于末路其象
如此巽爲繩有繘象三四五重互爲離外堅中
虚爲大腹有瓶象互兌爲毁折有羸象六爻皆
變爲噬嗑巽
上坎下爲渙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宗曰水出爲功
養人之德也巽而上之剛中應也○巽爲木爲
風爲長爲高又爲入一陰入于地而二陽長而
高得坎半體而上習以一陽故能順乎木而上
水爲井之德也鄭康成謂木爲桔槔引瓶下入
泉口汲水而出楊用修謂北方井制如是莊
子所云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也井
水養人愈汲愈生无有窮已養而不窮已包无
得无喪往來井井之義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
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宗曰以剛中以辨義也未有功未能養也○上
下卦二五中爻皆陽畫故曰剛中剛主于義得
其正中然後能利物以和義是其義爲不窮皆
以剛中之故也故邑可改而井不可改繫辭下
傳曰井以辯義辯其中與不中而已以坤之邑
變爲坎之井正以其中畫之剛以不變爲德也
汲水幾至井上而未出乎井則養人者謂何故
曰未有功也未有功而遽敗之則井之德喪矣
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宗曰勞其民勸于養
也○木承木而上之乃以器汲水而出井之象
井有養道君子觀之勞來其民各盡乃力勸勉

相助以厚其生勞乎坎一剛在中衍險而不失
其信以習教事故取象于勞民齊乎巽巽爲入爲
進退申命行事故取象于勸相如使民鑿井畜
飲同井相養之類皆是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宗曰井不可食陽无功也○井以陽剛爲
泉陰柔爲土初六陰柔在水之下爲泥故不可
食凡食皆爲口兌象二三四互兌在初之外不
食之象也又巽爲臭不可食之象也初陰无應
沉滯滓穢是井而未嘗濬治者禽所不嚮而況
人乎淮南子云人方成井濬井取新泉未濬之
井稱舊井也井在卑地禽鳥食之泥不可食逆
不之顧故曰无禽師卦六五變坎曰田有禽比
卦九五體坎曰失前禽凡言禽者皆以坎象此
上體坎下體巽巽初陰入上无正應故禽不入
也變乾爲需亦致養之道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宗曰在下舍之

知時也○下謂在六畫之下井之上出者爲可食之水在下者爲不可食之泥泥屬陰水屬陽也舍不用也禽鳥知時宜舍而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宗曰井甕敝漏中失應也○谷之出水自上注下井之爲道以下給上九二无正應不能汲引而上如谷中之水但可下注故曰井谷如莊周所謂缺甃之崖也變艮山下有井亦谷象也射注射也自初至四肖坎爲弓有射之象巽爲魚有鮒之象埤雅云鮒小魚鯽也此魚旅行吹沫如星以其相即日鯽以其相附曰鮒井魚不識巨魚鮒其井魚之類也水既下注惟可活小魚耳自二至五肖離爲甕說文作罋即汲瓶也二剛實有水實瓶中之象互兌爲毀折爲敝象下陰爻拆爲漏象巽體覆盂亦有甕敝漏之象象所謂羸其瓶也變艮爲止巽伏而艮止井不汲之象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宗曰失應无與井之窮也○二五不相應故曰无與井以上出爲功二在下而无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吉引而上可成井之功矣此亦時之窮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宗曰井可用汲德之地也王明受福需其時也○卦中惟三與五以剛居剛爲不食之清泉但井以上出爲用猶在下體故雖渫治可食而未爲人所食也渫不停汚之謂也巽爲潔齊有渫之象互兌爲口五在口上故見食三在口下故不見食爲我心惻指正應之上六言也所謂知巳與嗟嘆稱屈者坎爲加憂故有心惻之象可用汲雖謂汲水其實即汲引之汲也上六居九五之上有與係之責故欲以長綆汲三使之見知于五爲我心惻以不能爲君進賢爲疚也重互爲離有明象九五君位有王明象賢者爲明主所知則得大行其道膏澤下民而社稷有榮懷之慶矣是上下胥受其福故曰並受也可用則用亦需其時爲之故繫辭傳曰井居其所而遷時也變坎上下皆坎有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之象。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宗曰行人失望也求于王明錫庶民也○爻言心惻傳言行惻以明上六之惻非爲私應雖行道之人亦爲動心好賢之公望澤之切如此爲之上者可漠然乎求王明之求即爻可用汲之意乃上六汲引之以求王之汲乃是合天下之人情以求于王指行惻而言也爻言並受其福是以福歸于王此當言受福是王者錫福于民而民思受之也用井則一邑受其福用君子則天下受其福也仲尼曰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井明揚之帝堯則大舜一雷澤之漁父非明哲之

高宗則傳說一巖野之胥靡耳。

六四井甃无咎。宗曰治其外者潔其内也○陽動爲實陰靜爲虚泉以實井以虚寄泉故三陽爲泉三陰爲井初六最下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其間而以陰爲陰不失其正故曰甃甃者以甎壘井衷上達下也重互爲離中虚之象四在其中如井之四旁甃砌完整故曰井甃井旁之土不崩頽則井中之水不汚壞矣故曰无咎變兌爲食井既治則泉可食矣。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宗曰修井爲井以繕舊也○修甃治也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内外交修所以爲德之地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宗曰剛中之德潔行嚴也得位爲功養不窮也○以陽居

陽剛中之德也。坎正北方爲寒。寒乃水之正性。冽甘潔也。甘潔而寒冷。比君子之志潔行芳。取氣正性其此德美。可以濟時利物也。諸坎皆言水。此獨言泉。有本也。五爲坎之主爻。故爲原泉。居互體兌之上。故有食象。當三之井渫。初泥已浚。二瀉已修。可以食矣。然尚居爻下。汲之不及。不若五得坎之正體而已。益于爻上。日爲人汲也。五爲井之至善。而不言吉。以未出于井。必至上六而後成井之功也。變坤。萬物之所致養也。井變升。乃汲而上之象。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宗曰。中德正位。以辨義也。○清而冷者。水之本性。故必言寒泉以表潔也。水遇物而後溫。五无應。故爲寒。五爲中正之位。剛爲中正之德。繫辭傳曰。井以辨義。義者宜也。宜剛而剛也。義爲秋冬。主于肅殺。冽而寒。義之氣也。寒泉冽然。寂而不動。而有養人之功。中正故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宗曰。井德有終。孚元吉也。收勿幕。无私利也。○上爲井口。水至井口。乃以鹿盧收汲器。而出水。故曰井收。幕。蓋覆也。說文云。幕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勿禁止之也。欲人之可汲不私其利也。偶畫兩開。不塞井口之象。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是言在體坎中實。有孚之象。不私其利。不揜其功。所謂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而井道成矣。故曰元吉。體元足以長人。井以養人。而有生物之功。豈不爲元吉乎。上六居九五之上。大臣歸保之地也。爲君汲賢以養萬民。其職也。正與九三可用汲相應。否則壅塞賢路。是幕之矣。變巽爲行權。十三卦之終。井巽相繼。以此也。三陽爲泉。三陰爲井。初曰泥。四曰甃。上曰收。指井也。二曰射。三曰渫。五曰冽。指泉也。以序而言。初方掘之井也。四已修之井也。上出汲之井也。二始達之泉也。三已潔之泉也。五可食之泉也。初二皆在井下。三四皆在井中。五上皆在井上。初二如許巢。三四如孔孟。五上如伊周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宗曰。汲而上。功乃成也。德溥而化。井道得也。○大指五三之陽剛而言也。上六能汲之至上。其濟物養人之功。得以成也。源泉混混。水之原也。清之不濁。注之不盈。人之一心。淵然澄徹。嗜慾一動。乘之而汚。敵焉而漏。垂成不力。至焉而廢。古之君子。閑邪存誠。如甃加冽。性不加益。食无得也。亦不加損。不食无喪也。禹稷顏子。支流殊而淵源一也。至于井收勿幕。則性命各正。保合太和。天施地生。其益无方矣。

困井之後。繼以革鼎。先以兌巽以兌巽合離。求剛柔之中也。正與前十卦末蹇解以相配。彼合三男。此合二女也。此十卦當主兌巽損益正配夬姤。從乾萃升從坤。困井從坎革鼎從離以偏從正。而中德著功用全矣。故終之以治曆明時以正天運。正位凝命以正

君極焉。

序卦傳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古禮立秋浚井改水。革文從井。數十而變。乃[illegible]中。新故以厭也。

䷰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宗曰。柔德之中。革以信也。元亨利貞乾道革也。○革。獸皮治去其毛也。兌金離火。鼓鑄以火。而金乃從革。以火革金也。巳。凡指六二也。易象日月。蠡之先甲後甲。皆以納甲爲象。離納巳。文王變卦。六柔月皆從巳。六二離之主爻也。天十干。丙丁火。戊巳土。乃至庚辛金。地十二支。土旺四季。而四方之令。水木火皆遞相生。惟火與金則近相尅。必以陽火生陰土。以陰土生陽金。氣理斯順。故離以一陰居中。化火生金。即巳土也。非是則四時不成。其信矣。離爲日先庚三日爲巳。故巳日乃孚。孚信也。合也。信火

之能革夫金而金之必從乎火者以己土之有中德也是其革也以用柔之道成用剛之功于相尅之中有相生之理其爲生也大矣生生之理苞乎乾德故曰元亨利貞下經四德全者惟革六二己日也離從乾來九三乾體之終元也貞厲即陽若厲也九四改命吉亨也改命即或躍在淵乾道乃革也九五大人虎變利也即利見之大人也上六居貞吉貞也征凶即亢之悔也悔亡即用九也乘互爲乾故合體四德乾金兌亦金離之先天爲乾要其變化以六二柔中之德爲之主也六爻皆變爲山水蒙內火外澤爲睽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宗曰水火相息陽戰極也二女同居陰柔故也〇凡當澤革之義水火殊類原有相息之理息滅也以木澆火而火滅以火煎水而水滅水陰而陽火陽而陰其性本殊如君子小人之不相

容遂成水火也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兩陰兩加必生猜忌亦猶是也于此則不得不革矣其象火在澤下火性炎上金性從革兌金化爲澤水皆受火之革者故以水火相息言之兌少女離中女少在中上其序紊其志乖必革去而後已此卦之所以取象于革也

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宗曰文明以說革信成也柔德在中无所悔也〇己爲土信德也柔中陰土也火尅金爲革而以火中之陰土生兌體土之剛金彼此相尅而轉相生是革而信之也離爲文明兌爲說離雖有柔中之德與兌相應是以文明而悅也大亨以正指二五正應也二以柔居中五以剛居中爲得其正而五爲陽剛居于陽位故稱大言大之所以亨通者以有正應之二所謂己日乃孚也大亨故曰元亨以正故曰利貞也以是爲革是革而當其時也

夫革宜有悔而得其當則悔亡信故也正故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革之時大矣哉

宗曰天地革成時順應也聖人革正律時也〇革之爲道以卦言之離火之上加以兌金火革金也以時言之夏火方炎秋金遂進亦革象也統五行四序言之春木革土夏火革金秋金革木冬水革火未有不革而成四時者然秋金生冬水冬水生春木借其火流于金中亘坤土資水相生而其氣乃順其候斯應所謂天地革而成四時也若夫王者之興受命于天易世爲王謂之革命亦必以時爲之順乎天者順時也應乎人者人之所歸天之所命亦以其時也湯放桀武伐紂如火之尅金更姓改號要皆因乎大共之人情而知天命之有歸未常有富天下之志所謂應乎天而應乎人也順應坤德也離之中爻即坤之中

晝是爲己土湯武雖爲革命之王者而不失其柔中之臣德是以取信于天下故曰己日乃孚正所謂當其可之謂時也時未至不敢先時既至不敢後湯武之革而改命同于天地之革而成時豈不大哉已之日即革之時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宗曰治曆明時革以曆正也〇不曰澤下有火而曰澤中有火者按先天轉卦節候革爲四月之卦居于兌位是先天之澤即火之所從出也正對蒙爲十月之卦曰山下出泉是先天之艮即水之所從出也火尅金而亦生金亦生于金于以見陰陽四時之氣相爲苞孕積漸成序之理也古聖人作曆考中星以定四時必以日表測晷影定南方之正位而後中星可考四時之氣以葭管中黃鐘律中央飛灰以定中氣而後曆元可定由是觀之則作曆必相見于離後天之離始于先天之兌是

以君子治厯明時從革始也四時之令得所者進成功者退无非以革爲義也厯所以紀數之書天體週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速一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行稍遲一日不及天一度月行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是以天多十日爲氣盈月少十日爲朔虛聖人治厯乃置閏月以定四時成歲是治厯乃所以明時也乾在亥甲子起于亥天行至巳革而盈其半是置閏算數之所始故以革爲治厯明時之卦也田氏云自乾至革卦凡四十有九大衍之用也分而象兩天地革矣揲之以四四時成矣是以至革而治厯又按古者考大象皆以火爲候三月火出于辰五月火中七月火流十月火伏南方火之本位四時之氣皆取相生惟自夏徂秋火金相尅賴有坤土以聯屬于其間而五行始相生不斷故特取兌離相合之卦以表天地革而四時成之義也黃幼平易正云革以治厯明時何也水火者天地之大用也日月星辰統于木火水火相濟天地之所取鑑也其用巳日易之尚柔也甲巳乃合其用十五宵日之中星四十五日而更次可別矣五運之革金爲其始四九三百有六十九乘十五一百三十有五參而乘之四百有五火灼其中二十有七潤下炎上曲直稼穡進退損益各以從革爲師始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宗曰柔中于剛不明用也○鞏以韋束物也離爲牝牛離之六二從坤土來坤爲子母牛又爲黃黃中色也牛順物也二柔在中初剛在外故爲革去毛赤變革之義也初九陽剛本有可革之才然其時則初動于事始上无應援未可有爲故當以中順之德自固于內而以外剛之體歛束于下如革之鞏者然以不用爲用也變艮爲止當革之初見幾而止離明故也卦變成咸咸宜靜不宜動也此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時也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宗曰不可有爲爲有時也○陽大宜有爲時在初位在下上无應援不可有爲但以中順自守慎革之始政可以厚革之終也以不用用以不爲爲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宗曰革有其時中爲德也○離納巳巳爲中央之土而寄位于坤柔德正中爲月得之精光于陽爲金火相生之象在天十干之中此時乃可以變革也二以柔居中爲文明之主爻上有九五之陽剛爲之正應可以有爲而以土德成其孚信乃以行其革事征吉者上進從五而吉即行其征伐弔民之事也二五雖有澤火之睽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剛柔相濟自无咎也互巽武人變乾爲在田利見天下文明卦變夬夬亦革象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宗曰革從中制以禮行也○行有嘉即征吉之謂也二五正應而革行猶陰陽正配而偶成凡卦中言嘉皆二五相應如隨之孚于嘉遯之嘉遯是也征伐之中不失禮樂之節以柔能濟剛文德是尚嘉會合禮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宗曰剛而不中貞有厲也革言有孚大得民也○九三以剛居剛離體之上火性炎上禍發必尅躁動宜戒若遽任巳意而肆行征伐則凶出于正亦終有危故曰貞厲然則何以爲革乎須以當革之事號令天下以審人情之向背而天下之人如水就下國不歸之至于再至于三則是取信于人而有巳日之孚矣革言以革爲言如湯誓泰誓是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我而不去也三就謂就之非一如武王十有三年孟津之會不期而至者八百國也在三爻故象三互巽爲申命有言象變震爲聲聲有來厲

象卦變隨有兌象震之數三故爲三兌象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宗曰天下爲公無他適也○稍之人情至于三就可謂革而當矣進而革之又何他往乎蓋決之之辭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宗曰革而无悔天人應也○居陰用陽事宜有悔如湯曰懋德武曰无良也然巳過革之時剛柔不偏大亨以正天下信之因以改姓易物何有不吉命即曆數之命順天應人是以吉也君子治曆明時其曆消長剝復與天之曆數政相合也變坎行險而不失其信有孚象卦變既濟有大事克濟之象。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宗曰改命信志非富天下也○信志言其孚在志也信即革而信之之義也伐暴救民非富天下而天下信其志之无私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宗曰革應文明大定天也○九五以剛中居尊位而離三以柔中爲之應剛柔相配爲文明以正是有聖作物睹相見大人之象虎取象于離而爲西方之獸堯舜之揖讓其德如龍湯武之征誅其威爲虎變者自諸侯而升爲天子變化之象也天命既新則典章法度咸與天下更始如興滅舉逸謹量審度之類是也未占有孚謂不待問之鬼神而天下協從已足取信于天下也即三四所稱之有孚也蓋革命之事因是順天應人而大勢已定君極自昭則以人事上持天道不必從事龜筮而已知天人之无不協應也何玄子曰禮有定者也易无定者也吉凶之數與時而立至无定也如以占而已則若探鈎鐵无必有修而吉悖而凶者而易不然也寄吉凶于六畫之中六畫定則時位定而爻象備昭得與不得其分已久或處卑位而得尊爻或履違事而得善爻如穆姜知巳之无隨子服惟子策南蒯之將敗得凶固凶得吉亦凶是易之爲教寶制于禮而未始无預定之道未占有孚聖人爲後世之以湯武爲口實者防也互乾雲從風從變震龍龍有虎變象卦變豐明以動勿憂宜日中有未占而孚之象。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宗曰虎變文明中德炳也○炳如火日之光明也與離二中爻相應文明以悅革所當革其文炳如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宗曰陰變爲陽悅于正也君子小人革而信也○上六與九三爲應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當革之盡則天下之陰氣皆變爲陽故君子處此則爲豹變之文豹似虎而固文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五爲大君上爲重臣君之神理寄于經綸臣之道寄飾乎法令虎變文章之大者也豹變文章之小者也小人處此則有革面之化陰爻稱小人居外卦之上有革面之象謂不必其變陰爲陽如君子而但革其面无悖逆之事即爲嚮化之民矣兌爲說有內向之象爲口係于面故有革面之象總以九三爲應故得其正也征凶與九三征凶應九三在內謂未改命之時不可率意輕用征伐上六在外是既改命之後不可淫用非罰如湯之罪人黜伏即日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之戎衣大定即非放牛歸馬示弗復用兵也君子小人皆歸文治但居正則吉耳貞即信之不失者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宗曰君子文蔚文明悅也小人從王革以信也○虎大而文疎曰炳豹小而文密曰蔚君主要臣主詳也順以從君其信孚也又何所事征乎

序卦傳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木火同處而利于物變生爲熟易堅爲柔金木之功成器之用也

䷱ 巽下 離上

鼎元亨吉宗曰體元居重亨于中也○鼎從目從鼎離爲目鼎爲木象之分形故巽在下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下巽上離象析木以炊也周禮烹人掌鼎鑊給水火之齊鑊煑牲熟乃調于鼎互爲乾重互爲兌二皆金體木火在外金在其內鼎鑊烹飪之象也鼎之爲物端重而則大而能容古人取之以象大寶之位故其卦曰元吉亨二五中德剛柔相濟也爻辭惟上九言大吉无不利與象相應蓋鼎至上九而鼎之功乃成與井至上六而井之功乃成一也元吉即大吉也亨即无不利也六爻皆變爲屯巽上離下爲家人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宗曰以木巽火中通也亨帝養賢禮德也○凡卦爻取于義頤井鼎皆取于象聖人贊卦不專于象惟義與象合則即象以示例也下偶畫鼎足之象二三四奇畫鼎腹中實以牲體之象五偶畫鼎耳之象上奇畫鼎鉉之象也以木巽火亨飪是釋鼎之用也巽入也烹飪之法將使火氣入物而太緩不入太急亦不入也故巽之飪熟食也以巽木入乎離火烹物而熟之也烹飪之大不過祭祀賓客二者而已祭祀之重無過上帝賓客之重無過聖賢享帝曰享養聖賢曰大享亨帝貴誠禮有定制養聖賢貴厚故加大也順口實也而曰養賢以及萬民鼎烹飪也而曰亨上帝以養聖賢然則賢人之所係誠重矣火于時爲夏于德爲禮禮以祭祀宴饗爲大故爲德以享爲禮而享與亨同文聖人之旨精微而義弘遠如是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宗曰柔中應剛明作哲也○下卦巽木洪範注曰視散木也離爲目鼎有耳離中虛故有耳目聰明之象巽而耳目聰明者謂巽取入耳能入于聲目能入于色巽又取順耳順而聰目順而明也惟其聰明是以有合于文明之德故柔進而上行以柔中居尊位爲聰明之元后也得柔之中以下應乎剛之中如人君虛心下賢而有謀明弼諧之臣則共所以養聖賢者得其輔資其用所以天祿人歸保世滋大也柔之所以貴其大而亨者以此此舉卦之全體言而以六五爲主以九二爲應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宗曰正位以鼎能養

賢也凝命在中庸用享也○木上有火以木然火以火熟鼎乃成烹飪之用君子觀其象而以正其君臨之位以六五之柔中臨于上得九二之剛中輔于下而天位正矣凝結聚之意命天之命即革命之命所謂曆數也革其舊命乃以凝其新命散而復聚聚而不復散是之謂凝命也互乾爲天火天大有曰順天休命離之先天爲乾是日月麗天以照四方離之德故有正位凝命之象也大亨以養聖賢所以正位也享以享上帝所以凝命也古者傳國以鼎庖羲氏與得神鼎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寶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也武王遷九鼎于洛王孫滿對楚子曰在德不在鼎可以知鼎之正位凝命者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宗曰革而鼎出否利也陽苞于陰爲主器也○六爻皆鼎象故以初爲趾顛側也否惡也鼎以足峙不可顛也

而舊有否穢之積故利用倒趾向上以傾出之所以致潔爲享帝養賢之地鼎之所以取新也禮祭先夕溉鼎滌濯舌鼎中三足皆空所以容物所謂爵也烹飪之法清在下體在上則不偏觸及升鼎則瀉滓皆歸足中是謂之否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爲鼎實初當卦始鼎未有實倒而滌之足顛居下卽半之象所謂革去故而鼎取新也得妾以其子者離巽皆女上下兩陰互乾陽在內當其倒也巽轉爲兌兌爲妾兌金乾亦金是鼎之質乾一索而得男故有子象是卽主器之人也妾本不宜在上取其生子爲後故待之以母道所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也鼎趾不以向上以其去故納新故下反居上傳之曰未悖者蓋以此也變乾爲大有則以象子貴矣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宗曰出否從新

鼎之貴也○鼎趾顛若爲悖道而以出否則是賤穢惡而貴新潔出否將以受九二之實也陽貴陰賤貴指陽也趾譬妾從貴譬以其子義取倒體象中設象孔子轉卦大義見矣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宗曰實在中自我重在也仇不我卽无所加也◯陽爲實在鼎之中剛柔濟矣中德成矣義九二自我也仇與讐同類也三四與我同爲剛德而失其中是以有疾我自守其中自固其實則彼之疾不能有加于我矣卽就也我之有實以享上帝以養聖賢彼自成其疾我自受吾鼎也是之謂吉王輔嗣云我仇謂五也仇匹也困于乘剛之疾不能就我則我不溢得全其吉也朱子云我仇謂初也陰陽相求而非正則陷于惡而爲仇何氏易歸宗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卽初爻之所謂否也已顛趾而出之故不我卽也按王六五相與得中以爲實五二正應豈可有疾至說非矣按本文傳曰愼所之之往也往而上安得曰初且否已出矣而復謂不我能卽乎故必以我仇爲三四之同類也互乾陽爲有實之象變艮不拯其隨亦有我仇不卽之象卦變旅懷其資亦有實之象也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宗曰愼于鼎實盈乃傾也我仇无尤中實勝也○鼎體陰虛而有陽以實之其才已極不可復有所加器盈其量則傾溢矣愼其所往變艮知止也之之于三四也剛而不中雖與我同類而有過剛之疾然我與五應鼎之中德旣以爲實上不能加是以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宗曰陽過失中鼎不實也虧悔終吉以柔濟也○鼎耳指五也而于九三言之何也鼎之取義木下火上以取烹飪而三居巽木之終外應上九居離火之極兩皆過中木火猛烈將革其耳

革變也耳以舉鼎變爲炎熱而不可舉爲鼎耳革之象革義以火革金取六二之柔中至九三而就九四而改九五而變革倒體爲鼎取九二之剛中至九三而革九四而覆六五而貞故傳曰大其義言剛柔之用不同也凡物之行皆以足獨鼎之舉措以耳是以耳行也耳旣革則不可行故曰塞也雖有雉膏之珍亦不可食此人臣之有才德而過于激烈以自否塞者也三以剛居剛柔剛乘剛故爲此象巽爲進退不果行塞象離爲雉重互兌爲澤膏象巽爲臭不食象三之之所以病者過剛故也變而爲坎互上又坎陰陽和而成雨鼎[illegible]變而爲虧是悔其剛也是以終吉陽實爲[illegible]陰虛爲虧器大能受者必濟之以虛是亦滿招損謙受益之理也小畜巽終曰旣雨鼎體曰方雨此內而彼外巽爲陽中陰體故象雨也卦變未濟三曰征凶利涉大川正先否後泰之象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宗曰鼎失其義反爲革也○義宜也以木爲炊不可不及不可過也木火過烈以至耳革失鼎之宜矣合初顛趾之象于是見孔子轉卦之義各有所取以其革也轉而爲鼎在鼎顛而爲革于時鼎虛未失其義至于鼎既有實而仍以火之剛烈爲革金之象則不惟失鼎之義併失革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宗曰鼎不勝任剛失中也○四與初應初爲鼎趾鼎之量極于四其上則爲耳矣善受者必有餘量過剛不中加實不已至與鼎平則足不勝任勢必至于折也三爲公位餗糝也八珍之膳鼎之實也公餗既覆體爲渥沾凶之象也繫傳曰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必至于凶而後已也重互兌爲毀折折足象爻變艮卦變蠱亦覆折之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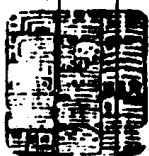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宗曰鼎覆而凶聰不信也○以巽之聰明成鼎之烹餁至于折足覆餗不勝其任則所謂耳目聰明者謂何四爲巽主四與初應如何對初而言謂汝之所謂聰明者安在亦不信之甚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宗曰柔中應剛鼎鉉舉也利歸于君其位正也○鼎之舉措在耳五爲鼎卦之主以偶畫居其上所以象耳黃上中色也離得坤之畫故其色黃金鉉指上也鉉者鼎之舉所以橫貫鼎耳而舉之者上九以一陽橫亘六五之上故象鉉九本乾畫故稱金鉉耳二物不相離者謂六五以黃耳而金鉉之是以柔中之德居于尊位而得陽剛之才在師保之任以相佐爲理也利在于貞而鼎之德成矣正而固所以凝命而永保此鼎利歸于君也變乾爲利見大人卦變姤爲含章自天皆與黃耳金鉉義合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宗曰鼎實有耳柔勝剛也非其中不爲也○九二居中而鼎有實必將舉之乃以柔中之耳而舉剛中之實是非有中德則无以爲實之地矣然則應剛中者必以柔中也故曰中以爲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宗曰德配聖賢鼎道得也吉无不利帝用亨也○鼎无二鉉上曰金鉉此曰玉鉉金鉉而飾之以玉也如玉如金乃聖賢之德故取象以配之以五之柔視上之剛曰金鉉以上之剛而位于柔又變柔而爲玉鉉體剛履柔有舉鼎之功大臣而居師保之位者也變震爲玉有玉象五六相得君明臣良所謂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者是鼎之德于是乃全也陽爲大陰爲利大臣公忠體國不以寵利爲心而其利歸于君在己亦何常不利故曰无不利是以義爲利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宗曰剛柔相節禮以行也○上以陽居柔剛而能節之以柔所以爲玉鉉也詩曰溫其如玉所以爲君子之德也節從禮出離爲火爲夏令爲禮德也以上九之剛輔六五之柔君以謙和臣以忠直又有剛柔相節之道蓋鼎鉉與耳不相離而用者也按烹飪之法以剛柔相節爲功周禮烹人曰掌其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齊卽節也易中言節皆謂度數所以明禮也故曰觀會通以行其典禮

易宗集註卷之七終

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illegible]

以四隅卦爲主咸恒十二卦[illegible]之配以巽兌而因合乎乾坤坎離四正之德以得其中損益十卦又以巽兌主之配以震艮而因合乎乾坤坎離四正之德以得其中皆從陰陽相配則卦體之交也此下乃以四隅卦之尊體各分其類而即以本卦之轉體合致其功然後以長少互易爲交象互體從中爲類常震艮長男少男也其中皆互中男之坎而兼巽配于三女如男子之有妻妾爲用也權也巽兌長女少女也其中皆互中女之離而專一以配乎中男如女子之從一而終也經也所以盡四卦之變正以守四卦之常也

革鼎之後繼以震艮天運人事革故鼎新則

必有動而起者應之震動也又必有安而止者承之艮止也革鼎三女交加錯迕成象所以持之其陽剛乎震艮轉象遂爲兩體俱成陽德震陽起於下艮陽止於上不似以上諸卦之轉體陰陽變易也粤考堯舜之禪以坎離文武之生以震艮識帝王之自有眞矣

序卦傳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大資有歸則星斯耀格于天而繼位正號鼎震之始一冶之道也

震下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宗曰動罔不格中于禮也不喪匕鬯奉天時也○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是爲長男一陽生于二陰之下蘊結不出逆奮擊而爲雷陽氣從下達上則陰陽洹闢而萬物發生故亨也震來者內卦之震一陽來于坤震驚者外卦之震其聲達于遠也二雷相激而起者也虩虩恐懼貌或曰虩蠅虎也其形常動而不停者啞啞乃笑言不敢肆聲之狀恐懼之心動容以禮所謂禮言恭也坤之下畫變乾爲震乾爲君坤爲土分乾以主坤有諸侯之象諸侯地方百里雷聲聞于百里外震在四爲諸侯之位內震在初爲長子之象聞雷而驚恐有虩虩啞啞之德逆其承祧雖値震驚之時而能持以鎭定如舜之烈風雷雨弗迷而不喪其匕鬯也人君主器承天天氣發而爲雷大神格而主鬯奉時勿違自不喪也匕棘鼎之器以棘木爲之祭祀之禮烹牢于鑊旣納諸鼎而加冪焉將薦乃舉冪以匕出之升于俎上棘取赤心之義詩云有捄棘匕是也鬯互坎爲棘有匕象鬯百草之本爲香酒以降神也上暢于天下暢于地天子所以爲贄震爲蕃鮮故有鬯象坎爲酒醴互艮爲手執匕鬯有不喪象此主器之最重者震之所以繼鼎也六爻

皆變爲巽震巽陰陽變體也

彖曰震亨宗曰震則必亨乾資始也○雲雷屯而天造草昧雲行雨施而品物流形震一陽有元德是以有亨理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宗曰畏天之威修禮言也○聞雷而恐發天怒也敬天者天必福之故恐懼乃所以致福笑言啞啞仍有戒心則法也不輕言笑動有準繩所以修禮也後有則者從恐懼來也乾用九曰乃見天則以柔用剛者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震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宗曰遠邇震之中心慎也以爲祭主善事天也○卦之外體自遠而

邇驚者卒然遇之而發懼者惕然承之而懼以外震內故爲驚遠懼邇之象也宗廟社稷諸侯之所世守也出者長子出而繼世即帝出乎震也可以者許之之辭也主者詩云百神爾主也洊雷之震遠邇驚懼乃能處之泰然不喪匕鬯是其中有主天變不移誠可以負荷重器也要其心知畏天德能合天故其器足以奉天也故曰以爲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宗曰恐懼修省震有事也○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雷相仍則威益盛能無震乎君子以之恐懼于心而修省于事所謂敬天以實不以文也修克治之功省審察之力克治其身心而省察于事務所以弭變也恐懼而不修省猶未嘗恐懼耳恐懼在心取象于內體之初修省在事取象于外體之四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宗曰震動于初後有吉也○初

內震之主四外震之主以一陽來坤陰之初當其始也恐懼之至故爲虩虩之貌及其既也笑言啞啞仍不忘其恐懼之心以是爲吉所謂敬勝者吉也震初猶屯初皆主卦之爻故以卦辭繫之變坤履霜堅冰亦有虩虩之象卦變豫初九謂始恐懼所以致福初六鳴始逸豫所以致凶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宗曰震以爲福基致之也笑言有則禮作威也○震之來也所以致福如以天變爲不足畏滅之基矣有物則必有則禮記曰樂著始禮作成笑言不忒而德乃成從恐懼中來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宗曰柔上于剛必有喪也七日即得中應外也○二居初上以柔乘剛震之來也動而靡寧是以危厲億者度也即億則屢中之億應爲揣度修省之意也貝貨寶也漢志有大貝壯貝幺貝所直不侔一四互漸有龜貝之象當震下大喪其貝貝陰柔不可爲居乃升高以避之震爲足故稱躋互爲艮故稱陵二不自安乃就其正應之五而升于九陵之上九陵指四剛在四上超出山頂以求之蓋以柔居柔爲當所怖故至于喪其資而辟易至于如此其視不喪匕鬯者異矣然嫌有乘剛之嫌而不失守中之道即喪于目前必還于異日不必逐而求之也按先天節候之卦震後即屯至于七日爲屯之二其象亦曰乘剛而震四之剛上升爲九五以爲之應其曰乘馬班如即勿逐之象也曰匪寇婚媾言其喪貝匪爲寇所盜竊乃求已爲婚媾耳故上六有婚媾有言之辭是其喪可轉爲得矣朱子正義曰九陵七日之義未詳而何氏訂詁謂卦位有六爻始爲七意亦無據必如是解七日方有權義耳互艮艮趾有勿逐之象變兌孚悔亡亦有

得之象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宗曰剛不可乘危乃得也○屯之六二亦曰乘剛而有九五爲正應是以匪寇而爲婚也七日之後其象乃如斯耳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宗曰震極而變將在事也○六三以柔居剛極震下內蘇者復生之謂人當恐怖之至如死而復蘇蘇而又蘇震之極矣于此便有修省之意當此之時三爻臨外將有所事之時震于其行凡所事事必以震之心行之庶可以无尤无悔耳眚謂過誤也互艮時行則行重互坎有險有震行之象變離爲明履錯之敬所以辟咎與震行无眚之義合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宗曰柔失其居其位震也○三與初同體而上

承九四內外皆震豈柔所能勝者蘇而又蘇宜知所變矣

九四震遂泥宗曰剛陷于柔震非時也○初與四皆所以爲震也然震乃二陽爲十二月之卦從一陽復卦來故初之爲震是以內體之震言雷在地中先王至日閉關之時取其象以警于心也四則以在外之震言本非雷出地奮之時上下四陰相爲互結以剛居柔失其位故有遂泥之象謂雷之伏在地中爲泥也震爲雷泥蟄時也此時方陰盛小人道長未可有爲也遂泥者竟陷于泥也互艮止有泥象重互坎窞亦爲泥象變坤爲復仍冬令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宗曰震未光陽未亨也○凡雷之行必先以電冬令之月陽伏于陰其光未出也之九五曰施未光震也同令其象一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宗曰柔德正中內外懼也有事修省

雖危安也○初四皆震往來內外之間自應知危而厲矣知危知懼知得知喪以揣度之意爲省察之功故能保守而大无所失所以然者以其震之往來于心實有修省之事謹天戒畏天威弭天變是其能爲宗廟社稷主而不喪匕鬯者也變兌爲說乎剛有厲亦厲无喪之象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宗曰危其行震從事也中德居柔知得喪也○乘剛之上故危其所行所謂震來虩虩也其所有事在守其中德以柔居剛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恐懼致福也大謂陽也震爲陽卦乾之上九曰知得而不知喪以柔居剛恐懼修省則不至以陽剛之過而喪其所有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宗曰處震外者懼无忌也震于其鄰有禮言也○初四皆震主爻而四震于泥有不見畏惟震之初當恐懼也上六外體之極去之極遠故有索索之象索索然竭盡之辭也變離爲目有視象矍矍不安之貌離去之遠而驚恐尚形于眉睫之間故征凶也二三五皆同被震驚者我固相遠而鄰皆甚近二爲最近其所喪也已得于七日之後有匪寇婚媾之喜然體仍屬震非可燕安從事者婚姻之禮必于平時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故曰婚媾有言尚非其時也屯二象傳曰反常此義也本象傳曰畏鄰戒以此也變離爲噬嗑滅趾征凶之類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宗曰震在中七日乃得也戒以其鄰有危言也○中未得指六二也最近于震而位于中必越上六而後七日至于屯二此時豈能仰得乎征尚有凶鄰而並戒雖已成婚媾而上有不字之言其

所以相戒者淺也不可以不畏也

序卦傳曰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根互靜靜根互動震轉象艮艮轉象震天地之道反之則正也

☶☶ 艮下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宗曰震反爲艮艮身以背也不見其人陽覆陰也○艮說文作艮目相比不相下也一陽在二陰之上爲艮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陽動而上進至于上則止矣陰靜而下凝處于下則止矣兩艮相重內外俱止靜而不動止其所也凡物對面而不相通其中必相背也止而不動如人面壁而立但有背向于外耳所謂背六四是也四爲心位背乃心之後邪故四爻曰艮其身震轉爲艮亦在

反背之義但見其背不見其身故曰不獲其身
四本心位既象其背又象其身者人之五臟皆
係于背也身者心之區宇艮其背則心不動心
不動而身不可得矣物之來不能得其身而搆
之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謂他人行于艮背者
之庭而不能見艮背之人也艮有艮止之所是
其庭也有艮止之身即其人也其身不可獲則
其人不可見也互坎為隱伏不見象重互震為
大塗行象艮為門闕重艮兩門之間庭象三四
皆人位故曰不見其人凡人不能安于止者心
動于欲也欲為陰陽家謂身為陰艮以一陽
止之于前則无欲以亂心老子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是也身之五官皆有欲足以亂心而不
獲其身不欲盡矣孔子無我亦此義也外物不
得交而相引自无咎
矣六爻皆變為兌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宗曰陽德光也○艮之義則止也匪漫不遑
言止時止則止也時然後止則其時行而行可
知乾曰天行健因時而陽進退及時樂行憂違
天德也艮之一陽從乾來也動不失時故時行
靜不失時故時止以是為止靜亦定動亦定也
非子曰泰宇定而發天光發乾道變化大明終始
陽剛者見陰莫得而掩蔽之故曰其道光明光
為體明為用艮之
道即乾之道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宗曰止有其
所自無敵也
不獲不見靜以止也○艮其止耳目思慮皆止
于所止之地絕不與外物為援而乜攻取于我
者不得而入矣應謂正應初與四應二與五應
三與上應爻之剛也當艮之止萬緣俱靜聽視

一切應感皆我之敵矣故曰敵應上謂外卦下
謂內卦六爻俱无正應內不與于外未嘗引外
物而入也外不與于內莫能誘吾心而出也是
以洪然虛寂不獲其身其庭可行其人不可得
見所謂何思何慮直返于人生而靜以上之境
矣吉凶悔吝生于動以是為止又何咎乎

象曰兼山艮君子思不出其位宗曰艮不出位
思在中也○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天地萬物皆本于中中
至靜也人生而靜感于物而動遂有出乎其位
者艮而又艮兩山相兼屹然不動其止之所即
位也大學止至善至善即中之位也中庸素位
不願外所不出乎中也思在動靜之交而能止
于其所則不出乎當然之位出則憧憧往來失
其何思何慮之天矣孔子從心不踰即其義也
洪範五事貌言視聽皆歸于思思作睿睿作聖
思睿聖
之本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宗曰艮有其始不見
利也○初六在下有
趾象陰偶書亦似趾艮之方始故為艮其趾也
陰爻靜而不動自然無咎知壯趾之征凶則知
艮趾之无咎矣然以其陰柔主利恐其始于止
而終不能止也故告之曰利在永貞貞正而固
也永長久也謂守其正久而不變是艮之利以
義為利也不見私利乃能永貞能永貞者乃其
利耳變離為賁文明以
止是知其所止者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宗曰未失其正初位柔
也○初以柔居陽未當
其位然能止于其足不敢躁動亦
為不失其正者所以貴永貞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宗曰柔以隨
柔不克拯也
○腓在踝上膝下咸卦內體之六二曰咸其腓
九三曰執其隨謂三之隨初二而動也艮其腓

則不動矣其隨謂初初在二前二隨初者也拯助也雖本宜動旣艮其趾復艮其腓是二應相鄰而不能相助俱成蹈踏故其心不快也心指四四本應初不拯于初則不快于四其必然者也互坎爲加憂有不快象變巽爲股腓在股下故居二爻卦變蠱有不拯象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宗曰未安故止未知退也○自上而下曰退初在二之下初旣知止二宜聽其靜而不可邀于動而反以不拯其隨爲不快則是不肯退聽而安于止矣互坎爲耳有聽象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宗曰艮厲其心係于私也剛而不中心未得也○限身之中也三當兩限之中故曰艮其限夤脊肉互坎爲脊故稱夤列者脊中所裹之骨左右分列也薰與熏同灼也詩曰憂心如熏居書曰薰爲太平如火烟上蒸也心謂四

四在三上故曰薰心也九三上九皆艮主爻上九以剛居柔剛柔相濟而止于无所不止其下之羣陰皆制而不過矣九三以剛居剛德不中下有二陰係之于內上有二陰覆于其上止不盡止故有此象要以艮主于背背繫于心思不出位以心爲君內艮在心體之下天君未嘗用事故以艮限列夤若與心不相屬而反足以害心有危厲之象二陰係之于下利欲未淨心爲薰灼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于此判也韓詩外傳引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辨論而心畏葸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互坎爲心病重互震爲决躁變坤爲剝象曰失上下有艮限薰心之象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宗曰止不于中心之危也○九三剛而不中雖有止德而非其心未嘗安于止也故謂之危私係于下心灼于上此其所以危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宗曰以身爲艮止其位也○四正當心之位即彖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者也彖曰艮其背此曰艮其身心爲身之主而繫于背之位是艮之全體也下艮之上上艮之下兼山之義于此而全也觀其身之止即得其心之止止其所思不出其位又何咎乎吳幼淸云止其身則氣住而神亦住四以柔居柔蓋當氣致柔者故以艮其身屬之爻變離卦變旅則不止其所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宗曰躬以爲止行亦止也○傴身爲躬見其躬則不獲其身矣君子躬行日止諸躬謂艮之見于躬行者如此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宗曰輔以爲艮中于言也○五在四上四爲身而其上有偶畫爲口輔者頰之兩旁以輔于口者也背身見輔而不見口咸以面言故併

言頰舌艮以背言故但言輔艮其輔者止而不言之象言有序者時言後言之序五有中德時言則言亦時行則行仍是時止則止也人之見于外者不過言行二端四止諸躬止之見于行也五言有序止之見于言也重互震變巽言以順動得中故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宗曰中正之言言有位也○五以柔德居剛位可謂中正之位思之所不出也止之于輔使之不失其中而歸于大正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上九敦艮吉 宗曰艮止于敦天德元也○敦厚也爾雅云丘再成曰丘再成曰敦兼山之象也艮以一陽來于坤上坤土艮山故爲敦象臨卦上六亦稱敦敦坤德之極也繫辭傳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仁爲元德此一陽從乾而分亦天德也尤以剛居柔位而安于最上止

至于是无所不止大學所謂至善尚書所謂安止也天下何思何慮殊途同歸止之至極一陽在上羣陰皆消各得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莫過于艮吉孰如之凡上爻鮮吉惟艮在上體者八皆吉震主于初艮主于上統乎全卦故得于上九言艮而不分屬于形體也四亦震主以非其時而泥二亦艮主以未及于時而厲皆以其係于陰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宗曰艮以厚終合坤德也○坤厚載物艮者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在先天之亥為十月冬令其在後天之寅為正月春令故曰成始成終萬物歸藏于坤故坤以終之艮以一陽來于坤上其象為敦主德至厚為艮之終連山歸藏之易于此義備之矣。

震艮之後繼漸歸妹從震艮之交也咸恒以少男求少女長男臨長女為正配為下經之首正交也禮之經也震艮于此重為專體合

為轉象矣乃為長少互交之象以盡其變漸夫婦之禮也權也變而不失其正權而不悖于經每卦之中三致意焉所以謹人道之始也傳于漸曰可以正邦于歸妹曰天地之大義猶之于咸曰天下和平于恒曰四時變化皆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矣

序卦傳曰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止則有進屈則有伸消息盈虛執天之行德業以漸勿謀其利學問以漸毋躐其等本末終始其序克正也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宗曰漸歸以禮得男行也利于貞剛中應也○漸从水名許氏説文云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地理志漸江即浙江也水流漸進故取以為名天下之事必以漸者莫如女歸女謂嫁曰歸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歸不以漸則奔也卦以艮男下巽女艮為少男方止而未進巽為長女將入而未歸是其歸也必以漸焉禮也合于禮則吉矣而其利尤在于固守其正指二五正應也漸之所以成卦者二為艮主爻四為巽主爻也雖皆當位然以相比而歸非其正應惟五得剛中與二之柔中相應為正故曰利貞合六爻觀之初四三上俱無應惟二五則女歸之正也初守正以待時上高尚以著節二四乃其權也不言取女但言女歸咸取女吉取者之吉主于陽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吉主于陰也皆以貞艮為主男下女咸當其時止而說漸不當時而當位止而巽皆以其正故皆得其吉也陰陽正對為歸妹艮上巽下為蠱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宗曰以正為進以漸為歸也○之進往而進也以下而之上以內而之外當指貞艮言也艮止于下而不遽進是以禮往也夫然後巽女

之歸為得其吉是以禮來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宗曰為功于邦正家之道也○艮一陽之卦在內體之三而巽本陰卦乃以九陽居于五位是艮之陽進于巽而得其位矣往有功者卦本漸進而至于有九五之應可以大有為矣進以正可以正邦正釋有功之義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夫婦人倫之始家道之所由隆也五以剛居剛于上二以柔居柔應之是大正之道大順之徵也正家而天下正故曰可以正邦也

其位剛得中也宗曰剛以位中天下之本也○此釋上進得位之義也其位云何五剛位也其得云何得中五也天下之大本日中治平之道不過乎是得中正治莫不正矣是之謂利貞

止而巽動不窮也。宗曰漸乃不窮止之積也巽以爲動時其中也○內體貞艮以止爲漸則其中之所積者厚矣乃之于外而爲巽順則動而愈出不可窮盡蓋先體而後用而有時中之道者有功正邦稀如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宗曰善以漸俗居德中也○地上有木爲升地卑而木易見其高山上有木爲漸山高而木不遽見其高必以漸長乃漸高也君子若推風俗而之于善詎可旦夕就哉必居其身于賢者之德然後使人感而嚮化漸入于薰陶之中賢德即中德也居即居中之義中不可過不可不及有漸進之理若只剛剛焉令相驅迫則失中矣中兼止巽二義止不躁妄巽无捍格也居德取象于艮善俗取象于巽也不言聖德而言賢德者聖人之德不疾而速孔子三月而化行是也繫辭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亦以漸而久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宗曰有言无咎求所止也○初以陰柔止于艮下如鴻之止于水涯鴻雁之大者水鳥也又曰陽鳥尚書曰陽鳥攸居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陽東陰西陽南陰北艮巽先天在西北後天在東南鴻自西北而來東南故六爻以之取象也鴻之德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往來有時先後有序所以象漸也昏禮用奠義不再偶所以象女歸也干水涯也互坎水流于山故有干象艮爲少男處于卦初故稱小子厲者上無正應竚立于下以待時亨有危厲之象有言者鴻在水涯必鳴艮爲黙喙之屬艮之正體爲兌兌口有言亦求偶之象也以正俟時于義無咎變離爲家人卦則正家以正邦女歸以後事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宗曰居柔而危雖危安也○厲莫厲于不知止初六止于始柔有安止之義矣何咎之有。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宗曰鴻得所止正中應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多磐石艮爲石有磐象漸進而安故爲漸于磐也艮二陰從坤體坤爲衆有飲食衎衎和樂也鴻鳥之食食而喙仰而四顧卜或驚心則飛而去之鴻至于干而漸進于磐飲食衎衎與衆和鳴何其適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此則鴻之所止者也要其以柔居上有剛中爲之正應其德如此變艮爲巽即止而巽動不窮之象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宗曰不素飽往將有功也○素飽猶詩之所謂素餐也言其從容宴樂上有九五之應以漸而進往而有功非徒飽于飲食以自養而已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宗曰進必有凶時不廣也利用禦寇止有功也○地之高平者曰陸三艮山之上畫而漸于伸土故象陸鴻水宿之鳥止于平陸非其所安詩曰鴻飛遵陸毛傳謂非鴻所宜是也宜三无正應其象如此是不得其所止者也三四艮巽之主相爲夫婦故爲女歸夫指三也四亦无應近而陽相敵則征不復矣復如漢詔之所謂復其家言其必罹于凶而不得寧也三爲夫則四爲婦四本應初而兩陰相値孕不育矣所謂孤陰不長也初陰在內體之下故取孕象四之位爲腹重互爲離爲腹亦有孕象其凶如此故宜舍其无與之應而各守其本來之體好合相爲扶助以禦寇盜也五坎爲盜故有盜象上即三之盜初即四之盜也三四相合自不紛于初上而爲所賊害矣變坤爲觀卦觀民設教所居德善俗之旨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宗曰離羣失道失所止也順以相保漸進得也○醜類也三與初二同爲艮體一家類聚者也征而之上則離其類陽失其陰而反與陰遇也婦人之道從夫爲正而陰與陰低求其孕育豈可得乎故當用以禦寇艮者止于其所而漸進于四巽者順以爲巽而漸歸于三相爲保聚以禦寇蓋誠至順也巽本順德而艮以止相守故爲順相保之象蒙卦上九亦曰利禦寇皆以艮之主爻一陽而言彼指下坎爲寇此以互坎爲寇傳曰上下順言艮之一陽在上此曰順相保言上巽之德爲順也

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宗曰擇所而安順于止也○四方人于巽木故曰漸于木鴻非棲木之鳥而乘風而高故有漸于木之象是失所止者矣然既

无正應則擇于木之下可以爲桷桷者棲之莊子曰曲木不可以爲桷桷木枝之易直者指三也或者偶爾之辭明三之木非正應也三四相比而成夫婦女歸之權也故曰或得曰无咎也重互爲離有明于擇木之象變乾爲遯卦君子好遯亦得桷之義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宗曰得于順者巽以止也○順即順相保之順也四雖乘三而非正應所以能與三爲夫婦而順相保者以四體巽德而能附于下安乎所止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宗曰女歸以漸可自勝也○陵爲高阜九五居尊至高之象鴻飛進于高陵詩所云鴥彼飛隼率彼中陵也漸陸已失其居況漸陵乎婦指六二其正應也卦以巽爲女艮爲男而爻以五爲夫二爲婦巽女以漸歸爲義二婦亦以漸進爲禮孕當作字即屯二十年乃字之義字之爲孕想以九三婦孕混之如上九漸逵之又爲陸也九五九與巽女同體六二與艮男同體男女有別不輕以字許人禮也然終莫有能爲九五之婦者舍六二終無與歸也此夫婦之正故吉也以五夫之正率二婦之正以五二夫婦之正率天下夫婦之正所謂進以正可以止邪其位剛得中正此爻也李宏甫云六二中正自守衎衎飲食幽閑貞靜女之孟光也然終莫有爲梁鴻之配者此女歸之經也互坎重互離水火正配之象變艮爲重艮止德之成亦以漸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宗曰得願而止進以正也○中正相應五之所願在二二之願亦在五矣終得所願但進必以漸耳。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宗曰漸羽爲儀大而化也

○陸當作逵逵雲路也又九逵之衢爲逵所謂何天之衢是也鴻漸而上人所難援所謂鴻飛冥冥是也但可望見其羽用之以爲儀耳儀象也又法也詩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言其羽毛整齊羣飛有序可用爲漸進之儀象也艮爲止巽爲順止而巽爲漸蓋言賢人之道功以漸爲而漢教以漸次而集化民成俗不可躁進爲心而至于漸之極也如鴻之翺翔于雲路蓋德盛化神而幾至于聖人之不可知矣何氏詩曰漸上之羽可儀與蠱上之志可則一也慶曆之烈不偉于二儀夫御擊之功不加于四老人壽閣之勳不高于一客星此但就賢者之德言也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宗曰進不可亂儀至正也

○鴻飛有序不可亂之象也進于雲路羽可爲儀所謂山高木長可望而不可即尚可得而亂之乎象曰進以正則正之極矣。

序卦傳曰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進而不已必失其歸盈科而行大海爲滙其歸以漸求其類也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宗曰柔悅于剛非禮凶也○歸妹女之少者說文從未聲兼意也婦人謂嫁曰歸長男動于上而少女悅之婦人內夫家少女處內爲入于夫家之象故名歸妹以少承長非匹敵之正故特以征凶无攸利爲戒也卦象惟臨井言凶否剝言不利未有兼言之者夫婦有禮乃得其正兌主三爻婦居陽位震主四爻陽居陰位非正也三以柔畫乘二剛之上不安于柔下者非順也以悅于上非歸道之所宜故曰征凶征進而之上也又曰无攸利陰柔爲程利以是爲利則不利矣皆指六三一爻言也卦彖

之不吉惟歸妹爲甚蓋蠱隨漸歸四卦男女長少非其配偶與咸恒不同皆夫婦之變也而蠱歸尤甚于隨漸者長女或少男爲蠱少女悅長男爲歸妹女下于男女爲主故凶也長男先少女爲隨長女適少男爲漸男下于女男爲主故吉也六爻皆變陰陽正對爲漸兌上震下爲隨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宗曰天地之交必有歸也歸女之終始萬物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无獨生獨成之理故男有室女有家乃天地之常經其義至大也震長男爲天交乎地之始兌少女爲地交于天之終坎離交于南北震兌交于東西坎離交而冬夏震兌交而春秋歸妹八月之卦兌爲主也出震而後見離說兌而後勞坎萬物之所以興也使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故歸妹爲天地之大義也男女不交則人道以絕故歸妹爲人女之終爲人婦之始相生相續莫不由此其義與天地同大也哀公問于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冕而親迎親之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宗曰歸妹悅之未得正也○上動正以其所歸者妹也蘇子瞻曰天地之所以降必天降也男女之所以合必男下也女小而男長是女用事而男下之故以象天地之交也按古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長男娶少女未悖乎禮獨以其兌悅在下乃女悅男非男下女也故在隨曰動而悅在歸妹曰悅以動此歸妹之所以失正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宗曰失位乘剛悖于禮也

○三以陰居陽始而易竊四以陽居陰動而易溺也故三上行以求四而四遂惑之故戒之以征進則凶而象于六三謂其須于九四勉其遲皆戒其征者也初二皆剛而三躡其上則三之爲婦不賜其德可知已且執其悅以動于剛勢必使男失其剛而溺之女挾其寵而夌之尊卑之序忒而夫婦之禮乖何利之有皆即六三一爻以致警也

象曰澤止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宗曰慎終惟始與存義也知至至之禮可久也○此當以女悅男取象也澤揣漾于下而雷轟動于上陰先于陽如女可挑始不甚覺終將不勝其敝矣如詩云氓之蚩蚩是也君子知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欲永其終必正其始惟禮可以久之遲速有時尊卑有序知其後之必至于敝也惟禮可以抹之天地之大義惟謹其始而已錢國瑞云長女從長男爲恒之久何不終之有少男下少

女爲成之吉何敵之有上有易動之夫下有易悅之婦其終易隙須示其終其敵易乘須知其敵豈惟是哉上進不正敵必訴友變不正敵必損也兌爲毀折震爲决躁皆敵之象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宗曰剛在下女德正也○妹說文云女弟也娣亦女弟也兌爲少女皆少女之稱也釋妹之義是少女之稱娣是少女之在母家有兄弟之稱也歸妹以娣是所歸之妹尚在母室一陽居下有赤子之心但知女子之分而未嫻婦道者也跛能履者女子而有剛德其行未順然本真不失率性而行亦能履也征吉者言其將來往而之外亦无不吉也兌爲毀折跛象變坎爲曳跛能履象卦變解夙吉无咎征吉象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宗曰女子有常內則悅也履下而吉可承上也○女德之常不失剛正謹乎步履所以承上知其將來必全婦道故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宗曰剛中居柔幽貞利也○九二亦娣也因初九之辭故不復言娣歸道行不驗閨閫窺不出戶眇能視與跛能履一也初二皆陽剛而二又有中德以柔居剛不惟勉于步履而亦謹于瞻視矣眇能視者不敢張目竊觀之狀管子曰視于幽故能見未形愼之至也此可謂有幽靜之德者故曰幽人猶言靜女也詩稱士女以此也幽則貞矣二五有應娣其敵君后也故以利貞誥焉互離爲目有視象兌爲毀折有眇象變震笑言啞啞後有則亦其義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宗曰柔位以剛變未變也○幽貞者女之常也以剛居之宜其變矣而剛柔得中不失其常故曰未變云者凜乎六三之有變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宗曰歸有所須待禮也反歸以娣幽貞吉也○三陰柔而不中爲兌悅之主上无正應比于九四而悅之非正也雖非正配必當以禮成之故謂之以須須待也須六禮備而後行也反歸以娣者從非當歸之時則反而守其幽靜之德以娣道處于內體之中蓋剛德善下而不失女子之常道者也變乾爲人非非禮勿履正其義也何氏訂詁引禮注天子御妻世婦各有常久涉穿鑿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宗曰歸未當時禮所制也○歸妹歸于四也在四曰遲歸有時而義相應未當者未當其時禮不可行故宜須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宗曰歸妹有時愼乃動也○四以陽居柔位剛而不中有躁動之慮以受少女之歸更宜愼于其始寧爲遲歸毋爲速嫁愆期云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家語云霜降多婚冰泮殺止歸必有時而歸妹之卦在二月之後爲時已過不能成六禮而行矣故必愆其期以待之至于遲歸自有其時必俟八月爲成乃講親迎之禮也在男不失在女亦无所失矣是歸妹之志也互坎爲眚坎險不失信變乾爲履以定志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宗曰志在于禮待時行也○婚姻之體文家爲重故九四之愆期由于六三之以須也愆期之志歸妹之志也有待卽有須也行亦行禮之時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月幾

望吉。宗曰：柔中居尊，下降禮也。月幾望吉，齊于巽也。○九五以柔居尊，爲帝乙歸妹之象。娣即君之娣也。湯之嫁妹，教以陰從陽，女順夫，順天地之道，正家內之禮。以其五也，爲帝妹之尊；以其柔也，爲其娣之德。袂，衣之袖口也。垂衣而治，其君之袂，所以臨下。五爲君位，象剛者也。盛服以御，其娣之袂，將以事夫。六爲陰德，象柔者也。良者，溫柔之謂。剛轉爲柔，故曰不如其袂良也。月借日以爲光，陰借陽以爲位，故爲幾望之象。月出東南，則幾望東南，兌之先天，巽之後天。少女漸長而順德以成，故吉也。互離重互坎，坎離相見，亦日月相望之象。變兌爲孚，吉象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宗曰：貴而從柔，中德尚也。觀其動容以行禮也。○以柔位而居中位，尊而美足尚矣。婦道尚柔，故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也。以中居位，以貴行禮，以是爲良，又何歉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宗曰：上以下承陰，不實也。○女指六三之兌女，士指上六之震男。二爻皆陰，男无實與女，女亦無心從男，婚之不終。歸妹之變，故不言歸妹而但取象于士女也。震仰盂爲蒼筤，萑葦，有筐象，然陰而虛，无實也。女之承之，從然者也。兌爲羊，互離爲戈兵，有刲象，然亦陰而虛者，无血也。士之刲之，亦從然者也。陰本爲利，以是爲利，又何利乎。上六震動之極，而兌以虛悅之，故其象也。左傳僖公十五年，晉獻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刲羊无血也，承筐无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脫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中丘。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墟。其後獻公卒，秦穆公納公子夷吾，爲晉侯。既入而背其賂，秦伐晉，以晉侯歸，乃使太子圉質于秦。未幾，夷吾卒。子圉立，秦又納公子重耳爲晉侯，重耳入，使殺子圉于高梁。按兌在西，震爲言，變則爲夕，坎爲車。雷電交作，故不能行。變離爲火，下體化坎，爲曳，象旗，火乃燒之。三上敵應，兌金尅木，故嬴敗姬。震兄兌妹，火生于木，以震爲父，以兌爲姑。木爲金尅，姪无所依，但從姑耳。以此筮占，其神无方矣。宗丘高梁，想是震反爲艮之象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宗曰：虛筐无實，咎在上也。○三上皆柔，故咸虛。既然三在兌女，爲陰虛，猶可言也；而上在震男，爲陽虛，不可言也。故尚言承虛筐以明无實之咎，非承之者咎也。

漸歸妹之後，繼以豐旅，仍從震艮之交也。前二卦以巽兌一長一少，非其正匹，而戒之使歸于禮。此二卦以離中女，亦非正匹，而尚有柔中之德，中以禮行也。中在內，故爲豐；中在

外，故爲旅。又以離明爲之主，其用在于慎刑所以弼禮也。豐易則爲噬嗑，旅易則爲賁。噬嗑賁在上經，曰明罰，曰无敢折獄，盡明慎之道于先。豐旅在下經，曰折獄，曰不留獄，盡明慎之道于後。刑獄之事，皆取諸離。舜曰惟明克允，是也。出于禮者必入于刑，舜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是也。

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衆大事者以人爲主，人所歸往，乃成其大。大同人之後，次以大有，亦其義也。

䷶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宗曰：王假，以豐大通亨也。日中，勿憂无偏照也。○豐，豆之豐滿者。說文從豆，象形也。王弼曰：豐之爲義，闡弘微細，通夫隱滯者也。孔穎達

日豐者多大之名盈足之義也震上離下其光爲日其威爲雷日之爲光其照必徹雷之爲威其聲必達故取豐象亨通也其光與威無不通也假格也詩所謂奏假無言是也家人象曰王假有家萃彖曰王假有廟皆此義也亘爲祭器豐取其盈豐亘盈之道王者當以格于鬼神取其通幽達隱交于神明之義故彖傳曰況于鬼神乎若以之自處則盈極必虧所當憂矣然而勿憂也以日中處之可也王者震動于上當如方中之日无黨无偏无所不照則幽隱畢達陰霾今消斯可以永保其豐亨也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无他道也明而已矣中而已矣六爻皆變爲渙亨帝立廟亦王假之象離下震上爲噬嗑義皆在明刑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宗曰大其明乃大以動也○貞離悔震以離爲體震爲用也火雷之勢皆無所不極必大明于內而後可以大動于外故成其爲豐亨之象也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宗曰明格于上光被于下也非其中不宜也○尚大謂尚于鬼神而大以格之也照天下者惟日之中其照乃普有偏私焉非大之謂矣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宗曰不中亦中以時行也人不違天鬼神通也並以中爲照不能保其无不中之時離日日月廁乎天是以言日而兼月也重互爲兌兩昃象也兌爲毀折食象也盈必有虛息必有消時爲之也人所不能違鬼神所不能外也能有其時以用其中則盈是中虛亦是中息以中消亦以中經權常變與時无窮天地鬼神吉凶合德矣豈

日日中而昃遂不可以照天下乎王者之以神道設教將而已矣盈虛消息惟制與豐言之制消必息豐盈必虛也天地鬼神惟謙與豐言之謙虛鬼神所福豐盈天地所虧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宗曰豐以明刑時其照也○雷電同時而至極其盛大故名爲豐傳云爲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故雷電相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噬嗑動先于明猶慮其有未當故曰明罰勅法豐以明而後動刑可施矣故曰折獄致刑折獄也致刑加之以刑也明勅以立法者言故曰先王折獄以用法者言故曰君子豐亨之世斂壞漸至有寃當府事修和而仰有士師之命孟子于國家閒暇而告以致刑之明正謂此也折獄象電之烈致刑象雷之威若離艮相遇則曰无敢折獄取其明以止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宗曰遇震无咎明于初也往有尚動以時也○離震相資而行電必有雷雷必有電乃可謂大明與動不相離而相配也他卦以陰陽正應爲配此以卦德爲配故曰配主指九四爲震主也遇即皆至而遇也十日爲旬雖旬无咎者按卦節候自豐二至離四爻爲旬日豐爲四陽方來于上豐變爲明有宜照天下之德雖至于旬爲大畜之時而无咎也往者往于四也往有尚尚動也仍尚明也變艮爲小過遇其臣不遇其君矣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宗曰過旬而變失其明也○自二以上五爻吉而无咎惟上六有三歲不覿之凶入于離卦重明麗止以照四方過十日後至于五爻爲焚如死如棄如咸嗟之象此日中則昃盈虛消息之必然者矣

予定節候卦本于卦序乎轉爲圖以爻主日凡篇中七日三日旬日八月之象无不符契若以希夷先天圖推之皆不合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宗曰蔀日見斗陰蔽陽也明以動之發不疑也○蔀草覆蔽也互體巽木上震爲蕃鮮正月草木發生故有蔀象二爲離之主爻是日之中而與六五相應陰覆于上連于上六其勢豐盛故曰豐其蔀斗爲帝車運于中天星避日光晝則不見今以陰覆日則日光不耀而見斗矣茂林之下可以見星此之謂也斗星尤大而易見者震仰盂象斗二陰屬魁一陽柄也五以陰暗而居尊位故以斗象之仰承之故爲見斗之象明則不疑暗則生疑五既陰暗二以陰柔遇之必致五之猜疑曰疑疾者如樂廣之客見杯中蛇影而成疾也往者自內而外初往于四二亦往

于五也孚信也以陰遇陰而疑而在我之明自有可信發如發蒙發其明也若語獻其光一發則六五之疑疾皆消若枚乘七發而病霍然已也互巽爲長爲高有發若象變乾爲利見大人卦變夬夬陽決陰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宗曰信以爲發其中通也○志指五言其疑疾志疑也惟柔中之德信其在我以我之明成我之信則可以感格乎君而發其疑暗之志矣大有之五亦曰信以發志離德之能發易知能信不易知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宗曰剛而失中重陰蔽也折肱无咎震以悔也○沛草生水中也公羊傳云草棘曰沛鄭云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慝齊侯田于沛是也與蔀之義同而以其剛也故有草棘之象沫斗杓後星于夏傳

日星之少者也三爲離主三則日中而漸昃參雖至小之星亦見指上六也六加于五爲重陰之象其蔽愈甚而九三以不中之剛上比于四四亦以不中之剛乘之陽剛相遇所謂以三之剛乘四之剛剛俱不中乃至于折虎鬪必傷離火震木火焚其木兩敗必然則震之九四受其折矣互兌爲毀折日在肱右何也先天之震在離之右後天亦在其右離之明也藉震之動而後有爲故出乎震而後能相見乎離是震爲離之肱也以其居于四也故象以肱以其居于右也故象以右肱折則剛化爲柔變而爲坤成明夷矣是以九四有夷主之稱也其所以无咎者震既折肱則不復動剛悔爲柔退而守其文明則无咎也互巽爲順亦无咎之象變震爲无眚亦无咎之象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宗曰不可大事震勿用也○凡可以爲大事者必以震動爲功大謂陽也木爲火焚震爲離折則大事不可爲矣其肱已折終不可用故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宗曰震動而悔夷其明也遇其主吉順以則也○二以五柔爲斗應之故也四亦以五柔爲斗比之故也故其爲豐蔀之象一也夷主爲六二卽明夷之主也初九以此爻爲豐主以其爲震主也此以二爲夷主以其爲離主也九三既以剛承剛而折四亦以剛乘剛而悔是震變爲坤成明夷之象矣然明夷之主以柔明之德爲觀聯之者用拯馬壯亦變爲乾陽而成泰象所謂剛柔相濟乃見天則夷二之傳曰順以則吉可知已變乾爲大壯尚往吉象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

其勇主吉行也。宗曰剛而不中近幽也遇主吉行從明也○五爲暗主而四之所處近君之位以剛居柔而比于柔是以日不當也二以見斗四亦以見斗其陰暗則愈近矣二在離體之中而四居于離體之外故曰幽不明也遇其勇主則又從乎離二之明故曰吉行以吉道行之者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宗曰柔中之慶來于明也○五爲君位而以陰柔在上使仰之者爲見斗而得之者爲疑疾矣乃以下應于二之故而來就于離明則章光發而爲邦家之慶當時稱之與流後世豈不吉乎離以文明麗乎中正六二曰黃離元吉坤五曰黃裳文在中有章象也雷電合而章則在離震轉發之間外來于內上來于下如王前士有謀則就象下交之泰故曰來章也重互巽變亦巽有大人利見之象卦變爲恒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亦慶譽之象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宗曰一人有慶天下照也○以六五而下從乎六二柔中之德配于離明可以照天下矣慶歸于上則譽流于下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宗曰大徹以陰私于家也不有其身居利凶也○上六處豐之極而以陰柔覆之但虛大其居宗而蒙覆濛藏家之幽邃草生覆蔽濛爲蕃鮮蔀其家矣陰爲私利但知有家以自厚其藏蓄是以疾居簡出絕遠于人闃大張曰也人之窺之因鬼見帝張曰說之至于三歲亦不可見加以三年後自以爲得計而不知其凶禍之將至矣多藏厚亡所以求也三爲正應陽爲陰蔽但見其沫上本應上以陰居陰絕遠于闃遠不見其人闃藏極矣二年之後乃以陰上六化爲陽九而變爲純離則爲出征之吉而无不覿之凶矣偶畫在上有戶象離爲目有闚象中爻爲人偶陰爲戶無人象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無人自藏也。宗曰天際翔意自得也多藏厚亡乃虛也○陰柔之輩但知肥家而不使人見以爲得意如翔于天際以爲其術最幽其計至高也其戶无人但自以爲能藏耳而不知人之不可欺也鬼神之禍盈也天地之道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也亦何益之有哉揚子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鄭公子曼滿欲爲卿王子伯廖曰无德而貪在豐之離一年鄭人殺之

序卦傳曰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好大者窮失居者處太康距河去宗

幸蜀今古同悲窮奢極欲也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宗曰旅而亨吉守柔中也止于小外明也○在外曰旅郎軍旅之旅與象俱也唐孔氏云旅者客寄之名卦上離下艮山止而不遷猶舍館也火行而不居猶行人也火在山上勢不久留也小亨者以小而亨猶賢言小事吉也處旅之道以文明柔順之德可以致亨六五是也陰爲小故曰小亨顧旅非其地則危唯居正而同守之則吉六二是也以柔居柔其位正也二五相應皆以柔中有主賓同德之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旅貞乎六爻皆變爲艮上離下爲賁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

明是以小亨旅貞吉 宗曰得中而順柔濟剛也〇離
以一柔居中爲卦外體而內順乎明內亨外也〇艮以
止德在內而外麗乎離之明是以小事必亨而
旅處于正則吉也在六五曰亨在六二曰貞爻
辭可見也合而言之五之自外而來止也皆本
于知止之明相爲附麗故總結之以小亨旅貞
吉也天下最難處者旅之時孔子以東西南北
之人其道大明爲萬世師善用旅者也乾鑿度
載仲尼占其命得旅請益于商瞿氏曰子有聖
知而无位孔子以天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天
之命也乃究心于易作十翼焉

旅之時義大矣哉 宗曰旅有時貴用中也其亨
也小其義大也〇艮之爲道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離之爲德日月麗天繼明
照于四方以斯爲旅豈不大哉孔子仕止久速
時其中
而已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宗曰辟以止辟旅用刑也〇火在山上與草木
同盡不能留者也獄之于明猶火也不可以淹
明其罪慎其出入而遂決之留獄猶言懸案而
不斷也貴旅皆以艮離成象取于明而能止蓋
聖人之用刑所以止刑因此其法之寄耳豈可
常然者乎此旅之義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宗曰瑣瑣取災不知
止也〇瑣瑣猥碎細
屑之貌流離瑣尾旅困之狀如是艮義貴止既
以柔處于下當知止矣而欲外應于九四而爲
旅此以柔失所居彼亦剛失其位剛而不中其
火猛烈必焚其山是其災也所自取耳取應
于四也災自外至者也變陽
爲純離履錯敬之无災矣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宗曰旅窮而災志不固
也〇初六之志在應九
四故不能安止而旅至于窮困豈非其自取乎
陰符經曰君子得之固窮能固其窮則无災也
其窮以志
是取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宗曰旅安于中
陰柔正也〇旅
以在外爲義而處于艮止之中有即次而安之
象野宿爲次即舍也如春秋書師次暫止也陰
爲利人不可以懷利惟旅以之資之以爲旅也
互巽爲近利市三倍有懷資象人之爲旅必有
童僕艮爲小子故有童象爲閽寺故爲僕象得
自得之非自外來者也貞正而固也以柔居柔
得位之正懷資得僕能固其窮故謂之貞也互
巽有小亨之象變巽在牀下亦即次之象也獲
三品得童僕之象也晉文公之奔也至楚楚襄
至秦秦妻之資之以適他國于犯子餘覊縻貫
佗從又得秦三千人實紀綱
之僕而卒有晉國貞之應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宗曰貞以无尤慎所
之也〇得旅之正童
僕從之柔中之道能慎所之而終可以无尤尤
人尤之也无尤指六五柔中相得不相尤也變
巽爲鼎二傳亦曰終无尤爻
曰慎所之是善用旅者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宗曰以剛過剛
旅乃喪也〇旅
之爲義貴于用柔九三艮主剛而止旅得太亢
乃以不中之剛上遇九四其應又剛火性猛烈
焚之而焚乃至喪其童僕六二得之以三失之
辛其柔中者得之以剛過剛者失之可以知旅
之道矣曰貞厲者何也艮以三爲主其正也而
厲不免此剛而應剛之故也重互兌爲毀折變
真喪之象變坤爲吝衆允悔
其義不喪矣故貞則厲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宗曰。旅剛而焚。義在下也。○人之芒也。剛重于地。莫之知避。旅焚其次。必傷其身。所以然者。以剛遇剛之故。退而守柔。則有得无喪。以旅與下。言以旅之道與下二之柔相較。而九三之道則有必喪之義耳。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宗曰。旅處得之。應不正也。○處對出而言。止息閒居之謂也。公劉之詩曰。于時處處。于時廬旅。旅之時。而有處之象也。九四以初為正應。而初炎而窮。與三為近比。而三焚而喪。无可與為援者。惟六二守其柔。懷其資為從處旅者耳。強與之應。而其所懷之資。可為我得。又以剛為用。而得之為斧。離為戈兵。故有斧象。若是可以為旅乎。然而二本應五。而我非其正。故于心有不快也。傳故曰未得位。心未快也。孟子之辭兼金。此之謂也。變為艮止。諸窮乃不出其位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宗曰。處非其位。得非其心也。○五為離之正位。乃得中于外者。故旅而亨。九四未得其位。剛而不中。其為旅。非旅也。處焉而已。資乃二之所有。應為五之所得。而四得之。非以其正。則不快于心也。剛不言利。利非所宜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宗曰。柔中亡剛。旅道得也。以譽命。大明終也。○離為雉。又為矢。以其為文明之德。故象雉。以其為戈兵之象。故象矢。以其有中正之德。故象射。以其无剛健之象。故象一矢亡。六五含乾之剛健。而得柔之文明。得中于離之外體。而順乎艮之內。剛雖居五位。而為旅象。故以射雉言之。凡射未有不向于外者。故以為旅也。中無剛晝。是一矢亡矣。然以文明知止。柔德正中。上下相應。終必有譽命及之。譽命。謂眷寵下朝

廷。而有褒賞之命也。重互兌為口。有譽象。變乾有命象。王者无旅。旅則失位。天王出居。春秋猶之矣。故此爻不取君位。亦不係以旅。然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是亦旅也。謙柔自牧。文明在中。可以挽人心回天命者。其六五之旅乎。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宗曰。譽命上逮。內外應也。○逮及也。以臣言。則譽命自上而下。以君言。則譽命自下而上。所謂民歸之。天與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也。五與二應。柔中相得。而譽命乃逮于上矣。止而麗乎明。有上逮之象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宗曰。張而不已。剛失德也。○艮為黔喙之屬。故于初曰瑣瑣。以流離瑣尾為象。二與上應。三為鳥。上為巽。為進而不已。躋山之上。而連火之形。則為焚巢之象。焚巢與焚次。有高下之別焉。蓋以旅處如火之炎。不可撲滅也。鳥。旅物。巢。旅所止之。焚以與離近。為他所焚也。上之焚巢。以其窮極則自焚也。旅人即指上九也。旅人先以逢有為善。後以逢窮為悲。故先笑而後號咷。常其所以為可以勝柔而得意。及其剛過。則必有以致禍而生嗔。離火聲无常。若笑若號。故有此象。雜卦傳曰。同人親也。故先號咷而後笑。親寡旅也。故先笑而後號咷。在九三不過喪其童僕。今則併其駕車之牛而喪之。離為牛。乳坎為輿。旅極不反。喪其牛矣。易即埸。上在卦之盡。處離埸之地。與大壯喪羊于埸一也。夫既窮大以為旅。而又以極剛成之。其凶亦自取之也。莊子云。行盡如馳。而莫知其所止。可不謂大哀乎。漢成帝報許皇后詔云。寇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于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恤百姓。百姓呼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極快意悅笑。其後

必號而无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羊亡其毛也變震爲小過飛鳥離之凶曰巳亢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宗曰旅上自焚義過于剛也喪牛莫聞遠絕于人也。上旅之極至于上正所謂窮大而失其居必焚其巢言其選于用剛而不知裁制于義也旅處極遠高以用剛之故不能謙牧以接下而耳目蔽塞雖至喪失而莫有相聞者所謂柔得中乎外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胥失之矣

豐旅之後繼以巽兌以上四卦皆爲震艮盡陰陽互交之變也此則先明巽兌之專體而後配之以坎以極巽兌之交之變也上經乾先坤後次坎離後下經震艮先巽兌後皆崇陽也兌陰外見巽陰內伏而皆以一陰主于二陽巽以陰巽而彖傳乃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兌以陰悅而彖傳乃謂剛中而柔外蓋終以陽爲主也

序卦傳曰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旅窮失助外无所容稱隱行權內有所入法當爲命伏制在氣故曰德之制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宗曰巽以柔亨從陽利也。○巽說文云具也徐鉉云庶物皆具丌以奠之古文作巺顛之爲義亦選具也選具而進特爲恭敬亦謙之義故爻辭有史巫二品之稱也卦以一陰居二陽之下故其德爲入又爲伏皆順之義也內外皆順本取陰順乎陽而陽爲盪之下也小亨陰爲小也言巽之爲亨以陰之小能順也往自下而之上也陰爲利利有攸往以其上從乎陽即坤利得主之義也初往于二則利見在田之大人四往乎五則利見在天之大人蓋初爲民位九二則大人之親民者也四爲近君之位九五天人之居尊者也卦有四陽惟二五居中得位故初四利見焉所謂剛巽乎中正而柔皆順之也。兌之陰皆從陽而利皆歸于陽也上六爻皆變爲震轉體爲兌反對爲艮。

象曰重巽以申命宗曰陽施于陰號令行也重以申之巽以入也。○上下皆巽故曰重巽凡命令之爲自上而下故以二五之陽施于初四之陰爲命令之象也凡有命令不憚重複所以入人故以而巽重體爲申命之象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宗曰剛巽乎中其位正也柔順乎剛順其志也。○剛謂九二也中正謂九五也九二之剛巳得中矣而非正位唯九五以德之中居位之正也巽乎中正以下之居乎中巽上之中而正也志行志在于行事即象之所謂行事也不以其位不可行也

志九二之志也九三則志窮矣柔皆順乎剛指初四也初順于二以從其中四順于五以從其中而正故曰皆順也其順也往而順也即往而利見之也故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宗曰命以風行剛其事柔也。○風之被物也无不披拂巽順之象也是風者天之號令也詔令之入于人亦猶風之行于物也隨者相繼而至之義天下有風姤后以施誥命于四方巽爲重巽則是申重其命矣行即志行之行事即志所欲行之事優游浹漬以爲教于天下商之盤庚三篇周之多方多士皆申命之事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宗曰進退利貞順乎剛也武人之貞大人利也
○巽爲進退何也自處陰伏陽剛在前將進欲退將退欲進柔而不斷陰主疑故也王弼曰處

令之初未能服令故進退也庚命齊邪莫善武人故利武人之貞以整之也軍中之法鼓進則進鼓退則退不易者也陰主疑又主利而以武人之貞正之則利歸于大君矣故彖有利見大人之象也變乾爲小畜則反以文不以武矣故貴于貞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宗曰志[illegible]治剛克柔也○志疑謂初六之心進退不決也志治謂其疑進疑退之志得所治也治之者剛中之大人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宗曰巽于下者以應上也○初陰爲巽之主而二以陽剛比之乃成巽象則是二陽爲巽牀而其所爲巽者在牀之下所謂伏也巽爲木伏于木有在牀之象然巽以申命此時位居于下體內居貞而位可以號令

于人也但當以祝神禳鬼之道爲其誠格于上耳史謂祭祀策書以告神者也巫謂祓禳歌舞以事鬼者也用用于九五也事其君如事天順之至也所謂剛巽乎中正者也以中應中感格之理然也互兌爲口爲巫有史巫之象紛若謂繁多其辭以申命之道行之也吉其辭吉也无咎不瀆神也變艮爲漸進而上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宗曰得中而應道鬼神也○凡卦得中指二爻言此日得中合二五兩爻言也剛巽乎中正而爻合而成順應之道故紛若吉也顯神則瀆中不瀆也

九三頻巽吝宗曰巽以頻吝順不順也○九三以剛而不中爲巽之終其究爲躁卦正終爻也下乘乎上比于柔而又以不中之剛爲應无巽之心而在巽體之中有不得不巽之勢但頻蹙以爲巽耳安得而不吝乎頻爲水涯涉水者頻蹙不前蓋以陽居剛而勉爲巽者非其心之所樂故曰順不順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宗曰吝以志窮巽不行○剛巽乎中正其志行也不中爲巽而徒有剛果自用之志惟見其窮困而已頻巽而吝其志自爲窮耳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宗曰柔巽乎剛小獲大也以陰居柔乘剛而承亦剛宜其悔也然上從乎五是巽乎剛中矣下應乎初是與柔同德矣下乘乎三是剛能濟柔矣是以悔亡其象爲田肆出而多獲也互離爲戈兵有蒐于田之象巽近利市三倍有多獲之象三品者獵取禽獸以供三品之用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爲充君之庖乾豆謂腊之以祭祀豆實也三以剛居剛且與上應爲宗廟乾豆象也初與我敵體賓客象也五爲君位承五而獻之

充君之庖也變乾爲姤包无魚遠民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宗曰巽而有功其位得也○以柔居陰處于外體正巽所有事之時是以田而能獲初六日利武人之貞皆以剛濟柔而成巽巽以行權故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宗曰以中終柔順剛也○五尊位命令所自出也處得中正與二合德而初四皆從之則盡巽之德者吉所謂剛巽乎中正柔而順乎剛也悔對貞言貞不變也與變也貞而得吉故悔亡也陰爲利以其居剛位无利也而柔順之則陰柔之利皆歸之故无不利也无初有終正所謂无不利也蠱傳曰終則有始以釋先甲後甲之義此以无初有終而係

之以先庚後庚義皆從月月陰主也此爻爲蠱故其象相通禮曰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巽讓也初三月出于庚之夕日之明未盛而月之魄見是時陽讓于陰剛巽于中正之義也月出庚後之三日明漸盛而月之魄隱是時陰讓于陽柔順于剛之義也巽卦以陰爻爲主而仍以剛中爲貴故在陽讓于陰爲无初无初初不見有陽也陰讓于陽爲有終有終巽之終以剛也是以吉也先天巽在西南庚位也諸家之說紛然而向氏訂訛則取陽用修飛伏陽納甲之說吳虞翻易傳震先庚震後庚之解總未盡當不若以經釋經簡確而有據也重互體爲日月麗天正于此義合也變艮爲蠱則爲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之象又以月之盈虧明蠱所有事爲終則有始之象也蠱以象言合兩卦之義也此以九五言著中正之理也而巽之通于蠱蠱之通于巽皆五爻之變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宗曰正中而吉剛柔巽也○九五巽之中位而柔順于剛巽正其位矣然則巽之爲吉莫有過于九五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宗曰剛失其位柔不順也○上本應三而兩剛相敵不爲巽應巽伏爲隱乃下而求之于初初乃二之巽下牀下者也故亦爲巽在牀下之象然二之剛得中且近于初爲巽而上之剛失位且遠于初而不應剛遂以喪其資斧而凶矣資斧之以斷者也巽疑爲進退多不克斷故初之利以武人之貞武人有斧斷者今上剛而不中欲巽于初而初隱于下遠不爲應則爲喪其資斧武人之貞非其利矣于此見巽之爲道貴乎中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而順乎剛上失中則初不順必然者也巽始于初而終于上也變坎爲隱伏亦牀下之象也卦變爲井則居所而能遷无得喪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宗曰巽窮于上不中凶也○在牀下而曰上窮請上之去初甚遠而欲以不中之剛應之則窮也喪其所以爲巽則貞而不變正亦凶也

序卦傳曰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入而後說說乃可信從以口耳送三寸學問之道浮慕者不正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宗曰悅而亨內正剛也○坤之三畫來于乾三三索而得少女爲兌一陰進于二陽之上內陽而外陰其氣舒暢其用以柔悅[illegible][illegible]爲兌二兌相麗內外皆悅天地悅則萬物生人心悅則萬事遂故有亨道然悅必利于正也陰主利而悅不以正則爲邪媚爲柔佞是以利爲利矣貞者正而固也固謂剛正謂中也兌剛中而柔外悅主于柔而仍以內之剛爲主故曰利貞也巽兌卦皆主柔而巽內柔外剛其質柔也故曰小亨利兌內剛外柔其用柔也故曰亨利貞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戒之離曰利亨貞巽初曰利貞五日貞吉兌曰亨利貞三男之卦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艮背而已俱不及貞也蓋陰柔每患乎不正而陽剛則否六爻皆變爲艮

象曰兌說也 宗曰以悅爲兌不以口悅也○說去言而爲兌與感去心而爲咸一也悅之不正者多諛于外而兌之爲悅乃勝于中也不言亨而亨在其中矣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宗曰外柔內剛中德正也用中于民天人與也○剛中指二五也柔

外指三上也坤三來乾剛中不變即其貞也即其利也剛貞而柔乃貞也剛利而非柔利也順乎天者乾爲天以柔順剛是順乎天也應乎人者坤爲衆坤柔來應是應乎人也易中惟革有湯武革命應天順人之象兌亦曰順天應人而繼之曰使民犯難蓋天下非常之事必以人心悅服爲主我必先有剛中之德而用之以柔然後得成其悅也民忘其勞悅于勞也而所以先民者我之剛先有以勝其勞也民忘其死悅于死也而所以犯難者我之剛先有以犯其難也則是悅之不以柔而以剛可知也悅之大謂剛民勸民自勸非勸民也則是民之自勸于悅而非我之勸民以爲悅也兌正秋也陽內陰外生氣在內殺氣在外天道好生惡殺惟肅殺能濟生養之窮其氣乃和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和悅之謂也義正仁育所以悅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宗曰麗澤取友悅之正也○麗

附麗也兩澤相連交相浸潤互有滋益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講謂講明義理習謂服習純熟兌兩口相對有講象兩澤相連有習象父師講而不親兄弟親而不講人之羣居相悅者莫如朋友必從事于講習則有直諒多聞之益而無便辟善柔之損所謂利貞者也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兌之謂也樂而不流亦澤象也

初九和兌吉宗曰悅初而和剛動柔也○卦之爲兌取三上兩爻之柔當其前也剛之始動未至猛烈而有柔在外以成兌體是其氣已和矣以剛柔相濟而和也兌之後天爲正秋而先天則在春夏之交初九如兌之先天也剛對而和和乃悅也本義謂其无所係應未淺于和之義也利者義之和利爲金爲秋爲義以剛濟柔是以和也變坎爲狐疑卦變用失剛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宗曰和兌未疑以剛行也○柔主于疑疑則難悅而其始也以剛動于下則能斷是以行而之上更無所疑是非徒取悅人而先爲悅心者也何訂詁謂二比三三比四四比五五比六有比不能无疑惟初无比是以无疑然則九二爻辭何以亦稱兌吉乎

九二孚兌吉悔亡宗曰兌吉悔亡孚于中也○兌悅柔德也初二動于剛矣而二又以剛將有不能信其爲兌者然二乃中德以剛居柔和而又和是以孚也孚兌信其兌也九五亦以剛中居外有內外相孚之義是以孚而吉也剛過有悔悅過亦悔得中則悔亡也互離爲明變震爲動卦變隨爲隨時悔亡之象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宗曰其志在中信以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

志剛則戾志柔則溺志中則不戾是以爲孚兌可信其吉也

六三來兌凶宗曰柔悅于外內則凶也○兌悅以剛居中而柔在外則吉蓋柔其用剛其體也三雖在剛之外而來居于內體之上則是內皆爲柔而後取諸悅无貞吉之義矣自外之內曰來悅宜于外自外體而來于內體故凶也重互巽爲順爲入有來兌象變乾卦變夬然後可以決陰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宗曰兌不當位失內外也○內剛外悅是兌之體外悅來于內體是兌之位非得中之位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宗曰悅之不易雖疾喜也○君子難進易退不苟悅人四爲近君之位媚茲一人必以其道故其爲悅必籌度于內心口相商而後敢進

以剛居柔中懷跼蹐不敢燕安故未寧也當此之時寧爲中剛毋爲過柔介節自持三以來兌比之而不爲所奪如石之間與豫六二介于石之介同其于君子小人之辨至嚴也則必有病其爲剛而疾之者然而有喜小人疾之則君子喜之也喜即悅也以是可以自悅即可以悅君也初剛在內其行不疑四剛在外商乃有喜其所處不同也重互巽爲進退爲不果有商象變坎卦變節有介象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宗曰慶于一人剛德濟也○有慶指九五言人君最不樂有諂諛之臣而四乃以商爲兌以介守剛國有正人社稷之福故曰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宗曰剛孚于中厲以正也○九五以剛居陽德中位正而下有九五孚兌相應故亦稱孚彼孚于內而此孚于外无不相信者矣然上六之陰柔方與六三之陰相爲構結偕往而比之則受其剝矣于往也剝陰剝陽也故當以有厲處之四曰有喜厲與喜反他爻皆言兌而此則否言不可以喜悅之心處之而爲所惑溺也重互巽巽乎中正剛之孚也變震五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合四爻觀之則讒諂面諛之臣爲害于國家者可知聖人所以垂教千萬世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宗曰孚而有剝天位艱也○履之九五曰夬履兌之九五曰孚剝皆以陰之蝕陽爲戒蓋陽剛當御中正无偏詖正當也而陰陽消長時有常然天不能有陽而无陰人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况上六處于極位盛時善爲媚悅伺于九五之側是其剝也即于位之正當見之當即以正當之位厲之也堯吁咈于四凶舜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是能有厲者也若明皇之于李林甫孚其剝唐者矣高宗之于秦檜孚其剝宋者矣

上六引兌宗曰柔以爲引厲乃見也○剛中柔外剛爲主也六三以柔來于內非悅之正矣上六方處于外未失柔外之義然遁近于五處于極悅之地挾其善悅之術將引之以悅于外而九五有不覺而爲其所誘者故亟以有厲戒之也引之爲道也最工非有厲不足以絕之故不言吉凶在九五之審所處爾蘇子瞻謂上六超然于外不累于物此小人之托于无求以爲兌者判王介甫也然大奸之狀千古一轍賢者多剛佞者多柔柔則不能引其君于當道而其流極則爲聲色狗馬之引矣變乾爲履剛德全兌合禮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宗曰引兌未光慮掩剛也○九五剛居中位陽德大明而上六以陰柔躡其上是以未光故爲引兌之象引陽而就于陰則剛失其剛光乃无光矣

巽兌之後繼以渙節以巽兌交于坎男畫陰陽之交之變也正與震艮二男交于離女豐旅二卦相對在震艮之事體見後先與巽兌互交後及離女在巽兌之事體見後則不復及震艮但合坎男以中德爲主陰貴從一不比陽也渙散坎險節制坎止各有取也上下互坎與井困反井以木出水塞而能通渙以木浮木聚而能散節澤下于水通而能塞困以木下澤聚而不通是故坎有坎險坎止之二義也

序卦傳曰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合志同方聚乃爲悅氣求聲應風教以行山川阻滯不能關也誠能動物通於神明矣

☴☵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宗曰渙假有廟剛中實也利涉

大川險以散也○渙從木巽木散有辭也風行木上水遇風則渙散也孔仲達云散難釋險故謂之渙能去險難所以爲亨故曰渙亨王指九五也當此之時九五之王者精白一心以格于有廟而六二之位自可以利涉于大川也二四兩爻爲卦之主二在坎險之中得巽以順之則爲大川之可涉五恭已在中唯假廟以致享猶左傳所謂祭則寡人詩所謂奏假无言是也而其所用以利涉者則以四爲成渙之主也重互艮爲門闕艮又爲宗廟巽爲隱爲伏坎亦爲隱伏五爲互艮之上畫王在廟中主祭祀之象也坎爲水大川之象巽爲木爲風乘舟涉木之象彖言假廟大象曰立廟彖言涉川夫子十三卦舟楫之利取諸渙蓋以本卦自有廟與涉川之象也利貞亦利涉大川言指四也言陰爲利而四以柔居陰故有涉川之利然貴于貞以爲利貞者柔巽于剛從五剛中之位爲正是利歸于君不以私利自爲利也六爻皆變爲豐坎上巽下爲井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宗曰渙所以亨位剛中也以剛用柔柔同功也○渙亨以二四主爻同功也二來險中不出乃窮以風散之互震爲起出于坎陷重互爲艮止于其位巽柔在外與五同體五在四上故曰上同由此觀之剛之所以來而不窮由于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兩陰居柔是以得位一剛來內五上皆剛是以不窮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宗曰渙在中也居剛德也假有廟以入神也○中非廟中之中五爲中位剛德居之則陽可以格陰明可以通幽惟王有在中之德是以假于有廟卽九五渙王居正位之謂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宗曰木道乃行剛有功也○坎爲水巽爲木坎水得巽木爲舟楫所用以涉川也巽之所以爲木者四也而乘于四之上者五也五多功故曰乘木有功仍歸其功于剛中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宗曰渙以出險禮定制也○坎險也人心之險險于山川難所由作也渙令之行如風鼓物釋陰化滯以平其險其最大者无過于禮禮安民定民志也禮始諸祭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義莫尊于天莫親于祖如享親之大義而人心之險平是之謂渙故先王以享于帝爲郊社之禮以立廟有宗廟之禮舜受終于文祖卽類上帝而禋六宗武王大告武成卽奉柴望而祀清廟其義也丘行可云鬼神之道幽渺邈不可度思惟誠與敬可以感孚如木之遇風渙然相受則陰陽交通合而無間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矣巽爲高故享帝于郊取象于上也坎爲隱伏故立廟于宮取象于下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宗曰用巽吉以拯剛也○坎以一陽陷于二陰初爲險陷之始而上與四應四爲巽順之主同德相孚化險爲順不惟不以陷其剛而反用以救其陷拯救也二在坎中實爲美脊亟心之馬互震初畫爲作足馬足之馬壯象也馬壯指九二也用用六四也○初六吉也初六本陷陽而險今乃用巽而吉也變兌爲悅孚于九二又孚于六四故成中孚之象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宗曰以順而吉以巽釋險也○陷之道爲逆巽以順之則九二出其險初六亦釋其險所以爲渙亨而吉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宗曰渙奔亡悔剛巽乎中也○九二剛中之德在坎之中陷而不出爲机在巽之中位剛而順爲居二五相敵而无應有六四之巽德爲之地故可以奔而從五也机樹无枝也巽爲木爲風風落木枝故有机象二在坎中陷而不出猶有巽木在上奔而就之便出于險矣二三四互震爲足爲動故有奔象險中宜有悔而奔而出之悔乃亡也五爲中位二亦剛德而在中位剛巽乎中以坎之中得巽之中自无悔也變坤卦變觀如進退奔无悔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宗曰願在中得奔也○九二願從乎五奔而就之乃得其願凡人處險中未有不願出者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宗曰陰渙于內不害私也○凡人之陰皆以利己六三以陰柔踞陽剛之上意在陷君子而私其身皆躬之爲咎也今初之志在拯而二之願在奔四之德又渙其羣而六三之陰私有所可容故不得不渙其躬以應上之剛小人皆化爲君子矣所謂雖有惡人可以事上帝也无私則无悔矣互兌爲悅重互離爲明皆有无悔之義變巽利往柔以順乎剛此爻得之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宗曰志在外巽以爲渙也○上九以陽剛居卦外去險極遠迸出者也而六三與爲正應舍其柔以順乎剛是以成渙其躬之象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宗曰渙以元吉羣陰散也陰以渙陰匪夷思也○六四爲巽之主以陰居陰羣陰之所倚爲重者而以巽德順乎中正是大臣之職附于君側者羣謂初與三二陰以同類爲羣也既不應初又不比三其羣渙矣元乾德謂五剛也大臣无黨大君之福故曰元吉所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有丘亦指九五四方高起中央洼謂之丘丘山言其重也謂渙之居重在于中央即五之所謂王居也夷等夷也陰小等夷之輩莫不思傾陷于賢人攀援于君側而四以公忠輔其主尊嚴若神豈彼思慮之所及乎渙之所以爲渙者此爻也蘇明允曰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一天下者天下之患莫大于朋天下方羣而大臣一羣烏乎可重互艮丘象變乾則明艮一德光大之象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宗曰渙而上同陽德光也○陽爲大謂九五也四以渙羣而成元吉柔得位而上同是能光顯其君之大德者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宗曰王道蕩蕩大哉言也○巽爲申命五爲君又陽也故稱大號汗散人之疾而使愈者也大號渙天下之難而使安者也令之不行則曰反汗故曰渙汗其大號无不散之象也凡大事之令于天下者風行雨灑如人之汗浹于肌膚之間也羣陰之鬱積皆開而天下之險難以解矣然其所以爲渙者有王居焉王居九五中心无爲以守至正如北辰之居所而衆星共之居中制外居重馭輕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渙王居之謂也无咎云者如中庸之所謂寡過天下之大皆无咎惡也重互艮止有王居之象變亦艮卦變蒙蒙五象傳曰順以巽此義合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宗曰渙得其正剛中應也○渙之爲義以巽上坎順而出之所出者九二則正應在九五有九五之正位而後有六四之光大然則巽之爲功不在六四之柔而在九五之剛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宗曰處渙之終陰必盡也○坎爲血卦血爲陰指六三也上六三已渙其躬是其外親已受爲陽矣然坎爲隱伏其陰私之伏于内者未可知也上九以陽剛居巽之外處渙之終君德既正其位輔相又散其蓄而上九猶慮六三之猶未盡革心也必渙其血而去之是其心先遠之矣而又遠其身外出以絕之其所以防陰柔之小人者至而坎之險无不平陽剛之難無不散可終无咎矣變坎爲隱伏爲曳逖出之象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宗曰渙遠其害巽有終也○君子之待小人也常疎小人之伺君子也常審其害伏于勢之已去而中于人之所不及知渙其血而遠之所以慎渙之終也

序卦傳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人情易散禮以合之和而不流中乎其節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宗曰節亨有禮中无苦也○節從竹卽聲說文云約也竹名曰節以其爲節至均勻也壓家有四時之節然樂指以止日節指以分限爲義澤瀦而易盈水流而不盈故曰節節者抑其過而歸之中也亨卽四德之亨亨嘉之會取于合禮請節曰禮之用和爲貴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此節之所以亨也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卽九五之甘節也若與甘反節貴得中得中則甘失中則苦指上六也節之而苦則必至于窮故曰不可貞也六爻皆變爲旅兌上坎下爲困困苦象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宗曰剛柔合節不偏亨也剛位得中主節者也○乾純剛也而兌以一柔來沖純柔也而坎以一剛往是剛柔分也然而以剛中節柔則甘以柔節柔則苦故繼之曰剛得中指九五爲節之主也註疏謂水在澤中乃得其節正義謂澤上有水其容有限訂詁謂水易泛溢澤瀦爲節皆非也觀下三爻不節上三爻皆節可知也坎之剛中所以節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宗曰以柔爲節失貞道也○以剛節柔則易爲功以柔節剛則難爲力如水之泛溢澤不能容能節之乎澤之停壅木能疏通則節矣甚矣柔道爲節必至于窮強可以制弱弱不可以制強也何氏訂詁謂水流无窮澤流有限是以澤節水殆非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宗曰行險而節中合禮也○兌

爲悅情悅易盈坎爲險遇險而度以行險者行有節也當位者以剛居剛主節之位也中正以通者履中體正其節之德也制禮以中行禮以正則天下之理无不順而情无不通是以亨也觀此則以坎節兌益信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宗曰天地同節最益當也○四時之氣春夏得中大夏大冬爲過以中氣節之而時序乃成是天地之節也是以節以制度有限是有規則也制度卽禮也孟子曰用之以禮則不可勝用也出人無節財受其傷矣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賦斂无節民受其害矣大禮與天地同節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節之謂也又按陰主利爲財凡言節皆以財用也兌澤爲陰瀦而不流以象財聚坎水爲陽流而不瀦以象散財財散則民聚節者君道之大也故曰國奢示險險示

禮善爲制度而已。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宗曰以節之中德成也○澤盈則溢水流則平中德所以爲節也觀澤上有水則知坎之所以節兌也數者十百千萬也度者分寸尺丈也凡物之多少小大輕重長短皆有數度君子制之爲禮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所以爲節也存諸中爲德見諸事爲行議者度量其過與不及而使歸于中也數度以爲民制德行體于當身身範于禮而天下咸知所節矣數度在外取象于坎坎爲矯輮有制之象德行在內取象于兌兌爲口舌有議之象。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宗曰居險之下剛知止也○坎易流而兌以一陽塞之故爲澤當節之初澤方停蓄于內雖應乎四而坎險在外寧爲塞毋爲通故爲不出戶庭之

象是自節之于內者也是考槃之碩人隨巷之顏子也故无咎戶外之庭曰戶庭門內之庭曰門庭室前爲戶戶外曰堂堂下階前庭直曰庭庭外閭變扉爲門初奇畫九二在前象戶二奇畫六三在前象門變柔爲重險終不可出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宗曰時止則止知幾哲也○塞者九二以剛塞乎初之前初九以剛斷于義之正中正以通非其時也知幾其神乎繫傳以爲慎密而不出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宗曰剛塞于柔不得出也○九二以剛居柔二柔疊之于上使不得出兌口有門象而剛爲所塞而不通雖欲以剛節之而不可得是以凶也諸家咸謂九二之時宜通不似初九之時宜塞而仍復不出是以戒之究之所以不出之故未明何不曰

出門庭吉而必曰不出門庭凶乎互震爲恐懼不出象變震卦爲屯亦不出象。

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宗曰失節之時剛中塞也○九二以剛居中宜其時可有爲而以二陰疊之三以一陰爲悅以媚其上四以一陰爲險以阻其下兩陰黨錮而九二之剛乃不得通是剛不能節柔而反爲柔所制故爲不出門庭而凶也曰失時極傷之也非不出者之失時而極失其可出之時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宗曰陰柔不節悅生悲也嗟若无咎不入險也○兌之所以爲兌者三也以坎險臨其上當受九五之節而與上六爲應又爲四陰所阻但自爲悅豫惟性所適不知所以自節而亦不知受九五之節者故曰不節若節若言節之若何也當此之時內溺于悅外阻于坎轉成嗟歎然而无咎者安處于柔而不敢妄動而涉險所

謂剛柔分也重互爲艮爲薰心嗟若象變乾卦變需于泥致寇亦臨險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宗曰自安于柔咎可免也○柔不能節而安欲節則有咎退處于柔徒自嘆耳又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宗曰以柔事剛安于節也○兌爲柔卦受節者也而四以陰居柔不失其位與初剛相應得剛相濟是爲安矣而上承九五之節以柔承剛爲得其中是安于節也此節之所以亨也重互艮爲止有安象變純兌爲未寧有喜不安亦安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宗曰承上而安柔道當也○安節之所以亨以其得承五之道也以柔承剛爲順以剛濟險有功是道以相得而益彰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宗曰節以中正无不通也以禮往有尚也○九五中

正居尊爲節之主以剛節柔以節節天下者也其道以不傷財不害民法天地之節而成四時時和則滴澤萬物甘而兌降醴泉坎出天下甘之互艮爲上土德作甘禮和爲美所以饜飫乎人心之具也故曰甘節自是而數度以明德行以成矣以此而往嚞无不宜往有尚謂爲天下之所貎往指禮而言也以天經明地義立人極父子尚其親君臣尚其義皆是也坎行有尚兌爲悅悅從乎甘故往有尚變坤爲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亦甘節有尚之象卦變臨爲大君之宜行中亦往有尚之象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宗曰甘節位中禮順成也○禮以中制九五以剛德居中位節而能和故爲甘節之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宗曰陰極則流不可貞也○節之爲義以剛節柔以坎節兌惟九五之功耳上六以陰居柔以坎之終處節之極下應三陰澤成柔象水流而溢柔勝而靡將欲節之其道苦矣貞凶者謂强欲制之固守其節則必至于凶也悔亡者悔而從乎剛中則可亡其凶也變爲巽卦變中孚其正對爲小過可以節矣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宗曰節窮于凶不及窮也○凡人于歷縱之時能强制以節乎窮斗之際能固守其窮必有剛德以勝之否則苦矣苦而不知所變計則凶矣

易宗集註卷之八終

易宗卷之九

中孚小過既濟未濟

下經以四隅卦爲主先交體于咸恆損益後以專體文配坎離乃以陰陽分配咸中孚小過與上經頤大過爲應又以既濟未濟爲下經之終與坎離爲上經之終一也頤大過中孚小過是先天四隅主卦在上經則先陽後陰在下經則先陰後陽也坎離之專體見于上經交體見于下經正與乾坤之先分專體而後交于泰否一也既濟之爲未濟猶泰之爲否也

渙節之後繼以中孚小過四隅卦陰陽之交已盡其變矣而乃以陰轉爲陰陽轉爲陽使各歸于其類陰反爲孚陽反爲過與陽爲頤陰爲大過相應上經主陽下經主陰故陰先而陽後也中孚大象肖離小過大象肖坎也

中孚剛中小過柔中孚中爲中過中爲過又其精微之旨也

序卦傳曰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官人守數君子養源度數之立以彰信也禮樂刑政皆用其中王者之道本于誠意也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宗曰陰體剛中其利正也○巽兌二體皆陰而二五兩爻皆以剛中而包二陰于內大象肖離亦成柔中之形故曰中孚說文云卵孚也從爪從子徐鍇云鳥之孚卵信不失期鳥褱恆以爪反覆其卵也是以陽包陰之象全體內柔而外剛也豚魚魚之似豚者魚水族之總名也澤將有風浮出水面南風則口向南北風則口向北舟人稱爲風信唐人詩云江豚吹浪夜還風是也兌澤巽風巽亦爲魚故取豚魚爲

象豚魚[illegible]亦順之而不爽其信動
以天者也順乎時者也人能克全乎天與時偕
行成其爲悅爲順之德安有不吉者乎則其利
也可以涉大川矣大謂陽大川必險坎體陽在
陰中爲大川之險中孚陰在陽中則涉之而利
巽木爲舟乘澤之上有涉之象卦體內虛外實
有舟楫之象陰主利故曰利涉然而貴乎以正
爲利也人心之誠天命之正也不誠未有能動
者若夫曲情要結倖利僥名何利之有貞正合
乎中所以爲孚卽剛中之義也六爻皆變爲小
過兌上巽下爲大過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宗曰柔內于剛以剛化也悅中而巽巽中而孚也○二四在六畫之間柔在內也二五居兩體之中剛得中也蘇子瞻云中孚信也羽蟲之孚有諸中而能化必柔內而剛外也然則頤

曷爲乎不中孚內无陽不生失剛中也剛得中則健而正柔在內則靜而久此羽蟲之所以爲孚天之道也張子云上巽施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者吳幼淸云二五中實乃孚于三四而三能悅四能巽以孚于二五是二五之剛中能化一國之民而使之孚也邦指三四二民而言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宗曰信天而動時也利物爲功正也○信及豚魚謂中孚之信幾及乎豚魚之信也豚魚之信信于天者也君期于仁臣期于敬父期于慈子期于孝皆誠之所動性之所本有若豚魚之與風期不知其然而然有不容爽者也乘木舟虛者乘巽木之空以行于兌澤之上爲悅爲巽以无心相應者也古人所謂虛舟河上丈人措吾身于波流而吾不敢私也以是爲利非私利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宗曰貞于孚乾道得保合太和首出庶物萬物咸寧皆中孚化邦之象也不言所利而利乃大全乎四德而歸之貞巽以一陰來于下兌以一陰來于上而成中孚之利必以其正配乎乾行應乎天道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宗曰刑期于中孚乃允也○澤風相感悅而巽乃以化邦民氣樂矣而民之所不樂得于上上之所不樂用于民者莫如刑獄君子則以中孚之道行之獄未決而議之務求其人中之出獄未成而緩之更求其死中之生蓋如蟲之孚卵无所不致其護惜也周書曰獄成而孚輸而孚子羔之于刖者庶幾乎風澤之感矣周禮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旬而蔽之緩死也康誥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議獄緩死之道也全體肖離有囹圄獄

象兌爲口舌議象巽爲進退爲不果緩象卦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中孚也噬嗑豐取震賁旅取艮而皆取諸離非震以動无以決獄也非艮以止恐濫于刑也非離以明无以得情也至于中孚則兌以議之巽以緩之全體肖離明以允之聖人卽象垂教詳于刑獄如此其仁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宗曰剛誠其始无他心也信爲義當初剛之時貴乎誠一以孚于人虞度也尚書曰儆戒无虞虞吉者中心忖度惟恐有不誠于中者孟子之所謂思誠也如是則吉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也其正應在四而有三以間之兩陰相比是有他也有他不能燕處奉觀四之馬匹亡亦无他之象也爻變坎爲憂爲疑不燕之象也卦變渙爲散又有他之象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宗曰虞吉之志不渝剛也○虞卽志也未

變志无他適也彖曰利貞變則不貞也

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宗曰剛中在下柔以孚也我有好爵中相應也○孚義以剛孚柔三四二柔在內而九二以剛中之德位于其下鶴陰之性本陽者也兌為陰故曰在陰兌為口故曰鳴三四皆柔為孚于其子兌為說故曰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也九二之剛孚于三四之柔也好爵謂五也命伏為爵五君位為人爵之尊者大夫以上與宴享然後賜爵我吾二自謂也爾謂三四也五本應二故曰我有好爵食風而靡之靡順應之象九二與九五皆以剛中相應而孚三四之柔故曰與爾靡之令其順而從也互震變亦震為動鳴象不來七鬼好爵與爾靡之象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宗曰孚以願中以和也○鶴鳴子和未有不慨于中而能和者亦猶豚魚之從風不知其然而然也適得所願則孚之至矣初曰志二曰心剛在內體故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宗曰柔失其正敵剛折也○六三與六四為二五之剛中所孚而化者也而乃以上為敵應而思得之以其正應而前也則或為鼓以其柔而不克進也則或為罷以其進退不得而哀以懼也則或為泣以其必欲與應而強為悅也則或為歌蓋剛柔異性金木異質而三以柔居剛不中之位但當受剛之孚而乃欲得剛之敵則作止哀樂皆失其常矣互震為動有鼓象重互艮為止有罷象大象肖離為目有泣象兌為口有歌象兌又為巫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之象水之在澤也風動若鼓風息若罷風在若呼風徐若歌三為兌澤主爻以巽風為其敵故其象如此也重互為艮艮三有俯薰心之象變乾為乾乾陽若亦合此象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宗曰失位而敵必无幸也○柔居于剛失柔之位在內之三矣中之位與為進退乍得其象矣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宗曰守其柔孚无咎也○以陰居陰受剛之孚月出甲象乾剛滿為望與一柔二剛將望未望之時以其幾望則滿孚于剛可知也乾為馬一柔來乾則乾亡矣古者四馬不能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故兩馬為匹初為正應而貞一自守以有他為虞是不有其應而馬匹亡矣是六四之能守其柔以待剛之孚不似三之不安于柔而以剛為敵是以无咎也重互為艮止亦馬匹之象變乾或躍在淵有月幾望之象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宗曰離其類者信其孚也○四與初應是其類也類即匹也絕其類則專意守柔以受剛中之孚五在其上故曰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宗曰剛中之應不可解也孚于其內至无間也○九五九二同德相應同氣相屬包孕二陰上維下繫固結而不可解是以二柔在內如卵之在褰无有間隔是有孚之至者也如君臣之一德勿有間以致泰階之平成化邦之象也變艮為止敦艮有攣如之象卦變損中以為志无吉无咎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宗曰孚而當位剛中勝也○唯二五有剛中之德居位之正乃能孚于三四之陰而成中孚之象五又在上位而帥二以為化邦之主者故曰位正當如當陽之當足以勝乎其任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宗曰剛極而凶陰之長也○禮記雞曰翰者也

雞鳴則拍其羽故曰翰音兌西方酉昴宿爲雞巽亦爲雞巽納辛辛在酉也兌爲口故曰音指六三也六三應于上九三以上爲翰則翰音登于天矣上九乾陽之極天也巽爲高有天象自下而上有登天象鶴鳴子和以陽倡陰翰音登天以陰敵陽貞此不變乃不可乎是以凶也變坎爲宮亦凶象卦變節以上節下庶知斂約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宗曰陰不可長過剛中也○以陽乎陰正欲化之使說而巽而上九處于剛中之上乃令六三有登高而鳴應是陰之長而消陽也豈可乎故聖人戒之

序卦傳曰有其信者必行故受之以小過發邇見遠行大爲功行遠自邇過小可信觀過知仁信于人也有過則省信于己也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宗曰過而得亨剛內靜也小事宜下知其柔也○小謂陰也陰過而陽不及故謂之小過此小人衆而君子寡之時在君子亦自有可亨之道雖利于貞耳正而同也陰柔爲利從其利恐失其正守其正乃可爲利貞之爲道靜而不動者也小事大事以剛柔言可用柔以小其事不可用剛以大其事也小過之時陰柔盤踞要津陽剛之君子守正于內亦爲若輩所挾向但可因時達變善用其維挽而畧見其施爲至于大有所事則不可也靜以制動而已卦體多偶似鳥之翼鳥過于上而聲留于下故曰遺之音論語曰色斯舉矣上動也翔而集艮下止也三臭而作遺之音鳥知止者也知時者也時止而止時飛而飛遺之音者謂鳥之過不留其迹但遺其音也小過之所以亨也初之飛鳥凶者當止之時無故而飛也上之飛以離者飛而不止必罹于離也不宜上而爲震之動宜下而爲艮之止也陰得日會之制在氣老于日將飛者伏翼所以貴止也知止知時也知時知剛知柔也大吉者小過而大吉也柔之在外動而得過也小剛之在內靜而得吉者大也互巽小亨可小事之象也重互兌爲口鳥音之象也六爻皆變正對爲中孚艮上震下爲頤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宗曰柔過而亨剛不過也○小者柔也柔主于退其過易止故亨若剛之過不易止則凶至矣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宗曰以正爲行知時也得中而吉知柔也○貞正也利行之而利也時行乃行則行不戾于正也柔

宜小事得中而吉則小過不陷于過也時中之義大矣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宗曰剛而不中動失時也不可大事止不過也○三艮之主四震之主非以剛爲主而其位不中柔陰在外未可有爲宜止而靜之時非大而動之時故曰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宗曰鳥遺其音上則逆也○鳥之象以翼而見陰爻多偶翻翻似翼故有飛鳥之象陰偶爲小翼飛爲過是以小過象飛鳥也鳥之飛也過而不留不見其跡但遺之音是其過已不可復見矣故小過宜收也不宜上宜下仍指飛鳥遺音爲義飛鳥而上則動弋人之慕初六上六之稱飛鳥所以凶也鳥飛而下但有聲之可聞而不見有所過之跡

是以吉也大指三四之剛柔過而亨則剛靜而吉上謂震其動也逆于時下謂艮其止也順于時也亦以見鳥之飛其上也逆而難其下也順而易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宗曰小過有事過不過也○山上有雷其聲聞也小不似百里之震驚遠懼邇也故曰小過君子不能无過但擇其可居之過不致于蕩名裂檢耳如其剛守其柔寧爲儉約毋爲驕侈所爲小其事也恭儉哀皆以柔道爲事順時自貶不敢驕侈以招尤過之小者也記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所謂過以利貞與時行柔得中也

初六飛鳥以凶宗曰止于初飛不順也不安于柔凶之招也○初爲艮止之始

方狀于柔而遂以飛鳥振翼而上所謂上逆也其凶也自取之矣變離爲豐過旬災亦以凶之象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宗曰飛鳥之凶不得止也○以凶自納于凶也鳥之飛也其勢莫禦不擇時而貿趨雖欲止之其可得乎當止不止得不凶乎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宗曰柔遇柔過于柔也柔遇剛不過剛也○小過陰柔之過也故下三四之剛皆曰弗過而二與上獨過陽位上有父象謂三也三上有四尊于父有祖象謂四也四上又有五四陽而五陰有妣象妣尊于祖如周人祖后稷而以姜嫄爲妣也春秋傳我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二五雖非正應而同類相求越三而四以應于五是遇而祖而遇其妣所以爲小過也又以上下之位分尊與卑言之五之位君位也柔中之主也三四爲公爲卿臣位也而以剛德在內輔其柔主以二之居柔不能遽進而得其君必先與近比之三四遇以陰麗陽以柔承剛方爲得中者也則又爲不及其君而遇其臣之象所謂過以利貞而與時行也互巽變亦巽爲順亦以下順上之義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宗曰臣不可過慎其大也○柔可以過而不可以過于剛陰不勝陽義之正也三四之爲臣皆剛也若過其臣以遇其君則是邪佞僭竊之流鮮知君臣之分義者是大事有凶矣臣不可過春秋之旨在易可見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宗曰剛諂于柔防勿從也○本卦陰過于陽故二陽皆稱弗過陽既不能過陰則陰必長而陽必消可不防其漸乎何以防之曰以

利貞與時行而已若貪其應而從乎上則必引其陰柔之黨來戕于我不亦凶乎三爲艮之主以止爲德其三爻之辭曰艮其貴列其限厲薰心其宜防而不宜從可見矣互巽爲入有從象重互二陰于外爲兌爲毀折有戕象變坤卦變豫盱豫有悔凶象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宗曰剛而弗剛易從柔也柔必戕之失中凶也○剛懼其過而乃弗過陰盛之時也不克自守其貞而反從乎陰則反受其傷要亦不中之德所自致耳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宗曰剛柔而厲不可用永以貞之不違時也○九四方動于外然存象柔之中剛不能過柔故與九三同弗過也而初柔爲正應已過之于初矣往厲指初六也遇之不爲失正而無如初之不安于

柔而有飛鳥以凶之象則其一往无前必擢其害不至于爲上六之凶誰不止也必以爲我之當戒而勿用之勿用勿以爲應也永貞云者當此之時自處于易動之勢而必以永不動之心固守其大止而後可也此爲兌乎于剝有過之往厲之象變坤卦變謙君子有終永貞之象也

象曰弗遇過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宗曰剛過乎柔俱失位也陰不可長大宜戒也○九五之剛既弗過乎柔而與初柔相遇皆不及乎中位初以柔居剛四以剛居柔均之不當也而初之黨類甚衆有方長之勢則其往而必終于厲不可不戒也不可大事此之謂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宗曰柔過

澤衰不得雨也取之自下○小事宜也○小畜之象○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以五陽畜一陰互兌在內至于上九則畜極而通變爲坎乃既雨也六五以柔覆陽互兌向外陰出陽上過而易盡則其不雨終不雨也自我西郊兌位于西或謂與小畜皆文王之象六指羑里公指散閎彼曰自我周公可以文王爲彼解乎公之位四也弋柔謂五也五在四上直爲公之弋矣上六爲飛鳥初六亦爲飛鳥其弋于上則上六也而上已過極而入于離矣若初之爲鳥雖以飛而凶然在止體之內其飛不高爲四之應其取易得弋在山之下其穴可尋取彼在穴猶言取在穴耳是亦宜下不宜上之象也變兌爲咸感于虛不雨之象以虛受感下穴之象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宗曰過而不雨不宜上也○六五之上又有上六陰盛而陽不交其氣散矣豈復能成雨乎言其陰柔已過而至于上不能復降而爲雨也小畜互兌陰在陽下小過互兌陰上有陰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宗曰弗過于剛必災于柔是謂過矣○四陰皆過于陽獨上六曰過之其勢極也三爲上之應而上惟陰柔之性極其所至而不復係于剛是以弗遇而過之也如鳥之飛必極其高必終入于網羅之內離麗也爻變爲離有離麗之象禍自外至曰災鳥之所不意者也過錄已作曰眚鳥之所自取也災眚並至雖欲悔改之不可矣是之謂過書云過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不惠則逆所謂上逆小過之過亦可畏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宗曰陽亢而窮陰亢過也○居卦之終居體之上亢之勢也乾上曰亢亢龍也亢之大者也小過上曰亢亢鳥也亢之小者也乾以无陰而亢

小過以不遇于陽而亢剛柔之貴得中以是也乎

中孚小過之後繼以既濟未濟中孚大象肖坎小過大象肖離乃以既未濟之交而中者救小過之窮亦猶上經之終以坎離之得中德者救大過之窮也乾坤之後屯始于坎此亦終之以坎卦以濟名因坎取義蓋水之功用與天地等惟坎爲險易之爲道險而易之也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以既濟未濟天地之道不過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于水火首以天地陰陽之正故以水火之正終之首以夫婦陰陽之交故以水火之交終之雖上經以四正卦爲主下經以四偏卦爲主而偏者必使歸于正坎離剛柔之中德也既濟未濟坎離之正交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illegible]乃合體亦以作成物也此傳易之旨也

序卦傳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過

乃未定濟則定矣有過必濟既濟不過天地之道得中則止約其紀綱必修其禮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宗曰既濟之亨剛柔正也得中則治宜慎終也○濟渡也通也方言過渡尚書曰若涉淵水往求朕攸濟繫傳謂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是也左傳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是剛柔相濟之義也既濟已濟也坎上離下水潤下火炎上相爲絪縕金木在中以金受水以木傳火各成其用以爲萬物故曰既濟也養生家以腎之水交心之火亦取于相濟之義也亨即通也乾象四德以亨爲禮禮爲火德貞離主之物相雜爲文一剛一柔秩然不紊禮之情文咸在其中矣小利貞者陽爲大陰爲小陰小爲利陽不言利陰上于陽其不正也二四六陰位而柔居之不失其正乃使初三五之陽得安其位而不失其正故

曰小利貞也貞離爲陰故以小爲主也初吉終亂承上而言也謂剛柔各得其正而小者亨矣然其初則吉之始也其終則亂之端也蓋六二以一柔處柔得其中位介于二剛之內而文而明有亨嘉之象故吉也上六處柔之極在剛之外本有將剛之心而孤于既濟之盛因循沉溺必至于壞有柔勝而靡治極而亂之理故因也小畜以柔爲文德曰小畜賁柔來而文剛亦曰小利致飾則亨盡必受之以剝終亂之義也既濟之曰喪茀曰繻袽曰禴祭未濟之曰暉吉曰飲酒皆于禮文三致意焉孔子憂文勝之失維禮之窮于作易見之矣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宗曰小者亦亨剛以濟也○既濟取剛柔相濟之義陰陽各得其位而曰小者亨蓋剛之亨易而小之亨難陰每見以于陽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宗曰小得利貞剛正而柔正也○柔上小者亨而言也利貞謂小之利于貞也若小者不貞則柔與剛相易而不當其位矣惟剛得其正而柔亦得其正則其位各當不言得中而得中之義在其中矣

初吉柔得中也。宗曰柔能得中禮制定也○禮由陰制故以柔爲文文合乎中則无偏勝之咎是以吉也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五倫之道皆以柔中行之者也故曰既濟定也禮定上下者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宗曰柔以亂終禮之敝也○合一卦觀之剛中襟拱于上柔中靖共于下有百度維新禮治以成之象焉亨以始不亨于終者以小之亨而止于小也止于小則失其所爲大而柔勝于剛文勝于質則道于是乎窮道即先王之道即禮也禮所以治而終于亂則柔過而文勝故也轉卦則爲未濟如泰之必爲否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宗曰既濟之患中以思也豫防之必以禮也○天地交而成泰泰必有否水火交而既濟濟必有患患之至也由于不中而已火炎上水潤下交而克濟而火之燄必潤水水之溢必滅火所以思火燄水溢失中故也患則須防防則須豫何以防之抑其過者以就于中而已坎難有思患之象離明有豫防之象思患慮乎其後豫防圖乎其先周末文勝之弊至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患莫大焉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其指歸于正人倫惇五典所以爲萬世之防者大矣其贊易之義亦猶是爾故于篇中微言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宗曰濡其尾坎險應也无咎剛柔正也○初九以始剛應四期于必濟者也坎爲輿爲曳二三四互坎有輪象初之相從曳其輪也此時

火方微弱而以初剛與水相觸四爲坎險之陷陽者火不敵水則有爲水所濡之象初在下有尾象故曰濡其尾也然而以剛居剛與四之以柔居柔皆得正而相應而離爲陰體初爲柔中之剛坎爲陽體四爲剛中之柔節有需亦无咎也變艮爲止有戒其曳輪之義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宗曰曳輪无咎不失正也○義宜也初九六四剛柔得位應之正也宜應而應雖有曳輪濡尾之象而不失剛柔相濟之正何咎之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宗曰喪茀勿逐无所損也○離爲中女應爻中男婦之象也婦人出乘車必以茀詩稱翟茀以朝是也離爲雉故有翟象爾雅輿革前謂艱後謂茀竹前謂禦後謂蔽坎爲輿二三四又互坎二爲坎下畫故有茀象二之象茀與初之象尾同以本爻取義也二欲造車適五應坎之正體而中有互坎爲盜則竊其茀以行故有喪其茀之象此蓋良臣以讒毀不得近君之象然九五之剛中在上正需我爲出險旣濟之功但當靜以俟之不必逐而求之也七日得者謂不久自可得也按節候卦旣濟六二歷七日爲損九二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中以爲志也謂有餘者可損而得中者不可損自有來益于我者宜靜不宜動也所謂勿逐七日得得則不喪益則不損也以中德在我非他之所得而竊奪也變乾爲利見卦變爲需亦有勿逐之義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宗曰得以中道以損爲益也○二爲離主爻下卦之中位居柔之中德德合于位又以柔中應乎剛中成中道矣雖喪必得自有其時時其中而已矣故以損之剛中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宗曰黷武非私

小人險也○離爲戈兵九三炎上之時故有用武之象上六居于卦外九五所不臣乃獫狁之負固不服者故取高宗伐鬼方爲象史稱高宗伐鬼方三祀克之修政行德殷道復興蓋用兵三年爲力已殫必繼之以修攻行德如舜之修文德而有苗格也卦取剛柔相濟而非當事剛武之爲也從來儀狄小人同爲陰類而儀狄之過遠小人之過近小人之在君側必以窮兵黷武好大喜功說諛其君故示以勿用也小人指上六其正應也變本體爲坎有在上體爲叢棘皆不利于陽剛者也爲明必辨其爲小人而勿用之也鬼方北方之國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臣衍云成湯化異域而懷鬼方殷室中衰鬼方復叛高宗征之三年乃克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則非殄滅之而懷來之可證也三年乃克者剛爻九年之數其初三年則剛之方猛火之方炎去其三年而後爲六年之數則剛入于柔有相濟之道矣于令升云在旣濟之家而述先代之功以明周因于殷有所弗革也變震爲動卦變屯動乎險中有克而難之象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宗曰用剛而憊文德濟也○旣濟之世大業已就其有遐方之未服者修文德以來之可也以高宗之賢主必待三年而克之不已憊乎故知柔爲文德乃足以濟乎剛耳此旣濟之道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宗曰出于明入于險也水火之交所宜戒也○程子曰繻當作濡袽所以塞漏孔之敝帛也上六四在坎交于離之間水潤下則爲濡象有衣袽以塞之蓄木濡于火則水火相激射而不能成旣濟之功故繫傳曰水火不相射又曰水火相逮逮可也相射不可也重互爲離有終日之象戒其濡而塞之之正以求其濟也卦候一爻終一

曰過此爻則以剛中濟柔中不必戒也變兌爲悅卦變革懼其卑而亂也是以戒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宗曰疑則戒戒以息也坎爲疑四爲陰陰疑則戰玄黃之戰以水火也濡者戰之漸也有所疑者疑于四更疑于初也戒者息其戰也忍其戰所以既其濟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宗曰既濟以時則不勝禮也○離先天在東坎後天在北坎居離右是東之鄰也坎先天在西離後天在南離居坎右是西之鄰也殺牛冬之祭也坎之爲時冬也禴夏之祭也離之爲時夏也禮始諸祭離火爲禮坤爲子母牛以一陽變爲坎有殺牛象以禴言則殺行冬令也言坎五之剛中當殺牛以祭矣不如離之柔中以禴祭而受福也蓋剛柔以相濟爲功而離在下爲貞坎在上爲悔卦彖曰小者亨蓋取以坎濟離以離之柔中爲之主也坎中陽而陰積于大冬主殺離中陰而陽積于大夏主禮也刑以弼教所以濟也若夫既濟之時昇平已奏爲九五之君者宜用禮而不宜用刑也實受其福實謂陽也九五之以實爲福而離以中虛爲受是剛中之美皆歸于柔中也所謂小者亨也傳曰吉大來大來于小則變爲地天之泰是以吉也互體亦爲離是坎化爲離剛化爲柔刑化爲禮所謂水火既濟之世也又按既濟乃春分之卦先天之離爲去故曰東降爲坎也變坤爲明夷則傷矣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宗曰禮以時行福大來也○時者禴其可之謂也禮有時祭不可失也坎之時冬離之時夏以禴祭禮也祭以受福坎在上首鬼神在上之象實謂陽大亦謂陽在坎之中直

來于離之中也大來泰象也先儒之解皆不明于時之義是以晦也

上六濡其首厲 宗曰陰柔過中陰而厲也○上六居坎之極陰柔已過乎中而當既濟之終是泰轉爲否之際極其坎盈險極則必有濡其首之象是以厲也卦以上爲首如乾之以上九爲首大過之以上六爲滅頂也變巽爲入亦濡首象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宗曰濡不可久終以亂也○世无久安長治之理既濟方亨而即有濡首之厲是終不可濟也泰之後即否既濟之後即未濟是不可久之象也彖曰終亂亂于柔也以初剛吉以終柔亂天地之道陽可久也

、序卦傳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水火之媾生生不窮終止則亂窮極斯通既而未也寔吉與凶以一畫始以一畫終

䷿ 離上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宗曰未濟中亨剛應柔也小狐汔濟未出險也○火上水下不相爲用不能成烹飪之功剛柔易位不能相濟故曰未濟然未濟終有必濟之道一轉移間則水上火下矣孔子所以轉卦而成中天之易也既濟已然之亨也未濟方來之亨也既濟之象皆以坎水渡水爲濟也凡濟之道必以柔中以柔濟剛也離之柔中終與坎之剛中爲應是其所以亨也小狐汔濟濡其尾指坎體也坎爲狐汔濟幾濟未濟之象謂六三也觀三爻有未濟之辭可見也濡其尾欲濟不得之象謂初六也觀爻有濡尾之辭可見也无攸利云者陰柔爲利而狀之二柔不能有濟是无所利也坎爲濟爲隱伏有小狐汔濟之象爲薄蹄爲曳有濡其尾之象狐尾甚長諺云狐欲渡河无如尾何初六陰柔

陷陽不能出險與既濟之初九以剛曳輪濡尾无咎不同也胡仲虎云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不可窮故也天地不交爲否否不曰亨轉而泰乃亨也水火不交爲未濟非不濟也未濟焉爾故曰亨既濟下離互坎上坎重互離既濟之中互未濟也未濟下坎互離上離重互坎未濟之中互既濟也非惟錯變之互爲反覆而水火互藏其宅陰陽互爲其根亦于是乎見矣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宗曰柔德在中未濟濟也○剛必需柔以相濟也而九五之位得其中以柔居剛其德亦得其中矣故曰柔得中也既濟之吉曰柔得中未濟之亨亦曰柔得中則未濟之終可以濟可知也矣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宗曰濟未出險坎中塞也剛柔相應不以位也○柔

得中而亨指離之中五也未出中指坎之中二也二之剛中陷于二柔而不能出乎險故曰未出中初柔爲小狐不知坎之極險而汔至而求濟其尾已濡而无所于利則以下續而終矣續接續也凡交濟之物必相交接坎流于下離炎于上上下不相接是以不能相濟故曰不續終也凡若此者以坎離之不當其位也水上火下則當位矣坎離當位是以剛居剛位柔居柔位未濟之象剛反居柔柔反居剛皆不當位也然則未濟不可爲亨乎而以剛應柔以柔應剛皆得其正是未濟之中仍有可濟之理也此未濟之所以亨而不窮爲大易之終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宗曰剛柔未濟愼用禮也○水上潤下火下炎上乃濟火在水上則未濟也火水既不相爲用而火水乃各異其用君子于是愼用其禮禮者所以辨異也天澤履曰以辨上下定民志天火同人曰以類族辨物火主于禮天澤互離乾離合德辨明也故皆以辨也此火之用也辨物物以羣分也如君與臣爲羣父與子爲羣夫與婦爲羣兄與弟爲羣朋友相爲羣所謂天序有禮秩我五禮不可紊也坎爲水坎流而不盈行坎而不失其信有方所者也禮有等則有規矩用方者也居方方以類聚也如君則止于仁臣則止于敬父則止于慈子則止于孝各居其所所謂天動有典自我五典不可越也禮記曰禮作成所以終萬物者也易始于屯曰君子以經綸終于未濟曰君子以居方辨物于是知易之以行其典禮矣

初六濡其尾吝宗曰濡有吝柔在下也○初以陰柔處險而爲入于坎窞而欲上應乎四以火上水下不相爲濟遂有濡尾之象初位乎下故象以尾坎流于下故象以濡尾也既濟之濡尾水在外卦下而濡之此之濡尾本體爲坎自濡之也既濟以剛未濟以柔故无

咎于彼而吝于此也變兌卦睽亦不濟之象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宗曰險極濡之其明失也○初在坎底險而極深故在本卦曰坎窞而乃涉之而濡其尾可謂冒深爲淺不知其極矣離不相濟故失其明如此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宗曰坎總其勞正以吉也○九二剛居柔中雖陷于二陰而德足以勝任三四五重互爲坎坎爲輿而以一剛任之故有曳其輪之象既濟之爲輪亦以一剛負互坎而彼非中位此有中德故彼但曰无咎而此則曰貞吉以其位之得中剛居柔而相濟也變坤爲晉受茲介福亦貞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宗曰中可行正非可濟也○以九居

二中也非正也然能守其中亦可以行其正雖在險中得時可出雖在未濟得時可行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宗曰未濟征凶不續故也利涉大川利无利也○六爻惟三稱未濟者以其上連離體而水願在下火願在上不能相接故成未濟之象若不察其故而貿易以往必至于凶无旋乾轉坤之能而思出險濟難之功豈可得乎故征必凶也其所以凶者以其有利涉大川之心也陰柔爲利坎爲溝瀆坎又互坎則大川也未可以濟而欲涉之必至于溺不止濡尾而已初柔之吝猶可言也三柔不中凶不可言也甚矣利之溺人也象故曰无攸利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宗曰不當其位坎離悖也○水宜在上火宜在下剛宜居剛柔宜居柔六三在坎離之間而失剛柔之位此未濟之所以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宗曰剛以柔行乃可濟也柔中在上近有功也○九四以剛居柔不當其位宜有悔也而貞以處之位柔德剛剛柔互用是以得吉而亡悔也四爲近君之位柔中之主在上文德是修而剛以佐之鬼方不庭乃震動而征伐之震以恐懼修省非好大喜功之謂也鬼方指初六坎之極北不知險極而妄動者既濟之二轉卦即爲未濟之四其在離體之中乃有戈兵之象彼曰三年克之此曰三年有賞蓋彼當用剛此兼用柔故于征伐之中而行勸賞之典三年是振陽之九而用陰之六舍剛而柔之象也剛變爲柔互爲坤體坤爲國二上而剛包之故曰大國也既濟之世宜用靜故憂其伐鬼方之德未濟之世宜用動故喜其伐鬼方之賞也既濟之九三應初六患在外未濟之九四應初六患在內也患在內者如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患在外者如撫掌于伊吾之北者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宗曰志在于行上從中也○征伐所以行其剛有賞所以行其柔柔中之主在上而志在于從正則无成而有終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宗曰貞吉有孚明在中也剛柔以應照四方也○六五以柔居剛而居離之中處于尊位可謂正矣守其柔中自无悔也六五爲離明之主君子在當陽之位其以繼明照于四方者光也火水之質不相濟而其光足以相孚孚者孚于二也相應則相照相照則相孚如水涵火之光而益瑩火照水之光而益融此有孚之所以吉也中德之有孚也揚廷秀云六五文明之后盛而養之以輔陽剛之位猛而濟之以柔虛其中以照臨百官正其身以正天下九二以剛德之賢人輿其輪以爲之用九四

以剛明之近臣奮提伐以展其才安見未濟之窮不爲既濟之定乎變乾爲天有大明終始之象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宗曰光其暉吉剛柔接也○周禮眡祲以十暈爲十暉詩云庭燎有暉暉者光中之氣也火水既不相接而光可相逮光可相逮則氣亦相接而剛柔和矣未濟之中所以有可濟之理也所謂有孚而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宗曰有孚之失不中禮也○有孚孚于三也與五之孚于二同坎爲酒三在坎上而上九應之有飲酒之象剛柔正應故无咎也然上處剛之極而三爲坎之終坎最險亦稱水也而上九從之恃其剛強而涉之无節則爲濡首之象謂其溺于酒猶溺于淵也詩云抑抑威儀書云自介用逸言飲

濡之必有禍也飲酒而濡其首雖剛有乎柔之
應而夫于是者多矣禹有旨酒之訓而桀以下
其國湯有酣歌之刑而紂以喪其身武有酒誥
之篇而幽厲以催其難若是乎酒之爲禍烈也
人之有爲必以剛而用之于酒則亂不以禮節
之之通也聖人之垂教于萬世者大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宗曰正應无禮不知節也離失其明

危其身也○離爲火爲旦爲禮四德之亨而嘉
也以一柔介二剛之中故有文明之象繫傳曰
聖人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故謂之爻而濟之卦
剛柔相錯爲文爲禮極盛之象獨至上九則火
焰已盡下應六三離坎不交而坎乃昭離遂爲
飲酒濡首之象是禮意自此而失也易之爲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要其所歸一準于禮經中禮
樂刑政慶賞征伐之大以至飲食衣服居室器
用之微无一不備而于禮意之精微禮制之廣
大蓋无往而不寓焉于其篇中特著知節之旨

于故曰孔子之易以
傳中也以傳禮也

易宗集註卷之九終

易宗卷之十

繫辭上傳繫如綴繩于物之下辭言說也文王所作之辭繫于各卦之下者爲
彖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各畫之下者爲爻傳
中言繫辭者六皆指文王周公卦爻之辭而
言也傳者孔子述繫辭之意而論說其大凡
也古本或作繫辭傳或作繫辭上王肅本作
繫辭上傳今從之太史公引同歸殊塗百慮
一致爲易大傳太史公受易楊何何自著易
傳行世故稱孔子之
傳曰大傳以別之耳

程子謂孔子用意深遠全在繫辭蓋繫辭是
孔子之易其意歸于以禮立教而知之者鮮
二帝三王以中傳心皆易教也慮三代以後
王者不作而民無所率由惟禮由中制可以

治之傳內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
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凡兩
言之爻象禮之所自出也又曰道有變動曰
爻爻有等曰物物相雜曰文文不當則吉凶
生焉文當理也禮器曰君子之於禮也非作
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言介以相見三辭
三讓皆始于易之爻象者也樂記曰大樂必
易大禮必簡又曰樂著大始禮居成物又曰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大小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則既淩切著明之矣是故繫辭二傳反覆以明制

禮作樂之原也此孔子傳易之本旨也民可使由者禮也不可使知者易也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子焉不學而其自謂也學易學禮而已矣此得之先子曰授漢宋諸儒所未道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宗曰尊卑列貴賤分羣三綱也用剛用柔以明吉凶羣而絡之羣類正也因象爲形禮制行焉變化不出其範也○乾坤未畫之先觀天之尊地之卑而乾坤已于此定矣指天在上地在下而言也乾坤成于卦爻自下而上有卑與高而貴賤之位于是分矣指下卦爲卑上卦爲高二爲臣位五爲君位而言也六爻之中有陽有陰卽有動有靜因而陽動爲剛陰靜爲柔矣指爻之奇者爲陽爲剛偶者爲陰爲柔而言也貴賤動靜剛柔各有其類必各有其方方卽位也如九居陽位六居陰位分陰與陰爲類陽與陽爲類也物卽陰陽之物羣分類也其相應之爻剛柔各得其宜則吉否則凶也是吉之與凶因其所聚所分而生也六爻相乘八卦各有取象如震雷巽風離日坎月艮石在天爲星兌澤在天爲雨又如八卦納甲取象于月皆成象于天者也如震爲竹巽爲木坎爲木離爲火艮爲山兌爲澤乾爲金坤爲土之類皆成形于地者也其間或取正體或取互體或由此卦而之他卦或由此爻而之別爻皆不可爲典要而變化无窮皆于此見矣此言制禮之原也高卑貴賤見于俛仰進退之際有剛有柔也類聚羣分見于五倫之屬依敘依類有吉有凶也

成象成形見于五禮五器三千三百之文有變有化也總之修禮則吉悖禮則凶易之能變化人者皆禮之能變化人者也故曰知崇禮卑又曰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宗曰相摩相盪發中節也○此就地氣上升天氣下降而言天地之剛柔卽八卦之奇偶上下相合而摩盪于其間遂有中氣有中氣卽有中聲凡物之摩盪有聲者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宗曰聲音之道動于天也天氣中行訢合无間也○卦氣卽天地之氣也氣相摩盪而雷霆作焉鼓如擽鼓之有聲也風雨作焉潤如枯之得潤澤也運轉運也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日行南陸月行北陸晝短夜長陰上于陽而寒日行北陸月行南陸晝長夜短陽上于陰而暑

也。二氣摩盪有形有聲作樂之聲容所由出也四時之氣更迭運行作樂之律呂所由齊也此亦易之變化也有禮則必有樂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宗曰律妻呂子。陰陽正也○作樂有五音十六律五音本河圖之十五也十二律從日月運行以十二月統日之數依陰陽之氣分六律爲陽六呂爲陰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也太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陰也隔八相生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爲娶妻林鐘益一上生太簇爲生于陽爲乾道以其成男故曰娶妻陰爲坤道以其成女故曰生子此樂之所由以定始于二氣十二律皆生節之中氣其曰損曰益皆發于中而行以禮者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宗曰著始居成得中道也○萬物无不始于陽者出

乾坤之動而不已可以知萬物之大始萬物无不成于陰者由坤陰之靜而不過可以作萬物之成終此明作禮作樂之用也禮曰樂著始禮居成樂由天作陽之爲也物動于其天之中而得所始矣禮以地制陰之爲也物成範于其地之中而底于成矣由乾之道而作樂使人相勤于天則可以知人始大始猶之大本也由坤之道而制禮使人皆安其奉則可以作成物成物猶言成人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宗曰以易以簡中而庸也○乾道易陽宣明和暢乎而易是以易而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詩者樂之所由出也坤道簡陰斂閉檢束約而簡是以簡而能也恭儉莊敬禮教也禮樂之爲教易簡者也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宗曰可久可大位以行也。○此明禮樂之效也樂之聲容易知者也禮之度數易從者也易知則人類相感而有親易從則人倫大正而有功相親是以厭斁不生而可久見功是以教化興起而可大聞樂知德故曰賢人之德見禮知政故曰賢人之業天地以育物爲德業非猶夫人者也賢人猶言勝于人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宗曰天下化成中位得也。○天下之理得言天地之發育萬物帝王之平治天下不過於此也成位乎其中猶言建用皇極建中于民指易之德正中而言非第與天地並立爲三才之說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宗曰吉凶數也。明者理也。○設卦謂伏羲也觀象謂文王周公也皆古聖人也象爻之辭必有吉凶是有吉即必有凶者天地之數由此以明其理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宗曰剛柔質也推者中也○當剛而剛當柔而柔是以位相推也剛而濟之以柔柔而濟之以剛是以德相推也剛變而爲柔柔變而爲剛是以時相推也合中則吉反中則凶而此以生其變化使因者轉而爲吉也是在人之德可以御乎天地之數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宗曰。吉凶悔吝以象告也。○爻象之有吉凶，以人事之有得失也。爻象之有悔吝，以人心之有憂虞也。虞度也。憂虞存于中，爻象見于外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宗曰。知進知退，晝夜通也。立天立地立人者也。○變化者，當進而進，進而有因，變之爲退；當退而退，退而有因，變之爲進，皆于象見之也。剛柔者，有陽必有陰，故有剛必有柔，如天地之有晝必有夜，亦于穹見之也。六爻之動，在三上爲天，在初四爲地，在二五爲人。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三爲陽，上爲陰，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初爲剛，四爲柔，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爲陰爲柔爲仁，五爲陽爲剛爲義，人之極也。可見吉凶得失悔吝憂虞，皆有一定之理，與數相輔而行者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宗曰。居易有序，安于中也。玩爻有辭，文足樂也。○序知數也。君子居易安命，聽之于天，以易之序吉凶相乘，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已定之，人不能違也。玩爻之辭，順于理而得于心，故樂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宗曰。能變易者，天不違也。○君子樂天知命，而又觀象玩辭，知其間有剛柔變化之理，足以主宰乎數，理能轉數者也。平居之時，既觀其卦之象，而玩其辭；臨事而動，則觀其爻之變，而玩其占，趨乎吉，避乎凶，故凶化爲吉，吉不涉凶，人定勝天，天亦不違乎人，而自相祐助，故吉无不利也。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宗曰。象一定者也。變不定者也。○此遠聖人作彖象，教人之意也。彖者文王所作，卦下之辭，因全卦之象以立言，如元亨利貞，則言一卦純陽之象也。爻者周公所作，爻下之辭，因六爻之變以立言，如潛龍勿用，則言初爻之變也。以爻言變者，爻辭不盡合乎象辭，因各爻之位而變焉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宗曰。善學易者，無過中也。○吉凶者，剛柔得中則吉，失中則凶，當剛而柔，當柔而剛，皆失中之道也。悔者可以合中，而悔失其中，可以省改，而此時未改，于是乎有悔。吝者不應失中，而小有不中，可以返中，而不肯從中，于是乎有吝也。无咎者，能應有過，

而早能改圖，以至于無過。過則有損，以是云補，善者嘉美之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宗曰。卦位爻辭，貴知幾也。○是故以下，教人以讀繫辭之法也。列，布列也。陽貴陰賤，在乎六爻之位，爻有當位，有不當位。有陰當位反貴，陽失位反賤者；有陽得陰而愈貴，陰失陽而愈賤者，是貴賤無恆，存乎其所列之位也。與爻言其變相應也。齊，等齊也。陰小陽大，在乎一卦之主，爻彖辭之例，尊取主爻。或陰而小，或陽而大，而爲一卦之主，則无小大之別。繇于賜曰，陰陽各有所統御，謂之齊。總之含畫无象，含象无爻，觀卦象而爻象可知。與彖言乎象相應也。吉凶悔吝无咎皆詞也，獨言辨吉凶者，悔吝可以介而免，无咎可以悔而致，惟是吉凶得失之大，不可以不辨之于早也。與吉凶言乎得失相應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宗曰：介，可知幾。悔，補過也。○介謂幾微之分別處也。悔，因凶趨吉也。吝，自吉趨凶也。當善惡初分之時，介然有覺，而能憂之，則有吉而无凶矣。悔吝何從而生乎？與悔吝言乎小疵相應也。夫所謂介者，乃未悔而必至于悔，未吝而必至于吝，過此則悔者已悔，吝者已吝矣。吝不必言，悔亦安可少乎？惟知悔，則有震動其補過之心，而底于无咎。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與无咎善補過相應也。豫卦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介而即豫，悔而即復，是皆過而能改，由不中而反于中之道得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宗曰：動必有悔，其所知也。○凡卦下之彖，有以大爲主，以小爲主之不同，而本卦爻下之辭，有險而難測者，有易而坦平之不同。楊誠齋謂讀謙復之辭，如行夷塗，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讀蹇剝之辭，如涉風濤，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是也。象略而爻詳，故又申言辭之所指也。指，示也。之，適也。蓋指示其所適，使人之避凶而趨吉，因悔而去吝，不致罹于凶，而陷于吝也。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宗曰：察乎天地，盡精微也。○天之覆，地之制，範圍而不過，道大而无外也。此言易之體也。準，謂相準，猶言齊昱也。彌，即彌縫之彌。綸，即經綸之綸。言其總括開闔，條理貫通，無有遺漏也。履而泰，天地之道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故曰彌綸天地之道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宗曰：天地人物，同始終也。禮以盡變，幽明治也。○此開作易之藴，即制禮之原也。禮以治神人，和上下。尚書曰：典朕三禮。謂天神地祇人鬼之事也。禮記曰：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鬼神以尊上也。夫子告宰予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有陰陽則有幽明，有幽明則有死生，有死生則有鬼神，故者齋言康節也。易象日月之明，山川之險，天文地理，咸在其中。文以昭之，理以別之。明者爲陽，幽者爲陰。幽明即神人也。生者爲人，死者爲神。人始焉而生，終焉而死。易象之有乘除往來者，可推而知也。原其所以始，反其所以終，得死生之說矣。精氣凝結而成物，陽之盛也，神之伸也。卦體之聚物者，神之爲也。魂魄游蕩而變化，陰之極也，鬼之歸也。爻變之不測者，鬼之爲也。人明而神幽，神明

而鬼幽，皆陰陽之爲也。情，有知者也。狀，有形者也。鬼神之情狀，不可推而可格也。知鬼神之情狀，則所以交于鬼神，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在是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宗曰：禮德之亨，體于元也。知周乎物，其事貞也。○朱子曰：此言盡性之事，即崇禮之事也。與天地相似者，君尊臣卑，父崇子卑，夫婦兄弟朋友，皆有尊卑大小長幼之序，與天高地下相似，故不可違也。明足以知此理，周編于萬物之繁賾，而有道以濟之，如親義序別信之不可或違也。旁行，謂餘理之中，有經權常變委曲以相濟，而不流于偏邪。樂，得其天理之安，而知貴賤尊卑之有定分，故无悖懟之患，而不憂也。安于所止，如土之敦厚，而歸于

不忍之仁是以五倫之中能相親相愛而不至于澆漓鍥薄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宗曰利以和義極變化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則包于其外也曲成謂道濟天下旁行不流安土敦仁是也皆言天地之化卽上文之言幽明死生鬼神是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易之用也所以然者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晝夜卽陰陽也所謂剛柔者晝夜之象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晝陽而夜陰凡盈虛消息之理晝于此矣易之所以神者此道得也无方无方所之限无體无形體之拘惟神无方故易无體總言變化之妙莫可揣倪天地之道卒无有外于此者是其所以彌綸天地如此其神也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宗曰道本大中正俱逆也○此章釋中德也陰陽合動靜剛柔而言一陰一陽言乎其不變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與道相終始合中无所會通也太極未判之始亦是此中人心未發之初亦是此中道有動靜遂分偏倚而爲陰爲陽陰柔陽剛正中則吉偏倚則凶道所由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宗曰善繼性成中德形也○繼繼續也善從中而生如孟子所謂良知良能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未發之先惟是一中及既發而爲情而善出焉矣成成就也仁義禮智根于心我固有之矣是人自固所之性于是而成不遜乎人爲什用之常道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宗曰用中于民其天全也○仁主于慈愛知主于辨別人倫日用之道有當用慈愛者如父子有親是也有當用辨別者如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兄弟有序是也仁者見得仁之理如是則成其仁知者見得知之理如是則成其知百姓日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也是以君子之道鮮有能明之者此句當承百姓不知而言含仁者知者便是百姓是以鮮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宗曰顯藏盛大以成物也○顯藏皆指中而言顯其中于仁由內以達于外仁者生意之所發如菓木之有仁也藏其中于用由外以存其內用者運用卽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用也鼓萬物指禮樂而言鼓舞如范物禮之用也鼓疊如滌物樂之用也有禮以

養乎中又有樂以和乎和而萬物莫不若其性聖人之所憂者萬物不得其所耳今能致中和而育萬物聖人又何憂焉故不與聖人同憂也盛德卽賢人可久之德大業卽賢人可大之業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宗曰富有日新博而化也○富有悖字神化民成俗惟禮以教諸大化故日富有導和宣流鼓舞惟樂以和其天倪故日日新

生生之謂易宗曰生生不已大本得也○天下惟有本之物乃生生而不窮易之爲道變動不拘千變萬化不離其宗所謂生而又生其生无窮有本故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宗曰象法乾坤統其中也○乾有三畫中居正位而有尊卑貴賤高下清濁之殊遂成其象所謂在天成象也地職代終效法乎天以三

偶畫配乎三奇所謂知崇
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宗曰知來者數
易數即中數也極其數可以知來先天而天弗
違也通變者數有時窮通而變之通者通乎中
也通乎中而變化生焉後天
而奉天時時有常有變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宗曰不測者中也○偏于陰
陽則滯于陰陽也陰中有
陽中有陰動靜互爲其用以爲陰
也而陽以爲陽也而陰是以不測也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
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宗曰彌綸天
地靜德正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　十二

○此釋中之用也易之德主中惟中故廣以量
言也惟中故大以體言也推體量之廣大以言
乎遠則動而中愈出有不可禦以言乎邇則靜
而不過乎中故至正而不偏不倚也德之天地
之間皆不出乎
其中故云備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
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宗曰靜中生動
互爲其根也○
上文旣言靜之兌正此乃兼言動之能生以明
易之廣大也易之所以廣大以其本乎中也一
中分長而爲乾爲坤奇者爲乾奇故專一專一
故動直尊而直皆至中者也偶者爲坤偶故有
分有合合則爲翕分則爲闢翕而闢皆從中分
也尊直故其體大其生也亦大翕闢故其量廣
其生也亦廣所謂
生生之謂易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
簡之善配至德。宗曰惟其易簡是以廣大也○
天地而易能配之天地以形言也乾坤以理言
也惟其廣大是以變通而不窮配乎四時
春往而夏來秋往而冬來也分陰分陽之義配
乎日月晝陽而夜陰日晝而月夜也要其善則
本于易簡也易之簡能合乎聖人之至德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至德即中德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
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宗曰至禮至業皆
廣大而言更起子曰所謂贊易之辭也○至合上
賢人可久可大日新富有之德業也德以之崇

易宗集註　卷之十　十三

莫有踰于此也業以之廣莫有越于此也知所
以明乎理者故崇禮所以循乎理者故卑高明
者天知之崇所以效天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是也博厚者地禮之卑所以法地優優大
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知虛明屬氣禮乎
實屬形天地設崇卑之位而易行乎其中即
中之謂也此易即易簡之易知崇
作樂禮卑作禮樂由天禮由地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宗曰易成于性天地一中也○易之體本于
一中高不過天卑不過地天得一中而高地得
一中而卑易之所以行也成性即成之者性仁
義禮智皆性成于中者也前言仁者智者不言
禮義禮之宜于人者即是義仁智皆由禮義而
見也此言知禮不言仁義知禮即知義行禮即
行仁仁義存乎知禮之中也故曰存存而又
存也道行斯義者故曰道義此又就其率循而

言道義在成性之後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宗曰形容物宜象始中也○上章言道義之門此下復以爻象明道蘊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舍言動无用力之處矣賾中淺處謂之賾左傳嘖有煩言從口從匠一也後章曰探賾當是淺隱之義物理之隱奧不可勝窮聖人造道淺遠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比擬其卦之形容以摹倣其卦體之所宜故謂之象物謂畫之陰陽皆物也幽禮畫于地以宜是謂之物宜即時措之宜也宜剛而剛宜柔而柔象以中而已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宗曰文成于爻動有禮也采成其典中以通也○動者人事之動會如省合之會自彼而來者面而可至也通加通都之通自此而往者方方可達也事幾之變觀不可勝窮聖人見理明斷有以見天下之動觀其德之可以會于此此之可以通于彼以行其典禮焉典者常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之日用无有外于中者修之則吉悖之則凶是以謂之爻爻者變也以言乎其失中則失禮言變爲凶得中則得禮因變爲吉也聖人論道必求其精微其指歸不過一中其踐履不過一禮上言禮卑下言禮恭與博文約禮克己復禮皆是義也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即學易之道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宗曰至賾至中也至動亦至中也象爻之中有數必有理言天下以卦言有六十四卦一卦一義賾之至矣有定理焉不外乎中雖極其天下之幽淺而不可厭惡也以爻言三百八十四爻一爻一變動之至矣有常道焉必寺其中雖極天下之紛雜而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宗曰言動中禮變化成也○擬其所立之爻象以出言則言必合宜議其所合之爻象以制動則動必得吉其變化言易之變化也擬言議動則語默動靜合乎禮皆合乎中而變化自我而成易之變化一中之變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

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

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宗曰慎言與行天地格也○此下皆擬言議動之事也居其室在陰象也出其言鳴鶴象也邇者子和象也中孚九二與九五相應故云好爵靡之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開或明或闔弩牙之發或中或否謂言行出而得失隨之吉凶應之故有榮辱之分也出身加民宜愼于身發邇見遠宜愼于邇至于動乎天地其榮辱也大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宗曰同人同心愼其交也○君子應世之道言行之外其大者莫如交友也二人謂同人卦之九五六二也先號後笑先隔而後遇也九五六二剛柔得中其心同也其先暫爲三四所間而號咷其後終得相遇而笑出處同道則或顯或晦同一心也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心也斷金者利斷物雖金之至堅可斷言物莫能間也蘭者其臭相投其言相入如蘭之香自然乎契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宗曰愼乃无過過愼无失也藉茅非重重以禮也○上二爻是擬言議動之道此二爻言言動不過乎禮愼與謙告所以守禮亢則失禮矣故又以有悔戒之大過之時陽過剛初六以卑弱之陰在下承之其愼如祭物但置之于地亦可而必藉之以茅敬謹之至也天下之事過則有失惟過于愼則无所失是以无咎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宗曰謙以下人禮厚終也○勞者功之未成功者勞之已著伐猶矜也不德者不以我有功而德色也德之及人者爲功勞能下人即禮也以其德言則盛厚故也以其禮言則恭下人故也謙者所以致其恭存其位有終之象

也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致厚所以崇禮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宗曰亢非禮也失中悔也○亢陽過剛以位則不能如大過之初六以德則不能如謙之九三故引之以示戒无位則是不能守其位矣无民則是不以功下人矣无輔則又不能如中孚之和鳴同人之斷金矣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宗曰言以階亂貴藏密也○此釋擬之而後言當愼之于未言之先也兌爲口舌口舌爲一身之門戶爻義主出處言孔子以其飾飾言語恐其爲亂階也幾者事之始幾也聖人最簡易亦最簡密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君不密也陳蕃令宦臣章以示宦者臣不密也寇準欲去丁謂而夜漏言幾事不密也擬之而後言則不當言而不言在其中矣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宗曰君子之盜非盜于人也○此言議之而後動當愼其身而行不可以小處大以賤食貴以小人冒君子知盜知盜之所由招也解六三在九四之下非其所負事上无順

設之恭故曰上慢在九三之上非其所乘待下有褻乘之僭故曰下暴慢其財貨之藏是教寇盜來取之也女子妖冶其容是教淫者來淫之也此二者招盜之喻也冶銷也從氷過熱則流過冷則合女之艶者能銷人神志也濫官氣貫下國之本小人不可使竊祿位明主不以名器假人防亂源也知盜知教人奪伐之盜也非知奪伐人之盜也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宗曰數極于十陰陽列也○陽奇天數陰偶地數此河圖之形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

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宗曰數主于五天地位也變變化化鬼神通也○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其位五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其位亦五五位相得言於得其奇偶得其偶也各有合者合而計之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又合河圖之數而總計之共五十有五也論其數則先一次二然後及于五論數宗則五在中爲衍母先有五之一二三四五參衍及外郭之一二三四也先天之數合下位有無有前後在中之五其中一點即天地之中數太極之本始其周圍四點奇上偶下奇左偶右是一在上二在下三在左四在右五在中也成一二三四五是先天五數之主至尊不與凡數爲伍者也所以先天八卦乾上坤下乾南坤北離左坎右離東坎西水火與天地並列是爲四象中有水火之顯名無金木之比類即夫子象傳但以巽爲木並未嘗以震爲木以兌爲澤並未嘗以兌爲金可見也洪範于五行曰一水註云次

三木四金五土是就一時分著其零數非圖書之本數也故圖書之數合下全列不重次第也繫辭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就圖書中五爲數非圖外郭之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原是陽南陰北若以外郭論則是一陽在北二陰在南矣故曰南儀是奇陽在南偶陰在北爲兩儀四象是左東奇陽右西偶陰爲四象也八卦是就四象陰陽之位而以一索二索三索而成者也總之一三五七九皆是奇陽二四六八十皆是偶陰陽屬天陰屬地奇偶各得五數故曰天數五地數五也五位相得者言天地得五以爲數故曰相得各有合者言天合一三五七九計之而共成二十五地合二四六八十計之而共成三十也總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也成變化言其間奇偶相參陰陽相配而成變化也行鬼神者其間有得有失有吉有凶以晝夜之道明鬼神之理推往察來知幾如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挂宗曰衍以明數數以紀曆也天之曆數非所成也○上言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此言大衍之數五十者何也河圖五數居中是數之主至尊而不與凡數爲伍者也其一三五三者合之爲九是陽之數凡統于天數故曰參天參者三也其二四兩者合之成六是陰之數六統乎地數故曰兩地倚數云者凡數皆倚之而成如所謂乾之策坤之策當期之日當萬物之數是也故中五爲數之主非數之衍故不入大衍之數內其五十數之一二三四就外郭之一二三四數之也既以外郭爲一二三四而五又在中並數是五數倚于中五而五實居中爲至尊又不可與一切之數並用也其用

四十有九何也大衍之數指八卦而言也以氣言故有三索之難索貫也以數言故有大衍之稱衍流也一爲衍數之始主乎至靜以御至動如北辰之居所數之體也此不可得而用者也故曰其用四十有九也八卦四十八策陰陽各二十四又有一奇運于其中是謂流六虛變動不居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在曆家謂之氣盈在易中謂之奇數曆之所以成歲易之所以成卦皆是物也分而爲二以象兩儀分爲二分左手扐者爲陽儀主動者也右手扐者爲陰儀主靜者也陰者畧于容虛不用之處而以陽者揲之象天之動吉凶悔吝生乎動也推一以象三者四十九數之內有陰有陽各得二十四四時之氣備矣其所推之一爲奇也如一歲有四時成數也四時之氣配于十二月之中其盈餘者奇也非歸奇不能成卦非置閏不能成歲故其事爲于人者也故曰象三才也下即接言歸奇象閏以明之歸奇之奇即所推之一也扐是四揲所餘之策而扐于手指之間者歸是將所推之一歸于所扐之內也以奇爲零餘也餘之謂四爲奇八九爲偶之餘也陽奇而陰偶不易者也又言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推者前言象兩象三象四時是以二三四之次序爲辭恐人不知是四揲再扐之後乃推一焉故申明之一變再扐則推三扐則歸三歲一閏也二變再扐又推已五扐矣是五歲再閏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宗曰陰陽之策氣數周也○凡奇畫皆陽儀爲乾偶畫皆陰儀爲坤八卦之中凡奇畫皆是乾之策凡偶畫皆是坤之策統計八卦每卦六爻共四十八策乾策二十有四坤策二十有四其乾策皆作九數所以陽爻皆稱九九其二十四是二百一十六策也坤策皆作六數六其二十四是百四十有四策也合之爲三百有六十策當一歲之三百六十日也此以八卦推之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宗曰二篇之策曆數成也○二篇言二章乾爲一章坤爲一章也凡陽皆屬乾坤皆屬陰也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八卦之數也八卦之中各有八皆八其三百六十爲二千八百八十數也八卦者四象之所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凡一之數必有四周縱橫爲三合之成五此萬物之數也乃四其二千八百八十爲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數也何以曰當萬物之數也萬物之生皆以奇合以偶分以五爲主以三爲形以四爲體草木禽獸皆是也在物如樹葉雜翎在人如耳目口鼻手足心腎無不然者萬物之數即天地之數也黃帝命鬼臾區作調曆因氣爲數因數爲歲以二千八百八十氣爲一百二十年乃復神策曰得天之紀孔子蓋爲萬物之數即天之曆數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歲歷六十四卦之數元亨利貞終而復始無爽忒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此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宗曰變者易也易者卦也○朱子曰四營謂分二推一揲四歸奇也三變成爻十八變而成六爻也

八卦而小成

宗曰小成成易也○八卦八體九變而成三畫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宗曰卦有能事成變化也○引而伸之謂由三爻而成六爻是謂大成也觸類而長之謂爻之變一卦可觸動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也能事畢謂可以盡天下之事物剛柔吉凶悔吝不外乎此也下文顯道神德行酬酢祐神皆其所能之事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宗曰神不測也體物者也、道者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德行者趨吉避凶見于躬行實踐者也道之理隱而難知得蓍卦之辭而顯也德行拘于理得蓍爲出入利用遂成其變化而入于神也顯道闡幽也神德行微顯也唯其顯而神則受命如響可以酬酢萬變如上賓之相對神所不能告語者得此以爲祐助是不惟有功于人而且有功于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宗曰變化之道在一中也○變化與上文成變化行鬼神同義陰陽剛柔以變化而乃合乎至中神之所爲教人能變化而合乎道之中也得蓍之道便知變化之道知變化之道即知神之所爲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宗曰聖人聖人之道擬議以成其變化也○易有四者皆聖人之所爲以教天下萬世者故曰聖人之道其一日卜筮原不當言卜筮宋儒謂易當主筮占者悞也以言尚其辭聖人著易爲經以教天下萬世尚其辭指作經而言也動尚其變玩爻之動以觀其會通便是教人變通之道也指作禮而言也制器尚其象器謂律呂管籥象謂鼓以雷霆潤以風雨是教人以法象之道也指作樂而言也以卜筮尚其占此教人以前知之道也指蓍占而言也皆道之所在也筮以蓍莖爲之卜者龜卜洪範卜五日雨霽蒙驛克亦不外乎五行、卦之理是蓍龜皆易也

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宗曰精以知之所以行也○有爲者心所圖度有行者身所出往問者問其吉凶言者言其吉凶之所出然命者告之以吉凶之故嚮者向也即嚮明而治之嚮言如彼此相向而受命親切也遠近猶將候境區而言幽則隱而不可見深則邃而不可測者也來物謂未來將來之物知者知之于未然之先也物即吉凶之物也精者精微又精微也此承尚辭尚占而言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宗曰尚其象至變化也○參者以三參文互而相參也一奇居中兩偶環之也伍者

如軍之有伍一統乎四也一奇居中偶居四周縱橫皆三統乘成五也以變謂由此而三變成爻十八變成卦也錯者雜錯隨手分指分而復合合而復分萬有不齊之數出其中也綜者理經也橫縱之交持一絲貫之屈起高下令得開合成文者所挂之一歸于扐中乃成爻象也剛柔相雜而成天地之文通卦爻之變也自一至萬而定天下之象通卦爻之數也此承上尚變尚象而言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宗曰中至靜也動至神也○易之爲道動靜互根靜極而動動極而靜萬事萬化不離其宗而究无一事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原在未發以前者也无思一念不起也无爲一跡不留也惟其寂然不動所以感而

遂通有思有爲先有倚著便失其中則有不能通之處矣至中故至神萬變之主宰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宗曰惟深于深也○窮極理之深邃而磨研事之幾微極深之處不過乎中幾之所關乃有萬變盈天地之間皆幾也中之動者即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宗曰不神而所以神者易也○志謂心之所動唯中易深中乃能通凡物无中則有以通乎務謂事之所出幾者動之微唯動于中乃能有成前言天地之文天下之象天下之故號易言也此言天下之志天下之務號聖人而言也聖人研幾以成務皆神之爲之是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其效驗亦无有不神者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宗曰易之爲道唯聖人能有之○復用孔子之言以結之所謂贊易也繫傳中每用子曰或冠章首或綴章末皆是易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宗曰開物成務冒道一也○夫易夫子自設問辭至如斯而已者也是自相答詞也易之爲道无所不該洪濛之始萬物混宾自伏羲畫卦而高卑貴賤類聚群分之義燦然明故曰開物由是武成天地輔相萬物人官物曲之析出焉故曰成務冒覆冒也文字之興從易書起五經皆在其後當是之時裒集天下之義理而載之于易書舉易書之義理而通之于事物故日月天下之道蓋天下之道冒于中也謂經也天下之志通于中也謂業也天下之業定于中也謂禮也天下之疑而欲決不易決者皆以易之理斷之斷于中也謂占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宗曰與民同患生生之心也○蓍之

德揲四十九策而言時而動時而靜時而分時而合之變之此變動不居德至圓也而能前知吉凶之事是以神也卦指八卦與六十四卦各有方位各成爻象雖然不易其德至方也而能以一定之理數斷一定之吉凶是以知也所以然者六爻之義變易无窮而以吉凶之理貢獻于人了然明白也此聖人不指義文周公從用易之聖人言也以者用也用易之理以洗其心不使有一毫人欲之私夾雜于中如乾初之陽潛爲道心之微坤初之陰凝爲人心之危剝之復无妄諸卦皆以陽爲天理陰爲人欲其義皆所以洗心者也洗者人欲淨盡之謂退藏于密退即卑退謙退之義也禮卑禮恭凡言禮必以謙剛不可過過剛則暴柔亦不可過過柔則慘皆有退藏之義也密即文理密察之密知易者必崇禮三千三百其禮至密聖人之大用皆藏于其中也民之有吉而又有凶所當患也以易立教使民用其中守其禮而勿失是即與民同患

之義也神以知來蓍之序也未然之吉凶必前知之故曰知來知以藏往卦之用也吉凶之在一定藏于卦與一成之中故曰藏往孰能與于此其必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能用易之人即聖人也民之有凶必懼于刑刑殺人者也民既之禮必得其吉不出乎禮自不入于刑也武斷也其神能斷而不流于殺故曰神武而不殺也要皆由于生知之哲乃成其易聰无不聞聞易故也明无不見見易故也睿无不通通易故也知无不知知易故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宗曰齋戒神明天民應也○有消有息有盈有虛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天之道也有得有喪有進有退修之則吉悖之則凶民之故也神物龜馬圖書也興起其義而畫為卦衍為爻著為易皆所以開物成

務而前民用也前即開其先之義也齋戒即洗心之道也敬慎于心而不敢有一毫之褻慢齋以致其潔戒以去其欲如是則德合乎天而因可先吉知來藏往變化不測神而明之矣齋戒已含禮卑禮恭之意神明其德即制禮作樂之謂也

是故闔戸謂之坤闢戸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宗曰禮以齊民其用神也○上三節皆發明易蓍之理此則示以理之主宰不越乎中是作易之本原也以戸立言即孔子所謂誰能出不由戸孟子所謂禮門之意蓋戸之中有主宰焉戸之內外有準則焉闔闢皆指其外以測其中也闔戸是靜闢戸是動坤之德主靜乾之德主動

動靜相生而變化成變變化化則往來不窮變者由中而變通者有中故通也見于外則謂之象凡象皆有其中象成其形則謂之器凡器莫不有中制而用之如規矩準繩无不以中為極是故謂之法禮即法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如高卑上下俯仰拜跪左右周折无不有自然之天則合之則吉違之則凶不知其然而然是以謂之神也此不言中而中之蘊明不言禮而禮之數具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宗曰太極大中也○太極是陰陽合撰之初動靜未分之始即中也在天為先天在人為喜怒哀樂之未發萬事萬化皆從此生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儀如人之有儀容以氣言也象如人之有象貌以形言也有是理則有氣太極生兩儀謂陰陽也有是氣則有是形兩儀生

四象謂天地日月也天南地北日東月西遂成四方之象天地為乾坤之形象日月為坎離之形象也生八卦者分此四象天陽為奇地陰為偶日陽為奇月陰為偶以三索之理推之而得八卦之主爻也先儒程邵周朱皆知其理而不能明言其故至于生四象曰太少陰陽近于荒唐其以畫奇畫偶先後之序定八卦是先成乾即成兌後成離成震甚為牽強于三索之義甚不合也不知六子有長中少而陰陽无老少也謂震巽為長坎離為中艮兌為少孔子言之矣如此之解則謂震是少陰所成坎是少陽所成可也謂艮是老陰所成兌是老陽所成有是理乎詳見蓍法辨三索圖可以正之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宗曰吉凶以爻大業以中也○有卦象則有吉凶所謂爻不當則吉凶生也明于吉凶之故由于剛柔之失中而行其典禮以範圍而曲

成之，是謂大業也。可大則賢人之業，指禮而言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宗曰：易以行禮，大莫大也。○此承上文大業而言。天地有法象，禮制行而天地之法象乃成，是天下之大業也。四時有變通，禮制行而四時之變通乃神，是四時之大業也。日月有象明，禮制行而日月之象明乃著，是日月之大業也。富貴自崇高，禮制行而富貴之崇高乃立，是富貴之大業也。聖人之利天下在物用，禮制行而聖人之利用乃備，是聖人之大

業也。蓍龜探索鉤致，所以定吉凶而成亹亹。禮制行而吉凶由之得所，從亹亹由之得所施，是蓍龜之大業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宗曰：聖人法天，律以中也。○此言聖人之大業皆本于法天。神物指蓍龜而言也。變化指陰陽動靜而言。垂象指天澤火雷風木山地而言，而總之由河圖洛書中五之數出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宗曰：定以吉凶，中有功也。○言聖人之大業皆本于作易也。伏義始之，文王周公成之，示之以象，告之以辭，斷之以吉凶，而大業成矣。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宗曰：履信思順合天德也。禮以行之，天人應也。○解大有上九爻辭，以結上文。勉人學易也。上爲天位，祐者祐于六五也。六五以柔居中，羣陽在下，福祐大備，順之至也。履孚交如，信之至也。羣陽布賢人之象，而六五懷之，是其尚賢也。天人一理，人之所信，即天之所祐，天之所祐，即人之所助，是以吉无不利也。利于物者，无私利之心，未有不利者也。此與第二章自天祐之相應，以總結上文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

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宗曰：象以盡意，禮樂備也。○兩子曰，設爲自問而又自答也。易之理至廣大，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固也。然而聖人之意，非終不可見也。立之象，已盡其意矣。設之卦，六十有四，凡愛惡之相攻，遠近之相取，天下之情僞已畢見于此矣。變而化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則利于物者盡矣。鼓之舞之，制爲辟咨，以象其德，則萬務相感而化，是以盡其神功矣。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宗曰：不有乾與坤，无以成易也，不有易，无以成乾與坤也。○縕，如衣之有絮，綿綿密

密都在裏許包中之體本虛虛則必有實其中者乾坤即陰陽之撰也有陰有陽相爲包絡而中之理乃明中之理明而易之理立故曰易立乎其中矣立中即立天下之大本也陰陽交錯則无以見中无以見中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是中之不得立也中不立則乾坤息自然之理也此當以乾坤明易與文言同義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宗曰廣大之業盡精微也○形而上形而下皆指一中之理而言形而上即是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者也形而下即是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者也化而裁之是則成文成位成天下者也推而行之是觀其會通行其典禮者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皆由之所謂富有之大業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宗曰象以形容爻以會通也○中言上文以明聖人之以爻象諭人是制禮之本原也孔子作傳存乎此二語所寧言之明其爲易傳之綱領恐學者忽而不知加省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宗曰卦有辭爻有辭也○卦卦象也辭爻辭也上言謂之象謂之爻謂之變謂之通此言存乎卦存乎辭存乎變存乎通上文指作易之聖人而言此指學易之人而言故下曰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以結之○謂人將欲極天下之賾則存乎卦矣將欲鼓天下之動則存乎辭矣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宗曰待其人以行其禮也○將欲成化裁之道則存乎變將欲盡推行之利則存乎通以是易理神而明之使百姓可由而不可知則存乎人若夫不當主乎度數節文之迹而默成其德不以言辭而信于聖人之道則存乎德行德者中德剛柔不偏之謂行即所以行其德也

右第十二章

易宗集註卷之十終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宗曰中成于卦爻貫于中也。○上傳論言作易之理下傳教人善動之道動必以中所謂時中也中之象從卦來也八卦三畫之卦也成列者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巽在西南震在東北兌在東南艮在西北即上篇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八卦之行列既成其象則在于其中也有中而後有四周有四周而中之象乃見在其中者貴乎中也此之中是統一太極也其下曰中者三各其一太極也因八卦而重之為六畫之卦卦相易為六十四卦每卦各有六爻每爻各有一義而要貴乎其中如二多譽下卦之中也五多功上卦之中也得中則吉失中則否故曰在其中也按淮南子云伏羲為之六十四卦是重卦即伏羲也鄭康成諸人之說皆非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宗曰因變而動中之用也。○推者推之而去也剛柔二畫互相推去剛動則變為柔柔動則變為剛也變在其中者剛不中則宜變柔柔不中則宜變剛或剛得中而變柔亦是中柔得中而變剛亦是中總之其變貴合乎中也繫以六爻之辭而命之以或當或否則當動而後動動合乎中為貴是人之營為動作皆不可離其中也此即唐虞允執其中之所自來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宗曰動其中致一也。○吉凶悔吝有一定之理必因動而後生動合乎中為吉不合乎中而妄動為凶偶然過動而求反中為悔不知反悔而改過為吝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宗曰立本地質趨時天行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如剛如柔如本也剛柔得中是立本也立地之道曰柔曰剛所謂立天下之大本也變而通之反覆以求合乎中是謂時中趨時者如義之與比隨時合宜不稍凝滯也先立本而後可趣時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宗曰正以勝之神武者也。○貞者正而固即中德也吉凶有相勝之數而歸于貞則能常勝吉能勝凶凶不能勝吉故曰貞勝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宗曰得一以貞天地位也。○天地有天地之道人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无非一中中則正正而固則貞貞觀者天地之象不外是也日月運行不離乎

中是以貞明不正中則不明矣天下之動有萬變可執一以御之曰中而已矣中正以歸之則動獲乎吉此一字即惟精惟一之一人心為利欲必紛道心為天理必一有以一之何動不臧乎。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宗曰乾易坤簡以象告也。○此易簡示一義來惟一故易乾則確然示人以易惟一故簡坤則示人以簡確健貌隤順貌言一之道蓋本乎易易以乾坤為撰乾坤各有中德曰能德正中之文在中乾坤不外乎中易簡即中德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宗曰爻象所繫中德立也。○效此者效于中而為爻也或奇或偶皆從中分也像此者像于中而為象也或上或下

皆從中立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宗曰聖人之情天地之文也。○動乎內則見乎外指易言也功業見乎變指用易言也聖人之情見乎辭指教人學易言也爻象動而吉凶見是易自然之理變剛爲柔變柔爲剛乃成天下之功業善用易則善變善變則能善其功業矣聖人之情亶亶敎人而命之以辭使人居而玩之六爻發揮言不盡意其情至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宗曰聖人法天生萬物也○天地以生物爲心日月寒暑風雨霜雪山川原隰凡天地之物何

一不本天地以生而天地好生而惡殺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知天任德而不任刑至于陰陽迭運而成歲功者有陽不能無陰是其氣倚爲之其其德也論德則地不能有其功而歸生物之功于天陰能殺物而得陽以運之則陰亦生物究之陽主生也天地以生物爲心則必生聖人使居君師之位而聖人乃實其位以爲參天地贊化育盡人盡物之精所謂崇高莫大乎高貴也仁則體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德者也有是德乃可以守是位也仁必愛人愛人則必思所以聚人而聚人以財此即所謂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也利已則斂貨而居幾財聚則民散利人則博施而濟衆財散則民聚也是即所爲聖人之仁也理財者備物致用之道也財生于天時長于地利而成于人事不有以理之何以財爲正辭者定名辨分所以制禮也禁民爲非者明罰勅法所以制刑也生人之大欲在財利溺于利則背于禮背于禮則入于刑聖人範圍裁制而使各得其宜皆義之爲義乃所以行其仁也孔子傳易之大指盡見于此。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宗曰八卦既立制作神也○史稱太昊氏爲包犧氏謂取犧牲以充庖廚也後世音譌或謂之伏羲或謂之虙犧鄭玄云包也鳥獸全具曰犧虞翻云包犧牲也仰觀俯察謂觀察其陰陽剛柔之理也天有日月風雷日月象也風雷氣也地有水火山澤水火質也

山澤形也氣之有文者曰象古人稱氣象不稱言象可以兼氣形之有理者曰法藝文志相地爲形法家言形可以兼質觀鳥獸之文抱儀于云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蓋鷹隼之羽鼈蛇之背皆有文理也與地之宜謂地有所宜之植物也凡動物之首向上故屬之天植物之本向下故屬之地也遂取諸身如乾爲首坤爲腹之類也遂取諸物如乾爲金玉坤爲布斧之類是也通神明之德從仰觀俯察來也類萬物之情從觀鳥獸以下來也德指陰陽剛柔通者以顯而通幽也情謂飛潛動植類者以一而類萬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宗曰火德以養人也○離麗也離爲目旁實中虛重離爲兩目互離爲巽二爻繩網罟之兩目相承者取象于離也網以取鳥獸曰佃罟以取魚曰漁鳥獸魚鼈之物麗于網罟之中者取義于此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宗曰農事益民正自益也。包犧氏十五世後乃有神農氏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于是教民稼穡耜者耒之首斲木使銳而爲之所以入土今加以鐵鏵謂之犁頭者也耒者耜之柄揉木使曲而爲之所以運耜俗呼犁衡者也總謂之犁耜耨除草也所謂益者上巽下震巽入震動中爻互坤爲土木入土而動耒耜象也再互艮爲手下震爲足上巽爲股爲進退震足動耜艮手持耒進退田中耕之象也震巽二木皆行春令益下之道莫大于此故取諸此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宗曰市取噬嗑民氣合也。○神農又教民爲市

以通有無此物有餘彼物不足積者無所散蓄者无所取則利不布養不均矣日中萬物相見之時也周官有三市此獨有日中後王乃增朝夕二市與五十里爲市之制也交互買易而退各得其所願欲也取諸噬嗑者離日在上日中象震動在下交易象震爲足爲大塗互艮爲徑路坎民象中互坎水艮山百貨所出聚貨象日昃則散離震之象皆不見矣其義則噬嗑食也市井交易飲食之道天下之人其業不同天下之貨其用不同合不同者于市合之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各得其所亦猶物之有間者齧而合之取噬嗑之義也鄭氏云十三卦始離及益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宗曰神道設教垂衣裳也。○神農氏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草衣木食上下无辨民不知貴賤之等于後八代而黃帝氏作自少昊顓頊帝嚳以迨于堯舜始制爲典禮文物焉朴畧世運風氣漸開窮而當變聖人于是爲之流通其事使民趨之不急而不能知其所以然者神也漸而相忘于无言之天者化也是以使民由之而無不宜之神化宜民所謂易也易之爲道窮則變變則通易變易則流通流通則可以久遠而无弊是以自天祐助之而成獲其吉无有不利天者理而已矣得其理則吉失其理則凶也自黃帝至堯舜絺繡作會製爲衣裳臨御兆民而天下咸治蓋以神道設教恭己南面所以神化宜民也上衣下裳如天尊地卑示人以上下之禮達而分定止邪僻于未萌治道之所以成也取諸其

象乾爲衣坤爲裳陽尊而陰卑陽上而陰下也焦竑云上古衣裳相連乃乾坤相維君臣一體之義後世衣裳離而爲二君尊臣卑上下判然隔而不屬失古意矣今猺川苗寨多衣統裙猶存古法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宗曰濟取于渙木道行也。○刳者剖之使空也剡者剖之使短也刳木中虛爲舟剡木末銳爲楫濟不通者橫而渡也致遠者東西南北無不至也凡皆所以爲天下利也取諸渙者其象巽木在坎水之上故彖曰利涉大川傳曰乘木有功也上五畫中虛舟象初畫偶二楫象阻絕隔遠之地勢易渙散必得舟楫以通其往來舟楫之利旣與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宗日動而說无不隨也○木在川爲舟楫陸行需牛馬牛以順爲道故服而用之以引重也馬以爲之則利矣取諸隨者其象上說下動震從坤來坤爲牛兌從乾變乾爲馬震一奇畫在下陽寔而大引重之象也兌一偶畫在上前道開張致遠之象也互艮爲鼻又爲手震爲足服乘之象也其義動靜行止隨人所欲不勞而得故動而說隨之義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宗日憤固封守无逸豫也○川塗阨道則暴客至矣不可无以禦之故設重門以閉之擊柝木以警之取諸豫者坤爲闔戶互艮爲門闕重門象震爲木爲善鳴鳴柝象艮爲手擊象中爻坎爲盜暴客象或云上二偶畫以象重門一奇在中以象門內擊柝下坤以象衆皆安居豫之爲義逸也又備也謙輕而豫怠以逸豫故豫備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宗日以濟萬民雖小過也○民知粒食不知脫粟猶未利也截木以爲舂粟之杵掘地以爲舂粟之臼使民茹其精而辭其糲得濟其所欲矣取諸小過者上震爲木下艮爲土上動象杵下止象臼中爻兌爲毀折象斷與掘艮爲手大象坎陷象臼舂既已粒食又杵臼以治之亦事之過爲精詳者萬民以濟亦所謂可小事者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宗日弧矢之威天下利也○外有擊柝以防暴客尋剪杵臼以治粒求而无以禦不軌之徒則雖有廉而不能守有粟而不得食矣于是張弦于木以爲弓剡銳木端以爲矢所以示有警備使天下知所畏此其利也取諸睽者互坎爲絲弦象也坎爲堅木木象也兌爲毀折剡象也互坎爲弧弧中剛強上下兩稍弱故象坎也離爲矢矢前鏃後栝中寔符處故象離也此合睽之具也有乖睽者然後威以服之是其義也故有張弧說弧之占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宗日民得所處象以壯也○黃帝以前未有宮室冬居營窟夏居橧巢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也易之以外垣四周之宮戶牖以內之室有直承而上之棟兩垂而下之宇以備震風凌雨也棟居脊檁也宇簷也考工記云棟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以霤下爲宇是也取諸大壯者震木棟象乾天覆物棟宇宮室象也震動在上乾健在下風雨動于上棟宇健于下則大壯之義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宗日送死尤慎大事得也○古之藏尸以薪藉其下覆其下若衣服然葬之郊野之上中不近山川也不崇土爲墳不植木爲識居喪之期无日月多少之數後世聖人易之以內棺外椁按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塈殷周人棺椁此所後世聖人不當黃帝堯舜故也取諸大過者其象下巽上兌大象坎坎爲隱伏葬埋象巽爲木爲工棺椁象兌爲口爲毀折人毀折人且斂棺之象其義過厚爲大過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送死可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也。宗日治官察民治道成○黃帝以前民淳事

簡事有大小結大小之繩以識之後世詐漸生事物紛雜結繩不足以理乃易之以刀筆書木簡爲文字之書以識之又刻木爲書而中分之一人執左一人執右以爲合約之契以驗之百官用之以治其職萬民用之以察其詐僞取諸夬者乾兌皆爲金乾爲言兌爲夬五奇相連上畫爲偶畫契之象其義則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以治以察則考核精詳足以決去小人之欺爲也十三卦終于夬者書契立而詐官邪慝民隱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大者也以畫卦始以書契終萬世文字之祖也孔子曰吾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文字之所自始仰禮之所自始聖人制器尚象通變宜民神化成能莫有大于此者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宗曰象始于書畫始于象也○是故承上文制器尚象而言易之爲道未有文字之時但以卦畫之象示人像者以彼方此有似之謂也六畫之中必有所肖似者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于此若易象而可見此伏羲之易也

象者材也宗曰天生五材象彝皆也○象茅犀之名犀形倒角知幾知禨所謂稀神也木挺曰材材幹也一卦之體如木之有材幹可以度其長短而審其幾故謂之象此文王之易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宗曰物動以文爲所生也○爻折俎也其文象折俎之形後世因易之有爻故加肉爲肴字以別之爻呈狀也效天下之動者言其分卦之材裂卦之體而適險易之變以盡事物之理天下之動皆出其中也此周公之易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宗曰吉凶悔吝天人介也○生者自无而有著者自微而顯象吉動吉象凶動凶生于卦爻之中也在大者也悔者改過而吉吝者文過而凶著于卦爻之外也在人者也易之爲象辭仰以觀遠近以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見于人乎況于萬物乎因而重之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則擬諸其形容不一其變動而象亦以之滋矣萬物萬事至纖至悉无所不有其道甚大皆以動合乎象或取正體或取旁體或取互體或取變體或以辭告或以理告或以一字一義告无一不本于自然臻于神妙不測者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宗曰卦體陰陽貴一也○此解六子之卦也震坎艮陽卦也而其畫一陽二陰是多陰矣巽兌離陰卦也而其畫一陰二陽是又多陽矣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宗曰卦數奇耦不易也○多陰而卦反謂之陽多陽而卦反謂之陰陽卦以奇爲主而其數皆五畫陰卦以偶爲主而其數皆四畫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宗曰君子小人一德異也○陰陽尊卑相勝而无並尊之理陽尊而大爲君道陰卑而小爲民道君无兩大民无二王陽卦一君而二民以一君爲主則名分正此君子之道小往大來之時也陰卦二君而一民二君以爲主則政出多門此小人之道大往小來之時也在諸卦爲陽者未必皆君子之道爲陰者未必皆小人之道此但以陰陽之常道在人爲言故曰德行不指卦體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宗曰憧思之无見利也○此章錯舉十一卦爻教人精義入神安身利用之道下經首咸此章亦首咸蓋謂天下之動不能貞夫一皆起于感于妄者利欲薰其心則思慮擾于內陰符經曰絕利一源其若咸之九四一爻咸卦中三與二比五與上比皆感于近利而失其正應惟九四居三五之閒无有繫援來无將而去无迎初六之應是其所本有也惟守其靜貞自无所悔故戒之以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憧憧然以利之故而昏其心驅逐其思慮于上下之閒之于外而往比于五則五將牽其所比之上所應之三以從爾之思乃多事矣之于內而來比于三則

三將牽其所比之二所應之上以從爾之思又多事矣皆思之爲咎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物來順應廓然大公有一定之理原有同歸但有殊塗宗是一致從有其慮因其利即受乎害思慮之爲咎利慾之爲咎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宗曰相感

利生非惟僞也○承上往來之故而明屈信之道不嵩于利而自无不利也日月陰陽之象寒暑陰陽之候陰陽相爲循環日月寒暑自然往來而生其明照成其歲功則有心以作往來者非也有往者之屈乃有來者之信知信之利而不知屈者之利亦非也此以知天下之相感有

自然之理有自然之數則有自然之利矣張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僞也僞者思慮之所起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

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宗曰屈伸之義剛柔

得也○承上屈信之故而明精義之理蠖屈蟲郭璞云蝍蝛也漢志云蠖之義取諸尺蠖之義取諸引蠖于尺伸于引今人伸指求尺一縮一伸尺蠖義也龍蛇冬則必蟄所以伏氣山林冬暖蛇出必死是无以存身也尺蠖不屈不能伸伸而再行則又屈龍蛇不蟄則來歲不能奮起既蟄于來歲則又蟄此萬物自然之机君子時中之明于是可以觀蟄焉卽崇禮卑卑者屈伸義卽蟄義也行禮者必以謙俯仰之容卽屈伸之義也退抑之意卽蟄藏之義也精于其義自

入乎神惟是可以感人動則變變則化所以入神所以致用也利于用而身安行止有常不羅于害崇德者崇其謙德卑而上行是以崇也崇效天卑法地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宗曰

聖不可知知化極也○承上崇德而言循禮守屈以崇其德久之則由勉以幾于安時中而應妙合自然亦不知其或爲屈而或爲信矣由入神而至于窮神窮者盡于神之用也窮神則知化矣唯天下至誠能化嘗仲曰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聖知化如知一府一州之事也不知其屈信而但知其化則德崇于无可崇而德盛矣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

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宗曰失禮者凶身名危也○此下皆發明利用安身之進困六三一爻乘剛涉險履非其地欲上比于四而四不納剛如石是困于石也二又陽剛非三所可乘而據于其上是據于蒺蔾也周禮罷民之有過惡者坐諸嘉石罷于叢棘者入圜土收教之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故曰名必辱身必危也皆不知守居安身之故也失禮之愆云胡不死雖上六之正配亦不爲用故不見其妻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

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宗曰藏器動時說天行也○解之上六是小人之鷙害者而在高位如隼之乘于高墉人莫得而捕之而九四以陽剛之德居上公之位用坎弓離矢以射之應乎而獲蓋其平日既有其具而藏以待時相之而動故无括窒乃出而有獲其器成于平日其動相于機宜是以利用有其道也禮義者君子之器用世之弓矢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宗曰利不可居侮其福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止知有利而不知有仁義是以不仁而不以爲耻不義而不以爲畏惟見利歉動不見利則不勸不加之以威則不懲畏害之心仍是好利之心而好利之心可勝之以畏害之心故小以爲懲則大以爲誡小人之福也不加懲誡則罹于刑禍矣噬嗑初九屨校滅趾震動于下不動于利而動于不仁不義也趾不能行不行不仁不義則无咎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宗曰利昏其心无小大也○小人好利則與善日疎與惡日親小善不爲小不善不去則必至于積惡而不可掩至于獲大罪而不可解刑禍隨之矣荷最厚之械則將至于滅其耳失其聰矣出乎禮則入乎刑此之謂昏非耳之咎惡之咎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

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宗曰知危而安禮可久也○小人爲不善只是好利只是无忌憚君子時中只是戒慎恐懼故知危而後安知亡而後存知亂而後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即是位安身利用之道也亡國家否之九五以其亡之心有苞桑之固則斯道也去其利者即夫其寬演獨之學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宗曰負乘必敗位不中也○古人君用人必度其德量其知與力而後授之以

官爲之臣者亦必自度其德量其才力而後能居其任雖在下位尤不可苟況三公乎今貪祿而不知自反如赴蛾之火旣不度德量力四爻以陽居陰又乘兩陽之上不勝其任故有覆餗之凶身將不免焉本爲謀食寵失其利反罹其害利其可爲乎甚矣人之不可有越思貴乎行其素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于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宗曰君子知幾時中得也○此上六爻爲君子者二爲小人者

四君子未有不全其身者小人未有不菑其身者憧憧之思果无益也是故安身必本精義精義要在審幾若豫之知幾復之庶幾則明于安身之道知屈與蠖不迷于往來而惑于私利者也至人于凡事之交藹然而來猝然而往紛紜萬變而幾微之動能豫曉之若素常較量精詳而不爽于毫末神觸神覺神覺神應如于之自持足之自蹈纖大之長如飲食之細一頤盼聞无不大定知幾之爲也知至于幾而神矣夫人心至神本无不燭特以有所係戀則至于塞蔽皆利之爲害也利在上則諂上利在下則瀆下不諂不瀆則此中空洞自然闊微也幾在將動之初微渺之際而其兆已先見有吉則必有凶君子不眈于私利不迷于往來見之即作不俟終日豫之六二有之中正自守介在初三之間不阿附上卦九四之權勢雖四之黨與初六與六三在下亦不與之淡交而介然判決如石之堅裂截然而斷止在俄頃之間寧待終日其斷可知矣于是又咏嘆君子知微知彰微而能彰幾也知柔知剛柔而能剛斷也萬夫之望焉衆瞻仰雖首出庶物不難矣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宗曰不善之幾知无悔也○此與上文義相承也庶幾指上君子知幾其神而言也未嘗不知即知幾之知也未嘗復行即介于石不終日之意也韓退之云顏子之過非發于言與行之謂也生于其心即知是過止之于萌之際絕之于未形之時是即所謂不遠過也復即克己復禮之復也復卦一陽來復不遠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其復最先故不至于行之有悔而元吉也知幾之道克己而已克己即去利矣回也其庶乎屢空此之謂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宗曰損過就中惟精一也○安身利用之道必觀乎物之相感而乃得其幾之所動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絪縕麤象也絪縕絮也形容天地之氣纏綿交織之意也醇凝厚也義本謂酒亦形容之意也陰陽氣交而成感天地男女本同一理要以陽剛爲主陽倡而陰乃從之不可以亂也三則亂矣咸損皆山澤之象少男少女之交也天地交而成泰乾之三陽與初三同行者也損之爲陰以益坤上是損一人也九三之一陽變而上則上六之一陰變而下于是剛柔相濟而成配偶是得其友也致一者言陽動而陰隨之不相岐異是以能化生萬物可見損之爲道致主于一爲萬化之原也知幾不遠知柔能復貴乎能改皆損之義損義

即屈義也故屈伸相感。爲利用安身之道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宗曰民不我與自益凶也。○益之爲卦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是以君子之益民也以財發身不以身發財乃能安其身偏任上者不肯益下則是上不好仁自處于危道而驟欲動于民則民不我許也易心是不恍不非之謂我實不德而以空文恐嚇之則徒生其疑二之心而不應矣定交如大學與國人交止于信者是也上素无以取信于民則

渙散離絕而不相屬是之謂上下无交而求民之與我得乎蓋上好仁則下未有不好義者不然則傷之者至矣凡此乃上九之子處高位不能卹民入神安身利用徒憧憧于往來而不崇其德不恒其心无以愼其所感而善其所交之故也是徒欲利己而不知利人者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宗曰陽始乾坤神明通也。○此章專釋乾坤見該括六十四卦闔發作易之旨門者如論語誰能出不由戶之意見易之所從出也乾奇爲陽物坤偶爲陰物卦畫畫于地以畫足者謂之物分陽分陰是有物矣而其德則无不合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極而陰陰極而陽皆

其德之合也而陽主于剛陰主于柔各有其體體即形質之爲也體有分別故以體乎天地天地判然而體乃有其撰撰數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受天地之數而成也有形謂之體无形謂之神神之昭昭者謂之明神明之德即乘上陰陽合德之德陰陽交錯變化而入于神通者是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猶冊易者言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宗曰易以爲文不得已也。○一卦有一卦之稱名。一爻有一爻之稱名或言物象或言事變雖極龎雜而不越乎理于以稽其義類无所不至其衰世之意者中古以來人心機變物感紛揉乃不得不極其詳審以詔告之使有所警懼而得所適從耳。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辯物。

正言斷辭則備矣。宗曰文當而德章也。○往者一定之理在前來者方來之事在後彰而示之察而審之所以作易也人事本顯自易則以天道微之天道本幽淺易則以人事闡之闡明而確當使人曉然而无所疑確然而不可易所謂開而當也名即稱名之名名以物而辯物即陰陽之物物得名而正所謂名辯物正也以言乎斷吉凶之辭則已盡于此无不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宗曰因二濟行淑民志也。○牝馬遺音之象卦之稱名者小也茅棘豕惟之象爻之稱名者小也而其取類則本乎動靜陰陽推乎觀天察地豈不大乎其旨之所示者遠不在淺

近其辭之所繫者文多條理其言委婉曲折而中乎理不爽欲應其事數陳旁達而隱其端使人深思凡若此者何也上古民心出于一雖雖盱盱无失无得不求報應不用分明衰世民心二矣情僞愛惡相感相攻而吉凶生焉聖人因其心之二以明或失或得之報使人知悉吉逆凶之道皆所自取而有所警戒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宗曰憂患之作與民同之也○伏羲作易其理始出而未有其辭必待文王而始興起蓋因其拘于羑里有憂患之心而乃作其辭也吉凶悔吝生乎動時時皆有憂患之心反身修德所以處憂患之道也文王之作易正詔人以處憂患之道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宗曰卦德用彰體教行也○是故承上憂患作易言九卦依上下經序卦次第合理與數而得其要歸總是常存憂患之心而以守其禮以去其利以時其中反復九卦而其義乃大著矣夫天地成位而生萬物自屯蒙需訟師比而離然後有禮而成履斯上下定民志使人不得越禮以行而趨于利履而後泰乃一治泰復爲否受以同人大有而要之于謙衰多益寡稱物平施居卑自牧乃去其競利收盈之心而不失其禮源而復豫以順而動刑罰清而民服乃成一治隨時而蠱有事臨觀噬嗑而賁致飾而盡浸失其禮以至于剝陸蝕其陽乃以至日閉關絕利一源而後一陽來復茂對育物成其无妄乃一治大畜以養于頤大過坎離以麗于離水火相交萬物成感遂而夫婦而禮義有所錯要之于久立不易方久道化成乃成一治自是而退遯而進遂而傷傷而反反而乖乖而難難而散則不可以不知損矣懲忿窒慾損剛益柔與時偕行而又日進无疆遷善改過動而巽順其益无方由是夬決姤遇萃聚而升升又不可不知困矣在險而說不失其所剛而得中乃能養物而不窮于井汲之地又復革故而鼎新之震而動之又終止之又漸進焉乃得所歸永終知敝至于大豐折獄而不留獄外順乎剛旅失其居又不可以不知巽矣剛巽中正申命用事而乃志于治矣然後樂節而制度數議刑獄信孚儉思患豫防辨物居方始終不出乎濟也趨利之心不敵處患之心是皆以人事逆居卑相感知剛知柔居易之心中處禮始之頓卑知地人欲難制節之以以遷于道故以履為基如築土于卑以自牧之心雖勉而由禮中无所主故以謙為柄便于執持也人事錯注不知自反則撥其本根易易矣故以復為本內有根株又貴乎持久否則逐于物感而本不固矣又貴乎裁損否則肆于私欲而身不修矣懲忿窒慾以損之又貴乎遷善改過以益之否則无所增加而不能優裕矣又貴乎知困窮乃得通身處患難而乃識常變之道故以為辨也又貴乎不窮以靜待動往來井井而乃得施設之所故以為地也天下之事變无窮其間得失之道間不容髮貴有以制之非充養者所能為巽順從事則柔得中則大定矣故以為制也要之履者禮也謙禮意也恒久于禮也損益禮之宜也禮以處无辨以用也禮以養人汲以井也巽以順于禮齊之嚴與謙也德即中德也出于禮則私利之心无所防範而失其中矣

凝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

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宗曰禮觀會通德明哲也○此又以九卦之體言履之爲卦一陰處下三陽之下各履其位而得其和陽上陰下陽盛陰微和之至也謙之爲卦一陽退處于三陰之下勢似卑而實尊似晦而實光也兩卦體正對禮之極盛也復之爲卦一陽生于五陰之下陰之衆盛可謂小矣然其舉陰不相亂如幽暗中一綫白光微其分辨物指五陰之類也陰陽相咸久而賣亂惟恆之爲卦長男正位于上長女正位于下陰陽雜處而不至厭斁也損卦艮上兌下忿如山不可平慾如窒不可塞是先難也陰陽各得其位爽高就卑後无難事也益卦上巽下震順乎其上動乎其下陰陽相濟以施充長寬裕不假設爲也困之爲卦下坎險而上兌說險而能說不爲所困雖處于窮而乃得其通也井之爲卦上坎險而

下巽順二陽伏處井中居所不動坎中一陽上汲而及于物善爲遷轉也巽卦一陰在下二陽在上其義爲入爲伏最能稱量事物之所宜而委蛇行權不露形迹故曰稱而隱也

履以和行謙以致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宗曰盡德之用達禮之本也○此就人之所以用卦者言也人心之和最易生乖戾約之以禮則制行始和所以爲德之基也謙者禮之實不讓則軼乎禮惟謙可以制之所以爲德之柄也陷溺之心不能自覺復則隙間以自知所以爲德之本也二三其德不可以久則用恆以一之乃得所守所以爲德之固也人欲害于人者也損之又損慾而窒之則遠其害矣所以爲德之修也天理利于人者也改過遷善其益无方則與其利矣所以爲德之裕也人有欲而不遂則怨天尤困之道寡之貧賤患難素位而行所以爲德之辨也人惟止知利己則以義用井之道辨之養人之欲而給其求所以爲德之地也天下事有經有權亢異之人不能達變則用巽以行之權者聖人之大用行權乃能合禮禮者制也所以爲德之制也始于履終于巽皆主于禮者也。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宗曰夫婦與能聖神之業也○上章釋九卦之德始于履終于巽總歸于行禮此章統言易之爲書皆歸于行禮從卦爻之變處見之也變動不居而出入以度无常而有常是以

曰不可爲典要而又曰既有典常也蓋禮由中制剛柔得中而後成其爲禮若不能損過就中何以合度乎日用乎常之際禮不可以斯須去身不可斯須去禮即不可斯須去易故易之爲書不可遠也禮安安而能遷故易之爲道屢遷也變動不居六句屢遷之義也不居者不居一處此卦可變爲彼卦動則變故曰變動六虛者六位皆虛陽可流于陰陰可流于陽无往不流故曰周流也上下无常者內卦可變爲外卦外卦可變爲內卦也剛柔相易者奇爻可易爲偶爻偶爻可易爲奇爻也不可爲典要者言吉凶无一定不可拘以典常繩以要約唯其變之所在而成條理可使凶化爲吉也適者適得其當也。

其出入以度外[illegible]使知懼宗曰天秩有禮以訓茂也既得其當自合尺度[illegible]之準也○懼于外象之吉凶則外知所謹觀于內象之吉凶則內

知所懼矣。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宗曰。明于憂患親大訓也。○又明于憂患之來。與其所以憂患之故。天人有相勝之理也。无有師保在上。如臨之以父母。謂其敬之。而不可忽。親之而不可遠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宗曰。待人而行。優優大也。○初率其辭。以爲易耳。而揆其所向。則既有典常。始知禮在是也。禮者。聖人之道。待其人而後行者也。非其人則不虛行。故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宗曰。知剛知柔。知時物也。○此章析論彖爻之理。而括以時中之義。卦體謂之質。卦有由來。謂之始。卦有由成。謂之終。如乾始終皆剛。坤始終皆柔。坎以剛主柔。始終仍是剛。離以柔主剛。始終仍是柔。震始于剛。終于柔。而仍以剛爲質。巽始于柔。終于剛。而仍以柔爲質也。六爻相雜。或以柔雜于剛。或以剛雜于柔。唯其時物。時宜也。如乾之六位時乘。皆乘于剛。其物宜于剛也。坤之含章時發。蓋發以柔。其物宜于柔也。凡卦之動靜吉凶。皆以其時。時宜剛而爲剛物。時宜柔而爲柔物。則吉。時宜剛而爲柔物。時宜柔而爲剛物。則凶也。得其宜而吉。失其宜而凶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宗曰。本末之物。初終辭也。○初爻卦之本。其質未明。時物未著。故難知。上爻卦之末。其質已成。時物已著。故易知。聖人繫辭于其初。則擬議其端。變而成之于其終。終卦體之終也。成乃成其辭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宗曰。德備于中。大本立也。○雜。參錯其辭也。物。卦中之義類也。撰。推算其體也。德。卦中之神明也。是非。即存亡吉凶之辭也。中爻。指二五二爻。言下卦以二爲中。上卦以五爲中。下之時物宜柔。上之時物宜剛。宜柔而柔。宜剛而剛。則是。否則相悖而非矣。或柔位而時宜剛。或剛位而轉宜柔。不則是否則太過而亦非矣。非其中爻。不備言不觀于中爻。則其義理不全也。故曰括以具中之義。玄子何氏曰。此兼正體互體言也。內外既以二正卦之體。其中四爻又成二互體之卦。然後

其義愈詳。而无遺闕。要之傳中。每以中字解二五二爻。互卦亦從此二爻而互也。二爻上互四爻爲一體。五爻下互三爻爲一體。皆二五二爻爲卦中德。所不得離也。此亦是以相發明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宗曰。將滚知之。必滚思之也。○噫。歎美辭。存亡者陰陽之消息。吉凶者。人事之得失。由是以要約。存亡吉凶之所歸。則即其所居之爻而可知矣。然知者見事幾之大。將觀其彖辭。或論內外二體。或論本卦主爻。而存亡吉凶已得其過半。是在思而得之耳。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宗曰。柔德異位。中道吉也。○此下又發明陰陽之位。剛柔之德。貴乎得中。使人知所以用

易也。二與四同功者，其功用皆屬于陰，而異其在內在外之位也。二多譽，譽者其辭美也。宜乎四亦多譽，而乃多懼，以其近也。近于五位則有逼君之嫌，故不宜有美譽而懼也。柔之為道，以近于剛而后獲有所濟，不利于遠也。宜乎二亦應多懼，然而其究无咎，蓋其用柔而居中位，柔德得中，故多譽也。玄子何氏曰：自二至四，互成一卦，其功同以此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宗曰：三五同功，剛中宜也。三與五同功者，其功用皆屬乎陽，而異其在上在下之位也。二四俱柔，故以內外遠近分吉凶；三五俱剛，故以上下貴賤分吉凶。柔宜乎內，剛宜乎上也。三爻之辭多凶，在下為臣，其位賤，故不利于用剛；五爻之辭多功，在上為君，其位貴，故利于用剛。是以貴賤為等則也。其柔危者，三賤宜柔而用剛，故危；五貴

宜剛，而用剛乃勝也。曰多者，亦有不盡然之辭，如六爻皆吉，主爻不在中位，諸卦也。類而言之，其大概多如此也。邪之云者，使人反覆擬議思而得之耳。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宗曰：三才之道，剛柔濟也。○此就重卦之義，以發明三極之道也。廣大者，體統渾淪也；悉備者，條理詳密也。又陽為大，陰為小，廣大者，以陽治陰，使小者皆歸于大，故廣大也。上畫象天，中畫象人，下畫象地。天不兩則獨陽无陰，地不兩則獨陰无陽，人不兩則陰陽混而不分，偏而不全，故必兼天地人三者之才，而兩之，則天地人各有剛柔相濟、動靜互根之道，其

以聖人重三畫為六畫。說文曰：一手持二禾為兼。才者能也，天能覆，地能載，人能參天地也。六畫非他也，三才之理之流行也。下卦有天地人，靜而在內為體；上卦亦有天地人，動而在外為用。是三才之互有[illegible]也。卦重六爻，爻以上五二爻為天，三四二爻為人，初二二爻為地。初為地之陽，二為地之陰，三為人之陽，四為人之陰，五為天之陽，六為天之陰，是三才之合撰陰陽也。聖人所以輔相天地而成萬物，皆此才之為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宗曰：文有吉凶，中不弊也。○此就爻象以發明命道與體之義也。道有變動，言三才之道有更變，役動為爻，或陰變為陽，陽變為陰，或此卦移下彼此，或一卦變為數卦，皆從六畫而生，交錯不齊，故曰爻也。爻有陰陽，便有大小之等；有內外，

便有貴賤之等，故曰物。物有等，則謂之物也。三物相雜，剛柔相間，便有文理。如小畜卦一陰間于五陽，則曰以懿文德；賁卦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聖人所以行禮者，文也。三千三百皆爻之為。當剛而用柔，當柔而用剛，則不得其當，或失之諂，或失之亢，而吉凶生于其間矣。李彭山云：卦爻之乘承比應，或遠或近，或寡或眾，各適所重，不但陰陽有不當位者也。自聖人處之，剛中有柔，柔中有剛，位不宜剛而遇剛，亦不至于太亢；位不宜柔而遇柔，亦不至于太卑，隨其所遇而克相濟，執中故也。若小人則剛柔倚于一偏，而成凶道，又不可以吉凶並言矣。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宗曰殷周之際吉凶分也○此發明作易之大指而歸重于知所憂懼卽中庸之理也君子時中本于戒懼小人反中由于无忌憚文王則戒懼之君子也紂則无忌憚之小人也文王以盛德而見羑于紂羑里憂患愛以興易卽畢文王與紂之事斷之之其心危懼是以于卦側吉凶之間寮乎其言之其辭亦危也危者使平蓋人心危懼故能使險難之境亦就于坦平文王之謂也人心慢易則能使國家之勢日卽于傾危紂之謂也危平傾易皆以地勢言使之若或使之天之道也卽易之道也故曰其道甚大百物猶言百事近而語默動靜之微遠而天下國家之大不能廢此理也誠能自始至終常懷此懼則得其大要而无有咎失文王作易教人之旨如是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宗曰知險知阻乃知懼也○此承上章言易道之始終危懼以其知險知阻故也若不知險阻則必傾危矣惟乾至健健則不慮其險矣其德行恆易則自然无險矣然健能履險而易乃知險如地勢險巇者險在前而不知則爲險所陷惟平易之處有險必覺不恃其健乃爲至健也惟坤至順至順則不得其阻矣其德行恆簡恆簡則自能无阻矣然順能行阻而簡乃知阻如地勢阻絕者阻在前而不知則爲阻所隔惟簡要之路有阻必覺不恃其順乃爲至順也德者蘊蓄之理行者施設之迹自上視下曰險自近視遠曰阻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侯之二字衍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宗曰吉凶定慮禮制成也○以此易簡之德玩味于心而悅好之探索于慮而研磨之則以乾坤之知險知阻而知吉知凶以斷之于中而成天下之務亹亹而不窮必此人矣易簡卽中德也險阻從刑生也合乎中道不爲利誘則有吉无凶矣成天下之亹亹所謂盛德大業蓋言禮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宗曰變化云爲不出乎宗也○在天道則有變化在人事則有云爲以天道之變化爲人事之云爲則天人相感凡吉之先見于事者必有禎祥心一則動氣統以應感言也象之著見于事者知其器數有物必有則以作禮言也占之推測于事者知其將來至誠可前知以卜筮言也此皆乾坤易簡知險知阻之德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宗曰天地有等百姓與幾也○前二句承象事知器言制禮者聖人之事蓋因天位尊地位卑遂成禮之等殺而推聖人能之後二句承占事知來言卜筮者百姓日用之幾事蓋謀之人而有得失謀之鬼神而有吉凶此百姓之所可與能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宗曰象與情合而禮作也剛與柔分而中存也○八卦統六十四卦而言以象告者其卦之名觀乎其象卦之所得以象告于人也此伏羲先天之易也一爻有一爻之情一象有一象之情以情言者觀乎其情事之所屬而爲之辭也此文王周公後天之易也剛畫柔畫錯

居其位。是以分吉分凶。此介象與情而言也。剛柔得中則吉。否則凶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宗曰。利。即不中。物害滋也。○凡卦爻之有變有動。皆以利之所在而言。有吉有凶。皆以情之所在而遷。使不知有利。則靜而不動。止而不遷矣。蓋凡物之情。皆以利動者也。即于卦爻之變動見之矣。是故因利而有愛惡。愛其利。惡其不利。若相攻擊。而吉凶見矣。或取利于遠。或取利于近。若乘承比應之類。皆有相取之義。而悔吝見矣。有利則必有害。其實情之相感。以利。而僞詐之相感。亦以利。有利必有害矣。此所謂以利言。以情遷也。凡易之道。取于正應。初與四應。二與五應。

三與上應。若舍其正應。而從近比者。必其果有相得之情之理也。若但貪其近利。而實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失其利矣。必至于悔。且終于吝也。故此論利之爲害于人。人之情有以自取之也。下文喻言之。王輔嗣曰。爻者何也。言乎其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僞之所爲也。夫情僞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聚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歷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爲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爲之豈在大哉。陵三軍者。或懼于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于酒色之娛。近不必比。遠不必乖。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平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不患異心。故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強武。能悅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其合。異而知其通也。其惟明于爻之義者乎。卦有互體。有本體。有正卦。有反對。用无常道。事无執度。動靜屈伸。惟變所適。故爻位者。所處之象也。正應者。同志之象也。承乘者。順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終始之象也。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于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于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于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爲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辨逆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內外。近遠終始。各存其會。辟險尚遠。趨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闇。豐尚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動天下。滅君王。而不可危也。侮妻子。用顏色。而不可易也。當其列貴之等。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觀爻思變。變斯盡矣。要之貴以時中爲用。而以絕利爲原。然後能行其典禮而不惑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宗曰。盡辭之變。易知言也。○六辭即六爻中所列之辭也。上文言爻之情。盡矣。命辭之法。必各有其爻之情。爻之辭從情而變。亦猶人之辭由情而遷。故舉六爻以譬之。大抵歉于中者。必愧于外。秦武陽色變而荊軻爲之辭謝是也。將叛者辭慙也。將有言于人而逆知其不克售也。必左右枝葉以撓其聽。商鞅之說孝公是也。中疑者其辭枝也。直情正論。不待煩言。申公之對武帝是也。吉人之辭寡也。人而躁競。必強聒以撼人。亦令人喜。亦令人厭。淳于髡見梁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躁人之辭多也。小人疾君子而欲毀之。必深詆其毀之之迹。或陽譽而陰訹之。或旁中而巧詆之。公孫弘之譖董仲舒汲黯是也。誣善者辭游也。中无所主。形見不義。遇智

者不能伸其說矣。乞之之見孟子是也。失守者辭屈也。聖人以六爻繫辭。如化工肖物。使人因爻之辭以見爻之情。吉辭一而已。不吉者居其五。此足以盡險阻之變矣。上下皆爲繫辭作傳故以論辭終焉。

右第十二章

易宗集註卷之十一終

易宗卷之十二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宗曰天生神蓍以輔易也。○此章論蓍占之理。而歸于屐中節和以行其典禮之義。聖人指義文周公也。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羲也。自伏羲氏已用蓍矣。神明之理在幽隱之中。聖人作易以贊佐之。令微者得著。猶大衍章之所謂佑神也。蓍似藾蕭。青色科生。從草從耆者。草之能壽者。生千歲。其叢生滿百莖。同本三百莖。其上常有黃雲覆之。博物云。以其老。故知吉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龜策傳云。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天地生蓍以爲筮卦之用。因聖人作易而生之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宗曰。數之始以中也。○河圖洛書其中成五。是爲數宗。是爲衍母。一二三四五。五行之所從生也。參天者。一三五三位皆奇。皆陽數屬天。兩地者。二四二位皆偶。皆陰數屬地。三天合九。是參之也。二地合六。是兩之也。倚者依之也。依于中五而外有一二三四。分列四方。又以一合五成六。二合五成七。三合五成八。四合五成九。統以五合五成十。是凡數皆從河圖中五而生也。故曰倚數也。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共爲五十有五。舉數之大凡而言也。除五爲數之主。其五十皆衍之而成者。由此五十之數推而極之。以盡天地萬物之數也。闕子明云。數兆于一。未可用也。生于二。成于三。故天數五。地數五。參兩之謂也。既以參兩爲五。合天地而言之。何以參則屬之天。兩則屬之地乎。孔穎達云。古之奇耦。亦以參兩言之。不以一目奇者。以三中含兩。一以包兩故也。既曰一以包兩。則但言參可矣。何以並稱兩乎。建

安丘氏云陽策奇一畫中實得三分陰象耦一
畫中虛只得二分故曰參兩朱子亦云陽道
常饒陰道常乏地不能爲三止于兩而已若然
則何以曰人數十五地數三十乎又謂三奇
爲陽畫兩其三爲陰畫則是地之數倍于天之策
數也又謂三變皆陽三其三而爲九過揲之策
四九三十六是三個十二四六二十四則兩個
十二也以十二爲數本此十二之數又何所本
乎孔子之以蓍明數也蓋甚顯
易矣而奈强穿鑿失之愈遠也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宗曰窮理盡性
人達天也○數既形則卦成矣觀變謂觀其奇
而偶而一奇或兩奇而一偶或三奇三偶以奇
陰陽所以立卦也卦既成則爻分矣陽爻爲剛
陰爻爲柔發者發明揮者揮斥因其陰陽之變

而發明其剛柔之德揮斥以明之斯爻所由名
也故曰生爻也爻既成觀會通以行典禮矣和
順于道德指行禮而言也卦爻有吉凶所以貴
用其吉不用其凶者不過以禮制之修禮則吉
矣禮之用和爲貴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天下之
達道五禮也先王順乎人心自然之則而作禮
事親從兄皆順德也父母其順是也行于禮
道得于禮爲德要以和順爲之主如謙以行禮
是也理治也治之必有其義如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五倫各有等則義者禮之宜也天以一中
分化而人受命于天則爲性天命之謂性是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窮其理以盡其性能盡其性
則能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化育參天地所謂
至于命也至者以人合天致中和天地位萬物
育是也必至于命則人定勝天乃
見聖神功化之極不外于作易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宗曰六位成章
禮所生也○上文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言
性命之理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天人一理也上
文言和順于道德此言順性命之理道德即是
性命所以謂禮者天理之節文性命同原者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陰陽以氣象言剛柔以形
質言爲物稟氣于天成形于地故天曰陰陽地
曰剛柔也亦有在形而言陰陽在氣而言剛柔
者履霜陰始凝陽剛而不中是也以見陰陽剛
柔一理也仁主生屬陽而用之以柔義主斂屬
陰而用之以剛天地人原無異道而用之各有

其才當以陽屬天陰屬地不可也當以剛屬天
柔屬地不可也所以立人之道必以仁義二者
仁義所以用陰陽剛柔之道也立者兩足相對
之象非兩不立是以兼三才而兩之也天有奇
畫亦有偶畫地有偶畫亦有奇畫初爲地陰數
之畫四又爲地陰數之畫此以上下卦交分見
之也初爲地二又爲地是以上下卦合觀之也
三畫已具三才之道又重而六之是兩其三才
也所謂六畫成卦也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初三
五爲陽二四六爲陰各得其半故曰分也迭用
剛柔以爻言柔爲六剛爲九也位之陽者剛居
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更迭
以爲用也分之爲經迭用爲緯經緯錯綜燦然
有文故曰六位成章也于其成章可以觀禮貫
得中而已矣分迭爲
用亦時中之理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宗曰八卦相錯二氣行也○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坤離坎兌震巽艮相爲對待也獨是八卦相錯順逆二義非專言先天是合河洛先後天之卦位言也先天八卦陰陽正對後天則相錯矣錯然後逆逆然後反是以後天八卦坎離而外位列不相對序卦因而用轉體爲世運之所以有治有亂有往有復也天地定位言乾南坤北是但定陰陽之位而不行其事後天則退居西北不用之地而令長子行事也山澤通氣者艮是陽卦後天則居東北先天震位是陽仍居陽兌是陰卦後天則居正西先天坎位是陰亦居陽通氣者陽氣通也雷風相薄者震是陽卦後天則居正東先天離位是陽轉而陰巽是陰卦後天則居東南先天兌位是陰仍居陰相薄者陰相薄也故曰八卦相錯也坎離先天對待于東西後天仍對待于南

北蓋坎陰中有陽離陽中有陰陰陽正配不相激射故也後天與先天方位交錯不悖故曰相錯也先天之序乾一坤八兌二艮七離三坎六震四巽五各各相對而成九數其畫則乾三坤六兌四艮五離四坎五震四巽五亦各各相對而成九數舉九爲數五在其中整齊不易者也後天五居中位亦各各相對而成十數其序次與畫數則又自相交錯者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宗曰道以知來爲神藏也○已往者先天也順者數從乾起至坤終先有天而後有雨澤有火與雷與風有水有山而總歸根于地陰陽之先有氣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形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從乾右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從乾左旋皆至順也將來者後天也因先天之八卦而知後天之八卦其方位乾六坎一艮八震三巽四離九坤二兌七交錯不齊其數至逆因其逆也所以知來易圖[illegible]以其爲逆數也有順有逆以有屈有伸屈伸相感乃成變化而行鬼神故可以知來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宗曰八卦相盪育萬物也○此言八卦之用即三男三女之次序也之字皆指物言生物成物之次序如是者也凡物始生根必先動惟雷之以物之孩生見風則長風之散也得雨水而潤澤之又需陽日以烜燥之止于艮山有止說于兌地有澤要之乾爲之潤得天父而生坤爲之藏依地母而養也乾坤之始爲震巽故主交居于內震巽長男長女之卦也次則中男中女坎離主交居其間又次則少男少女艮兌主交居其外總括之乾坤爲六子之父母也雲峰胡氏曰自動至烜物之出

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出无于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于无質之具也故以卦言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宗曰六子用事乾坤從也○此文王所定後天八卦之方位播五行配四時宰萬物者也坤彖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方位明矣帝自爲句八者皆帝之爲也震爲木巽亦屬木春令木也物生于春交夏而盛齊離爲火主夏令萬物明著皆相見也火生土夏至陰生之後七月陰土主令爲坤委役于萬物上司長養也兌爲秋令物至秋成无不充足故以說言兌陰金乾陽金也秋金相遇陰疑于陽必戰是以萬物凋落坎居北方于是爲冬坎陰之中一陽伏焉萬物當坎府之際賴此一陽作下留其生氣萬

物皆歸其中，可謂勞矣。艮於東北，歲序止，歲功成于時爲冬春之交，成終而又成始也。洛書之象，戴九履一，離九而坎一也；左三右七，震三而兌七也。以正之位，其數皆陽，德中正者也。二四爲肩，巽四而坤二也；六八爲足，乾六而艮八也。四偏之位，其數皆陰也。以之合于河圖之象，先天一六同位，而後天則一正而六偏；二七同位，後天則七正而二偏；三八同位，後天則三正而八偏；四九同位，後天則九正而四偏。皆左右相連而分布之各也。皆是以見陽爲正爲主于中，而陰爲偏爲輔于中者也。天地之貴陽而賤陰，聖人之扶陽而抑陰，于此大著矣。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

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宗曰：六子變化四序成也。○此節釋上節也。上言帝，此言萬物。物以帝爲主宰，帝之功用見于物也。進齊徐氏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居南北。震動也，物生之初，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故居西。此四者皆正位。震陽木，巽陰木亦木，故居東南。兌陰金，乾陽金亦金，故居西北。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二土一居西南，一居

東北，所以均旺于四時也。此四隅也。項氏云：自東南至正西皆陰卦，陰所以爲殺也，乃爲生陰合陽也，物之成形尤不由于女類也。自西北至正東皆陽卦，陽所以爲生也，乃爲殺陽合陰也，物之受氣在陽，而震則剛柔之始交也。五月起姤而至十月終坤，亦從南轉西；十一月起復而至四月轉乾，亦從北轉東也。鄉飲酒禮：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繇此義以推之，坐乾于西北，最尊位也；坐坤于西南，以輔乾也。母仁而尊嚴始于西南，父義而尊嚴始于西北也。長子代父事則居東，中子少子佐長男則居北；長女代母事則居東南，中女少女佐長女居南，少

女在父母之間，則猶從女類也。蘇君禹云：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震。乾爲震之父，統臨謂之君；生發者長子，成功者退，得序者進，則震爲之主宰，謂之帝。者皆尊陽之義也。按坤蹇解卦之辭，皆以東北爲陽方，西南爲陰方，蓋先天陽南而陰北，後天極北而生一陽，極南而生一陰，由乾至震皆陽卦，由巽至兌皆陰卦。文王後天之位，蓋從伏羲先天之位變來，是以天地定位一章曰：八卦相錯，知來者逆也。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

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宗曰：六子成能，萬物資育也。○乾坤主後天，退處西方。二隅不用之地，唯是六子蟠化以成萬物。一故神，兩故化。神莫神于乾也。奇之動處見神，故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奇之所爲。盈天地間皆奇也。運化于萬物之中，而變化不測，所以稱妙。動萬物之類皆奇妙也，皆其神之所爲也。動鼓動，方春之時，物萌動也。撓散也，春夏之交，氣舒散也。燥熯皆乾也。夏火燥物也。說暢適也。澤在天地上下之間，主秋之令，物氣和說也。潤滋潤也。萬物以水而不終始也。主冬令。艮在冬春之交，冬終春始，其用至盛。五卦皆言象，而艮則否。終始萬物，義不係乎山也。逮及也。水火相濟也。悉前章言不相射也。前言雷風相薄，此言不相悖。前薄言其變，不相悖言其常也。山澤通氣，亦指兌居坎位，艮居震位，陽氣通而言也。能變化，是先天之卦，變爲後天，相錯而化。所謂變則化也。既盡也。盡完成物之功也。六子以四時之序爲次，是後天之位。而相逮不悖，通氣仍以陰陽正對爲言，合先後天而成變化，是其所以神焉者也。六子不及乾坤，後天長子用事。首春令，是夏曆之紀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宗曰：八卦之德，以中分也。○此言八卦之德。乾純陽也，剛故健其中健也。坤純陰也，柔故順其中順也。一陽在二陰之下，故剛而動，能動于中則吉也。一陰在二陽之下，故伏而入，能入于中則吉也。一陽間于二陰之間，故陷而陷，陷于中也。一陰介于二陽之間，故附而麗，麗于中也。一陽出二陰之下，故无所往而止，止合于中，乃得其止也。一陰出二陽之上，故得其所而說，說合于中，乃得所說也。周省貞云：乾以陽唱陰，周流于靜專動直之間，暑无停識，靜專包得艮止，動直包得震動，專直之間，有節宜限制，包得坎陷。坤以陰從陽，委和于靜翕動闢之間，毫无拂戾，靜翕包得巽入，動闢包得兌說，翕闢之間，能隨時附麗，包得離麗。六子得乾坤之用。乾坤爲六子之主也。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此所謂遠取諸物也。健行而不息者馬，順而能勝重者牛，走化權輿云：乾陽物也，故馬蹄圓；坤陰物也，故牛蹄圻。陽病則陰，故馬疾則卧；陰病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以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蟄者，龍。龍潛于淵底重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身于天氣重陽之表，與地風同其感者，雞。雞鳴于丑半重陽之時也。龍極陽之物，非極陰處不可以存身，故穴在重陰。至濡暑氣蒸，不可安而不得不飛，飛又復歸其所，以蟄于陰也。羽族皆飛，獨雞以其音升于天而不能飛，爲入爲伏，知時而善應，巽主號令，故爲雞也。又九家易云：應入風也。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爲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雞，二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前後皆陰之汗濁而中心剛躁者，豕；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孔仲達云：坎主水瀆，豕處污濕，故爲豕也。離爲文明，雉有文章，故爲雉也。又九家易云：六九五十四主時，精爲豕，故豕懷胎四月而生。外剛能止物而中柔可馴者，狗；外柔稱柔毛而中很難牽者，羊。鄭康成云：艮爲狗，止狗以能吠守止人，屬艮。又九家易云：艮數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

斗爲犬故犬懷胎三月而生斗運行十三時日出故犬十三日而開目斗屈故犬卧屈也斗運行四匝犬亦夜繞室也孔仲達云兌爲說羊者順從之畜故爲羊按羊可牽而不可牽視其後者鞭之外柔而內剛故也羊又善鳴鬪口故楚姓芊爲羊鳴象鄭康成云其靑好剛鹵又項氏云芊直未而土兌金生丁土也土王則金生故庚伏必以兌未之月羊屬土故土之怪爲羵羊土生金故羊有角而善觸抑乾爲龍而兹爲馬震乃爲龍坤亦爲馬豈乾坤皆馬而牝牡異與豈震以乾一索亦稱龍邪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此所謂近取諸身也尊而圓諸陽之所會首也大而能容衆

陰之所藏腹也陽動陰靜動而在下者足也陽連陰坼坼而在下者股也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目睛附外陽在外而明橫亘而在上能止物者手也開坼而在上能說物者口也朱子發云人之經脈十有二其六動于足其六動于手動于足者震之陽自下而升動于手者艮之陽自上而止震艮相反疾走者神貫束手者緩行吳幼淸云耳之外內皆凹者陰也中之凸而實者陽也目之上下皆白者陽也中之黑而虛者陰也國瑞云　身形軀會有壞時何足爲貴須要體認得乾爲我之首我如不能自强不息而懸居于物欲之下是無首者也坤爲我之腹我如不能厚德載物而盤腑以居之是无腹者也震爲我之足我如恐懼不能修省出門一步遂不能无失輿是无足者也巽爲我之股我如不能中命行事而隨足妄動是無股者也坎爲我之耳我如不能常德行習教事而天聰以爲聽是無耳者也離爲我之目我如不能繼明照四方而天明以爲明是無目者也艮爲我之手我如不能思不出其位而執手之不堅是無手者也兌爲我之口我如不能以朋友講習而孫順之是觀是無口者也乾爲首坤爲腹天地定位也坎爲耳離爲目水火相逮也艮爲身兌爲口山澤通氣也巽爲手震爲足雷風相薄也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貫索之索言陰陽之氣一貫而周流生六子有次第

也詳見三索圖說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京房荀爽本作柴爲駁適作駮陸德明本作駁馬爲木果荀九家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荀九家易解十九卷蔡介夫云指漢淮南王所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入卦有正象有別象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正象也其餘皆依正象而起義天者乾之本象羲皇畫三以象天也三奇象天氣之無涯也乾道大而無極惟天足以畫之運而無極惟陽足以盡之積陽爲天不息爲圜或云圖卽莊子所謂圜中以應無窮者今之太極圖是也乾之主乎萬物猶君之主萬民也故爲

君乾知大始有爻道焉故爲爻爻剛位間柔剛柔相濟德粹爲玉爻純剛而能變爲金乾居西北亥位陽生于子卦氣爲立冬之節木始冰之時故爲寒爲冰或曰寒在上而高居則寒老陽不生物也陽從陰變冰者陰之變而剛者也大赤盛陽之色也寒冰在于以陽之始言之後天之乾也大赤在午以陽之終言之先天之乾也大赤通帛周禮象路建大赤以朝取象大赤亦取其色耳乾爲馬加以良老瘠駁以見純陽无陰貫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良謂純陽從之最善者也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馬多骨骨屬陽陽純故骨多非陽病也駁馬久交作駁今公車內本从爻作駁獸名如馬鋸牙食虎豹駁馬色不純綠鼓云疑象駁文說苑云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顧謂師曠曰闕之霸主君出猛獸伏而不起今者寡人出孔虎伏而不動此猛獸于師曠對曰鵲食猬猬食鵔鵔鸃食駁駁食虎夫駁之狀似駁馬今者吾君當驂駁馬以出乎平公曰然是則駁馬乃馬至成猛者也木果木上之果程可久云乾爲木果以實承實也若艮爲果蓏則下有柔者存焉按八卦木象皆有其于其究之斷而乾獨不然尊乾也天之大德曰生木上有果生氣完也果中有仁生理具也木果生生不已之物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京房本作遴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荀九家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地者坤之本象羲皇畫三以象地也三偶象地形之厚積也母者爻之配物之所資生也爲布布邊幅而中廣平南北經東西緯皆布象也或以泉貨爲布取廣布流行之義爲釜容物熟物以養物也余德新云玉金自然之質而釜皆出于金然受變于模冶而成此所以爲吝法之坤與爲吝嗇三畫皆虛故歛縮也爲均均謂造化之均載上以成器者言其虛而能造物也不擇善惡之物皆生故爲均子母牛稚牝牛也牛順物母牛而于滋亦取其生生相繼之意爲大輿三畫虛所容載者多也曰大者乃順承天之大也坎爲二畫虛亦爲輿而不得爲大也奇畫之連者質偶畫之分者文故爲文物之雜華陰爲民二陰相隨故爲衆乾圓而倚坤方而直故爲柄又以其在下而承物于上萬物依之爲本是執持之物其本可執者柄也對天言之則坤爲地就坤之色言之則坤爲黑黑者極陰之色也何以不言黃與玄也黃者坤之離玄者乾之坎皆中交之色也若論其極則乾正爲赤坤正爲黑

震爲雷爲龍虞翻干寶本作駹虞云蒼色干云雜色李鼎祚本作駹亦云蒼色震東方故爲駹爲玄黃爲旉古本又作專姚信云專一也虞翻李鼎祚本同李云陽在初隱靜未出觸坤故專即乾靜也專爲大塗爲長丁丈反子爲決躁爲蒼筤古本作琅武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京房本作朱荀爽同云陽在下足爲作足爲的說文作馰顙其於稼也爲反虞翻本作阪云陵阪也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荀九家爲玉爲鵠爲鼓吳澄云玉當爲圭鵠當爲鶴。○雷者震之本象羲皇畫三以象雷也二陰包裹于一陽之外而一陽動奮于其內也得乾初爻蟄而能飛爲龍又震東方其宿有角有尾謂之蒼龍亦龍象乾坤始交而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得乾初畫爲玄得坤中畫上畫爲黃孔疏謂玄黃雜而成蒼色也旉或作蕙又作華古謂華如旉花蒂下連而上分爲花出故震象旉也爲大塗者一奇畫于內而二偶開通前无壅塞也崔憬云萬物所出在春故爲大塗取其

適主也坤一索而得男故爲長子一陽動于下而上進以決陰其進也銳故爲決躁蒼筤青色蒼筤竹初生也故蒼筤竹名據說文云車籃也一謂之笑笑从竹从犬他計切車飾也又易類曲柄繖蓋在乘輿之後工介甫詩繖蓋含風是也當是取幼竹爲此物故以名其竹耳萑似葦而小初生爲菼長爲薍成則名萑葦初生爲葭長爲蘆成則名葦竹與萑葦皆下本實而上蘇虛震象也氣始亨故于馬爲善鳴陽在內爲聲上畫偶口開出聲也爾雅云馬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馵字从馬二其足徐鍇曰二以其白在後足故二其足以別之震爲左爲足陽畫在下故象後左足一陽象白取其動而見也作足鶯詩思馬斯依之作雙足並舉也馵足作足皆以在下之陽畫言的顙有於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也陽反動陰下故於稼爲反生甫萌芽自下而生反勾向上宋衷云謂枲豆之類莢甲而生也其究爲健者究其前之所進也陽剛震動勢必前進進而不已則爲純陽之健乾卦是也其究爲蕃鮮者究其前之所變也蕃即文言草木蕃之蕃鮮即老子烹小鮮之鮮震三爻俱變則爲巽震居東得木正氣巽居東南得木餘氣故震花變巽爲草震能變巽爲魚此與巽究爲躁卦對言虞翻云震雷巽火无形故卦特變耳

巽爲木爲風爲長（上聲）女爲繩直（句）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虞翻本作嗅云臭氣也風至知氣引系曰其臭如蘭李鼎祚本同）其於人也爲寡（古本又作宣云黑白雜爲宣虞翻云爲白故宜髮馬君以宣爲寡髮非也李鼎祚本同按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顥落曰宣鄭玄本亦同寡義）髮爲廣（鄭玄本作黃）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荀九家爲楊爲鸛吳澄云當爲鴻〇風者巽之本）

象義皇畫三以象風也一陰入藏于二陽之內而二陽旋繞于其外也乾坤震坎離艮兌七卦皆先言本象巽獨以木風先者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故特變例著之於首也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故无土不穿偶而下入者木之根奇而上升者木之榦也張子云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乾一索坤而得巽故爲長女也爲繩直者繩於德爲順能以曲制直象下之一陰工則能引繩以制曲直者上二陽共正一陰使不得邪俾合繩直與工兩象而觀則知巽所以爲德之制也爲白者乾陽在上故白陽色外見也以白賁之象觀之白屬質陰爲文陽屬質也巽弱侯云萬物至巽而甲乃盡脫故爲潔而齊繩直其聳白其潔也陽長陰短陽高陰卑二陽一陰又陽居其上陰居其下故爲長爲高且物之長者高者皆漸積而不自知有巽意也前二陽欲進後一陰欲退將進又退不果于進者也陰出于重陽之下故盈旋而抑畏善則爲恭爲愼不善則爲勞爲惡矣巽震相反故巽進退不果而震決躁爲臭者臭以風傳陰伏于重陽之下鬱積不散故爲臭姤卦包魚不利賓者以臭故也吳幼清云臭者香羶腥焦朽之五氣凡物有聲色臭味聲臭屬陽色味屬陰巽二陽外達故爲臭反以三陽則震一陽內主爲聲兌者巽之反體爲味艮者震之反體爲色也其於人爲寡髮者髮爲血陰血不上行也爲廣顙者濶顙也陽氣獨上盛也人陽體勝者額廣陰體勝者額狹爲多白眼者眼之白者爲陽黑者爲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停勻巽目上中白而黑者沈于下上白多于下黑也爲近利市三倍者講利者必于市故言利市義理者陽也利欲者陰也震陽在內義理主于內也故一剛爲主于內之卦爲无妄巽陰在內利欲主于內也故爲近

利市曰三倍者，說詩言賈三倍謂得三倍之利也。巽木乾體爲金爲玉，利莫利于乾也。坤一索而爲巽，巽性入，則乾之所有皆入于巽矣。陽奇爲一，二奇書二分，則奇數六，爲三倍象。巽渙于人情而弃多者，故謀利而多獲。加此其究爲躁卦者，巽變盡成震也。震爲決躁，人退讓極而不得志，則躁生矣。乾鑿度云：物有始有壯有究，震得陽氣之先，巽得陰氣之先，故其卦皆有究極之義。吳幼清云：震究爲乾，而不爲巽；巽究爲震，而不爲坤。蓋震陰卦爲陽卦，陽卦爲純陽卦；而不欲陽卦爲陰卦，陰卦爲純陰卦也。此則不主震巽互變之說。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古本一作橋輮宋衷王廙本作揉。宋云：使曲者直，直者曲爲揉。京房本作柔，荀爽本作橈。爲弓輪，姚信本作倫。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

於馬也，爲美脊，爲亟荀作極，云中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荀九家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水者坎之本象。羲皇畫三以象水也。上下二陰象土之凹，中陽象水之流于凹中也。溝，水之通流而注之于川者；瀆，水之通流而注于海者。陽爲水，二陰夾之，爲溝瀆。一說：欲行水者用溝，所以爲水之備；欲停水者用瀆，所以爲旱之備。溝之一字从冓，冓之爲言搬也，去水之害，如搬棄也。瀆之爲字从賣，賣之爲言犢也，續水之利，如續也。續之爲輮木之性而爲溝瀆，亦猶矯輮木之性而爲弓輪。聖人所以範圍五行、曲成萬物也。陽居中而尤陰以蔽之，則見而不隱；陽在下而動得時，則起而不伏。坎則陰陷陽而包之，故爲隱伏。繫辭傳巽稱而隱，雜卦傳兌見巽伏。巽亦隱亦伏者，得坎下中體也。爲矯輮，謂以剛物納于陷空之中，而矯其曲者使之直，揉其直者使之曲也。爲弓輪者，中勁也。弓中勁則善發，輪中勁則善運。中畫剛，象弓之弣；上下柔，象弓之裏弰。中畫奇，象輪之軸；上下偶，象輪之輻牙也。素問：金在志爲憂，木在志爲恐，恐則甚于憂，故爲加憂。心在耳皆以虛爲體，坎中實，故爲病爲痛。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一說：火藏在心，坎水勝之，故爲心病。楊用修云：坎中一畫，卯心體，故入卦推習坎有孚維心亨，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坎爲心，離亦爲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儒所謂有主則實，无主則虛也。或問：坎爲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也？曰：有孚則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乎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孟所謂饑渴害心者也，爲心之茅塞者也，莊所謂萬物鐃心爲造之華

莖者也。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主，不欲有偏主。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氣爲陽，運動常顯；血爲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爲血卦。赤，陽色，陽萌于地爲赤，及其純也，則爲乾之大赤。孔仲達云：爲赤，取血之色。李鼎祚云：按十一月一陽爻生，有坎陽氣初生于黃泉，乾爲馬，坎得乾之中爻，故爲美脊之馬者外體之中，陽在中故美，又爲亟心之馬，亟，急也。心者，內臟之中，剛在內而躁，故亟。乾爲首，前畫柔，故首下而不昂。震爲足，下畫柔，故蹄薄而不厚。此坎馬之所以異于乾馬、震馬也。爲曳者，蓋陷則失健，足行无力也。其于輿也，積中于下，不勝爲多眚，謂有險陷而多阻礙也。蓋行于險道，不若坤輿之行于平地者易且安也。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一陽貫乎二陰之中，上下皆虛，水流而不滯，故通。月與水同德，內明外暗者，水與月也。[illegible]方諸可取水于月，二陰象上下之匡

郭一陽象中之明也爲盜者陽匿陰中外陰柔而內剛很故太玄以水爲盜陰陽家以玄武爲盜以其爲北方坎故也坎本主智而反爲盜竊用之何如耳剛在中故于木爲堅多心棘叢爲也焦弱侯云坎勞卦也溝瀆隱伏矯輮弓輪爲通爲盜皆事之勞者也輿之多眚馬之下首亟心薄蹄而人之加憂心病耳痛皆勞之象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于人也爲大腹爲乾音干卦爲鼈爲蟹爲蠃京房本作螺姚信本作蚕爲蚌古本作蚌又爲龜其于木也爲科虞翻本作折上槁鄭玄本作槀干寶本作熇荀九家爲牝牛火者離之本象羲皇畫三以象火也上下二陽火之明中陰火以附麗之物日者天之炎故陽燧可取火于日中一陽象日之內敘上下二陽象日之外明也火麗木日麗天電麗雲大明者日而暫明者電也離中下二畫震之當也上畫一陽則霹靂擊光見乎外也中女以再索得也爲甲冑者上剛象冑下剛象甲中柔者被甲冑之人也爲戈兵者上剛象其刃下剛象其鐏鐓中柔者其柲也其于人爲大腹中虛也唐孔氏云取其懷陰氣也焦弱侯云坎離者乾坤之精氣乾爲首坎爲下首坤爲腹離爲大腹離非能大于坤也大腹下首故疾證也火熯燥物日亦然故爲乾卦體蟹蠃蚌龜二剛象其前後上下之介中柔象其內也又體性靜取其中畫之柔埤雅云離外剛內柔而性又火燥故爲蟹蠃形銳而善體蚌內虛而含珠龜有文明之象一說蠏蟹抱黃內坤也蠃蚌龜之殼能關能閉外乾也科空也陰在內爲空木陰空中者上必枯槁也程可久云八卦之象八物而已充其類則百物不遺矣其說可以類萬物之情然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有不與卦爻相符者有見于卦爻而說卦不載者有見于說卦而卦爻无之者若夫大栗謂之離小鼎謂之坎此見于他書而易與說卦又可以類推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京房本作墮爲閽寺古本亦作閽音侍爲指爲狗虞翻本作拘云指楯伸制物故爲拘爲鼠爲黔鄭玄本作黚云虎豹之說貪冒之類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古一本无堅字多節荀九家爲鼻爲虎爲狐○山者艮之本象羲皇畫三以象山也山靜而止下二陰地也上一陽隆起而在地之上者山也徑者路之小也艮爲震之反體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塗也爲小石者剛在坤土之上猶山頂高處之小石也坎剛在坤土之中爲象平地土中之大石也闕者門之出入處上畫連亘中下二畫雙峙而虛似門闕也焦弱侯云大而爲山微而爲小石皆堅而止者也爲徑路爲門闕二物皆有行有止成始成終之義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有核曰果无核曰蓏桂生曰果蔓生曰蓏木實曰果草實曰蓏乾純剛故爲木果艮一剛在上者木之果二柔在下者草之蓏震爲萌草木之始也艮爲果蓏草木之終也果蓏能終又能始故于艮之象爲切賊希道云周禮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皆爲阻于前而衛內之柔者也艮爲手爲多節故爲指止于四支之末而能止物者也狗畜于人而能止物者也鼠之爲物其剛在齒鳥之爲物其剛在喙黔喙北方色青黑繇也爲喙多黠日屬者不可役巢也狗鼠黠喙皆謂前剛也郭子和云坎在君子爲陛伏在小人爲盜貝判則狗寧則艮皆一義而二象也三陽卦艮獨不言馬者其剛在上所用從末故于賦喬无行徒之功徒有嚙噬之象異曲直幹陽

艮陰爲末全在坎陽內爲堅多心離中陰而虛爲科上槁艮陽在上爲堅多節木枝在上方有節凡二少之象皆當于微處取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荀九家爲常爲輔頰 荳德明引舊注云常西方神也澄云或曰常久與之一下二奇象通泉下至上一偶象分繫於在心澤者兌之本象義泉畫三以象澤也坎體上下皆虛而澤則上虛下實川雍則成澤澤決則成川坤三索于乾而得女故爲少女巫口舌之官乃歌舞悅神者也通乎幽者以言悅乎神爲巫通乎顯者以言說乎人爲口舌皆取兌上折象前章言兌爲口說象言舌者外之畫偶象口中內之畫奇象口內之舌也爲毀折者前畫缺如物之毀折也金氣始殺條枯實落物之柔在上者必折也爲

附決者一柔附于外而內之二剛將決去之所謂決也唐孔氏云兌主秋也取秋物成熟藁稈之屬則毀折也果蓏之屬則附決也或云震爲動故決躁兌性說故附決兌非能自決乃附于剛而決也其于地也爲剛鹵鹵鹹土也說文云東方曰斥西方曰鹵東方之斥在濕地而柔西方之鹵在燥地而剛下二陽剛也上一陰柔也西方之地中下堅如石而上柔爲鹵者化鹽也迫或云氣鬱爲鹵然使下土不堅則水虛漏而不可煎故鹵土必剛兌正西又金也故爲剛鹵。徐子與云剛鹵之地不能生物鹵者水之死氣也坎水絕于下而澤見于上則足以爲鹵而已項平甫云地之鹵非不潤也暵而乾已而復潤天下之潤者莫久焉然不生物以其潤氣之在外也見于外者其上則甘而爲露露之凝爲霜其下則鹹而爲鹵鹵之凝也爲鹽二者皆殺物之具也鄭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寶藏興焉此天地之仁也爲妾者

外柔而有所承少女從姊以爲娣也爲羊者內狠而外說也玩辭乾爲父坤爲母震爲長子巽爲長女離爲中女兌爲少女皆見于象而中男少男獨不然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艮爲狗兌爲羊皆見于象而巽雞坎豕離雉獨不然巽爲躁卦坎爲血卦離爲乾卦而五卦皆不然震究爲健爲蕃鮮巽究爲躁而六卦皆不稱究蓋互見也柴中行云八卦之象反而求之皆不出吾身而已有之爲道德性命粗之爲形色聲容內之爲視聽言動外之爲君臣父子大而至于手足從而至于爪髮皆不越乎八卦八卦何物也太極也太極何物也至中至正不偏不倚道之大原也人從知以七尺之軀戴天履地饑食渴飲與造化日夜運轉消息盈虛屈伸往來之中孰知自頂至踵大之與我者有如是至精至妙至廣至大之理是吾身也大而人物微而蟲魚草木幽而鬼神之理明而事變之迹亦然也上極天地之始下極天地之終亦然也吾能反身

而誠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則大足以參天地微足以育庶物幽无愧于神明无怍于人直與天地相爲終始是則豈直俟不惑而已至所謂象者真筌蹄耳。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

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

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宗曰生天生地以生物也情生于文亦生文也

○註見各卦前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

受之以明夷夷傷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

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

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孚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宗曰物生有禮察天地也造端夫婦聖成能也。註見各卦前

右下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陽剛陰柔正相對待之象也比師覆轉成體憂樂有循環之象繇于贍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文以成治爲可樂武爲靖亂爲可憂也治亂相尋者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我臨物故爲與物來觀我故爲求以君子與小人以小人求君子權皆在我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九五一陽見于天位初九一陽不失其所處也蒙九二一陽雜于二陰而上九一陽止于坎陷之外而光明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陽起于下艮陽止于上也陽盛于下則損之陽衰于上則益之也從泰否二卦來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以艮畜乾天爵之亨得時者也然无畜不可謂時也以乾行震或繫之牛逢災者也然有妄非災无妄乃謂之災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上爲往下爲來聚于下者勢必往于上升于下者勢不來于下也謙居卑是自輕也豫滿盈則必怠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頤中有物以中四爻言也白賁无色以上一爻言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陰外見巽陰內伏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前无故安作必內蠱後當飭不振必壞也

剝爛也復反也 一陽窮于上故爛一陽復于下是反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日之明故曰晝晝日三接是也明夷而傷故曰誅得其大首是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於其所而人就之則通困於行而爲剛揜失于所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 婚姻貴及時故速夫婦貴可久故恒也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木以風而散則澤而止也震出險外解則必緩艮止險內蹇則必難也相睽則睽故外之一家同德故內之也泰內君子外小人否反是故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壯不可用宜止不宜躁遯與時行宜退不宜進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者麗也德在上則人歸于我在下則我同于人也革以火金相尅鼎以木火相生也陰在外而用事故爲小過陰在內而可信故爲中孚也豐以盛大而多憂旅以羇旅而寡親也離上而坎下也乾交坤而得其中以炎上坤交乾而得其中以潤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一陰畜于五陽其數寡五陽履于一陰難久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水天相需故不進天水相違故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上六滅頂首向下而顛也姤以一柔而遇五剛也女待男行必以漸也頤以自養當用正也既濟六位皆當故定也女既歸夫從一而終也未濟二陽失位是以窮也夬以剛去柔必決之也陽長陰消易之理也扶陽抑陰易之用也此作易之綱領也故以夬終之于令升云易旣分六十四卦爲上下經天人之事各有始終乃于序卦明其相承之義則文王周公遭遇之運武王成王先後之政蒼精受命殷長之期備于此矣而夫子又爲雜卦以易其次第其末又改其所卦反復相酬之例以示道非常道事非常事化而裁之者存乎變故終之以夬言貴夬斷其中唯陽德之主也按序卦爲曆數之經紀純言天運孔子明轉卦之例以人事相爲反覆歸于允執其中雜卦之取義皆以中德中位推究言之是當以人事爲主教人以隨處用易得其全理故也結言君子小人之道世運之升降王道之盛衰皆由于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宗集註卷之十二終

易宗集注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宗彝撰宗彝高郵人是書成於康熙庚申以象數理各有其宗因象而測其數因數而測其理而所宗者以中爲主故卷首冠以中論三篇其說謂河圖洛書五皆居中中五象之宗也五數之中也中理之宗也故名易宗案易所言中皆指中畫過與不及皆因象示戒則謂易爲用中未始不可然必執河圖洛書之五位以爲用中之本則橫生枝節附會經義矣注中於變爻變卦及反對互體之義獨詳而卷首兼論歲運其學蓋出於黃道周而參以他說小變之中間詆斥先儒殊爲已甚又每節之下必注宗彝云以擬象傳尤無謂也